蒙蒂菲奥里继《耶路撒冷三千年》之后又一力作
《泰晤士报》《标准晚报》《经济学人》年度好书
《每日电讯报》年度历史类好书
罗曼诺夫皇朝 1613-1918
THE ROMANOVS
1613-1918
〔上〕
陆大鹏 译
〔英〕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 著
(Simon Sebag Montefior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THE ROMANOVS: 1613-1918
罗曼诺夫皇朝 1613-1918

本书获誉

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的《罗曼诺夫皇朝》是一部规模极其宏大的史诗。……故事包括阴谋、政变、暗杀、酷刑、刺刑、轮刑、致命的鞭笞、荒淫、纵酒、庸医、皇位觊觎者、通过残酷的农奴制获得的巨额财富，以及，不足为奇地，镇压与反叛的恶性循环。与之相比，《权力的游戏》简直就是乡村牧师的茶话会。……读了蒙蒂菲奥里的绝妙叙述，让人觉得，在沙皇的灾难性领导下，俄国君主制的灭亡是个必然。

——安东尼·比弗（Antony Beevor），《金融时报》

手不释卷……需要真正的历史性勇气才能写这样一个宏大的题材。……蒙蒂菲奥里用区区几个词就让人物跃然纸上的小说家天赋，从来没有辜负过他……对主要人物的描写都令人过目难忘。……对俄国历史和命途多舛的罗曼诺夫家族感兴趣的读者都应当阅读这部巨著。

——奥尔加·格鲁辛（Olga Grushin），《纽约时报书评》

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运用了大量俄国史料，为一系列趣味横生、充满领袖魅力、怪异或丑恶的人物绘制了令人难忘的肖像。辉煌的宫殿，流光溢彩的舞会，创造了普希金、柴可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文化，与种族迫害、酷刑和谋杀并存。……他们是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土地的统治者，像西方人一样优雅，同时又固守拜占庭风格的专制统治理念。……博学而可读性极强。

——格雷格·金（Greg King），《华盛顿邮报》

蒙蒂菲奥里善于捕捉重要细节，能够以之激发读者对不熟悉题材的

兴趣。他关于俄国皇室的皇皇巨著包含许多这样绘声绘色、有趣而出人意料的细节。这本书在情色和血腥方面的细节确实有些令人惊讶……除了血腥和性之外，作者文笔流畅，有的部分非常优美。他关于罗曼诺夫时代的很多描述看起来好像今天的克里姆林宫。……俄国朝廷是权力的交换中心：它是一个中间商，帮助权贵们聚集财富，并将他们都连接起来，而纽带就是他们对朝廷的忠诚。但朝廷这样做也可让权贵们互相竞争而不至于发生内战或革命。

——《经济学人》

引人入胜……罗曼诺夫家族的故事，已经被讲过很多次了，但此前从来没有一部作品能把文学性、精彩的叙述、严肃的研究和心理学洞见结合起来。《罗曼诺夫皇朝》结合了所有这些方面，从战争和外交到体制建设和宫廷阴谋，但这主要是一部传记，让二十位俄国君主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蒙蒂菲奥里精妙而高明地描写了宫廷生活的性质、权力的运作和不同角色间风云变幻的关系。

——道格拉斯·史密斯（Douglas Smith），《文学评论》

丑恶的权力斗争、暴力冲突与残忍恶行、辉煌的怪物般的人物、悲惨的受害者和诡异的“圣人”：这是一个超乎寻常且扣人心弦的故事。……时而恐怖，时而滑稽，时而催人泪下，但说到底是一部悲剧。对俄国感兴趣的人都必须读这本书。

——亚当·扎莫伊斯基（Adam Zamoyski），《旁观者》

精彩纷呈，一针见血……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为罗曼诺夫皇朝二十位沙皇及他们的配偶、情妇与高级谋臣撰写了精当而颇有洞见的传记……作者已经写了几本关于叶卡捷琳娜大帝和斯大林的好书。这本书甚至更妙，将他对俄国历史的专业知识同他的神奇叙述能力结合起来，我们在他之前的畅销书《耶路撒冷三千年》里已经见识了这种叙述才华。《罗曼诺夫皇朝》是一个扣人心弦且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讲

述的是自恺撒家族以来最成功的一个皇朝。塞巴格·蒙蒂菲奥里把这个故事讲得十分美妙。

——索尔·戴维（Saul David），《旗帜晚报》

优美的文风……严谨的研究……对腐化堕落有极其详尽的描写。作者颇具洞察力地分析了俄国人对专制统治的瘾。《罗曼诺夫皇朝》包括了我所知晓的最怪异的一群人物……罗曼诺夫家族里有不少人是疯狂的性瘾者……完美的文字节奏感。

——杰拉德·德·格鲁特（Gerard de Groot），《泰晤士报》

蒙蒂菲奥里对罗曼诺夫皇朝三百多年历史的研究涉及暴力、性与权力……引人入胜……研究很细致，文风动人。

——约翰·坎普夫纳（John Kampfner），《观察家报》（伦敦）

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推出新书，在今天可以算是文学界的重大事件……他最新的作品是目前为止他最雄心勃勃的一部……他泰然自若地完成了这项事业。本书既是令人手不释卷的精彩读物，也是了不起的学术著作……罗曼诺夫皇朝在鲜血中崛起，又在鲜血中灭亡。在今天这个时候出版这样一部扣人心弦的史诗著作，恰逢其时。

——多米尼克·米吉利（Dominic Midgley），《每日邮报》

蒙蒂菲奥里关于罗曼诺夫皇朝的重磅级畅销书推出的时间再好不过……这位历史学家对罗曼诺夫皇朝最后几个月、几天和几个小时的记述不会让读者失望……还展现出了他最活力四射的叙述才华。关于罗曼诺夫皇朝灭亡的经过，不大可能有比这更精彩的描述了……大师杰作。

——玛丽·德耶夫斯基（Mary Dejevsky），《独立报》

《罗曼诺夫皇朝》体现了作者讲故事的天赋和研究上的聪明敏锐。……蒙蒂菲奥里为罗曼诺夫统治者及其亲信绘制了充满同情心且入木三

分的肖像。他大量运用历史日记和通信，并且擅长制造戏剧性。这部书虽然篇幅很大，但能轻而易举地吸引读者的兴趣与注意力。

——《出版商周刊》（星级评论）

献给我亲爱的女儿

莉莉·芭谢巴

缅怀

斯蒂芬·塞巴格-蒙蒂菲奥里，

1926～2014

伊莎贝尔·德·马达里亚加

1919～2014

- 插图清单
- 地图：俄国的扩张，1613～1917
- 家谱：罗曼诺夫皇朝
- 引言
- 鸣谢与资料来源
- 说明
- 罗曼诺夫皇朝：1613～1918（上册）
  - 序章 混乱时期的两个男孩
  - 第一幕 崛起
    - 第一场 选秀
    - 第二场 年轻的僧人
    - 第三场 射击军
    - 第四场 全醉会议
  - 第二幕 巅峰
    - 第一场 皇帝
    - 第二场 女皇们
    - 第三场 俄国的维纳斯
    - 第四场 黄金时代
    - 第五场 阴谋
    - 第六场 决斗
- 罗曼诺夫皇朝：1613～1918（下册）
  - 第三幕 衰落
    - 第一场 朱庇特
    - 第二场 解放者
    - 第三场 巨人
    - 第四场 国家的主人
    - 第五场 灾难
    - 第六场 米哈伊尔二世皇帝
    - 第七场 后来的岁月
  - 尾声 红色沙皇/白色沙皇
  - 参考文献
  - 译名对照表

插图清单

第一部分

米哈伊尔一世，出自《伟大君主之书，或俄国君主之根》手稿，1672（akg-images）

阿列克谢，出自《伟大君主之书，或俄国君主之根》手稿，1672（akg-images）

索菲亚·阿列克谢耶芙娜（akg-images）

特雷姆宫，1813（akg-images）

娱乐宫（Alamy）

彼得大帝，Sir Godfrey Kneller作，1698（Bridgeman）

彼得大帝，Ivan Nikitich Nikitin作（Bridgeman）

叶卡捷琳娜一世，Jean-Marc Nattier作，1717（Bridgeman）

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Johann Gottfried Tannauer作，1710（akg-images）

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缅什科夫，约1725～1727（akg-images）

彼得二世，Andrei Grigorievich作，约1727（Bridgeman）

安娜·伊凡诺芙娜，约1730（akg-images）

恩斯特·约翰·冯·比龙，约1730（akg-images）

安娜·利奥波德芙娜，Louis Caravaque作，约1733（Bridgeman）

伊凡六世和尤利娅·冯·门登（Fine Art Images）

伊丽莎白，Charles van Loo作，1760（Alamy）

彼得三世和叶卡捷琳娜大帝，Georg Christoph Grooth作，约1745（Bridgeman）

叶卡捷琳娜大帝，Alexander Roslin作，约1780（The State Hermitage Museum，以下简称Hermitage）

格里戈里·奥尔洛夫，约1770（Alamy）

格里戈里·波将金，Johann Baptist von Lampi作（Suvorov Museum，St Petersburg）

叶卡捷琳娜大帝，Mikhail Shibanov 作（Alamy）

普拉东·祖博夫，Johann Baptist von Lampi作（The State Tretyakov Gallery）

保罗一世，Vladimir Lukich Borovikovsky作，1800（State Russian Museum）

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Jean Louis Voilee作，约1790（State Russian Museum）

伊凡·库泰索夫，约1790（Hermitage）

安娜·洛普金娜，Jean Louis Voilee作（Hermitage Museum）

亚历山大一世，George Dawe作，1825（Bridgeman）

亚历山大一世在蒂尔西特会见拿破仑，1807（Getty）

1812年莫斯科大火，A. F. Smirnow作，1813（akg-images）

阿列克谢·阿拉克切耶夫，George Dawe作，约1825（Hermitage）

米哈伊尔·库图佐夫，约1813（Alamy）

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芙娜，Elisabeth Louise Vigee-LeBrun作，约1795（Getty）

玛丽亚·纳雷什金娜，Jozef Grassi作，1807（Alamy）

卡佳·巴格拉季翁，Jean-Baptiste Isabey作，约1820（RMN-Grand Palais，musée du Louvre）

1813年10月19日，莱比锡战役之后宣布联军胜利，Johann Peter Krafft作，1839（Bridgeman）

第二部分

尼古拉一世，Franz Krüger作，1847（Topfoto）

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和亚历山大与玛丽亚，George Dawe作，约1820～1822（Bridgeman）

彼得宫城的小屋亭子（Corbis）

大克里姆林宫（Alamy）

瓦莲卡·涅利多娃，约1830（Getty）

亚历山大·普希金，Avdotya Petrovna Yelagina作，约1827（Getty）

亚历山大二世，约1888（Hermitage）

沙米勒投降，Theodore Horschelt作（Dagestan Museum of Fine Art）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和丹麦的达玛尔，1864（State Archiv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以下简称GARF）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和丹麦的达玛尔，1871（Royal Collection Trust/HM Queen Elizabeth II 2016，以下简称Royal Collection）

亚历山大二世和玛丽亚与他们的孩子，约1868（Bridgeman）

叶卡捷琳娜·多尔戈鲁卡娅，约1875（Empire Auction House）

巴比贡山，美景宫（Author’s collection）

亚历山大二世画的叶卡捷琳娜·多尔戈鲁卡娅素描像（Private collection）

范妮·李尔，约1875（Dominic Winter Auctioneers）

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与家人，约1860（GARF）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与乔治·卡斯特将军，约1872（Getty）

柏林会议，Anton von Werner作，1878（akg-images）

亚历山大三世加冕，Georges Becker作，1888（Hermitage）

亚历山大三世和家人在加特契纳宫，约1886（Royal Collection）

玛蒂尔德·克舍辛斯卡娅，约1900（Alamy）

黑森的恩斯特和爱丁堡的梅丽塔的婚礼宾客，1894（Topfoto）

尼古拉二世和亚历山德拉，1903（Topfoto）

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和埃拉，1903（Alamy）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1903（Topfoto）

济娜·德·博阿尔内，约1903（GARF）

冬宫（Alexander Hafemann）

叶卡捷琳娜宫的卡梅隆画廊，Fyodor Alexeiev作，1823（akg-images）

亚历山大宫（Walter Bibikow）

利瓦季亚的小宫殿，约1900（Getty）

利瓦季亚的白宫（Alamy）

彼得宫城的“下别墅”（GARF）

《朴次茅斯条约》的和谈者，1905（Topfoto）

流血星期日，1905年1月9日（Bridgeman）

杜马开幕，1906年4月27日（Getty）

格里戈里·拉斯普京与皇室和玛丽亚·维什尼亚科娃，

1908（GARF）

拉斯普京与他的女性崇拜者，1914（Getty）

尼古拉二世、亚历山德拉和家人，约1908（Bei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Yale University，以下简称Yale）

亚历山德拉和阿列克谢坐在轮椅上，约1908（Yale）

尼古拉二世在亚历山大宫，约1908（Yale）

沙皇一家和安娜·维鲁博娃野餐，约1908（Yale）

尼古拉二世和廷臣远足，克里米亚，1908（Yale）

尼古拉二世和女儿们远足，1914（Yale）

亚历山德拉和阿列克谢在亚历山大宫，约1908（Yale）

亚历山德拉和一个女儿及安娜·维鲁博娃，约1908（Yale）

沙皇一家在克里米亚，约1908（Yale）

尼古拉二世的汽车在利瓦季亚，1913（Yale）

沙皇一家和德皇威廉二世，在“旗帜”号上，1909（GARF）

奥尔加和塔季扬娜与军官们在“旗帜”号上，1911（GARF）

几位女大公在“旗帜”号上与军官跳舞，1911（Yale）

尼古拉二世在芬兰湾游泳，1912（GARF）

尼古拉二世与阿纳斯塔西娅分享一支香烟，约1912（GARF）

阿纳斯塔西娅在皇村，约1913～1914（GARF）

亚历山德拉，约1913（Yale）

尼古拉二世和彼得·斯托雷平在基辅，1911（GARF）

家庭野餐，约1911（Yale）

阿列克谢和尼古拉二世，穿着军装，约1912（Yale）

尼古拉二世在斯帕瓦狩猎，1912（Yale）

尼古拉二世、亚历山德拉和阿列克谢在莫斯科，1913（Topfoto）

亚历山德拉和阿列克谢，1912（Yale）

尼古拉二世、塔季扬娜、阿纳斯塔西娅和玛丽亚在彼得宫城，1914（GARF）

阿列克谢和尼古拉二世，在莫吉廖夫，1916（Boris Yeltsin Presidential Library）

尼古拉二世、弗拉基米尔·弗雷德里克斯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1916（GARF）

皇村一个病房内，士兵和几位女大公在一起，约1914（Yale）

亚历山德拉和尼古拉二世在他办公桌前，约1915（Yale）

菲利克斯·尤苏波夫和伊琳娜·亚历山德洛芙娜，1915（Mary Evans）

拉斯普京的尸体，1916（Get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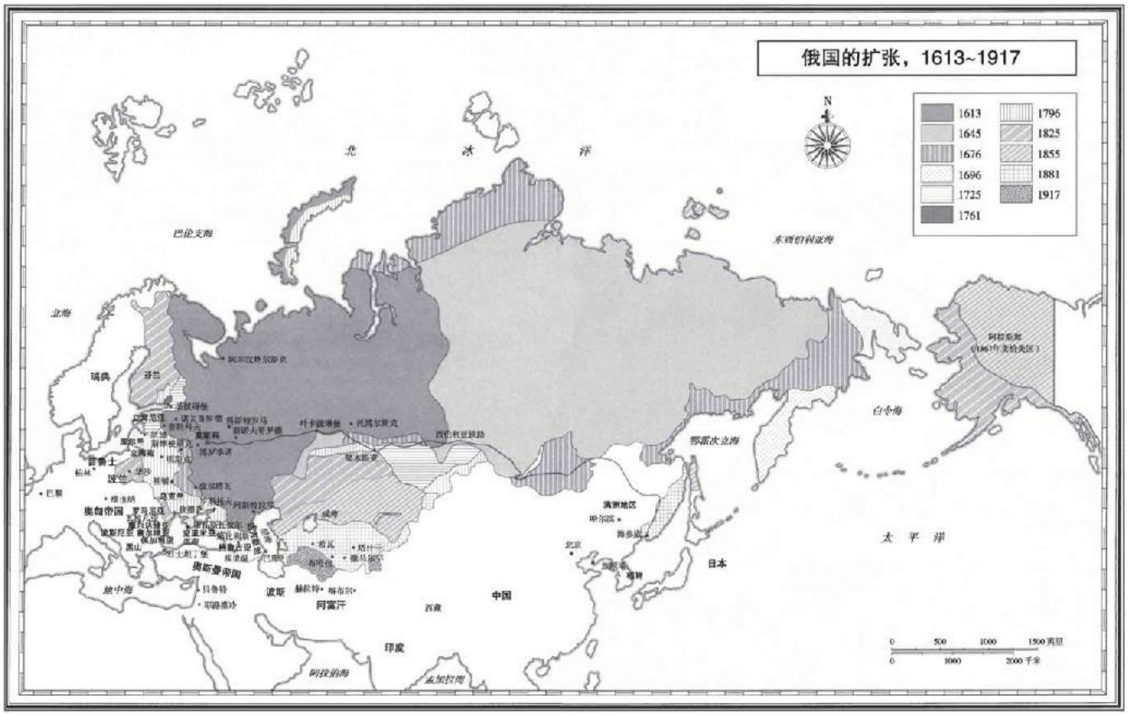
亚历山德拉和德米特里大公，在莫吉廖夫附近，约1915～1916（GARF）

沙皇一家在托博尔斯克总督住宅的屋顶上，1917（Get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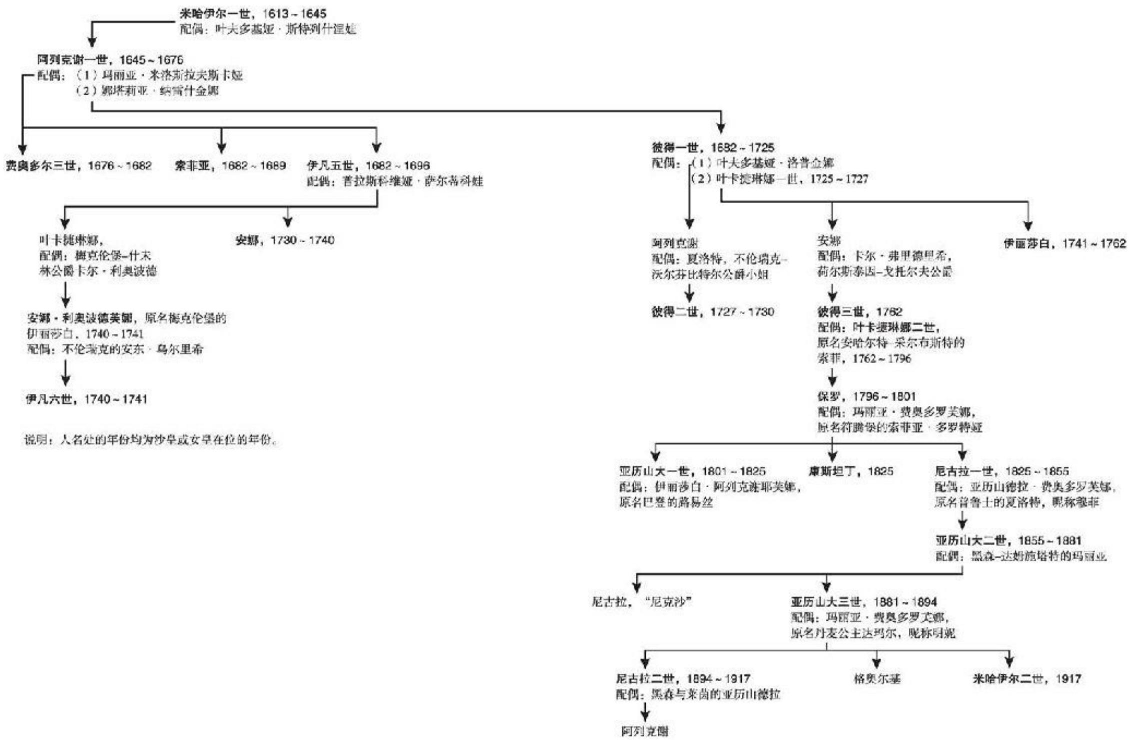
尼古拉二世在皇村的树林，1917（Library of Congress）

尼古拉二世和亚历山德拉在托博尔斯克，1917（Bridgeman）

地图：俄国的扩张，1613～1917



家谱：罗曼诺夫皇朝



说明：人名处的年份均为沙皇或女皇在位的年份。

引言

莫诺马赫冠冕十分沉重。

——亚历山大·普希金，《鲍里斯·戈都诺夫》

最伟大的君权，就是主宰自己。

——塞内卡[1]，《书信集》113

在俄国，最危险的事情就是显露出自己的弱点。

——彼得·斯托雷平

当沙皇可不是件轻松事。俄国不是一个容易治理的国家。罗曼诺夫皇朝有20位君主，一共统治304年，从1613年一直到1917年革命爆发、沙皇体制被废除。他们的崛起从伊凡雷帝在位期间开始，到拉斯普京时期结束。记载末代沙皇的悲剧的浪漫主义编年史家喜欢暗示，罗曼诺夫家族受了诅咒，但其实罗曼诺夫皇朝是蒙古人之后最成功的帝国建设者。据估计，自罗曼诺夫家族于1613年登上皇位以来，俄罗斯帝国的领土每天扩张55平方英里（142平方公里），也就是每年2万平方英里。到19世纪末，他们统治着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土地，并且还在继续扩张。帝国霸业是罗曼诺夫血统的一部分。

从某些角度看，本书是对人性和绝对权力扭曲人性的研究。本书的一些部分是关于爱情、婚姻、通奸和儿童的家庭故事，但与其他家庭故事迥然不同。皇家总是不同寻常，因为权力对传统的家庭关系而言，既是蜜糖也是毒药。权力的诱惑和腐蚀作用往往会战胜血亲的忠诚与亲情。这是一部君王及其家庭与下属的历史，但也是俄国专制主义的写照。不管我们对俄国抱有怎样的信念，它的文化、它的灵魂和它的精髓

始终非同寻常，而且有一个家族努力去体现这种独特的个性。罗曼诺夫皇朝已经不仅是皇朝与辉煌的象征，还成了专制暴政的代表，成了一部关于绝对权力的愚蠢与傲慢的寓言。除了恺撒家族之外，没有一个皇朝在大众的想象和文化中占据这样突出的地位。这两个家族都给出了个人权力（无论在此时还是彼时）如何运作的教训。“沙皇”（tsar）这个头衔源自恺撒（Caesar）绝非偶然，恰似俄语中的“皇帝”就是直接照搬拉丁语“imperator”一样。

罗曼诺夫皇朝所在的世界充满了家庭内部的争斗、帝国野心、绚烂的魅力、淫荡放纵和堕落的施虐狂。在这个世界里，默默无闻的陌生人突然自称是死去的君王复活了，新娘被毒死，父亲将儿子毒打致死，儿子弑父，妻子谋杀丈夫，圣人被毒杀和枪决之后死而复生，理发师和农民飞黄腾达，君主收集巨人和畸形人，侏儒被丢来抛去，被砍下的首级得到亲吻，舌头被挖掉，鞭子打掉人身上的肉，有的人肛门被插入尖钉，儿童惨遭屠戮。在这个世界里，有为时尚而疯癫的性欲超常的女皇，有女同性恋三人行，也有一位写下了出自国家元首笔端的最色情书信的皇帝。但同时，坚忍不拔的征服者和才华横溢的政治家建设这个帝国，征服了西伯利亚和乌克兰，攻占了柏林和巴黎。这个帝国还养育了普希金、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是一段拥有最高水平文化和美感的辉煌文明。

如果脱离具体的情境，罗曼诺夫家族的放纵不羁会显得非常夸张和怪诞，以至于盛行禁欲风的学院派历史学家会羞涩地对真相轻描淡写。毕竟，罗曼诺夫皇朝的传奇（好莱坞电影和电视剧的材料来源）和真相一样强有力而受欢迎。所以，本书作者必须对耸人听闻的情节剧、神话和目的论（也就是以后见之明来揣摩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危险）保持警惕，并对方法论持审慎态度。我们必须有怀疑精神；学术研究要求我们不断地验证和分析。但叙述史的一大好处是，每一位君主的统治都自有其情境，能够展现俄国、俄国的独裁和灵魂的演化。在这些被独裁统治

扭曲得显得夸张的人物当中，出现了一面哈哈镜，向我们反映出人性的全部特点。

既然统治俄国的挑战始终令人生畏，那么只有天才才能够真正扮演专制君主的角色。而在绝大多数家族里，天才都很罕见。失败的代价就是死亡。“在俄国，政府就是独裁专制的化身，但因为统治者常被扼死而稍稍温和。”这是法国才女斯塔埃尔夫人的俏皮话。沙皇是一项危险的职业。最后的十二位沙皇中有六位被谋杀，其中两位被掐死，一位被匕首刺死，一位被炸死，两位被子弹打死。在1918年的最后灾难中，罗曼诺夫家族的十八名成员被杀害。很少有像沙皇皇位这样丰美诱人却毒性极强的酒。皇权交接始终是对政权稳定性的最严峻考验，我会特别注意分析每一次皇位传承。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罗曼诺夫皇朝终于确立了继承法的两个世纪之后，今天的俄罗斯总统仍能有效地指定继承者，就像当年的彼得大帝那样。不管政权交接是和平过渡，还是借助极端暴力，这些高度紧张的时刻都要求人们发挥自己全部的聪明才智、运用每一种阴谋诡计，因此这种时刻能够揭示权力的一些根本特质。

沙皇统治的本质是投射出威严与力量，但同时也必须运用奥托·冯·俾斯麦（他既是罗曼诺夫皇朝的竞争对手，也是盟友）所说的“追逐可能性和务实目标的艺术，以及寻求妥协的艺术”。对罗曼诺夫皇朝来说，生存艺术的基础是将小小的宫廷和庞大帝国的各种集团、利益和人物加以平衡。皇帝需要军队、贵族和行政机关的支持。如果皇帝同时失去了这三个集团的支持，就可能被废黜。而在独裁统治下，被废通常意味着死亡。除了玩弄致命的政治游戏之外，君主还必须表露出本能的、几乎是野性的权威。有才干的沙皇可以表现得严酷，但必须始终如一地严酷。统治者丢掉性命的原因往往不是他们残暴，而是他们的路线前后不一致。沙皇必须激发廷臣的信任和尊重，但在农民（占沙皇臣民的90%）中则要激发他们的神圣崇拜。农民将沙皇视为“小父亲”。沙皇应当对官员严酷，而对沙皇的农民“孩子们”仁慈宽厚。农民常说的话

是："沙皇是好人，贵族是坏人。"

权力始终非常个性化。研究一下今天的西方民主国家领导人，我们就会发现，即便在透明度很高、任期很短的体制中，人的个性仍然会影响政府。民主国家领导人常常借助于受信赖的亲信，而不是各部部长来治理国家。在任何一个宫廷，权力就像人性一样，有很强的流动性。权力像活水一样，从源头流出，又返回源头，但它的流动不断发生变化。它的整个流向可以被改道，甚至逆转。在独裁统治下，权力始终在流动，就像统治者及其领地（它蔓延扩展、活力充沛）的情绪、关系和环境（有个人层面的，也有政治的）一样易变。所有宫廷的运作方式都类似。在21世纪，俄罗斯的新式政权与沙皇统治有很多相似之处，即都是由晦暗不明的小集团实施统治，积累巨大财富，同时通过等级制的门客-恩主关系联结起来，所有人都受制于统治者的心血来潮。在本书中，我的目标是研读权力隐形的、神秘的运作方式，以回答政治的那个根本问题。权力游戏的大师列宁简明扼要地表述过该问题："谁控制谁？"

在独裁统治下，人的个性特点被放大，所有私人的事情都具有政治性；只要能接近君主，就拥有权力。权力是一根金线，从君主延伸到它触及的所有人。有一些屡试不爽的方法能够获得沙皇的亲近和信任。第一种是在宫廷、军队或政府工作，尤其是取得军事胜利；第二种是保障沙皇的安全，因为每一位统治者（不仅仅是俄国统治者），都绝对需要不可或缺的心腹打手；第三种是神秘主义的，即帮助沙皇的灵魂更容易接近神灵；第四种也是最古老的手段，即爱情或性，尤其是在女皇统治下。沙皇会慷慨大方地用金钱、农奴和头衔来赏赐得宠的亲信。如果沙皇背弃了宫廷的权力安排，或者违背了权贵（尤其是将领）的意愿，大幅度地逆转了外交政策，就可能遭到谋杀。在独裁统治下，除了正式反对皇帝之外，刺杀皇帝是精英阶层发出抗议的少数几种手段之一。（人民的抗议方式则是城市暴乱和农民起义，但对沙皇来讲，他身边的廷臣

比遥远的农民危险得多。只有一位沙皇被民众起义推翻，即尼古拉二世。）

聪明的沙皇能够理解，他们的公共生活和私生活之间没有界线。他们在宫廷的私生活不可避免地仍然是政治的延伸。古罗马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写到奥古斯都时说：“你的命运，就是生活在一个剧场，你的观众则是整个世界。”但即便在这样一个舞台上，真正的决策总是在幕后做出，它神秘莫测，并且受到统治者心血来潮的影响。今天的克里姆林宫仍然是这样。若想理解彼得大帝，除了要研究他的政府改革和外交政策，还需要了解他豢养的那些裸体侏儒和挥舞假阳具的戏仿教皇。不管沙皇的体制多么怪诞，它都相当有效，让有才干的人能飞黄腾达。或许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最精明强干的两位大臣，舒瓦洛夫和波将金，起初都是女皇的情夫；而保罗沙皇的土耳其理发师库泰索夫后来变得像公卿一样炙手可热。所以，研究罗曼诺夫皇朝的历史学家不能仅仅审视官方命令和钢产量的统计数据，还要研究叶卡捷琳娜大帝对自己爱情生活的安排，以及拉斯普京神秘莫测的放荡纵欲。有正式权力的大臣变得越强大，沙皇就越是绕过他们、运用私人亲信来行使权力。如果皇帝有才华，这种做法就会让他们的行径显得神秘，令人惊叹，油然而生敬畏；但如果皇帝昏庸无能，就会把政府搞得一团糟。

独裁统治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具体的皇帝的素质。卡尔·马克思写道：“贵族的秘诀在于动物学。”他的意思是繁殖。在17世纪，罗曼诺夫皇朝用选秀（也就是选美）来选择俄国新娘。但到19世纪初，他们主要从“欧洲的种马场”，即德意志各诸侯国，寻找妻子，于是将更广泛的欧洲诸王室联系起来。但养育政治家可不是一门科学。有多少家族能够造就一位杰出的领袖？更不用说二十代君主大多是由生物学的“抽彩”（lottery）和宫廷阴谋来决定的了，他们中有多少能成为精明的专制君主？选择从政的人极少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极少能经受住民选官职的压力的考验；而在君主制国家，谁成为统治者具有偶然性。然而，每一

位沙皇都必须同时是独裁者和军队最高统帅、大祭司和“小父亲”。为了成功扮演这么多角色，他们需要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列举的所有品质：“天赐的优雅”、“合法性的美德”和“永恒昨日的权威”。换句话说，就是磁石般的领袖魅力、合法道统和传统。除此之外，他们还必须做到高效和睿智。令人敬畏也很关键：在政坛，受人讥笑几乎和失败一样危险。

罗曼诺夫皇朝确实造就了两位政治天才，即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还有好几位颇具才华与魅力的沙皇。在保罗沙皇于1801年被残忍杀害之后，历代君主都兢兢业业、日理万机，大多数沙皇也都具有领袖魅力、聪明头脑和足够的才干。但沙皇的使命极其艰巨，凡夫俗子难以承担，再也没有人会努力寻求当沙皇：这个位置变成了一种沉重负担，不再值得享受。“区区一个人，如何能治理俄国并纠正各种弊端？”亚历山大一世在即位前曾这样发问，“我这样才干平平的人肯定做不到。即便是天才，也未必行……”他幻想逃走，到莱茵河找一个农庄安居乐业。他的所有继任者都害怕皇位，尽量逃避当沙皇的责任。但他们得到皇位之后，则必须为了生存而努力奋斗。

彼得大帝理解，作为独裁专制君主，他需要不知疲倦地监督和威胁他人。统治这个庞大国家，同时还领导着没有明确规则或限制的个人专制机器，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时至今日仍然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指控俄国统治者是偏执狂，这往往没有意义。极端的警惕再加上骤然发动的暴力，在当时和今天，都是俄国统治者自然而然和根本性的一种状态。他们对图密善皇帝诙谐的妙语一定感同身受。图密善在遇刺不久前说：“君主的命运非常不幸，因为当他们谴责有人图谋不轨的时候，没人相信他们；直到他们被刺杀了，大家才信。”但仅仅是恐惧还不够：在杀戮了数百万人之后，斯大林仍然抱怨没有人服从他。独裁统治“不像你想的那样轻松”，聪明绝顶的叶卡捷琳娜大帝如此说道：“无限制的权力”只是一种幻想。

个人的决定往往会改变俄国的历史轨迹，不过很少是按照他们希望的那种方式。借用普鲁士陆军元帅赫尔穆特·冯·毛奇的话说，政治“计划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刚刚与敌人发生接触，就破灭了”。意外、摩擦、个性和幸运，受到大炮与黄油的现实约束，才是真实的政治图景。正如罗曼诺夫皇朝最雄才大略的大臣波将金所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家都不能仅仅对突发情况做出回应，而必须“改善局面”。或按照俾斯麦的说法，“政治家的任务是聆听上帝在历史中前进的脚步声，并在上帝从自己身边经过时努力抓住上帝的上衣后摆”。最后几位罗曼诺夫沙皇往往是在凄凉地、固执地努力违抗历史前进的脚步。

信仰俄国沙皇统治的人坚信，只有有一个权力至高无上、得到上帝保佑的人，才能彰显辉煌灿烂的威严，才能引导和震慑这个多民族帝国，并管理如此庞大的国家那错综复杂的利益。与此同时，君主必须亲自代表东正教的神圣使命，并赋予俄罗斯民族在世界历史中的特殊地位。任何个人都无法独自承担这样的职责，所以必须运用权力下放的艺术。罗曼诺夫皇朝最残暴的一位沙皇彼得大帝特别擅长从全欧洲范围网罗英雄并委以重任，不管他们来自什么阶层或种族。叶卡捷琳娜大帝不仅提携了波将金，还提拔了苏沃洛夫（罗曼诺夫时代出类拔萃的军事家），这并非偶然。斯大林自己也非常精通选择下属的艺术。他曾说，这是叶卡捷琳娜大帝最卓越的才华。沙皇会选择有才干的大臣去治理国家，但沙皇本人也必须能够亲自执掌朝纲。罗曼诺夫沙皇绝不会任命一个凌驾于主子之上的黎塞留或俾斯麦。沙皇必须超脱于政治之上，但也必须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如果能够睿智地把权力委托给合适的人选，并从谏如流，那么即便是才干平庸的统治者也能取得伟大的成就。不过，近代的沙皇统治和今天的民主政治一样，需要微妙而精细地操控复杂的事务。

沙皇与人民的契约是原始俄国（由农民和贵族组成）所特有的，但与21世纪的克里姆林宫颇有些相似之处。统治者保证在国外取得荣耀，

在国内维持安全稳定；人民同意统治者及其宫廷实施独裁，允许他们几乎无止境地中饱私囊。这种契约有四个元素：宗教、帝国、民族与军事。在20世纪，末代沙皇仍然自视为一个私人产业的世袭领主，得到神佑。沙皇与人民的契约有个演化过程。在17世纪，牧首（东正教的领导人）有能力挑战沙皇的权威。彼得大帝废除牧首制度之后，皇朝几乎可以将自己展现为神权统治。在新沙皇于加冕礼受膏的那一刻，他的独裁统治就得到了圣化，沙皇被宣传为上帝与人之间的超验的链条。只有在俄国，由阴郁沉闷的小官僚组成的国家机器，才几乎获得了一种神圣性。但这也是逐渐发展出来的。虽然常有人大谈特谈俄国受到拜占庭皇帝和蒙古可汗的遗产的影响，但16世纪时沙皇的地位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们就像其他欧洲君主一样，从中世纪王室基督学[2]当中汲取领袖魅力。但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俄国没有发展出独立的公民议会和民政机构，所以俄国的中世纪形态维持得比较久，一直到20世纪。到了那时，即便与德国皇帝的朝廷相比，俄国也显得非常落伍、灰头土脸了。沙皇的神秘使命，一直到1917年都能为罗曼诺夫皇朝的统治辩护，很能解释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妻子亚历山德拉执迷不悟的信念。

将独裁统治合法化的，是不断扩张且多宗教信仰、多民族的帝国，但晚期几位沙皇自认为首先是俄罗斯民族的领袖，然后是整个斯拉夫共同体的领袖。他们越是拥护俄罗斯民族主义，就越是排斥（并常常迫害）庞大的非俄罗斯族人群，如波兰人、格鲁吉亚人、芬兰人，尤其是犹太人。如《屋顶上的小提琴手》中的乳牛场主犹太人特维所说的："上帝保佑沙皇，让他……离我们远点。"帝国与民族之间的矛盾，是许多困难的根源。罗曼诺夫皇朝的宫廷是家族产业管理办公室、东正教圣战组织和军事司令部的混合体。这个特点以各自不同的许多方式，解释了继承罗曼诺夫皇朝的政权——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联邦的某些狂热和侵略性。

即便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时代，沙皇的日程安排也塞满了宗教仪式、

军队检阅，更不用说派系斗争、家庭争吵了，所以沙皇很少有时间去深入思考如何解决复杂的问题。对天生的政治家来说，承担这样的工作五年就已经是非常沉重的负担，更不用说要辛劳一生了。而许多沙皇的在位时间超过了二十五年。在我们今天的民主国家，大多数民选产生的国家领导人在任职满十年之前往往就会累得要发疯，那么一连统治几十年的沙皇会身心俱疲、满心幻灭就丝毫不足为奇了。沙皇做出正确决定的能力也受制于他的亲信向他提供的信息。所有君主都声称自己身边的人在撒谎，但他们统治得越久，就越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东西。马可·奥勒留曾发出这样的警示：“小心提防，不要当穿紫衣的恺撒。”但说着容易，做起来难。随着时间流逝，对君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当一个拥有火车、电话和无畏舰的帝国的独裁者，要比主宰一个马匹、大炮和喇叭枪的国家困难得多。虽然本书是对个人权力的研究，但如果过于强调个人，就忽视了宏大的历史力量，思想的强大影响力，以及钢铁、炸药与蒸汽的力量。技术进步使中世纪独裁统治受到了更大的挑战。

读到17世纪末多位软弱沙皇昏聩的随波逐流和反复无常的颓废堕落，以及18世纪几位女皇的放纵享乐时，历史学家（以及本书的读者）不禁要问：为什么在这样的怪异畸人统治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恰恰是俄国繁荣昌盛时？为什么即便是孩童或白痴坐在皇位上，独裁统治仍然能运作？“上帝在天堂，沙皇在远方。”农民会这样说。只要大局不乱，在偏僻的小村庄里，农民对圣彼得堡发生的事情既不关心，也知之甚少。大局的确能够维持不乱，因为罗曼诺夫皇朝始终是一个由家庭与私人关系组成的政治体制的轴心与外立面，这种家庭与私人关系有时互相争斗，常常互相合作，作为沙皇的小伙计，共同统治国家。这个体制很灵活。沙皇大婚之后，新娘的家族就加入了权力核心。沙皇也会提携有才干的宠臣、得胜将军和能干的外国人，尤其是鞑靼王公贵族、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和苏格兰詹姆斯党人。这些人能给沙皇的关系网注入新鲜血液，提供一个有效的社会基础，帮助俄国成为一个成功的前现代帝国。

帝国的核心则是罗曼诺夫皇室与贵族的联盟，贵族需要皇室支持以控制自己的庄园。农奴制是这种联盟的基础。沙皇统治的理想状态实际上是一笔交易，罗曼诺夫皇室得以独享绝对权力、获取帝国荣耀，而贵族得以不受挑战地统治自己的庄园。皇室是最大的地主，所以俄国君主不会像英国和法国君主那样，成为贵族的玩物。但由互相结亲和联系的各个氏族贵族组成的网络在政府中当官，在宫廷效力，最重要的是，在经典的皇朝-贵族军队中服役。军队极少挑战沙皇，而是帝国扩张和加强国家凝聚力的有效机器。贵族将士绅与农民也维系在强有力的“沙皇、上帝与民族”的意识形态中。罗曼诺夫皇朝在残酷的内战——“混乱时期”（1603～1613年）——中获取了权力，所以它的政权从一开始就高度军事化。俄国与波兰人、瑞典人、奥斯曼人、英国人、法国人和德意志人常年争斗不休，这意味着沙皇的独裁统治是作为一个军事指挥中心发展起来的，它动员贵族，并经常借用西方技术。皇室和贵族榨取农奴的资源；农奴缴纳赋税、提供粮食、服兵役。俄国军队的人力成本比欧洲其他国家低得多。罗曼诺夫皇朝成功地统一了俄国，他们深深畏惧发生新的动乱，所以即便个别沙皇可能被清除，但一般来讲君主制很稳固，差不多始终能得到贵族的支持（只有三个罕见的例外，分别在1730年、1825年和1916/1917年）。在绝大部分时间里，罗曼诺夫皇朝及其亲信可以合作开展一项神圣的、威望极高且利润丰厚的事业，即打退外国侵略和建设帝国。因此本书不仅仅讲述罗曼诺夫皇朝，还要记述其他一些家族的故事，如戈利岑家族、托尔斯泰家族和奥尔洛夫家族。

沙皇与贵族之间联盟的纽带是宫廷，它是战利品的交换中心，也是流光溢彩和辉煌灿烂的俱乐部。那些据说影响力较小的女皇，如安娜和伊丽莎白，也能够娴熟地调节她们与趾高气扬的权贵的关系。沙皇与贵族的伙伴关系截止到19世纪50年代的克里米亚战争一直很亲密，而到了克里米亚战争时期，旧政权必须被改造为一个有行动力的现代国家。与外国的斗争要求罗曼诺夫帝国在残酷无情的地缘政治权力竞赛中与英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竞争。这些国家在财富和技术上远远胜过俄国。

要释放出俄国的潜能，就只有改革农民土地所有制，按照西方先进模式快速地工业化，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并拆解腐化、压迫民众的独裁统治。最后两位罗曼诺夫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在意识形态上就无法做到上述几点。他们遇到了一个难题：如何在保障漫漫边疆的同时，还能行使与他们那从落后社会中生发的帝国主义野心相匹配的权威？如果他们外战失败，也就在国内丧失了合法性。他们在国内失败越多，就越没有能力在国外扮演强国角色。如果他们虚张声势而被揭穿，要么就会丢人现眼地撤退，要么就会继续战斗，甘冒爆发革命的风险。

即便是彼得大帝或叶卡捷琳娜大帝，也不大可能解决尼古拉二世在20世纪初面对的前有革命后有世界大战的难题。但非常不幸的是，不得不面对最黑暗危机的那位罗曼诺夫家族沙皇，恰恰是能力最弱、头脑最狭隘的一位，同时也是运气最差的一位。尼古拉二世非常不擅识人，也不愿意把权力下放。他自己不能扮演独裁君主的角色，却运用权力确保其他人也做不到。

19世纪50年代之前旧体制的成功使得它更难接受变革。正如只有透过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才能理解苏联的文化，我们也只能通过最后几位罗曼诺夫沙皇的意识形态（神圣的独裁统治）来理解他们那往往非常怪异、愚蠢和自我拆台的轨迹。神圣的独裁统治最终扭曲了君主制，独裁统治自身成为目的，对现代国家的运作构成障碍。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是：在不丧失已经落伍的支柱——贵族与教会（托洛茨基称其为“圣像和蟑螂”的世界）——的前提下，如何吸引有才干的政治家，并扩大民众在政府中的参与？

毕竟，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独裁者及21世纪初的新型集权政权都表明，即便在拥有互联网和二十四小时新闻的今天，现代性和极权主义也并非互相排斥。使得现代性和极权主义在俄国无法共存的，是沙皇君主制和俄国社会的特点。今天我们借助后见之明，或许觉得解决这个问

题并不难（西方人自鸣得意的优越感会放大这种感觉）。正如改革家亚历山大二世所了解到的，“国王的命运”，如马可·奥勒留所言，便是“行善，并被诅咒”。西方历史学家责怪最后两位沙皇没有推行直接民主制。这是个错觉，因为如此极端的外科手术很可能只会让病人死得更早。

罗曼诺夫家族的命运残酷得令人无法忍受，常常被描述为命中注定、不可避免，但我们要记住，君主制的力量非常顽强，尼古拉二世的统治长达二十二年，而且他的前十年还算比较成功，何况他还经受住了战败、革命动荡和三年的世界大战并生存下来。1917年的二月革命摧毁了君主制，但皇族生存了下来，一直到10月（也就是沙皇退位的七个月之后）他们落入布尔什维克党手中。即便在那时，新政权的领导人在主持那桩残暴行动（屠杀一对父母及其无辜的儿女）之前，也曾考虑过其他的选择。历史上没有不可避免的东西。

罗曼诺夫皇族被屠杀，标志着皇朝的灭亡、我们的叙述的结束，但故事还没有因此落幕。今天的俄国仍然深受历史上的动荡的影响。罗曼诺夫皇族的遗骨是激烈的政治和宗教争议的主题，而罗曼诺夫皇朝的帝国利益（从乌克兰到波罗的海，从高加索到克里米亚，从叙利亚和耶路撒冷到远东）仍然刻画着俄罗斯与我们所知的世界。罗曼诺夫皇族浑身沾满鲜血，用纯金餐具用膳，身上装点钻石，神气活现，威风凛凛，情欲高涨，同时命途多舛。他们的崛起和没落在今天依然令人为之神往，也非常有现实关照；既彰显人性，又具有战略意义。这是一部父亲与儿子、自大狂、怪物与圣人的编年史。[3]

---

[1] 此处指小塞内卡（约前4～65年），罗马斯多葛派哲学家、政治家、戏剧家、幽默大师。他是尼禄皇帝的教师和谋臣，后因被怀疑参与刺杀尼禄的阴谋而被强迫自杀。他的父亲老塞内卡是著名修辞学家和作家。（本书脚注中除了标明“译者注”之外的，均为作者注。）

[2] 基督学是基督教神学当中研究耶稣基督性质的学科分支。这里的所谓中世纪王室基督学，指欧洲中世纪帝王从君权神授、君主与上帝联系的角度寻求合法性。——译者注

[3] Marx on zoology；Bismarck on Coburg as studfarm of Europe，both quoted in A.N.Wilson，*Victoria*：*A Life*（henceforth Wilson）19.

鸣谢与资料来源

本书不是俄国全史，也不是经济、外交或军事方面的研讨，不是完整的彼得大帝或尼古拉二世传记，不是对革命的解析，更不是谱系学著作。在这些主题上，其他历史学家做的比我强得多。只有两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一位是美国人，一位是英国人，曾撰写以整个罗曼诺夫皇朝为主题的史书，他们的著作都精彩纷呈。Bruce Lincoln教授是大改革和其他许多主题的专家，他撰写了非常权威的*The Romanovs*：*Autocrats of All the Russias*一书。该书分为内政和外交章节，二者轮番上阵。已故的Lindsey Hughes创作了*The Romanovs*：*Ruling Russia* 1613-1917，它是一部学术性很强的分析杰作。我推荐这两本书，但我的这本书是第一部将个人与政治两个层面融为一体的罗曼诺夫皇朝史，引用了大量档案和已出版著作的内容。

世界上的一些卓越学者阅读和评价了本书全文或涉及他们专业的部分。Sergei Bogatyrev博士是16和17世纪君主制的专家，著有*The Sovereign and his Counsellers*（关于伊凡雷帝）一书，目前在写一部留里克王朝的史书。他阅读和修改了从米哈伊尔到彼得大帝的17世纪部分。Simon Dixon是伦敦大学学院的俄国史教授，著有*Catherine the Great*，他审读了从彼得大帝到保罗的18世纪章节。Dominic Lieven教授著有*Russia against Napoleon*和更新的*Towards the Flame*：*Empire*，*War and the End of Tsarist Russia*，他评论了从亚历山大一世到尼古拉二世的20世纪部分。Geoffrey Hosking教授著有*Russia and the Russians*和*Russia*：*People and Empire*，他阅读并修改了全书。*History of Modern Russia*一书的作者Robert Service教授也阅读并修改了全书。我的母校剑桥大学冈维

尔与凯斯学院的John Casey博士也用他敏锐的眼睛，对我的手稿进行了润色和编校。我希望，如此众多的优秀学者的建议已经帮助我避免了许多错误，但本书中如果还有疏漏，均由我本人负责。

我运用了大量关于每一位沙皇统治的常被忽视的史料，大多是第一手材料，有的尚未出版，也有很多刊登在19世纪的历史学期刊上。我还参考了许多第二手材料，所以本书总的来讲是一部综合前人成绩之作。

官方材料已经汗牛充栋，更不用说私人材料了。每一位沙皇都给大臣、情人、亲戚写信，同时操纵外交、内政和文化政策。本书是对皇朝、君主制、家庭与宫廷之间关系的研究，也探讨了从17世纪到20世纪的俄国政治力量。到19世纪末，除了每一位沙皇海量的官方通信之外，大多数罗曼诺夫沙皇和大臣还都有私人的日记、回忆录以及大量书信，何况罗曼诺夫家族本身就枝繁叶茂。

对于回忆录，我们必须保持怀疑的态度，但书信和日记的价值不可估量。有五套信件的价值特别突出：彼得大帝与其情妇即后来的女皇叶卡捷琳娜一世的通信、叶卡捷琳娜大帝与其伴侣波将金的通信、亚历山大一世与其妹卡提什的通信、亚历山大二世与其情妇即后来的妻子卡佳·多尔戈鲁卡娅的通信，以及尼古拉二世与亚历山德拉的通信。其中一些书信已经闻名遐迩，比如叶卡捷琳娜大帝与波将金、尼古拉二世与亚历山德拉的一些信。这两对情侣都写了数千封信，从浸透香水的情书到冗长的政治讨论都有。很自然的，大多数书信还不为人知。亚历山大二世与卡佳·多尔戈鲁卡娅的通信多达3000封，绝大部分没有出版。没有几个历史学家研究过这个非同寻常的宝库，也没有一位历史学家把这里的每一封信都读完了，部分原因是这些书信在很长时间里都被私人掌握，直到前不久才被返还给俄国档案馆。

本书介绍了20位君主和好几位摄政者，历时三个多世纪。在20位沙皇当中，有3位——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和尼古拉二世——家喻

户晓，而拉斯普京已经从历史进入了神话。但那些名气较小的沙皇的故事同样引人入胜。我的目标是平等对待每一位沙皇，但今天可以读到的史料不断增加，再加上皇朝的庞大规模，意味着关于皇朝最后几十年的篇幅要比之前多得多。

分量最大的先入为主的偏见、传奇、殉道情怀和浪漫史，围绕着尼古拉二世和亚历山德拉。关于末代沙皇夫妇的每一个方面，已经有汗牛充栋的书籍。研究他们，已经成为出版和互联网的一个产业。他们全家惨遭杀害，既给他们的生平投下阴影，也将其照得更亮。毕竟，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如今已经被奉为圣徒。许多代传记家和博客写手把尼古拉二世描绘成一个慈爱的顾家男人，他和妻子则被一起宣扬为柔情蜜意的恩爱伉俪的典范。但本书会以崭新的、不加粉饰的方式，将他们和拉斯普京作为密友和政治人物来描摹，而摈弃浪漫情怀的负担、苏联对其的憎恶或自由派对其的鄙夷。

在写作本书这一艰巨事业上，我得到了许多学者和专家的慷慨帮助，他们的知识和判断力远远超过我本人。我研究叶卡捷琳娜大帝、波将金和如今的整个罗曼诺夫皇朝，前前后后已经超过十五年了。在这期间，我参观了大多数的罗曼诺夫皇宫、许多关键地点，去过俄罗斯国家档案馆，足迹遍布莫斯科、圣彼得堡、彼得宫城、皇村、敖德萨、第比利斯、博尔若米、巴库、塞瓦斯托波尔、巴赫齐萨莱、雅尔塔、利瓦季亚、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尼古拉伊夫和赫尔松。我还去过许多外国城市、伦敦、华沙和巴黎的档案馆。帮助过我的档案馆馆长、官员和向导不胜枚举。但我最感谢的，是俄罗斯国家埃尔米塔什博物馆的馆长Mikhail Piotrovsky博士、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博物馆的馆长Elena Gagarina博士和俄罗斯联邦档案馆的馆长Sergei Mironenko博士。

我还要感谢威尔士亲王殿下，他热情而慷慨地帮助和鼓励我在俄国的工作，并与我分享关于罗曼诺夫宫殿复原的资料；爱丁堡公爵殿下[1]

非常客气地与我会面，探讨他的家庭关系；肯特的迈克尔王子殿下[2]与我分享了他参加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葬礼的情况；奥尔加·罗曼诺夫大公小姐，即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桑德罗）大公和谢妮娅·亚历山德罗芙娜[3]的孙女，解答了我关于她家族的一些问题。南斯拉夫的伊丽莎白公主及其子Nick Balfour与我分享了他们的家庭照片和书信；Katya Galitzine公爵夫人对我有所帮助；Stefania Calice伯爵夫人对其家族收藏的信件做了研究，并与我分享了未出版的罗曼诺夫家信，包括亚历山德拉·约瑟芙娜大公夫人[4]关于尼古拉一世之死的记述；Catherine Merridale教授给了我许多建议和鼓励；Lars Tharp提供了关于拉斯普京的海参的资料；Adam Zamoyski与我分享了对尼古拉一世研究的一些珍贵材料；Mark Donen博士研究了索邦大学档案馆中德·朗热隆伯爵记述保罗沙皇遇刺的资料；Ben Judah与我分享了他关于弗拉基米尔·普京对尼古拉二世的思考的研究成果；Helen Rappaport是*Four Sisters*的作者，向我警示了罗曼诺夫皇朝研究的一些陷阱；我的挚友Musa Klebnikov与我分享了她已故的、受到大家怀念的丈夫Paul撰写的关于斯托雷平的未出版手稿；Galina Oleksiuk在我开始写*Catherine the Great and Potemkin*的时候教我俄语，她和她的女儿Olesya Nova又帮助我做研究；卓越的青年历史学家Lucy Morgan在英国帮助我做研究。我最应当感激的是Galina Babkova博士，她在我之前所有作品的研究过程中都给予了很大帮助，还向我介绍了才华横溢的青年历史学家Daulet Zhanaydorov，后者帮助我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感谢非常了不起的Peter James一丝不苟地编辑了我的书稿。我非常幸运地得到了优秀经纪人Georgina Capel，以及她非常出色的同事Rachel Conway、Romily Withingto和Valeria Huerta的帮助。我的编辑，Weidenfeld出版社的Bea Hemming和Holly Harley，以及Knopf出版社的Sonny Mehta，都是非常优秀的出版人。

我感谢伟大的Isabel de Madariaga[5]，她没有读到本书就去世了，但她以叶卡捷琳娜大帝的那种魅力和严峻精神（她确实很像叶卡捷琳娜大帝），教导我写作史书和分析俄国。

我的父亲Stephen Sebag-Montefiore博士，在我写作本书期间去世了。我非常怀念他在所有事务上的智慧与温情，以及他作为编辑的技艺。我感谢我母亲April Sebag-Montefiore黄金般的建议、文学天赋和可亲的陪伴。我的岳父母Charles和Patty Palmer Tomkinson始终是我的慷慨支持者。我十分感激我太太Santa的安详、善良、美丽、爱和宽容，她忍受了我写作关于斯大林和耶路撒冷的书籍的时期，现在又熬过了我写作罗曼诺夫皇朝的时期。我的一切都要感谢她：她真是我的皇后。我的灵感，当然来自我可爱的孩子们。谢谢你们，Lily和Sasha，谢谢你们可爱的魅力、调皮捣蛋、放肆和爱，正是这些激励我不断努力。我的作品都会轮流献给Santa和孩子们。本书献给Lily。

出人意料的是，本书与我的家史有关联。我的祖先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曾觐见尼古拉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沙皇。我的生命本身，就与俄国犹太人历史上的两大悲剧有着不解之缘。我外祖母的家族，Woolf家族，在1863年为波兰而战，反抗罗曼诺夫皇朝，后来逃亡到英国。我外祖父的家族，Jaffe家族，在1904年的基希纳乌虐犹运动之后逃离俄国。他们在立陶宛买了去纽约的船票，后来大吃一惊地发现，船把他们送到了爱尔兰。他们上当了！当他们发出抗议的时候，帮助他们逃亡的蛇头解释说，之前答应把他们送到“新科克”（New Cork），不是纽约（New York）。Jaffe家定居于利默里克，后来在1904年不列颠群岛发生的虐犹运动中被逐出家园。我写到加里波利战役的时候，永远不能忘记，我的曾祖父Cecil Sebag-Montefiore少校在加里波利战场身负重伤，躺在死人堆里，被认为已经阵亡而被丢下，后来他头部的伤始终未能痊愈。我写到1918年西方武装干预布尔什维克党的时候，也不能忘记，Cecil Sebag-Montefiore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祖父Eric Sebag-Montefiore上校，是占领巴统的英国远征军的一员。这样的关联当然稀松平常，但它们能帮我把这段历史写得更有趣。

——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

[1] 即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菲利普亲王。——译者注

[2] 即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堂弟、英王乔治五世的孙子。他对俄国有浓厚的兴趣，在俄国也是知名人士。罗曼诺夫皇朝与他有血缘关系。1979年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的骸骨被发现，在做DNA检测时，就用了迈克尔王子的血样。1998年尼古拉二世一家的遗骸在圣彼得堡下葬，迈克尔王子参加了葬礼。——译者注

[3] 谢妮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妹妹。——译者注

[4] 亚历山德拉·约瑟芙娜大公夫人（1830～1911年）是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1827～1892年，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次子）的妻子。——译者注

[5] 伊莎贝尔·德·马达里亚加（Isabel de Madariaga）为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是研究俄国历史（叶卡捷琳娜大帝、伊凡雷帝等）的专家。——译者注

说明

对于俄国的所有日期，我用的都是旧式儒略历。在17世纪，儒略历比西方通行的新历法格列高利历（后文简称新历）晚十天。18世纪，儒略历比格列高利历晚十一天。到了19世纪，就晚十二天。20世纪，则晚十三天。对于一些大家熟知的日子，我同时使用两种历法。

关于头衔，在彼得大帝使用“皇帝”（emperor）的头衔之前，我将俄国统治者称为沙皇（Tsar）、专制君主（autocrat）、君主（sovereign）和大公（grand prince）。在此之后，我则将这些说法混用，不加区分，不过使用俄国式的“沙皇”要比欧洲-古罗马风格的“皇帝”越来越具有亲斯拉夫的意味。

沙皇的儿子被称为皇子（tsarevich，字面意思就是沙皇的儿子）；沙皇的女儿被称为公主（tsarevna）。后来沙皇的所有儿女和孙辈都被称为大公（veliki kniaz）或女大公。在英语里，veliki kniaz一般被翻译为grand duke。

皇储的称号是naslednik，但更简单的说法就是大公（grand duke）和皇子（tsarevich）。1721年，彼得大帝采纳古罗马的称号“皇帝”，将他的儿女封为“恺撒之子”（caesarevich或tsesarevich）或“恺撒之女”。我使用了caesarevich的拼法，以帮助读者更轻松地将其与tsarevich区分。1762年，叶卡捷琳娜大帝将她的儿子保罗封为caesarevich，于是它成了皇储的头衔，不过末代沙皇更喜欢俄国味更浓的tsarevi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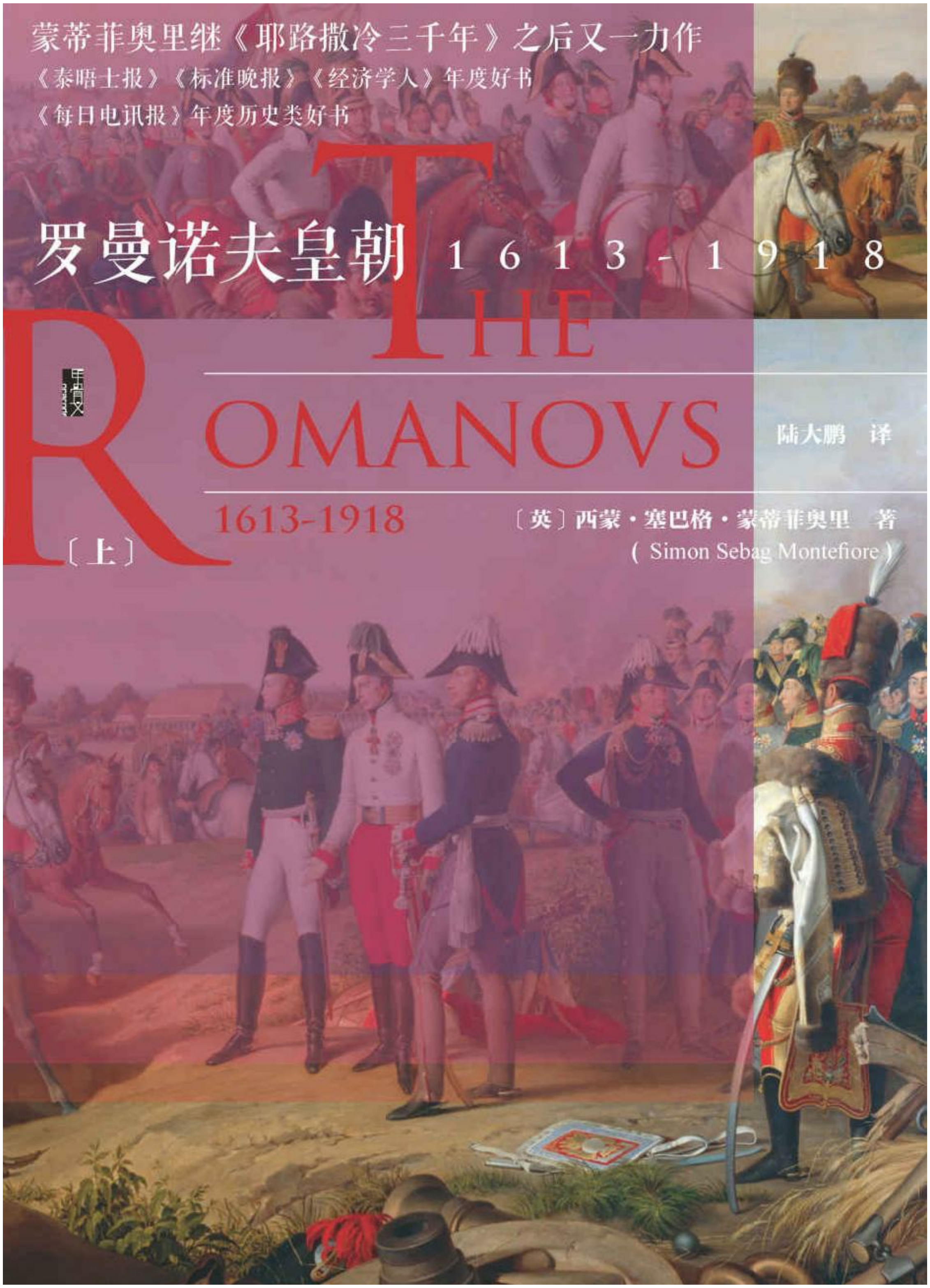
“亲斯拉夫”（Slavophile）和“泛斯拉夫”（Pan-Slav）这两个词的含

义经历过很多变化，为了避免赘述，我一般用“亲斯拉夫”这个词来描述那些希望用俄国的斯拉夫身份认同引导内政外交政策的人。

我将奥斯曼帝国的首都称为君士坦丁堡，而非伊斯坦布尔，因为当时的绝大多数人，包括奥斯曼外交官，都将其称为君士坦丁堡。我也用俄语名字沙皇格勒来称呼这座城市。

俄国人一般有一个名字和一个父名。因此，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名字的意思就是，康斯坦丁之子康斯坦丁。罗曼诺夫家族重名极多，所以他们的家族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就连尼古拉二世也曾抱怨道：“叫康斯坦丁和尼古拉的太多了。”还有很多米哈伊尔和阿列克谢。我努力为读者尽量简化，使用绰号或不同的拼写，还给出了带有绰号的人名清单。

关于俄语拼写，我使用英语读者最熟悉的形式，所以是沙皇Michael而不是Mikhail（米哈伊尔），Peter而不是Piotr（彼得），Paul而不是Pavel（保罗）。但在有的地方我也用过Nikolai和Mikhail。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我的意图都完全是尽量做到简单清晰，让读者容易辨认人物。所以这会导致语言学上的前后不一致，我对此坦然认错。


蒙蒂菲奥里继《耶路撒冷三千年》之后又一力作
《泰晤士报》《标准晚报》《经济学人》年度好书
《每日电讯报》年度历史类好书
罗曼诺夫皇朝 1613-1918
THE ROMANOVS
1613-1918
〔上〕
陆大鹏 译
〔英〕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 著
(Simon Sebag Montefior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Simon Sebag Montefiore）

著有多部荣获大奖的畅销书，现已翻译为超过四十五种语言出版。他的作品包括《叶卡捷琳娜大帝与波将金》（入选塞缪尔·约翰逊奖、达夫·库珀奖、马希传记奖短名单），《斯大林：红色沙皇的宫廷》（荣获英国图书奖的年度历史图书奖），《青年斯大林》（荣获英国科斯塔传记奖、美国《洛杉矶时报》传记奖、法国政治传记大奖和奥地利克莱斯基政治文学奖）。《耶路撒冷三千年》获得美国犹太图书理事会“年度好书”奖。《罗曼诺夫皇朝》是全球顶级畅销书，入选《纽约时报》十大好书榜单，并荣获“卢皮凯亚·德尔·特里奇奥文学奖”（Lupicaia del Terriccio Literature Prize）。

他的作品还包括得到高度赞扬的“莫斯科三部曲”（小说）：《萨申卡》《正午的红色苍穹》和《冬天的一夜》（荣获英国年度政治小说奖）。他为 BBC 撰写并主持了五部电视纪录片，涉及伊斯坦布尔、耶路撒冷、罗马、西班牙和维也纳的历史。他的多部作品将被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他的推特为：@simonmontefiore。更多信息见 www.simonsebagmontefiore.com。

译者简介

陆大鹏，英德译者，南京大学英美文学硕士，热爱一切 long ago 和 far away 的东西。代表译作“地中海史诗三部曲”、《阿拉伯的劳伦斯》《金雀花王朝》《伯罗奔尼撒战争》《伊莎贝拉》《滑铁卢》《恺撒》《奥古斯都》《征服者》等。

豆瓣、新浪微博：陆大鹏 Hans 微信公号：ldphans

THE ROMANOVS: 1613-1918

罗曼诺夫皇朝

1613-1918

〔英〕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 著

(Simon Sebag Montefio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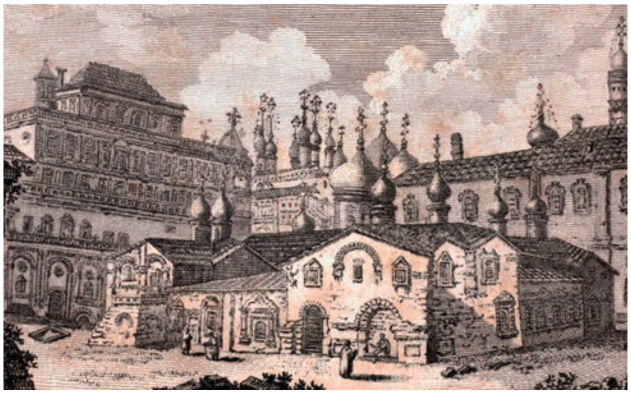
陆大鹏 译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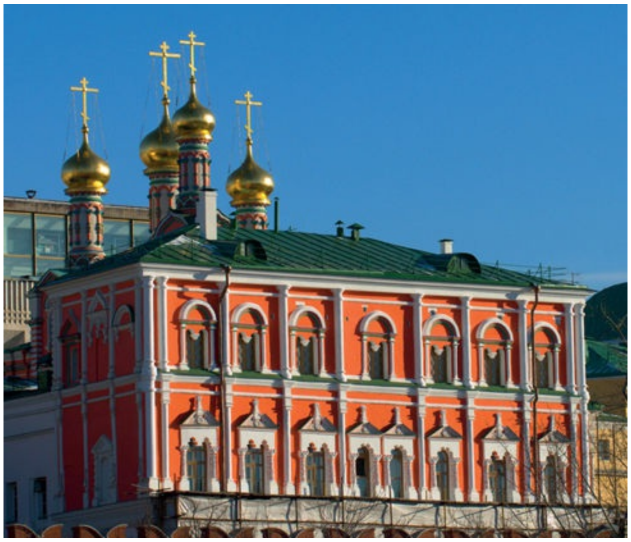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米哈伊尔一世（左），第一位罗曼诺夫沙皇。他的儿子和继承人阿列克谢（右）性情暴虐、有创新精神且激情澎湃，但他的暴脾气有时也很危险。

//阿列克谢的女儿索菲亚是第一个统治俄国的女性。



//特雷姆宫。公主们在特雷姆宫的上层过着虽然奢华但虔诚而忧郁的生活。



//阿列克谢把他的侏儒和伶人豢养在精美的娱乐宫。后来这里成了斯大林的家，他的妻子娜杰日达在这里自杀。

//彼得大帝是现代俄国的缔造者，他的方方面面都不一般。他是个天生的专制君主，喜欢纵酒狂欢。一方面，他高度活跃到咄咄逼人的程度，并且凶暴残忍，另一方面他又是个富有远见卓识的天才。

//彼得大帝人到中年之后更加令人胆寒且性情焦躁。他建立了圣彼得堡，强迫俄国进入现代化，以便最终打败瑞典人。

//彼得大帝的妻子和继承者叶卡捷琳娜一世，她的一生超乎寻常，从一个放荡的立陶宛农家少女崛起为俄国女皇。

//阿列克谢，彼得大帝的儿子和继承人，但后来沙皇发现阿列克谢企图毁掉他的心血。阿列克谢逃往维也纳后，彼得大帝派人把他抓回了圣彼得堡。

//缅什科夫，绰号“烂泥公爵”，彼得大帝的亲信，阴险、野心勃勃但才华横溢，富可敌国，一度成为俄国的实际统治者，但最终垮台。

//彼得二世，彼得大帝的孙子，企图逆转彼得大帝的所有改革并将首都迁回莫斯科。他有点爱上了自己的姑姑伊丽莎白，但更喜欢打猎。不过在他计划结婚的那天，他因病身亡。

//安娜（左上），腮帮子“像威斯特法伦火腿一样大”，性情残忍而多疑，因为自己母亲的欺凌和长期流亡库尔兰而愤恨。她喜爱投掷侏儒的游戏，收集缺胳膊少腿的畸形人，强迫她的弄臣们假装自己是鸡。她的情夫恩斯特·比龙（右上）从马夫崛起为库尔兰公爵，他“把人当作马、把马当作人来对待”。

//伊凡六世八周大的时候就成为沙皇。他那心地善良、喜好享乐的母亲安娜·利奥波德芙娜（上）一边统治国家，一边与她的女性情人尤利娅·冯·门登（右，与伊凡六世一起）和男性情人利纳尔伯爵过着“三人行”的生活。

//伊丽莎白，俄国的维纳斯。她金发碧眼，如阿玛宗女战士一般，生性放荡不羁，同时有多位情夫，并将自己的时尚品位强加于宫廷。但在操控权力的时候，她颇有其父彼得大帝的风范。

//新婚夫妇，未来的彼得三世和叶卡捷琳娜大帝。这位原本默默无闻的德意志侯爵小姐聪明绝顶，是伊丽莎白把她带到俄国，并让她嫁给伊丽莎白的继承人。他们的婚姻以谋杀告终。

//叶卡捷琳娜大帝，一双碧眼，丰腴性感，魅力十足，威严、尊贵而勤奋。她征服了乌克兰、克里米亚和波兰，建立了著名的艺术品收藏系列，并彰显俄国的国威——但她始终需要爱情。

//叶卡捷琳娜大帝爱上了英俊的战争英雄格里戈里·奥尔洛夫（左），后者帮她夺权。但她真正的伴侣是才华横溢、生活方式如苏丹的格里戈里·波将金，她的“孪生灵侣”。波将金（右）身穿黑海舰队总司令的制服，胸前戴着镶钻石的叶卡捷琳娜大帝肖像。

//五十多岁时的叶卡捷琳娜大帝（左），穿着旅行服装，参加1787年波将金主持的克里米亚巡视。她的最后一个情夫（上）普拉东·祖博夫比她年轻四十岁，傲慢、无能，被提拔到远远超出他能力的高位。他不能与波将金相比。

//保罗宣称：“只要他们怕我，随便他们怎么恨我。”。但他既是暴君，也是笑柄。他检阅部队时穿着普鲁士军服，披着神圣加冕服，戴着三角帽，看上去像个穿靴子的茶壶。

//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出身符腾堡的美丽皇后，努力管制保罗，与他强势的情妇涅利多娃结盟。

//伊凡·库泰索夫（左下），原本是一个土耳其奴隶男童，后成为保罗的理发师、皮条客和伯爵，获得“费加罗”的诨名。他安排了保罗与安娜·洛普金娜（下）的私情。

//亚历山大一世因为参与了对自己父亲的谋杀而备受良心折磨，他既难以捉摸又充满神秘主义，但他发展出钢铁般的意志，改变了欧洲。历史低估了这位一直打到巴黎的沙皇。

//亚历山大一世对拿破仑既很着迷也很憎恶。在1807年蒂尔西特一只木筏上召开会议期间，他们瓜分了欧洲。拿破仑曾胡言乱语道：“如果他是个女人，我想我会让他成为我的情人。”

//1812年莫斯科大火：拿破仑入侵俄国的高潮，也是亚历山大一世一生的最大耻辱。

//“吸血鬼”阿列克谢·阿拉克切耶夫为亚历山大一世从事战争的组织工作，最后成为俄国的实际治理者。他变态的暴政让他招致人民的憎恶。

//米哈伊尔·库图佐夫独眼、懒惰但睿智。亚历山大一世讨厌他，但不得不任命他为总司令。在博罗季诺，库图佐夫与拿破仑打了个平手。

//亚历山大一世对妻子伊丽莎白（左上）不理不睬。伊丽莎白通过与女性廷臣以及沙皇挚友的私情来寻求慰藉。亚历山大一世和宫廷第一美人玛丽亚·纳雷什金娜（右上）生儿育女。在维也纳会议期间，亚历山大一世有过很多情妇，包括巴格拉季翁公爵夫人卡佳（右），人称“裸体天使”和“白猫咪”。

//1813年10月，亚历山大一世得知莱比锡战役获胜的消息。他和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一起。莱比锡战役加速了拿破仑的倒台。

序章 混乱时期的两个男孩

为罗曼诺夫皇朝的故事拉开序幕又闭幕的，是两个十几岁的男孩，他们都羸弱、天真而疾病缠身。他们都是注定以专制君主身份统治俄国的政治家族的继承人，都在革命、战争与屠戮的年代成长。他们都被别人选来承担一项神圣而令人生畏的职责，而他们都不适合承担这项职责。他俩之间相隔305年，都在超乎寻常、令人胆寒的情境中面对自己的命运，而这些情境都发生在远离莫斯科且名叫伊帕季耶夫的建筑中。

1918年7月17日凌晨1点30分，在莫斯科以东800英里乌拉尔山区叶卡捷琳堡的伊帕季耶夫宅邸，身患血友病的十三岁男孩阿列克谢，前任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儿子，和他的父母、四个姐姐、三名仆人和三条狗一道被唤醒。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全家必须抓紧时间，准备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

1613年3月13日夜，在莫斯科东北200英里的伏尔加河畔破败小镇科斯特罗马郊外的伊帕季耶夫修道院，十六岁的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他身患腿疾、眼部抽搐，他的父母生了五个儿子，只有他一个长大成人）和母亲被唤醒。有人告诉他们，有一个代表团到了，他必须赶紧准备和代表团一起回到都城。

这两个男孩都因为他们现在面对的非同寻常的局面而惊愕不已。他们的父母都曾为他们争取最高的奖励——皇位，但还希望保护他们，抵御皇位必然带来的危险。但没有人能保护他们，因为他们的家族卷入了俄国世袭权力的残酷游戏（不管结局是好是坏），而他们的稚嫩肩膀被选来承担统治国家的可怕负担。尽管阿列克谢和米哈伊尔的命运有这么多相似之处，我们将看到，他们将走向截然相反的方向。其中一个人的生活刚刚开始，而另一个人的末日已经降临。

阿列克谢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囚徒。他所在的俄国因凶残的内战和外敌入侵而四分五裂。他和父母与姐姐们一起穿好衣服。他们将皇室的著名珠宝缝在衣服内胆里。他们秘密地藏匿起珠宝，以便将来逃跑，寻得新的自由。男孩和他的父亲，即前任沙皇尼古拉二世，都穿上了朴素的军服衬衫和马裤，戴上大檐帽。前皇后亚历山德拉和她那十几岁的女儿们都穿着白上衣和黑裙子，没有穿夹克，也没有戴帽子。看守要求他们不要随身带很多东西，但他们还是自然而然地试图收拢枕头、钱包和纪念品，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来，更不知道自己要去何方。这对父母清楚，自己不大可能在灾变中全身而退、保住性命。但即便在这个心如铁石的年代，也很难想象会有人伤害无辜的儿童。目前，睡眼惺忪、因为生活在绝望与忐忑中而身心俱疲的他们，还没起任何疑心。[1]

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和他的母亲玛尔法修女，前不久还是囚徒，但现在差不多算是逃亡者了。他们潜藏起来，在一家修道院寻求庇护。他们所处的国家同样因内战和外敌入侵而残破不堪，与1918年的俄国颇为相似。他们也早已习惯了生活在致命危险之中。他们这样害怕自有道理，因为有暗杀队在追捕这个男孩。

男孩的母亲玛尔法修女五十多岁，在混乱时期受尽折磨。他们的家族曾经有权有势、炙手可热，后来却身陷囹圄，生命岌岌可危。男孩的父亲菲拉列特目前被波兰人囚禁；男孩的好几个叔伯已经被谋杀。米哈伊尔大字不识几个，毫无权威，并且长期病怏怏的。他和母亲的唯一希望可能就是生存下去，等待他的父亲归来。但父亲还能回得来吗？

母子二人满腹恐惧又心怀期望，告诉来自莫斯科的权贵代表团于次日早晨在伊帕季耶夫修道院门外等候米哈伊尔。这对母子不知道黎明会给他们带来什么。[2]

在叶卡捷琳堡的伊帕季耶夫宅邸，卫兵们看着罗曼诺夫一家从楼梯上走下来。在楼梯平台上经过一头带着两只小熊崽的母熊标本时，他们

画了十字。尼古拉二世抱着生病的儿子。

指挥官是一个名叫雅科夫·尤罗夫斯基的布尔什维克政委。他把一家人带到室外，穿过一个庭院，走进一间只有一个灯泡照明的地下室。亚历山德拉要求搬一把椅子来。尤罗夫斯基命人拿来两把椅子，给罗曼诺夫一家最虚弱的两个成员坐：前任皇后和阿列克谢。她在其中一把椅子上坐下，尼古拉二世把儿子放到另一把椅子上。然后，他站在儿子面前。四位女大公，奥尔加、塔季扬娜、玛丽亚和阿纳斯塔西娅（她们的名字首字母组成OTMA）站在亚历山德拉背后。尤罗夫斯基匆匆走出地下室。他需要做很多安排。最近几天，叶卡捷琳堡和莫斯科之间交换着密文电报，讨论皇室的命运，因为反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即所谓白军）正在攻向叶卡捷琳堡。时间紧迫。隔壁房间里有一支行刑队在等待，其中有些成员酩酊大醉，人人全副武装。沙皇一家很安静，仍然满脸倦意、茫然迷惑，或许希望在这缓慢的行动期间，正在逼近的白军会来营救他们。他们镇定地坐着，看着房门，满怀期待，仿佛在等待拍一张家庭合影。

3月14日黎明时分，米哈伊尔身穿非常正式的毛皮镶边的长袍，头戴饰有紫貂毛皮的帽子，在母亲陪伴下走出修道院，看到了一支游行队伍。领头的是莫斯科的权贵们（即所谓波雅尔），和东正教主教们（称为都主教）。天气酷寒，滴水成冰。代表们走上前来。波雅尔们身穿长袍和毛皮大衣；都主教们举着圣母升天大教堂的奇迹圣像。米哈伊尔立刻认出，这幅圣像是从克里姆林宫拿来的，因为他前不久就被关押在那里，对它很熟悉。为了加强劝诫的力量，他们还高举着费奥多罗夫圣母像，即罗曼诺夫家族尊崇的圣像，她是他们家族的保护者。

他们走到米哈伊尔和他母亲面前，弯腰鞠躬，立刻把那令人震惊的消息告诉他。“我们的君主，弗拉基米尔和莫斯科的主宰，全俄沙皇与大公”，代表团的领袖——都主教梁赞的费奥多里特说道，“莫斯科大公

国不可一日无君……莫斯科大公国一片凋零”，所以全国议事会选举米哈伊尔为君主，他必将“如同太阳一般，照耀俄国的沙皇政体”，他们请求他“恩赐他们，不要对他们的恳求表示不屑”，并请他“屈尊俯就，尽快来莫斯科”。米哈伊尔和他的母亲并不高兴。“他们怒气冲冲地告诉我们，”代表们后来报告称，“他不想当君主，而她也不会祝福他当君主。他俩就这样走进了教堂。”我们几乎可以听见母亲庄严的怒斥和男孩迷惑的抽泣。在1613年时，俄国君主的宝座并没有多少诱惑力。

凌晨2点15分，阿列克谢及家人还在睡眼惺忪地等待，这时尤罗夫斯基同志和10名武装部下走进了房间，于是房间更拥挤了。其中一人注意到了阿列克谢，他“病怏怏的，面色蜡黄”，用“好奇的大眼睛”盯着他们。尤罗夫斯基命令阿列克谢及其家人起立，然后转向尼古拉二世，宣布：“有鉴于你们的亲戚仍然在攻击苏俄，乌拉尔苏维埃执委会已经决定，判处你们死刑。”

“我主上帝啊！”前任沙皇如此喊道。“上帝啊，这是怎么回事？”其中一个女孩喊道，“上帝啊，不要！”尼古拉二世转过身来说道：“我没听懂。请再读一遍。”

莫斯科权贵们并没有因为米哈伊尔的拒绝而丧气。议事会已经给了代表团书面指示，指导他们如何反驳米哈伊尔的每一种反对意见。在祈祷了很长时间之后，权贵们“几乎在苦苦哀求”米哈伊尔了。他们“亲吻十字架，谦卑地询问”，这个被他们称为“我们的君主”的男孩是否愿意当沙皇。罗曼诺夫家族在多年的迫害和凌辱中受尽折磨，现在能够生存就已经是万幸了。于是米哈伊尔又一次“悲哀地哭喊发怒，拒绝了”。

尤罗夫斯基又一次宣读了死刑判决书，现在阿列克谢和其他人画了十字。而尼古拉二世一直在说：“什么？什么？”

“这个！”尤罗夫斯基吼道。他向前任沙皇开枪。行刑队举起枪，瞄

准沙皇一家，发疯似地开枪。一时间枪声震耳欲聋，“女人尖叫呻吟”，尤罗夫斯基呼喊着发号施令，乱作一团，满屋硝烟滚滚。“太吵了，大家什么都听不见。”尤罗夫斯基回忆道。但射击放缓之后，他们发现皇子阿列克谢和女人们几乎毫发未伤。阿列克谢双目圆睁，惊恐万分，呆若木鸡，还坐在椅子上，透过硝烟和灰泥粉尘，盯着对方。电灯几乎熄灭，椅子被打翻，人们的双腿乱动，到处是鲜血和“呻吟、尖叫、低声抽噎……”

在科斯特罗马，经过六个小时的争辩，权贵们双膝跪下，涕泗横流，哀求道，假如米哈伊尔不肯接受皇位，上帝就会给俄国降下彻底的毁灭。米哈伊尔终于同意了，亲吻了十字架，然后接受了代表沙皇统治权的钢头权杖。权贵们画了十字，争先恐后地在他面前匍匐趴下，亲吻新沙皇的脚。一个半壁倾颓的都城，一个四分五裂的王国，一个满腹绝望的民族，在通往莫斯科的危险道路的终点等待着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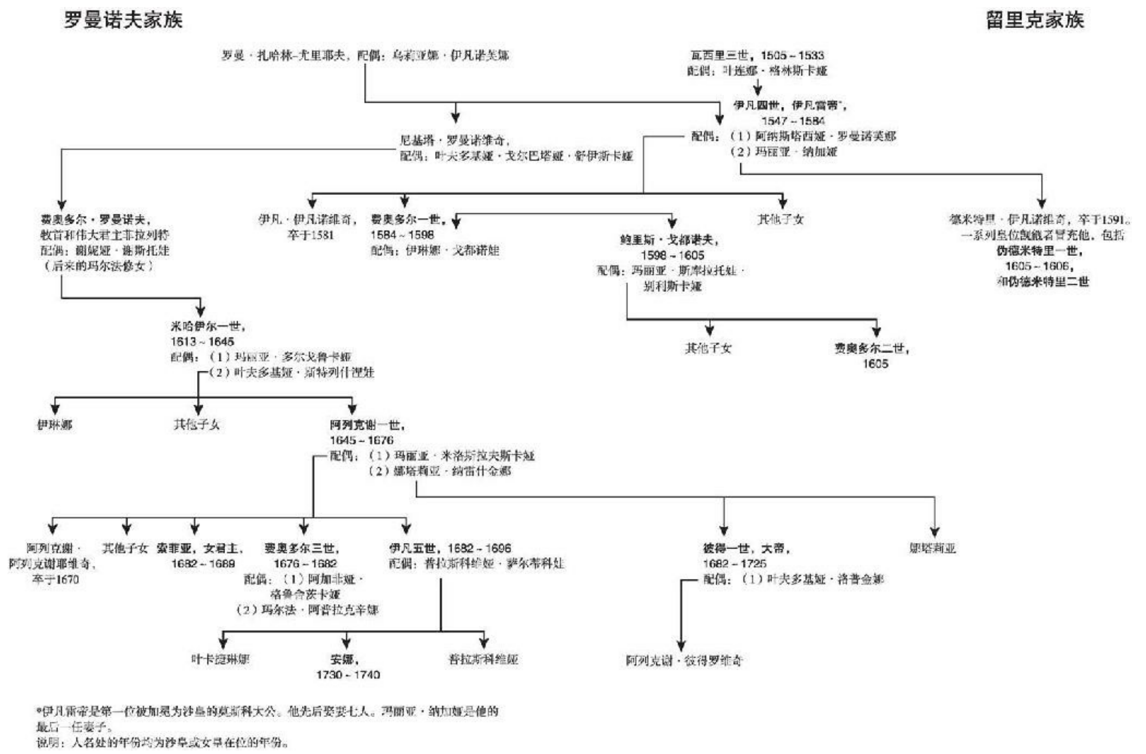
[1] This account based on GARF 601.2.27 Yakov Yurovsky’s notes 1920 and 1 February 1934 plus unpublished notes（five in total）；Empress Alexandra diary，June-July 1918，stored in GARF 640.1 and published *Last Diary of Tsaritsa Alexander*，V.Kozlov and V.Khrustalev（eds.）（henceforth ‘Alexandra diary’）.Nicholas Ⅱ diary，April-June 1918，GARF 601.1.217-266（henceforth ‘ND’）. These sources are also quoted in Mark D.Steinberg and Vladimir M.Khrustalëv，*The Fall of the Romanovs*（henceforth Fall）320-66. Also Greg King and Penny Wilson，*The Fate of the Romanovs*（henceforth Fate）282-317 and Helen Rappaport，*Ekaterinburg*：*The Last Days of the Romanovs*，184-202.

[2] Offer of throne to Michael Romanov based on：RGADA 135.111.1.2.1-5，Gramota tsaryu Mikhailu Fedorovichu，poslannaya v Kostromu s arkhimandritom Feodoritom i boyarinym F.I.Sheremetevym 2 Marta 1613（The Charter of the Zemsky Sobor to Tsar Mikhail Fyodorovich of his election to the throne，2 March 1613）RGADA 135.111.1.2.28-44，March 1613，Gramota arkhiepiskopa Feodorita i F.I.Sheremeteva k Zemskomu Soboru（Formal report of the Kostroma delegates to the Zemsky Sobor on Tsar Mikhail’s consent to be tsar）. Sergei Soloviev，*History of Russia*（henceforth Soloviev）16.1-15.George Vernadsky，*History of Russia*（henceforth Vernadsky）5.1.278-83.Robert Crummey，*Aristocrats and Servitors*：*The Boyar Elite* 1613-89（henceforth Crummey），1-28.Michael：Olearius，*Travels of Olearius*（henceforth Olearius）62，191，262.G.E.Orchard（trans. and ed.），I.Massa，A *Short History of the Beginnings and*

Origins of These Present Wars in Moscow：*Under the Reign of Various Sovereigns Down to the Year 1610*（henceforth Orchard），30-4.Presence of Saltykov brothers as advisers：Russell E.Martin，*A Bride for the Tsar*：*Brideshows and Marriage Politics in Early Modern Russia*（henceforth Martin）180-2.

第一幕 崛起

留里克家族与罗曼诺夫家族，约1500～1700



第一场 选秀

出场人物

留里克王朝最后几位沙皇

伊凡雷帝，1547～1584年在位

阿纳斯塔西娅·罗曼诺芙娜·扎哈林娜-尤里耶娃，伊凡雷帝的第一任皇后

伊凡·伊凡诺维奇，伊凡雷帝和阿纳斯塔西娅的长子与继承人，被

父亲谋杀

费奥多尔一世，伊凡雷帝和阿纳斯塔西娅的第二个儿子，沙皇，1584～1598年在位

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伊凡雷帝最小的儿子，死因不明。三个人假冒他的身份，即三个伪德米特里

混乱时期：沙皇和皇位觊觎者

鲍里斯·戈都诺夫，沙皇，1598～1605年在位

第一个伪德米特里，沙皇，1605～1606年在位

瓦西里四世·舒伊斯基，沙皇，1606～1610年在位

第二个伪德米特里，绰号“图希诺的土匪”

伊凡·迪米特里耶维奇，婴儿土匪

玛丽娜·姆尼舍克，一名波兰贵族的女儿，第一个伪德米特里、第二个伪德米特里和伊凡·扎鲁茨基的妻子，婴儿土匪的母亲，被称为“巫婆马琳卡”

军阀

德米特里·波扎尔斯基公爵，抵抗运动的英雄

库兹马·米宁，新诺夫哥罗德的商人，抵抗运动的领导人

德米特里·特鲁别茨科伊公爵，贵族和哥萨克领袖

外国侵略者

西吉斯蒙德三世，波兰国王

瓦迪斯瓦夫，波兰王子，后成为波兰国王

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瑞典国王

最早的罗曼诺夫家族成员

尼基塔·罗曼诺维奇·扎哈林-尤里耶夫，阿纳斯塔西娅（伊凡雷帝第一任妻子）的兄弟

尼基塔的儿子，费奥多尔·尼基季奇·罗曼诺夫，后成为神父菲拉列特

谢妮娅·谢斯托娃，后来的玛尔法修女，菲拉列特之妻

菲拉列特与谢妮娅的儿子，米哈伊尔，第一位罗曼诺夫沙皇，1613～1645年在位

伊凡·罗曼诺夫，菲拉列特的兄弟，米哈伊尔的叔叔，波雅尔

玛丽亚·赫洛波娃，米哈伊尔的第一位未婚妻

玛丽亚·多尔戈鲁卡娅，米哈伊尔的第一任妻子

叶夫多基娅·斯特列什涅娃，米哈伊尔的第二任妻子

叶连娜，公主，米哈伊尔沙皇和叶夫多基娅的女儿

阿列克谢，米哈伊尔的儿子和继承人，沙皇，1645～1676年在位

廷臣：各部大臣等

费奥多尔·舍列梅捷夫，罗曼诺夫家族的亲戚，波雅尔和重臣

米哈伊尔·萨尔蒂科夫，罗曼诺夫家族的亲戚，皇室侍酒官和军械大臣

伊凡·切尔卡斯基公爵，罗曼诺夫家族的亲戚，有切尔卡西亚[1]血统，波雅尔

德米特里·切尔卡斯基公爵，罗曼诺夫家族的亲戚，有切尔卡西亚血统，波雅尔

德米特里·波扎尔斯基公爵，爱国的军阀，后成为波雅尔和陆军总司令

德米特里·特鲁别茨科伊公爵，贵族和哥萨克军阀，皇位候选人

米哈伊尔并不着急去莫斯科，但莫斯科却已翘首以盼。在内战中，争夺最高权力的竞争者——贵族显要、外国国王、哥萨克酋长、冒名顶替的骗子和冒险家，都在杀向莫斯科，急于攫取皇位。但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和修女玛尔法并不热情。从没有过像他们这样凄惨、哀怨和忧郁地走向皇位的人。但1613年初俄国的处境岌岌可危，它经受的灾祸也是一部反乌托邦悲剧。科斯特罗马和莫斯科之间的土地上险象环生。米哈伊尔经过的一些村庄，死尸横躺街头，无人掩埋。当时的俄国比今天的俄罗斯联邦小得多。它在北方与瑞典的边界靠近诺夫哥罗德[2]，与波兰-立陶宛的边境在斯摩棱斯克附近，东方西伯利亚的大部分还没有被俄国征服，而南方的大部分土地仍然在鞑靼汗国控制之下。但此时的俄国仍然是一个泱泱大国，人口多达约1400万，而同时期的英格兰只有400万人。然而，俄国几乎已经土崩瓦解；饥馑和战争导致十室九空；波兰人还在搜寻少年沙皇。瑞典和波兰-立陶宛人重兵云集，正在攻入俄国；哥萨克军阀统治着南方大片领土，庇护着皇位觊觎者。国家一贫

如洗，皇室珠宝已经被掳走；克里姆林宫破败不堪。

米哈伊尔生活的转变肯定是一场莫大的震动：沙皇宫廷必须白手起家，从头重建，廷臣要一个一个地召集，银勺要一个一个地收集，钻石要一颗一颗地积攒。他和母亲无疑对都城里等待他们的一切感到恐惧，他们也有许多理由去感到焦虑。然而这个出身于无头衔的下级贵族家庭的少年，他的父亲尚在外国牢狱中，伟大的命运却突然降临到他身上。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命运，他最应当感谢的，是他家族的第一个恩主伊凡雷帝。[3]

伊凡雷帝已经驾崩三十年，但他令人生畏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俄国和少年米哈伊尔。伊凡雷帝为俄罗斯帝国开疆拓土，但也从内部几乎将其撕毁。他是首位极大地增添了俄罗斯帝国光辉的君王，然后又毒害了它。他在位长达五十年，有胜利，也有癫狂。但他的第一位妻子，也是他最宠爱的那位，给他生了第一批儿子。她是罗曼诺夫家族的成员，也是这个家族好运气的奠基人。

伊凡雷帝本人是一个王族的后嗣，其祖先可以追溯到留里克，此人是一位半神话的斯堪的纳维亚君王，于862年受斯拉夫人和其他当地部落的邀请来统治他们，于是建立了俄国的第一个王朝。988年，留里克的后代，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在克里米亚皈依东正教，接受拜占庭皇帝与东正教牧首的权威。他统治的众多领地形成的松散联邦，被称为基辅罗斯，由留里克王朝维系起来，最终扩张到几乎囊括波罗的海与黑海之间的全部土地。但在1238年至1240年之间，成吉思汗及其家族的蒙古军队打垮了留里克王朝。蒙古人主宰俄国两个世纪，其间允许留里克王朝的王公们统治一些小国，作为蒙古人的附庸。蒙古人关于受命于天的唯一普世皇帝的观念，以及他们残暴而武断的司法裁决，或许促使了俄国独裁统治思想的产生。俄国人与蒙古人有很多杂居和通婚的情况，很多著名的俄国家族有蒙古人的血统。渐渐地，俄国王公们开始挑战蒙古人

的权威。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伊凡大帝）兼并了俄国的许多城市，尤其是北方的大诺夫哥罗德共和国[4]和南方的罗斯托夫，将其纳入莫斯科大公国囊中，并于1480年决定性地与蒙古人分庭抗礼。在拜占庭被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人攻陷之后，他自封为东正教世界的领袖。伊凡三世娶了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索菲亚·帕里奥洛格斯为妻，从此自命为拜占庭皇帝的继承者。他还开始自称“恺撒”，这个词在俄语中变成“沙皇”。他有了这个新的皇帝地位，于是他的僧侣宣传家开始鼓吹，他在重新统一罗斯的土地。[5]他的儿子瓦西里三世继续他的事业，但瓦西里三世的儿子死得早，所以继承瓦西里三世的是他的孙子伊凡四世，即后来所谓的伊凡雷帝。在伊凡雷帝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娃娃的时候，他就继承了大公的宝座。他的母亲可能是被毒死的，而廷臣之间的竞争演化成暴力冲突，对这个孩子造成了很大创伤。他长大成人之后虽然极富魅力、精力充沛、想象力丰富，但也反复无常、难以预料。

1547年，伊凡雷帝加冕时只有十六岁。他是第一位被加冕为沙皇的莫斯科大公。此时这位年轻的专制君主已经开始为自己寻找一位妻子了。遵照沙皇的两个先驱——蒙古可汗和拜占庭皇帝的传统，他举行了一场选秀。君王每选择一位新娘，都会使得新的家族平步青云，而摧毁其他家族。选秀的目的是通过让沙皇本人从中层乡绅中选择一位姑娘，来减少大贵族之间的倾轧。全国各地有500名处女被召集来参加这场文艺复兴时期的选美，最终胜利者是一个名叫阿纳斯塔西娅·罗曼诺芙娜·扎哈林娜-尤里耶娃的少女，她是男孩米哈伊尔的姑奶奶[6]。

她是一个在宫廷中已有一定地位的氏族的较弱小分支的女儿。她是理想的新娘，因为她与权势炙手可热的显贵们距离比较远，而且伊凡雷帝对她已经比较熟悉，因此感到舒心。她的叔叔曾是伊凡雷帝的监护人之一，所以伊凡雷帝已经认识她了。她的祖先是安德烈·科贝雷，他于1346～1347年被大公晋升为波雅尔[7]，但她所在的那一支是安德烈·科贝雷的第四子波雅尔费奥多尔的后代。费奥多尔的绰号是科什卡，

即“猫儿”。一代人的称呼与前一代男性的名字相关。所以“猫儿”的儿女被称为科什金家族。考虑到罗曼诺夫家族如同猫一般擅长生存，这个名号恰如其分。阿纳斯塔西娅的曾祖父扎哈尔和祖父尤里都是波雅尔，但她的父亲罗曼英年早逝。不过他的名字被传承了下去，他的后代就是罗曼诺夫家族。[8]

伊凡雷帝加冕不久之后的1547年2月2日，迎娶了阿纳斯塔西娅。这门婚事非常成功。她为他生下了六个孩子，其中两名男性继承人伊凡和费奥多尔得以长大成人。而且她有一种本领，能够让脾气狂躁的伊凡雷帝平静下来，但他防不胜防的疯狂和持续不断的征伐还是让她精疲力竭。起初他统治得一帆风顺。他率军进攻东南方，发动了一场东正教的圣战，打败了信奉伊斯兰教的鞑靼人。这些鞑靼人是成吉思汗的后代，但现在分裂成了许多小汗国。伊凡雷帝首先征服了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他在红场兴建了圣瓦西里大教堂，以庆祝此次胜利。他派遣商人和哥萨克冒险家开始征服庞大而富饶的西伯利亚；他引进欧洲专家与商人，推动莫斯科大公国的现代化，并与波兰-立陶宛联邦交战，以压制波罗的海的富庶城市。但这是一场漫长的战争，损害了沙皇的心智，也削弱了过于强势的权贵的忠诚度，其中不少人与波兰人有联系。与此同时，他常常与另一个区域性强国，南方的克里米亚鞑靼人[9]的汗国发生战争。[10]

1553年，伊凡雷帝病倒了。他妻子的兄弟尼基塔·罗曼诺维奇试图劝说廷臣向沙皇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宣誓效忠，但他们拒绝了，因为他们更支持沙皇那已经成年的表弟——斯塔里察的弗拉基米尔公爵。然而沙皇病愈了，从此越来越执迷于贵族对他的潜在背叛，敌视弗拉基米尔公爵与其他一些权贵的独立地位。1560年，阿纳斯塔西娅去世，年仅二十九岁。伊凡雷帝十分哀恸，坚信她是被不怀好意的权贵毒死的。[11]她或许是被毒死的，但也完全可能是死于疾病或并无恶意的医药。无论如何，权贵们的背叛和阴谋使得伊凡雷帝开始了一连串疯狂的暴力活动：

他突然离开了莫斯科，隐居到外省的一座要塞，将国家分成两部分，他的私人领地——沙皇特辖区和其余部分。他组建了一支令人胆寒的黑衣亲信队伍，即特辖军。他们个个都是暴发户，骑着黑马，以扫帚和狗头图案为徽记，以象征他们的不可腐蚀和绝对忠诚。恐怖的暴政就这样开始了。伊凡雷帝有时嗜血屠戮，有时虔诚祈祷，有时通奸淫乐。在他的魔爪下，没有人能高枕无忧。皇朝的脆弱更是加剧了他的反复无常。他的幼子费奥多尔身体羸弱，因此只有长子伊凡似乎能长大成人。他必须续弦。就像他的同时代人亨利八世一样，再婚也成了他的执念。他想为自己寻找一位外国新娘，希望能娶到瑞典或波兰王族的公主，以便赢得波兰王位；或者娶一个英格兰女人，甚至伊丽莎白一世本人。他先后娶了八位妻子，其中三位可能是被毒死的，还有几位可能是被他下令杀死的。1569年，他的第二任妻子，一位鞑靼公主，不幸去世。有人怀疑她也是被毒死的。伊凡雷帝大发雷霆，疯狂地清洗大臣，割断他们的脖子和生殖器，然后派遣一队带着狗头徽记的特辖军去镇压特维尔和诺夫哥罗德这两座城市，几乎将市民斩尽杀绝；先用沸水然后用冷水泼受害者，将铁钩插入他们的肋骨之间，将其吊起来；将妇女和儿童用绳子串在一起，将他们推入冰河。鞑靼可汗利用伊凡雷帝的疯狂暴行，占领并烧毁了莫斯科。

特辖军执行了他的屠杀命令之后，伊凡雷帝重新统一了沙皇的领土，但随后退位，指定一位鞑靼可汗的儿子（已皈依基督教）为俄国大公，但后来又夺回了皇位。他的癫狂也不是无章可循：伊凡雷帝的残酷镇压粉碎了区域性权贵的力量，尽管他具有许多魔鬼般的怪癖和虐待狂嗜好。阿纳斯塔西娅的兄弟尼基塔·罗曼诺维奇是皇储们的舅舅，但罗曼诺夫家族和别人一样畏惧沙皇的狂怒。1575年，至少有一名罗曼诺夫家族成员被杀，尼基塔的领地也遭到蹂躏。

在1580年9月的选秀上，伊凡雷帝挑选了一位新妻子，玛丽亚·纳加娅，她给他生了他渴望已久的儿子，取名德米特里。然而，在1581年，

伊凡雷帝狂怒之下打死了自己的长子伊凡（阿纳斯塔西娅所生），将铁头权杖插入了男孩的头部。这是他的恐怖暴政中一个令人发指的高潮。他已经败坏了俄国，如今敲定了俄国注定要陷入混乱的噩运。他的皇位继承人是他与阿纳斯塔西娅的另一个儿子，羸弱而头脑简单的费奥多尔，以及还是婴儿的德米特里。

1584年，伊凡雷帝驾崩，尼基塔·罗曼诺维奇努力确保皇位被传给他的外甥费奥多尔一世。但尼基塔不久之后也去世了，继承他的权势的，是他的儿子费奥多尔·尼基季奇·罗曼诺夫，也就是未来的米哈伊尔沙皇的父亲。

沙皇费奥多尔一世把朝政交给精明强干的大臣鲍里斯·戈都诺夫，此人原是伊凡雷帝的特辖军成员，后来飞黄腾达，现在把自己的妹妹嫁给沙皇，借此巩固自己的权力。留里克王朝的最后继承人是伊凡雷帝的幼子，八岁的德米特里，他在这个时期从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根据官方的说法，德米特里在癫痫发作时，用刀刺破了自己的喉咙。这种死法太怪异，虽然完全有可能是真的，但是难免有许多人相信他要么是被戈都诺夫暗杀的，要么被藏匿到了安全地点。

1598年，沙皇费奥多尔一世驾崩，没有留下后代。留里克王朝的莫斯科家系就灭亡了。[12]

现在有两个皇位候选人，费奥多尔一世的大臣、内兄鲍里斯·戈都诺夫，以及费奥多尔·尼基季奇·罗曼诺夫（已故皇后阿纳斯塔西娅最年长的侄子，尼基塔·罗曼诺维奇的儿子；他是宫廷衣着最华丽的波雅尔，并以此闻名）。费奥多尔·罗曼诺夫娶了谢妮娅·谢斯托娃，生了四男两女，但其中只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长大成人。这个儿子就是后来的沙皇米哈伊尔，他于1596年出生，可能在瓦尔瓦卡街上红场附近的一座豪宅里长大。[13]他得到了很多贵重礼物，但他的童年不会安定很长时间了。

戈都诺夫被全俄罗斯缙绅会议选为沙皇，所以在合法的留里克王朝灭亡之后，他是最接近正统统治者的人，起初他还得到了费奥多尔·罗曼诺夫的支持。戈都诺夫很有才华，但在政治当中好运气才是至关重要的，而他非常倒霉。他影响最深远的功绩是在东部边境，他的哥萨克冒险家成功征服了西伯利亚汗国，打开了通向广袤西伯利亚的大门。但俄国本土遭遇了饥荒和疫病，而鲍里斯本人也病魔缠身，使得他摇摇欲坠的统治更是难以为继。

费奥多尔·罗曼诺夫的阴谋诡计和逃亡展现出了他的祖先猫一般的机敏。他帮助散播了一个致命的谣言，称伊凡雷帝的最后一个儿子德米特里逃出生天，仍然在世。摊牌的时间快到了，罗曼诺夫家族率领武装侍从进入莫斯科。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仅仅五岁的时候，他的世界倾覆了。

1600年，戈都诺夫迅猛攻击费奥多尔及其四个兄弟，指控其叛国和搞巫术。他们的仆人在遭到毒刑拷打之后作证称，他们确实是巫师，并藏有“毒草药”。鲍里斯·戈都诺夫沙皇烧毁了罗曼诺夫家的一处宫殿，没收了他们的地产，并将其流放到北极。为了确保费奥多尔·罗曼诺夫永远不能成为沙皇，鲍里斯强迫他出家当修道士，更名为菲拉列特。而费奥多尔·罗曼诺夫的妻子也被迫出家当修女，改名为玛尔法修女。米哈伊尔被送去偏僻的别洛焦尔斯克村，与他的婶婶（他叔叔亚历山大·罗曼诺夫的妻子）一起生活。他在那里担惊受怕地度过了十五个月，后来和婶婶一道被允许搬到距离莫斯科50英里的一处罗曼诺夫庄园。罗曼诺夫家五兄弟当中有三人被清洗，或者神秘死去。“鲍里斯沙皇把我们全除掉了，”菲拉列特后来回忆道，“他让我剃发当僧人，杀了我的三个兄弟，下令将他们扼死。我现在只剩下一个兄弟伊凡。”因为罗曼诺夫家族与留里克王朝有特殊的关系，而且皇子德米特里又死得不明不白，所以戈都诺夫不能把罗曼诺夫家族斩草除根。觊觎权力的皇亲国戚让皇室的孩子“消失”，反而会阻碍他们得到自己渴求的权力。

流言蜚语传遍全国各地，让很多人坚信不疑，留里克王朝的真正继承人德米特里皇子被带到了波兰并抚养长大，如今他要夺回自己的皇位。这引发了一场大动乱，即后来所谓的混乱时期。

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第一个觊觎皇位者并非真正的德米特里，但即便在今天，也无法确定他的真实身份，所以我们通常把他称为伪德米特里。他可能是一个脱离教门的僧人，曾在克里姆林宫居住，对宫廷生活比较熟悉。伪德米特里可能从小就被人灌输他是真正的皇子，所以他对自己的命运有着不肯动摇的信念。1604年10月，当戈都诺夫渐渐失去控制力的时候，伪德米特里在波兰人的帮助下，率领一支因为大量哥萨克[14]土匪加入而膨胀的军队，开往莫斯科。俄国民众狂热地尊崇神圣的君王，所以合法沙皇的死而复生或逃出生天，被认为是基督复活一般的奇迹。戈都诺夫死于脑部大出血，由他的儿子费奥多尔二世继承。但在神秘的皇位觊觎者占领莫斯科之前，这个孩童沙皇就被割断了喉咙。[15]

1605年6月20日，伪德米特里大奏凯歌地进入莫斯科。伊凡雷帝的最后一位妻子，真正的德米特里的母亲，认可他就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儿子。这个厚颜无耻的表演家被加冕为沙皇。他拼命地想方设法调和他的不同支持者——波兰人和俄国人、东正教徒和天主教徒、波雅尔和哥萨克——之间的矛盾，召回了罗曼诺夫兄弟，任命菲拉列特为罗斯托夫都主教，这个晋升会让他远离莫斯科。十岁的米哈伊尔和母亲则随菲拉列特迁往罗斯托夫。

沙皇爱上了自己的波兰支持者的女儿玛丽娜·姆尼舍克，在圣母升天大教堂迎娶她，并为其加冕。她是天主教波兰人，这个事实粉碎了他的神秘色彩。她很快遭到了俄国民众的憎恶，被咒骂为“巫婆马琳卡”。九天后，凌晨4点，波雅尔们敲响警钟，封锁了宫殿。伪德米特里从一扇窗户跳下，但摔断了腿，被枪击和刀刺至少21次。波雅尔们开会选举

下一位沙皇，考虑了罗曼诺夫家族的继承权，因为他们与合法的王朝有联系。伊凡·罗曼诺夫不得人心，而菲拉列特是僧人，于是只剩下菲拉列特的儿子米哈伊尔，但他太年幼。最后，政变领导人瓦西里·舒伊斯基，留里克王朝另一个支系的成员，一个软弱无能的密谋者，被选为沙皇，史称瓦西里四世，而菲拉列特成为东正教牧首。[16]

伪德米特里的尸体被开膛破肚，赤身露体地公开展示。“他的颅骨被打碎，脑浆流到身旁，”一支吟游诗人的风笛被塞到他嘴里，意为他演奏的是魔鬼的旋律。他的阳具被割下来，和其他内脏一起放在身旁。菲拉列特·罗曼诺夫图谋反对瓦西里四世，因此被解除职务，被勒令前往他的罗斯托夫教区。

不死皇子德米特里的幽灵如今在全国各地逡巡。人民对伊凡雷帝已经灭亡的王朝仍然有着极深的信心。有十几个冒险家举兵起事，自称是伊凡雷帝的儿子或孙子。但有一个皇位觊觎者，即第二个伪德米特里，甚至比第一个更神秘，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

第二个伪德米特里当过教师，会说流利的波兰语和俄语，可能是个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他进军到莫斯科城外的图希诺，与巫婆马琳卡会合，也就是第一个伪德米特里留下的寡妇。马琳卡遇见粗野的第二个伪德米特里（绰号“土匪”），不禁浑身战栗。她别无选择，只能认可他是自己的丈夫。然后他们秘密结婚，之所以秘密，是因为如果“土匪”就是第一个伪德米特里，那么他们已经结过婚了。她很快怀孕了。

与此同时，菲拉列特在罗斯托夫与前妻玛尔法和儿子米哈伊尔团圆了。但是，他们的苦难还没有结束。在莫斯科，沙皇瓦西里·舒伊斯基被“土匪”打败，于是他向瑞典国王求援。瑞典国王率军攻入俄国，占领了诺夫哥罗德。

“土匪”的哥萨克部队征服了南方，并向罗斯托夫进军。菲拉列特组

织防御，直到1608年10月被俘。“土匪”任命他为牧首。俄国的土崩瓦解对邻国波兰和瑞典来说是不可抗拒的诱惑，它们是争夺波罗的海周边地区权力的竞争对手，也都与俄国波雅尔和商人有着密切联系。伊凡雷帝为了争夺对波罗的海和波兰本身的控制权，与这两个国家打了二十四年的仗。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在前不久合并成了一个新的大国，其版图包括今天的波兰、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大部分。伊凡雷帝对诺夫哥罗德的疯狂洗劫无疑让生活在这座贸易城市里的人们相信，他们若是接受瑞典的统治或许会更好。所以这些正在崛起的势力受到极大的诱惑，想要在俄国的死尸之上飨宴。

瑞典吞并了诺夫哥罗德和俄国北部，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三世则因为他身边的权贵的阴谋诡计和遏制瑞典的需要，不情愿地投入了战争。“土匪”逃往南方，而瓦西里四世则被七名主要波雅尔（其中包括伊凡·罗曼诺夫）发动的政变推翻了。前任沙皇瓦西里四世被强迫出家，后来死在波兰狱中。贵族开会选举新沙皇。菲拉列特提议他自己的儿子米哈伊尔。但消息传来，“土匪”在南方募集了一支新的哥萨克军队。波雅尔们决定他们需要一个成年人来领兵打仗，于是选举了波兰国王的儿子瓦迪斯瓦夫为沙皇。

莫斯科被波兰雇佣兵占领，他们洗劫了克里姆林宫的皇室财宝。菲拉列特被派去与波兰国王谈判，把米哈伊尔留在了被波兰人控制的克里姆林宫，和叔叔伊凡待在一起。

菲拉列特似乎真诚地支持波兰人当沙皇，他在斯摩棱斯克城外与西吉斯蒙德三世国王会面，要求瓦迪斯瓦夫皈依东正教，但波兰人不同意瓦迪斯瓦夫放弃天主教。菲拉列特被逮捕并囚禁在波兰。同时，为了与波兰候选人抗衡，诺夫哥罗德市民同意让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当沙皇。俄国似乎注定要亡了，但在1610年12月，在没有沙皇主政的情况下，东正教领袖赫莫杰尼斯牧首勇敢地发表宣言，呼吁发动一场抵抗外

敌入侵的神圣的民族战争。赫莫杰尼斯后来被波兰人俘虏，为自己的勇敢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就是在这场起义中，权贵们选举出了一位罗曼诺夫沙皇。

在下诺夫哥罗德，由一群爱国者和冒险家组成的联盟响应了赫莫杰尼斯的号召。“土匪”因为残暴成性，被自己的保镖谋杀了。但谎言和骗局还没有结束。巫婆马琳卡，即两个伪德米特里的波兰皇后，生了个儿子。在这个还是婴儿的皇位觊觎者（被称为“婴儿土匪”）旗下，她和她的哥萨克军队开往下诺夫哥罗德，出人意料地与那里的民兵结盟。1611年3月，这支令人惊讶的联军逼近莫斯科。在残酷的战斗中，波兰人在莫斯科纵火，撤往克里姆林宫，将米哈伊尔和波雅尔们扣押。但俄国民兵未能击败波兰人，作鸟兽散。

最后，在1611年秋季，还是在下诺夫哥罗德，出现了精明强干的军人德米特里·波扎尔斯基公爵，但他只是中层贵族；还有当地商人库兹马·米宁。他们两人集结了一支民族解放的大军，进攻莫斯科，并得到了贵族军阀德米特里·特鲁别茨科伊公爵的支持（曾支持“土匪”）。巫婆马琳卡和“婴儿土匪”逃往南方。

爱国者打败了波兰人，切断了他们的补给线，然后围攻克里姆林宫。宫内的波兰人和波雅尔开始饿死。要塞里到处是死尸；一名商人在城墙附近找到了一个装满首级和手脚的袋子。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和母亲仍然留在这个人间地狱。最后，在1612年10月26日，波雅尔们，包括小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从克里姆林宫走出来。波兰人投降了，结局是大部分人被屠杀。除了南方的“婴儿土匪”，内战算是结束了。

爱国者立刻召开全俄罗斯缙绅会议，选举新沙皇来拯救祖国。但险些被哥萨克屠杀的波雅尔们得到警告，作为对他们叛国通敌的惩罚，他们不可以参加全俄缙绅会议。侥幸死里逃生的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和他的母亲于是逃往乡村，躲进伊帕季耶夫修道院。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

里——起初也没有人关心。罗曼诺夫家族是与波兰人合作的叛徒，他们肯定是彻底垮台了。[17]

在1613年1月的苦寒中，800名代表来到半壁倾颓的克里姆林宫。他们在没了屋顶的大厅里扎营，有时在河畔宫开会，有时在圣母升天大教堂商议。他们斋戒禁食，希望得到上帝的指引，但仍然如一盘散沙。权贵支持瑞典的卡尔·腓力王子，即瑞典国王的弟弟。士绅和哥萨克坚持要求选出一个俄国人当沙皇。波扎尔斯基公爵是当时的英雄，但他不是波雅尔，他的家族并不富裕，也没有名望。哥萨克提议他们自己的领袖德米特里·特鲁别茨科伊公爵，他是立陶宛王族后裔，也是成功的劫掠者，但他因为与“土匪”过从甚密而遭到除了哥萨克之外所有人的怀疑。

在这些人选都被否决之后，顿河哥萨克的盖特曼提议了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大家喊道，他太年轻了。会议投票将他否决。但后来又有人提交请愿书，再次提议米哈伊尔。米哈伊尔赢得了一些支持者，因为所有人都觉得他有吸引力。保守的波雅尔们支持他，因为他是最后一位合法沙皇的亲戚。哥萨克支持他，因为他的父亲曾是“土匪”任命的牧首。他太年轻了，所以没有什么私敌，也不会因为他的叔叔与波兰人合作而受到指责。他的父亲不在现场，意味着没有人会操纵他。他是一颗完美的棋子。

2月7日，哥萨克为“我们的合法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赢得了投票表决，但参加全俄缙绅会议的波雅尔中有些人还是支持瑞典人。哥萨克包围了这些波雅尔的宫殿，指控他们卖国。群众支持纯真无辜的男孩。波雅尔们为了阻止米哈伊尔当选，提议伊凡·罗曼诺夫当沙皇，而伊凡自己却提议最有权势、最富裕的波雅尔，即拥有13.4万英亩土地的德米特里·姆斯季斯拉夫斯基公爵，但公爵本人拒绝了。[18]米哈伊尔的亲戚费奥多尔·舍列梅捷夫和德米特里·切尔卡斯基帮他拉票，不过即便他俩也不是很喜欢自己的候选人。米哈伊尔几乎不识字，身体孱弱，

也不聪明。但至少他那盛气凌人的父亲菲拉列特在狱中，而且自负的特鲁别茨科伊被米哈伊尔的支持者用大片土地和近似王室的头衔收买了。“我们要米沙·罗曼诺夫[19]，”舍列梅捷夫写道，“因为他还年轻，还不睿智。他符合我们的目的。”不过，哥萨克让大家没了回旋余地，因为一名波兰贵族告诉囚徒菲拉列特：“顿河哥萨克立了你的儿子为君主。”

投票结果必须获得一致同意。两周后，全俄缙绅会议斋戒了两天，然后在2月21日，根据各自的衔级，按顺序投票给米哈伊尔。在克里姆林宫之外的红场，群众等候着，一直到梁赞的都主教费奥多里特站到阳台上呼喊：“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罗曼诺夫！”于是，在群众的欢呼赞同声中，米哈伊尔像哥萨克酋长一样被选举为领袖。但所有人都明白，这样粗陋的讨价还价必须被遗忘和消灭痕迹，因为只有上帝的恩宠才能确立真正的沙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新沙皇在哪里？没人说得清。

米哈伊尔当选沙皇的消息传到波兰人那里后，他们立刻派遣一些哥萨克去杀他。人们知道他在科斯特罗马附近。为波兰效力的哥萨克扫荡了这个地区，并得知一个名叫伊凡·苏萨宁的农民知道米哈伊尔的下落。“我，伟大君主，在科斯特罗马的时候，”米哈伊尔后来写道，“波兰人和立陶宛人来到那个地区。苏萨宁误导他们。他们对他毒刑拷打，让他招供出伟大君主的下落。伊凡知道我身在何处，但他经受了残酷的折磨，依然不肯招供，于是他们把他折磨死了。”[20]

然而，米哈伊尔本人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当选沙皇。1613年3月2日，代表团从莫斯科出发去寻找他们的沙皇——但正如本书“序章”里所描述的——他们向他献上皇位时，他的母亲喊道：“他们（米哈伊尔与其母）从来不想当沙皇。米哈伊尔年纪太小，而且各个阶层的人都罪恶滔天地背叛了之前的历代君主，正是这些罪孽让莫斯科大公国丧失了上帝

的保佑！之前的历代君主经历了这一切背叛、谎言、凌辱、谋杀和暴行，经过了这样的奸诈和背叛，即便是真正的沙皇，又将得到怎样的待遇？”

在谈判进程中，玛尔法修女的论点变得更为讲求实际和集中：“这孩子的父亲菲拉列特还被关押在波兰人的牢狱。波兰国王会惩罚孩子的父亲吗？而且没有父亲的许可，孩子怎么能接受皇位？”

代表们之前得到指示，如果米哈伊尔不肯同意，他们应当“用一切办法恳求他怜悯世人，成为我们的沙皇，因为上帝通过这次选举挑中了他”。玛尔法询问道，在这样一个民生凋敝的国家，他们如何能找到资金组建一支军队？皇冠已经被掳走了，如何加冕？他们如何穿过土匪横行的蛮荒之地前往莫斯科？

权贵们答道，没有人会背叛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因为他是最后一位真沙皇费奥多尔一世的继承人，因为费奥多尔一世的母亲是罗曼诺夫家族成员。所有阶层的人全票通过，都选举米哈伊尔。他们会做安排，让他的父亲重获自由。这让罗曼诺夫家族信服了。于是米哈伊尔接受了皇位。

在遥远的波兰，菲拉列特得知自己的儿子被选为沙皇。他因为儿子没有征求他的许可就接受而大发雷霆。“我离开他的时候，他还年幼无知，身边没有亲人，”他耸耸肩道，“我儿子能做些什么？”[21]

在去往莫斯科的途中，米哈伊尔每走一步都唉声叹气。4月19日，他在雅罗斯拉夫尔停留，又一次恐慌起来：“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能统治这么多伟大的国度，我甚至都没有成年。莫斯科的土地破败不堪，莫斯科的人民因为他们的罪孽而头脑简单……合法的世袭统治者都无法在莫斯科执政，我又如何能做到？”

“伟大的君主，请怜悯我们这些可怜的孤儿吧。”权贵们答道，并恳求沙皇快些继续赶路。米哈伊尔逗留在雅罗斯拉夫尔，“哥萨克持续不断地放肆骚扰我，而我身无分文，如何给士兵发饷？立陶宛人和瑞典人很快就会杀来！”而且他需要皇室的御宝华服，若是没有这些，他就是一个没有衣服的皇帝了。

4月17日[22]，他终于继续前进。“我们的交通工具极少，仆役的状态非常糟糕，我们行进的速度极慢，很多火枪兵和哥萨克不得不步行，”他向全俄缙绅会议抱怨道，“而且抵达的廷臣也不多。”他来到莫斯科附近的圣三一修道院时，指示了要将克里姆林宫的哪些套房备好，供他和母亲居住。4月28日，他和母亲公然大发脾气。都主教费奥多里特和波雅尔费奥多尔·舍列梅捷夫给莫斯科发去十万火急的书信，称“君主和他的母亲怒气冲冲、泪流满面地向聚集在修道院的全体人员讲话”。

“你们向我们宣誓效忠，说你们已经恢复了理智，不再当土匪。但你们这是撒谎。”米哈伊尔的母亲喊道。

“我们是陛下的奴仆，”军阀波扎尔斯基和特鲁别茨科伊答道，“我们忍受了饥饿、磨难和艰苦的围困。现在有很多人在莫斯科城外，恳求陛下尽快到达那里。”换句话说就是，是时候停止哀号了。

5月2日，米哈伊尔进入了神圣的莫斯科城，所有的教堂响起钟声。俄国人认为莫斯科是他们的神圣都城，是新的耶路撒冷。即便是在这个充满宗教狂热的年代，外国人也对俄国人在仪式上的虔诚与严苛的行为准则感到震惊。俄国男人蓄着长须，这是对上帝的神圣奉献；身穿长袍，有褶皱的长袖子几乎拖到地面；头戴紫貂或黑色狐狸毛皮帽子。乐器演奏和抽烟都被禁止。贵族女性，不管是处女还是有夫之妇，都深居闺房（即莫斯科大公国的女性与外界隔绝的居住区域），蒙着面纱，被藏匿起来。但这些规矩都不能阻止全民族嗜好的休闲方式：饮酒。大街

上经常躺着烂醉如泥的妇女。

米哈伊尔进入了占地64英亩的克里姆林宫，它是这个新耶路撒冷的要塞、皇宫和神圣广场。不过，眼下的克里姆林宫一片凄凉。广场上堆着瓦砾；椅子和床被当成柴火烧掉了；宫殿被当作停尸房，在漫长的围困期间死尸堆积如山。这座连绵不绝的皇室建筑群，包括三层的木制特雷姆宫（以及镀金的、饰有壁画的御座厅）、金色大厅和与之相连的多棱宫[23]，都在被匆匆修复，为加冕礼做准备。新沙皇下令改建克里姆林宫，增添了两处石制楼层供皇室居住，要三年后才能竣工。在最初几个月里，米哈伊尔暂居贵族的宫殿。根据传统，他们在克里姆林宫内也有自己的住所。

克里姆林宫于12世纪中期兴建在莫斯科河与涅格林纳亚河之间的山丘上，用作君王的宅邸。那时的莫斯科与俄罗斯的主要大国弗拉基米尔、罗斯托夫和大诺夫哥罗德共和国相比，还只是一座小镇。1326年，伊凡一世（绰号“钱袋子”）建造了圣母升天大教堂，历代莫斯科大公在这里加冕。他还建造了天使长米迦勒大教堂，即历代莫斯科大公的埋葬地。伊凡一世将莫斯科推进为宗教和王权中心，但米哈伊尔时代的克里姆林宫的真正缔造者是伊凡三世（即伊凡大帝）。他的妻子，即那位拜占庭公主，在意大利接受教育。在她的辅佐下，伊凡三世雇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能工巧匠来重建两座大教堂，兴建了他的伊凡大帝钟楼，建造了多棱宫，并用那些有雉堞的红墙和城堞为这座卫城提供防御。这些红墙和城堞现在看起来很具俄国风尚，但在当时还非常有异国情调，意大利风情很浓。

米哈伊尔在隆重的游行队伍中穿过这个圣所的圣殿山，到拥有五座穹顶的圣母升天大教堂祈祷，在那里接受众人宣誓效忠。这个男孩必须获得君主的神圣领袖力，而只有一个途径能获得此种领袖力，那就是通过加冕礼仪式。俄国君主政体其实已经消亡了；必须用加冕礼将米哈伊

尔转化为君主制复兴的象征。然而，这个神秘的时刻，竟然以一场不神圣的争吵开始。[24]

1613年7月11日（米哈伊尔十七岁生日的前一天）上午，少年沙皇在金色大厅接见了波雅尔们，但大家很快就因为礼仪的尊卑顺序而大吵特吵。毕竟，在这个复兴的宫廷，家族谱系和效力时间的长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米哈伊尔下令，在加冕礼期间，规定大家等级高低的规矩暂时停用。他的秘书宣布将由米哈伊尔的叔叔伊凡·罗曼诺夫捧皇冠，而不是趾高气扬的军阀特鲁别茨科伊公爵（他自己也曾想当沙皇），后者表示反对，因为他的家族比罗曼诺夫家族更古老和高贵。“你的家族的确比伊凡·罗曼诺夫更高贵，”米哈伊尔答道，“但现在他必须得到更高的衔级，因为他是我的叔叔。”特鲁别茨科伊勉强同意不捧皇冠，而改为拿权杖。

下午2点，米哈伊尔身穿拜占庭风格的金色长袍（这件长袍事先得到了都主教叶夫列姆的祝圣，他是在场人物中最高级的教士，因为牧首、沙皇的父亲菲拉列特还在狱中，不能到场），步入多棱宫。波雅尔们拜倒在地，向这个瘦弱的男孩致敬。

克里姆林宫的三十三座大钟被敲响，廷臣和波雅尔们用鲜红色软垫捧着皇冠、圣球（由波扎尔斯基捧着）、权杖和盛放新打造的皇室御宝的托盘，走出红色走廊，鞠躬三次，然后走下红色楼梯，穿过大教堂广场，走向圣母升天大教堂。然后，大教堂的大司祭走来，洒了圣水，以确保米哈伊尔走的地方都经过祝圣。沙皇走进大教堂，僧人吟唱“万世永久”赞美诗，按照东正教的仪式规矩，没有乐器伴奏。沙皇在教堂内站在金色圣幛[25]的圣像前，叶夫列姆呼唤上帝的祝福。接着轮到米哈伊尔了，这个男孩从未参加过如此肃穆的仪式，更不要说在公共场合正式讲话了。他宣布：在自最后一位合法沙皇、他的亲戚费奥多尔一世驾崩以来的十五年里，俄国经受了可怕的考验，现在俄国人必须恢复和平

与秩序。

叶夫列姆将一件圣物，即真十字架的一块碎片，系在男孩的脖子上，然后为他的头祝圣，并宣读了祝福辞，仿佛在授予圣职。这是一个圣化的举动。接着他为米哈伊尔戴上毛皮镶边的莫诺马赫冠冕，上面装饰着红宝石和祖母绿，并将圣球和权杖呈给他。米哈伊尔坐在莫诺马赫宝座上。这顶冠冕的名字源自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莫诺马赫[26]，不过他从来没有戴过它。莫诺马赫冠冕实际上是蒙古人的王冠头盔，14世纪被俄国君主改造和采用；而木制的莫诺马赫宝座虽然雕刻着狮子和拜占庭场景，但实际上是为伊凡雷帝打造的。叶夫列姆宣布米哈伊尔为俄国的大公、沙皇和专制君主。随后，米哈伊尔摘下冠冕，将其摆放在黄金托盘上，并将其转交给叔叔伊凡·罗曼诺夫，将权杖交给特鲁别茨科伊（他曾为礼节的优先顺序而发牢骚），将圣球交给亲戚舍列梅捷夫。之后，神父为他的头部涂上圣油，赋予他神圣的领袖力量。随后，他走到隔壁的天使长大教堂，在伊凡雷帝和费奥多尔一世的墓前祈祷。从此一直到1896年，每一位沙皇都会遵照这个仪式。姆斯季斯拉夫斯基公爵三次向沙皇抛撒钱币，以祝福这位“俄国的新郎”繁荣昌盛。事实上，沙皇此刻已身陷绝境，难以自拔。[27]

米哈伊尔被朋党林立的波雅尔包围着，其中一些人自己也觊觎皇位。瑞典国王和波兰国王在集结军队，准备打垮他。鞑靼可汗在南方肆虐。“婴儿土匪”，即伊凡雷帝的假孙子，在阿斯特拉罕分庭抗礼。国败民穷，哀鸿遍野。米哈伊尔成功的可能性可能只有50%。

米哈伊尔没有政治经验，就连他的支持者也说他愚笨木讷。外国人注意到他笑容和蔼，但在他的漫长统治时期中，只有几次大发脾气，才给人留下一点印象。他经常生病。他的目光会踌躇，他的腿软弱无力，但我们很难说他原本就是个无足轻重的软弱庸才，也很难说他的羸弱是混乱时期经受的创伤的后遗症。他极其虔诚，对宗教一丝不苟，人们也

期待真正的沙皇会是这个样子。他喜爱新技术，收藏钟表，欣赏西方的娱乐，在他的娱乐宫雇用了一个剧团，里面有杂技演员、小丑和侏儒。侏儒和畸形人被认为是幸运的吉祥物，但也表达了皇室的独特品位。米哈伊尔最钟爱的伙伴是侏儒莫西亚加。宫里常举办舞会，演奏鼓乐，上演走钢丝杂技。沙皇热衷园艺和狩猎。一切迹象都表明他是个消极、天性善良和快活的孩子，喜欢秩序和常规。我们没有他的写实肖像：他作为本性善良的沙皇的形象，比他决策的能力更重要。[28]

少年沙皇起初与波雅尔们和全俄缙绅会议分享权力。他保证自己不会“不经过公正的审判、不得到波雅尔认可就处死人”。全俄缙绅会议几乎始终在开会。克里姆林宫被波扎尔斯基和起义的英雄们主宰，他们被派往四面八方，与新政权的敌人交战。米哈伊尔的当选是爱国主义的反抗，他的使命是协调俄国的力量击败外国侵略者，因此罗曼诺夫皇朝从一开始就必须领导一场战争。

他的将军们先是打败了“婴儿土匪”和巫婆马琳卡的军队，将这对母子擒获。她的最新一任丈夫，哥萨克盖特曼扎鲁茨基被抓到红场，被用尖钉刺入肛门；马琳卡被活活饿死；四岁的“婴儿土匪”被吊死在克里姆林宫的墙头上。沙皇不能心慈手软，太冒险了。鞑靼人、波兰人和瑞典人被打得至少是吃了些苦头。1615年10月15日，瑞典人同意签署《斯托尔博沃和约》。诺夫哥罗德被归还给俄国，但古斯塔夫·阿道夫在立窝尼亚[29]奠定了未来瑞典帝国的基础；俄国与波罗的海之间的陆路联系被切断了。

现在米哈伊尔可以集中精力于他的头号敌人波兰人了。波扎尔斯基是他最优秀的将领。但大家都记得，米哈伊尔的父亲菲拉列特还在波兰的牢狱中。沙皇给菲拉列特的第一封信明确表明，这个老人可能成为政府的真正力量：“致最尊贵的都主教、众父之父、伟大的君主菲拉列特、神圣衔级的拥有者、迷失羔羊的勤奋搜寻者：您的儿子，您那高贵

血脉的后嗣，米哈伊尔，全俄沙皇、大公和专制君主，无比热忱地向您鞠躬……”

菲拉列特还是波兰人的囚徒，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会见自己儿子的第一名使者。他必须把自己一度与波兰人合作同如今他的儿子当选沙皇的事实调和起来：“我到目前为止都恪守信誉，但现在我的儿子当选君主。所以，你们（俄国人）委屈了我。你们原本可以选举别人，如今却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做出这事……”关键问题是：“他成为君主，不是由于他自己的意愿，而是蒙受上帝的恩典。”波兰人下定决心要灭掉米哈伊尔，所以不大可能释放他的父亲。沙皇必须在某个时间举行选秀，挑选一位妻子。[30]

米哈伊尔和选举他的那些人急切地渴望俄国拥有一位真正的神圣沙皇和皇室宫廷的灿烂辉煌，以便粉饰事实，仿佛过去十年里的残酷暴行都不曾发生过。他们必须举行仪式，修复古物，必须重新建立宫廷，并且一切新事物都必须让人觉得符合传统。伊凡雷帝驾崩后的分崩离析已经明确地表明，专制君主消灭了所有反对势力、对独裁政体釜底抽薪之后结果会怎样。罗曼诺夫皇朝从一开始就与一些核心的豪门家族共同统治，赏赐他们土地，由这些大家族暂时占有土地，以换取军事效劳。

首先，米哈伊尔的亲信复苏了神圣君主制的仪式。在穹顶高耸的觐见室，墙壁装饰着圣经故事里的图画，年轻的沙皇则身穿点缀着钻石的长袍，头戴饰有钻石的紫貂毛皮帽子，手持黄金权杖，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宝座有四根黄金柱子，每一根的顶端都有一只金鹰。宝座旁有一个黄金制作的帝国圣球，尺寸有撞柱球那么大，其底座是银制金字塔；还有金盆、大口水罐和毛巾。他的两侧都站着波雅尔和官员，他们身穿白色锦缎长袍，头戴猞猁毛皮帽子，脚踏长靴，脖子上戴着金项链，肩膀上扛着闪闪发光的银斧。

米哈伊尔的生活被宗教仪式主宰，这些仪式常常从黎明一直持续到

黄昏。他还必须严格遵守所有宗教节日的规矩。一年中的几乎每一天都是宗教节日。1月6日，主显节，沙皇在廷臣和火枪兵（即所谓“射击军”，伊凡雷帝组建的精锐步兵团）的簇拥下，聚集在莫斯科河封冻的一个破口，“为约旦河水祝圣”。这项仪式将莫斯科宣示为耶路撒冷，将俄国赞颂为圣地。

宫廷精心再造了三六九等的层次制度。在所有的专制政权中，统治者对某人的恩宠表现为此人接近统治者的距离。在莫斯科，受宠的表现是能够“看到君主的明亮眼睛”。宫廷是权力的交易中心，贵族认可君主的主宰，并为其效劳。君主则分配岗位、土地、权力、头衔和婚姻，要求贵族帮助指挥他的军队，做好动员资源的组织工作。宫廷会做权力交易，让参与者积累财富，用他们共同的对君主的效忠将他们联系起来，但也允许他们在不至于发生内战或革命的情况下互相竞争。贵族在宫廷钩心斗角，在政治上你争我斗，搞香艳的阴谋诡计，君主及其信赖的亲信会裁决这一切。没人能够忘记混乱时期，所以大家都认为，独裁统治势在必行，不仅是为了统一国家和收复失地，也是为了防止倒退回混乱状态。罗曼诺夫皇朝建立之后，它的合法性极少受到挑战。

每天早晨，波雅尔和廷臣[31]走上红色楼梯，它从大教堂广场延伸到特雷姆宫的内廷套房。低级官员，即所谓“广场上的人”，在楼梯底端等候。但少数幸运儿，“内廷大员”，可以继续往上走。皇室套房是一连串房间，一个比一个更神圣、更与世隔绝。只有地位最高的人可以走到金色大厅，即皇家寝室旁的第三个房间。沙皇神圣不可侵犯，没有人可以直接看他的眼睛。子民们要匍匐在地，向他致敬。医生为他放血后，流出的血要被祝圣，然后埋藏在一个特殊的坑里，以防巫术作祟。

在克里姆林宫，安全保卫始终至关重要。为了防止他那广受宣扬、天性善良的神圣性还不足以保护他，米哈伊尔命令任何人听到“沙皇的言辞或行动”——这是个可怕的短语，意思是有人被怀疑谋反——都必

须报告他的执法者尤里·苏雷绍夫公爵。苏雷绍夫是一位皈依基督教的金帐汗国[32]鞑靼王子，掌管调查部。即便在这个时期，俄国宫廷还是有很强烈的鞑靼气息，有很多皈依基督教的鞑靼王子，其中最有权势的就是米哈伊尔那有一半鞑靼血统的亲戚，切尔卡斯基公爵。[33]宫廷已经恢复，但米哈伊尔再也等不及他父亲归国了。他必须为自己找一位妻子。在沙皇宫中，毒药也是政治工具之一，所以皇后的位置虽然崇高，但也危险。1615年末，他举行了选秀。

廷臣分散到全国各地，选拔冰清玉洁的少女。这些秀女绝大多数来自士绅家庭，被送到莫斯科，投宿亲戚家，或者住在一座特别选择的豪宅里。这些候选人可能有500多人，经过淘汰，减到大约60位姑娘，由她们的亲人悉心打扮和培养。

候选人首先要接受一群廷臣和医生的审查，淘汰掉最孱弱的。对这些秀女的描述被送到沙皇及其谋臣那里，但除了美貌和健康之外，最关键的细节是秀女与克里姆林宫各大氏族是否有亲戚关系。在秀女们紧张地等待结果的时候，她们的家谱得到了非常细致的研究。

选秀这个古老的传统让外国访客兴趣盎然，觉得这是莫斯科最有异国情调的风俗。选秀的方法彰显了独裁统治的神秘和有益的威严，但实际上这是因为沙皇很难吸引外国女性到他们孤立而偏远的宫廷。选秀的目的还包括，用公开仪式从外省士绅中挑选一位体面可敬的少女，以缓和宫廷各大派系之间的凶残竞争。沙皇希望屈尊下娶，是为了避免娶到与任何一个波雅尔派系有关联的妻子，因为任何一个波雅尔派系都不愿意看到自己竞争对手家族的女子成为皇后。但他们私下里都希望与自己沾亲带故（不管是多么遥远的关系）的姑娘得到提携。

条件最好的姑娘被选拔出来，进入下一轮，即沙皇的亲自审视。沙皇会进一步淘汰候选人，让内廷部的领导者和御医评估她们的生育能力，毕竟生儿育女才是整个选秀的目的。没有被选中的姑娘会得到赏

赐，然后被送回家。有大约六名幸运儿会搬进克里姆林宫的一座特殊宅邸，然后被送到沙皇面前。沙皇相中了哪一位，就会将自己的手帕和金戒指送给她，作为信物。

选秀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公平：虽然不能直接暗箱操作，但还是有办法暗中对其施加影响。最后被呈现在沙皇面前的那群姑娘之所以能走到那一步，恰恰是选秀意图避免的那种激烈政治斗争的结果。赢得选秀的艺术就是让不止一个合适的候选人进入最后环节。除此之外，廷臣就没有什么办法了。沙皇确实是无法控制谁进入最后环节，但也没有人能够控制他最后选中谁。

胜利者及其父亲会改名，以表明他们作为皇亲国戚的新地位。姑娘会获得皇后的头衔，和母亲一起搬进特雷姆宫，接受培训，但也是为了得到安全保卫，因为正如米哈伊尔的新娘发现的那样，选秀的获胜者会有生命危险。[34]

1615年圣诞节前不久，秀女被送来接受米哈伊尔的检视。他选中的是出身中层乡绅的玛丽亚·赫洛波娃，赠给她戒指和手帕。她更名为阿纳斯塔西娅，获得了更高贵的“皇后”头衔。她和母亲、祖母、姨母被安顿在特雷姆宫的顶层，同时她的叔叔加夫里尔·赫洛波夫加入了皇室亲随。但这对米哈伊尔最有权势的廷臣构成了威胁。沙皇的亲戚费奥多尔·舍列梅捷夫曾到科斯特罗马向他奉上皇位，如今是权倾朝野的人物，还有沙皇母亲玛尔法的侄子米哈伊尔·萨尔蒂科夫（他也曾到科斯特罗马劝进），他们很可能会因为新的外戚崛起而失去很大利益。萨尔蒂科夫和玛尔法反对赫洛波娃。

订婚约六周之后，沙皇、萨尔蒂科夫和沙皇未婚妻的叔叔赫洛波夫在军械库查看土耳其军刀。“这样的军刀，莫斯科也能造得出来。”萨尔蒂科夫吹嘘道。他是皇室军械大臣，主管军械库。沙皇把一把军刀递给他未来的姻亲赫洛波夫，问他是否认为俄国的军械库能够造出工艺同样

精湛的兵器。

“造不出这么好的。”赫洛波夫答道。萨尔蒂科夫夺回军刀，两人在沙皇面前争吵起来。

不久之后，新娘在整个宫廷中于众目睽睽之下呕吐并晕倒。她的叔叔后来作证称，她吃了太多甜食。但她也可能是食物中毒。所以这提出了致命的问题：她足够健康，能够生儿育女吗？她的家族是否隐瞒了她的某种隐疾？沙皇或其母亲命令萨尔蒂科夫检查姑娘的健康。这么做实在是太天真，或者太阴险了。萨尔蒂科夫开始给她下毒，于是她开始抽搐和呕吐。大家都吓坏了，这恰恰是下毒者的目的。可能是在沙皇母亲的支持下，这个恶毒阴谋的幕后指使者萨尔蒂科夫唆使医生们说这个姑娘在隐瞒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而且不能生育。可怜的姑娘及其家人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她父亲被任命为偏远的沃洛格达的总督。沾上帝王气仅仅六周之后，这个姑娘和她的家庭就被毁了。米哈伊尔爱她，但没有深入调查：他的个性不够强，不敢顶撞自己的母亲。但这个故事还不算完。[35]

1617年10月，波兰的瓦迪斯瓦夫王子率军进逼到莫斯科以西150英里处的维亚济马，并掘壕据守。次年9月9日，米哈伊尔召集全俄缙绅会议，准备动员全国，抵抗侵略。他的呼吁带着张皇失措的意味。10月1日，波兰人进攻莫斯科，抵达阿尔巴特门，但随着冬季降临，哗变和饥荒使波兰军队土崩瓦解。这是混乱时期的最后一战。1619年2月2日，米哈伊尔同意签署为期十四年的《杰乌利诺停战协定》，把斯摩棱斯克割让给波兰。这对俄国来说是丧权辱国，但米哈伊尔毕竟保住了整个国家，这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而且他得到了几乎和斯摩棱斯克同样重要的东西。[36]

1619年6月14日，二十三岁的米哈伊尔在兴高采烈的群众簇拥下，来到莫斯科城外5英里的普利埃斯纳河，在那里等候。一辆马车正在护

卫之下驶来。马车停稳之后，他的父亲，头发灰白、差不多古稀之年的菲拉列特爬出马车。在九年的分离之后，父子终于团圆。他们都激动万分，紧紧拥抱，拜倒在地许久，流下了喜悦的眼泪。他们往家走时，菲拉列特坐在一辆雪橇上，而米哈伊尔在雪橇旁步行，一同返回莫斯科。城市用钟声和欢呼迎接他们。一周后，在金色大厅，到访的耶路撒冷牧首狄奥法内斯提名菲拉列特为莫斯科牧首。

菲拉列特是个专横老练、暴躁易怒的人。他经历了伊凡雷帝和费奥多尔一世时代、流放和出家、两个伪德米特里的乱政和波兰人的囚禁，顽强地生存下来。他绝不会甘于仅仅当一个教士。米哈伊尔任命他为大君主，实际上就是共治沙皇。他俩共同执政。这位牧首“对《圣经》的知识只能算说得过去”，但他等待权力已经等了太久。他“狂躁、猜疑心重、飞扬跋扈，连沙皇也怕他”——而他的政治本领让一些人将他与同时代的黎塞留红衣主教相提并论。

据沙皇和牧首的书信显示，父子用非常正式的说法来称呼对方。“我向全能上帝祈祷，希望能看到您神圣的头发和天使般的容颜，并亲吻阁下的头，向阁下鞠躬致敬。”米哈伊尔写道。菲拉列特则通过建议辅佐他——“君主陛下将如何处置克里米亚事务？”——但之后菲拉列特只是自问自答：“我作为君主，认为……”他们肩并肩坐在一模一样的宝座上接见外国使臣，有时会根据外交策略扮演不同的角色。有一次，菲拉列特告诉米哈伊尔：“不要宣布这份文件是我写的。”

父子之间有尊重，但没有亲热。一位荷兰使者写道：“儿子更孝顺母亲，而不是父亲，因为父子分隔的时间太久了。”然而，父子俩能够一起处理问题。沙皇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哦，君主陛下，这里写道，您，即我的父亲和朝圣者，希望在莫斯科度过圣三一主日，但这对您来说十分不便，因为您的马车无法通过那些道路。或许您周一来更好……但还是听凭吩咐。”

菲拉列特是克里姆林宫的铁腕人物，罗曼诺夫皇朝建立的首要功臣便是他。他主持安排了一系列金碧辉煌的庆典仪式和建筑改良工程，以彰显皇室的威严。[37]他通过一个备受信赖的小集团进行统治，包括比他年纪小很多的弟弟伊凡和他的亲戚舍列梅捷夫，以及有一半鞑靼血统的伊凡·切尔卡斯基公爵。如果有任何波雅尔逾矩放肆，就可能被囚禁。九名波雅尔被流放。菲拉列特花了很多时间裁决波雅尔之间的矛盾，他们经常为了优先顺序而争斗，并常常诉诸暴力。在很多波雅尔心目中，菲拉列特仍然只是他们中的一员。粗暴但忠诚的雷科夫-奥博连斯基公爵有一次在教堂辱骂菲拉列特。如今，菲拉列特感到高处不胜寒。他向儿子抱怨，他的朋友只剩下切尔卡斯基、雷科夫和弟弟伊凡。

但菲拉列特的目标，也是罗曼诺夫皇朝的使命，是动员整个俄国。他“治国治军，事无巨细”，并认定自己最紧迫的任务是准备报复波兰。他改革了税收，约束了教会，由皇室兼并教会的土地，为皇朝的财富打下基础。地主获得了对农奴的更大控制权，条件是为沙皇作战。随着俄国与波兰的边境冲突加剧，菲拉列特知道他的波兰和瑞典敌人在技术上远远领先于俄国，但此时的欧洲正深陷三十年战争，因此经验丰富的雇佣兵很多。他雇用了英格兰和苏格兰军官来让他的军队现代化。但皇朝需要继承人：沙皇必须结婚。[38]

米哈伊尔仍然对被毒害的玛丽亚·赫洛波娃魂牵梦萦，所以随后四年里拒绝考虑其他人选。1621年，菲拉列特为自己的儿子向两位外国公主求婚，但西方君主拒绝了这些粗野的暴发户。这肯定让米哈伊尔长舒了一口气，因为他现在在说服父亲，重新选择玛丽亚。菲拉列特命令他的医生比尔斯和巴特瑟为被流放的姑娘（目前在下诺夫哥罗德）做体检。他们带回的消息是，她完全健康。于是菲拉列特问军械大臣萨尔蒂科夫：他之前为什么说她患有不治之症？

菲拉列特和米哈伊尔与伊凡·罗曼诺夫、伊凡·切尔卡斯基及舍列梅

捷夫一同审问了萨尔蒂科夫及其兄弟。舍列梅捷夫奉命去下诺夫哥罗德找玛丽亚谈话。她解释说，在萨尔蒂科夫从皇家药房取了一些酊剂给她服用之前，她只呕吐过一次。

米哈伊尔大发雷霆。萨尔蒂科夫被免职并流放，罪名是“罪大恶极地阻挠沙皇的愉悦和婚姻。君主对你的恩典……远多于你有资格得到的。但你完全出于私欲，中饱私囊，竟胆敢独占君主的恩宠”。萨尔蒂科夫之所以能够保住性命，仅仅是因为他得到了皇太后的保护。皇太后确保了萨尔蒂科夫家族不会被消灭，有朝一日还能东山再起。

米哈伊尔认为现在总算可以娶玛丽亚·赫洛波娃了，但玛尔法修女拒绝为这门婚事祝福，因为这姑娘已经染上污点了。沙皇的母亲有一个更好的人选，即她的亲戚玛丽亚·多尔戈鲁卡娅公爵小姐。沙皇和母亲的关系一直很亲近，她主持了一轮新的选秀，米哈伊尔选择了她看中的人选。1624年9月19日，他迎娶了多尔戈鲁卡娅。皇太后的算计得逞了。但四个月后，新娘就去世了。[39]

沙皇没有时间哀悼。他必须尽快再婚，越快越好。在之后一次的选秀上，米哈伊尔将手帕和戒指送给了叶夫多基娅·斯特列什涅娃，一个穷乡绅的女儿。在订婚期间，菲拉列特将她安顿在特雷姆宫，派人严密保卫。1626年2月5日，他们结婚了。新婚之夜，根据传统，他们的床单和被子之间被撒了小麦粒，床下摆放了黑麦捆，床的上方则悬挂着圣像。

叶夫多基娅常常受到婆婆玛尔法修女的干预。但即便没有婆婆的干预，皇后的生活也极其严苛、受限而令人窒息。家庭管理的规矩一般要遵照沉闷无趣的《家庭秩序》，这是16世纪时一位僧人撰写的家规，其中规定“对不服管教的妻子应当狠狠鞭笞”，而对有德的妻子也应当“不时殴打一顿，但要私下里进行，同时要注意方法，不能用拳头打，因为那样会导致瘀伤”。

皇室女眷深居特雷姆宫，这与伊斯兰世界的后宫很相似。她们要戴厚重的面纱，只能透过格栅观看教堂礼拜；她们的马车要悬挂塔夫绸窗帘，以防止她们看到外界，也防止外人看到她们；她们参加教会的游行时，有仆人举着屏风遮住她们，免得公众看到她们。在特雷姆宫，她们整天做缝纫活，进入或离开一个房间时会在悬挂圣像的红角[40]下跪。她们身穿“萨拉凡”，这是一种袖子带褶的长袍；她们头戴俄式扇形冠冕，而胭脂水粉或甚至镜子也被认为是魔鬼的东西，横遭禁止。在较低的社会阶层，规矩比较宽松一些。商人的妻子会涂黑自己的牙齿，梳妆打扮，搽胭脂，染黑眉毛和睫毛，“看上去就像有人往她们脸上撒了一把面粉，并用画笔涂了她们的脸蛋”。下层人民的生活则更有乐趣，在浴室里男女混浴，人们在大街小巷嬉戏，但正是为了避免这种张扬放肆的狂欢，特雷姆宫才特别严苛地遵照虔诚的规矩。

然而，叶夫多基娅皇后还是在宫里取得了成功。她和沙皇一共生了十个孩子，长女伊琳娜在他们婚礼的整整九个月之后诞生。按照规矩，皇后在特雷姆宫的浴室生产。每个孩子出生，金色大厅都会举办宴会以庆祝。第二个孩子还是女儿，第三个就是男性继承人，取名为阿列克谢，生于1629年，随后又是两个儿子。[41]

菲拉列特曾被波兰人囚禁，因此急于复仇，尽管很少有波雅尔认为俄国已经做好了战争准备。1632年4月，他的机会来了。西吉斯蒙德三世国王驾崩了。波兰-立陶宛联邦是个庞大的国家，从波罗的海延伸到黑海附近，但它是由两个单独的国家组成的笨拙联盟，在政体上自相矛盾，有两套政府班子，但只有一个议会。议会由全体贵族选举产生，每个议员都有否决权。议会选举国王，外国的阴谋诡计往往会干预波兰国王的选举。波兰怪异的政治规则、过于强势的贵族和普遍存在的贿赂常常使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在俄国的混乱时期，波兰人曾占领莫斯科，此后波兰始终是俄国的不共戴天之敌。

菲拉列特的战争以闹剧开端，以悲剧收场。他成功集结了令人生畏的6万大军，但这支由互相争吵的波雅尔领导的莫斯科军队相当落后。只有他的8000雇佣兵（在苏格兰人莱斯利上校和英格兰人桑德森上校指挥下）才能与三十年战争中的最先进军队媲美。[42]他派遣两名波雅尔去占领斯摩棱斯克，结果这两人为了尊卑顺序而争吵起来，菲拉列特不得不将他俩都免职。

两位新指挥官，波雅尔米哈伊尔·沙因（曾和菲拉列特一起在波兰坐牢）和侍臣阿尔捷米·伊斯梅洛夫于1633年8月开始围攻斯摩棱斯克，但波兰新国王瓦迪斯瓦夫四世派兵增援了这座要塞。瓦迪斯瓦夫四世仍然对俄国皇位宣示权利主张。10月，俄国人在一次冲突中损失2000人，而且粮草渐渐吃紧。沙因是个吹牛大王，出征时曾对沙皇吹嘘道，“大多数波雅尔坐在炉火旁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在战斗，“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但他很快就惊慌失措起来。米哈伊尔试图用虔诚的话语安抚沙因：“胜败乃兵家常事，上帝的仁慈永在。”但军营里的局势在恶化。

莱斯利和桑德森龃龉极深，苏格兰人指控英格兰人是叛徒。他俩当着全军的面吵架，莱斯利开枪把桑德森打死了。沙因开始与波兰人谈判。1634年2月19日，他率军向瓦迪斯瓦夫四世投降。波兰国王终于看到了夺取莫斯科的机会。在波兰人进军的时候，沙因和伊斯梅洛夫被俄国人逮捕，以叛国罪和亲吻天主教十字架的罪名审理，最后被斩首。但波兰人的进攻突然停止了，因为消息传来，奥斯曼苏丹穆拉德四世[43]入侵了波兰。5月17日，波兰与俄国签订了《永久和约》。瓦迪斯瓦夫四世仍然占据斯摩棱斯克，但终于承认米哈伊尔为俄国沙皇。[44]

1633年10月，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刻，菲拉列特去世，享年八十岁，不久之后玛尔法也去世了。三十五岁的米哈伊尔通过亲戚切尔卡斯基和舍列梅捷夫来统治国家，而他的继承人阿列克谢在特雷姆宫舒适但压抑的环境中长大。米哈伊尔温顺平和，而阿列克谢性情活跃。

阿列克谢五岁时，米哈伊尔任命了一个出身高贵但贫穷的贵族鲍里斯·莫罗佐夫担任其教师。按照传统，皇子得到的教育一般都很基础，但莫罗佐夫向阿列克谢传授了西方技术、拉丁文、希腊文、波兰文，还帮他建立了一座图书馆。米哈伊尔热爱花园和精巧的小玩意儿，送给阿列克谢一座菜园，还给他展示自己最新的玩具：一架装饰有机械布谷鸟和夜莺的镀金管风琴。沙皇父子对娱乐的品位也相近，雇用了十六名侏儒，让他们身穿红色和黄色服装。

莫罗佐夫是太子师的绝佳人选。作为在内部纷争不断的克里姆林宫长大的皇子，阿列克谢很不寻常，因为他拥有幸福的童年。莫罗佐夫安排阿列克谢和其他二十名男孩一同上课。他九岁的时候，有一个比他年长四岁、名叫阿尔塔蒙·马特维耶夫的男孩也加入进来。根据米哈伊尔后来的回忆，莫罗佐夫“在我身边持续陪伴”了十三年，几乎已经变成了皇室一员。[45]

1639年，米哈伊尔的两个儿子几乎同时死去，一个五岁，一个刚出生不久。家庭的悲剧对沙皇造成了很大打击。1645年4月，他患上了坏血病、水肿，可能还有抑郁症。三位御医为沙皇验尿。他哭泣连连，以致医生们的诊断是，大量泪水郁积在他胃部、肝脏和脾脏，使他的器官丧失了天然的热量，让他的血变冷。他们开的药方是掺有草药和泻药的莱茵河葡萄酒，以及不吃晚餐。5月14日，他们又开了另一种泻药。26日，他们发现沙皇的尿液无色，认为他的胃和肝功能不正常，原因是“久坐，喝了冷的饮料，以及悲痛造成的忧郁”。这就是17世纪时对抑郁症的诊断。但米哈伊尔没有好转的迹象。三十年前将皇位奉献给他的舍列梅捷夫亲自照料他，但这也无济于事。

7月12日，米哈伊尔在教堂昏厥。“我的五脏六腑，”他呻吟道，“被撕碎了。”他的腹部接受了涂香膏的按摩。宫廷人员意识到，四十九岁的沙皇时日无多了。在汗臭和尿臊味、神父的吟唱、影影绰绰的烛光和

悬挂式香炉的摇曳中，皇家的临终床榻被视为尊严和神圣的剧场，生为君主的人也要以君主的仪态死亡。君主的死也和普通人的意义不同：沙皇去世了，但他传承下去的权力仍然非常鲜活。他们的临终床榻是公开的和务实的交易场所。廷臣为自己爱戴的主人哀悼，但他们也参与了一段统治的终结，以及下一段统治的开端。权力交接始终是一个政权的稳定性的终极考验，但在1796年之前，俄国没有皇位继承法，所以沙皇的临终时刻也是危险的政治危机时刻，常常会恶化为致命的角逐。喃喃低语的临终遗言被认为是神圣的，但在前一位沙皇最后一息咽下之后，就只有新沙皇的意愿算数了。这样紧张的时刻既属于家庭相聚，也是国家的庆典。沙皇驾崩时所在房间内最后一刻的阴谋诡计往往会改变一切。

皇后、皇储、莫罗佐夫和牧首被召唤到沙皇榻前。米哈伊尔向妻子道别，将国家托付给皇储，并告诉莫罗佐夫："我把儿子托付给我的波雅尔们。我恳求你，正如你欣悦地为我效力，与我一起生活了十三年，请继续这样侍奉我的儿子！"

凌晨2点，他做了告解。阿列克谢注意到父亲的肚子"蠕动并隆隆作响"，这是死亡的声音。米哈伊尔驾崩了，尼基塔·罗曼诺夫（伊凡·罗曼诺夫的儿子，阿列克谢的堂叔）走进候见室，第一个向新沙皇宣誓效忠，重申不得认可任何外国人为沙皇，并且所有公民都有义务报告任何"阴谋"。同时，钟声响起，沙皇的遗孀和女儿们痛哭流涕。这一次没有全俄缙绅会议来确认新沙皇的即位，罗曼诺夫皇朝已经不需要全俄缙绅会议这么做了。阿列克谢成为沙皇，是凭借上帝的意志，而且仅凭上帝的意志。[46]

第二场　年轻的僧人

出场人物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沙皇，1645～1676年在位，“年轻的僧人”

玛丽亚·米洛斯拉夫斯卡娅，阿列克谢的第一任妻子

索菲亚，阿列克谢与玛丽亚的女儿，后来的女君主

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阿列克谢沙皇与玛丽亚的长子和继承人

费奥多尔三世，阿列克谢沙皇与玛丽亚的第三个儿子，沙皇，1676～1682年在位

伊凡五世，阿列克谢沙皇与玛丽亚的第五个儿子，沙皇，1682～1696年在位

娜塔莉亚·纳雷什金娜，皇后，阿列克谢沙皇的第二任妻子

彼得一世（大帝），阿列克谢沙皇和娜塔莉亚的儿子，沙皇，1682～1725年在位

伊琳娜·米哈伊洛芙娜，公主，阿列克谢沙皇的姐姐

尼基塔·伊凡诺维奇·罗曼诺夫，沙皇的亲戚，伊凡·罗曼诺夫的儿子

廷臣：各部大臣等

鲍里斯·莫罗佐夫，阿列克谢沙皇的教师和重臣

伊利亚·米洛斯拉夫斯基，阿列克谢沙皇的岳父和大臣

尼康，牧首

博格丹·希特罗沃，廷臣，“喃喃低语的宠臣”

阿法纳西·奥尔金-纳晓金，大臣

阿尔塔蒙·马特维耶夫，阿列克谢沙皇的儿时朋友和重臣

伊凡·霍万斯基公爵，将军，“吹牛大王”

沙皇的葬礼很简单，也很快就结束了。次日，即1645年7月14日，阿列克谢身穿黑色丧服，在敞开的棺材旁接受大家的吊唁，接着率领朴素的游行队伍，从特雷姆宫去往天使长米迦勒大教堂，即沙皇长眠的地方，然后吃了葬礼宴会上加蜜糖的粥。莫斯科的气氛十分紧张：已经六十年不曾有过和平的权力交接了。必须尽快安排加冕礼。鞑靼可汗在南方发动了进攻，波兰国王庇护着三位逍遥法外的皇位觊觎者之一。即便混乱时期已经过去了三十年，也没有人可以对俄国的所谓“三大瘟疫——斑疹伤寒、鞑靼人和波兰人”置若罔闻。

8月18日，沙皇的母亲叶夫多基娅去世了。这个少年在五周内父母双亡。阿列克谢去扎戈尔斯克朝圣，然后斋戒祈祷，净化自身。9月28日，沙皇身穿经过祝圣的红金白三色长袍，从一排排火枪兵前走过，到圣母升天大教堂接受加冕，随后他的堂叔尼基塔·罗曼诺夫抛撒了钱币。

新沙皇颇有人君之风，生活方式也完全是皇家风格。他身高六英尺（约合1.83米），粗壮强健，精力充沛，身体健康，胡须鲜红有光泽，喜欢放鹰[47]和狩猎。据说，起初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特雷姆宫的女眷那里，他的童年就是在特雷姆宫度过的，但他很快就以他父亲不曾有过

的方式，在宫廷发挥强有力的作用。[48]

阿列克谢是受教育最好的继承人之一。从他的私人文件看，他是一位聪明、精力充沛、牙尖嘴利的改革家，不会容忍愚蠢的人。他写诗、素描，并持续不断地写下自己对几乎所有话题的想法。他一直寻求用外国技术改良自己的军队、修缮自己的宫殿，为他儿子彼得大帝的政策埋下伏笔。[49]他大发雷霆时非常危险，在开会的时候甚至会动手殴打大臣。修道院的管事喝醉了酒，他写信给管事，骂他是“恨上帝的恶徒、出卖基督的逆贼、走火入魔的小撒旦、被诅咒的狼吞虎咽的敌人、邪恶狡诈的坏蛋”；但很典型的是，此人受到的惩罚仅仅是被迫在公共场合宣读这封信，并真诚地悔罪。

阿列克谢有时残酷，有时也温和可亲。他的最高级波雅尔——尼基塔·奥多耶夫斯基公爵不幸丧子，阿列克谢安慰他道：“节哀顺变。您当然应当哀悼和流泪，但不要过度……”然而，他始终是君权神授的专制君主，常常戏耍和折磨他的廷臣。他在一次接受放血后感觉身体好了一些，于是强迫所有廷臣都接受放血。他年迈的舅舅抗议说自己身体太虚弱了。阿列克谢说：“或许您觉得，您的血比我的更宝贵？”他动手打了舅舅，然后亲眼看着他被放血。

阿列克谢每天凌晨4点醒来，在私人小教堂祈祷二十分钟，然后接见那些享有瞻仰沙皇“明亮的眼睛”特权的亲信，直到上午9点，之后他会听两个小时的弥撒。在复活节，他会连续站立六个小时并祈祷，拜倒在地一千次。

午饭时，他独自用膳，波雅尔们在邻近的桌前吃饭。有时为了褒奖某人取得的胜利，他会邀请其中一人与他一起吃饭，或者把自己桌上的一道菜送给他们。正式宴会是大快朵颐的“马拉松”，一共有七十道菜，包括熊肉、牛肉、鸽子、鲟鱼，还要喝伏特加、啤酒或格瓦斯（这是一种传统的斯拉夫饮料，酒精含量很低）。

午睡之后，阿列克谢会回到教堂做晚祷，然后是更多的会议、下象棋、玩双陆棋，以及更多的祈祷。他被称为“年轻的僧人”，他的宗教虔诚到了压倒一切的程度，就连到访的教士在克里姆林宫待了几天之后也觉得疲惫不堪。一群虔诚的宗教狂热分子，沙皇忏悔神父的门徒弟子，鼓励他发动一场道德复苏的严苛运动，以涤荡莫斯科的种种罪恶。到访的德意志人亚当·奥雷阿利乌斯注意到，莫斯科有淫荡的艳舞、公共场合展露屁股的丑行、醉醺醺的裸女四仰八叉地躺在酒馆外，当然还有“肉体贪欲”。他还补充说，莫斯科人“沉醉于鸡奸，不仅鸡奸男孩，还有马”。鸡奸马匹的行为在莫斯科的小巷应当不会真的普遍，但狂欢作乐的女人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都被认为是社会腐化堕落的迹象。阿列克谢命令禁止奏乐、吸烟、说脏话和饮酒，谴责性方面的不道德行为，给他的侏儒发了退休金并将其遣散，以道德水准无可指责、严肃体面的瘸子和僧侣取而代之，作为自己的侍从。曼陀林琴被认为是魔鬼的工具，红场上点燃篝火焚烧这些乐器。“严加防范，任何地方都不准出现可耻的景观和娱乐，”他命令道，“也不准带着小手鼓和笛子的流浪乐师出现。”他记录了自己的慈善施舍活动：“给60个人每人施舍了6卢布10戈比[50]。”[51]

加冕之后，他让自己父亲的大臣舍列梅捷夫（已经六十九岁）退休，提拔自己的前教师鲍里斯·莫罗佐夫为首席大臣，赋予了他极广泛的职权，范围包括财政部、射击军和药房，并将克里姆林宫内的一座宫殿赏赐给他。他还称莫罗佐夫为“亚父”。莫罗佐夫新官上任后的最早一批决定之一，就是举办选秀。[52]

进入最后一轮的有六位少女。1647年2月4日，阿列克谢选择了叶费米雅·弗谢沃洛日斯卡娅。为防止新娘被下毒或受到其他方式的戕害，宫廷很快安排婚礼于14日举行。但在一次公共仪式上，这姑娘在被戴上皇冠的时候晕倒了，让人不禁担心她中了巫术或患有癫痫。不管她是中了毒还是仅仅运气不好，原本就偏向另一名秀女的莫罗佐夫利用了她的

倒霉。皇室在将原本为婚礼准备的精美亚麻布织物作为礼品赠送给她后，把她逐出特雷姆宫，将她与家人一同流放。阿列克谢去猎熊以寻求慰藉。

选秀重启的时候，莫罗佐夫支持自己一位门客的两个女儿。她们很理想，因为如果沙皇娶了其中一位，那么莫罗佐夫自己可以娶另一位。莫罗佐夫也可能将其中一个姑娘塞进了最后一轮的六名佳丽当中，但在沙皇亲自选择的时候，莫罗佐夫的计划破产了，因为沙皇选择的是弗谢沃洛日斯卡娅。对莫罗佐夫来说幸运的是，弗谢沃洛日斯卡娅晕倒了。现在莫罗佐夫安排沙皇在他妹妹的套房邂逅了他的人选。

她是玛丽亚，伊利亚·米洛斯拉夫斯基的女儿，而米洛斯拉夫斯基是一位在外交部效力已久的秘书的侄子。按照莫斯科的标准，米洛斯拉夫斯基可算游历甚广，起初是一名英格兰商人的侍酒仆人，并去了荷兰雇用西方专家。

1648年1月16日，阿列克谢骑马穿过冰天雪地的莫斯科，一同奔驰的还有一辆雪橇，上面载着他的未婚妻玛丽亚。雅科夫·切尔卡斯基公爵（家产排名第三的波雅尔）是沙皇的伴郎。后来，沙皇夫妇主持宫廷，在多棱厅分享同一宝座。阿列克谢享用了体腔塞满藏红花的天鹅肉，玛丽亚吃的是鹅肉、猪仔肉和鸡肉。沙皇身边的宗教狂热分子说服了新郎，禁止任何舞蹈或狂欢。新婚夫妇只喝了格瓦斯，没有喝伏特加，并且没有举行传统的旨在促进生育力的异教仪式。但玛丽亚还是很快就怀孕了。他们的婚姻维持了二十一年，生了五个儿子和八个女儿。玛丽亚成为典型的莫斯科妻子，深居特雷姆宫，是虔诚和贞洁的模范。

十天后，五十七岁的莫罗佐夫娶了还是少女的安娜·米洛斯拉夫斯卡娅，于是成为沙皇的连襟。玛丽亚嫁给了一位魁梧雄壮的年轻君主，而安娜的婚事一定非常凄惨。沙皇的英格兰御医说，安娜是个“甜美多汁、皮肤较黑的女娃儿”，喜欢与年轻男子打情骂俏，肯定不会喜欢老

迈的丈夫，“所以他们夫妇没有孩子，有的只是吃醋”。没过多久，事实证明这门婚姻对莫罗佐夫非常有价值：它救了他的命。

莫罗佐夫把盐税提高了四倍，提倡节俭，自己却大捞油水。他只继承了100户农奴，但几年之后就成了第二富的波雅尔。而他的堂弟，调查部总长伊凡·莫罗佐夫，成了第五富人。很快，莫罗佐夫就成了莫斯科最遭仇恨的人，而公众的不满与此时整个欧洲普遍的战争、革命和饥馑也有关联。[53]

1648年6月1日，阿列克谢自他众多朝圣之旅中的一次返回时，突然发现自己被愤怒的群众包围了。他们抓住了他的马笼头，但也给他奉上血与盐的欢迎礼物：群众谴责阿列克谢政府中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尤其是莫罗佐夫的盟友、掌管莫斯科的列昂尼德·普列谢耶夫。阿列克谢承诺开展调查，骑马继续上路。抗议者更带威胁性地逼近普列谢耶夫的亲信。普列谢耶夫的走狗纵马闯进人群，挥舞鞭子抽打他们，逮捕示威者的领导人。阿列克谢次日从红色楼梯下来，走向教堂，人群围住他，要求释放被抓的人。他们看到莫罗佐夫，反复喊道：“是的，我们也会搞定你！”群众痛打多位波雅尔，要求处死普列谢耶夫。

暴民横冲直撞地杀向莫罗佐夫的宫殿，把他的管家活活打死，将他的一名仆人从窗口扔出去，掳掠他的财宝，洗劫了他的酒窖，狂饮不休，简直是在酒里洗澡。他们抓住了他那心惊胆战的年轻妻子安娜，但饶恕了她，还说：“你若不是皇后的妹妹，我们就把你碎尸万段！”他们还抢劫了不得民心的大臣的宫殿。税务官齐斯伊卧病在床，但成功躲藏在一条桦木大扫帚下，不过一名仆人出卖了他，向暴民指出他的藏身之处。他们殴打他，将他“像条狗似地”拖到室外，把他剥得精光，打死丢到了粪堆上。“这就是你要的盐税，你这奸贼！”随后暴民包围了特雷姆宫。

莫罗佐夫及其盟友彼得·特拉哈尼奥托夫从克里姆林宫秘密出逃。

比较受群众欢迎的尼基塔·罗曼诺夫，即沙皇的堂叔，出来向群众承诺，贪官污吏会因其罪行遭到惩罚。群众为沙皇祝福，但要求立刻处决莫罗佐夫及其同党。尼基塔发誓赌咒，莫罗佐夫已经逃走了，只有普列谢耶夫还在。群众怒吼着，非要见血不可。阿列克谢不情愿地交出了普列谢耶夫。群众用木棍狂殴普列谢耶夫，“几乎把他打成肉酱，脑浆溅满他的脸，衣服被撕掉。人们拖着赤身露体的死尸在市场周围的烂泥地里走。最后一名僧人走过来，砍掉了他脑袋的残余部分”。混乱之中莫罗佐夫逃不出城，便溜回了克里姆林宫。阿列克谢宣布，他要免去莫罗佐夫的职务，以尼基塔·罗曼诺夫和雅科夫·切尔卡斯基公爵代替他。

暴民狂饮抢来的酒，用鞋、帽子和靴子舀酒喝，酩酊大醉，四处纵火，直到整座城市骤然陷入火海。人群发现了普列谢耶夫的脑袋，就践踏它，用伏特加浸透它，然后点燃，最后将他残缺不堪的尸体与他同党的尸体（被从墓中掘出）一同丢入大火。在圣三一修道院躲避的特拉哈尼奥托夫被带回城，在红场被斩首。

莫斯科终于平静下来之后，阿列克谢在尼基塔·罗曼诺夫的陪同下，向聚集在红场的群众发表演讲，为大臣的罪行道歉，并承诺降低物价。但随后，他带着尊严补充道：“我已经发誓要把莫罗佐夫交给你们。我不能完全为他辩护，但也不能放弃他。他是我的亲人，是皇后的妹夫。要把他交出去送死，太难了。”泪水滚过他的面庞。人群喊道：“沙皇万岁！”6月12日，在火枪兵护卫下，莫罗佐夫被押解到北极白海之滨的一座修道院，在那里被监禁起来。不过，阿列克谢亲笔写信给修道院院长道：“相信这封信的内容。务必要保护好他……我会奖赏你。”

7月12日，阿列克谢又做了一个让步，召集全俄缙绅会议编纂新法典，以保护人民、安抚贵族。“混乱的时期快结束了”，阿列克谢给白海之滨的莫罗佐夫的狱卒们写信，命令他们将他的“亚父”分阶段送往南

方，准备护送他低调地重返莫斯科。9月1日，全俄缙绅会议在克里姆林宫开会的时候，尼基塔·奥多耶夫斯基公爵奉上了新法典，它承诺“赋予一概人等，无分贵贱，以平等公正的待遇”。同一时期，英格兰议会即将判处一位受膏国王死刑，而阿列克谢的法律并没有任何平民主义的因素。在动荡和恐惧的时期，沙皇同意与贵族结盟，借以巩固自己的合法性。而这种联盟，一直到1861年都将是罗曼诺夫皇朝统治的基石。他确认了之前封赏给贵族的土地，而贵族的土地逐渐转化为永久性私人领地。地主对农民拥有司法权，现在农民是完全依附于地主的农奴，被禁止离开主人的庄园。如果农奴逃离自己主人的领地，将遭到追捕。[54]

有63种罪行将遭到死刑的惩罚，死刑包括一些新的花样，比如活埋和火刑。惩罚非常野蛮，但或许并不比同时期英格兰的惩罚更野蛮。惩罚的主要刑具是皮鞭，阿列克谢的法典中141次提及它。这是一种生牛皮鞭，上面常常带有金属圈或铁丝，就像九尾鞭，能撕裂肉体，触及骨骼。鞭笞10下，就可能打死人。超过40下的鞭刑就差不多是死刑了。为了换取罗曼诺夫家族的独裁统治权和在顶层的军事动员权，阿列克谢允许贵族对农民施行暴政，而农民占到了总人口的90%。占有农奴人身的特权界定了贵族的身份，设定了一种俄国风格的行为模式：对上奴颜婢膝，对下凶狠残暴。

阿列克谢足够自信，便免去了几位新大臣的职务，提拔自己的岳父米洛斯拉夫斯基。此人是个粗暴的流氓，“四肢和肌肉强健如赫拉克勒斯”，但“贪婪、不公和道德败坏”，好色成性，贪污腐化，很快就用赃款为自己在克里姆林宫建造了一座豪宅。阿列克谢被他搞得很烦，有一次在议事会上扇了他耳光。阿列克谢曾抱怨某位大臣“沾染了莫斯科的每一种邪恶狡猾的恶习性”，这肯定指的是他的岳父。但他也赋予了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实实在在的权力。[55]

尼康活像《圣经》中的先知。他出身农家，三个儿女死后，他劝说

妻子当修女，自己也在天寒地冻的极北之地出家。他身高六英尺六英寸（约合1.98米），肌肉粗壮，眼神凶悍，傲慢自负，专横跋扈。他每天下跪祈祷1000次，坚持斋戒，以致看到幻象。他是宗教狂热分子，鼓励阿列克谢的节俭措施。阿列克谢任命他为诺夫哥罗德的都主教，他在那里镇压了1648年的暴乱，向沙皇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阿列克谢称尼康为“我特别的朋友”和“伟大的光辉灿烂的儿子”。他俩都拥有一种神圣君主制的世界观。英格兰国王查理一世被斩首的时候，阿列克谢大感愤慨和憎恶。他将俄国境内的英格兰人驱逐出境。与此同时，乌克兰与波兰的边境地带陷入凶残的内战，东正教民众反叛波兰天主教贵族。尼康宣讲道，如果世界摇摇欲坠，那么俄国沙皇的东正教使命必须是纯洁的，必须准备向天主教波兰人和伊斯兰教鞑靼人发动圣战。

耶路撒冷牧首派索斯访问了莫斯科，鼓励这种帝国霸业与神圣使命融为一体的精神，赞颂阿列克谢为“大卫王和君士坦丁大帝，新的摩西”。阿列克谢积极备战，准备发动一场圣战，而尼康承担起他的使命。1652年7月25日，尼康被立为牧首，绕着克里姆林宫围墙游行。阿列克谢亲自为他挽马笼头，这是牧首继位的仪式之一。阿列克谢写道：“在你身上，我找到了一个能够领导教会、辅佐我治理国家的人。”尼康开始在沙皇的大多数法令上签字。

尼康深信莫斯科就是新耶路撒冷[56]，对此非常执迷，他还相信，国家腐化堕落，教会也偏离了正统。他首先要镇压外国人，禁止他们穿戴俄国服饰，并将外国人限制在所谓的外国人区或德意志区，允许他们在那个区域之内的新教教堂祈祷，在外国人区抽烟和嫖妓。尽管如此，俄国继续雇用越来越多的外国军事专家。至于教会，它的纯粹拜占庭式的礼拜受到了伊凡雷帝批准的一些革新的污染。尼康认为必须清除这些革新。从今往后，画十字时只能用三根手指，而不是两根。尼康自称恢

复了正确的拜占庭礼拜方法，但传统派（称为旧礼仪派）宁愿受尽折磨、生不如死，也拒绝用三根手指画十字。在尼康镇压这些异见分子的时候，乌克兰爆发了严重的灾难，那里简直是反乌托邦的地狱。东正教反叛者向沙皇求援，给了后者一个无法拒绝的机遇去开疆拓土并收复基辅罗斯的失地。[57]

乌克兰的东正教徒领袖是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他是哥萨克军官，曾为奥斯曼苏丹和波兰国王效力，学会了土耳其语和法语，后来解甲归田。不料他那十岁的儿子被一名天主教贵族杀害。赫梅利尼茨基发动了一场大叛乱，其主要的推动力量就是哥萨克对波兰天主教领主的仇恨。但他和他的叛军还怨恨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常常为波兰权贵效力，是他们的爪牙。在被西班牙和西欧大部分国家驱逐之后，不少犹太人来到比较宽容的波兰。赫梅利尼茨基叛军对波兰的大量犹太人展开了报复。赫梅利尼茨基当选扎波罗热哥萨克的盖特曼，驱使他那些如同《启示录》四骑士[58]般凶残的骑兵，野蛮地清洗天主教徒和犹太人。被屠杀的犹太人数量在2万到10万之间。叛军乐呵呵地用五花八门的残暴手段杀人：开膛、肢解、斩首；把儿童削成肉片并烤熟；叛军强暴妇女，然后当着她们的面吃掉她们的孩子。在东欧的血色大地上，在20世纪的屠犹惨剧之前，不会再发生这样恐怖的事情。

赫梅利尼茨基得到了克里米亚可汗的支持，可汗的精锐鞑靼骑兵帮助赫梅利尼茨基连续多次击败波兰军队。1648年12月，赫梅利尼茨基骑着一匹白马进入基辅，宣布自己不仅是一个新的哥萨克国家的盖特曼，还是罗斯大公。他这惊世骇俗的崛起非常短暂：当他的克里米亚盟友抛弃了他并且波兰人打败了他，他在绝望之下向一位新的保护人求救。1654年1月，他向沙皇阿列克谢宣誓效忠。阿列克谢承认赫梅利尼茨基的盖特曼地位。在俄国人看来，这就是乌克兰成为俄国一部分的时刻；乌克兰人则认为，这是俄国认可乌克兰独立的时刻。[59]事实上，这是一个情急之下便宜行事的军事联盟，阿列克谢赞助赫梅利尼茨基的战

争，以便攻击波兰、征服乌克兰。[60]

赫梅利尼茨基同意提供2万名哥萨克去攻打波兰，于是阿列克谢对波兰宣战。1654年4月23日，数千名俄国官兵带着宗教狂热，聚集在克里姆林宫，接受尼康的祝福。“战斗打响之后，你和你的士兵必须勇往直前，完成上帝的使命。喜悦地投入战斗吧！”阿列克谢给他的将军尼基塔·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写道。这话听起来很像他的同时代人奥利弗·克伦威尔。阿列克谢也要御驾亲征，所以他授予尼康“伟大君主”的头衔，阿列克谢的祖父曾拥有这个头衔。或许阿列克谢与尼康的关系就像米哈伊尔和菲拉列特。

5月18日，在莫罗佐夫和米洛斯拉夫斯基陪同下，年仅二十五岁的沙皇率领他的大军从莫斯科出征，开往斯摩棱斯克。他身穿镶嵌钻石的长袍，手拿圣球和权杖，乘坐一辆镶鲜红色锦缎的镀金马车，拉车的马的蹄铁上都镶嵌钻石。二十四名骠骑兵和二十四面旗帜护卫着沙皇，他那带有金鹰图案的私人旗帜在马车上方飘扬。他围攻斯摩棱斯克，开始炮击那里的防御工事。阿列克谢指挥炮火时表现出弹道学才华，他的儿子彼得大帝也会有这种才华。8月16日，他尝试猛攻城墙，但波兰人引爆了一座挤满俄国士兵的塔楼下方的炸药。阿列克谢后来安慰自己留在莫斯科的姐妹道：“不要为这次进攻失败而哀伤，我们给了他们一顿猛揍。”9月23日，斯摩棱斯克陷落，随后还有三十座城镇落入俄军手中。有了经验之后，沙皇得以更为严苛地评估自己的亲信：他仍然挚爱莫罗佐夫，但鄙视米洛斯拉夫斯基。“有两个人和我一起骑行，”他抱怨道，“一个欢快、可靠而令人充满希望，另一个放荡、暴烈而恶毒。如何能信任两面三刀之辈？”

1657年2月，刚刚从瘟疫中恢复元气的莫斯科人迎接班师回朝的阿列克谢，他展示了六十面波兰军旗。这是自伊凡雷帝以来第一位庆祝重大胜利的沙皇。他发现尼康比以往更加盛气凌人了。但是，在阿列克谢

继续征战并占领明斯克与今天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大片土地的时候，牧首仍然是伟大君主。阿列克谢自豪地将白俄罗斯纳入自己的领地。不过，瑞典人对他的胜利感到警惕，于是入侵俄国，搅乱了沙皇的好戏。

理智的选择应当是与波兰人谈判，转而与瑞典作战，但在尼康的坚持下，阿列克谢没有与波兰人缔结和约就仓促地与瑞典人交战。瑞典是欧洲的先进强国，受过三十年战争的磨砺。阿列克谢陷入了泥沼。另外，尼康也是一个问题，他现在以牧首的身份凌驾于沙皇之上。

怒气冲冲的神父和年轻的专制君主在一次礼拜中公开发生冲突。“你是个爱吵架的农民。”沙皇说道。

“你凭什么辱骂我？”牧首答道。

阿列克谢不得不支持尼康去镇压所有反对他进行宗教改革的人，但阿列克谢的亲信一定向他抱怨了牧首那令人无法忍受的妄自尊大。阿列克谢有事的时候不再征询他的意见，对这个“混账东西”半是尊崇，半是憎恶。军事形势在恶化。赫梅利尼茨基死后，波兰人给哥萨克开出了更好的条件，于是哥萨克转而投靠波兰，给俄国人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曾经鼓吹战争的尼康现在因为自己伟大君主的地位而飘飘然，常训斥沙皇，仿佛他不过是个新受洗者。尼康生活奢华，住在近似皇宫的豪宅里；他的长袍价值3万卢布，上面镶满了珠宝，以至于他几乎不能承受长袍的重量。有传闻称，他的密室内有一些纤细俊俏的修女与他嬉戏。[61]

廷臣不仅要遵从君主的命令，还要察言观色，揣测他未说出口的意愿，而君主本人或许都没意识到自己有这些意愿。波雅尔们感觉到阿列克谢对尼康的怨恨，忽然间团结起来，一致反对尼康。阿列克谢母亲的家族，斯特列什涅夫家族非常憎恶尼康，谢苗·斯特列什涅夫给一条蹦

跶的獒犬取名为“尼康”，还教它用爪子做牧首祝圣的动作。这很能说明沙皇的亲信如何看待牧首。

1658年7月4日，阿列克谢宴请到访的格鲁吉亚国王泰姆拉兹一世，但没有邀请尼康作陪。[62]尼康派他的廷臣之一，德米特里·梅谢尔斯基公爵去询问这是怎么回事，沙皇一定是疏忽了吧。梅谢尔斯基发现军械大臣博格丹·希特罗沃（绰号“喃喃低语的宠臣”）把守着红色楼梯，挥舞着他那镶嵌珠宝的节杖，阻挡大胆放肆的人群。希特罗沃挥拳就打梅谢尔斯基。

“你不能打我——我有要务在身。”

“你是谁？”希特罗沃问道。其实他当然知道对方的身份。

“牧首的仆人。”

“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了。我们凭什么要尊敬牧首？”接着他用节杖继续殴打梅谢尔斯基的脑袋，迫使他鲜血淋淋地逃回尼康身边。随后，波雅尔尤里·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去见牧首，并宣称：“你侵犯了沙皇的威严。你竟敢自称伟大君主！”

“是沙皇给我这个头衔的……”

“是啊，”罗莫达诺夫斯基反驳道，“现在沙皇陛下禁止你用这个头衔了。”

牧首是个老练的表演艺术家，他尝试公开挑战沙皇，这个举动可能会让他付出生命的代价。在圣母升天大教堂的礼拜期间，他宣称：“我不能再担任你们的牧者了……伟大君主违背了他的誓言……我必须离开这座圣殿、这座城市。”当着瞠目结舌的信众的面，他换上了僧衣，等待沙皇回心转意。但阿列克谢心意已决。尼康动身前往新耶路撒冷修道

院，但他还有一张牌可以打。[63]

阿列克谢与1654年发动圣战时的那位沙皇已经判若两人。班师回朝之后，他已经变成一位踌躇满志的军事领袖，毕竟他已经亲眼见过波兰领主的生活方式。他雇用了一个英格兰人帮他购买挂毯、树木、蕾丝、会唱歌的鹦鹉和皇家马车，以装点他那新近变得奢华美丽的宫殿。他还雇用了矿物学家、炼金术士、玻璃工匠和英格兰医生塞缪尔·科林斯。这位御医很快注意到，“沙皇开始把他的宫廷和建筑装饰得更为雄伟华丽，为他的房间装饰壁毯，并建造娱乐休闲的场所”。阿列克谢雇用了2000名新的外籍军官，改革了军队，并研究弹道学技术。

没了尼康的烦扰之后，阿列克谢认识到，每一位统治者都需要一个文书官衙来执行他的命令，于是设立了一个新的枢密部。若有某些波雅尔不参加他的黎明礼拜，他就记下他们的名字，把他们集合起来，然后将其双手缚在背后，让他们穿着长袍，之后就将其投入河水中。这样的话，他们很容易溺死或冻死。他哈哈大笑道：“你们更愿意和老婆睡觉，也不愿意礼赞这个有福日子的光辉。这就是给你们的奖赏！”他酷爱这种专横跋扈的欺凌，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我已经立了规矩，每天早上把廷臣浸泡在池塘里。约旦河的洗礼妙极了。那些不按时来接受我审视的人，我就把他们泡在池塘里，一天四五个人，有时一天有十来个。”

这看似玩闹，实则非常严肃和致命。他用这些手段对老波雅尔们严加管束，让他们服服帖帖。他不得不提拔伊凡·霍万斯基（绰号“吹牛大王”）那样的军事庸才，尽管“所有人都说你是傻瓜”。他宽容地只是批评“喃喃低语的宠臣”希特罗沃豢养了一群波兰性奴，却对自己的岳父米洛斯拉夫斯基嫖娼大发雷霆。阿列克谢命令他要么禁欲，要么赶紧结婚。

这时的战况越来越糟糕，濒临灾难。波兰人和瑞典人议和了，于是

波兰及其哥萨克和鞑靼盟友可以转而进攻俄国。1659年6月，阿列克谢的军队被波兰-哥萨克-鞑靼联军击溃，损失高达4万人，之前俄国在乌克兰和立窝尼亚占领的土地也丢个精光。但沙皇找到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大臣，此人能够帮助他脱离这次危机：阿法纳西·奥尔金-纳晓金，来自普斯科夫的一个穷贵族的儿子，在卡迪斯[64]与瑞典人缔结了和约。阿列克谢征询议事会的意见。蠢笨的米洛斯拉夫斯基说，如果他当上总司令，一定能把波兰国王披枷带锁地押回来。

“什么！”阿列克谢吼道，“你这蠢猪，竟如此厚颜无耻，还敢吹嘘你的本事？你什么时候打过仗？请你讲一讲你打过的那些精彩的战役！你这老傻瓜……或者，你竟敢如此放肆地嘲弄我吗？”他扯住米洛斯拉夫斯基的胡须，狠狠地扇他耳光，把他拖出金色大厅，然后猛地关上了门。

纳晓金[65]建议，不仅要与波兰媾和，还要与波兰合并，由阿列克谢担任波兰国王，如果不行的话，就与波兰结盟。但与此同时，阿列克谢的将军格里戈里·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在努力坚守东乌克兰。当他打得顺利的时候，阿列克谢会赞扬他。而在他失败的时候，就会收到沙皇怒气冲冲的信，其令他毛骨悚然：“愿上帝为你这恶魔般的服务报偿你……三次被诅咒的、可耻的仇恨基督徒的恶棍，撒旦的真正儿子，魔鬼之友，你没有派遣那些部队，会因此陷入无底深渊。记住，逆贼，是谁提携了你，是谁奖赏你，你依赖的是谁！你能藏到哪里去？你往哪里逃？”

人民也感受到了沉重的压力。[66]

1662年7月25日，阿列克谢及其家眷在莫斯科城外他最喜爱的科罗缅斯克宫的教堂做礼拜，这时一大群人开始高声疾呼，要求处死他的岳父米洛斯拉夫斯基，因为米洛斯拉夫斯基身为财政部大臣，铸币时掺杂黄铜，使得钱币贬值。阿列克谢让他的家眷躲进皇后的套房，然后亲自

出来与群众理论，同时从莫斯科召唤援兵。但他不知道，都城已经在暴乱群众手中了，更多抗议者在逼近他。

阿列克谢骑着马，准备返回莫斯科，这时愤怒的人山人海吞没了他。他被粗暴地推推搡搡，皇后遭到辱骂，他的侍从准备拔剑，这时他的军队从示威群众背后发起冲锋。“救我！赶走这些恶狗！”阿列克谢一边呼喊，一边催动坐骑。暴民被驱赶到河里，很多人被捕。阿列克谢亲自视察刑讯室，具体规定了惩罚措施。“10或20名逆贼”立刻被处以绞刑，18人被吊在通往莫斯科的道路两侧的绞刑架上，还有100人被吊在科罗缅斯克；有的犯人被割掉舌头或被肢解。

他骑马穿过莫斯科，手执沙皇的传统钢头权杖，也就是伊凡雷帝打死自己儿子用的那根权杖。有一个人冲过沙皇的卫队，阿列克谢用权杖将他打死。后来，他发现此人是因为被欠饷而来告御状的。“我杀了一个无辜的人”，但那名拖欠死者军饷的军官才是“此次杀戮的罪人”，于是阿列克谢免去了此人的职务。

这场“铜币暴动”震动了沙皇。他患上心悸、流鼻血和消化不良等病。他的医生科林斯和恩格尔哈特用泻药、鸦片和嚏根草为他治病，以放缓心跳。但他仍然喧闹奔波、安静不下来，展现出他强健得惊人的体魄，他的儿子们继承了这一点。他的长子也叫阿列克谢，之后玛丽亚又给他生了个儿子，叫费奥多尔。受到精心培养的长子十三岁时被正式立为储君。[67]

1664年12月18日夜，十辆雪橇组成的队伍冲入银装素裹的克里姆林宫，在圣母升天大教堂外停下。从雪橇上走下来的是尼康。阿列克谢命令他立刻离开，但尼康这次神秘的驾到揭示出沙皇周围沸沸扬扬的斗争。[68]

阿列克谢命令所有人都遵守东正教仪式的新规矩，违者格杀勿论。

他试图安抚和拉拢旧礼仪派的领袖阿瓦库姆，但阿瓦库姆拒不服从。两位人脉很广的女性廷臣，费奥多西娅·莫罗佐娃（沙皇的已故大臣莫罗佐夫的弟媳）和叶夫多基娅·乌鲁索娃公爵夫人是旧礼仪派信徒，固执己见。她们被逐出宫廷，然后遭到逮捕。沙皇开恩，她们只需要按照新规矩画十字，就可以重获自由。但阿列克谢到地牢里看望她们时，莫罗佐娃依然固执地用两根手指画十字。阿列克谢决心不再制造出新的殉道烈士，于是对其毒刑拷打，然后任其活活饿死。阿瓦库姆的妻儿被当着他的面活埋，他本人则仅仅被流放。但在俄国全境，许多旧礼仪派信徒被活埋；很多旧礼仪派信徒逃往西伯利亚和哥萨克的荒凉地带；有些旧礼仪派信徒则在北极岛屿索洛韦茨基的修道院盘踞并设防。

1666年12月，尼康受审并被判有罪，被褫夺牧首地位并流放。尼康的倒台意味着沙皇的所有竞争对手都被消灭，于是沙皇成为上帝在人间的神圣代表，而教会仅仅是君主制政权的宗教事务部门。教会与世俗政权斗争的问题得到解决之时，1667年1月，纳晓金与波兰缔结了和约，收回了斯摩棱斯克和基辅（最初规定，基辅归属俄国的期限为两年）。哥萨克盖特曼国家被波兰和俄国瓜分。在基辅罗斯陷落六个世纪之后[69]，俄国对乌克兰的再征服开始了。纳晓金被提升为首席大臣。而正当阿列克谢将小俄罗斯纳入自己的头衔之时，悲剧骤然降临到这位新任“全俄沙皇”[70]头上。[71]

1669年3月3日，四十三岁的皇后玛丽亚在二十一年的婚姻之后生下了她的第十三个孩子，但这个孩子和玛丽亚不久就都去世了。沙皇那年纪较长的儿子们，十三岁的皇储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孱弱的费奥多尔参加了葬礼。此外还有病快快的幼儿谢苗和伊凡。6月，谢苗夭折。阿列克谢沙皇之前有过一位情妇阿里亚娜，她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叫伊凡·穆辛-普希金。但阿列克谢沙皇需要更多的合法继承人。

11月，内廷部大臣希特罗沃组织了一次选秀。阿列克谢审查了十三

位少女，将其分成2～8人的若干小群。1670年1月17日，皇子阿列克谢病逝，于是费奥多尔成为皇储，再往下还有残疾的婴儿伊凡。阿列克谢亟须续弦。选秀过程弥漫着张皇失措的气氛。4月，沙皇将选择范围缩小到奥夫多季娅·贝利亚娃和娜塔莉亚·纳雷什金娜。贝利亚娃得到沙皇的长姐，此时已经四十二岁的老姑娘伊琳娜的支持，而纳雷什金娜则是阿列克谢的幼时好友和如今的廷臣阿尔塔蒙·马特维耶夫的养女和亲戚。

贝利亚娃占上风，但希特罗沃觉得她“胳膊瘦得皮包骨头”，或许生育能力不足。她的叔叔努力劝说御医证明她很健康，同时指控希特罗沃搞巫术。就在沙皇似乎要选择贝利亚娃的时候，有人在多棱厅和克里姆林宫的塔楼大厅发现了两封匿名信，信中指控纳雷什金娜心怀不轨，可能要用巫术蛊惑沙皇，还说她在到莫斯科之前曾向一名波兰贵族卖弄风骚。

沙皇下令逮捕了贝利亚娃的叔叔、女仆与亲戚，对其严刑拷打，但他们没有招供。写信人的身份自始至终都没有查明，但幕后元凶肯定是沙皇的姐姐和她的两个米洛斯拉夫斯基家的亲戚。他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没有推翻纳雷什金娜，反而毁掉了自己的候选人。阿列克谢又一次召见纳雷什金娜，地点可能是马特维耶夫的府邸，选秀的一些活动可能就是在那里举办的。

马特维耶夫曾和阿列克谢一起读书，后来指挥沙皇的卫队并领导他的情报机构。他的生活方式与其他莫斯科人大不相同，他羽翼下的亲信也与众不同。马特维耶夫的夫人叫玛丽·汉密尔顿[72]，是一个从清教统治下的英格兰出逃的苏格兰天主教徒。她不像沙皇的女眷那样深居于特雷姆宫，而是受过良好教育，穿着打扮时髦而有品位。她家里的气氛坦诚开放，非常开明，是西方先进文化的宝库，供养了演员和音乐家，装饰着油画，甚至还有镜子，而镜子在特雷姆宫属于被禁止的物品。

十八岁的娜塔莉亚·纳雷什金娜“长着大大的黑眼睛，可爱的圆脸，高高的额头，整个身段非常优美，四肢比例协调”。她的父亲是一名来自斯摩棱斯克的上校，与马特维耶夫的夫人有亲戚关系。“小鸽子，在你身上，我发现了一位合适的伴侣。”沙皇对她说道。在长公主伊琳娜和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鼓励下，其他秀女的家族指控马特维耶夫和希特罗沃迷惑诱骗沙皇，并用巫术迷住了医生，所以沙皇才拒绝了他们的女儿。巫术往往是政治阴谋的症状。阿列克谢亲自主持调查，并在一份指控书上写道：“上帝，救我避开狡猾与不义之人！”这是指他的姐姐吗？如果是，那么她又一次失败了。1670年春季，阿列克谢准备迎娶娜塔莉亚的时候，一个名叫斯捷潘·拉辛的哥萨克土匪率领一支由逃亡农奴和旧礼仪派信徒组成的叛军，溯伏尔加河而上，进逼莫斯科。[73]

1671年1月22日沙皇大婚那天，娜塔莉亚·纳雷什金娜“洋溢着青春和美丽”，但沙皇的长女的年纪都比这位新娘大。他那六个在世的女儿被关在特雷姆宫深居简出，虽然生活奢靡，但百无聊赖。不过，阿列克谢允许她们接受教育。其中最聪明的是十三岁的索菲亚，她特别憎恨自己的继母和纳雷什金家族，因为他们威胁要取代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成为宫廷的首要显贵家族。

6月16日，阿列克谢举行了一场与大婚典礼迥然不同的仪式，以庆祝镇压斯捷潘·拉辛哥萨克叛乱的成功。在红场，根据阿列克谢的残酷指示，拉辛遭到酷刑折磨：他遭到鞭笞，四肢被猛拽到脱臼，然后强行复位；他被烧红的烙铁烫，冰冷的水一滴一滴地滴到他头上，然后活活地遭到肢解并被斩首，内脏被拿去喂狗。但是，有关拉辛的传奇将长久地困扰罗曼诺夫皇朝。[74]

大婚改变了一切。新皇后的恩主马特维耶夫掌管了政府[75]，而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的两个成员被外调，去管理偏远的省份。1672年5月30日，娜塔莉亚生下了一个健康强健的儿子，取名彼得。为庆祝儿子的

诞生，阿列克谢提拔娜塔莉亚的父亲和马特维耶夫为侍臣。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在几十年的后宫阴谋乱斗之后突然又强盛起来，入侵了波兰。而哥萨克推举了一个新的冒牌货，称他为沙皇的已故儿子谢苗。这是混乱时期的重演，令人胆战心惊。阿列克谢梦想成为“雄霸天下的皇帝，将土耳其人逐出基督教土地”，于是派兵攻入乌克兰。哥萨克交出了假谢苗。1674年9月，阿列克谢的大臣严刑拷打假谢苗，迫使他招供自己的幕后支持者。在红场，假谢苗的四肢被砍断，然后一根木桩被旋转着插入他的肛门——这是对所有冒牌货的警告。[76]

面对奥斯曼帝国的新威胁，阿列克谢与西方谈判，同时开始改建宫殿。他的新宫殿可能是受到了太阳王路易十四富丽堂皇之风的启发。阿列克谢雇人创作了有史以来第一部专门为沙皇上演的戏剧。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宫——他在莫斯科周边的众多郊区宫殿之一——他建造了第一座沙皇剧场，并观看了一部精巧的取材于他本人与娜塔莉亚的浪漫史的戏剧，名为《阿尔塔薛西斯的喜剧》。皇后和孩子们可以透过屏风的格栅看戏。这部剧很成功，于是他在克里姆林宫建了一座剧场，还在米洛斯拉夫斯基旧宅的原址建造了一座新的娱乐宫[77]，并赠给娜塔莉亚二十二名新的侏儒。

皇后开始打开自己马车的窗帘，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后来还曾不戴面纱、乘坐敞篷马车，并从教堂的女眷屏风后走出来。阿列克谢则举办宴会，让“所有客人都喝得醉倒”。在这些嬉戏玩乐当中，我们也能瞥见未来的荣光：有一次，阿列克谢举行外交接待会时，大厅外一阵嘈杂，欢蹦乱跳的小彼得踢开了门，跑了进来，他母亲则在后面追赶。

当沙皇和他的年轻妻子参观他们的休闲宫殿时，彼得“乘坐一辆镶黄金的小马车”跟在后面，而“四名侏儒骑马侍奉在马车旁，还有一名侏儒跟在后面，骑的都是微型小马”。彼得四岁了，而皇储是病患缠身的少年费奥多尔。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玩弄阴谋诡计，图谋反对纳雷什金

家族，而费奥多尔似乎不大可能活得比精力充沛的沙皇更久。

沙皇与年轻的家人享受天伦之乐的同时，还在指挥一场小型战争，敌人是据守北极索洛韦茨基岛上修道院的500名全副武装的旧礼仪派信徒。1676年1月22日，他收到消息，他的军队攻克了修道院。当晚，阿列克谢在自己的新剧场观看一出喜剧时，突然病倒，身体肿胀得非常严重，此时他还只有四十七岁。药房总管马特维耶夫监督了给沙皇的药品。医生们配制药品，当着所有人的面，首先由医生试吃每一份药剂，然后由马特维耶夫试吃，然后寝宫的侍从试吃，如果所有人都没有中毒的迹象，才给沙皇服用——沙皇服剩的药由马特维耶夫吃完。但是，沙皇的肾脏和心脏衰竭已经无药可救。

“当我统治帝国的时候，”他感慨道，“千百万人作为奴隶为我服务，把我奉为不死之身。”但如今“我嗅不到香气，被悲伤压倒，因为我被残酷的疾病钉死在病榻上……我是一位伟大的皇帝，但我却畏惧最微小的虫豸”。费奥多尔也病得很重，被人用担架抬到沙皇的房间。沙皇将权杖交到费奥多尔手中，吩咐他遵从“喃喃低语的宠臣”希特罗沃的辅佐。

阿列克谢对抽泣的娜塔莉亚说：“如果我知道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如此短暂，当初就不会结婚了。”因为他再也不能保护她了。新沙皇费奥多尔三世是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的人。

1月29日夜，阿列克谢驾崩。他的私人神父萨维诺夫正在准备悼词，牧首抢先一步，把自己版本的悼词塞到尸骨未寒的沙皇手中。孤儿寡母哀哭的时候，在沙皇遗体周围，争夺权力的斗争已经拉开大幕。萨维诺夫喊道：“我要杀了牧首！我已经集合了500人！”图穷匕见，宫廷即将大打出手。[78]

第三场 射击军

出场人物

费奥多尔三世，沙皇，1676～1682年在位，阿列克谢沙皇与玛丽亚·米洛斯拉夫斯卡娅的儿子

阿加菲娅·格鲁舍茨卡娅，皇后，费奥多尔三世的第一任妻子

玛尔法·阿普拉克辛娜，皇后，费奥多尔三世的第二任妻子

索菲亚，女君主，阿列克谢沙皇与玛丽亚·米洛斯拉夫斯卡娅的女儿，费奥多尔三世、伊凡五世的姐姐，彼得大帝的异母姐姐

伊凡五世，阿列克谢沙皇与玛丽亚·米洛斯拉夫斯卡娅的儿子，沙皇，1682～1696年在位

普拉斯科维娅·萨尔蒂科娃，皇后，伊凡五世之妻

叶卡捷琳娜，伊凡五世与萨尔蒂科娃的女儿，后来嫁给梅克伦堡-什未林公爵卡尔·利奥波德

安娜，伊凡五世与萨尔蒂科娃的女儿，后来嫁给库尔兰公爵弗里德里希·威廉，俄国女皇，1730～1740年在位

娜塔莉亚·纳雷什金娜，皇后，阿列克谢沙皇的遗孀，彼得大帝的母亲

彼得一世（大帝），阿列克谢沙皇与娜塔莉亚·纳雷什金娜的儿子，沙皇，1682～1725年在位

叶夫多基娅·洛普金娜，彼得大帝的第一任妻子

廷臣：各部大臣等

伊凡·伊阿西科夫，费奥多尔三世的主要廷臣

米哈伊尔·利哈乔夫，费奥多尔三世的主要廷臣

阿尔塔蒙·马特维耶夫，阿列克谢沙皇的重臣

尤里·多尔戈鲁基公爵，老将，射击军主管

伊凡·霍万斯基公爵，哗变射击军的领导人，“吹牛大王”

伊凡·米洛斯拉夫斯基，米洛斯拉夫斯基派系的领袖，“蝎子”

瓦西里·戈利岑公爵，索菲亚的情夫，重臣，陆军元帅

费奥多尔·沙克洛维特，索菲亚的鹰犬，射击军主管

帕特里克·戈登，苏格兰雇佣兵，“东方雄鸡”

弗朗茨·列福尔特，瑞士雇佣兵

阿列克谢被安葬在天使长大教堂，但他的继承者——沙皇费奥多尔三世却必须被用担架抬在先皇棺椁之后。娜塔莉亚乘坐雪橇跟在后面，伏在一名侍女怀中抽噎着。

十四岁的新沙皇呼吸急促，呼哧呼哧地喘气，脸上还没有胡须，瘦弱如芦苇，面色苍白如死人，长期受到坏血病的折磨。他非常孱弱，以至于从马背上摔下来，跌断了双腿。但他天生聪颖且受过良好教育，会说流利的波兰语和拉丁语，而且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既开明又果决——当然是在他的健康状况允许的情况下。

费奥多尔三世卧病在床，由他的姑母和六个姐妹照料，只能无助地眼睁睁看着廷臣互相攻击杀伐。大家对马特维耶夫群起而攻之。米洛斯

拉夫斯基家族卷土重来。射击军的总长、米哈伊尔沙皇第一任妻子的亲戚尤里·多尔戈鲁基公爵在希特罗沃和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的支持下，指控马特维耶夫贪污公款。在他们的背后，歹毒的老姑娘伊琳娜，即沙皇米哈伊尔的女儿，气焰嚣张地登上了政治舞台。五年前，她曾图谋阻止纳雷什金家族成员嫁入皇家。现在，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复仇的时刻到了。

1676年2月3日，马特维耶夫被罢免。但这还只是开始。他的政敌们设立了一个新的调查部，以搜集不利于他的证据，而莫斯科大公国的旧传统被恢复："戏剧和芭蕾舞将被永久性禁止。"

新沙皇的舅舅伊凡·米洛斯拉夫斯基的绰号是"蝎子"，他开始调查马特维耶夫，并与伊琳娜联手。7月3日，马特维耶夫被捕，罪名是通过控制药房，图谋暗害费奥多尔三世。一名医生声称，马特维耶夫的家奴犹太人伊瓦什卡和侏儒扎哈尔卡正给费奥多尔三世下毒，或者用巫术害他。犹太人伊瓦什卡被酷刑折磨致死。米洛斯拉夫斯基栽赃陷害马特维耶夫，但卧病在床的费奥尔多三世拒绝处死马特维耶夫，于是马特维耶夫被流放至远方。

"蝎子"和老姑娘转而迫害纳雷什金家族。虚张声势的将军尤里·多尔戈鲁基在纳雷什金家族面前拷问他们的仆人，多尔戈鲁基眼睛噙着泪问，这是不是够了。娜塔莉亚勇敢地直面伊凡·米洛斯拉夫斯基，斥责他是"孤儿寡母的迫害者"。伊琳娜命令停止刑讯。纳雷什金家族被流放，娜塔莉亚和彼得被送往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庄园。

沙皇费奥多尔三世努力掌控局面。1680年4月4日，即棕枝主日，沙皇非常稀罕地在宗教游行中公开露面。他注意到一个叫作阿加菲娅·格鲁舍茨卡娅的姑娘，她"美丽如天使"。他很快发现，她会说四种语言，还会演奏拨弦键琴，于是爱上了她。费奥多尔三世告诉宫廷，他打算娶她。但是，他的舅舅米洛斯拉夫斯基威逼沙皇用传统的方式（即选秀）

寻找新娘。十八名进入“半决赛”的候选人最后又减少到六人，接受沙皇的审视。费奥多尔三世一个都没选。然后，米洛斯拉夫斯基栽赃陷害阿加菲娅及其母亲，指控她们卖淫。费奥多尔三世极度抑郁，卧病在床且绝食，但他的两名宠臣伊凡·伊阿西科夫和米哈伊尔·利哈乔夫讯问了这对母女，证明了她们的清白。

7月18日，沙皇迎娶了阿加菲娅，这是一场规模很小的私人婚礼。伊阿西科夫鼓励这门婚事，甚至可能操纵了整件事情。他被提升为侍臣和军械大臣。“蝎子”被流放。1681年7月18日，阿加菲娅生了个男孩。三天后，她和男婴都去世了。费奥多尔三世的健康严重恶化。

与此同时，奥斯曼人在进逼基辅。他们的第一次进军被一位正在崛起的波雅尔，即瓦西里·戈利岑公爵打退。费奥多尔三世任命他为南方军队的总司令。但当奥斯曼人再度进攻的时候，俄军将领之间为了争夺礼节优先权而发生的争吵使他们几乎输掉了整场战争。1681年11月24日，费奥多尔三世在戈利岑的建议下，向全俄缙绅会议宣布：“是魔鬼让人产生礼节优先权的想法。”于是，关于贵族等级的文书被付之一炬。他对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置之不理，恢复了纳雷什金家族的地位。

费奥多尔三世决心要养育自己的继承人。在新的选秀上，他看中了玛尔法·阿普拉克辛娜，马特维耶夫的教女和伊阿西科夫的亲戚。他们都热切地帮助自己的候选人。1682年2月15日，沙皇迎娶了玛尔法，她劝说费奥多尔三世将马特维耶夫从流放中召回。在皇室婚姻的残酷游戏中，失败的候选人普拉斯科维娅·萨尔蒂科娃与其父亲一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费奥多尔三世享受新一段婚姻的时间并没有多长。他已经时日无多。宫廷已经不能承担自己的角色，即君主、各派系和军队之间的中间人与裁决者，而同时发生的多场危机也有会撕裂整个国家的危险。1682年4月23日，射击军的一个团抗议他们的军饷被团长侵吞。他们向主管

射击军的多尔戈鲁基申诉，他却下令鞭笞他们。这个团发动了哗变，却不知道二十一岁的沙皇费奥多尔三世在特雷姆宫刚刚驾崩。[79]

次日，波雅尔们聚集在金色大厅，在两位皇子之间选择新君。牧首问道：“两位皇子当中，谁应当成为沙皇？”伊凡十五岁，是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的后代，智力迟钝，身体羸弱。彼得十岁，身体健康，是纳雷什金家族的希望。波雅尔们和迅速集合的全俄缙绅会议选择了彼得，他的五位纳雷什金家族的舅舅被提拔到高位。但索菲亚，即已故沙皇费奥多尔三世的姐姐，抗议说，伊凡的利益被忽视了。在费奥多尔三世的葬礼上，她参加游行队伍，没有按照惯例用移动屏风遮蔽自己，而是公开露面。她还提出，沙皇费奥多尔三世是被毒死的。

4月29日，射击军如潮水般涌入克里姆林宫。他们的长矛、火枪、带毛皮的帽子和鲜红色长袍令人生畏。他们要求鞭笞腐败的团长们。射击军是一支世袭的步兵部队，由伊凡雷帝建立，装备当时最先进的火枪，负责保卫沙皇和克里姆林宫。但随着时间流逝，他们的武器变得落后，他们自己也成为根深蒂固的近卫军力量，变成权力游戏的参与者和富商。面对有2.5万人的怒气冲冲的射击军，政府退缩了。射击军的团长们遭到鞭笞，但索菲亚长公主和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散播谣言，称合法的皇长子伊凡受到纳雷什金家族的威胁。这则谣言在射击军官兵中迅速传播。

5月7日，沙皇彼得的二十三岁舅舅伊凡·纳雷什金被一步登天地提升为波雅尔和军械大臣。这是个不明智的举动。有传闻称，这个纨绔子弟曾坐在沙皇的宝座上，还试戴皇冠。伊凡皇子处于危险中。很快，射击军相信伊凡皇子已经被谋害。索菲亚和米洛斯拉夫斯基派他们的爪牙彼得·托尔斯泰去煽动射击军，并且得到了伊凡·霍万斯基公爵的鼓励。这位公爵是一名勇敢但喜欢自吹自擂的将军，绰号是“吹牛大王”。他说服了射击军，让他们相信自己必须去营救伊凡皇子。于是射击军冲入了

宫中。

到中午时，已经有数千射击军聚集在红色楼梯，求见伊凡皇子，不管他是死是活。皇太后娜塔莉亚在牧首的支持下，将两个男孩，伊凡皇子和小彼得，带到门廊上。粗野而毛发蓬乱的射击军士兵们沉默了。吹牛大王霍万斯基要求他们保持冷静，几名士兵上前来查看两个男孩。然后射击军呼喊起来，说他们要伊凡当沙皇——并要求处死纳雷什金家族所有人。射击军包围了皇太后这一小群人，这时胡须斑白的马特维耶夫走来，要求射击军请求两个男孩的宽恕然后各自散去。他们安静下来。马特维耶夫回到室内。然后，米哈伊尔·多尔戈鲁基，即前面讲到的多尔戈鲁基将军的儿子，威胁要惩罚射击军的放肆行为。“杀死叛徒！”射击军喊道，冲上红色楼梯。他们把米哈伊尔·多尔戈鲁基从阳台上扔下去，他落在举起的长矛上，被刺死了。“把他碎尸万段！”多尔戈鲁基被劈成肉酱的同时，射击军冲进宫里，发现马特维耶夫正在宴会厅与娜塔莉亚谈话，而娜塔莉亚正拉着彼得和伊凡的手。她企图拉住马特维耶夫，但粗野的士兵们当着两个男孩的面，用长矛将马特维耶夫刺穿了。彼得永远不会忘记这惨无人道的场面，这可能促发了他的癫痫病。“想到那些射击军，我就战栗，”他后来说，“让我无法入眠。”彼得和伊凡被送回室内，射击军则横冲直撞，到处撒野。

他们逐栋建筑地搜索整个克里姆林宫。他们有一张20个人的屠杀名单，不仅包含纳雷什金家族，还有费奥多尔三世的宠臣。纳雷什金兄弟之一躲在一座教堂内，但被一个侏儒出卖了。他被从红色楼梯上扔下去，被长矛刺穿。他们将每一位受害者都送到红场，将红场变成露天屠宰场，马特维耶夫的尸块已经在那里被展示。射击军当天的主要收获是傲慢的尤里·多尔戈鲁基。射击军的一个代表团到他家登门拜访，为杀害他的儿子道歉。多尔戈鲁基给他们伏特加喝，但当他们正要离开的时候，他的儿媳眼泪汪汪地走出来。“别哭，儿媳，”他安慰她，“我儿子虽然死了，但他的牙齿还活着！”射击军听到这句要复仇的威胁之语，

立刻把多尔戈鲁基将军也砍成了肉泥，将其尸块也挂到红场的众多绞刑架上。红场上的人群挥舞着死人胳膊、内脏或首级，喊道："波雅尔马特维耶夫来了！给他让路！"后来，马特维耶夫的男仆被允许将他的尸块收集到一个枕头上，送去下葬。

到第二天早晨，射击军坚信，皇子伊凡受到威胁，因为医生（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企图毒死他，据说这些医生还毒死了沙皇费奥多尔三世。射击军杀死了有嫌疑的犹太人，但到目前为止他们只消灭了一个纳雷什金，他们真正想要杀掉的是伊凡·纳雷什金。他们聚集在红色楼梯那里，要求处死伊凡·纳雷什金："我们知道，他就在这儿。"宫内，蜷缩成一团但意见分歧的皇室面对着难以忍受的抉择。纳雷什金家族躲在彼得的小妹妹的育儿室。只有索菲亚还保持冷静，因为她通过霍万斯基与射击军有直接的联系。她已经开始发号施令了。她带着皇太后娜塔莉亚和皇太后玛尔法，跪地为伊凡·纳雷什金求情，但射击军威胁道："把他交出来，否则我们就自己搜，那样就不会有好结果了。"

索菲亚对娜塔莉亚说："你哥哥逃不过射击军。不要让我们全都为了他的缘故而丢掉性命。你必须交出你哥哥。"伊凡·纳雷什金表示同意。十岁的彼得一定目睹了母亲的哭泣和舅舅的离去。娜塔莉亚和兄长在救世主教堂祈祷，然后，伊凡·纳雷什金手捧圣像，勇敢地向狂呼乱吼的射击军走去。这个青年被酷刑折磨了好几个小时，即便浑身关节都断裂，也拒不承认企图谋杀沙皇。最后，他的四肢都被打得错位，被长矛刺穿，然后被肢解。最后，射击军将他踩踏成了肉酱。

现在索菲亚从阴影中现身。这个性情凶悍强硬的姑娘只有二十五岁，虽然此前与世隔绝地生活着，却有足够的自信，去对付一群浑身血污、全部为男性的射击军和满腹阴谋诡计的波雅尔们。对她的一般描述是皮肤黝黑、圆脸、相貌平平，但这或许只是男性沙文主义和政治攻击的表现。[80]或许，对她最准确的描述来自一个非常熟悉她的人。她的

同父异母弟弟彼得写道，她“是一位外貌和头脑都臻于完美的公主，只不过她野心勃勃，对权力的欲望没有止境”。彼得有充分的理由恨她，但也承认她很有才华。她肯定是个机会主义者，表达清晰，有政治天分，所以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对手。但到目前为止，她也在努力从无法预测的刀山血海中生存下去。

5月16～17日夜间，射击军赞成让他们的捍卫者霍万斯基当他们的指挥官，并强迫朝廷处决伊阿西科夫和利哈乔夫。但索菲亚在娜塔莉亚的陪同下，劝服射击军饶恕了纳雷什金家族的其他人。霍万斯基以射击军的“父亲”的身份，称颂索菲亚为“女君主”，并请求她扶持两位沙皇到御座上。5月26日，伊凡和彼得被宣布为共治沙皇[81]，索菲亚为“伟大的女君主”——她是俄国的第一位女性统治者。[82]

霍万斯基鄙视他的年轻傀儡索菲亚，相信统治俄国的应当是他自己。他和很多射击军士兵都是旧礼仪派信徒。现在他要求索菲亚主持一次公开会议，撤销她父亲的宗教改革。索菲亚同意了。但首先她必须安排一件新鲜事：两位沙皇同时加冕。为此，必须制作新的皇冠和珠宝。

6月25日，两个男孩被加冕为“共治沙皇”，伊凡五世头戴原版的莫诺马赫皇冠，而彼得一世作为幼帝，戴的是一个仿制品。[83]女君主作为女性不能参加加冕礼，而是透过隔栅观看。现在担任外交大臣的瓦西里·戈利岑手捧权杖。

戈利岑时年三十九岁，是立陶宛大公格迪米纳斯的人丁兴旺的后嗣之一。他的夫人姓斯特列什涅娃，是沙皇米哈伊尔第二任妻子所在家族的成员。戈利岑是一位温文尔雅的权贵，眼睛碧蓝，蓄着尖尖的小胡子，胡须修饰得很整洁，身穿“波兰式服装”，看上去更像是一位法国侯爵，而不是俄国的波雅尔。他的宫殿里有戈布兰壁毯画廊、威尼斯瓷器、德意志雕版画、荷兰马车、波斯地毯，因此闻名遐迩。索菲亚现在非常仰仗他。在她的密文书信中，她称他为“我的主人、我的光、我的

爱人、我的喜悦、我的灵魂”。她渴望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几乎等不及“看见你，拥抱你”。对于她，戈利岑不仅仅是情人，还是政治家——她会非常需要他。

1682年7月5日，在多棱宫，索菲亚在她的老姑姑们、皇太后娜塔莉亚、皇太后玛尔法陪同下（但两位沙皇都不在场），直面霍万斯基的旧礼仪派射击军。霍万斯基企图威逼她同意旧礼仪派的要求，但她跳了起来，警告他们，她绝不会撤销她父亲的改革，因为那样的话“沙皇就不是沙皇了”。她威胁称：“我们要离开这个国家。”

“你早该进修道院了，女士，”射击军士兵们喃喃说道，“没有你，我们也好得很。”但她毫无惧色地直面他们，谴责他们是“犯上作乱的傻瓜”，给莫斯科造成了“反叛和混乱”。为了明确自己的立场，她下令将他们处决，并将阿瓦库姆和其他2万名旧礼仪派信徒处以火刑。

她必须避开霍万斯基和令人窒息的克里姆林宫。在两位沙皇的陪同下，索菲亚开始了一次为期三个月的旅行，巡视乡村宫殿和修道院，让霍万斯基掌管政府——或者至少他自己是这么想的。

索菲亚试探他的弱点，要求他将皇家卫队派到科罗缅斯克，但霍万斯基支吾搪塞，努力避免把任何军队交到她手里。索菲亚发动了她自己的政变。9月2日，科罗缅斯克大门上张贴了谴责霍万斯基谋逆的文书。霍万斯基被传来，遭到突然袭击并被逮捕。索菲亚和波雅尔们谴责吹牛大王“企图篡夺莫斯科国家”。霍万斯基在索菲亚面前被斩首。射击军士兵们哀求饶命。索菲亚暂时恢复了宫廷的地位，即权力平衡的中间人，因此有资格得到赞赏。两位沙皇和索菲亚一起返回了克里姆林宫。[84]

1683年7月，奥斯曼人发动了旨在征服西方的军事行动。他们围攻维也纳。这座城市濒临陷落，这时波兰国王扬·索别斯基率军赶到，挽救了维也纳。奥斯曼人撤退了，索菲亚与波兰达成协议，一同加入基督

教世界的神圣联盟，并攻击奥斯曼苏丹的盟友克里米亚可汗。俄国以此为条件，获得了基辅和乌克兰很大一部分领土的永久主权。

俄国人长久以来都很害怕鞑靼可汗。如今，他们第一次主动向伊斯兰世界发动了进攻。戈利岑被索菲亚晋升为“掌玺大臣和外交大臣”，负责组织这次非常有挑战性的远征。他征询了麾下主要雇佣兵将领帕特里克·戈登的意见。戈登的绰号是“东方雄鸡”，是个爱喧嚣吵闹的四十九岁苏格兰贵族，是逃离加尔文教统治的天主教徒流亡者，曾为波兰和瑞典作战，四次负伤，六次被俘，两次成功越狱。阿列克谢雇用他到俄国，他后来差一点回去为英格兰国王查理二世效力，但因无法抵御油水丰厚的俄国冒险的诱惑而留下。“东方雄鸡”相信俄国人可以占领克里米亚，那座半岛就像珠宝一样悬挂在黑海之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位沙皇敢于染指。

1684年4月26日，索菲亚身穿紫貂大衣，坐在宝座上，接见她的新的波兰盟友。和约文本被宣读给两位沙皇听。他们的两张宝座背后有一扇遮着窗帘的窗户，戈利岑在窗户背后小声向沙皇传达指示。伊凡五世十七岁了，足以亲政，但他“说话的时候口齿不清，胡言乱语”。他眼睛半盲，眼珠不停地转动和乱瞟，让人看了非常不安，所以他必须戴一个绿色塔夫绸的眼罩，免得吓倒访客。他的智力也有问题。另一张宝座上坐着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彼得一世，他“非常机敏，热切地问个不停，不停地想站起来。所以在年纪较长的沙皇准备好之前，必须由侍从约束彼得一世”。当索菲亚和戈利岑准备克里米亚战争的时候，彼得一世快十二岁了，很快索菲亚就很难阻止他在政府中发挥作用了。[85]

彼得一世小小年纪就已经十分不寻常了。他的外貌非常独特，引人注目：尽管他的大部分肖像给人的印象都是敦实魁梧，但实际上他的身材高大得有些怪异——很快就会长到六英尺八英寸（约合2.03米）。——而且他的动作猛烈急促。他的脸部常常发生奇怪的颤动抽搐，而且

他已经开始受到癫痫病的折磨。他四岁丧父，十岁时亲眼看着多位备受信赖的大臣被抛到射击军的矛尖上刺死，还看到舅舅惨遭屠戮。他心爱的亲戚吉洪·斯特列什涅夫（沙皇米哈伊尔的妻子的亲戚）对于彼得一世来说是个父亲式人物。彼得一世一直叫他“父亲”。虽然彼得一世的聪慧和膂力给所有人都留下深刻印象，但他对正规的书本教育没有多少兴趣。沙皇费奥多尔三世和彼得一世的母亲曾指定一位名叫尼基塔·佐托夫的廷臣教导他，但佐托夫没有办法劝说年轻的沙皇去读书。于是，和蔼快活的佐托夫给他讲了许多关于他父亲的战争的故事，鼓励他对火炮感兴趣，并教他喝酒。彼得一世终其一生都非常喜爱佐托夫，把他当作笑话的靶子，后来又让他担任自己的秘书，对他非常信任。彼得一世学了一些德语，并且喜欢希腊神话和罗马历史，但始终没有很好地掌握外语、语法或哲学。佐托夫让他学习木匠活、修理大炮，并操练士兵。

彼得一世年纪足够大之后，就刻意远离宫廷的繁文缛节。他的母亲被贬入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宫，他很快就成为那里的马厩童仆和养鹰人的首领。首先他索要木匠工具、凿子和锤子，然后要车床。终其一生，他都把打造象牙器具和木器作为休闲放松的方式。1683年1月，他要求给他提供军服和一队马拉的木制大炮作为玩具。到这年夏季时，他已经在索要真正的大炮和火药了。他对炸药的毕生兴趣就这样开始了，他很自豪地给自己冠以“炮手”的低等衔级。他玩军鼓，点燃大炮的引信，并操练他的伙伴们，将300名朋友、外国人和仆人组建成他的第一个战争游戏单位。后来，这支队伍发展成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他把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变成了自己的军营，把它塞满之后又征用了邻近的村庄谢苗诺夫斯科耶，在那里组建了第二个团，即谢苗诺夫斯科耶近卫团。

最早参加他的游戏步兵团的伙伴之一是亚历山大·“阿廖什卡”·缅什科夫，此人是个出身低微的马厩童仆，他的父亲可能是卖馅饼的小贩、驳船工人或士官。缅什科夫与彼得一世年龄相仿，加入了炮兵，所以和

炮手彼得一世关系很亲密。缅什科夫清瘦而坚韧，而且他那机智的务实主义、勃勃的雄心和暴躁的脾气与彼得一世也很像。他也和沙皇一样嗜酒如命。多年后，他嘲笑自己的卑微出身，在自己的宫殿举办了宴会，亲自穿着围裙，假装卖馅饼。但他这么做是为了取悦彼得一世。除了沙皇之外，任何人若是敢于嘲弄缅什科夫的出身，一定会倒霉。他是个睚眦必报的人，会殴打任何敢于侮辱他的人，并不知疲倦、极其恶毒地迫害他的敌人，直到将其置于死地。他活得比彼得一世更久——并会治理俄国。

彼得一世的另一个早期亲信与缅什科夫截然相反：费奥多尔·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是个阴郁的军人廷臣，已经五十岁了，“外貌如怪兽，性格如邪恶暴君，日复一日地酩酊大醉，但比任何人都更忠于沙皇陛下”。他对彼得一世至死不渝，被彼得一世任命为他的游戏步兵团的第一任团长。后来他成为彼得一世的秘密警察总长和刑讯专家，被外国人认为是沙皇政权的第二号人物。这两位，就是随后二十年里彼得一世的主要副手。但改变彼得一世命运的，不是人，而是技术。

1688年，一位波雅尔，雅科夫·多尔戈鲁基公爵，从巴黎给彼得一世带回一件礼物：一台六分仪，这是一种航海器材。彼得一世对它兴致勃勃。没有一个俄国人懂得如何使用它，最后他把六分仪拿给莫斯科城德意志区年迈的荷兰商人弗朗茨·蒂默曼看。彼得一世和蒂默曼一同勘察了莫斯科郊外属于彼得一世父亲的伊兹梅洛沃庄园。他们在那里找到一艘旧船，荷兰人辨认出它是一艘英格兰船。彼得一世从蒂默曼那里学习船只的知识，后来雇用了更多外国人，与他们一起修复了这艘船，并重新推其下水。

蒂默曼带他参观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附近德意志区的红砖荷兰式房屋和朴素的路德宗教堂。自1652年起，在俄国的外国雇佣兵和专家都被限制居住在德意志区。在克里姆林宫乏味严峻的仪式之后，彼得一世爱

上了这个崭新的充满荷兰技术、苏格兰威士忌和德意志姑娘的世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结交的这些新朋友也是俄国最优秀的军人。帕特里克·戈登成为彼得一世“忠诚而勇敢”的导师，而一个年纪比较小的外国人，瑞士雇佣兵弗朗茨·列福尔特成为他的“贴心挚友”。列福尔特娶了戈登的一个表妹，并向他的年轻朋友传授西方火炮和战术的知识。他向彼得一世介绍西方女孩，和彼得一世一样都喜爱在列福尔特家通宵饮酒，并且都有强健的体魄可以承受得住这样的放纵。他们醉醺醺的小圈子后来被称为彼得一世的“快活伙伴”。在彼得一世的友谊当中，年龄从来都不是问题：列福尔特已经三十四岁，但彼得一世在迅速成熟起来。

彼得一世与列福尔特的狂欢嬉戏令他的母亲担忧：彼得一世到结婚的年纪了。她在斯特列什涅夫的建议下开始为儿子寻找一位端庄体面的俄国姑娘，以便从德意志荡妇那里拯救儿子。同时，彼得一世在学习西方的战争艺术，并操练1万名士兵。这些士兵都穿着德意志风格的军服，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穿绿色军服，谢苗诺夫斯科耶近卫团穿天蓝色军服。1685年，他亲自参加普莱斯堡（这是一座小要塞，位于莫斯科的亚乌扎河畔）的建造，用于他的战争游戏。在他的演习中，他任命伊凡·布图尔林将军为“波兰国王”，罗莫达诺夫斯基为“普莱斯堡国王”。

彼得一世的步兵团或许看上去只是儿戏，但这是个假象。现在他拥有了自己的小小军队，掌握了自己的近卫军。让索菲亚感到威胁的不是兵力的数字（因为她自己指挥着2.5万名射击军），而是彼得一世那精力充沛、强健有力的成熟。他很快就会索要自己的权力。[86]

1687年2月22日，在圣母升天大教堂举行弥撒之后，两位沙皇为陆军元帅戈利岑及其军队饯行。索菲亚在宝座上对情人目送秋波，并陪伴他走到克里姆林宫大门。戈利岑“是优秀的政治家，但不是优秀的军人”，而且不愿意离开莫斯科。但在彼得一世盟友的压力下，戈利岑不

得不接受此次讨伐鞑靼人的使命。这个使命是一杯有毒的美酒。

在戈登和列福尔特的陪同下，戈利岑率军南下，与5万哥萨克会合，但通往克里米亚的道路要经过一片荒原。戈利岑在距离彼列科普（进入克里米亚半岛的狭窄地峡）130英里的时候，发现自己“处于可怕的困境”（这是戈登将军的话），大量马匹死去，许多士兵染病。列福尔特写道，戈利岑“一筹莫展”，“痛哭流涕”。戈利岑撤退了。他刚刚启程，鞑靼骑兵就再次出现，去袭击波兰。戈利岑返回莫斯科，但知道自己终有一日还要返回鞑靼土地（Tatary）。

彼得一世对索菲亚来说是个难题，她开始寻找解决方案。一个办法是为另一位沙皇伊凡五世寻找一位妻子，但谁愿意嫁给这个眼睛乱瞟、满口疯话的病人呢？他究竟有没有生育能力呢？1684年1月，索菲亚和“蝎子”米洛斯拉夫斯基举行了一次选秀，但这仅仅是幌子，因为他们已经内定了人选：普拉斯科维娅·萨尔蒂科娃，即沙皇费奥多尔三世最后一次选秀的亚军。但大家都可以理解的是，这个直言不讳的姑娘并不情愿。她说自己宁肯死掉，也不肯嫁给沙皇伊凡五世。但就在同一个月，她还是嫁给了他。他们没有生儿育女的迹象，这不足为奇。

更好的办法是让索菲亚自己成为女皇。她授意自己最忠实的鹰犬费奥多尔·沙克洛维特去拉拢大家。沙克洛维特出身农民，后来成为阿列克谢沙皇秘密部门的秘书，被索菲亚提拔为射击军总长。但是，射击军不愿意为一个女人加冕。

1688年，在戈利岑准备第二次远征的时候，彼得一世的十六岁生日快到了，他开始展露出自己的能耐。他提拔了自己的纳雷什金舅舅们，参加议事会，并且从外国借兵以充实自己的步兵团。他还开始在附近的一个湖上建造一支小小的模拟舰队。

在此期间，两位沙皇在各自支持者的鼓励下，在开展生儿育女的竞

赛。伊凡五世和普拉斯科维娅结婚五年了，没生下一男半女。彼得一世的母亲娜塔莉亚举行了虽然符合传统但现在已经落伍的选秀，让他“选择”了她中意的人选，叶夫多基娅·洛普金娜，一个与纳雷什金家族关系亲密的家族的女儿。1689年1月27日，彼得一世和叶夫多基娅喜结连理。3月21日，令所有人惊愕的是，沙皇伊凡五世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女儿，出生了。他有三个女儿长大成人，其中第二个女儿安娜有朝一日将成为俄国女皇。有时候，人情急便会生智：有玩世不恭的人说，伊凡五世那所谓的孩子其实是普拉斯科维娅与其情夫瓦西里·尤什科夫所生。

如果伊凡五世生了个儿子，索菲亚或许能压制住彼得一世。在此之前，若能取得一次军事胜利，也能加强她统治的合法性。5月，戈利岑及其军队再次抵达彼列科普，持续遭到鞑靼骑射手的骚扰，却无法与其决战。俄军有约2万人死于疾病和饥馑。戈利岑被迫撤退，在一些小规模冲突中打退了鞑靼人，然后自夸为胜利，这令他的情妇大悦。“我的欢乐，我的光。”她如此赞扬他道。

决定她的未来的，要么是彼列科普的荒漠，要么是两位沙皇的床第：他们的妻子现在都怀孕了。戈利岑的捷报送来时，她正在走向圣谢尔盖修道院的大门，去那里朝圣。“我都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进门的，”她在回信中急匆匆地写道，“我一边走路，一边看你的信……我简直不敢相信，还能再见到你。你回到我身边的那一天，必将是伟大的日子。如果有可能的话，我真想一天之内就看到你在我面前……我会告诉你所有的事情。”很快所有人都得知了戈利岑所谓的胜利的真相。彼得一世准备采取行动。

7月8日，戈利岑准备胜利入城，索菲亚和两位沙皇在圣瓦西里大教堂听弥撒。索菲亚在圣像旁行进。彼得一世大踏步走上前来。他说：“她这样可耻的人，不应当出现在仪式上。”她拒绝离开。彼得一世

骑马离去了。索菲亚和沙皇伊凡五世欢迎戈利岑，但彼得一世没有露面。他批评戈利岑在战败之后竟然还能得到胜利者的桂冠，拒绝接见戈利岑。双方都满腹狐疑。索菲亚害怕彼得一世率领他的游戏步兵团进军莫斯科并杀死她。彼得一世则遭受马特维耶夫被长矛刺穿惨景的折磨，担心她已经命令沙克洛维特指挥射击军攻击他。8月4日，彼得一世下令逮捕沙克洛维特。7日，索菲亚传唤沙克洛维特，说她得到了情报，彼得一世企图在当夜“杀死所有君主”，即伊凡五世和她自己。沙克洛维特召集了射击军。

午夜前不久，彼得一世收到线报，沙克洛维特正赶来杀他。他还穿着睡袍，就跳上马背，跑进树林，后来有人把他的靴子和衣服送了过去。他骑了一整夜，躲进设防的圣三一修道院，“倒在床上，放声大哭”。他的游戏步兵团和母亲与妻子也到那里与他会合。眼下，双方都在等待时机。然后，彼得一世命令射击军到修道院向他报到。他们很难违抗一位加冕沙皇的命令。

当索菲亚得知此事时，沙克洛维特觉得这无关紧要：“随他去吧。他疯了。”与沙克洛维特相反，她动身前去与彼得一世当面对质，但她接近修道院的时候，他命令她不要再往前走一步。于是她返回了克里姆林宫。

9月1日，彼得一世命令索菲亚交出沙克洛维特，罪名是“集合军队，企图谋害我”，并坚持要求流放戈利岑。索菲亚暴跳如雷，命令将彼得一世的信使斩首，但当天没有刽子手执勤，这就是她的权威在土崩瓦解的一个迹象。她自己怒气冲冲地召集了射击军和廷臣，提醒他们，她“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接管了政府”，并赢得了许多胜利，但如今他们的“敌人要的不是沙克洛维特的命，而是她和她弟弟的命”。她故伎重演：沙皇伊凡五世处于危险之中！但这一次，她失败了。

三天后，彼得一世传唤了戈登和他的外国雇佣兵。精明的“雄鸡”率

军赶到彼得一世那边。彼得一世在日记中写道，此时就是“关键时刻”。射击军害怕自己站到失败一方，于是要求逮捕沙克洛维特。索菲亚拒绝了，但她必须交出他，就像当初她强迫娜塔莉亚交出自己的哥哥一样。沙克洛维特披枷带锁地被押到圣三一修道院，送到彼得一世面前。沙克洛维特遭受酷刑折磨，最后供认了为索菲亚加冕、谋害彼得一世的阴谋。沙克洛维特被斩首；戈利岑向彼得一世投降；索菲亚被逮捕。

彼得一世继续带着他的游戏步兵团演习，告诉他的哥哥沙皇伊凡五世，“那可耻的第三人，我们的姐姐”已经完蛋了，两兄弟将共同统治。他们确实是共同统治的，至少官方的说法是这样，直到六年后伊凡五世驾崩。但在1690年2月18日，皇后叶夫多基娅为彼得一世生了个儿子，彼得一世用自己父亲的名字阿列克谢给婴儿取名。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在政治斗争和生育竞赛中都失败了。

索菲亚被软禁在新圣女修道院，生活还算安逸。戈利岑被判处死刑，但被赦免，因为彼得一世的主要谋臣鲍里斯·戈利岑公爵是他的亲戚。戈利岑在北极流放了二十四年。在彼得一世的宫廷，权力斗争将会更加残酷。在斗争中获胜所得的奖赏光芒耀眼，攀升的道路艰险得令人头昏目眩，而一步登天的飞黄腾达往往也会导致凶险的结局。[87]

第四场 全醉会议

出场人物

彼得一世（大帝），沙皇，1682～1725年在位

娜塔莉亚·纳雷什金娜，皇太后，彼得一世的母亲，阿列克谢沙皇的遗孀

叶夫多基娅·洛普金娜，皇后，彼得大帝的第一任妻子

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彼得大帝的儿子和继承人

伊凡五世，沙皇，1682～1696年在位，彼得大帝的异母兄弟

普拉斯科维娅·萨尔蒂科娃，皇后，伊凡五世之妻

安娜·蒙斯，彼得大帝的德意志情妇

玛尔法·斯卡乌龙斯卡娅（叶卡捷琳娜一世），彼得大帝的立窝尼亚情妇，后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和俄国女皇（1725～1727年在位）

索菲亚，曾经的女君主，彼得大帝的异母姐姐

廷臣：各部大臣等

帕特里克·戈登，苏格兰裔将领和彼得大帝的谋臣，“东方雄鸡”

弗朗茨·列福尔特，彼得大帝的瑞士裔谋臣，陆军元帅和海军上将

费奥多尔·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恺撒公爵”，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部总长，秘密警察总长

尼基塔·佐托夫，教师，“教皇公爵”，秘书，伯爵

吉洪·斯特列什涅夫，彼得大帝的“父亲”，军需总长

亚历山大·缅什科夫，彼得大帝的廷臣和朋友，后成为公爵，陆军元帅，“阿廖什卡”“烂泥公爵”

鲍里斯·戈利岑公爵，彼得大帝在17世纪90年代的谋臣

费奥多尔·戈洛温，俄国的第一位首相，海军上将，陆军元帅

加夫里尔 · 戈洛夫金，大使，首相，伯爵

鲍里斯 · 舍列梅捷夫，俄国的第一位伯爵，彼得大帝的将领，陆军元帅

敌人

查理十二世，瑞典国王，彼得大帝的主要敌人，“最后的维京人”“铁头”

亚当 · 莱文豪普特，瑞典将军

卡尔 · 古斯塔夫 · 兰斯基尔德，瑞典元帅

伊凡 · 马泽帕，哥萨克的盖特曼

无论是从秉性还是从才干上，彼得一世都首先自视为一位军事领袖。他已经在准备一场针对奥斯曼人的战争。他让自己的残障兄长伊凡五世跌跌撞撞地参加莫斯科宫廷那些冗长无聊的庄严仪式，让他贪杯成性的舅舅伊凡·纳雷什金[88]正式主持政府。但真正的权力始终掌握在彼得一世自己手中。这位四处漫游、永远闲不住的沙皇通常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操练他的军队，并创建了一个风格粗犷的模拟宫廷。他没有任命更多波雅尔到高位上。现在只有他的亲信才是重要人物，不管他们是瑞士或苏格兰雇佣兵、馅饼小贩的儿子，还是世袭公爵。最受他信赖的，是令人生畏的费奥多尔·罗莫达诺夫斯基，他是新设立的权限极大、无所不管的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部的总长。彼得一世授予他一个新头衔——“恺撒公爵”，相当于代理沙皇。彼得一世称他为“陛下”，在给他的信中的签名则是“您永远的奴仆”。这让沙皇得以摆脱“我非常讨厌”的沉闷乏味的繁文缛节。彼得一世主要通过一个由亲信组成的小圈子来统治，这些亲信主要是他的祖父、父亲和兄弟的外戚，包括多尔戈鲁基家族、萨尔蒂科夫家族、纳雷什金家族和阿普拉克辛家族，但也包

括伊凡·穆辛-普希金，彼得一世称他为“兄弟”，因为他是沙皇阿列克谢的私生子。彼得一世的“代理父亲”，年迈的吉洪·斯特列什涅夫成为他的军需组织者，是不可或缺的重臣。

到1691年秋季时，彼得一世准备让他的近卫军试试身手，在演习中与射击军对抗。近卫军由“恺撒公爵”和列福尔特指挥，彼得一世本人在其中担任卑微的炮手。近卫军的表现不错。后来沙皇召开了全新的“全疯全乐全醉会议”，这是个狂饮作乐的飨宴俱乐部，但它部分代表了俄国政府，尽管戴着粗野喧嚣的假面具。这个小团体起初是所谓的“快活伙伴”，但彼得一世吸纳了更多人。有80～300名客人，其中有一个包括侏儒、巨人、外国小丑、西伯利亚卡尔梅克人、努比亚黑人、肥胖畸形人和风骚女子组成的马戏团。[89]他们从中午开始狂欢，一直要嬉戏到次日黎明。“恺撒公爵”和所谓的“波兰国王”布图尔林领导这个小团体的世俗部分，但彼得一世抵制不住诱惑，总要嘲讽东正教的仪式。他任命自己的老教师尼基塔·佐托夫（一名醉醺醺的教士）为“牧首巴克斯”[90]，但为了避免冒犯他那些虔诚的东正教徒臣民，他还是选择嘲弄天主教徒。于是，佐托夫被戏称为“教皇公爵”。他头戴一顶锡做的高帽子，身穿一半由赌博的牌做成的衣服，骑着典礼用的啤酒桶，主持着12名酩酊大醉的“红衣主教”组成的“教廷会议”，彼得一世担任“助祭”。

这些“神圣礼拜仪式”的规章制度由嗜好狂欢的专制君主本人拟定。第一条是“应以猛烈而光荣地饮酒，尊奉巴克斯”。“全醉会议”的所有官员都拥有下流的头衔（常与俄语中“屌”一词有关），所以侍奉“教皇公爵”的是总助祭“猛插屌”“去找屌”“肏他妈”，还有不同等级的廷臣用软垫捧着形似阳具的香肠。

“教皇公爵”佐托夫常常除了头戴主教冠之外赤身露体，他用一对荷兰烟斗而不是十字架，向身穿长袍、跪倒在地的宾客祝圣，以此开始宴会。彼得一世永远安静不下来，会跳起来打鼓，或者下令吹喇叭，并带

领宾客到室外去放炮或者点燃烟花。然后他会回到桌边，再吃一轮菜，然后又带着客人出去，跳上一队雪橇。

圣诞节时，“教皇公爵”带领彼得一世的200名“快活伙伴”乘坐雪橇横穿莫斯科大街小巷，在一些比较豪华的宅邸外高唱圣诞歌曲。在大斋节期间，佐托夫则会带领大家乘坐由山羊、猪或熊拉的车，他的“红衣主教”们则骑着驴和牛。彼得一世总是喜欢翻转大家的身份。但如果谁要是觉得这是自愿的玩耍，那就要倒霉了。“所有酒杯必须立刻喝干，”他在俱乐部规则中写道，“所有成员必须每天喝酒，绝不可以清醒着上床睡觉。”任何违反规则或者逃避饮酒的人都会受到惩罚：用令人生畏而容量极大的“雄鹰”酒杯装满白兰地，狠砸犯事者的脑袋。

要想在彼得一世的宫廷飞黄腾达，必须要有钢铁般的胃和足够大的酒量。他常把酒称为伊瓦什卡，这是大麦约翰[91]的俄国版本。彼得一世对酒精的新陈代谢能力极强，即便在这样马拉松式的狂饮之后，第二天还能在黎明时分起床工作。缅什科夫能够跟得上他喝酒的节奏，不过也经常醉倒在桌子底下。老“雄鸡”帕特里克·戈登在狂欢后的第二天要睡很长时间。

彼得一世的朋友弗朗茨·列福尔特是个不知疲倦的酒鬼。“酒精始终不能征服他。”彼得一世对礼节感到无聊，于是为列福尔特建造了一座石质宫殿，其中有一座巨大的宴会厅，这就成了“快活伙伴”的俱乐部和皇家接见室。彼得一世每周要和列福尔特一起用膳两三次，正是这个瑞士人向他介绍了“全醉会议”女性成员当中热情奔放的修女们，这些女人的厚颜无耻与彼得一世毫无乐趣可言的婚姻形成了鲜明对比。

十七岁的安娜·蒙斯是一名德意志商人的女儿，[92]“娇艳欲滴”，她在认识彼得一世之前已经是列福尔特的众多情妇之一。但沙皇对自己女友的过往性经历非常大度，于是她成为他的主要情妇，进入这个本质上充满男性气概和军事色彩的圈子。不过，与他形影不离的伙伴不是安

娜，而是“阿廖什卡”·缅什科夫，此人现在是彼得一世最宠信的近侍之一，即每晚在他床脚下或卧室门外睡觉的廷臣。

彼得一世在感到压力很大而失眠的时候，会召唤一名近侍，将脑袋倚到这名近侍的肚子上休息。在他充满艰难险阻的生活中，彼得一世的左脸颊有时会抽搐，这往往导致眼珠乱转的癫痫发作。这时他的副官会召唤能够安抚他的人，通常是他的女友，来抚慰他，她非常巧妙地对他说：“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这就是你想对着说话的人。”

彼得一世的这种狂欢作乐不仅仅是一个青春期的放纵阶段，一直到去世，他都始终热衷于亵渎神明的把戏。他看上去似乎像是一位令人生畏的马戏团老板，主持着17世纪版本的腐化堕落的正在巡游演出的摇滚乐团，但他的正经事与狂欢之间没有分界线。不管“教皇公爵”、“恺撒公爵”和“肏他妈”总助祭是多么怪诞，他们都是他的朝廷要员。这个朝廷一半是军事司令部，一半是醉醺醺的狂欢节。“全醉会议”的正式成员一般是年纪较大的亲信，如佐托夫，而模拟宫廷、“快活伙伴”和“全醉会议”的成员也包括他的顶级陆军将领、秘书、海军将领和弄臣。此外，“全醉会议”也并非看上去那样蔑视天地、唐突神灵。彼得一世信仰上帝，也信仰他自己的神圣皇权。他那些令人发指的狂欢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提高了他超乎寻常的权威，因为他享有神的恩典，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重塑他的帝国，不受任何约束。

“快活伙伴”反映了彼得一世个人对乐趣的理解，但我们很容易忘记，这位年轻的沙皇是在最野蛮的政治斗争中长大成人。无论是组织有裸体女侏儒参加的聚会，还是为军队安排给养，彼得一世是与生俱来的专制君主，既充满远见卓识，也谨小慎微、兢兢业业，像强迫症一样事无巨细都要管理到位，在有数字序列的清单上匆匆写下许多命令。他强迫大家参与狂欢，是通过飨宴来实施暴政。这仅仅是彼得一世那不知疲倦、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努力的花哨一面。他的这种努力活力四射但异

常艰苦，快活但猛烈，目标是推动俄国现代化，建设它的军队，强迫它的精英阶层服从他的梦想。他要寻找有才华的亲信，来领导他那些宏伟的计划。

“恺撒公爵”的名号也不是开玩笑：不管彼得一世显得多么不拘礼节和无拘无束，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罗莫达诺夫斯基是他的秘密警察总长，彼得一世通常会参加他的调查和刑讯。就连彼得一世那些荒诞的哑剧也有政治目的。他能够借此平衡他的鹰犬们，不管他们是暴发户还是留里克王朝的公爵；他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斗争，以确保他们永远不会联合起来反对他。他以自己的粗暴方式惩治他们的腐败，同时也给亲信分配官职、奖赏和惩罚。他那些胡闹嬉戏往往更像是大学生的恶作剧，他羞辱他的权贵，用他那偏执狂的眼睛严密监视他们，推行自己的权力，让他们争夺沙皇的恩宠和更接近沙皇的位置。他颠倒身份的游戏其实突出了他自己的绝对主宰权。另外，他曾目睹费奥多尔三世和伊凡五世那样的沙皇成为严苛宗教仪式的可悲囚徒。他那喧闹吵嚷的游戏——任命假沙皇和假主教，而自己仅仅充当炮手、助祭或水手——对他自己是一种解放，给了他此前的俄国君主不曾享有的个人的和政治的灵活性。他既能当神圣的专制君主，也能当普通的炮手，更增强了他的生命力中那种危险的神秘气息。而他的强健体力和魁梧身材意味着，不管他在什么衔级上，他始终是一股恐怖的力量。

彼得一世随时会翻脸不认人，从欢快变成威吓。他常常拳打自己的鹰犬，要么是因为过于兴奋，要么是因为狂怒。有一次，彼得一世注意到缅什科夫违反了上流社会的规矩，佩着剑跳舞，于是狠揍他的鼻子，后来又用拳头猛击他，以致将他打昏在地。1692年2月，鲍里斯·戈利岑说服一名仆人，让他去捉弄戈利岑的竞争对手雅科夫·多尔戈鲁基，弄乱后者的头发。多尔戈鲁基用一把叉子刺死了这个仆人。次日，戈利岑和多尔戈鲁基都不得不来到彼得一世面前，步行前往监狱。不过，他们很快就得到了宽恕。然而，那种狂饮作乐的生活方式也是致命的：他的

好几名大臣死于酒精中毒。

难怪彼得一世的那些传统的臣民相信，这个沙皇可能就是敌基督。他在蹦跶雀跃和训练自己的近卫军的同时，他的妻子叶夫多基娅被抛在一边，沙皇对她不闻不问。她的兄弟越来越成为反对沙皇的派系的焦点。彼得一世指示“恺撒公爵”将皇后的一位叔叔酷刑折磨致死，这肯定不是婚姻幸福的表现。只有他母亲敢于约束他。“你何必为了我烦心？”他善意地逗弄她道。1694年1月，她去世了。“你们不知道，我是多么哀恸，多么悲伤。”沙皇承认道。但此时，他正在为自己的第一场战争做准备。[93]

1695年春季，二十三岁的彼得一世率军南下，攻打奥斯曼帝国的要塞亚速（位于顿河流入亚速海的地方）。戈登和列福尔特在“炮手彼得”的陪同下，乘船顺伏尔加河与顿河而下，开始围攻亚速。但彼得一世的指挥权不集中，而且缺少合适的攻城设备。围城四个月之后，彼得一世听从了戈登的建议：他需要攻城大炮、舰队和统一的指挥权。于是他取消了围城战，在返回莫斯科途中损失了数千人，但次年春天他转移到沃罗涅日。在那里，他住在造船厂旁的一座木屋内，每天黎明就起床，他要打造一支舰队。这是俄国的第一支舰队。在他劳作期间，他的哥哥伊凡五世驾崩了。彼得一世返回莫斯科，为伊凡五世举办了传统葬礼。莫斯科宫廷的旧人也随伊凡五世一起，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不过伊凡五世那性格强硬的妻子普拉斯科维娅·萨尔蒂科娃还活着。虽然她作风老派，但彼得一世很喜欢她。伊凡五世的女儿们也活着，她们将为彼得一世提供几个继承者。

1696年5月，彼得一世率领4.6万人的军队重返亚速。“海军上校”彼得与缅什科夫住在一个帐篷里。他称缅什科夫为“我的心”，还给他写了温情脉脉的信：“我真的需要见你，我只想见你。”但要说他与缅什科夫的友谊有同性恋的成分，那就夸大其词了。围城战的主要领导者是戈

登，他设计了“一种移动壁垒”，可在敌人炮火下收紧包围圈。亚速投降后，彼得一世感谢“雄鸡”给他带来“亚速的整片辽阔土地”，晋升他为上将。彼得一世重新构筑了亚速的防御工事，并在亚速海畔建立了新港口塔甘罗格，这是俄国第一个海军基地，也是对奥斯曼帝国主宰黑海的第一个挑战。

1696年10月10日，彼得一世在莫斯科举行了古罗马风格的凯旋式，展示玛尔斯和赫拉克勒斯的雕像。虽然他运用的技术来自德意志或荷兰，但他被赞誉为罗马式的凯旋统帅。“教皇公爵”身穿铠甲，乘坐六匹马拉的马车，引领着游行队伍。随后是戈登和已经被晋升为海军上将的列福尔特。在队伍非常靠后的位置，彼得一世快快活活地和海军上校们一起骑马前进，他穿着黑色德意志式大衣和马裤。这让莫斯科人大感困惑。[94]

两周后，外交部宣布：“君主陛下治国施政，将向邻国派遣他的重要使臣。”领头的使臣是海军上将列福尔特和大臣费奥多尔·戈洛温[95]（军衔也是海军上将）。外交部公文没有宣布的是，彼得一世本人将化名“彼得·米哈伊洛夫”，随同使团微服出访。没有外交的繁文缛节，但所有人都知道他是谁。彼得一世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会同时向好几个人授予“全权”，让他们互相争斗、陷入瘫痪。这一次，他把“恺撒公爵”、“雄鸡”、他的舅舅列夫·纳雷什金和鲍里斯·戈利岑留在莫斯科，让他们争权夺利。他决心学习造船技术，把西方技术带回俄国。“我是个小学生，需要有人教。”他如此宣称道。他的父亲曾对技术如痴如醉，但彼得一世决心要做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丢下他的国家和宫廷，去弥补自己的教育缺陷，以填鸭方法恶补西方技术。这种自学的举措在世界史上绝无仅有，更不要说在俄国历史上了。寻欢作乐、外交攻势、军事侦察和学习融为一体。此前不曾有一位沙皇离开过俄国。那样风险太大，沙皇的缺席往往会导致血流成河。

“快活伙伴”在列福尔特的宫殿为彼得一世饯行。据戈登将军记载，这时，“快活的夜晚”被毁了，因为“偶然发现了针对沙皇陛下的阴谋”。一名射击军军官和两名波雅尔因为批评彼得一世的生活方式和政策而遭到谴责。沙皇的回应既恐怖又新颖。他必须向5万射击军士兵明确无误地表明，他绝不会容忍背叛。这个案件很自然地让他回忆起自己童年的创伤。他命令将早就死了的“蝎子”米洛斯拉夫斯基的棺材从地下挖掘出来，用猪拉的大车拖着，一直拉到绞刑架下，然后开启棺材。犯人被肢解和斩首，他们的鲜血溅到米洛斯拉夫斯基的腐尸上。

1697年3月20日，列福尔特和戈洛温率领他们的使团启程了。共有250人，包括使臣、友人、神父、号手、厨师、士兵、侏儒、缅什科夫和“彼得·米哈伊洛夫”。不管走到哪里，西方的先进技术都让彼得一世眼花缭乱。西方人则对他那粗野的热情和野蛮的狂怒感到恐惧。很少有王室的旅行会制造这么多外交争端。第一站是瑞典立窝尼亚省的里加，他在那里绘制了当地防御工事的草图。瑞典人命令他停止，彼得一世被他们的放肆所激怒，立刻对“这个受诅咒的地方”产生了厌恶。在穿越神圣罗马帝国（由许多德意志邦国组成的松散邦联）时，他拜会了汉诺威选帝侯夫人索菲亚，即后来的英格兰国王乔治一世的母亲。彼得一世不擅长闲聊，面对一群优雅的德意志贵妇，羞涩起来：“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索菲亚夫人欣赏他“极其灵活的头脑，他非常快活，非常健谈。他告诉我们，他在亲自干活，建造船只。他还给我们看他的双手，让我们摸他手上的茧子”。后来他和侏儒与贵妇跳舞，摸到了贵妇那鲸须制成的紧身胸衣，目瞪口呆，不禁喊道：“这些德意志女人的骨头真硬得不得了！”在选帝侯夫人眼中，他是个“十分不寻常的人……既非常善良，又非常坏”。

1697年8月18日，彼得一世抵达荷兰的赞丹造船厂，以“造船匠米哈伊洛夫”的名字进入船厂做工。他后来按照皇家的方式，用第三人称描述自己：“为了在这门技术上不落后于自己的臣民”，“君主亲自前往荷

兰，在阿姆斯特丹和其他志愿者一起，进入造船厂，学习造船技术”。他雇用了荷兰和威尼斯造船匠，并命令每一位权贵都为他的新海军资助一艘船。但他很快认识到，俄国需要自己的技术知识，于是后来派遣了五十名贵族到荷兰的造船厂学习。在水手、商人和修理工当中，他网罗人才，不管阶层、年龄或民族。荷兰塑造了他的品位，无论是服装、建筑还是对死人的兴趣。在阿姆斯特丹，彼得一世喜爱观看一位著名解剖学家的验尸工作。他的一名廷臣对尸体感到厌恶，彼得一世就强迫此人俯身到死尸上并咬了一口肉。彼得一世对人体解剖兴趣盎然，还买了一套外科手术器材，旅行时总是带着。如果他的亲信需要做手术或者拔牙，他总是坚持亲自操刀。他身边的人害怕他的操作，所以只好忍着牙痛不说。

1698年1月11日，彼得一世抵达伦敦，在肯辛顿宫拜会了威廉三世国王，观摩了议会的议程，并结识了英格兰女戏子利蒂希娅·克罗斯。在这次旅途的余下时间里，她就是他的情妇。他租下了赛斯庄园（约翰·伊夫林完美无瑕的宅邸，在德特福德）当作“快活伙伴”的俱乐部。他此前从未见过手推车，于是组织了一场手推车比赛，很快就毁掉了花园内修剪整齐的树木。在室内，俄国人把油画当作练枪法的靶子，把家具当成柴火，把窗帘用作厕纸。羽毛褥垫和床单“仿佛被野兽撕扯过一样”。

这些“野兽”随后去了维也纳，拜见神圣罗马皇帝。这时，彼得一世从罗莫达诺夫斯基那里得到消息，亚速的射击军哗变了，向莫斯科进军，但被戈登将军击败。“我收到了阁下的信，得知伊凡·米哈伊洛维奇（·米洛斯拉夫斯基）的孽种在发芽，”他给“恺撒公爵”回信道，“我恳求你对他们严加惩处……”被镇压的叛军遭到鞭笞和酷刑折磨，共130人被处决，2000名犯人等彼得一世回国后发落。

7月19日，沙皇会晤了刚当选的波兰国王“强壮的”奥古斯特二世，

他原本是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二世眼睛碧蓝，健壮有力，非常有男子气概，当时二十八岁，后来一共生了354个私生子。上了年纪之后，他仍然无法抑制自己的疯狂性欲，据说曾无意中诱奸了自己的女儿。他喜欢在保守的客人面前掀开围着床的帘子，露出躺着的裸体美女作为礼物，让守旧的客人目瞪口呆。但没有什么东西能让彼得一世吃惊。两位君主一同饮酒，检阅军队，并筹划了彼得一世统治时期的一件宏图大业：肢解瑞典帝国。瑞典国王刚去世，王位传给了一个十五岁少年，查理十二世，因此瑞典似乎十分虚弱。现在俄国有了一个机遇，为混乱时期的苦难报仇雪恨，并打开通向波罗的海的门户。

彼得一世命令将2000名谋反的射击军囚禁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罗莫达诺夫斯基在那里建了14间刑讯室。[96]

1698年9月4日夜间，彼得一世和列福尔特、戈洛温返回莫斯科。他立即骑马奔向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与安娜·蒙斯团聚。次日早上，波雅尔们蜂拥赶来向他请安，匍匐在归国的君主面前。彼得一世除了小胡子之外，面部胡须刮得干干净净，并且穿着西方式服装。他扶他们起身，拥抱他们，然后拿出一把理发师的剃刀，刮掉了他们的莫斯科式大胡子，那是东正教神圣与尊重的象征。罗莫达诺夫斯基和其他人服从君主兼理发师的处置。在一次宴会上，彼得一世派弄臣雅科夫·屠格涅夫到各张餐桌上为波雅尔们刮胡子。而在列福尔特宅邸，他剪掉了波雅尔们长袍的长袖子。在把波雅尔们改造成西方式贵族的同时，他还设立了圣安德烈勋章（蓝色缎带），将其授予大臣戈洛温和备受信赖的将军鲍里斯·舍列梅捷夫（沙皇米哈伊尔的大臣费奥多尔·舍列梅捷夫的后代）。彼得一世的所有工作都风风火火地迅速处置完。“必须勤奋工作，凡事预则立，”他曾写道，“因为浪费的时间就像死亡一样不可逆转。”

然后，他着手处置阴暗的事务。“我要在都城周围的城墙和壁垒竖

起绞刑架。每一个叛贼，我都会让他不得好死。”

首先是皇后叶夫多基娅的问题：在一次长达四小时的面对面冲突中，他要求她当修女，被她拒绝了。她说，她有责任抚育他们八岁的儿子阿列克谢。于是彼得一世把阿列克谢抢走，把叶夫多基娅强行送进修道院，强迫其削发出家。叶夫多基娅的一个叔叔一定是发出了抗议，被罗莫达诺夫斯基以酷刑折磨死。叶夫多基娅之前已经有一个叔叔被拷打致死。除了星期天之外，14个刑讯室日夜运作不歇，逼迫射击军囚徒吐露他们企图废黜彼得一世、推举索菲亚为女皇的阴谋。这些射击军表现出令人惊异的顽强坚毅。犯人被毒打陷入昏迷之后，沙皇的御医使他们恢复知觉，以便继续拷打。彼得一世亲自观看了许多刑讯，并坚持要求所有亲随都来看。一名犯人在拷问架上被拉得四肢脱臼，然后被鞭笞了20下，仍然一言不发。彼得一世“终于失去了耐心，举起手中的棍棒，狠狠地将其插入犯人的嘴巴中，将其撑开”，并吼道：“招供！畜生！招供！”

犯人们遭刑讯一个月之后，彼得一世下令开始处决犯人。200名射击军被吊死在莫斯科城墙上，每座城门吊死6人，红场上绞死了144人。彼得一世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将数百人斩首，命令权贵们亲自去执斧行刑，将他们卷入此事，并检验他们的忠诚度。不过，有些权贵砍人的本领太差。一名波雅尔砍中犯人身体的部位太低，几乎将其腰斩成两截。罗莫达诺夫斯基斩杀了4人，急于证明自己的缅什科夫自称杀了20人。这个事件的史料来源是奥地利外交官约翰-格奥尔格·科布，他说彼得一世亲自斩杀了五名射击军，但科布并没有亲眼看见此事。[97]彼得一世对斩首非常着迷，视其为一种生理学实验，经常描述受刑者在首级被砍掉之后，还能保持坐姿相当长时间。

在处决犯人时，彼得一世及其亲信还在列福尔特的宫殿纵酒寻欢，最后往往导致政府大臣互相殴打，令在场的外国人瞠目结舌。一名外交

官批评莫斯科的状况，彼得一世告诉他："如果你是我的子民，我就让你当那些挂在绞刑架上的人的伙伴。"彼得一世有一次酩酊大醉之际怀疑一名波雅尔卖官鬻爵，暴跳如雷。他抽出剑企图杀死那人，好在罗莫达诺夫斯基和佐托夫为那人做了辩护。然而，烂醉如泥且怒不可遏的彼得一世挥剑砍伤了佐托夫的头部和罗莫达诺夫斯基的手指。列福尔特夺下他手中的剑，但被彼得一世猛地扔了出去。然后，缅什科夫扑到横冲直撞的巨人面前，阻挡住他。还有一次，纳雷什金和戈利岑扭打起来，彼得一世威胁要砍掉有错一方的脑袋。

射击军被镇压下去，但他们的供词差一点就让索菲亚卷入麻烦。彼得一世将196名哗变士兵绞死在她的窗外，他们的尸体在整个冬天就挂在那里腐烂。彼得一世前往沃罗涅日去打造他的新舰队时，接到了噩耗。他最好的朋友列福尔特因热病去世了。"现在我茕茕孑立，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了。"彼得一世说，"只有他一个人对我忠心耿耿。"彼得一世匆匆赶回莫斯科，强迫那些始终嫉妒列福尔特的波雅尔们在国葬仪式中为这位瑞士冒险家哀悼。他亲吻列福尔特的遗体，流下眼泪。不久之后，戈登也去世了。彼得一世见到了他最后一面，为他合上眼睛，并赞扬"忠诚勇敢"的"雄鸡"："我能给他的，只有一捧泥土；他给我的，却是整个亚速。"过了很久之后，彼得一世才在缅什科夫家的一次聚会上说："这是自列福尔特去世以来，我第一次真正感到开心。"这是对列福尔特极高的褒奖。

在新世纪的开端，彼得一世开始实施一项新的外交政策，任命了新的政府高层。[98]在加固了亚速的防御工事之后，他将他心爱的大炮转向北方。[99]

1700年8月19日，彼得一世在盟国波兰和丹麦的支持下，攻击瑞典。但年轻的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击退了波兰人，然后打垮了丹麦，迫使其退出战争。10月1日，当俄国人攻打纳尔瓦[100]的时候，查理十二世

出人意料地在爱沙尼亚登陆，率领他仅有一万人的小小军队，逼近四万俄军。

11月17日，在纳尔瓦城外，彼得一世任命法国雇佣军克罗伊公爵为总司令，然后自己离开了前线。彼得一世没有想到瑞典人会发动进攻，但查理十二世于次日猛攻俄军营地。瑞典国王身先士卒，有三匹战马在他身下被击毙。他俏皮地说："看样子敌人想让我练习骑术。"俄军惨败，克罗伊和145门大炮被俘。彼得一世并未惊慌失措，也始终不曾丢掉他那昂扬向上的乐观情绪。但面对查理十二世这样的军事天才，他必须亲自指挥大军，并创建一支拥有现代化炮兵的常备军。罗曼诺夫家族当初取得皇权，就是要领导俄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现在彼得一世加强了国家的军事化，动员他的贵族为国效力二十年，号召他们做出巨大牺牲。"我们这些毫无经验的小学生被这样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打败"，他丝毫不感到吃惊，因为对"瑞典人来说，这简直就是儿戏"。"逆境之中，万不可失去冷静的头脑。"他告诫舍列梅捷夫。他吸取教训，避免指挥权分散，于是任命舍列梅捷夫为总司令。这位富可敌国的波雅尔比彼得一世年长二十岁，与罗曼诺夫皇朝有亲缘关系，曾担任沙皇阿列克谢的侍从。他也熟悉新旧两个世界，曾在西方游历，年轻时就剃掉了大胡子。这位谨慎但总是稳妥的将军从来不是彼得一世的酒肉哥们儿，彼得一世与他的关系非常微妙。

瑞典国王必须选择先攻击俄国还是波兰。查理十二世比彼得一世年轻十岁，此时只有十八岁，魁梧、圆脸、蓝眼，但已经开始谢顶。他非常刻苦地骑马锻炼，把自己磨砺成一位斯巴达式的武士国王：他能纵马狂奔，从地面上捡起一只手套。他可能是同性恋者，鄙夷对女人的兴趣（他曾说"我的妻子就是军队"），更愿意阅读《圣经》和操练他的军队，直到他们成为欧洲最精锐的武装力量。士兵们崇拜他，赞颂他为"最后的维京人"。他性情鲁莽，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主张进攻，具有一种严酷的弥赛亚式的自信：后来在遇到挫折时，他下令打造一种钱

币，上面的铭文写道："有什么可担忧的？上帝和我都还在！"有人称查理十二世为"铁头"，他将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我决心永远不挑起一场非正义的战争，但永远不停止一场正义的战争。"他作为军事领袖的精明强干足可与彼得一世匹敌，他们至死方休的决斗将持续十八年。[101]

彼得一世在纳尔瓦惨败之后需要时间来动员和重建，幸运的是，查理十二世首先攻打的是波兰，废黜了"强壮的"奥古斯特，扶植了自己的傀儡。同时，彼得一世在攻击波罗的海周边的瑞典驻军。1701年12月30日，舍列梅捷夫击败了一支瑞典军队。彼得一世大喜过望，派缅什科夫向舍列梅捷夫授予俄国的第一支元帅节杖和新设立的圣安德烈勋章的蓝缎带。彼得一世大部分时间待在军中，或者组织补给物资。随后，俄军开始席卷立窝尼亚境内的瑞典要塞。令他发动的这场战役轻松一些的是，欧洲爆发了一场新的冲突，即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这使查理十二世的处境变得很复杂。1702年10月14日，俄军进逼英格里亚（芬兰湾东南沿海地区），占领了瑞典要塞诺特堡。彼得一世将其更名为什利谢利堡（意思是"钥匙要塞"），因为它是涅瓦河的"钥匙"，并任命缅什科夫为当地总督。

1703年5月1日，彼得一世和缅什科夫占领了尼耶什那茨。16日，在邻近的兔子岛，一座新要塞的地基被打下，彼得一世将这座要塞称为"彼得保罗要塞"。不过，或许当时他本人并不在场。后来产生了一个神话，说沙皇在一只鹰的帮助下选定了这个地点。但不到一年之后，当这座要塞竣工之时，彼得一世开始将其视为一座新城市的基础，而这座新城市将成为他对俄国的雄心壮志的象征和催化剂，是他战胜瑞典人的纪念碑，是热衷航海的沙皇的港口，是现代化俄国的西方式大都市。他将其命名为圣彼得堡。在要塞的对面、靠近后来的冬宫的地方，他建造了一座荷兰巴洛克风格的三个房间的小屋。随后五年，在兴建造船厂和组建海军部期间，他就住在这里。圣彼得堡成了"我的伊甸园……我的

宝贝”，他尤其喜欢和缅什科夫分享圣彼得堡：“我忍不住从这个人间天堂给你写信。我们在这里真的像居住在天堂。”[102]

彼得一世匆匆赶回莫斯科，举行了古罗马风格的凯旋式，并授予缅什科夫和他自己蓝缎带。1703年11月23日，他为缅什科夫的命名日举行了狂欢聚会，授予缅什科夫“匈牙利伯爵”的头衔，这个头衔是从神圣罗马皇帝那里得到的。[103]缅什科夫的新一群女性仰慕者也加入了彼得一世的巡回宫廷。

缅什科夫正在追求贵族少女达里娅·阿尔塞涅娃，她担任彼得一世的妹妹的侍女。达里娅及其妹妹加入了缅什科夫的内廷。1703年10月，在缅什科夫家，三十一岁的彼得一世遇见了一个姑娘，而她在此之前已经有了跌宕起伏的经历。她和彼得一世一样，是个令人生畏的强悍角色，并且她流星般的崛起在18世纪是个传奇。

玛尔法·斯卡乌龙斯卡娅十九岁，黑眼睛，体态丰满，满头金发，是一个农民的女儿，可能有立陶宛或斯堪的纳维亚血统，失去父母之后被一名路德宗牧师收养，后来被嫁给一名瑞典士兵。丧夫之后，她被俄军俘虏，被押送到一座俄国军营，浑身除了裹着的毯子之外一丝不挂。在与一名俄国骑兵有过一段风流史之后，她被送给舍列梅捷夫，被当作洗衣妇，可能也是舍列梅捷夫的情妇。她后来又被送给缅什科夫，他也让她当洗衣妇（可能也是他的情妇）。

彼得一世和安娜·蒙斯已经疏远了，因为他发现她同时与两名外国大使逢场作戏。彼得一世仅仅没收了之前赠给她的豪宅和珠宝，她的家人还能留在宫中。现在他喜欢上了立陶宛洗衣妇玛尔法，并让她皈依东正教，还给她取名为叶卡捷琳娜。“船长先生，你好啊，”叶卡捷琳娜在给他的一封信中写道，“你的小划艇已经准备好了。要把它送到阁下那里吗？”她知道，若要讨得他的欢心，就要迎合他对船的喜爱。

仅仅九个月后，叶卡捷琳娜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祝贺你的新生儿。”她写道。在随后的二十年里，她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怀孕。但这个女儿很快夭折了，后来还有多个孩子夭折。他们一共生了十二个孩子，但只有两个长大成人。他说这些损失是上帝的意志，尽管他更喜爱男孩（他称他们为他的“新兵”）而不是女孩。“感谢上帝，孩子的母亲很健康。”他这样安慰自己。他和缅什科夫（此时指挥骑兵部队）扫荡立窝尼亚的瑞典军队并占领纳尔瓦时，他俩与叶卡捷琳娜、达里娅乘坐同一辆马车。

彼得一世与叶卡捷琳娜的关系不仅仅是由于她的美貌和他们共同的孩子与悲伤，还因为她那情不自禁的欢快天性，以及她那镇定自若的宁静性格，所以她能巧妙地抚慰彼得一世。当他的癫痫病发作时，她会把他的脑袋抱在自己怀中，好生慰藉他。她酒量不错，身体强健，有一次举起了一支彼得一世自己也要努力才能举起的权杖。在全醉会议的狂欢中，她喜欢打扮成阿玛宗女战士。

即便相熟多年之后，他们依然情意眷眷。“如果你在这里，”她在一封信中写道，“很快就会有一个新的小娃娃。”她还因他的新情妇而逗弄他，他也为她的仰慕者而取笑她：“很显然，你找到了比我更好的男人。”他还开玩笑说，这是他自己对她的不忠所遭到的报应。她一辈子也没有学会写字，所以她的书信都是口授的。彼得一世通常称她为“孩子他妈”或者“我的朋友叶卡捷琳乌什卡”，与她分离的时候会想念她：“孩子他妈，没有你，我很无聊。而没有我，你还是一样。”他与她分享自己寻欢作乐的故事：“我们像马一样猛灌。”与传统的莫斯科皇室新娘不同，叶卡捷琳娜来到宫廷时没有带来自己的家族和一群野心勃勃的亲戚。那样的外戚会改变权力平衡。她结成了自己的联盟，尤其是与缅什科夫结盟，并打造出了泰然自若的形象，以至于最终她自己还成了继承皇位的可能人选。“沙皇这么喜欢她的主要原因是，”亚历山大·戈登（苏格兰将军帕特里克·戈登的儿子）回忆道，“她的脾气特别

好。”她总是快快活活地告诉他，他也许会找其他的“洗衣妇”，但不应当忘记他的旧相好。

1706年7月，彼得一世的大臣/陆军元帅/海军上将戈洛温因酗酒而去世，享年五十六岁。在列福尔特之后，彼得一世意识到自己有“两位海军将领”因“那种疾病”而死。戈洛温的去世增进了缅什科夫的权势[104]，彼得一世提升他为英格里亚公爵（这是一个俄国式的头衔），这也是俄国沙皇授予的第一个公爵头衔。他的政敌给他取的绰号是“烂泥公爵”。[105]

1708年1月，查理十二世率领4.4万欧洲最精锐军队，入侵俄国。彼得一世说，宁愿输掉十场或二十场战役，也不肯放弃一寸土地。但战争让他思索起了自己必死的命运和身后事。11月，他与叶卡捷琳娜秘密结婚。他承受的压力很大，所以不容忍任何失败。“你让我很吃惊，”他给自己的异母兄弟穆辛-普希金（他在战争中执行一次任务时失败）写信道，“因为我以前以为你是有脑子的，但我现在看清了，你比愚蠢的野兽还要笨。”当消息传来说查理十二世正大举进军时，彼得一世写信告诉叶卡捷琳娜，“敌人来了，我们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去哪里”，并补充说，他要送礼物给她（“孩子他妈”）和他们的新生婴儿。他心急如焚地在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之间奔波驰骋，调节将领之间的争吵，分配资源，观察并等待。查理十二世在波兰和立陶宛过冬，于是彼得一世下令在这些地区实行焦土政策。但他告诉叶卡捷琳娜，他“时间很紧，所以不要指望我会定期写信”。

查理十二世继续推进，但俄国人不肯给他决战的机会。他渴望决战决胜，一击将俄军彻底打垮。舍列梅捷夫指挥俄军主力，跟踪、骚扰瑞典人并诱敌深入，缅什科夫指挥骑兵，而俄国的盟友，哥萨克的盖特曼伊凡·马泽帕负责南方。俄军的胜利让彼得一世欣喜若狂：“我从未见过我军如此秩序井然！”他会与叶卡捷琳娜分享喜讯和噩耗。“我们在性情

如火的查理十二世鼻子底下，跳了一支漂亮的舞。”他在8月时如此告诉她道。到9月时，查理十二世的给养所剩无几，他面临一个重大抉择：是继续向莫斯科推进，还是转向南方肥沃的乌克兰大草原？他在等待部将亚当·莱文豪普特率1.2万人从立窝尼亚南下。但最终，在1708年9月15日时，查理十二世南下进入乌克兰，相信已经距离他仅90英里远的莱文豪普特一定能赶上来。但彼得一世和缅什科夫看到了机遇。9月28日，他们在列斯纳亚河猛扑莱文豪普特。“整整一天打得难解难分。”彼得一世写道。但次日早上，莱文豪普特已经损失了给养物资和一半兵力。查理十二世得到了6000援兵，却没有可维持他们的口粮。彼得一世写道：“可以说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胜利。”

10月27日，彼得一世收到缅什科夫的急报：他的哥萨克盟友马泽帕倒戈，将乌克兰出卖给了查理十二世。马泽帕时年六十三岁，统治他的盖特曼国家超过二十年，巧妙地利用了鞑靼人、奥斯曼人、俄国人和波兰人之间的矛盾，但瑞典人的进军使他陷入了窘境。[106]查理十二世向马泽帕许诺，将来会让乌克兰独立。马泽帕曾在1682年支持彼得一世反对他的姐姐索菲亚，但这位盖特曼认识到，沙皇将会削弱他的独立性，而且缅什科夫也想当哥萨克的盖特曼。若是留在彼得一世阵营，马泽帕最后可能失去一切。他在自己的首府等待时机，秘密地与查理十二世谈判。

现在，查理十二世大军将至，马泽帕对彼得一世的传唤置之不理。于是沙皇派遣缅什科夫去找马泽帕——而马泽帕拿定了主意，率领他的哥萨克大军疾驰北上，与查理十二世会合。缅什科夫发现马泽帕已经没了踪影。“我收到了你的信，得知了盖特曼完全出人意料的邪恶背叛，”彼得一世写道，“我非常震惊。”

查理十二世和彼得一世同时意识到，盖特曼的首府巴图林[107]是乌克兰的关键所在。瑞典国王和俄国沙皇的宠臣各自奔向哥萨克首府。缅

什科夫赢得了这场竞赛。他攻下了巴图林，但因为没有办法在那里设防，于是将其付之一炬，还屠杀了1万居民。直到今天，考古学家在巴图林仍然能发掘出遗骨。[108]

严寒对瑞典军队造成了沉重打击，其兵力下降到2.4万人。查理十二世要么战斗，要么撤退。彼得一世正在亚速建造船只，并推行政府改革[109]，以便更好地动员军队和补给，同时等候时机。舍列梅捷夫和缅什科夫在观察局势。1709年4月，查理十二世攻打小镇波尔塔瓦[110]，以赢得一个基地，或者挑起一场战役。

“关于波尔塔瓦，最好是向敌人进攻，”彼得一世在给缅什科夫的信中写道，“我们还需要陆军元帅（舍列梅捷夫）。显而易见，这至关重要，但我把大小事务一概留给你斟酌处置。”5月27日，缅什科夫请沙皇到他那里。“我会尽快前来。”他骑马从舍列梅捷夫处赶往前线。6月4日，彼得一世与舍列梅捷夫和缅什科夫会合。到沙皇身边的还有叶卡捷琳娜、他最宠爱的黑皮肤摩尔人汉尼拔[111]和他的侏儒亚基姆·沃尔科夫。

他确信：“若上帝佑助，我们到这月底就能和他们决战。”作为专制君主和军事领袖的无与伦比的典范，彼得一世接管了最高指挥权，命令全军推进，在距离波尔塔瓦半英里处停下，加固一座矩形营地，以安顿他的4万大军。营地的一边得到陡峭河岸的保护，另外三边则是壁垒和尖木桩构成的防线。后方还有辎重营地，由哥萨克守护，叶卡捷琳娜就在那里等候。俄军加强了阵地防守，通往俄军阵地的唯一路径是穿过树林的一条走廊。彼得一世命令以6座多面堡封锁这条道路，并以另外4座多面堡加以掩护，共驻军4000人。这样的障碍足以粉碎瑞典军队的任何进攻。

查理十二世在侦察俄军工事的时候，一只脚中弹负伤。6月26日是星期天，他躺在司令部（设在附近一家修道院里）的床上，脚还渗着

血，召开了作战会议。按照一贯的作风，他决定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攻势，以制衡彼得一世的绝对兵力优势。瑞典军队将在黎明时分从俄军多面堡之间溜过，然后向敌人的军营发起奇袭。这是个风险很大的计划，在黑暗中很容易发生混乱。为了保证前进速度和出人意料的奇袭效果，他准备不带大炮。国王负伤了，所以无法亲自指挥。各单位之间的协调配合至关重要，然而瑞典将军们互相憎恨。

6月27日，在黎明前的晦暗天色中，瑞典军队的8000步兵和9000骑兵进入了出发阵地。查理十二世躺在两匹马之间悬挂的行军床上，被带到战场上，身旁簇拥着精选的卫兵和他的大臣皮佩伯爵。他来到左翼的指挥官卡尔·古斯塔夫·兰斯基尔德那里，而莱文豪普特负责指挥右翼。凌晨4点，太阳刚刚升起之时，瑞典人进军了，但俄军多面堡迅速开火，所以瑞典军队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的希望破灭了。瑞典人的作战计划几乎立刻开始瓦解。瑞军中路没有绕过俄军多面堡，而是停下来连续不断地攻击它们，这是一场无关大局却血腥的小型战役。因此瑞军中路始终没有抵达预定会合地点，到多面堡的另一侧去打真正关键的战斗。他们遭到缅什科夫的骑兵的攻击，直到彼得一世命令缅什科夫撤退并将他的部队分为两路，分散到两翼。瑞军一个纵队在黑暗中迷了路，始终没能抵达战线，而右翼莱文豪普特的步兵被分割开，从树林出来之后只能独自去面对俄军营地。兰斯基尔德和查理十二世终于赶来与他会合的时候，发现他们那小小军队的一半兵力已无影无踪。

晚上9点时，彼得一世站在营地的壁垒上，头戴黑色三角帽，脚踏高筒靴，身穿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上校的红袖绿色军大衣，胸佩圣安德烈勋章的蓝缎带。他发现了瑞典军队各单位之间的缺口，于是命令缅什科夫（他身穿耀眼的白衣）及其骑兵去攻击在中路踌躇不前的瑞军。这股瑞军迷失了方向且孤军深入，于是投降了。兰斯基尔德和查理十二世等了两个小时，寻找他们迷失的部队。

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时刻：彼得一世在营帐内召开了作战会议，然后走出来，命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恰好在这时，兰斯基尔德决定撤退。瑞军各横队转身整队，准备撤退，但已经太晚了。令兰斯基尔德惊恐的是，俄军营地的大门打开了，整整一支军队从里面开出来，部署成一个半月阵形，彼得一世指挥左翼，舍列梅捷夫统领中路。彼得一世提醒官兵，他们“不是为了彼得沙皇……而是为了国家”而战，他本人“对自己的生命毫不吝惜，只要俄国和俄国的虔诚与荣耀能够永存！”在这次演讲中，君主与官兵分享了他对于俄国之伟大的恢宏梦想，而正是这种梦想，使他这样粗野和残暴的人，成为长久以来受尽折磨的俄国贵族的振奋人心的伟大领袖。

兰斯基尔德犹豫了一段时间，然后停止撤退，命令瑞典军队转身准备迎战。虽然疲惫但训练有素的瑞军士兵在敌人火力之下以完美的秩序转身布阵，然后等待前进的命令。他们缓缓推进，虽然俄军炮火将他们成排地扫倒，但仍然紧踩着鼓点，没有丝毫凌乱。他们的右翼猛击俄军，将其打退，但他们的左翼在俄军炮火的齐射下损失惨重。由于俄军具有兵力优势，瑞军右翼成功的势头恰恰使千疮百孔的左翼更加无以为继。一发枪弹打落了彼得一世的帽子。他命令己方步兵前进，冲入瑞军左翼和右翼之间洞开的缺口。彼得一世的马鞍中弹，一发子弹险些击中他的前胸，好在他胸前佩戴了一枚小圣像，将子弹弹飞了。查理十二世的王室卫兵死战到最后一兵一卒，瑞军瓦解了。查理十二世本人险些被俘。他的24名近侍有21人阵亡，他不得不让人把自己抬到马背上，他的伤口血如泉涌。现在他不得不逃之夭夭。

有约6900名瑞典人伤亡，2700人被俘。彼得一世兴高采烈，骑马从士兵当中穿过，拥抱他的将军们。随军小教堂的神父唱起了《感恩赞》。沙皇等待查看俘虏。缅什科夫将瑞军战俘驱赶过来，强迫他们跪下并向胜利者交出自己的剑。这场仪式过后，彼得一世前往一座华美的波斯风格营帐，参加宴会。每一次祝酒都得到一轮雷鸣般炮声的附和。

兰斯基尔德元帅和皮佩伯爵被押进来，彼得一世向他们祝酒，然后才问："我的兄弟查理在哪里？"但是，瑞典国王已经逃往南方了。[112]彼得一世归还了兰斯基尔德的剑，并向传授他战争艺术的"老师"敬酒。

兰斯基尔德问道："陛下的老师是谁？"

彼得一世答道："就是你们呀，先生们。"

"那么，学生已经报答了老师了。"战败的元帅说道。

当晚，彼得一世"从波尔塔瓦军营"写了十四封信，包括一封给就在附近的叶卡捷琳娜的信：

> 小妈妈，日安。仁慈的上帝在今天给了我们一场前所未有的胜利。
>
> 彼得
>
> 又及：来这里，向我们祝贺吧！

彼得一世在给身在莫斯科的罗莫达诺夫斯基的信中俏皮地写道："敌人全军的下场就像法厄同。"[113]他补充道："我向陛下道贺。"他就这样开玩笑地将"恺撒公爵"提升到一个新的头衔：皇帝。两天后，彼得一世晋升缅什科夫为元帅，戈洛夫金为首相（这是一个新设立的职位），还赏赐舍列梅捷夫大量农奴。"彼得上校"感谢"恺撒公爵"提升他为陆军中将和海军少将，尽管"我没有资格享受这样的提携，陛下"。

彼得一世坚信，这次胜利为他赢得了波罗的海——"如今，在上帝的帮助下，圣彼得堡的最后一块基石奠定了。"——并且标志着瑞典帝国的倒台和俄国的复兴。在给叶卡捷琳娜的信中，他称此次胜利为"我们俄国的复活"。

然而，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舍列梅捷夫北上去占领波罗的海沿

岸，缅什科夫疾驰去控制波兰，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则前往基辅。在那里，“由于我的罪孽，我患了风寒和热病，感到恶心和疲惫”。痊愈后，他与“强壮的”奥古斯特再续前盟，帮助奥古斯特在波兰复辟。“没有你，我感到很无聊，”他告诉叶卡捷琳娜，“波兰人老是开会讨论伊瓦什卡·赫梅利尼茨基（酒）。你嘲讽我与其他女人调情。我才没有。因为我已经老了，不是那种人。新郎（缅什科夫刚刚与达里娅结婚）前天会见了伊瓦什卡，醉得一塌糊涂，现在还卧床不起。”

“请快点到我身边。”叶卡捷琳娜回信道，“哦，我亲爱的，我想你……我们好像一年没有见面了。”11月14日，彼得一世与舍列梅捷夫会合，一同攻打里加：“我亲手开了三炮，向那可诅咒的地方复仇。”

12月18日，叶卡捷琳娜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伊丽莎白。彼得一世看望了母女俩。两天后，在宠臣缅什科夫和瓦西里·多尔戈鲁基公爵（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的团长）左右护卫下，他骑马穿过七座拱门，进入莫斯科，带来了数千名瑞典战俘。在圣母升天大教堂演唱《感恩赞》之后，他登上红色楼梯（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在那里目睹了许多残忍暴行），进入多棱宫。在那里，兰斯基尔德和皮佩被正式引见给端坐在宝座上的沙皇。但他们鞠躬行礼之后，困惑地发现，坐在宝座上的不是他们在波尔塔瓦见过的那个巨人，而是眉毛浓黑悬垂的“恺撒公爵”。他坐在高台上，由缅什科夫、舍列梅捷夫和真正的沙皇侍奉饮食。

1710年夏季和冬季，俄军占领了波罗的海港口里加、烈韦里[114]和维堡[115]。“好消息！”彼得一世兴奋地告诉叶卡捷琳娜，“我们为圣彼得堡赢得了绝妙的缓冲！”

然而，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养伤的查理十二世，已经在鼓动苏丹对俄开战。彼得一世强硬地要求奥斯曼人交出查理十二世，这冒犯了奥斯曼人的傲气。当苏丹在筹划战争的时候，彼得一世则在安排两场婚礼，一

场是皇室婚礼，一场是侏儒婚礼。[116]

---

[1] 切尔卡西亚人是北高加索的一个民族，在19世纪俄国对高加索的征服战争期间被驱逐到当时的奥斯曼帝国各地。西方文学艺术中有不少以貌美的切尔卡西亚人为主题的作品。——译者注

[2] 诺夫哥罗德（或称大诺夫哥罗德）是俄罗斯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建城于859年，位于俄罗斯西北部，沃尔霍夫河注入伊尔门湖的地方。该城的鼎盛时期为14世纪，是诺夫哥罗德共和国的首都，也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之一。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诺夫哥罗德为世界文化遗产地。——译者注

[3] RGADA 135.111.1.2.28-44，March 1613，Gramota arkhiepiskopa Feodorita i F.I.Sheremeteva k Zemskomu Soboru（Formal report of the Kostroma delegates to the Zemsky Sobor on Tsar Mikhail’s consent to be tsar）. Soloviev 16.1-12.Vernadsky 5.1.278-83.

[4] 诺夫哥罗德共和国是12～15世纪的一个东斯拉夫国家，从波罗的海延伸到乌拉尔山区北部，作为汉萨同盟的最东端，一度十分繁荣。1478年，诺夫哥罗德共和国被莫斯科大公国的伊凡三世征服。——译者注

[5] 莫斯科大公采用双头鹰的徽记，可能是因为他们希望得到哈布斯堡皇朝那样的地位。可能这之后僧侣才宣称双头鹰代表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或称拜占庭帝国的都城），因此莫斯科成为第三罗马。

[6] 即米哈伊尔爷爷的妹妹。——译者注

[7] 波雅尔是最高等级的贵族阶层，由沙皇封授。波雅尔与世袭的“公爵”头衔没有关系。根据传统，沙皇无权授予“公爵”头衔。公爵是被莫斯科大公国征服的各城市的统治者的后代，往往是基辅大公留里克已经说不清谱系的默默无闻的后代，或者是立陶宛大公国创始人格迪米纳斯的后嗣，或者是鞑靼可汗的后代。有些公爵是富可敌国的权贵，拥有的土地超过10万英亩；但很多公爵既没有钱，也不是波雅尔。头衔并非总是最重要的。罗曼诺夫家族曾经是波雅尔，但从来不是公爵。

[8] Isabel de Madariaga，*Ivan the Terrible*（henceforth Madariaga），Mongols 5-6；tsar title 17.Ivan the Terrible，Anastasia，brideshows 50-9.Sergei Bogatyrev，Ivan Ⅳ 1533-84，in Maureen Perrie（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vol. 1：*From Early Rus’ to 1689*. Troubles：Chester Dunning，*Russia’s First Civil War*（henceforth Dunning），33-72.False Dmitris：this is based on Maureen Perrie，*Pretenders and Popular Monarchism in Early Modern Russia*. Catherine Merridale，*Red Fortress*：*The Secret Heart of Russia’s History*（henceforth Merridale）75-102.Martin 112-21；Romanov descent 114-15.

[9] 克里米亚汗国由格来家族（成吉思汗的后裔）统治，三个世纪里一直是欧洲的一个中等国家，从乌克兰南部延伸到高加索北部，以克里米亚的巴赫齐萨莱为基地。克里米亚汗国拥有5万骑射手，战斗力极强，以致沙皇在很长时期里也向其纳贡。克里米亚可汗与奥斯曼苏丹紧密结盟，帮助苏丹控制黑海。

[10] P.Grebelsky and A.Mirvis，Dom Romanovykh 1-12.G.K.Shchutslcaya，*Palaty boyar Romanovykh.* W.Bruce Lincoln，*The Romanovs*（henceforth Lincoln）26；Lindsey Hughes，*The Romanovs*（henceforth Hughes），1-10.On Michael：Orchard，30-4.

[11] 20世纪，她的遗骸得到分析，发现其中含有水银，含量到了危害生命的程度。但同时检测的其他16世纪遗骨的情况也是这样。水银在当时常被当作药品服用。

[12] Madariaga 140-5，295，342，357；effect of Ivan 371.Circassian princes/Cherkasskys：Paul Bushkovitch，‘Princes Cherlcasskii or Circassian Murzas：The Kabardians in the Russian boyar elite 1560-1700’，*Cahiers du Monde Russe*（2004）45.1-2.9-30.Filaret：J.L.H.Keep，Regime of Filaret，SEER（1959-60）38.334-43（henceforth Keep）. Michael：Orchard，30-4.Michael character：Vernadsky 5.1.308-11.RGADA 135.111.1.2.28-44，March 1613，Gramota arkhiepiskopa Feodorita i F.I.Sheremeteva k Zemskomu Soboru（Formal report of the Kostroma delegates to the Zemsky Sobor on Tsar Mikhail’s consent to be tsar）.

[13] 1856年，他们的后代，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为了庆祝自己的加冕礼，从邻近的修道院手中买下了这个地点的房子。这座建筑的大部分都是在沙皇米哈伊尔时代很久之后建造的，但奠基于15世纪。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可能就是在这里长大的。

[14] 哥萨克这个名字源自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的词“卡扎克”（Kazak），意思是冒险家或土匪。哥萨克原本是鞑靼武士，但到16世纪时已经主要是居住在莫斯科大公国、鞑靼汗国和波兰边疆地带的斯拉夫人，以狩猎、捕鱼和掳掠为生。鞑靼人、俄国人和波兰人之间的战争给了哥萨克大量机会作为雇佣兵和独立劫掠者而参战。他们起初是步兵，后来在“海鸥”小船组成的舰队服役，再后来成为骑兵。在混乱时期，有的哥萨克为波兰人作战，其他的则投身于内战的不同势力。他们成了权力的仲裁者。他们在选举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为沙皇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沙皇和地主残酷地压迫农民，迫使其成为农奴。越来越沉重的剥削促使成千上万的农奴逃往哥萨克社区。哥萨克是骄傲的自由民的兄弟会，他们选举自己的领袖“盖特曼”，在乌克兰语中称为hetman，在俄语中称ataman。

[15] Keep 334-43.Vernadsky 5.1.205-20.Dunning 50-9；serfdom 60-73.Ian Grey，*Boris Godunov* 13-14，134-9，159-62.Soloviev 16.44.Dunning 94-100.

[16] 原文如此，有误。菲拉列特成为东正教牧首的时间是1609年，是被第二个伪德米特里的伪政权任命的。当时的正牌东正教牧首是赫莫杰尼斯，他于1612年被波兰人杀害。菲拉列特于1619年被波兰人释放，才正式成为牧首。——译者注

[17] Soloviev 15.27.Vernadsky 5.1.225-51.Dunning on uprising，415-39.Michael in Kremlin：Soloviev 15.283.Filaret：Soloviev 15.160-231；Pozharsky and Minin 275-86.Kremlin charnel-house：Merridale 130-3.Hughes 8-12.Keep 334-43.

[18] 有两个最显而易见的候选人不在场，米哈伊尔的父亲菲拉列特·罗曼诺夫以及瓦西里·戈利岑公爵都在波兰人的监狱里。菲拉列特被排除，因为他是神父，但戈利岑的资格条件（立陶宛大公国创始人格迪米纳斯的后代、波雅尔衔级、富可敌国且具有极高的个人威望）无可指摘。他若在场，那么本书说不定就是戈利岑皇朝的历史了。唯一对他不利的是，哥萨克不喜欢他的高贵血统，而主宰投票表决的正是哥萨克。

[19] 米沙是米哈伊尔的昵称。——译者注

[20] 伊凡·苏萨宁故事的真实性得到了沙皇米哈伊尔六年后御旨的证实。这就是罗曼诺夫皇朝官方神话的开端。尼古拉一世在美化这个神话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作曲家格林卡创作了歌剧《伊凡·苏萨宁》之后，尼古拉一世将其标题改为《为沙皇献身》，非常清晰地表达了它的意义，并将其用作罗曼诺夫皇朝半官方的国歌。斯大林也非常喜爱这部歌剧。苏萨宁这个忠心耿耿的农民英雄的后代被邀请参加罗曼诺夫皇朝每一位沙皇的加冕礼，直到1896年的尼古拉二世加冕礼。1913年皇朝的三百周年庆典上，苏萨宁的后人还得到了特别的荣耀。

[21] Soloviev 15.240-89，16.1-15；Filaret’s reaction 16.44-5.Vernadsky 5.1.275-83.Dunning 415-48.Hughes 12-14，31-Richard Wortman，*Scenarios of Power*（henceforth Wortman）9-13.Susanin：Soloviev 16.243-50.Hughes 12-13.

[22] 原文如此。——译者注

[23] 多棱宫是克里姆林宫建筑群内的一座宫殿，莫斯科大公国时代沙皇的主宴会厅就在这里。它是莫斯科保存至今的最古老的世俗建筑，竣工于1492年。多棱宫现在是俄罗斯总统用于举办礼仪仪式的场所。——译者注

[24] Madariaga 1-22.Dunning 28-44.Merridale 13-100.

[25] 圣幛是东正教教堂内分隔中殿与圣所的墙，上面悬挂圣像。——译者注

[26] 据传说，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九世·莫诺马赫（约1000～1055年）将这顶冠冕送给了他的外孙，即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二世·莫诺马赫（1053～1125年），而弗拉基米尔二世就是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的父系祖先。——译者注

[27] Coronation：L.E.Morozova：T.B.Knyazevskaia（ed.），*Kultura slavyan i Rus*，Morozova，L.E.，*Dve redaktsii China venchaniia na tsarstvo Alexeia Mikhailovicha*，457-72.Madariaga 49-52.Wortman 10-16.Lincoln 30-3.Hughes 12-13.

[28] Olearius 62，191，262.Orchard 30-4.Soloviev 17.92.Clocks，Merridale 140，

146.Amusements：J.T.Fuhrman，*Alexis*：*His Reign and his Russia*（henceforth Fuhrman）4-6.Paul Bushkovitch，*Peter the Great*（henceforth Bushkovitch）14-16 and 28-9.

[29] 立窝尼亚是一个历史地区，在波罗的海东岸，大致在今天的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12世纪和13世纪，德意志和丹麦的基督徒（宝剑骑士团，后称立窝尼亚骑士团，最后并入条顿骑士团）征服了这片地区，将其基督教化，并殖民。中世纪的立窝尼亚居民是许多波罗的海和芬兰语系民族，上层统治集团为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后来有些立窝尼亚当地贵族被波兰-立陶宛、瑞典或俄国的贵族集团吸收。——译者注

[30] Soloviev 16：16-44，96-114.Dunning 448-59.Vernadsky 5.1.283-93.Saltykovs：Martin 180.

[31] 沙皇指定大约十名波雅尔参加他的御前会议。他把一些人晋升到枢密波雅尔的衔级。不管波雅尔们多么富有和显赫，他们在给沙皇的信的末尾，总是用孩童般的口吻，用昵称指代自己，如"您恭顺的奴才米季卡和萨什卡"。波雅尔之下是近臣（okolnichii），然后是杜马贵族（dumnyi dvorianie）。实际掌管政府各部的是出身低微的书记（dyaki），其中最重要的成为杜马书记（dumnyi dyaki）。上述四个衔级的人可以参加议事会，各部大臣和廷臣就从他们当中选拔。大约五十个官衙（即政府各部）的主管负责管理宫廷和国家。有的部门是政治性的，如外交部或财政部；有的管理某些地区，如喀山事务部；有的管人事，如内廷部。宫中常常发生下毒事件，所以负责沙皇御用药物的皇家药房非常重要，几乎始终由首席大臣掌控。沙皇的日常生活由廷臣管理，如掌玺大臣、御厩大臣，以及最重要的，内侍。在事实上建立了罗曼诺夫皇朝的军阀波扎尔斯基被晋升为波雅尔，得到了大量土地封赏，但尊卑严明的等级制使得出身更为高贵的波雅尔经常抱怨他。

[32] 金帐汗国即钦察汗国，存续于1242～1502年，是蒙古四大汗国之一，建立于蒙古帝国西北部，后来突厥化，位于今天哈萨克咸海和里海周边，占有东欧和中欧地区（至多瑙河），由拔都（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儿子）及其后裔统治，盛极一时，长期统治俄罗斯，后分裂为许多汗国。——译者注

[33] Crummey 1-28，56，70-82，143，141-2；wealth lists of boyars 108.See also：Sergei Bogatyrev，*The Sovereign and his Counsellers*：*Ritualised Consultations in Muscovite Political Culture*，*1350s to 1570s*. Soloviev 17.85-92.Bushkovitch 14-16，28-9.Hughes 38-9.Lincoln 82-5.Processions：Wortman 15-18.Word and deed：C.A.Ruud and S.A.Stepanov，*Fontanka* 16（henceforth Ruud）5-7.Terem culture：Fuhrman 38，75-6.Pharmacy：Soloviev 25.11.

[34] Martin 9-11；20-1；57-94；170-1；174，180.

[35] Martin 169-85.Madariaga 50-9.Soloviev 16.165-6，313.Lincoln 34.

[36] Soloviev 16.129-50，174-200，17.105.

[37] 菲拉列特雇用了苏格兰建筑师克里斯托弗·加洛韦来改造克里姆林宫的救世主塔，添加

了一座大钟，这令父子俩都很欣喜。菲拉列特非常喜欢和享受自己超级牧首地位的戏剧色彩：每个棕枝主日，米哈伊尔都重演基督进入耶路撒冷的传奇，但骑驴的不是他，而是牧首。沙皇头戴莫诺马赫冠冕，身穿全副皇袍，在克里姆林宫与波雅尔们一同祈祷，然后与牧首一起步行，整个宫廷的人跟在他们后面。在红场的平台（被当作髑髅地）处，沙皇牵着马（这匹马被浮夸地打扮成驴，戴着假耳朵），然后牧首骑上驴，返回克里姆林宫，前往圣母升天大教堂。随后牧首用两百卢布感谢沙皇的服务。

[38] Filaret：*Pisma russkikh gosudarei*（henceforth PRG）1.10-14.Soloviev 16.156-65，17.90-3.Filaret’s vanity：Vernadsky 5.1.308-11.Lykov and Filaret：Soloviev 16.222-4.Dunning 459-80.Filaret exiles boyars：Bushkovitch 49-51.Paul Bushkovitch，Shvedskie istochniki o Rossii 1624-26，*Arkhiv russkoi istorii*（2007）8.359-81.Precedence：Soloviev 17.93-102；Crummey 136-40.

[39] 多尔戈鲁基家族自称是基辅大公尤里·多尔戈鲁基（意思是“长手”）的后代。他于1156年建立莫斯科城。但这是神话了。多尔戈鲁基家族的起源实际上只能上溯到15世纪的奥博连斯克统治者伊凡·奥博连斯基公爵（绰号“长手”）。这不是罗曼诺夫家族与多尔戈鲁基家族的最后一次联姻，但据说这两个家族的每一次联姻都受到了诅咒。多尔戈鲁基家族和舍列梅捷夫家族、萨尔蒂科夫家族与戈利岑家族一样，辅佐沙皇统治一直到1917年。尼古拉二世的最后一位首相是戈利岑家族成员，沙皇还和多尔戈鲁基家族的一名成员一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40] 红角，也叫“圣像角”，是东正教、希腊正教等地区的信徒家中最干净明亮的屋角，十月革命前供奉圣像，革命后名字不变（俄文“红”有“美丽”“漂亮”之意），供奉列宁和斯大林像。——译者注

[41] Streshneva：Soloviev 16.166.Fuhrman 1-10.Martin 186-9.Dolgorukys：Bushko-vitch 32.Bushkovitch，Shvedskie istochniki o Rossii，8.359-81.

[42] 传统的莫斯科军队由贵族组建，他们向沙皇提供士兵，以换取土地封赏。通过这种方法，菲拉列特集结了2.6万人，但其中很多只装备了弓箭。他招募了1.1万名纪律涣散的哥萨克骑兵和1.8万名鞑靼与楚瓦什骑兵（装备了弩）。2万名火枪兵倒是令人肃然起敬。

[43] 穆拉德四世既有恺撒的军事才华，也是卡利古拉那样疯狂的虐待狂。他是最后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奥斯曼苏丹。他的弟弟“疯子”易卜拉欣一世继承了皇位，是个色情狂，对毛皮、香水和特别肥胖的女人有变态的欲望。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哈里发以君士坦丁堡为都城，开辟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从伊拉克边境延伸到爱琴海，囊括巴尔干（今天的希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前南斯拉夫）、北非、今天的土耳其和整个中东，包括耶路撒冷和麦加。他们的欧洲臣民主要是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人，他们年幼时便被卖为奴隶，皈依伊斯兰教，为奥斯曼苏丹提供最优秀的将领、官员和妃嫔。奥斯曼帝国的巅峰时期是一个世纪之前苏莱曼大帝在位期间，但到18世纪末，奥斯曼帝国仍然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强大帝国，拥有庞大的军事资源。1637年，独立的哥萨克攻占了奥斯曼要塞亚速，将其献给米哈伊尔。但后者在与缙绅会议商谈后，承认自己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挑战奥斯曼人。

[44] Soloviev 16.211-25，17.92-5.Vernadsky 5.1.345-61.Fuhrman 106-7.Bushkevich 50-1.Boyar commanders：Crummey 46-9；Fuhrman 106-7.Hughes 38-40.Philip Longworth，*Alexis*，*Tsar of All the Russias*（henceforth Longworth）21.

[45] Soloviev 17.83-4.Longworth 5-23. *The Domostroi/Terem*：Fuhrman 83.Bushkovitch 33.Giving birth：Lindsey Hughes，*Sophia*（henceforth，*Sophia*）25.

[46] Vernadsky 5.1.383-5.Fuhrman 7-11.Longworth 17-26.Waldemar/pretenders：Soloviev 17.55-75.Death of Michael：Soloviev 17.83-4.Fuhrman 1-4.Longworth 17-21.

[47] 据说，阿列克谢沙皇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村豢养了3000只猎鹰和10万只鸽子，雇了200名养鹰人。这些养鹰人当中的一些，后来成为阿列克谢的儿子彼得大帝幼年的玩伴，以及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的最初成员。——译者注

[48] Accession/Zealots：Vernadsky 5.1.382-91.Fuhrman 9-15，46-7.Young Alexei：Hughes，*Sophia* 5，25.Longworth 5-11，19-28；zealots 55-67；negro Saveli 186.Funerals：Wortman 38.Religion and ceremonies：Crummey 141.Matveev：Fuhrman 193.Coronation：*Chin postavleniia na tsarstvo tsarya i velikogo knyazya Alexeia Mikhailovicha* 38.Falconry 119；technological interests 120；

[49] 阿列克谢的绰号是“温顺的”，但真实的阿列克谢与这个名声相差甚远。19世纪，亲斯拉夫人士喜欢那种善良、地地道道俄国风格、圣徒般但无足轻重的沙皇形象，将其与以彼得大帝为典型的西方化的热衷军事的沙皇相对照。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非常崇拜阿列克谢，认同他那种朴素的斯拉夫式虔诚，并给自己的儿子也取名为阿列克谢。

[50] 1卢布合100戈比。——译者注

[51] Kindness，tact：Longworth 69，72，88，135-9；Ivan 69 and 259；fury 69-72；ducking 113-14.Hughes，*Sophia* 28.Religion：Fuhrman 32-3；Crummey 141.Pharmacy：Soloviev 25.11.Alexei’s order of foreign purchases：RGADA 27.118.119-20.Kind letter to Odoevsky：V.Lamansky，*Zapiski otdeleniia Russkoi i Slavyanskoi Arkheologii*（1861）2.702-6.Letters to steward：ZORI 2.786-8.

[52] Brideshow organized：Martin 190-2.Samuel Collins *Present State of Russia* 10-12，111-13.

[53] Marriage：Fuhrman 13-15，208-10；Martin 192-6.Hughes 30-2. *Sophia* 20.Rich boyars：Crummey 113-14；on Morozov potash 130-3.Fuhrman 116-34.Longworth 22-38；father-substitute 45.Morozov：Fuhrman 16-18.Collins 10-12，111-13.

[54] 农奴制在东欧和中欧的大部分地区都很常见，自伊凡雷帝的时代在俄国愈演愈烈。鲍里斯·戈都诺夫沙皇急于赢得贵族和外省乡绅的军事支持与忠诚，因此巩固了农奴制。阿列克谢的法律完成了这一过程。西方人有时对农奴制这个名字感到困惑：农奴依附于土地，而起初地

主占有的并非农奴本身，而是土地。有的农奴是属于沙皇的皇家农奴，可能会被沙皇当作礼物赠给宠臣。但俄国农奴与后来在加勒比地区和美国的种植园劳作的黑奴不同。俄国农奴要交税，拥有自己的小片土地，还必须服兵役。农奴通过交税，为沙皇提供收入；同时通过服兵役，为沙皇提供人力。俄国不用占有土地的面积，而是用农奴“魂灵”的数量来衡量一个人的财富。“魂灵”这个词仅指男性农奴或家奴，因为女性农奴的价值要比男性低得多。在这个阶段，沙皇拥有的农奴数量最多，达2.7万户。第二名是尼基塔·罗曼诺夫，7000户。第三名是切尔卡斯基，5000户。而莫罗佐夫堂兄弟一共拥有1万户。在随后几个世纪里，为了换取贵族的支持，罗曼诺夫皇朝允许贵族加强对其农奴的控制。到18世纪时，农奴的人身完全由主人占有，主人可以买卖农奴，随意惩罚他们，并决定他们的婚嫁对象。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说到阿列克谢及其法典时称：“沙皇独裁政权建立了农奴制，现在要由沙皇独裁政权来废除它。”

[55] 1648 riots and Code：Olearius 203-17.Crummey 83-7.Fuhrman 16-29.Hughes，*Sophia* 34.Longworth 39-46.Law code，John P.LeDonne，*Absolutism and Ruling Class*（henceforth LeDonne）4，16，212-15.

[56] 尼康是俄国的第七位牧首。这个职位直到1589年才设立。但正如菲拉列特已经表现出的那样，牧首有能力挑战沙皇的世俗权威。尼康宣扬自己越来越强的权势，在克里姆林宫兴建了一座新宫殿，并推行莫斯科是新耶路撒冷的思想，开始建造他的新耶路撒冷修道院，其中的大教堂完全复制了圣城的圣墓。

[57] Fuhrman 46-7，131-45，155-76.Crummey 97-100. *Sophia* 35-7.Merridale 156-8.

[58] 典出《新约·启示录》里的“启示录四骑士”，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一般认为分别代表征服、战争、饥荒和死亡。——译者注

[59] 正是为了纪念赫梅利尼茨基向阿列克谢宣誓效忠三百周年，距离死期不远的斯大林决定将克里米亚（当时是苏联黑海舰队的基地和苏联精英阶层最喜爱的度假胜地）转交给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1954年，他的继任者尼基塔·赫鲁晓夫也认可斯大林的这个决定。他俩都没想到苏联有朝一日会解体，乌克兰会变成一个独立国家，使克里米亚脱离俄国。

[60] Sergii Plokhy，*The Gates of Europe*：*A History of Ukraine*（henceforth Plokhy）97-118.Vernadsky 5.1.463-79.Longworth 65.

[61] Polish war：RGADA 27.85；notebooks RGADA 27.82；27.86. *PRG* 5.10-12.Long-worth 68-91，161.Fuhrman 57-74，105-16；Secret Office 104-5.Generals：Crummey 46-9.

[62] 泰姆拉兹一世是卡赫季和卡特利（这两块领地组成了格鲁吉亚）被流放的诗人/武士国王。格鲁吉亚在巴格拉季翁王朝统治下一度是一个强大的王国，在12世纪统治整个高加索。格鲁吉亚是最古老的基督教国家之一，拥有非常繁盛的诗歌与荣誉的文化，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字母系统，但此时格鲁吉亚的土地和王朝四分五裂，在两个凶残贪婪的伊斯兰帝国——什叶派波斯和逊尼派奥斯曼帝国的夹缝中勉强生存，后来俄国人也加入了对格鲁吉亚的争夺。泰姆拉

兹一世被波斯统治者阿巴斯大帝流放，于是向阿列克谢求援，但徒劳无功。莫斯科大公国的实力还不足以干预高加索，但格鲁吉亚与俄国的漫长、惨痛而充满渴求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一直延续到今日。

[63] Fuhrman 155-79；Crummey 102.Longworth 164-73. *Sophia* 35-7.

[64] 今天爱沙尼亚东部村庄凯尔德（Kärde）。——译者注

[65] 在这个关键时刻，纳晓金的儿子叛变投敌。纳晓金羞愧万分地请辞，但阿列克谢拒绝接受他的辞职。他的答复非常宽容，而且很有现代意味：“我得知你的儿子逃亡了，给你造成了可怕的悲恸。这惨痛的打击，这刺穿你灵魂的邪恶匕首，令我，沙皇，非常愤怒……我也为了你夫人的缘故而悲伤……但你应当再度振作，坚强起来，满怀信心。至于你儿子的叛变，我知道他违逆了你的意愿。他还很年轻，像只鸟儿，从此处飞到彼处。但正如鸟儿，他也会厌倦飞行，回到鸟巢。”

[66] RGADA 27.337；RGADA 27.85.Bushkovitch 24-7，225.Secret Office：Longworth 129-39 and 155.Fuhrman 81-105，166.Crummey 28-32；141；favourites 97；wealth 146，113-14；generals 46-9；foreign policy leaders 56-9.Nashchokin：Fuhrman 189-92 and Crummey 97.New men：Bushkovitch 49-65.Longworth 71-2.Sex，boyars：Longworth 154.Pharmacy：Soloviev 125.11.Odoevsky/Khitrovo/Dolgomky：Bushkovitch 21-3，51.Miloslavsky/sex：Fuhrman 87-8.Longworth 161.Collins 110-17.

[67] Copper Riot：Fuhrman 145-53.Longworth 138-53.

[68] 尼康离去时，交出了一位波雅尔的书信，信中说是沙皇本人秘密邀请牧首前来。这可能半真半假，因为阿列克谢正在踌躇如何处置尼康和旧礼仪派的问题。但这位波雅尔被逮捕，并当着阿列克谢的面被用烧红的叉子酷刑折磨，最后他改变了证词，改为捍卫沙皇的利益。如果此事是宫廷的挑衅，意在揭露牧首的狂妄自负，那么就达到了目的。如果沙皇的意图是借此打击尼康改革的公信力，则失败了。

[69] 原文如此，有误。基辅罗斯于13世纪40年代被蒙古人消灭，所以到阿列克谢沙皇的时代，应当是大约四个世纪。——译者注

[70] 罗曼诺夫皇朝自称享有曾被基辅罗斯统治的“全俄”的主权。莫斯科大公国是大俄罗斯，此外有白俄罗斯，乌克兰是小俄罗斯。今天乌克兰南部的当时属于克里米亚汗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土地后来被称为新俄罗斯。当时由波兰统治、后来归属奥地利哈布斯堡皇朝的加利西亚，则被称为红俄罗斯。

[71] *Sophia* 38-45.Longworth 164-73，187.Fuhrman 210-14.Crummey 97.Longworth 125-36.LeDonne 298 on tsar as sole vicar of Christ sanctifying social order. Bushkovitch 51-5.

[72] 阿尔塔蒙·马特维耶夫的妻子一般被称为阿夫多季娅·汉密尔顿。——译者注

[73] Crummey 102.Fuhrman 188-95.Bushkovitch 61-78.Martin 196-202；*Artaxerxes* 204.

[74] 斯捷潘·拉辛原本是打家劫舍的强盗，后来他的起义（或者说叛乱）成为贫民反抗暴政的象征。他希望保卫哥萨克的独立性，抗议越来越中央集权化的政府。哥萨克支持沙皇及其统治，但希望沙皇能够聆听人民的疾苦，而不是只和贵族沆瀣一气。列宁称拉辛是一位“为了争取自由”而献出头颅的“起义农民的代表人物”。美国历史学家保罗·阿夫里奇说，拉辛起义有积极的作用：“（这次起义）唤醒了穷苦民众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认识，虽然只是一种朦胧的、模糊的认识，但是他们感受到了一股新的力量，而统治阶级则时刻处于担心自己的财产甚至生命被夺走的恐惧之中。”拉辛成为俄国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出现在大量文学、诗歌、音乐作品中。如肖斯塔科维奇的清唱剧《斯捷潘·拉辛被处决》和亚历山大·康斯坦丁诺维奇·格拉祖诺夫的交响诗《斯捷潘·拉辛》。——译者注

[75] 马特维耶夫领导着外交部和皇家药房。曾任“掌玺大臣与君主的重大外交事务捍卫者”，及外交部与乌克兰事务部领导人的纳晓金被免职。“陛下提携了我，”纳晓金向阿列克谢抱怨道，“所以陛下不支持我，让我的敌人欢欣鼓舞，是可耻的事情。”但这位傲慢自负、出身卑微的大臣的职业生涯全都聚焦于俄国与波兰的联盟，而此时这个联盟已经破产。

[76] Ruud 7.Bushkovitch 49-65. *Sophia* 37-46（description of Natalya，pleasures，palaces，dwarfs by Reutenfel）. Fuhrman 195-9. Longworth 200-3. Palaces：Crummey 61. Theatres：Bushkovitch 43-8；Matveev 70-9. Fuhrman 195-6. Longworth 207-8；Peter and Natalya 224. Pharmacy：25.11-20

[77] 娱乐宫在现代史上也有特殊的地位。20世纪20年代末，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党高层的许多领导人在那里拥有自己的套房。1932年，斯大林的妻子娜杰日达在这里自杀。这座精美的粉色宫殿至今仍然屹立，目前是克里姆林宫安全机构的办公场所。在莫斯科之外，阿列克谢还兴建了科罗缅斯克宫，将其转化为一座兼收并蓄、奇思妙想的木制建筑，有穹顶和山墙，融合了伊凡雷帝时期、拜占庭时期和凡尔赛宫的元素。在御座厅，两只机械的黄铜狮子转动眼珠，发出吼叫，就像君士坦丁堡的机械狮子那样令人惊叹。

[78] Soloviev 25.11-17；Bushkovitch 80-7. Fuhrman 176-81，218-19. Longworth 214.

[79] Tokmakov（ed.），*Istoricheskoe opisanie vsekh koronatsii rossiiskikh tsarei*，*imperatorov i imperatrits*（henceforth Tokmakov）52-3. Soloviev 25.9-36；death 94-6. Bushkovitch 86-123. *Sophia* 45-8，182. Fuhrman 219-23. Marriages：Martin 211-16；216-19.

[80] 对她的唯一书面描述是七年后一位法国访客写下的，但他从未见过她：“她身材极肥大，简直像个怪物，脑袋足有一蒲式耳那么大，脸上毛发很重，腿上长着瘤子。不过，尽管她身材粗壮、矮小和丑陋，头脑却精明、敏捷和聪慧。”

[81] 从这里开始，我们称他们为“伊凡五世”和“彼得一世”。——译者注

[82] 15-26 May 1682-this account is based on the following：A.A.Matveev，*Zapiski grafa*

Andreya Matveeva，in N.Sakharov（ed.），*Zapiski russkikh lyudei. Sobytiia vremen Petra Velikogo* 6-43. Count MacDonnell（ed.），Johann Georg Korb，*Diary of an Austrian Secretary of Legation at the Court of Czar Peter the Great*（henceforth Korb）2.114-15，250-4. *Sophia* 53-88. Bushkovitch 125-37.

[83] 这两顶皇冠，以及两位沙皇的宝座，今天都藏于克里姆林宫军械库。彼得一世和伊凡五世是最后两位用这种蒙古风格皇冠加冕的沙皇，因为它显得太朴素了。

[84] *Sophia* 73-88；Windbag 101. Golitsyn 177. Bushkovitch 131-8.

[85] *Sophia* 182-98. Bushkovitch 139. General Gordon：Dmitry Fedosov，*Cock of the East*：*A Gordon Blade Abroad*（henceforth *Cock*），in Mark Erickson and Ljubica Erickson（eds.），*Russia*：*War*，*Peace and Diplomacy*：*Essays in Honour of John* Erickson 3-11.

[86] *Sophia* 221-33. Bushkovitch 142-59. Romodanovsky，Lefort，Gordon：L.Hughes，*Russia in the Age of Peter the Great*（henceforth Hughes，*Russia*）378/9，433. Le-Donne 122-3. Korb 1.196. Friedrich Christian Weber，*The Present State of Russia*（henceforth Weber）1.5，137. Sigizmund Librovich，Peter Velikiy i zhenshchiny，*Smena*（1993）6.80-97（henceforth Librovich）. Dated diary entries quoted from Patrick Gordon diary：RGVIA 846.15.1-7，published as：Patrick Gordon，*Passages from the Diary of General Patrick Gordon of Auchleuchries*（'Gordon'）. *Cock* 3-11. Play regiments：Hughes，*Russia* 16-18；Peter's looks and convulsions 357-8；marriage to Eudoxia 394；Lefort 422. Marriages：Martin 219-28. Streshnev：John LeDonne，'Ruling Families in the Russian Political Order，1689-1825：Ⅰ.The Petrine leadership，1689-1725；Ⅱ.The ruling families，1725-1825'，*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henceforth LeDonne，Families）28.236.

[87] *Sophia* 198-215；Shaklovity 102，223-41，160-9. Martin 216-23.

[88] 原文如此，应为列夫·纳雷什金。彼得一世的另一个舅舅伊凡·纳雷什金在射击军暴乱时被杀死了。——译者注

[89] 彼得一世豢养的畸形人很多，且不断更换人选。他总是在搜罗巨人。他的法国巨人（俄语名字是尼古拉·日甘特，后来被公开展示，先是活着展示，死后被做成标本，在彼得一世的珍奇收藏馆中展出）和芬兰女巨人通常被安排穿上婴儿的衣服，而侏儒往往被乔装打扮为老人，或者赤身露体地从馅饼里蹦跶出来。他最喜爱的几名侏儒随他的亲信队伍一同与他旅行，深得宠爱。

[90] 罗马神话中的巴克斯，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狄俄尼索斯，为葡萄酒神。——译者注

[91] "大麦约翰"是英国民谣，大麦约翰是大麦及用它制成的啤酒或威士忌等饮料的拟人化。歌中，大麦约翰遭受攻击、死亡和屈辱，代表着相对应的大麦种植的各个阶段，如收割和酿酒。——译者注

[92] 也有资料说她是荷兰人。——译者注

[93] This is based on Peter the Great correspondence in *Pisma i Bumagi Imperatora Petra Velikogo*（henceforth *PiB*）；Hughes，*Russia*，248-297；Ernst Zitser，*The Transfigured Kingdom*（henceforth Zitser）157-70. Menshikov punched by Peter：Korb 2.6.Mock Synods：Korb，1.100，252-3. *PiB* 4.184，7.90-1，6.301，11.141，11.167. Peter to Zotov quoted in Hughes，*Russia* 252，98-9. Zotov wedding Weber 1.89-90. Anna Mons：Librovich 83-7. Royal titles‘which Ⅰ hate’Hughes，*Russia* 363. Time like death：*PiB* 1.444，11.281. Death of mother：*PiB* 4.379，22 September 1694. *Cock* 3-11. Streshnev/Musin-Pushkin：LeDonne 236-9.

[94] Hughes，*Russia* 18-19. Gordon 18-25. *Cock* 3-11.

[95] 费奥多尔·戈洛温是中俄《尼布楚条约》（1689年9月签订）的俄方主要谈判者。中国史料称他为费岳多。——译者注

[96] Hughes，*Russia* 23-6；necro-fascination 370. John Evelyn，*The Diary of John Evelyn* 3.334-5. Hughes，*Peter the Great* 101-17.

[97] 据说，彼得一世斩杀射击军死囚的刑具是一把德意志人制造的“正义之剑”。它被用来在司法场合悬挂展示，也用来处决犯人。我们没有办法证明这一点，但今天在克里姆林宫军械库可以看到这把剑。一个姓奥尔洛夫的射击军死囚踢翻了他前面一个受刑者的首级，大踏步走上前去受死。彼得一世赞赏他的勇气，释放了他。他就是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情夫格里戈里·奥尔洛夫的祖父。

[98] 彼得一世在俄国各地奔波的时候，借助一个小小的议事会来统治国家。这个议事会包括费奥多尔·戈洛温（那位沉着冷静、案牍劳形、拥有全权的大臣，既是陆军元帅、海军上将，又是外交大臣），几位受信赖的内阁大臣（包括“教皇公爵”佐托夫），以及不可或缺、粗通文墨的缅什科夫。彼得一世如今给了缅什科夫第一个官职：皇子阿列克谢的监护人。彼得一世在17世纪的最后一道敕令是废止从上帝创世开始算起的拜占庭历法。在拜占庭历7208年末，彼得一世采纳了从基督降生开始算起的西方历法。此时，是1700年1月1日。

[99] Beards：Korb 1.255-60. Beards decree：*Polnoe sobranie zakonov*（henceforth *PSZ*）4.282. Cruelty *streltsy*：Korb 1.178，187，202，243. Hughes，*Russia* 327. Later executions：F.W.Bergholz，*Dnevnik*（henceforth Bergholz），10-12. Preobrazhenskoe Prikaz：LeDonne 122-3；Lopukhin opposition 159.

[100] 纳尔瓦在今天爱沙尼亚最东端，俄罗斯与爱沙尼亚的边境附近。13世纪后期由征服爱沙尼亚北部的丹麦人建立，1581年归属瑞典，今天仍然残存的纳尔瓦古城遗址基本上是瑞典统治时期修建的。——译者注

[101] Hughes，*Russia* 26-32. Peter Englund，*The Battle that Shook Europe*（henceforth Englund）.

[102] Hughes，*Russia* 31，210-12.

[103] 与欧洲的其他绝大多数君主不同，俄国沙皇没有授予头衔的传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通常是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的大公享有这个头衔）有权封授神圣罗马帝国的侯爵（Fürst）和伯爵（Graf），并且很乐意按照沙皇的请求，提供头衔。

[104] 没有单独一个人能继承戈洛温的全部权力。谨小慎微而且吝啬的加夫里尔·戈洛夫金（彼得一世母亲的亲戚，曾陪同他去荷兰的造船厂）接管了外交部，而生性快活且精明强干的费奥多尔·阿普拉克辛（费奥多尔三世的内弟，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成为彼得一世的游戏步兵团成员）成为海军司令。同时，舍列梅捷夫元帅因镇压阿斯特拉罕的一次哥萨克叛乱而获得伯爵头衔，这是俄国沙皇第一次授予伯爵头衔。戈洛夫金和阿普拉克辛很快也成为伯爵。

[105] Menshikov letters to Daria Arsenieva：RA（1877）2.239-45. Hughes，*Russia* 394-8. Peter to Catherine letters：N.I.Pavlenko，*Catherine* Ⅰ（henceforth Pavlenko）168-9. Librovich 83-90. Strength：Bergholz 1722 126-7. Prince from the Dirt：LeDonne，Families 241.

[106] 马泽帕是一位受过极好教育的贵族，曾在西方学习，后来在波兰宫廷效力，直到他莽撞地与一名波兰权贵的妻子发生了露水情缘。这个被戴绿帽子的丈夫命人将马泽帕逮捕、剥光衣服并捆在一匹野马身上，然后将马放到草原上。据说马泽帕被扎波罗热的哥萨克碰巧救下。他不吸取教训，因为女色险些丧命的事情以后还会发生。1708年中，这个老色鬼爱上了二十岁少女马特廖娜·科丘别伊，她的父亲是一位哥萨克法官，将马泽帕背叛俄国的事情揭发给彼得一世。但沙皇不相信科丘别伊的话，将他交给马泽帕。于是马泽帕迅速将科丘别伊斩首。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的大臣科丘别伊公爵，就是这位法官的曾孙。

[107] 巴图林在今天乌克兰的北部。——译者注

[108] LeDonne 68-70. Mazeppa：Plokhy 119-130. Hughes，*Russia* 32-7；also‘dumb beast’444. O.Subtelny，Mazeppa，Peter Ⅰ and the Question of Treason，*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1978）2.158-84.

[109] 1707～1709年，彼得一世将俄国分为九个省（gubernii），由缅什科夫担任圣彼得堡省总督，他的“父亲”斯特列什涅夫担任莫斯科省总督，而其他所有总督职位都被封授给沙皇的亲戚。总督直接对彼得一世负责，绕过了正式的中央政府（即仍然设在莫斯科的各个旧的行政部门）。

[110] 波尔塔瓦在今天乌克兰的中部。——译者注

[111] 1703年，加夫里尔·戈洛夫金命令从君士坦丁堡购买了一名黑人男孩奴隶，“黑摩尔人阿布拉姆”，他可能是被奴隶贩子从乍得或埃塞俄比亚掳来的。彼得一世为这名穆斯林男孩洗礼，担任他的教父，给他取名为阿布拉姆·彼得罗维奇·汉尼拔。他成为彼得一世的黑人侍从之一。这样的黑人侍从有不少，被称为努比亚人、阿拉伯人或阿比西尼亚人，一直到1917年都是罗曼诺夫宫廷一道富有异国情调的风景。汉尼拔才华横溢。彼得一世注意到这个男孩对语言和

数学有天赋，于是把他送去法国留学。他后来成为欧洲的第一位黑人将军，也是诗人普希金的外曾祖父。普希金为他写了传记《彼得大帝的黑人》。

[112] 在缅什科夫的追击下，查理十二世在马泽帕及其哥萨克（他们是俄国的叛徒，不敢向俄军投降）和一小群随从陪同下，勉强逃到了布格河，在那里抛下自己的军队，逃往奥斯曼帝国境内，从那里继续指挥反对彼得一世的战争。

[113] 在希腊神话中，法厄同驾驶他的战车，风驰电掣，速度极快，且直入云天，接近太阳，以至于战车爆炸，被烈火吞没。比喻过分野心造成的危险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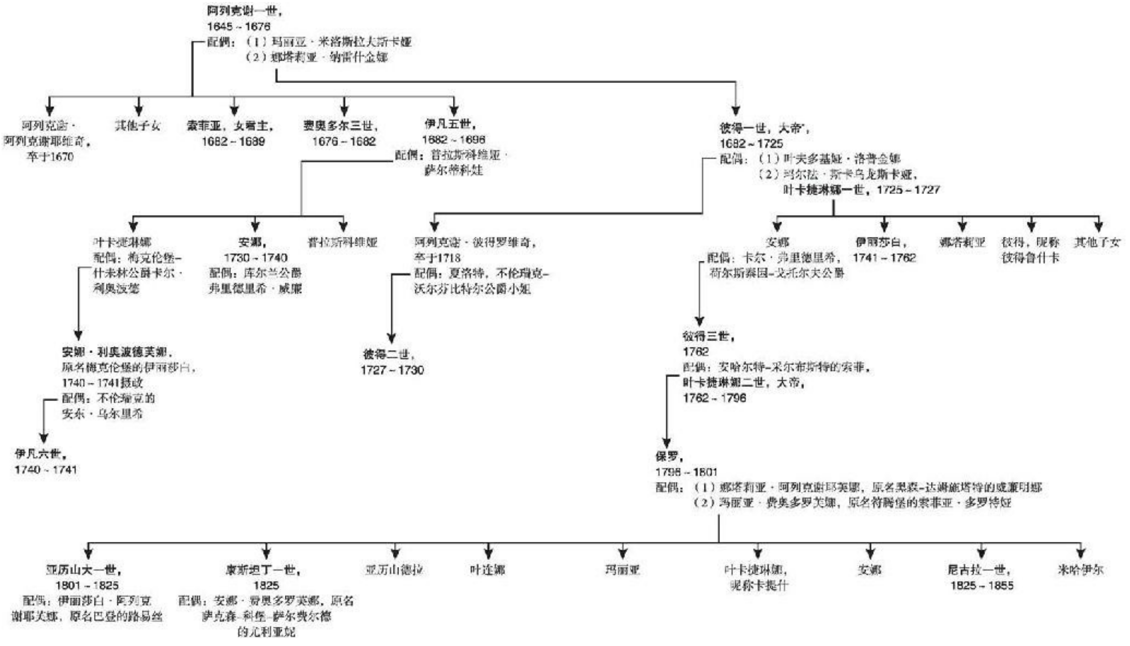
[114] 即今天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译者注

[115] 维堡在今天俄罗斯西北部列宁格勒州，位于芬兰湾内的维普利湾口，在圣彼得堡西北方113公里处。由于此地为东斯拉夫、俄罗斯与芬兰的交界处，因此历史上有多次易主的记录。最近一次是1940年冬季战争后，芬兰将此地割让给苏联。——译者注

[116] Governors：LeDonne，Families 240-2. LeDonne 68-74. Soloviev 28.82-102. Pavlenko 172-3；resurrection of Russia 27 June 1719，230. Factional politics：Bushkovitch 255-70. Account of battle based on Englund. Hughes，*Russia* 38-45. Celebration：PiB 8.446-7，473-5. *SIRIO* 50.291.

第二幕 巅峰

罗曼诺夫家族，约1700～1800



*彼得大帝是俄国的第一位皇帝。他的所有后继者都同时是沙皇和皇帝。
说明：人名处的年份均为沙皇或女皇在位的年份。

第一场 皇帝

出场人物

彼得大帝，沙皇，1682～1725年在位

叶夫多基娅·洛普金娜，皇后，彼得大帝的第一任妻子，现在是修女

阿列克谢，皇子，彼得大帝与叶夫多基娅的长子

夏洛特，不伦瑞克公爵小姐，阿列克谢皇子之妻

彼得二世，阿列克谢与夏洛特的儿子，彼得大帝的孙子，沙皇，1727～1730年在位

叶卡捷琳娜一世（原名玛尔法·斯卡乌龙斯卡娅），皇后，彼得大帝的第二任妻子，俄国女皇，1725～1727年在位

安娜，彼得大帝与叶卡捷琳娜一世的女儿，后成为荷尔斯泰因-戈托尔夫公爵卡尔·弗里德里希之妻，“安努什卡”

伊丽莎白，彼得大帝与叶卡捷琳娜一世的女儿，俄国女皇，1741～1762年在位

彼得·彼得罗维奇，彼得大帝与叶卡捷琳娜一世的儿子，“彼得鲁什卡”

普拉斯科维娅·萨尔蒂科娃，皇后，伊凡五世的遗孀

叶卡捷琳娜，伊凡五世与普拉斯科维娅的女儿，嫁给梅克伦堡-什未林公爵卡尔·利奥波德，“狂野的公爵夫人”

安娜，伊凡五世与普拉斯科维娅的女儿，嫁给库尔兰公爵弗里德里希·威廉，俄国女皇，1730～1740年在位

阿夫罗西尼娅·费奥多罗芙娜，阿列克谢皇子的芬兰情妇

廷臣：各部大臣等

费奥多尔·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恺撒公爵”，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部总长，秘密警察总长

伊凡·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费奥多尔的儿子，“恺撒公爵”，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部总长

亚历山大 · 缅什科夫，彼得大帝的朋友，公爵，陆军元帅，“阿廖什卡”，“烂泥公爵”

鲍里斯 · 舍列梅捷夫，元帅，伯爵

加夫里尔 · 戈洛夫金，首相，伯爵

费奥多尔 · 阿普拉克辛伯爵，海军上将，伯爵，费奥多尔三世之妻玛尔法的兄弟

瓦西里 · 多尔戈鲁基公爵，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团长

彼得 · 托尔斯泰，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的鹰犬，秘密警察总长

彼得 · 莎菲罗夫，副首相，俄国第一位男爵

安东 · 德维耶，圣彼得堡警察总长

帕维尔 · 伊阿古任斯基伯爵，元老院主席

敌人

查理十二世，瑞典国王，“最后的维京人”，“铁头”

巴尔塔哲 · 穆罕默德帕夏，奥斯曼帝国的大维齐尔

波尔塔瓦战役改变了俄国在欧洲的地位。从此以后，俄国成为欧洲的一大强国，而罗曼诺夫皇朝也不再是来自欧洲边缘的莫斯科野蛮人。沙皇米哈伊尔和阿列克谢曾幻想与欧洲王室联姻，但总是遭到鄙夷。如今的情况大不相同了，彼得一世快速行动，让罗曼诺夫皇朝与欧洲的王公联姻。他通过谈判，安排侄女安娜嫁给了库尔兰公爵弗里德里希·威廉。库尔兰是波罗的海之滨的一个小国，在今天的拉脱维亚。这是俄国

皇室两百年来第一次与外国人联姻，婚礼不在莫斯科举行，而是在圣彼得堡。彼得一世决定在那里举行一场盛大的有皇室成员和侏儒参加的庆典，正式启用这座城市作为他的新都城。

城市的美化工程已经开始了。权贵们奉命在城内建造石质宫殿；政府各部搬迁到圣彼得堡；彼得一世聘请意大利和德意志建筑师来规划一座宏伟的欧洲风格的大都市。[1]

安娜的新郎抵达之后，彼得一世自豪地亲自带他参观全城。库尔兰公爵弗里德里希唯一表现突出的地方就是喝酒。蠢笨如牛的弗里德里希让彼得一世很厌倦，而且沙皇觉得新娘安娜（沙皇伊凡五世的女儿）毫无魅力可言。她肩膀宽阔，面容阴郁，常常被她母亲普拉斯科维娅皇后欺凌，她也非常讨厌自己的母亲。普拉斯科维娅是头母老虎，反复无常、凶狠霸道地统治着她位于莫斯科城外的伊兹梅洛沃宫。一名被她解雇的仆人试图向彼得一世检举她批评他的改革，普拉斯科维娅将这名仆人逮捕，然后在牢房里用棍子毒打他，最后往他身上泼伏特加，并把他点燃。有这样一位母亲，难怪安娜是个闷闷不乐的新娘。

1710年10月31日，在缅什科夫的宫殿，彼得一世一反常态，穿起了一套威风凛凛的法国式装束，一件镶紫貂毛皮的红色大氅，头戴白色假发，手舞带缎带的手杖，将冠冕举到新郎头顶上，而缅什科夫将冠冕举到新娘头上。[2]但沙皇焦躁起来，命令其他人接替他，让神父缩短仪式，因为他急于开始焰火表演。

宴饮三天之后，安娜和弗里德里希成为彼得一世最宠爱的侏儒亚基姆·沃尔科夫婚礼上的贵客。彼得一世曾特别指示“恺撒公爵”将“居住在莫斯科的波雅尔们家中的男女侏儒集合起来，送到圣彼得堡”。他们抵达后，被“像牛一样”圈起来，然后分配给权贵们，得到装束打扮，以参加婚礼。

首先，一名侏儒司仪努力握着供普通人使用的节杖，引领72名侏儒、沙皇和宫廷人员组成的游行队伍，走到彼得保罗大教堂。彼得一世将冠冕举到新娘头顶上，在场的宾客，甚至神父都忍不住吃吃笑起来。在缅什科夫宫殿举行的婚宴上，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在库尔兰公爵及夫人的陪同下，对着一群纵情享受美食并狂饮伏特加的侏儒（由一名侏儒司礼官主持宴会）窃笑。乐声响起，醉醺醺的侏儒开始跳舞、跌倒，令沙皇和外国使节捧腹大笑。他们看着“这群形态各异的侏儒滑稽的蹦跶、怪异的鬼脸和古怪的姿态”，其中一些侏儒“有巨大的驼背，腿却极细小，有的侏儒长着大肚子和弯曲的短腿，活像獾的腿”，不禁哈哈大笑。宴会后，彼得一世将侏儒新婚夫妇送进宫中他自己的房间。安娜和丈夫启程前往库尔兰的时候，纵酒狂欢才算结束，但这位公爵因饮酒过度，动身不久后就去世了。

还不到二十岁的安娜守了寡，返回叔叔身边，但彼得一世不准她再嫁，派她回去统治库尔兰。在库尔兰首都米陶[3]，安娜备受冷落和鄙夷，并且沙皇始终不给她充足的资金，却对她的一举一动发号施令，以确保这个公国一直是俄国的卫星国。

奥斯曼苏丹艾哈迈德三世的宣战让彼得一世清醒起来。他匆匆南下征募军队，以抵挡奥斯曼人的入侵。彼得一世可能原以为会轻松得胜。事实上，他正在闯入一个陷阱。[4]

1711年2月25日，彼得一世在克里姆林宫的大教堂广场举行了一场带有宗教和军事意味的阅兵式，以祝福他解放奥斯曼统治下东正教徒、消灭“基督之敌”的圣战。在这场战争中，他的盟友是摩尔达维亚领主德米特里·坎泰米尔。彼得一世在自己的旗帜上装饰了君士坦丁大帝的箴言：“你必以此而胜！”[5]

然而，奥斯曼人迅速进军乌克兰和波兰，令彼得一世大吃一惊。他必须先赶往多瑙河。他敦促舍列梅捷夫加快行军速度。“我又不是天

使，”元帅嘟哝道，“但我被要求做天使而非凡人的工作。”俄军缺少兵员和弹药，彼得一世责怪官员们行事“不顾及你们的领袖如今身处的麻烦和困境”。他威胁要以“背叛祖国的叛徒”的罪名处置他们。彼得一世感到在这项使命中，他很孤独。“生存真难，”他告诉叶卡捷琳娜，“因为我必须手里同时拿着剑和笔——你自己也知道，没人帮我。”

彼得一世的理想是成为一个理性国家的第一公仆。他努力通过一系列行政和等级改革来创建这样一个理性的国家。现在，他设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元老院。这是一个九人内阁，成员都是备受信赖的亲信，当然也包括缅什科夫，他在沙皇远离都城期间治理国家。但彼得一世不信任他的贵族和官员，知道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反对他那些咄咄逼人的激进改革。他把这些人怒斥为“恶狗”。他无暇顾及的时候，宫廷就会发生混乱，新的元老院也无法节制这些人，他们拼命争夺金钱和权力，有时甚至发生斗殴事件。他借助新的机构来建设国家，但他那暴君式的、别具一格的统治风格对他自己的理性思想产生了负面影响。事无巨细，他都要亲自过问，没过多久却又抱怨元老们没有决策能力。所有的专制君主，从彼得一世到斯大林等人都会发出这样的抱怨。他们将令人生畏的可怕权力集中于己身，然后责怪助手没有独立思维的能力。“他们的工作就像螃蟹走路，”彼得一世写道，“所以我不用言语，而用拳头来对付他们。”彼得一世警告道，如果大臣不勤勉工作，“就要你好看！”只有恐惧才能发挥效力。他经常用拳头或手杖殴打他的权贵，所以很多人怨恨他这种咄咄逼人的高度活跃便不足为奇了。

现在，他开始意识到，缅什科夫是个贪婪而残暴的人，他在盟国波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改过自新，”彼得一世警告他道，“否则我要你的脑袋。”彼得一世开始将宠信转移到无畏而傲慢的瓦西里·多尔戈鲁基身上。多尔戈鲁基常常谴责缅什科夫的腐化和凶残。“告诉我，钱都到哪儿去了……我对你的行省一无所知。”彼得一世警告缅什科夫道，“仿佛那是另外一个国家。”专制君主有自己的助手、谋臣和利益，

但专制君主没有朋友，或者不应当有朋友。彼得一世爱他的“掌上明珠”缅什科夫，但他之所以提携和保护缅什科夫，也是因为此人是彼得一世各项计划最高效、最坚决的执行者，而大多数贵族对彼得一世的宏图大略并不感兴趣。

眼下，彼得一世知道自己在这趟“危险旅程”中可能一去不复返，于是把缅什科夫及其竞争对手费奥多尔·阿普拉克辛都留在都城掌管大局，并分别告诉他俩说“全国都托付给了你”，由此再次确保两人互相争斗和处于瘫痪状态，不至于威胁皇权。他为自己的几个私生女担忧，于是决定与叶卡捷琳娜正式结婚。正如他向缅什科夫解释的，这样“如果她们成了孤儿，会得到更多的保护”。他私密地与她举行婚礼，宣布她是“真正的合法的皇后”。

3月6日，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去往前线。这是一场赛跑，他们要“抢在土耳其人前面抵达多瑙河”。在他们南下途中，彼得一世再度病倒，“癫痫病发作了两周，非常严重，我估计自己活不下去了，但后来的出汗和排尿，救了我的命”。叶卡捷琳娜抚慰癫痫病发作的丈夫，同时努力保护自己的盟友缅什科夫。“我恳求阁下不要为了从这里传出的流言蜚语而烦恼，”她在给“烂泥公爵”的信中写道，“因为海军少将（彼得一世）仍然爱您。”

奥斯曼军队在大维齐尔[6]巴尔塔哲·穆罕默德帕夏[7]指挥下轻松地抢在彼得一世前面抵达多瑙河。“你行军之慢，令我震惊，”彼得一世训斥率领俄军主力的舍列梅捷夫元帅道，“浪费了十天。你如果当初按照我的命令办，就能在土耳其人前头抵达多瑙河。”现在他担忧的是：“部队的粮草足够吗？”他的给养不多了，他应当叫停此次军事行动。6月24日，彼得一世与舍列梅捷夫会师。他们的3.8万军队被维齐尔的15万大军再加上克里米亚汗德夫莱特三世·格来的5万骑兵包围了。突然间，“日夜酷热难当”，且给养匮乏，彼得一世发现自己深陷极度危险之

中。“自我从军以来，”他写道，“还不曾遇到这样的危境。”他命令建造一座设防营地。时间刚刚好。7月9日，巴尔塔哲将彼得一世的军队包围得水泄不通。沙皇命人挖掘了一个深坑，用大车将其围起来，以保护叶卡捷琳娜及其侍女免遭暴晒和投射武器的伤害。激战期间，皇后就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等待，而她的侍女高声抽泣。精锐的奥斯曼近卫军发动了进攻。彼得一世的摩尔达维亚盟军百无一用，但他的炮兵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上帝鼓舞了我们士兵的斗志，尽管敌人比我们多10万人，却持续被打退”，直到两军陷入僵局。彼得一世称这场战役为“死亡盛宴”。他面临着死亡或被俘的危险。据说他曾给元老院写信称，如果他被俘了，他们应当“停止将我视作你们的沙皇”，应当选择“最有资格”的继承者。

彼得一世提出议和，但巴尔塔哲认为沙皇已经是“煮熟的鸭子”（这是后来沙皇自己的说法），随时可以将俄军全歼。叶卡捷琳娜始终泰然自若，赢得了彼得一世至死不渝的仰慕。她面对危险“不像妇道人家，倒像是男子汉”，并建议他与巴尔塔哲接触。

她的直觉很正确。奥斯曼近卫军被彼得一世的大炮打得很惨，希望议和。在战斗的间歇，彼得一世派遣他手下最聪明的人之一去谈判，此人叫彼得·莎菲罗夫，是一个波兰犹太人的儿子，具有语言天赋，最初是沙皇外交场合的译员，后来让自己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人才，于是彼得一世提拔他为副首相和俄国的第一位男爵。[8]彼得一世愿意给巴尔塔哲15万卢布的贿金，据说叶卡捷琳娜还添上了自己的全部珠宝首饰。“我推测，土耳其人愿意议和，”彼得一世在7月11日写信给莎菲罗夫，揭示了自己的绝望处境，“但他们很难走到那一步。如果他们当真愿意讲和，你就同意他们的一切条件，除了奴役俄国人。到今天晚上的时候通知我，让我们开始那绝望的行军。”

莎菲罗夫的谈判非常成功，尽管俄国的谈判地位非常虚弱和可耻。

他交出了彼得一世的第一个战利品——亚速，以及那里的小舰队。但在其他方面，彼得一世的损失不大。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躲在奥斯曼边境另一侧的避难处，得知了彼得一世的窘境，试图劝说苏丹停止这场将挽救彼得一世的谈判。最后查理十二世骑马到巴尔塔哲的营地，但彼得一世和巴尔塔哲于7月12日签订了停战协定。查理十二世次日才抵达，只看到他的不共戴天之敌逃出生天。[9]

“我的好运气在于，”彼得一世沉思道，“我被判处一百下鞭笞，却只被打了五十下。”[10]

彼得一世疲惫不堪且病魔缠身，和叶卡捷琳娜一起穿过波兰，去鼓舞这场反对瑞典的战争中的波兰和丹麦盟友，并安排自己长子阿列克谢的婚事。他把叶卡捷琳娜留在托伦[11]，自己到卡尔斯巴德[12]的温泉疗养。温泉虽然健康，却让他百无聊赖。“叶卡捷琳乌什卡，我的朋友，你好吗？”他给叶卡捷琳娜写信道，“明天我开始疗养。这个地方无聊透了，你可以说它是一个体面的地牢……最糟糕的是，这里没有好的啤酒！”她劝他放松身心。他开玩笑说，她这是在为他的不忠而报复：“很显然，你找到了比我更好的男人……是宫里的人，还是托伦的人？我觉得……你想为了我两年前做的事情报复我。你们这些夏娃的女儿，就是这样对付我们这些老家伙的！”

10月，身心焕然一新的彼得一世抵达萨克森的托尔高城堡，为阿列克谢与不伦瑞克-吕讷堡-沃尔芬比特尔公爵的女儿夏洛特举行婚礼。不伦瑞克-吕讷堡-沃尔芬比特尔是个德意志邦国，后来成为俄国的婚姻介绍所之一，将罗曼诺夫皇朝与欧洲更广泛的各王室联系起来。但彼得一世已经对阿列克谢感到担忧和不悦。

阿列克谢八岁时被从母亲身边强行带走，后者被圈禁在一家修道院。这对任何孩子肯定都是一种沉重打击。更糟糕的是，彼得一世让严苛粗暴的缅什科夫监护阿列克谢。缅什科夫经常欺凌这个孩子，还教他

酗酒。阿列克谢既被冷落，也遭到威吓，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一直畏惧彼得一世那咄咄逼人的充沛精力，畏惧他对西方文化和技术、荷兰舰船以及德意志军服的追求，畏惧他那残暴的战争和他那充满威胁性的改革。阿列克谢笃信母亲的那种莫斯科东正教。现在他二十二岁，皮肤黝黑，长脸，眼神哀伤，他与父亲仅有的共同点就是魁梧的身材和嗜酒如命，但他没有彼得一世那钢铁般的强健体魄。

彼得一世试图将阿列克谢培养成军人。1708年3月，阿列克谢抱怨称，他没有被传唤到圣彼得堡："我被留在莫斯科，很悲伤。"彼得一世回信道："你写信来，说你悲伤无聊……但你应当自己算得出来，时间要求如此。"非常传统的阿列克谢不赞成让俄国人与外国人结婚。"现在我知道了，他不希望我娶一个俄国姑娘，而是娶一个这样的人（西方人），"他向自己的忏悔神父抱怨道，"他想要的事情，就一定会发生。"彼得一世安排他去见夏洛特，但阿列克谢发现她相貌平平，没有做任何评论。彼得一世问道："你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你对她的看法？"

1711年10月14日，彼得一世亲自见证了阿列克谢与夏洛特结婚，夏洛特将仍然信奉路德宗，但他们的孩子将成为东正教徒。"祝贺你有了个新儿媳，"他告诉叶卡捷琳娜，"请向爱开玩笑的'教皇公爵'宣布此事！"彼得一世知道阿列克谢是个危险人物。查理十二世曾图谋废黜彼得一世，以阿列克谢取而代之。为了保护自己的新家庭并生出一个新的继承人，沙皇也为自己安排了一场婚礼。[13]

1712年2月19日早上7点，彼得一世身穿海军少将的军服，由荷兰航海家克鲁伊斯将军担任伴郎，在圣彼得堡的"达尔马提亚的圣以撒"[14]教堂正式与叶卡捷琳娜结婚。彼得一世曾向缅什科夫承诺，如果他能在土耳其战争中活下来，"我们就在圣彼得堡结婚"。现在他兑现了诺言。

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仅剩的两个女儿，以及她们的姑母与女性亲戚担任伴娘，包括守寡的库尔兰公爵夫人。所以此时这座教堂内聚集了

三位未来的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伊丽莎白和安娜。只有皇子阿列克谢不在场，他显然在为了他母亲的缘故而生闷气。在这场婚礼上，彼得一世的侍从是一位新近崛起的宠臣帕维尔·伊阿古任斯基，这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后来成为与彼得一世形影不离的伙伴。[15]

在这场具有海军色彩的婚礼过后，沙皇夫妇乘坐雪橇穿过一排排的号手和鼓手，来到冬宫。在冬宫的宴会厅中，他在婚宴宾客的头顶上悬挂了给妻子的礼物：他亲手打造的一只檀木和象牙枝状大烛台。在纵酒狂欢的宴会上，彼得一世向外国使臣开玩笑说，这是“一门丰产的婚姻，因为他们已经有了五个孩子”。

针对瑞典的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查理十二世顽强不屈，坚信自己最终会胜利。所以即便在波尔塔瓦战役之后，圣彼得堡还是谈不上安全无虞。沙皇有条不紊地席卷瑞典帝国，同时在几条战线上海陆并进。在他冷酷无情的精明驱动下，这场战争将俄国的资源逼到了极限。他征服了波罗的海周边的敌境，然后杀入德意志范围内的瑞典控制的波美拉尼亚。在德意志境内作战期间，叶卡捷琳娜也陪伴着他。后来他把缅什科夫留在前线指挥，自己返回圣彼得堡。这一年，彼得一世和海军上将阿普拉克辛征服了芬兰。1714年7月27日，他们打败了瑞典海军。[16]但沙皇的喜悦很快被打碎，因为多尔戈鲁基兴高采烈地向他检举了缅什科夫的贪污腐化和违抗命令。

11月23日，彼得一世庆祝了缅什科夫的命名日，然后从缅什科夫公爵府去了一位英格兰造船匠的家。在那里，彼得一世突然向自己的朋友发起攻击：“嗯，亚历山大，今天我看到了你不忠诚的迹象。我把你从最卑微的地方提携起来，但你现在嚣张得很，比我还要厉害了。我很清楚，你在偷窃我的金钱，我之前允许你这样做。但现在我得知，你偷窃了数百万的巨款。”叶卡捷琳娜尝试干预，但彼得一世反驳道：“夫人，这不是你的事。”

“父亲，”缅什科夫公爵哭泣道，“一切都是你的！”

“你现在发大财了，”彼得一世答道，“我却变穷了。你是个贼。”

两天后，彼得一世逮捕了缅什科夫的一些鹰犬，包括元老、总督和海军部秘书亚历山大·基金，并指示多尔戈鲁基（他在波尔塔瓦和普鲁特河表现出色）刑讯他们，并起诉缅什科夫公爵。阿普拉克辛和戈洛夫金招认了自己的腐败劣迹，得到宽恕。1715年4月6日，缅什科夫的三名副手被处决。缅什科夫本人遭到巨额罚款。多尔戈鲁基和门阀贵族如今主宰了政府。就在缅什科夫似乎要丢掉脑袋的时候，沙皇被自己儿子的悲剧转移了注意力。[17]

阿列克谢对妻子夏洛特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就像彼得一世对叶夫多基娅来说不是个好丈夫一样。但这里有一部分是彼得一世的错，因为他要求阿列克谢陪同他参战，从而把夏洛特丢下受冷落。彼得一世命令她返回圣彼得堡，但这个姑娘因为害怕沙皇，惊慌失措地跑回了娘家。彼得一世亲自去找她。“我绝不会阻挠你回娘家看望亲人，”他安慰她道，“只要你事先告诉我。”彼得一世把儿子儿媳安顿在圣彼得堡。阿列克谢在那里纵酒狂欢，然后丢下夏洛特，独自去卡尔斯巴德疗养。她为他生下一个女儿，他却从来不写信给她。“没人知道他在哪里。”夏洛特哭泣道。回国之后，阿列克谢爱上了一个芬兰农奴少女阿夫罗西尼娅·费奥多罗芙娜，她在战争中被俘。阿列克谢把这个丰满健美的红发少女带回了自己的宫殿。尽管阿列克谢酗酒搞坏了身体，但夏洛特还是又一次怀了孕。彼得一世的妻子叶卡捷琳娜也怀孕了。如果她生个儿子，彼得一世就不需要完全依赖于皇子阿列克谢了。

当彼得一世在等待新生命降临的时候[18]，他自己病倒了，同时思忖着阿列克谢的事情，怀疑儿子反对他关于俄国的整个设想。10月11日，在圣彼得堡，他写信给阿列克谢，命令其纠正自己的“顽固和坏性情”，否则“我会剥夺你的继承权，就像截去无用的肢体一样”。彼得一

世宁愿把俄国传给一个“有才干的陌生人，也不给我的废物儿子”。10月12日，在圣彼得堡，夏洛特生下了阿列克谢的儿子，取名彼得，但她自己患上了热病。彼得一世自己也患了病，坐着轮椅去拜访弥留之际的夏洛特。27日，夏洛特的葬礼之日，彼得一世向阿列克谢发出了最后通牒。次日，叶卡捷琳娜生下了一个儿子，也取名为彼得，被称为彼得鲁什卡。他就是可以取代阿列克谢的继承人。“上帝保佑，让我们能看到他长大成人，”彼得一世对叶卡捷琳娜说，“我们先前为他的哥哥们伤了那么多心，愿上帝回报我们。”仅仅几天前，彼得一世还只有一个让他不满意的儿子，而现在，他拥有了三个继承人。

彼得一世命令鸣响礼炮，并在大街上摆放啤酒桶，免费给路人饮用。沙皇和人民一连数日“烂醉如泥”。阿列克谢向多尔戈鲁基请教，应当如何回复他父亲的最后通牒。彼得一世感到自己老之将至（他四十四岁了）——叶卡捷琳娜送了他眼镜“帮助我这老头子”——并且受到严重的高烧和癫痫的折磨，以至于神父给他做了临终涂油礼。“我是个凡人，”彼得一世警示阿列克谢道，“注定要死。”彼得一世的宠臣们怨恨他的暴政，但他们更害怕他死了之后，凶残的缅什科夫会作为摄政王统治。为了保障自己的地位，他们开始培育皇储。

多尔戈鲁基在彼得一世面前替阿列克谢说情，让阿列克谢隐退到了一座庄园。后来多尔戈鲁基向阿列克谢吹嘘道：“我向你父亲求情，救了你一命。”但阿列克谢的主要谋士是亚历山大·基金，他曾主管海军，与沙皇关系极亲密，以至于沙皇称他为“爷爷”，但后来他因为贪污腐化而被暂时罢免。基金将自己定位为阿列克谢的未来大臣，建议他逃往德意志：“我会给你找个地方躲起来。”阿列克谢开始向情妇阿夫罗西尼娅吹嘘，很快将爆发反对彼得一世的暴动，元老院的大部分人、他的其他支持者和仇恨缅什科夫的人都会力挺他。

父子俩都满腹怨气。在一次宴会上，彼得一世向丹麦大使推心置

腹：如果一位君主冒着生命危险创建了一个受人尊重的国家，那么他应当把国家留给“一个注定要毁掉他所有成就的傻瓜”吗？“如果坏疽从手指开始，”彼得一世把自己的大拇指给大使看，“那么我难道不应当把手指切掉？”

阿列克谢就是他所说的生了坏疽的手指。他回信给父皇，要求父皇取消他的继承权。“你憎恨我为我的人民做的那些事情，”彼得一世在1716年1月19日愤恨地回信道，“你会毁掉我的人民……你要么改过自新，要么出家当僧人。立刻给我拿定主意……如果不，我会把你当罪犯来处置。”

彼得一世启程第二次游历欧洲，以建立一个旨在消灭瑞典的联盟，并筹划他的终极梦想，即将他的女儿嫁给欧洲最伟大的君主。[19]

彼得一世在国外待了一年多，但他那雄心勃勃的战争需要越来越多的经费，给负责征集物资的元老院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最后，奉命照管彼得一世的女儿和男婴的缅什科夫向元老院大发雷霆，并且表现出了那种强大的活动能力（正是这种能力，使他成为彼得一世不可或缺的亲信），自掏腰包为军队提供给养。

8月26日，彼得一世告诉阿列克谢，要么到他身边参战，要么进修道院。这道命令迫使阿列克谢做出了一个秘密决定。他要挑战父亲，寻求外国帮助，逃避进修道院的命运。他必须逃跑，但是往哪儿逃呢？

9月26日，阿列克谢告诉缅什科夫，他要去父皇那里，向缅什科夫借了钱然后微服出行。他采用军官“科汉斯基”的假名，只带了四名亲信，其中一人是他的情妇阿夫罗西尼娅，她假扮为侍童。在利巴瓦[20]附近的道路上，他遇见了自己的姑姑，彼得一世的同父异母姐姐玛丽亚。他涕泗横流地向她承认，自己要逃跑。她说：“不管到哪里，你父亲都能找得到你。”但是她没有通知沙皇。

在利巴瓦，皇子见到基金，后者建议他逃往维也纳，神圣罗马皇帝查理六世的夫人是阿列克谢的亡妻夏洛特的姐姐，应当会帮他。但阿列克谢祈求陌生人的怜悯，就等于是背叛了彼得一世。基金在与阿列克谢分别时警示他道："记住，如果你父亲派人来劝你回去，千万不要回去。他会把你公开斩首。"

在阿列克谢逃亡的同时，彼得一世正在哥本哈根安排他迄今为止最雄心勃勃的军事行动：他指挥着一支英国-丹麦-俄国联合舰队，准备攻打瑞典本土。然而联盟破裂了，彼得一世动身前往阿姆斯特丹，准备继续去巴黎。

10月，彼得一世发现皇储失踪了。他尝试追踪阿列克谢，担心他潜伏在俄国军队里，可能会筹划政变。但没有人看到过阿列克谢。

11月10日，在维也纳，神圣罗马帝国的副首相在睡梦中被唤醒。有客人来访，自称是俄国皇子阿列克谢。这个眼泪汪汪的旅行者被证明果真是阿列克谢，于是皇帝查理六世得到了一个有价值但也很危险的外交筹码，如果这盘棋下得不好，就可能导致他与彼得一世之间爆发战争。在与奥地利大臣和"侍童"阿夫罗西尼娅谈话时，阿列克谢表示，他希望驻扎在梅克伦堡的俄国军队发动起义，然后攻入俄国；他夺取皇位后，会把都城迁回莫斯科，放弃舰队，再也不发动战争。他吹嘘道，神圣罗马皇帝会支持他。与此同时，奥地利秘密地将阿列克谢转移到蒂罗尔地区的埃伦贝格城堡，那里距离维也纳有几天的路程。

1716年12月，彼得一世在阿姆斯特丹卧病在床，发了高烧。他得知阿列克谢在维也纳，于是写信给神圣罗马皇帝，要求交还阿列克谢，并命令他的大使去寻找阿列克谢。叶卡捷琳娜又一次怀孕，停留在荷兰边境附近。1717年1月2日，彼得一世庆祝了新儿子的诞生："上帝赐福于我们，给了我们又一个新兵。"对热爱军事的沙皇来说，儿子总是"新兵"。"我会尽快到你身边。"但次日，彼得一世得知婴儿夭折了。"我们

的欢乐，竟这么快变成了悲哀……除了长期受苦受难的约伯的话，我还能给你什么答复？赏赐的是上帝，收取的也是上帝。”[21]

5月，彼得一世在多尔戈鲁基和黑皮肤摩尔人汉尼拔的陪同下抵达巴黎。奥尔良公爵菲利普为七岁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摄政。彼得一世提议与法国结盟，并让他的七岁女儿伊丽莎白嫁给法国国王，借此奠定盟约。法国人对他毕恭毕敬，但私下里不愿意接受一个农妇的私生女。沙皇见到小国王时［“他只比我们的路加（一个侏儒）高一两个指头。”彼得一世这样告诉叶卡捷琳娜］，将他抱起来，抛掷到空中，令法国廷臣大为惊恐。他留在凡尔赛，对那里的宫殿印象一般，但对那里的喷泉肃然起敬，很快他自己也开始仿造这样的喷泉。他的亲信请来一群妓女，举行了一场狂欢，以此取悦他。叶卡捷琳娜因这些姑娘而逗弄他。彼得一世在回信里以笨拙的幽默写道：“我收到了你的玩笑信。你说我到处找女人，但这种事情一点都不适合我这样的老头儿了。”

“我觉得阁下被数不胜数的喷泉和其他娱乐转移了注意力，忘记了我们，”她用一连串一语双关的笑话嘲弄他，“虽然你找到了新的洗衣妇，但你的老洗衣妇还没有忘记你！”

“至于洗衣妇，”他答道，“我可不是那种人。而且，我已经老了。”

6月，彼得一世离开了法国，把汉尼拔留在法国学习火炮技术和数学，自己则去斯帕[22]疗养，但他“对只能喝水和一丁点葡萄酒已经厌倦了”。不过他身边有一个法国交际花陪伴，她可能把性病传染给了沙皇。“医生禁止鱼水之欢，”彼得一世向妻子抱怨道，“我把我的情妇送走了，因为如果她留在这里，我会抵制不住诱惑。”叶卡捷琳娜提醒他，他之所以把情妇送走，是因为她有性病：“我希望这个情妇的爱慕者（即彼得一世）回来的时候，健康状况不会和她一样！上帝保佑我们！”叶卡捷琳娜思念他：“如果老头子在这里，我们很快又要有一个孩子了！”他回信道：“没有你，我多么寂寞。”他们团聚之后没多久，她

就又一次怀孕了。[23]

在这整个期间，儿子的可耻背叛折磨着彼得一世。他派遣了一个身材魁梧、顽强坚韧的军官亚历山大·鲁缅采夫去追捕阿列克谢并将其带回家。奥地利人把阿列克谢转移到那不勒斯方向，鲁缅采夫紧追不舍。很快，彼得一世听到消息，阿列克谢如今藏匿在那不勒斯的圣艾尔摩堡。

7月，他派遣备受信赖的总管彼得·托尔斯泰与鲁缅采夫一同去抓捕阿列克谢，不惜一切代价。七十二岁的托尔斯泰是个精通政治的黑暗艺术的老狐狸，曾任俄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但在1682年他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他曾为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效力，招募射击军来反对彼得一世家族。托尔斯泰后来为了救赎自己，成为造船技术的年纪最大的学生。彼得一世原谅了他，但始终不能忘记他曾经的过错。彼得一世手捧托尔斯泰的脑袋，并带着威胁意味逗弄他道：“哦，脑袋呀脑袋，你要不是这么聪明，早就不在肩膀上了。”

在维也纳，托尔斯泰劝服了查理六世皇帝，请他促成彼得一世父子和解。

1717年9月26日，在那不勒斯副王[24]的宫殿，阿列克谢惊恐万状地遇见了面如死尸的托尔斯泰和阴郁的鲁缅采夫，他们递给他一封信。“你的犯上作乱和对我的蔑视，已经世人皆知。”彼得一世写道，如果阿列克谢回国，“我向你保证，并向上帝承诺，我不会惩罚你……如果你拒绝，我作为你的父亲，将永远诅咒你；作为你的君主，我将宣布你是叛国贼”。

阿列克谢犹豫不决。托尔斯泰知道，阿列克谢脆弱的自信心完全寄托在他对阿夫罗西尼娅的爱上。那不勒斯副王将这个红发少女交到托尔斯泰手中。他用诺言和礼物诱骗她，直到她同意劝阿列克谢回国。10月

3日，阿列克谢同意了，条件是他可以退隐到一座乡间庄园并与她结婚。

身在圣彼得堡的彼得一世接受了这些条件，但令他震惊的是，他的男婴彼得鲁什卡病了。彼得一世在等待阿列克谢回来的时候，调查了腐败权贵缅什科夫和舍列梅捷夫的案子。为了向世人显示没有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他将一名担任近卫军军官的公爵公开处决。与此同时，他废除了原先的莫斯科政府机关，仿照瑞典，将政府重组为若干“执行管理委员会”[25]，但由于执行管理委员会下面没有地方性的机构，所以他的元老院和执行管理委员会仍然是权贵们互相争吵和殴打的场所。愤怒的彼得一世称他们为“卖鱼妇”。阿列克谢即将回国，令廷臣大吃一惊。“你听说了吗，那个傻瓜皇子要回家了，还要把阿夫罗西尼娅带来？”多尔戈鲁基嘟哝道，“他不会得到婚礼，只会得到棺材！”

1718年1月21日，阿列克谢在托尔斯泰和鲁缅采夫的护卫下，跨越了俄国边境。暴跳如雷的父亲和满腹焦虑的儿子在莫斯科会合，即将开始一场严酷的摊牌。[26]

1718年2月3日，彼得一世及其权贵在忠心耿耿的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三个营（装备火枪）的护卫下，目睹了囚徒阿列克谢在托尔斯泰护送下走入克里姆林宫的大宴会厅。儿子双膝跪下，向父亲认罪并哀求开恩。彼得一世提出，如果他能放弃皇位和指认叛徒，就可以饶恕他。父子两人退入一个侧室，儿子揭发了他的同伙，并放弃了继承权。然后彼得一世宣布婴孩彼得鲁什卡为皇位继承人，莎菲罗夫宣读了对阿列克谢的赦免书。

次日，彼得一世任命托尔斯泰为新设立的秘密调查部总长，开始了针对儿子的调查。他肯定把阿列克谢视为对自己生存的威胁，但他也一定从个人层面憎恨阿列克谢。在托尔斯泰的讯问下，阿列克谢供认基金和多尔戈鲁基为自己的支持者。只有阿夫罗西尼娅什么都不知道。彼得

一世开始清洗那些不忠的官员。在圣彼得堡，缅什科夫逮捕了基金和多尔戈鲁基。基金和阿列克谢的仆役被托尔斯泰及其副手安德烈·乌沙科夫毒刑拷打，彼得一世亲自观看。

沙皇很难理解，基金为什么要背叛他。“像你这样的聪明人，为什么要反对我？”他在刑讯期间问道。

基金答道：“心灵需要自己的空间，不能忍受束缚。”

多尔戈鲁基的背叛一定刺伤了彼得一世，因为这位波尔塔瓦和普鲁特河战役的英雄还是他女儿伊丽莎白的教父，却怨恨沙皇的专制暴政。“若不是皇后（叶卡捷琳娜）对君主的残忍性格的影响，”他曾告诉阿列克谢，“我们一天都活不下去。”多尔戈鲁基未受刑便承认同情皇子。从这里，我们可以瞥见，彼得一世的鹰犬爪牙“快活伙伴”私下里是多么怨恨他的暴政。然而，即便在统治集团家族内部，背叛沙皇的代价仍然是死亡。

彼得一世怀疑自己的前妻叶夫多基娅对她儿子的计划知情，或者至少彼得一世这么觉得。她此时四十四岁，当修女已经十九年了。在对她开展调查之后，彼得一世发现罗斯托夫主教多西费曾告诉她，等阿列克谢当了沙皇，她就是皇太后了。叶夫多基娅早已经不戴修女的面纱，还养了一个情夫，一位叫斯捷潘·格列博夫的军官。刑讯之下，格列博夫仍然拒绝承认自己背叛沙皇。罗斯托夫主教被逮捕，并被指控诅咒沙皇死亡。叶夫多基娅的洛普金家族又一次处于反对派的核心：她的兄弟阿夫拉姆也被卷入此案。

3月14日，在红场上熙熙攘攘的人群面前，罗斯托夫主教和他的三名仆人被用锤子打碎躯体，然后留在刑轮上等死。两名贵族女子，包括叶卡捷琳娜的侍女阿纳斯塔西娅·戈利岑娜公爵夫人遭到鞭笞。叶夫多基娅的情夫格列博夫也遭到鞭笞，然后被用烧红的烙铁烫伤，最后被钉

在带尖钉的木板上，这样拖了两天。基金被架在刑轮上打碎全身，复苏，然后再次打碎，最后被留在那里受苦，直到第二天彼得一世前来查看他的牺牲品。基金哀求彼得一世开恩。沙皇将他斩首，给了他一个痛快。但格列博夫拒不认罪，彼得一世便命令执行对他的刑罚的第二阶段：用尖木桩插入他的肛门。彼得一世命人给他穿上毛皮衣服，以确保他活得久一些，受罪的时间长一些。阿夫拉姆·洛普金也被处死；多尔戈鲁基被饶了一命，但被流放到喀山，因此毫无疑问是彻底垮台了。事实上，他后来卷土重来，不过又一次倒台。在这个如过山车般大起大落的世纪，他的政治生涯非常具有戏剧性。

3月19日，彼得一世与儿子和托尔斯泰一同返回圣彼得堡。在那里，阿列克谢被软禁在皇宫隔壁的一座豪宅中，由士兵全天候监视。大炮对着这座豪宅，填好了炮弹，士兵们手执点燃的引信，随时准备开炮。

阿列克谢恳求叶卡捷琳娜劝说彼得一世，允许他与阿夫罗西尼娅结婚。然而，这个姑娘被逮捕了。彼得一世亲自分别单独审问阿列克谢和阿夫罗西尼娅。阿夫罗西尼娅透露，她的情人曾希望发动武装反叛，打算推翻彼得一世的全部成就，还写信给神圣罗马皇帝谴责自己的父亲。这都是阿列克谢的罪证。现在，阿列克谢在为自己的性命而垂死挣扎，他承认自己曾喝醉酒，写了那些忤逆的信；但又坚持说，他估计彼得一世活不了两年，他绝不会在父皇在世时叛变。5月16日，阿列克谢的防线崩溃，指认舍列梅捷夫，甚至还有“恺撒公爵”都是他的同情者。彼得一世将阿夫罗西尼娅和阿列克谢带到他的小屋吾乐宫（在圣彼得堡郊外、新的庄园彼得宫城内），再次审问他们。彼得一世关注的焦点是，阿列克谢是否图谋在父亲尚在世时谋反。阿列克谢承认，如果军队哗变，“如果他们召唤我，那么，即便您还在世，我也会加入叛军”。

阿列克谢被投入彼得保罗要塞的特鲁别茨科伊堡垒，随后他被以叛

国罪起诉。面对大量的阿列克谢认罪书，主教们表现得很谨慎，建议采用旧约式的严酷，但也要用新约式的仁慈。但元老们知道，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会被阿列克谢卷进去，因此同意使用任何“必需的审讯方法”，即刑讯。

6月19日，阿列克谢被鞭笞了25下，但没有招供新的情况。24日，他又被鞭笞15下，然后是25下，随后又是9下。彼得一世拷问了阿列克谢的所有廷臣。阿列克谢的忏悔神父的证词和阿夫罗西尼娅的一样，是证明阿列克谢有罪的确凿证据。阿列克谢承认道：“我希望我父亲死掉。”现在彼得一世确信阿列克谢曾计划刺杀他，于是对审讯感到满意。在遭受毒打后，阿列克谢崩溃了。为确保万无一失，彼得一世命令托尔斯泰去问最后几个问题。阿列克谢招认说，他曾打算贿赂神圣罗马皇帝，以征集一支军队去反对沙皇。

当夜，缅什科夫、戈洛夫金、阿普拉克辛、托尔斯泰和其他一些人担任法官，判处阿列克谢死刑，罪名是“令人发指的双重弑父，企图谋害祖国的父亲和自己的生身父亲”。次日，彼得一世派遣一名官员去通知阿列克谢这个裁决，但阿列克谢本来就已经奄奄一息了。

6月26日上午8点，彼得一世及其扈从到“刑讯室看了阿列克谢”。缅什科夫的日程表显示，他自己在那里待了半个小时。但要塞的日志显示，其中一些人在那里待了三个小时。11点，访客离开时，阿列克谢彻底崩溃。日志写道：“下午6点，皇子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死了。”彼得一世是亲自杀了他，还是派遣鲁缅采夫去扼死了他，或者他是因中风而死的呢？最有可能的情况是，阿列克谢死于休克、失血过多或者遭鞭笞后的伤口感染，因为鞭笞会使得他的整个后背皮开肉绽、露出骨头。鞭笞40下就可能杀死一个强壮的人，而阿列克谢被打的次数比这多得多。（专业的刽子手能用几鞭子就打断受刑者的脊柱，将其杀死，但也能让他活上几周。）阿列克谢的遗体在圣三一教堂停放了四天。6月27日和

29日，彼得一世大摆筵席，庆祝波尔塔瓦大捷和自己的命名日。30日，阿列克谢被安葬在皇室新建的彼得保罗陵墓，彼得一世流了泪。12月9日，阿列克谢的忏悔神父和仆人被斩首，其他一些人被割掉舌头、剪断鼻孔。从这年年底彼得一世打造的一枚奖章上的铭文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真实想法：“天空晴朗了。”

彼得一世上了年纪之后，发福不少。现在他非常粗壮，喉咙沙哑，但也更疲惫，疑心更重。他的反腐调查使得更多人丢了脑袋。缅什科夫生存下来。“缅什科夫永远是缅什科夫，”彼得一世告诉叶卡捷琳娜道，“但除非他改过自新，否则一定会掉脑袋。”[27]不过，彼得一世改变俄国和建设圣彼得堡的雄心壮志，任何东西都约束不了。[28]

夏季，彼得一世居住在小小的夏宫，生活简朴，每天早晨4点醒来，穿着睡衣和一件中国式晨袍就开始工作，站在立式办公桌前，写下他的命令。夏宫在大陆上，只有十四个房间。他住在楼上，叶卡捷琳娜住在楼下。他休息的时候，会在工匠房摆弄他的车床，或者在实验室试验焰火。然后，他会穿上朴素的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的绿色大衣和黑色高筒靴（今天保存在克里姆林宫军械库，尺寸大得惊人，但他的脚不大），挥舞手杖，早早去海军部和元老院参加会议。政府机关在1713年搬迁到了圣彼得堡。缅什科夫在城里活动的时候会乘坐扇形马车，配备御者和前驱卫兵，而彼得一世常常在下午三四点时乘坐一辆朴素的双轮双座马车，游览圣彼得堡。陪同他的是圣彼得堡警察总长（这个职位有点像现代的市长）安东·德维耶，他是一名葡萄牙犹太人，原名安东尼奥·德·维埃拉，彼得一世在荷兰的时候雇用他为跑腿小厮。晚上，彼得一世会在“四艘巡航舰”酒馆消遣，与荷兰水手一起抽荷兰烟斗，喝德意志啤酒或掺了胡椒的伏特加。

在缅什科夫和德维耶[29]的辅佐下，彼得一世凭借自己的顽强意志力，推动圣彼得堡的建设。事无巨细，从公共建筑到道路网格，他都亲

自过问。他在设立海军部的命令中具体规定道：“除指定地点之外，任何人不得在任何地方排便。若有人在指定地点之外的地方排便，应用九尾鞭抽打他，并命令他清扫干净。”现在，城市的最早一批建筑在彼得格勒岛和彼得保罗要塞周围开始扩张。彼得一世在镇压儿子的同时，还在指挥一个多民族的建筑师团队，开展一系列工程。[30]

社交生活仍然围绕着“全醉会议”的频繁聚会、缅什科夫宫中与水手酒馆内的喧嚣狂欢，但彼得一世希望培养出他在巴黎和阿姆斯特丹仰慕过的那种文明。他命令德维耶举办文雅的男女均可参加的茶话会和酒会，并起草了《集会规章》以明确规矩。参加这些文雅社交活动的姑娘必须穿西方服装，搽法国胭脂，再也不准把牙齿涂黑。男子要穿德意志或荷兰风格的服饰。跳舞、纸牌游戏和抽烟斗都必须文雅体面，不准呕吐或者斗殴。不准强迫他人喝酒，不准以“喝干大鹰酒杯满满的白兰地”相威胁去强迫别人做任何出格的事情。不参加聚会的人会被罚款，任何人不得早退，因为彼得一世在门口安排了士兵。他还起草了《青年的光荣镜子》，这是一本关于文明行为举止的指南。任何随地吐痰、嘴里塞满食物说话或者当众呕吐的人，都可能被沙皇用手杖狠揍一下。

彼得一世的创造活动要付出可怕的代价。他的新城市实际上是由奴隶劳工建成的，他们是被判处苦役（katorga，字面意思是“桨帆船”，这是他规定的新刑罚）的罪犯，确实有很多犯人被发配到他的波罗的海舰队当划桨奴隶，也有一些苦役犯在远东的阿尔泰山脉与尼布楚的金银矿里劳作。不知有多少人在涅瓦河的冰冷河水之上建造圣彼得堡，不计其数默默无闻的人为了实现彼得一世的梦想而丧命。[31]

“我们的人民就像孩子，除非主人强迫，他们永远不肯坐下来学习字母表。”彼得一世用这样的话为自己通过恐怖手段追求进步辩解。另一次他解释道：“在我们国家，人民在方方面面都是新手，所以必须用强制手段。”他常常用手杖殴打他宠爱的萨克森厨师。有一次他和德维

耶一起视察城市，看见一座破损桥梁，就用手杖打德维耶，然后又邀请他回到马车里："进来吧，兄弟。"他的《1716年军事法规》极其严酷，有122项罪名要被判处死刑（比1649年法规的规定多一倍），并具体规定了一些新的刑罚，比如用刑轮碾碎躯体、肢解，这和他的许多新思想一样，来自西方。他知道"他们都说我是个野蛮的统治者和暴君"，但他并不为此道歉。"这是谁说的？什么都不懂的家伙……我的许多臣民，用最丑恶的办法阻挠我为了祖国的福祉所实施的最美好计划，所以我必须以极度的严酷对待他们。"

他那咄咄逼人的高度活跃永远是为了"大众的福祉"。尽管他最喜欢的就是住在小别墅里，穿朴素的衣服，并且厌恶宫廷的繁文缛节，但在参观凡尔赛之后，他认识到，欧洲的权贵需要充分的权力，也需要盛大的排场。[32]农民出身的皇后叶卡捷琳娜如今把头发染成黑色，以淡化自己晒黑的皮肤和黄铜般的金发。她很乐意享受奢靡与辉煌，并提供了帝国需要的那种繁华宫廷。彼得一世拆除了第一座木制的冬宫，让马特尔诺维建造了一座稍微大一点的新冬宫，那里有一个大厅可供接待客人。同时他还在圣彼得堡周边建造了一系列乡村宫殿。[33]

阿列克谢死后不久的1718年8月，叶卡捷琳娜生下了女儿娜塔莉亚。彼得一世宠爱他的女儿们，常常询问"安努什卡"、"丽泽塔"（即伊丽莎白，他给一艘船取名为"伊丽莎白"号）和"我们的大姑娘娜塔莉亚"。伊丽莎白回忆说，父亲"常常要我讲讲，今天在课上都学了什么。他若是满意，就提一些建议，亲吻我，有时会给我一件礼物"。但彼得一世还是希望让女儿们在欧洲缔结有利的婚姻。同时，他唯一在世的儿子彼得鲁什卡还没有长牙，就开始表现出军事才干。"他在操练士兵和放炮，"叶卡捷琳娜向彼得一世描述这位三岁的"新兵"，他很想念父亲，"他有件事情要和你理论理论。我提醒他，爸爸不在家，他就不开心。他喜欢爸爸在家。"

叶卡捷琳娜生了孩子之后，又回到她自己的喧嚣热闹的小圈子，其成员都是十五年前那些侍女。她用和丈夫一样的专制手段统治着自己的侍女。阿纳斯塔西娅·戈利岑娜因为同情阿列克谢而被公开鞭笞，后来被欢迎回来，成为叶卡捷琳娜的狂欢的主持人。达里娅·勒热夫斯卡娅死后，彼得一世任命戈利岑娜为女性“全醉会议”的“女修院院长公爵夫人”，有一次因她学狗叫而奖赏了她。叶卡捷琳娜的御橱总管马特廖娜·巴尔克是安娜·蒙斯（彼得一世最初的情妇）的妹妹；内廷总管则是安娜·蒙斯浮夸的哥哥威廉。

叶卡捷琳娜和彼得一世一样，体力和忍耐力极强，能够经受得住那些令她的廷臣精疲力竭的狂欢。“陛下，皇后从来不肯在凌晨3点之前上床睡觉，”戈利岑娜向彼得一世抱怨道，“而我必须始终侍奉在她身边。”在其他的侍从女官睡着的时候，“皇后陛下会屈尊俯就地问：‘姑妈，你打瞌睡了吗？’玛丽·汉密尔顿[34]拿着床垫在屋里走来走去，将床垫铺在地上；而马特廖娜·巴尔克大踏步地巡视，训斥所有人。陛下若开恩，我想摆脱在皇后寝宫的服务。”

彼得一世大大咧咧、冲动放纵地从叶卡捷琳娜的侍女当中挑选情妇。[35]“我听说，您也有一个情妇？”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四世曾这样问彼得一世。“我的兄弟啊，”彼得一世毫无笑意地答道，“我的婊子们花不了我多少钱，而你的情妇让你花的钱太多，这些钱理应用在更好的方面。”他的“婊子们”得不到任何特权，而且即便与沙皇睡过觉，以后若是招致沙皇的不悦，那也救不了她们的性命，不管她们多么美丽动人。[36]

1718年秋季，彼得一世对叶卡捷琳娜的侍女之一，也是他的前任情妇之一玛丽·汉密尔顿（苏格兰保王党人的后代）展开调查。她“对有英雄气概的男人上瘾”，被她的情夫伊凡·奥尔洛夫弄得怀孕三次。奥尔洛夫是彼得一世的副官之一，被沙皇紧急召唤时吓得面如土色，跪倒在

地，偶然脱口而出地招供了自己与玛丽的私情，以及她为他打过三次胎的实情。宫廷淫乱之风兴盛，她的情夫还与彼得一世的情妇之一阿夫多季娅·勒热夫斯卡娅睡觉。玛丽为了夺回奥尔洛夫，竟然盗窃叶卡捷琳娜的珠宝，当礼物送给他。阿夫多季娅害怕自己对沙皇的不忠被揭露，自己也会遭到刑讯，于是指控玛丽曾说叶卡捷琳娜用蜂蜡美白自己的皮肤。在情妇们遭到审讯的同时，叶卡捷琳娜怒气冲冲地搜查了玛丽的房间，找到了自己的珠宝。据彼得一世回忆，有人曾在宫殿附近找到了一个死婴。汉密尔顿被逮捕，在彼得一世面前遭到拷打，然后招供杀害了自己的三个婴儿。彼得一世命令将她判处死刑。两位皇后叶卡捷琳娜和普拉斯科维娅恳求开恩。他拒绝"当扫罗或亚哈[37]，也不肯过分仁慈从而违背上帝的律法"。3月14日，玛丽盛装打扮，身穿配有黑色缎带的白色丝裙，来到绞刑架下。她相信自己会得到赦免，尤其是在彼得一世亲临刑场的情况下。彼得一世亲吻了她，但随后平静地说："我不能为了救你的命而违反法律。勇敢地忍受你的惩罚，满怀信仰地向上帝祈祷吧。"她晕厥过去，彼得一世向刽子手点点头，后者拿来了自己的剑。行刑结束后，彼得一世捧起那美丽的头颅，开始向围观人群讲解人体解剖学，指出那被砍断的脊椎骨、敞开的气管和正在滴血的动脉，然后亲吻了那血淋淋的嘴唇，把首级丢下。他画了十字，接着大踏步离开了。彼得一世非常喜欢研究斩首，射击军犯人被斩首的情景曾让他兴致勃勃。他把玛丽的首级做了防腐处理，陈列在自己的珍奇屋。一位英格兰访客看到它被摆放在"一个水晶容器"内，并说"那脸庞是我所亲眼见过的最美丽的"。

不久之后，彼得一世得知了一条更让他高兴的死讯。查理十二世在视察攻打一座丹麦要塞的前线时，他的副官听到仿佛"石头被扔进烂泥的声音"。一发子弹击中了"铁头"的太阳穴，从另一侧穿透。

第三条死讯给彼得一世造成了残酷的打击。1719年4月25日，缅什科夫到小彼得鲁什卡床前看望他，正值彼得一世安排他的法国巨人尼古

拉·日甘特与一名女巨人结婚。[38]他和叶卡捷琳娜在参加巨人的婚礼时，得到消息：彼得鲁什卡死了。叶卡捷琳娜伤心欲绝。她的宫廷记载显示，她到死都一直保存着孩子的玩具。彼得一世则因此癫痫病发作，将自己锁在室内一连数日，直到亲信们哀求他结束这“无用的、过度的悲伤”。这孩子的死毁掉了他对皇位传承的安排。但在用他自己古怪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之前，他还必须先结束与瑞典的战争。

彼得一世向瑞典沿海地区发动了攻击，甚至袭击了斯德哥尔摩，一直坚持到新国王求和，并在尼斯塔德[39]签订和约。1721年9月4日，和约签订五天之后[40]，彼得一世兴高采烈地在彼得保罗要塞登陆，在教堂内祷告，向“恺撒公爵”伊凡·罗莫达诺夫斯基“汇报”，然后登上高台，向喜极而泣、山呼万岁的群众祝酒。礼炮齐鸣，群众得到免费的成桶的酒。“欢乐吧！感谢上帝！”他喊道。随后是长达两个月的狂欢。在新任“教皇公爵”“彼得大屌”布图尔林与前一任“教皇公爵”的年轻遗孀的婚礼上，宾客用男女生殖器形状的巨大酒杯喝酒，新郎被推进一大缸啤酒中，他们的新婚之夜在元老院广场的露天床上度过。

10月22日，在喇叭和雷鸣般的炮声中，圣彼得堡举行了古罗马风格的凯旋式。在大主教费奥凡·普罗科维奇[41]的布道之后，首相戈洛夫金赞颂彼得一世为“祖国之父”，这是授予罗马的恺撒们的头衔，还歌颂他为“彼得大帝，全俄皇帝”。戈洛夫金实际上是根据元老院几天前的决定，向彼得一世奉上这个称号的。沙皇点点头表示接受。[42]从此，莫斯科大公国变成了俄国，而沙皇也享有了皇帝的称号（彼得大帝简单地采用了罗马词imperator），而皇子被称为“恺撒的儿子”。随后，真正的狂欢开始了。巨人打扮成婴儿，“教皇公爵”和红衣主教的马车由猪、熊和狗来拉。

但“时间就是生命”，彼得大帝这么说。他永不停歇。如今俄国终于和欧洲建立了和平，他有了机会去推翻波斯的沙阿[43]，终结波斯对东

高加索基督徒的迫害，去讨伐穆斯林，让俄罗斯帝国沿着里海扩张。彼得大帝无法抵制新的对外战争的诱惑，于是他加快了一系列疯狂的改革，并集中精力考虑自己的皇位传承问题。

彼得大帝相信，决定一个人在社会中地位的唯一标准应当是为国效力。于是在1722年1月，他设立了职级表，这是一个地位的等级制，鼓励人们为了荣誉而竞争，并吸引新人才。为了显示高级贵族的军事化，彼得大帝宣布军人比民政官员的地位更优越。他命令贵族终身担任军官或行政官员，但同时，新人，甚至是农民的儿子，也可以通过达到某个衔级而获得贵族身份。[44]不过，战争和辉煌排场的代价都很昂贵：为了给俄国宫廷和军队提供资金，彼得大帝征收了新的人头税，每个男性农民都要缴纳人头税（以前的规矩是以户为单位缴税），给农奴增加了压力。农奴占到总人口的约93%，他们原本就必须在军队中几乎服役终身（二十五年兵役）。彼得大帝知道自己可能死在南方，于是宣布："皇位继承人将永远由在位的君主指定。"他启程后，提升自己精明强干的宠臣帕维尔·伊阿古任斯基为元老院主席，这是一个新职位。"他知晓我的打算，"彼得大帝告诉元老们，"他觉得需要怎么做，你们做就是了！"元老院主席的职能是监督政府。"他就是我的眼睛，"彼得大帝告诉元老们，"我用他可以看见一切。"[45]

1722年5月，彼得大帝率领6万人的军队，在叶卡捷琳娜（以及他的现任情妇，一个漂亮的希腊女人玛丽亚·坎泰米尔公爵夫人）的陪同下，沿着里海海岸南下，那里是波斯领土。他击败波斯军队，占领了古老的港口城市杰尔宾特[46]，但疫病、补给匮乏和船只被风暴摧毁，导致他的远征陷入瘫痪。天气酷热难当，彼得大帝和始终快快活活的叶卡捷琳娜都剪短了头发，他戴了一顶宽檐软呢帽，她则戴一顶炮兵军帽。彼得大帝患了膀胱感染，这可能是性病造成的。他撤到阿斯特拉罕，但他的军队后来占领了关键的港口巴库。

精疲力竭的彼得大帝返回莫斯科，发现缅什科夫和莎菲罗夫在互相争斗，在元老院会议上大吵特吵。缅什科夫的门客马特维·加加林公爵在治理西伯利亚期间贪污了大笔公款（据说他富得流油，连马蹄铁都是黄金的）。彼得大帝下令将加加林吊死在元老院外，强迫权贵们都去观看。

“会有人掉脑袋的，”彼得大帝警告道，“我不知道可以信任谁。我周围全都是反贼。”他对所有权贵展开调查，但指控主要集中于缅什科夫和莎菲罗夫。他判处莎菲罗夫死刑。莎菲罗夫将头摆到刑台上，刽子手举起斧子的时候，在最后一刹那，彼得大帝的副官宣布，将他减刑为流放西伯利亚。缅什科夫惊恐万状。“我认罪，并且知道无法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他告诉彼得大帝道，“我泪流满面、无比谦卑地恳求陛下宽恕。”彼得大帝用手杖殴打他。叶卡捷琳娜为缅什科夫说情，彼得大帝警告她道：“缅什科夫活着无法无天，死了也是无赖。如果他不改过自新，一定会丢掉脑袋。”缅什科夫遭到罚款并被免去在陆军委员会的职务。彼得大帝将更多官员判处死刑，并坚持“不要掩埋尸体，就让它留在地面上，让所有人引以为戒”，并命令伊阿古任斯基，任何人哪怕只偷了一根绳子，也要被绞死。伊阿古任斯基建议他不要这么严酷，“除非陛下希望自己孤零零一个人、身边没有一个大臣或子民。人都会偷东西，只是有的人偷得多，并且更明目张胆”。[47]

1723年3月5日，彼得大帝回到圣彼得堡，视察了他的建筑工程，给他的舰船安排下水庆典，并组织了他的“全醉会议”，自封为“总助祭帕科缪插屌”。他在沿海岸南下去视察位于烈韦里的新宫殿时，对叶卡捷琳娜十分思念：“这里一切都好，但我来到乡间别墅时，你不在这里，我非常悲伤！”膀胱疾病给他造成了很大折磨。他需要指定继承人。传位给他的孙子、女儿还是侄女？选谁呢？

年轻的荷尔斯泰因-戈托尔夫公爵卡尔·弗里德里希来到圣彼得堡，

希望得到俄国的援助，共同反对丹麦，并迎娶沙皇的女儿之一。彼得大帝打算把安努什卡嫁给他，但后来又犹豫不决。荷尔斯泰因公爵在圣彼得堡待了两年多，几乎潜移默化地成了皇室一员。

与此同时，彼得大帝厌倦他的两个侄女，即闷闷不乐的库尔兰公爵夫人安娜和轻佻的梅克伦堡公爵夫人叶卡捷琳娜，她俩都有很有力的皇位继承权，因为她们是沙皇伊凡五世的女儿。她们的母亲普拉斯科维娅皇后喜爱漂亮的叶卡捷琳娜，给她的绰号是“狂野的公爵夫人”，并劝说彼得大帝允许叶卡捷琳娜离开凶暴的梅克伦堡公爵利奥波德，带着新生女儿回家。外交官们拜访普拉斯科维娅皇后和梅克伦堡公爵夫人叶卡捷琳娜的时候，这对母女住在一间脏兮兮的卧室内，“那里还住着一个半盲的肮脏的曼多拉琴师，浑身大蒜和臭汗味”，他唱着淫秽歌曲，“还有一个污秽、瞎眼、愚蠢的老太婆，只穿着一件衬衣跑来跑去”。他们让“这老妖婆跳舞，她立刻掀起自己臭烘烘的褴褛衣衫，让大家看看她衣服下面有什么”。

但普拉斯科维娅皇后讨厌自己阴沉沉的女儿安娜，即寡居的库尔兰公爵夫人。彼得大帝让安娜留在库尔兰都城。她寂寞、经济拮据、渴望再婚，写了三十多封信，哀求彼得大帝帮助她。他对她的哀求充耳不闻，于是她又请求皇后叶卡捷琳娜，“我亲爱的君主，求您让我心爱的叔叔怜悯我，解决我的婚姻问题”，并索要金钱：“除了您给我订制的锦缎之外，我一无所有。我既没有合适的珍珠，也没有蕾丝、亚麻织物，更没有精美的裙子，我简直无法维持家用，连吃饭都困难。”

彼得大帝派遣廷臣彼得·别斯图热夫-留明去治理库尔兰和管理安娜，他很快就把她勾引上了床。他比她大十九岁。这让普拉斯科维娅皇后大为震惊，于是她向彼得大帝求助。但“我对别斯图热夫非常满意”，安娜告诉叶卡捷琳娜皇后，“而且他在这里把我的事情打理得井井有条”。可是她的母亲竟然偷窃自己女儿原本就微不足道的金钱。安娜宣

称："我与母亲的宿仇造成的悲惨与折磨，让我生不如死。"普拉斯科维娅则咒骂自己的女儿。

母女俩都向叶卡捷琳娜皇后求助，后者让她们保持安宁。"我听我们的皇后叶卡捷琳娜陛下说，你觉得自己遭到了我的诅咒，"普拉斯科维娅不情愿地写信给安娜称，"因为皇后陛下的缘故，我原谅你的一切，宽恕你在我面前犯下的一切罪过。"

普拉斯科维娅是俄国与曾经的莫斯科大公国连接的最后链条。她死后，彼得大帝为她举办了盛大的葬礼，但她的女儿们不会有皇位继承权。他突然宣布："因为我最心爱的配偶和皇后叶卡捷琳娜对我支持甚大，我决定为她加冕。"[48]

1724年5月7日，彼得大帝穿戴起蓝色上衣和红色长袜，叶卡捷琳娜身着缝有金线的鲜红色裙子，五位侍女捧着她的裙裾，两旁侍立着身穿绿色服装、戴白色假发的侍童，以及身穿带金穗的鲜绿色军服、脚踩皮靴和马刺的近卫军士兵。叶卡捷琳娜走出克里姆林宫的特雷姆宫，向人群点头致意三次，然后走下红色楼梯，前往圣母升天大教堂。[49]在这场新颖的仪式中，彼得大帝，而不是教会，是所有权力的来源。他为叶卡捷琳娜戴上皇冠，将圣球交给她，但自己留着权杖。她跪下时泪流满面。当她去亲吻他的手时，彼得大帝将她扶起。

彼得大帝于6月返回圣彼得堡，他的膀胱感染，即所谓膀胱结石与痛性尿淋沥，又一次发作了。他排尿很困难。唯一的对策是外科手术。彼得大帝不得不躺在桌子上，握着御医的手，他的荷兰外科医生将一根导尿管插入他的膀胱，以缓解尿液的压力。血和脓渗出来，说明感染已经很严重。最后他排出了一块膀胱结石。虽然患病，但彼得大帝还是在芬兰湾中航行，甚至跳入大海去营救一些水手。叶卡捷琳娜时刻关注他的健康：当他在一艘新的巡航舰上开派对时，她乘坐自己的小船从旁经过，透过舷窗喊道："该回家了，老头子。"

随后，11月8日，彼得大帝突然镇压了叶卡捷琳娜的宫廷。[50]

第二场 女皇们

出场人物

彼得大帝，沙皇，1682～1725年在位

叶卡捷琳娜一世（原名斯卡乌龙斯卡娅），女皇，1725～1727年在位，彼得大帝的遗孀

亚历山大·缅什科夫，公爵，叶卡捷琳娜一世的旧情人，大元帅

彼得·托尔斯泰伯爵，秘密警察总长

安德烈·乌沙科夫，秘密警察总长，男爵

安德烈·奥斯捷尔曼伯爵，副首相，海军上将，“神谕”

彼得二世，沙皇，1727～1730年在位，阿列克谢皇子的儿子，彼得大帝的孙子

伊凡·多尔戈鲁基公爵，彼得二世的宫廷总管和最好朋友

叶卡捷琳娜·多尔戈鲁卡娅公爵小姐，彼得二世的未婚妻

阿列克谢·卢基奇·多尔戈鲁基公爵，伊凡和叶卡捷琳娜的父亲

瓦西里·卢基奇·多尔戈鲁基，伊凡和叶卡捷琳娜的叔叔，阿列克谢的兄弟

德米特里·戈利岑公爵，枢密院成员，推举安娜为女皇的主要人物

瓦西里·弗拉基米尔洛维奇·多尔戈鲁基公爵，彼得大帝的宠臣，波尔塔瓦战役和普鲁特河战役的老将，在阿列克谢皇子案件中被放逐，1724年得到赦免，被彼得二世提升为陆军元帅，枢密院成员

安娜，俄国女皇，1730～1740年在位，伊凡五世与普拉斯科维娅·萨尔蒂科娃皇后的女儿，库尔兰公爵夫人

叶卡捷琳娜，安娜的姐姐，梅克伦堡公爵夫人，嫁给梅克伦堡公爵卡尔·利奥波德，“狂野的公爵夫人”

恩斯特·比龙，曾为马夫，安娜女皇的情夫，后成为库尔兰公爵，短暂担任摄政王

阿列克谢·切尔卡斯基公爵，枢密院成员，后成为首相

谢苗·萨尔蒂科夫，安娜女皇的亲戚，莫斯科总督

阿尔捷米·沃伦斯基，枢密院成员

克里斯托弗·冯·明尼希，伯爵，陆军元帅，陆军委员会主席，后成为首相

恩斯特·冯·明尼希，明尼希元帅的儿子，宫廷总管，后成为宫廷大总管

安娜·利奥波德芙娜（原名梅克伦堡的伊丽莎白），摄政王，1740～1741年在位，叶卡捷琳娜（“狂野的公爵夫人”）与梅克伦堡公爵利奥波德的女儿，安娜女皇的外甥女和继承人，不伦瑞克公子妃

安东·乌尔里希，不伦瑞克公子，安娜·利奥波德芙娜的丈夫，后成为大元帅

伊凡六世，皇帝，1740～1741年在位，不伦瑞克公子夫妇的长子

尤利娅·冯·门登男爵小姐，不伦瑞克的安娜的朋友，“尤尔卡”

莫里茨·利纳尔伯爵，不伦瑞克的安娜的情夫，尤利娅的未婚夫，萨克森大使

伊丽莎白，女皇，1741～1762年在位，彼得大帝与叶卡捷琳娜一世的女儿，伊凡五世之女安娜的堂妹

安娜，伊丽莎白女皇的长姐，嫁给荷尔斯泰因公爵，“安努什卡”

叶卡捷琳娜的宠儿是她的内廷总管威廉·蒙斯，此人三十岁，是彼得大帝一个早期情妇的哥哥。蒙斯参加过波尔塔瓦战役，据一位丹麦使者说，蒙斯是“我见过的最英俊的男人之一”，但也是最浮夸的人之一。在她那流光溢彩的新宫廷[51]，蒙斯喜欢戴饰有羽毛的帽子，身穿天鹅绒上衣，佩戴银腰带，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有贵族气的蒙斯·德·拉·克罗瓦，因而遭到嘲笑。他控制外人接近叶卡捷琳娜的渠道，从中索贿，因此能负担得起这样奢华的服饰打扮。更糟糕的是，有传闻称，他是叶卡捷琳娜的情夫。法国使者让-雅克·康普勒东写道：“她与蒙斯先生的关系世人皆知。”蒙斯的文件中有一封信写道：“我是陛下的奴仆，只对您一个人忠心耿耿，您是我的心的主宰。”皇后是否太聪明，不会冒险玩弄私情呢？或者她真的陷入爱河了吗？

1724年10月27日，彼得大帝结束旅行，返回圣彼得堡，得知了蒙斯受贿的罪行。11月8日，他与叶卡捷琳娜一起用膳时，冷淡地向无所不在的蒙斯打招呼，然后离开了。蒙斯在上床睡觉前抽烟斗的时候，秘密调查部的副总长乌沙科夫将军来了，将他逮捕。次日，彼得大帝观看了审讯，但在刑讯开始之前，蒙斯就晕倒了，随后供认了自己的贪腐行为。

叶卡捷琳娜可能为蒙斯求了情。据说彼得大帝打碎了宫里的一面威尼斯镜子，并向叶卡捷琳娜吼道：“我抬举了你，我也能轻松地毁掉你！”

“你觉得这样能美化宫殿吗？”叶卡捷琳娜冷静地答道。但受伤的老虎永远是最危险的。蒙斯必死无疑了。他在等待处决的时候，用德语写了一首情诗：

我知道自己会死，

因为我胆敢去爱那个

我应当仅仅尊敬的人，

我对她的激情如火。

11月16日，在天寒地冻的天气里，蒙斯在圣三一广场被斩首。他的妹妹马特廖娜被鞭笞和流放。蒙斯的首级被保存在一个罐子里，送去给叶卡捷琳娜看。[52][53]

在处决蒙斯那天，彼得大帝命令他的女儿安努什卡与荷尔斯泰因公爵订婚。叶卡捷琳娜虽然承受很大压力，但仍然表现得很优雅，与她的女儿们跳了小步舞。彼得大帝的决定是，安努什卡本人会放弃继承权，但她的孩子将最终继承皇位。

心情愉悦的彼得大帝起草命令，派遣丹麦人维图斯·白令去探索美洲边疆。[54]1725年1月3日，彼得大帝写信给他的莫斯科总督，这封信的文辞体现出了他那令人胆寒的语调：“我不知道你是死是活，是不是已经背弃了自己的职责，或者在犯罪，但自从我离开莫斯科之后，就没有收到你的报告。如果你在2月10日之前还没有到我这里，你就是自己毁了自己！”这一年，在这个日期很久以前，彼得大帝就已经在思考自己的命运了。

1月6日，疾病缠身的皇帝主持了对冰封的涅瓦河的祝圣仪式，这是少数被转移到圣彼得堡的莫斯科宗教仪式之一。十天后，医生诊断出他的膀胱发炎，可能已经生了坏疽。彼得大帝痛苦万分，无法排尿，退到冬宫楼上大厅一侧叶卡捷琳娜套房的一个小房间卧床休息。叶卡捷琳娜兢兢业业地侍奉他，几乎从来不离开他的床前。他继续在床上工作，但在1月23日，他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了。他告诉主要的教会官员普罗科维奇，他“害怕自己即将到来的命运”，并说：“人是一种可悲的生物。”两天后，惊慌失措的医生们（全是德意志人或荷兰人）从发高烧的皇帝身上抽出了差不多两品脱的腐臭尿液，他有所好转。次日，他觉得自己身体恢复了不少，能够吃粥，但吃了之后发生了严重的抽搐。坏疽从体内使他的身体腐烂。他说自己“像被火烧一样”，痛苦地大声呻吟。

沙皇临终的床榻又一次成为公共和私人事务的剧场。在汗味、呻吟、感染的恶臭和亲信的哭泣声中，所有人都侧耳倾听彼得大帝的皇位传承安排。有一次，叶卡捷琳娜离开床榻，去与托尔斯泰和缅什科夫商议。彼得大帝还是不肯见缅什科夫。如果彼得大帝死了，叶卡捷琳娜和她的女儿们会很脆弱。1月27日，普罗科维奇为彼得大帝施行了两次临终涂油礼。“我信仰上帝，”彼得大帝喘息道，“我希望……我希望上帝原谅我的许多罪孽，因为我努力去做好事。”叶卡捷琳娜请求他宽恕缅什科夫，后者此时就躲在室外，被带了进来，在彼得大帝临终前的几乎最后一刻得到了原谅。据说，下午2点时，彼得大帝索要纸笔，写下“把一切都给……”但他没有力气再写字，于是让女儿安努什卡过来，打算向她口授遗嘱。然而，他陷入了昏迷。[55]

叶卡捷琳娜和他的女儿们跪在皇帝面前做祷告的时候，缅什科夫和托尔斯泰在拉拢近卫军。1月28日清晨6点，彼得大帝与世长辞，终年五十二岁，享国四十三年。权贵们聚集到大厅的走廊里，准备展开厮杀。没有人真正考虑彼得大帝的侄女们，所以共有三个皇位候选人。根据长

子继承法则，最明显的人选是九岁的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彼得大帝的孙子，多尔戈鲁基家族和戈利岑家族支持他。但如果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登基，那么那些曾用酷刑折磨他父亲阿列克谢的人肯定要完蛋。第二个人选是彼得大帝的长女安努什卡和她的未婚夫荷尔斯泰因公爵，但他们还没结婚。彼得大帝的其他女儿伊丽莎白和娜塔莉亚都还太小。

第三个人选就是叶卡捷琳娜皇后，她已经得到加冕，并且得到彼得大帝的亲信的支持。叶卡捷琳娜对权力并没有贪欲，但缅什科夫对权力垂涎欲滴。他召唤了近卫军，他们曾与叶卡捷琳娜一同经历过彼得大帝的残酷战争，而以她的名义发放的赏金更是赢得了他们的好感。近卫军的一些军官溜进彼得大帝的临终房间，在角落里听到德米特里·戈利岑公爵（一位经验丰富的官员）提议让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继位，由叶卡捷琳娜皇后摄政。托尔斯泰反对让孩童当政，而是建议让叶卡捷琳娜皇后继位，因为“她从丈夫那里学会了治理国家的艺术”。在下方庭院里游行的近卫军呼喊赞成。军鼓开始敲响。“没有我的命令，谁敢带军队进来？”陆军委员会主席尼基塔·列普宁公爵喊道，“难道我不是陆军元帅吗？”

近卫军指挥官伊凡·布图尔林答道：“是我带来的，阁下。我遵照的是我们的女君主叶卡捷琳娜女皇的命令。你我都应当服从她。”近卫军士兵哭泣起来：“我们的父亲死了。我们的母亲万岁！”阿普拉克辛和缅什科夫提议道：“应当宣布女皇陛下为专制君主。”

叶卡捷琳娜之前跪在丈夫床前，但现在走了出来，在荷尔斯泰因公爵的搀扶下，面对权贵们，抽噎着说自己是“寡妇和孤儿”。阿普拉克辛立即跪下，向她致敬，外面的近卫军也欢呼起来。元老院和高级将领（最高统帅部的五十位将军）宣布了她的登基。[56]她承诺按照彼得大帝的精神治理国家。此前从来没有女人独立地统治俄国。现在，俄国进入了一个由女性主宰的时代。[57]

彼得大帝的遗体被做了防腐处理，供人吊唁。女皇在为彼得大帝哀悼的同时，还失去了另一个孩子。六岁的娜塔莉亚因麻疹夭折了，她的小棺材被停放在大厅内，就在其父亲的巨大棺材旁边。3月8日，叶卡捷琳娜一世走在一大一小两具棺材之后，在鼓声、雷鸣般的礼炮声和教会唱诗班的吟唱声中行进。在未竣工的彼得保罗大教堂举行的葬礼上[58]，普罗科维奇站在棺材旁边，将彼得大帝比作摩西、所罗门、大卫和君士坦丁大帝。“他的身体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永存。”这种精神由叶卡捷琳娜一世代表，她俯身在棺材前痛哭，不得不由别人把她拉走。彼得大帝的遗体一直停放在那里，直到八年后彼得保罗大教堂竣工才下葬。[59]

在多次泪流满面地瞻仰遗体的间歇，叶卡捷琳娜一世在正式的服丧期结束之前，就重新开始了彼得大帝风格的那种放纵的狂欢。“他们几乎每天都狂饮不休，以此娱乐，”法国使臣康普勒东记述道，“整夜酗酒，直到次日。”在宴会上，大多数宾客最终都醉倒在桌子底下不省人事，女皇就和缅什科夫与阿纳斯塔西娅·戈利岑娜公爵夫人继续狂欢，公爵夫人一口气喝了两大杯伏特加，在打赌中赢了100卢布。叶卡捷琳娜一世发布了她自己颇具讽刺意味的指示：“在晚上9点之前，任何女士不得以任何借口喝醉，男士也不可以。”但她同时也很朴实，亲自为亲信下厨。[60]

缅什科夫接管了安努什卡与荷尔斯泰因公爵的婚礼安排。为了确保特制的亭子能够按时竣工，他晚上就睡在工地，亲自监督工人。安努什卡在5月21日与那个身材矮小、貌不惊人的德意志人结了婚，他们的婚姻将决定一直到1917年的皇位传承。

叶卡捷琳娜一世努力亲自治国理政，而不是假手大臣。她命令元老院每周五向她汇报，计划削减针对农民的赋税，但她缺少那种毅力和恒心，处理不了如山似海的文牍，也没有力量阻止彼得大帝的亲信之间的

争斗。于是，在1726年2月8日，她设立了最高枢密院，由彼得大帝的六名亲信组成（其中，首相戈洛夫金此时已经六十六岁，阿普拉克辛六十七岁，托尔斯泰[61]八十岁），德米特里·戈利岑公爵代表传统的旧贵族。缅什科夫是最高枢密院的第五名成员，但大部分实际工作由第六名也是最年轻的成员安德烈·奥斯捷尔曼男爵承担，他五十岁，绰号“神谕”。他是一个德意志牧师的儿子，十七岁时被彼得大帝招募，作为副首相主管外交政策，但叶卡捷琳娜一世还把他安排到一个关键岗位上：年轻的彼得大公（彼得大帝的孙子，阿列克谢的儿子）的监护人，在宫廷的衔级是宫廷总管大臣。

叶卡捷琳娜一世希望这些老亲信能够制衡缅什科夫，同时将他们之间的宿怨局限在枢密院的会议室内。然而事与愿违，年仅五十三岁的缅什科夫主宰了他们所有人，同时不断向叶卡捷琳娜一世索要更多金钱、农奴和头衔。缅什科夫的“权欲、傲慢、贪婪、对亲友的不管不顾”没有止境，于是他成了目前俄国最富有的权贵，拥有3000个村庄、7座城镇，还扩大了他一直想要的在乌克兰的领地。很快他就拥有了30万农奴。（而在1700年，当时的权贵首富米哈伊尔·切尔卡斯基公爵只有3.3万农奴。）因为元帅有好几个，所以缅什科夫说服叶卡捷琳娜一世，让她任命他为大元帅——这个头衔后来只有极少数人拥有，最后一个是斯大林。就像鲨鱼为了清洁自己的鳃只能继续吞食一样，缅什科夫要生存下去，也只能继续占据更多财产，以保护他已经拥有的东西。如果他停下，就会完蛋。这就是当时和如今的俄国权力政治的困境：一个领导人若不能得到保证，即他退休后不会遭到起诉，他的财产也不会被没收，他就永远不肯下台。缅什科夫的贪得无厌很快“激起普遍的愤恨”。

叶卡捷琳娜一世参加了枢密院的最初几次会议，但很快就开始不分昼夜地嬉戏玩乐。1726年4月1日，在一场喝酒马拉松当中，她命令在全城敲响警钟。圣彼得堡的市民和皇宫居民担心发生火灾或洪灾，匆匆下床跑到大街上，却得知今天是愚人节。廷臣若在参加她的舞会时穿错了

衣服，她就强迫他们用那令人生畏的大杯猛灌伏特加。在从丈夫的专制中得到解放之后，她得以毫无顾忌地自由享用年轻男子，养了一个年轻情夫：长着亚麻色头发的内廷总管赖因霍尔德·冯·勒文沃尔德伯爵（他长得非常像被斩首的蒙斯）。但她玩得太疯狂，以致勒文沃尔德身心崩溃，可能是因为在床上被榨干，也可能是因为酒精中毒。[62]

她继位后几乎当即险些与英国发生战争，这也是俄国与英国之间漫长竞争的开端。英国是海军强国，依赖于波罗的海出产的木材和焦油，对彼得大帝在波罗的海的成功扩张十分警惕。乔治一世同时是汉诺威选帝侯，所以还怨恨俄国对德意志的影响，曾试图组建一个联盟来反对彼得大帝。1726年春季，乔治一世又试了一次，这一次封锁了波罗的海。叶卡捷琳娜一世惊慌失措，害怕圣彼得堡遭到攻击，于是承诺亲自指挥舰队。战争并没有爆发，但这次危机加剧了她对缅什科夫的依赖。他掌管了波罗的海地区，前往库尔兰，企图自立为库尔兰公爵。他的残暴疏远了库尔兰人，于是托尔斯泰劝说叶卡捷琳娜一世罢免他。但缅什科夫没有垮台，反而越发嚣张起来。[63]

宫廷的记载显示，在圣彼得堡的白夜（这是北方的一种气候现象，全天都可以看到太阳，天始终不黑），叶卡捷琳娜一世一连数日纵酒欢宴到凌晨3点，下午5点起床，再次狂欢到次日黎明。她有时也会在夜间阅兵。在这些酒宴之后，她发高烧、哮喘、咳嗽、流鼻血、四肢肿胀，这让群臣不禁开始考虑未来。

被谋杀的阿列克谢的儿子彼得大公是唯一的男性继承人。如何让彼得大帝时代的暴发户与旧贵族和解？缅什科夫在库尔兰犯下累累暴行之后失宠。狡猾的奥斯捷尔曼注意到，少年彼得喜欢他那标致丰腴、金发碧眼的十六岁姑姑伊丽莎白，于是提议让他们结婚，这样就可以把各个派系融合起来。

由于教会禁止近亲结婚，缅什科夫建议把他自己的女儿玛丽亚嫁给

彼得。玛丽亚已经与一个立陶宛人彼得·萨皮哈公爵订婚了，但偏偏叶卡捷琳娜一世看上了萨皮哈。缅什科夫抓住机会，把萨皮哈献给女皇。“女皇把萨皮哈从公爵小姐（玛丽亚）手中抢走，”荷兰使臣写道，“让他成为自己的男宠。”叶卡捷琳娜一世对自己的征服非常满意，就同意了缅什科夫的提议。馅饼小贩的孙女即将嫁给皇帝的孙子。缅什科夫将成为下一位沙皇的岳父和控制者。托尔斯泰动员自己的盟友去阻止缅什科夫，支持让彼得大帝的女儿安努什卡（或伊丽莎白）继承皇位。两个姑娘跪倒在地，泪流满面地恳求她们的母亲不要支持缅什科夫和皇子阿列克谢的儿子。叶卡捷琳娜一世也抽泣起来，但最终还是选择支持缅什科夫。1726年11月，她受了风寒，病倒了，鼻子流血，四肢肿胀。不过之后她恢复了健康，参加了主显节的河水祝圣仪式。她乘坐一辆金色马车抵达现场，身穿一件西班牙蕾丝镶边的银色裙子，头戴饰有白色羽毛的帽子，手持陆军元帅的节杖。然而当晚，她再次病倒。

缅什科夫控制了皇宫，他意识到只有“非常狡诈的”托尔斯泰能够阻止他。“在跟托尔斯泰打交道的时候，”缅什科夫思考道，“最好口袋里装着一块好使的石头，如果他敢咬人，就打碎他的牙齿。”

叶卡捷琳娜一世时日无多了。托尔斯泰的盟友安东·德维耶错误地泄露了托尔斯泰的图谋。4月26日，缅什科夫向他的政敌发起攻击。他逮捕了托尔斯泰、警察总长德维耶和秘密警察官员乌沙科夫，揭露了一个反对女皇的“密谋”。她签署了自己的遗嘱。[64]5月6日，缅什科夫向垂死的女皇呈送了托尔斯泰的罪证。托尔斯泰被流放到北方白海的索洛韦茨基岛，再也没能回来。当晚9点，叶卡捷琳娜一世驾崩。这一次没有发生皇位传承的危机。缅什科夫已经用恐怖手段震慑了所有反对派。十一岁的彼得二世被宣布为皇帝。[65]

对叶卡捷琳娜一世遗体做的防腐处理出了差错。气温很高，她的遗体开始腐烂。葬礼过后，她与丈夫团聚，一同被停放在彼得保罗要塞，

暂不下葬。最高枢密院成员（现在包括彼得大帝的女儿伊丽莎白和安努什卡，以及后者的丈夫荷尔斯泰因公爵）是名义上的联合摄政者，但实际上缅什科夫以“彻头彻尾的暴政”稳操大局。

孩童皇帝“生机勃勃，记忆力绝佳”，“高大魁梧，皮肤白皙，但因为经常打猎而晒黑了，年轻而英俊”。他信任自己的监护人“神谕”奥斯捷尔曼，爱慕自己的姑姑伊丽莎白，但他最好的朋友是他的打猎伙伴，十九岁的伊凡·多尔戈鲁基公爵。起初彼得二世可能害怕粗暴的缅什科夫，后者决定了沙皇的一举一动。缅什科夫决心让彼得二世娶自己的女儿玛丽亚，于是让沙皇搬进自己的宫殿，以便更好地控制他。缅什科夫努力平衡自己下面的各个派系，提携多尔戈鲁基家族和戈利岑家族，但他们私下里瞧不起他。

缅什科夫还没有完全放弃搞到库尔兰公国并将其作为自己的私人领地与潜在避难所的野心。在库尔兰，安娜又一次和自己的老情人别斯图热夫厮混。别斯图热夫被指控把安娜的宫殿“变成了可耻下流的妓院”，遭到逮捕。安娜伤心欲绝，给圣彼得堡一连写了二十五封信，哀求缅什科夫“不要把别斯图热夫从我身边带走”，并哀求奥斯捷尔曼“帮我在殿下（缅什科夫）面前说情，我这可怜的女人。不要让我以泪洗面地度过下半生”。最后，她凄楚可怜地表达了自己对别斯图热夫的爱：“我已经习惯身边有他了。”任何一个贫穷的外省寡妇都不可能比安娜更可怜兮兮地匍匐在不可一世的馅饼贩子面前了，尽管安娜是沙皇的女儿。她用更多的情夫慰藉自己，然后享受了“一段特殊的友情”，与一个美丽的立陶宛女人奥金斯基公爵夫人发生了一段同性恋关系：“她俩形影不离，常常同床共枕。”

没人能猜到安娜不久之后的命运。但不管她继承皇位的前景多么渺茫，她的相貌多么平凡，她永远不会长时间缺少男性的陪伴。[66]

沙皇彼得二世患上了胸膜炎，伊丽莎白姑姑奔到他床前（在缅什科

夫的宫殿），亲自照料他。御医让彼得二世到乡村呼吸新鲜空气。在彼得宫城，沙皇与伊凡·多尔戈鲁基一起狩猎，咨询奥斯捷尔曼的意见，并与伊丽莎白调情。姑侄俩的联盟关系主要是出于对缅什科夫的共同仇恨。

彼得二世决定给伊丽莎白送去9000杜卡特[67]贴补家用，但缅什科夫拦截了沙皇的信使：“皇帝太年轻，还不懂怎么花钱。把钱送到我的套房。”彼得二世发现此事后，“大怒”地召来缅什科夫。缅什科夫“仿佛被雷击了”，而沙皇“气得直跺脚”，并说：“我会让你知道，我是皇帝，你要服从我。”6月，缅什科夫邀请皇帝到他的奥拉宁鲍姆[68]庄园为他庆生，但伊丽莎白说服彼得二世，让他不去参加缅什科夫的生日聚会，而是去打猎。然后，在伊丽莎白的帮助下，彼得二世搬出缅什科夫宅邸，住进了夏宫。

8月26日，缅什科夫病倒了，开始咯血，但仍然在病床上向沙皇发号施令：“我请陛下答应我的请求，在陛下成年之前，一定要服从奥斯捷尔曼男爵和可敬的诸大臣，千万不要自作主张。”缅什科夫的意思是，彼得二世应当听从他的意见，“做一个公正的君主，珍重自己的健康，并且陛下知道我是多么尽心尽责地抚育陛下，因此请屈尊保护我的家族，怜爱您的未婚妻。在指定的时间，她会嫁给您”。但这位垂死的独裁者的指示已经没有效力了。沙皇宣布：“我在二十五岁之前不会结婚。”最高枢密院对缅什科夫噤若寒蝉，因此建议沙皇谨慎。

“我要让你们知道，究竟谁才是皇帝，”男孩吼道，“是缅什科夫还是我！”

缅什科夫如今“疏远了所有亲近他的人，大家都无法忍受继续与他一起生活。所有人都密谋反对他”。9月7日，缅什科夫从病榻上起来。但已经太晚了：在他卧病期间，权力，那种由人格、恐惧和权威构成的神秘的、无形的东西，已经从他手心里流失了。次日，彼得二世签署了

逮捕他的命令。缅什科夫在黎明时分被谢苗·萨尔蒂科夫将军唤醒，被流放，不过生活条件还算舒适。“傲慢的歌利亚那空虚无物的荣耀消逝了，”一位官员写道，“大家欢欣鼓舞，我现在可以不用担惊受怕了。”缅什科夫家族抵达特维尔后，公爵又被逮捕，被指控为瑞典人刺探情报。受审并被判刑后，“这个既是侏儒又是巨人的家伙，曾经被提携到几乎等同皇室的地位，这个傲慢之徒，给了我们一个忘恩负义的例子”。他只带着家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别廖佐沃。那里的冬季严寒难当，他的妻子、女儿玛丽亚，还有他自己，很快就死了。他那超乎寻常的人生就这样落幕了。[69]

彼得二世决定独自统治，不需要缅什科夫那样的大臣，但他太年轻，能力欠缺，他的政府很快陷入“可怕的混乱状态”。他将伊凡·多尔戈鲁基提拔到宫廷关键的大总管职位上。在宣布自己将裁决一切事务之后，沙皇的每一分钟都和他那年轻的导师形影不离，还把多尔戈鲁基的父亲与叔伯，以及老元帅多尔戈鲁基都提拔到最高枢密院。他们和奥斯捷尔曼与德米特里·戈利岑身在同一个内阁。三个派系展开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权力拉锯战，这证明独裁统治需要一位专制君主才能正常运作。“沙皇不理朝政，”一位外国外交官写道，“没有人能领到薪水；所有人都尽可能地偷窃。”而重臣们普遍“患病”，使国家陷入瘫痪。“枢密院所有成员都‘有恙’，无法参加会议。”

伊凡·多尔戈鲁基警觉地发现，彼得二世爱上了自己的姑姑伊丽莎白。“我从未见过她这样的大美人，”西班牙使节利里亚公爵写道，“她面容光彩照人，眸子顾盼流转，嘴巴完美无瑕，咽喉和胸部洁白得百里挑一。她身材高挑，非常活泼好动，擅长跳舞，骑马时勇敢无畏，非常风流，也很有头脑。”她的绰号是“俄国的维纳斯”。虽然皇室成员会自动地得到美誉，但这些赞扬在她身上并非夸大其词。

奥斯捷尔曼又想安排彼得二世与伊丽莎白结婚了，但戈利岑家族找

到了一个相貌英俊的年轻近卫军军官亚历山大·布图尔林（并且他的家族深得彼得大帝宠爱），为彼得二世提供比放荡的顽劣之徒伊凡·多尔戈鲁基能够提供的更好的指导。布图尔林成了彼得二世的新导师，一时间似乎能够掌控政策。后来伊凡·多尔戈鲁基真的病倒了，彼得二世回到自己的老伙计身边，守候在他病榻前。他痊愈之后，多尔戈鲁基家族的好运气也恢复了。而伊丽莎白和布图尔林一起在病室外等候，布图尔林成了她的第一个情人。[70]

彼得二世于1728年2月在莫斯科加冕，随后没有返回圣彼得堡，这既是为了消遣娱乐，也有政治上的理由。[71]莫斯科周边地区更适合狩猎，而且他在摈弃彼得大帝的成就。这肯定是为了纪念被祖父杀死的父亲，因为他还赦免了在皇子阿列克谢的案子里被流放的所有人，并召回了早就被遗忘的祖母叶夫多基娅皇太后。彼得二世宣布，他憎恶祖父的海军："我不打算像我祖父那样航海。"他还废除了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部。在他祖父高度活跃的暴政之后，这孩子的温和、俄国特色和无所作为让他颇受欢迎。

他对布图尔林与伊丽莎白的恋情非常忌妒，把布图尔林调到了乌克兰。伊丽莎白很伤心，但姑侄之间的这场短暂危机给了多尔戈鲁基家族一个机会，去争夺最高级的战利品。利里亚公爵抱怨道："欧洲没有一个宫廷像这样反复无常。"

1729年9月，彼得二世与伊凡·多尔戈鲁基一起，带着620条猎狗，在莫斯科附近的戈伦基打猎。多尔戈鲁基家族的养狗场成了俄国的中央官衙，所有政务都停滞不前。利里亚公爵从莫斯科写信道："这里没有沙皇，没有大臣。我们什么事情都办不了。"伊凡·多尔戈鲁基的父亲阿列克谢向十四岁的沙皇引见了自己的十七岁女儿叶卡捷琳娜。"她不算美女，但面容漂亮"，而且"碧蓝的大眼睛有种慵懒之美"。阿列克谢的亲戚瓦西里·多尔戈鲁基元帅更明智（他在彼得大帝的恐怖镇压中侥幸

逃生），强烈反对阿列克谢的整个计谋。但他的家族无法抵住诱惑，一定要尝试把独裁统治的福祉全部转移到自己身上。类似的计谋往往发生这样的偶然：被利用的小卒叶卡捷琳娜自己根本不想参与这事。她爱上了奥地利外交官梅利西莫伯爵。不过，彼得二世爱上了她，愿意娶她。多尔戈鲁基家族企图更进一步，把他们那放荡成性的傻瓜伊凡塞给美丽动人的伊丽莎白，但伊丽莎白拒绝屈尊下嫁。

在莫斯科，多尔戈鲁基家族洋洋得意地宣布了他们的女儿与沙皇的订婚。这对少男少女坐在列福尔托沃宫的高台上，接受庆贺。英格兰大使夫人注意到，伊丽莎白亲吻彼得二世的手时，他看上去非常哀伤，而“漂亮的牺牲品”叶卡捷琳娜身穿“银线织物的紧身袍服，头戴一顶冠冕”，“非常忧郁和苍白”。突然间，“令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是，“被抛弃的情人”梅利西莫走上前来。叶卡捷琳娜“把手从皇帝的手中挣脱，伸给梅利西莫亲吻，她脸上浮现出一万种不同的激情”。

婚礼预定将于1730年1月18日举行。彼得二世在6日主持了河水祝圣仪式。他在刺骨寒风中检阅军队，走到未婚妻多尔戈鲁卡娅的镀金雪橇背后时，说自己头痛。次日，他皮肤上出现丘疹，表明他患上了天花。在列福尔托沃宫，奥斯捷尔曼守候在自己学生的床前。1月18日凌晨3点，也就是原定他与叶卡捷琳娜大婚的日子，彼得二世驾崩了。[72]多尔戈鲁基家族距离荣耀巅峰已经只有咫尺之遥，于是又想出了一个背水一战的计划。[73]

“彼得二世刚闭眼，他的朋友伊凡·多尔戈鲁基公爵就冲出房间，挥舞着剑，喊道：‘叶卡捷琳娜女皇万岁！’”他指的是自己的妹妹叶卡捷琳娜·多尔戈鲁卡娅。没有人加入他的欢呼，但多尔戈鲁基家族窜改了彼得二世的遗嘱，指定他的未婚妻为继承人。面对一个几乎绝嗣的皇族，他们实际上要发动一场政变，颠覆和取代罗曼诺夫皇朝。

奥斯捷尔曼称病，卧床不起。最高枢密院的剩余七名成员（四名多

尔戈鲁基家族成员，两名戈利岑家族成员，还有老戈洛夫金）聚集在列福尔托沃宫，在沙皇遗体附近开会选择了新君主。彼得二世是罗曼诺夫皇朝男性主系的最后一个成员，所以枢密院得到了自1613年来的第一个机会，可以改变沙皇统治的根本性质。首先，阿列克谢·多尔戈鲁基拿出了伪造的遗嘱，即将帝国传给他的女儿。就连他的亲戚瓦西里·多尔戈鲁基元帅也拒绝支持这个荒谬的诡计。德米特里·戈利岑公爵把多尔戈鲁基家族排除在外："我们必须从光辉的罗曼诺夫家族里面选，不能选外人。"罗曼诺夫家族有五个女性候选人。根据叶卡捷琳娜一世女皇的遗嘱，合法的继承人应当是伊丽莎白。但戈利岑提醒同僚们，伊丽莎白是私生女。[74]而且无论如何，她自己也不愿意去争夺皇位。她后来思忖道："我很高兴我当时没有去争夺皇位。那时我太年轻……"令人惊异的是，彼得大帝抛弃的第一任妻子叶夫多基娅皇太后（如今恢复了地位）毛遂自荐，想当自己孙子的继承人，但没有人支持她。戈利岑提议"从沙皇伊凡五世（彼得大帝的残疾兄长）的三个女儿当中选一个"。最年长的是狂野的公爵夫人叶卡捷琳娜，她嫁给了蠢笨的梅克伦堡公爵，因而被排除。所以戈利岑选择了下一个：安娜，遭到践踏的孀居的库尔兰公爵夫人。"她出生在我们当中。她的母亲是俄国人，出身于很好的旧贵族家庭。"他如此说道。换句话说，她不是叶卡捷琳娜一世女皇那样的暴发户，而且没有自己的派系，没有自己的立场，并且还是单身。戈利岑[75]建议，"为了让我们的日子轻松些，给我们自己更多自由"，应当让安娜当傀儡，强迫她接受有限的权力。

"我们或许能做到这一点，"多尔戈鲁基家族的一位成员说，"但我们也许维持不了权力。"

"我们一定能行。"戈利岑答道。他决定了将要传达给安娜的条件，这条件的最后一句是："如果我不信守这个诺言的任何一部分，我都将被剥夺俄国皇位。"有人将这个计划比作四十年前英国光荣革命之后由地主寡头主宰君主的局势，但实际上这是多尔戈鲁基家族在厚颜无耻地

夺权，用冠冕堂皇的理想主义来掩饰而已。要想成功，他们必须先找到安娜，防止她发现这仅仅是六个老贵族的阴谋。于是他们关闭了莫斯科的城门，派遣戈利岑家族的一名成员和多尔戈鲁基家族的一名成员去向她提出他们的条件：她当了沙皇之后，不能结婚，不能指定继承人，在未经枢密院同意的情况下无权宣战、征税或支出费用。这将是1613～1905年俄国最大的一次变革。

消息传遍列福尔托沃宫后，一场竞赛立即展开，有人要抢在贵族阴谋集团前头找到安娜。卡尔·古斯塔夫·冯·勒文沃尔德，一个曾是安娜情夫的波罗的海廷臣，派遣信使去抢先找到她。

1月18日夜间，安娜在沉闷的小镇米陶上床睡觉，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俄国女皇。

她从勒文沃尔德的信使那里得知了这惊人的消息。所以，25日，当瓦西里·卢基奇·多尔戈鲁基（伊凡和叶卡捷琳娜·多尔戈鲁基的叔叔）和米哈伊尔·戈利岑（德米特里·戈利岑的兄弟）抵达并向她奉上皇位时，她已经知道他们的来意。她此时三十七岁，皮肤黝黑，嗓音深沉，面色阴沉，腮帮子“像威斯特法伦火腿一样大”，她母亲的弄臣曾把她的脸庞比作一个长胡子的莫斯科人：“叮咚！伊凡雷帝来啦！”在忍受了二十年的屈辱之后，这位沙皇的女儿为了脱离库尔兰，什么都答应。“我承诺完全遵守所有条件”，她如此写道，并准备动身前往莫斯科。而近卫军对贵族的政变义愤填膺。

在安娜抵达莫斯科郊外之后，她的萨尔蒂科夫亲戚们和她的妹妹叶卡捷琳娜来到她身边。她的情夫，一个名叫恩斯特·比龙的前马夫，也秘密来到她身边。1730年2月15日，在156响礼炮声中，安娜乘马车进入莫斯科。贵族阴谋集团严密监视她，而奥斯捷尔曼狡猾地把贵族阴谋集团的政敌的夫人们安排为安娜的侍从女官。这些女人替奥斯捷尔曼通风报信，将消息藏在钟表里、缝在衬衫里或者塞在婴儿的襁褓里，告诉

她，贵族阴谋集团的支持者很少。彼得大帝的亲信是在他的独裁统治下飞黄腾达的，近卫军也是彼得大帝建立的；很多军官相信只有沙皇独裁才能治理俄国；所有人都怨恨多尔戈鲁基家族和戈利岑家族的阴谋诡计。奥斯捷尔曼把高级将领组织起来，签署了一份请愿书。与此同时，安娜拉拢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亲自赏赐他们伏特加，并宣布自己亲自担任他们的团长。

2月25日，在克里姆林宫，当安娜在戈利岑家族和多尔戈鲁基家族的陪同下威风凛凛地迎接精英权贵时，阿列克谢·切尔卡斯基公爵，俄国首富和高级将领的代表，呈上了请愿书，请求她以专制君主的身份统治国家。

“你有什么权利，胆敢制定法律？”瓦西里·卢基奇·多尔戈鲁基问道。

“我的权利和多尔戈鲁基一样多。你们欺骗了女皇！”切尔卡斯基坚持道。近卫军支持他，表示愿意杀死安娜的敌人。但女皇邀请戈利岑家族和多尔戈鲁基家族赴宴。宴会后，他们来到大厅。在那里，高级将领请求她接管绝对权力，但她假装糊涂：“我在米陶同意的条件难道不是人民的意愿？”

“不是！”近卫军喊道。

安娜转向贵族阴谋集团，说道：“那么，你们一定骗了我！”她命人取来她签署的文件。“所以，这个根本没必要。”她如此宣布，并缓缓撕碎了这张纸。[76]

1730年4月28日，安娜由大主教普罗科维奇加冕，用的是一顶新皇冠，上面镶嵌了超过2500颗宝石和28枚钻石。她走出大教堂的时候，在一座特制的亭子逗留，向另一个来自遥远过去的女人致意：彼得大帝的

前妻叶夫多基娅，她自己也想当女皇。[77]

安娜提拔她的情夫比龙为大总管和神圣罗马帝国的伯爵，他真是平步青云。比龙比她年长三岁，“极其英俊”，是一个库尔兰小贵族猎人的儿子，曾是马夫，凭借自己的魅力赢得安娜的情夫别斯图热夫的信任。别斯图热夫被流放后，比龙取代他，成为安娜的情夫。比龙粗俗不堪，没受过教育，曾在斗殴中打死了一个人。这个马夫“酷爱马匹”，“把人当作马来对待，把马当作人”。“他傲慢而野心勃勃，粗暴且凶狠，贪得无厌，是一个可怕的敌人。”比龙把安娜管教得“服服帖帖”。“她不能忍受与他分离哪怕一分钟”，“如果他面色严峻，女皇就会担心。如果他开心，她也很明显地笑逐颜开”。他们经常手拉手一起散步，一个人生病了，另一个也会病倒。“从来没有比他们更亲密的情侣，如此彻底地同甘共苦。”

奥斯捷尔曼如同拉撒路[78]复活一般迅速康复，然后回到副首相的位置上。心存感激的女皇晋升他为伯爵。她废除了最高枢密院，通过“神谕”奥斯捷尔曼来管理绝大部分内政外交事务。奥斯捷尔曼不是喜好时髦打扮的人，他那“令人恶心的衣服”的“肮脏”、臭烘烘脏兮兮的假发、满得快溢出来的痰盂和“穿得像乞丐一样”的仆人，都臭名远扬。他的情妇的丑陋和臭气也让他遭到嘲笑。然而，他是“微妙地为人处世和欺骗的大师”，“说话的方式特别奇怪，很少有人能自吹说听懂了他的话。他说的话和写下的文字都模棱两可，可以有两种解读”。

比龙嘲笑奥斯捷尔曼老是疑神疑鬼地觉得自己有病：“他说自己耳朵疼，于是把脸和脑袋都用绷带包扎起来……他一连几周不刮胡子、不洗澡。”但安娜非常需要奥斯捷尔曼。“看在上帝分上，鼓起精神，明天来看我，”她给他写信，“我非常需要和你谈话，我永远不会辜负你。什么都不要怕，一切都会好的！”

安娜在莫斯科感到不安全，而且希望沾上她的叔叔彼得大帝的荣

耀，于是迁往圣彼得堡。抵达之后，她对布克哈德·克里斯托弗·冯·明尼希将军安排的焰火表演和凯旋门非常满意。冯·明尼希是一个德意志军事工程师，被彼得大帝聘请来俄国，后成为彼得二世的炮兵总监，是“他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将领之一”。安娜对这个“面貌英俊、非常白皙帅气、身材高挑”的将军产生了好感。他自认为时髦倜傥，但女士们嘲笑“他那德意志式的僵硬”。他“在与所有女士打情骂俏时……会猛地抓住你的手，猛亲个不停”，他的努力就像“一头嬉闹的母牛”。这个表演艺术家已经为了拍安娜的马屁，举报了两个在她统治早期犹豫要不要支持她的官员。在明尼希彬彬有礼的宫廷礼节背后，是“吞噬一切的狼子野心”。安娜提拔他为陆军委员会主席，并晋升他为陆军元帅。统治俄国的似乎是三个德意志人：比龙、奥斯捷尔曼和明尼希。[79]

安娜不喜欢狭小的冬宫，于是聘请意大利建筑师卡洛·拉斯特雷利拆除了旧的冬宫，新建了一座更符合她的帝国愿景的新宫殿。在施工期间，她搬进了隔壁已故海军将领阿普拉克辛的宅邸。比龙、他的妻子和儿子也住到安娜身边。她有时住在那里，有时则住在彼得宫城。她每天早上会在6点到7点间起床，之后与比龙夫妇共进早餐，在9点时会见大臣，然后与比龙夫妇一起用午膳。她和比龙都渴望奢华与辉煌，为此兴奋不已，毕竟她是沙皇的穷亲戚，而他是一个来自外省的马夫，两人都是新发迹的暴发户。尽管他们在服装、马车、宫殿、法罗牌戏和意大利戏剧上挥金如土，但据一位德意志访客的观察，“有时最奢华的外套却搭配了最丑陋的假发，或者一个衣着光鲜的人坐着最下等寒酸的马车。你看到一边是小山一样堆着的金银餐具，另一边是最恶心的腌臜污秽。看到一个衣着得体的女人，你就能看到十个女人畸形得吓人。奢靡与卑贱的结合，随处可见”。

女皇“是个非常魁梧高大的女人，长得十分结实”，简·龙多写道。她是深得安娜宠爱的英国大使的妻子，而她的书信是唯一对女皇的描述很正面的史料。女皇“面色褐黄，有着黑发、深蓝色眼睛。乍一看，她

的面容非常难看。但她开口说话的时候，带有一种无法描摹的甜美的笑容。她对所有人都很健谈”。安娜对明尼希的儿子恩斯特很和善，他觉得她“温和可亲，富有同情心，但错误地允许睚眦必报的比龙以她的名义作恶”。

实际上，她的残酷游戏无休无止。她指示一名总督：“去看看她生了什么样的孩子。”她这是在命令总督去调查一位刚分娩的母亲。安娜自己没有孩子，而且单身，所以打算折磨那对夫妻，欺骗那位父亲，说他的孩子天生残疾。“生的是人还是妖怪？是儿子还是女儿？都写来告诉我。如果她身体恢复了，就把她和孩子送来。你报告的时候，写两封信，一封写真相，另一封是假的，写一些好玩的事情，尤其要描述那婴儿不是正常人！”

她喝酒不多，喜欢主持一个由畸形人组成的马戏团，其成员包括“无腿妈妈”贝兹诺伊卡、无手的高个子达尔尤什卡和驼背加尔布什卡。

安娜就像一个女子学校里无所不能的小霸王，让残疾的女性朋友互相撕扯头发，必须打到见血。她还喜欢抛掷侏儒的游戏。“她整天闲聊，听弄臣插科打诨。”恩斯特·明尼希回忆道。她最宠爱的侏儒是佩德里罗，一名那不勒斯小提琴家。比龙问佩德里罗，他那怀孕的妻子是不是像山羊一样丑。佩德里罗邀请女皇和宫廷人员到他家，他们发现他和一头穿着睡衣的正在泌乳的山羊睡在一张床上。

彼得大帝的犹太弄臣拉·科斯塔如今在为第四位沙皇提供娱乐了。但安娜更喜欢把贵族贬到弄臣的地位，强迫米哈伊尔·戈利岑公爵和阿列克谢·阿普拉克辛伯爵在她的马戏团里表演。米哈伊尔·戈利岑是摄政者索菲亚的大臣兼情夫瓦西里·戈利岑的孙子。前不久，为了迎娶一位意大利姑娘，米哈伊尔·戈利岑秘密皈依天主教。作为惩罚，安娜命令他抛弃自己的妻子，担任女皇的格瓦斯侍酒官，给他更名为格瓦斯基公

爵。安娜的亲戚谢苗·萨尔蒂科夫（莫斯科总督）送来的第一批小丑中就包括戈利岑，这让安娜乐不可支。“我感谢你送来了戈利岑、米柳廷[80]和巴希列夫的妻子，”她写道，“但戈利岑最棒，胜过了这里的所有小丑。如果你找到了像他一样的货色，就告诉我。”戈利岑的专长是将自己打扮成一只母鸡，当着整个宫廷的面，坐在稻草编的篮子里一连几个钟头咯咯叫。在星期日的弥撒之后，戈利岑和其他小丑打扮成鸡，成排坐着咯咯叫。不过，安娜给艺人的待遇不错。老资格的侏儒巴希列夫请求不要抛掷他，于是安娜命人鞭笞他，但后来又出钱给他治伤，送他葡萄酒。她发现洗衣妇将“女皇的上衣与亚麻衣物”和普通廷臣的衣物混洗，不禁大怒，命令道：“从今往后，我的亚麻衣物必须有专门的房间。这条规矩必须严格执行。只有无腿妈妈的衣物可以和我的一起混着洗。”

她连珠炮般向萨尔蒂科夫发问，要他提供更多新鲜玩意儿和蜚短流长。她对他人私密的兴趣有时能产生积极效果（她喜爱为人说媒），但通常没有好结果：“你收到此信后，去弗拉索夫姐姐的家，从箱子里取出那些情书，送来给我。”她花了很多时间调查她的弄臣们：“去阿普拉克辛的储藏室，找一幅他父亲的画像，送来给我。如果他遮遮掩掩，阿普拉克辛家族会后悔的。”她经常索要多嘴多舌、爱聊天的侍女。“去佩列斯拉夫尔找一个塔季扬娜那样的姑娘，她快死了，需要有人替代她……你知道我要什么样的，四十岁左右、健谈的。”如果艺人的表演出了差错，她会扇他们耳光。其中有一个叫娜斯塔西娅·舍斯塔科娃的姑娘，记得自己进宫之后被带去见秘密警察总长乌沙科夫，他把她送去见女皇。“今晚和我一起过夜。”女皇说。舍斯塔科娃被送到卧室，女皇伸手让她亲吻。然后，“她猛地抓住我的肩膀，控制我全身，弄得我非常疼”。但安娜并不满意：“你变老了，你的皮肤都黄了。你的眉毛必须好好打理一下……我有没有变老？”

“一点都没有，亲爱的小妈妈，陛下身上一星半点年龄的印迹都没

有。”侍女答道。

“我的体重和阿夫多季娅·伊凡诺芙娜比怎么样？”

“她的体重是陛下的两倍。”

“走近一点。”安娜的和蔼“变得既恐怖又让人高兴”，侍女回忆道，她当即跪下。“站起来，”女皇说，“说话。给我讲关于强盗的故事。”

“但我从来没有和强盗一起生活过。”

“给我讲！”这是独裁者在强迫别人健谈。她需要不间断的叽叽喳喳的闲聊，这是18世纪俄罗斯帝国版本的脱口秀。但这些记述，就像之前关于奥金斯基公爵夫人的记载，暗示安娜是双性恋。

她在个人层面充满好奇心，政治层面上也非常警觉。她召回了曾帮助杀死皇子阿列克谢而被流放的乌沙科夫，提升他为男爵和新的秘密调查部总长。她也非常喜欢他揭示的那些秘密，有时为了听他的蜚短流长和关于密谋的情报，会中断自己最喜爱的狩猎。她组建了自己的近卫团，用自己母亲庄园的名字命名，即伊兹梅洛沃近卫团，在里面安插了许多德意志军官，因为她在德意志的库尔兰待了许多年之后很信任德意志人。对任何关于阴谋的微小迹象，她都兴趣盎然。“我听说沃罗涅日主教没有立刻命令为我的登基祈祷，还说了一些可疑的话，”她告诉一位总督，“立刻向我报告！不要告诉任何人！”

安娜宣布自己要遵循彼得大帝的精神来治国理政，但除了彼得大帝自己之外，没人能像他那样。她的反复无常、她的残酷和她的德意志宠臣，都遭到谴责。她的统治被称为“比龙时代”。但对她的批评也有些性别歧视的成分，因为她那些胡作非为并不比彼得大帝的更为荒唐怪诞。她的亲信也并非全是德意志人。她任命彼得大帝的那些精明强干、经验丰富的副手，设立了一个“附属于我的宫廷”的三人内阁，包括首相戈洛

夫金、阿列克谢·切尔卡斯基（帮她发动政变的组织者之一），当然还有不可或缺的奥斯捷尔曼。安娜懒惰、阴险而软弱，喜爱打猎、刺探秘密和逗弄侏儒，她允许上述三人发布沙皇法令，由三个人同时签名。戈洛夫金和切尔卡斯基常常生病或在外，所以奥斯捷尔曼是实际上的首相。他出生于德意志，但为俄国效力已经三十年了，娶了一个姓斯特列什涅娃的姑娘。

安娜拓展了专制君主与拥有农奴的贵族之间的契约，贵族一心要逃避彼得大帝规定的服役义务。面对农民的骚动，安娜允许贵族把至少一个儿子留在家中经营庄园，这是从彼得大帝的法规的第一个退步。她还允许地主搜捕和收回逃亡农奴。她用自己排场辉煌的宫廷来震慑外国人，并奖赏官员。在这方面，她不是傻瓜。而且就连她那些欺负人的游戏可能也有政治用途：贵族曾试图遏制专制君主。现在安娜用游戏提醒他们，他们应当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她慢慢地镇压多尔戈鲁基家族和戈利岑家族。彼得二世的朋友伊凡·多尔戈鲁基及其不幸的妹妹叶卡捷琳娜与他们全家都被逮捕，被送往西伯利亚的别廖佐沃。他们在那里待了八年，随后遭到了更可怕的报复。“没收阿列克谢·多尔戈鲁基公爵的所有珍珠、黄金和白银，”她命令萨尔蒂科夫道，“全都送来给我。”

安娜知道，专制君主的一项义务就是确保顺畅的皇位继承。但是，她决心不传位给受人欢迎的伊丽莎白。[81]

伊丽莎白现在二十一岁，常被描述为“俄国第一美女”，这令女皇非常恼火。安娜严密监视自己小堂妹的宫廷，搜寻背叛的迹象，并命令明尼希元帅“查明谁去伊丽莎白的宅子”，因为“她夜间乘车出门，有人向她欢呼，表现出对她的爱戴”。安娜收买了车夫去“观察公主殿下”。安娜肯定对“俄国的维纳斯”妒火中烧。

两名与伊丽莎白有关联的年轻近卫军军官被检举有叛逆言辞，于是安娜将这两人斩首，但也放逐了伊丽莎白的新情人，她的侍从阿列克谢·舒宾。安娜的警惕情有可原，但此时伊丽莎白的宫廷更感兴趣的是鱼水之欢，而不是权力。伊丽莎白拥有自己的乌克兰唱诗班，同时与多位情人交往。唱诗班的成员之一阿列克谢·拉祖莫夫斯基一直陪伴到她去世，但她始终在寻找“小鲜肉”。“小妈妈公主殿下，奥尔多夫公爵多么帅啊！”侍从女官马芙拉·舍佩廖娃在给伊丽莎白的信中写道，流露出她们这个小团体的风流成性，“他和布图尔林一样高、一样苗条，眼睛的颜色就像您的，两腿细长，头发长到腰间，胳膊和布图尔林一样可爱。我还可以告诉你，我买了一个鼻烟盒，上面的肖像真像你裸体的样子。”除了少数18世纪特色的言辞之外，她们的闲聊就像今天青少年之间的短信聊天一样俏皮和轻佻。

安娜女皇不选伊丽莎白，而提名自己的外甥女为继承人：十三岁的安娜·利奥波德芙娜，即安娜女皇的最后一个妹妹叶卡捷琳娜与梅克伦堡公爵卡尔·利奥波德的女儿。英格兰大使龙多的夫人注意到，这位女继承人“既不美丽，也不文雅。她阴郁，寡言，从来没有笑意”，这种严峻“不是由于审慎，而是因为愚笨”。为了制造下一代继承人，女皇找来了一个十四岁的德意志人，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布雷费恩公子[82]安东·乌尔里希当安娜·利奥波德芙娜的未来丈夫。但女继承人第一眼看到安东·乌尔里希就讨厌他，她很快就陷入了自己暧昧不明的丑闻。[83]

确定了皇位传承之后，安娜想好好享受她那些变态的欲望和狩猎的乐趣。她告诉内阁：“小事就不要打扰我。”但君主越是对政治不感兴趣，大臣之间的斗争就越是激烈。她让奥斯捷尔曼主管外交政策。他以惊人的灵活敏锐，在叶卡捷琳娜一世、彼得二世统治下领导俄国的外交，现在又为安娜效力。他结束了俄国与波斯的战争（代价是放弃了彼得大帝在今天达吉斯坦和阿塞拜疆征服的新领土），同时与奥地利结盟，以遏制欧洲大陆的主要强国——法国。

奥斯捷尔曼主宰外交，比龙则想方设法把明尼希从宫廷赶走。1733年2月，波兰国王“强壮的”奥古斯特驾崩。安娜支持他的儿子当下一任波兰国王，但路易十五的政策是用波兰、瑞典和奥斯曼人打造一个“东方壁垒”，阻止俄国扩张。他支持自己的候选人，还出兵助阵。在当时和今天一样，俄国极其害怕西方人进逼它的边境，而自从混乱时期波兰人占领莫斯科之后，俄国就害怕出现一个强大的波兰。安娜干预了这场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但当她的将军们陷入泥潭、不可收拾的时候，比龙建议让明尼希指挥军队。比龙的目的是把明尼希从圣彼得堡排挤出去，并希望他打一场败仗、丢尽颜面。不料明尼希击败了法军，并带回了一个赢得更大荣耀的光辉计划。

在波兰王位继承战争期间，克里米亚鞑靼人袭击了乌克兰，促使俄国与奥地利联手向奥斯曼人开战。明尼希热衷于这场战争，希望能在四年内攻克君士坦丁堡。奥斯捷尔曼发出警示，反对他的狂想，但浮夸的明尼希得到了女皇的支持。

1736年初，明尼希猛攻亚速要塞，而安娜的爱尔兰将军彼得·莱西将克里米亚都城巴赫齐萨莱付之一炬。但战争的代价十分高昂，俄国的物资补给系统不足以支撑，而明尼希厚颜无耻的狂妄自大让将军们都讨厌他。他们很快就到了哗变的边缘，向安娜和比龙求援。明尼希愤然企图辞职，安娜训斥了他，并向奥斯捷尔曼抱怨道：“这些将军的行为让我非常伤心。我不仅给他们极高的地位，还有丰厚的财富。他们却不知恩图报。”但她的分析也显示出她的务实和理智：“我们不可能仅靠自己的力量就消灭土耳其国家……应当如何处置将军们之间的不和？如果能找到办法撕毁《普鲁特河条约》（彼得大帝被迫接受了这个条约），更好的办法是不是结束这场战争？我依赖于你的技艺和忠诚，会恩宠你和你的家族。”但即便是“神谕”奥斯捷尔曼暂时也没有办法帮助她脱离战争。[84]

女皇储那患口吃的未婚夫不伦瑞克公子安东，在明尼希麾下效力。明尼希欣赏这孩子的勇气，但觉得他的性取向好像有问题。他未婚妻的性取向也同样有问题。安娜·利奥波德芙娜的家庭女教师是一个名叫德·阿德卡斯夫人的波罗的海德意志人，与自己的学生形影不离，以至于有传闻说她俩有同性恋关系。但同时，女教师和女皇储都爱上了年轻的萨克森大使莫里茨·利纳尔伯爵。女皇听说了传闻，“指控这个女孩的品位与著名的萨福相同”，于是驱逐了女教师，并且让萨克森朝廷把利纳尔召回国。

“她究竟犯了什么罪，还是个莫大的秘密。”英格兰大使夫人简·龙多写道。并补充说，女皇储被“检查”是否还是处女，以及有无“男性特征”。这个英格兰女人的结论是：“大多数人相信，一定是什么非常严重的丑闻，否则女皇陛下不会这么匆忙地把德·阿德卡斯夫人送走。”安娜·利奥波德芙娜确实与一些女孩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比如她与自己的侍女尤利娅·冯·门登男爵小姐就越来越亲热。现在必须尽快让女皇储结婚。[85]

专制君主上了年纪之后，诸大臣争权夺利的斗争就越发激烈，这就使得君主的猜疑心更重，因此也就更残暴。比龙提拔了一位新大臣——精力充沛的阿尔捷米·沃伦斯基到枢密院。沃伦斯基曾是彼得大帝在波斯问题上的顾问，不过彼得大帝曾因他贪污而用手杖揍他。安娜对好斗而富有创意的沃伦斯基颇有好感，但她对沃伦斯基的恩宠使得后者敢于去推翻比龙。

尽管比龙处于权力的巅峰，却始终心怀所有宠臣都有的恐惧：他的恩主死了之后，他自己会垮台。所以，像缅什科夫一样，他也梦想成为库尔兰公爵。库尔兰的旧公爵家系刚刚灭亡，于是他恳求安娜帮他搞到库尔兰公爵的宝座。她安排选举他为库尔兰公爵。但在圣彼得堡，他发现了一个机遇，希望利用女皇储的婚姻，让自己更进一步。

不伦瑞克公子安东从战争前线回来了，女皇便安排女皇储的订婚，但这姑娘不愿意嫁给那个“软蛋”。“没有人要考虑一下，我手上有一个公主，必须把她嫁出去。”女皇告诉比龙。至于安东公子，“我和公主都不喜欢他”。比龙也觉得安东公子“注定要在俄国生儿育女，却没有足够的智商办成此事”。即便选择安东是个错误，“时间在流逝。她还在青春的鼎盛期，”女皇说，“我们这样地位的女人，不会为了爱情而结婚。”而且如果放弃安东，会产生外交难题，因为他是俄国的盟国奥地利推荐的人选。女皇储说自己谁都愿意嫁，就是不愿意嫁给安东公子，于是比龙提议自己的儿子，这令女皇十分不悦。但反比龙运动的领导者，却是他自己的门客沃伦斯基。最后，女皇储宣布自己还是宁愿嫁给安东，神圣罗马皇帝的外甥[86]，而不是一个马夫的儿子。比龙暴跳如雷。

1739年7月3日，比龙乘马车前去参加女皇储的婚礼，有二十四名男仆前呼后拥，还有八名跑腿男仆、四名匈牙利卫兵、四名侍童和两名侍从。女皇身穿有裙撑的银线长袍，头发装饰了闪闪发光的钻石，陪着自己的女继承人乘坐一辆金色马车。女皇储身穿“上过浆的银线长袍、镶嵌钻石的胸兜，她的黑发被卷成四绺，饰有钻石，还戴着一顶钻石小冠冕”。马车周围簇拥着“身穿黑色天鹅绒的黑人，衣服非常紧身，他们仿佛是裸体的”，他们头发里则插着白色羽毛。

婚礼过后，女皇帮助新娘穿衣打扮，而比龙则把身穿睡衣的新郎带到床上。“做了这么多，”简·龙多思忖道，“就是为了把两个互相憎恨的人系牢在一起。”女皇储现在的称号是不伦瑞克的安娜。她“在整个婚宴期间都表现出对丈夫的痛恨，并且始终以极大的鄙夷对待他”。但他们必须生一个儿子。[87]

俄国与奥斯曼人的战争已经到了第四年，俄国焦躁不安。[88]明尼希入侵了多瑙河下游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在今天的罗马尼亚）。

9月，在斯塔弗恰尼[89]，明尼希终于击败奥斯曼人，达成和约，收复了亚速和高加索的一部分，但未能赢得在黑海建造舰队的权力。这场战争给俄国造成了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收获却很少。

安娜监视着自己的宿敌：瓦西里·多尔戈鲁基和德米特里·戈利岑遭到指控和逮捕，罪名是私下里对女皇不敬。在遥远的西伯利亚流亡地，叶卡捷琳娜·多尔戈鲁卡娅（曾是彼得二世的未婚妻）受到一名胆大妄为的文员的追求，她的哥哥鞭笞了此人。这名文员举报他们有叛逆言论，于是女皇将多尔戈鲁基家族逮捕，将他们集中押送到什利谢利堡。刑讯之下，彼得二世的宠臣伊凡·多尔戈鲁基供认窜改了沙皇的遗嘱并煽动骚乱。这些已经垮台的笨蛋根本不会对女皇构成威胁，但安娜还是命令以司法手段处死他们。戈利岑被判死刑，但在狱中就死去了。多尔戈鲁基元帅被判死刑，后减为在索洛韦茨基岛终身监禁。而他的亲戚伊凡和另外三人则被斩首。无辜的棋子叶卡捷琳娜·多尔戈鲁卡娅被关进一家修道院。与此同时，另一位比较幸运的新娘有了好消息：不伦瑞克公子妃怀孕了。[90]

女皇的娱乐方式，就是发明新的手段来折磨学母鸡咯咯叫的弄臣米哈伊尔·戈利岑。她决定让戈利岑和一个肥胖丑陋的中年卡尔梅克女仆结婚。这个女人的绰号是“布热尼娜”，意思是“洋葱炒猪肉”，这是女皇最喜欢的一道菜。她的大臣沃伦斯基迎合她贪玩的虐待狂癖好，设计了一种变态的心血来潮的壮观景象：女皇和一群身穿每一种“野蛮种族”特色服装的女人，乘坐由狗、驯鹿、猪和骆驼拉的车前往新的冬宫，后面跟着一头大象，它背上载着一个笼子，里面装着戈利岑和“洋葱炒猪肉”。女皇把这对新婚夫妇带到冰封的涅瓦河上，展示了一座三十三英尺（约合10米）高的冰宫，周围簇拥着各种珍奇，包括一门可以发射真炮弹的冰做的大炮，以及一头向空中喷水的大象。进了新房之后，安娜向“弄臣夫妇”展示了全部用冰雕刻成的盥洗室和有四根帷柱的大床，但搞笑的是，床上没有任何柔软的亚麻床单或被褥。炉火也是个把戏，用

的是石脑油。安娜命令士兵看守这对冻僵的夫妇，然后回到了冬宫。“弄臣夫妇”在新婚之夜生存下来，后来“洋葱炒猪肉”还生了两个儿子。[91]

冰上婚礼的主持人沃伦斯基开始图谋推翻比龙。在自己的沙龙中，沃伦斯基探讨改革，批评安娜的荒诞与无能。“我们的君主是个傻瓜，”他告诉自己的小圈子，“你向她汇报，她什么决定都拿不出来。”他在读到一份将那不勒斯女王让娜二世描述为“软弱、愚蠢和放荡”的报告时，喊道：“她（安娜）就是这样！她就是！”

安娜庆祝了战胜土耳其人的胜利，但没有什么胜利成果可以展示，因为根据《贝尔格莱德条约》，复兴的法国强迫俄国放弃除了亚速之外的所有新占领土地，而且不准俄国在亚速设防。安娜赏给明尼希一把镶嵌钻石的剑，但这对他来说还不够。他像比龙一样，渴望成为王族，于是请求封自己为乌克兰公爵。“元帅太谦虚了，”安娜讥讽地答道，“我原以为他至少要当上莫斯科大公国的大公才会满意。”沃伦斯基得到了2万卢布赏金。

沃伦斯基“极其鲁莽冲动，野心勃勃，无比虚荣和不理智”，十分自信，觉得可以宣扬他的想法（推行改革；减少安娜女皇身边的德意志影响），因为安娜怨恨比龙企图让自己的儿子娶女皇储。沃伦斯基提议罢免比龙，而比龙也发动了反击。“要么他走，要么我走。”他告诉安娜道。她流下眼泪。4月12日，沃伦斯基及其同党被逮捕，遭到乌沙科夫的刑讯，直到沃伦斯基关于安娜本人的言论和他的政变计划被揭露。

沃伦斯基被认定企图谋害比龙、明尼希和奥斯捷尔曼，被判处死刑，死法是穿刺。6月27日，曾经身强力壮的沃伦斯基的残破躯体（在刑讯之下，他的许多关节都错位了）裹着绷带被拖出来。女皇开恩，免去他的刺刑，改为割掉舌头，然后嘴里塞了东西以止血，并砍掉右手和首级。

慌里慌张的女皇现在听到传闻，称瑞典人即将进攻俄国，十分焦虑，但很高兴地看到“我信赖的”明尼希掌控着局面，于是离开了屠戮沃伦斯基的刑场，去乡间狩猎。[92]

8月12日，女皇从彼得宫城返回，赶上了目睹不伦瑞克的安娜生下一个男婴，以女皇父亲的名字取名为伊凡。安娜把婴儿从精疲力竭的母亲那里劫走。这个新继承人来得正是时候，因为在10月5日，女皇在与比龙夫妇用膳后晕厥，被抬到床上。

比龙担心不伦瑞克公子妃成为摄政者而对自己不利，于是暗示，应当找其他人“让不服管教的人民老实点”——也就是他自己。英国大使爱德华·芬奇报告称，女皇的症状是“猛烈呕吐，吐出大量腐臭的血”。

女皇躺在夏宫，没有明确规定现在的继承人是不伦瑞克公子妃，还是她的婴儿伊凡；也没有说，假如伊凡是继承人，那么谁将成为摄政王。奥斯捷尔曼告病回家，直到安娜传唤他。他坐轿子来到宫里，支持婴儿成为下一代沙皇。但安娜对摄政王的人选犹豫不决。比龙双膝跪下求她。

奥斯捷尔曼建议不要任命比龙为摄政王，她自己也担心，原本就招人憎恨的比龙当了摄政王之后会遇到更多危险。“我警告你，公爵，你若是当了摄政王，不会开心。”她说。但比龙知道，如果他丧失了权力，他的政敌就会打倒他，所以他的唯一选择是攫取更大的权力。比龙召唤了权贵们，威逼利诱，让他们默许他当摄政王。但是，安娜没有签署法令。10月10日，她的身体有所恢复，将婴儿展示给群臣：“这就是你们未来的统治者！”

15日，安娜病势加重，无法排尿。她还没有签署任何关于摄政王人选的法令。这时她唤来一名老女仆，当着她的面签署了法令，命令老女仆将法令藏在一个首饰盒里，保管好钥匙，等她驾崩后才可以拿出来。

17日，安娜身体左侧瘫痪，感染扩散，腰腹部痛苦不堪，但她神志还清醒。大约晚上7点时，她向不伦瑞克公子妃和伊丽莎白道别。“永远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她喃喃地说。晚上10点，安娜驾崩，享年四十六岁。

女皇驾崩的房间的门被打开，不伦瑞克公子妃俯身在遗体前哭泣。比龙心乱如麻。元老院主席尼基塔·特鲁别茨科伊公爵（他新近被任命到这个长期空缺的职位上）宣布，婴儿皇帝伊凡六世继位了。不伦瑞克公子目瞪口呆地站在妻子的椅子背后，直到比龙问：“难道你不想听从女皇的最后命令吗？”奥斯捷尔曼宣读了关于摄政王的法令：比龙成为俄国的统治者。随后，春风得意的摄政王去了自己的房间，而不伦瑞克公子夫妇则去抚育年仅六周的新沙皇。[93]

女皇的遗体被装扮一新，停放在夏宫。[94]摄政王决定也住在那里，直到她下葬。次日上午，婴儿皇帝及其父母搬进了冬宫。比龙注意到了不伦瑞克公子夫妇那种消极抵抗的不满情绪，于是立刻开始拉拢伊丽莎白，提高了她的收入。安娜尸骨未寒，群臣对比龙的憎恨就开始沸腾了。奥斯捷尔曼察觉到危险，故伎重演地称病回家，在自己脸上涂柠檬汁装病。一群贵族因为侮辱比龙而遭到起诉和刑讯。他们把安东公子也卷了进去。10月23日，比龙公开审讯不伦瑞克的安东，对他大加羞辱，安东承认自己“想造点反”。比龙威胁要把小沙皇的父母送回德意志。他因为自己不得人心而感到烦恼，于是把明尼希元帅拉拢在自己身边。他们天天一起吃晚饭。明尼希希望自己被提升为总司令，但未果。比龙利用他去骚扰不伦瑞克公子夫妇，但这也意味着元帅要经常到冬宫去拜访他们。11月8日，他在与不伦瑞克的安娜单独见面时，告诉她，比龙要谋害她，并寻求她的许可去逮捕他。他请求安娜与他通力合作。她同意了。于是明尼希招募了他手下的赫尔曼·冯·曼施泰因上校作为主要打手，去与摄政王共进晚餐。比龙“闷闷不乐，焦躁不安，常常改变话题，就像一个心不在焉的人”。

“告诉我，元帅，”比龙问他，“在你的军事冒险当中，有没有在夜间做过大事？”

难道比龙知道了明尼希在当晚的密谋了吗？明尼希自己要被逮捕了吗？他不得不用自己惯常的热情答道：“我不记得了，但我的宗旨是：永远抓住有利时机！”

有利时机就是现在。晚上11点，明尼希告辞的时候，比龙向他披露，他打算在安娜女皇的葬礼之后把伊丽莎白或者荷尔斯泰因公爵扶持上位，并消灭他的敌人。明尼希更加坚定决心，要“立刻动手”。

凌晨2点时，明尼希元帅与曼施泰因和三十名可以信赖的近卫军士兵会合，他们一起奔向冬宫。他让曼施泰因向宫殿卫兵解释此次行动，自己从后门进了侍女尤利娅·冯·门登的套房。她带他沿着走廊，来到不伦瑞克公子夫妇的套房。尤利娅唤醒他们：元帅在等待。安东问发生了什么事，但他妻子说，什么事都没有。她让他继续睡觉。

明尼希请不伦瑞克的安娜领导部队。她向军官讲了话。他们鱼贯而入地走进房间，年轻的公主告诉他们，她“希望他们不会拒绝小沙皇及其父母授予的伟大使命，即逮捕那个暴行人尽皆知的摄政王，并执行元帅的一切命令”。然后，她拥抱了明尼希，军官们吻了她的手。他们在夜色中向夏宫进发，安娜和她的朋友尤利娅则去看小皇帝。

明尼希命令士兵们给火枪装好子弹。在距离夏宫两百码的地方，明尼希命令士兵们停下，然后命令曼施泰因走到摄政王的卫兵那里，他们立刻同意加入这场政变。明尼希“喜欢让自己做的所有事情都有些惊人的色彩”，于是转向曼施泰因道：“集合二十个人，进到宫里，抓住公爵。如果他抵抗，就毫不留情地宰了他！”

曼施泰因带领二十名士兵悄悄地溜进宫，但他在走廊里迷了路。他

不能向仆人问路，所以一个劲地往前走，“穿过两个房间之后”，他走到一扇锁着的滑门前，于是将门弄开。“室内，”他回忆道，“有一张大床，公爵和公爵夫人（比龙夫妇）躺在上面呼呼大睡，就连撞门的声响都没把他们吵醒。”他走到床前，掀开帘子，看到公爵夫人睡在靠近自己的那边，于是“要求与摄政王谈话”。比龙夫妇都坐了起来，“开始用尽全身力气呼喊，他们正确地判断出”，按照曼施泰因的说法，“他（曼施泰因）不是给他们送喜讯来的”。比龙赤身露体，跳到地上，企图躲到床底。曼施泰因跑了过去，“扑向”他的猎物，“将他死死按住，直到近卫军士兵赶到”。公爵站了起来，“四下挥拳”，士兵们则用枪托还击。他们把他扔到地上，往他嘴里塞了一方手帕，捆缚他的双手，将他“赤条条地”抬进卫兵室。他们把拼命挣扎、又踢又打的比龙抬过大厅，经过敞开的安娜女皇棺材，然后把他塞进明尼希的马车。比龙的统治一共维持了三周。

公爵夫人尖叫着，只穿着睡衣追逐他们，直到一名士兵将她推进一个雪堆。在冬宫，不伦瑞克的安娜向聚集在那里的近卫军士兵讲话，宣布自己为“俄国女大公和帝国摄政王”。明尼希幻想“没有人胆敢对他抬一根指头”，要求新摄政王晋升自己为大元帅，但她答道：“这个衔级最适合皇帝的父亲。”明尼希无法抑制自己“丧心病狂的野心”，于是要求封他为乌克兰公爵。几天后，摄政王晋升自己的丈夫为大元帅，明尼希为“首席大臣”，奥斯捷尔曼为海军上将。这三个都是德意志人。为了安抚俄国人，她任命切尔卡斯基为首相。她最信任伊凡·布里尔金，他是她的内廷侍从官之一，曾因为帮助她与利纳尔恋爱而被安娜女皇流放。她晋升布里尔金为元老院主席。12月23日，安娜女皇被下葬。到此时，伊凡六世仅仅统治了六周。[95]

婴儿沙皇的宝座是一张有轮子的高背椅，这也是帝王的婴儿车。他从夏宫到冬宫的时候，躺在皇家马车内、保姆膝头的摇篮里，一队近卫军和侍从官步行护送，马车前面是宫廷大总管，而年轻的母亲、摄政王

不伦瑞克的安娜则乘马车跟在后面。

安娜刚刚二十二岁，“美丽大方，身段非常漂亮，极其反复无常、激情满腹而懒惰”，她只爱两个人，一个姑娘和一个男人，与他们组成了不寻常的“三人行”。她小小的亲信圈子成天打牌、缝纫和闲聊。“坦率、真诚、聪慧……她冷若冰霜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温和可亲、充满爱意和忠诚的心。”她的朋友、明尼希元帅的儿子恩斯特·明尼希如此写道。

现在女摄政王为所欲为，头发零散地懒洋洋闲荡，只穿一件风情万种的“衬裙和短斗篷，衣衫不整”，爱读言情小说。“她最喜欢读的内容，就是不幸的、被囚禁的公主带着高贵的骄傲表达心绪。”

她心爱的女性朋友是尤利娅·冯·门登，一名波罗的海德意志廷臣的女儿。尤利娅，或者叫尤尔卡，是不伦瑞克的安娜在政变中的密友。尤利娅有着橄榄色的黯淡皮肤，很美丽，得到了原属于比龙的一处价值14万卢布的庄园，以及他的全部服装与首饰。安娜的情夫是利纳尔伯爵，安娜在尤利娅的房间与他幽会，让尤利娅在外面放风，阻止安娜的丈夫闯入。但利纳尔此时仍然担任萨克森驻俄国大使，于是他返回德累斯顿准备辞职，以便安娜能任命他为大总管。

英国大使爱德华·芬奇每天晚上与摄政王一起打牌，因此能观察到这“三人行”，并向伦敦报告称，不伦瑞克的安娜“爱尤利娅非常深，只有男人爱女人才可能爱得那么深”。“为了让阁下对此有一个粗浅的概念，我应当补充说，男人对新情妇的激情，与这相比也不值一提了。”另一个近距离观察宫廷的人注意到，安娜和尤利娅同床共枕，“除了一件衬裙之外什么都没穿”。但安娜给利纳尔的情书表明，她也很爱他，“我的灵魂，直到死，我都是你的”。然而，尤利娅也爱利纳尔，“她的心在远方”。他们之间的通信（没有公开出版过）表明，他们三人的关系颇不寻常，是“循环三人行”，即其中任何一人都爱另外两

人。因为安娜在信中写到“她的”尤利娅对利纳尔的爱时，在每一个“她”上面写了“我”。她始终想着利纳尔：“除非我知道你在来这儿的路上，否则我就不会开心。”

就是这种三人行的关系，或者类似的不伦恋，在五年前令安娜女皇大为警惕。摄政王显然既想要尤利娅，也想要利纳尔，但她已经结婚了。于是他们安排尤利娅与利纳尔结婚。这意味着，萨克森情夫能够经常拜访摄政王。不消说，这令安娜的丈夫非常恼火，造成“持续了整整几个星期的误会”。轻佻淘气的尤利娅在中间挑拨离间，“让女大公对自己的丈夫更加生气”。但令局面越发复杂的是，安娜在没有和尤利娅或利纳尔睡觉的时候，也会与安东公子同床，很快她又怀孕了。

摄政王安娜是一位宽大为怀的统治者，但完全没有能力胜任统治国家的重任。“她喜欢行善，”曼施泰因写道，“但不知道怎样能把事情办好。”明尼希对她的评价不高：“她天生懒散，从来不到内阁开会。”他向她请示政事时，她常常告诉他：“我希望我儿子已经成年了，能自己统治。”但她并不信任狡猾的元帅。“我不知道能相信谁，”她在信中天真地告诉利纳尔，“但我当了摄政王之后，从来不曾有过这么多朋友。最好不要知道所有事情。”任何一位专制君主都不应当有这样的想法。[96]

与此同时，比龙在什利谢利堡接受讯问，供认自己若不是受到了明尼希——“帝国最危险的人”——的怂恿，绝不会接受摄政王的位置。明尼希于1741年初结束病假回宫后，发现自己只是名义上的首席大臣。奥斯捷尔曼的政治生涯于1703年与彼得大帝一起开始，现在他攀升到了自己的巅峰。他聪明地揭露了明尼希对外交政策的无知。元帅威胁要辞职，摄政王就顺水推舟接受了他的请辞，将他软禁起来。奥斯捷尔曼称王称霸。

1741年7月，瑞典察觉到圣彼得堡处于没有目的、随波逐流的糊涂

状态，在法国的鼓励下，决心收复失地，于是抓住时机。瑞典人借口俄国侵略瑞典、德意志外来者统治俄国以及伊丽莎白被排挤在政权之外，向俄国发动了进攻。他们触及了摄政王最敏感的那根神经：三十二岁的伊丽莎白因为朴实贪玩的性情与平易近人而受到民众欢迎，非常有领袖魅力，与德意志摄政王、婴儿和大臣形成了鲜明对比。近卫军爱戴她。在新年前夜，她位于女皇草地[97]的宫殿“挤满了近卫军士兵，他们不拘礼节地称公主为他们的教母”。

不伦瑞克公子夫妇企图安排伊丽莎白嫁给安东的弟弟路德维希。伊丽莎白开始考虑发动政变，并得到了擅长阴谋诡计的法国大使德·拉·谢塔尔迪侯爵的鼓励。他的任务就是打破俄国与奥地利的联盟。伊丽莎白的幕后军师是让·阿尔芒·德·莱斯托克，一名法国医生，他被彼得大帝聘请到俄国，曾得到叶卡捷琳娜一世的信任。莱斯托克被曼施泰因称为“在世的最轻佻浮夸之人，最没有本事保守秘密”，却幻想自己是个国际神秘阴谋的大师。伊丽莎白成为一个由加密短信、舞会上的私密讯号与秘密会议组成的网络的中心。她的那些会议“在暴风雨、狂风骤雨和暴风雪时期的黑夜里举行，地点是垃圾场”。鬼鬼祟祟行事的大师莱斯托克与法国人和瑞典人保持联系。但伊丽莎白是个耽于享乐的人，而政变是项危险的事业。她犹豫不决。

8月23日，俄军击败了瑞典人，这场胜利原本应当巩固摄政王的地位，然而她的谋士利纳尔还在国外。安娜的权威渐渐流失，于是奥斯捷尔曼建议安娜自立为女皇。她把自己的加冕礼安排在12月7日。

10月20日，波斯统治者纳迪尔沙阿[98]派来一个珠光宝气的使团，他们乘坐十四头大象来到圣彼得堡，给摄政王奉上大量莫卧儿珠宝首饰。安娜喜欢把这些宝物拿给尤利娅看。“波斯大使带着他的一群大象觐见我，”摄政王给身在德意志的情夫利纳尔写信称，“但他向伊丽莎白公主求婚。我该怎么办？不要以为这是一个波斯童话。我可没有开玩

笑……”沙阿的确非常认真。“他向伊丽莎白公主求婚，否则就威胁开战。”奥斯捷尔曼拒绝让波斯人见到伊丽莎白。伊丽莎白绝不会退隐到沙阿这个怪物的后宫，但她也贪恋他的珠宝，于是警告奥斯捷尔曼，不要忘记她是他的主子彼得大帝的女儿。

可怜的摄政王越来越“心惊肉跳”，有一次在宫里的正式场合被自己的裙裾绊倒，倒在了伊丽莎白脚下。只有利纳尔才能解救她。她于10月13日给他的信中写道：“除非你已经在来我这儿的路上，否则我不会开心。”利纳尔害怕尤利娅已经超过他自己，更受安娜恩宠。她让他安心：“她/我给了你那么多讯号，你怎么还能怀疑她/我的爱，哪怕是一瞬间？”同时，她害怕宫廷的化装舞会：“没有你，我的灵魂，我没有办法享受那些娱乐，因为我预见到，我亲爱的尤利娅会很无聊，她的心儿和灵魂都在遥远的地方。那首歌唱得很对：没有一样东西看上去像你，但所有东西都让我想到你。我吻你，你的至死不渝的爱人。”

奥斯捷尔曼的间谍向安娜发出警报：伊丽莎白即将发动政变。“有那么多事情，我都想听听你的意见，”安娜向利纳尔讲述了法国密使与伊丽莎白接头的情况，“所有人都给我好多建议，我不知道该相信谁的……肯定有一半是谎言。”

11月23日，摄政王上朝的时候，把伊丽莎白拉到一边并说道：“这是怎么回事，小妈妈——我听说殿下与敌国军队通信，并且你的医生拜访了法国使者？”伊丽莎白“泪流满面”，非常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无辜，摄政王相信了她。当晚在牌桌上，奥地利大使德·博塔侯爵向安娜发出警示道：“不要忘了照顾好自己。您已经到了悬崖的边缘。拯救自己！拯救皇帝！”

伊丽莎白回家之后，立刻“继续她的游戏”（这是法国大使谢塔尔迪的说法），与莱斯托克医生和她的小圈子商议。近卫军将被派往战场，莱斯托克即将遭到逮捕，而摄政王即将被加冕为女皇。此时不行动，更

待何时？“这需要勇气，”她最信任的廷臣米哈伊尔·沃龙佐夫说，“但除了彼得大帝的孩子，还有谁有这样的勇气？”据说，次日莱斯托克给了她一张纸牌，一面是皇冠，另一面是修女面纱和绞刑架。他说：“您自己选吧，殿下。”[99]

第三场 俄国的维纳斯

出场人物

不伦瑞克的安娜，女大公，摄政王，1740～1741年在位

不伦瑞克公子安东·乌尔里希，安娜的丈夫，大元帅

伊凡六世，皇帝，1740～1741年在位，不伦瑞克公子夫妇的儿子

尤利娅·冯·门登男爵小姐，不伦瑞克公子夫妇的朋友，“尤尔卡”

伊丽莎白，女皇，1741～1762年在位，彼得大帝与叶卡捷琳娜一世的女儿

彼得三世，皇帝，1762年在位，荷尔斯泰因公爵，大公，安努什卡的儿子，彼得大帝的外孙，伊丽莎白女皇的外甥和继承人，“荷尔斯泰因小魔鬼”

叶卡捷琳娜二世（大帝），女皇（原名安哈尔特-采尔布斯特的索菲），1762～1796年在位，大公夫人，彼得三世的妻子

保罗一世，皇帝，1796～1801年在位，彼得三世与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儿子

伊丽莎白女皇的廷臣：各部大臣等

让·阿尔芒·德·莱斯托克，宫廷医生和普鲁士密使，后成为伯爵

阿列克谢·拉祖莫夫斯基，伯爵，伊丽莎白女皇的情夫，“夜间皇帝”

基里尔·拉祖莫夫斯基，阿列克谢的弟弟，伯爵，哥萨克的盖特曼

米哈伊尔·沃龙佐夫，伯爵，副首相，后成为首相

安德烈·乌沙科夫，秘密警察总长，将军，伯爵

阿列克谢·别斯图热夫-留明，伯爵，副首相，后成为首相

瓦西里·多尔戈鲁基公爵，陆军元帅，陆军委员会主席

尼基塔·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元老院主席，陆军元帅

尼基塔·帕宁伯爵，保罗沙皇的宫廷大总管

彼得·舒瓦洛夫，伯爵，军械大臣，陆军元帅，“莫卧儿人”

亚历山大·舒瓦洛夫，彼得的弟弟，伯爵，秘密警察总长，陆军元帅，“恶鬼”

伊凡·舒瓦洛夫，彼得和亚历山大·舒瓦洛夫的亲戚，伊丽莎白女皇的情夫

七年战争

斯捷潘·阿普拉克辛伯爵，陆军元帅，陆军委员会主席

亚历山大·布图尔林伯爵，陆军元帅

弗里德里希大王，普鲁士国王

威廉·冯·德·戈尔茨伯爵，普鲁士使臣

彼得三世的廷臣：各部大臣等

伊丽莎白·沃龙佐娃，彼得三世的情妇，米哈伊尔·沃龙佐夫的侄女

安德烈·古多维奇，彼得三世的宠臣，侍从长

卡尔·冯·温格恩-施特恩贝格男爵，彼得三世的另一个宠臣，侍从长

亚历山大·格列博夫，元老院主席

德米特里·沃尔科夫，国务秘书

列夫·纳雷什金，御厩大臣

叶卡捷琳娜的支持者们

格里戈里·奥尔洛夫，近卫军军官，叶卡捷琳娜的情夫

阿列克谢·奥尔洛夫，格里戈里的兄弟，“疤脸”，近卫军军官

格里戈里·波将金，近卫军骑兵中士，“亚西比德”

1741年11月25日午夜过后，伊丽莎白穿上胸甲，在莱斯托克医生、音乐教师施瓦茨和廷臣沃龙佐夫的陪同下，离开自己的宫殿，乘坐雪橇在暴风雪中穿过圣彼得堡，前往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的兵营，在那里召集了她的支持者，共300人。“我的朋友们，”她手里握着一支长枪，说道，“就像你们当初为我父亲效力那样，如今忠诚地为我效力吧！”对近卫军士兵来说，这位身穿胸甲的维纳斯肯定是激动人心的一幕。“为了陛下和祖国，我们万死不辞！”他们喊道。

凌晨2点，他们乘雪橇穿过漫天风雪，在海军部广场停下，静悄悄地徒步前往冬宫。一名法国外交官“看到400名掷弹兵，领头的是最美丽的”伊丽莎白。他们在晦暗天色下匆匆前进的时候，伊丽莎白因为穿着长袍和胸甲而行走不便，于是近卫军士兵们将她抬起，抬在自己肩膀上，她的金发在风中飘扬。

进宫后，伊丽莎白向卫兵室内的哨兵们讲话：“孩子们，醒醒，你们知道我是谁。你们愿意跟随我吗？”他们立刻加入了她，于是沃龙佐夫和莱斯托克带领一队士兵走到摄政王的套房，而其他士兵分散到全城，去逮捕明尼希和奥斯捷尔曼。

摄政王不伦瑞克的安娜被士兵们叫醒，被沃龙佐夫和莱斯托克逮捕。她叹道：“哎呀，我们完了。”她穿上衣服，爬进雪橇，被送到伊丽莎白的宫殿。她的丈夫半裸身子，被扔进同一辆雪橇。“我们能见到公

主（伊丽莎白）吗？”她如此问道。事实上，她再也不会见到伊丽莎白了。她恳求让尤利娅留在她身边，得到了批准。

近卫军等待被废黜的婴儿沙皇伊凡六世在摇篮里醒来，然后逮捕他（如果可以说“逮捕”一个婴儿的话），将他带到伊丽莎白那里。她把伊凡六世抱在自己怀里。“你什么罪也没有。”她说道。拂晓时，士兵们开始庆祝。廷臣匆匆赶来膜拜新升起的“太阳”。[100]

在自己的宫殿中，伊丽莎白先拥抱了她的哥萨克情夫阿列克谢·拉祖莫夫斯基，然后接受权贵们的臣服。在另一个房间里，倒台的不伦瑞克公子夫妇和尤利娅·冯·门登，以及两个婴儿（其中一个是被废黜的沙皇）在警卫监视之下，等待命运的裁决。伊丽莎白立刻将拉祖莫夫斯基、廷臣沃龙佐夫、舒瓦洛夫兄弟（彼得和亚历山大）提升为伯爵和侍从官。[101]

伊丽莎白不屑于像安娜女皇那样指定一个内阁，而热衷于像她父亲那样亲力亲为。事实上，她主要借助两个人来统治。她没有政治经验，听从了法国大使谢塔尔迪的建议，让阿列克谢·别斯图热夫-留明（曾为比龙的副手，已经倒台）担任副首相。但伊丽莎白肯定非常熟悉他，因为他父亲是彼得大帝的廷臣和安娜女皇的情夫。别斯图热夫现在四十八岁，相貌丑陋，口齿不清，“令人畏惧而不受人爱戴，极其喜欢要弄阴谋诡计，猜疑心重，任性妄为，胆子大，具有凶残暴虐的本性，对敌人残酷无情，但对朋友则两肋插刀”。他经常十分狡猾地装病，是业余化学家，自己发明了一种镇静神经的药物。伊丽莎白的另一位重臣是尼基塔·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四十二岁，他曾在1730年帮助安排安娜的政变。他天资聪慧，人脉很广，与纳雷什金家族有亲戚关系，娶了戈洛夫金首相的一个女儿。他回到元老院主席的旧岗位之后，负责打理伊丽莎白的大部分内政。

新任普鲁士国王（后来被称为弗里德里希大王）在前不久向奥地利

悍然发动进攻，企图占领富饶的西里西亚。俄国女皇安娜的驾崩对他是一个鼓舞，因为他知道婴儿伊凡六世的统治使得俄国无法干预他。他利用了奥地利的一个多事之秋：年轻女子玛丽亚·特蕾西亚继承了奥地利的宝座。他的进攻[102]引发了欧洲数十载的战争，以及奥地利、普鲁士和法国为了拉拢伊丽莎白而做的争斗。女皇同意别斯图热夫的意见，即俄国应当沿袭奥斯捷尔曼的长期政策，与奥地利结盟以遏制法国和新近变得咄咄逼人的普鲁士。但她的密友沃龙佐夫和莱斯托克在雨点般黄金的贿赂下，支持普鲁士和法国。莱斯托克“黑暗和邪恶的心”痴迷于阴谋诡计，为自己的金主游说和刺探情报，尽管他也知道自己会走得太远：“我最终会被流放的！”

11月28日，伊丽莎白慷慨地允许不伦瑞克公子夫妇、尤利娅和婴儿沙皇前往里加，或许还能去德意志。但一天后，她又下令将他们囚禁在波罗的海之滨的一座要塞。她收拾了过去，现在要关注未来了。[103]

她将自己十三岁的外甥，荷尔斯泰因公爵卡尔·彼得·乌尔里希接到自己身边。他是彼得大帝的外孙，也是查理十二世的甥孙[104]，所以是俄国和瑞典的潜在继承人。根据叶卡捷琳娜一世的遗嘱，卡尔·彼得·乌尔里希在俄国皇位继承体系中甚至要比伊丽莎白更优先。“我带着焦灼的心热切等待你，我最亲爱的外甥，”她宣称，“我是温和可亲、百般支持你的姨母伊丽莎白。”1742年2月5日，他抵达俄国，开始接受东正教教育。他被改名为彼得·费奥多罗维奇，被宣布为继承人和大公。

彼得来得正好，赶上了加冕礼：伊丽莎白和拉祖莫夫斯基一起乘坐安娜女皇的巨型雪橇（如今保存在克里姆林宫军械库）前往莫斯科。它有好莱坞电影中温内贝戈人[105]的帐篷那么大，由二十三匹马拖曳，载着桌子、床，甚至还有炉子。2月27日，伊丽莎白和外甥在一支马车队伍的护送下进入莫斯科，开始了长达两个月的祈祷和舞会。高潮是4月25日，女皇身穿金线锦缎长裙，走进圣母升天大教堂。但有一个变化：

就像当初她父亲在1724年给她母亲加冕一样，如今伊丽莎白把安娜女皇的皇冠戴在自己头上。这个仪式被罗曼诺夫皇朝的所有沙皇重复，一直到1896年。[106]

伊丽莎白返回圣彼得堡之时，她的将军们率军攻入瑞典控制的芬兰，而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大王正在战胜奥地利。谢塔尔迪热切希望挽救法国的盟友瑞典并压制俄国的力量，于是在他的间谍莱斯托克的帮助下，企图推翻别斯图热夫。但俄国对芬兰的征服使得谢塔尔迪的阴谋暴露，于是他辞职并返回巴黎。正当别斯图热夫与瑞典签订和约并与奥地利更加亲近的时候，有人图谋反对伊丽莎白，而这可能会改变大局。

一天夜里，在圣彼得堡的一家酒馆，伊凡·洛普金上校（显赫的、与宫廷有密切联系的洛普金家族的儿子），向一位朋友抱怨出身卑贱的女人治国。这是对伊丽莎白的批评。这个朋友告发了他。刑讯之下，洛普金把自己的母亲娜塔莉亚·洛普金娜伯爵夫人（马特廖娜·巴尔克的女儿，马特廖娜就是彼得大帝统治末期被处死的那个威廉·蒙斯的妹妹）牵扯了进来。作为安娜女皇和伊凡六世宫廷“最鲜亮的花朵”，洛普金娜曾与宫廷的另一位美女伊丽莎白争芳斗艳。登基之后，伊丽莎白禁止女士们穿粉色，因为那是她最喜爱的颜色，但洛普金娜故意挑战她的命令，给自己的头发戴上了一支粉色玫瑰。伊丽莎白命令洛普金娜跪下，剪掉了戴玫瑰的那一缕头发，然后扇她耳光。现在洛普金娜被逮捕了。但这远远不只是为了时尚的争奇斗艳：嫌疑犯是一个阴谋集团，在伊凡六世在位时曾很活跃。秘密警察总长乌沙科夫（现在被晋升为伯爵）拷问了嫌疑犯，伊丽莎白几乎像她父亲一样残酷无情地指挥审讯。[107]她得知洛普金家族曾与伊凡六世的一名卫兵有联系，他们希望伊凡六世复辟。同时，有情报称，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大王也希望让婴儿沙皇复辟。[108]

所有犯人都被判死刑，死法是肢解或斩首。在一次舞会上，伊丽莎

白在宾客的欢呼声中，非常戏剧性地宣布免去这些人的死刑。对女性犯人的刑罚改为割舌头，因为舌头是女人蜚短流长的工具；男人要被绑在刑轮上打碎骨骼。5月31日，洛普金娜伯爵夫人和安娜·别斯图热娃被剥去衣服，用白桦树枝和鞭子抽打。别斯图热娃贿赂了刽子手，他仅仅将她的舌头剪掉了一点点。而洛普金娜没有行贿，拼命挣扎，还咬了刽子手的手，于是他非常猛烈地将她的舌头撕掉，导致她当场昏厥。“谁要美丽的洛普金娜夫人的舌头？”刽子手把舌头举起来问道。然后，她的丈夫被捆在刑轮上，骨头被锤子打成碎片。[109]

此后再也没有人敢违抗伊丽莎白关于服装时尚的规矩，但关于普鲁士人企图营救婴儿沙皇伊凡六世的情报对后者的家庭（当时在沃罗涅日）造成了消极后果。伊丽莎白立即把他们迁到北极的索洛韦茨基岛。由于冬季严寒，伊凡六世一家滞留在北方的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的霍尔莫戈雷，伊凡六世被囚禁在一个特殊的牢房内，而他的家人住进了当地主教的宅邸。伊丽莎白命令将四岁的前任沙皇单独关押，与世隔绝，称其为“格里戈里”，让他再也不能见到自己的父母。

不伦瑞克的安娜现在又怀孕了，这是她倒台以来的第二次。膝下没有子女的伊丽莎白既贪婪又嫉妒。她想要比龙的珠宝，很乐意利用安娜对尤利娅的爱来搞到这批珠宝。“问问安娜，那些找不到的钻石，她都给了谁，”伊丽莎白命令她在霍尔莫戈雷的军官道，“如果安娜说她没有把钻石给任何人，告诉她，那样的话我就不得不拷打尤尔卡。如果她怜悯尤尔卡，就不应当让她受这样的苦。”小伊凡六世生病的时候，伊丽莎白不允许人医治他。但他活了下来。[110]

在洛普金阴谋之后，副首相别斯图热夫失宠，俄国与奥地利的联盟悬而未决，法国和普鲁士看到了机会。弗里德里希大王为伊丽莎白的继承人提议了一位妻子人选。安哈尔特-采尔布斯特侯爵小姐索菲只是一个效忠普鲁士的穷侯爵[111]的女儿，但她的母亲约翰娜是吕贝克主教的

妹妹，而这位主教就是伊丽莎白曾希望非他不嫁的那个男人。弗里德里希大王说：“没有比这更适合俄国的意图、普鲁士的利益的人选了。”伊丽莎白同意了。弗里德里希大王让侯爵夫人约翰娜帮助推翻亲奥地利的别斯图热夫。索菲，也就是未来的叶卡捷琳娜大帝，动身前往圣彼得堡。

1744年2月9日，索菲被更名为叶卡捷琳娜，并皈依东正教。她那好管闲事的母亲也来到莫斯科的戈洛温宫，拜见伊丽莎白女皇。然后，叶卡捷琳娜被介绍给彼得，他见到她很激动。他俩是远方表兄妹，都是在俄国宫廷的德意志人，有许多共同点。叶卡捷琳娜的母亲命令她用魅力征服女皇和大公，她在这两方面都成功了。她恭顺地聆听彼得那些冗长的故事，并竭尽全力取悦女皇。这个十四岁的姑娘立刻开始学习俄语和东正教知识，迅速掌握了这两方面的内容，但她险些无法与皇子成婚。

首先是彼得患上了麻疹；此后他就再也没有好好读书，他的俄语让人几乎听不懂。然后是叶卡捷琳娜患上了肺部感染。她的母亲曾企图阻止医生给她放血，女皇带着御医莱斯托克和桑切斯冲了进来，抱着叶卡捷琳娜，亲自掌管医疗，对她母亲没心没肺的干预十分鄙夷。叶卡捷琳娜很快就发现，她母亲在这个风云激荡的宫廷已经深陷旋涡，难以脱身。

亲奥地利的别斯图热夫曾反对这门由普鲁士提议的婚事，所以弗里德里希大王的间谍约翰娜侯爵夫人参加了反对副首相的阴谋诡计，同时普鲁士不断尝试向别斯图热夫行贿。伊丽莎白命令别斯图热夫和沃龙佐夫“拆开她（约翰娜侯爵夫人）的所有信件，看她在耍什么花样”。前不久返回俄国宫廷的谢塔尔迪与约翰娜一起搞阴谋诡计，向凡尔赛报告称，女皇浪费时间在“最轻浮无聊的事情上，每天梳妆打扮五次，与最粗俗的不三不四的人一起在宫里嬉戏”。别斯图热夫拆读了谢塔尔迪的信，并且破译了密文。1744年6月6日，他与谢塔尔迪对质，并将这些有

侮辱性的内容拿给女皇看。

谢塔尔迪的背叛令伊丽莎白勃然大怒，她将这个法国人驱逐，并威胁要把约翰娜侯爵夫人赶走，但这个无药可救的八婆继续和莱斯托克与弗里德里希大王一起搞阴谋诡计。伊丽莎白提升别斯图热夫为首相，并支持他始终如一的与奥地利的传统联盟，不过亲法的沃龙佐夫成了副首相。这是几十年来第一次由俄罗斯血统的大臣主管俄国政策。不过，可以继续推进皇储的婚事（得到普鲁士支持）了。8月，彼得又患上天花，痊愈之后完全换了个人，而且脸上留下大面积的麻子。他的健康恢复得很及时，赶上了婚礼，但可能就是这种疾病使得他后来不育。

1745年8月21日上午7点，叶卡捷琳娜穿上腰身极紧（18英寸）的银线锦缎裙子，不由得痛苦地吸气。她佩戴了大量珠宝，头戴镶嵌钻石的冠冕。10点，搽了胭脂、光彩夺目的叶卡捷琳娜与彼得和伊丽莎白一同乘坐一辆八匹马拉的皇家马车。这马车大得像“一座小城堡”，是一百二十辆马车组成的队伍的核心。队伍就这样缓缓地穿过圣彼得堡，来到喀山圣母大教堂。在三个小时的仪式之后，宫里举办舞会，叶卡捷琳娜被咯咯笑的贵妇们送上床。但她的丈夫彼得与他的德意志哥们儿一起喝酒，一连几个钟头也不露面，最后进了新房之后，却什么都没有做。这场婚姻的最终结局是谋杀，但即便是在最初的几个钟头里，它也促发了一场杀气腾腾的摊牌。别斯图热夫启动了他的陷阱。首先他向伊丽莎白呈送了叶卡捷琳娜母亲那些叛逆的书信。她被送回老家，母女俩再也不会有机会相见。随后别斯图热夫抓住了莱斯托克收受普鲁士贿赂的证据。

11月11日，女皇参加了莱斯托克的婚礼。13日，她下令将他缉拿归案。御医遭到酷刑折磨，被判死刑，伊丽莎白将其减为终身监禁。[112]弗里德里希大王拉拢伊丽莎白的努力彻底失败了。在他看来，伊丽莎白代表了女性掌权的所有缺陷：她的统治不过是“屄的统治”，他还嘲讽她

是东方的女苏丹，一个贪恋权力到发疯的女色情狂，就像克劳狄皇帝的妻子一样，伊丽莎白就是“北方的梅萨丽娜[113]”。这些侮辱使得伊丽莎白对他恨之入骨。[114]

在弗里德里希大王的阴谋诡计之后，伊丽莎白对生儿育女的话题特别敏感。1746年2月27日，倒台的摄政王不伦瑞克的安娜生下了第三个儿子，但几周之后她就去世了。[115]她的遗体被用盐腌，然后运回圣彼得堡。伊丽莎白在叶卡捷琳娜的陪同下，在这个被她毁掉的女人的葬礼上全程痛哭流涕。安娜的多产也反衬了彼得与叶卡捷琳娜夫妇长期不能圆房的悲哀。

彼得已经把自己搞得颇不得人心了。他小时候就是个淘气放肆的孩子，安娜女皇给他的绰号是“荷尔斯泰因小魔鬼”，而伊丽莎白在熟悉他之后，也不得不同意这个评判。十八岁的彼得整日操练他的荷尔斯泰因士兵，讥讽俄国军队，在宴会上洒了葡萄酒之后咯咯傻笑，在弥撒期间扮鬼脸，“教堂内所有人都义愤填膺”，并且对叶卡捷琳娜不闻不问。与此同时，他的副官们，扎哈尔·切尔内绍夫及其兄弟却与叶卡捷琳娜打情骂俏。

在一次康复期间，彼得在女皇套房隔壁上演了木偶戏。他隔着一扇木墙听到说话声，于是在上面钻了个孔，邀请他的伙计们都来偷听。他甚至叫人搬来长凳，让观众们可以偷看隔壁。叶卡捷琳娜透过小孔偷看的时候吓坏了，但已经太晚了。伊丽莎白听到咯咯笑，把他们当场抓住。“她对他破口大骂，怒不可遏，”叶卡捷琳娜回忆道，“对他表现出的既有鄙视，也有恼怒。”

“我的外甥是个怪物，”伊丽莎白在给拉祖莫夫斯基的信中写道，“让魔鬼把他带走吧。”她威胁要像彼得大帝对付阿列克谢那样对付他，然后气冲冲地走出了房间。[116]

透过木墙上的小孔，彼得窥视到了伊丽莎白那令人生畏的轻浮世界。少男少女窥视套房的时候，女皇正在以闲散的方式与情夫拉祖莫夫斯基用餐。餐桌是一台大型的送菜升降机，从较低一层升了上来，让女皇和宠臣们可以轻松自在地聊天和玩耍，不必担心仆人偷听。

伊丽莎白和拉祖莫夫斯基在一起已经十三年了。就连年轻的叶卡捷琳娜也对拉祖莫夫斯基眼波流转，说他是她见过的“最英俊的男人”。他的本名是简单的拉祖姆，只是一个哥萨克农民，因为相貌和歌喉出众被选拔到伊丽莎白的唱诗班，后来成为她的一生挚爱。有传闻称，他俩于1742年在莫斯科附近的佩罗沃村秘密结婚了。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一点，不过这个美男子里的楷模一辈子没有与其他女人结婚。他俩都笃信宗教，所以佩罗沃村的仪式更可能是某种祝福仪式。

1744年，女皇去基辅朝圣，由叶卡捷琳娜、彼得和拉祖莫夫斯基陪同。伊丽莎白屈尊参观了拉祖莫夫斯基的村庄。这个哥萨克孩子衣锦还乡了。拉祖莫夫斯基不准他的叔伯们“拿我的名字吹嘘，或者因为是我的亲戚而趾高气扬”。但伊丽莎白很喜欢他那些朴实的家人，而且非常喜爱他的十六岁弟弟基里尔，一个破衣烂衫的牧羊少年，于是邀请他到圣彼得堡，然后像皮格马利翁[117]一样，把基里尔变成一名有文化素养的贵族。

回到都城之后，伊丽莎白送给阿列克谢·拉祖莫夫斯基一个冬宫里的套房，与她自己的套房相连。外交官们称拉祖莫夫斯基为“夜间皇帝”。他对权力不感兴趣，但获得了神话般的财富。他弟弟到他身边之后，兄弟俩变得炙手可热，因为他们能够接近专制君主，但这两位羊倌变成的伯爵都出人意料地憨厚朴实，不摆架子。伊丽莎白永远是掌权者，尽管她尽可能少地工作，却不知疲倦地狂欢。沙皇统治的第一个牺牲品往往是时间。她常常欢宴到清晨6点，一直睡到正午，三更半夜传唤首饰匠和大臣。“从来没有人知道女皇陛下打算何时用膳，”叶卡捷琳

娜回忆道，“常常有廷臣打牌等到凌晨2点，已经上床睡觉了，又被唤醒，去侍奉陛下用膳。”如果他们太困而没力气说话，就可能被扇耳光。

“所有人第一次见到她，都会被她的美丽和威仪深深震撼，”叶卡捷琳娜写道，“她很高大，粗壮结实。”身子骨足够强，能支撑得起架子：“她的粗壮结实并不会破坏她的整体形象，她的头部也非常美丽。”在服装、道德和品味上，她都代表了洛可可风格的泼辣大胆、轻浮与放荡不羁，那是假美人痣和巍峨假发的时代。[118]伊丽莎白“舞姿完美绝伦，一颦一笑都有一种特别的优雅”。据叶卡捷琳娜说，“人们把眼睛转离她的时候只会抱憾，因为没有什么景象能够取代她”。但最仰慕伊丽莎白的美貌的人，还是伊丽莎白自己。她相信自己穿男装的时候最好看。所以她经常举行她所谓的“变形”，即异装舞会，很像她父亲的那些颠倒角色的游戏。她会打扮成一个非常英俊的男子。

伊丽莎白亲自规定每一个细节：“女士要穿男装，男士穿全套女装，包括长裙、罩袍或长睡衣。”男人们“穿圈环裙，梳成女士的发型”。叶卡捷琳娜讨厌“变形”舞会，因为“大多数女人穿了男装，都像矮小的小男孩”。男士也不喜欢这种舞会，因为他们穿女装时“感到自己非常丑陋”。“除了女皇，没有一个女人穿男装会好看，因为她非常高，身材宽大结实。她的腿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男人的都要修长美丽。”

女皇是时尚的暴君，经常颁布这样的命令：“女士应穿白色塔夫绸长袍；袖口边缘应为绿色，翻领应当有金线镶边；必需头戴配有绿色缎带的蝴蝶形饰品，头发要光滑地拢起来。男士应当穿白色长袍、带分岔袖口的衬衣，配绿色衣领和金线缝的纽扣孔。”

但凡她想要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我听说有一艘法国船到了，载着女服、男士帽子和女人的假美人痣和金色塔夫绸，”她写道，“立刻把这些东西和商人都带到我这里！”当得知自己心仪的衣物被人捷足先

登，她做出了咄咄逼人的回答："把那商人找来，问他之前为什么撒谎。他之前明明说已经送来了我挑中的所有翻领和衣领……现在我要这些东西，命令他找到它们，不准为了别人留着。如果有人留着不放手，就捎去我的话，说他会后悔的。女士也是这样。不管是谁，如果被我看到穿着这些衣物，都要受罚！"

在她驾崩后，她的衣橱里被发现存有1.5万套裙子，"塞得满满的两大箱丝袜、几千双鞋子和一百多块没有用过的法国布料"。[119]

但圣彼得堡的高雅奢华只是表面现象：家具太少，女皇换地方住的时候，必须把每一座宫殿的家具都搬去。她自己的宫殿往往粗制滥造，以至于会自己坍塌。叶卡捷琳娜和彼得待在拉祖莫夫斯基的一座新的木制宫殿时，房子突然开始下沉。大公夫妇侥幸逃生；16名仆人丧命，拉祖莫夫斯基大哭着威胁要自杀。在莫斯科，伊丽莎白的戈洛温宫（17名侍女不得不睡在一个壁橱里）失火了。女皇损失了4000套裙子，她、彼得和叶卡捷琳娜勉强保住性命。叶卡捷琳娜惊叹道："从一座破烂小木屋旁满地烂泥污秽的巨大庭院里，走出来一位浑身珠光宝气、衣着光鲜的贵妇，乘着豪华马车，拉车的却是六匹老马，男仆的头发也梳得一塌糊涂。这样的景象并不稀罕！"

难怪彼得和叶卡捷琳娜会对他们从小孔偷窥到的景象惊讶万分。但这两个年轻人的胡闹嬉戏以羞耻告终，他们不得不跪到伊丽莎白面前。他们说："我们求您开恩，小妈妈。"就连沉浸在自己世界的伊丽莎白也认识到，如果想要叶卡捷琳娜怀孕，她自己（伊丽莎白）必须亲自插手。[120]

伊丽莎白制定了新规矩：彼得的德意志哥们儿被送回国。她训斥了顽童彼得那些幼稚的游戏，并告诉叶卡捷琳娜，她的唯一使命就是生一个皇储。喜欢勾搭女人的切尔内绍夫兄弟被派往国外。伊丽莎白把自己的亲戚玛丽亚·乔格洛科娃及其丈夫安排到大公宫廷的总管职位上。叶

卡捷琳娜憎恶乔格洛科娃，泪流满面，她的大发脾气促使女皇冲进他们的套房。叶卡捷琳娜又一次不得不下跪道歉："原谅我吧，小妈妈！"

现在叶卡捷琳娜受到了更严密的监督，因孤独而痛苦不堪。她的第一个慰藉是读书：与她那只读言情小说的丈夫不同，她非常有文化和头脑，阅读了启蒙时代的大量杰作。但她也受到抑郁和头痛的折磨。"那样的生活，我过了十八年，"她说，"若是其他人有同样的经历，有十个人会发疯，还有二十个人会忧郁而死。"

叶卡捷琳娜从高瘦的小姑娘成长为一位丰满的女性，据她后来的回忆，她在那个时期喜欢疯狂地骑马，能一口气骑十三个小时。抑郁和骑马都很可能是性苦闷的症状，也肯定表明了这个姑娘是多么缺爱。"我从来不觉得自己美，"叶卡捷琳娜写道，"但我那时很讨人喜欢，我想这就是我的长处。"她不算美人，但相当俊俏，眼睛碧蓝，并且拥有精明的政治头脑、性感的吸引力和难以抵制的魅力。

"为了这样一个女人，正直的男人甘愿被鞭笞而毫无遗憾。"一名廷臣在观看她跳舞时说道。而当叶卡捷琳娜开始吸引到一些追求者的时候，伊丽莎白又一次坠入爱河。[121]

1748年，三十九岁的伊丽莎白患了重病，于是宫廷出现了一些阴谋，紧张兮兮的权贵们在为未来做打算。叶卡捷琳娜告诉彼得，如果有危险，他们可以仰仗切尔内绍夫兄弟和近卫军。但当一名猎人跑到大公面前，表示愿意帮助他赢得皇位时，彼得惊慌失措，骑马离开了。"从那天起，他就表现出对夺权的兴趣。"叶卡捷琳娜注意到了这个迹象。但他没有那个能耐。

女皇病愈后，开始了她的许多朝圣之旅之中的一次，这一次是去莫斯科郊外的圣萨巴斯。在那里，为她效力已久的大臣彼得·舒瓦洛夫向她介绍了自己的孤儿堂弟伊凡·舒瓦洛夫。她被伊凡迷得神魂颠倒，于

是让他在新耶路撒冷修道院陪她祈祷。伊丽莎白放荡的性生活很自然地与她那激情洋溢的虔诚融合在一起。[122]

伊凡·舒瓦洛夫被任命为寝宫近侍，搬进了伊丽莎白套房隔壁的“夜间皇帝”的套房。她把阿尼奇科夫宫[123]作为礼物赠给拉祖莫夫斯基。舒瓦洛夫相貌英俊，性情温和可亲，但他的平步青云让他那些不是那么温和可亲的亲戚也获得了权势。舒瓦洛夫家族威胁到了别斯图热夫和拉祖莫夫斯基，于是他们使了自己的美男计来应对，利用的是军校剧院的一名年轻演员。“她喜欢给演员安排服饰，”一名外交官注意到，“为他们制作了精美的戏服，让他们佩戴她的大量珠宝。我们注意到，主演是个十八岁的帅小伙，得到的装饰最多。”他是尼基塔·别克托夫。在剧作家亚历山大·苏马罗科夫最新悲剧的一次演出中，伊丽莎白爱上了别克托夫。“在剧院之外，有人看到他穿戴精美的钻石搭扣、戒指、怀表和蕾丝。”舒瓦洛夫家族发动反击，借给别克托夫一种油膏，让他患上了皮疹。然后他们告诉伊丽莎白，这男孩是同性恋，患有性病。女皇吓坏了。

她的最后一位主要情夫，比她年轻十八岁的伊凡·舒瓦洛夫，终于胜利了。“这时他只有十八岁，面如粉黛，毕恭毕敬，彬彬有礼，殷勤体贴，非常可爱，”叶卡捷琳娜写道，“我看到他在候见室，手里捧着本书。我也喜欢读书，所以注意到了这一点。”舒瓦洛夫这个精致的鉴赏家颇有些可敬之处，他“对所有人都温和慷慨”。即便作为男宠，他也被大多数人认为“美丽而高贵”。他谢绝了贵族头衔。“可以说，我自幼就对财富、荣誉或头衔没有兴趣。”他后来向沃龙佐夫解释道，“亲爱的先生，在人特别容易被激情和虚荣控制的青春年少时期，我都没有屈服于这些诱惑，那么今天我就更不会了。”他的恩主和亲戚舒瓦洛夫家族是为伊丽莎白效力很久的廷臣，后来都成为她的重臣。[124]

但她的年轻情夫的水平和境界比他们所有人都高一大截，成了俄国

的梅塞纳斯[125]。他创立了莫斯科大学，办了一份报纸，组建了艺术学院[126]（在他那精美雅致的宫殿开会），并支持俄国的人才，从农民出身的雕塑家费奥多尔·舒宾到苏马罗科夫，以及诗人和科学家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他与伏尔泰通信，并建立了一座非同小可的图书馆，还收藏了伦勃朗和鲁本斯的作品，他的藏品成为后来的埃尔米塔什博物馆的萌芽。

不管有没有头衔，他逐渐成为俄国的真正掌权者，私下里与女皇一起制定政策，享受“大臣的全部特权，而没有大臣的身份”。和拉祖莫夫斯基一样，但比拉祖莫夫斯基更优秀，他对女皇有很多正面的贡献。

她依然因为对时髦的上瘾和在社交场合的暴政而臭名昭著，可比起她光辉璀璨的后继者叶卡捷琳娜大帝来未免相形见绌。但她恢复了俄国的民族自豪感和帝国权威，并澄清了皇位继承关系。她有许多情夫，但其中没有一个变得过于强势，而且所有情夫都出人意料地颇得民心。她还选拔了特鲁别茨科伊和别斯图热夫这样的良臣。

然而，她的军队、宫殿和服装的开销给千百万农奴（一切财富的来源）造成了沉重负担。数十万农奴逃亡，还有成千上万农奴发动武装起义，朝廷必须镇压他们。她缓和了父皇强迫贵族服役的制度（贵族越来越多地逃避终身服役），却加强了贵族对农奴的控制权，将农奴视为动产。农奴如今不能宣誓效忠，可以被买卖，他们的主人可以将“放肆”的农奴放逐到西伯利亚，而不需要国家批准。总的来讲，这位被宠坏但是聪明而抱有善意的女皇的“伊丽莎白时代”是她父亲统治的低配版续集，也是叶卡捷琳娜大帝辉煌统治的预演。[127]

伊丽莎白上了年纪之后，变得更加凶狠。“在所有女人当中，她是最不能接受自己青春和美貌丧失的一个。”法维耶写道。她对自己在镜子里的影像感到恼怒的时候，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为了对抗衰老，她身穿金线锦缎服装，“头发上戴满了钻石，往后梳，在头顶形成一个

发髻”，并且不准其他任何人用这种发型。有一次她的染发剂出了错，她不得不把头发剃光，于是强迫宫里的所有姑娘都剃光头发。“女士们伤心流泪，但还是服从了。女皇送给她们黑色假发，让她们在头发长好之前戴着。”她禁止提及疾病、美女或者她的敌人弗里德里希大王。“透过她的善良和人性，”法维耶写道，“人们还是能经常瞥见她的骄横、傲慢，有时甚至还有残忍，但最多的还是她的迫害妄想症。”她总是在搬迁，“极少在同一个地方连续睡两晚”，会深更半夜换宫殿，改换宫里门的位置，并密切关注令人胆寒的亚历山大·舒瓦洛夫的任何调查。[128]她自己的衰老让她更加关注叶卡捷琳娜和彼得的性生活。“女皇看到我们没有孩子，非常生气，想知道是谁的问题。”

他们的主要侍从女官乔格洛科娃找来“一个漂亮女人、一个画家的寡妇”格罗特太太来引诱彼得。但不管他是性无能、没有生育能力或仅仅是蠢笨，必须找别的男人让大公夫人怀孕。叶卡捷琳娜暗示，她和彼得之间有过亲密无间的时刻。她承认，结婚五年之后他们圆房了。她吹嘘说，彼得询问她对政事的意见，还给她取绰号为“足智多谋夫人”，以赞扬她的聪明。但美好的时光转瞬即逝。她声称，如果他爱她的话，她也可以投桃报李。但彼得的处男身肯定是被格罗特太太夺走的，他还开始与比龙的女儿和女演员有了私情，后来又和一名官员的妻子捷普洛娃夫人私通。“你能想象吗？她给我写了四页的信，”这个缺乏魅力和浪漫情怀的男人给妻子看捷普洛娃的情书，并向她炫耀道，“说我应当读一读，并且给她回信。我哪有时间？我还要操练（荷尔斯泰因部队）呢！”叶卡捷琳娜的回忆录里充满偏见，是多年之后以多个版本整合而成的。她有充分的理由毁谤彼得。但从宫廷其他所有人的反应来看，他的确像她描绘的那样讨人厌。

扎哈尔·切尔内绍夫现在回到宫里，不断向叶卡捷琳娜献殷勤。而“非常英俊”（且已婚）的基里尔·拉祖莫夫斯基也讨好她。他“和蔼可亲，头脑聪颖”。她问他为何经常来访。

“因为爱情。”他答道。

“爱谁？”

“爱你。”他答道。她笑逐颜开。[129]

不过她最喜欢的是自己的总管，二十六岁的谢尔盖·萨尔蒂科夫，他“像黎明一样英俊”。她注意到，他总是不断出现在自己周围。乔格洛科娃帮助两名廷臣列夫·纳雷什金和萨尔蒂科夫接近叶卡捷琳娜，假装他俩是女皇的情夫。纳雷什金家族和萨尔蒂科夫家族都是与罗曼诺夫皇族联姻的豪门，所以选择这两人不是偶然。

乔格洛科娃与叶卡捷琳娜做了一次尴尬的关于性的谈话，叶卡捷琳娜生了疑心（这是个圈套吗？）。乔格洛科娃“问我，究竟有多么爱国”，然后提出：“你可以自由选择LN或SS[130]。”叶卡捷琳娜选择了SS。按照她后来的说法，他“告诉我，他爱我爱得发疯”，并向她解释“这种事情可以是幸福的”，即性爱的乐趣。

到1752年12月，宫廷迁往莫斯科。叶卡捷琳娜怀孕了，但她的婚姻还是很凄惨。彼得抓住了一只老鼠，召开军事法庭判它死刑，并将其绞死在她的卧室内。她大笑起来，激怒了彼得。尽管她两次流产，乔格洛科娃还是允许她与情夫幽会。而首相别斯图热夫，虽然曾经是叶卡捷琳娜的敌人，现在也鼓励她的私情，并开始栽培她，因为她是未来。她在政治和性生活两方面都不需要别人的鼓励，很快便又怀孕了。伊丽莎白任命亚历山大·舒瓦洛夫（“令人胆寒的人”）为大公夫妇的宫廷总管大臣。

1754年9月20日，在圣彼得堡的夏宫，叶卡捷琳娜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保罗。婴儿立刻被女皇强行带走，她为自己有了继承人而欣喜若狂。叶卡捷琳娜被丢在血淋淋的床单上，精疲力竭，无人照管她。在

大公与其亲信一起酗酒狂欢的时候，她一边阅读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的著作，一边康复。她得到了10万卢布赏金，以奖励她生了继承人。彼得抱怨自己没有得到奖金，于是伊丽莎白把这10万卢布从叶卡捷琳娜那里借回去，然后送给彼得。完成了使命的萨尔蒂科夫被派往国外。

保罗是萨尔蒂科夫的儿子，还是彼得的儿子？为了表达对保罗的莫大恶意，叶卡捷琳娜在自己的私人著作中坚持说，保罗是她和情夫的儿子，所以从此时到1917年，整个俄国皇朝就应当是萨尔蒂科夫皇朝，而非罗曼诺夫皇朝。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真相，但即便在18世纪，也有一些婴儿的“官方”父母和生身父母不是一回事。如果保罗是萨尔蒂科夫的儿子，而他身上竟有彼得的一些特征，那就是遗传学的奇迹了。保罗长大成人之后相貌丑陋，于是叶卡捷琳娜刻意搅浑水，强调萨尔蒂科夫的兄弟的丑陋。但保罗的外貌一点都不像风流倜傥的美男子萨尔蒂科夫，无论是相貌还是行为举止反而都酷似彼得。[131]

此时，一场新的欧洲战争迫在眉睫，这使得俄国宫廷的致命斗争愈演愈烈。彼得和叶卡捷琳娜躲不过这场斗争。

1755年6月12日，新任英国大使查尔斯·汉伯里·威廉姆斯爵士抵达圣彼得堡，他肩负着一项使命，即拉拢伊丽莎白，让她与英国结盟，共同反对法国和普鲁士。别斯图热夫支持这项政策。一次宴会上，叶卡捷琳娜坐在“生性快活而讨人喜欢”的汉伯里旁边，两人一拍即合，他成了她的老导师。她后来的第一部回忆录写的就是汉伯里。随后，他们一同观看了汉伯里的二十二岁波兰籍秘书斯坦尼斯瓦夫·波尼亚托夫斯基跳舞。这个波兰人是启蒙时代的浪漫而高雅的孩子，与她打情骂俏起来。叶卡捷琳娜“天生极其敏感细腻，相貌至少乍看起来很吸引人和讨人喜欢”，所以知道自己很吸引男人的注意力，“因此距离诱惑不远……诱惑和被诱惑只有咫尺之遥”。叶卡捷琳娜和波尼亚托夫斯基成了情人，但他们的私情很快就被欧洲权利政治这场巴洛克风格的大戏淹没了。[132]

9月19日，别斯图热夫和汉伯里说服伊丽莎白，同意与英国结盟，目的是阻止弗里德里希大王的侵略，尤其是要保护乔治二世在德意志的王国汉诺威。[133]汉伯里“为自己的成功欣喜若狂”，而弗里德里希大王颇为惊惧。但伊丽莎白拖延着不肯立刻与英国签约，以至于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大王于1756年1月16日戏剧性地与英国签订了盟约。英普盟约打乱了伊丽莎白自己的英俄盟约（以普鲁士为假想敌），也把弗里德里希大王的老盟友法国推到了普鲁士的宿敌奥地利的怀抱，而奥地利已经与俄国结盟。伊丽莎白勃然大怒，责怪别斯图热夫，但这些严重的矛盾无法一直维持下去，只能通过一场外交革命来解决：5月，法国与奥地利签订了《凡尔赛条约》。

1756年8月18日，弗里德里希大王在伦敦的资助下入侵了萨克森，这让俄国无法容忍。伊丽莎白与法国和奥地利一起投入了七年战争，旨在打垮弗里德里希大王。此时弗里德里希大王不得不同时面对欧洲最强的几个大国。[134]伊丽莎白设立了一个战时内阁，称其为帝国宫廷会议。二十九岁的伊凡·舒瓦洛夫虽然拒绝加入会议，却在幕后阅读外交快件，并向将领们发号施令。

但未来仍然悬而未决。彼得经常用普鲁士风格操练一小队荷尔斯泰因士兵，并且他经常穿普鲁士将军的制服，始终对弗里德里希大王顶礼膜拜。现在俄国与他的偶像开战了，他听到俄军的捷报，难以置信：“这都是撒谎。我的线人说的完全不一样。”他没有向叶卡捷琳娜隐瞒，他“感到自己不是为了俄国而生的，他不适合俄国人，俄国人也不适合他”。

别斯图热夫担心假如女皇驾崩可能会发生不可收拾的事情，于是心急火燎地制定紧急预案。这总是风险极大的行动。老首相利用上流社会的首饰匠贝尔纳迪为密使，与叶卡捷琳娜联络，提议由彼得和叶卡捷琳娜共同执政，而由他（别斯图热夫）执掌政府。叶卡捷琳娜不置可否。

伊丽莎白任命陆军委员会主席斯捷潘·阿普拉克辛为总司令，他是彼得大帝的海军将领费奥多尔·阿普拉克辛的儿子，是别斯图热夫的盟友和叶卡捷琳娜的朋友。阿普拉克辛出征时带着大量私人奢侈品，需要500匹马运载，因此行动迟缓。他对威名赫赫的敌人弗里德里希大王心存畏惧，对俄国朝廷的不稳定也很担忧。1757年8月19日，在大耶格尔斯多夫[135]，阿普拉克辛打败了普军。

伊丽莎白兴高采烈，但俄军的补给和指挥状况都非常糟糕。阿普拉克辛没有乘胜追击，他得知女皇患病，于是“往回撤退，仿佛吃了败仗”（这是弗里德里希大王的说法，他对俄军得胜后反而撤退大感惊诧）。别斯图热夫心神不宁，鼓励叶卡捷琳娜写信给阿普拉克辛，让他“掉转身去”。

彼得渐渐变得非常憎恶叶卡捷琳娜，所以她害怕他登基之后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她非常擅长处理与男性权贵的关系，还常常一连几个钟头与老伯爵夫人们聊天。“我和她们坐在一起，嘘寒问暖，对吃药治病提出建议……我知道她们的哈巴狗、鹦鹉和小丑的名字。通过这种简单而纯真的方式，我积累了大量的善意。”她把自己宣扬为“正直而忠诚的骑士”，既有“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女人的魅力”，也有“男人的头脑……就这样，我解除了敌人的武装”。但她必须小心谨慎：她怀上了波尼亚托夫斯基的孩子。

“上帝才知道，我妻子怀的孩子都是谁的种，”彼得喊道，“我不知道这孩子是不是我的。”她意识到自己有三个选择：“第一，与大公分享命运。第二，任他摆布。第三，走独立自主的路。换言之，就是要么与他一起灭亡，要么被他消灭，要么拯救我自己、我的孩子们，或许还有整个国家。”

叶卡捷琳娜的女儿出生时，伊丽莎白也在场。不久，叶卡捷琳娜就遇到了真正的危险。[136]

1757年9月8日，伊丽莎白从皇村做弥撒出来，突然昏厥，一连两个小时没有苏醒。恢复之后，女皇在舒瓦洛夫和副首相沃龙佐夫的撺掇下，考虑了阿普拉克辛和别斯图热夫的可疑举动。这两个人似乎在谋逆。1758年2月14日，别斯图热夫被捕，遭到“令人胆寒的人”审问。沃龙佐夫被提升为首相。元老院主席特鲁别茨科伊也被卷入此案，失去了恩宠。

次日上午，波尼亚托夫斯基给叶卡捷琳娜送去一封警示信：她与别斯图热夫之间的联络人，首饰匠贝尔纳迪，正遭到审讯。叶卡捷琳娜遭到“潮水般的不愉快念头的袭击”，感到像“胸口被戳了一把匕首”。她知道，秘密警察的注意力已经转向她和彼得，但别斯图热夫送来一封短信，让她如释重负：“不必担心。我有充足的时间，烧掉了所有文件。”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别斯图热夫对皇位继承有什么僭越本分的安排，叶卡捷琳娜的地位仍然很脆弱，因为她给阿普拉克辛写过信，还谴责过自己的丈夫。然而，她也知道，女皇更喜欢她，而不是彼得。“今天，我那讨厌的外甥惹恼了我，比以往更厉害。”伊丽莎白在给伊凡·舒瓦洛夫的信中写道。4月13日凌晨1点30分，惯于夜间活动的女皇命人唤醒叶卡捷琳娜，将她带到自己面前。彼得和“令人胆寒的人”也被叫来，而伊凡·舒瓦洛夫则躲在一扇屏风后旁听。叶卡捷琳娜跪倒在伊丽莎白面前，哀求被送回采尔布斯特老家，因为“我招致了陛下的不悦和大公的仇恨”。

“你为什么希望被送回去？记住，你有孩子。”女皇答道。

“我的孩子有您照料。”叶卡捷琳娜聪明地答道。

“你太骄傲了，”伊丽莎白说，“你以为世界上没有比你更聪明的人了。”

“如果我曾经这么想，那么现在我的状况就会让我清醒了。”

彼得告诉“令人胆寒的人”，叶卡捷琳娜“非常邪恶，非常顽固”。女皇转过身去，让他闭嘴。

“你怎么敢向阿普拉克辛元帅下命令？”伊丽莎白问叶卡捷琳娜，“你怎么能否认？你给他的信就在这儿。”

叶卡捷琳娜坚持说：“别斯图热夫撒谎。”

“嗯，假如他撒谎，我会对他用刑。”女皇说。

叶卡捷琳娜在这场大摊牌中生存下来。彼得走后，伊丽莎白让她留下。“我还有很多事情要跟你说。”她悄悄地说。后来，这两个女人对彼得的共同厌恶使得她们冰释前嫌。叶卡捷琳娜私下里已经不再敬畏这个爱欺负人的女皇。“哦，那个木头一样的女人，”她引用波尼亚托夫斯基的话说，“她把我们都要逼疯了。她要是死掉就好了！”

战争折磨着伊丽莎白的神经。俄国、奥地利、法国和瑞典的联盟理应足以打垮弗里德里希大王，然而此人懂得“战争中头等大事是统一的指挥”，因此能够智胜笨拙的联军。伊丽莎白命令逮捕阿普拉克辛。他在被亚历山大·舒瓦洛夫第一次审讯之后，就因中风而死。叶卡捷琳娜现在也失去了波尼亚托夫斯基，他被赶回波兰。为了消遣，她阅读狄德罗的著作，但她的婴儿在1759年3月夭折了。[137]

4月12日，伊兹梅洛沃近卫团的一名中尉，二十五岁的格里戈里·奥尔洛夫（在前一年8月的曹恩道夫战役[138]中三次负伤）抵达圣彼得堡，押送来一名战俘——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副官库尔特·冯·什未林伯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彼得对这个普鲁士人神魂颠倒，而叶卡捷琳娜则爱上了押送战俘的风流倜傥的奥尔洛夫。

奥尔洛夫身材魁梧，面貌英俊，在战场上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情场上也是传奇的征服者。他的“身材、面容和风度都仿佛神赐”。他很快被任命为彼得·舒瓦洛夫的副官，但很快就因为勾引这位权贵的情妇叶连娜·库拉金娜公爵夫人而惹恼了他。

在此期间，彼得兴高采烈地与什未林伯爵谈笑风生，后者是彼得与弗里德里希大王的联络纽带。“如果我当上了君主，”他告诉伯爵，“你就不是战俘了。”这种愚蠢的话令奥尔洛夫和他的近卫军战友非常愤怒，因为他们曾在曹恩道夫战场上流血。

叶卡捷琳娜一定是趁着丈夫与什未林谈话的时候，安排奥尔洛夫与她幽会。他俩并非一见钟情，但到1760年底，他们已经坠入爱河，叶卡捷琳娜怀孕了。法国大使德·布勒特伊男爵说，奥尔洛夫“非常英俊”，但“非常笨”。他是一名外省省长的儿子，是那种讨所有人喜欢的耀武扬威的军人，“秉性朴实直率，不装腔作势，温和可亲，受人欢迎，脾气好，诚实。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做过坏事”。他和他的兄弟在近卫军都是受欢迎的角色，尤其是阿列克谢·奥尔洛夫，他的绰号是“疤脸”，“浑身都是野蛮的力气，没心没肺”，正是处于困境中的大公夫人可能会需要的那种凶悍鹰犬。[139]

战争让俄国流血，也消耗了伊丽莎白的资源。新的冬宫快要竣工了，她却没有钱完成自己的套房。“我要继续奋斗，”她宣称，“即便我要卖掉一半衣服和所有钻石。”弗里德里希大王战胜了笨拙的对手们，但在春季，彼得·萨尔蒂科夫将军指挥的俄军占领了法兰克福[140]，然后于1759年8月在库讷斯多夫[141]击败弗里德里希大王。“我相信，一切都完了，”弗里德里希大王写道，“永别了！”他在自己脖子上挂了一个小包裹，里面装着十八粒用来自杀的鸦片丸。

伊丽莎白欢庆胜利，但彼得不肯相信：“我知道，俄国人永远不可能打败普鲁士人。”女皇指定她的第一个情夫亚历山大·布图尔林（已被

提升为伯爵和陆军元帅）接管指挥，但他的动作迟缓令她大怒。“你撤军的消息”，她写道，“比输掉一场战役更让我痛苦。我命令你径直进军柏林，将其占领。如果有人说我们的军队不适合攻打要塞，就把他逮捕，用铁链锁着押到这里！”

1761年7月，五十岁的伊丽莎白“因歇斯底里的眩晕和抽搐而病倒，失去知觉好几个小时”。她没有庆祝自己的登基纪念日和生日，而是和伊凡·舒瓦洛夫与自己的甥孙保罗待在一起，逐渐康复。她的腿肿得厉害，行走不便。8月，她的骑兵仅用四天就攻占了柏林，但弗里德里希大王继续顽强抵抗。她奄奄一息，伊凡·舒瓦洛夫感到自己的权力在流失，廷臣在投奔未来，即彼得。“我看到了一些我不理解的狡诈行为，”舒瓦洛夫在给沃龙佐夫的信中写道，“那些我善待和帮助过的人，现在却对我露出獠牙。我没有能力继续帮助他人，于是大家不再尊重我……我从来不会幼稚到相信他们是爱我本人，而不是爱我能给他们的好处。”8月，伊丽莎白免去了特鲁别茨科伊的元老院主席职务（他占据这个岗位已经二十年），并清洗了他的153名身居高位的门客。朝廷洗牌的时候，有好几场阴谋在酝酿。叶卡捷琳娜的计划得到了基里尔·拉祖莫夫斯基的鼓励和奥尔洛夫的支持。在彼得与相貌平平的伊丽莎白·沃龙佐娃（首相的侄女）恋爱的同时，她的妹妹叶卡捷琳娜·达什科娃公爵夫人（一名近卫军军官的活泼的妻子）代表着一个急于在伊丽莎白驾崩后推翻彼得的群体。各个派系都在夜间拜访叶卡捷琳娜。

“信任我吧。”达什科娃对她说。

“没有人信任她。”叶卡捷琳娜心里想。

“您只消一声令下，”达什科娃说，“我们就能帮您登基。”

“我已经有计划了，”叶卡捷琳娜答道，“我只打算做一件事情：勇敢地直面未来。”此时她怀了奥尔洛夫的孩子，月份已经大了。[142]

伊丽莎白命令伊凡·舒瓦洛夫去找尼基塔·帕宁，即男婴保罗的总管，去讨论绕过彼得，直接传位给保罗，让叶卡捷琳娜当摄政王。帕宁劝舒瓦洛夫打消这个念头。12月23日，伊丽莎白遭遇中风。在冬宫较旧一翼的一个卧室内，拉祖莫夫斯基兄弟和泪流满面的伊凡·舒瓦洛夫站在临终的女皇床前。叶卡捷琳娜巧妙地隐藏了自己的大肚子，坐在床边，而彼得在外面喝酒。24日，战胜普鲁士的捷报送来了，弗里德里希大王已经到了毁灭边缘，但女皇昏迷不醒。圣诞节那天下午4点，她驾崩了。随后抽泣的廷臣跪下，亲吻彼得的手。门被打开。特鲁别茨科伊元帅老泪纵横，宣布彼得三世继位了。[143]

因酗酒暴食而身体不适的皇帝站在女皇驾崩房间的门口，而沃龙佐夫在隔壁房间里组建他的政府。[144]彼得三世对伊凡·舒瓦洛夫慷慨大方。在新皇统治的第一夜，舒瓦洛夫站在自吹自擂的皇帝的椅子背后，插科打诨地侍奉他，尽管按照叶卡捷琳娜的说法，“他的脸颊显露出他的绝望”，“因为他的皮肤上有用五个手指抓出的印迹”。但实际的权力掌控在沙皇的亲信手中，包括他的侍从长乌克兰人安德烈·古多维奇和来自波罗的海地区的男爵卡尔·冯·温格恩-施特恩贝格。他最重要的朋友是远在布雷斯劳、身陷绝境的弗里德里希大王。

彼得三世决心立刻与他的英雄议和，然后与他一同向丹麦开战，这是为了帮助他自己的荷尔斯泰因公国夺回石勒苏益格公国。就连他的首相沃龙佐夫也不敢相信，皇帝竟然真的要执行如此不利于俄国的计划。但彼得三世可不开玩笑。

“我对陛下评价极高，”他在给弗里德里希大王的信中写道，“并且愿意以一切方式证明这一点。”

“感谢上帝，”弗里德里希大王惊呼，“我处在毁灭的边缘……而这时一个女人死去，于是我的国家又复苏了……真是命运无常！”他热情洋溢地给彼得三世写信称：“我非常高兴地看到陛下得到了皇位。这皇

位早就应当属于陛下，不仅仅是因为世袭的血统，更是因为陛下的美德，而如今陛下又增添了新的光辉。”

“陛下称赞我的统治，当然是在说笑，”彼得三世回信道，“在我眼中，陛下才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英雄之一。”

停战协定立刻确立了。他俩之间的通信揭示了俄国皇帝是多么崇拜普鲁士国王，而弗里德里希大王为自己的国家死里逃生而感到难以置信，对上天佑助的奇迹感恩戴德。[145]俄军奉命撤退，但弗里德里希大王担心如此美妙的事情是一场空，于是派遣他的二十六岁副官威廉·冯·德·戈尔茨伯爵去圣彼得堡敲定协议。

叶卡捷琳娜皇后用宽大的黑色丧服掩饰自己的大肚子，在正在肿胀腐败的女皇遗体（身穿处女的白裙子，供人瞻仰）旁几乎不间断地祈祷了三天。她一丝不苟地遵守了所有的哀悼仪式。伊丽莎白的头部因为肿胀而戴不住皇冠，于是叶卡捷琳娜帮助首饰匠，将它强行戴到死人的头上。

皇帝与皇后之间的对照非常鲜明。彼得三世快三十四岁了，但行为举止就像个孩子，而拥有绝对权力的任性孩子总是令人恐惧。他常会在上午与叶卡捷琳娜见面。新的冬宫竣工后，他们一同视察了新的套房。他们互相之间很礼貌，但仅仅是礼貌而已。彼得三世非常讨厌叶卡捷琳娜，以至于不愿意说出她的名字，只说“她”。

1762年1月25日，伊丽莎白的遗体被穿上她标志性的金线锦缎服装，停放在八匹马拉的马车上，走过街道。彼得三世和叶卡捷琳娜跟在灵车后面。彼得三世显然喝醉了，嘲弄送葬仪式，故意停下脚步，让送葬队伍继续前进，然后自己奔跑追赶，导致他背后一片混乱，廷臣拉扯到他的袍服裙裾，甚至踩到上面。

在他统治的最初几周，他每天早上7点起床，一边穿衣一边发号施令；8点接见大臣，然后视察元老院；11点检阅部队。他的第一批措施很开明并且得民心。1月17日，彼得三世及其扈从跨过冰封的涅瓦河，来到政府各部委员会，签署了一道法令，废除彼得大帝那强迫贵族服役的举措。彼得三世的这项措施其实已经被讨论一段时间了，并反映出一个现实：在过去四十年里，贵族想方设法逃避服役，因为在他们眼里，这是彼得大帝强加给他们的奴役，不匹配欧洲权贵的身份。彼得三世降低了盐税，并明智地拒绝贵族的倡议，即为他打造一尊黄金塑像。他说："黄金有更好的用途。"但最重要的是军队：彼得三世憎恶权势过于膨胀的近卫军，将他们描述为"土耳其近卫军"。一些有一定可信度的传闻称，他打算解散近卫军，所以他们很自然地也憎恶他。私下里，奥尔洛夫兄弟给他的绰号是"丑八怪"。

彼得三世命令女人们采用法国式的屈膝礼（这是普鲁士宫廷的常规），而不是俄国式的鞠躬，然后嘲笑她们的第一轮尝试。在教堂，他向神父伸出舌头扮鬼脸。他吸荷尔斯泰因烟斗，与"德意志鞋匠的儿子们"狂饮，"总是在古多维奇家猛灌啤酒"，他和亲信在那里"表现得像孩子，单腿蹦跳，朋友们把他们推倒。你可以想象，我们所有的政府领导人都戴着勋章、星章和奖章，蹦来跳去"，玩跳房子。

皇帝对自己那些朴实的亲信十分自豪，向达什科娃吹嘘道："与你姐姐（沃龙佐娃）那样正直朴实的人打交道，胜过与那些吸干了橘子汁水就扔掉橘子皮的聪明人交往。"他丝毫不隐晦自己要娶沃龙佐娃的打算。"对我多理解一点，"彼得三世威胁达什科娃道，"有一天，你会后悔自己当初对姐姐那么鄙视。你应当了解你姐姐的想法，讨好她。"他的意思是，他要休掉叶卡捷琳娜，沃龙佐娃将成为皇后。

"叶卡捷琳娜皇后的脸上写满了深深的忧愁，"布勒特伊报告称，"她显得无足轻重，遭到藐视，但她得到普遍的爱戴，且她还在不

遗余力地争取所有人的爱。”至于彼得三世，他“对沃龙佐娃伯爵小姐献出百般殷勤……他的品位真是奇怪。很难找到比她更丑的女人了。她看上去像个厨房女工”。观察着这三个人物，“很难想象叶卡捷琳娜不会采取极端措施”。与此同时，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大王似乎在掌控圣彼得堡。[146]

2月21日，弗里德里希大王的使者戈尔茨在一个名叫施托伊本上尉的凶徒陪同下，抵达圣彼得堡，觐见彼得三世，并接管了俄国的外交政策。国务秘书沃尔科夫奉命起草俄普协议和对丹麦的战争威胁，但他努力在这两方面尽量拖延。他的草案获得了彼得三世的批准，但他被施托伊本上尉检举，暂时被捕。戈尔茨自己起草了条约文本。4月29日，彼得三世签署了条约。他警告丹麦，如果不归还石勒苏益格，就将面对“极端的灾难”，并打算亲自指挥这场战争。

彼得三世同意承认弗里德里希大王征服的所有新领土，而普鲁士同意承认俄国从丹麦获得的任何新领土。两位君主“如胶似漆”。弗里德里希大王告诉彼得三世：“尽管把什切青[147]和我拥有的一切都当作你自己的来用。告诉我，你需要多少普鲁士部队。尽管我已经老了，不中用了，但还是会亲自出征，讨伐你的敌人。”

戈尔茨是俄国朝廷真正的权臣，而首相沃龙佐夫被置之不理。[148]皇帝缺乏俄国专制君主的基本品质：永远保持警惕。戈尔茨警示他，有廷臣在谋反。他天真地答道：“他知道那些人不忠诚。他觉得自己给了他们太多的工作，他们应当没有空闲来思考阴谋，所以是无害的。”得罪教会很不明智，取笑老廷臣和贵妇是过于鲁莽的行为，侮辱叶卡捷琳娜是愚蠢的，而激怒近卫军就是发疯了。他却做了所有这些事情，所以是自取灭亡。弗里德里希大王建议他尽快加冕：“因为我不信任俄国人……其他任何一个民族，若是有了你这样杰出而可敬的君主，都得谢天谢地。”他还建议彼得三世不要离开圣彼得堡。“想一想，彼得大帝离

开都城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有人阴谋推举伊凡六世为沙皇，怎么办？”

“战争即将开始，我没有时间举办俄国人期望的那种豪华加冕礼，”皇帝于5月15日吹嘘道，“如果俄国人要伤害我，他们早就做了。因为我在大街上走路时都没有保护。”

彼得三世做了一件受欢迎但不明智的事情：废除了秘密调查部。“‘沙皇的言辞与行为’这样招人讨厌的话没有任何意义。我予以禁止。”直到6月，他才组建了由元老院主持的秘密行动部，命令亚历山大·舒瓦洛夫将秘密警察工作移交给沃尔科夫和御厩大臣列夫·纳雷什金。前者对沙皇的忠诚度可疑，后者则是一个机智俏皮的健谈者，不适合秘密警察的工作。不过彼得三世命令，“如果有人出乎意料地企图控制”伊凡六世，就会将伊凡六世杀死。温格恩-施特恩贝格负责看押前任沙皇，后者被带进城，供皇帝查看。

“你是谁？”彼得三世问他。

“皇帝。”

“你怎么知道的？”

“圣母和天使告诉我的。”

彼得三世送给他一件晨衣，于是他“像野人”一样手舞足蹈起来。彼得三世告诉弗里德里希大王，让他放心：“伊凡王子被关押得很严。”至于俄国人，“我可以向你保证，只要懂得如何操纵他们，就可以仰仗他们”。[149]

叶卡捷琳娜虽然怀孕的月份已经很大，但还是保守着这个秘密，此举需要极大的勇气。4月11日，她生下儿子阿列克谢，姓氏为博布林斯

基，将他藏在自己的男仆家中。她身体恢复之后，分别单独与奥尔洛夫及其兄弟，以及基里尔·拉祖莫夫斯基（他知道，彼得三世打算免去他的盖特曼职务，以古多维奇取代他）和达什科娃商议。小保罗的总管大臣帕宁彬彬有礼且温顺谦和，肥胖而老于世故（他可能与伊丽莎白有过短暂的私情），同时也是一位改革家，主张一种更西方化的贵族寡头统治。他愿意为叶卡捷琳娜效力，但始终不爱戴她。他知道彼得三世的真正继承人是保罗，但他也支持了叶卡捷琳娜的政变。

和之前的伊丽莎白一样，叶卡捷琳娜在政变之前也很犹豫。失败的代价太大了。这时，彼得三世做了一件特别出格的事情。

6月9日的“白夜”，沙皇举办了宾客多达400人的宴会，庆祝与普鲁士的和约以及即将开始的针对丹麦的战争。这是在拉斯特雷利设计的巴洛克风格的新冬宫举办的第一次盛会：在夜幕降临的时候，有焰火表演。[150]彼得三世和他的德意志伙伴坐在一起，为沙皇全家、弗里德里希大王与和平祝酒，但坐在较远处的叶卡捷琳娜没有起身祝酒。沙皇派古多维奇去问为什么。叶卡捷琳娜答道，沙皇全家只有三个人，她是其中之一。彼得三世派古多维奇回去告诉她，他的两个叔叔也是沙皇家庭的成员，然后高声咒骂她。“傻瓜！”他喊道。叶卡捷琳娜泪流满面，但随后镇静下来，转向同情她的邻座人费奥多尔·巴里亚京斯基公爵，与他做了正常的交谈。

当夜，彼得三世命令他的副官巴里亚京斯基去逮捕她。巴里亚京斯基忠于叶卡捷琳娜，而且是奥尔洛夫的朋友，于是告诉了沙皇的亲戚，荷尔斯泰因的格奥尔格公子，亲王劝彼得三世撤销了命令。巴里亚京斯基随后向奥尔洛夫和叶卡捷琳娜发出了警告。皇帝打算在奥拉宁鲍姆度假之后，率领近卫军出征。密谋者决定在他动身的时候将他逮捕。[151]

6月12日，彼得三世前往郊区宫殿奥拉宁鲍姆，把叶卡捷琳娜留在城里。她的密谋逐渐成熟了。17日，她动身前往彼得宫城，住在彼得大

帝的别墅吾乐宫。但在城内，密谋发展得简直太迅速了。近卫军骑兵二十二岁的中士格里戈里·波将金得知了密谋，于是找到奥尔洛夫的一名盟友，要求加入。“我没什么可怕的。”彼得三世这样告诉弗里德里希大王，但他新组建的秘密行动部听到了一些传闻，称格里戈里·奥尔洛夫在谋反，于是他派了一名副官去严密监视奥尔洛夫。但组织政变的其实是格里戈里的兄弟——“疤脸”阿列克谢。

与此同时，一名较次要的密谋者被捕了，把奥尔洛夫家族的朋友帕塞克上尉拉下了水。6月27日，帕塞克被捕。刑讯之下，他供出了密谋。阿列克谢·奥尔洛夫准备发动革命，而他的另一个兄弟费奥多尔去拜访了达什科娃，可能是为了判明她与他们是否一条心。这是她第一次听说政变，但当奥尔洛夫犹豫要不要在当晚唤醒叶卡捷琳娜的时候，达什科娃告诉他：“你已经耽误时间了。你不要担心惊扰皇后。让她吓晕了被送到圣彼得堡，也比让她和我们一起上绞刑架要强！”费奥多尔·奥尔洛夫向基里尔·拉祖莫夫斯基透露了政变计划，后者承诺带自己的伊兹梅洛沃近卫团参加，并印刷政变的声明，因为他还是科学院院长，手里有印刷机。当夜，疤脸跳上一辆马车，等待与巴里亚京斯基会合，马车的脚踏板上站着波将金中士。他们就这样奔向彼得宫城。[152]

6月28日清晨6点，马车停在吾乐宫外，疤脸跑进去，冲进叶卡捷琳娜的卧室，唤醒了他兄弟的情人。

“都准备好了，”疤脸说，“您必须起床。帕塞克被捕了。”叶卡捷琳娜不需要听更多，迅速穿上黑色衣服，登上马车。车夫挥动马鞭，波将金站在脚踏板上护卫皇后，她裹着毯子。他们就这样火速奔向圣彼得堡。突然间，叶卡捷琳娜伸手去摸头。她还戴着睡帽，将它摘掉，笑出声来。疤脸与迎面驶来的另一辆马车会合，那上面载着一个名叫米歇尔的法国美发师。发型在政变中总是很重要。米歇尔就在叶卡捷琳娜奔向革命的途中为她打理头发。接近圣彼得堡的时候，叶卡捷琳娜和疤脸换

乘另一辆载着格里戈里·奥尔洛夫的马车，他们一起抵达了伊兹梅洛沃近卫团的兵营，在那里只找到了“十二名士兵和一名鼓手”。从这样微小的开端，人们也能够攫取帝国霸业。拉祖莫夫斯基召唤伊兹梅洛沃近卫团，很快“士兵们蜂拥上来吻我的手、脚和裙边”，叶卡捷琳娜回忆道。盖特曼拉祖莫夫斯基单膝跪下，亲吻了她的双手。其他各团也紧随其后，年轻的波将金带领着他所在的近卫骑兵部队。

皇后在冬宫下车，元老和将军们聚集在那里，宣读了推举“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宣言。帕宁带着她的儿子保罗大公来了，后者还穿着睡衣，戴着睡帽。大门打开了；士兵、神父、女人乱哄哄地在走廊里穿梭，痴痴地看着，或者前来宣誓。叶卡捷琳娜二世出现在阳台上时，人们欢呼起来。

彼得三世仍然掌控着集结在德意志和立窝尼亚准备讨伐丹麦的军队，喀琅施塔得的海军也听命于他。叶卡捷琳娜二世派遣了使者去争取陆海军的支持，但现在她还必须擒获彼得三世本人。叶卡捷琳娜二世或许是想起了男装多么适合伊丽莎白，于是也命人取来一套军服。宫外的士兵脱去了他们憎恶的新式普鲁士风格军服，换上了他们的旧式军服。叶卡捷琳娜二世换上了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镶红边的绿色大衣。她命令近卫军在宫殿广场集合，准备进军彼得宫城。

彼得三世对这些事态发展都还一无所知，在首相沃龙佐夫、戈尔茨、他的情妇和七十九岁的老元帅明尼希（他重新得宠了）的陪同下，正在检阅荷尔斯泰因部队的分列式。然后他离开了奥拉宁鲍姆，抵达彼得宫城，打算与叶卡捷琳娜一起庆祝圣彼得与圣保罗的瞻礼日。但吾乐宫空空荡荡。彼得三世慌了手脚，匆匆跑进门，看到叶卡捷琳娜的盛装被丢在床上，这是一个鬼魅般的凶兆，因为从各种意义上讲，她确实改换了衣冠。“我不是告诉你们，她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吗？”他喊道。他开始哭泣、喝酒，踌躇不决。

唯一没有惊慌失措的廷臣是对政变颇有经验的明尼希，他援引彼得三世外祖父的榜样，给出了正确的建议："请立即统领在波美拉尼亚的俄国陆军，率领他们杀回俄国。我向陛下保证，六个星期之后圣彼得堡便会向陛下屈膝称臣！"但彼得三世不是彼得大帝。沙皇派遣使者与叶卡捷琳娜二世谈判。他先派了沃龙佐夫，后者曾在伊丽莎白政变的时候站在伊丽莎白雪橇的踏板上，但他在抵达圣彼得堡的时候，干脆跪倒在叶卡捷琳娜二世脚下，然后辞职了。彼得三世人数锐减的扈从队伍逃回奥拉宁鲍姆，明尼希建议他夺取喀琅施塔得。

在这个银装素裹的夜晚，彼得三世登上一艘双桅纵帆船，但他已经烂醉如泥，不得不由他的情妇和老元帅扶他上船。三个小时后，在喀琅施塔得城外，明尼希宣布皇帝驾到，但水兵们的回答是："没有皇帝了。叶卡捷琳娜二世万岁！"彼得三世晕了过去。他曾向叶卡捷琳娜预言说："我会死在俄国。"他仅仅想退位然后隐居到荷尔斯泰因。他决定去谈判。

叶卡捷琳娜二世放纵不羁地穿着她的近卫军制服，手里拿着明晃晃的军刀，来到宫殿广场，登上她的灰色纯血马"光辉"，检阅了等候在那里的1.2万近卫军官兵。有些士兵醉醺醺的。大街小巷满是微醉的士兵，他们洗劫了酒馆。地上到处是他们丢弃的军服，就像化装舞会之后的早晨。三十三岁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头发红褐，眼睛碧蓝，睫毛乌黑，身材不高但丰满婀娜，骑马从士兵队列间走过。但她意识到自己的军刀缺少穗子。在这个时代，这种细节非常重要。之前搭乘她马车的那个聪明敏锐的年轻近卫军骑兵中士拍马上前，把自己的军刀穗子奉上。波将金以这种放肆大胆的方式吸引了她的注意。她注意到他的魁梧身材、熠熠生辉的红褐色头发、敏感的长脸和下巴上的"美人沟"[153]，这堂堂的相貌再加上他的聪明才智，为他赢得了"亚西比德"[154]的绰号。

当他准备返回队列时，他的骏马因为训练有素、惯于在队伍中行

进，拒绝离开她的身边。“她大笑起来……她与他说话”，并且“由于这个偶然”，波将金后来回忆道，他最终成了她掌权的搭档和一生挚爱——“全都要感谢一匹放肆的马”。

叶卡捷琳娜二世和近卫军在白夜的蓝光中前进，途中休息了几个小时。而奥尔洛夫两兄弟格里戈里和阿列克谢先行骑马赶往奥拉宁鲍姆，在那里逮捕了彼得三世，强迫他签署退位书，格里戈里把退位书送到了女皇手里。彼得三世在他的情妇和古多维奇的陪同下被送进马车，而近卫军高呼“叶卡捷琳娜二世万岁！”在彼得宫城，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谋臣帕宁来见彼得三世。彼得三世哀求不要与沃龙佐娃分开。这个请求被拒绝，于是他请求只带上自己的小提琴、黑仆人纳西索斯和他的狗莫普希。帕宁同意了。叶卡捷琳娜二世打算把这个已经变成空壳的前任皇帝囚禁在什利谢利堡，和前沙皇伊凡六世在一起，但当晚疤脸把彼得三世送到了附近的罗普沙庄园。叶卡捷琳娜二世返回了圣彼得堡。[155]此后她再也没有见过彼得三世。[156]

达什科娃公爵夫人走进叶卡捷琳娜二世书房的时候，“震惊”地发现格里戈里·奥尔洛夫“全身舒展，躺在沙发上”，翻阅朝廷文件。“我问他在干什么。他回答：‘女皇命令我拆开这些文件。’”

叶卡捷琳娜二世奖赏了朋友，但没有惩罚敌人。圣彼得堡驻军得到了相当于半年军饷的赏金。拉祖莫夫斯基和帕宁分别得到5000卢布年金，格里戈里和阿列克谢·奥尔洛夫分别得到800农奴和2.4万卢布。格里戈里另外还得到5万卢布。波将金可以在600农奴和1.8万卢布之间选择。叶卡捷琳娜二世坚持要求提拔他，另外还赏了他1万卢布。叶卡捷琳娜二世对她丈夫的情妇伊丽莎白·沃龙佐娃很和气（尽管有些屈尊俯就），把她送到乡村，“否则她会闲逛回宫里”。

尼基塔·帕宁成为叶卡捷琳娜二世外交委员会的高级成员，但始终没有成为委员会主席。她永远不能忘记，帕宁曾希望保罗成年后立刻登

基。她任命扎哈尔·切尔内绍夫，即18世纪40年代追求她的那个人，为陆军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维亚泽姆斯基是个本领娴熟而诚实正派的政治家，被任命为内政委员会主席，领导她的整个内政，从财政到法律，长达二十八年之久。他的夫人是特鲁别茨科伊的女儿，而特鲁别茨科伊在他之前担任内政委员会主席二十年之久。如此可见，政治高层的世界是多么小。她没有让格里戈里·奥尔洛夫一步登天，而是让他负责炮兵和吸引殖民者到乌克兰南部的新领土。在翻阅朝廷文件的最初兴奋淡去之后，懒惰、贪图享乐的奥尔洛夫并没有振作起来去行使权力。帕宁憎恶暴发户奥尔洛夫家族，而切尔内绍夫家族和拉祖莫夫斯基在帕宁与奥尔洛夫家族之间摇摆不定。但是，奥尔洛夫家族有一个计划来保障自己价值无量的在女皇身边的地位：格里戈里必须与叶卡捷琳娜二世结婚。不幸的是，她已经有一个丈夫了。[157]

彼得三世如今在罗普沙，被疤脸、巴里亚京斯基和另外十二人（包括波将金）看押着。他接二连三地向叶卡捷琳娜二世发出请求："陛下，若您不想杀死一个已经可怜兮兮的人，就请怜悯我，把伊丽莎白·沃龙佐娃留给我，作为我唯一的慰藉……如果您愿意见我一面，那将是我最大的心愿。"她没有回复。他悲惨地请求给他一间较大的房间，并允许他隐居到德意志："我请求陛下不要把我当作十恶不赦的罪犯；我不知道是否曾经冒犯您。"

彼得三世和疤脸待在一起，完全有理由感到害怕。看守和犯人在这场死亡之舞中都纵情狂饮。"我们的怪物，"疤脸在7月2日给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信中写道，"患上了绞痛，病得很重。我担心他可能会病死，但我更担心他会活下去。第一个担心是，他一直满嘴说胡话，让我们都感到好笑；第二个担心是，他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个真正的危险。"这种威胁的话语令人胆寒，但叶卡捷琳娜二世没有更换看守。

7月6日，疤脸报告称，彼得三世病势沉重，几乎昏迷："我觉得他

活不到今晚了。”这种阴森可怖的诊断听起来更像是死刑判决。罗普沙的气氛就像是逐渐收紧的绞索，但只要彼得三世还活着，叶卡捷琳娜二世和奥尔洛夫家族就不可能安全。

当晚，疤脸报告称，发生了一起非常不幸的事故：“小妈妈，这叫我怎么解释！”到晚间，“奄奄一息”的彼得三世奇迹般地恢复了元气，和看守一起酗酒起来。在桌前与巴里亚京斯基争吵的时候，“我们没办法把他俩分开。他死了。我不记得我们做了什么，但我们全都有罪。因为我兄弟的缘故，怜悯我。我坦白了一切……原谅我们，快点命令了结此事吧。我不想活了。我们激怒了您，永远失去了自己的灵魂”。这些书信表明，这是蓄意谋杀，但凶手们都喝醉了，以便更容易下手。彼得三世的死对叶卡捷琳娜二世来说是必需的，也很便利，但她相信自己将永远被弑夫和弑君的罪行玷污：“我的光荣被玷污了，后世将永远不会原谅我。”但后世原谅了她。

皇帝的遗体被装扮一新，隆重地停放在涅夫斯基修道院。一条领巾掩饰了他青紫的喉咙，压低的帽子遮盖了他青肿的面部。叶卡捷琳娜二世发布了声明，称彼得三世死于“痔疮绞痛”，这是个荒唐的诊断，后来成为政治谋杀的幽默的委婉语。叶卡捷琳娜二世邀请启蒙思想家让·达朗贝尔[158]访问俄国的时候，他开玩笑说他不敢来，因为他“患有痔疮，这在俄国是非常危险的疾病”。

彼得三世当初推迟了自己的加冕礼。叶卡捷琳娜二世不会犯同样的错误。[159]

第四场 黄金时代

出场人物

叶卡捷琳娜二世（大帝），女皇（原名安哈尔特-采尔布斯特的索

菲），1762～1796年在位，彼得三世的遗孀

保罗一世，皇帝，1796～1801年在位，彼得三世与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儿子

娜塔莉亚·阿列克谢耶芙娜（原名黑森-达姆施塔特的威廉明娜方伯[160]小姐），保罗的第一任妻子

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原名符腾堡的索菲亚·多罗特娅公爵小姐），保罗的第二任妻子

亚历山大一世，皇帝，1801～1825年在位，保罗和玛丽亚的长子

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芙娜，亚历山大一世的妻子（原名巴登的路易丝大公小姐）

康斯坦丁一世，皇帝，1825年在位，保罗和玛丽亚的次子

安娜·费奥多罗芙娜（原名萨克森-科堡-萨尔费尔德的尤利亚妮公爵小姐），康斯坦丁的妻子

叶卡捷琳娜大帝的男宠（侍从长）们

格里戈里·奥尔洛夫，军械大臣，伯爵，后成为公爵

亚历山大·瓦西里奇科夫，“冰汤”

格里戈里·波将金-塔夫利切斯基，公爵，“亚西比德”“独眼巨人”“殿下”

彼得·扎瓦多夫斯基，皇室秘书，后成为伯爵，枢密院成员，“彼得鲁沙”

谢苗·佐里奇，“野蛮人”

伊凡·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伊庇鲁斯国王”

亚历山大·兰斯科伊，“萨沙”

亚历山大·叶尔莫洛夫，“白色黑人”

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夫-马莫诺夫，伯爵，“红衣先生”

普拉东·祖博夫，伯爵，后成为公爵，“黑人”“牙齿”“黄道带”

廷臣：各部大臣等

尼基塔·帕宁，保罗大公的宫廷大总管，外交委员会主席，伯爵

扎哈尔·切尔内绍夫，陆军委员会主席，伯爵

基里尔·拉祖莫夫斯基，伯爵，乌克兰的盖特曼，后成为陆军元帅

彼得·鲁缅采夫-扎杜奈斯基，伯爵，陆军元帅

阿列克谢·奥尔洛夫-切什梅斯基，海军将领，伯爵，格里戈里·奥尔洛夫的兄长，“疤脸”

亚历山大·别兹博罗德科，外交事务秘书，后成为伯爵和公爵，首相

尼古拉·萨尔蒂科夫，保罗和亚历山大一世的宫廷总管，后成为伯爵和公爵，陆军委员会主席

瓦列瑞安·祖博夫，伯爵，“娃娃”，普拉东·祖博夫的弟弟

费奥多尔·罗斯托普钦，保罗的追随者

普拉斯科维娅·布鲁斯伯爵夫人，叶卡捷琳娜大帝的侍从女官

亚历山德拉·布拉尼茨卡（娘家姓恩格尔哈特），波将金的外甥女，伯爵夫人，“萨申卡”

叶卡捷琳娜·斯卡乌龙斯卡娅（娘家姓恩格尔哈特），波将金的外甥女，伯爵夫人，“猫咪”“卡金卡”“天使”“维纳斯”

叶卡捷琳娜·涅利多娃，保罗的情妇，“小妖精”

瓦尔瓦拉·戈洛温娜伯爵夫人，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廷臣和朋友

1762年9月中旬，叶卡捷琳娜二世带着八岁的儿子保罗和他的教师帕宁，在全副仪仗的游行队伍中进入莫斯科。22日，她在圣母升天大教堂将她自己加冕为女皇。随后在加冕礼的任命名单中，格里戈里·奥尔洛夫被任命为侍从长，这个头衔的含义变得与安娜女皇时期的大总管相同，即女皇的情夫。奥尔洛夫五兄弟和帕宁都被晋升为伯爵。波将金又得到四百农奴和内廷侍卫的宫廷头衔。

典礼之后，小保罗发烧病倒了。叶卡捷琳娜二世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讨厌莫斯科，所以着急得发狂，担心保罗的性命：他是她所建政权的唯一合法支柱，因为她自己没有一星半点的皇位继承权。好在他康复了。

返回圣彼得堡后，叶卡捷琳娜二世很清楚，自己的地位非常脆弱。她通过秘密警察仔细地观察所有人，巧妙地安抚所有派系，尽量少得罪人，展现出笑眯眯的睿智和泰然自若的自信，令人感到宽慰。没过多久，近卫军的一些人搞起了阴谋，企图帮助伊凡六世复辟，但这场阴谋被迅速挫败了。叶卡捷琳娜二世不知疲倦地辛勤工作。她就像彼得大帝

一样说道："时间不属于我，而属于帝国。"她每天早上6点起床，在仆人们还没起来之前自己做咖啡，然后就开始工作。她知道什么衣服适合自己的身材并能取悦她的俄国臣民，所以每天都穿奢华但从来不会显得俗气花哨的俄国式长裙。她如今三十多岁，在英国大使乔治·麦卡特尼爵士眼中"仍然风韵犹存"，而后来结识她的利尼亲王[161]觉得她"更多是端庄大气，而不是俊秀"。所有人都赞美了她的丰润肤色、洁白牙齿和明亮的蓝眼睛。

她每天要写许多信，承认自己是个"书写狂"。她还有其他一些强迫症的爱好——"英伦狂"，还有植物狂。她酷爱英国绘画与花园；她喜爱新古典式建筑，说自己对艺术收藏有着"难以满足的贪婪"。这也都是展现她的威严辉煌的手段。她给冬宫增添了一座亭子——称其为小埃尔米塔什[162]——来存放她的艺术品，并举办私人晚会来招待朋友。按照彼得大帝的传统，她给客人定了10条规矩：

1.进门时放下剑和帽子，也抛下所有的头衔。

2.乡土观念和野心也必须留在门口。

……

最后是：

10.不得在公开场合张扬丑事，在晚会上少管闲事。

和伊丽莎白一样，她使用由滑轮升起的饭菜升降机，以避免仆人偷听。她后来继续扩建冬宫，新的部分即今日的老埃尔米塔什，以展示她的艺术品。[163]她书写法令、信件、讽刺剧和指示，还不断修改自己的秘密回忆录。叶卡捷琳娜二世不知疲倦地宣扬自己：她给伏尔泰和其他启蒙思想家的书信，要的就是被复制传播。

这位天生的政治家对自己统治的局限有着非常务实的认识："我做事的方式，必须让人民以为这就是他们想要的方式。"她的秘书谈到她的无限权力时，她大笑道："没有你想的那么轻松。首先，如果我的命

令无法执行，就没有人会去执行……我听取别人的建议，我咨询别人，等到我确信得到普遍赞同的时候，我才发布命令，然后才能愉快地看到你说的盲目的服从。这就是无限权力的基础。”但当她的权力受到挑战的时候，她冷酷无情，不过绝不残忍：“我必须有狼的牙齿和狐狸的尾巴。”她听说某位贵族老是批评她，于是建议他闭嘴，“否则就把他调到鸟不拉屎的地方，让渡鸦都找不到他的骨头”。

她上午接见大臣，起草命令。11点时，她梳妆打扮，招待奥尔洛夫，常常只带着他、她心爱的灵缇和几位侍从女官去散步。下午1点用过午膳之后，她在自己房内工作，直到晚上6点，那是“情人的时光”，留给奥尔洛夫；然后盛装打扮，准备参加盛会、宫廷活动（星期天）或看戏（星期一和星期四），或参加化装舞会（星期六）。在这些场合，深谙辉煌排场之妙处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向欧洲展现了自己的恢宏与威严。随后她和奥尔洛夫一起就寝，可能在晚上11点上床睡觉。

“我的地位，”叶卡捷琳娜二世在给老情人波尼亚托夫斯基的信中写道，“迫使我谨小慎微。最低贱的近卫军士兵看到我也会想：‘她由于我的帮助才上台。’”波尼亚托夫斯基仍然爱着她，梦想娶她。叶卡捷琳娜二世觉得他的这种天真很烦人：“既然我必须直言不讳，而你一心无视我一直告诉你的东西，那我就直说吧：事实是，如果你来这里，很可能会把我俩都害死。”但这个失望的波兰人将得到极大的抚慰。[164]

“我要派凯泽林伯爵立即去波兰，等现任波兰国王驾崩之后，让你当国王。”叶卡捷琳娜二世在政变一个月后写信给波尼亚托夫斯基道。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三世[165]于9月驾崩，奥尔洛夫家族和切尔内绍夫家族希望奥古斯特三世的儿子继位，但她决定把波兰王位送给波尼亚托夫斯基。叶卡捷琳娜二世这么做，绝不是心血来潮地奖赏性服务，她其实是信奉国家利益至上的冷静公正的人，奉行彼得大帝的波兰政策，即通过一个附庸国王来控制波兰，使其成为俄国的卫星国。波尼亚托夫斯基通

过他的母亲（属于恰尔托雷斯基家族）与波兰的权贵有联系，他将完全臣服于俄国。但他仍然抱有幻想："如果我想要王位，是因为我看到你坐在上面。"她批评他的时候，他殷勤地哀鸣道："不要让我当国王，把我带到你身边吧。"

弗里德里希大王愿意支持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波兰政策，以换取俄国对普鲁士的支持。于是，普鲁士和俄国在1764年3月31日签订了盟约。8月26日，波兰的选举议会在俄国军队的包围之下，选举波尼亚托夫斯基为国王，称号为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尼基塔·伊凡诺维奇！为了我们制造的这个国王，我祝贺你，"叶卡捷琳娜二世兴高采烈地告诉帕宁，"此事让我对你的信任大大增加了。"[166]在帕宁眼中，俄普联盟是建立一个新的"北方体系"的第一步，他的目标是拉拢信奉新教的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以加强俄国对波罗的海的控制，并遏制奥地利和法国的"天主教阵营"。叶卡捷琳娜二世已经让前任情夫当上了国王，那么她会嫁给现任情夫奥尔洛夫，让他成为皇帝吗？[167]

如果说把波尼亚托夫斯基带到俄国会迅速害死她，那么与奥尔洛夫结婚同样糟糕。终其一生，叶卡捷琳娜二世始终渴望家庭的亲密温馨。她不得不在朋友和情夫那里寻找这种感觉。

她的父母都已过世。儿子保罗还小，但和许多王室一样，母子关系也被不可避免的继承问题毒害了，原本善良的母亲天性遭到了扭曲。保罗的成年可能意味着她的倒台。如果保罗表现出才干，女皇就很难拒绝传位给他。好在他飘忽不定的不靠谱性格虽然毁了母子关系，却也成为女皇统治的理由。

既然没有家庭，叶卡捷琳娜二世就组建了一个亲密的小团体来替代。她最亲密的朋友是为她效力已久的侍从女官普拉斯科维娅·布鲁斯伯爵夫人，她的母亲鲁缅采娃伯爵夫人曾是彼得大帝的情妇。在所有与爱情有关的事情上，普拉斯科维娅·布鲁斯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盟

友，“对她，我可以无话不谈，不必有任何担忧”。她俩对男人的品位相同，也同样欲望强劲，所以普拉斯科维娅有了女皇的“试用官”的名声。事实比这更复杂，但每一位君主都需要一个密友来处理这方面的事情，这个密友应当既有朋友的忠诚，又有外交官的手腕和皮条客的粗俗。

叶卡捷琳娜二世原谅了“天生的滑稽鬼”列夫·纳雷什金支持彼得三世的举动，重新任命他为御厩大臣。但他非常不擅长体育运动，所以她开玩笑说，他应当是“御驴大臣”。不过，对叶卡捷琳娜二世来说，生活的中心始终是她的情夫。她并非传说中的女色情狂，而是强迫症般严守一夫一妻主义，喜欢在她舒适温馨的套房内与情夫打牌和讨论她在文艺方面的兴趣：她把自己套房上方的那个套房给了侍从长奥尔洛夫。只要他乐意，就可以通过一道绿色楼梯，直接下楼到她的房间。她每晚都与奥尔洛夫打牌，玩法罗和伯齐克牌戏。她忠贞于奥尔洛夫，但在宫里她还有一个仰慕者。她在政变那夜遇见的波将金以英俊（她说“他的头发比我的更美”）、聪明才智、热衷神学和擅长模仿而著称。奥尔洛夫觉得难以取悦女皇的时候，就邀请波将金来逗她乐。她请他表演模仿，他否认自己有这方面的才能，但这么说的时候用的是轻微的德语口音，与女皇的口音一模一样。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在场的人都等着看她会不会高兴，而她捧腹大笑。有时她在宫殿走廊里遇见波将金，他会跪下，握着她的手，向她表白自己的爱。

叶卡捷琳娜二世并不鼓励波将金对自己的追求，但认真地提携他的事业。他的情场风流很传奇，据说他可能与女皇的闺蜜布鲁斯伯爵夫人也有一腿。然后，他突然从宫廷消失了。据说他因为与叶卡捷琳娜二世调情，被奥尔洛夫兄弟用台球杆狠揍了一顿。更可能的情况是，他身体不适，受了感染。不管是怎么回事，他失去了左眼，也丧失了自信，陷入抑郁。叶卡捷琳娜二世询问波将金出了什么事，并让布鲁斯伯爵夫人传递消息：“这样一个拥有罕见才华的人离开了社交界、祖国和那些珍惜他的人，真是莫大遗憾。”回到宫廷后，这个曾经因为机智和英俊而

被称为亚西比德的人，得到了一个新绰号——“独眼巨人”。

他需要奥尔洛夫，也爱他，他是她生活的中心。在公开场合，她对他十分亲密，而他热爱音乐和唱歌。宫廷日志记载了一个夜晚的故事：“晚宴之后，女皇陛下优雅地返回她的内室，棋牌室的绅士们唱着歌；然后，宫廷的歌手与仆人和近卫军士兵在G.G.奥尔洛夫伯爵命令下，在另一个房间唱起欢快的歌曲。”目前，叶卡捷琳娜二世必须在雄心勃勃的奥尔洛夫家族和旧贵族之间维持平衡。和所有宠臣一样，格里戈里·奥尔洛夫也企图通过婚姻来让自己兄弟几人的地位稳固起来。

流言蜚语扰乱了宫廷的微妙平衡。“女皇可以随心所欲，”帕宁警告她道，“但奥尔洛夫太太永远不能成为俄国女皇。”1763年5月，在叶卡捷琳娜二世从莫斯科去罗斯托夫朝圣期间，一个名叫希特罗沃的内廷侍从被捕。此人蓄谋杀死奥尔洛夫兄弟，并让叶卡捷琳娜二世嫁给伊凡六世。此案使得奥尔洛夫与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婚姻化为泡影。

1764年7月5日，叶卡捷琳娜二世巡视波罗的海各省，这是她的第二次大规模巡视。在此期间，精神错乱的军官瓦西里·米罗维奇企图从什利谢利堡深层营救一号犯人，即伊凡六世，以便帮他复辟。米罗维奇及其朋友不知道的是，伊丽莎白和彼得三世曾下令，一旦有人企图营救伊凡六世，就将伊凡六世杀死，而叶卡捷琳娜二世曾确认这道命令仍然有效。米罗维奇及其朋友抢占了要塞的城楼，然后奔向牢房。在枪战之后，他发现前任皇帝身上有多处刀伤，鲜血淋漓。他亲吻了伊凡六世的尸体，投降了。叶卡捷琳娜二世匆匆赶回都城。米罗维奇被斩首，他的同伙则被判处可怕的“跑棍子”，即犯人赤裸上身，在两队共1000人之间跑过，这1000人都用棍棒殴打犯人。跑这么10～12趟，犯人就会死亡。

两位前任沙皇就这样凄惨死去，但他们的消失，以及她的儿子保罗的年幼，为她扫清了道路，让她得以施展身手。令人无比惊异的是，这个弑君、弑夫的德意志篡位者成功地恢复了自己的名誉，不仅成为俄国

沙皇，还是成功的帝国霸业开拓者，同时还是开明专制君主以及启蒙思想家的宠儿。[168]

1767年7月30日，叶卡捷琳娜二世乘坐一辆八匹马拉的马车，后面跟着十六辆载着廷臣的马车，车上坐着两个奥尔洛夫、两个切尔内绍夫、波将金，还有她的儿子保罗。他们从莫斯科的戈洛温宫驶入克里姆林宫，开启了她的开明工程：立法委员会。五百名选举产生的代表，包括贵族、市民、公民和外国人，首先与她一同在圣母升天大教堂领受祝福（穆斯林在外等候），然后走进多棱宫，公布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圣谕》。足以证明她全身心投入的是，她的所有宠臣都参与其中：神秘失踪十八个月后刚刚返回的波将金（如今是独眼）被任命为“外族守护者”之一；在一场典礼（效仿英国国王议会的开幕典礼）上，格里戈里·奥尔洛夫宣读了她亲自撰写的《圣谕》。

《圣谕》吸收了孟德斯鸠、贝卡里亚[169]和其他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如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启蒙思想家并非现代的民主自由派，但他们是迷信与暴政的敌人，是公正、秩序与理性的倡导者。就像所有虚荣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们很容易为权贵的赏识而陶醉，也喜爱擅长表演的开明专制君主。叶卡捷琳娜二世真诚地赞同他们的理念，憎恶奴隶制。在巴洛克风格宫殿（尤其在莫斯科）光鲜表面的背后，她知道农奴怎样被囚禁在臭气熏天的地牢里：“没有哪一座庄园没有铁项圈、铁链和刑具，用来惩罚那些罪行极其轻微的人。”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农奴制导致了一起连环杀人案。达里娅·萨尔蒂科娃，一个年轻的寡妇，安娜女皇母亲家族的成员，酷刑拷打和杀死了数百农奴。[170]叶卡捷琳娜二世虽然反对农奴制，却仍然将数万农奴赏赐给自己的宠臣。她特别谨慎，不愿意挑战贵族的特权，尤其是占有农奴这项特权。事实上，皇室所属的土地上生活着数百万农奴，所以她自己就是最大的农奴主。而且她深知，沙皇与贵族的合作是帝国的基石。而沙皇与贵族合作的基础为双方利益的趋同，即贵族一方面在政府和军队中服务，另一方面镇压和

占有数百万农奴。她抓住一切机会来加强这种基石。

立法委员会的部分目的是宣扬和展示她的开明哲学和慈善，但委员会的工作冗长而令人厌倦。代表们更热衷于讨论请愿事宜，为地方问题和社会问题奔走呼号，而不是研讨帝国的根本大业。不过，立法委员会炮制了“叶卡捷琳娜大帝”的称号，伏尔泰把这个称号传扬到全欧洲。立法委员会的高谈阔论很快就让叶卡捷琳娜大帝厌烦不已。她返回了圣彼得堡。战争与爱情的动荡将她从沉闷的会议中拯救了出来。[171]

1768年6月，波兰爆发了反对斯坦尼斯瓦夫国王的叛乱。为了击败叛军，俄国哥萨克在追击他们的时候越过了国界，进入奥斯曼领土，后来横冲直撞地屠杀了一些犹太人和鞑靼人。9月25日，苏丹穆斯塔法三世将俄国大使关进七塔要塞[172]，就此向俄国宣战。叶卡捷琳娜大帝部署了8万军队，兵分两路，一路由总司令亚历山大·戈利岑公爵指挥，另一路的指挥官是颇有才干的彼得·鲁缅采夫。俄军沿德涅斯特河南下，奉命控制乌克兰南部。如果一切顺利，他们将一边战斗一边绕过黑海，攻打克里米亚，同时渡过普鲁特河和多瑙河，进入今天的保加利亚，以威胁君士坦丁堡。

“我的士兵去打土耳其人，仿佛是去参加婚礼。”过于自信的叶卡捷琳娜大帝热情洋溢地向笔友伏尔泰吹嘘道。但煽动战争的政客很快就会发现，战争从来就不是婚礼。俄军由被强征入伍的农民组成，是从农村和各个家庭拉来的壮丁，他们常遭到农奴主军官的虐待，而且兵役长达二十五年。但从某些方面讲，服兵役让农民得以逃脱农村生活的可怕赤贫。他们有可能升为军官，而且尽管军纪极其野蛮，他们还是在军旅生涯中找到了一种独特的民族主义和东正教的团体精神。这就是使俄军的士气如此高涨（并且与西方军队相比，维持起来更廉价）的特质之一。“土耳其人就像保龄球柱一样纷纷倒下，”有一句俄国谚语这样说道，“而我们的士兵即便没了头，还站得笔直。”

俄军攻陷第一座奥斯曼要塞后，叶卡捷琳娜大帝欣喜若狂。但成绩来得很慢。“疤脸”阿列克谢·奥尔洛夫建议“巡航”到地中海，于是叶卡捷琳娜大帝命令波罗的海舰队取道直布罗陀海峡去攻击奥斯曼人，并煽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东正教徒和阿拉伯人起来反叛。[173]从未出过海的阿列克谢·奥尔洛夫被任命为波罗的海舰队司令，不过他把航海事务都留给他的苏格兰海军将领塞缪尔·格雷格负责。1770年6月24日，疤脸向停泊在切什梅[174]港口的奥斯曼舰队施放了火船。苏丹的舰队被歼灭，1.1万名奥斯曼水兵葬身海底。叶卡捷琳娜大帝欢庆此次大捷，并赏赐疤脸一个新绰号：切什梅斯基。俄国人暂时成了地中海东部的主宰，并且首次在阿拉伯世界开展军事冒险，炮击了叙利亚的若干港口，并占领贝鲁特六个月之久。[175]

在切什梅战役的同一天，鲁缅采夫率领2.5万俄军，在今天罗马尼亚的拉尔加河打败了15万人的土耳其军队。8月，他在卡古尔河又打了一次胜仗。鲁缅采夫是个冷若冰霜、坚如磐石的大贵族，在七年战争期间从弗里德里希大王那里学到了战争艺术。他是布鲁斯伯爵夫人的弟弟，据说还是彼得大帝的私生子。他凭借战功赢得了元帅权杖。

为了永久纪念她的胜利，叶卡捷琳娜大帝在皇村建造了一座俄国军事胜利的“主题公园”，竖立了纪念陆战的方尖碑，为纪念切什梅战役而开辟了一个湖泊、竖立了石柱。[176]但帝国和女皇的内室并非一切都顺利：这年11月，送回鲁缅采夫捷报的英雄将军不是别人，正是波将金。[177]

私下里，叶卡捷琳娜大帝和奥尔洛夫的关系变得紧张了。从政治角度看，奥尔洛夫兄弟的算计有个错误：头脑、肌肉、品位和魅力没有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而是非常公平地分给了五个兄弟：疤脸冷酷无情，费奥多尔有文化，格里戈里则只有勇气、魅力和相貌。“他的所有优点都被他的放荡掩盖了”，狄德罗曾在巴黎见过格里戈里，描述他为“一个

总是在煮的锅，却从来不能煮熟任何东西”。他的低劣品位臭名远扬。“对他来说，什么都很好，”法国外交官迪朗·德·迪斯特洛夫评论道，“他玩女人就像吃饭一样，非常不讲究。他喜欢卡尔梅克或芬兰村姑，也喜欢宫廷里最漂亮的佳丽。他就是这样一个傻瓜。”

叶卡捷琳娜大帝厌倦了他的有限智力和愚笨风度，但她后来告诉波将金，“若不是奥尔洛夫先厌倦了我们的关系，我会永远要他的”。她在秘密地与波将金通信，并认真地关心他的事业。在战争之初，波将金被赐予宫廷总管的仪式性钥匙，这是深得圣宠的标志。但同时他以骑士风度写信给叶卡捷琳娜大帝：“我能向陛下表达自己感激的唯一方式，就是为了陛下的荣耀而流血。取得成功的最好办法，就是狂热地为君主效力，置生死于度外。”叶卡捷琳娜大帝给陆军委员会主席扎哈尔·切尔内绍夫发去了一封信：“你应将宫廷总管波将金派往前线。”波将金作为骑兵将领，表现非常出色。波将金的上级鲁缅采夫在一次战役后报告称：“他是胜利的英雄。”波将金返回宫廷应当是得到了女皇的鼓励，并且宫廷日志显示，波将金这次回宫的时间不久，却与女皇一同用膳十一次之多。随后他返回前线，取得了更多胜利。在鲁缅采夫攻打锡利斯特拉[178]、另一名将领入侵克里米亚的时候，俄军遭到热病的沉重打击，庄稼歉收，随后还传来了噩耗。

腺鼠疫横扫莫斯科。到1770年8月时，每天约有500人死亡。总督逃离，城市失控，暴民谋杀了主教。1771年9月21日，格里戈里·奥尔洛夫匆匆赶往莫斯科，勇敢地直面暴民，有效地恢复了秩序。叶卡捷琳娜大帝在皇村为他建造了一座凯旋门。“奥尔洛夫伯爵，”她告诉一位西方笔友道，“是他这一代男人当中最英俊的。”

奥尔洛夫家族的地位似乎固若金汤，但叶卡捷琳娜大帝私下里在征询已经返回圣彼得堡的波将金的意见。女皇后来表示后悔，后悔没有在1772年就开始与波将金恋爱。同时，叶卡捷琳娜大帝派遣格里戈里·奥

尔洛夫去福克沙尼[179]与土耳其人开启谈判。当着鲁缅采夫和波将金的面，奥尔洛夫张皇失措，怒气冲冲地离开了谈判会场。叶卡捷琳娜大帝要求奥斯曼人认可克里米亚的独立，这是俄国控制克里米亚的第一步。但奥地利和普鲁士提出了它们认可俄国吞并克里米亚的价码：瓜分波兰。叶卡捷琳娜大帝同意了所谓的第一次瓜分波兰，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都得到了波兰的一部分。但就在和平似乎即将降临的时候，瑞典又鼓励奥斯曼人继续战斗。

1772年8月30日，叶卡捷琳娜大帝任命亚历山大·瓦西里奇科夫（一个英俊但冷漠的近卫军军官）为新侍从长，让他搬进冬宫内一个套房，那里靠近她自己的套房。当奥尔洛夫在谈判的时候，叶卡捷琳娜大帝有了一个新情夫。奥尔洛夫纵马赶回，但被拦在城门外，接受“检疫隔离”，被命令去他在附近的庄园等候。叶卡捷琳娜大帝必须小心应对奥尔洛夫家族。在敏感的谈判中，她承诺格里戈里·奥尔洛夫，要将“发生过的所有事情都遗忘”，不过她永远不会忘记“我欠你们家族多少”。她付了一笔丰厚的分手费，以后她每次分手都会慷慨解囊。奥尔洛夫获得了15万卢布年金，10万卢布现金（用来组建自己的内廷），1万农奴，她已经为他建造的那座新古典风格的大理石宫殿，以及使用神圣罗马帝国侯爵头衔的权利。奥尔洛夫公爵旅行了一段时间，后来重返宫廷，享受了极大荣誉。在叶卡捷琳娜大帝尝试与瓦西里奇科夫安顿下来的那段时间，波将金被晋升为中将。她之所以选择瓦西里奇科夫，可能是因为她知道，如果她选择波将金，波将金就会霸道、乖僻并占据她的所有空间。但是，她也觉得瓦西里奇科夫非常沉闷无聊。她后来向波将金承认，“瓦西里奇科夫的爱抚能让我哭出来”。她给他取的外号是“冰汤”。[180]

她急于结束战争。鲁缅采夫的军队因为疾病而元气大伤，仍然在围攻锡利斯特拉，僵持不下。在那里，波将金凭借一系列轻骑兵突袭而威名大振。1773年7月，叶卡捷琳娜大帝第一次向伏尔泰提到了波将金的

名字。9月17日，东南边疆地带雅伊茨克的哥萨克、鞑靼人和逃亡农奴在一个自称彼得三世的顿河哥萨克领导下掀起了叛乱。这个假沙皇的真名是叶梅利扬·普加乔夫，是个逃兵。他宣称他的淋巴结核病疤痕是皇室身份的象征。他的叛乱点燃了一个火药桶。许多城镇被他攻占，贵族被肢解，妇女被强奸并送进“皇帝后宫”，而普加乔夫的兵力也在迅速膨胀，并挥师北上。

还有更多的麻烦：叶卡捷琳娜大帝受到了自己亲生儿子的挑战。1772年9月20日，保罗满十八岁了。他可以期待拥有自己的婚姻、宫廷和政治角色。保罗及其谋臣帕宁相信，合法的沙皇应当亲自治国理政。这对叶卡捷琳娜大帝来说将是一场灾难。[181]

保罗需要结婚。他年幼的时候，叶卡捷琳娜大帝曾用爱情的话题逗弄他，而奥尔洛夫和帕宁带他去拜访侍女。他到青春期之后，叶卡捷琳娜大帝把一个年轻的波兰寡妇介绍给他，她为他生了个儿子。[182]自小成长在这样轻浮放荡的环境里，他害怕自己结婚之后会被戴绿帽子便不足为奇了。在文化方面，他浸淫于启蒙思想。帕宁教导他，虚荣的战争、无拘无束的专制和不道德的女性统治（这三点都是对他母亲的隐晦批判）会危及良好的政府和井井有条的社会。然而，这些思想却与保罗的信念——不受限制的神圣独裁统治、普鲁士军国主义和中世纪骑士风尚——截然相反。

叶卡捷琳娜大帝开始在神圣罗马帝国（她自己就来自那里）地位较低的贵胄小姐当中寻找一个儿媳。她选择了黑森-达姆施塔特的威廉明娜方伯小姐，邀请她到圣彼得堡。保罗喜欢她，但正当她皈依东正教并改名为娜塔莉亚的时候，保罗自己卷入了一场阴谋。野心勃勃的荷尔斯泰因外交官卡斯珀尔·冯·萨尔登企图让他成为沙皇，与叶卡捷琳娜大帝共同统治。帕宁不主张这条路线，但叶卡捷琳娜大帝大为警觉。她不让保罗拥有自己的独立宫廷。

1773年9月29日，保罗迎娶娜塔莉亚，举办了盛大婚礼，燃放了烟花。母子关系有时很亲密，尤其是两年前他生病时得到了母亲无微不至的照料。但甚至是在萨尔登事件之前，叶卡捷琳娜大帝就发现保罗心胸狭窄、阴郁颓丧而毫无魅力，现在他还变得危险了。竞争将逐渐摧毁他们之间原本就薄弱的亲情。[183]

俄国深陷于无休止的战争，伏尔加河流域南部爆发了普加乔夫叛乱。圣彼得堡和欧洲却兴致勃勃地观看奥尔洛夫公爵快活地返回俄国宫廷。叶卡捷琳娜大帝正和“冰汤”待在一起。分析俄国局势的专家弗里德里希大王注意到，奥尔洛夫在执行“除了性爱”之外的所有职责。弗里德里希是个用情专一的同性恋者，非常憎恶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接地气或者说庸俗的性生活：“让生殖器官裁决欧洲的利益，真是件可怕的事情。”叶卡捷琳娜大帝的皇位受到了威胁，她拿起笔，给正在远方攻打一座奥斯曼要塞的某位军官写了一封信：

> 先生！中将和骑士，您或许忙于凝视锡利斯特拉，无暇读信……但因为我非常热切地希望永远保住勇敢、聪明和有才华的人，我恳求您避开危险。您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或许会问自己，我为什么写了这封信。我的回答是：这是为了让您确信，我在思念您，因为我永远是
>
> 善心的叶卡捷琳娜。

俄军且战且退地渡过了多瑙河，波将金掩护军队后方，最后一个过河。随后他立即骑马奔向圣彼得堡，匆匆来到宫廷。在冬宫的楼梯上，他迎头撞上了奥尔洛夫。

“有什么消息吗？”波将金问。

“没有，”奥尔洛夫公爵答道，“除了我在往下走，你在往上走。”但什么也没发生。瓦西里奇科夫仍然占据着自己的位置。叶卡捷琳娜大帝犹豫不决。波将金始终善变，时而清心寡欲像个僧人，时而穷奢极欲。他与她对质，然后怒气冲冲地去了涅夫斯基修道院，宣布自己要出家。

布鲁斯伯爵夫人在修道院僧舍和皇宫之间来回奔走，传递波将金写的情歌歌词（他很有音乐才华）：“我一看到你，我就想到你的孤单。但是天呐，你为什么要我爱她，只爱她一个？”

最后叶卡捷琳娜大帝投降了。她在一封给波将金的信里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 然后来了一位英雄（bogatry，俄国神话中的骑士），他英勇而优雅，我早就很爱他；听说他来了，人们开始议论纷纷，不过他们不知道我已经私下里给他写了信，我想偷偷地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像布鲁斯伯爵夫人怀疑的那样，已经有了我希望他有的那种想法。

波将金来到皇村，然后是冬宫，陪伴在她身边。他成了她的情人之后，叶卡捷琳娜大帝被他激昂旺盛的生命力迷住了。他俩的床笫生活十分和谐美满，在文化与政治方面也有共同语言。

“亲爱的，”她在给波将金的信中写道，“我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非常开心。我们一起度过了四个钟头，无聊的情绪烟消云散，我不愿和你分离。我的亲爱的，我的朋友，我多么爱你：你多么英俊、多么聪明、多么幽默、多么机智。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世界都不重要了。我从来没有这么幸福过。”他们安排在宫殿的浴室内幽会。

“是真的假的？”阿列克谢·奥尔洛夫-切什梅斯基伯爵问。

“什么真的假的？”女皇答道。

“是爱情吗？”疤脸问。

“我不能撒谎。”

“是真的假的？”

“真的！”

疤脸开始大笑。“你们在浴室见面？”

“你为什么会这么觉得？”

“因为一连四天，我们看见浴室的窗户到很晚还亮着。昨天，很显然，你们约定晚些见面，所以你们同意不显露出互相之间的爱意，这是为了瞒过其他人。真聪明！”只有疤脸能够和她这样放肆地讲话，但他的这一席话（被她重复给波将金听）说明宫廷的人们颇为震惊。浴室里回荡着这两个纵情享乐之人的笑声和颠鸾倒凤的声音。“我亲爱的朋友，”她在一封短信里草草写道，“我担心你会对我生气。如果没生气，那更好。快点来我卧室证明吧。”

可怜的“冰汤”十分凄惨。“我只不过是个外室小三罢了，”他后来回忆道，“他们根本都不准我出去，也不准我见任何人。我心急火燎地想要圣安娜勋章，就告诉女皇。第二天我发现衣袋里多了3万卢布。波将金呢，想要什么都能得到。他才是主子。”瓦西里奇科夫搬出了宫，波将金搬了进去。

叶卡捷琳娜大帝仍处于危机中，但她现在有了一位勇敢而聪慧的伴侣和搭档。“我放弃了一个心地善良但非常无聊的人，”她写道，“他当即就被一个最优秀的男人取代了。他是这个黑铁时代里最伟大、最机智风趣、最有独创性的怪人之一。”[184]

“女人终归是女人”，惊骇的弗里德里希大王写道，他发明了一种哲学厌女症的“阴道原则”理论，“在女性统治的政府中，性的影响力总是大过理性引导的稳健政策”。

这将是叶卡捷琳娜大帝一生中最炽热的爱情和绝妙的政治合作。波将金和叶卡捷琳娜大帝在生活方式上截然相反：她井井有条，有着德意志的克制与冷静；而波将金是狂野的、紊乱的、斯拉夫的风格，情感充

沛、高于生活、极其浮夸。她比他年长十岁，出身贵胄；他是斯摩棱斯克小士绅的儿子，有五个姐妹，从小被溺爱。在宗教方面，她是个理想主义者，几乎是无神论者；而他信奉东正教的神秘主义，带有一种罕见的启蒙时代的宽容。他妙语连珠；她天生爱笑；他唱歌，写歌；她五音不全，但爱听音乐。他是个夜猫子，她每晚11点上床睡觉。在外交政策上，她非常务实；他富有想象力，是个幻想家。她用情专一，而他贪得无厌，耽于色欲，忍不住要不断地勾引和享用他那个时代最美丽的贵族女性和欧洲的女冒险家，包括他的至少三个国色天香的外甥女。

然而，他俩也有许多共同的激情。他们都纵情地享受性爱，朴实，接地气，不是那种拘谨假正经的人。他们都酷爱文学、新古典主义建筑和英国花园（波将金旅行时要携带一个花园，由农奴们搬运，不管他停在哪里过夜，都把花园安放下来）。他们都是有强迫症的艺术品与珠宝收藏家，都陶醉于辉煌富丽，不过他的品位是奥斯曼苏丹式的，并非埃及法老式。但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是为了权力而生活的人。波将金是她爱过的唯一一个与她同等聪明的人。格里戈里·奥尔洛夫说波将金“和魔鬼一样聪明”。尽管波将金有着诗意的奇思妙想，但也有充沛的精力和精明的头脑，有能力将庞大的计划转化为现实。他是这方面的大师。“我们的任务是改善局势”，这是他对政治家面临的挑战的定义。“她爱他爱得发狂，”她的朋友、元老伊凡·叶拉金说，“他们之所以相爱，很可能是因为心有灵犀。”这就是为什么叶卡捷琳娜大帝称波将金为“我的孪生灵侣”。

叶卡捷琳娜大帝后来吹嘘道，她会把波将金从“中士培养成元帅”。她已经在向他传授政治的戏剧：“在公共场合举止要聪明，那样就没有人知道我们真正在想什么。”即便在他们的早期通信中，也是既有性爱的游戏，也有权力的游戏。“门会开的，”她在一封短信中写道，“我要上床了。亲爱的，你要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来找你，还是你来找我？”

她称他为“我的哥萨克”“珍宝”“黄金小公鸡”“丛林雄狮”“老虎”；他总是叫她“小妈妈”。在埃尔米塔什打牌的聚会（受宠的外国大使会参加）上，波将金常常不通报就闯进来，穿着土耳其式晨袍，甚至是紧身裤子，嘴里啃着萝卜，阴郁地穿过房间。这是斯拉夫英雄的东方表现形式，他有时是光辉璀璨的生命力和灵魂，有时则生着闷气、一言不发。叶卡捷琳娜大帝不得不修改埃尔米塔什聚会的规则：“第三条规则：我要求你保持快乐，但不准弄坏、打碎或者咬任何东西。”

他的所有怪癖都有着这样的意义：他是个独一无二的人，不遵从任何凡夫俗子的规则。尽管他的暴脾气和疑病症让她疲惫不堪，但她对他的欲望也让她自己惊异：

> 我5点时醒来……我给自己的整个身体，一直到最后一根头发，都制定了严格的规矩，不准自己向你表现出一丝一毫的爱。……哦，波将金先生！你玩了什么花招，扰乱我的内心！在过去，我的心灵被认为是欧洲最好的之一……多么可耻！叶卡捷琳娜二世成了这种疯狂激情的牺牲品……又一个证明你对我拥有绝对权力的证据。好吧，癫狂的书信，飞到我的英雄居住的地方吧……

女皇对他爱得发疯，以至于会偷偷溜到他的房间外，站在严寒中等待他的助手们离去。他们的通信就像现代的电子邮件，我们可以想象信使在他们的套房之间来回奔波。

他的信：“亲爱的小妈妈，我刚回来，冻僵了……我第一个想知道的，是你怎么样。”

她回信：“我很高兴你回来了，亲爱的。我很好。你暖和一下身子吧，去浴室。”

他回信说他已经洗过澡了。

她回信：“我的美男子，我的宝贝，什么都比不上你。我满怀对你的温暖和柔情，只要你活着，我就永远保护你。我猜，你洗了澡之后一定比以前更帅了。”

但在她的权力危机中，她也需要他：“我有好多好多事情要告诉你，尤其是昨天我们讲到的那件事。”1774年3月5日，她通过他向切尔内绍夫传达军事方面的命令，并将他提升为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的副团长。不过，他首先集中精力去组织军事行动，旨在打败普加乔夫。至于战争，他已经在审阅与奥斯曼人的和约条款，但他认为还需要一场攻势：按照她的说法，他说服她“授权给鲁缅采夫，就这样取得了和平”。3月31日，波将金被任命为新俄罗斯（即新近征服的乌克兰南部地区）总督。叶卡捷琳娜大帝照例给了他10万卢布赏金，但他感兴趣的是权力。他要求加入她的指挥战争的议事会。“甜心，因为你要我今天派你送一些东西去议事会，我写了一封信……所以如果你想去的话，今天中午做好准备。”5月30日，他被提升为总司令和陆军委员会副主席。这打乱了她的团队的旧平衡：切尔内绍夫辞职了。但女皇和波将金欣喜若狂地密切合作。“将军爱我吗？”她给他写信道，“我爱你，将军。”[185]

6月9日，鲁缅采夫渡过多瑙河，攻入奥斯曼领土。但7月21日传来消息，哥萨克叛军头领普加乔夫组建了一支新军队，攻占了喀山。伏尔加河地区燃起熊熊大火，爆发了一场野蛮的阶级战争，农奴揭竿而起，屠杀地主。普加乔夫会进军莫斯科吗？惊惶的叶卡捷琳娜大帝在彼得宫城召开了紧急会议。奥尔洛夫家族、切尔内绍夫家族和拉祖莫夫斯基全都对波将金的崛起不满，同时又害怕普加乔夫，所以几乎一言不发，直到后来尼基塔·帕宁向波将金建议，授予他的兄弟、凶悍的彼得·帕宁将军独裁全权，去镇压叛乱。叶卡捷琳娜大帝憎恶彼得·帕宁，“称他为第一流的骗子”，但她在波将金的支持下同意了。

两天后喜讯传来，缓解了女皇的压力：鲁缅采夫根据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条件（经过了波将金的修改），签署了《库楚克开纳吉和约》[186]。“我觉得今天是我一辈子最幸福的日子。”叶卡捷琳娜大帝欢呼雀跃，因为她赢得了在黑海之滨的立足点，乌克兰南部的一片土地，

独立的克里米亚汗国，以及在黑海建造舰队的权利，此外还有比较含糊的奥斯曼帝国境内基督徒的保护者的地位，这种权利在下一个世纪将变得很重要。

7月13日，她的将领终于彻底击败了普加乔夫，他逃向自己的家乡顿河地区，却在那里遭到出卖。彼得·帕宁将军扫荡了许多村庄，将数千人绞死（用铁钩穿刺其肋骨），从伏尔加河运来绞刑架。普加乔夫被判处肢解然后斩首，但叶卡捷琳娜大帝出于人道，命令先将他斩首。[187]彼得三世的幽灵就这样死了。[188]

平定普加乔夫叛乱之后，叶卡捷琳娜大帝没有心情去纵容任何觊觎皇位者。现在，她遇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敌手："伊丽莎白公主"，一个苗条的二十岁姑娘，侧面轮廓有意大利风情，肌肤白润光滑如雪花石膏，灰色眸子，自称是伊丽莎白女皇和"夜间皇帝"的女儿。她的真实身份从来没有被揭穿过，她可能是一个纽伦堡面包师的女儿，但她擅长蒙蔽容易上当的年纪较长的贵族。疤脸监视着她在意大利各地的活动。叶卡捷琳娜大帝用匪徒般的语调要求拉古萨[189]人交出伊丽莎白。否则，"有人可以向城里扔几颗炸弹"。更好的办法是，让疤脸"悄无声息地抓住她"。

奥尔洛夫-切什梅斯基逢迎拉拢这个假公主。她相信自己骗倒了他，但在她登上他的旗舰，被欢呼为"女皇"的时候，这个"恶女人"却被逮捕，押往圣彼得堡，被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她向叶卡捷琳娜大帝求情，在自己的信上签名"伊丽莎白"。然而，女皇以实际行动告诉她，真正的专制君主应当如何行事："派人告诉那个臭名远扬的女人，如果她想让自己的日子好过些，就不要再演戏了。"[190]

叶卡捷琳娜大帝和保罗去往莫斯科，用凯旋门、阅兵式和焰火表演来庆祝胜利。这是她最早的盛大景观之一，由安排辉煌排场的大师波将金负责组织。7月10日，女皇和皇子在克里姆林宫的列队士兵之间走

过，检阅部队。她头戴一顶小皇冠，身穿白鼬毛皮镶边的紫色长袍。他们在《感恩赞》的乐声中走向圣母升天大教堂，两侧是鲁缅采夫元帅和波将金将军，还有12名将军举着她头顶的紫色华盖。随后，在4位元帅的簇拥下，她论功行赏：鲁缅采夫获得了“扎杜奈斯基”的别名，意思是“越过多瑙河”，另加5000农奴和10万卢布；波将金成为伯爵，女皇还告诉他：“和约签订那天，我会把我的一幅肖像（一幅镶嵌钻石的细密画）赠给你，我的宝贝，我的心，亲爱的夫君。”

他俩的关系如胶似漆，这对双方都产生了影响。叶卡捷琳娜大帝找到了波将金这样一个政治伙伴，但他的喜怒无常和疯狂吃醋让她简直要发疯。尽管她宣称“为了你，我愿意做不可能的事情。我愿意当你的谦卑女仆或者低贱佣人，或者两个都当”，但一个18世纪的俄国男人还是很难与一个强有力且在性方面非常独立的女人维持平等关系。“不，格里申卡，”她向他保证道，“我对你绝对不可能变心。爱过了你之后，我还能爱其他人吗？”她警告他，吃醋对他的健康不好。她称他为“残酷的鞑靼人”，威胁要把自己永远锁在房间里，然后又尝试用温情来抚慰他：“尽管你这个样子，我还是会永远爱你。”还有更甜蜜的话：“巴金卡，来看我吧，让我用无穷无尽的爱抚来安慰你。”但她也要求很多，非常黏人。他威胁要杀掉任何一个竞争对手，并指责她在他之前拥有15个情夫，她就给他写了“一份真诚的告白书”。这肯定是帝王写下的最不寻常的文件。她承认，在他之前她有过4个情人；她否认自己放荡，但解释了自己的秉性：“麻烦在于，我的心要一直拥有爱，少一个钟头也不行。”她理解他的窘境，决定让他放心：“我亲爱的灵魂，亲爱的夫君，可爱的丈夫，如果你愿意，来抱抱吧。你的拥抱对我是多么甜蜜和可爱。亲爱的丈夫。”

她可能和波将金举行了某种形式的婚礼或祝福仪式，此后就常常称他为丈夫，而自称“你的妻子”。她是“小妈妈”，他则变成了“巴金卡”，即“爸爸”。[191]但现在她抱怨说，他常常不和她讲话，他似乎退出了，

他的行为令人震惊，居然在她的宴会上对她视若无睹。他们经常鸿雁传书，用书信来和解：

波将金	叶卡捷琳娜大帝
我的爱，请允许我说话，我希望能够结束我们的争吵。	我允许。 越早越好。
我为我们的爱烦恼，你不要吃惊。	不要烦恼。
你不仅无比慷慨地善待我，	你对我也是这样。
你还把我放在你心间。我想要独自一个人占据你的心，超过其他所有人。	你稳稳占据了我的心，会永远留在那里。
因为没有人曾像我这样爱你。	我很高兴这么做。
我是你双手造就的，你应当开心地对我好；	这是最让我开心的事情。
崇高的你，应当为自己的伟大工作，也就是思念我，而感到慰藉。	那是自然。
阿门。	让我们的思绪都安宁下来，让我们的情感自由地行动。这些情感最最温柔，会找到最美好的途径。
	吵架结束。阿门。

她开始厌倦波将金的醋意大发，因为她很难理解男宠承受的压力，何况对波将金这样雄心勃勃的人来说，压力更是大了不知多少倍。但她和波将金都像熔炉，私下里需要不断得到赞扬、爱和关心，而在公共场合则持续需要获取荣耀与权力。正是这种庞大的胃口，使得他们的关系既痛苦，又成果丰硕。需要一种微妙的安排，才能既让波将金成为她的伙伴与丈夫，同时还能解放他俩，让他们都能去爱别人。“我们的分歧的本质，”她思忖道，“永远是权力的问题，而从来不是爱情。”

叶卡捷琳娜大帝如今在开展地方政府改革，波将金负责修订文件，但具体起草文件的是从鲁缅采夫的参谋部借调的两名秘书：亚历山大·别兹博罗德科，一个笨手笨脚但精明且勤勉的乌克兰人，记忆力超强，是两人当中更聪明的一个；而彼得·扎瓦多夫斯基更有条不紊，相貌较英俊。躲避着波将金火山爆发般的吃醋，叶卡捷琳娜大帝和可信赖的扎瓦多夫斯基在修改文件的过程中相爱了。波将金默许他们的关系，但也非常吃醋。1776年1月2日，扎瓦多夫斯基被任命为侍从长。

“每个钟头，我都喜悦地给你150个吻。我爱你的笑容，”她给“彼得鲁沙”写信，品味着自己丰满的胸部和性爱的治愈魔力，“彼得申卡，我很高兴，你被我的‘小枕头’治愈了。如果我的爱抚能够改善你的健康，那么你永远不会生病”。

叶卡捷琳娜大帝不断向情绪波动的波将金保证，他在她的心里和政权里享有独一无二、不可撼动的地位。

我的主人和亲爱的夫君，

> 你为什么想哭？你为什么宁愿相信自己不健康的想象，而不相信确凿的事实？你的妻子能证明所有的事实。她难道不是在两年前就通过神圣的关系与你结合了吗？我爱你，并且通过所有的纽带与你连为一体。

她把阿尼奇科夫宫赠给他（其间，他住在百万大街毗邻冬宫的谢皮洛夫府邸，以便通过秘密通道进入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套房），为他搞到了神圣罗马帝国的侯爵头衔。从此以后，波将金始终被称为“殿下”，享有她的伙伴与丈夫的身份，而同时两人又都在享受与更年轻的伴侣的肉体关系。

如今，正当叶卡捷琳娜大帝和波将金调整外交政策的方向时，丑闻和悲剧降临到保罗的婚姻上。[192]

1776年4月10日，大公夫人娜塔莉亚·阿列克谢耶芙娜临盆了，叶卡捷琳娜大帝亲自穿着围裙在一旁照料。女皇已经对娜塔莉亚很失望，知道娜塔莉亚奢靡无度，并怀疑她对保罗不忠。一连两天，叶卡捷琳娜大帝不断奔到床前，但娜塔莉亚显然无法生产，因为胎儿的脊柱畸形。痛苦挣扎两天之后，死胎感染了产妇。4月15日，她死了。

保罗因悲恸而几乎发疯，不肯考虑续弦，这也可以理解。但是，帝国需要继承人。叶卡捷琳娜大帝麻木不仁地向他展示了他妻子给他最好的朋友安德烈·拉祖莫夫斯基（基里尔·拉祖莫夫斯基的儿子）的情书。

弗里德里希大王提议了一个新人选，十六岁的符腾堡公爵小姐索菲亚·多罗特娅。起初她被排除了，因为年纪太小。保罗和父亲一样特别喜爱普鲁士，于是去柏林见她。弗里德里希大王对保罗的印象不佳，预言他会“像他不幸的父亲一样倒霉”。但大公还是带回了这个未婚妻。她很快改名为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她“高挑，白皙，倾向于肥胖”，恭顺而拘谨。他们在9月26日结婚的时候，奥尔洛夫公爵将婚礼冠冕举到保罗头顶上。保罗沉迷于规章制度和阅兵，亲自拟定了希望妻子如何行为举止的指示。不过，他们的婚姻非常多产。玛丽亚将成为两位皇帝（如果不是三位的话）的母亲。

这个时期，叶卡捷琳娜大帝对保罗相当亲热。“我亲爱的儿子，”她从皇村（她最喜爱的郊区住宅）写信称，“昨天我来到这里。没有你，这里很荒凉……你不在，皇村就没了装饰。”她很喜欢“这个甜美可爱的”玛丽亚，称其为“我的公爵小姐”，并将皇村附近的一座庄园赏赐给小夫妻俩。在那里，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建筑师卡梅隆建造了巴甫洛夫斯克，一座具有完美帕拉迪奥风格[193]的宫殿。保罗却满腹怨恨，觉得母亲在企图控制他。他尽可能迅速地解雇了卡梅隆。他与母亲的斗争将以建筑学的方式，通过一场比拼宫殿的战役来开展。当然，母子的斗争也表现在个人生活和政治层面。

1777年12月12日，叶卡捷琳娜大帝激动不已，因为玛丽亚生了个男孩。女皇给他取名为亚历山大。她把婴儿从产妇的卧房抢走，告诉婴儿的父母：“你们的孩子属于你们，属于我，也属于国家。”亚历山大渐渐长大，她为孩子“罕见的英俊”和聪明的头脑而欣喜若狂，亲自订购他的玩具，为他设计了世界上第一件连体衣[194]，并为他编写识字课本。她很快就称他为“训练中的君主”，仿佛保罗不存在。[195]

有了皇位继承人之后，叶卡捷琳娜大帝发现，扎瓦多夫斯基作为她的情人，过得并不如意。她的彼得鲁沙想始终陪在她身边，但她坚定地

告诉他，她属于“帝国”。扎瓦多夫斯基害怕波将金，开始闷闷不乐。在波将金被封为公爵的时候，她哄着扎瓦多夫斯基：“如果你去祝贺殿下，他会亲热地接待你。如果你把自己封闭起来，无论是我还是其他人，都不会习惯见你。”扎瓦多夫斯基哭了，知道自己正在失去她。不过，他的哭泣让女皇恼火：“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见我的时候一定要流眼泪。”但就连他俩的分手也是在波将金的指挥之下。“我们俩都需要精神安宁，”叶卡捷琳娜大帝写道，“我会和格里戈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波将金）公爵谈。”扎瓦多夫斯基向宫廷的另一个大人物敞开心扉。“奥尔洛夫公爵告诉我，你想走，”她在1777年5月的信中写道，“我同意。晚宴之后我可以见你。”根据新出现的惯例，即将退场的情夫会提名一个中间人（介于文学经纪人和离婚律师之间），来谈判和安排他的“黄金告别”。“他泪流满面地选择了基里尔·拉祖莫夫斯基伯爵，”叶卡捷琳娜大帝告诉波将金，并给他送去一份礼物，“再见，亲爱的，享受那些书！”扎瓦多夫斯基得到了慷慨的馈赠——“3000或4000农奴……5万卢布，后来又加了3万”——但他心烦意乱。“我建议你翻译塔西佗或者研究俄国历史。”她尖刻地教导他。若是研究历史真的能治愈心病就好了，但她真正的建议是：“为了让波将金公爵对你友好，你一定要努力。”

无须多说，叶卡捷琳娜大帝找了一个新人。波将金在自己位于奥泽尔基的新庄园举办了一次盛宴，招待女皇、他的外甥女们和谢苗·佐里奇。佐里奇三十一岁，塞尔维亚人，是骠骑兵部队的少校和波将金的副官之一，绰号“真正的野蛮人”。叶卡捷琳娜大帝爱上了这个充满男子气概、耀武扬威的家伙。他很快开始穿着镶嵌珠宝的华服，在宫里大摇大摆。塞尔维亚野蛮人很怨恨她真正的爱人还是波将金。“把所附的信给谢纽沙[196]，”她在给波将金的信中写道，“没有你，真无聊。”佐里奇没有像扎瓦多夫斯基那样哭鼻子，而是挑战波将金，要求与他决斗。野蛮人必须出局。

波将金很大一部分时间待在新俄罗斯，规划新城市，改革哥萨克体制，建造新的黑海舰队，谋划吞并克里米亚。但他也密切关注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幸福，只要出现危机，他就急匆匆赶回去安慰女皇。她与佐里奇分手了，赏给他一座拥有7000农奴的庄园。“那孩子走了，”叶卡捷琳娜大帝向波将金报告称，“至于其他的事情，我们一起商量吧。”叶卡捷琳娜大帝并非轻松地从一个情人换到下一个，这些情感纠葛和动荡给她造成了很大的痛苦。但她已经见过了佐里奇的继任者。几天后，她在波将金的一座庄园与他的外甥女们待在一起，借此恢复元气，其间遇见了波将金的另一名副官，二十四岁的伊凡·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少校。他虚荣，“天性善良但愚蠢”。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密友布鲁斯伯爵夫人也在那里，她也迷上了里姆斯基-科萨科夫。

“我害怕烧到自己的手指”，叶卡捷琳娜大帝向波将金袒露心迹，寻求他的“聪明的指引”。在这次聚会的两天后，1778年6月1日，科萨科夫被任命为侍从长。由于他“希腊风格的美”，叶卡捷琳娜大帝给他取了个绰号——“伊庇鲁斯国王”[197]。“再见，我的宝贝，”叶卡捷琳娜大帝写信给波将金道，“感谢你和伊庇鲁斯国王，我现在开心得就像只苍头燕雀。”此时已经四十九岁的叶卡捷琳娜大帝对科萨科夫很感激，也“饥肠辘辘”，写信给他：“感谢你爱我！”但非常不祥的是，他开始逃避她。“我什么时候能见你？”她问，“如果你不快点回来，我就要去城里找你。”她寻找他的时候，把科萨科夫和布鲁斯伯爵夫人捉奸在床。在随后的风波中，科萨科夫居然厚颜无耻地夸耀他与两个女人在床上的把戏，同时还索要丰厚的礼物。叶卡捷琳娜大帝怒火中烧，备受羞辱，但仍然抱着母亲对孩子的溺爱，告诉这小子：“冷静点……我已经证明了，我在照顾你。”科萨科夫事件毁掉了叶卡捷琳娜大帝与布鲁斯伯爵夫人的友谊。

女皇花了六个月时间恢复精气神，还与多名候选人调情，但最后可能还是回到了波将金的怀抱，后来又和波将金的副官之一亚历山大·兰

斯科伊安顿下来。他二十一岁，而她五十一岁。兰斯科伊是她理想中的那种性格沉稳的学生，能够完美地融入叶卡捷琳娜大帝与波将金的家庭。她的感情关系总是既有性的成分，也有母亲教育儿子的成分。她和兰斯科伊喜欢一起学习希腊和拉丁古典著作、艺术、戏剧与文学批评。她喜欢说，她的闺房是培养国家重臣的学院。

她渴望家庭的温馨。她希望兰斯科伊和其他人把她和波将金当作父母。对波将金说话的时候，她通常把兰斯科伊称为“孩子”。她期望男宠们叫她“小妈妈”，叫波将金“爸爸”。波将金身体不适的时候，兰斯科伊不得不写信给他：“我从小妈妈那里得知，您，爸爸，格里戈里·亚历山德罗维奇公爵，身体染恙。这让我非常难过。祝早日康复！”他还告诉波将金：“您无法想象，爸爸，没有您，这里是多么无聊。快来吧。”

与此同时，波将金先后与自己的三个外甥女恋爱，她们都是在宫廷艳压群芳的美人。先是亚历山德拉，她被称为“萨申卡”，成了叶卡捷琳娜大帝的代理女儿和挚友。然后，他爱上了瓦尔瓦拉（他称她为“甜蜜的唇”，她自己的签名则是“格里申金的小猫咪”，这种说法里的性意味非常明显）和叶卡捷琳娜（叶卡捷琳娜大帝和波将金都称她为“猫咪卡金卡”、“天使”或“维纳斯”）。叶卡捷琳娜大帝把“我们的外甥女们”当成亲生女儿，而波将金把女皇的男宠当作儿子来对待，妥善管教他们，以保护她的感情，这也保护他自己的权力。叶卡捷琳娜大帝和波将金各自的情人们，都是这门怪诞、非常规的婚姻的孩子，而正是这门婚姻让叶卡捷琳娜大帝和波将金能够安心地投身于他们最伟大的事业。“一个头脑很好，”叶卡捷琳娜大帝向鲁缅采夫元帅谈及她与波将金的合作时说，“但两个头脑更好。”[198]

1779年4月27日，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大公夫人生下第二个儿子，叶卡捷琳娜大帝在波将金的建议下给他取名为康斯坦丁，并打算在消灭奥斯曼人之后让康斯坦丁当君士坦丁堡的皇帝。[199]波将金说服了女

皇：俄国的未来在南方，在黑海周边。彼得大帝在波罗的海周边的霸业已经完成了；波兰是对俄国俯首帖耳的卫星国；但他们称之为新俄罗斯的乌克兰土地还是一片等待开发的荒原。在黑海之滨，波将金规划了许多拥有大学的城市，并吸引外国移民来定居。1778年，他建设了他的第一座海军城市赫尔松，得名自古代的克森尼索[200]，并开始建造舰队。这将是他为俄国留下的遗产。要完成他的计划，他需要克里米亚。1780年，别兹博罗德科（叶卡捷琳娜大帝的秘书和多面手"杂役"，曾抱怨说，波将金擅长"构想计划，却要别人去执行"）起草了《政治事务笔记》，阐述了所谓的"希腊计划"。

当波将金接管外交政策时，英国和法国正被美国独立战争缠住。俄国要想吞并克里米亚和瓜分奥斯曼帝国，就需要与奥地利结盟。这就使得波将金与帕宁发生了冲突，因为帕宁之前在外交政策方面独揽大权却无所作为，就像一头沉睡的、患病的树懒在打呼噜。帕宁的"北方体系"（其基础是与普鲁士结盟）曾帮助俄国瓜分了波兰，但如今已经过时了。

玛丽亚·特蕾西亚皇后长期一直将叶卡捷琳娜大帝视为弑君的女色情狂，但她的儿子，与她共同执政的神圣罗马皇帝约瑟夫二世，更为务实和野心勃勃，尽管他和母亲一样势利。他热衷于扩张自己的领土，因此需要俄国的帮助。随着国际形势紧张起来，波将金对年轻的兰斯科伊变得不耐烦。"请告诉我，亚历山大（兰斯科伊）是不是在什么地方惹恼了你，"叶卡捷琳娜大帝从中说情，"你是不是对他生气，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波将金在边境会见了约瑟夫二世。1780年5月9日，叶卡捷琳娜大帝在波将金的外甥女们和别兹博罗德科的陪同下（但没有带帕宁），动身去莫吉廖夫[201]会见神圣罗马皇帝。他们与约瑟夫二世相处融洽。约瑟夫二世执着于改革，他努力把他继承到的复杂遗产（从比利时到意大利

和巴尔干）按照启蒙精神加以合理化，但他军事命令一般的措施最后只会冒犯所有人。他的朋友利尼亲王夏尔·约瑟夫描述他的统治为“持续勃起，欲壑难填”。约瑟夫二世缺乏魅力和共情能力，但叶卡捷琳娜大帝和波将金都十分喜欢他那活泼的使者利尼亲王。这位亲王自称“外交的骑师”[202]。1781年5月18日，叶卡捷琳娜大帝与约瑟夫二世签署了秘密盟约，准备瓜分奥斯曼帝国。[203]

“与奥地利朝廷的盟约，”叶卡捷琳娜大帝祝贺波将金道，“是你的丰功伟业。”帕宁恼怒地退隐到自己的庄园，而叶卡捷琳娜大帝和波将金在担心亲普鲁士的保罗会做出什么反应。

笨拙的皇储此时二十九岁，已经谢顶，鼻子扁平。他恐怕永远不会原谅波将金，因为波将金篡夺了原本属于他的第二号人物的地位，并且如鱼得水。[204]现在，他们安排了一个计划来取悦保罗：送他周游列国，包括奥地利。因为保罗对任何与他母亲和波将金有关的事情都满腹狐疑，所以他们说服了他的一名侍从去向保罗提议。保罗恳求旅行的时候，女皇和波将金就表示同意。但阴险的帕宁从乡下来到城里，警告保罗，这可能是个陷阱，目的是毁掉他，就像彼得大帝毁掉自己的儿子阿列克谢一样；保罗可能失去继承权和自己的孩子。

保罗六神无主，慌作一团，“对身为君主与母亲的女皇十分畏惧”。他虽然有能力做理性的政治谋划，并且具有审美品位和慷慨大方的骑士风度，但同时也闷闷不乐、歇斯底里，常常大发雷霆到口吐白沫。并且，父亲被谋杀，这样的回忆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折磨。他会做噩梦，梦到彼得大帝（也就是他的外曾祖父）警告“可怜的保罗”，他会英年早逝。

大公夫妇在预定启程的9月13日突然拒绝动身。最后在19日，他俩借用童话般的化名“北方伯爵与伯爵夫人”，泪流满面地亲吻孩子，然后出发了。大公夫人晕厥了，不得不让人把她抬进马车，而保罗可怜兮

兮、心惊胆战地跟了上去。次日上午，帕宁被免职。

在维也纳，保罗得到约瑟夫二世的欢迎，但保罗很快就向约瑟夫二世谴责俄奥新盟约，并威胁要将波将金投入监狱。叶卡捷琳娜大帝拆阅了他的随行人员的信函，从保罗的廷臣亚历山大·库拉金公爵的信里发现，她的儿子憎恨“祖国的糟糕局面”，并且说要“扭断波将金的脖子”。库拉金随后被流放。

叶卡捷琳娜大帝始终不能原谅保罗夫妇，常常戏称他们为“笨重的包袱”，但即便在他丧失了对自己内廷的控制力的时候，她也努力与儿子相处。[205]

不久之后，叶卡捷琳娜大帝把曾属于格里戈里·奥尔洛夫的加特契纳庄园赠给了保罗。[206]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用古罗马风格的半身像和一座牧人小屋来装点巴甫洛夫斯克，以怀念符腾堡。而他把加特契纳变成了新古典风格宫殿（配有一些奇思妙想的建筑，如他的“爱岛”）与日耳曼兵营的混合体。和他的父亲一样，他膜拜弗里德里希大王。“去那里（加特契纳），就像是到了外国，”近卫军军官尼古拉·萨布卢科夫写道，“它就像一座德意志小镇。”在加特契纳，对纪律要求严格的保罗吸引了一群严酷的德意志军官和被革职的俄国军官。[207]主管陆军的波将金设计了一种宽松的军服，以方便运动。保罗憎恶“波将金的陆军”，坚持要求加特契纳的所有人都穿普鲁士军服，包括长袜、尖顶帽，而且要梳辫子，发型也要打蜡，这一套装束准备起来需要好几个小时。保罗对任何违反普鲁士规矩的行为施加惩罚。

保罗的婚姻似乎很理想：玛丽亚的“美德颇得爱戴，她只能在自己的孩子那里找到幸福”。尽管保罗的行为非常烦人，她还是对他忠贞不贰，并且多次怀孕，一共生了四个儿子和六个女儿。

然而，保罗的内廷陷入了动荡：出访归来之后，保罗爱上了玛丽亚

的侍从女官之一叶卡捷琳娜·涅利多娃，一个虔诚的二十七岁未婚女子。据一位廷臣说，涅利多娃“矮小，相貌平平，黝黑，小眼睛，大嘴从一个耳朵咧到另一个，腿短得像猎獾狗”。但这个“娇小的褐发褐肤女子有着亮晶晶的黑眼睛”，“非常聪慧机灵，并且舞姿优雅”。

保罗从来没有和涅利多娃睡过觉，而涅利多娃自称为他的“妹妹”，并且更愿意生活在修道院。她的贞洁让多愁善感、满脑子骑士思想的保罗着迷，她与他风流的母亲形成了对照。尽管他也曾与一些出身低微的情妇享受过鱼水之欢，但还是珍视涅利多娃对他的忠贞，以及她插科打诨的幽默感。这个“小妖精”喜欢搞恶作剧，让客人倒进浴池或者睡在会裂开的床上，令保罗乐不可支。

玛丽亚非常不开心，于是向叶卡捷琳娜大帝求助。女皇对自己儿子的坏品位感到好笑，告诉玛丽亚：“看你自己有多美；你的竞争对手只是个小妖怪；你不要再自寻烦恼，要对自己的魅力有信心。”保罗假正经地向母亲解释，他与涅利多娃的关系“是神圣、温柔但无辜纯洁的友谊”。考虑到他的其他露水情缘，叶卡捷琳娜大帝一定对他的谎言嗤之以鼻。

这更加让叶卡捷琳娜大帝坚信，未来在她的孙子亚历山大那里。她任命经验丰富的军人和廷臣尼古拉·萨尔蒂科夫（安娜女皇的甥孙）为亚历山大的监护人，并聘请了一名年轻、具有启蒙思想的瑞士教师弗雷德里克-塞萨尔·拉阿尔普教他法语。根据亚历山大后来的说法，拉阿尔普成了“我的恩师慈父。除了生命，我的一切都是他给的”。亚历山大十岁的时候，叶卡捷琳娜大帝赞扬他“罕见的英俊、善良、聪慧”。他表现出早熟的头脑，喜欢探讨历史，就像喜欢玩捉迷藏。她甚至开始为这孩子建造俄国最宏伟的宫殿，并将其命名为“佩拉”，也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出生地。她有点想绕过“笨重的包袱”，直接传位给亚历山大。[208]

英国与法国交战，而美国人赢得了独立。此时，波将金劝说叶卡捷

琳娜大帝吞并克里米亚。“想象一下，克里米亚是您的，”他给叶卡捷琳娜大帝写信道，“仿佛您脸上的疣消失了……这项事业会为您赢得不朽荣耀，让您远远超过任何一位俄国君主。有了克里米亚，就能确保主宰黑海……俄国需要天堂！”

“若是我们在一起，半个小时就能决定，但我现在不知道你在哪里。”叶卡捷琳娜大帝在回信中写道。波将金兴高采烈地进城：他们现在把整个希腊计划提议给约瑟夫二世，后者同意俄国吞并克里米亚。

“保持坚定，小妈妈。”波将金于1783年4月离开都城时说。但到了南方之后，他日理万机，忘了写信给叶卡捷琳娜大帝。她抱怨道：“我和其他人都不知道你在哪里！”7月10日，波将金写信来说：“三天后，我将向您祝贺获得了克里米亚。”

几天后，波将金又变了一个法术。卡特利-卡赫季的不屈不挠的年迈武士国王希拉克略二世将格鲁吉亚最大的一个王国托付给叶卡捷琳娜大帝来保护。“格鲁吉亚的事情办好了，”波将金写信说，“还有其他君主能像您一样光照整个时代吗？您获得的领土，庞培和亚历山大只能瞥一眼。”波将金写信给女皇说，克里米亚就是圣弗拉基米尔[209]皈依东正教的地方，是“我们的基督教，也是我们的人性的源泉”。“您消灭了鞑靼人，他们是古时俄国的暴君。请命令您的史官准备许多笔墨纸张！”叶卡捷琳娜大帝欣喜若狂，对欧洲各国的抱怨十分鄙夷：“让他们逗乐吧，我们可是要办正事！”

迅速返回圣彼得堡之后，波将金疲惫不堪地卧床休息，醒来之后发现床头柜上有叶卡捷琳娜大帝的一封密信：波将金被晋升为陆军元帅，被任命为陆军委员会主席，并得到10万卢布奖金以修建塔夫利宫[210]；库班和克里米亚被添加到他的总督辖区，他还获得了“塔夫利切斯基”的称号，即塔夫利公爵。“我对你，一百年不变！”叶卡捷琳娜大帝这样告诉他。

波将金此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南方，不断风驰电掣地旅行，过着萨尔丹那帕勒斯[211]那样奢靡的生活。[212]波将金的第一个举措是在土耳其村庄阿合提阿尔建造一个海军基地。他告诉叶卡捷琳娜大帝：“这是世界第一良港”。他称之为“八月之城”，也就是塞瓦斯托波尔。[213]

波将金在外大干事业，就需要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卧室风平浪静，然而在1784年6月25日，二十六岁的兰斯科伊死于白喉。

“我陷入了最深切的痛楚，”她告诉波将金，“我的幸福再也没有了。”她卧床不起三周之久，病势严重。她的苏格兰御医约翰·罗杰逊担心她时日无多，而他实施的放血和泻药疗法更是加重了她的病情。前不久被提升为伯爵的别兹博罗德科传唤波将金回首都。

7月10日，波将金从塞瓦斯托波尔赶来了。廷臣听见他和叶卡捷琳娜大帝一起“哭号”。皇村闷热难当，但叶卡捷琳娜大帝推迟了兰斯科伊的葬礼。她病得太重，无法参加葬礼。波将金日夜陪伴她，他们就像老夫老妻一样。最后，按照她的说法，“他把我从死亡的昏睡中唤醒”。随后一年时间里，叶卡捷琳娜大帝没有情人。她去教堂的时候，年轻的近卫军士兵们穿着他们最漂亮的制服和最紧凑的马裤，精神抖擞，希望吸引她的注意。

五十七岁的叶卡捷琳娜大帝与波将金的两位副官调情。波将金在他的阿尼奇科夫宫举办了一次舞会，女皇打牌的时候，亚历山大·叶尔莫洛夫站在她的椅子后。这个新男宠长着浅黄色头发、杏眼和扁平鼻子。波将金给他取了个绰号——“白色黑人”。叶卡捷琳娜大帝仍然和波将金一起裁断大小事务。“没有你，我仿佛没了双手。”她写道。叶尔莫洛夫搞阴谋诡计，反对波将金。

1786年7月15日，“白色黑人”得到4000农奴和13万卢布的赏赐，被迫离开宫廷。当晚，波将金带着他的副官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夫-马莫

诺夫进宫。波将金刻意派马莫诺夫给叶卡捷琳娜大帝送去一幅水彩画，并提了一个俏皮的问题：她对这幅画评价如何？“轮廓不错，”她答道，“但色彩的选择不是那么好。”二十六岁的马莫诺夫是个很有文化的亲法分子，总是一袭红衣，他比水彩画更得到女皇的喜爱。她称他为“红衣先生”，很快晋升他为伯爵，赏赐了他2.7万农奴，让他成为她的临时家庭的重要成员，给了他很多关爱。叶卡捷琳娜大帝准备搞一次盛大的南巡，来庆祝她的统治的巅峰以及俄国崛起成为黑海强国。[214]

1787年1月7日，叶卡捷琳娜大帝离开皇村，随行的有14辆马车和124架雪橇，共22人，包括她的情人“红衣先生”和伊凡·舒瓦洛夫（伊丽莎白女皇的宠臣，前不久返回俄国，被任命为宫廷大总管），以及法国、奥地利和英国大使（她称他们为她的“袖珍大臣”）。4月22日，第聂伯河解冻之后，叶卡捷琳娜大帝和波将金一行登上7艘豪华画舫。每艘画舫均配备管弦乐队、图书馆和客厅，涂成金色和鲜红色，饰以黄金与丝绸。共有3000桨手、船员和警卫，由80艘小船为画舫提供服务。宴会画舫可招待70人，叶卡捷琳娜大帝的“第聂伯河”号上的闺房内有两张床，供她和“红衣先生”使用。“这就像克利奥帕特拉的舰队，”利尼亲王评论道，“从来没有过这样豪华和舒爽的旅行。”法国大使德·塞居尔伯爵也认为“这就像个童话”。

5月7日，叶卡捷琳娜大帝在克列缅丘格[215]上岸，与皇帝约瑟夫二世会合。他们为波将金的新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奠基，然后继续前往他的赫尔松港，途经一道拱门，上书：“通往拜占庭之路”。两位君主在鞑靼骑兵护送下进入克里米亚。5月22日，他们在因克尔曼[216]高地的一座宫殿中用膳。高地是一座岬角，突出地耸立在大海之上。在新海军基地塞瓦斯托波尔的天然“圆形剧场”里，波将金一声令下，大幕掀开，露出了24艘风帆战列舰。“陛下，”塞居尔伯爵宣称，“您建成了塞瓦斯托波尔，就是在南方完成了彼得大帝在北方开始的伟业。”约瑟夫二世注意到，叶卡捷琳娜大帝“欣喜若狂”。她不断说：“我的一切都要感谢波将

金公爵。”约瑟夫二世看到俄国舰队，既嫉妒又震惊：“真的是必须亲身到此，才能相信我看到的景象。”

而在圣彼得堡，保罗大公传唤大使们，询问波将金的成绩。[217]他们坚持说，那些新城市和风帆战列舰都是真的，保罗大发雷霆道：“这个狗杂种的民族不想仅仅被女人统治！”[218]

狂欢之后是宿醉：8月5日，叶卡捷琳娜大帝和波将金刚刚结束南巡，还在休息的时候，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对俄国宣战了。叶卡捷琳娜大帝动员了军队，由波将金和鲁缅采夫指挥。但她必须保持沉着冷静，等到春季。波将金在克列缅丘格病倒了，战栗不止。叶卡捷琳娜大帝鼓励他。“我听说你病得指甲脱落，很为你担心。”她写道。但一场猛烈的风暴吹散了波将金心爱的新舰队，于是他提交了辞呈：“我再也受不了了。”叶卡捷琳娜大帝为波将金打气道：“我亲爱的朋友，在这样的时刻，你不是一个能够随心所欲的普通人。你属于国家，你属于我。”只有一艘船毁于风暴。波将金挥师前进，为了保卫自己的新城市而攻打奥斯曼人的要塞奥恰基夫[219]。在奥恰基夫俯瞰的海湾打败奥斯曼人之后[220]，他宣称：“我欣喜若狂。”正在局势终于有所好转的时候，瑞典攻击了俄国。

现在轮到叶卡捷琳娜大帝恐慌了：圣彼得堡几乎没有任何防御。7月9日，格雷格打败了瑞典舰队，令叶卡捷琳娜大帝大喜：“圣彼得堡看上去像一座武装军营……所以，我的朋友，我也闻到了火药味。”

“在整个世界，我最想要的，就是你在占领奥恰基夫之后能到我这里待一个钟头，”叶卡捷琳娜大帝给波将金写信称，“好让我，第一，在分别这么久之后再次与你团聚；第二，可以当面与你商讨许多事情。”西方列强对俄国吞并克里米亚和建立海军力量抱有疑虑。8月，英国、普鲁士和荷兰签订了针对俄国的盟约，而波兰“掀起了对我们的极大仇恨”，叶卡捷琳娜大帝这样通知波将金。“拿下奥恰基夫吧。”她恳

求他。12月6日凌晨4点，波将金率军猛攻奥恰基夫。红衣先生唤醒叶卡捷琳娜大帝，把捷报告诉她。“我之前身体不舒服，你治愈了我！”

她下令唱起《感恩赞》，以庆祝胜利。1789年2月4日，波将金返回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娜大帝抛下舞会，在他更衣的时候来到他面前，让他吃了一惊。英国和普鲁士怂恿新苏丹塞利姆三世和瑞典继续对俄作战；俄国的盟友约瑟夫二世在维也纳命悬一线。波将金建议在打赢针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之前，对其他国家采取绥靖政策。叶卡捷琳娜大帝希望与奥斯曼人议和，以便能够转身对付普鲁士。

她的情夫马莫诺夫冷落了她，常常要么患病，要么不在她身边。波将金不断警示她。“你是不是在吃谢尔巴托娃公爵小姐（侍女）的醋？”他问她，“她和马莫诺夫是不是有奸情？”叶卡捷琳娜大帝常常流泪。“小妈妈，啐他一脸唾沫！”波将金说。5月，他赶往前线。他和女皇在随后两年内没有再见面，而在这期间，巴黎撼动了整个世界。[221]

波将金率军攻入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此时常被称为多瑙河诸国），巴黎暴民冲进了巴士底狱。路易十六丧失了对巴黎的控制。不久之后，法国国民制宪议会通过了《人权宣言》，这鼓励了波兰人起来反抗俄国。叶卡捷琳娜大帝对这两个事件都感到恐惧。这时，红衣先生承认，他“一年前”就爱上了侍女达里娅·谢尔巴托娃，并请求允许和她结婚。叶卡捷琳娜大帝遭到这样的背叛，病倒了。

“我从来没有残暴地对待过任何人，”她告诉波将金，“我也讨厌强迫别人。你会不会忘记了我本性慷慨大方，觉得我是个可怜兮兮、自私自利的人？你原本可以告诉我真相，那样就能治愈我。”波将金答道：“我曾暗示过，我为你感到遗憾。”叶卡捷琳娜大帝赏给红衣先生2250农奴和10万卢布。

“神圣的地方，”扎瓦多夫斯基懊悔地开玩笑说，“从来不会长时间

空荡荡。”

叶卡捷琳娜大帝已经找到了红衣先生的继任者，或者说是两个继任者。在给波将金的信里，她讲到，她遇见了普拉东·祖博夫（二十二岁的近卫军骑兵少尉，被她称为“黑人”）和他的弟弟瓦列瑞安，十八岁的“娃娃”。“兄弟俩都非常纯真，非常真挚地爱我。”[222]因为宫里的人早就知道红衣先生对女皇不忠，所以，保罗内廷的大总管尼古拉·萨尔蒂科夫（他是波将金的政敌）有足够的时间把祖博夫兄弟往女皇面前推，因为波将金一直在前线打仗。

祖博夫可能是她的男宠当中最英俊的一位。叶卡捷琳娜大帝此时已经六十一岁，身体富态，双腿肿胀，患有消化不良、肠胃气胀，受到一系列战争与革命危机的折磨。她无法抵御这样一个帅小伙的诱惑。她攫取祖博夫，因为她有力量这样做。祖博夫兄弟四人，出身于一个和萨尔蒂科夫有亲戚关系的小贵族家庭。他相貌俊秀、黝黑，擅长音乐，会拉小提琴。叶卡捷琳娜大帝爱上了“黑人”。“我很胖，很开心，”她告诉波将金，“就像夏天的苍蝇一样恢复了生气。”她赞美祖博夫“美丽的眸子”，但她为自己的狂热性欲辩解。“我栽培年轻人，”她告诉波将金，“是为国家造福。”这肯定是一种不寻常的公务员培养方式。

7月3日巴士底狱被攻占那天，“黑人”被提升为侍从长。叶卡捷琳娜大帝紧张地等待波将金的赞同。“我绝对需要你的内心安宁，”她坚持对波将金说，“安慰我，爱抚我吧。”她让祖博夫给波将金写去谄媚的书信：“我附上一封信，是你的仰慕者写的，他是最纯真的人……想想看，若是没有这个人，我的健康将会多么糟糕。再会，我的爱人，对我好一点！”

“我亲爱的小妈妈，只要这个男人让你开心，我怎么可能不真诚地爱他呢？”波将金最后回信道。对他来讲，祖博夫只是个无关紧要的小麻烦。波将金收到了重大消息：“屡战屡胜。”7月20日，卓越的将领和

怪人亚历山大·苏沃洛夫在福克沙尼[223]打败了土耳其人；[224]仅仅几周后，他和奥地利军队联手，在勒姆尼库河[225]战胜了大维齐尔。三天后，波将金攻占了哈吉贝伊要塞[226]。他决定在那里建造一座新城市（就是后来的敖德萨），然后接受了宾杰里[227]的投降。叶卡捷琳娜大帝将苏沃洛夫提升为伯爵，并赏赐他“勒姆尼库斯基”的称号，还教导波将金，当明星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你要向世界展现你的伟大人格。”

叶卡捷琳娜大帝仍然喜欢年纪较小的瓦列瑞安·祖博夫：“我非常喜欢这个娃娃，他也非常依恋我，若是见不到我，就像个婴儿似的哭泣。”阻挠他见女皇的人，极有可能就是他的哥哥“黑人”，因为十天后“娃娃”就被送到了军中。

一个国家越是成功，敌人就越多。奥斯曼人就要瓦解的时候，普鲁士组建了一个由奥斯曼人、波兰人、瑞典人和普鲁士人组成的联盟，共同反对俄国，并威胁奥地利，要求它退出战争，否则就要进攻奥地利。1790年1月31日，普鲁士与君士坦丁堡签订了盟约。九天后，叶卡捷琳娜大帝的盟友约瑟夫二世驾崩了。普鲁士又与掀起革命的波兰结盟，加强了对俄国的封锁。7月16日，奥地利君主利奥波德二世（称号是“罗马人的国王”）退出了战争。“现在我们处于危机中。”叶卡捷琳娜大帝说。她面对着“三重战争的危险”，而“法国的癫狂”正在向俄国蔓延。[228]

在皇村，叶卡捷琳娜大帝听得见拿骚-西根公子打赢的海战传来的雷鸣般炮声。但在6月28日，拿骚-西根公子这个鲁莽的梦想家战败了。不过，俄军的这次战败使得瑞典人能够缔结体面的和约。“我们把自己的一个爪子从烂泥里拔了出来，”叶卡捷琳娜大帝向波将金庆贺道，“等你把另一个爪子拔出来，我们就可以唱哈利路亚了！”这年秋季，波将金在从高加索到多瑙河的战场上赢得了一连串胜利，最终围攻了伊兹梅

尔要塞[229]，那里的奥斯曼驻军有3.5万人和265门大炮。12月11日，苏沃洛夫猛攻了这座要塞。这是18世纪最血腥的日子之一，差不多有4万人阵亡。俄国原本可以征服君士坦丁堡。然而，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要求叶卡捷琳娜大帝放弃她新征服的所有领土，否则英国和普鲁士就要对俄国开战。

叶卡捷琳娜大帝和刚刚抵达圣彼得堡的波将金争论如何是好。波将金希望与普鲁士达成协议，但叶卡捷琳娜大帝犹豫不决。与此同时，波兰采纳了一部新宪法，口号是“国王与民族在一起”。叶卡捷琳娜大帝将此视为法国雅各宾主义的延伸，因此倾向于支持波将金对波兰的处置方案。波将金在考虑把波兰信东正教的地区分割出来，作为他自己的私人王国。她放声大哭，他猛敲房门、咬自己的指甲，她带着肠绞痛卧床。最后，她同意波将金与普鲁士议和。但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在英国议会大败小皮特，因此反俄联盟已经瓦解了。叶卡捷琳娜大帝和波将金的爪子又一次差不多算是拔出了烂泥。[230]

1791年4月28日早晨7点，叶卡捷琳娜大帝缓缓走下马车，来到波将金的塔夫利宫的新古典风格柱廊前。她穿着一件长及脚踝的长袖俄式裙子，头戴奢华的冠冕。波将金身穿鲜红色燕尾服和镶嵌钻石的斗篷，跪在她面前，然后引领她走进宏伟的柱廊大厅（欧洲最大的柱廊大厅），那里有3000宾客（不包括没有受到邀请的“黑人”）在恭候他们。这场宴会可谓穷奢极欲，耗资超过15万卢布。宴会的高潮是，48个男孩女孩在亚历山大和康斯坦丁的引领下，跳了第一支卡德利尔舞[231]。然后一头珠光宝气的大象被揭幕展示，骑象人奏响铃铛，升起了一座完整的配有包厢的剧场。波将金邀请叶卡捷琳娜大帝住在按照她喜好的风格装修的舒适套房。如果她愿意留下，他准备了一支序曲；如果她要回家，他也准备了一支序曲。女皇于凌晨2点离开时，波将金双膝跪下，然后示意管弦乐队演奏他很久以前写的一首情歌：“世上唯一重要的就是你。”叶卡捷琳娜大帝和波将金都流了泪。

随后两个月内，他们拟定了与华沙、柏林、君士坦丁堡的和约。但在整个7月，高加索、多瑙河和黑海传来更多捷报，波将金每次都举办宴会来庆祝。他想“拔掉牙”（“祖博”是牙齿的意思），但没能排挤掉祖博夫。不过，波将金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政治家。“黑人”后来承认，“我没有办法消除他对我的阻碍”，因为“女皇总是半是迎合他的意愿，而且害怕他，仿佛他是个严苛的丈夫”。祖博夫还有一句话非常能说明问题：“我的财产没有达到现在的两倍，全要怪他。”

7月24日，波将金离开了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娜大帝给他送来一封道别信：“再会，我的朋友，我亲吻你。”他汇报了与奥斯曼人的和约草案的情况。她写道：“这里所有人都激动万分。”但随后传来了可怕的消息：波将金病倒了。她泪流满面，为他祈祷。她派御医和萨申卡一起去波将金身边。波将金来到雅西[232]，再次病倒。

“我的挚友，格里戈里·亚历山德罗维奇公爵，”她在9月30日，也就是他的五十二岁生日那天写信给他道，“你生病了，让我非常难过；为了耶稣的爱，拜托听医生的话！”现在他病得很重，呼吸困难，常常晕厥，用颤抖的手写了这封信：“小妈妈，最仁慈的夫人！以我目前的状况，被疾病拖得如此疲惫，我向最高的上帝祈祷，请他保佑您珍贵的健康，我也拜倒在您神圣的脚下。陛下最忠诚、最感激的臣子。塔夫利的波将金公爵。哦，小妈妈，我的病多么严重！”

叶卡捷琳娜大帝正在读他之前的信。“你的医生向我保证，你已经有所好转。”她回信道，并命令萨申卡“陪着他”。他于次日早晨醒来后，坚持要去黑海，并口述了一封信给她：“我再也没有力量忍受折磨了。唯一的救赎就是离开这座城市。我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然后，他又草草地给叶卡捷琳娜大帝写信：“唯一的逃路就是离开。”在比萨拉比亚[233]草原的一条路上，波将金喊道：“够了。”萨申卡命人将他抬到草原上，哥萨克们帮他躺下，他的脑袋搁在她膝盖上，叹息道：“宽恕

我，仁慈的小妈妈女皇。”波将金可能是整个罗曼诺夫皇朝最伟大的一位大臣，他在草原上死去的时候，旁边的一名哥萨克喃喃道：“活着的时候享用黄金，死的时候躺在青草之上。”

七天后，即10月12日，死讯传到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娜大帝当场昏倒，廷臣担心她中风了。“眼泪和绝望，”她的秘书记录道，“8点时，他们给她放血，10点时扶她上床。”

“骤然的死亡打击刚刚降临到我头上，”她写下赞颂波将金的文字，“我的学生，我的朋友，几乎是我的偶像，塔夫利公爵波将金去世了。你们想象不出，我是多么心碎……”

叶卡捷琳娜大帝任命别兹博罗德科去敲定与奥斯曼帝国的和约，保障新俄罗斯的领土，以及俄国对奥斯曼帝国境内东正教徒的庇护权。波将金的随行人员返回首都之后，她与他们一起抽噎。她经常搬进波将金的塔夫利宫居住。“我如何能找到人来取代波将金？”她问秘书，“现在所有人都像蜗牛一样，开始伸出脖子。”“是的，我也老了，”她常常思忖道，“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波将金。”

祖博夫的胜利时刻到了。“并不感到得意”，但他终于“可以自由呼吸了，因为他漫长而艰难的从属关系终于结束”。[234]

“牙齿开始放肆地炫耀自己的权力。”保罗的亲信费奥多尔·罗斯托普钦记载道。但祖博夫“不聪明，只是用精巧的言辞掩饰自己的缺乏才干”。更糟糕的是，“他表现出一种粗俗、过分的傲慢。拜访他是一件非常羞辱人的事情。每天早上，成群结队的马屁精围堵他的套房门口，挤满了候见室和接待厅”。非常讨人嫌的祖博夫准备好接见客人的时候，他那接待室的折叠门就会打开。然后“祖博夫穿着晨袍，缓缓走进来”，“仆人走上前去，为他打理头发、扑粉，把头发弄蜷曲并梳理成一丛”。所有人“都一直站着，没人敢开腔”。梳妆打扮好之后，“这个年轻

人懒洋洋地躺在扶手椅上，抠着鼻孔，开始盯着天花板，脸上挂着一种傲气冲天、漫不经心的表情”，得意扬扬地傻笑，观看他的宠物猴子“跳过那些马屁精的脑袋；或者他对自己的弄臣讲话”。祖博夫受过教育，记忆力也好，但罗斯托普钦的结论是，“他只不过是粗心大意、没有才干”。[235]

然而，这个浮夸的花花公子如今是“一切事务的首脑”。法国大革命已经撼动了世界。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热切希望将革命镇压下去。1793年1月10日，路易十六上了断头台，而叶卡捷琳娜大帝郁闷地上床休息。3月8日，她从楼梯上摔了下去，但只是有些瘀伤。她让祖博夫（已经被提升为伯爵）去安排对波兰的第二次瓜分。她说：“现在我要占据乌克兰，作为对我的开销和人民损失的补偿。”普鲁士也分享了瓜分波兰的战利品。

叶卡捷琳娜大帝慷慨地奖赏“黑人”：她的钻石肖像（此前只有奥尔洛夫和波将金得到过这样的礼物）和波将金的一些旧职位被赏给祖博夫。不过，萨尔蒂科夫被任命为陆军委员会主席。

叶卡捷琳娜大帝感到自己垂垂老矣。她注意到，已经很少有人还记得三十多年前她的登基。伊凡·舒瓦洛夫是这少数人之一。他在她面前非常羞怯，让她感动，也让廷臣嘲笑他那老古板的作风。叶卡捷琳娜大帝告诉他们：“先生们，我和大总管已经是四十年的老朋友了，我有权和他逗乐。”但年迈的女皇并没有失去魅力。“她的气色依旧鲜艳，矮胖，整个人带着尊严和优雅、严峻和高贵。”年轻的波兰人亚当·恰尔托雷斯基亲王写道。此时他作为人质待在俄国宫廷，以保障波兰对俄国的恭顺。他还在寻求收回自己被俄国朝廷没收的土地。他恨她灭亡了波兰，但还是忍不住仰慕她。“她就像一条深山溪流，能够携带一切去流淌。她的脸庞已经有了皱纹，但表情丰富，显露出高傲和主宰万物的精神，她的嘴唇上永远挂着微笑。”瓦尔瓦拉·戈洛温娜伯爵夫人记得，她

自己曾参加了一场丰盛的宴会，有人伸来一只手，给她和其他侍从女官更多食物。她们忙着吃喝，过了一会儿才注意到那只手戴着一颗“冰山”一样大的独粒钻石。原来是女皇。

如果她要绕过保罗，直接传位给孙子，就需要给亚历山大找一位妻子。叶卡捷琳娜大帝很着急。他才九岁的时候，她就承认：“我担心他会面临一个危险：女人。因为他会被女人穷追不舍的……因为他讨所有人的喜欢。”亚历山大十二岁的时候，他的总管报告了男孩的“夜梦”，于是叶卡捷琳娜大帝派遣宫廷的一位贵妇向亚历山大介绍“感官的愉悦产生的所有令人心醉神迷的奥妙”。现在，在审视了所有符合条件的德意志贵族小姐之后，她邀请巴登世子[236]的几个女儿到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娜大帝、祖博夫和萨申卡欢迎了几位大公小姐。十五岁的亚历山大选择了十四岁的路易丝大公小姐作为未来的妻子。“所有人都说，两个天使订婚了，”叶卡捷琳娜大帝热情洋溢地说，“他们非常相爱。”

1793年10月9日，叶卡捷琳娜大帝主持了亚历山大与巴登大公小姐的婚礼。她皈依了东正教，更名为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芙娜。舒瓦洛夫和别兹博罗德科把冠冕举到“这两个美丽的孩子”头顶上，女皇喜极而泣。

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芙娜容貌秀丽，双目碧蓝，长着飘逸的亚麻色鬈发。“她既有无法描摹的优雅、俊俏的面庞和婀娜的身材，也有敏锐的头脑和清晰的思维。”瓦尔瓦拉·戈洛温娜回忆道。亚历山大的相貌很像他那高挑美丽的母亲。“他的灵魂，”罗斯托普钦说，“比他的身体更美：从来没有一个人的道德和体质如此完美地融为一体。”伊丽莎白觉得亚历山大“非常魁梧，身材匀称，尤其是双腿修长，浅褐色头发，蓝眼睛，有一口非常好看的牙齿，肤色很有魅力，相当英俊”。

“你问，我是否真的喜欢大公，”伊丽莎白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是的，妈妈……这段时间以来，我喜欢他，喜欢得发疯。”但也有

一些问题："我注意到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不符合我的品位。"与此同时，亚历山大的母亲询问了他一些关于性的尴尬问题，他给出了感人的回答："我亲爱的妈妈，你问我的小丽莎有没有怀孕。还没有，因为那件事情还没有圆满。你一定会同意，我们都是大孩子，并且是非常笨拙的孩子，我们想尽办法去尝试，但还是不行。"

亚历山大"有一些优秀的品质"，但"他懒惰，从来不读书"（罗斯托普钦抱怨道）。他倒是仰慕伊丽莎白。"她丈夫爱慕她。没有别人的时候，他俩在一起就像孩子。"他的廷臣之一抱怨道："从所有方面讲，他都是被宠坏了。"但这对小夫妻被宫廷的性与政治的阴谋腐蚀了。这些阴谋，就是叶卡捷琳娜大帝与保罗两派势力的战场。[237]

在"狡诈而阴险的"大总管尼古拉·萨尔蒂科夫的辅佐下，亚历山大在自己的父亲与祖母之间游走，始终戴着不可捉摸的面具。萨尔蒂科夫是普拉斯科维娅皇后家族的后裔，瘦小、瘸腿，形似黄鼠狼，戴着扑粉的假发，习惯不停地提裤子。"他希望调解女皇与她儿子的关系，曾让亚历山大大公不间断地演戏……让他产生对女皇的厌恶和对他父亲的畏惧。"亚历山大和弟弟康斯坦丁同时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在皇村，与女皇待在一起，穿着法国式的宫廷服装；另一种是在加特契纳与保罗大公待在一起，穿着普鲁士军服。

亚历山大和伊丽莎白如今住在叶卡捷琳娜大帝为他们建造的亚历山大宫。夫妻的关系受到了压力的影响。"他对妻子的感情就像兄妹之情；但她想从他那里得到的，是她愿意给他的那种浓情蜜意。"罗斯托普钦说。遭到丈夫的冷落，"她无聊得要死"。她"天使般的容颜、纤弱而优雅的身材和雅致的动作仪态，"瓦尔瓦拉·戈洛温娜写道，"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叶卡捷琳娜大帝常常举办聚会，希望能逗乐亚历山大和伊丽莎白，也逗乐她自己。"我们常常无所事事，"伊丽莎白说，"我们一整个星期都在跳舞。"

“一天晚上，玩乐正酣时，”戈洛温娜（亚历山大夫妇的宫廷总管的妻子，也是伊凡·舒瓦洛夫的外甥女，是个敏感的女人）写道，“亚历山大大公走到我面前说：‘祖博夫爱上了我的妻子。’”戈洛温娜很快注意到，普拉东·祖博夫看上去“恍惚如做梦”，“向大公夫人投去含情脉脉的目光”。祖博夫确实爱上了伊丽莎白：“很快，整个皇村都知道了这起不幸的愚行的秘密。”祖博夫现在“是这里的主宰，他大权独揽”，所以亚历山大夫妇的廷臣努力去腐蚀伊丽莎白，以满足祖博夫的“疯狂激情”。“祖博夫伯爵爱上了我的妻子。这是多么尴尬的情况，”亚历山大一直这样告诉他的朋友们，“如果我善待他，就仿佛我赞同他勾引我妻子；如果我冷淡地排斥他，女皇就会生气。”恰尔托雷斯基写道，通常在宴会之后，祖博夫“会被疯狂的爱情控制”，“然后他什么事情都不做，光是唉声叹气，愁云惨雾地躺在沙发上，看上去就像个陷入爱河的男人”。

伊丽莎白把自己窘迫的处境透露给在巴登的母亲和朋友瓦尔瓦拉·戈洛温娜，给祖博夫取的代号是“黄道带”。“黄道带”的追求确实让她昏了头。“我一想到当初那些蠢事，就想打自己……现在不会有那种事情了；我现在对黄道带丝毫不感兴趣。”她告诉戈洛温娜。

新娘抵抗“黄道带”纠缠的时候，叶卡捷琳娜大帝则渴望她尽快怀孕。她那些狼一样凶狠的廷臣常常秘密监视这姑娘。伊丽莎白的月经迟到时，她的女管家就会报告叶卡捷琳娜大帝。“更尴尬的是，”伊丽莎白向戈洛温娜透露道，“女皇把这也告诉了黄道带。如果我告诉女皇，我还没有怀孕，她也会告诉他。”她的“大姨妈”来的时候，祖博夫知道得一清二楚。

不足为奇的是，伊丽莎白开始寻求女性的慰藉。她找到的密友是二十八岁的瓦尔瓦拉·戈洛温娜。戈洛温娜写道，一天外出狩猎，去取骑装的时候，她俩“一言不发”地偷偷交换了海狸皮帽子，后来“她给了我

一小张纸，上面有她的肖像，还有她的一缕头发”。一天，在彼得宫城的吾乐宫，“她突然把我带进小宫殿，无拘无束地向我袒露了她最私密的情感”。1794年5月30日，两个姑娘乘车在皇村兜风，两人之间发生了某种事情：“那是我最心爱的回忆。”在一个田园牧歌般的春夜，两人单独在花园内，“大公夫人依偎着我，而我聆听着她芳唇吐露的每一个字”，戈洛温娜回忆道。还有一次，她“拉着我的手，把我拉进我的卧室，锁上门，然后扑到我怀里，泪流满面”。伊丽莎白因为这段同性恋感情（不知道她们有没有发生过性关系）而兴奋，给伯爵夫人写去了大量情书。“哦，待在塔夫利宫真是残酷，”她在8月11日写道，“与你分开，我无法享受生活……我一直想着你，你让我激动不安，让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哦，今天早晨的那缕甜蜜的思绪，我已经失去了……”亚历山大似乎赞成这种同性恋的痴情。“他们不能禁止我爱你，我也可以说是得到了某人的批准，他有同样的权力，如果说不是更多权力的话，来命令我爱你。”伊丽莎白告诉戈洛温娜，“整个白天你占据了我的思绪，直到我入睡；我在夜间醒来，立刻就想到你。”

1795年春季，伊丽莎白发出了她最神秘莫测的一封信，回忆了她们在前一年5月30日的激情：“我的上帝，仅仅对那些甜蜜时刻的回忆，就能带回多少激情！”伊丽莎白解释说，亚历山大读了戈洛温娜最新的一封信，他“要求我解释。我告诉了他一部分”。

现在，亚历山大和廷臣要求把两个姑娘分开。“我和你分开了，见不到你……哦天堂啊，你要是知道我受到怎样的折磨，”伊丽莎白写道，“哦上帝，我多么爱你。有了你，我这里的生活才能忍受……你真的属于我。就连我丈夫，都不像你那样懂我。”与此同时，叶卡捷琳娜大帝终于察觉了祖博夫对伊丽莎白的痴迷，与他大吵一架，就分手了。这些阴谋诡计让伊丽莎白和亚历山大走到了一起。他俩同样憎恶这个堕落而令人窒息的宫廷。亚历山大想要逃避皇位。[238]

“真让人难以置信，”亚历山大后来写信给他的教师拉阿尔普道，“所有人都在偷窃；几乎找不到一个诚实的人。”他还坚持说：“我非常愿意放弃自己的地位，换取你家隔壁的一个农庄。我妻子和我想法一样，这让我非常高兴。”

亚历山大同情自己的父亲保罗，这种同情或许会让叶卡捷琳娜大帝同样惊恐。此时保罗在加特契纳的采邑掌握着一支私人军队，包括130名军官和2000名士兵。在那里，亚历山大和康斯坦丁分担父亲的痛苦，在加特契纳简朴的军事生活中寻找慰藉。“那就是我们的风格，加特契纳的风格。”亚历山大说。他很高兴，因为那里的军人“畏惧我们，这是尊崇我们的表现”。但亚历山大和康斯坦丁常常受到保罗那疯狂军事操练的折磨。

“保罗大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办法，让所有人都恨他，”罗斯托普钦写道，“他不分青红皂白，惩罚所有人。”他操练着自己的微型军队，“幻想自己是已故的普鲁士国王。最轻微的耽搁或者违逆，都会让他大发雷霆”。保罗与她母亲极少的共同点之一是，他也对法国大革命很痴迷。“在他眼里，到处都是雅各宾党人。前几天，他逮捕了四名军官，因为他们的鞭子太短，这肯定是同情革命的迹象。”罗斯托普钦写道。保罗是他内廷的暴君，甚至令妻子和儿子们胆寒。他暴跳如雷，因为他四十一岁了，却“无事可做”。他对儿子们发脾气的时候，玛丽亚和他的情妇涅利多娃就努力安抚他。在这期间，一声炮响震聋了亚历山大的一只耳朵，罗斯托普钦解释说：“于是，和他聊天就变得不愉快了，因为你必须对他大声喊。”

叶卡捷琳娜大帝在皇村遛狗的时候，听得见加特契纳的炮响。她厌恶保罗对军事的酷爱，觉得他是彼得三世再世。他满腹愤恨，因此她将他比作“饭后的芥末”。[239]亚历山大结婚之后，她写信给亚历山大说，他将来“会得到加冕，举行全副典礼”，而根本不提保罗。她还记得彼得

大帝和皇子阿列克谢的故事：“彼得大帝废黜了他那忘恩负义、不服管教且百无一用的儿子，这极其英明。这儿子满腹是对父亲的仇恨、恶毒和嫉妒。”

现在，她决定把帝国留给亚历山大。叶卡捷琳娜大帝首先邀请他的教师拉阿尔普帮她说服这孩子。拉阿尔普“想尽办法劝她不要这样”。她想起拉阿尔普是同情革命的分子，于是将他送回瑞士。保罗似乎在故意夸耀自己的喜怒无常。在一次大发脾气的时候，他警告一名廷臣，等他登基之后，他会砍掉他的脑袋。叶卡捷琳娜大帝得知此事后说：“他疯了。”有一次，皇储表示同意祖博夫说的话，这个男宠便讥笑道：“我是不是说了什么蠢话？”祖博夫也觉得保罗疯了。“我和你一样，很清楚这一点，”叶卡捷琳娜大帝答道，“但不幸的是，他疯得还不够。”但她没有放弃自己的计划。[240]

1794年春季，一场新的、更激进的革命在波兰爆发，一些俄国人及其盟友被杀或被捕。叶卡捷琳娜大帝和祖博夫命令全面入侵波兰，同时普鲁士从西进攻波兰。这场两面夹击和瓜分，将在1939年由斯大林和希特勒重演。

10月18日，苏沃洛夫猛攻普拉加[241]，杀敌7000人。华沙投降后，他写信给叶卡捷琳娜大帝：“万岁！华沙是您的了！”

“万岁，陆军元帅！”她回信道，就这样晋升他为元帅。一直到1918年，波兰都不复存在。[242]六十七岁的叶卡捷琳娜大帝庆祝这场有污点的胜利的方式，就是慷慨赏赐普拉东·祖博夫：13199农奴、神圣罗马帝国的侯爵头衔和10万卢布。

与此同时，在南方，波斯的沙阿阿迦·穆罕默德汗（他是个凶悍的武士，还是一个王朝的建立者，但同时也是个阉人，这的确很不寻常）入侵并征服了高加索，歼灭了希拉克略二世的军队，洗劫了格鲁吉亚都

城梯弗里斯（今天的第比利斯），用被屠杀的妇孺的尸体建造了帖木儿风格的塔楼。于是，祖博夫兄弟得到机会去提议他们自己的东方计划，目标是解放高加索的基督徒。叶卡捷琳娜大帝任命瓦列瑞安·祖博夫（他在波兰失去了一条腿）指挥一支军队，后来他攻占了杰尔宾特[243]和巴库。

1796年6月29日，在皇村，女皇焦急地目睹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生下了又一位未来的皇帝，尼古拉。叶卡捷琳娜大帝向玛丽亚建议，她们一起劝说保罗放弃皇位。叶卡捷琳娜大帝幻想把保罗囚禁在波罗的海之滨的一座要塞，请求大公夫人签署一份表示同意的文书。玛丽亚义愤填膺地拒绝了。叶卡捷琳娜大帝“十分恼火”。

然而几乎在同时，亚历山大写信给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称：“我对自己的地位绝不满意，它对我的性格来说太崇高了。单单一个人，如何能统治整个国家，并纠正其弊端呢？不仅对我这样才干平平的人，哪怕对天才，这也是不可能的……我的计划是，等我放弃了这个讨厌的地位，就和妻子一起定居到莱茵河畔。”

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另一个希望所在，被预定为拜占庭皇帝的康斯坦丁，比他的哥哥更令人担忧。她让康斯坦丁娶了一位德意志公爵小姐，[244]但怪诞的康斯坦丁“喜怒无常，极其执拗，变得很像他父亲，常常暴跳如雷到抽搐”，罗斯托普钦这样写道。康斯坦丁的暴行包括用大炮把活老鼠发射出去，早餐时敲鼓和殴打小女孩。他给自己的第一位妻子安娜传染了性病。“她患上了一种病，却不知道病因。”戈洛温娜伯爵夫人写道。按照恰尔托雷斯基的说法，康斯坦丁的“暴躁脾气和野蛮的随心所欲”被掩饰起来，直到保罗的幼子们的女教师夏洛特·利芬报告称，康斯坦丁凶狠地殴打了他团里的一名骠骑兵。叶卡捷琳娜大帝命令逮捕康斯坦丁。她大受震动，险些中风。祖博夫犯最后一个错误的时候，还会发生比这更糟糕的事情。[245]

这年夏季，叶卡捷琳娜大帝欢迎年轻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四世·阿道夫到访。古斯塔夫四世此行的目的是敲定自己与叶卡捷琳娜大帝最年长的孙女亚历山德拉的婚约。祖博夫主持了谈判，根据协议，保罗的女儿将被允许在路德教的瑞典继续信奉东正教，但祖博夫还没有把协议完全敲定。

9月11日下午6点，女皇在整个宫廷的注视下，登上冬宫的宝座，宣布这门订婚。但瑞典国王始终没有来。心急如焚地等了三个半小时之后，叶卡捷琳娜大帝得知，婚约被取消了。她拿着手杖向祖博夫的下属扑去。五天后，她直接询问亚历山大是否愿意登基，并给他看了撤销保罗继承权的法令。9月24日，他做了礼貌的回答，即不置可否。她需要时间，但她再也没有时间了。[246]

第五场 阴谋

出场人物

保罗一世，皇帝，1796～1801年在位，彼得三世与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儿子

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皇后（原名符腾堡的索菲亚·多罗特娅公爵小姐），保罗的第二任妻子

亚历山大一世，皇帝，1801～1825年在位，保罗和玛丽亚的长子

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芙娜，皇后（原名巴登的路易丝大公小姐），亚历山大一世的妻子

康斯坦丁一世，皇帝，1825年在位，保罗和玛丽亚的次子

安娜·费奥多罗芙娜（原名萨克森-科堡-萨尔费尔德的尤利亚妮公爵小姐），康斯坦丁的妻子

廷臣：各部大臣等

亚历山大·别兹博罗德科，首相，公爵

亚历山大·苏沃洛夫，伯爵，公爵，陆军元帅，大元帅

费奥多尔·罗斯托普钦，伯爵，侍从长，外交委员会主席，邮政总长

阿列克谢·阿拉克切耶夫，伯爵，圣彼得堡的总督之一，军需总长，“加特契纳的下士”“穿制服的猿猴”

亚历山大·库拉金公爵，副首相

阿列克谢·库拉金公爵，元老院主席

尼基塔·帕宁，副首相，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大臣尼基塔·帕宁的侄子

彼得·冯·德·帕伦，圣彼得堡总督，重臣，“狡猾教授”

彼得·奥博利亚尼诺夫，元老院主席

普拉东·祖博夫公爵，叶卡捷琳娜大帝曾经的情夫

尼古拉·祖博夫伯爵，御厩大臣，“巨人”，普拉东·祖博夫的兄弟

叶卡捷琳娜·涅利多娃，保罗沙皇的情妇，“小妖精”

安娜·洛普金娜，后成为加加林娜公爵夫人，保罗沙皇的情妇

伊凡·库泰索夫，伯爵，保罗沙皇的理发师、鹰犬，内廷侍从，御橱总管，“费加罗”

费奥多尔·戈洛夫金伯爵，礼宾总管

瓦尔瓦拉·戈洛温娜伯爵夫人，伊丽莎白皇后的朋友

1796年11月5日，叶卡捷琳娜大帝在早上6点起床，照例自己煮咖啡，然后开始书写。上了卫生间之后，她中风了，倒在地上，一直躺到9点才被总管发现。此时她已经呼吸困难，脸色发紫，说不出话来。她睁开眼睛，但随即又陷入昏迷。六个男人将她抬进卧室，但没法把她抬到床上，于是在地板上铺了床垫安放她。“祖博夫公爵第一个得到消息，他也第一个慌了神。”哭泣的亚历山大和康斯坦丁都穿着“波将金”军服，带着各自的妻子赶到。下午3点45分，罗杰逊医生意识到，她

这次经历了非常严重的中风。御厩大臣尼古拉·祖博夫伯爵（祖博夫兄弟四人中最魁梧的一个，被称为“巨人”）骑马奔向加特契纳。

一名士兵向保罗报告，说祖博夫来了。保罗想起了自己的父亲，抓住玛丽亚的手说：“亲爱的，我们完了。”来了几个祖博夫？他问。“好吧，一个我们还是对付得了的！”祖博夫双膝跪下。保罗什么都明白了。

在去圣彼得堡的路上，保罗遇见了罗斯托普钦。“对您来说，这是怎样的时刻啊，大人。”罗斯托普钦说。

“等着，亲爱的，等着，”保罗答道，“上帝让我坚持了四十二年。”然后他们一起行进。晚上8点30分，他们抵达冬宫。叶卡捷琳娜大帝气喘吁吁地躺在床垫上，由泪流满面的侍从们伺候着。守候在现场的有老人也有新人：八十多岁的疤脸、别兹博罗德科和祖博夫公爵。祖博夫公爵要喝水，没有一个人想去帮他拿。“女皇毫无生命迹象，”恰尔托雷斯基观察道，“就像一台已经停止运行的机器。”

保罗大踏步闯进女皇所在的房间，对自己的母亲几乎看都不看一眼，然后在内室设立了指挥部。他传唤了祖博夫，命令他交出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全部文件。保罗很快找到了疤脸承认谋杀他父亲彼得三世的自白书，还有他的儿子亚历山大拒绝接受叶卡捷琳娜大帝改变皇位继承安排的书信。保罗唤来亚历山大和康斯坦丁。

一个身穿加特契纳军服、瘦高笨拙、满脸怒容的军官走过垂死的女皇，向保罗汇报。他是阿列克谢·阿拉克切耶夫，二十八岁，出身穷乡绅家庭，被称为“加特契纳的下士”，对保罗忠心耿耿，是个严苛地死守纪律的人。保罗看到阿拉克切耶夫风尘仆仆，于是把自己的一件衬衫送给他。然后他转向亚历山大，再拉着阿拉克切耶夫的手，说：“你们要永远当朋友。”随后，保罗和玛丽亚在女皇临终房间之外的门廊里用

膳。

伊丽莎白哭了一夜，直到亚历山大换回他的普鲁士军服。“他的母亲还在呼吸，而皇帝竟然没有别的事情好做，而是让儿子们换上军服。真是卑鄙！”她写道，“我看到他穿着军服，不禁落泪。”在室外，保罗的廷臣（粗野的加特契纳军官，身穿落伍的普鲁士军服）陆续抵达。“大公周围聚着的这群人，”罗斯托普钦写道，“其中最诚实的也应当被绞死。”廷臣“惊诧地问，这些东哥特人是谁？”这些“东哥特人”就是未来。

下午，亚历山大把妻子带到女皇床前。“早晨5点，女皇的呼吸变得更弱了。好几次，医生们觉得最后时刻已经到了……女皇的临终喉鸣非常响，走廊里也听得见……她面部瘀血，有时面色很红，然后又变成蓝紫色。”祖博夫独自坐在角落里。罗斯托普钦注意到，廷臣“躲避祖博夫，就像躲避瘟疫”。据说，别兹博罗德科把玛丽亚不肯签名同意废黜保罗的信给保罗看了，此外还有叶卡捷琳娜大帝写的废黜保罗的文书。别兹博罗德科将这些纸撕成碎片，凭借自己的忠诚得到了奖赏。

晚上9点，罗杰逊医生宣布女皇的最后时刻到了。保罗和玛丽亚、亚历山大夫妇和康斯坦丁夫妇站在女皇右侧；医生们、夏洛特·利芬（皇室幼童的女教师）、亲密的廷臣和祖博夫、别兹博罗德科和保罗的亲信罗斯托普钦站在左侧。叶卡捷琳娜大帝于晚上9点45分停止了呼吸，终年六十八岁，享国三十五年。大家都抽噎起来。元老院主席打开房门，宣布新皇继位。亚历山大和伊丽莎白与廷臣双膝跪下。据伊丽莎白说，祖博夫“头发蓬乱，眼珠丑陋地转来转去”，“满脸怪相地哭泣”。可怜的“黄道带”失势了。祖博夫退隐到自己妹妹家，等待大难临头，而玛丽亚皇后回到女皇驾崩的房间，去看管遗体。[247]

保罗对彼得三世的死念念不忘。教堂的葬礼仪式之后，他注意到老疤脸因为漫长的守夜十分疲惫，已经回家了。保罗唤来罗斯托普钦和另

一个加特契纳鹰犬尼基塔·阿哈洛夫将军，说：“我知道你们很累，但请去奥尔洛夫伯爵家，让他宣誓效忠；我不想让他忘记6月29日。”他指的是1762年彼得三世被推翻那天。八十多岁的疤脸于凌晨3点被唤醒，穿着睡衣向保罗宣誓效忠。[248]

次日，11月7日，保罗穿上了近卫军新的普鲁士风格军服。亚历山大和康斯坦丁陪着他，“穿着新的服饰，看上去就像古画里的德意志军官走出了画框”。

保罗把与她母亲有关的一切都来了个大变样。[249]叶卡捷琳娜大帝的遗体被停放在大厅，由骑士近卫团士兵守护，他们个个泪流满面。戈洛温娜伯爵夫人哭泣的时候，阿拉克切耶夫这个“皇帝严苛手段的工具，恶狠狠地推我，命令我安静”。随后，伊丽莎白“温和地走到我面前，温柔地从后面捏了捏我的手”。但叶卡捷琳娜大帝没有孤零零地在那里躺很久。

11月9日，保罗宣布，他的父亲彼得三世和母亲叶卡捷琳娜二世将相伴长眠。“我母亲被人民的呼声召唤到御座上，她太忙，没来得及安排我父亲的葬礼，”他挖苦地解释道，“我只不过是在纠正这个疏漏。”

十一天后，保罗在涅夫斯基修道院参加了对他父亲遗骸的发掘。他亲吻了裹尸布。随后他唤来弑君者奥尔洛夫-切什梅斯基和巴里亚京斯基，让他们完成各自的任务。奥尔洛夫说自己年事已高，但保罗指着皇冠喊道：“拿着它，给我走！”巴里亚京斯基的女儿来求情，保罗答道：“我也曾有个父亲。”

12月1日，保罗徒步跟着送葬队伍，行进在涅瓦大街上。巴里亚京斯基引领着灵柩，而奥尔洛夫-切什梅斯基跟在灵柩后，捧着皇冠。彼得三世被隆重安葬在叶卡捷琳娜大帝身旁。奥尔洛夫-切什梅斯基和巴里亚京斯基很幸运，仅仅被放逐。叶卡捷琳娜大帝和彼得三世就这样长

眠在一处。[250]

11月8日，加特契纳的各团向冬宫开进，他们身穿旧式的普鲁士军服，活像东哥特人在入侵。近卫军上校萨布卢科夫写道："尽管我们在哀悼女皇，但看到那军服，还是笑得肚子疼。"但近卫军还穿着他们的波将金军服。皇帝"检阅近卫军，弯腰、呼哧喘气、耸肩，表达自己的不悦"，然后突然间"加特契纳的军队抵达了"。

保罗"纵马赶去迎接他们，然后兴高采烈地带着这些部队返回"。萨布卢科夫写道："那都是什么样的军官！多怪诞的面孔！怎样的仪态啊！"保罗的加特契纳近卫军加入了老近卫军。他命令他的侍从长罗斯托普钦改革军队，将其普鲁士化，从军服开始。他认为，打蜡的普鲁士辫子是旧政权的象征，与法国自由主义的凌乱鬈发相对抗。"任何一家剧院改换布景的速度，都没有保罗登基后的新气象来得那么快，改变得也没有保罗那么彻底，"恰尔托雷斯基回忆道，"不到一天时间，服装、仪态、习惯，全都换了。"所有法国的东西，新的时尚的东西，都被禁止。马裤、长袜、带扣的鞋、扑粉的辫子被允许；但长裤、长礼服、圆顶帽、翻口靴子、蕾丝鞋，都被禁止，违者将被逮捕。人们用剪刀剪掉"革命的"长礼服的燕尾。廷臣费奥多尔·戈洛夫金回忆道，"对上层阶级来说，最讨厌的事情"就是禁止长礼服，因为这对贵族是一种约束和遏制。

保罗那乐呵呵的迂腐行为的指挥者，是圣彼得堡的新总督阿哈洛夫，人称"恐怖大臣"。萨布卢科夫回忆说，看到沙皇或其家人，或仅仅经过一座皇宫的时候，"坐在马车里的人必须下车鞠躬"。如果阿哈洛夫看到任何人戴着"自由主义"的圆顶帽，就会派副官满大街地追捕，抓到违反者之后就用棍棒殴打他们。保罗看到一个保姆推着婴儿车，荒唐地责骂她侵犯皇帝的威严，因为她没有让婴儿向皇帝脱帽致敬。他自己摘掉了婴儿的帽子。这个婴儿就是未来的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按照萨

布卢科夫的看法，圣彼得堡“在叶卡捷琳娜大帝统治下是欧洲最时髦的大都市”，如今“看上去不像一座现代城镇，倒像是两个世纪以前的德意志城镇”。

如今“每天的主要事务”就是军事检阅。皇帝脚踩高筒靴，身穿普鲁士军服，一尘不染，光秃的头上没有戴帽子，手里挥舞皮鞭或者手杖，周围簇拥着“皇帝陛下的机动军事秘书处”和他的随员，包括93名副官。他的权力就集中于此。他将资深廷臣阿列克谢·库拉金公爵提升为元老院主席，把他的兄弟亚历山大公爵提升为副首相，让他和别兹博罗德科一道负责外交政策。“我只是个军人，我不参与行政管理，”他吹嘘道，“所以我给库拉金和别兹博罗德科薪水，让他们主持行政。”事实上，保罗非常享受权力带来的感觉，为了又一位男性罗曼诺夫成为皇帝而骄傲。他滔滔不绝地发布法令，仅在他当政的第一年就发布了2000条法令。

他的决策随后发表在官方公报上，既令人畏惧也招致讥笑。“保罗的急躁任性、夸张的严酷无情，让服役变成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情。”萨布卢科夫上校写道。皇帝喜欢上伊丽莎白的一名侍女之后，就在每日命令里写道：“感谢亚历山大大公拥有这样漂亮的侍女。”检阅军队时，他用卡利古拉[251]才能说得出来的奇谈怪论来主张自己的权力：“你们知道吗，俄国唯一的大贵族，就是我与之交谈的那个人。并且只有在我和他交谈的时候，他才是大贵族。”他这是在颠覆贵族与君主之间的契约。而自从阿列克谢沙皇以来，俄国的光辉伟大的基石，就是贵族与君主之间的契约，并且他的母亲后来巩固了这种契约。通过这些冷落和怠慢，他提醒自己身边的人，他的整个统治，就是皇权对豪门贵族之野心的镇压。与列普宁公爵一起散步的时候，他说：“元帅，你看到这支400人的卫队了吗？只要我发一句话，我就能把他们全部提升为元帅。”保罗经常捶打自己的胸膛，宣布：“这就是法律！”他废除了禁止对贵族施加肉刑的法律，这是对身为统治阶级的贵族的特权与自尊

（其基础就是他们占有和鞭笞农奴的权利）的直接挑战。很快就有贵族遭到体罚。一名参谋上尉被判处1000下鞭笞；一名神父因为拥有激进书籍而遭到鞭笞；一名军官被割掉舌头。即刻放逐的刑罚司空见惯，以至于“我们执勤的时候，常常往自己大衣口袋里塞几百卢布钞票，免得被突然流放的时候身无分文”。在一次检阅的时候，保罗大发脾气，“用手杖殴打三名军官”。我们将看到，这三名军官不会忘记自己受到的侮辱。保罗甚至引用卡利古拉的名言：“只要他们怕我，随便他们怎么恨我。”他们怕他，但也嘲笑他。没有比嘲笑更能破坏权威的了。

保罗虽然拘泥于军事的一丝不苟，但他这样一个仇恨女性掌权者的男人，实际上被女人主宰着。玛丽亚和保罗的情妇涅利多娃提携了他们的盟友库拉金家族。“至于皇后，”伊丽莎白写道，“她很善良，做不出坏事来，但我忍受不了她在涅利多娃面前的低三下四。涅利多娃是皇帝丑恶的小狐狸精。”每一位妻子都懂得，要挽救自己的婚姻，最好的办法就是与丈夫的情妇保持友好。伊丽莎白向自己母亲解释道，涅利多娃“是唯一能够影响皇帝的人，所以皇后对她卑躬屈膝，这样才赢得了皇帝的恩宠”。皇帝说服涅利多娃重返宫廷，于是她主宰了宫廷。[252]与她一起大权在握的，是一个出人意料的权贵：皇帝的理发师。

这个“万事的仲裁者”“曾经是土耳其人，现在是基督徒，是首席男仆”库泰索夫。在第一次奥斯曼战争[253]期间，叶卡捷琳娜大帝送给保罗一个土耳其奴隶男孩，其是在格鲁吉亚的库塔伊西被俘获的。男孩皈依东正教，更名为伊凡·库泰索夫的时候，保罗担任他的教父。后来保罗送他去凡尔赛受训。回国之后，他就担任保罗的贴身男仆。现在库泰索夫成了保罗的密友、跑腿办事的亲信和皮条客。“他看上去就像个费加罗。”[254]

但“保罗真诚地笃信宗教，真诚地慈爱、慷慨，热爱真理，憎恨谎言，始终热切地执着于惩恶扬善”，萨布卢科夫如此写道。保罗“性情浪

漫，喜欢一切有骑士风度的事情”；并且他有的时候有幽默感，甚至能自嘲。他听说萨布卢科夫在画讽刺肖像，于是问：“你画我了吗？”并且对这画像“捧腹大笑”。“然而，尽管他有这些值得赞扬的品质，同时却完全缺乏克制，极其焦躁易怒，并且非理性地、不耐烦地要求所有人绝对服从，所以他的好品质也被抵消了。”

只有一个人敢于和保罗直面对抗。“陛下，火药和头发扑的粉不同；鬈发不是大炮；马尾辫不是刺刀，我也不是普鲁士人，而是纯血统的俄国人。”苏沃洛夫如此告诉皇帝。皇帝用自己在操练场的古怪命令解散了他：“苏沃洛夫元帅向皇帝陛下宣称，既然没有打仗，他无所事事。因此，他将因为说了这句话而失去职位。”加特契纳的下士阿拉克切耶夫骚扰和流放了俄国不可战胜的英雄苏沃洛夫。

“从没有一位君主在严酷的时候像他一样恐怖，也没有人在慷慨的时候比他更大方，”恰尔托雷斯基评论道，“尽管他行为怪诞可笑，但也有严肃和公正的元素。皇帝希望做到公正。”[255]

1797年3月18日，保罗一家抵达了叶卡捷琳娜大帝新古典风格的彼得罗夫斯基宫（在莫斯科郊外）。在这里，他第一次坚持要求宫廷的所有人对他行屈膝吻手礼。28日，棕枝主日的前一天，保罗在儿子们的陪同下骑马来到克里姆林宫。皇后和伊丽莎白与安娜乘马车跟在后面。保罗非常喜欢这趟旅程，刻意走得尽可能慢。整个旅程花了五个小时。“所有程序都重复了一遍，”他的礼宾总管费奥多尔·戈洛夫金伯爵疲惫地说，“皇帝兴奋得像个小孩。”

4月5日清晨5点，廷臣聚集起来，准备皇帝与皇后的加冕礼。女士们在7点时准备就绪，游行从8点开始。不寻常的是，保罗身穿一件加冕服，它看上去像主教的僧衣，这象征着沙皇是东正教的最高祭司。他还穿着长靴、军服，配着剑，主持典礼的诺夫哥罗德大主教加布里埃尔请他除去这些。保罗服从了，走进圣母升天大教堂。作为对叶卡捷琳娜大

帝的攻击，保罗安排前任波兰国王从露台上观看典礼。玛丽亚是第一位与丈夫一同接受加冕的俄国皇后，由皇帝把冠冕戴在她头上。

随后，保罗宣读了一道法令，他和玛丽亚于1788年在上面签过字。它规定，从他的继承人亚历山大开始，俄国实行皇长子继承制。这是一个明智的计划，目的是避免出现困扰俄国整个18世纪的那种不稳定局面。然后，他公布了他的《家庭法令》，把皇朝变成一个政治机构，规定了不同头衔、优先顺序、财产、收入（由皇室封禄部管理）和生活的规矩（比如，大公不得娶平民为妻）。

随后在克里姆林宫，保罗和玛丽亚接受了更多人的屈膝吻手礼，然后提拔和赏赐了一些人，共赏赐出去8.2万农奴。[256]“典礼很长，但随后又是一百种由皇帝和礼宾总管发明的典礼，为的是取悦他……保罗对典礼的酷爱程度可与对军事的热爱相比。”戈洛夫金回忆道。保罗和玛丽亚都是德意志风格的对细枝末节一丝不苟的人，他们坚持要求“皇帝一定要听得见大臣下跪时膝盖碰地的声音，并能感到手上被亲吻”。所有典礼的过程都必须静默，以确认下跪的声音必须像步枪枪托触地一样；如果有人像叶卡捷琳娜大帝在位时那样在典礼期间说话，保罗就会大喊：“安静！”伊丽莎白在自己的冠冕上缠了花朵，玛丽亚皇后把花撕了下来，喊道：“这不合适！”沙皇看到两个女性亲属穿着斗篷，就尖叫起来：“脱掉斗篷，永远不要再穿！”但“当人们不在战栗的时候，他们就癫狂地快活起来，从来没有这么多笑声”，戈洛温娜伯爵夫人写道，“这种讽刺的大笑常常变成恐惧的鬼脸”。女人们“累得要死”。

保罗“非常恼火，于是在典礼结束之后”，他把典礼延长了四天。就连检阅的时候，他也抵制不住诱惑，一定要穿加冕服，“这是能想象得到的最奇怪的景象之一”，戈洛夫金如此评论道。保罗的加冕服看上去活像镶嵌珠宝的茶壶保暖罩，再加上他的普鲁士高筒靴、短上衣和一顶三角帽。在保罗的强迫症胡闹期间，他的土耳其理发师在酝酿一场色情

的阴谋。库泰索夫知道皇帝与涅利多娃没有性关系，于是计划“给君主奉上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情妇”。“费加罗”选择了一名性感女郎，“漫不经心地把她安排到皇帝陛下鼻子底下，这显然让皇后很烦恼”。保罗很快注意到了安娜·洛普金娜“活泼的黑眼睛”。[257]

在任何婚姻中，妻子持续不断的唠叨都具有很强的力量。而在专制君主制当中，这种力量可能压倒一切。保罗受到妻子与情妇联手唠叨的骚扰。

“如果你能允许我为不幸的人求情，而不至于招致您对我或对他们的愤怒，我就会非常高兴和放松，”涅利多娃给保罗写信道。她在另一封信中写道：“但您知道您是多么喜欢唠叨的人？”有一次，保罗“匆匆走进警卫室，这时一只女鞋从皇帝陛下头顶上飞过，差一点就打中”他，当时在警卫室执勤的萨布卢科夫回忆道。然后“涅利多娃小姐从走廊里出来，捡起鞋，穿上”，走了。次日，保罗向萨布卢科夫吐露心迹——“亲爱的，我们昨天吵了一架”，并命令他去请涅利多娃在管弦乐队伴奏下跳舞。“精彩，完美，妙不可言！”皇帝在观看他的小妖精跳小步舞时喝彩道。妻子和情妇唠叨个不停，让保罗罢免了令圣彼得堡胆寒的阿哈洛夫，但她们的纠缠也让他恼火，他为此责怪玛丽亚。她恳求涅利多娃把保罗带回她身边。“皇后说，没有你，巴甫洛夫斯克就不美了，”涅利多娃告诉保罗，“与你分别的时候，她的心很悲伤。”保罗和玛丽亚经常需要涅利多娃，如1797年8月保罗和玛丽亚联名写了一封信给涅利多娃：“你是我们的好友、挚友，永远是我们的朋友……”（玛丽亚）；“我要是想幸福，只缺你一个……”（保罗）。

在一次大发雷霆之后，保罗向涅利多娃道歉：“原谅我吧，我爱你超过爱自己。”涅利多娃努力挽救保罗，防止他害了自己。她写信给他说：“君主比其他人更需要耐心和节制。”但这两个女人僭越了。

欧洲列强的联盟未能遏制住革命的法国，而保罗发现自己囊中羞

涩，无法投入战争。在一个可疑的荷兰银行家的操纵下，玛丽亚和涅利多娃支持库拉金兄弟组建了一家襄助贵族的银行。这后来演化成一起丑闻，库拉金兄弟从中大发横财。保罗责怪两个女人。玛丽亚（她的家乡符腾堡被法国占领了）和涅利多娃游说保罗与奥地利和英国结盟来反对法国。保罗受够她俩了。这时，“费加罗”库泰索夫使出了他的美人计。[258]

有一次，保罗注意到妻子玛丽亚对亚历山大·库拉金窃窃私语。“夫人，”保罗喊道，“我看到你在交朋友，准备当叶卡捷琳娜大帝。但你会发现，我绝不是彼得三世。”

1798年1月，玛丽亚生下了第四个儿子米哈伊尔。但这次分娩非常危险，医生命令她以后节欲。“这起阴谋的煽动者和主要推动者”是罗斯托普钦，他憎恨库拉金和涅利多娃。同时，别兹博罗德科急于避免战争，并阻止玛丽亚干政。

在一次访问莫斯科的时候，保罗问“费加罗”，为什么莫斯科人爱戴他，而圣彼得堡人不爱他。

“陛下，这是因为，在莫斯科，人们能看清您的本来面目——善良、慷慨而敏感，”理发师解释道，“而在圣彼得堡，大家说，如果您做了什么好事，也是皇后或涅利多娃小姐或库拉金兄弟向您苦苦哀求得来的。但如果您惩罚什么人，那就是您一个人的暴虐。”

“你的意思是，大家说我被那些女人统治着？”保罗问。

“正是这样，陛下。”

一次舞会上，库泰索夫指出了安娜·洛普金娜。

“陛下，有人爱上您啦。”

“她不是个孩子吗？”保罗低语道。

不算孩子，库泰索夫答道，她已经十六岁了。

保罗迷上了洛普金娜，但洛普金娜是个正派的姑娘，与彼得大帝的第一任妻子有亲戚关系。不可能把她当作歌舞女郎一样随便搞来。“费加罗”与她父母做了谈判。

6月末，沙皇返回巴甫洛夫斯克，训斥了玛丽亚和涅利多娃。“7月25日，暴风雨降临。皇帝命令亚历山大去告诉皇后，再也不要干预朝政。”但儿子站在母亲那边。保罗说：“我明白了，我失去的不仅是妻子，还有儿子。”

保罗对涅利多娃大呼小叫，命令她滚出去，再也不要回来。然后，他考验亚历山大，让他拿着皇冠：“真是重得惊人。你拿着看。你自己试试分量。”亚历山大面色苍白。

“皇帝表现出的所有症状，”戈洛温娜伯爵夫人写道，“都像二十岁的小伙子。”他甚至向儿子亚历山大吐露心迹：“想想看，我陷入了爱河！”据戈洛温娜的观察，皇帝的新情妇“头部很漂亮，眼睛俊俏，有清晰的黑眉毛和黑发，牙齿皎洁，嘴巴可爱，鼻子微翘，但身材很差，不匀称而且胸部狭窄！但她很善良，不会伤害任何人”。

洛普金娜抵抗“帝国最丑男人”的死缠烂打，抵抗了很长时间，直到最后实在忍受不了皇帝的追求，“泪流满面，恳求皇帝不要再骚扰她，并承认自己已经爱上了帕维尔·加加林公爵”，那是一名年轻的陆军军官。保罗立刻允许他俩结婚，并吹嘘自己的美德。但加加林虐待自己受到“玷污”的妻子，并且与库泰索夫串通一气，“煽动保罗的邪恶激情”，于是洛普金娜（现在的称号是加加林娜公爵夫人）最终顺从地屈服于皇帝的勾引。

保罗罢免了库拉金兄弟，任命加加林娜的父亲彼得·洛普金（前任莫斯科警察总长）为元老院主席。但真正的得利者是“费加罗”，他现在被提升为伯爵。戈洛夫金写道，皇帝的内务总管库泰索夫“尽管极其无知”，却“想当大臣。与此同时，群臣每天都要征询他的意见”。但萨布卢科夫写道，“费加罗”从来没有变得傲慢，“他总是乐于助人，从来没有人说他伤害过谁”。恰尔托雷斯基认为，只有在俄国，“沙皇专制统治的魔杖才能把一个奴隶瞬间变成贵族”。

现在，保罗和“费加罗”一起从事孩子气的风流冒险。“费加罗中等身材，略显矮胖，但动作机敏灵活，皮肤非常黑，东方人般的眼睛总是在微笑，面容表现出享受肉欲的欢乐”。他的情妇是法国戏子舍瓦利耶夫人，他给她买了一座房子，就在加加林娜家隔壁。“他们曾一起微服私访，一起驾车出游。”

保罗因为征服了加加林娜而“春风得意”，“觉得自己对加加林娜不管多么慷慨都不嫌够”。加加林娜得到了一座宫殿，而她“懂事”的丈夫曾一度被提升为陆军委员会主席。加加林娜最喜欢的颜色是鲜红，保罗为了她而把近卫军各团的制服改成鲜红色。[259]他和库泰索夫一起去拜访加加林娜的时候，他的马车和仆人都用鲜红色衣物装扮。保罗曾认为华尔兹舞“有伤风化”而予以禁止，但加加林娜酷爱华尔兹；于是，华尔兹舞从被禁变成了强制项目，这是经典的保罗式大逆转。1798年6月，保罗正在更换情妇和大臣的时候，一位因征服意大利而声震寰宇的法国将军，正在启程去攻打埃及。[260]

途中，拿破仑·波拿巴将军占领了马耳他岛，即马耳他骑士团的领地。这激怒了骑士团的新任大团长保罗。这个宗教与军事修会的原名是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它的十字军东征历史吸引了保罗。曾有一名温文尔雅的意大利伯爵兼骑士团成员[261]来到圣彼得堡，邀请保罗成为骑士团的保护者。后来保罗又成为大团长。他像一个小男孩一样热情洋溢

地接受骑士团的仪式，并任命库泰索夫为骑士团的马厩总管。保罗自视不仅是东正教的领袖，也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领袖。他要与奥地利和英国一同开展一场十字军圣战，去对抗无神论的法国。他憎恶法国的胜利，也畏惧法国的理想。

新的反法同盟同意先在荷兰、莱茵河沿岸、瑞士和意大利攻击法国人，然后入侵法国本土。保罗与伦敦签了一项条约，但幼稚地把俄军交给奥地利调遣。不过时机极佳：法国的督政府腐化且一盘散沙。法国最优秀的将领远在埃及，而保罗最优秀的将领在自己的庄园无所事事。保罗重新与奥地利人谈判的时候，奥地利人愉快地回忆起他们与苏沃洛夫并肩作战打败奥斯曼人的往事，于是建议让苏沃洛夫担任总司令。保罗把他传唤到圣彼得堡。

1799年2月的一次舞会上，六十九岁的苏沃洛夫元帅重返宫廷，深得保罗宠信。“这两人的反差实在太大了，”戈洛温娜伯爵夫人写道，“一个是严肃的军人，身处闹哄哄的舞会，头发雪白，面容清瘦；一个是皇帝，一半注意力在苏沃洛夫身上，一半在一个单纯的姑娘（加加林娜公爵夫人）身上，若不是赢得了皇帝的恩宠，她那漂亮的面庞几乎不会引起大家注意。”

保罗命令俄军的两个军向意大利和瑞士前进，准备和奥军会师，而另一个军与英军一同进攻荷兰。2月17日，苏沃洛夫动身去执掌在意大利的奥俄联军的指挥权，后来在那里大败法军。但奥地利诸大臣在暗地里攻击他们的俄国盟友。苏沃洛夫提出辞职，保罗（他派儿子康斯坦丁到苏沃洛夫身边服役）鼓励他继续作战。保罗甚至挑战波拿巴将军，要和他决斗，让他那肥胖而贪图享乐的“费加罗”担任决斗助手。普鲁士犹豫不决，还没有加入反法同盟，而保罗公开发表挑战书，要与“任何一位与他意见相左的君主单挑决斗”。但正如恰尔托雷斯基开玩笑说的那样：“如果有人接受决斗的挑战，保罗就麻烦了，因为他在马背上非常

胆小。”8月，苏沃洛夫打赢了诺维[262]战役，占领了意大利北部。

然而，在瑞士的俄军和奥军节节败退。苏沃洛夫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但奥军抛弃了自己的盟军。也只有苏沃洛夫才能杀出一条血路来。保罗对奥地利的背叛感到愤怒，让苏沃洛夫元帅撤军。[263]与此同时，在荷兰，英国与俄国联军的远征也以惨败告终，因为英国人和奥地利人同样无能。面对个人遭受的侮辱和军事灾难，保罗把政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考虑对英国开战，并奉波拿巴为自己的英雄。[264]

“俄国皇帝真的是脑子坏了。”英国大使查尔斯·惠特沃思向伦敦报告称。惠特沃思的情妇是祖博夫公爵的妹妹——三十三岁的奥尔加·热列布佐娃，她正在酝酿一个谋杀保罗的阴谋。首先，她让惠特沃思与俄国政府内亲英派首脑尼基塔·帕宁伯爵（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大臣尼基塔·帕宁的侄子）建立联系。老别兹博罗德科已经去世，保罗任命罗斯托普钦为外交委员会主席和邮政总长[265]，任命帕宁为副首相。罗斯托普钦主张一种新的亲法政策且想要肢解奥斯曼帝国，而帕宁主张与英国结盟。保罗随后粗暴地排斥帕宁。帕宁判断，沙皇疯了，不应当活下去。祖博夫的另外两个盟友被拉进来：海军将领何塞·里瓦斯，一个拉美流氓，曾帮助建设敖德萨；还有彼得·冯·德·帕伦伯爵，新任圣彼得堡总督，他安排与皇储开了一次闹剧般的会议。

帕宁秘密与亚历山大会见，并提议，保罗应当允许他的儿子以摄政王的身份进行统治。两人都很害怕，帕宁神经紧张地攥着一把匕首。帕宁说不知道有没有人跟踪他们，亚历山大战栗起来。他没有赞同帕宁的计划，但也没有告发这起阴谋。保罗转为反对英国，惠特沃思被召回国。里瓦斯英年早逝，保罗把帕宁放逐到莫斯科。密谋者只剩下冯·德·帕伦，而他被派去保卫边境。

罗斯托普钦被晋升为伯爵，他帮助保罗筹备针对奥地利的战争，以及建立与法国的友好关系。波拿巴抛弃了他在埃及的军队，返回法国。

1799年11月，他成功夺权，自立为第一执政，拥有了近似君主的大权。他风驰电掣般地扭转了法国的运气，重新占领意大利，于1800年6月在马伦哥击败奥军。保罗现在对波拿巴心醉神迷。“我对第一执政及其军事才华十分尊敬，”他写道，“他是个行动家。他是一个我能与其共事的人。”他对拿破仑的痴迷就像他父亲对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崇拜。法国将马耳他岛送给马耳他骑士团大团长保罗的时候，他对拿破仑就更仰慕了，尽管这个岛很快就被英国人占领。保罗承认了法国的新边境，并组建了一个“北方体系”，包括丹麦、瑞典和普鲁士，以武装中立来对抗英国。

几个月后，拿破仑和保罗就在筹划一个充满奇思妙想的计划，准备派遣法国将军马塞纳率领3.5万军队到阿斯特拉罕，与俄军的3.5万步兵和5万哥萨克会合。随后两军将一同跨越里海，攻占坎大哈，然后入侵英属印度。[266]

保罗“比以往更加疑心重重”，现在开始了恰尔托雷斯基所谓的“恐怖统治：宫廷的所有人员，或者觐见皇帝的人，都持续处于恐惧之中。上床睡觉的人不能确定半夜会不会有警察赶着大车来，立刻将他流放到西伯利亚”。保罗的迫害妄想症有其理由，但也是“求仁得仁”。

保罗对付亚历山大（及其弟康斯坦丁）的计划，是让他们承担极多的责任，让他们几乎无暇见自己的妻子，更不要说谋划政变了。“两位大公，”戈洛温娜解释说，“比下士强不了多少。他们没有任何实权。”“我被捆绑在军事生活的细枝末节中，”亚历山大抱怨道，“我执行的只不过是一名士官的任务。”萨布卢科夫注意到：“两位大公非常害怕自己的父亲。如果他看上去有一点点发火，他们就像白杨树叶一样颤抖。”

亚历山大被阿拉克切耶夫男爵监视着。他是皇帝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冷酷无情的忠实走狗：“脖子经常抽搐，大耳朵，形状不雅的大脑袋，

面色枯黄，两颊深陷，脑门突出，深深的灰眼睛。”阿拉克切耶夫的绰号是“穿制服的猿猴”，他和亚历山大共同担任圣彼得堡城防司令。皇帝把格鲁济诺庄园和祖博夫在冬宫的套房赏给了阿拉克切耶夫。他是“令所有人胆寒的魔鬼”，不可腐蚀的组织者，“极其聪明、严酷、不知疲倦地警惕”，截然是较为自由宽松的亚历山大的反面。

但“猿猴”和天使构成了一对出人意料的好搭档：亚历山大奉命在早上5点向皇帝呈送报告，阿拉克切耶夫事先把报告写好，送给尚在卧室内的亚历山大，请他签名（同时伊丽莎白躲在被子下面），以便送给他的父皇。“帮帮我，”亚历山大给阿拉克切耶夫的一封典型的短信如此写道，“请到这里来，等我执勤的时候，确保不要出娄子。”亚历山大需要阿拉克切耶夫：“抱歉叨扰你，我的朋友，但我年轻，非常需要你的建议。”

伊丽莎白憎恨保罗。“我厌恶那个人；任何得罪皇帝陛下的人都会遭到粗鲁的辱骂，”伊丽莎白告诉母亲，“哦，妈妈，每天目睹不公正和残暴，是多么痛苦和吓人。只要大家怕他，他才不管大家爱他还是恨他……所有人都恨他、怕他……他的脾气比风向标更善变。”

保罗鼓励亚历山大与他的情妇加加林娜的妹妹发生私情，把他俩锁在一个房间里。亚历山大夫妇与保罗的关系当然不会改善。亚历山大不在检阅部队的时候，自己挑选了情妇，与“费加罗”分享舍瓦利耶夫人。

“一切都颠倒过来，”他写信给自己的挚友之一道，“绝对权力会扰乱一切。我没有办法一一列举这个国家发生的所有疯狂事情，因为这个国家已经变成了疯子的玩物。”他相信“军队在操练场上浪费了所有时间……权力不受限制，行使权力的方式也很变态。你可以评判，我多么痛苦。”

亚历山大向四位挚友袒露心扉，这四人组成了一个开明贵族的小圈

子[267]，领头的是亚当·恰尔托雷斯基亲王，他是为俄国效力的波兰爱国者，立场暧昧。亚历山大请恰尔托雷斯基起草一部宪法和一份声明，谴责“政权的邪恶，赞美自由与正义”，并宣布在改革俄国之后，他“决心退位”。令局势更加复杂的是，伊丽莎白爱上了恰尔托雷斯基，不过她发现亚历山大愿意成全他俩。她生下了一个女儿，孩子的头发是黑色的。保罗准确地猜到，恰尔托雷斯基是孩子的父亲。这个波兰人险些没躲过被流放西伯利亚的噩运。保罗任命他为驻撒丁王国大使。

保罗感到自己周围险象环生，于是开始在圣彼得堡建造一座新的、更安全的宫殿，即哥特式风格的米哈伊洛夫城堡。巴甫洛夫斯克发出火灾警报的时候，保罗惊慌失措，坚信革命爆发了，于是仓皇逃命。而伊丽莎白大公夫人和安娜这对妯娌“心儿猛跳，希望能发生什么事情”。皇帝拔出剑，冲向一群骠骑兵，喊道：“回去，你们这些渣滓！”他下令当着他的面鞭笞两名士兵，以惩罚他们制造了恐慌。他把亚历山大视为威胁。“父子俩的关系现在很糟糕。”伊丽莎白报告称。亚历山大则告诉自己曾经的教师拉阿尔普：“我成了世界上最不幸的人。”[268]

然而在1800年初，并没有任何阴谋，而且有一群忠实的鹰犬守卫着保罗的皇座：罗斯托普钦是大臣和特务头子；阿拉克切耶夫现在是伯爵和军需总长，是军事方面的铁腕人物；还有一位新的元老院主席彼得·奥博利亚尼诺夫，他曾是加特契纳的管家。但是，保罗自己一个一个地消灭了这些尽忠职守地保护他的人，并提拔了那些致力于推翻他的人。

阿拉克切耶夫的弟弟执勤的时候，发生了盗窃案。阿拉克切耶夫捂住了这起案件，但被保罗发现。保罗罢免了阿拉克切耶夫。“这些官职任命真的像抽彩。”亚历山大思忖道。他秘密写信给“穿制服的猿猴”：“我的朋友，我不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你保证，我对你的友谊是不可撼动的……相信我，它永远不会变。”但要改变一切，只需要一个实干家——冯·德·帕伦，他曾两次丢掉圣彼得堡总督的职位，又两次被

恢复到这个位置。此前因为帕伦招待祖博夫，保罗把帕伦外放到立窝尼亚当总督。[269]但帕伦结交了库泰索夫，而库泰索夫再三建议保罗恢复帕伦的官职。在经常忍受保罗的心血来潮之后，帕伦决心除掉皇帝。“弱者耽于口舌，”他说，“强者采取行动。”帕伦刻意打造一种淡泊、友善的形象，常常向访客奉上一杯香槟，而实际上他是个老狐狸，擅长阴谋诡计，他的绰号是“狡猾教授”。

帕伦作为圣彼得堡总督，能够接触到身为城防司令的亚历山大。于是，帕伦开始“微妙地、暧昧地”试探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听他的话，但不回答”。帕伦告诉他，必须除掉保罗。亚历山大说他“已经认命，要继续受折磨”。但在1800年12月底或1801年1月，帕伦哄骗皇储同意了一个含糊的计划，如果他父亲退位，他将成为摄政王或执掌朝纲，但亚历山大一定要帕伦做出神圣的承诺，“必须保障保罗的生命安全”。亚历山大打算“把他父亲安顿在米哈伊洛夫宫”，“他可以拥有整个冬季花园，在里面散步和骑马”。他决定在米哈伊洛夫宫增添一座剧院和一家骑术学校，“把能够让保罗沙皇开心的一切都聚集起来”。

“我做了承诺，”帕伦回忆道，“但我知道这办不到。如果保罗活下去，无辜者的鲜血很快会淹没都城……我与亚历山大的联络引起了皇帝的猜疑。”于是帕伦和亚历山大减少了会面，转而通过阅后即焚的无签名短信来沟通。

帕伦在寻找一些心狠手辣的打手。“我需要祖博夫兄弟和本尼格森”，后者是一个被保罗流放的铁石心肠的德意志军官。帕伦理解保罗的骑士风度，于是利用他的慷慨大方：可否召回祖博夫兄弟？帕伦需要“费加罗”的支持，也很轻松地得到了此人的拥护。祖博夫兄弟的妹妹奥尔加·热列布佐娃向理发师暗示，祖博夫公爵想娶他的女儿。11月1日，保罗赦免了祖博夫兄弟，任命他们到一些较低的职位上，但没有赦免列文·本尼格森将军，因此后者更加仇恨保罗。

1801年的最初几周，保罗放逐了26名军官。“声势越来越浩大，高潮将会很血腥，”帕伦后来说，“我们没有一个人能保障自己的生存！我被提升到这样微妙而重要的位置，我就是处境最危险的人之一！”恰尔托雷斯基的说法最妙：保罗“太荒诞不经且反复无常。没有人能够仰仗他”。

帕伦开始攻击罗斯托普钦。同时，“狡猾教授”玩着一个更深层次的游戏：他渐渐把皇储拉进自己的阴谋，又实际上出卖了皇储，因为他向保罗暗示，亚历山大、康斯坦丁和他们的母亲在谋反。保罗阴沉沉地考虑如何处罚自己的亲人。帕伦随后向亚历山大报告，保罗在计划搞垮他。[270]两百名军官蜂拥加入阴谋。

2月1日，保罗搬进了威严阴森的米哈伊洛夫宫，那里配有护城河、吊桥，还存放了从埃尔米塔什弄来的许多画作。“费加罗”和加加林娜住在楼下，皇帝年幼的儿女们住在他卧室的上一层。但只有警卫人员忠诚可靠，要塞才算安全。帕伦负责安保，知道每天的口令，皇帝的大多数副官都是密谋者。“狡猾教授”发现，最好的开会地点是秘密警察总长奥博利亚尼诺夫的沙龙，他“没有被疑心有任何邪恶的企图”，而保罗也“从来不会怀疑奥博利亚尼诺夫的熟人”。[271]

与此同时，保罗在热情洋溢地启动他的堂吉诃德式的反英战争，与拿破仑结盟。1801年1月，他命令顿河哥萨克的盖特曼瓦西里·奥尔洛夫（与格里戈里·奥尔洛夫公爵没有亲戚关系）率领2万人攻打印度。[272]

2月中旬，帕伦成功推翻罗斯托普钦。罗斯托普钦被流放到自己的庄园，而帕伦取而代之，成为外交委员会主席和邮政总长，有权拆阅信件。但随着密谋集团扩大，萨布卢科夫注意到“整个社会的面貌表明，正在发生一些不寻常的事情”。帕伦本人处于被揭穿的危险中。有一次，他携带着一封密信，保罗看到他的口袋里鼓胀，要求看他口袋里的信，并取笑道：“是情书吗？”保罗伸手去掏，这时帕伦僵住了。好在他

及时反应过来，说：“陛下，算了吧，您讨厌烟草，而我的手帕里塞满了烟草。”

“呸，太恶心了！”保罗喊道，于是放弃了。还有一次，帕伦把密谋者的名单和保罗的每日命令藏起来，保罗要求他把后者交上来。帕伦伸手去口袋里掏，这时他有百分之五十的概率彻底完蛋，不过幸运的是，他拿出来的是正确的文件。

有一次，保罗在花园里骑马，突然间抓住了自己的咽喉：“我要窒息了。我觉得我要死了。他们会不会掐死我？”廷臣安抚他。他曾说自己将死于“咽喉疼痛”，这是委婉语，意思是被扼死。

3月7日清晨7点，帕伦在汇报时发现沙皇“心事重重，十分严肃。他盯了我两分钟，一个字没有说”。原来有人向保罗呈送了密谋者的名单。

“1762年的时候你在这里？”他问帕伦。

“是的，陛下。”

“那场让我父亲失去皇位和生命的革命，你也有份？”

“我当时是近卫军一个年轻的骑兵少尉。陛下何出此问？”

“有人要重演1762年。”

帕伦战栗起来，但冷静下来，答道：“是的，陛下，有人想这样。我知道的，因为我就参加了阴谋。”

“你在说什么？”

“陛下不必害怕。我控制着阴谋的所有线索，您很快就会全知

道。”他安抚保罗说，陛下已经加冕，而他的父亲不曾加冕，并且是“外国人，而陛下是俄国人”，何况玛丽亚皇后“没有您母亲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天才和能量”。

皇帝威胁要逮捕并绞死密谋者，帕伦便庄严地答道，如果皇帝知道了密谋者的身份，一定会震惊。帕伦给出了一份名单，证实了保罗的噩梦：玛丽亚、亚历山大和康斯坦丁是密谋的领袖。保罗和帕伦筹划一起行动，将他们全部逮捕。保罗向库泰索夫透露，在他的反击之后，“我们将像兄弟一样，无拘无束地生活”。他还告诉加加林娜公爵夫人：“我看，镇压的时机已经到了。”她天真地把这话重复给帕伦：“我不知道，他说他计划的镇压指的是什么。”

帕伦向亚历山大透露保罗的计划，把他吓坏了。帕伦建议把行动日期定为3月15日，但“恺撒”的疑心太重了。[273]亚历山大提议改为11日，那一天他自己的谢苗诺夫斯科耶近卫团正好执勤。

显然有人向保罗揭发了阴谋。3月9日前后，保罗没有向帕伦声张，秘密召见了阿拉克切耶夫和罗斯托普钦，命令他们立刻返回圣彼得堡，显然是为了让他们指挥镇压行动。但负责邮政的帕伦拆阅了保罗的信件，还把信拿给保罗看，问这些信是不是伪造的。保罗说这些信真是他写的。阿拉克切耶夫接到保罗的短信：“我需要你。立刻来。”他于是纵马奔向圣彼得堡。

3月10日，保罗焦躁易怒。下午的音乐会之后，他在自己的套房内生闷气。晚饭前，他与玛丽亚和两个年岁较长的儿子对质，指责他们谋反。据说他在亚历山大的桌上发现了伏尔泰的《布鲁图斯》一书，便派库泰索夫给亚历山大送去一册伏尔泰的《彼得大帝》，其中画出了皇子阿列克谢遭受酷刑的段落。晚饭后，长着狮子鼻的皇帝抱着胳膊坐着，瞪着自己的妻儿。他把两个儿子软禁起来，并命令奥博利亚尼诺夫要求两位皇子重新宣誓效忠。他大踏步走出餐厅，玛丽亚不禁落泪。[274]

次日，即11日，保罗的精神比较放松。独眼将军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参加了皇室晚宴。库图佐夫后来成为1812年的英雄，永垂不朽。“参加宴会的有二十人。”库图佐夫回忆道。保罗“非常快活、兴奋，对妻儿十分亲热”。保罗问亚历山大，他为什么看上去那么焦虑，并建议他多多保重身体。库图佐夫可能误会了保罗这话的意思。

饭后，保罗到楼上与幼小的孩子们玩耍。“父亲来访问我们的时候，”尼古拉回忆道（他当时四岁），“非常好玩。”在宏伟的走廊里，“我们在室内玩雪橇。母亲也加入进来”。但当夜，保罗离去之后，有人问小米哈伊尔，他玩了什么游戏。“埋葬父亲！”他答道。这孩子是偶然听到了什么吗？保姆让他不要声张。

深夜，帕伦向皇帝做了当天的第二次汇报。他注意到，亚历山大的谢苗诺夫斯科耶近卫团在皇宫外围执勤，但萨布卢科夫的近卫军骑兵在皇家套房巡逻。帕伦告诉保罗，这些忠诚的近卫军骑兵其实是雅各宾党，并建议解散他们；并且，考虑到皇后的不忠，他建议保罗把皇后房间的门锁上，这是一个明智的预防措施。

这天的某个时间，“费加罗”收到一封信，信中警告他即将发生政变。然而，“明天再办”是库泰索夫的“口头禅”。所以第二天，人们发现这封信在他口袋里，没有拆封。

晚上8点，萨布卢科夫上校向他的长官康斯坦丁汇报时发现，亚历山大和康斯坦丁两人“情绪非常激动”。“你们在这里看上去都像发疯了。”萨布卢科夫喃喃道。亚历山大“就像只吓坏的兔子，爬来爬去”。保罗露面的时候，亚历山大“就像点燃街灯的灯夫一样”溜走。直到皇帝离开，亚历山大才打开自己的门，偷偷瞥向房间。“他就像一只示意猎物方向的短毛大猎犬，蹲伏着向我们溜过来。”受到皇子阿列克谢命运的警告之后，亚历山大变得神经兮兮。

“你什么都不懂，”亚历山大解释道，“我俩都被软禁了。奥博利亚尼诺夫把我们俩带到礼拜堂，让我们宣誓效忠。”但萨布卢科夫刚回家，就又接到了皇帝的传唤。在宠物狗施皮茨和副官乌瓦罗夫（也是密谋者）的陪同下，保罗宣布：“你们是雅各宾党。”乌瓦罗夫“在皇帝背后扮鬼脸、微笑”。沙皇解散了近卫军骑兵，只留下两名无武装的男仆担任警卫。在楼下拜访了自己的情妇之后，保罗照例穿着“内裤和一件白色亚麻衬身服”，戴着睡帽，上床睡觉了。他的行军床上挂着他的剑、手杖和绶带。

在城市的另一端，密谋者在参加不同的军官举办的好几场晚宴，但最后他们所有人，超过六十人，包括祖博夫三兄弟，都聚集在冬宫的塔雷津上校的套房。他们穿着叶卡捷琳娜大帝时代的军服，戴着勋章，兴高采烈地痛饮帕伦的香槟。本尼格森回忆说“大家喜不自胜”，“醉醺醺”，在场狂欢的人有公爵和元老、格鲁吉亚人、德意志人和一个法国男仆。大多数人很年轻；有的人是浪漫派的宪政主义者，有的人是酩酊大醉的暴徒，心里正痒，要打斗一场。其中三人是被保罗亲自鞭笞过的军官。所有人都在讨论新的统治和宪法，而伊兹梅洛沃近卫团的上校尼古拉·比比科夫提议屠杀全部皇室成员。

午夜前不久，帕伦从皇宫抵达，同时阿拉克切耶夫伯爵骑马奔向圣彼得堡的大门，来挽救皇帝。根据帕伦的命令，守门人不准阿拉克切耶夫入城，让他回自己的庄园。

帕伦和本尼格森都是德意志人，都冷酷无情和镇定自若，都是五十六岁，也只有他俩没有喝酒。帕伦举杯为新沙皇祝酒，然后把密谋者分成两组。第一组由祖博夫公爵（此时只有三十四岁）指挥，本尼格森将通过预先安排的一处偏门进入皇宫，径直闯入皇帝寝室；而帕伦亲自带领第二组包围皇宫，切断所有的逃跑路线。如果保罗抵抗，怎么办？“大家都知道，”帕伦答道，“不打碎鸡蛋，就没法做荷包蛋。”

午夜刚过，帕伦带领自己的人马奔向米哈伊洛夫宫的正门，而本尼格森和祖博夫匆匆绕过宫殿背部，在保罗的副官阿尔加马科夫引领下通过护城河上的吊桥，进入皇家套房。半路上，他们在黑灯瞎火里迷了路，所以只有十二人，包括普拉东和尼古拉·祖博夫跟着本尼格森走进了要塞。

副官领着他们径直走到前厅，他们拔出剑，但男仆不肯开门。

“我是来汇报的。”阿尔加马科夫说。

“你疯了吗？已经过了午夜了。”

“现在其实已经是早上6点了，如果你不开门，皇帝会给你点颜色看看。”门开了，他们冲了进去。本尼格森回忆道，一名男仆呼喊着发出警报，直到“我用军刀向他的脑袋砍去”。普拉东·祖博夫丧失了胆量，想逃走。本尼格森拽住他的胳膊：“什么？你现在想打退堂鼓？我们听从你的建议，已经走得太远。这会害死我们所有人。酒已经斟了，我们必须喝下去。”十二个人拥挤地通过未上锁的门，走到楼梯处，这时另外二十多名醉醺醺、嗜血的暴徒拥上楼梯，但如冰山般冷酷的本尼格森和容易激动的祖博夫走向皇室房间。男仆的呼喊已经唤醒了保罗。[275]他匆匆逃跑，但他的另一个出口，即通向玛丽亚房间的门，已经被他自己命令锁上了。在他办公桌下有一道暗门，通向一条地道，可以通往宫外，但他还没来得及打开暗门，本尼格森和祖博夫就拿着剑和蜡烛，闯进了房间。他们匆匆奔向他的床。床是空的。“他逃走了！”祖博夫喊道，但本尼格森去摸了摸被子：“窝还暖烘烘的。”他们举起蜡烛，在房间里四下张望。什么都没有。月光透过云层射进来，本尼格森看到一扇屏风下有两只光脚。“找到啦！”他说。

他们把赤足、戴着睡帽的保罗拖了出来，让他直面本尼格森。本尼格森拥有“修长、瘦削的身材，加上他的帽子和拔出的剑，看上去一定

像个恐怖的鬼魂”。

“陛下，您的统治结束了。亚历山大是皇帝了。我们根据他的命令逮捕您。您必须退位，”本尼格森用法语说，“您的生命没有危险。但如果您抵抗，我就没办法保护您了。”祖博夫公爵指控保罗是无法忍受的暴君。本尼格森检查其他门的时候，“巨人”尼古拉·祖博夫和更多密谋者硬闯进卧室。

“逮捕？”穿着睡衣的保罗问道，“这是什么意思？逮捕？”祖博夫用俄语重复了本尼格森的话。保罗恢复了一点专横跋扈的傲气，开始与醉醺醺的“巨人”争辩，后者恶狠狠地瞪着保罗：“你为什么这样大吼大叫？”他扇了皇帝一记耳光。保罗把他推开。“我对你做过什么？”他喊道。

“你折磨了我们四年。”一个吵闹的暴徒喊道。密谋者和皇帝都喘着粗气，互相怒视，这时又发生了新的风波。一群大呼小叫的军官，在亚什维利公爵（一个格鲁吉亚暴徒，曾被皇帝亲自用手杖殴打）的率领下，闯进卧室。祖博夫公爵害怕保罗会被忠实的部队救走，恐慌起来，自己逃下楼。然后，亚什维利和他的伙计们扑向沙皇，推倒了屏风、灯和皇帝。

“看在上帝分上，陛下，请不要企图逃跑，否则你会被杀掉。”本尼格森喊道。他声称自己冲出去是去找一盏灯。祖博夫公爵和本尼格森恰恰在杀手小队抵达的时候离开了房间（如果他们真的离开了的话），这可不是巧合。真相更有可能是，他们在为预定的杀手让开路，而这些杀手就向沙皇扑去。保罗在混战中挣扎，直到“巨人”尼古拉·祖博夫，也就是曾向保罗报告他即位消息的人，抓住一只沉重的金鼻烟盒，用它狠砸保罗的脸，把他的脸颊砸得凹陷下去，还打瞎了他的一只眼睛。保罗倒了下去，可能撞到了桌子一角。伊凡·塔塔里诺夫中尉和雅科夫·斯卡利亚金上尉在亚什维利帮助下，扑向殊死搏斗的皇帝。好几个人高马大

的汉子扑上去才制服了他。萨布卢科夫说现场有三个曾遭保罗殴打的军官："他在自己的死亡时刻，为自己曾经的行为付出了沉重代价。"他们疯狂地痛打和扼杀他。比比科夫上校揪住保罗稀疏的头发，把他的脑袋狠狠地往地板上撞；斯卡利亚金从床上抓过保罗的绶带，可能在亚什维利和塔塔里诺夫的帮助下，把绶带绕在沙皇脖子上。祖博夫的法国男仆一屁股压在保罗脚上。保罗把手指插进绶带和自己咽喉之间，哀求饶命，恳求允许他祈祷。然后，他用癫狂的眼睛瞪着杀手们，觉得自己认出了儿子康斯坦丁，稀里糊涂地说："什么？殿下也在这里？"这令人想起恺撒被刺时的名言："你也有份，布鲁图斯？"然后他继续求饶道："开恩，殿下，开恩！让我喘口气，看在上帝分上！"

杀手们拉紧了绶带，直到保罗一动不动。这时，更多密谋者"为自己曾受过的侮辱而复仇，踢打和踩踏尸体，摧残可怜的尸首"。他们"拉紧绳结，拖着死尸，继续殴打它"。本尼格森端着一盏灯回来了，命令停止殴打尸体，掌控了局面。他检查"残缺不全的尸体"，看有没有生命的迹象，然后安排三十名近卫军守在门口，并把尸体丢到了床上。[276]

亚历山大在楼下等候，对上面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他没有脱衣服，就躺倒在床上，满腹焦虑与狐疑"，直到"有人敲门"。他看到杀害他父亲的凶手"尼古拉·祖博夫伯爵，衣服凌乱，因为饮酒和杀人的兴奋而面色通红。他嘶哑地喊道：'都结束了！'"

"什么结束了？"亚历山大问道，但"巨人"没有给出清楚的回答，直到大公注意到，他称呼自己为"陛下，而亚历山大以为自己仅仅是摄政王"。亚历山大"悲痛和绝望不已"。帕伦来了，他故意来得很迟：如果政变失败，他还可以逮捕密谋者。

"人民会说我谋杀了自己的父亲，"亚历山大抽泣道，"你们曾经承诺会留他的性命。我是最不幸的人！"

“不要这么孩子气了，”帕伦粗鲁地摇晃他的胳膊，“去开始你的统治吧。向近卫军展示自己。”[277]

“我母亲呢？”

“我去找她。”

帕伦唤醒了御橱女总管夏洛特·利芬，“一位坚强、头脑聪慧的贵妇”，命令她唤醒玛丽亚。起初皇太后以为她的长女亚历山德拉死了，但随后她明白了：“哦，是皇帝！”她喊道，穿着睡衣从床上跳起来。

“他中风了。”利芬说。

“不，他是被谋杀的！”玛丽亚坚持说。但近卫军不准皇太后走过前厅去保罗的卧室。“你们怎么敢拦我！让我过去！”她尖叫道。掷弹兵用交叉的滑膛枪阻挡她的去路。在利芬夫人和女儿玛丽亚、叶卡捷琳娜的照料下，皇太后“昏头昏脑”，“执迷于野心和悲伤”，突然“宣布，因为她加过冕，她现在是女皇了，大家应当向她宣誓效忠。她现在必须开始统治”。叶卡捷琳娜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都继承了她们各自丈夫的皇位。她是错觉太深，还是真的在抢班夺权？她转向站岗的掷弹兵道：“你们的皇帝是被谋反的奸贼杀害的，所以我现在是你们的女皇。只有我才是你们的合法君主。跟随我，保护我！”

亚历山大一世唤醒了妻子伊丽莎白，她“被这恐怖的罪行”震惊了。他“完了，他的敏感灵魂被永远污损了”，她在信中告诉自己的母亲。她听见室外有人高呼万岁，推举新皇帝。她和亚历山大一世相拥哭泣。“我不知道我是什么！”他告诉她。

被蒙在鼓里的康斯坦丁“就像个二十岁小伙子一样酣睡”，后来被醉醺醺的祖博夫公爵吵闹地叫醒。祖博夫“野蛮地掀掉我的毯子，粗暴地告诉我：‘起来，去找亚历山大皇帝，他在等你！’”

康斯坦丁“惊呆了——我睡眼惺忪地瞪着祖博夫。我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于是祖博夫把他从床上拖下来。康斯坦丁跑到兄长的沙龙，“发现他躺在沙发上，与伊丽莎白皇后一起号啕大哭。这时我才得知父亲遇刺了。我相信，这是一个阴谋，他们要杀掉我们所有人！”但就在这时，一名军官向亚历山大一世警告道，说他的母亲在企图夺权。

“我的上帝！还有更多尴尬的事！”亚历山大一世哀哭道，之后派帕伦去和她讲道理。室外，部队在集结，但有人担心保罗还活着，尽管祖博夫已经尖声宣布保罗已死。“他不可能还活着，”本尼格森答道，“他都被打烂了、打碎了。必须把他装扮起来。”士兵们坚持一定要看到保罗的尸体，否则拒绝向亚历山大一世宣誓效忠。于是本尼格森允许士兵们进来，他们报告称皇帝“死透了”。之后他们这才宣誓。

帕伦“迫使沙皇尽快动身”，赶往冬宫。亚历山大一世和康斯坦丁一起乘车离开，帕伦和祖博夫洋洋得意地站在马车的脚踏板上。亚历山大一世让伊丽莎白去见他母亲，劝说她到冬宫与他们会合。

而在米哈伊洛夫宫，对保罗的幼子尼古拉来说，这一夜“就像个含糊的梦”：“我被叫醒，看到利芬伯爵夫人站在我面前。我注意到谢苗诺夫斯科耶近卫团在警戒，我被带到母亲那里。”不久之后，一名副官从冬宫抵达，要求玛丽亚“以皇帝和皇后的名义”去冬宫。

“告诉我儿子，”玛丽亚答道，“除非我亲眼看见丈夫死了，否则我不会承认他是我的君主。”

伊丽莎白发现她的婆婆“已经完全发疯。军官们不肯让她看尸体，但她一定要看，否则就不走”。

“但亚历山大皇帝在冬宫。”伊丽莎白解释道。

“我不知道什么亚历山大皇帝”，玛丽亚“令人胆寒地尖叫着”，“我

要见我的皇帝”。伊丽莎白自己崩溃了，后来告诉戈洛温娜伯爵夫人，这是“她一辈子中最可怕的夜晚”。她和歇斯底里的皇太后一起度过了恐怖的凌晨时光。苏格兰医生詹姆斯·怀利用清漆和颜料收拾好尸体之后，本尼格森才允许玛丽亚进来看。她这才安静下来。

伊丽莎白前往冬宫与亚历山大一世会合。沙皇告诉她：“我不确定自己能够履行自己的义务。不管谁愿意，我都可以让位给他。让那些犯下这起罪行的人负责吧。”然后，玛丽亚带着她的所有儿女来了。尼古拉只记得“亚历山大跪倒在母亲面前，我还能听得见他的抽噎。大人允许我继续玩自己的木马，我很开心”。新皇帝忍受了与母亲“令人肝肠寸断”的会面。她向他喊道：“亚历山大，你有罪吗？”他否认。母子拥抱起来。外面，整个城市都在欢庆。“在保罗的过度暴政之后，”伊丽莎白注意到，“人们都喜得发狂。”她向自己的母亲承认：“我终于能喘气了。”

次日上午10点，亚历山大一世检阅了近卫军，士兵们已经剪掉了自己的辫子、烧掉普鲁士风格的军帽，换回了俄国风格的军服。“密谋者傲气冲天”，尤其是祖博夫公爵，他“满脸堆笑，一副纨绔子弟的模样，非常缺乏军人气概”。萨布卢科夫注意到，亚历山大一世十分颓唐。“他走得很慢，仿佛他的膝盖随时要软下去。他头发凌乱，两眼含泪，他的目光紧紧盯着前方，仿佛在说：‘他们欺负我年少无知，他们骗了我！’”亚历山大一世发布了一份宣言，承诺“遵照我的尊贵威严的祖母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的心愿”来统治。

亚历山大一世和母亲返回了米哈伊洛夫宫。他看到保罗被砸烂的脸时，“大为惊恐，僵在那里”。康斯坦丁也惊呆了。“哦，我的朋友，”萨布卢科夫向他报告时，他说，“我的兄长愿意统治，就让他统治；但假如有一天皇位传到我这里，我一定不会接受。”

刺客围绕着亚历山大一世。“我见到了年轻的君主，”一位法国外交

官报告称，“走着……前面是刺杀他父亲的凶手，周围尽是那些凶手，跟在他后面的人说不定就是将来会杀害他自己的人。”帕伦主宰大局，大多数时间都和亚历山大一世待在一起，后者“发现政事完全荒废紊乱了”。他后来告诉弟弟尼古拉：“我们的父母改变了一切，但没有任何新气象。”

沙皇逆转了他父亲的工作。[278]他赦免了被保罗流放的人，解散了秘密警察，禁止刑讯，恢复贵族的权益（尤其是禁止对贵族施加肉刑），并召回了正在奔向英属印度的哥萨克部队，逐渐恢复了与英国的友好关系。

但是，帕伦“把他当作小孩看待”。亚历山大一世鄙视“那个卑鄙无耻、没有道德的人，以及他的罪行”。他唤来他的自由派朋友（以恰尔托雷斯基为首，他是伊丽莎白皇后的情人），向他们告白了弑父的道德噩梦：“如果你们在现场，事情就不会发展成那样。”亚历山大一世抱怨帕伦的“独裁专断”，直到一名廷臣答道：“如果苍蝇烦扰我，我就把它们赶走。”

保罗驾崩后，农民们被神圣沙皇的受难触动，给皇太后送去了圣像，上面铭刻着《列王纪下》里的话：“杀主人的心利阿，平安么？”[279]帕伦要求处理掉这些圣像，亚历山大一世拒绝了。6月17日上午10点，在操练场，帕伦照例乘马车抵达，但亚历山大一世的一名副官命令他重新上车，将他流放到他位于波罗的海地区的庄园。不久之后，祖博夫公爵，本尼格森和扼杀保罗的亚什维利、斯卡利亚金与塔塔里诺夫也被驱逐出圣彼得堡。[280]

没有一个刺客遭到起诉。但按照恰尔托雷斯基的理解，“亚历山大一世惩罚自己比惩罚别人更严厉”。父亲的惨死就像“一只秃鹫”盘旋在他头顶上。他常常“在脑海中看到保罗残缺不全、被血浸透的尸体躺在通往皇座的阶梯上”。他“沉默地一坐就是几个钟头”。[281]

第六场 决斗

出场人物

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皇太后，保罗一世的遗孀

亚历山大一世，皇帝，1801～1825年在位，保罗与玛丽亚的儿子

伊丽莎白，皇后，亚历山大一世的妻子

康斯坦丁一世，皇帝，1825年在位，亚历山大一世的弟弟，皇子，后成为波兰军队总司令

安娜·费奥多罗芙娜（原名萨克森-科堡-萨尔费尔德的尤利亚妮公爵小姐），康斯坦丁的第一任妻子

约翰娜·格鲁津斯卡，沃维奇公爵夫人，康斯坦丁的第二任妻子

叶卡捷琳娜，亚历山大一世的妹妹，先嫁给奥尔登堡的格奥尔格公子，后嫁给符腾堡国王威廉一世，“卡提什”

安娜，亚历山大一世的妹妹，后成为荷兰王后，“安奈特”

尼古拉一世，皇帝，1825～1855年在位，亚历山大一世的弟弟

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原名普鲁士的夏洛特公主），尼古拉一世的妻子，“穆菲”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一世最小的弟弟

叶连娜·帕夫洛芙娜（原名符腾堡的夏洛特公主），米哈伊尔的妻子

廷臣：各部大臣等

亚当·恰尔托雷斯基亲王，波兰爱国者，伊丽莎白皇后的情人，外交大臣

维克多·科丘别伊，伯爵，后成为公爵，副首相，内政大臣，国务会议主席

帕维尔·斯特罗加诺夫伯爵，副内政大臣

尼古拉·诺沃西利采夫，副司法大臣，1815年后成为亚历山大一世在波兰的代表，后成为伯爵

阿列克谢·阿拉克切耶夫，炮兵总监，陆军大臣，伯爵，“穿制服的猿猴”“吸血鬼”

尼古拉·鲁缅采夫伯爵，外交大臣，首相，后成为公爵

亚历山大·戈利岑公爵，神秘主义者，神圣宗教会议主席，邮政总长，教育大臣

卡尔·冯·涅谢尔罗迭，伯爵，俄国驻巴黎使臣，外交大臣，后成为首相

约安尼斯·卡波季斯第亚斯，出生于科孚岛，伯爵，外交大臣，希腊第一任国家元首

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国务秘书，后成为伯爵，西伯利亚总督

费奥多尔·罗斯托普钦伯爵，莫斯科总督

玛丽亚·纳雷什金娜，亚历山大一世的情妇，为他生了孩子，“北方的阿斯帕齐娅”

塞奈达·沃尔孔斯卡娅公爵夫人，亚历山大一世的情妇

威廉明娜·萨根公爵夫人，恩斯特·比龙的孙女，梅特涅的情妇，可能也是亚历山大一世的情妇

叶卡捷琳娜·巴格拉季翁公爵夫人，“卡佳”，卡金卡·斯卡乌龙斯卡娅伯爵夫人的女儿，彼得·巴格拉季翁公爵的妻子，梅特涅的情妇，可能也是亚历山大一世的情妇，“裸体天使”“白猫咪”

拿破仑战争

列文·本尼格森伯爵，杀害保罗一世的凶手，1806～1807年的陆军总司令，1812年的陆军总参谋长

米哈伊尔·巴克莱·德·托利，元帅，公爵，陆军大臣，1812年和1813～1815年的陆军总司令

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元帅，公爵，俄土战争的俄军总司令，1805年奥斯特里茨战役的俄军总司令，1812年的俄军总司令

彼得·巴格拉季翁公爵，1812年的陆军指挥官，博罗季诺战役的英雄

彼得·沃尔孔斯基公爵，陆军总参谋长，亚历山大一世的宫廷事务大臣

当亚历山大·切尔内绍夫，俄国驻巴黎使臣，1812年的骑兵指挥官，亚历山大一世的大臣，公爵，“北方的风流浪子”

当亚历山大一世表现出自由主义倾向之时，俄国欣喜若狂，满怀憧憬。然而，新沙皇仍然是个不可捉摸的谜。他英俊潇洒的外貌源自他那高挑、美丽的德意志母亲，他的魅力源自叶卡捷琳娜大帝，但他的和蔼

可亲是一种屏障，掩盖了他真实的想法。如果说他是一个娴熟的演员、一个装模作样的大师，那么他这样一个在叶卡捷琳娜大帝统治晚期和保罗恐怖统治与惨死的时期幸存的人，若是城府极深、喜欢隐秘阴险的活动，也可以谅解。但就连他的朋友也不曾预料到，他是多么坚忍不拔。

1801年，亚历山大一世设立一个新的议事会，废除了彼得大帝设立的各个委员会，代之以八个西方风格的部。他的这轮改革实现了彼得大帝建立简单化中央政府的理想，但各部大臣仍然是自米哈伊尔沙皇时代就治理俄国的那群权贵，而他想找到自己的办法，于是任命亚当·恰尔托雷斯基和他的朋友们为各部大臣的副手。[282]然后，他秘密组建了一个近臣委员会，由他的朋友组成。“我们享有的一项特权是，无须预约，就可以来和皇帝一起用膳，”恰尔托雷斯基回忆道，“我们每周有两三次机会与他密谈。”在正式的宴会之后，亚历山大一世会离开，然后四个自由主义者会被带走，经过走廊，进入皇帝的沙龙，继续探讨宪法、半选举产生的元老院和废除农奴制。

父亲的命运始终提醒着亚历山大一世，挑战贵族豪门和他祖母的那种独裁体制，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而且他父亲的军国主义对他的影响，比他受到的教育和身边密友的自由主义的影响强得多。除此之外，要想推行他的改革，唯一途径就是他自己施行专制。在大多数改革措施上，他都支吾其词（不过他确实废除了一项允许地主放逐“犯上”的农奴的法律），导致近臣委员会渐渐失去效力，同时他的注意力也被转移到外交事务上。[283]

亚历山大一世起初奉行中立政策，但后来，他热切希望登上国际舞台（并一睹著名的美人普鲁士王后的芳容），于是组织了他的第一次帝王峰会。1802年5月29日，在梅默尔[284]，他会见了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和他那倾城倾国的王后路易丝。亚历山大一世有一点爱上了路易丝。他与路易丝打情骂俏，并打退她妹妹的诱惑追求。亚历山大

一世告诉恰尔托雷斯基，他的房间就在她们套房的隔壁，因此“他会仔细锁好自己卧室的门，以防出乎意料地受到危险的诱惑，也就是自己希望避免的那种诱惑”。与霍亨索伦家族[285]的友谊让他与欧洲正在兴起的抵抗法国霸权的运动联系起来。

终身执政拿破仑·波拿巴集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法国大革命的自由精神、天生的专制君主保守思想与雇佣兵将领的欲壑难填于一身。他动员了法国的资源，对抗一次又一次旨在打败他的反法同盟（组织者是英国和其他旧政权国家）。如今他已经吞并了意大利的很大一部分，控制了瑞士，并开始重新安排德意志的版图。他试探亚历山大一世，请后者帮助调解法国与英国。但拿破仑对德意志的主宰挑战了俄国在那里的利益，而他与奥斯曼人的条约也逐渐让亚历山大一世确信，波拿巴是“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暴君之一”。亚历山大一世开始接近英国、奥地利和他新结交的普鲁士朋友，考虑向目空一切的法国开战。1803年4月，他唤来“穿制服的猿猴”，即保罗的恐怖鹰犬阿拉克切耶夫，任命他为炮兵总监。不仅如此，这位将军还是亚历山大一世最忠心耿耿的打手，比他的那些自由派朋友更重要。正是阿拉克切耶夫创建了一支极其优秀的炮兵部队，后来足以与拿破仑匹敌。[286]在沙皇越来越深入地参与欧洲政治的同时，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孩子，但不是他妻子生的。[287]

伊丽莎白皇后遭受亚历山大一世的冷落，他们没有孩子。这不全是亚历山大一世的错，因为伊丽莎白的情感里有一种特别以自我为中心的成分，如她的侍从女官的观察：“她既有一种燃烧的、激情澎湃的想象力，也有一颗冷酷的心，无法产生真正的温情。”恰尔托雷斯基返回圣彼得堡之后，他和伊丽莎白在一个短时期团圆了。而皇帝与一些法国女演员、国际女冒险家和廷臣的妻子发生了露水情缘。佳丽们极其热情地投怀送抱，而他必须抵抗那些特别咄咄逼人的女人。所以他才有了一个绰号——“柏拉图式的唐璜”。恰尔托雷斯基恶毒地暗示，更恰当的说法应当是“柏拉图式的卖弄风情，因为亚历山大一世注意的那些女士的贞

操很少当真会受到威胁”。但在这个时候，亚历山大一世和恰尔托雷斯基已经不是朋友了。

1801年，宫廷的第一美人是波兰人玛丽亚·纳雷什金娜，原名切特维津斯卡公爵小姐。她的父亲在1794年被波兰革命者当作叛徒绞死了。她凭借“只有在拉斐尔的画作里才能找得到的美貌”而闻名遐迩。回忆录作者菲利普·维格尔[288]写道：“她的美臻至完美，几乎显得不自然、不可能。”十六岁时，她嫁给了年纪较长的御厩大臣德米特里·纳雷什金，但后者驾驭不了这个“北方的阿斯帕齐娅[289]”。她总是穿一件配有白色绉绸的希腊风格裙子，虽然简朴但雅致。亚历山大一世爱上她的时候，她是瓦列瑞安·祖博夫的情妇。两年后，她屈从于亚历山大一世。

他从来不向自己刻板保守的母亲提起纳雷什金娜，但他对可怜的伊丽莎白没有任何内疚，因为，正如他后来所承认的：“我肯定是想错了，以为把我妻子和我联系起来的那种表面文章无须我们的参与……我的地位迫使我遵从这些表面文章，但我觉得自己可以随意支配自己的心。十五年里，我对纳雷什金娜夫人很忠贞。”

纳雷什金娜从不干政，否则，亚历山大一世解释说，“一切就得结束了”。但对被他抛弃的皇后，纳雷什金娜的存在就是一种折磨。伊丽莎白渴望有一个孩子。她在舞会上看到那位“女士”，问候她的健康。纳雷什金娜“竟放肆地告诉我，她已经怀孕了，这是她第一次怀孕。她的月份还小，我不可能察觉……妈妈，你难道不觉得，她太厚颜无耻了吗？我完全知道她肚里孩子的父亲是谁，对此她非常清楚”。这个婴儿夭折了，伊丽莎白给母亲写信称：“那个婴儿的死，让我非常痛苦，但也说明上天不会容许我们家里有一个私生子”，“不过，我自内心深处为皇帝感到遗憾”。她注意到，亚历山大一世非常伤心，而“孩子的母亲很快就从伤痛中解脱出来。她去年冬天也失去了一个孩子，但三周后就开始跳舞了！”

纳雷什金娜给亚历山大一世生了好几个孩子，其中有两个长大成人。亚历山大一世每天去看他们，和他们一起度过舒适惬意的夜晚。他说，他唯一的幸福就是“我的小小家庭”。

但与亚历山大一世最亲近的女人是他的妹妹叶卡捷琳娜，绰号“卡提什”。她长着翘鼻子，头发浓密，嘴唇饱满，精力充沛。他称她为“荒唐的小疯子”，还因为她的相貌有土耳其风情而称她为“比西亚姆”。他告诉她：“如果说你是个疯子，那么你是世上有过的最可爱的疯子。我多么爱你！”她比他小十一岁，在亚历山大一世早就离家之后长大成人。对亚历山大一世来说，她既熟悉，又陌生。“你征服了我，我爱你爱得发疯！”他在1805年9月给她写信道，“世界上很少有什么，能让我像爱我的比西亚姆一样爱它。再会吧，我的眸子的光，我的心的爱，时代的北极星，自然的奇迹，或者比这一切都更美妙，翘鼻子的比西亚姆·比西亚莫芙娜……我最最温柔地亲吻你的鼻子。”

亚历山大一世在女人群中的时候最快乐，但他的一生将被一个男人主宰。这个男人激起了他的仰慕、仇恨和恐惧——拿破仑·波拿巴。在亚历山大一世眼里，拿破仑既是“超验的才子”，也是他所在时代的“地狱天才”。[290]

1804年3月，波拿巴处决了昂吉安公爵[291]。这是一种恐怖主义行径，彻底切断了波拿巴与亚历山大一世的关系，尤其因为这位波旁王朝的王子是被从巴登劫持的，而巴登是伊丽莎白皇后的家乡，她“被这消息彻底震惊了”。

在4月5日的议事会上，恰尔托雷斯基宣布“这起残暴的暗杀”证明法国是“土匪的巢穴”。不久之后，波拿巴自己给自己加冕为法国皇帝。亚历山大一世不承认他这个头衔，要求波拿巴从他在意大利和德意志征服的土地上撤军。1805年3月30日，俄国和英国同意联合向法国开战（英国承诺，将为俄国提供的每10万军队提供125万英镑军费），而在同一

时间，拿破仑自立为意大利国王。7月28日，奥地利加入了反法同盟。

9月9日，俄国的两支军队摆开阵势，掩护北方的中立国普鲁士，并在南方与奥军会师。亚历山大一世从圣彼得堡启程，周围簇拥着金光闪闪的随行人员，包括恰尔托雷斯基。[292]途中，亚历山大一世在普瓦维[293]的恰尔托雷斯基庄园停留。在那里，因为自信必胜而兴高采烈，这位“温和可亲的君主”（这是他的自称）与波将金的外甥女打情骂俏，可能还与她发生了私情。这个外甥女就是四十四岁的卡金卡·斯卡乌龙斯卡娅，如今是利塔伯爵夫人，她“诱人的丰满激发了我的想象力”。亚历山大一世享受着波兰人的仰慕。他们相信，这一场田园牧歌标志着波兰王国的重建，恰尔托雷斯基将成为波兰国王。但在拿破仑率军横穿德意志的时候，亚历山大一世在玩两面游戏。

亚历山大一世秘密派遣他的宠臣彼得·多尔戈鲁基公爵（时年二十七岁）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他绝不愿意接受出现一个波兰王国）谈判，希望诱惑他加入反对拿破仑的战争。9月底，亚历山大一世前往柏林，去敲定协议。俄普条约在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墓前，在火炬光照下宣誓签订。这是对恰尔托雷斯基的背叛，他始终不能原谅沙皇，尽管他还在担任外交大臣。拿破仑已经智胜了反法同盟，迫使一支奥军在乌尔姆投降。俄军撤退，以便与奥军主力会合。

亚历山大一世抵达后，他的部队以“冷淡和悲哀的沉默”迎接他，因为他们落了下风，并且给养不足。他的将领是肥胖、独眼、经验极其丰富的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再没有人比库图佐夫更机智了，”为俄国效力的法国流亡贵族德·朗热隆伯爵说，“也没有人比他更强悍，或更聪明、更狡猾了。”这位将军拥有“极佳的记忆力，受过良好教育且风度翩翩，天性善良”，但同时他的身上也有“农民的凶暴和粗鲁、无法克服的懒惰和自私”，以及“卑鄙、令人作呕的放荡”。

库图佐夫率军撤退，巧妙地避免与拿破仑交锋。但如今缺乏经验的

沙皇接过了俄军指挥权，去面对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事家。他忽视库图佐夫，而重用“五六个年轻的宠臣”，他们嘲笑库图佐夫是18世纪的老古董。朗热隆注意到，库图佐夫“得不到尊重”。

拿破仑派遣使者勒内·萨瓦里将军去与俄军谈判。萨瓦里面对的是“围绕在俄国皇帝身边的三十个顶着各式各样头衔的纨绔子弟”。他报告拿破仑说，亚历山大一世身边尽是“傲慢自负、鲁莽狂妄和粗心大意”之辈。亚历山大一世准备作战，却派多尔戈鲁基去要求拿破仑放弃意大利。拿破仑说，多尔戈鲁基这个“极度膨胀、无足轻重却妄自尊大的家伙，对我说话的方式就好像我是一个即将被发配西伯利亚的波雅尔”。因此，拿破仑对自己的前景更加自信。拿破仑嘲笑说，多尔戈鲁基公爵“把我的极度谦虚当作怯懦的表现”。

“明天，”他在11月18日告诉法国外交大臣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贝内文托亲王），“将会有一场大战，俄国人……的鲜血将徒劳地流淌。”亚历山大一世是个“勇敢而高贵的人，被身边的奸臣带入了歧途，他们都卖身给了英国”。反法联军在奥斯特里茨村[294]附近集结了8.5万人，兵力超过拿破仑的6.5万人，但法国皇帝在准备一场他自信必胜无疑的战役。

“无足轻重却妄自尊大的家伙”多尔戈鲁基果然向沙皇报告：“我们的胜利没有任何疑问。”神圣罗马皇帝弗朗茨二世也加入了联军。拿破仑对他的对手不以为然：三十七岁的弗朗茨二世是“一个傻瓜，只关心植物学和园艺”，“严守道德，从来没有和自己妻子之外的女人做过爱”；而亚历山大一世“太反复无常、太软弱无能”。沙皇倾向于蔑视自己的俄国文化，而尊重更先进的德意志文化。所以他接受了奥地利人的计划，即发动一场复杂的、莽撞的机动部署，放弃普拉岑高地居高临下的位置，而试图包抄法军右翼。库图佐夫以他老派的宫廷风格质疑这个计划，但亚历山大一世怒道：“不关你的事。”

次日，即11月20日，早晨7点30分，拿破仑镇定自若地任凭俄奥联军攻击自己的右翼。俄奥联军放弃普拉岑高地，暴露了自己的中路。完成这一步之后，法国皇帝出其不意地出现在联军背后，占据了他们刚刚放弃的高地。亚历山大一世带着多尔戈鲁基，兴奋地在战场上骑马跑来跑去。“陛下不应当持续跑到前沿阵地上，也不应当暴露自己，因为陛下亲临火线只会烦扰和阻碍将军们，”恰尔托雷斯基后来在给亚历山大一世的一封信里严厉地批评道，“陛下应当留在较靠后的地方。”上午9点，库图佐夫企图拖延撤出普拉岑高地的行动，直到亚历山大一世和他的“三十个纨绔子弟”随从骑马赶到，几乎指控这位老将怯战。“米哈伊尔·伊拉里奥诺维奇，你为什么不前进？”亚历山大一世问道，“我们不是在女皇草地演习……”

“陛下，”库图佐夫答道，“我不行动，正因为我们不是在女皇草地上操练。但如果您命令前进……”亚历山大一世推翻了库图佐夫的决定。法军随即占领了俄军刚刚撤出的高地。10点15分，拿破仑说：“我们来用一记雷霆结束这场战争。”这位正处于巅峰状态的军事家向联军暴露的中路发动了进攻，非常精确地在最有利的时间、在联军最脆弱的点集中了压倒性的兵力。

亚历山大一世被在他面前展开的“恐怖的、威严的景观”搞糊涂了，摸不着头脑地站在这场大屠杀的中心附近。此役有2.8万俄军死伤。几分钟后，俄军溃散的时候，险些把沙皇撞倒。“恰恰在陛下所处的地方，我军的溃败最迅速也最彻底。”恰尔托雷斯基补充道。亚历山大一世身边只剩下恰尔托雷斯基、他的朋友彼得·沃尔孔斯基公爵和怀利医生。他被匆匆送到乡村的安全处。他发了高烧，并且身处险境，可能被法军俘虏。“他在一座农舍寻求庇护，”伊丽莎白皇后写道，“不知是因为精疲力竭还是苦恼，二十四小时什么也没吃，他的胃部严重痉挛，怀利担心他活不过这一夜。”怀利医生用葡萄酒和鸦片让浑身战栗的皇帝镇定下来。[295]

“俄军不仅仅是被打败了，”拿破仑写信给妻子约瑟芬道，“它还被全歼了。”亚历山大一世实际上是被奥地利皇帝抛弃了。奥地利皇帝向拿破仑求和，损失了不少领土，还失去了神圣罗马皇帝的头衔。亚历山大一世于11月26日返回圣彼得堡，人们认为他是“我们失败的真正原因。现在所有的灾祸都被归咎于他一个人”，曾和沙皇一起在奥斯特里茨的诺沃西利采夫如此承认道。就连沙皇的母亲也警告他：“遭到了普鲁士的诱惑和欺骗、奥地利的背叛，我们军队的精锐遭受了最为凄惨的失败。不可战胜的光环被打碎了。”

亚历山大一世没有灰心丧气，而是努力劝诱普鲁士重返战争。1806年7月，他罢免了恰尔托雷斯基，此后亲自主管外交政策，并且在外交方面越来越娴熟和精明。他宣布对“《启示录》的野兽”、东正教的邪恶敌人和犹太人的捍卫者（这是罗曼诺夫皇朝首次正式采纳反犹主义的说辞）拿破仑发起一场圣战。这年7月，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同意重返对法战争。但拿破仑也没有睡大觉：他在亚历山大一世背后开辟了第二战场，鼓励奥斯曼人收复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10月，在俄军和普军还远远来不及会师的时候，拿破仑在耶拿歼灭了普军。亚历山大一世理应在这个时候议和，但他还企图为俄国和他那被打败（但奸诈）的普鲁士朋友寻求荣耀。他选拔本尼格森伯爵（杀害他父亲的凶手）为陆军总司令。

1807年1月26日，本尼格森在埃劳[296]与拿破仑本人血战了一场，打成平手。俄军损失2.6万人，法军损失2万人。俄军一直到6月2日都保存了主力，但在这一天，拿破仑在弗里德兰[297]大败本尼格森。俄军损失2万人，这超过了他们总兵力的40%。亚历山大一世需要立刻议和。[298]

“我希望，我们两国的亲密联盟或许能修复过去的恶劣关系，”亚历山大一世向他派到拿破仑那里的德米特里·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指示道，“一个崭新的体系……我这是自我恭维，希望拿破仑皇帝和我

能够互相理解。我们直接对话，不要中间人。”双方同意在蒂尔西特[299]会面，双方的工兵在涅曼河（两个帝国的边界）中央专门搭建的木筏上搭起了一座白色亭子。“很少有比这更好玩的景象。”拿破仑写道。他说得对。两位皇帝在一段便宜行事的临时友谊的气氛下，划分了欧洲的版图。这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峰会之一。

亚历山大一世准备在康斯坦丁的陪同下会见战胜自己的敌人之时，内心并不抱幻想。“波拿巴说我只是个傻瓜，”不久之后他写信给妹妹卡提什道，“笑到最后，才算笑得最好！我把希望都寄托在上帝那里。”在他追求荣耀的行动酿成大祸之后，亚历山大一世开始了一场长线的游戏。他简直无法相信即将发生的事情，正如他告诉卡提什的：“我，和波拿巴待在一起！与他单独密谈，一连几个钟头！”亚历山大一世在欺骗方面是行家里手，完全有能耐骗倒拿破仑。亚历山大一世的廷臣科尔夫男爵写道：“他非常擅长让别人屈从于自己，擅长看透别人的心思，而同时掩盖自己的情感与思想。”

6月13日，拿破仑乘小舟来到木筏处，在那里会见从河的另一侧赶来的亚历山大一世。两人互相拥抱，然后亚历山大一世说：“如你与英国决斗，我愿当你的助手。”拿破仑很高兴地说：“你的这些话改变了一切。”他们一起转过身，走进亭子的大门。门上方装饰着俄国与法国的雄鹰，以及精美的字母A和N。他们不带译员，直接用法语对话两个小时。亚历山大一世为普鲁士求情，他希望挽救普鲁士，不仅是出于骑士精神去爱护普鲁士王后，也是因为普鲁士本质上是俄国的盟友。

两位皇帝中较年轻的一位只有二十九岁，“没有被虚假的自信迷惑”，而是很高兴从“这个非同寻常的人”（拿破仑）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而拿破仑“喜欢向我展示他在想象力上的优越”。拿破仑三十八岁，年岁较长，很难避免对年轻人摆出屈尊俯就的姿态，但他完全被迷住了。“亲爱的，我刚见了亚历山大一世皇帝，我很喜欢他，他是一位非

常英俊、善良和年轻的皇帝，”他告诉约瑟芬皇后，“亚历山大一世比大家一般认为的更聪明。”他后来判断：“很少有人比他更睿智。但他身上缺少某种东西，我说不准究竟是什么。”亚历山大一世也有点受到了他那个时代的天才拿破仑的诱惑。拿破仑的“浅灰色眼睛”，他后来回忆道，“如此炯炯有神地盯着我，让我承受不住”。

第二天，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被允许安静地旁听他们的会谈。他无疑从中得知，普鲁士将遭到严酷的惩罚，领土会大大缩减。会谈之后，一百门大炮鸣炮致敬，亚历山大一世到蒂尔西特与拿破仑会合。每天晚上，三位君主一同用膳，迟钝的普鲁士国王让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世觉得无聊得要命。三人会互相告辞，然后就像幽会一样，亚历山大一世又溜回来与拿破仑长谈入夜。

亚历山大一世希望在不损失荣誉或领土的情况下得到和平。拿破仑寻求找到一位小伙伴，共同主宰欧洲。他们都是启蒙之子，既是梦想家也是实干家。拿破仑解释说，战争“并不难”，只不过是“尽可能久地隐藏自己的恐惧。只有通过这种办法，才能震慑敌人，才能必胜无疑”。亚历山大一世赞扬选举制的共和国，批评世袭君主制，认为世袭君主制是非理性的，但俄国是个例外，因为俄国国情特殊，只能采纳世袭君主制。拿破仑是一位暴发户皇帝，被全民公决选举到一位被断头台处决的国王的宝座上；亚历山大一世是世袭的专制君主，曾默许自己的父亲被谋杀。而拿破仑却在亚历山大一世面前为世袭君主制辩护。“谁有资格被选中？”拿破仑问，“恺撒、亚历山大这样的人百年一遇。所以选举只能是一种偶然的事情。”

拿破仑承认说：“在蒂尔西特，我喋喋不休。”两人在为若干新王国和势力范围而讨价还价的时候，亚历山大一世索要君士坦丁堡。拿破仑像引用格言一样说：“君士坦丁堡是世界的帝国。”“我说土耳其人是野蛮人，应当把他们赶出欧洲。”他回忆道。他利用亚历山大一世的幻

想，提议联合东进，攻打君士坦丁堡，然后进攻英属印度。拿破仑后来承认："但我从来没有真的这么打算过。"亚历山大一世理解这种博弈，后来说这是"蒂尔西特的语言"。

6月25日，洛巴诺夫、保罗时代留下的大臣亚历山大·库拉金和塔列朗签署了《蒂尔西特条约》。亚历山大一世没有损失任何领土，但必须放弃伊奥尼亚群岛、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他承认拿破仑的兄弟为威斯特法伦国王和那不勒斯国王；并承诺参加对英国的封锁。普鲁士损失惨重，但亚历山大一世不肯吞并属于普鲁士的那部分波兰领土。拿破仑建立了华沙大公国，这是一个潜在的反俄基地。

"上帝挽救了我们。"亚历山大一世向卡提什吹嘘道。

"只要我活着，我就不能容忍你曾和波拿巴待在一起，"卡提什答道，"这仿佛是个糟糕的笑话。"一个更糟糕的笑话被提了出来。拿破仑与约瑟芬没有孩子，而他急于建立自己的皇朝，于是考虑离婚。塔列朗试探亚历山大一世，看能否把卡提什嫁给拿破仑，而卡提什已经在考虑嫁给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300]但沙皇觉得弗朗茨一世沉闷无聊而肮脏。"如果他脏，我可以给他洗干净。"卡提什答道。她还补充，他娶了她之后肯定不会沉闷无聊了。提到拿破仑之后，"我像个小牛犊一样流下了热泪"，她承认，"帝王有两种：头脑愚笨的高贵之士；聪明却个性可憎的人"。她更愿意选择前者，但"如果拿破仑真的离婚了"并且索要她，那么她"理应为了国家牺牲自己"。拿破仑还不是单身状态，但卡提什为了逃脱他，必须尽快结婚。

亚历山大一世与拿破仑辞别的时候，邀请他访问圣彼得堡："我会命令给他的住所供暖，加热到埃及的热度。"蒂尔西特峰会就像那种逢场作戏的短暂爱情，双方都许诺要永远爱对方，但双方都知道，他们最终会返回自己的真实生活。拿破仑在晚年回忆道："我在蒂尔西特的时候或许最开心。"对亚历山大一世来说，与拿破仑在一起的日子"就像一

场梦”。他告诉卡提什：“午夜过了，他刚离开。哦，我希望你能见证发生的所有事情。”但考虑到拿破仑的心狠手辣，“我们没有牺牲什么，最后光荣地结束了这场斗争”。

他的母亲和弟弟康斯坦丁是反对与法国结盟的派系的领导人。这让伊丽莎白很愤怒：全家人“背叛和出卖了皇帝”。在与恰尔托雷斯基的私情结束之后，二十八岁的伊丽莎白爱上了二十三岁的近卫军上尉阿列克谢·奥霍特尼科夫，还怀了他的孩子。这让脾气暴躁的康斯坦丁大怒，因为他忠于亚历山大一世，看不惯风流的皇嫂。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康斯坦丁指示人谋杀了这名上尉（沙皇并不知情）。奥霍特尼科夫从剧院出来的时候被人用刀捅了。皇后看望了奥霍特尼科夫，但他很快死了。她生了个女儿，取名为莉欣卡，视其为珍宝。但莉欣卡两岁时夭折了，伊丽莎白悲痛欲绝。[301]

圣彼得堡群情激奋，敌视法国。亚历山大一世任命阿拉克切耶夫为陆军大臣，令其改革军队。[302]阿拉克切耶夫是亚历山大一世的“看门狗，愚笨而凶猛，无条件地忠诚”。他受到沙皇的绝对信任，遭到其他人的普遍憎恶，被称为“吸血鬼”。他主持亚历山大一世的文书官衙，有权代皇帝签名。同时亚历山大一世也提拔了“猿猴”的对手，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此人是一名乡村神父的儿子，自己也曾学习准备接受神职。这位开明的人文学者被任命为副司法大臣，但很快成为亚历山大一世的国务秘书。他提议了一种几乎类似美国的体制，让沙皇成为类似总统的人物，有半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和独立的司法机构，这几方面通过一个国务会议联系起来。他公开抨击农奴制，并且他的措施意味着，贵族需要达到一定资格才能参政。斯佩兰斯基的卑微出身、激进改革和亲法的文化背景，使他树敌颇多。历代沙皇有过许多宠臣，并且这些宠臣都通过婚姻和利益融入了贵族阶层，但斯佩兰斯基的思想是对贵族生来有资格统治、支配与占有农奴的特权的威胁。“我若是有斯佩兰斯基脑子的三分之一，”他的竞争对手阿拉克切耶夫嘲笑道，“我就能成为伟

人。”

在上流社会反对亚历山大一世的亲法政策的同时，后者欢迎了拿破仑的大使，先是罗维戈公爵萨瓦里，然后是维琴察公爵阿尔芒·德·科兰古。从亚历山大一世的态度看，这些波拿巴亲信仿佛是他的朋友。后来，法国不可战胜的神话开始出现裂纹的时候，拿破仑邀请亚历山大一世作为贵宾参加一次新的峰会。

“我亲爱的亚历山大，”他母亲写信恳求他不要去，“你犯了自我欺骗的罪。”

“我们要尽一切努力证明俄国与法国这个可怕巨人的亲密联盟是真诚的，”亚历山大一世给母亲回信道，“直到我们能够冷静地观察法国倒台的那个时刻。最明智的政策就是静观其变，等待合适时机采取措施。”他只能遵循“我的良心、我的核心信念的指示。我从来没有抛弃过为祖国效力的愿望”。

1808年9月17日，亚历山大一世（在斯佩兰斯基的陪同下）在埃尔福特[303]城外五英里处受到了拿破仑的欢迎。这次为期三周的峰会是拿破仑全部力量的华丽展示，除了两位皇帝之外，与会者还有四位国王和一大群德意志诸侯。但峰会的核心还是俄国与法国。两位皇帝一起待了十八天，享用盛宴、狩猎、跳舞、赏灯和看戏。戏剧《俄狄浦斯》上演时，舞台上一名演员朗诵道：“伟人之间的友谊是诸神的馈赠。”亚历山大一世便转向拿破仑，与他握手。在场观众纷纷鼓掌。拿破仑自己也是个天生的演技派，对亚历山大一世的戏剧天赋颇有些敬仰，称他为“北方的塔尔玛”（塔尔玛是法国最顶尖的演员）。

但拿破仑对亚历山大一世也有怨言，因为后者变得“倔强如骡子”。亚历山大一世第一次体验到了拿破仑的雷霆震怒。拿破仑暴跳如雷，踩着自己的帽子。“你凶暴，而我固执，”亚历山大一世说，“我们来谈

谈。你理智些，否则我就走。”拿破仑注意到，“如果说的是他不愿意听的东西，他就装聋”。亚历山大一世确实有点轻微耳聋，但的确有很多东西他不愿意听。俄国人不喜欢华沙大公国和拿破仑的“大陆体系”，即对英国贸易的封锁，因为它也损害了俄国经济。亚历山大一世抓住机会，索取报偿。拿破仑愿意给俄国的，正好也是1939年在类似的条件下希特勒向斯大林提议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当时是瑞典一个公爵领地的芬兰也将被送给俄国。拿破仑慷慨地说：“圣彼得堡的美丽不应当被瑞典大炮扰乱。”作为回报，亚历山大一世承诺支持反英的“大陆体系”，并且如果奥地利攻击拿破仑，他会支持拿破仑。

然而，亚历山大一世自视为欧洲圣战者的幻想，得到了拿破仑宫廷核心的一个叛徒的鼓励。拿破仑前不久罢免了他的外交大臣——瘸腿而阴险的塔列朗。拿破仑仍然敬慕“思想最丰富、天赋异禀”的塔列朗，尽管他前不久当面骂塔列朗是“丝袜裹着的一泡屎”。塔列朗现在被任命为副大选举官这一闲职。他秘密投靠了沙皇，换取金钱。“陛下，要救欧洲，全靠您了，”他告诉亚历山大一世，“您必须抵抗拿破仑，否则不会成功。法国人民是文明的，他们的君主不是；俄国君主是文明的，但他的人民不是。因此俄国君主必须与法国人民结盟。”

拿破仑还有一个要求。“我告诉你，这是我经历过的最难堪的困境，”亚历山大一世告诉卡提什[304]，“拿破仑在离婚，并且他看上了安娜。”亚历山大一世最小的妹妹安娜只有十四岁。“母亲，”亚历山大一世写道，“对此还比较镇静，这出乎我的意料。”玛丽亚皇太后的结论是：“如果这孩子嫁给这样一个邪恶的男人，她的命运会多么凄惨？对他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是神圣的，他对任何东西都不懂得节制，因为他不信上帝。我的女儿做出这样的牺牲真的对俄国有益吗？这一切都让我战栗。”亚历山大一世觉得“正确的道路难以选择”。拿破仑没有想到，俄国人竟把他视作恶魔。“我对亚历山大一世很满意，我觉得他站在我这

边，”他告诉约瑟芬，“如果他是个女人，我想我会让他成为我的情人。”[305]

这种爱很快将受到考验。回国之后，亚历山大一世更感兴趣的是推行国内改革和自己在国外攫取土地，以挽救自己受损的威望。他发动了讨伐瑞典的战争，吞并了瑞典的芬兰省，因为有了芬兰，就能保障通往圣彼得堡的水道。到1808年2月时，俄军战败。亚历山大一世派遣阿拉克切耶夫到前线。“吸血鬼”重组了军队，使亚历山大一世麾下最优秀的将领，可靠的米哈伊尔·巴克莱·德·托利和凶悍的巴格拉季翁公爵得以越过冰雪，袭击斯德哥尔摩。瑞典人同意割让芬兰，于是芬兰成了俄国的一个大公国，直到1917年。“和约很完美，”亚历山大一世向卡提什吹嘘道，“而且绝对是我想要的。我非常感激上帝。”[306]

拿破仑现在发现了自己与俄国盟约的局限性。1809年4月，弗朗茨二世皇帝再一次向拿破仑开战。亚历山大一世兑现了对拿破仑的承诺，出动了7万军队。但他指示俄军绝不要援助法军。“这不是我要的盟约，”拿破仑大发雷霆道，“我被骗了。”在瓦格拉姆[307]，拿破仑打败了奥军。

11月，拿破仑向亚历山大一世提议解决波兰问题，回报则是让他与安娜订婚。“我的妹妹找不到比拿破仑更好的对象了。”沙皇向科兰古撒谎道。亚历山大一世开始谈“一项双边协定，永远不允许重建波兰”。法国人同意了。但亚历山大一世坚持说安娜要等两年才能考虑出嫁，于是拿破仑撕毁了关于波兰的协定，转而娶了弗朗茨二世皇帝的女儿玛丽-路易丝女大公。安娜躲过了“科西嘉食人妖”，但罗曼诺夫皇朝遭到了羞辱。

至于拿破仑，他开始鄙视亚历山大一世，正所谓爱之愈深，恨之尤切。拿破仑侮辱他是“诡诈的拜占庭人”和“低等帝国的希腊人，就像一枚假币”。这些评论此后将永远成为对亚历山大一世的定义。欧洲的每

一位统治者都不得不掩饰自己的真情实感，与拿破仑达成妥协。拿破仑的无比虚荣使得他产生错觉，他竟然相信大家在外交场合表达的忠诚是真挚的。亚历山大一世是个务实的人，生活在一个险象环生的时代（并且努力生存下去、保住皇位），他能够生存下来，恰恰要感谢他的这种善变。其他人或许会说这是奸诈。“他天性善良、真诚和忠实，他的情感和原则是高尚的，”科兰古评论道，“但在这一切的底层，存在一种后天学会的帝王逢场作戏的本领，和一种任何东西都无法克服的顽固。”[308]

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仑开始准备战争，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在阿拉克切耶夫辛勤劳作以改良军队的同时，斯佩兰斯基提出了他对独裁统治的改革方案。他的方案极其激进，一直到1905年俄国朝廷才勉强接受了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东西。亚历山大一世半是接受了它，设立了一个新的国务议事会和一个名义上的各部大臣委员会，但在遭到所有方面的反弹之后，他还是继续施行专制统治，就像他过去始终做的那样。不过，对斯佩兰斯基来说，即便是这样有限的改革，也是一种胜利。

“吸血鬼”阿拉克切耶夫是个面子薄、做事颇具戏剧性的怪人。出于嫉妒，他在一封虚伪的信里辞去陆军大臣职务：“陛下，请不要对我生气，我过了大半辈子，从来没有溜须拍马过……您知道我受的教育有限，因此我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一个还不错的军官……”

“我无法在你面前掩饰自己莫大的惊讶……请允许我放下自己的头衔，以你的朋友的身份对你讲话，”亚历山大一世需要阿拉克切耶夫，他恼火地回信道，“在这个时期，我期望所有正直之士给我热情的帮助，你却要为了自己的虚荣抛弃我。”

亚历山大一世访问了阿拉克切耶夫的庄园格鲁济诺后，两人才和

解。“这真是一个有魅力的地方，”亚历山大一世告诉卡提什，“这里井井有条，真是独一无二……我确信，整个帝国没有与它相似的地方……村庄的街道非常整洁，就是我非常喜欢的那种感觉。”但格鲁济诺庄园灰暗的、军国主义的完美，要付出代价。

阿拉克切耶夫残酷地统治着自己的农奴，对其施加不同程度的惩罚：第一次犯错要被鞭笞；但如果再犯，就要被他的士兵用所谓的“阿拉克切耶夫棍棒”殴打。每个农奴都携带一本惩戒册，阿拉克切耶夫在其中记录了这样的话：“如果她到大斋节还不会祈祷，我就要狠狠抽她一顿。”庄园的实际管理者是个非同寻常的人物，名叫阿纳斯塔西娅·明金娜，一个发如黑玉的农奴姑娘，被阿拉克切耶夫买来，然后获得了自由。她“丰满，身材如掷弹兵，黑眼睛炯炯有神”，之后成了阿拉克切耶夫的管家、情妇，给他生了一个私生子。后来阿拉克切耶夫娶了圣彼得堡的一个年轻的贵族女子，她对他的暴政大感惊恐，很快就离开了他。此后他开始热衷于收藏色情图书。而在格鲁济诺，明金娜被允许残暴地统治他的农奴。也只有这种自己逃脱了农奴身份的人，才会对其他农奴表现出如此极端的虐待倾向。

阿拉克切耶夫不愿意重返陆军大臣的职位，但同意在国务议事会监督他的继任者巴克莱·德·托利，以准备战争。1810年7月，普鲁士王后路易丝去世，据说她的健康因为拿破仑打败她的国家而恶化。亚历山大一世宣布：“我发誓要为她复仇。”他考虑对拿破仑发动攻势。1810年10月，法俄关系进一步恶化，因为拿破仑吞并了奥尔登堡，即卡提什的公公的公国。亚历山大一世告诉拿破仑，双方都不想打仗，但如果发生战争，“我会懂得如何作战”。亚历山大一世违反了封锁英国贸易的协定，拿破仑为此威吓他，并开始筹划入侵俄国。

亚历山大一世寻求普鲁士的支持，并得到奥地利的承诺：即便奥地利出动军队，名义上敌对俄国，实际上也不会参与作战。在北方，他与

瑞典结盟。[309]在南方，他的军队在努力打败奥斯曼人。这年12月，亚历山大一世与恰尔托雷斯基讨论建立一个波兰王国（由亚历山大一世本人担任国王）来抵抗法国，但这位亲王否决了沙皇的计划："法国人和波兰人亲如兄弟，而俄国人是波兰人的不共戴天之敌。"

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世现在都得知了对方的进攻计划。"这里的一切都是黑暗的颜色，"亚历山大一世在1811年1月告诉卡提什，"看来会流血，但我已经尽了一切努力去避免。"[310]

"我们对拿破仑能抱什么理智的希望？"亚历山大一世在1811年7月5日问卡提什，"除了用武力强迫他。他是愿意放弃自己收益的人吗？我们有办法强迫他吗？"亚历山大一世承受的压力极大。"我不曾有过这样忙得像狗的生活，"他在11月10日告诉妹妹，"一周里，我常常一起床就坐在办公桌前，只能胡乱吃几口，一直工作到上床睡觉。"阿拉克切耶夫和巴克莱扩充了军队，采用军和师的编制体系，订购弹药，修建防御工事，将炮兵现代化；而亚历山大一世在斯佩兰斯基的辅佐下，斟酌着他在巴黎的间谍头子发回的情报。[311]"我们一直保持警惕，"他告诉卡提什，"战争随时可能爆发。"

"我不会首先拔剑，"他告诉科兰古，"但我将是最后一个将宝剑入鞘的人。若是战局对我不利，我宁愿撤到堪察加（在西伯利亚东部），也不愿割让土地。"科兰古颇受震动。"大家相信他很软弱，但并非如此，"科兰古向巴黎报告道，"他的和蔼性格是有界线的，他不会永远当老好人。这些界线就像铁一样坚韧。"科兰古返回巴黎后，花了五个小时试图说服拿破仑不要进攻俄国。"只要好好打一仗，"拿破仑反驳道，"你的朋友亚历山大这些高尚的决心就完蛋了。"

卡提什现在住在特维尔（她丈夫是那里的总督）。沙皇能够与之探讨如何抵抗即将到来的入侵的人极少，卡提什是其中之一。"我在这里站岗，"亚历山大一世在1811年11月21日告诉她，"唉，我不能运用我的

古老权利（你知道吗，我这里说的是你的脚），到你在特维尔的卧室，最最温柔地吻你。”除了带乱伦意味的亲吻脚丫之外，他们还讨论了如何面对拿破仑这样的敌人，考虑了所有的可能结局，甚至失去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你会记得，我当时经常预见”这样的牺牲，他后来写道，“我当时相信，有可能失去两座都城”。

亚历山大一世设立了一个警务部（这也是借鉴拿破仑的主意），由亚历山大·巴拉绍夫负责，他的探子汇报各方面的不满情绪。卡提什在她位于特维尔的宫殿主持着一个爱国沙龙。她庇护历史学家尼古拉·卡拉姆津，他的著名呈文《论政治和公民关系中古代和近代的俄罗斯札记》为她的反法运动（也反对一切自由主义的，或者与斯佩兰斯基有联系的东西）提供了学术后盾。卡提什的盟友，曾担任保罗沙皇的大臣的罗斯托普钦，告诉亚历山大一世：“即便不幸的局势迫使我们撤退，俄国皇帝身在莫斯科同样威风凛凛，在喀山仍然令人胆寒，在托博尔斯克依旧不可战胜。”[312]

在爱情方面，亚历山大一世与纳雷什金娜的关系在破裂：他们的女儿塞奈达去世了。“我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也失去了自己在世间曾享受的幸福的一部分。”他告诉卡提什。他与妹妹的侍从女官之一发生私情，而纳雷什金娜也开始有自己的情人，所以她生下儿子伊曼纽尔之后，关于这个孩子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他不是纳雷什金的孩子。[313]但他们的“小家庭”仍然是亚历山大一世人生最珍惜的一段。从他们的女儿索菲五岁时的一封信里，可以捕捉到他们的亲密：“亲爱的爸爸，你弄伤了自己，我很难过。我希望你尽快好起来，因为我很想见你。我每天都想你。我给你送去我的爱和吻。爱你的小索菲。”

“天际线变得越来越昏暗。”亚历山大一世在12月24日告诉卡提什。拿破仑，“人类的诅咒，一天天越来越可憎”。1812年2月，拿破仑告诉亚历山大一世：“我不能再向自己掩盖这样的事实：陛下对我早已经没

有任何友谊了。”

“我的情感和我的政策都没有变，”亚历山大一世答道，“我是否可以推断，是陛下对我的情感变了？”但他最后的结束语很阴森：“如果战争一定要开始，那么我会懂得死得其所。”

1812年初，陆军大臣巴克莱警示他，必须结束针对奥斯曼人的战争，因为拿破仑要来了。库图佐夫迫使奥斯曼军队投降，于3月16日签订了《布加勒斯特和约》，俄国获得了比萨拉比亚，但将瓦拉几亚交还给奥斯曼帝国。[314]亚历山大一世憎恨库图佐夫，因为库图佐夫在奥斯特里茨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但他还是封库图佐夫为公爵。

卡提什在大多数贵族的帮助下，加强了反对斯佩兰斯基的运动。亚历山大一世任命罗斯托普钦为莫斯科总督；同时，在卡提什和阿拉克切耶夫的启发下，他的警务部长巴拉绍夫捏造证据，陷害忠实的斯佩兰斯基。斯佩兰斯基曾说过一句非常真实因而一定会伤人的妙语，说亚历山大一世“太弱，无力统治；但又太强，不能被约束”。巴拉绍夫发现，斯佩兰斯基没有把从巴黎传来的情报分享给皇帝。

3月17日晚8点，亚历山大一世传唤斯佩兰斯基，与他进行了两个钟头的痛苦的当面对质。斯佩兰斯基被诬陷叛国，最后被罢免。他回到家，发现妻子泪流满面，而巴拉绍夫在等他。他遭到逮捕，当夜就被放逐。亚历山大一世很痛苦。他承认“如果有人砍断你的胳膊，你应当痛得喊出声来”，而他因为权贵强迫他牺牲自己的宠臣斯佩兰斯基而满腹怨恨。“他们除掉了我的左膀右臂斯佩兰斯基”，他凄楚地抱怨道，尽管他觉得斯佩兰斯基“事实上只对我一个人有罪，我对他百般信任，他却用最黑暗最可憎的忘恩负义来报答我”。亚历山大一世知道斯佩兰斯基“不是卖国贼”，但“局势不允许对那些指控进行严格的审查……”他这样告诉诺沃西利采夫。“敌人在敲打帝国的大门”，所以“我不能让臣民觉得我有罪”。

牺牲斯佩兰斯基是为了更重要的事业。“我在玩一场大博弈”，亚历山大一世说，并补充道，“即将爆发的战争将会决定许多民族的独立”，因为拿破仑如今统治着一个有4500万人口的多民族帝国。拿破仑的大军团就是一支多国部队，包括大量波兰人，还有西班牙人、德意志人、荷兰人、意大利人、奥地利人，甚至还有一队埃及的马穆鲁克骑兵。

4月14日，拿破仑准备把自己的年轻妻子和新生的儿子罗马王留在巴黎，前去指挥迄今为止规模最庞大的入侵军队。同时，亚历山大一世抵达了维尔纽斯。[315]

6月11日夜，三十五岁的亚历山大一世（微胖而谢顶，穿着谢苗诺夫斯科耶近卫团的军服还显得很潇洒）在维尔纽斯附近本尼格森的庄园参加舞会，这时巴拉绍夫向他耳语，称拿破仑已经渡过涅曼河。拿破仑对俄国的入侵开始了。亚历山大一世离开舞会，与自己的幕僚商议。拿破仑的总兵力有61.5万人，其中第一批就有41.5万，所以他的兵力远远超过俄国人。俄军的三个军团一共只有大约25万人。第一西方军团有13.6万人，司令是令人没有信心的陆军大臣巴克莱·德·托利。第二西方军团的位置在更南方，有5.7万人，司令是巴格拉季翁公爵。第三军团的4.8万人则负责南方。亚历山大一世在巴克莱和巴格拉季翁之间难以抉择。巴克莱稳重冷静，是一个“德意志”派系的领袖。他主张逐次撤退，诱敌深入。而巴格拉季翁鲁莽冲动，得到一个俄国派系的支持，主张立刻与敌交战。如果亚历山大一世任命巴格拉季翁为总司令，那么俄军可能会在维尔纽斯周边某地被击败。但亚历山大一世对巴格拉季翁评价不高，而“我手里最好的”就是巴克莱。阿拉克切耶夫成为皇帝不可或缺的鹰犬，以帝国军务秘书的身份经营后方。阿拉克切耶夫吹嘘道：“整个对法战争都从我手里经过。”

亚历山大一世不是战术家，而且始终害怕重蹈父亲的覆辙。他缺少拿破仑享有的那种优势，因为拿破仑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入侵俄国貌似

豪赌，但拿破仑已经三次打败俄军，并且研究了查理十二世侵俄的历史，所以他并不打算征服俄国，也不计划深入俄国内陆。他的谋划是，通过一场短暂的为期三周的战役，“决战决胜”地一举歼灭俄军，迫使软弱的沙皇妥协。亚历山大一世的优势全部依赖于比较不光彩的撤退、忍耐和苦熬的战术。

亚历山大一世派巴拉绍夫给拿破仑两个选择，要么撤军，要么打到“俄国的土地彻底肃清敌人”。拿破仑率军前进，但回信称：“我私下里对您的感情，丝毫没有受到这些事件的影响。”巴拉绍夫拿着他的这封信离去时，拿破仑开玩笑地问他，哪一条路去莫斯科最好。“陛下，想走哪条路就可以选哪条，”巴拉绍夫答道，“查理十二世走的是途经波尔塔瓦的那条路。”拿破仑还没有想到，这场战争将与他的预测大不相同，他的敌人也与他想的迥然不同。

6月15日，亚历山大一世撤离维尔纽斯，仅仅比拿破仑抵达维尔纽斯早了几个小时。巴克莱率领主力部队开往德里萨[316]的设防军营。这座军营是一位普鲁士将军构思设计的。7月5日，巴克莱迅速撤离这个选址糟糕的营地，打算与巴格拉季翁的军团会合。亚历山大一世的一些谋臣意识到，沙皇待在军中未必是件好事。出于对沙皇的尊重，他们不敢直率地表达这个意见。阿拉克切耶夫、巴拉绍夫和沙皇的新任国务秘书希什科夫将军在卡提什的催动下，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将其留在沙皇的文件中，请求他离开军队。“您一定在忍受极大的牺牲，”卡提什写道，“但您越是能战胜自己、成为贤君，您就越是尽到了自己的义务。我相信您和将领们一样能干，但您不仅仅是一名将领，更是一位统治者。如果您犯了错误，一切都会归咎于您。”次日，亚历山大一世告诉阿拉克切耶夫：“我读了你的文件。”

亚历山大一世同意“为了团结一致，牺牲我个人的傲气，因为我……得不到部队的信任”，于是离开军队，同时告诉将士们：“我永远

不会抛弃你们。”但战略没有变。“我们的整个目标，”他写信给急于求战的巴格拉季翁，“必须是争取时间，把战争尽可能拖长。”他当真离开了军队，令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临行时，他告诉巴克莱：“再会了，将军，再会了。我把我的军队托付给你。不要忘了，我就只有这么一支军队。”

7月11日，亚历山大一世在莫斯科鼓舞国内战线。群众人山人海，热情洋溢，令他激动不已，“泪流满面”。但伊丽莎白皇后说得最妙：“从拿破仑跨过我们边境的那一刻起，仿佛有电火花在整个俄国上空迸射。”[317]

拿破仑追击巴克莱，寻求决战决胜。而陆军大臣巴克莱率军东撤，在斯摩棱斯克附近与巴格拉季翁会师。俄军坚守斯摩棱斯克，拿破仑觉得自己渴望的决战终于来了：“终于抓到他们了。”但他又一次失望了。他原打算在斯摩棱斯克过冬，然而他占领的是一座破败的城市。他理应撤退，他的大军团已经遭受了疫病的沉重打击，但骄傲促使他继续前进。

之前的战斗使巴克莱能够再次撤退。他的撤退和踌躇不决令巴格拉季翁（苏沃洛夫的弟子，性情凶悍）大怒。“俄国人不是生来就要逃跑，”他向阿拉克切耶夫抗议道（也是用这种渠道禀报皇帝），“我们变得比普鲁士人还差了！”

拿破仑占领斯摩棱斯克之后，巴格拉季翁“耻于穿军服。大臣巴克莱在逃跑。真是白痴……太恶心了，我要发疯了！”卡提什后来承认道：“我一辈子最遗憾的事情，就是1812年的时候我不是个男人。”她把将军们的分歧归罪在亚历山大一世身上：“是你让他们如此优柔寡断。”

亚历山大一世在圣彼得堡度夏。他意识到“陆军大臣遭到猛烈抨击，因为他的行动踌躇不决且执行任务时秩序紊乱”，更糟糕的是“他和

巴格拉季翁互相敌视”。农奴焦躁不安，贵族手足无措，祖国在危急中。俄国必须与敌交战，否则沙皇会丢掉宝座。

亚历山大一世很想自己接管全军，但卡提什严厉地警告他，尽管“敌人十天后就能打到莫斯科，请看在上帝分上，不要亲自指挥，因为我们急需一位全体将士都信任的领袖，而在这方面，没有人信任你！”亚历山大一世非常不愿意选择颇得军心的库图佐夫，后者正在圣彼得堡负责民兵。卡提什的丈夫主张：“大家爱戴巴格拉季翁，军队渴望他当总司令。陛下不喜欢他，但您的荣耀受到了威胁。请把指挥权交给这位公爵！”

亚历山大一世组建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召集他的资深亲信和一些新的宠臣来选择一位总司令。“大家都想要库图佐夫……我们就选了他，因为他资格最老，”亚历山大一世告诉卡提什，“并且他深受民众爱戴。”本尼格森被任命为总参谋长。“我觉得有必要指定一位将军全面指挥所有现役军队，”亚历山大一世在8月8日写信给库图佐夫，“而您的崇高军衔、爱国精神和长期以来的卓越功勋，赢得了我的信任。”

六十六岁的库图佐夫拥有巴克莱欠缺的那种斯拉夫领袖魅力，以及巴格拉季翁缺少的那种厌倦尘世的谨小慎微。在19世纪60年代，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将他描绘为俄罗斯民族灵魂神谕般的象征。1941年，斯大林把他赞誉为天才。其实他两个都不是。不过，他是波将金和苏沃洛夫的弟子，经验极其丰富，曾担任行省总督和派驻奥斯曼苏丹宫廷的大使。他明智、临危不乱、狡猾，他的眼伤就象征了他的这种天性。1773年和1787年，子弹两次击中他的眼睛，然后穿透他的太阳穴射出，但没有影响他的判断力，也没有撼动他的镇定自若。他在开作战会议时经常打盹，也不能骑马，但这老家伙雄风犹在，包养着两个农家姑娘当情妇，还把她们假扮为哥萨克男孩，藏在自己的幕僚中。库图佐夫向沙皇承诺，他宁愿死，也不会放弃莫斯科。他还要打一场战

役，但必须保存军队实力。这两个诺言互相抵触，不可能同时兑现。

亚历山大一世远离前线的厮杀，几乎茕茕孑立地待在石岛宫，只能观看库图佐夫自作主张，自己却无力干预。于是沙皇集中注意力在外交和后勤上，借助阿拉克切耶夫来实行统治。他俩的亲密关系可以从沙皇的这封短信中看出来。沙皇坚持要求将军更改自己的晚餐计划：“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说你病了，或者说我邀请你吃饭。我这里的菜肴肯定更好！”

亚历山大一世与英国开启外交关系，与瑞典国王贝尔纳多特结盟，让他的驻芬兰军队腾出手脚来对付法国。他还在一位儿时朋友亚历山大·戈利岑公爵的神秘主义那里找到了慰藉。1803年之前，戈利岑曾是一个臭名远扬的风流色鬼，但在亚历山大一世出人意料地任命他为神圣宗教会议主席之后，他就洗心革面，信仰了神秘主义。

“在我们所处的时刻，”亚历山大一世写信给戈利岑道，“心肠最硬的人也会感受到造物主的感召……我把自己交给这种情感……我在这里能找到自己唯一的安慰、我仅有的支柱。唯有此种情感，能够维系我。”戈利岑不仅是他精神上的兄弟和宗教大臣，也是他的秘密警察之一：作为邮政总长，戈利岑秘密拆阅私人信函，将其内容报告给沙皇。

亚历山大一世开始把反拿破仑战争视为创建一种新的基督教兄弟会的手段，这个兄弟会将由各国帝王组成，将会在人间创造永久和平。戈利岑建议他阅读《圣经》。“亲爱的，我觉得，仿佛整个新世界在我眼前被揭示了。”亚历山大一世写道，感谢戈利岑的建议。但亚历山大一世的新信仰是一种普世主义的基督教，包含共济会与泛神论的元素，建立在阅读《圣经》和传福音热情的混合之上，更像是新教，而不是东正教。

在遥远的南方，库图佐夫接管军队之后，遭遇了一个残酷的进退两

难的困境。他告诉莫斯科总督罗斯托普钦：“我还没有决定哪一个更重要：丢掉军队，还是丢掉莫斯科。我觉得，如果失去了莫斯科，就会失去俄国。”[318]

8月26日，库图佐夫选择在博罗季诺村（距离莫斯科90英里）附近抵抗敌人。俄军有12.5万人、624门大炮，拥挤在一个突出部内，由新建的若干个多面堡来防守这个突出部。拿破仑的大军团有13万人、587门大炮。库图佐夫筹划的是一场防御战。多面堡将让法军鲜血流尽。拿破仑在之前的历次战役里，都设计出了聪明的侧翼包抄行动，并以此为豪。然而在博罗季诺，他命令对掘壕据守的俄军，尤其是他们的大多面堡，发起了连续多次正面强攻。这场战役极其野蛮，常常是刺刀对刺刀的肉搏。而在挤满人畜的狭小战场上聚集的上千门大炮的强大火力，再加上当时士兵鲜艳的军服，使之成为历史上衣着最光鲜的屠场。多面堡多次易手，双方损失都十分惨重。这场残杀极其激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战争史上最血腥的一日”。法军伤亡3.5万人，俄军伤亡4.5万人，巴格拉季翁负了致命伤。在很可能要决定战局的关键一刻，有人请求拿破仑投入预备队。他拒绝投入精锐的帝国近卫军。夜幕降临，双方的统帅都茫然地、不安地相信自己打赢了。库图佐夫坚信战役会延续到次日，而拿破仑未能赢得一场决定性胜利。这是因为他在此役的打法上既缺乏想象力又不够勇敢，而这两种品质他此前从未缺少过。

“这是近期最血腥的战役。”库图佐夫向亚历山大一世汇报，宣称俄军控制了战场，这说明他们赢得了胜利。“我打败了拿破仑。”他向妻子吹嘘道。沙皇晋升库图佐夫为元帅，赏他10万卢布。伤亡数字送来之后，库图佐夫意识到他于次日再战的计划不可能实行：“我们超乎寻常的损失，尤其是关键将领的负伤，迫使我沿着通往莫斯科之路撤退。”夜间，库图佐夫后撤了几英里。这与他给亚历山大一世的报告相矛盾。拿破仑声称自己是胜利者：通往莫斯科之路打通了。他称博罗季诺战役为“莫斯科战役”。最终，拿破仑和库图佐夫都认识到，博罗季诺

战役是一场恐怖的平局。“我应当在莫斯科战役死掉。”拿破仑后来在流亡生涯中承认，但此役的确决定了莫斯科城的命运。

9月1日，库图佐夫在费里[319]的一座农舍召开作战会议。这位老将明白，面对要么失去军队、要么失去莫斯科的局面，他必须选择挽救军队：“拿破仑是洪流，但莫斯科是海绵，能把他吸干。”库图佐夫做出了决定。亚历山大一世离开军队，恰恰就是为了避免做这样艰难的抉择。一位君主很难做这样的决定。库图佐夫率军穿过莫斯科的街道，然后从城市的另一端撤退。他放弃了这座古都，但没有清楚地通知莫斯科总督罗斯托普钦伯爵，后者命令全体市民撤离。被拿破仑占领的都城，从维也纳到柏林，一般会带着缩手缩脚的贵族的礼貌来欢迎他。而俄国人撤离了莫斯科，这是一个迹象，表明这是一场全新的、死战到底的全民战争。这是反乌托邦的人口大撤退的惨景，道路上挤满了长期受苦受难、艰难跋涉的群众，大车上堆满了他们一辈子的家产。熙熙攘攘的人群，足有50万之众，整个莫斯科的人口都逃离了城市，向东撤退。罗斯托普钦打开了监狱。城市变得空荡荡。他决定：“如果我受到这样的要求，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我宁愿烧掉都城，也不愿把它交给敌人。’”库图佐夫及其将领在撤退的时候，炸毁了弹药库。在总督府的一次秘密会议上，罗斯托普钦和警务大臣巴拉绍夫命令烧毁更多房屋，于是引发了一场无法阻挡的熊熊大火。烈火在木制建筑群中肆虐。令人尴尬的是，罗斯托普钦在城里的两座豪宅在少数没有着火的房屋之列。后来，法军逼近他在沃罗诺沃的庄园（一座宫殿，塞满了法国的奢侈品和罗马古董）时，他命令将庄园烧掉，还留下了一个牌子：“法国人，我在莫斯科的两座房子留给了你们……里面的财物价值50万卢布。在这里你们只能找到灰烬。”

9月3日，库图佐夫向西南方进发，在卡卢加[320]旧路上建立了一个选址巧妙的营地。同一天，没有人在莫斯科城门下欢迎拿破仑。只有少数法国教师、女演员和凶残的成群劫匪在大街小巷游荡。莫斯科的大火

一连烧了六天。拿破仑被自己看到的景象吓住了。他理应立刻撤退。留在莫斯科，就违背了他自己的铁律，即他必须征服敌人的军队，而不是城市。但他无法抵制传说中的金色穹顶城市的诱惑。他住进克里姆林宫，在一座灰烬之城等待与俄国人谈判。[321]

“莫斯科失陷了，”卡提什在9月6日草草写了封短信给亚历山大一世，“有些事情真是超越了人的理解力。不要忘了自己的决心：绝不议和，你还有希望恢复自己的荣誉！”亚历山大一世听到噩耗，万分悲痛，对库图佐夫恼怒，也懊恼自己的无助。“库图佐夫没有告诉我，他决定撤退4英里路来恢复元气，”他告诉卡提什，“那致命的4英里路把我对胜利的喜悦变成了毒药。”亚历山大一世发出抗议。“从8月29日起，我就没有听到你的消息，”他写信给库图佐夫道，“9月1日，我听到悲伤的消息，你决定率军离开莫斯科。你可以想象，这消息产生了什么效果。你的沉默，对无比震惊的我来说是一种折磨！”

一周之后，法国流亡贵族亚历山大·米肖上校（沙皇最宠爱的副官之一）从库图佐夫身边返回。“我的上帝，你给我带来了多么悲哀的消息，上校。”亚历山大一世叹着气听取库图佐夫元帅的报告：“莫斯科被占领，并不说明俄国被征服了。我率军向图拉方向前进，以保住我们在中部各省准备的大量资源。”

圣彼得堡里的人们困惑又慌乱，似乎可能发生革命。亚历山大一世步入喀山大教堂时，人们用坟墓般的沉默迎接他。两天后，库图佐夫还没有发来消息，于是亚历山大一世写信给他：“我没有收到你的任何消息，不知道我托付于你的军队的遭遇如何。我掩饰不住自己的焦虑和圣彼得堡的忧郁。我要你给自己定一条规矩：每两天向我发一次报告！”

他的弟弟康斯坦丁（卡提什称其为歇斯底里的后见之明的“绝望”大师）现在同他母亲和鲁缅采夫首相一起，要求议和。但亚历山大一世拒绝了。渴望亲自上战场的妹妹对他是很大的支持。卡提什告诉他：“亲

爱的，绝不议和。即便你到了喀山，也不议和！”

“请相信我，”他回信道，“我继续战斗的决心比以往更坚定了。我宁愿死掉，也不愿和那个怪物、全人类的敌人妥协。”后来就连卡提什也动摇了：“有人大声指控你是帝国的祸根。”

亚历山大一世保持镇定，但痛苦地承认：“说到才干，我可能缺乏才干，然而这是学不来的……拿破仑集最恐怖的恶行与最超验的才华于一身，整个欧洲都支持他。”所以，“我遇到挫折，不足为奇”。他警示卡提什，拿破仑在阴谋煽动她反对他：亲人的忠实至关重要。“我比以往更坚定，要战斗到底。”[322]

亚历山大一世把米肖派回库图佐夫身边，明确地表示，他决心取得胜利，即便他丢掉了皇位，当农民、吃土豆他也甘愿。他不会签署和约：“拿破仑和我非要斗个你死我活。不是我死，就是他亡！我们不可能同时统治。我已经明白了这一点，他是骗不了我的！”

在所有人看来，莫斯科的毁灭简直就是世界末日，它也加深了亚历山大一世越来越强的神秘主义信仰。“莫斯科的大火照亮了我的灵魂。上帝在冰冻战场上的裁判让我的心里满是信仰的温暖。”亚历山大一世变得更坚强，他派遣副官亚历山大·切尔内绍夫去筹划反攻。切尔内绍夫率领骑兵袭击法军，这是反侵略游击战的开始。

凛冬将至，库图佐夫休整自己的步兵，让骑兵骚扰法军的补给线。而拿破仑在克里姆林宫浪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我认为事情已经办完了。”他此时仍然认为亚历山大一世软弱无能，期待后者来找自己求和。然而他发现，俄国人在打一场爱国战争，这样的战争此前他只在西班牙经历过。“这是一场灭绝战，”他解释道，“居然烧了自己的城市！他们着魔了。竟有这样的民族！”这“魔”就是俄罗斯民族的火星，战争是它的坩埚。库图佐夫嘲笑拿破仑看不见“全世界都看得一清二楚的陷

阱”，以及“拿破仑无力继续战争，却厚着脸皮要我们向他求和”。但亚历山大一世批评库图佐夫“没有做任何努力去打击敌人”，并警告他：“记住，莫斯科的丢失让全民族都愤怒。你还要向人民交代清楚。”

10月6日，库图佐夫在塔鲁季诺打败法军。拿破仑终于明白，他犯了致命错误，严重误判了俄国和亚历山大一世。严冬逼近，他必须尽快撤退。他率领大军团离开了克里姆林宫。恼羞成怒之下，他命令摧毁克里姆林宫。他听到远方传来爆炸声，就宣布：“沙皇的古老要塞已经不复存在。”但那些炸药，就像他的战役一样，并没有如他所愿来一场大爆发。[323]

库图佐夫听说拿破仑撤退，流下了眼泪，但当拿破仑的大军团前往小雅罗斯拉维茨的时候，库图佐夫面临被侧翼包抄的危险。10月11日至12日，在几乎棋逢对手的小雅罗斯拉维茨战役中，库图佐夫毁掉了拿破仑有秩序撤退的希望。老元帅率军与法军平行运动，不断骚扰法军，但与其保持距离。

拿破仑向亚历山大一世提出议和。“议和？”亚历山大一世答道，“但我们还没有打仗啊。我的战役才刚刚开始。”库图佐夫追击法军的缓慢让沙皇倍感挫折。11月3日至6日，库图佐夫在克拉斯内重创过路的法军，俘虏2万，杀敌1万。“又是一场胜利。”库图佐夫告诉妻子，但他希望避免更多的战斗。库图佐夫说：“我并不确定，彻底消灭拿破仑是不是一件好事。”

他的部队现在只剩下不到6万人，于是他让其他军团（北路的指挥官是具有德意志血统的将领彼得·赛恩-维特根施泰因侯爵，南路为海军将领奇恰戈夫）接过追击敌人的任务。库图佐夫放了拿破仑一条生路。亚历山大一世写道，由于库图佐夫“不可理喻的无所事事”，“我极其悲哀地认识到，掐断敌人退路、洗雪损失莫斯科之耻的希望破灭了”。库图佐夫提出辞职。在库图佐夫收复斯摩棱斯克之后，亚历山大一世咬紧

嘴唇，赏了他一个威风凛凛的新头衔：斯摩棱斯克公爵。

两支俄军部队即将在法军附近会合，拿破仑及其大军的残部在哥萨克的骚扰下，面临被全灭的危险。他们匆匆奔向别列津纳河[324]。由于法军工程技术高超、幸运、英勇以及俄军的无能，拿破仑渡过了别列津纳河，然后抛弃了自己的部下，任凭他们独自面对俄国的冬天和俄国人的复仇，自己飞速奔向巴黎。11月最初一周，法军的撤退蜕化为溃散，亚历山大一世在给阿拉克切耶夫和卡提什的信中幸灾乐祸地说："看来，万能的上帝把那怪物打算施加到我们身上的灾祸，全都降到了他自己头上。"

"普天同庆"，卡提什回信道，尽管她和兄长一样认为，库图佐夫-斯摩棱斯克公爵"闪烁着他不配得到的光辉"。12月11日，[325]亚历山大一世再次来到维尔纽斯，从身体有恙的库图佐夫手中重新接过最高指挥权，并任命自己的好友彼得·沃尔孔斯基公爵为参谋长。沃尔孔斯基和阿拉克切耶夫一起，成为沙皇无处不在的副手。这两人互相憎恶。维尔纽斯躺着3万具死尸，如同一座巨大的殡仪馆冰库。亚历山大一世走进一座阴森恐怖的仓库，在那里"他们把死尸摞起来，一直堆到墙那么高"，他看到什么东西在动弹。"我突然看见，在那些纹丝不动的尸体当中，有一些活人。"皇帝终于有机会来思考拿破仑的垮台，向他的漂亮女廷臣索菲·德·蒂森豪斯描述拿破仑"浅灰色眼睛难以抵制的凝视……他毁掉了多么辉煌的一生！他的魔咒被打破了"。

库图佐夫并不打算追击拿破仑到西欧，皇太后和卡提什在这方面支持他。俄国已经损失了15万人；军队兵力下降到了10万。但亚历山大一世对个人与民族的使命有着不同的愿景，而他的这种愿景如今对欧洲历史具有决定性作用。他让尼古拉·萨尔蒂科夫（伊丽莎白女皇与叶卡捷琳娜大帝时代的老臣）负责圣彼得堡事务，然后亲自率军深入欧洲，目标是消灭拿破仑。"你们不仅拯救了俄国，"他告诉将士们，"还救了全

欧洲。”[326]

1813年1月1日，亚历山大一世率军渡过了涅曼河，攻入拿破仑的帝国，并立刻联系普鲁士国王。到2月底时，普鲁士加入了新的反法同盟，共出动15万俄军和8万普军，军费全部由英国提供。

新近变得踌躇满志的亚历山大一世传唤七位美丽的将军夫人（但没有他自己的皇后）来他身边，组成一个“小小的充满脂粉气的宫廷”。第一个抵达的是塞奈达·沃尔孔斯卡娅公爵夫人，二十三岁，敏感，有文化，歌喉极美，嫁给了懒散无用的副官尼基塔·沃尔孔斯基（他也陪着皇帝），婚姻不幸。旅行途中，亚历山大一世经常拜访女士们，但总是单独去看塞奈达。“只有你一个人，拥有这种罕见的才能，即让你周围的人变得更值得爱，因为你自己充满了宽容放纵的善良。”

德意志是新的战场。拿破仑重整旗鼓的神速令欧洲震惊。亚历山大一世已经把普鲁士招募到自己的反法同盟中，现在需要奥地利。奥地利的外交大臣，三十九岁的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伯爵希望逃脱与法国的联盟，与俄国调停，从而恢复奥地利的地位。他出身于莱茵兰的小贵族家庭，迅速登上高位，成为弗朗茨一世皇帝的主要谋臣、富有的权贵和风月场老手。小说家司汤达写道，梅特涅的“蓝眼睛的温和凝视”“能够骗倒上帝”。梅特涅给他的许多情妇的信里满是虚荣的自吹自擂和多愁善感，但在为奥地利效力的时候，他的表演非常精彩。他的确沾沾自喜，但他也的确有很多值得骄傲的事情。亚历山大一世必须把这样一个人从拿破仑那边哄骗过来。

3月初，亚历山大一世的军队与普军配合，进入萨克森。4月16日，库图佐夫去世，亚历山大一世得到了解脱，不必再看着这个招他讨厌的人。亚历山大一世在德累斯顿过复活节，如今坚信自己在履行“一种神圣的义务”。他写信给戈利岑道：“自圣彼得堡的日子以来，我天天读《圣经》。”他与官兵一起过节：“午夜，我们在易北河畔唱起了复活节

赞美诗。我回顾过去的一年，思考上帝把我们带到了何处。很难向你表达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心中充溢的那种感情。”不过，尽管他虔诚，但还是和有夫之妇塞奈达享受着鱼水之欢。与此同时，拿破仑出动了他的新军队，正在前进。

4月底5月初，联军在才干平庸的维特根施泰因和亚历山大一世的指挥下，在吕岑和包岑与拿破仑交战。拿破仑险胜联军，但联军保存了完整实力。普鲁士人绝望了，不过亚历山大一世冷静的乐观精神安抚了他们。他罢免了维特根施泰因，重新任命巴克莱。巴克莱在一些较小的战斗中打败法军，为亚历山大一世去拉拢奥地利人争取了时间。

“我们个个精神振奋，”沙皇在5月14日写信给塞奈达道，“尽管战役结果没有我们希望的那么成功，但我们的官兵表现得很精彩。”不过，“尽管我对军事胜利抱着希望，我必须补充，我真诚地渴望尽快再见到你！”然后，他向她表白。他的爱情得到了接受。

“我经常说，我害怕自己向你表达情感的时候打扰到你”，他写道，因为“我想确定，你自己也确定没有误会。现在，是我的心在给你写下这些话！”沙皇补充道，他让她的丈夫尼基塔·沃尔孔斯基公爵把这封情书交给她。沙皇嘲笑沃尔孔斯基是“普通邮差”。6月4日，精疲力竭且缺少骑兵的拿破仑同意停火。亚历山大一世也“非常遗憾地不得不同意”。但事实证明，拿破仑犯了一个错误。

弗朗茨一世皇帝和梅特涅在赖兴巴赫设立指挥部，然后前来与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仑双方谈判。梅特涅担心拿破仑倒台之后俄国会主宰欧洲，于是给了拿破仑比较宽大的条件，允许他保留自己征服的大部分土地，包括德意志的大部分；作为回报，拿破仑需要向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让步。这是均势平衡的妥协。梅特涅来到了拉提博施茨宫[327]附近，那是他的新情妇威廉明娜·德·比龙的宫殿。她是萨根公爵夫人，也是安娜女皇的宠臣比龙的孙女，算是半个俄国人。在萨根的宫殿开了令

人精疲力竭的会议，亚历山大一世努力说服梅特涅，让奥地利向法国宣战。

亚历山大一世与塞奈达的露水情达到了巅峰，他期望得到自己希望的“报偿”（可能是指性方面的）：“我心急如焚地等待我们相会的时刻……我永远是你的心，你的灵魂。A。”几天后，他在特普利采[328]见到了她。反法同盟的领袖们聚集在那里。“我焦急地要拜倒在你脚下，”他告诉塞奈达，“我可以在7点和8点之间来找你吗？”后来他写道：“你这样宽宏纵容地接待我，我很感激。这些时刻，我永远难忘。”他身上既有情色的欲望，也有神秘主义。在一次愉快的幽会之后，他宣称：“我唯一的雄心，是让宇宙和平。”

瑞典在王储贝尔纳多特（曾为拿破仑麾下元帅）的领导下已经加入了反法同盟，现在英国人又给反法同盟注资200万英镑。拿破仑同意将停战延长，并在布拉格商谈妥协。梅特涅很高兴，亚历山大一世怒火冲天，但这个喘息之机也有好处。“这让我希望能见到你，”亚历山大一世写信给卡提什（她正在布拉格拉拢奥地利人）称，“对你做的一切，我心存感激。”沙皇说：“我很遗憾，你没有讲到梅特涅，以及要把他完全拉到我们这边来需要什么。我有的是钱，所以不要害羞！”亚历山大一世承认，贿赂的策略是“最安全的”。

7月，谈判开始后，拿破仑食言了，只同意回到1812年之前的疆界。8月1日，奥地利对法宣战，投入了13万人的军队。奥地利的最后一个条件是，让卡尔·冯·施瓦岑贝格侯爵担任总司令。谦虚的施瓦岑贝格写道，亚历山大一世“亲吻我，亲热地用拳头打我，仿佛我是他失散多年的兄弟”。施瓦岑贝格在给妻子的信中愤恨地抱怨亚历山大一世的随从：“我必须忍受这些软弱无能之辈、纨绔子弟、兜售疯狂计划的贩子、搞阴谋诡计的恶棍、傻瓜、吹牛大王、吹毛求疵的笨蛋。一句话，不计其数的害虫。”

8月5日，联军奔向德累斯顿，他们原本可以将其一举拿下。但是，多国联合指挥的笨拙和延误，再加上“不幸的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非要在决策中瞎搅和”，使拿破仑占领了德累斯顿。联军撤退，但两天后俄军得以雪耻。在巴克莱的指挥下，由亚历山大一世的近卫军打头阵，俄军在库尔姆[329]击败法军。沙皇目睹了这次胜利。这些日子将是他后来最喜爱回忆的时期，因为亚历山大一世曾是奥斯特里茨战役的笑柄、1812年的麻烦，如今终于赢得了军事荣誉。大潮逆转了。[330]

亚历山大一世在争取盟友一同进攻法国的时候，帝王们身边聚集着一大群风尘仆仆的廷臣、贵妇和交际花，其中有普鲁士人、科西嘉人、法国人，甚至还有沙皇幼年的教师拉阿尔普。诸大臣身穿溅满泥点的朝服，佩着剑和勋章，四处闲荡。他们被雨水浸得湿透，熬过无聊的日子，被困在化为泥潭的路上，被大炮的轰鸣和破碎的死尸吓坏。他们夜间挤在农舍，如果不是过于拘谨的话，还分享镇上的娼妓。作为军人的亚历山大一世紧跟着部队，所以梅特涅和俄国大臣总是在努力追赶他。“在整个军事行动期间，”梅特涅告诉他的情妇威廉明娜，“我会和沙皇陛下一起，从晚上八九点一直待到午夜。”

“我过着狗一样的日子，”亚历山大一世在10月5日告诉卡提什，“而且朝政事务极多，压力极大，我几乎承受不了。”他感谢上帝。“我的信念越来越强了：唯有上帝全能。我对上帝的信仰也更强了，”他写信告诉自己在神秘主义方面的兄弟戈利岑，“我们这里一切顺利。”

拿破仑放弃了德累斯顿，然后在莱比锡云集了20.3万人，而32.6万联军向他对德意志的控制权发起了挑战。1813年10月4日，亚历山大一世在弗朗茨一世、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和瑞典的贝尔纳多特的陪同下，主持了这场“民族会战”。50万人、3000门大炮厮杀了3天。这一次，亚历山大一世对施瓦岑贝格计划的激烈抗议挽救了联军，避免了灾祸。当法军骑兵威胁到沙皇自己的位置时，他指挥哥萨克近卫军发动了

一次冲锋，打散了敌人。

只有阿拉克切耶夫丢了脸面。一发炮弹落到他附近，他狼狈逃窜。胜利让亚历山大一世热情洋溢。“全能的上帝赐予我们一次辉煌的胜利，战胜了著名的拿破仑，”他告诉戈利岑，“现在我们距离法兰克福只有两天路程了！”[331]

亚历山大一世急于入侵法国，但梅特涅希望奥地利成为平衡俄国与法国的力量。“我与你们优秀的皇帝争辩了至少三个钟头。我批评他，就像训斥自己的儿子，”他向威廉明娜吹嘘道，“我冲到迈宁根[332]，与亚历山大一世皇帝一起，裁决世界的命运。”10月底，他们到达了法兰克福。亚历山大一世找到了一位新情妇贝特曼夫人，一个丰满的荷兰女人，她是一个银行家的妻子。梅特涅嘲笑她是“荷兰母牛”。

在巴塞尔[333]，新年那天，亚历山大一世、弗朗茨一世、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和20万大军渡过了莱茵河，进入法国。沙皇主张尽快进军巴黎，这让梅特涅大为惊恐。奥地利人只想对法国进行有限的入侵，以迫使拿破仑妥协；奥地利人可能打算让拿破仑的儿子留在法国皇位上。

现在，一个新的文官加入了联军的队伍。卡斯尔雷子爵，身材魁梧、沉默寡言的英国外交大臣和反法同盟的金主，对亚历山大一世骄横跋扈的趾高气扬和神秘主义热情非常不信任。沙皇的这两种情绪都让冷漠的英国人不悦。“对我们来说最危险的，”卡斯尔雷在1814年1月6日告诉英国首相利物浦伯爵，“就是亚历山大一世皇帝的骑士风度口吻。他对巴黎有着非常情绪化的想法，远离了政治和军事的斟酌。”这句话是指沙皇渴望让他的近卫军在巴黎城内阅兵，以便为莫斯科复仇。但卡斯尔雷同意沙皇的看法，即必须除掉拿破仑。

亚历山大一世现在命令施瓦岑贝格向巴黎进军。施瓦岑贝格拒绝从命。梅特涅和卡斯尔雷于1月13日在朗格勒[334]追上他们，发现沙皇非常

疯狂。“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又犯傻了，他经常这样，”施瓦岑贝格写道，“上帝保佑我们！”卡斯尔雷希望沙皇“制订规划的时候更克制一些……表达观点的时候更清楚易懂一些”。但人们很容易误会亚历山大一世。他确实把彻底打垮拿破仑当作自己个人的巅峰和千禧年式的胜利，但他也是个精明的分析者，比其他人更理解“科西嘉的怪物”：只有打到巴黎，才有可能建立持久和平。卡斯尔雷希望让波旁王朝复辟。亚历山大一世的计划则比较混杂，有点想让拿破仑的儿子继位，让玛丽-路易丝皇后摄政；也有点想把法国变成君主立宪制国家或进步的共和国，让贝尔纳多特当执政官或国王。拿破仑重新找回了自己的才华，打了一连串胜仗，但成功让他变得更固执。2月26日，在肖蒙，反法同盟成员国同意，不单独与拿破仑媾和，而是和他打到底。

“我心里有一种不可战胜的欲望，就是让上帝来裁断所有事务，”亚历山大一世告诉戈利岑，“开会的时候，我离开了一段时间，到我的卧室跪下，在那里向上帝倾吐心声。”上帝的回答是“坚定的决心意志，以及一种火焰般明晰的目标：占领巴黎！”随后，普鲁士将军布吕歇尔（一个饱经风霜的骑兵，和亚历山大一世一样好斗）击败了拿破仑，准备进军。然而他这时精神崩溃，眼睛瞎了，并且坚信自己怀孕了，腹中是一头大象，大象的父亲是一个法国人。[335]联军的前进停滞了。一个腹中怀着大象的七十多岁老人救了拿破仑吗？[336]

拿破仑在作战中一心求死，并拒绝考虑在巴黎做最后的抵抗，于是转向东方，希望能分散联军的兵力。但哥萨克部队截获了他给妻子玛丽-路易丝的一封信，知晓了他的真实计划。塔列朗背叛了拿破仑，鼓励亚历山大一世前进，后者则从截获的巴黎总督给拿破仑的信中得知，法国首都防御松懈。沙皇又一次发挥了决定性作用：3月11日，联军不肯咬拿破仑给出的鱼饵，而是直奔巴黎。

3月12日，俄军在巴黎郊外打败了马尔蒙元帅。拿破仑命令玛丽-路

易丝皇后、他的三岁儿子（罗马王）和她的谋臣离开巴黎。但塔列朗自视为婴儿国王的摄政者，恳求她留下。然而她抛弃了巴黎，毁掉了自己儿子保住皇位的前景。3月18日，巴黎投降。凌晨2点时，在巴黎郊外邦迪城堡休息的亚历山大一世被唤醒，侍从呈上了巴黎的投降书。他漫不经心地将投降书塞到枕头下，继续睡觉。黎明时分，他派遣副官米哈伊尔·奥尔洛夫，[337]然后又派涅谢尔罗迭去巴黎找塔列朗。拿破仑对塔列朗的评价很正确："混在屎里的黄金。"塔列朗拒不服从拿破仑的命令，巧妙地设法留在巴黎。他警示亚历山大一世，爱丽舍宫可能有刺客，并邀请沙皇住在他家。亚历山大一世的一些德意志廷臣提议摧毁巴黎城。他反驳道，上帝已经让他足够强大，能够"保障世界和平"。他补充道："不管是在宫殿还是废墟，'今夜，欧洲将在巴黎安眠'。"[338]

"我们怎么也想不到，俄国人到了巴黎！"卡提什惊叹道。上午11点，亚历山大一世身穿骑士近卫团[339]军服，在哥萨克近卫军（身穿鲜红色上衣和宽松蓝裤子）护卫下，骑着他的骏马"日食"（拿破仑给他的礼物），进了巴黎城。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他左侧，施瓦岑贝格在他右侧，他背后是康斯坦丁和刚刚晋升元帅的巴克莱以及卫兵。沙皇与人群中的巴黎女士逗趣。"我不是以敌人的身份来的。"他说。

"我们等你好久了。"她们喊道。

"我没能来得更早，是由于法国人的英勇。"他答道。然后他在香榭丽舍大街检阅了近卫军。

下午6点，亚历山大一世骑马来到圣夫洛朗坦街上的塔列朗府[340]，占据了第一层。涅谢尔罗迭住在二楼，塔列朗住在夹楼。哥萨克和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的士兵守卫这座豪宅，它成了俄罗斯帝国在巴黎的大本营。拿破仑提出愿意退位，传位给儿子。塔列朗和亚历山大一世考虑了这个想法，但玛丽-路易丝和罗马王不在巴黎，这一点不利于他们。在3月19日的一次会议上，亚历山大一世"瞟了瞟施瓦岑贝格侯爵，

他点头同意，普鲁士国王也同意”：再也不要波拿巴家族的人了！他说：“法国必须强健而伟大。”他们最后同意让路易十八复辟，但要求有宪法对其加以约束。梅特涅向弗朗茨一世报告称，亚历山大一世“说的话不像我预想的那样扯淡”。次日，塔列朗召集元老院，元老们选举他为临时政府首相，并废黜了波拿巴家族。

3月24日凌晨3点，马尔蒙、奈伊和麦克唐纳三位元帅在科兰古的陪同下，前来劝说沙皇支持罗马王继位，由他人摄政。亚历山大一世不信任波旁王朝，而且如果法国军队仍然是波拿巴党，那么他也想支持罗马王成为拿破仑二世。但在这一夜，马尔蒙的军队向奥军投降了。三位元帅早晨再来的时候，亚历山大一世已经得知，法军并非他们说的那样忠于波拿巴家族，于是他不情愿地重新回去支持波旁王朝。他说：“皇帝必须无条件退位。”四个失望的波拿巴党人离开时，亚历山大一世唤科兰古回来，讨论拿破仑将得到什么领土：科西嘉岛、撒丁岛、科孚岛？科兰古建议厄尔巴岛。就这样，拿破仑退位了。

亚历山大一世认识到，若不尊重法国“过去二十五年的光荣”，波旁王朝就生存不下去。但在1814年5月18日，他与刚刚抵达的路易十八签署了一项协定，对拿破仑慷慨到了愚蠢的地步。他坚持要拿破仑成为厄尔巴岛皇帝。他还派遣侍从长帕维尔·舒瓦洛夫伯爵陪同失势的统治者去他的袖珍帝国。“伟大的目标终于达成了，”亚历山大一世在4月20日告诉卡提什，“拿破仑再也不能恐吓法国和欧洲了。”这项包括战争、外交与后勤——从莫斯科到巴黎，为俄军提供给养——的恢宏而胜利的事业，主要是亚历山大一世的功绩，其他任何一位俄国统治者都不能与之媲美。

正如梅特涅对威廉明娜所说的，“巴黎是一个巨大的、美丽的疯人院”。在巴黎，亚历山大一世更喜欢浮华的波拿巴皇朝的魅力，而不是波旁王朝的古板虚伪。沙皇拜访了两位前任皇后，玛丽-路易丝和约瑟

芬，从她们那里买了卡诺瓦[341]雕像和卡拉瓦乔[342]的油画，用来装饰埃尔米塔什。

他现在是欧洲最强大的男人，他慷慨大方，但他坚信自己是上帝选择的人，这可不谦虚。“驱动我的感觉，”他向卡提什解释道，“是那种最纯洁的欲望，就是希望在道德上变得完美。”在协和广场，他与东正教和天主教教士一同庆祝复活节：“我们的精神胜利已经达到了目标”，但“看到法国元帅们互相推推搡搡地来亲吻俄国的十字架，我感觉很好笑！”[343]

卡提什为兄长的荣耀激动不已，“身为你的妹妹，就是最好的通行证”。她打算到伦敦与亚历山大一世会面。他们在伦敦的旅行是一场喜剧，展现了俄国人的傲慢和英国人的粗鲁。在鹿特丹登船的时候，克拉伦斯公爵（未来的英王威廉四世，粗俗的航海家，正与一名女演员同居）与她攀谈起来。“这帅气的水手，”她开玩笑道，“还在企图勾引我。我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造物主，但有一点我确信不疑：我绝不会成为克拉伦斯太太。”

卡提什刚到伦敦，就招来了麻烦。奉命照顾她的，是俄国大使克里斯托弗·利芬和他聪明但多管闲事的妻子多罗特娅。这对夫妻饱受烦扰。利芬伯爵夫人[344]回忆说，卡提什“不是一般人”，“对权力特别饥渴，自视极高……令英国人瞠目结舌”。卡提什这样告诉亚历山大一世，在伦敦的大街小巷，“我听见人们说，让我看看世界拯救者亚历山大皇帝的妹妹”。

摄政王[345]到皮卡迪利广场的普尔特尼旅馆拜访她的时候，两人的会面气氛冰冷。利芬伯爵夫人遭到摄政王训斥——“你们的女大公长得不好看”，也遭到女大公的批评——“你们的王子真没教养”。摄政王“被人吹嘘为和蔼可亲，却是我见过最下流、最放荡的家伙。我自己算不上是清心寡欲或者假正经，但我发誓，跟他和他的兄弟在一起的时候，我

常常不仅要特别拘束，而且不知道拿自己的耳朵眼睛怎么办才好。他们太厚颜无耻，眼睛乱瞅不该看的地方！”

卡提什给摄政王下圈套，刻意对他与之疏远的妻子卡罗琳友好。“荒唐的小疯子”卡提什极其粗鲁，就连利芬夫妇也觉得她“令人无法忍受”。如果卡提什是在展示罗曼诺夫皇族的威严傲慢，那么英国人似乎就是在炫耀汉诺威王族的下流好色。卡提什现在引起了第三个可怕的英国王子的注意，苏塞克斯公爵[346]向她求婚了。“她拒绝男人们的求婚，”利芬伯爵夫人写道，“但我们的女大公喜欢抢夺有妇之夫。”“她的眼神和仪态非常勾魂，她有着一种闲庭信步的走姿、一种骄傲的眼神、一双明亮的眸子和世界上最美丽的头发。”她把摄政王的计划（把他的女儿夏洛特公主嫁给奥兰治亲王）搞得一团糟。卡提什恬不知耻地与奥兰治亲王打情骂俏，然后把夏洛特介绍给她的俄国军官之一，萨克森-科堡的利奥波德公子[347]，他们后来结婚了。

5月底，亚历山大一世[348]抵达皮卡迪利广场，被仰慕他的英国群众包围。他对摄政王的印象不佳。“一个可怜的王子。”他评论道。亚历山大一世与辉格党反对派交往，令摄政王大怒。在社交场合，“他（亚历山大一世）风流倜傥，华尔兹舞姿优美，对女士们殷勤百倍，但他只对年轻女人感兴趣。他受到簇拥和恭维，在风月场的胜利就像他的殷勤姿态一样繁多”。[349]

在返回俄国途中，他遇到从圣彼得堡来的代表。他们向他奉上“有福的亚历山大”的头衔，被他拒绝了。7月13日，他抵达圣彼得堡，在喀山大教堂祈祷，“满怀谦卑”。戈利岑观察道：“他把一切，把胜利都归功于上帝。”离开俄国一年半之后，亚历山大一世任命一个德意志人和一个希腊人——涅谢尔罗迭和约安尼斯·卡波季斯第亚斯为联合的外交大臣，[350]但他已经非常疲惫。他将内政大权委托给遭人鄙视的阿拉克切耶夫。

亚历山大一世与妻子伊丽莎白疏远，而他与玛丽亚·纳雷什金娜的“可爱婚姻”出于道德的原因发展到了令人愤恨悲戚的结局，因为正如亚历山大一世向卡提什解释的，“人们觉得她是我与妻子和解的障碍”，而且“她（纳雷什金娜）不想让人民有指责我的理由。我太爱她，不能强迫她违背自己的信念”。亚历山大一世感到遗憾，“十四年的幸福结合为了我们的义务而牺牲了”。他发现她其实爱着别人的时候，“被她的所作所为伤害了”。在“这段感情的末尾，我曾将自己一生的幸福倾注其中”，他向卡提什宣称，“我马上要去维也纳”。

1814年9月13日，亚历山大一世在维也纳城外受到弗朗茨一世皇帝的欢迎。这可能是历史上最放纵享乐的国际会议了。2位皇帝、5位国王、209位君主、约2万名官员（从元帅到大臣和文员、间谍），再加上欧洲差不多所有傍大款的风流女子、江湖骗子和娼妓，一共可能有10万人，在维也纳讨价还价、敲诈勒索、通奸享乐，享用宴会和舞会，在二十年战争之后重塑欧洲。

亚历山大一世下榻于霍夫堡皇宫。两个野心勃勃的女人租住在邻近的棕榈宫套房，混进了这场盛会的中心。

威廉明娜·德·萨根已经是梅特涅的情妇，她“面貌高贵端正，身材曼妙，仪态翩翩如女神”，并且饱读历史和哲学，才思敏捷。被她幼年“可怕的道德堕落”腐蚀，遭到她母亲的情夫的勾引，她的淫荡滥交让梅特涅也烦恼起来。“她每天要犯下七宗罪，”他抱怨道，“她爱的次数就像别人吃饭一样多。”[351]

在棕榈宫，隔着一条走廊，住着巴格拉季翁公爵夫人卡佳，她是波将金的外甥女卡金卡的女儿，博罗季诺战役英雄的遗孀。她定居在维也纳，勾引了梅特涅，给他生了一个女儿克莱门蒂娜。“她美得像天使，娇艳欲滴，是圣彼得堡的美人中最活泼的。”朗热隆回忆道。卡佳身穿薄如蝉翼的裙子，炫耀自己的婀娜身姿，因此她得到一个绰号——“裸

体天使”。在维也纳，她那白润光滑的肌肤和床上功夫给她赢得了另一个绰号：“白猫咪”。当然了，两个荡妇互相憎恶。梅特涅的警察总长哈格尔男爵把棕榈宫里巴格拉季翁公爵夫人住的那边称为“俄国阵营”，把威廉明娜那边称为“奥地利阵营”。

亚历山大一世抵达维也纳之后，立即唤来卡斯尔雷和梅特涅。梅特涅得意扬扬地说：“他对我想要什么一无所知，而我非常清楚他想要什么。”塔列朗利用各国的口角来恢复法国的威望，而梅特涅每晚都去威廉明娜的套房。楼梯平台对面喧嚣吵闹，巴格拉季翁公爵夫人的舞会常常开到深更半夜。“白猫咪”衣衫不整地打开房门，欢迎沙皇。据奥地利秘密警察报告，沙皇在她房里逗留了三个小时。

亚历山大一世希望建立一个更大的波兰王国，[352]由他自己当国王。其他国家正确地判断出，新的波兰只不过是俄国的卫星国。塔列朗很乐意利用大家对俄国的畏惧。“我征服了华沙大公国”，亚历山大一世如此吹嘘道，并主张，因为俄国的损失比其他国家更重，所以理应得到更多补偿。他希望从拿破仑的盟友萨克森那里夺取土地，赠给普鲁士，以此来报偿普鲁士。塔列朗争辩的时候，亚历山大一世警告道：“如果萨克森国王不肯退位，我就把他抓到俄国去，让他死在那儿！”他那阴森森的威胁听起来更像斯大林，而不是“有福的亚历山大”，令他的盟友们如坐针毡。

沙皇决心在维也纳的盛景中扮演主角。他和元帅们称兄道弟，说“咱们军人”，嘲笑梅特涅只不过是个文官。他始终穿着高领的刺绣军服。但他已经发胖了，时髦的紧身马裤对他的大屁股是一个挑战，令他暴跳如雷。“我今天看到他试穿了八九条骠骑兵马裤，”一名大臣写道，“他无比悲哀地发现，它们要么太紧，要么太短。”他非常恼火，派人去圣彼得堡取一条合身的马裤。为了紧致肌肤，这个三十五岁的“都市美型男”每天用冰擦面部。他仿佛得了强迫症一样，和维也纳的佳丽

们打情骂俏。他与女人们调情的流程总是先哀叹自己与玛丽亚·纳雷什金娜的关系结束了，她“让我心碎，至今仍然让我的心天天流血”。但亚历山大一世也经常粗鲁地直截了当。在一次舞会上，他告诉塞切尼伯爵夫人（她的丈夫到一边跳舞了）：“你丈夫好像离开你了。我很高兴占据他的位置一段时间。”

“陛下以为我是一个省份吗？”伯爵夫人用维也纳会议上最优秀的机智风趣答道。在一次公开的化装舞会上，一个姑娘愤怒地告诉没戴面具、招人讨厌的皇帝，他是个傻瓜。“亚历山大一世觉得如同五雷轰顶。”

“政治还能是什么，不就是女人吗？”塔列朗说。密探报告称，在巴格拉季翁公爵夫人的住处，亚历山大一世吃醋地盘问她对梅特涅的感情。而梅特涅备受折磨，担心住在走廊对面的情妇威廉明娜会重返她最喜爱的情夫阿尔弗雷德·温迪施格雷茨侯爵的怀抱，或者更糟糕的是，她会向亚历山大一世投怀送抱。先是温迪施格雷茨露面了。“和朋友在一起，人会数着日子，”威廉明娜告诉温迪施格雷茨，“而和你在一起，我会数着夜晚。我一晚都不想没有你。”她甩了梅特涅。

狂欢如此过分，以至于社交狂人利尼亲王（已经七十九岁）用一个双关语说：“维也纳会议不是走着，而是跳舞前进。”亚历山大一世“几乎一刻不停地跳舞”，梅特涅的秘书弗里德里希·根茨写道，“他就像磁石一样吸引女人”。“北方的风流浪子”切尔内绍夫帮他招揽青楼女子，也帮他安排与法兰克福的贝特曼夫人的私情。奥地利警察密探报告称，沙皇会定期拜访一位圣彼得堡银行家的妻子施瓦茨夫人。她告诉密探，亚历山大一世在选择床伴的时候更喜欢资产阶级女子，而不是贵妇。或许他仅仅是觉得资产阶级女子比贵妇更谨慎低调。与此同时，三十五岁的伊丽莎白皇后与老情人恰尔托雷斯基旧情复燃，他恳求她离婚，然后嫁给他。伊丽莎白已经渴望回巴登老家，但亚历山大一世不准。在此期

间，卡提什拒绝了许多追求者，最后爱上了已婚的符腾堡王储威廉。

连年战争之后，维也纳变成了一场风流香艳的轮舞的场所。康斯坦丁也养着一个法国情妇，并且和兄长一样拜访巴格拉季翁公爵夫人。警察报告称，“白猫咪”不仅接受康斯坦丁，还接受卡提什的爱人符腾堡王储。梅特涅的密探简直跟踪不上她的幽会。他们说，她的套房变成了皇亲国戚的妓院。警察的档案很少有这么有趣的。

据说俄国人是表现最差的客人。11月9日，警察密探D报告称，亚历山大一世的廷臣“不满足于将霍夫堡皇宫当成猪圈，行为举止非常糟糕，经常带娼妓进宫”。维也纳到处是唾手可得的鱼水之欢，令人尴尬，而大街小巷似乎熙熙攘攘地挤满乐于献身的农家姑娘。肉体的供应源源不断，令人无法抗拒。亚历山大一世的一名军官责怪这些姑娘：“必须说，下层阶级女子的堕落淫荡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警察密探报告称，性病暴发，迅速蔓延。

维也纳会议上，大家的脾气都恶劣起来。亚历山大一世的暴躁易怒让他的廷臣备受折磨。他的一名随从回忆道，尽管沙皇“对所有外国人无限地魅力四射”，他“对我们就不一样了，让我们觉得，我们的礼貌不如那些欧洲人。他对我们非常简单粗暴”。[353]一次舞会上，他跳舞太久，以至于晕倒，卧床休息了好几天。

亚历山大一世对波兰的打算没能遂愿，非常恼火，把同盟闹得快要土崩瓦解了。10月11日，与梅特涅大吵一架之后，他去棕榈宫拜访巴格拉季翁公爵夫人。但走到楼梯顶端的时候，他没有往左转，而是往右转，去拜访了威廉明娜，和她一起待了几个小时。维也纳的人们为这丑闻兴奋不已，巴格拉季翁公爵夫人怒不可遏，梅特涅也伤心欲绝。威廉明娜渴望把自己的女儿瓦娃带出俄国。亚历山大一世勾引威廉明娜，为的是羞辱梅特涅。随后，通过匿名信，亚历山大一世提议给梅特涅10万英镑，并把威廉明娜还给他，条件是亚历山大一世必须得到波兰。“说

到那个人，不管他做出什么事情来，我都不吃惊了，”梅特涅写信给威廉明娜，“我病得很重。我的身体受到了很大影响。”

卡斯尔雷最怕的，就是拿破仑的霸权被罗曼诺夫帝国取而代之。他告诉利物浦伯爵，要对付亚历山大一世，必须用强力，而不是绥靖政策。这话听起来很像21世纪的政治家在对付现代俄国。他说：“即便我们妥协，他也不会后退；即便我们反对他，他的前进也不会放慢。”必须“监视他，如果他变成第二个波拿巴，就必须抵抗他”。

亚历山大一世的欺人太甚正中塔列朗的下怀，他说服了英国与奥地利和法国一道组成一个秘密的反俄联盟，并于12月9日签约。两天后，对此一无所知的沙皇在拉祖莫夫斯基宫[354]为自己开生日舞会，贝多芬在这里最后一次演出。最后，大家对波兰问题达成了一致：亚历山大一世成为立宪制的波兰国王，波兰成为俄国的一部分。但萨克森的问题没有解决，争吵激烈，甚至有人说要对俄国开战，直到亚历山大一世最后同意保留萨克森的残余部分。新年前夜，拉祖莫夫斯基宫失火。这象征着全欧有爆发新的大灾变的危险。拉祖莫夫斯基收藏的价值连城的油画被大火吞噬，他穿着一件紫貂皮晨衣，在一棵树下哭泣。亚历山大一世安慰了他。

维也纳会议因为放荡堕落的行为和保守的外交而臭名昭著，但它缔结的和平，尽管是贵族和帝王的和平，也仍然是一个理智的、务实的解决方案，比20世纪的类似和约（比如不切实际、理想主义的1919年《凡尔赛和约》）要持久得多。即便如此，沙皇对玩世不恭的讨价还价（换句话说，就是对他自己的神圣意愿的抵制）十分鄙夷，于是他设想组建一个神圣同盟，一个由各国君主组成的基督教兄弟会。他正要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传来了惊人的消息。

“发生了一个出乎意料的事件，妈妈，一定会让你震惊，就像我们被惊呆了一样。它让所有的思绪都转向了，”他向母亲报告道，“拿破仑

在2月26日离开了他的厄尔巴岛。”拿破仑又一次成为法国皇帝。

梅特涅匆匆赶来，把这消息告诉亚历山大一世。沙皇愿意在战场上面对拿破仑，表示自愿担任神圣同盟的领袖，让普鲁士国王、施瓦岑贝格和威灵顿公爵当他的副将。但威灵顿公爵（他取代卡斯尔雷，担任英国在维也纳会议的代表）说他“更愿意自己扛枪”，而不是当沙皇的下属。

俄军、普军、奥军和英军往法国边境集结的时候，维也纳会议最终的条约终于签署了，[355]局势对“科西嘉怪物”不利。“85万大军，”沙皇告诉母亲，“准备就绪，要彻底粉碎那邪恶的天才。”[356]

亚历山大一世在德意志的海尔布隆集结军队的时候，卡提什安排他会见了他的神秘主义新圈子的女祭司。1815年6月4日，他接见了尤利亚妮·克吕德纳男爵夫人[357]，一个五十岁的波罗的海德意志贵妇（明尼希元帅的曾外孙女），她的丈夫是俄国外交官。她自称拥有神秘力量，能够直接与上帝交流，并预言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当时这种千禧年崇拜很流行，亚历山大一世本身就痴迷于神秘主义，并且已经听过克吕德纳的预言，即某位天使般的君主会让敌基督拿破仑倒台，从而引领第二次圣临。[358]克吕德纳狡猾的千禧年思想的奉承，用《圣经》费解难懂的话表达出来，与亚历山大一世自命正义凛然的狂傲一拍即合。“我向弗吉尼亚（他给克吕德纳的绰号）致敬，”亚历山大一世在给卡提什的信中写道，“告诉她，我对她的忠诚永不枯竭。”

6月6日（按照新历是6月18日），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打败了拿破仑。这一次，亚历山大一世不会再对拿破仑宽纵了。他告诉巴克莱：“我们要坚持要求把他交给我们。”但他此前已经得知了秘密反俄联盟的存在，因此对巴黎，“那可憎的地方”，非常厌恶。

他下榻在爱丽舍宫，邀请克吕德纳男爵夫人到巴黎，当他的精神导

师。她在一队哥萨克的护卫下抵达，住在爱丽舍宫隔壁的蒙特谢尼旅馆，以方便夜间和沙皇一起祈祷。“我只想打败可怜的法国，并遏制复仇的激情，我很鄙视这种激情，”他告诉卡提什，“我的唯一慰藉来自上帝。”亚历山大一世坚持要求同盟不惩罚法国，[359]并提议神圣同盟（由帝王们加以保障，他们应当作为基督徒兄弟，共同生活）“在国际政治关系中秉承和平、和谐与爱的原则。这些原则乃是基督教与道德的果实”。他这样向他的一名外交官解释道。

8月29日，亚历山大一世主持了他的“美德检阅”，检阅了15万俄军。奥地利皇帝、普鲁士国王、威灵顿公爵、阿图瓦伯爵（路易十八的弟弟）和克吕德纳（头发灰白，衣着朴素）观摩了阅兵式。次日，他的全军高唱斯拉夫赞美诗，然后跪拜在七重祭坛前。他告诉男爵夫人：“今天是我人生中最美丽的一天。”

卡斯尔雷告诉利物浦伯爵：“沙皇的脑子不是很正常。”亚历山大一世向卡斯尔雷和威灵顿展示神圣同盟的条约文本的时候，“我们好不容易才保持住严肃的表情”。这条约是“极端的神秘主义和胡说八道”。英国抵制神圣同盟条约，但欧洲大多数国家签了字。[360]

1815年10月，新任波兰国王亚历山大一世身穿波兰军服，进入华沙城，赋予他的新王国一部宪法，授予波兰人许多自由，而这些自由他从来没有向俄国人授予过。拉阿尔普的弟子把波兰宪法看作一场试验，并向普鲁士将军冯·博施泰尔透露：“为了帝国的文明，我需要波兰。”疲惫的亚历山大一世在轻浮的自由主义和暴怒的独裁统治之间摇摆不定，最后回到圣彼得堡过圣诞节。

沙皇一直深知农奴制的罪恶。现在他的威望极高，所以很想趁机废除农奴制。次年，他解放了立窝尼亚的农奴，这是一个勇敢的举措。他还吩咐诺沃西利采夫、科丘别伊，甚至还有阿拉克切耶夫，去拟定解放俄国本土农奴的计划。这就是更为复杂和敏感的问题了。

立窝尼亚的改革之后，一些自由派贵族呈送计划，要解放他们自己的农奴。亚历山大一世问道：“立法权属于谁？”

“毫无疑问，属于陛下。”

“既然如此，”亚历山大一世怒道，“那就认可我立法的权利！我知道怎样对我的臣民最好。”改革只能由专制君主启动，并且即便改革了，还是受限制。

梅特涅抱怨道，沙皇“没有能力坚持同一种思想体系”，“抛弃了雅各宾主义而拥抱神秘主义”，“《人权宣言》被阅读《圣经》取代”。但其实沙皇已经厌倦了克吕德纳男爵夫人，她非常不明智地吹嘘自己对沙皇有控制力。他再也没有接见过她。

现在，信奉军国主义的专制君主在国内推行了一项庞大的新工程：把士兵及其家眷安置在军事殖民地。他的计划部分受到了阿拉克切耶夫庄园的启发。在军事殖民地，军人及其家属可以通过农业自食其力，这就能减少欧洲最庞大军队的巨额开销，并减少现存兵役制度的残酷。从原则上看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但执行起来就不行了。“皇帝有了这个主意，”他的弟弟尼古拉的妻子回忆道，“但实践被托付给了阿拉克切耶夫。”很快，俄国陆军三分之一的士兵及其家属就住在这样的殖民地上了。尼古拉的妻子写道，阿拉克切耶夫和他暴徒般的鹰犬们“执行的方式并不温和”，“恰恰相反，是用严苛残酷的手段，让农民非常不满”。“吸血鬼”成了沙皇计划的狂热管理者，把工作的所有细节都汇报给皇帝。亚历山大一世对阿拉克切耶夫很感激。

永不停歇的亚历山大一世开始巡游帝国，这是他一生许多次出巡中的第一次。他视察各行省或参加国际会议，总行程达16万英里。[361]这些国际会议是高端峰会。战争的胜利者，即以亚历山大一世为首的欧洲列强经常组织这样的会议，以维护和平。他厌恶典礼仪式，对圣彼得堡

的繁文缛节感到无聊；他因为成功而自负、放纵，再也不能从性爱、荣耀或神秘主义中得到慰藉；他受到自己父亲噩运的折磨，并且患有一种吹毛求疵、偏执狂的心理疾病（有时接近癫狂），他只带着怀利医生和沃尔孔斯基两人旅行。[362]他对莫斯科废墟的第一次视察或许是他在位期间最有成效的一次巡视，因为他命令建筑师约瑟夫·博韦重建城市中心，即我们今天看到的莫斯科大剧院、剧院广场、大学和红场。这些建筑是亚历山大一世最恒久的遗产。

然后在1819年，约2.8万被安置到殖民地的军人反叛，遭到阿拉克切耶夫的残暴镇压。他向沙皇报告称："我看到，需要采取果断、迅速的措施。"他指的是残酷无情、普鲁士风格的军事惩罚。2000人被捕；275人被判死刑，后减刑为残暴的"跑棍子"。这些可怜的受刑者在1000人组成的所谓"绿色大街"中来回跑了12趟，160人被活活打死。一名目击者称："只有从他们的脑袋，才能看得出他们是人，不是被宰割的牲口。"

"我理解，你的敏感灵魂一定经历了什么，"亚历山大一世向阿拉克切耶夫保证道，"但我欣赏你的敏锐判断力。"亚历山大一世嘉许阿拉克切耶夫的残暴，据说曾表示："必须建设这些殖民地，不惜一切代价，哪怕要在从圣彼得堡到乔多瓦的路上铺满死尸。"但他坚持说："更困难的问题我都解决过。在这个问题上，我也一定要得到服从。"

在全欧洲，在西班牙、葡萄牙、德意志和法国，各种秘密社团传播的革命思潮在威胁神圣同盟。就连英国也发生了激进运动的动乱和彼得卢大屠杀。[363]法国王储贝里公爵遇刺身亡，令亚历山大一世大为震惊，以至于他要求欧洲各国君主联合起来执行一种"普遍体制"。英国人和奥地利人仍然抵制干预原则，这两国都害怕俄国一家独大。但那不勒斯爆发了革命。

1820年10月，亚历山大一世在弟弟尼古拉的陪同下，在奥帕瓦[364]

会见了弗朗茨一世和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那里，梅特涅提议一种保守干预的原则，以镇压欧洲各地的革命运动。亚历山大一世的自由主义思想最后一次闪耀，他反对梅特涅的提议。但在10月28日，他接到了令人不安的消息，令他的立场发生大逆转。他心爱的谢苗诺夫斯科耶近卫团哗变了。革命在威胁俄国。[365]

此次哗变是对一名愚蠢的德意志裔上校（阿拉克切耶夫的门生）的残暴行径的反弹，但亚历山大一世认为这是章鱼一般的革命阴谋（“邪恶的帝国，迅速蔓延，由撒旦般的天才指挥，运用这天才的全部神秘力量”）的一个触手。亚历山大一世还在奥帕瓦，遂通过阿拉克切耶夫命令对哗变军人施加严惩：“皇帝纡尊降贵，决定对这些犯人免去鞭笞，但命令对每人用白桦树枝抽打6000次，随后将他们送往矿井，从事苦役。”很多人死在“绿色大街”之中。

亚历山大一世和梅特涅南下到莱巴赫[366]继续开会，好让那不勒斯国王加入他们的会议。沙皇支持奥地利人的计划，即消灭那不勒斯和其他所有地方的“邪恶帝国”。“我们作为基督徒，难道没有义务，运用我们的全副力量和上帝赋予我们的一切手段，去反对这个敌人及其邪恶的事业吗？”他在给戈利岑的长信中怒气冲冲地吼道，“我要说，真正的邪恶甚至比拿破仑的毁灭性暴政更加危险。”亚历山大一世坚信不疑地认为巴黎有一个叫“中央委员会”的革命组织，在筹划一场卑鄙恶毒的国际阴谋。亚历山大一世此时还不知道，即便在他自己的近卫军里也有一些秘密社团，其成员是一些自由派贵族，他们从巴黎回国之后，决心推翻沙皇的独裁统治。

1816年，三十名交际广泛的军官组建了救国协会。随后，救国协会分裂为北方协会和南方协会。北方协会的目标是建立以美国总统制为基础的君主立宪政府。南方协会在驻乌克兰的军队中发展，更激进，决心刺杀沙皇。这些秘密社团的部分成员同时也是阿尔扎马斯协会的成员，

这是一个喜好自吹自擂的文学社团，都是些业余的文学爱好者，有的较为自由化，有的则保守。阿尔扎马斯协会的创始人之一——浪漫主义诗人瓦西里·茹科夫斯基真正具有诗歌天分。他提议选举一个刚刚从亚历山大一世建立的皇村中学毕业的少年为他们的社团成员。这个少年就是亚历山大·普希金。他的母亲是汉尼拔的孙女，汉尼拔就是“彼得大帝的黑人”。他的父亲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波雅尔家族的后代。普希金的相貌富有异国情调，长着黑色鬈发，体态轻盈而优美，通过浪漫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一举成名。少年普希金梦想自由，与拿破仑战争中蓄着连鬓胡子的英雄们结交，其中一些人正在筹划革命。蔑视天地、唐突神灵的普希金用他的许多风流韵事和无礼放肆的讽刺来娱乐各个沙龙。他贬低“吸血鬼”阿拉克切耶夫[367]，还敢于嘲讽亚历山大一世是“大屁股”的“游荡暴君”。

1819年，亚历山大一世第一次听到这个神童的名字，派近卫军指挥官伊拉里昂·瓦西里奇科夫公爵找普希金写一首诗。亚历山大一世很喜欢普希金为他写的诗，感谢普希金的“高尚情操”。但次年有一个告密者向科丘别伊检举普希金，而科丘别伊报告给了大屁股的沙皇。圣彼得堡总督米洛拉多维奇将军负责秘密警察的一个分支，奉命查禁讽刺沙皇的诗，但普希金抢先把那些诗烧掉了。不过，诗人以无畏的诚实同意把那些诗重新写出来。“必须把普希金流放西伯利亚，”沙皇说，“他把俄国弄得到处都是煽动诗。”诗人茹科夫斯基和历史学家卡拉姆津（宫廷的两位知识分子），甚至皇太后，都为普希金求情。于是亚历山大一世改为将普希金流放到新俄罗斯。

对沙皇来说，普希金只是小问题。此时，一个名叫亚历山大·本肯多夫的与皇室亲近的近卫军军官向沙皇告发了一连串密谋。亚历山大一世最终于1821年5月返回皇村，迎接他的是近卫军指挥官瓦西里奇科夫，他也是另一个秘密安全机关的总长。瓦西里奇科夫证实了这些密谋的存在。令人意外的是，亚历山大一世没有下令把密谋者绞死。“我亲

爱的瓦西里奇科夫，你知道，我分享和鼓励了这些幻想与错误。所以我不应当打破它们。”

这个任务将留给他的继承人。但他的继承人是谁呢？[368]

在保罗沙皇遇刺的那天夜里，正式的皇储康斯坦丁说他不想要皇位。自那以后他也没有改变主意。他是个虐待狂，是严格执行纪律并主张一丝不苟服从命令的人，还是个反复无常的恶棍，他不适合当沙皇。有一次，在向外宾炫耀自己的部队时，他用剑刺穿一名立正敬礼的将军的脚，以证明他的严格纪律。后来他的确有点改邪归正。他在给姐妹的信里引用莫里哀的句子，对自己翘鼻子的丑陋哈哈大笑，并喜欢自己担任波兰军队总司令的生活。1815年在波兰，他爱上了性情柔顺的波兰伯爵夫人约翰娜·格鲁津斯卡。她似乎把他变得温和了一些。如果他休掉与自己疏远的妻子并迎娶这个天主教徒情妇，那么亚历山大一世会更加受到刺激，去改变皇位继承的安排。[369]

下一个皇位继承人是年轻得多的尼古拉，他仪态威严，颇有人君风范。他出生的时候，叶卡捷琳娜大帝就赞赏他是“巨人”，“低音的嗓子，手和我的差不多大”。他长大之后身材魁梧雄壮，蓝眼睛，头发金黄，常被人描述为“美人”。保罗沙皇最小的几个儿女是由他们冷漠的母亲玛丽亚抚养长大的，因此尼古拉从小缺爱。他在两个意志坚定的女教师那里找到了温情。她们都是德意志裔军官的妻子：一个是“将军夫人”夏洛特·利芬（他称她为妈妈），另一个是比较年轻的“上校夫人”尤利娅·阿德勒贝格。但最爱他的还是苏格兰保姆简·莱昂。正是莱昂教导尼古拉仇恨犹太人和波兰人。她在1794年波兰革命的动乱中变得憎恶这两个民族。尼古拉长大一些之后，受到男教师古斯塔夫·兰姆斯多夫将军的欺侮。兰姆斯多夫的“威吓与强迫”，尼古拉写道，“破坏了我作为儿子对母亲的信任。我们很少能单独见到母亲”。尼古拉与自己最喜爱的姐姐安娜和最小的弟弟米哈伊尔组成了一个秘密社团，称其为“三人

组”，以从中寻找慰藉。兄妹三人使用暗语，戴特殊的戒指。“我们很少见到亚历山大皇帝”，尼古拉回忆说，但“我们的守护天使对我们特别慈爱”。亚历山大一世拜访弟弟们的时候，让他们拿着步枪操练。他真不愧是保罗的儿子。

尼古拉到青春期的时候，兰姆斯多夫带他去看了一家医院的梅毒病房，以此警告他滥交的危险。这景象“把我吓坏了，我直到结婚才尝到女人的滋味”。1812年之后，尼古拉渴望服兵役，但直到巴黎被占领之后他和米哈伊尔才被允许参军。临行前，他们的母亲表示，希望“军旅生活不会把你们变得粗鲁、庸俗和严酷”。

在军中，兄弟俩“欣喜若狂”地在巴黎游行，但在回国途中，尼古拉经过柏林，在那里见到了普鲁士的夏洛特公主，即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和已故路易丝的女儿。尼古拉回忆道：“在那里，我看到了一个人。从看到她的第一眼起，我就产生了一种欲望，就是把自己献给她，一生一世。”巨人爱上了这朵美丽但娇弱的鲜花，他一直叫她“穆菲”。这个检阅狂家庭里的爱情，意味着他们的情书里满是军队生活的细节。尼古拉向穆菲透露，他理想中的社会就是军队：“军队是秩序……我觉得整个人生就是服兵役。”他得到沙皇的许可，继续追求夏洛特公主。在滑铁卢战役之后的巴黎，亚历山大一世已经在考虑立尼古拉为皇储。克吕德纳男爵夫人对少年大公欢呼道：“阁下，您会成为皇帝。”

“皇帝？”尼古拉答道，“只有失去了哥哥康斯坦丁，我才可能成为皇帝，那样的皇冠将会是荆棘冠冕[370]。”

1816年10月，尼古拉和穆菲订婚了。她皈依东正教，由诗人茹科夫斯基教她俄语，而尼古拉在接受成为皇帝的训练。首先，他被送去环游欧洲。在伦敦，他受到威灵顿公爵和摄政王的宴请。英国贵妇对他眉目传情，并惊呼：“真是英俊得像魔鬼！欧洲第一美男子。”但他对英国议会不以为然：“我从来不觉得，有什么制度会比君权神授更好。”随后他

巡视俄国全境，在日记里记录了自己的反犹和反波兰情绪。

1817年7月1日，尼古拉和穆菲结婚了。“我身上披挂了海量的珠宝，”纤弱的穆菲（她的名字被正式改为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回忆道，“压得我觉得自己要死了。”“我们手挽手的时候，我非常幸福，”她写道，“我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我的尼古拉，他从来没有背叛过我的信任。”

然而，尼古拉（此时是伊兹梅洛沃近卫团的团长）专横跋扈，严守规则，一丝不苟，因为严苛且毫无幽默感而遭到记恨。他崇拜亚历山大一世，奉他为“天使”，但不如皇兄那么有国际视野，也不如他那么和蔼可亲。尼古拉更像是个俄国的严格执行纪律的长官。“我从法国回来之后，纪律涣散了，”他回忆道，“军官们穿着燕尾服，甚至锻炼的时候也穿着晚礼服！对他们来讲，服兵役仅仅是个词，不是规矩。”他补充道：“我有一种火热的激情，而这种激情让上下级都反对我。”穆菲的魅力让所有人为之倾倒。“我当时很虚弱，很苍白，并且按照他们的说法，看上去很好玩，”她后来回忆道，“有几个人用善良的目光欢迎我，其中有阿列克谢·奥尔洛夫和本肯多夫。”这两个人是最讨女人喜欢的风流浪子。“的确，我的尼古拉只有二十一岁，外貌却太严肃”，她承认，但私下里“他非常温柔，充满了爱”。然而“没有一个男人会喜欢他”，回忆录作者维格尔写道，女士除外。在一次化装舞会上，一位戴着面具的女士与他搭讪：“你知道你是俄国第一美男子吗？”

“亲爱的夫人，”他一本正经地答道，“这件事只和我太太一个人有关系。”

1818年，穆菲第一次怀孕，并前往莫斯科。“我听到了我的头生子的第一声哭泣，”她写道，“尼基亲吻了我，流下眼泪，感谢上帝。”

“是个男孩。”在分娩现场监督的玛丽亚宣布道。

“我们的幸福翻了一倍，”穆菲回忆道，“但我记得自己有一种严肃和忧郁的感觉，因为这个婴儿有一天会成为皇帝。”“这个可爱的孩子，白皙，胖嘟嘟，长着大大的深蓝色眼睛”，他就是未来的亚历山大二世。1819年1月，亚历山大一世的妹妹卡提什，符腾堡王后，死于丹毒，年仅三十岁。卡提什的死令亚历山大一世惊愕。这年夏天，与尼古拉和穆菲一同用膳的时候，沙皇（他得到弟弟和弟媳的大肆赞美，“简直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突然宣称，他看到他们婚姻幸福很开心，而他自己没有这样的幸福。他还补充说，如果能生一个儿子，将是“上帝恩典的证明”。令穆菲格外惊讶的是，他继续说：“他格外地开心，看到尼古拉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因为有一天会有一个沉重的负担落在他身上。他把弟弟看作自己的继承者，而且比预想的要早得多，因为他还活着的时候就会传位给弟弟。”

“我俩坐在那里，活像两尊塑像，”她回忆道，“目瞪口呆！”

“我们就像被雷击中了”，尼古拉宣称，他感到“自己脚下出现了一个深渊，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把他往里面吸”。

“你们好像很吃惊。”沙皇说。他解释道，康斯坦丁决心要放弃皇位。“至于我自己，我决心离开自己的岗位，过隐居生活。”尼古拉和穆菲落泪了。

康斯坦丁启动了改变皇位继承顺序的工作，请求亚历山大一世允许他离婚，以便娶自己的波兰爱人。这年9月，亚历山大一世在尼古拉的陪同下拜访康斯坦丁，同意了他的离婚请求。1820年夏季，康斯坦丁再婚了。此时亚历山大一世告诉弟弟们：“我想退位。”

“我们的脑袋里从来没有过这主意一分一毫的影子！”穆菲宣称。两个弟弟都坚决反对，因为他们知道沙皇说得出做得到。伊丽莎白皇后注意到了尼古拉的雄心：“尼古拉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统治国家。”

1821年初，康斯坦丁写信给亚历山大一世，放弃了皇位继承权。1823年8月16日，亚历山大一世签署一份声明，指定“我的三弟尼古拉”为皇储。[371]“皇帝向我们暗示了这一点，”尼古拉写道，“但没有展开说。我们竭尽全力地避开这个话题。”非常不明智的是，亚历山大一世指定尼古拉为皇储的声明始终没有公开，这在后来造成了严重后果。[372]

1821年2月，亚历山大·伊普西兰蒂斯公爵（曾任沙皇副官）率领一群由冒险家组成的乌合之众，进入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摩尔达维亚，企图在那里煽动一场东正教叛乱，反对苏丹，并迫使俄国出兵干预。伊普西兰蒂斯的入侵被奥斯曼人轻松挫败，伊普西兰蒂斯很快就逃之夭夭，但此事对并没有批准伊普西兰蒂斯行动的亚历山大一世来说非常尴尬。他坚信，此事一定是巴黎的邪恶革命组织“中央委员会”策划的，目的是转移神圣同盟的注意力，“以阻止我们消灭撒旦的其他会堂”。但奥斯曼帝国各地的希腊人掀起了起义，马哈茂德二世绞死了君士坦丁堡牧首。这就促使俄国人为了东正教兄弟而行动起来。

亚历山大一世的外交大臣之一约安尼斯·卡波季斯第亚斯相信俄国应当支持希腊人，但梅特涅害怕俄国在东方扩大影响力，还害怕西方会掀起革命的自由主义运动，于是他敦促亚历山大一世把希腊人的起义视为“犯罪行为”。沙皇抱怨道，这是个“圈套”，最后罢免了约安尼斯·卡波季斯第亚斯，支持梅特涅。“俄国内阁一举毁掉了彼得大帝及其所有继任者的伟大成就。”梅特涅事后自鸣得意地说。[373]

治国理政的“沉重负担”[374]对亚历山大一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他幻想看到了一些事情，而任何人都不会想到做那样的事情：他幻想人们嘲笑他，滑稽地模仿他，指手画脚。”穆菲如此写道。他的耳聋越来越严重，使得他越来越与世隔绝。他训斥穆菲。他的“话语和指责”让她哭泣，不过他很快又恢复了和蔼可亲。

大权在握的“吸血鬼”阿拉克切耶夫利用亚历山大一世长期不在国内并且精疲力竭、患有偏执狂的条件，去打击皇帝最宠爱的两个亲信。沙皇动身前往维罗纳的时候，曾下令解散“所有宗教派别的秘密社团”，但在他出国期间，阿拉克切耶夫利用这道命令去攻击戈利岑，派遣东正教的煽动者大修道院长佛提乌斯去指控戈利岑是革命党和叛教者，并检举他的“革命计划”。皇帝免去了自己的朋友戈利岑的教育大臣职位。他还免去了沃尔孔斯基的幕僚长职位，以汉斯-卡尔·迪比奇男爵（一个长期为俄国效力的德意志人）取而代之。“唯有上帝知晓，”沃尔孔斯基说，“但我唯一抱憾的事情，就是有一天皇帝肯定会知道那恶棍（阿拉克切耶夫）的劣迹斑斑，就是他害了这么多诚实的人。”

1824年6月6日，亚历山大一世心爱的女儿索菲亚·纳雷什金娜在自己的婚礼前去世了。他在晨间阅兵时得知噩耗。他脸色煞白地说：“我的种种错误，遭到了惩罚。”然后他继续阅兵。

“上帝奇迹般把你从罪孽那里解脱，”不肯原谅沙皇的戈利岑表示同意，“这种罪孽关系的果实，原本不应当见到天日。上帝如今把这果实收回去了。”

“不要替我担心，”亚历山大一世告诉阿拉克切耶夫，“这是上帝的旨意，我懂得如何顺从上帝。我听天由命，承受痛苦。我向上帝祈祷，加强我的灵魂。”他来到阿拉克切耶夫的格鲁济诺庄园，在那里哀悼亡女。

11月7日，涅瓦河洪水泛滥，淹没了多个地区，死者甚多。皇帝在冬宫组织救灾。然后，伊丽莎白病重。连续降临的打击让他与自己蒙受委屈的妻子更为亲近，他建议去南方度个长假，好让他在那里休息，她也在那里恢复了健康。俄国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很紧张，他也需要去南方视察军队，并清洗军中的革命党。他思忖道：“我知道自己身边围绕着刺客。”出发之前，沙皇接见了驻扎在乌克兰的第二军团的一名年轻

上尉，他名叫约翰·舍伍德，出生于英国肯特。舍伍德通过怀利医生警示沙皇，密谋者在筹划政变。

1825年9月1日，在这个逐渐变得阴暗的时期，亚历山大一世和随后跟进的伊丽莎白踏上了他们从来没有过的蜜月之旅。

9月23日，皇帝先行抵达亚速海之滨的塔甘罗格，身边陪伴的只有怀利医生、沃尔孔斯基（他重新回到沙皇的亲随队伍）和幕僚长迪比奇。亚历山大一世监督了一座一层小别墅的装潢。十天后，伊丽莎白也来到这里。她问他打算何时返回圣彼得堡，“好让我准备他的启程，他答道：‘尽可能晚……新年之前不走。’这让我一整天心情都很好”。

一个月后，新上任的新俄罗斯总督米哈伊尔·沃龙佐夫伯爵邀请沙皇视察克里米亚。亚历山大一世同意了，但他得到了确凿的情报，有人阴谋反对他。然后，他得知了阿拉克切耶夫遭遇的悲剧。[375]

吸血鬼的习惯法上的妻子[376]阿纳斯塔西娅·明金娜（黑眼睛，掷弹兵的身材）长期残暴地统治着格鲁济诺的农奴，执行令沙皇印象深刻的严苛纪律。9月6日，明金娜鞭笞了自己的女仆，将另外两个姑娘关押在牢房里。次日，挨打的女仆和她的兄弟溜进明金娜的卧室，割了她的喉咙，手段极其凶残，差一点把她的脖子割断。

阿拉克切耶夫抛下政务，策马奔回格鲁济诺，到了那里之后扑倒在地，向所有愿意听的人哭喊：“你们杀了她。把我也杀了吧。快点把我杀了！”许多农奴遭到逮捕和刑讯。

“我心悸，每天发高烧，一连三周一夜也没睡，悲痛和抑郁，这都让我非常虚弱，我已经失忆，”他告诉皇帝，“陛下会认不出您的忠仆了。”

“你说你不知道去哪里才好，”亚历山大一世回信道，努力安慰阿拉

克切耶夫，“那就来我这里吧。你的朋友当中，没有人比我更爱你。”但他也敦促阿拉克切耶夫重新回到工作上去。阿拉克切耶夫的仆人当中有二十五人遭到鞭笞，多人死亡。[377]

阿拉克切耶夫的农奴遭受酷刑的同时，奉旨开展调查的舍伍德揭露了两个秘密社团。更激进的南方协会（因与其他群体结盟而变得更强大，其盟友包括波兰秘密爱国社和联合斯拉夫人协会）计划趁亚历山大一世在萨申卡·布拉尼茨卡（波将金的外甥女）的宫殿的时候刺杀他。很多达官贵人卷入此案。舍伍德原本约定与阿拉克切耶夫开会，到时候将证据交给他，然而阿拉克切耶夫“为了一个酗酒、肥胖、麻脸的荡妇”（这是舍伍德的说法）忽视了皇帝的安全，竟然没有来开会。不过，舍伍德的报告最终被送到了正在塔甘罗格的亚历山大一世手中。

亚历山大一世别无选择，只能采取行动。他命令逮捕南方协会的密谋者，然后离开塔甘罗格，沿着克里米亚海岸开心地骑行，并告诉沃尔孔斯基：“我要搬到克里米亚……过普通人的生活。我已经为国效力二十五年，就是普通士兵服役这么久也该休假了……你也辞职，当我的图书馆员。”

10月27日，沙皇伤风感冒，然后发起烧来。11月4日，他病情加重，不过还是返回了塔甘罗格。伊丽莎白和医生在那里照料他。怀利给他开药，但亚历山大一世拒绝了，据说他曾向随从表示，“我为什么要谨慎？我有两个圣人为我祷告，一个是普鲁士的路易丝王后，一个是我亲爱的妹妹”，即卡提什。如果他真的说过这话，那么这两个人就是他的毕生挚爱。一连几天，他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但随后发烧，病情严重起来。怀利医生开始担心他。

11月14日，亚历山大一世感觉好了一些，但起床剃须的时候晕倒了。在沃尔孔斯基的建议下，伊丽莎白请求皇帝接受临终涂油礼。

“我究竟是什么状况？”他问怀利，“是不是快结束了？”

“是的，陛下，”这个苏格兰人答道，“皇帝陛下拒绝了我的处方。我不是作为医生来讲话的，而是有一说一。作为基督徒，我要告诉您，时间不多了。”亚历山大一世领了圣餐，时而昏迷时而清醒。迪比奇写信给在圣彼得堡的皇太后和在华沙的推定继承人康斯坦丁。家人为他祈祷。17日清晨，亚历山大一世回光返照。“今天，皇帝的身体有明显好转，”伊丽莎白写信给玛丽亚道，“就连詹姆斯·怀利爵士也觉得情况令人满意。”但当夜，沙皇昏迷了，怀利知道他已经奄奄一息，死因可能是伤寒。11月19日上午10点50分，四十七岁的亚历山大一世驾崩了。“我们的天使升天了，”伊丽莎白写道，“而可怜的我还在人间。”皇后追思了他们的生活，他们“自从童年就是朋友。我们一起经历了人生的所有阶段。有时我们间隔遥远，但总能重新找到对方。最终走回了正确的路，我们品尝到了结合的甜蜜。而在这个时刻，他又被从我身边夺走。”在人数极少的随从侍奉下，沙皇死在一座海滨小镇的小别墅里，没有皇帝驾崩的传统的戏剧性。但正是因为缺少官方的见证人，这成为罗曼诺夫皇朝最大的谜团之一：亚历山大一世是真的死了吗，还是这位信奉神秘主义的沙皇装死了？[378]

医生们对遗体做了防腐处理，但他们没有圣彼得堡的防腐设备，所以处理得不好。很快，恶臭就令人作呕，死者面部变黑，无法辨认。[379]

在随后几天危险的混乱中，俄罗斯帝国在理论上有两位皇帝。但实际上，一个也没有。

[1] 缅什科夫引领潮流，聘请意大利建筑师乔万尼·丰塔纳在瓦西里岛上建造了圣彼得堡的第一座石质宫殿，这成为沙皇自己的大本营。同时，瑞士-意大利建筑师多梅尼科·特雷齐尼在要塞旁建造了彼得保罗大教堂。而在涅瓦河对岸，他建造了彼得一世的夏宫，这是一座荷兰巴洛克风格的两层小别墅。在距离自己的小屋不远的地方，彼得一世建造了两层楼的木制冬宫。

[2] 为新人“加冕”是俄国东正教婚礼的习俗。——译者注

[3] 今天拉脱维亚的中部城市叶尔加瓦。——译者注

[4] Weber 1.285-9.9.Dwarfs：*PSZ* 1710 23. *PiB* 10.270-1. Alexei：Pavlenko 179-80. Senate：*PSZ* 5.2758/5.3-7/1.102. Hughes，*Russia* 102-5. Praskovia’s court：Hughes，*Russia* 192；drinking 419.

[5] 312年10月28日，君士坦丁大帝在罗马城附近台伯河上米尔维安大桥击败竞争对手马克森提乌斯，后成为罗马帝国的主宰。据说在这场关键战役的前夜，君士坦丁目睹了十字架的幻象，得到了“你必以此而胜”的神圣启示。按照某些编年史家的说法，这场战役标志着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的开始。——译者注

[6] 维齐尔（Vizier）最初是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首席大臣或代表，后来指各伊斯兰国家的高级行政官员。维齐尔代表哈里发，后来代表苏丹，执行一切与臣民有关的事务。奥斯曼帝国把维齐尔的称号同时授给几个人。奥斯曼帝国的宰相称为“大维齐尔”，是苏丹的全权代表。——译者注

[7] 帕夏（Pasha）源自土耳其语或波斯语，是奥斯曼帝国军政高官的头衔。它也可作为敬语，类似英语的Lord或Sir。奥斯曼帝国雄踞阿拉伯世界，帕夏一词也广泛应用在阿拉伯语。行省总督一般享有帕夏的头衔。——译者注

[8] 彼得大帝并不热衷于吸引犹太人到俄国，他曾说：“我宁愿看到最优秀的穆罕默德教徒也不愿看到犹太人，因为他们是流氓和骗子。”但他很乐意提携莎菲罗夫男爵和德维耶将军（后来担任圣彼得堡的警察总长）这样的改宗犹太人。

[9] 莎菲罗夫被留下当人质，在君士坦丁堡通过谈判签订了《阿德里安堡条约》，使查理十二世无法继续留在奥斯曼帝国。“铁头”经历了一番惊心动魄的冒险，横穿欧洲，只花了十三天就从瓦拉几亚到了施特拉尔松德，那是瑞典在波罗的海之滨的最后一座要塞。这一路，他没有换衣服，也没有换鞋。抵达之后，他的靴子脱不下了，只得用刀割下来。但他确信：战争还会继续打下去。

[10] Soloviev 28.158-80. Bushkovitch 306. Hughes，*Russia* 45-50；Shafirov 429-30. Senate：LeDonne 68-74.

[11] 在今天波兰的北部。——译者注

[12] 今称卡罗维发利，在今天的捷克西北部。——译者注

[13] *PiB* 7.451 and 8.20，March/July 1708，Alexei to Peter，Peter to Alexei. Hughes，*Russia* 402-7.

[14] 达尔马提亚的圣以撒是4世纪在君士坦丁堡活动的基督教僧人，后被封圣。彼得大帝出生于他的瞻礼日（5月30日），因此定圣以撒为罗曼诺夫家族的主保圣人。——译者注

[15] 伊阿古任斯基是一个波兰教堂管风琴师的儿子，英俊潇洒，是能征善战的将领、高效的政府管理者和精明的外交官，清廉正直（这种品质很少见），酷爱豪饮狂欢，起初是沙皇的近侍，后来因为在普鲁特河的英勇表现被提拔到沙皇随员中的一个新衔级——侍从长。现在彼得一世无论到哪里都带着他，他通常与沙皇乘坐同一辆马车旅行。他被任命为"快活伙伴"的司仪。从某些方面看，他是一个新的、更诚实的缅什科夫。

[16] 于是，阿普拉克辛建议将沙皇晋升为上将，这让彼得一世很开心。"作为将军的情妇，你应当祝贺我！"他告诉叶卡捷琳娜。她逗乐道："作为将军和将军夫人，我们互相祝贺吧。但在我亲眼看到你之前，我不承认这个军衔。我希望你至少能当海军上将！"

[17] *PSZ* 1712 1-6. Peter to Menshikov：*PiB* 11.230，496. 12 May 1711，*SIRIO* 61.142-4. Charles Whitworth despatch，20 February 1712，PiB 12.86，361. Hughes，*Russia* 261. Promotion：Pavlenko 188-9；pen and sword，Peter to Catherine，2 August 1712，180. Hughes，*Russia* 50-6；Iaguzhinsky 426. V.V.Dolgoruky：Bushkovitch 292-335. Nubians/Hannibal：I.V.Zimin，*Povsednevnaia zhizn rossiiskogo imperatorskogo dvora*：*Detskii mir imperatorskikh rezidentsii. Byt monarkhov i ikh okruzhenie*（henceforth Zimin，Negroes）410-18.

[18] 1715年1月，彼得一世在莫斯科主持了八十四岁的"教皇公爵"佐托夫的婚礼，新娘比佐托夫年轻五十岁。这是"全醉会议"最终极的滑稽奇景。新郎乘坐一辆熊拉的车抵达婚礼现场，传令官是"全俄最严重的口吃者"，管家和使者"都是老迈不中用的人"，跑腿的男仆"肥胖如肉山，需要有人领着他们走路"。主持仪式的是一位一百岁的神父，他"已经失去了视力和记忆力"。

[19] 另一门战略性婚姻是在1716年4月8日，彼得一世将自己的侄女叶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他已故的兄长沙皇伊凡五世与皇后普拉斯科维娅的长女）嫁给了梅克伦堡-什未林公爵卡尔·利奥波德，后者允许俄国在他的公国驻军。卡尔·利奥波德是个酗酒且具有虐待狂癖好的傻瓜，他作的孽使他丢掉了自己的公国。但这门婚姻很重要，因为他们的女儿伊丽莎白（生于1718年12月）后来皈依东正教，更名为安娜·利奥波德芙娜，作为摄政者代她的婴孩伊凡六世统治俄国。

[20] 今天拉脱维亚西部的利耶帕亚。——译者注

[21] 典出《旧约·约伯记》1：21。约伯是上帝的忠实仆人，以虔诚和忍耐著称。魔鬼攻击他，把他变得又穷又病，但他依然保持对上帝的信仰。——译者注

[22] 斯帕在今天比利时东部的法语区，出产矿泉水。后来温泉疗养或水疗（Spa）就得名自这座城镇。——译者注

[23] 彼得一世最近得知了他的军队在中亚遭遇的灾难。当时的中亚分成好几个独立的汗国和埃米尔国。他听说希瓦汗国（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非常富庶，于是派遣皈依了东正教的切尔卡西亚王公亚历山大·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基率领一支小规模远征军，去劝说希瓦接受俄国的宗主权。别科维奇战胜了希瓦汗，但后者用欺骗手段俘虏了他。别科维奇被斩首，身体被做成标本，展示在希瓦汗的宫殿。

[24] 1707～1734年，那不勒斯王国（不仅包括那不勒斯城，还包括今天意大利的南半部分与西西里岛）被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由神圣罗马皇帝指派副王代为统治。——译者注

[25] 这些新设立的部门（起初是八个，后来是九个）取代了旧的政府各部（prikazy）。起初，执行管理委员会（collegia，简称委员会）的主席们也同时是元老。戈洛夫金是外交委员会主席；缅什科夫是陆军委员会主席。之所以设立执行管理委员会，是因为它们不是内阁各部，至少在理论上受到委员会所有成员的集体领导，而不是被部长一人控制。这是为了遏制腐败。

[26] Alexei，Peter’s letters：Nikolay Ustryalov，*Istoriia Tsarstvovaniia Petra Velikogo*（henceforth Ustryalov）6.345-9. Peter’s second European trip inc. letters with Catherine in Paris，Amsterdam，Spa：Pavlenko 197-216. Zotov wedding：Weber 1.89-90. Hughes，*Russia* 253；Zitser，ch.4. Alexei crisis：Bushkovitch 339-82. Collegia/senators‘fishwives’：LeDonne 75-80.

[27] 阿夫罗西尼娅逃过了惩罚。她后来嫁人，在圣彼得堡生活了很多年。叶夫多基娅重返修道院。在此期间，彼得一世的老一辈亲信一个接一个辞世。“恺撒公爵”罗莫达诺夫斯基于1717年去世。彼得一世向罗莫达诺夫斯基的儿子伊凡表达了自己对这个老妖怪的哀悼：“遵从上帝的意志，所有人都会一个个离去。记住这一点，不要太过伤心。也千万不要以为我抛弃了你，千万不要忘了你父亲的善行。”彼得一世任命伊凡·罗莫达诺夫斯基为新的“恺撒公爵”和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部的总长，尽管他更经常运用托尔斯泰的秘密官衙来处置敏感事务。“教皇公爵”佐托夫死于1717年12月。彼得一世主持选举了新的“教皇公爵”。选举仪式是这样的：人们要亲吻“全醉会议”的“女修院院长”达里娅·勒热夫斯卡娅裸露的乳房，并用彩蛋投票。彼得一世的老伙计彼得·布图尔林（在“全醉会议”中的称号是“彼得大屌”）在阿列克谢回国前不久当选新的“教皇公爵”。

[28] Ustryalov 6.224-6，240，307，346-50，388-444. J.Crokatt，*The Tryal of the Czarewitz Alexis Petrowitz who was Condemn’d at Petersbourg on 25 June 1718 for a Design of Rebellion and Treason.* Weber 1.229-30. Bushkovitch 383-424. Collegia：PSZ 5.3126，11 December 1717. Zitser 160-3 Peter to I.F.Romodanovsky in Hughes，*Russia* 373；Zotov death/election 254；Rzhevskaya 252-4. Menacing hyperactivity-Lindsey Hughes’s phrase-Hughes，*Russia* 459. Secret police：LeDonne 160.

[29] 暴发户最讨厌的人，莫过于别的暴发户。所以缅什科夫对德维耶和莎菲罗夫恨之入骨。德维耶爱上了缅什科夫的单身妹妹安娜·缅什科娃，缅什科夫不准他向自己的妹妹求爱，但安娜怀上了德维耶的孩子。德维耶请求缅什科夫允许他娶安娜，以便让这个孩子合法化，然而缅什科夫将他从楼梯上踢了下去。德维耶向彼得一世求助，沙皇命令他俩结婚。后来缅什科夫成功地报复了德维耶。

[30] 他命令特雷齐尼在瓦西里岛上为政府各个委员会建造新办公楼。在这些办公楼附近，他的德意志建筑师格奥尔格·约翰·马特尔诺维设计了珍奇屋，以存放他收藏的那些珍奇宝贝和活物，包括一个后来逃跑了的两性人。这里展出的有活生生的侏儒和巨人（他们死了之后会被做成标本）、一名两性人的生殖器、连体人、双头婴儿，不久之后倒了霉的廷臣的首级也被做成标本展出。他新聘请的法国建筑师亚历山大·勒布隆设计了涅瓦大街，即圣彼得堡的主要通衢，从冬宫和海军部延伸2.5英里，一直通往特雷齐尼设计的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时至今日，这条大街仍然是圣彼得堡的主要交通动脉。

[31] Hughes，*Russia* 378-9. Time like death：PiB 1.444，11.281. Assemblies：*PSZ* 5.3241.597. Etiquette，*Honourable Mirror of Youth*：Hughes，*Russia* 265；Devier 430. Drinking：*SIRIO* 40.168-9，49.344，60.191，Campredon despatches. Bergholtz 1721 50-61. Petersburg. Defecation：*PSZ* 6.3937，quoted in Evgenii Anisimov，*The Reforms of Peter the Great*：*Progress through Coercion in Russia* 150. Hard labour，*katorga*/Military Code 1716：LeDonne 212-14.

[32] Compulsion：*PSZ* 7.4348.152，8 November 1723. Our people are like children：*PSZ* 7.4345.150，5 November 1723. Savage ruler，Hughes，Russia 129-132；384；the state/common good：387. Executions：Bergholz 1724 9-11 and 75-6. Military Code：LeDonne 212-14.

[33] 他最喜欢的乡村宫殿是彼得宫城，位于圣彼得堡以西19英里处。在海边，他先建造了一座一层的别墅吾乐宫，可以在那里欣赏他的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的旖旎风光。他把吾乐宫设计成荷兰殖民风格，有一个书房专门用来满足他对海军的爱好，还有一个摆放中国漆器的房间。访问巴黎之后，他决定仿制凡尔赛宫和马尔利庄园的喷泉。勒布隆建造了一座宫殿，雕塑家卡洛·拉斯特雷利帮助设计了俄国的第一批喷泉。沙皇和皇后在那里的时候，彼得一世住在吾乐宫，叶卡捷琳娜住在大宫殿里，她会从那里走下来，在铺着荷兰式瓷砖的食品储藏室给他做饭。他们还建造了另一座郊区宫殿。很久以前，彼得一世曾赠予叶卡捷琳娜一座位于城南15英里处的庄园，他们将其命名为皇村。她聘请德意志建筑师约翰·弗里德里希·布劳恩施泰因在那里为她建造了一座宫殿，让他吃了一惊。这座宫殿后来被她的女儿伊丽莎白扩建为我们今天看到的巴洛克风格的结婚蛋糕形状。

[34] 注意不要与上文讲到的阿尔塔蒙·马特维耶夫的妻子玛丽·汉密尔顿混淆。——译者注

[35] 他最美丽的情妇是玛丽亚·切尔卡斯卡娅公爵夫人，但他最宠爱的据说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玛丽亚·马特维耶娃。她是沙皇阿列克谢的大臣马特维耶夫（1682年，他被扔到射击军的枪尖上戳死）的孙女。彼得一世安排她嫁给了鲁缅采夫，以奖励他把皇子阿列克谢抓回国。玛丽亚活得比丈夫和其他所有同辈人都更久，成为伊丽莎白女皇和叶卡捷琳娜大帝宫廷的老前辈。她

被提升为伯爵夫人，常常讲述她对彼得一世的回忆，并带有许多言外之意。她的儿子彼得出生于1720年，据说是沙皇的儿子，后来成为叶卡捷琳娜大帝最优秀的将领之一。彼得一世与他的狂欢宫廷的一个女儿产生了私情，她是阿夫多季娅·勒热夫斯卡娅公爵小姐，即达里娅（女性“全醉会议”的“女修院院长公爵夫人”）的十五岁女儿。这段私情维持了许多年。她以淫荡放纵和桀骜不驯而臭名昭著，彼得一世给她的绰号是“悍妇”。即便他安排她嫁给了格里戈里·切尔内绍夫将军之后，据说她还让沙皇染上了性病，于是他命令她丈夫鞭笞她。她的儿子扎哈尔后来同样指挥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军队，可能也是彼得一世的骨肉。

[36] Evgenii Anisimov，*Five Empresses*（henceforth Anisimov）35-9，inc.‘best-looking man’. Mistresses：Librovich 87-97. Mistress Eudoxia Rjevskaya，S.Bonnet（ed.），Comte Fyodor Golovkine，*La Cour et le règne de Paul Ier*（henceforth Golovkin）9. Matrena Balk/Princess Anastasia Golitsyna：howling in *SIRIO* 1.19. Hughes，*Russia* 253. Time to go home，old man：Bergholtz 1724，67. Elizaveta：P.Bartenev（ed.），Duke of Liria，Pisma o Rossii v Ispaniiu，in *Osmnadtsatyi vek*（henceforth Liria，Pisma o Rossii）.

[37] 亚哈是约公元前9世纪的以色列国王，在《圣经·旧约》中有记载。他崇拜异教神祇，不尊耶和华，因而遭到以色列先知的抵制和谴责。——译者注

[38] 最近有一名新的弄臣加入了他的宫廷，很快成了沙皇的宠儿。他也是一名葡萄牙犹太人，叫作扬·拉·科斯塔。他是个聪明绝顶、精通多种语言的破产商人，既机智灵敏，又深谙《圣经》的学问。彼得一世喜欢和他探讨宗教。萨莫耶德人（西伯利亚的一个养驯鹿的部落）到圣彼得堡表演的时候，彼得一世宣布拉·科斯塔为他们的国王，让他们向他宣誓效忠；并赐给他一个小岛，作为他的领土。彼得一世的御医莱斯托克企图引诱拉·科斯塔的女儿，于是这位弄臣向沙皇求助。莱斯托克遭到训斥。拉·科斯塔活得比彼得一世久，到18世纪30年代时还在宫廷。

[39] 尼斯塔德在今天芬兰的西南部，芬兰语的名字是新考蓬基。尼斯塔德是瑞典语名字。——译者注

[40] 《尼斯塔德条约》是由彼得一世手下两名最有才华的副手谈判达成的。詹姆斯·布鲁斯伯爵（俄语名字是雅科夫），苏格兰人，是个组织工作的天才、炮兵总长、藏书家、炼金术师、天文学家和魔法师，因为他那些玄妙奥秘的实验而被称为俄国的浮士德。安德烈·奥斯捷尔曼是一位威斯特法伦牧师的儿子，懂得多种语言，成为彼得一世的秘书之一和高级外交官。“奥斯捷尔曼从来不会犯错。”彼得一世这样说道。他提拔布鲁斯为伯爵，将奥斯捷尔曼先提升为男爵，然后又任命他为外交委员会副主席。彼得一世还安排奥斯捷尔曼娶了自己的亲戚玛尔法·斯特列什涅娃，婚礼非常隆重。

[41] 彼得一世任命普罗科维奇为神圣宗教会议的主席，负责管理教会。这个职能后来发展为神圣宗教会议总主席，总是由俗家人士担任，实际上就是沙皇的教会事务大臣。在罗曼诺夫皇朝统治下不会再有牧首。1917年的二月革命之后，政府任命了一名牧首，但这个职位被布尔什维克党废除。后来有一个激进的无神论者，幼年时曾为当神父而接受宗教教育，在1943年，

也就是伟大卫国战争期间，为了鼓舞民众的斗志，他恢复了牧首制度。这个人就是斯大林。

[42] 从此处起，我们称他为“彼得大帝”。——译者注

[43] 波斯文中，“沙阿”意为“国王”。——译者注

[44] 从此以后，为国尽忠效力的人可以得到贵族身份的奖赏，而国家（由沙皇本人代表）将决定一个人的地位。这有助于确保俄国贵族与沙皇统治紧密结合，让贵族永远不会发展出能够真正挑战皇权的那种独立性（几个弑君的例子除外）。但另一方面，罗曼诺夫皇朝也始终未能得到贵族之外其他力量的支持。彼得大帝将他的臣子分为三类：武官、文官和廷臣，每一类细分为十四个等级。所有军官都成为贵族，而在文官系统中达到八级之后就自动成为世袭贵族。但彼得大帝还是会用传统的旧贵族，如萨尔蒂科夫家族和戈利岑家族的人来填充最高的级别。一个极小的贵族网络，大约有5000人，仍然主宰着军队、宫廷和农村：约8%的人口拥有58.9%的人口。这就是贵族在军队和政府机关中服务而换得的特权。但贵族痛恨沙皇强迫他们服役，所以彼得大帝尸骨未寒，他们就开始破坏他的法规（如贵族子弟七岁就必须加入近卫军）。很快贵族就被允许彻底逃避这种义务。但职级表作为俄国军事化的象征，一直延续到1917年。

[45] Librovich 94-7. M.I.Semevsky，Kamer-Freilina Maria Davilovna Hamilton，*Slovo i Delo*（1884）185-268. Execution：J.B.Scherer，*Anecdotes Interresantes et Secrets de la Court de Russia*，2：272. Nyastad/Procurator：*PSZ* 6.3979，27 April 1722. Law of succession including new title‘Caesarevich’：*PSZ* 6.3893. Hughes，*Russia* 97，104-5，273，410-11；Iaguzhinsky，426. Serfs ownership：LeDonne 4-6. Osterman married to Streshneva by Peter the Great：LeDonne，Families 298.

[46] 在信奉伊斯兰教的达吉斯坦，彼得大帝命令女人们不要戴面纱。叶卡捷琳娜邀请士兵们走过她的营帐，让他们欣赏达吉斯坦女人，难怪她那么受官兵爱戴。在杰尔宾特，彼得大帝建造了一座小屋，住在里面。

[47] Soloviev 32：57-98. Bushkovitch 428-31；376. Peter’s‘Heads will fly...’Anisimov 60. Hughes，*Russia* 57-9；exposed body 153.

[48] *PRG* 4.2-54. Praskovia，Anna，Catherine：Anisimov 68-70；Soloviev 32.13-17；Mina Curtiss，*A Forgotten Empress*：*Anna Ivanovna and her Era*（henceforth Curtiss）37-45. Praskovia freaks：Bergholz 2.30. Peter and Mecklenburg：*PRG* 2.3562. Anisimov 131-3. Crams-Prick：Zitser，167.

[49] 他们身边的侍从是哪些人，能够表明哪些人正受宠。侍奉彼得大帝的是缅什科夫，跟随叶卡捷琳娜的是荷尔斯泰因公爵和阿普拉克辛，首相戈洛夫金及其副手奥斯捷尔曼为她捧裙裾。根据叶卡捷琳娜的要求，瓦西里·多尔戈鲁基公爵（六年前险些被处决）得到赦免，受邀来捧着圣球。布鲁斯捧着新制作的皇冠，上面镶嵌着一块“大如鸽子蛋”的红宝石和2562枚钻石。

托尔斯泰手捧权杖，他后来被提升为伯爵。缅什科夫播撒钱币。不久之后，缅什科夫的大部分罪行东窗事发，彼得大帝失去了耐心，不肯再见他。

[50] Koronatsionnye torzhestva. *Albom svyashchennogo koronovaniia ikh imperatorskikh velichestv gosudarya imperatora Nikolaia Alexandrovicha i gosudaryni imperatritsy Alexandry Fedorovny*（henceforth *Koronatsionnye torzhestva*）6. Bergholz 1724 30-44. Soloviev 34.155. Wortman 34-9. Peter’s illness/urine problems：Peter to Catherine，4 June 1724，Pavlenko 260. Bergholz（1724）67.

[51] 彼得大帝为叶卡捷琳娜设计了俄国的第一个西方化宫廷，并为廷臣建立了德意志风格的等级制，最高是宫廷总管，最低是侍从官和侍从。这些廷臣身穿绿色、金色或鲜红色镶边的上衣，头戴白色假发，他的黑人们也有同样色彩富丽的制服。这些制服当然都是超级控制狂人彼得大帝亲自设计的。

[52] 蒙斯的首级后来也被陈列在彼得大帝的珍奇屋，保存至今。彼得大帝死后，叶卡捷琳娜本可以低调地将它埋葬，却没有这么做。很难说这是为什么。叶卡捷琳娜尤其害怕在蒙斯的案子之后，彼得大帝会抛弃她，转而恩宠他的年轻情妇，即有部分王族血统的玛丽亚·坎泰米尔公爵夫人。她是摩尔达维亚领主德米特里的女儿，德米特里是被奥斯曼苏丹委派去统治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君士坦丁堡希腊人之一。在普鲁特河战役期间，德米特里是俄国的盟友。此后，哲学家、作曲家和历史学家德米特里应彼得大帝的邀请来到圣彼得堡，他女儿的地位使得他很有影响力。玛丽亚陪同彼得大帝去阿斯特拉罕，怀了孕。此时皇位继承的问题还没有明确，因此叶卡捷琳娜大感惊恐。后来这个孩子夭折了，但回到圣彼得堡之后，玛丽亚仍然是彼得大帝最宠爱的情妇。有传闻称，她把性病传染给了彼得大帝。他死后，叶卡捷琳娜在一个时期内将玛丽亚送离宫廷。在安娜女皇治下，玛丽亚在圣彼得堡负责主持一个文学沙龙。

[53] Anisimov 35-9，Mons poem. Hughes *Russia* 130. Librovich 95-7. *SIRIO* 52.358-9 Campredon，9 December 1724. Bering Soloviev 32.149. Succession，Anna，Holstein：Anisimov 39. Mons’s body：Bergholz 1724 9-11 and 75-6.

[54] “根据现有的期望，乘船去北方，”彼得大帝于1724年12月23日写信给白令船长，“因为没有人知道大陆在何处终结。你去看看这块土地是不是美洲的一部分……你要找到亚洲与美洲分隔的地方。”此次远航的结果是发现了白令海峡，后来俄国人前往阿拉斯加殖民。

[55] Bassewitz，H.F.，*Zapiski grafa Bassevicha*，*sluzhashchie k poiasneniiu nekotorykh sobytii iz vremi tsarstvovaniia Petra Velikogo*，RA 3（1865）93-274 especially 173，259. *SIRIO* 52.425-37 Campredon. VD：*SIRIO* 3.400，454-91. Soloviev 34.155. PZh（1725）3. Feofan Prokopovich，*Kratkaia povest o smerti Petra Velikogo*（henceforth Prokopovich）3-4. Hughes，*Russia* 445-47；funeral 262-3. Anisimov 39-40.

[56] 从此处起，我们称她为“叶卡捷琳娜一世”。——译者注

[57] Catherine elected：Anisimov 3-8. *SIRIO* 52.436/58.23. Ustryalov 4.135-40.

[58] 詹姆斯·布鲁斯创设了一种新的葬礼风格，包括正式将遗体停放供公众瞻仰，并演奏节奏缓慢的军事进行曲以彰显军事辉煌。如今看来，这种葬礼已经具有非常强烈和典型的俄国风格，不仅沙皇的葬礼是这样，后来苏联最高领导人的葬礼也用了这种风格。

[59] Wortman 38-9. Anisimov 40-2. Hugh Barnes，*Gannibal*：*the Moor of Petersburg*（Gannibal）173.

[60] 她没有忘记自己的亲人，命令将她的两个兄弟和两个姐妹（都是立窝尼亚的放牛牧人，不会说俄语）安顿在奢华的皇村。他们全都被提升为伯爵，获得了他们之前想都不敢想的财富。他们的后代，如斯卡乌龙斯基伯爵和汉德里科夫伯爵，一直到十月革命都是俄国的核心贵族。

[61] 叶卡捷琳娜一世废除了秘密调查部，将其刑讯专家调回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部：废除了秘密警察，然后用一个新名字将其改头换面地重新设立，将成为俄国新上任领导人的固定仪式，无论在沙俄时期、苏联时期还是俄罗斯总统时期都是这样。

[62] Bergholtz 1725 102. Hatred，neglect，greed：Grigorii Esipov，Zhizneopisanie A.D.Menshikova，*RA*（1875）7-12（‘Esipov’）247. Parties：Bergholz 1725 90-4. Soloviev 10.70-5. Menshikov：Christof Herman von Manstein，*Contemporary Memoirs of Russia from 1727 to 1744*（henceforth Manstein）1-3. Anisimov 39-51. Catherine Ⅰ’s drinking rules：Mrs William Vigor（Mrs Rondeau），*Letters from a Lady Who Resided Some Years in Russia*，*to her Friend in England*（henceforth Vigor）. Zimin，Negroes 410-18. Hughes，*Russia* 397，548；marriage of Holstein 414；Menshikov manager 432.

[63] Anna，Courland：Anna to Menshikov，*PRG* 4.141-2. Curtiss 48-52.

[64] 她让缅什科夫承诺，要确保她未婚的女儿伊丽莎白嫁给荷尔斯泰因公爵的堂弟、吕贝克主教，荷尔斯泰因的卡尔·奥古斯特，后者刚刚抵达圣彼得堡。伊丽莎白在不同时间曾被安排与几乎所有人结婚，从路易十五到波斯的沙阿，但这位主教是她的真爱。可惜他没过多久就去世了，但他的影响非常深远。后来当上女皇的伊丽莎白在选择一个姑娘嫁给自己的继承人时，就选择了这位主教的外甥女——安哈尔特-采尔布斯特的索菲，也就是后来的叶卡捷琳娜大帝。

[65] Manstein 4-5. Soloviev 10.70-5. LeDonne 122-4. Philip Longworth，*The Three Empresses*（henceforth Longworth，*Empresses*）68-72；death 75. Anisimov 51-3.

[66] Vigor 26. Peter Ⅱ，Menshikov：Manstein 24，7. Menshikov to Peter Ⅱ：RGADA 11.63.3v. Anisimov 72-3. Curtiss 51-4. Elizaveta：Liria，Pisma o Rossii 2.32-4，115.

[67] 杜卡特是欧洲历史上很多国家都使用过的一种金币，币值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差别很大。——译者注

[68] 奥拉宁鲍姆位于圣彼得堡的芬兰湾沿岸地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译者注

[69] RGADA 11.63.3v. Manstein 4-11. Esipov，247. Example of ingratitude-Prokopovich to Tsarevna Anna Petrovna：Aleksandr Golombievsky，*Sotrudniki Petra Velikogo* 114. Fall of Goliath，Igor Pashkov，quoted Soloviev 10.119-21. Liria，Pisma o Rossii 2.34，115.

[70] Soloviev 10.141. Liria，Pisma o Rossii 2.30-36. Manstein 12-15. Anisimov 55-7.

[71] 彼得二世住在克里姆林宫和列福尔托沃宫，后者被保存下来，成为陆军委员会与陆军部的档案馆，如今颇有些破败了。我为写作本书而做的部分研究就是在那里进行的，我有一次还从摇摇欲坠的楼梯上摔了下来。它在令人胆寒的列福尔托沃监狱附近，斯大林恐怖统治时期常在那里处决犯人。

[72] 沙皇的另一个姑姑，彼得大帝的女儿安努什卡，即荷尔斯泰因公爵夫人，此时正在基尔分娩，生下了一个儿子，卡尔-彼得·乌尔里希。由于欧洲各国错综复杂的联姻，他是荷尔斯泰因公国、瑞典王国和俄罗斯帝国的继承人。莫斯科举行了舞会，庆祝彼得大帝的这个外孙（少有的男性继承人）的诞生，但他母亲在基尔的庆祝活动上感了风寒。安努什卡于5月去世，年仅二十六岁。她的孩子将统治俄国，并与叶卡捷琳娜大帝结婚。

[73] Liria，Pisma o Rossii 2.181. Manstein 22. Vigor 23-5；Blessing of Waters 29；death and smallpox 30-1；Ekaterina Dolgorukaya 34-5. Anisimov 55-60.

[74] 她出生时，彼得大帝还没有与叶卡捷琳娜一世正式结婚。——译者注

[75] 戈利岑此时六十五岁，曾经忍受彼得大帝的暴政：他作为商贸委员会主席，曾卷入莎菲罗夫倒台的案件，仅仅由于叶卡捷琳娜皇后的调解才保住性命。这位最趾高气扬的俄国贵族不得不匍匐在农民出身的皇后脚下磕头以表达感激。

[76] Manstein 24-37；on Biron 41-8；candidates for throne：D.A.Korsakov，*Votsarenie Imperatritsy Anny Ioannovny* 2-5，67-70，146-245，265-75. M.T.Florinsky，*Russia*：*A History and an Interpretation* 1.440-2. Marc Raeff（ed.），*Plans for Political Reform in Imperial Russia* 1730-1905，40-53. Anisimov 55-61.

[77] Coronation of Anna：*Opisanie koronatsii ee velichestva i samoderzhitsy vserossiiskoi Anny Ioannovny* 9-10.

[78] 伯大尼的拉撒路是《新约·约翰福音》中的人物，他死了四天后，耶稣将他复活。——译者注

[79] *RA*（1916）3.257，Shakhovsky to Biron on horse；RA（1916）4.381，Biron to Shakhovsky；giants 388. Biron killing of man：*Osmnadtsatyi vek*（1869）3.158-letter 25 July 1725.

Vigor 149-53；Osterman（Oracle nickname）154-7；Cherkassky 158-61. talks to men like horses：Manstein 41-5. Osterman：Manstein 45；filth 333-6；character of Münnich 54-6 and 331-2. Münnich：Vigor 118-21. Osterman：LeDonne，Families 298. Comte Ernest de Münnich，*Mémoires sur la Russie de Pierre le Grand à Elizabeth* Ⅰ，*1720-1742*（henceforth Münnich）125-7；jesters 126；Anna good nature 124；Anna mood and Biron 126-7. Succession：Anisimov 61，75-84；on Biron 74-5. Anna Leopoldovna，Anton of Brunswick Brevern，Biron，Obstoiatelstva，prigotovivshie opalu Ernsta-Ioanna Birona，gertsoga Kurlyandskogo，*Vremya*（1861）10.522-622.

[80] 专门负责给安娜的脚挠痒的小丑米柳廷是德米特里·米柳廷伯爵（亚历山大二世的陆军大臣）及其兄弟尼古拉·米柳廷（1861年解放农奴计划的主要策划者）的祖先。

[81] RGADA 197.1.9.35.1，Anna to S.A.Saltykov，20 February 1733 on tomfoolery，sent Miliutin，Golitsyn and Balakirev’s wife-‘Golitsyn’s the best’. RGADA Gosarkhiv 5.21，Anna to Saltykov，send bandura player；89a investigate store room of Prince Odoevsky；91 send girls；25 wedding matchmaking；28 send talkative girl. RGADA Gosarkhiv 18.19，send someone to replace Tatiana. RGADA Gosarkhiv 12.12a. *Kniga zapisnaia imennym pismam i ukazam imperatrits Anny Ioannovny i Elizavety Petrovny Semyonu Andreevichu Saltykovu 1732-1742*（henceforth *Kniga zapisnaia*）：on taking gold off Alexei Dolgoruky，24 January 1732，2；take portrait from Apraxin，25 January 1732，3；get Volkov’s letters，22 June 1732，35；send monkeys，20 May 1735；send tall Turks，10 August 1738；send false letter to Apraxina and observe how she opens it，4 January 1739，222；send the starling，1 March 1739，224. *Osmnadtsatyi vek*（1869）3，Anna to Deputy Governor Pashskov，June 1730，on bishop talk；Anna to Osterman on Turkish war 155；describe the child as monster. Cabinet of three with ability to issue imperial orders：LeDonne 82-4. Vigor 70-2. Oginski‘shared bed’：Manstein 253-7；dwarves 258-60；succession 51. Zimin，*Negroes* 410-18. Osterman-LeDonne，Families 298. Security，dwarfs：Anisimov 86-100；triumvirate 100-8. Secret police：LeDonne 122-4.

[82] 公子，德文为Prinz，与英文法文的Prince（帝王的儿子，或一国统治者）不太一样。德文Prinz指统治者（可能是皇帝、国王、大公、公爵、侯爵等）的儿子，不一定是帝王的儿子。借用中国先秦的说法，公子指诸侯的儿子，与德语世界的Prinz颇为契合。安东·乌尔里希的父亲是一位公爵（Herzog）。——译者注

[83] E.V.Anisimov，*Empress Elizabeth*（henceforth Anisimov，*Elizabeth*）9-22. Vigor 106-7. Elizaveta appeals to Empress Anna *AKV*（1870）1.4-5，Elizaveta to Anna，16 November 1736. Succession：Manstein 51. Heiress：Anna Leopoldovna of Mecklenburg and fiancé Ernst Biron，Obstoiatelstva 10.

[84] *Osmnadtsatyi vek*（1869）155，Empress Anna to Osterman complaining of conduct of generals. Manstein 67-88；1735-6 Turkish war 91-134；Münnich feuds 134；1737 campaign 148. Münnich 73-97. Anisimov 108-111. Guards at Christmas at Elizaveta：Liria，Pisma o Rossii 118-19.

Mavra Shepeleva’s descriptions of handsome men：ChOIDR（1864）2：66-72，Pisma k gosydaryne tsesarevne Elizavete Petrovne Mavry Shepelevoi. Cases against Elizaveta：*RA*（1865）1.328-30. *SIRIO* 92.231-2 marquis de la Chétardie. Anisimov，*Elizabeth* 9-22. Vigor 106-7. Manstein 50-1.

[85] Empress Anna to Osterman about d’Aderkass correspondence with Lynar：*Osmnadtsatyi vek*（1869）3.156. Anna Leopoldovna：Vigor 106-8. D’Aderkass/Lynar：Manstein 89. Biron，Obstoiatelstva 10. Curtiss 95.

[86] 不伦瑞克公子安东的姨母是神圣罗马皇帝查理六世的皇后。——译者注

[87] Anna Leopoldovna wedding Vigor 185-207. Manstein 253-4. Münnich 98. Biron on stupidity of Anton：*SIRIO* 6.100. Anna to Biron：Biron，Obstoiatelstva 100

[88] 为了平息民愤，安娜驱逐了所有犹太人。彼得大帝驾崩后，叶卡捷琳娜一世在1727年驱逐了所有犹太人。如今安娜重新发布了那道法令。有一个犹太人因为在自己村庄的东正教堂对面建造犹太会堂并且劝诱一名基督徒改宗犹太教而被活埋，那名叛教的基督徒也被处死。但比龙的门客当中有一个“宫廷犹太人”，即来自里加的伊萨克·利布曼，他于1734年被任命为安娜宫廷的宫廷高级专员，作为军需供应商经手和赚到巨额金钱，并作为艺术品与珠宝（如赏赐给明尼希的镶嵌宝石的剑）中间商赚到大笔佣金。不同寻常的是，利布曼始终是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继续侍奉安娜。女皇的一名医生是一个改宗的葡萄牙犹太人，叫安东尼奥·桑切斯。

[89] 斯塔弗恰尼在今天乌克兰西部城市霍京附近。——译者注

[90] Dolgorukys：Anisimov 117-21；Münnich vanity and unpopularity 100-4. Volynsky：Manstein 267；Dolgoruky case 40；election of Biron 196-7；Münnich’s luck and peace 225-47；fear of war with Sweden/treaty between Sweden and Turkey and kidnapping/murder of Sinclair 249-50. Anna’s expulsion of Libman/Sanchez：Curtiss 85-7. Biron，Obstoiatelstva 10

[91] Ice wedding：Anisimov 120-4. Manstein 260-2. Curtiss 258-68.

[92] Fall of Volynsky：Manstein 266-7. Münnich 111-14. Anisimov 1215.

[93] Manstein 269-71. Münnich 114-22. Anisimov，*Elizabeth* 1-5.

[94] 10月9日，欧洲的另一位皇帝，神圣罗马皇帝、奥地利大公查理六世在维也纳驾崩，只留下一名女性继承人，即他的女儿玛丽亚·特蕾西亚。他生前拉拢欧洲各国，让大家同意后来被称为《国事诏书》的法令，即允许女性继承他的位置，不过皇帝的头衔将传给她的丈夫。她的登基为一位同样刚刚继位的年轻君主提供了机会。他就是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即弗里德里希大王）。

[95] Manstein 275-91. Münnich 132-43；154-6. Biron on Anton’s conspiracy：*SIRIO* 6.100.

Anisimov 146.

[96] Doneseniia Ed.Fincha lordu Garringtonu，in *SIRIO* 85.243-6（henceforth Finch）. RGADA 5.1.69.2，Anna Leopoldovna to Lynar，13 October 1741. RGADA 5.1.69.3，Anna Leopoldovna to Lynar，17 October 1741. Münnich 139-40. Julia von Mengden and regent Anna：Manstein 295-7. *SIRIO* 96.629-30 Chétardie. Biron comments *SIRIO* 6.100 Petzold. Osterman：Münnich 154-6. Fall of Münnich：Manstein 282-8；rivalries of ministers 297；Anton best heart 328. Anna Leopoldovna as regent：Anisimov 147-53；plan to crown Anna Leopoldovna，153. Manstein 327-8.

[97] 注意“女皇草地”是这个草地（当时是公园）后来的名字，是为了纪念伊丽莎白女皇。到18世纪末，女皇草地变成举行盛大阅兵和庆祝军事胜利的地方，1805年正式更名为战神广场。——译者注

[98] 纳迪尔沙阿是一位非同一般的波斯军阀，他是一个刽子手的儿子，攀升到王位。他是个18世纪近东版本的拿破仑，也有点像帖木儿。他征服了伊拉克，然后又征服高加索，迫使俄国人从那里撤退。1739年，他击败了莫卧儿帝国，占领德里，抢走了孔雀宝座。正文中提到的大象和珠宝是从莫卧儿帝国掳掠来的战利品。这位征服者于1747年遇刺身亡。大象被送给摄政王安娜，她把它们养在一个专门的院子里。

[99] RGADA 5.1.69.2，Anna Leopoldovna to Lynar，13 October 1741. RGADA 5.1.69.3，Anna Leopoldovna to Lynar，17 October 1741. Manstein 324-5；Swedish war 298-314；regent to be empress 315；plot and Anna confronts Elizaveta 317-19.

[100] Finch *SIRIO* 85.243-6. Chétardie *SIRIO* 92.231-2. Meetings on dark nights，Princess Joanna in *SIRIO* 92.231-3. Elizaveta and Anna Leopoldovna：*SIRIO* 96.627-30. Coup：Anisimov 171-9. Guards support：Anisimov，*Elizabeth* 21-8. Persecution of Anna Leopoldovna：Anisimov，*Elizabeth* 143-70 and Anisimov 156-70. Elizaveta orders to M.Korf on Brunswicks，threats：M.A.Korf，*Braunshveigskoe semeistvo* 108-200 and 380-3. Most trusted old friend always/trust you like myself：*AKV*（1870）1.6-8，Elizaveta to M.Vorontsov，3 and 21 January 1739.

[101] 沃龙佐夫出身于一个历史悠久的波雅尔家族，舒瓦洛夫兄弟是来自科斯特罗马的新人，但他们都与伊丽莎白母亲的家族斯卡乌龙斯基家族有关联。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彼得·舒瓦洛夫娶了伊丽莎白的密友马芙拉·舍佩廖娃。女皇还记得自己父亲的宠臣们。汉尼拔在缅什科夫、安娜女皇和安娜摄政王的阴谋诡计中侥幸生存下来，于1742年1月12日被伊丽莎白晋升为少将，并获得米哈伊洛夫斯科耶6000亩土地的庄园，后来这座庄园因作为他的曾外孙诗人普希金的家而闻名遐迩。她还将自己的教父瓦西里·多尔戈鲁基元帅从天寒地冻的索洛韦茨基岛召回，让他担任陆军委员会主席。多尔戈鲁基元帅的生涯可谓跌宕起伏。1746年，他在陆军委员会主席任上去世。

[102] 弗里德里希大王的父亲是令人厌恶的狂人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后者曾将自己儿子

的至交好友斩首在儿子的窗外。弗里德里希大王继承的是北方的一个小王国，以及充盈的国库和一支精锐的军队。他是个审美家，会吹笛子以及谱曲；他是与法国哲学家辩论的知识分子；也是机智的才子，他那些辛辣的妙语在今天看来仍然很幽默；他鄙视基督教，视其为“希伯来人狂热的想象力造就的”迷信。他的西里西亚战争是一个鲁莽冲动的政治赌徒的作为。他是玩世不恭的外交家，曾说：“先吞并，后谈判。”他也是开明的梦想家，自视为“国家公仆”，还是才华横溢的军事家。他鄙视女性的力量，对女人不感兴趣，对自己不幸的妻子完全置之不理，并创建了一个公开带有同性恋意味的宫廷，有一系列男性宠臣，包括意大利人阿加罗蒂伯爵，甚至给他写了一首诗，题为《高潮》。他是武士国王的典范，被许多人奉为英雄、顶礼膜拜。拿破仑打败普鲁士后在参观他的陵墓时说：“脱帽致敬，先生们。如果他还活着，我们就不可能在这儿了。”

[103] 奥斯捷尔曼和明尼希被判死刑。这是多尔戈鲁基元帅特别要求的，因为奥斯捷尔曼掌权的时候，多尔戈鲁基遭到流放，险些被处死。1742年1月18日，在热切观望的群众围观之下，奥斯捷尔曼将自己的脑袋摆到刑台上，这时有人喊道：“上帝和女皇赐你一命！”得到减刑的囚犯们被押往西伯利亚，在途中明尼希遇到了栽在他手上的牺牲品比龙。伊丽莎白允许比龙住在一座外省庄园。奥斯捷尔曼于1747年死在西伯利亚。

[104] 卡尔·彼得·乌尔里希（后来的沙皇彼得三世）的父亲是查理十二世的外甥。——译者注

[105] 温内贝戈人是居住于美国威斯康星、内布拉斯加等地区的一个美洲土著人部落。——译者注

[106] *Pisma i zapiski imperatritsy Elizavety Petrovny*，*1741-1761* 1-3，Elizaveta to Peter，10 January 1742. Coronation Tokmakov 86-7. *AKV*（1870）1.8，Elizaveta to Vorontsov，30 January 1739. Foreign policy *SIRIO* 52.100. Orders Bestuzhev to examine letters of Princess Joanna *AKV*（1870）1.10，Elizaveta to M.Vorontsov，20 June 1745. Frederick the Great-Tim Blanning，*Frederick the Great*：*King of Prussia*（henceforth‘Blanning’）90，Orgasm/homoerotica 64-69，Russian policy 189-207；despises female power and Elizaveta 191. Vorontsov，good manners：F.A.Vychkov（ed.），Zapiski Favie，*Istoricheskii vestnik*（1887）29.389（henceforth Favier）. Vorontsov：Manstein 342. Anisimov，*Elizabeth*：Vorontsov‘poor man’，eclipse and return：211-17. Gannibal 219. Fall of Osterman：Manstein 330；Lestocq character 318-19. Bestuzhev：Mark Cruse and Hilde Hoogenboom（eds.），*Catherine* Ⅱ，*The Memoirs of Catherine the Great*（henceforth *Catherine*）8；Lestocq enforcer 16，black heart 8. Vorontsovs and Shuvalovs：LeDonne，Families 299-301；Nikita Trubetskoi as minister at home 298-300 and LeDonne 90-1. Coronation：Manstein 337. Wortman 44. Prussian/French plots：Anisimov，*Elizabeth* 93-109. Fall of Chétardie：*AKV*（1871）2.4-6，Bestuzhev to Vorontsov，6 June 1744. Dog kennel poverty：*AKV*（1871）2.12，Bestuzhev to Vorontsov，2 August 1744；33-7 Bestuzhev to Vorontsov，18 August 1744.

[107] 两个较次要的阴谋者，索菲·李利菲尔德和她丈夫被捕时，索菲怀孕了，但伊丽莎白坚持称：“尽管她已经怀孕，他们对君主的健康漠不关心，所以没有理由饶恕这些恶棍。最好一个世纪也不要听到他们的音讯，而不是放任他们开花结果。”除了洛普金娜之外，主要的牺牲品是安娜·别斯图热娃，从她的背景可以看出宫廷的世界是多么小：她是首相戈洛夫金的女儿、元老院主席伊阿古任斯基的前妻，现在是副首相别斯图热夫的兄弟的妻子。

[108] 娜塔莉亚·洛普金娜的案件比这要复杂。法国大使谢塔尔迪和法籍医生莱斯托克是幕后操纵者，他们诽谤洛普金娜及其好友安娜·别斯图热娃三项罪名（侮辱女皇、企图让伊凡六世复辟、与奥地利使者勾结），为的是推翻亲奥地利的副首相阿列克谢·别斯图热夫（他的兄弟米哈伊尔就是安娜·别斯图热娃的丈夫）。当然主要是因为洛普金娜一家（可能）支持伊凡六世复辟，触动了伊丽莎白最敏感的神经。但因为伊丽莎白登基前曾发誓不再签署死刑令，所以洛普金娜和安娜·别斯图热娃公开受刑后仅仅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译者注

[109] Lopukhina case：Anisimov，*Elizabeth* 152-4. Manstein 401-2.

[110] Brunswicks：Anisimov，*Elizabeth* 160-70.

[111] 此处“侯爵”的德文为Fürst。德意志邦国的Fürst指直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诸侯，高于伯爵（Graf），低于公爵（Herzog），本书译为侯爵。不过英语文献中一般将Fürst译为Prince。——译者注

[112] 伊丽莎白驾崩后，莱斯托克被允许返回都城，并且之前没收他的庄园也被归还给他。——译者注

[113] 梅萨丽娜（约17/20～48年），罗马皇帝克劳狄的第三任妻子，有心机和权势，淫荡滥交，据说曾与妓女比赛接客，因图谋反对皇帝而被处决。——译者注

[114] Princess Joanna intrigues：*RA*（1904）2.465. *AKV*（1870）1. Elizaveta to Vorontsov，perlustration of Joanna or Catherine，20 June 1745. John T.Alexander，*Catherine the Great*：*Life and Legend*（henceforth Alexander）23-43. Catherine’s life up to the coup is based on *Catherine.* Anisimov，*Elizabeth*，230-45，Isabel de Madariaga，*Russia in the Age of Catherine the Great*（henceforth Madariaga，*Russia*）1-30，Simon Dixon，*Catherine the Great*（henceforth Dixon）and Alexander 17-60. Aim to please：*Catherine* xlv；arrival，education，empress 8-17；popularity 26；mother intrigues 30-1；Peter smallpox 23；wedding 32；Bestuzhev 64-5. Blanning 187-200.

[115] 安娜的丈夫安东带着他的四个孩子，在霍尔莫戈雷生活了超过二十年，直到他于1776年去世。他的两儿两女被囚禁在那里的宅邸内，过了差不多四十年卑微但知足的生活。18世纪70年代，其中一个女儿，当时已经三十七岁，恳求叶卡捷琳娜大帝“允许我们离开宅邸，到草地上散步；我们听说那里有花”，并请求“派人教我们恰当的穿衣打扮”，因为“我们和我们的仆人都不懂”怎么穿紧身胸衣和戴无边女帽。这些信非常悲戚可怜，于是叶卡捷琳娜大帝在1780年允

许他们四人迁往丹麦，但他们已经不适应正常的生活了。1803年，不伦瑞克的叶卡捷琳娜·安东诺娃公主请求亚历山大一世允许她返回霍尔莫戈雷，“因为那里对我来说是天堂”。这一家的最后一位成员于1807年在丹麦去世，享年六十六岁。而尤利娅·冯·门登在二十年囚徒生涯之后，于1762年被叶卡捷琳娜大帝释放，当时四十三岁，后来于1786年去世。

[116] Brunswicks：*Catherine* 81，87. Anisimov，*Elizabeth* 155-6，160-70. Peephole incident：*Catherine* 35-9；Elizaveta irritated 198.

[117] 皮格马利翁是希腊神话中的雕塑家，爱上了自己创作的女像，并向神乞求让她成为自己的妻子。爱神阿芙洛狄忒被他打动，赐予雕像生命，并让他们结为夫妻。皮格马利翁也象征着一个人对艺术对象有超乎寻常的追求精神。——译者注

[118] 她聘请巴尔托洛梅奥·拉斯特雷利（卡洛·拉斯特雷利的儿子）建造了一座新的冬宫，但托洛梅奥的洛可可风格杰作要数位于皇村的叶卡捷琳娜宫（以伊丽莎白母亲的名字命名）。建筑工程进展非常迅速，风风火火，伊丽莎白亲自干预每一个细节。“这是珀涅罗珀的工作，”叶卡捷琳娜开玩笑说，“今天做好的，明天就拆掉。那座房子被拆了六次，又被重建。”但1756年竣工的最终产品庞大惊人：1000英尺长的正立面用了约220磅黄金；它的大厅面积超过1万平方英尺。它的琥珀厅装饰着镶嵌黄金的琥珀饰板（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给彼得大帝的礼物）。伊丽莎白就连旅行也是洛可可风格：她最喜爱的马车是基里尔·拉祖莫夫斯基从巴黎订制的（目前保存在克里姆林宫军械库），它非常庞大，轮子比一个人还高，门和侧面装饰着弗朗索瓦·布歇创作的充满肉欲的神话场景。

[119] 追逐伊丽莎白的时尚，代价非常昂贵，就连她的大臣也常常被逼到贫困的边缘，并且总是在哀求更多现金。“我不得不花钱买房，装潢，供养仆人、马车，有节日或庆典还要做制服、奢华的衣服，还要为焰火和宴会付账。”沃龙佐夫这样告诉伊丽莎白，为他自己这个“穷人”要钱，因为“维持一座宅子的开销已经超过了我的日常收入。我的义务迫使我过大臣的生活，而不是哲学家的生活”。别斯图热夫恳求沃龙佐夫帮她在女皇面前说情，因为他债台高筑，“否则我就不得不住在我的木头旧狗窝里，在那里与外国大使开会！”叶卡捷琳娜虽然有丰厚的生活补贴，但也很快欠了很多债。

[120] *AKV*（1870）1.10，Elizaveta to Bestuzhev，20 June 1745. Foreign policy *SIRIO* 52.100. Rise of Razumovsky，good nature：A.A.Vasilchikov，*Semeistvo Razumovskikh* 1.45-50. Petzold in *SIRIO* 6.616. Bestuzhev and Vorontsov use Razumovsky to petition empress：*AKV*（1871）2.170，Bestuzhev to Vorontsov，21 December 1752. Anisimov，*Elizabeth* 200-4. Empress beauty：Liria，Pisma o Rossii 34，115. *Catherine* 93.Vanity：Favier 189-90，385-95. 15，000 dresses：Jacob von Stäehlin，Zapiski o Petre Tretiem，ChOIDR（1866）4.100. Loss of 4，000 dresses：*Catherine* 123. Elizaveta orders to French shops：*RA*（1778）16.1.10-15. Expensive life：M.Vorontsov to Elizaveta，*AKV*（1871）2.617. Vorontsov poverty：Anisimov，*Elizabeth* 216-7. Catherine debts：*Catherine* 16. Ball description：Maurice de la Messelière，*RA*（1874）12.970-2. Nocturnal habits：Pauzie jewellery *RS*（1870）1.76. *Catherine* 202. Morals：*Catherine* 96-7；cuckoldry bet

189；shortage of furniture 104；fires 123. Anisimov，*Elizabeth* 167-81. Collapse of Razumovsky house：*Catherine* 58-9. Dixon 65-90. Religion：Anisimov，*Elizabeth* 53. Soloviev 42.106-7.

[121] Catherine/Peter *Catherine* 39；Elizaveta calls Peter monster，irritating 198；Peter as husband 35-43，199；Chernyshevs 43；drill for Peter 47；Chernyshevs arrested 49；hounds in bedroom 53-4 and 70；Choglokova 40-7；Peter's Baturin plot 76；rat hanged 121；Madame Resource 146；wild riding 91；nephew monster：Elizaveta mocks Peter 126.

[122] 她下令镇压旧礼仪派。1727年和1740年，朝廷曾下令驱逐犹太人，但没有什么效果。伊丽莎白命令落实这些法令。一位大臣向她指出，犹太人的贸易很有价值，她写道："我对从基督之敌那里赚取利润不感兴趣。"就连别斯图热夫问她，他可否在维也纳雇用一个犹太人时，她也"拒绝了，不希望有哪怕是一个犹太人为自己服务"。但反犹主义者往往愿意忽略自己医生的犹太身份：伊丽莎白继续雇用安娜女皇的犹太医生桑切斯。

[123] 阿尼奇科夫宫在圣彼得堡，位于涅瓦大街与丰坦卡河交汇处，得名于附近丰坦卡河（喷泉河）上的阿尼奇科夫桥。——译者注

[124] 彼得·舒瓦洛夫娶了女皇的密友马芙拉，他主管内政，是一位有创新精神的大臣，后来担任炮兵总监，还改革了税收与军械。他的自负和贪婪臭名远扬，他霸占了动物油脂和鲸鱼的垄断经营权，所以按照法国外交官让-路易·法维耶的说法，他"过着亚洲的奢靡生活，像莫卧儿皇帝那样浑身挂满钻石"。他的兄弟亚历山大的面部有神经疾病造成的痉挛抽搐，给了他"丑陋的鬼脸"。亚历山大接替已故的乌沙科夫，担任秘密警察总长，成为"令宫廷、城市和整个帝国胆寒的恐怖人物"。

[125] 盖乌斯·梅塞纳斯（前68～前8年），奥古斯都的朋友和谋士，相当于奥古斯都政府的文化部长，庇护了许多艺术家和文学家，如诗人贺拉斯与维吉尔。他的名字后来演变为"富有、慷慨而开明的文艺赞助者"的代名词。——译者注

[126] 后来的列宾美术学院。——译者注

[127] Serfs and masters under Elizaveta：LeDonne 84-91；serfs exiled for insolence 1760，repealed 1802：212-14. Elizaveta and Jews：*AKV*（1871）2.138，Bestuzhev to Vorontsov，21 December 1745.

[128] Elizaveta ageing：Favier 189-90，385-95；rise of Shuvalovs，Ivan Shuvalov more power than minister 392；Peter Shuvalov like the Mogul 394. Ivan Shuvalov，nice looks，book，his chance：*Catherine* 75；Beketov challenge by Razumovsky 95. Anisimov，216-8. J.T.Alexander，'Ivan Shuvalov and Russian Court Politics 1749-63，'in A.G.Cross and G.S.Smith，*Literature*，*Lives and Legality in Catherine's Russia*（'Alexander Shuvalov'）1-13. Longworth，Empresses 207-8. Ivan Shuvalov，goodness personified，and Catherine the Great old friends：Varvara Golovin，*Memoirs of Countess Varvara Golovin* 44. Alexander Shuvalov terror，grimace

and twitch：*Catherine* 130-1.

[129] 伊丽莎白送基里尔周游欧洲列国，把这个哥萨克羊倌打造成了大贵族。他曾在哥廷根大学学习。他十八岁回国后，她任命他为科学院院长；他二十二岁的时候，她任命他为乌克兰的盖特曼，封他为伯爵。在伊丽莎白和叶卡捷琳娜大帝统治时期，他一直是两位女皇的宠臣。在哥萨克首府巴图林，他建造了一座新古典风格的宫殿。后来他的儿子们表现出纨绔子弟的骄横，于是基里尔提醒他们的卑微出身，唤来贴身男仆："把我当年来圣彼得堡的时候穿的农民的破衣服拿来。我要重温一下我放牛的幸福时光！"

[130] 即列夫·纳雷什金或谢尔盖·萨尔蒂科夫。——译者注

[131] *Catherine* 72；worth the knout 174；Peter's mistresses，letters 81-3，153；Catherine could have loved 199；Naryshkin 103；Chernyshev 105；Saltykov 109-12；sex talk 112-14；Saltykov or Naryshkin 117；Bestuzhev encourages 115；pregnant with Paul，Shuvalov 130-1；birth of Paul 133；temptation 200.

[132] 当时欧洲政治的错综复杂和曲折诡谲，可以从异装癖法国外交官德翁骑士的身上看出来。他作为"国王的秘密"的特工，来到圣彼得堡。路易十五的秘密私人政策是为御弟获取波兰王位，并让法国与俄国结盟。德翁天生是双性人，从生殖器上看，男性的成分比女性多，因而不确定自己的性别身份。性别模糊是21世纪流行的一个现象。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在圣彼得堡用一个女性的假身份——奥古斯特小姐——和伊丽莎白联络。在伊丽莎白的异装舞会上，性别变换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在圣彼得堡男扮女装的故事可能是他虚构的。他的双性危机发生在后来，是在1763年他被派往伦敦的时候。他无意中泄露了法国入侵英国的计划，令法国国王大为窘迫。有传闻称，德翁实际上是个女人。1777年，路易十六将他解雇，但也赦免了他，条件是他从此采用女性身份。他的余生就以女人的身份生活，并声称自己出生时是女性。但1810年他去世后，医生发现他其实是男性。

[133] 严格地讲，汉诺威此时不具有王国的地位。1714年，汉诺威选帝侯乔治被推举为英国国王，开创了英国的汉诺威王朝，从此英国和汉诺威拥有同一位君主。拿破仑战争期间，汉诺威被法国占领。拿破仑第一次退位后，1814年的维也纳会议将汉诺威提升为王国，由英王兼任汉诺威国王。从此英国和汉诺威拥有同一位国王，直到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成为英王，因为汉诺威奉行萨利克法，不准女性继承王位，所以英王不再兼任汉诺威国王。汉诺威王国于1866年被普鲁士吞并。——译者注

[134] 伊丽莎白得知，弗里德里希大王打算推翻她，让伊凡六世掌权，于是她加强了对这个十五岁囚徒的原本就非常严酷的看押，将他迁往什利谢利堡。他有一次被带到圣彼得堡。在彼得·舒瓦洛夫府邸，伊丽莎白查看了这个憔悴的男孩。他目光呆滞，口吃，有些疯疯癫癫，但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他被押回自己的秘密的单人囚室。这就是俄国版本的铁面人。"如果他说下流话，就用铁链把他锁起来。"亚历山大·舒瓦洛夫命令道，"如果他不注意，就用棍子揍他。"如果有人企图营救他，看守的任务就是将他杀死。

[135] 大耶格尔斯多夫当时属于普鲁士，在今天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切尔尼亚霍夫斯克。——译者注

[136] *Catherine* 147-50；Bestuzhev vs Shuvalov/Vorontsov 151-2；Bestuzhev’s plan 191；Peter，mistress 153；Bestuzhev discredited 159；Peter hates Russia 165；damned nephew 198. This account of Seven Years War is based on Blanning，*Frederick the Great* 208-281；opium 234；Kunersdorf 239；unity of command 266. Faint of Elizaveta，Bestuzhev alarmed：*AKV*（1871）2.211，Bestuzhev to Vorontsov，9 September 1757. Apraxin retreat *AKV* 1.368-9，Vorontsov to Bestuzhev，12 September and 14 October 1757. Anisimov，*Elizabeth* 113-43；Ivan Shuvalov 220-1. War run by Ivan Shuvalov：Soloviev 42.56. Shuvalov：Alexander，7-13. Earl of Ilchester and Mrs Langford Brook（eds.），*Correspondence of Catherine the Great when Grand Duchess with Sir Charles Hanbury-Williams and Letters from Count Poniatowski* 59-90，165-70，235-45. Ivan Ⅵ：Anisimov，*Elizabeth* 261-2. Alexander Brickner，*Imperator Ioann Antonovich i ego rodstvenniki* 520-34.

[137] Fall of Bestuzhev，Vorontsov chancellor：Favier 389. Anisimov，*Elizabeth* 215-17，242-6. Catherine in peril：*Catherine* 173；Catherine wins friends 179；Elizaveta faints 181；how does wife get pregnant？182-3；Bestuzhev arrest 189；accommodating nature and looks 200；showdown with empress 202-11. *AKV*（1870）1.6-8，Elizaveta to M.Vorontsov，3 and 21 January 1739. *AKV*（1871）2.211，Bestuzhev to Vorontsov，9 September 1757.

[138] 曹恩道夫今称萨尔比诺沃，在今天的波兰西北部。曹恩道夫战役发生在1758年8月25日，是七年战争的一部分。弗里德里希大王亲自率领3.6万普军对战4.3万俄军。此役在战术上没有决定性，但双方都自称获得胜利。——译者注

[139] Soloviev 42.21. Peter and Russia：*Catherine* 165.

[140] 指的是奥德河畔法兰克福，在今天德国与波兰的边境上，不是更有名的那个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译者注

[141] 今称库诺维采，是今天德国与波兰边境上的一个小村庄，属于波兰。——译者注

[142] Blanning 236-281. Anisimov，*Elizabeth* 113-43；endgame 246-8. Letter to Buturlin：Longworth 227. Prussians never beat Russians says Peter：Soloviev 42.21. *Catherine* 165；decline of Elizaveta，the plotters，pregnant，Dashkova 45-50，74-107. Elizaveta：Favier 189-90，385-95. Ivan Shuvalov power vanishing：*RA*（1870）7.1396，Ivan Shuvalov to M.Vorontsov，29 November 1761. Swollen，ailing，boils：Anisimov 235-7. Purge of Trubetskoi：LeDonne 21，86，90.

[143] Soloviev 42.1-12；Ivan Shuvalov to Panin on succession 42.77；Dashkova’s offer of coup 42.82. Catherine the Great（CtG），*Memoirs*（1955），‘Last Thoughts of HIM Elisabeth Petrovna’329-38 death of Elizaveta. Anisimov，*Elizabeth* 245-8. Longworth，*Empresses* 228-9.

[144] 彼得三世召回了18世纪40年代被放逐的受害者：尤利娅·冯·门登、没了舌头的洛普金娜、比龙和七十九岁的明尼希元帅。陆军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格列博夫被提升为元老院主席。德米特里·沃尔科夫成为国务秘书。政府实际上搬到了格列博夫府邸。彼得三世的亲戚，荷尔斯泰因的格奥尔格公子和荷尔斯泰因-贝克的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公子加入了枢密院，后者承担关键的安保任务，担任圣彼得堡总督。

[145] 这就是所谓“勃兰登堡王朝的奇迹”。1945年4月，希特勒被困在柏林的地堡，盟军步步紧逼。他希望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死能够打破盟国之间的联盟，挽救他自己，就像伊丽莎白的死挽救了他的偶像弗里德里希大王那样。国王的肖像被乐观地悬挂在希特勒的地堡内。

[146] Peter Ⅲ letters to/from Frederick：*RA*（1898）1，December 1760-March 1762（hero，15 March，Peter to Frederick）7. Soloviev 42.1-12 and 22-8. *PSZ* 15.11.445，21 February 1762；*PSZ* 15.11.444，18 February 1762；*PSZ* 15.11.481，21 March 1762；*PSZ* 15.11.538，18 May 1762. Blanning 253-7-Frederick quotation‘one woman dies...sports of fortune.’The reign：Soloviev 42.79-87；Gudovich as hetman，Peter warns Dashkova 42.78-82；janissaries/Guards disbanded 42.60-8；behaviour 42.64-8；Breteuil quoted at 42.75. Anisimov，*Elizabeth* 211. Orlovs call him ugly freak，Alexei Orlov letters from Ropsha：Dixon 124-5.

[147] 在今天波兰西北部，为重要海港，距离波兰和德国的边界不远。——译者注

[148] 沙皇晋升已经倒台的（且奄奄一息的）彼得·舒瓦洛夫（以及“令人胆寒的人”）为陆军元帅，并提议让伊凡·舒瓦洛夫当副首相，但这位曾经的女皇男宠请求退隐。阿列克谢·拉祖莫夫斯基也从宫廷退隐。（伊丽莎白在临终前曾要求彼得三世许诺尊重拉祖莫夫斯基兄弟和舒瓦洛夫家族）。

[149] Goltz，Schwerin letters to Frederick，Frederick’s warnings to Peter Ⅲ：*RA*（1898）1.7-16，Peter Ⅲ to Frederick Ⅱ，15 May 1762，Ⅰ walk the streets. Soloviev 42.28-32，60-70. Blanning 254-6. Secret police and Ivan Ⅵ：Soloviev 42.73-4. Ruud，11. Shuvalov offers：Soloviev 42.59-61. Cadet corps：Andrei Chernyshev laughs at Ivan Shuvalov，Pisma Shuvalovu，*RA* 11（1869）1844. Shuvalov：Anisimov，*Elizabeth* 222. Vorontsov to Peter Ⅲ：Soloviev 42.55-63.

[150] 焰火表演的组织者是阿布拉姆·汉尼拔将军，即彼得大帝的黑人教子。他是伊丽莎白的宠臣，所以彼得三世讨厌他。在宴会开始时，汉尼拔接到了荷尔斯泰因的格奥尔格公子签发的罢免他的御旨。“忠心耿耿地服务五十七年之后，竟然就这样被免职”，汉尼拔“退隐到自己的庄园”。

[151] Peter’s threat 9 June：Soloviev 42.76-8. Gannibal 1，228. *Elizabeth* 230-45. Madariaga，*Russia* 1-30. Alexander 17-60.

[152] This account of Catherine’s rise and reign is based on original research published in full in Simon Sebag Montefiore，*Prince of Princes*：*The Life of Potemkin*（also published as *Catherine the*

Great and Potemkin）（henceforth‘Montefiore’）as well as biographies of Catherine by J.T.Alexander，Isabel de Madariaga and Simon Dixon；but references for key letters are given. Alexander 1-16. Madariaga，*Russia* 21-37. E.R.Dashkova，*Memoirs of Princess Dashkova* 45-6；74-80. Montefiore 39-47. Catherine to Stanislas Poniatowski 2 August 1762；A.N.Pypin（ed.）Catherine the Great，*Sochineniya imperatritsy Ekaterina* Ⅱ 12.547. Stanislas Auguste Poniatowski，*Mémoires*，*secrets et inédits*，1.377. *RA*（1898）1.14-15.

[153] 下巴中间的一条垂直的浅浅的沟，一般被认为很美。——译者注

[154] 亚西比德（约前450～前404年），雅典政治家、演说家和将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后半段里，他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战争期间，他多次改换阵营，最后惨死。据说他非常英俊。——译者注

[155] *Sochineniia imperatritsy Ekaterina* Ⅱ（henceforth *Sochineniia*）12.547. *SIRIO*（1873）12.2-4，Robert Keith to Mr Grenville，1 July/12 July 1762. Madariaga，*Russia* 21-37. Alexander 5-16. Montefiore，40-4. Dashkova 74-80. Cheering Catherine：*RA*（1867）4.482-6，Horse Guards in June 1762. Potemkin horse：Reginald Pole-Carew，Russian anecdotes in the Antony Archive，CO/R/3/92，unpublished. Peter Ⅲ begs：*RA*（1911）5：22-3，Peter Ⅲ to Catherine Ⅱ，29 and 30 June 1762. Montefiore 44-5.

[156] 弗里德里希大王对自己弟子的垮台丝毫不感到惊讶，但低估了他的继承者。“彼得三世竟允许自己就这样被拉下台，就像一个小娃娃被哄睡，”弗里德里希大王说，“叶卡捷琳娜二世年轻、软弱、孤独，是外国人，而且处于囚牢的边缘。一切都是奥尔洛夫家族做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没有能力统治。她跳进了那些想要救她的人的怀抱里。彼得三世缺乏勇气，又不肯听明尼希的建议，结果毁了自己。”

[157] Dixon 122-139. Montefiore 48-62. *SIRIO* 7.108-20. *SIRIO* 42.475，480. Anisimov，*Elizabeth* 245.

[158] 让·勒朗·达朗贝尔（1717～1783年），法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哲学家、音乐理论家。他一生涉猎很多领域，著有8卷本《数学手册》、力学专著《动力学》、23卷《文集》以及《百科全书》的序言。——译者注

[159] *SIRIO* 7.120-50，1.216，42.470-5. Soloviev 42.103-7，including Frederick the Great to comte de Ségur. Jews Soloviev 42.106. Orlov marriage？Dixon 124-5.‘Our ugly freak’and Alexei Orlov letters on murder of Peter：O.A.Ivanov，Zagadka pisem Alexeia Orlova iz Ropshi，*Moskovskii zhurnal*（1995）9.15. Ropsha：Alexandre Spiridovich，*Les Dernières Années de la cour de Tsarskoïé-Sélo*（henceforth Spiridovich）1.231.

[160] 方伯（Landgraf）为德意志的一个贵族头衔，比伯爵（Graf）高，大致与公爵（Herzog）平级。威廉明娜的父亲是黑森-达姆施塔特方伯路德维希九世（1718～1790年）。

——译者注

[161] 利尼亲王是比利时的一个贵族头衔，当时是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家族的臣属。这里指的是第七代利尼亲王夏尔·约瑟夫。——译者注

[162] “埃尔米塔什”的意思是隐士的居所。——译者注

[163] 从她的书信来看，她非常享受追踪、交易和占有艺术品的过程。她继位后当即开始为自己的埃尔米塔什宫收购艺术品，后来买下了萨克森大臣冯·布吕尔伯爵和英国首相罗伯特·沃波尔爵士的大量藏品。她还私下里收藏象牙浮雕和镶嵌珠宝的首饰，这些宝贝至今仍然存放于埃尔米塔什博物馆专门打造的木柜中，但没有公开展出。

[164] Dixon 3-22. Askalon Truvorov，Koronatsiia imperatritsy Ekateriny Vtoroi，*Russkaia starina*（1893）80.12.490-5.

[165] 就是前文讲到的“强壮的”奥古斯特二世的儿子。——译者注

[166] 与此同时，那种典型俄国式的命运大逆转又发生了，她把库尔兰公国归还恩斯特·比龙，即安娜女皇的男宠。他已经流亡二十二年，直到被彼得三世赦免。他作为俄国的傀儡统治库尔兰直到去世，由他的儿子彼得·比龙接任。

[167] Poland：Montefiore 46-9. Adam Zamoyski，*Last King of Poland* 61-100. *SIRIO* 7.373-4.‘Northern System’：Madariaga，*Russia* 33-7，187-204. Alexander 61-76. David L.Ransel，*The Politics of Catherinian Russia*：*The Panin Party*（henceforth Ransel）104-11. Prussian alliance：Blanning 283-4.

[168] Montefiore 49-51. Dixon 122-155. Ransel 116-27.

[169] 切萨雷·贝卡里亚（1738～1794年），意大利犯罪学家、法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启蒙时代的重要思想家之一，被认为是现代犯罪学理论和刑法学之父，谴责刑讯和死刑，对美国的国父们影响很大。——译者注

[170] 萨尔蒂科娃因为情人娶了别的女人而受了情伤，于是拿女奴发泄。她的家成了人间地狱。她的受害者当中只有两三个男人，其他都是女性。受害者因为干活时微不足道的疏忽而遭到酷刑折磨，被鞭笞，用滚水泼，用锤子砸，用铁钉钉，用“木柴、木板和擀面杖”殴打。她的绰号是萨尔蒂琪卡。她多次贿赂当地警察，而警方经常惩罚那些敢于检举她的人，因为她是莫斯科总督（萨尔蒂科夫家族成员）的亲戚。她最终于1762年被捕。叶卡捷琳娜二世命令开展全面调查，结果显示萨尔蒂科娃可能杀害了138人，包括十岁的孩子和孕妇，最后有据可查的是杀害了38人。但因为残酷对待农奴在贵族当中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也是他们的特权之一，女皇对萨尔蒂琪卡特别从轻发落。萨尔蒂琪卡被示众，脖子上挂了一个牌子，上书“这个女人折磨过人，杀过人”，随后她被终身监禁。

[171] Great Commission：Montefiore 57-9. Dixon 170-183.‘Alexander 103-20；Madariaga，*Russia* 139-50.

[172] 七塔要塞在伊斯坦布尔，1458年建造，依托原君士坦丁堡城墙的一部分（包括黄金门）。七塔要塞是奥斯曼帝国的国家监狱，与奥斯曼帝国交战的国家的使臣一般会被拘禁在那里。——译者注

[173] 阿列克谢·奥尔洛夫率领俄国海军在地中海的这次远征，在希腊引发了所谓“奥尔洛夫起义”，希腊人在俄国的鼓励和支持下起来反抗奥斯曼帝国。这是1821年希腊独立战争的前奏。但由于俄国人未能兑现全部承诺、对希腊人予以大力支持，起义最终失败，起义者遭到残酷镇压，损失惨重。于是，很多希腊人对俄国人不再信任，转而寻求英法的支持来争取独立。——译者注

[174] 切什梅在今天土耳其西部沿海。——译者注

[175] 埃及、以色列北部和叙利亚/黎巴嫩南部的阿拉伯权贵正在反叛奥斯曼苏丹，并一度占领了大马士革。他们来找奥尔洛夫，寻求合作。得到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批准后，奥尔洛夫派遣一队战舰炮击叙利亚沿岸，随后在1772年6月攻打贝鲁特，次年返回并将其占领。阿拉伯领导人承诺让俄国占据耶路撒冷，但俄国人很快就遭遇了中东政治中种族与派系矛盾的乱麻一样的难题。他们原本有机会建立一个阿拉伯附庸国，但叶卡捷琳娜大帝撤出了叙利亚政治乱局，于1774年与奥斯曼人议和。

[176] 叶卡捷琳娜大帝始终不喜欢伊丽莎白的叶卡捷琳娜宫那种洛可可风格的浮华，称其为“掼奶油”。尽管斥巨资做了许多其他风格的试验（包括莫斯科附近的察里津，她命令将其拆毁，然后用新哥特风格重建），她最喜欢的还是新古典风格的简洁。她最喜爱的建筑师是新古典主义者查尔斯·卡梅隆，他于1779年来到俄国：“现在我很喜欢卡梅隆先生，他是个苏格兰人，是詹姆斯党人，了不起的绘图师，精通古典纪念性建筑，他的著作《罗马浴场》非常有名。目前我们和他一起在台地上打造一个花园……”从皇村的中国村开始，卡梅隆改造了伊丽莎白的叶卡捷琳娜宫的洛可可风格内部设计，增添了新的私人套房，即玛瑙室，建造了新的村庄和索菲亚大教堂（受到君士坦丁堡和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启发），并在那里的园林内竖立了一系列纪念柱和建筑。但他的杰作要算卡梅隆画廊，如今似乎仍然悬浮在空中。

[177] Montefiore 76-93. Dixon 184-213. Voltaire，*Oeuvres complètes* 58.39，Catherine Ⅱ（CⅡ）to Voltaire，4/15 August 1769. Christopher Duffy，*Russia’s Military Way to the West* 130-6. LeDonne，*Ruling Russia* 363-4. Orlov，Chesme and Arab adventures，occupation of Beirut：*Journal of Royal Central Asian Society* 42.3-4. 275-286，William Persen，Russian Occupations of Beirut 1772-4.

[178] 在今天保加利亚东北部，为多瑙河畔的港口城市。——译者注

[179] 在今天的罗马尼亚东部。——译者注

[180] Montefiore 60-95. Dixon 215-230 Confession：CtG，*Sochineniia* 12.697-9，CtG to Potemkin/GARF 728.1.425.1-5. Alexander 135-7；160-1. Madariaga，*Russia* 211-13 and 258-9. Break-up with Orlov：*SIRIO* 13：270-2，19：325.

[181] Potemkin rise：Montefiore 94-161. Dixon 229-240. Pugachev is based on：A.S.Pushkin’s *Istoriya Pugacheva*，his novella *The Captain’s Daughter* and J.T.Alexander’s two books on the subject-*Emperor of the Cossacks*：*Pugachev and the Frontier Jacquerie of 1773-75*，and *Autocratic Politics in a National Crisis*：*The Imperial Russian Government and Pugachev’s Revolt 1773-1775* 1-10. Madariaga，*Russia* 239-55.

[182] 谢苗·威利基，后来参加英国皇家海军，1794年死在安的列斯群岛。

[183] Roderick McGrew，*Paul* Ⅰ *of Russia*（henceforth McGrew）55-85.

[184] Montefiore 92-105.‘It’s a terrible business when the prick and the cunt decide the interests of Europe’：quoted in Robert B.Asprey，*Frederick the Great* 600. G.A.Potemkin（‘GAP’）summoned by Catherine（‘CⅡ’）；RGADA 5.85.1.119，L 7，CⅡ to GAP，4 December 1773. GARF 728.1.425.1-5. CtG，*Sochineniia* 12.697-9，CtG to Potemkin，March 1774.‘My darling，the time Ⅰ spend with you is so happy...’：RGADA 1.1/1.1.213，L 14. Talk with Orlov about *banya*：RGADA 5.85.1.213，L 14.‘I fear you might be angry with me...’：RGADA 5.85.1.292，L 56，CⅡ to GAP，ud.‘I’ve withdrawn from a certain good-natured...’：CⅡ to Grimm，*SIRIO* 27.52.

[185] Montefiore 109-135.‘A woman is always a woman’：Asprey，*Frederick the Great* 601-2.‘Our duty is to improve on events’：James Harris，*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 of James Harris*，*1st Earl of Malmesbury*（henceforth Harris）239，Harris to Stormont，15/26 February 1780. Key letters between GAP and CⅡ：RGADA 1.1/1.1.213，L 14. The doors will be open’：L 242.‘I woke at five...I have given strict rules...’：RGADA 1.1/1.54.42，L 18.‘To get warm：go to the *banya*’：RGADA 5.85.1.253，L 44.‘My beauty，my darling，whom nothing resembles’：RGADA 1.1/1.54.12，L 23.‘I have masses of things to tell you...’：RGADA 1.85.1.209，L 10.‘To empower Rumiantsev and thus peace was achieved’：A.V.Khrapovitsky，*Dnevnik*（henceforth Khrapovitsky），30 May 1786.‘Sweetheart，as you asked me to send you with something’：RGADA 1.1/1.54.64，L 27.‘General loves me？’：RGADA 5.85.1.299，L 30.

[186] 库楚克开纳吉就是今天保加利亚东北部城市凯纳尔贾。——译者注

[187] Montefiore 122-135. Alexander 176-8. Madariaga，*Russia* 249-51.

[188] 但还不算完。普加乔夫不是唯一一个冒充彼得三世的人。第一个冒牌货是矮子斯蒂芬，一个神秘的矮个子商人，他于1767年在巴尔干的袖珍小国黑山宣布自己是彼得三世，然后夺权。这个矮小的暴君清洗了所有反对派，改革黑山政府，打败了奥斯曼人和威尼斯人。叶卡捷琳娜大帝自己也在与奥斯曼人打仗，于是派遣使者去黑山告诉当地人，如果他们除掉斯蒂

芬，她就援助他们。1773年，在叶卡捷琳娜大帝终于消灭普加乔夫的时候，斯蒂芬被他的理发师刺杀了。

[189] 拉古萨是1358～1808年的一个城市共和国，以杜布罗夫尼克城（在今天的克罗地亚南部）为核心。——译者注

[190] 传说中，这个姑娘在涅瓦河发洪水时溺死在自己的牢房内。参见弗拉维茨基的名画。但实际上她于1775年12月4日死于肺结核，享年二十三岁。她被称为蟑螂公主，或许是因为她在最后的日子里只有蟑螂陪伴。

[191] 这个仪式最有可能的举办日期是1774年6月4日，地点可能是圣桑普森诺夫斯基教堂，但没有证据。除了叶卡捷琳娜大帝的书信，最好的证据就是她对待波将金的方式，以及他的行为举止。她命令，大家向波将金问安时需将其视为皇室成员，并允许他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地获取政府资金。她几乎是收养了他的外甥女们。她还要求波将金的外甥女们以及她的其他情夫，称呼她和波将金为母亲与父亲。

[192] Montefiore 136-184. Dixon 241-269. Rumiantsev awards/‘Zadunaisky’title：RGADA 1.1/1.54.137，L 76. *SIRIO* 23.4，CⅡ to Grimm，3 August 1774，St Petersburg.‘I’ll give you my portrait...’：Catherine and Potemkin renegotiate/marriage？RGADA 5.85.1.362，L 72.‘I’ll be your humble maid’：RGADA 1.1/1.54.27，L 32.‘It’s impossible for me to change’：RGADA 5.85.1.255，L 17.‘Cruel Tatar’：RGADA 1.1/1.54.14，L 93.‘I’ll love you for ever in spite of yourself’，‘Batinka...’：RGADA 5.85.1.160，L 53.‘A sincere confession’：GARF 728.1.425.1-5/CtG，*Sochineniia* 12.697-9，CⅡ to GAP.‘My darling husband...’：RGADA 5.85.1.254，L 34.‘Your wife’：RGADA 5.85.1.267，L 94. Potemkin-Catherine short letters：RGADA 5.85.2.305，L 95.‘The essence of our disagreement’：RGADA 5.85.1.364，L 92，CⅡ to GAP. Zavadovsky（‘150 kisses shall Ⅰ joyfully give you’）：*Russkiy istoricheskiy zhurnal*（1918）5.244-57，quoted in Alexander 342-52. Pisma imp. Ekateriny Ⅱ k gr. P.V.Zavadovskomu 1775-1777，ed. I.A.Barskov（Zavadovsky）letters 7，22，30，33，35，39，CⅡ to P.V.Zavadovsky.‘My Lord and Cher Epoux，Why do you want to cry？’：RGADA 85.1.267，L 94，CⅡ to GAP，Prince：RGADA 5.85.3.87，L 96，CⅡ to GAP.

[193] 曾风靡欧洲的帕拉迪奥建筑风格得名自威尼斯建筑师安德烈亚·帕拉迪奥（1508～1580年）。这种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古希腊罗马神庙建筑的对称、透视和价值观的影响。——译者注

[194] 一般认为，婴儿连体衣是20世纪在美国发明的。——译者注

[195] McGrew 70-87；rules for wife 102-3；Kurakin affair 111-38. Paul to Kurakin on Peter’s dream：The Count de Montbrison（ed.），*Memoirs of the Baroness d’Oberkirch* 25. Golovkin 105-7. Marie Pierre Rey，*Alexander Ⅰ：The Tsar Who Defeated Napoleon*（henceforth Rey）13-26；Alexander education，romper suit 24-8. Catherine to Grimm on Alexander letters in *SIRIO* 23. Paul

and Maria：*RA*（1876）1.89-92，Fyodor Rostopchin to S.R.Vorontsov，8 July 1792. Maria：N.A.Sablukov，Reminiscences of Court and Times of Emperor，Paul Ⅰ，of Russia up to the Period of his Death，*Fraser's Magazine for Town and Country*（1865）（henceforth Sablukov）1.223.

[196] 谢纽沙是谢苗的昵称。——译者注

[197] 历史上的伊庇鲁斯地区为古希腊的西北部。一战后，伊庇鲁斯地区北部成为阿尔巴尼亚领土，南部则归属希腊。——译者注

[198] Catherine favourites：Montefiore 165-184.'Time belongs not to me but to the empire'：O.I.Yeliseeva，*Perepiska Ekateriny* Ⅱ *i G.A.Potemkina perioda vtoroy russkoturetskoy voyny* 1787-91 23. CtG to Zavadovsky letters 7，22，30，33，35，39，CⅡ to Zavadovsky. RGADA 5.85.1.296，L 114；RGADA 1.1/1.54.96，L 114，CⅡ to GAP.'Give Senyusha the attached letters'：GARF 728.1.416.51，L 115. Rimsky-Korsakov：*KFZ*，8 May 1778. RGADA 5.85.1.141，L 124.'Thanks to you and the King of Epirus...'：RGADA 5.85.1.59，L 125，CⅡ to GAP，ud.'Thank you for loving me！'：*RA*（1881）3.402-3，CⅡ to Ivan Rimsky-Korsakov.'When will Ⅰ see you？'：RGADA 5.85.1.59，L 125，CⅡ to GAP. *KFZ* 1 June，28 June 1778. *RA*（1881）3.402-3，CⅡ to Korsakov. *RP* 5.1.119.

[199] 俄语的“康斯坦丁”就是“君士坦丁”。——译者注

[200] 克森尼索是约前6世纪时古希腊人在克里米亚半岛西南部建立的殖民地，在今天的塞瓦斯托波尔郊外。“克森尼索”在希腊文中的意思就是“半岛”，今天是世界文化遗产地。——译者注

[201] 在今天的白俄罗斯东部。——译者注

[202] “我在三十岁之前想当一个漂亮姑娘，在六十岁之前想当将军，在八十岁之前想当红衣主教。”利尼亲王曾这样开玩笑道。他代表了他那个时代的颓废的世界主义精神。他魅力十足，和弗里德里希大王、玛丽·安托瓦内特与叶卡捷琳娜大帝都是朋友。他和卢梭、伏尔泰和卡萨诺瓦的关系也很好。叶卡捷琳娜大帝说他是“最讨人喜欢、从容自如的人，像孩子一样玩各式各样的把戏”。“我在任何地方都想当外国人。在奥地利，我想当法国人；在法国，我想当奥地利人；在俄国，我既想当法国人，也想当奥地利人。”在全欧洲，人们争相抄录他的信件，鹦鹉学舌地重复他的珠玑妙语。

[203] Montefiore 215-35. Dixon 270-292.'Note on Political Affairs'：*AKV* 13.223-8，A.A.Bezborodko to P.V.Zavadovsky，17 November 1791，Jassy. O.I.Yeliseeva，*G.A.Potemkin's Geopolitical Projects*，*Associates of Catherine the Great* 26-31. O.P.Markova，O proiskhozhdenii tak nazyvayemogo Grecheskogo Proekta，in Hugh Ragsdale（ed.），*Imperial Russian Foreign Policy* 75-103. *SIRIO* 23.440，CⅡ to Baron F.M.Grimm，19 April 1788. Meeting in Mogilev：A.A.Bezborodko，*Pisma A.A.Bezborodka* 57，Bezborodko to P.A.Rumiantsev-Zadunaisky，4

February 1780. *SIRIO*（1878）23.185，CⅡ to Grimm，7 September 1780.

[204] 波将金计划让自己成为库尔兰公爵、波兰国王或一个临时新建的达契亚王国的君主，以便在叶卡捷琳娜大帝百年之后保障自己的地位。他的策略的一部分，就是为自己的外甥女们安排婚姻：萨申卡嫁给了波兰的大盖特曼——克萨韦里·布拉尼茨基，但在冬宫抚养自己的孩子。猫咪卡金卡嫁给了保罗·斯卡乌龙斯基伯爵，叶卡捷琳娜一世的兄弟的后代。此人是个滑稽的怪人，酷爱歌剧，对所有人，包括仆人讲话的时候，都用歌剧宣叙调。瓦尔瓦拉嫁给了谢尔盖·戈利岑公爵。而年纪最小的塔季扬娜嫁给了尼古拉·尤苏波夫公爵。杀害拉斯普京的凶手菲利克斯·尤苏波夫就是他们的后代。

[205] Montefiore 223-235.‘The system with Austria’s court’：RGADA 5.85.1.557，L 256，CⅡ to GAP，23 November 1787. *SIRIO* 23.145，157-9，CⅡ to Paul，25 April and 7 June 1782.‘The Heavy Baggage’：*SIRIO* 23.621，CⅡ to Grimm，6 April 1795.

[206] 格里戈里·奥尔洛夫公爵死前已经疯癫。令叶卡捷琳娜大帝恼怒的是——看到自己的老情人幸福，既让人高兴，也令人无法忍受——奥尔洛夫出人意料地娶了自己的十九岁外甥女，并外出旅行。妻子在瑞士时突然死亡，这可能就是奥尔洛夫发疯的原因，但发疯更可能是他身患第三期梅毒的症状。

[207] 唯一的例外是眼力敏锐、秉性执拗的年轻贵族费奥多尔·罗斯托普钦，他是鞑靼诸侯的后代，作风老派而保守，鄙视波将金和女皇的男宠们。罗斯托普钦赠给大公一套玩具兵，保罗拥抱了他。“现在我变成了大公的宠臣，”罗斯托普钦忧心忡忡道，“你们知道，他明目张胆地表现出对我的恩宠，会造成多么不愉快的后果。”罗斯托普钦后来因为在1812年纵火烧毁莫斯科而闻名，他在自己尖酸刻薄的回忆录和给友人谢苗·沃龙佐夫伯爵的书信中记载了他所在时代的风云变幻。

[208] Golovkin，138-9；practical jokes 113-16. McGrew on Maria，Nelidova and court：169-79. Catherine on Alexander’s education：Rey 26-7. Nelidova alliance with Maria：Varvara Golovina，*The Memoirs of Countess Golovine*（henceforth Golovina）138-40. *RA*（1876）1.89-92，Fyodor Rostopchin to S.R.Vorontsov，8 July 1792. *RA*（1876）1.113-18，Fyodor Rostopchin to S.R.Vorontsov，28 May 1794. *Osmnadtsatyi vek* 3.436-446，Paul to Catherine on purity of Nelidova，‘friendship holy and gentle but innocent and pure’. Sablukov 1.223；Gatchina like German town 224.

[209] 圣弗拉基米尔（约958～1015年）即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他是留里克王朝早期最重要的成员，于988年皈依基督教，将基辅罗斯基督教化。——译者注

[210] “塔夫利”为古希腊人对克里米亚的称呼。塔夫利宫是圣彼得堡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宫殿之一。波将金委托他最喜欢的建筑师伊凡·斯塔洛夫设计这座带有大花园的帕拉迪奥式建筑，还有运河与涅瓦河相通。工程始于1783年，历时6年。塔夫利宫被认为是18世纪最宏伟的俄罗斯贵族府邸，是散布俄罗斯帝国的无数庄园的典范。塔夫利宫后被憎恶波将金的保罗沙皇改

为兵营。19世纪，塔夫利宫为地位较低的皇室成员住所，1906年，它成为俄国第一个议会，即杜马的所在地。1917年二月革命后，它成为临时政府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所在地。1918年5月，布尔什维克党在这里召开第七届大会，将自己改名为苏联共产党。此后到1991年，塔夫利宫为高级党校所在地。——译者注

[211] 传说中的亚述君主，以荒淫无度著称。——译者注

[212] 他旅行时带着自己的大批侍从，包括贵族和冒险家，有英国人、美国人和法国人，有一群情妇组成的后宫，有意大利作曲家、英国园丁、他自己的管弦乐队，有一群基督教主教、毛拉，还有约书亚·蔡特林（既是犹太教拉比，也是军需官）。波将金提拔蔡特林为“宫廷顾问”，授予他贵族身份和占有土地的权利。蔡特林向叶卡捷琳娜大帝请愿，请她不要称呼犹太人为意第绪人（zhidi）。波将金支持他，并建议称呼犹太人为“希伯来人”（evrei），今天俄罗斯官方的文书里仍然使用这个词。波将金的政敌说，他喜欢所有“大鼻子的人”。除了赫尔松，波将金还建立了尼古拉耶夫和马里乌波尔这两座新城。在内陆，他在第聂伯河之滨建造了一座首府城市，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意思是“叶卡捷琳娜的荣耀”，也就是今天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在那里，他筹办了一所大学并建造了一座以罗马的“城外圣保罗大殿”为蓝本的教堂。

[213] Crimea，New Russia：Montefiore 247-260，263-284.‘Imagine Crimea is yours...’：AVPRI 5.5/1.591.1.106，L 154，GAP to CⅡ.‘We could decide it all in half an hour...’：RGADA 5.85.1.121，L 150，CⅡ to GAP，3 June 1782.‘Keep your resolution，Matushka...’：RGADA 5.85.1.440，L 162，CⅡ to GAP. RGADA 1.1.43.61，L 163，GAP to CⅡ，22 April 1783.‘Neither I nor anyone knows where you are’：RGADA 5.85.1.461，CⅡ to GAP. RGADA 5.85.1.504. Potemkin in Crimea，‘In three days，Ⅰ will congratulate you with Crimea’：RGADA 11.1/1.43.86-7，L 175，GAP to CⅡ，10 July 1783. RGADA 1.1/1.43.67-8，L 176，GAP to CⅡ，16 July 1783. RGADA 1.1/1.43.69-71，L 179，GAP to CⅡ，29 July 1783. RGADA 1.1/14374-5，L 179，GAP to CⅡ，29 July 1783.‘Georgian business is concluded’：RGADA 1.1/1.43.64，L 180，GAP to CⅡ.‘Let them jest while we do business’：RGADA 5.85.1.508. *SIRIO* 27.276-80，CⅡ to GAP.‘The best harbour in the world’：RGADA 1.1/1.43.80-3，L 172，GAP to CⅡ，June 1783.

[214] Montefiore 312-327. *SIRIO* 23.316-17，CⅡ to Grimm，25 June 1784. Potemkin returns：*SIRIO* 23.344. Potemkin lived with her day and night：*AKV* 21：letter 6，464，E.Poliasky to Simon Vorontsov，18 August 1784. *SIRIO* 23.317-18，CⅡ to Grimm，9/18 September 1784. *AKV* 31，Alexander Vorontsov to Simon Vorontsov，21 July 1784，Riga.‘Without you Ⅰ feel as if I’m without hands’：RGADA 5.85.4.1.524，L 186，CⅡ to GAP. Dmitriev-Mamonov：Khrapovitsky 13.‘Mr Redcoat’RGADA 11.902，Count A.D.Mamonov to GAP，ud.

[215] 克列缅丘格在今天乌克兰的中部、第聂伯河之滨。——译者注

[216] 因克尔曼是克里米亚半岛的一座城镇，位于塞瓦斯托波尔以东5公里处。据说在土耳其语中，“因克尔曼”的意思是“洞穴要塞”。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乌克兰和俄罗斯均主张因克尔曼为己方领土。——译者注

[217] 有了黑海舰队，再加上拥有37艘风帆战列舰的波罗的海舰队，俄国一跃成为与西班牙和法国平起平坐的海军强国，当然它与拥有174艘风帆战列舰的英国相比还差很远。波将金此时是黑海舰队总司令和黑海哥萨克的大盖特曼，处于他的巅峰。但女皇的此次南巡始终被一个阴影笼罩：有人指控波将金弄虚作假，把许多村庄的外表装饰得金碧辉煌，以夸大自己的成就，即所谓“波将金村”。事实上，目击者能够证实他的成就是真实的。发出那些指控的人，从来没有去过南方；叶卡捷琳娜大帝还没有离开圣彼得堡，就有人开始诽谤波将金了。保罗决心证明波将金是个无能的梦想家，而俄国的欧洲敌人也希望俄国的新力量是虚假的。波将金的成就是真真切切的，但他也是政治作秀和搞排场的大师。在巴拉克拉瓦，在非常典型的波将金风格的安排下，两位君主受到了一个阿玛宗骑兵团的迎接：200名少女身穿鲜红色天鹅绒裙子和闪闪发光的胸甲，梳着长辫子，手执火枪和马刀。并没有人假装她们真的是骑兵，而在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于总统们在国事访问期间观看预先安排好的舞蹈，对此见怪不怪了。后来“波将金村”这个词非常不公正地变成了“骗局”的意思。不过，这个概念非常适合用来描述专制政权（包括俄国在内）中的政治骗局。

[218] Montefiore 351-387. Madariaga，*Russia* 393-5. Alexander 256-7.

[219] 在今天乌克兰西南部。——译者注

[220] 叶卡捷琳娜大帝聘用了美国海军将领约翰·保罗·琼斯，把他派到波将金身边。琼斯赢得了一些早期的胜利，但波将金更喜欢另一名外籍将领，卡尔·德·拿骚-西根公子。此人是个一贫如洗的德意志雇佣兵，曾经是塔希提岛王后的情夫。拿骚和琼斯很快就互相憎恶起来。波将金把琼斯送回圣彼得堡的叶卡捷琳娜大帝身边。在那里，琼斯被一名女皮条客指控强奸了她的十二岁女儿。琼斯可能是遭到了拿骚的陷害。他随后去了巴黎，在那里身故。他的遗骸直到1906年才被发现，后来被重新安葬在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基地。

[221] Montefiore 388-429. Madariaga，*Russia* 394-7. Alexander 262-5.‘No more nails on your fingers’：RGADA 1.1/1.47.5-9，L 223，CⅡ to GAP，24 August 1787.‘I can’t stand it’：AVPRI 5.585.317，L 229，GAP to CⅡ，16 September 1787k. RGADA 5.85.2.43-8，L 233，CⅡ to GAP，24 September 1787. RGADA 5.85.2.49，L 235，25 September 1787. RGADA 5.85.2.52-4，L 238，2 October 1787.‘Petersburg has the look of an armed camp...so my friend，I too have smelled gunpowder’：SIRIO 27.512-13.‘Nothing in the world do I desire as much as that’：RGADA 5.85.2.152-3，CⅡ to GAP，7 November 1788.‘A great hatred has risen against us’：RGADA 5.85.2.150-1，L 327，CⅡ to GAP，27 November 1788. Mamonov：CtG，*Sochineniia* 12，2nd half-volume，699-701，L 355-7，June 1789. Khrapovitsky 255，260，11 April 1789.

[222] Montefiore 422-430. Mamonov，‘why didn’t you tell me about it frankly？’，‘I felt sorry for you’：CtG，*Sochineniia* 12，2nd half-volume 699-701，L 355，CⅡ to GAP，June 1789. RGADA 5.85.2.166-7，CⅡ to GAP，14 July 1789；RS（1876）16.400，Garnovsky to Popov，21 June 1789. RGADA 5.85.2.3-4，GAP to CⅡ，18 July 1789，Olviopol.‘A sacred place’：*AKV* 12.63，P.V.Zavadovsky to S.R.Vorontsov，June 1789，St Petersburg. Catherine of Zubov，‘the

Child’：RGADA 5.85.2.177，L 365，CⅡ to GAP，12 August 1789.

[223] 福克沙尼在今天罗马尼亚东部。——译者注

[224] 苏沃洛夫因为诸多怪癖而闻名，他可能是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他看上去像个衣衫褴褛、瘦长、毛发直竖、警觉百倍的稻草人，他喜欢在全军面前一丝不挂地做健美体操。他始终咄咄逼人，攻击性极强（“死亡胜过防御”），并且从来没有吃过败仗：“一分钟能够决定战役的结局；一天能够决定许多帝国的命运。”他在《胜利的艺术》一书中非常口语化的指示可以传授给普通士兵：“子弹是个婊子；只有刺刀才懂自己的行当！”“训练吃苦，打仗轻松”，还有“没有任何战役是在书房里打赢的”。

[225] 勒姆尼库河在今天罗马尼亚境内。——译者注

[226] 得名自克里米亚汗国的建立者和第一任统治者哈吉·格来一世（卒于1466年）。——译者注

[227] 在今天摩尔多瓦东南部。——译者注

[228] 1790年6月，一个名叫亚历山大·拉季舍夫的年轻贵族出版了《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该书宣扬了叶卡捷琳娜大帝曾经主张的启蒙思想，攻击俄国的专制主义、农奴制和任人唯亲（表现形式就是波将金的奢靡）。拉季舍夫的思想被叶卡捷琳娜大帝称为“法国病的感染……比普加乔夫更恶劣的暴民煽动者的法国剧毒”。7月26日，拉季舍夫被判处斩首，但叶卡捷琳娜大帝将其减刑为流放西伯利亚。后来她又逮捕了尼古拉·诺维科夫。她曾经赞助过此人的新闻工作，但诺维科夫与保罗和普鲁士人有联系。他被囚禁在什利谢利堡。

[229] 伊兹梅尔位于今天乌克兰西南部，多瑙河畔。——译者注

[230] Montefiore 424-459. Catherine fell in love：RGADA 5.85.2.163，L 358，CⅡ to GAP，6 July 1789.‘I’m fat and merry’：RGADA 5.85.2.173，L 363，CⅡ to GAP，5 August 1789，Tsarskoe Selo；‘educating young men’：RS（1876）16.406-7，Garnovsky to Popov. Catherine in love，Potemkin approves：RGADA 5.85.2.7，L 357，GAP to CⅡ，ud；RGADA 5.85.2.166-7，L 319，CⅡ to GAP，14 July 1789；RGADA 5.85.2.163，L 358，CⅡ to GAP，6 July 1789；RGADA 1.1.43.42，L 362，GAP to CⅡ，30 July 1789. Victories over the Turks：Philip Longworth，*The Art of Victory* 156-7.‘Your greatness of character’：RGADA 5.85.2.204，L 383，CⅡ to GAP，15 November 1789.‘Now we’re in a crisis’：Khrapovitsky，24 December 1789.‘One paw out of the mud’：RGADA 5.85.2.245-6，L 425，CⅡ to GAP，9 August 1790. Alexander 257-92 and Madariaga，Russia 413-26. Robert H.Lord，*The Second Partition of Poland*（henceforth Lord）180-5. Khrapovitsky 359，15，17，22 March 1791 and 359-61，7 and 9 April 1791；RS（1892）April 179，Memoirs of Fyodor Secretarev.

[231] 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欧洲流行的一种方阵舞，由四对舞伴参加。——译者注

[232] 在今天的罗马尼亚东部。——译者注

[233] 历史上的比萨拉比亚地区，今天约70%属于摩尔多瓦共和国，其余的属于乌克兰。——译者注

[234] Montefiore 467-486 and 1-10. *SIRIO*（1878）23.517-19，CⅡ to Grimm，29 April 1791. Zubov vs Potemkin：RS（1876）September 43，Knyaz Platon Alexandrovich Zubov.'Bye，my friend，I kiss you'：RGADA 5.85.2.291，L 461，CⅡ to GAP，25 July 1791.'Your sickness upsets me utterly'：RGADA 5.85.2.304，L 470，CtG to GAP.'The only escape is to leave'：RGVIA 52.2.22.191，L 470，CtG to GAP，October 1791；SIRIO 23.561，CⅡ to Grimm

[235] Golovina 42. RA（1876）1.89-92，Fyodor Rostopchin to S.R.Vorontsov，8 July 1792，and RA（1876）1.92-7，Rostopchin to R.Vorontsov，14 April 1793. Gielgud，A.（ed.），Adam Czartoryski，*Memoirs of Prince Adam Czartoryski and his Correspondence with Alexander* Ⅰ（henceforth Czartoryski）1.66-106，esp. Zubov in power and arrogance；hairdo 75-7；Valerian Zubov 72-5.

[236] "世子"，原文Erbprinz，是指旧时德国诸侯的继承人，与Kronprinz（国王和皇帝的继承人，即太子）不同。在中国汉朝时期，诸侯王的正式继承人亦称"太子"。汉以后，亲王的正式继承人改称"世子"，与德文的Erbprinz颇为贴切。路易丝的父亲卡尔·路德维希死得比他父亲巴登大公早，所以没有继承大公的位置。——译者注

[237] *RA*（1876）1.92-7 Rostopchin to Vorontsov，14 April 1793. Second Partition of Poland，Catherine clears plates：Golovina 120；Alexander marriage，Alexander character，Golovina 41；Saltykov and Alexander 42；Elizabeth beauty 53. Two angels：*SIRIO* 23.583，CⅡ to Grimm，14 May 1793. Golovina and Elizabeth：Golovina 54，76，86-7，104-5. Grand Duke Nikolai Mikhailovich，*L'Impératrice Elisabeth*，*épouse d'Alexandre Ier*（henceforth NM，*Elisabeth*）1.407-26，inc. Elizabeth false pregnancy 424；Alexander gives permission，12 December 1794；Rostopchin to Vorontsov，e.g.20 July 1794；Zubov in love 8 December 1795. Catherine old age：Czartoryski 1.85.

[238] Golovina 47-8；54，76，86-7，104-5. NM，*Elisabeth* 1.407-26，. Catherine to Grimm on Alexander letters in *SIRIO* 23. *RA*（1876）1.92-7，Fyodor Rostopchin to S.R.Vorontsov，14 April 1793. *RA*（1876）1.113-18. Kutaisov：Sablukov 1.233. Alexander and Constantine，pride in Gatchina and Paul：Czartoryski 1.122-3；Zubov in love 88；Constantine vicious/marriage night 104.

[239] 保罗自己则对女性统治者的心血来潮恼怒不已，以至于他和玛丽亚秘密签订了一部合理的继承法，等他当上沙皇之后再颁布。这部新法律规定，由皇长子继承皇位。

[240] Disinherit Paul：*SIRIO* 27.300-3，23.555. Tsarevich Alexei/Peter the Great：RS（1901）108.79. Rey 61-5. Madness：Golovkin 119-21. *AKV* 8.76，93-4 Rostopchin to S.Vorontsov，6 July

1793. *RA*（1876）1.92-7，Fyodor Rostopchin to S.R.Vorontsov，14 April 1793. RA（1876）1.113-18，Rostopchin to Vorontsov，28 May 1794. Catherine to Grimm on Alexander letters in *SIRIO* 23，esp. Alexander to be crowned 23.574，Catherine to Grimm，14 August 1792. McGrew 148-69；Zubov joke 1793，plot of Nassau-Siegen，Choiseul-Gouffier on new Tiberius 184-7.

[241] 普拉加是华沙的一个区，在维斯瓦河东岸。——译者注

[242] 叶卡捷琳娜大帝对波兰贵族及其犹太管家感到震惊："贪赃枉法且腐败的骗子、牛皮大王、压迫者、梦想家，他们把自己的土地租给犹太人经营。这些犹太人吸尽了他们臣民的血，给自己主子的却极少。波兰人就是这个模样。"

[243] 杰尔宾特位于今天俄罗斯的达吉斯坦共和国，在里海之滨、俄罗斯与阿塞拜疆边界以北不远处。它是俄罗斯最南端的城市。——译者注

[244] 这一次，她邀请萨克森-科堡-萨尔费尔德公爵和夫人带他们的三个女儿到圣彼得堡。据说，叶卡捷琳娜大帝和康斯坦丁迎接他们抵达冬宫的时候，两个年长的公主下车时绊倒了，但第三个女儿尤利亚妮顺顺当当地下了车。"好吧，"康斯坦丁说，"如果一定要这样的话，我就要那个小猴子。她舞跳得不错。"1796年2月15日，康斯坦丁与尤利亚妮结婚，她现在的称号是安娜大公夫人。后来，科堡成为俾斯麦所说的"欧洲的育马场"。安娜的弟弟利奥波德娶了英国王储夏洛特公主，在她英年早逝之后，他成为比利时的第一位国王，并推动了他的亲戚萨克森-科堡的阿尔伯特亲王与维多利亚女王的婚姻。

[245] Dixon 305-15. Catherine approached Maria：Queen Anna of Netherlands quoted in Rey 63. Alexander refuses Catherine's offer：found in Zubov's papers quoted in N.K.Shilder，*Imperator Alexandr* Ⅰ（henceforth Shilder）1.279. Renounce throne：Alexander to Laharpe，21 February 1796，and Alexander to Victor Kochubey，10 May 1796，both quoted in Rey 64-6. Constantine：brutality：*RA*（1876）1.118，Rostopchin to Vorontsov，28 May 1794. Choice of wife：Wilson 21. Lincoln quotes Custine on foot-piercing and Davydov on ugliness，hairs：Lincoln 26-7. Rats out of guns，drums，VD，cruelty to hussar reported to Catherine Ⅱ by Charlotta Lieven：Golovina 98，184-5.1801，plans to refuse crown：Sablukov 325. S.W.Jackman（ed.），*Romanov Relations*：*The Private Correspondence of Tsars Alexander* Ⅰ，*Nicholas* Ⅰ *and Grand Dukes Constantine and Michael with their Sister Queen Anna Pavlovna*（henceforth Jackman）8；early loves and brutality of Constantine 26. NM，*Elisabeth* 66. Rey 309，364，417. Arturo Beéche，*The Grand Dukes*（henceforth Beéche）1.21.

[246] Golovin 109-21. McGrew 184-7. Constantine brutality：RA（1876）1.118，Rostopchin to Vorontsov，28 May 1794. Swedish marriage：RA（1876）1.408-9，Rostopchin to Vorontsov，11 September 1796. Michael Jenkins，*Arakcheev*：*Grand Vizier of the Russian Empire*（henceforth Arakcheev）39-55.

[247] Fyodor Rostopchin，*Le Dernier Jour de la vie de l'impératrice Catherine* Ⅱ *et le premier*

jour du règne de l’empereur Paul Ⅰ，*in Oeuvres inédites du comte Rostopchine* 3-38（henceforth Rostopchin）. Grand Duchess Elizabeth to mother，29 January 1797，NM，*Elisabeth* 239-40. Czartoryski 1.140-73. Golovina 124-33. McGrew 192-243.

[248] 与奥尔洛夫-切什梅斯基一起谋杀彼得三世的费奥多尔·巴里亚京斯基公爵被免去了宫廷总管的职务，而彼得三世的宠臣古多维奇和彼得·伊斯梅洛夫上尉（就是1762年6月揭露叶卡捷琳娜大帝政变阴谋的那个近卫军军官）则被从流亡中召回，得到提拔。

[249] 保罗确认了祖博夫的所有官职，甚至到他妹妹家拜访他，为他祝酒。但随后，他派遣康斯坦丁去罢免祖博夫。祖博夫隐居到自己位于库尔兰的巴洛克风格的隆黛尔宫（曾属于比龙）。但他还会重新出现在保罗的生活中并复仇。保罗对波将金恨得咬牙切齿：波将金的塔夫利宫被改为一座骑兵兵营。后来保罗命令将赫尔松的波将金墓摧毁，丢弃他的骨骸。约1.2万波兰战俘被释放。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国王被重新扶上波兰王位，并受邀参加保罗的加冕礼。激进分子拉季舍夫被从流亡中召回。和保罗同母异父的私生子哥哥博布林斯基（奥尔洛夫公爵的儿子）被唤到宫中，提升为伯爵；叶卡捷琳娜大帝专门为亚历山大建造的庞大的佩拉宫被彻底拆毁。瓦列瑞安·祖博夫的波斯远征被立刻叫停。

[250] McGrew 192-243. Paul on Peter Ⅲ：*PSZ* 24.17537，9 November 1796；on military *PSZ* 1.24.17531，7 November 1796. Rostopchin 3-38. Golovkin 123-31. Golovina 124-33.

[251] 卡利古拉（12～41年），罗马皇帝，以残忍暴虐著称，最后被刺杀。——译者注

[252] 涅利多娃可能的确害怕保罗，并且肯定很虔诚。但她也知道，她在保罗面前显得越是高尚，她对他的掌控就越强。他打算赏赐她母亲2000农奴，她就恳求他减少赏赐：“看在上帝的面上，陛下，作为对我的奖赏，请把赏赐减少到……500农奴。”

[253] 指的是叶卡捷琳娜大帝在位期间俄国与奥斯曼帝国的第一场战争（1768～1774年）。——译者注

[254] 费加罗是法国戏剧家皮埃尔·博马舍作品《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中的人物。这部剧后被莫扎特改编为歌剧。费加罗是一个理发师和仆人，帮助有情人终成眷属。他聪明、大胆、幽默，也有些愤世嫉俗。——译者注

[255] McGrew 192-242. Paul’s coup against ruling families and concentration of power in His Majesty’s Suite，adjutants double：LeDonne 99. Order on pretty maid：Golovina 166. Grand Duchess Elizabeth to mother，29 January 1797，NM，*Elisabeth* 239-40. Golovkin 123-31. Golovkin 123-31；Paul to Repnin on power to make marshals and most important man in empire 133；passion for ceremony 134. McGrew 192-243. New orders of dress，Alexander like Prussian，Gatchina Guards arrive：Sablukov 1.226-8；Petersburg like a German town 1.230. Paul good features 1.236-7；chivalry，humour 2.302-3；strikes officers with cane 2.306. Parade centre of all life，Paul’s mixed nature：Czartoryski 1.140-73. Golovina：Nelidova-Maria faction 138-44. Kutaisov：Czartoryski

1.181-7. Kutaisov as Figaro：Sablukov 2.306. Dismissal and exile of Suvorov by Arakcheev ordered by Paul，6 February 1797：Grand Duke Nikolai Mikhailovich，*L'Empereur Alexandre Ier*（henceforth NM，*Alexandre*）249. Arakcheev 53-61

[256] 别兹博罗德科被封为公爵（这是自缅什科夫以来第一个被沙皇封为公爵的人），得到了1.6万农奴，然后被提升为首相。阿拉克切耶夫被封为男爵。飞黄腾达的土耳其男仆库泰索夫仅仅被提升为四等寝宫近侍，他向保罗本人发牢骚。保罗大怒，殴打库泰索夫，把他赶出房间，还威胁要流放他。涅利多娃救了库泰索夫，但她很快会后悔自己的善意。后来，库泰索夫被提拔到一个新职位——御袍总管。最后，保罗宣布对农奴采取新的保护措施，这个姿态在农村激起了一连串农民暴动，朝廷不得不以武力镇压。保罗的前后不一致相当典型：一方面摆出农奴保护者的姿态，另一方面又把成千上万农奴作为动产赏赐给亲信。

[257] *Koronatsionnye torzhestva* 8. Golovkin 139；Alexander and heavy crown 162. Golovina 138-59，laughter and fear；improper flowers. NM，*Elisabeth* 1.246. McGrew 233-40. Wortman 87-8. Rey 76. Romanov Family Law：*PSZ* 1.24.17908，5 April 1797. Succession Law：*PSZ* 1.24.17906，5 April 1797 and *PSZ* 1.24.17907，dated 1788. Caesarevich：*PSZ* 1.24.6，November 1796-1797，no.17910 577-9..Lopukhina：Sablukov 1.222-41 and 2：302-27. Arakcheev 64.

[258] *Osmnadtsatyi vek* 3.428，Nelidova to Paul，12 December 1796；brings Paul and Maria together 14 May 1797 430 and 432；as grumbler 433，like sister 436；advises moderation 439；449；Maria and Paul to Nelidova，August 1797，456. Ruckus with Nelidova，dancing，humour：Sablukov 2.303. Family life of Paul Maria and children：GARF 728.1.1394.4-31，Notes of Nicholas I on playing with Paul and fun/fear.

[259] 改变制服颜色在工业委员会引发了一场大乱，萨布卢科夫的父亲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保罗发现他命令的制服修改被延误，立刻写信下令："放逐枢密议员萨布卢科夫，免去一切职务。"可怜的老萨布卢科夫被流放，后来被皇帝召回。皇帝还"眼噙泪水地恳求他原谅自己的鲁莽"。

[260] McGrew 244-271. Golovina 171-85. Golovkin 169-85；rule of three women 185-7；rise of Rostopchin 188. NM，*Elisabeth* 2.155，April 1805. Marriage of Lopukhina：McGrew 269-70. Suvorov and Lopukhina：Golovina 184. Rey 79-83. Kutaisov：Lothario，escapes with Paul，never hurt anyone：Sablukov 1.234；Paul single combat with Napoleon 2.306；rise of Lopukhina，generosity，'beside himself'，makes Lopukhin prince，house for Gagarina，joins Kutaisov on visits 306-10. Rise of Kutaisov，Lopukhina plot/Rostopchin chief role：Czartoryski 181-4. Family life：GARF 728.1.1394.4-31，Notes of Nicholas I.

[261] 此人是朱利奥·利塔伯爵。马耳他骑士团成员理应是单身的武士，但利塔爱上了富有的"小猫咪"卡金卡·斯卡乌龙斯卡娅，即波将金的外甥女兼情妇。保罗热衷于做媒，支持了他们的幸福婚姻。随后，利塔在俄国宫廷担任总管达三十年之久。

[262] 即诺维利古雷，在意大利西北部，热那亚以北。——译者注

[263] 苏沃洛夫受到欢迎，被晋升为大元帅（此前享有这个军衔的只有缅什科夫和不伦瑞克的安东，此后只有斯大林），还得到了浪漫的“意大利公爵”的头衔。但保罗开始嫉妒他。他指责苏沃洛夫违背了“我的所有指示。我对此颇感震惊。我命令你解释，你中了什么邪，才能做出这种事来”。苏沃洛夫-意大利斯基不久之后去世。康斯坦丁在前线作战英勇，保罗授予他皇储的头衔。之前的皇储是亚历山大。一时间，俄国拥有了两个皇储。

[264] Paul foreign policy-alliance with Austria/GB，war with France：Longworth，*Art of Victory* 236-98. Malta and alliance：McGrew 271-300. On Napoleon：Andrew Roberts，*Napoleon the Great*（henceforth Roberts）185，285-6. Knights of Malta，marriage of Litta/Scavronskaya：Golovkin 179.

[265] 邮政总长也是特务头子，因为他掌管“黑室”，负责秘密拆读私人与外交邮件、抄录下来、破译密文然后重新加封。

[266] McGrew 289-300. Roberts on Napoleon/Paul invasion plans 286. Paul and Georgia：Donald Rayfield，*Edge of Empires*：*A History of Georgia*（henceforth Rayfield），256-7.

[267] 除了恰尔托雷斯基，另外三人是：帕维尔·斯特罗加诺夫伯爵，西伯利亚的巨商豪门的后代，曾在革命的法国待过一段时间；维克多·科丘别伊，哥萨克贵族，别兹博罗德科的亲戚，在一个短暂时期曾是保罗的副首相；以及古拉·诺沃西利采夫。

[268] McGrew 282-312. Sacking of Lopukhin：*RA*（1876）2.90，Rostopchin to Vorontsov，22 December 1798，and *RA*（1876）3.76-92，12 June 1799 and 10 July 1799. Appointment of Obolyaninov，lack of suspicion：Sablukov 1.234；Arakcheev‘the Ape’1.235；Alexander and Constantine terrified，tremble 1.234. Sacking of Arakcheev and relationship with Alexander：Arakcheev 61-68. Alexander，Elizabeth and Constantine，Alexander unhappy，liberal feelings，orders Czartoryski to draft manifesto of reform and abdication：Czartoryski 1.161-8. Paul locks Demidora in room with Alexander：Golovina 186

[269] 1797年2月26日，帕伦收到了皇帝的一封短信：“出乎我意料的是，我发现你在里加向祖博夫公爵提供了可耻的服务。我从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了解了你的人格。我会相应地对你做出恰当的行动。”

[270] 关于阴谋的这种说法是基于一系列已出版或未出版的史料，让我们能够从几个不同视角讲这个故事。这些史料包括：法国流亡贵族德·朗热隆伯爵的笔记，如今保存在索邦大学，未出版，他访问过帕伦、本尼格森和康斯坦丁大公；伊丽莎白大公夫人给她母亲的书信，以及她向戈洛温娜伯爵夫人讲述的回忆；本尼格森的匿名回忆录；恰尔托雷斯基的回忆录，可能包含了亚历山大自己版本的记述；萨布卢科夫的回忆录非常珍贵，因为他不是密谋者，但政变当夜他在现场。

[271] 但保罗肯定在观察最初的密谋者帕宁。保罗告诉莫斯科总督：“我拆阅了帕宁的信，里面写到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虚构的姨母，说她是世界上唯一有灵魂、有心肝的人，还有其他的胡说八道。我从这些看出，他还是老样子，所以请把他送走，但告诉他，不要再用舌头或者笔杆子撒谎。”

[272] 这不是保罗唯一的一项扩张政策：格鲁吉亚的两个王国卡特利-卡赫季和伊梅列季，仍然处在巴格拉季翁王朝的国王乔治十二世和所罗门二世的统治下。这两个王国之前遭到波斯的阉人沙阿的洗劫蹂躏，始终没有恢复元气。1800年12月，俄国人声称卡特利-卡赫季国王乔治十二世在临终之际将自己的王国赠给了俄国。保罗的军队控制了卡特利-卡赫季。大约在同一时间，保罗正式赞助俄国美洲公司向阿拉斯加殖民，这是俄国在美洲的帝国霸业的开端，这些事业一直延续到1867年。

[273] 3月15日为古罗马政治家尤利乌斯·恺撒遇刺身亡的日子。这里的恺撒指的是保罗。——译者注

[274] Changes of alliance and early Panin conspiracy：McGrew 312-341

[275] 加加林娜公爵夫人什么都没听见，但呼喊声唤醒了库泰索夫——“灵巧的费加罗”——他没穿鞋袜，只穿着睡衣、戴着睡帽，偷偷溜下楼梯，横穿全城，躲进一个朋友家里，而没有去他的情妇舍瓦利耶夫人的家，因为密谋者已经派兵去那里逮捕他。“费加罗”没有被捕，但退隐了。他建立了一个贵族家系。他的一个孙子在博罗季诺阵亡，尼古拉二世的侍从当中有一位库泰索夫伯爵。至于加加林娜公爵夫人（此时只有二十三岁），她和她那卑鄙的丈夫被送往意大利。加加林娜于1805年香消玉殒，伊丽莎白皇后写道：“她的一生荒废了，任何人都不能批评她。她是个好女人。”加加林娜最终在一个年轻的波兰人——鲍里斯·切特维津斯基亲王（亚历山大未来的情妇的兄弟）那里找到了爱，但于二十七岁时死于难产。加加林娜并不是保罗唯一的情妇。他驾崩三个月后，他的另一名情妇生下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孩姓穆辛-尤里耶夫（尤里耶夫是罗曼诺夫家族早期用过的姓氏之一），得到了罗普沙庄园（彼得三世被谋杀的地方）。保罗的寡妇玛丽亚接管了这个女孩的抚养权，但这个女孩在十八个月时夭折了。

[276] This account of the conspiracy and assassination is based on Comte de Langeron，*Memoire sur la mort de Paul Ⅰ，par le comte de Langeron*，Richelieu Collection，Mémoires de documents，MS 99，Bibliothèque de la Sorbonne，Paris，the unpublished memorandum of Langeron who interviewed Pahlen and most of the conspirators. McGrew 341-355. Shilder 1.291，Paul to Pahlen，26 February 1797；Paul suspicions 1.302，Paul to N.I.Saltykov，29 January 1801. Kutaisov never known to injure anyone 1.233；Obolyaninov as procurator：Sablukov 1.234；three officers struck with cane for which Paul paid dearly 2.306；Gagarina into Mikhailovsky Palace 2.311；Pahlen‘the brave man acts’，exile of Rostopchin/Arakcheev，Alexander and Constantine under arrest，retake the oath，Sablukov dismissed，the murder 2.311-20. Leo Lowenson，*The Death of Paul I and the Memoirs of Count Bennigsen*，*SEER*（1950）29.212-32. Golovina 227-38；Pahlen tells Paul of conspiracy of Maria and sons 227. Napoleon alliance：Roberts 286-7. Czartoryski 1.187；Alexander’s

view，regrets and plans for Paul after deposition；Bennigsen，view of Constantine，Nikolai Zubov Herculean，informs Alexander，Maria，I am Empress 1.222-46. On Prince General Vladimir Yashvili struck by cane：S.L.Seeger（ed.），Alexander Izvolsky，*Recollections of a Foreign Minister*：*Memoirs of Alexander Izvolsky*（henceforth Izvolsky）39-40. NM，*Elisabeth* 273，Empress Elizabeth to her mother，13 March 1801，Maria hysterical，Alexander damaged，mad joy. Pushkin sees Skariatin at balls in 1834：Tim Binyon，*Pushkin*（henceforth Binyon）440. Paul's illegitimate daughter Moussine Yuriev：NM，*Elisabeth* 2.111，Empress Elizabeth to mother，10/22 October 1803；2.336，Empress Elizabeth to mother，3/15 August 1809；death of Princess Gagarina，Paul's mistress 2.155，mother，28 April/10 May 1805. NM，*Alexandre* on plot 7-8，inc. description of Alexander，on 12 March by Lt Sanglin. The night of the conspiracy，Michael'I bury my father'etc：GARF 728.1.13944-31，Notes of Nicholas I.Arakcheev-dismissed twice and summoned：69-80.

[277] 从此处开始，我们称他为"亚历山大一世"。——译者注

[278] 他关闭了米哈伊洛夫宫（它后来成了军事工程学校），正式以冬宫为主要官邸，但喜欢居住在石岛宫。这是叶卡捷琳娜大帝建造的一座赭色宫殿，位于涅瓦河中的一座小岛上。保罗曾把石岛宫借给波兰末代国王波尼亚托夫斯基。在这里，亚历山大一世创建了一个"简朴到夸张的宫廷，完全没有礼节规矩，他只以亲密的方式与廷臣打交道"。现在对皇帝只需要点头致意，而不是保罗要求的匍匐跪拜。皇帝本人喜欢独自或只带一名随从在圣彼得堡漫步。他固定的散步路线后来被称为"帝王漫步"。

[279] 这句话出自《列王纪下》9：31。心利（？～前884年）的故事出自《列王纪上》16。他原为以色列国王以拉的战车指挥官，弑君篡位，在位仅七天，遭到围攻，纵火焚烧王宫并自杀。——译者注

[280] 皇太后的噩梦还不算完。几天后，她的长女亚历山德拉（未能嫁给瑞典国王，后来嫁给了哈布斯堡家族的大公约瑟夫）也去世了。玛丽亚把保罗的血衣和床搬到巴甫洛夫斯克，存放在卧室的神龛内。在主要的密谋者当中，帕宁取代帕伦，成为外交委员会主席，但任职没多久就被放逐。祖博夫返回自己的库尔兰庄园，娶了一个波兰姑娘。但亚历山大一世原谅了某些密谋者。独腿的好色之徒瓦列瑞安·祖博夫留在圣彼得堡，仍然是枢密院成员，因为亚历山大一世喜欢他，而且他没有直接参与谋杀保罗。而同样是密谋者的彼得·沃尔孔斯基公爵成了亚历山大一世的密友。本尼格森后来领兵与拿破仑作战，但亚历山大一世厌恶他。"忘恩负义的家伙！"本尼格森喃喃道。但玛丽亚确保本尼格森永远不会被升为元帅。亚什维利给亚历山大一世写了一封放肆又麻木不仁的信，沙皇差点逮捕他。亚什维利和另外几个扼杀保罗的人二十五年没有返回圣彼得堡。1834年，诗人普希金惊诧地发现斯卡利亚金出现在圣彼得堡的舞会上，对他颇感兴趣，指出了这个曾扼杀了一位皇帝的人。3月11日一直被视作"恐怖之日"（这是亚历山大二世的说法）。一直到1917年的历代沙皇都在这一天参加弥撒，追思保罗。

[281] Pahlen treacherous，Alexander I and Grand Duchess Catherine，*Scenes of Russian Court*

Life，*being the Correspondence of Alexander I with his sister Catherine*，Grand Duke Nikolai Mikhailovich（ed.）（henceforth Catiche）112-18，Alexander to Grand Duchess Catherine，18 September 1812. Czartoryski 1.223-55，Alexander summons Czartoryski，Alexander’s view of conspiracy，get rid of a fly（Pahlen），forgiveness of Valerian Zubov，plans for Paul to garden 267-8；‘court of exaggerated simplicity’327. NM，*Alexandre* 10-15；ability to hide feelings by Baron Korff 21. GARF 728.1.1394.4-31，Notes of Nicholas I.Napoleon’s rage at killing of Paul：Roberts 295.

[282] 有三个新的部——内政部、司法部和财政部——的职能是从旧的“元老院主席”的职能拆分而来的。亚历山大一世的朋友科丘别伊（被保罗提升为伯爵，又被放逐）成为在职时间很久的内政大臣。斯特罗加诺夫是科丘别伊的副手。亲英的老臣亚历山大·沃龙佐夫（曾为叶卡捷琳娜大帝效力）成为外交大臣，恰尔托雷斯基担任他的副手。诺沃西利采夫是副司法大臣。8月，拉阿尔普也来了，希望能推动他的自由主义计划。

[283] 1799年，俄国从法国手中夺得伊奥尼亚群岛。俄国对这些岛屿的占据，使亚历山大一世得以在科孚岛贵族约安尼斯·卡波季斯第亚斯辅佐下，开始试验他所谓的七岛共和国的自由主义宪法。他主张在所有地方（除了俄国本身）实施这套宪法。在俄国内部，他的自由主义试验的长期成就在教育方面。他设立了新的公共教育部（由年迈的扎瓦多夫斯基担任大臣，他就是叶卡捷琳娜大帝在1774～1776年的情人），重组了莫斯科大学，在维尔纽斯、塔尔图、哈尔科夫、喀山，后来还在圣彼得堡开办了新的大学与培养公务员的中学。最有名的学校是皇村中学，普希金是那里最早的学生之一。

[284] 梅默尔当时属于东普鲁士，今天属于立陶宛，称克莱佩达。——译者注

[285] 霍亨索伦家族即此时普鲁士的王室，后成为德意志帝国皇室。——译者注

[286] 阿拉克切耶夫未能及时挽救保罗，后来隐居到自己在格鲁济诺的庄园，在那里悬挂了已故沙皇的纪念肖像，上面有金字铭文：“在陛下面前，我问心无愧。”阿拉克切耶夫对保罗的忠贞不贰、他严酷的军国主义，以及对亚历山大一世本人的忠诚（他的箴言是“忠诚，而无奉承”），再加上严守纪律和办事高效，都是他晋升高位的原因。

[287] Alexander character Roberts 295. Caulaincourt quoted in Price 37. Carnival：NM，*Elisabeth* 2.43-50，Elizabeth to mother，6/18 September，9/21 September；24 September/6 October 1801. Liberalism：Rey 87-130. Czartoryski 1.257-70；change in foreign policy 271-9；coronation increased sadness 278；meeting with king of Prussia 1802 283；Kamenny Ostrov 290；ministries 297-304；universities 307. Memel Prussian meeting，29 May 1802：NM，*Alexandre* 25-6；reforms and Secret Committee 26-32. Serfdom：LeDonne 84-91；serfs exiled for insolence 1760，repealed 1802，212-14. Alexander liberal view of Russian blood libel：John Klier，Krovavyi navet v Russkoi provoslavnoi traditsii，in M.Dmitriev（ed.），*Evrei I khristiane v pravoslavnykh ohshchestvakh vostochnoi evropy*（henceforth Klier）191-2. Abolition of Secret Expedition and its replacement by interior ministry under Kochubey and later under Petersburg governor-generals plus

interior，justice and war ministries：LeDonne 125-7；Arakcheev returns as artillery inspector 102-3；new ministries，Council of State，Alexander’s distrust of grandees 105-12. Arakcheev 84-109.

[288] 菲利普·维格尔（1786～1856年），瑞典血统的俄国贵族，在俄国外交部任职，曾出使中国。他见证了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所有主要事件，并结交当时的许多名人，包括普希金。他的长篇回忆录覆盖了从保罗沙皇到1831年11月革命的俄国历史。他的回忆录非常详细，但不是很可靠。——译者注

[289] 阿斯帕齐娅（前5世纪）是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的情妇、当时雅典社会的活跃人物。原为米利都人，自前445年左右开始与伯里克利同居，直到前429年伯里克利去世为止。因为她不是雅典公民，所以与伯里克利所生的儿子没有公民权（后获得雅典公民权）。其智慧为苏格拉底所赏识，但长期受公众攻击，常常成为希腊喜剧讽刺的对象，这是因为她的私生活和据说她对伯里克利外交政策的影响。——译者注

[290] Maria Naryshkina：NM，*Elisabeth* 2.131，10 June 1804；2.145 death of Naryshkina’s child，Elizabeth to mother，21 November/3 December 1804；253 Catiche behaviour，Elizabeth to mother，29 August/10 September 1807；278 death of Lisinka Alexandrovna，2/14 May 1808. Catiche 27-31：Alexander’s passionate letters to her 15，19，20，24 September 1805；84 my little family，Alexander to Catiche，18 January 1812；82 my happiness in my little household，24 December 1811；67 take interest in my children，25 April 1811；72 thanks for kindnesses to my little family，5 July 1811. Binyon 560：Vigel quote. Naryshkina dress，Choiseul-Gouffier quoted in Golovina 55；Naryshkins 191. B.Arutunova（ed.），*Lives in Letters*：*Fifteen Letters from Tsar Alexander I to Princess Z.A.Volkonskaya*（henceforth *Lives in Letters*）97. Alexander feelings of eclipse by Napoleon：Czartoryski 1.331-5. Catiche 83：Napoleon as infernal，24 December 1811；112-18 Napoleon as talent，18 September 1812.

[291] 路易·安托万·德·波旁，昂吉安公爵（1772～1804年），法国王室的亲戚。拿破仑以帮助英国和反法的罪名将他绑架并处决。此事震惊了欧洲各国王室。——译者注

[292] 恰尔托雷斯基在此时被正式提升为外交大臣。他在宫廷受到普遍的不信任。但按他自己理解，他的角色越来越自相矛盾，因为他是个波兰爱国者，却为俄国沙皇效力；他是自由主义者，却为专制君主服务：“我不愿意为俄国效力”，但“我在俄国，仅仅因为偶然，就像一种稀罕的植物被移栽到外国”。

[293] 在今天波兰的东部。——译者注

[294] 奥斯特里茨当时属于奥地利帝国属下的摩拉维亚，今天属于捷克，叫作布尔诺附近斯拉夫科夫。——译者注

[295] NM，*Alexander* 34-9. NM，*Elisabeth* 2.175，Alexander at Austerlitz，Elizabeth to mother，11/23 December 1805. Dominic Lieven，*Russia against Napoleon*（henceforth Lieven）43-

7. Rey 158-174. Napoleon/Austerlitz：Roberts 357-90，inc. quotes from Napoleon on Dolgomky’s arrogance；letter to Josephine on Russian destruction；on Alexander as fickle and weak 359；Francis makes love to one woman 392. Czartoryski as Russian minister 268；Alexander eclipsed by Napoleon，hostility to Czartoryski of Dolgoruky，Alexander mocks Chancellor Vorontsov 331-5.

[296] 埃劳当时属于东普鲁士，在今天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巴格拉季奥诺夫斯克。——译者注

[297] 弗里德兰当时属于普鲁士，在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南部，今天的俄语名字是普拉夫金斯克。——译者注

[298] Roberts 390；Eylau 442-5；Friedland 449-55. Lieven 43-7. Rey 174-178. NM，*Alexandre* 41-5. NM，*Elisabeth* 2.240，Elizabeth to mother，16 March 1807.

[299] 蒂尔西特在今天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涅曼河畔，是个小镇，今天的俄语名字是苏维埃茨克。——译者注

[300] 1804年，神圣罗马帝国被废除。前文所说的神圣罗马皇帝弗朗茨二世建立奥地利帝国，改称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译者注

[301] Tilsit：Roberts 456-63，inc. 459-60 Napoleon chattered；Alexander I on Napoleon’s grey eyes to Sophie de Tisenhaus，later comtesse de Choiseul-Gouffier，quoted Roberts 635；Alexander duplicity 29. Rey 178-186. Lieven 46-56. NM，*Alexandre*，inscrutability，Korff 21；Napoleon on Alexander missing something；Finland war Petersburg beauties 65. NM，*Elisabeth* on disloyalty of family，Dowager Empress and Constantine and Catiche，Elizabeth to mother，29 August/10 September 1807. Catiche to Alexander on Napoleon and marriages to stupid and clever princes，bad joke letters from 26 April，5 May，13 May，on Tilsit 25 June 1807，33-42；43 Alexander to Catiche on laughing longest 1808；on possible Catiche marriages to Emperor Francis，Napoleon，Oldenburg 292，Empress Maria to Alexander，11 May 1807，and Napoleon rumours on Catiche and Catiche offered herself as bride to Napoleon if state demanded it 297，Maria to Catiche，23 December 1809，and refusal of Napoleon suit，Catiche to Maria，26 December 1809.

[302] 亚历山大一世任命亲法的尼古拉·鲁缅采夫伯爵为外交大臣，后来又提拔他为首相。鲁缅采夫五十四岁，早在1804年就反对与英国结盟，而主张与法国结盟。他是叶卡捷琳娜大帝时代的鲁缅采夫元帅的儿子（可能还是彼得大帝的孙子），是学识渊博的藏书家和博物学家（某些种类的兰花和蝴蝶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赞助了俄国的第一次环球航行，所以加利福尼亚的博迪加湾最初的名字是鲁缅采夫湾。

[303] 在今天德国的图林根州。——译者注

[304] 卡提什已经不能供拿破仑考虑了，因为她已经嫁给自己更愿意选择的愚蠢但可爱的王子之一：奥尔登堡的格奥尔格王子。卡提什曾爱过已婚的彼得·巴格拉季翁公爵，他是一个俄国

化的格鲁吉亚人，也是一位鲁莽的将军，曾是苏沃洛夫的弟子。巴格拉季翁的妻子是卡佳，即卡金卡·斯卡乌龙斯卡娅（现在是利塔伯爵夫人）的女儿。保罗沙皇在位时，巴格拉季翁曾爱过卡佳，但卡佳爱的是彼得·冯·德·帕伦。保罗听说巴格拉季翁迷恋卡佳，就坚持要支持他们结婚。“巴格拉季翁娶了伟大的波将金公爵的年轻甥孙女，”朗热隆报告称，“这个富有而光辉的配偶不适合他。巴格拉季翁只不过是个军人，仪态腔调都是个武夫，而且他非常丑。他的妻子白皙，而他黝黑。她和这样一个丈夫是不可能长时间幸福的……”不久之后，巴格拉季翁爱上了卡提什女大公，而巴格拉季翁公爵夫人将成为欧洲最臭名昭著的女人之一。

[305] Lieven 70-85. Erfurt conference：Roberts 488-93，inc. Napoleon letters. Rey 186-211. Arakcheev 110-138. Arakcheev The Vampire：NM，*Alexandre* 266. LeDonne 102-5，112. Speransky：NM，*Alexandre* 58-63，inc. Arakcheev quote；Council of State and general jealousy 68-71；contrasts by Batenkov between Speransky and Arakcheev 71-2. Elizabeth embarrassed by Savary and French alliance：NM，*Elizabeth* 2.199，Elizabeth to mother，23 August 1807. Talleyrand：Rosalynd Pflaum，*By Influence and Desire*（henceforth Pflaum）61-101. Swedish war：Michael Josselson and Diana Josselson，*The Commander*：*A Life of Barclay de Tolly*（henceforth *Barclay*）46-72；reforms as war minister 73-90. Alexander slipperiness：Roberts 295；Price 37. Price 37.

[306] Swedish war：Barclay 46-72. *Arakcheev* 114-26. Peace；appointment of Rumiantsev：NM，*Elisabeth* 2.344，Elizabeth to mother，7/19 September 1809.

[307] 瓦格拉姆在奥地利，在维也纳市中心东北方向约15公里外。——译者注

[308] Roberts 295，517，537-41. Catiche 48：Napoleon marriage to Anna，Alexander to Catiche，23 December 1809；Napoleon marriage 297，Maria to Catiche，23 December 1809.

[309] 因为瓦萨王朝没有继承人，瑞典人选择法国大革命的将领让-巴蒂斯特·贝尔纳多特元帅（蓬泰科尔沃亲王）为王储。他就是后来的查理十四世国王。他统治瑞典到1844年，他的王朝在今天依然统治着瑞典。

[310] Gruzino and Minkina：Arakcheev 84-110，. Description of Arakcheev and Minkina grenadier figure：A.K.Gribbe，Graf Alexei Andreevich Arakcheev，v 1822-1826，*RS*（1875）12.84-124. *Catiche* 52，Alexander on Gruzino，7 June 1810. Barclay reforms as war minister：*Barclay* 73-90. LeDonne 101-5. End of relationship with Maria Naryshkina：NM，*Alexandre* 71. A.N.Krylov-Tolstikevich，*Imperator Alexandr I i imperatritsa Elizaveta*（henceforth Krylov-Tolstikevich）163.

[311] 在俄国驻巴黎使馆，亚历山大一世的鹰犬卡尔·冯·涅谢尔罗迭分析和加工着塔列朗高价提供的报告（其中有不少闲扯），其中沙皇的代号是“路易丝”，塔列朗自己是“英俊的勒安得耳”。与涅谢尔罗迭一起处理情报的还有亚历山大一世的副官亚历山大·切尔内绍夫，二十七岁，是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情夫兰斯科伊的外甥。切尔内绍夫在拿破仑的陆军部有一个卧底。他搜集情报的另一种办法是在巴黎各个沙龙抛头露面，以及刺探消息灵通的巴黎女人的闺房。女

人们“在这个北方风流浪子露面的时候，就像疯狂的野猫一样互相瞪着”，为他而癫狂，为“他的时髦服饰、被他揽入怀中时那种粗暴的动作、他的洒香水的帽子、一大簇一大簇的头发、鞑靼人的脸庞、几乎呈直角的杏眼……”激动不已。这是阿布兰特什公爵夫人洛尔·朱诺的说法，她可能也是被他征服的女性之一。

[312] Rey 212-232. Arakcheev 138-150. Declining Russo-French alliance：Lieven 60-101，preparations by Arakcheev and Barclay 100-37；intelligence gathering by Chernyshev and Nesselrode 79-85，Continental System 78-80；Alexander offensive plans 92-3，Polish probes 123-132；Russian reforms and preparations 102-36. Roberts on Alexander offensive plans；Continental System 548-50；Russian preparations 562-7；Napoleon-Alexander letters 563-4. Alexander’s creation of police ministry：LeDonne 127-30. NM，*Alexandre* 83-91. Alexander and Barclay reform army：Barclay 91-146. Catiche 54：blood will flow，26 December 1810；57 my family are at your feet，19 January 1811；67，25 April 1811；72 What can be hoped of Napoleon？Speransky reform，5 July 1811；78‘a dog’s life’，10 November 1811. On tension and preparations：Adam Zamoyski，1812：*Napoleon’s Fatal March on Moscow*（henceforth Zamoyski，1812）. On Chernyshev：Bruce Menning，A.I.Chernyshev：A Russian Lycurgus，*Canadian Slavonic Papers*（1988）30.2（henceforth Menning）190-219. Warnings to Napoleon：Caulaincourt report to Champagny，duc de Cadore，foreign minister，19 September 1810，quoted in Price 37.

[313] 伊曼纽尔·纳雷什金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很长寿：令人震惊的是，他在末代沙皇的宫廷仍担任总管，直到1900年才去世。他的母亲玛丽亚·纳雷什金娜也很长寿，在丈夫去世后再嫁，1854年去世。

[314] 比萨拉比亚是摩尔达维亚在第聂伯河与普鲁特河之间的那部分，并非亚历山大一世在南方军事征服的唯一成果。保罗驾崩后，亚历山大一世正式吞并了格鲁吉亚的主要王国卡特利-卡赫季。亚历山大一世任命的格鲁吉亚总督拉扎列夫逮捕了卡特利-卡赫季的王太后马里亚姆，她将他刺死。她被带到圣彼得堡，人们担心她会刺杀亚历山大一世。但这位杀过人的格鲁吉亚王太后得到善待，成为俄国宫廷的一个富有异国情调的展览品，参加所有的加冕礼，一直活到1850年。1803年，黑海沿岸的明格里利亚的达蒂亚尼王朝君主被纳入俄国的保护羽翼之下。1809～1810年伊梅列季国王所罗门二世（此时与奥斯曼人结盟）一直在抵抗俄国军队，直到他被包围，亚历山大一世废黜了他，吞并了他的王国。俄国人需要一个港口将高加索与敖德萨联系起来。最好的港口是苏呼米，其统治者是阿布哈兹的君主。随着奥斯曼人与俄国人力量的此消彼长，阿布哈兹的君主经常改换自己的宗教和名字。现在，阿布哈兹的君主塞费尔贝伊皈依了东正教，成为俄国的盟友，更名为乔治·舍尔瓦希泽公爵。他让俄国获得了苏呼米。

[315] This is based on Lieven，Roberts，Zamoyski，1812，and Rey；personal decisions based on Alexander’s correspondence with Catiche. and Prince Golitsyn. Alexander’s and Rostopchin’s key correspondence with Kutuzov is from L.G.Beskrovnyi（ed.），*M. I.Kutuzov. Sbornik dokumentov* 4.Fall of Speransky，rise of Rostopchin：NM，*Alexandre* 91-119；religious revelations and relationship with Prince Alexander Golitsyn 160-7 and Koshelov 175-6. Oligarchy of grandees/families

limits tsar，‘*They* took away Speransky，who was my right hand’：LeDonne 105-12. Lieven 85-90；diplomatic manoeuvres with Austria 91-4；Kutuzov and Ottoman war 95. Rey 233-257. Catiche 81：sentry duty，no foot-kissing，21 November 1811；83 infernal being，24 December 1811；84 horizon darkening，18 January 1812. Relations deteriorate，Roberts 557-64，Napoleon，size of army，leaves Paris，bids for Ottoman support：Roberts 564-79. Georgia：Rayfield 259-71.

[316] 德里萨即今天白俄罗斯的城市上第文斯基。——译者注

[317] Lieven 138-73. Roberts 567：Caulaincourt’s warnings and Napoleon’s answer；Napoleon’s strategy and deployments 569-70；leaves Paris 575；numbers of Grand Army 576-9，‘largest invasion force’；crosses Niemen 580；splits in Russian command 581.

[318] Retreat：Lieven 138-73. Roberts 580-99，Balashov bon mot and Napoleon’s letters to Alexander I 586；Napoleon follows Barclay 594；Smolensk‘at last I have them/bodies sweet’quotation 596-7. Recriminations in high command and Alexander’s mysticism：Bagration to Arakcheev and Yermolov，from Vilna to Moscow：NM，*Alexandre* 91-119；religious revelations and relationship with Prince Alexander Golitsyn 160-7 and Koshelov 175-6. Kutuzov，imposed on Alexander by oligarchs，families：LeDonne 108. Catiche 98：Constantine hopeless，why you had to leave the army，June 1812；102 Alexander to Catiche，my coming to Moscow not in vain，it made me cry like a child，12 July 1812；104 the blame is yours，5 August 1812；308，Prince George of Oldenburg on possible commanders，5 August 1812；105 Alexander to Catiche，8 August 1812，choosing Kutuzov；112-18 Alexander’s explanation，18 September 1812. GARF 679.1.6.2-3，Alexander appoints Kutuzov，8 August 1812. RGVIA 1/L 1.3574.Ⅲ.56，Kutuzov to Rostopchin，17 August 1812.

[319] 费里在当时是莫斯科郊区的一个村庄，现在是莫斯科市的一部分。——译者注

[320] 卡卢加在莫斯科西南约150公里处。——译者注

[321] Borodino and after：Lieven 174-214. No one is sure of the exact size of the armies：these figures are Lieven’s；Roberts computes Napoleon 103，000，Kutuzov 120，000. Roberts 600-6：bloodiest battle till Marne，casualty figures 604，607. RGIA 1409.1.710.1.234，Kutuzov reports on Borodino to Alexander，bloodiest of battles，withdrawal，29 August 1812. RGVIA 1/L.1.1.3574.Ⅳ.22，Kutuzov abandonment of Moscow to Rostopchin，1 September 1812. RGIA 1409.1.710.1.230，Kutuzov tells Alexander not the fall of Russia. RGVIA fond VUA. 453.19，Alexander to Kutuzov，shock 7 September 1812. GARF 679.1.8.1，Alexander to Kutuzov，17 September 1812. RGVIA，fond VUA.453.20-2，Alexander to Kutuzov，2 October 1812. Colonel Michaud’s interviews with Alexander quoted in Shilder 3.124，509-10.

[322] 在这个重大的时刻，卡提什需要他的帮助。她的前任情人“巴格拉季翁昨天去世了；我告诉你，他手里有一些文件，如果落到了外人手里，会对我极其不利”。这当然是指她的情

书。亚历山大一世回信说，他已经搞到了那些文件。

[323] Lieven 215-41. Roberts 609-19. Catiche 108，Catiche to Alexander，3 September 1812；108‘You are loudly accused’，6 September 1812；109 Alexander to Catiche，my determination；109 Catiche to Alexander，‘Bagration died yesterday’，13 September 1812；112-18.‘Those fatal four miles poisoned all delight’，18 September 1812；Catiche to Alexander，23 September 1812；123 Alexander to Catiche，Bagration paper‘my commission is fulfilled’，24 September 1812. Burning of Moscow and Rostopchin：see Alexander Mikaberidze，*The Burning of Moscow*：*Napoleon's Trial by Fire 1812.*

[324] 别列津纳河在今天白俄罗斯境内，是第聂伯河的一条支流。——译者注

[325] 1812年12月15日，卡提什失去了她挚爱的丈夫奥尔登堡的格奥尔格，他才二十四岁。

[326] Lieven 241-84. Catiche 129，Alexander to Catiche，‘God has done everything’，2 November 1812；136 Catiche to Alexander，‘Delight is general’，25 November 1812；142 death of Prince George，Catiche to Alexander，15 December 1812. After Borodino，*Barclay* 145-6. Retreat：Roberts 634-5 and quotes Alexander I to Tisenhaus，later Countess Choiseul-Gouffier on Napoleon，‘What a career he's ruined’.

[327] 在今天捷克的北部。——译者注

[328] 特普利采在今天的捷克西部。——译者注

[329] 库尔姆即今天捷克西部的城镇赫卢梅茨。——译者注

[330] This is based on the following：Lieven chapters 9-14. Price chapters 3-7；Rey 258-270. Roberts 642-60. Alexander's letters in NM，*Alexandre*，Elizabeth's letters in NM，*Elisabeth.* Arakcheev 158-70. Barclay 166-204. Price：Metternich profile，Stendhal quote 40-1；Lützen and Bautzen 61-75；Reichenbach negotiations 79-88；Prague congress 101-9；Schwarzenberg 115；tsar's court 116，letter to his wife；defeat at Dresden 119-27；Kulm 127-34. Volkonskaya：*Lives in Letters* 92-132. Maria Fairweather，*Pilgrim Princess*（henceforth Fairweather）57-71. Alexander I to confidant Alexander Golitsyn，Alexander to Golitsyn and negotiations with allies，description by Golitsyn，NM *Alexandre*，119-43. Catiche 164，Alexander at Kalisch with Prussian alliance，23 February 1813；174-85 Catiche in Prague and Teplitz from 28 April 1813；185 Alexander，Lützen，Bautzen and after 14 May 1813；190 truce，28 May 1813；193 Catiche bribes Metternich，20 July 1813. On Nesselrode，background：W.Bruce Lincoln，The Ministers of Nicholas I：A Brief Inquiry into their Backgrounds and Service Careers，*Russian Review*（July 1975）34.308-23（henceforth Lincoln，Nicholas I Ministers）314.

[331] 战局的风云变幻阻碍了某些情侣，也帮助了某些情侣。“就在重大战略行动展开期间，公爵夫人，我收到了你的信，不禁喜悦万分。”亚历山大一世从莱比锡写信给塞奈达，向她

道歉，称她的最新一封情书在激烈的战斗期间一连两天没有被找到，后来发现被塞在彼得·沃尔孔斯基“不计其数的衣服的口袋里。他借口说他把信忘在了第三件大衣里，但其实他已经穿了两件了”。在血流成河的莱比锡战场，出现了一个罕见的浪漫时刻，彼得·沃尔孔斯基公爵发现一个十九岁法国姑娘在为自己阵亡的法国丈夫哭泣。尽管沃尔孔斯基的妻子就在附近、在亚历山大一世的随从中，他还是把这个法国姑娘收下，当作自己的情妇。难怪他忘记了自己口袋里塞着皇帝的情书！后来彼得·沃尔孔斯基把这个情妇带到维也纳会议地点，她每天夜里打扮成男孩，到霍夫堡皇宫与他幽会。

[332] 迈宁根在今天德国的中部，在图林根州南部。——译者注

[333] 在今天瑞士西北部，莱茵河畔。——译者注

[334] 法国东部城镇。——译者注

[335] 布吕歇尔还曾幻想自己房间的地板被法国人烧热了，所以必须用脚尖走路。不过他是有精神病，还是因为酗酒产生幻觉，至今不明。——译者注

[336] Rey 261-77. Roberts on Leipzig 660-86；invasion of France 687-99. Price on Battle of Nations，Alexander threatened by cavalry 135-52；Frankfurt 161；Alexander’s plan for a French republic 117（General Moreau）；crossing into France 168-70；Châtillon Congress，Castlereagh 187-90，Schwarzenberg on Alexander’s buffoonery 190；Alexander vs Bourbons 191；republic or kingdom 198；Blücher pregnancy with elephant，advance 217. On the road to Paris with ministers：Adam Zamoyski，*Rites of Peace*：*The Fall of Napoleon and Congress of Vienna*（henceforth Zamoyski，*Rites*），Metternich quote 108；Metternich tells off Alexander 116-17；middle-class mistress Catiche arrives 123；evenings with Alexander 132. Catiche 196：Alexander‘dog’s life’at Teplitz，5 October 1813；198 doleful on Switzerland，15 December 1813. Castlereagh with Alexander：John Bew，*Castlereagh*（henceforth Bew）335-51. Arakcheev 166-70. Barclay 166-86.

[337] 米哈伊尔和阿列克谢·奥尔洛夫兄弟都是近卫军的军官和沙皇副官，他们是费奥多尔·奥尔洛夫伯爵（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情人的兄弟）的私生子。

[338] The entry to Paris：Price 224-8. Arakcheev 166-7. Barclay 200-1.

[339] 骑士近卫团是俄国近卫军的一个重骑兵团，1800年组建，其前身骑士近卫军由叶卡捷琳娜大帝于1764年建立。1918年解散。——译者注

[340] 现为美国驻法大使馆的一部分。——译者注

[341] 安东尼奥·卡诺瓦（1757～1822年），意大利新古典风格雕塑家。——译者注

[342] 米开朗琪罗·梅里西·达·卡拉瓦乔（1571～1610年），意大利画家。——译者注

[343] Talleyrand‘gold mixed with shit’：Price 161；notes to Marie-Louise 217；Talleyrand

wants Marie-Louise regency 222-6；Alexander at Talleyrand’s house，Senate deposes Bonapartes 227-36；mission of Caulaincourt，Elba 237-44. Roberts 700-16. Arakcheev 167-70. Barclay 194-2004. Zamoyski，*Rites* 180-5. Catiche 224，8 April 1814；228 Alexander on Napoleon’s abdication，20 April 1814.

[344] 利芬家族处于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的核心。克里斯托弗的母亲就是令人敬畏的夏洛特·利芬伯爵夫人，御橱总管，保罗沙皇的幼子们的女教师。他的妻子多罗特娅出身本肯多夫家族，是玛丽亚皇后（保罗沙皇之妻）已故好友的女儿。多罗特娅年轻的时候曾与康斯坦丁大公有过一段恋情，玛丽亚皇后曾考虑把她嫁给阿拉克切耶夫，所以她最后与利芬结婚，算她运气好。多罗特娅·利芬伯爵夫人伶牙俐齿、尖刻敏锐并且自恋，像旋风一样在外交界大显身手，也很风流。她的情夫包括奥地利的梅特涅、英国的格雷伯爵和法国的弗朗索瓦·基佐。她就是亨利·基辛格的名言“权力是最好的春药”的极佳证明。

[345] 即后来的英王乔治四世（1762～1830年）。他的父亲乔治三世晚年患有精神病，1811～1820年由他摄政。——译者注

[346] 苏塞克斯公爵奥古斯塔斯·弗雷德里克（1773～1843年），英王乔治三世的第六个儿子。——译者注

[347] 即后来的比利时第一任国王利奥波德一世（1831～1865年在位）。——译者注

[348] 在巴黎，亚历山大一世打算赐予阿拉克切耶夫元帅权杖（阿拉克切耶夫在战争的管理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尽管他对战略没有影响力），然而他拒绝了。但沙皇派他回国去管理圣彼得堡的时候，“吸血鬼”又开始闷闷不乐。亚历山大一世用一份非常能说明问题的颂词来安抚他：“我与你分别，让我十分懊恼。请再次接受我对你不计其数功勋的认可，我将永远铭记它们于心间。我是个很容易觉得无聊和烦恼的人。在十四年的艰辛执政、毁灭性战争和两个危险年头之后，我竟失去了那个我对其毫无保留地信任的人。没有第二个人享有我的同等信任……你的毕生挚友，亚历山大。”

[349] Catiche 217-30. Charmley 7，10，18-34. Rey 277-8.

[350] 亚历山大一世罢免了首相鲁缅采夫、国务秘书希什科夫和莫斯科总督罗斯托普钦。阿拉克切耶夫成为内阁大臣委员会的报告人和亚历山大一世的文书衙门主管。他在自己家里管理这个衙门，他的统治被称为“阿拉克切耶夫时代”。外交大臣之一卡尔·冯·涅谢尔罗迭的父亲是德意志人，母亲是犹太人，但他在英国驻里斯本大使馆长大，被培养成英国国教徒。他沉闷、毫无个性、恭顺，看上去就像个小镇文员。“需要我的时候，他们就叫我，”他向妻子吹嘘，“我完全被动。”他的竞争对手约安尼斯·卡波季斯第亚斯此时三十一岁，是个非常有意思的昙花一现的官员、自由派改革家，出生于科孚岛，受过医学教育，被亚历山大一世提携为伊奥尼亚群岛的七岛共和国首相。作为沙皇的外交大臣，他是进步事业的捍卫者，或者按照梅特涅的说法，是“彻头彻尾的傻瓜，头脑糊涂的完美奇迹”。

[351] 威廉明娜最小的妹妹多罗特娅，二十岁，在另一个阵营，是塔列朗的情妇。她们的母亲库尔兰公爵夫人也曾是塔列朗的情妇。多罗特娅先被许配给恰尔托雷斯基，后来在埃尔福特，塔列朗请求亚历山大一世把她嫁给他的窝囊废侄子。她和塔列朗的侄子生了两个儿子。塔列朗把自己的迪诺公国送给侄子，于是她成了迪诺公爵夫人。多罗特娅比面如死尸的塔列朗亲王年轻三十九岁，是他的最后一任情妇。不过他必须和年轻的奥地利人卡尔·克拉姆-马蒂尼茨伯爵分享她。1820年，多罗特娅生了一个女儿，塔列朗将其视如己出。

[352] 亚历山大一世此前经过了恰尔托雷斯基的庄园，以便向波兰人显示“我的天性并不是睚眦必报”，而恰尔托雷斯基加入了他的代表团。沙皇的代表团还包括德意志人涅谢尔罗迭、希腊人约安尼斯·卡波季斯第亚斯和科西嘉人波佐·迪·博尔戈，而只有一个俄国人，即俄国驻维也纳大使安德烈·拉祖莫夫斯基伯爵（他在叶卡捷琳娜大帝统治时期曾与保罗的第一任妻子有过私情）。随行人员还有沙皇的妻子伊丽莎白、弟弟康斯坦丁、妹妹卡提什，他们组成了罗曼诺夫皇族的团队。沙皇的前任情妇玛丽亚·纳雷什金娜和塞奈达·沃尔孔斯卡娅也在维也纳，这让他很恼火。他把纳雷什金娜送回家，对沃尔孔斯卡娅不予理睬。

[353] 康斯坦丁的绰号“愤怒的鬣狗”可谓实至名归。威廉明娜·德·萨根的情夫温迪施格雷茨向他发出决斗的挑战，他用马鞭殴打温迪施格雷茨。之后亚历山大一世把康斯坦丁派去指挥他的驻波兰军队，这让维也纳的所有人都舒了一口气。

[354] 拉祖莫夫斯基宫是俄国驻维也纳大使安德烈·拉祖莫夫斯基（1752～1836年，基里尔·拉祖莫夫斯基的儿子，伊丽莎白女皇的情夫阿列克谢·拉祖莫夫斯基的侄子）建造的。安德烈·拉祖莫夫斯基长期在维也纳从事外交工作，是俄国在维也纳会议的主要谈判者之一。他是音乐爱好者和赞助者，聘请贝多芬创作了一套弦乐四重奏曲。他在维也纳城区建造了豪华的新古典风格宫殿，即拉祖莫夫斯基宫，收藏了大量古董和艺术品。他的宫殿于1814年12月31日凌晨失火，大量艺术品被毁。他深受打击，虽然次年被提升为公爵，但隐遁在维也纳，也死在那里。——译者注

[355] 七十多岁的利尼亲王（弗里德里希大王、叶卡捷琳娜大帝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朋友）在维也纳会议末期去世。巴格拉季翁公爵夫人失宠，负债30万法郎，被软禁起来，但后来逃离维也纳，追上亚历山大一世，求他帮她还债。后来，她在巴黎开办了一个沙龙，参加者包括司汤达和巴尔扎克。最后她嫁给了英国外交官豪顿勋爵。威廉明娜·德·萨根后来成为卡斯尔雷的兄弟斯图尔特勋爵的情妇，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结婚，丈夫是卡尔·舒伦贝格伯爵。她始终无法把女儿从俄国接出来，但和梅特涅一直是朋友。她于1839年去世。

[356] Zamoyski，*Rites*-Nesselrode 68；Wilhelmina 79；Madame Schwartz 302；Constantine as Angry Hyena；tsar flirts with Auersperg，called oaf 313；threats to Saxony 325；blackmails Metternich through Sagan 330-1；Constantine hits Windischgrätz 340；Alexander chat-up，Countess Szechenyi bon mot，tsar’s big bottom 350-2；Czartoryski and Elizabeth 353；Beethoven 376；Razumovsky fire 384；Saxon settlement，Alexander rude to wife 410；dictator of alliance 461；Chernyshev pimps harlots，Volkonsky mistress and Bethmann letter 476；Czartoryski heartbreak 483.

NM，*Alexandre* 143-55，on Naryshkina，Holy Alliance，Alexander to Koshelev 175；and Alexander to Golitsyn，8-15 February 1821，inc. anti-Christian revolutionary conspiracy and idea of Holy Alliance coming to Alexander at Vienna，only prevented by return of Napoleon 221-31；change of government，rise of Arakcheev and Golitsyn in Petersburg 165-6. Elizabeth in Vienna：NM，*Elisabeth* 2.584-6，Elizabeth to mother，2 October and 11 November 1814. Arakcheev 166-73. Fairweather 101-18. Bew 373-89. Courland sisters：Pflaum 208-60.：Zamoyski，*Rites* 510-12. Rise of Krüdener：Rey 278-86. Paris after 100 Days/promotion to prince：*Barclay* 200-3.

[357] 一般称为芭芭拉·冯·克吕德纳。——译者注

[358] 第二次圣临指在基督教某些派别的思想中，耶稣基督将会再次降临人间，一般认为就是在末日审判之时。——译者注

[359] 路易十八重返王座，罢免了塔列朗，让亚历山大一世提议新的首相：黎塞留公爵阿尔芒·迪普莱西，他担任新俄罗斯总督十多年，并且是敖德萨的真正建立者。塔列朗嘲讽道，这是任命了一个“最熟悉克里米亚的法国人”当法国首相。亚历山大一世任命了另一个老于世故的法国人朗热隆接替黎塞留公爵，担任新俄罗斯总督，而朗热隆则继续推动敖德萨城的发展。

[360] Zamoyski *Rites* 510-12. Krüdener：Rey 278-86. Barclay 200-3. Alexander to Catiche on Virginia，3 June 1815. NM，*Alexander*-Krüdener，Stourzdza，Golitsyn and Koshelev 155-71；Holy Alliance and Alexander’s description in letter to Count Lieven，16 March 1816，quoted 169-77.

[361] 1818年8月27日，亚历山大一世动身前往亚琛，去参加滑铁卢战役之后的第一次国际会议，会见弗朗茨一世皇帝和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国王，以及梅特涅、黎塞留公爵、卡斯尔雷勋爵和威灵顿公爵。在这里，利芬伯爵夫人与康斯坦丁旧情复燃，后来她又和梅特涅产生私情。这给沙皇的外交增加了变数。亚历山大一世热衷于推行他的神圣同盟，以确保全欧洲的保守和稳定；并帮助西班牙收复反叛的南美殖民地；他甚至向西班牙提议，俄国可以提供一些旧军舰帮助镇压南美人，条件是西班牙把梅诺卡岛送给俄国当海军基地。叶卡捷琳娜大帝和波将金曾有过类似的想法。在亚琛，梅特涅和卡斯尔雷否决了这个提议，但列强同意结束对法国的军事占领。其他国家害怕庞大的俄国陆军，但亚历山大一世坚持说：“在我眼里，我的军队就是欧洲的军队。”

[362] 不过他至少平反了七年前的一桩冤案。1817年8月30日，亚历山大一世为斯佩兰斯基恢复名誉，任命他为奔萨总督，并发布法令，承认当年针对他的“左膀右臂”的判决值得商榷。不久之后，他在一封信里为斯佩兰斯基彻底洗清罪名，提升他为西伯利亚总督。

[363]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经济萧条，发生饥荒和大量失业。1819年8月16日，在英国曼彻斯特，6万～8万群众游行示威，要求改革议会代表制度。政府派骑兵向示威群众冲锋，导致15人死亡，400～700人受伤。此事被讽刺地称为“彼得卢大屠杀”，以仿照四年前的滑铁卢战役。——译者注

[364] 在今天捷克的东北部。——译者注

[365] NM，*Alexandre* on mystical seer Tatariov and Arakcheev vs Golitsyn 180-7；reform plans for Poland and Russia 188-90 and 205-8；Speransky decrees 193 and 207. Rey 310-20. Conversation with Borstell：GARF 728.1.633. Military colonies and different attitudes to Russian and other peasants：NM，*Alexandre* 208-17；Metternich quote on Alexander changes 209；revolution and Semyonovsky mutiny，Alexander to Golitsyn，8-15 February 1821，inc. anti-Christian revolutionary conspiracy. Empress Alexandra（Mouffy）on military colonies：Una Pope-Hennessy，A *Czarina's Story*：*Being an Account of the Early Married Life of Emperor Nicholas I of Russia Written by his Wife*（henceforth Pope）9-20. Arakcheev 171-203. Alexander travels，Rey 347-50. Congresses，Aix，Alexander's Spanish plan and Holy Alliance：Adam Zamoyski，*Phantom Terror*：*Political Paranoia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State 1789-1848*（henceforth Zamoyski，*Phantom*）183-91.

[366] 即今天的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译者注

[367] 普希金讽刺阿拉克切耶夫的诗极其辛辣："全俄的压迫者/总督们的迫害者/枢密院的教师/对沙皇，他是朋友和兄弟/满肚子恶毒和报复/没有机智，没有情感，没有荣誉/他是谁？忠诚而不溜须拍马/婊子的铜板大兵。"下面则是普希金关于战争英雄阿列克谢·奥尔洛夫及其情妇和小阳具的一首善意讽刺诗："奥尔洛夫和伊斯托米娜睡在床上/下流地赤身露体躺着/在激烈的运动中，善变的将军/表现不佳。/不想冒犯自己的爱人/莱丝拿了个显微镜/说：'让我看看，我的宝贝，你用什么肏我。'"

[368] Arakcheev 188-96；secret societies and Semyonovsky mutiny 210-12. Zamoyski，*Phantom* 326-30. Rey 327-42；Caucasus 328-9；colonies 321-6. British view of Congress system：Rory Muir，*Wellington*：*Waterloo and the Fortunes of Peace 1814-1852*（henceforth Muir）172-4. Alexander and Borstell：GARF 728.1.633. Aix Congress：Charmley 40-45 on Countess Lieven，Metternich；on Nesselrode 56-7；Troppau and Laibach 65-79. Bew 505-6. Secret police：Ruud 16. Police ministry abolished 1819，replaced by three agencies run by Arakcheev，Petersburg governor-general Milodorovich and interior minister：LeDonne 128-30. Objections to military colonies by Barclay 206. Pushkin and fat-bottomed despot：Binyon 55，100-4.

[369] Constantine *RA*（1876）1.118，Rostopchin to Vorontsov，28 May 1794. Wilson 21. Custine on foot-piercing and Davydov on ugliness：Lincoln 26-7. Golovina 98 and 184-5. Plans to refuse crown：Sablukov 325. Jackman 8，26 Maria disapproves of mistress then approves marriage，Maria to Anna，17 July 1820，and 59，7 February 1821；136 Petersburg as prison，Constantine to Anna，12 June 1827. Amiable lover to Lieven：Charmley 10-11. NM，*Elisabeth* 66. Rey 309，364，417. Beéche 1.21.

[370] 根据《圣经》，耶稣受难前，罗马士兵"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

啊”，以折磨和嘲讽他。——译者注

[371] 他们最小的弟弟米哈伊尔是一个快活的军人，爱开玩笑，却是个愚蠢的丈夫。他在1824年2月娶了叶连娜·帕夫洛芙娜（就是符腾堡的夏洛特公主）。

[372] Nicholas：GARF 728.1.1394.4-31，Notes of Nicholas I.NM，*Elisabeth* 2.647，marriage of Nicholas and Alexandra，Elizabeth to mother，27 June/9 July 1817. Youth：W.Bruce Lincoln，*Nicholas I*（henceforth Lincoln，*Nicholas*）48-50；marriage 48-72. Romance/marriage with Nicholas：Pope 9-47. Beéche 1.47. Nicholas virgin at marriage，syphilis visit：M.A.Korf，Materialy i cherty k biografii Imperatora Niklaia I in N.F.Dubrovin，*Materialy i cherty k biografii imperatora Nikolaia I k istorii tsarstvovaniia*，98-100. Hatred of Poles and Jews：Dubrovin Materialy i cherty k biografii imperatora Nikolaia I i k istorii ego tsarstvovaniia，*SIRIO*（1896）98.10-14. M.Po-lievktov，*Nikolai I.Biografia i obzor tsarstvovania* 3，Rey 308-10. GARF 728.1.1210，Constantine to Alexander，14 January 1822；GARF 728.1.1167，Alexander to Constantine，2 February 1822；succession manifesto by Alexander，16 August 1823. GARF 679.1.68.

[373] 1822年10月，亚历山大一世前往维罗纳参加国际会议，在那里提议派遣15万俄军到西方镇压革命，从西班牙的革命开始。英国（代表为威灵顿公爵，因为卡斯尔雷刚刚自杀）反对，结果后来法国入侵了西班牙。亚历山大一世在此次会议期间追求伦敦德里夫人，而威灵顿公爵（按照法国外交大臣的说法）到维罗纳大街小巷寻欢。至于约安尼斯·卡波季斯第亚斯，他成为独立的希腊的第一任国家元首，但于1831年遇刺身亡。

[374] 他向自己曾经的情妇塞奈达·沃尔孔斯卡娅吐露了自己的心态，感谢她“如此善良地对待我，而你完全有理由认为我忘恩负义和麻木不仁，尽管我两个都不是”，是“压在我身上的沉重负担让我显得忘恩负义和麻木不仁”。他期待见到她，“以便亲自向你表达，尽管我有那么多罪孽，你却那么友好地对待我，我是多么感动”。塞奈达后来在自己的莫斯科豪宅（今天的叶利谢夫食品店）举办沙龙，普希金也去参加了。不过她的自由主义倾向后来让沙皇不悦，于是她搬到了意大利，居住在沃尔孔斯基别墅，就是今天的英国驻意大利使馆。

[375] Rey 342-6；secret societies 357-63.‘Synagogues of Satan’，Alexander complains of Comité Central and trap to Constantine，Zamoyski，*Phantom* 267-275；surrounded by assassins 330；Verona 302-6；Wellington and street sex quoted by Chateaubriand. Muir 193-7. Societies：Lincoln，*Nicholas* 32-4. Secret police：Ruud 16. Verona Congress：Charmley 81-93；Greek question 124-6.

[376] 指男女之间相互同意，或根据他们同居的事实而被认可的婚姻，没有举行民事或宗教婚礼。——译者注

[377] NM，*Alexandre* 241-328. Arakcheev 204-38；Minkina murder 239-62；fall of Golitsyn，Volkonsky，no right to be severe 222-36；Sherwood 252. Arakcheevschina/fall of Golitsyn：Rey 352-7 and 363-6.

[378] 沙皇驾崩地点距离圣彼得堡很遥远，尸体腐烂因而无法辨认，再加上伊丽莎白和医生们的报告中的自相矛盾，这些都促成了一种流行的传说：亚历山大一世还活着。他是不是变成了一个游方隐士？1836年，乌拉尔山区彼尔姆的警察逮捕了一个名叫费奥多尔·库兹米奇的圣徒长老。他六十多岁，蓝眼睛，一只耳朵聋，法语讲得很流畅，并且熟悉俄国宫廷。他遭到鞭笞，并因为拒绝讲述自己的过去而被放逐，后来作为隐士流浪，传授经文和历史，后退隐到托木斯克。他于1864年去世，到那时很多人相信他就是亚历山大一世。据说，亚历山大三世后来命令开启亚历山大一世的墓穴，发现里面是空的。这个谜团迎合了三种传统：神圣的沙皇逃脱邪恶的贵族去做善事，作为圣人流浪，这种传统与拜占庭的千禧年传说（拜占庭末代皇帝将于世界末日重现在耶路撒冷）有联系（隐士库兹米奇据说曾去耶路撒冷朝圣）；死去的沙皇再次出现，其实是觊觎皇位者冒充的；还有就是圣徒长老的传统，拉斯普京是最有名的一个例子。

[379] Rey，account of Countess Choiseul-Gouffier 351-3；Michaud to see Pope 367. Sophia and sin：Golitsyn to Alexander，GARF 728.1.120. Taganrog：Alexander to Elizabeth，GARF 658.1.96，5 September 1825. Alexander orders investigations and arrests by Dibich and Chernyshev；death：GARF 728.1.1394.4-31，Notes of Nicholas I.Taganrog，letters of Alexander to Elizabeth，Elizabeth letters to her mother on honeymoon idyll and then Alexander’s decline and death，told in letters to mother：NM，*Alexandre* 241-328. Alexander visits Vorontsov Crimea and Alupka：Anthony L.H.Rhinelander，*Prince Michael Vorontsov*：*Viceroy to the Tsar*（henceforth Rhinelander）77-9. Departure to Taganrog and death：Rey 366-85；retire with Volkonsky as librarian 376；Kuzmich myth and medical reports 381-5. Fairweather 159-62；last meeting and letters with Alexander 177；death and funeral cortege，Ilya the coachman 181-4.

社科文献设计中心
010-59367109
装帧设计／宋　涛

ROMANOVS

一个关于二十位沙皇与女皇的扣人心弦的故事，其中有的是天才，有的是疯子，但他们全都受到神圣独裁统治和帝国野心的激励。
一部关于胜利与悲剧、爱情与死亡的引人入胜之书，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对权力的研究，也是对那个至今仍影响着俄罗斯的帝国的生动描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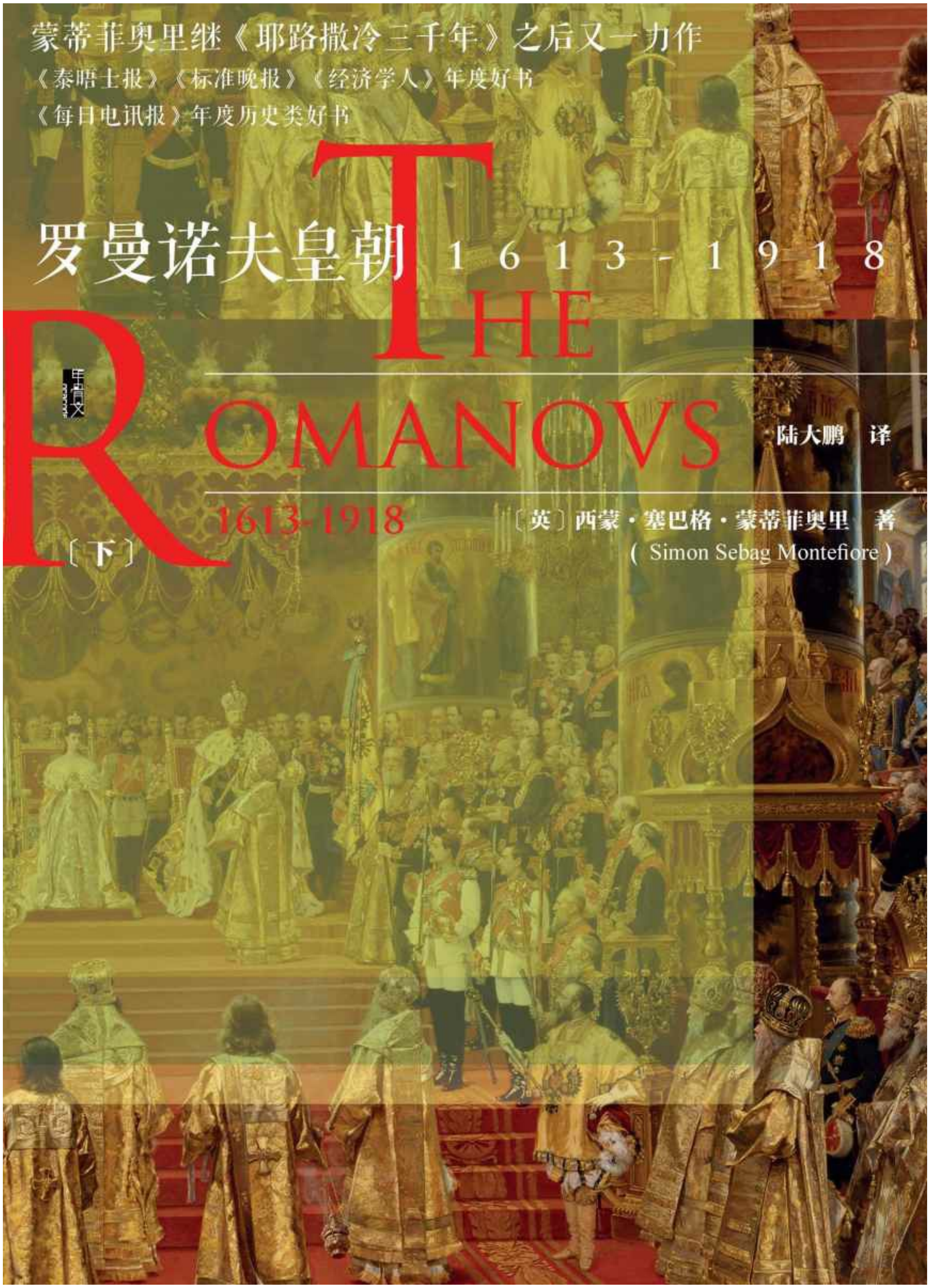
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的《罗曼诺夫皇朝》是一部规模极其宏大的史诗。……故事包括阴谋、政变、暗杀、酷刑、刺刑、轮刑、致命的鞭笞、荒淫、纵酒、庸医、皇位觊觎者、通过残酷的农奴制获得的巨额财富，以及，不足为奇地，镇压与反叛的恶性循环。与之相比，《权力的游戏》简直就是乡村牧师的茶话会。……读了蒙蒂菲奥里的绝妙叙述，让人觉得，在沙皇的灾难性领导下，俄国君主制的灭亡是个必然。
——安东尼·比弗（Antony Beevor），《金融时报》

这本五彩斑斓且活力充沛的书……结构很简单，是涵盖三百多年的按照时间顺序的叙述史。蒙蒂菲奥里从这段漫长历史里专业地选取了最佳部分（最惊世骇俗、最怪异荒唐、最具有戏剧性），并将之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蒙蒂菲奥里的故事横亘时空，从成吉思汗到戈尔巴乔夫，但他的文字不会因为博学而让读者望而却步……他具有极强的天赋，擅长活泼地描写人物和讲述故事。
——露西·休斯－哈勒特（Lucy Hughes-Hallett），《新政治家》

甲骨文官方微信

ISBN 978-7-5201-1322-9

定价: 168.00 元（上、下）


蒙蒂菲奥里继《耶路撒冷三千年》之后又一力作
《泰晤士报》《标准晚报》《经济学人》年度好书
《每日电讯报》年度历史类好书
罗曼诺夫皇朝 1613-1918
THE ROMANOVS
1613-1918
〔下〕
陆大鹏 译
〔英〕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 著
(Simon Sebag Montefior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Simon Sebag Montefio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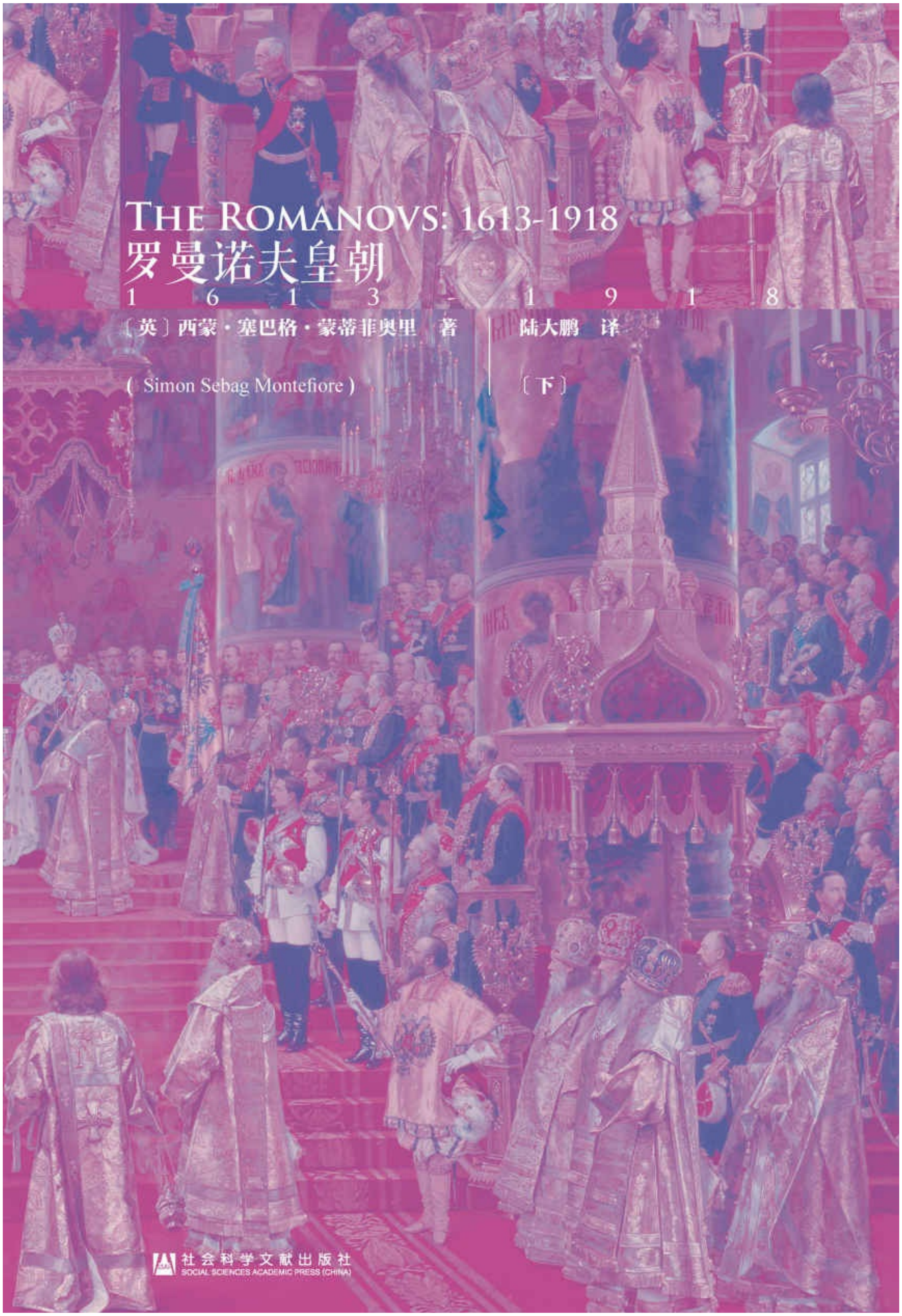
著有多部荣获大奖的畅销书，现已翻译为超过四十五种语言出版。他的作品包括《叶卡捷琳娜大帝与波将金》（入选塞缪尔·约翰逊奖、达夫·库珀奖、马希传记奖短名单），《斯大林：红色沙皇的宫廷》（荣获英国图书奖的年度历史图书奖），《青年斯大林》（荣获英国科斯塔传记奖、美国《洛杉矶时报》传记奖、法国政治传记大奖和奥地利克莱斯基政治文学奖）。《耶路撒冷三千年》获得美国犹太图书理事会“年度好书”奖。《罗曼诺夫皇朝》是全球顶级畅销书，入选《纽约时报》十大好书榜单，并荣获“卢皮凯亚·德尔·特里奇奥文学奖”（Lupicaia del Terriccio Literature Prize）。

他的作品还包括得到高度赞扬的“莫斯科三部曲”（小说）：《萨申卡》《正午的红色苍穹》和《冬天的一夜》（荣获英国年度政治小说奖）。他为 BBC 撰写并主持了五部电视纪录片，涉及伊斯坦布尔、耶路撒冷、罗马、西班牙和维也纳的历史。他的多部作品将被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他的推特为：@simonmontefiore。更多信息见 www.simonsebagmontefiore.com。

译者简介

陆大鹏，英德译者，南京大学英美文学硕士，热爱一切 long ago 和 far away 的东西。代表译作“地中海史诗三部曲”、《阿拉伯的劳伦斯》《金雀花王朝》《伯罗奔尼撒战争》《伊莎贝拉》《滑铁卢》《恺撒》《奥古斯都》《征服者》等。

豆瓣、新浪微博：陆大鹏 Hans 微信公号：ldphans



THE ROMANOVS: 1613-1918

罗曼诺夫皇朝

1 6 1 3 - 1 9 1 8

〔英〕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 著 | 陆大鹏 译

(Simon Sebag Montefiore)

〔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罕见的幸福婚姻：尼古拉一世（左上）深爱自己的普鲁士妻子穆菲（右，和未来的亚历山大二世及玛丽亚在一起）。他们最喜爱的住所是彼得宫城的小屋亭子（左上），但大克里姆林宫（左）更能反映尼古拉一世对俄国的构想。

//瓦莲卡·涅利多娃（最左），尼古拉一世宫廷的美人，是他最宠爱的情妇。他每天要去看她两次。

//尼古拉一世将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视为讨嫌而声名狼藉的才子。尼古拉一世审查普希金的诗歌，对他的妻子抱有幻想，禁止他参加致命的决斗——不过禁止也是白费功夫。

//亚历山大二世是罗曼诺夫沙皇当中最讨人喜欢也最有吸引力的一位。他解放农奴的举措颇得民心，但也提高了人民的期望，而朝廷没有办法满足这种期望。

//在克里米亚战争的灾难之后，亚历山大二世的挚友和浮夸的捍卫者巴里亚京斯基公爵（坐者）接受传奇反抗领袖沙米勒的投降。

//亚历山大二世的长子尼克沙（左上）是完美的皇储，爱上了完美的未婚妻丹麦的明妮。他的英年早逝毁坏了他父母的婚姻。明妮后与他的弟弟，即昂首阔步的巨人萨沙订婚，萨沙就是后来的亚历山大三世（右上）。

//亚历山大二世和他那无趣、疾病缠身的皇后玛丽亚（最右），她给他生了许多男性继承人。图中后排左起依次是保罗、谢尔盖、玛丽亚、阿列克谢、萨沙（自豪地俯向明妮，她抱着未来的尼古拉二世）和弗拉基米尔。

//亚历山大二世爱上了卡佳·多尔戈鲁卡娅（左上，沙皇的长毛猎犬“勋爵”在她脚下），当时她还是个女学生。他们最后在美景宫（右上）成为情人；亚历山大二世赞誉卡佳的床上功夫和她浓密美丽的头发与性感的躯体，他还亲自给她画了一幅素描像（右上）。

//亚历山大二世的弟弟科斯佳（上，最右）帮助他推动了改革，但科斯佳的长子尼古拉（站立者）是个颓废的性瘾者，偷走父母的钻石，送给他迷恋的美国交际花范妮·李尔（左上）。科斯佳的次子KR（上，最左）成了一个诗人，有着自己的隐秘性生活。

//亚历山大二世的儿子、贪图享乐的水手阿列克谢（左，与卡斯特将军在一起）在让自己的情妇怀孕之后，被送去美国旅行。他在美国猎杀野牛，追逐歌舞女郎。

//亚历山大二世差一点就占领了君士坦丁堡，但在柏林会议受挫。图中央，俾斯麦侯爵与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安德拉希伯爵（左）和彼得·舒瓦洛夫伯爵（右，曾任沙皇的首席大臣）庆祝。索尔兹伯里侯爵（最右侧，蓄着大胡子）在与奥斯曼代表谈话。左侧，老朽的亚历山大

· 戈尔恰科夫公爵坐在椅子上，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比肯斯菲尔德伯爵）俯视着他。

//罗曼诺夫皇朝的加冕礼是神圣的政治仪式，旨在祝福和促进神圣的独裁统治。亚历山大三世在父亲遇刺后加冕，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巨人”亚历山大三世在他的主要居所加特契纳，和尼基、谢妮娅、格奥尔基、奥尔加和（前排）米哈伊尔与狗“堪察加”。

//尼基的芭蕾舞女，“小K”。

//1894年，黑森的恩斯特和爱丁堡的“小鸭子”在科堡举行婚礼，宾客包括欧洲各国王室成员。尼基和阿丽克丝就是在这里订婚的。德皇威廉二世和维多利亚女王坐着。第二排：刚刚订婚的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站在威廉二世和维多利亚女王背后；然后是亚历山德拉的姐妹，维多利亚和伊蕾妮；米欣，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妻子；亚历山大二世的女儿玛丽亚，爱丁堡/萨克森-科堡公爵夫人；威尔士亲王伯蒂，站在尼古拉背后。后排：保罗大公（左二）；谢尔盖大公（中，戴着圆顶礼帽）；他后面是罗马尼亚的米茜；罗马尼亚的斐迪南、埃拉、弗拉基米尔大公，最右侧是爱丁堡/萨克森-科堡公爵阿尔弗雷德。

//最后的宫廷盛景：1903年的化装舞会。（左上）尼基和阿丽克丝打扮成阿列克谢沙皇和玛丽亚·米洛斯拉夫斯卡娅。（右上）莫斯科总督、怪异的谢尔盖叔叔，和阿丽克丝的姐姐埃拉在一起。（左）颓废的阿列克谢叔叔，海军总司令，由于他那些“放荡的女人和缓慢的船”而臭名昭著。他的情妇济娜（下）是洛伊希滕贝格公爵夫人，“在电影上扮演浪荡妖女一定可以成名”。

//冬宫，圣彼得堡。

//叶卡捷琳娜宫的卡梅隆画廊，皇村。

//亚历山大宫，皇村。

//利瓦季亚的小宫殿。

//利瓦季亚的白宫，克里米亚。

//彼得宫城的“下别墅”。

//“流血星期日”的大屠杀（上）引发了1905年革命。尼古拉二世派谢尔盖·维特（最左）到新罕布什尔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中）和日本代表和谈。尼古拉二世做出让步，颁布宪法：在冬宫（下）为杜马开幕，左侧是权贵，右侧是社会主义者。

//拉斯普京与亚历山德拉和孩子们（奥尔加、塔季扬娜、玛丽亚、阿纳斯塔西娅和阿列克谢）的唯一合影，里面还有保姆玛丽亚·维什尼亚科娃。姑娘们遇害的时候，还戴着他的护身符。

//拉斯普京性欲极其旺盛。这是他与女性崇拜者们的合影，里面有安娜·维鲁博娃（站着，左三），她是皇后最好的朋友，也是皇后与拉斯普京之间的联络人。

//（上）尼基和姑娘们护送亚历山德拉，阿列克谢骑着三轮车。阿列克谢患有血友病，不能像其他小孩一样玩耍，而亚历山德拉也经常生病。亚历山德拉和阿列克谢坐着轮椅外出（下）；事必躬亲的专制君主尼古拉二世在亚历山大宫批阅他那些“烦人的文件”。

//在克里米亚的一次家庭野餐，里面隐含了一种奇怪的三角关系：亚历山德拉盯着尼古拉二世，而他坐在安娜·维鲁博娃旁，安娜的脚则在桌下挑逗他。

//1908年，尼古拉二世在克里米亚与核心廷臣一起远足。图中包括他最好的朋友“瘦子”奥尔洛夫将军（中），只有此人敢和亚历山德拉打情骂俏；还有“胖子”弗拉基米尔·奥尔洛夫公爵（右起第二个），此人后来图谋反对拉斯普京。1914年，沙皇和女儿们在一起，（左起）塔季扬娜、阿纳斯塔西娅和奥尔加。

//尼基说：“要是她身体健康就好了。”对沙皇一家来说，亚历山德拉的歇斯底里与疾病几乎和阿列克谢的血友病一样让人焦虑。阿丽克丝在皇家游艇上搂着儿子（左），但她自己也需要安娜·维鲁博娃和女儿们的持续照料（右）。

//熟悉的景象：在克里米亚，全家人护送着坐轮椅的皇后。

//在“胖子”奥尔洛夫的鼓励下，尼古拉二世开始收藏汽车。1913年在克里米亚，皇后乘坐一辆德洛奈-贝尔维尔汽车抵达；尼古拉二世的劳斯莱斯“银鬼”（右）是他在利瓦季亚的两辆劳斯莱斯汽车之一。

//乘“旗帜”号游艇旅行是沙皇一家最喜爱的度假方式。1909年，德皇威廉二世（左上）来到这艘游艇上。他不断游说尼古拉二世，希望后者脱离与法国的盟约，加入德国阵营。

//利瓦季亚和“旗帜”号上自由与快乐的场景。1911年9月，年纪较大的两个女儿，奥尔加（左）和塔季扬娜与她们最喜欢的“旗帜”号军官玩耍，其中有帕维尔·沃罗诺夫（奥尔加与他相爱）；并在甲板上和军官们跳舞。

//1912年夏季，在芬兰湾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小海湾中，相信水疗的尼古拉二世在裸泳（右上）；而在南方的利瓦季亚，他让阿纳斯塔西娅吸烟（右下）。

//家里的表演家、调皮捣蛋且聪明的阿纳斯塔西娅，她可能是自拍的发明者。

//亚历山德拉穿着睡袍，她的一个女儿拍下了这张照片。

//1911年，亚历山德拉和姑娘们来到基辅火车站。迎接尼古拉二世的是他的首相、他统治时期的伟大政治家彼得·斯托雷平。蓄着络腮胡子的弗雷德里克斯男爵在检查自己的勋章。亚历山德拉相信，上帝撤销了对斯托雷平的保护，没过多久事实就证明她是对的。

//阿列克谢（左上，在“旗帜”号一次航行期间守卫野餐会）渴望成为军人。父子俩（上）穿着军装在亚历山大宫。1912年，全家在波兰斯帕瓦的庄园狩猎（左），其间阿列克谢经受

//阿列克谢（左上，在“旗帜”号一次航行期间守卫野餐会）渴望成为军人。父子俩（上）穿着军装在亚历山大宫。1912年，全家在波兰斯帕瓦的庄园狩猎（左），其间阿列克谢经受

了最严重的一次发病。母亲为他守夜的时候，拉斯普京发来电报：“小宝宝不会死。”但孩子还不能走路，在1913年莫斯科的三百周年庆典期间要由人抱着。

//1914年夏季：在彼得宫城，塔季扬娜、阿纳斯塔西娅、玛丽亚、奥尔加和沙皇向后弯腰保持平衡，安娜·维鲁博娃注视着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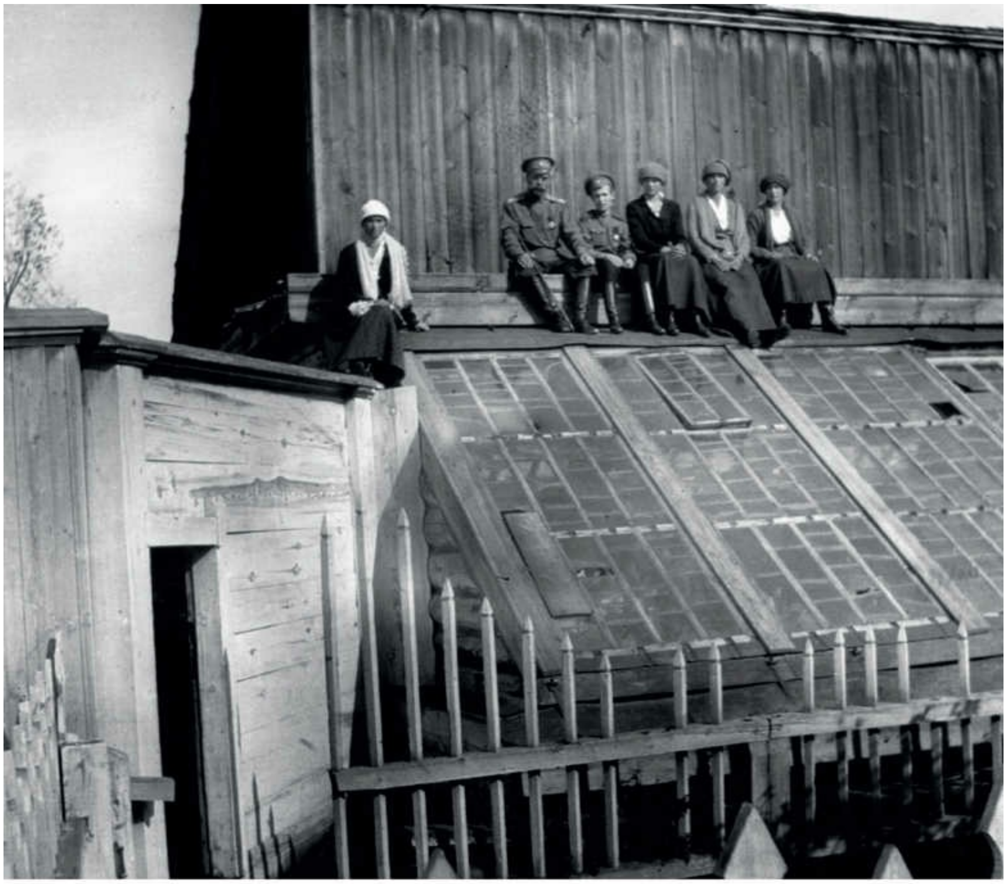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本营：在莫吉廖夫（左），最高统帅尼古拉二世和阿列克谢检阅骑兵部队；在巴拉诺维奇（左下），尼古拉二世和陆军总司令尼古拉沙与弗雷德里克斯伯爵

在一起。

//在皇村，战争期间，阿丽克丝和年纪较大的姑娘们当护士。这张照片里，她们在病房内欣赏伤员斗剑。

//尼古拉二世接管了最高统帅权，但允许亚历山德拉在彼得格勒管理政府，由拉斯普京辅佐她。1916年5月，她到莫吉廖夫的大本营见他，坚持要求罢免更多的大臣。

//亚历山德拉和拉斯普京的干政激怒了上流社会。菲利克斯·尤苏波夫公爵（左）是双性恋花花公子，娶了沙皇的外甥女伊琳娜。德米特里大公（下，和亚历山德拉在一起）与尤苏波夫一起决定杀掉拉斯普京。尤苏波夫的回忆录充满戏剧性，但实际上拉斯普京是被很高效地杀死的。尸体（左下）被发现时，致命伤非常明显——近距离对前额中央的一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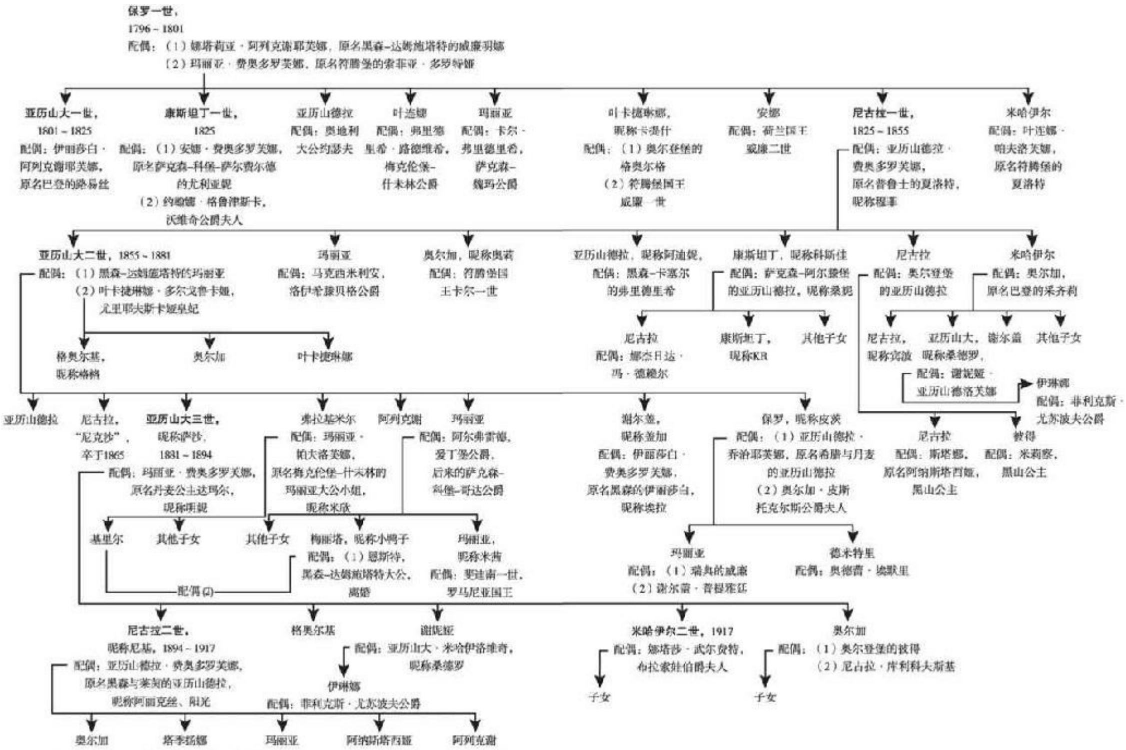


//革命之后：尼古拉二世在皇村的树林中（左下）；沙皇一家在托博尔斯克总督住宅的屋顶上（上）；尼基和阿丽克丝的最后几张照片之一，一起在托博尔斯克（右下），后来他们被

送往叶卡捷琳堡。

第三幕 衰落

罗曼诺夫家族，约1800～1918



说明：人名处的年份为沙皇在位的年份。另请注意，小鸭子和米茜都是玛丽亚的女儿；小鸭子的第二任丈夫基里尔是弗拉基米尔与米欣的儿子。

第一场 朱庇特

出场人物

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皇太后，保罗一世的遗孀

尼古拉一世，皇帝，1825～1855年在位，保罗一世与玛丽亚的儿子

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原名普鲁士的夏洛特公主），皇后，尼古拉一世的妻子，“穆菲”

亚历山大二世，皇帝，1855～1881年在位，尼古拉一世与穆菲的长子，皇子，妻子为黑森-达姆施塔特的玛丽亚大公小姐

玛丽亚，尼古拉一世与穆菲的长女，嫁给马克西米利安·德·博阿尔内，洛伊希滕贝格公爵

奥尔加，尼古拉一世与穆菲的次女，“奥莉”，嫁给符腾堡国王卡尔一世

亚历山德拉，尼古拉一世与穆菲的三女，“阿迪妮”，嫁给黑森-卡塞尔的弗里德里希方伯

康斯坦丁，尼古拉一世与穆菲的次子，“科斯佳”“伊索”，妻子为萨克森-阿尔滕堡的亚历山德拉公爵小姐，“桑妮”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尼古拉一世与穆菲的三子，妻子为奥尔登堡的亚历山德拉公爵小姐

米哈伊尔，尼古拉一世与穆菲的四子，妻子为奥尔加，原名巴登的采齐莉大公小姐

康斯坦丁一世，皇帝，1825年在位，保罗一世与玛丽亚的次子，尼古拉一世的兄长，皇子，短暂担任皇帝，妻子为沃维奇公爵夫人

安娜，“安奈特”，保罗与玛丽亚的第六个女儿，嫁给荷兰国王威廉二世

米哈伊尔，保罗与玛丽亚的幼子，妻子为叶连娜·帕夫洛芙娜（原名符腾堡的夏洛特公主），“家里的知识分子”

廷臣：各部大臣等

米哈伊尔·米洛拉多维奇，伯爵，将军，圣彼得堡总督，“巴亚尔”

亚历山大·本肯多夫，伯爵，第三处处长

彼得·沃尔孔斯基公爵，宫廷事务大臣

弗拉基米尔·阿德勒贝格，宫廷事务大臣，伯爵

伊凡·帕斯科维奇，将军，埃里温伯爵，华沙公爵，陆军元帅

卡尔·冯·涅谢尔罗迭，外交大臣，首相，伯爵

亚历山大·切尔内绍夫，陆军大臣，伯爵，公爵，“北方的风流浪子”

汉斯-卡尔·迪比奇，德意志裔将军，伯爵，总参谋长，“茶壶”

阿列克谢·奥尔洛夫，军人、外交官，第三处处长，伯爵，公爵

瓦西里·多尔戈鲁基公爵，陆军大臣，第三处处长

米哈伊尔·沃龙佐夫伯爵，新俄罗斯与高加索总督，公爵，“英国勋爵”

亚历山大·缅什科夫公爵，海军大臣，芬兰总督，克里米亚军队总司令

瓦尔瓦拉·涅利多娃，尼古拉一世的情妇，“瓦莲卡”

瓦西里·茹科夫斯基，诗人，穆菲的教师，后成为亚历山大二世的教师

亚历山大·普希金，诗人

在迪比奇把沙皇的死讯送往圣彼得堡和华沙并安排将遗体送回都城的同时，亚历山大一世的遗孀和所有廷臣都向康斯坦丁一世皇帝宣誓效忠。但幕僚长也在加速调查谋反阴谋。

廷臣从沙皇驾崩地点花了六天时间抵达华沙，但从沙皇驾崩地点到圣彼得堡有1400英里，快马加鞭也要八天。1825年11月25日，在华沙，康斯坦丁的亲信不知道他已经放弃了皇位。他们当然都想向他宣誓效忠，但康斯坦丁拼命阻止他们。亚历山大一世在波兰的代表诺沃西利采夫跪下并欢呼“皇帝陛下”的时候，康斯坦丁说自己已经放弃了皇位。诺沃西利采夫糊涂了，又一次要欢呼，促使康斯坦丁大吼起来：“停止，记住我们只有一个皇帝，就是尼古拉！”几分钟后，他的副官也跪下，康斯坦丁发起飙来，揪住他的衣领猛地晃荡：“闭嘴！你怎么敢说这样的话？你知不知道，你会被披枷带锁地流放到西伯利亚？”

11月27日，尼古拉和母亲玛丽亚在冬宫礼拜堂庆祝亚历山大一世身体好转，这时皇太后的男仆送来了迪比奇的信。“我看到全完了。我们的天使已经不在人间。”他们的母亲瘫倒了。尼古拉在祭坛前祈祷，然后把母亲交给自己的妻子照料，宣布：“我要去尽自己的义务。”但他的义务是什么？

尼古拉立刻向康斯坦丁皇帝宣誓效忠，并确保其他所有人也这么做。他回来照料母亲的时候，她惊恐万状：“尼古拉，你做了什么？你难道不知道，还有一份宣言，指定你为继承人？”

“如果真有这样一份宣言，”尼古拉答道，“我不知道它的存在……但我们都知道，不管怎么样，我们的主人、我们的合法君主，是我的兄长康斯坦丁！”他写信给康斯坦丁，告诉他：“我已经向您宣誓效忠。我难道会忘记我的荣誉和良心让我们亲爱的祖国到了这样一个困难的处

境……一切井然有序，但请看在上帝分上，快点回来。”

“我的决心不可动摇，”康斯坦丁回信道，“我不能接受你的邀请，不能立刻回到你身边。如果事情不按照我们已故皇帝的遗嘱安排好，我会走得更远。”

两兄弟书信往来的一个多星期里，康斯坦丁在华沙坚持说他不是皇帝，尼古拉在圣彼得堡也不接受自己是皇帝。尼古拉的骑士精神和罗曼诺夫家族的兄弟情义意味着，他不会攫取皇冠，只会接受兄长的主动让位。但心绪紊乱的康斯坦丁做不到这一点。

圣彼得堡只有一个人知道亚历山大一世的秘密宣言，他就是神秘主义者亚历山大·戈利岑。他匆匆去找年迈的洛普金公爵（国务会议的主席，保罗沙皇的情妇加加林娜的父亲），敦促他召开国务会议。[1]很多人坚持认为康斯坦丁是皇位继承人，这些怪异日子里的权力掮客们尤其支持康斯坦丁。圣彼得堡总督米哈伊尔·米洛拉多维奇将军是康斯坦丁的好友。他主张，不管亚历山大一世是怎么命令的，康斯坦丁都是合法沙皇。米洛拉多维奇是博罗季诺战役的英雄之一，也是个性格怪诞的花花公子，因为在圣彼得堡的各家剧院寻花问柳而得到一个绰号“巴亚尔”（一个浪漫的法国骑士）。他把这些剧院当作自己的私人后宫。现在他一边勾引芭蕾舞女，一边向尼古拉保证：“一切安宁。”

对尼古拉来说，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康斯坦丁必须到首都来，或者至少是公开宣布放弃皇位。于是在12月3日，尼古拉恳求他二选一，或者两样都做。“就这样过了八九天，”尼古拉回忆道，“我们如何向全社会解释我们的沉默？焦躁和不满的情绪非常普遍。”

“如果你成了君主，请放心，我一定支持你。”尼古拉的姐姐安娜（如今在海牙，嫁给了奥兰治亲王威廉）写信给哥哥康斯坦丁。她想道：“两兄弟争夺不当皇帝的权利，或许是史上独一无二的例子。”但皇

太后玛丽亚在两个儿子之间难以抉择。“我的孩子们！我的处境多么可怕”，她写信给安娜道，并补充说，她最小的儿子“米哈伊尔今天去见我们亲爱的皇帝康斯坦丁……愿他尽快回到我们身边”。米哈伊尔不断写来书函，但即便皇太后亲自恳求，康斯坦丁也不肯离开华沙。他害怕自己一旦去了圣彼得堡，就会不可避免地被推举为皇帝。“愤怒的鬣狗”向尼古拉解释了这一点，但还是没有按照尼古拉的要求公开宣布放弃皇位。

突然间，12月12日，迪比奇和切尔内绍夫的信从南方送到了，上面写着“十万火急，仅供皇帝拆阅！”，警示了“蔓延帝国各地的新阴谋”。

“就在这时，我察觉到我的命运的全部负担，”尼古拉写道，“并恐惧地认识到我自己处在怎样的环境。”他唤来米洛拉多维奇和戈利岑，和他们一起打开了切尔内绍夫的信，里面列出了北方协会密谋者的名单。尼古拉认识到“我不能浪费一分一秒，必须立刻行动”。他命令米洛拉多维奇逮捕密谋者，但这位总督什么也没做，终日和最近搞上手的一个芭蕾舞女在床上厮混。尼古拉命令他兄长的大臣斯佩兰斯基在历史学家卡拉姆津（自亚历山大一世驾崩以来，他天天拜访皇太后）的协助下起草登基宣言。随后他去了自己的私人套房。他妻子写道，“我的尼古拉回来了，跪在我面前，第一个称我为皇后，向我致敬”，[2]尽管“康斯坦丁不想发表宣言，并坚守之前的决定”。

当晚，年轻的近卫军中尉雅科夫·罗斯托夫采夫拜访了尼古拉一世，向他警示，革命党计划于12月14日（“命运攸关的日子”）发动政变。

次日，即13日，尼古拉一世签署了登基宣言，命令洛普金和外交大臣涅谢尔罗迭于当夜召开国务会议。米哈伊尔大公正在从华沙返回，他会作证，康斯坦丁已经拒绝皇位。晚上8点，国务会议的二十三名成员聚集在冬宫，但米哈伊尔始终没有抵达。最后，午夜过后，尼古拉一世

独自来了。他朗读了宣言，所有人都起立。“今天，我要求你们宣誓效忠，”他用那种盛气凌人的恢宏风格（这后来成了他的标志性风格）宣布，“明天，我将向你们发号施令。”他们鞠躬并宣誓。

尼古拉一世去见母亲和妻子，接受了她们的廷臣的鞠躬。革命党这一夜在组织起义，选举他们当中身份最高贵的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伊公爵为“独裁者”。但军中同意起义的单位不多。“独裁者”踌躇不决，害怕“这是一场无望的行动”。尼古拉一世则告诉亚历山大·本肯多夫：“到今夜，或许我俩都会丧命，但至少我们是为履行义务而牺牲的。”尼古拉一世“睡得很安稳，良心坦荡”。

在“命运攸关的日子”，即14日，皇帝凌晨4点起床，5点向近卫军各团团长讲话：“都城的安宁，需要你们用脑袋向我负责。即便我只能当一个小时的皇帝，我也要配得上这份荣耀。”军官们匆匆返回自己的部队。7点，米洛拉多维奇、元老院和神圣宗教会议在冬宫聚集，士兵们则向两周内的第二位新皇帝宣誓效忠。11点，米洛拉多维奇再次报告称，城内“十分安宁”，然后他可能回到了情妇身边。但几分钟后，米哈伊尔终于从华沙返回了，军官们冲进来汇报：“陛下，莫斯科团造反了”，该团团长身负重伤。“叛军在冲向元老院。需要命令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和近卫骑兵团去镇压他们。”[3]

尼古拉一世“如遭雷击”。

新皇帝独自祷告，然后告诉母亲与妻子：“莫斯科团出了点麻烦。我要去那里。”他“决定亲自去危险的地方”。近卫骑兵团团长阿列克谢·奥尔洛夫第一个前来听命。[4]尼古拉一世命令他包围叛军所在的位置。奥尔洛夫纵马狂奔而去。尼古拉一世来到冬宫广场，那里挤满了围观者。他看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全副武装、英姿勃发地在那里待命。“组成进攻纵队！”他下了命令。他们出动之后，米洛拉多维奇骑马赶到：“情况不妙。他们去元老院了。但我会跟他们谈。”尼古拉一世率

领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开向元老院，“这是我一生中无与伦比的时刻！”他命令士兵装填子弹，然后派一名副官回去，把他的儿女从阿尼奇科夫宫接到戒备森严的冬宫。沙皇看到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伊公爵从总参谋部观看外界，但并不知道特鲁别茨科伊就是革命党的“独裁者”。米洛拉多维奇骑马来到起义军那里，向他们慷慨激昂地讲话，但其中一人开枪打中了他的胸部，另一人用刺刀捅他。他于当夜死去。现在，尼古拉一世在几名亲信（包括亚历山大·本肯多夫和弗拉基米尔·阿德勒贝格，即他的女教师的儿子）的陪同下，与奥尔洛夫会合，将忠诚的部队部署在元老院广场周围。他派阿德勒贝格回冬宫，护送他的家人去安全的皇村，总算还来得及。皇太后和皇后拒绝离开圣彼得堡，但就在忠于皇帝的近卫军摆开阵势之时，一队叛军掷弹兵抵达了冬宫。叛军大失所望，差点撞上尼古拉一世本人，他厉声喝道：“停下！”

“我们支持康斯坦丁！”他们喊道，但没有认出尼古拉一世。他们完全可以就在此时杀掉他，并改变历史。

“好吧，”皇帝说着，指了指元老院，“你们的阵地在那边。”

尼古拉一世和本肯多夫视察他们的阵地的时候，被9000名保皇军包围的3000名叛军向他俩开枪。米哈伊尔大公走上前去，命令叛军投降，但叛军开枪，差点打死他。尼古拉一世注意到，叛军不再高呼“康斯坦丁万岁！”而是呐喊“宪法万岁！”尼古拉一世说，许多出身农民的士兵重复这个口号，“误以为康斯坦丁的妻子名叫‘宪法’”。

此时是下午3点，要不了多久天就要黑了。圣以撒大教堂屋顶上的工人向他的部队抛掷瓦块。叛军则“向我放了一轮齐射”，但尼古拉一世渴望不流血地结束僵局。他命令奥尔洛夫的近卫骑兵团（身穿带鲜红色衣领的白色上衣，戴铜盔），然后是骑士近卫团（穿胸甲）冲锋，但叛军向骑兵开枪，这两队衣着光鲜的骑兵都在冰面上滑倒。“陛下，十万火急。没有别的办法，我们需要榴霰弹！”伊拉里昂·瓦西里奇科夫公爵

说。

“你要我在执政第一天就杀人吗？”

“是的，陛下，”瓦西里奇科夫答道，“这是为了挽救您的帝国。”

“从右翼开始，大炮准备发射！”尼古拉一世喊道。叛军瓦解了，他们的领袖努力重整旗鼓，越过冰面发动强攻，去占领彼得保罗要塞。在炮火的扫射下，冰面破裂，叛军溃散。沙皇命令本肯多夫和瓦西里奇科夫搜捕逃跑的革命党，然后返回了冬宫。

尼古拉一世在冬宫广场检阅了工兵团，该团挽救了他的家人。从停止射击的那一刻起，他就有意识地把镇压叛乱转化为三样东西：对皇朝誓死效忠的宣誓、俄国民族性的圣礼和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排斥。“我命令把我儿子带来。”

蓝眼睛的亚历山大此时只有八岁，穿着军服。“这是我儿子，”尼古拉一世说，“你们要忠诚地侍奉他。”他把男孩放到士兵们的怀抱里，他们亲吻他的双手双脚。

在宫里，“我的房间就像战时的司令部……瓦西里奇科夫和本肯多夫发来潮水般的快件”。俘虏被押来，包括“独裁者”特鲁别茨科伊，他自称无辜，直到审讯者拿着书面证据与他对质，“他才羞愧地拜倒在我脚下”。

“把他带走。你们彻底完蛋了！”尼古拉一世说，“审讯持续了一整夜……我不仅没有时间躺下，甚至连更衣的时间都没有。”

“亲爱的亲爱的康斯坦丁，你的意愿实现了，”他给兄长匆匆写信，“我成了皇帝，但上帝啊，我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真让人伤心，”困惑的米哈伊尔大公惊呼，“我们是低贱之辈，这些人（叛军）是高尚的绅士，还是反过来？”

尼古拉一世刚刚指定了一个调查委员会[5]来彻查密谋集团，乌克兰就爆发了革命。1826年1月3日，800名反叛士兵遭到镇压，其领导者被押往圣彼得堡。尼古拉一世还没有真正开始自己的统治，就必须先镇压叛乱、安葬兄长，并给自己加冕。[6]

在本肯多夫和调查委员会审讯579名嫌疑犯的同时，已故皇帝亚历山大一世的葬礼队伍在蜿蜒穿过圣彼得堡，由沙皇宠爱的马车夫伊利亚引导。伊利亚从来没有离开过亚历山大一世身边，沙皇在巴黎的时候也是他给沙皇驾车。但遗体送抵时，已经严重腐烂，所以没有开棺展示，这也引发了棺中并无尸体的传言。

当各国的皇亲国戚前来参加葬礼之时，尼古拉一世掌管起外交事务，让涅谢尔罗迭给他跑腿办事。他遇到的第一个挑战是百病缠身的奥斯曼帝国，即所谓的“东方问题”（“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它将导致战争。信奉东正教的希腊人和斯拉夫人已经掀起叛乱，反对苏丹。“我以自己的荣誉向你保证”，尼古拉一世告诉法国大使，“我不想要、不希望，也不打算给俄国增加一分一毫的新领土”，但“我也绝不会允许其他人夺走俄国土地的一分一毫”。至于那些反对奥斯曼帝国的反叛者，“我憎恶希腊人”，但他决心执行叶卡捷琳娜大帝和亚历山大一世定下的条约，即俄国是东正教的保护者。他梦想君士坦丁堡成为俄国的一部分。“我心知肚明，因为我只有二十九岁”，外国政客“揣测我是个爱军事的人，并且渴望军事胜利。但他们误会了。我热爱和平”。

“今天晚上，威灵顿公爵来了，”皇太后告诉安娜，“我觉得他消瘦了，但他的面貌还是很英俊。他赞扬尼古拉在12月14日的表现，说很钦佩他。这话让我非常开心。”威灵顿公爵与罗曼诺夫皇族一起用膳的时候，“他说话非常有趣，他的仪态非常自然，让所有人都舒适放松。人

们越是见到他，就越想更多地见到他”。但威灵顿公爵此行的目的是调解尼古拉一世与苏丹马哈茂德二世的关系。马哈茂德二世被俄国的干预激怒，撕毁了之前的协定，拒绝从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撤军。威灵顿公爵觉得尼古拉一世比亚历山大一世更讲道理，于是鼓励他避免战争。他们达成了一笔交易，英国将强迫奥斯曼人授予希腊人有限的独立，同时承认俄国在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利益。但尼古拉一世并没有看上去那样通情达理：他已经给苏丹发去了最后通牒。

3月13日，在彼得保罗大教堂，尼古拉一世主持了亚历山大一世的葬礼。[7]“希腊风格的葬礼肯定是刻意要激起人们的情感”，威灵顿公爵写道。但遗体发臭，并且葬礼上的吟唱没完没了，所以这是“一场可怕的仪式”。威灵顿公爵等不及要回国。[8]

尼古拉一世在等待奥斯曼帝国对他的最后通牒做出反应的同时，监督了对十二月党人的彻底消灭。“我们必须为俄国和我们的民族荣誉复仇，”他告诉康斯坦丁，“决不能心慈手软！”

调查委员会呈交报告之后，一个特别最高法庭于6月3日开庭，判处5名反叛者肢解，31人斩首，85人监禁。没有经过审判，沙皇亲自量刑。但在7月12日，犯人出庭的时候，尼古拉一世将刑罚减为5人绞刑，其他人监禁、到矿井做苦役或者流放西伯利亚。[9]

沙皇设计了死刑的每一个细节，以作为“对欧洲的教训”。7月13日，沙皇夫妇在元老院广场参加了一场悲戚肃穆的典礼，以纪念“在此地为了信仰、沙皇和祖国而做的净化俄国之血的牺牲”。下午3点，在要塞，被判死刑的5名反叛者的佩剑被拿到他们头顶折断，他们军服上的军衔标记被撕去；然后他们穿着长袍，被押到绞刑架前。绞刑执行得很不顺利。绞索断了，犯人的腿被折断，他们喊道：“可怜的俄国，我们连绞人都绞不好。”他们被再次吊起、绞死。

“结束了，但寡妇们还在！”尼古拉一世告诉戈利岑。他对反叛者的妻子开恩，但也猜疑她们：“可怜的瑞丽娃怎么样了？我希望她有什么困难会告诉我。去打探一下特鲁别茨科伊和穆拉维夫的妻子在干什么。”他写到其中一位寡妇：“康沃尼茨娜太太几乎闯进了我的卧室。这些女人当中，我最怕的就是她。”怪异的是，他让自己父亲的虔诚情妇涅利多娃去拜访十二月党人的家眷。“我被迫采取措施让这些家庭陷入绝望，这让我自己也很痛苦，”他写信给她道，“但我和他们同样有理由抱怨。”他认为十二月党人起义是全欧洲范围的反对君主制和宗教的病症，他觉得自己毕生的使命本质上是防御性的。尼古拉一世此后一辈子都把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摆在自己办公桌上，它的“证词如此多样、浩繁和复杂，我需要坚定的意志，才不会在它的混乱里迷失”。它就是他道德的北极星、他统治国家的指南。

“我知道自己是个不讨人喜欢的旅长，但我会改变。”他宣称。但在执政早期，他常常与历史学家卡拉姆津谈话，后者告诉他，“我们时代的政治最糟糕的地方之一，就是缺乏畏惧”，并补充说，沙皇应当“更注重人，而不是规则”。尼古拉一世会把这两项箴言都付诸实践。

人们常把尼古拉一世描绘成不可一世、自命不凡、严格执行纪律的人，但他实际上是一个罕有的混合体：他拥有统治国家的精明头脑和意志力，牢牢掌控政策的每一个细节，并且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他是天生的专制君主，或许是专制君主的完美典范，但他知道独裁统治的体制有缺陷。1826年1月，他设立了御前办公厅[10]，作为他独裁统治的引擎。在他眼里，“人生就是服兵役”，他的政府就是军事司令部，群臣就是军官，他们只需要服从命令，而不是分析皇帝的命令。他需要的不是大臣的聪明才智，他喜欢的亲信“不睿智，但兢兢业业地服务”。至于国务会议，它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给我提的问题给出答案，不多不少，仅此而已”。他把将军们当作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百事通。他亲信圈子里的绝大部分人都曾为他的兄长效力，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表现出色，更不

要说在1825年12月展现出的忠诚，并且他们对最高层次的政治经验丰富。其中一些人是严苛的讼棍，但有一些人拥有想象力和真正的才干。[11]他运用自己的个人权威去控制群臣，把御前办公厅当作一种政府监察机构，以避免恣意专断的极权主义。他的所谓“体制”实际上是一套杂乱无章、充满偶然性与随意性的个人安排，沙皇会随机地对其加以干预。

1826年6月25日，尼古拉一世任命亚历山大·本肯多夫为御前办公厅第三处处长。第三处是一个政治警察机关，其任务是“搜集关于所有事件和危险、可疑人物的情报”。本肯多夫受到奥地利警察的启发，曾向尼古拉一世鼓吹建立这样一支秘密警察队伍。他还接管了原属陆军部的规模不大的宪兵。他成为宪兵司令，将其扩充为一支政治警察队伍，使之成为“人民的道德医生”。他希望，身穿鲜蓝色制服、令人安心的宪兵军官将“出现在帝国全境，受到畏惧和尊重，也受到它的总长的道德权威的启迪”。这个道德权威当然就是他自己。

本肯多夫的办公室设在丰坦卡街16号，雇员只有16人，另有宪兵300人。但十二月党人起义之后，检举揭发和监视都变成了爱国的行动。他网罗密探，并积极地拆阅信件，直到他的副手马克西姆·冯·福克可以完全有资格吹嘘：“任何人在自己家里打个喷嚏，一个小时之内就会被报告到沙皇那里。”

本肯多夫看上去不像个当秘密警察的料。这个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曾经荒淫无度，他是玛丽亚皇太后挚友的儿子，也是多罗特娅·利芬的兄弟。他稀里糊涂，有时会忘记自己姓甚名谁，不得不去看自己的名片。皇后穆菲刚到圣彼得堡的时候，本肯多夫曾和她跳舞并打情骂俏。“人们告诉我许多关于他的事情，”她回忆道，“我听见人们赞扬他在战争中的勇气，也哀叹他的生活放荡，不过所有人都对此付之一笑。”但他“镇静自若的风度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因为这与他风流浪子的

名声非常不符”。[12]

本肯多夫比尼古拉一世年长十五岁，但经常和皇帝一起亲如家人地用餐。他相信：“俄国的过去值得钦佩；它的现在更加辉煌；而它的未来，则不可限量。”他吹嘘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向沙皇直言不讳，并且被允许说出不可言说的事情。他曾向沙皇建议实行宗教宽容、尽快修建铁路和废除农奴制。

沙皇必须始终威风凛凛，并且行事要神秘莫测。在他闪电般的快速旅行途中，他和秘密警察总长乘坐一辆敞篷四轮马车，风驰电掣地行进，不事先通知任何人。他告诉本肯多夫，“这是为了对我的行动路线完全保密，更是为了让莫斯科惊愕”。尽管本肯多夫颇有些机灵，但他在沙皇领导下盛气凌人地骚扰艺术家，还是使他成为俄国一长串飞扬跋扈的秘密警察中的第一个。[13]

1826年7月25日，皇帝骑马进入莫斯科，弟弟米哈伊尔陪在他身边，但真正的明星是沙皇的幼子亚历山大。7月30日，“有一场大检阅”，尼古拉一世的母亲告诉他姐姐，“萨沙（亚历山大）在他的团里，从他父亲面前经过，骑着他的胖马疾驰……这个小将军从容不迫，将一切尽收眼底，没有任何虚假的尴尬。他父亲高兴坏了，所有人都被这孩子迷住了”。康斯坦丁抵达后，沙皇三兄弟和小亚历山大在圣母升天大教堂祈祷。“你想象不到，康斯坦丁的到来在这里引起了多么大的轰动，”玛丽亚写道，“人们画十字，还说所有折磨我们的谎言都烟消云散了。”

8月22日，尼古拉一世为自己举行加冕礼，康斯坦丁担任他的“助手，就像当初在亚历山大一世的加冕礼上那样”，他们的母亲喜悦地写道。随后，12月14日的英雄们，奥尔洛夫和切尔内绍夫被提升为伯爵，而沙皇的泼辣保姆夏洛特·利芬被封为公爵夫人。尼古拉一世在加冕宣言中承诺逐步改革，“不是借助蛮勇而草率的梦想，因为这样的梦想总

是具有破坏性，而是逐渐地、自上而下地实施改革”。他还发出了一个和解的讯号。

9月8日，星期三，尼古拉一世接见了诗人普希金，后者已经被六年的外省流亡生活折磨得很憔悴。[14]他俩的身份天差地别，让人们几乎忘记他们差不多是同龄人。沙皇此时三十岁，普希金二十七岁，但魁梧、拥有白镴色眼珠的皇帝与矮小、敏捷如猿猴、蓄着狂野腮须的诗人之间的对比实在是太强烈了。尼古拉一世注意到，普希金的皮肤生了疮。他听说过诗人的放荡多情，怀疑他“患有某种臭名昭著的疾病”。本肯多夫告诉尼古拉一世，诗人“毫无疑问是个百无一用的废人，但如果他舞文弄墨很成功，那么这肯定有好处”。而且不管怎么说，赦免年轻才子，也符合尼古拉一世的骑士思想。“皇帝接见了我，”普希金写道，“对我礼遇有加。”

“如果12月14日那天你在圣彼得堡，你会做什么？”尼古拉一世问道。

“我会在起义军中。”普希金答道。

尼古拉一世问：“如果我释放你，你的思想和行为会有所不同吗？”

普希金“伸出手，承诺自己会有所不同”，于是沙皇表示愿意成为普希金的赞助者。“沙皇让我不再受到审查，”诗人写道，“他自己当我的审查官。”

随后，尼古拉一世把普希金介绍给廷臣：“这就是我的普希金！”在当夜的舞会上，沙皇宣称：“今天我和俄国最聪明的人长谈了一番。”

在本肯多夫的鼓励下，尼古拉一世考虑实施一些根本性的改革，甚至包括废除农奴制。他认为农奴制是“显而易见的罪恶”，指派了一个秘密委员会去研究改革方案。但这个委员会里尽是些死硬的反动分子，所

以只提出了一些不痛不痒的改变措施。尼古拉一世也始终找不到足够的意志或时机去变得更激进。[15]何况，改革需要沙皇百分之百的投入，而他时常被更荣耀的战争与外交的紧急事件转移注意力。

在加冕礼期间，他得知波斯沙阿的王储阿巴斯·米尔扎入侵了高加索。“我刚刚加冕，”尼古拉一世惊呼道，“波斯人就占领了我的一些省份。”他怪罪高加索指挥官[16]疏忽大意，于是提拔了自己最宠爱的骑士。伊凡·帕斯科维奇出身乌克兰士绅，是一位英勇无畏的老将，1816年成为年轻的尼古拉皇子的长官。尼古拉一世敬慕这位比自己年长十五岁的将军，称他为“我的父亲，我的指挥官”。其他人对帕斯科维奇的印象就没这么好了。帕斯科维奇的秘书、诗人格里鲍耶陀夫对他的评价是：“令人无法容忍的蠢驴，只有乌克兰人的那种奸猾”，是“白痴”。帕斯科维奇敏感易怒、傲慢、沉闷、几乎不识字，但积极进取且做事高效。帕斯科维奇强攻了波斯的一些要塞。“埃里温[17]拜倒在陛下的脚下。”他用骑士风格的言辞向沙皇报告，令尼古拉一世龙颜大悦。帕斯科维奇攻克了大不里士[18]，波斯人求和，将现代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很大一部分割让给俄国。帕斯科维奇得到100万卢布的赏金，被晋升为伯爵，姓氏被改为埃里温斯基，并被提升为高加索总司令。他的胜利的时机正巧，因为另一场战争正在打响。[19]

苏丹马哈茂德二世曾向尼古拉一世的最后通牒屈服，但随后招来精力充沛的埃及的半独立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去镇压反叛的希腊人。尼古拉一世同意由英法俄三国联合舰队执行一个欧洲人的解决方案。埃及-奥斯曼舰队仍然拒不服从，于是爱德华·科德林顿将军在纳瓦里诺歼灭了埃及-奥斯曼舰队，迫使苏丹同意让希腊独立。但伦敦和巴黎感到满意之后，苏丹就背弃了给尼古拉一世的承诺，宣布发起圣战。

1828年5月，尼古拉一世的军队攻入今天的罗马尼亚，他享受着这场如短途旅游一般的战争，因为敌人是实力不如他的东方国家。“我非

常开心，身体健康。”他热情洋溢地向康斯坦丁吹嘘道。“或许圣彼得堡的人们不知道晚上到哪里聚会，”涅谢尔罗迭写道，“我们在这里可没有这种窘境。我们有好几个聚会场所……从早到晚，持续不断的机智妙语、睿智警句和寻欢作乐。”

5月27日，尼古拉一世率俄军渡过多瑙河。奥斯曼人虽然在正面对垒中战斗力不稳定，但防守要塞的时候非常顽强。尼古拉一世命令飞黄腾达但才干有限的廷臣同时攻打三座要塞。[20]尼古拉一世的弟弟米哈伊尔多次强攻布勒伊拉[21]都失败了。“振作起来，我亲爱的米哈伊尔，你干得不错，军队表现出了勇气。我们难道能违抗上天的意志吗？”他这样逗弄米哈伊尔道，“如果布勒伊拉不投降，我敦促你再次进攻。”随后他补充道：“如果你对我的意见感兴趣，那么我就以兄弟的身份告诉你：‘我对你很满意！’”

沙皇患了痢疾。本肯多夫告诉他，他不是将军，并报告了帝国内的不满情绪。俄军撤过多瑙河，尼古拉一世返回圣彼得堡，[22]任命迪比奇为前线总司令。迪比奇于1829年5月再次渡过多瑙河，打败奥斯曼人。在高加索，帕斯科维奇攻占了埃尔祖鲁姆[23]。苏丹求和。这是尼古拉一世的第二次胜利。[24]

“今天，俄国主宰了世界，”英国外交大臣阿伯丁勋爵告诉利芬公爵夫人[25]，“在所有地方都无所不能。”但在1830年7月29日，法国国王查理十世在巴黎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他的亲戚路易·菲利普，尼古拉一世称其为“邪恶的篡位者”。但沙皇自信满怀：“俄国无所畏惧。”然而，危险比他想的要更近。1815年，波兰获得了一部宪法；但在搜捕革命社团的行动中，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残酷地压制波兰人的自由。波兰军队总司令康斯坦丁如今遭到波兰人民的憎恶，被认为是来自俄国的暴君。

11月17日，波兰起义军攻打华沙的美景宫，希望能抓获康斯坦丁。

波兰人没能捕获他，他撤往城外的官邸。康斯坦丁原本可以轻松镇压“暴乱”，但他不想损耗自己完美无瑕的军队，于是犹豫不决，最后丧失了华沙。尼古拉一世拒绝与波兰温和派谈判。“好吧，那就打仗吧。”他告诉迪比奇（现在迪比奇获得了一个荣誉称号——扎巴尔干斯基，意思是“越过巴尔干”）。但波兰人发起了反击。迪比奇撤退了。

“这全都不可理喻，”尼古拉一世训斥迪比奇，“看在上帝分上，你做决定时要坚定，不要老是绕弯子。你要通过精彩的、大胆的进攻，向欧洲证明俄国陆军仍然是那支曾经两次进军巴黎的强大力量。”尼古拉一世派遣帕斯科维奇去镇压波兰人。霍乱在帝国全境蔓延，令军队也损失惨重，迪比奇和康斯坦丁先后病逝。但帕斯科维奇成功镇压了波兰起义军。

“华沙拜倒在陛下脚下。”他于1831年8月26日向尼古拉一世如此报告。沙皇赏赐帕斯科维奇“华沙公爵”的头衔和波兰总督的职位。尼古拉一世废除了波兰的宪法和波兰王国。波兰人从此对他恨之入骨。“我知道他们想杀我，但只要上帝没有这个意愿，就什么都不会发生。所以我非常冷静。”

在东方，咄咄逼人的埃及强权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征服了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然后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尼古拉一世更愿意接受一个软弱的苏丹，而不是强悍的穆罕默德·阿里。他派遣战舰和士兵去挽救君士坦丁堡，说服苏丹接受他的保护。波斯人、[26]波兰人和奥斯曼人臣服在他脚下，奥地利和普鲁士向他鞠躬，而在俄国国内，他的威严如同奥林匹斯大神。[27]

波兰起义被镇压之时，霍乱暴发，在圣彼得堡的干草市场引发了暴乱。尼古拉一世只带了两个副官就奔赴现场，直面暴民，命令他们跪下。“我已经恳求上帝宽恕你们的罪孽，”君权神授的皇帝雷鸣般宣布，“你们深深触怒了他。你们忘了自己的义务就是服从我，而我必须

为了你们的行为向上帝负责！记住，你们不是波兰人，你们不是法国人，你们是俄国人。我命令你们立刻散开。”暴民们服从了。难怪尼古拉一世自信是俄国的神圣化身。他矫揉造作地告诉儿女：“我只是在这里执行俄国的命令，实现俄国的愿望。”尼古拉一世坚信不疑：“上帝把俄国托付给我。”在一次检阅时，他高声祷告：“哦上帝，我感谢你，让我如此强大。”

“没有人比他更适合这个地位，”安娜·丘切娃（一名年轻的侍女，后来写了一本极其不谨慎的日记）说，“他那震撼人心的英俊、帝王威仪和严峻的奥林匹斯大神般的仪态，一直到纡尊降贵的朱庇特的微笑，一切都像是真神行走在人间。”他把这个角色演得极妙：“地球上没有什么东西比他那无色泽的白镴般眼睛的凝视更恐怖。”

尼古拉一世在书房工作到深夜。他事无巨细，几乎对所有事务都要精细地管理。当专制君主是一件苦差事。沙皇的母亲在他登基不久之后注意到，沙皇“因政务而忙得不可开交。他从来没有在凌晨2点或3点之前就寝过，甚至没有时间安心吃饭”。他睡在一张金属的军用床上，盖着一件军大衣，黎明就起身，换上近卫骑兵制服，包括紧身马裤；然后他接见大臣，一般是本肯多夫、切尔内绍夫和沃尔孔斯基。10点，他和皇后一起用早膳，相伴一个小时。

穆菲是他生命的中心。“她的温柔天性和肤浅大脑没有原则性，但非常敏感。尼古拉一世极其爱慕这个娇弱、精致的女人”，把她放进“一个黄金鸟笼，那里有华美宫殿、精彩的舞会和英俊潇洒的廷臣。她非常仰慕他，眼里只能看到美丽和幸福的东西”。就连普希金也被她温情的快活所触动。“我非常爱皇后，”普希金写道，“尽管她已经三十五岁了。”她优雅的舞姿“就像百合花生了翅膀”，“静谧地飘浮着”。尼古拉一世欣赏她的性格：“上帝赐给你这样幸福的性格，人见人爱。”只有她能够让暴政的冰山消融。冬宫失火时，他命令消防员首先抢救他们夫妇

的情书。[28]医生们要把身体孱弱的穆菲送去巴勒莫晒太阳。即便已经是几十年的老夫老妻，尼古拉一世还是流泪：“只有在我的老穆菲那里，我才能找到幸福、喜悦和安宁。”[29]

尼古拉一世把家庭的早晨称为“家庭的检阅”，仿佛这是军事检阅。但他告诉安娜，家庭生活“对我来说比任何征服都更宝贵”。他有四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孩子们都被要求写日记。自称为“父亲指挥官”的沙皇会阅读他们的日记，并检查他们的功课。但尼古拉一世最关心的是培养自己的长子。

亚历山大有着符腾堡家族的蓝眼睛和好相貌，还有叶卡捷琳娜大帝那种光辉夺目的肉感。但他性格随和、情绪化。尼古拉一世希望避免他自己经历过的教育的残暴和沉闷，而给亚历山大找来了改革家斯佩兰斯基这样的教师。斯佩兰斯基告诉亚历山大，在俄国的“纯粹君主制”中，沙皇更需要的是道德而不是法律；沙皇必须平衡各个政治派系，永远不要完全信任其中任何一个。亚历山大的另一位教师是瓦西里·茹科夫斯基。这位浪漫派诗人曾教他母亲俄语。“学会去阅读从你一出生就属于你的那本书，”茹科夫斯基告诉男孩，“那本书就是俄国。”茹科夫斯基培养了男孩的敏感，非常喜爱这个男孩，并且敢于批评皇帝本人的过分军国主义。沙皇仔细地平衡穆菲的温柔和茹科夫斯基的感性，选择了另一位教师，卡尔·梅尔德将军，1812年的战争英雄，让他培养皇子对军事的热爱。亚历山大在成长过程中常常穿近卫军制服。梅尔德报告称，皇子拥有健康的本能，但缺乏意志力和对军事的热情。尼古拉一世低吼道：“我要他知道，他这样缺少热情，我不会高兴。他在灵魂里必须是一位军人！”这种多方面的平衡教育颇有效果。

尼古拉一世常常分析皇储。“我的孩子们都很讨人喜欢”，他告诉安娜，“小家伙肯定是个军人……我儿子能用大枪射击，还和我一起骑马”，但他担心亚历山大“虽然像个天使，但非常心不在焉”，就像他那

软心肠的母亲。亚历山大经常哭。“3月30日。写得很差，没缘由就哭了。”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尼古拉一世相信自己可以塑造儿子：“你会怎么处置十二月党人叛贼？”

“我会宽恕他们。”小亚历山大秉承着基督教精神答道。

“你应当这样统治，”尼古拉一世答道，“记住：死也要死在皇位上，决不能放弃权力！”责任和服从胜过其他一切。尼古拉一世解释说，如果需要惩罚亚历山大，“那也是为了祖国，让你学会尽责。惩罚和奖赏你的，不是我，而是祖国”。但父子之间也有乐趣。在彼得宫城，尼古拉一世按照彼得大帝的传统，让男孩们穿着真正的军服，拿着真正的步枪，组成“步兵团”操练。他主持着锻炼孩子性格的游戏，让孩子们及其朋友攀爬大皇宫下方美得惊人的泉水瀑布。

出人意料的是，尼古拉一世对儿子的教育很成功。亚历山大是罗曼诺夫皇朝历史上受教育最好的皇储。1834年4月，他十六岁时，尼古拉一世在冬宫的大教堂举行了一次肃穆的典礼，亚历山大宣誓服从专制君主，并保卫沙皇的统治（誓言是斯佩兰斯基起草的）。不仅亚历山大和他母亲，就连尼古拉一世也落泪了。从此以后，罗曼诺夫皇族所有的大公都会在十六岁生日那天参加同样的典礼。

尼古拉一世的次子康斯坦丁不是个爱哭的娃娃。康斯坦丁一直被称为“科斯佳”，“是个大个子、胖嘟嘟的英俊男孩，极其敏捷，我都抓不住他”，尼古拉一世告诉安娜，“他的确是我们家的人，因为他唯一喜欢听的声音就是军鼓”。又是一个新兵！

科斯佳因为擅长聪明的讽刺而得到“伊索”的绰号。他笨拙、雄心勃勃且尖刻，而亚历山大和蔼可亲。科斯佳很顽皮，只有他敢当着自己父

亲的面，把一位大臣（伊凡·托尔斯泰伯爵）屁股底下的椅子拉走，让他跌倒在地。“夫人，请起立，”尼古拉一世对穆菲说，“我们应当向伊凡·马特维耶维奇道歉，因为我们把儿子养得这么没教养。”而且科斯佳和父亲一样渴望权力。他不明智地抱怨：“萨沙（亚历山大）是在我们的父亲成为皇帝之前出生的，我是在之后。我是皇帝的儿子，他是大公的儿子。萨沙是皇储，这不公平。”小的时候，亚历山大曾同意科斯佳。他告诉自己的教师：“我希望我不是皇子。”这些话都被报告到尼古拉一世那里，他教导亚历山大要履行自己的义务、顺从命运，并教导科斯佳要珍惜家庭和睦。

两个儿子逐渐长大，都不仅尊重，而且爱戴自己的父亲。不过当“朱庇特”的女儿的命运要轻松一些。“玛丽亚正处于长颈鹿阶段……奥莉瘦了”，他告诉安娜，而最小的阿迪妮被他描述为“非常娇小，非常淘气”，是他的宠儿：“一个小宝宝，多么可爱。”

早餐之后，皇帝回去工作，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会去参加经常举办的舞会。如果在冬宫，舞会就是公开的。如果在他当大公时期的旧宅阿尼奇科夫宫，舞会就是私密的。在舞会上，他的鹰眼会立刻捕捉到违反着装规范的现象。“我喜欢大家开心，”他说，“那样他们就不会说蠢话。”

他的宫廷的任务，是威风凛凛地反映他的世界观，即世界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军事体系。一共有540名副官侍奉他（比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翻了一倍），他管理着宫廷德意志风格的等级制度的方方面面、重大节日的大游行、皇族命名日的吻手礼，以及服装的规格。他让人为男士设计制服，为女士和女仆设计裙子，还有他的20名黑人卫兵的宽松红裤子、饰有金线的带金色肩章的黑夹克、黄鞋子和白色头巾。这些黑人卫兵中不少是美国人。[30]在阿尼奇科夫宫，穆菲酷爱跳舞，而沙皇喜爱打情骂俏。[31]

皇室的所有人，甚至他的母亲，都知道尼古拉一世性欲旺盛。穆菲

经常怀孕而无法行房时，皇太后玛丽亚就告诉安娜，“她（穆菲）需要加强健康”，因为“尼古拉已经因为不得不禁欲而心烦意乱了”。廷臣鼓励这样的神话流传：只有在1842年穆菲患病之后，皇帝才追求别的女人。实际上，不管他的婚姻多么幸福美满，他的廷臣都经营着一个娴熟而谨慎低调的为皇帝招揽女人的制度，而且还有一大群老于世故的已婚贵妇美女成为他的情妇。

在一段时间里，最得宠的情妇是长着金色鬈发的“美丽、有趣但狡猾的”阿玛莉亚·克吕德纳男爵夫人。一天晚上，她与尼古拉一世一起用晚餐，然后他与另一个受宠的美人伊丽莎白·布图尔林娜伯爵夫人调情。一个多管闲事的廷臣问阿玛莉亚：“你和他一起吃饭，最后的荣誉却给了她？”

“他是个奇怪的男人，”阿玛莉亚答道，“这种事情必须有个结果，他却从来不。他没有那种勇气，他有一种独特的忠贞观。”

当他在大街上或剧院里看中了一个姑娘，他的副官会去找她安排幽会。法国游记作家屈斯蒂纳侯爵写道：“沙皇的欲望从来没有受到过抵抗。”“我从小到大，对沙皇不仅是爱，还有尊崇，”宫廷的一个十九岁姑娘写道，“我觉得沙皇就是人间的神。”她被送到他面前的时候，“我的心里小鹿乱撞。我觉得自己膝盖发软”。普希金写道，沙皇豢养着“一个后宫，里面都是崭露头角的女演员”。[32]

1832年，在一次化装舞会上，他遇见了一个姑娘。两人跳舞的时候，这个戴面具的美人告诉了他一些他的儿女的细节，令他大惊。这一夜结束的时候，她露出真面目，原来是瓦尔瓦拉·涅利多娃，一个一贫如洗的孤女，她之所以熟悉皇室，因为她是保罗沙皇的情妇叶卡捷琳娜·涅利多娃的侄女。皇帝邀请她进宫，她在宫中不仅赢得了皇后的好感，还讨得他们的女儿奥尔加（昵称奥莉）的欢心。瓦尔瓦拉·涅利多娃被任命为皇后的侍女，她的昵称是瓦莲卡。她的外貌“像意大利人，

有可爱的黑眼睛和眉毛”，大理石一样雪白无瑕的肩膀、高耸丰胸和杨柳细腰。她“非常好玩”，奥尔加写道，“她在万事万物里都能看到滑稽的一面。爸爸经常和她一起喝茶。她给他讲荤段子，让他笑得前仰后合。有一次他笑得太厉害，他的椅子往后倒了下去”。但奥尔加像所有的女儿一样，坚持认为这只是“纯洁的逗乐，爸爸对自己的妻子忠贞不贰”。

廷臣更了解真相。“尽管他的情妇就住在宫里，从来没有人提及此事，”侍从女官玛丽亚·弗雷德里克斯回忆道，“他的婚外情都安排得极其微妙、极其体面、极其妥当。我天天看到他俩，从来没有怀疑过。他在自己妻儿面前非常恭敬。至于那位女士，她从来没有寻求过任何特权。”

尼古拉一世的风流韵事也像军事行动一样安排得一丝不苟。他每天去看瓦莲卡两次，第一次是早上9点，然后他去见皇后，然后下午1点30分再去找瓦莲卡。瓦莲卡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皇帝。她生了孩子，就把孩子送给皇帝信赖的亲信彼得·克莱因米赫尔将军抚养。而克莱因米赫尔把这些孩子视如己出，这是对他的皇帝的最终极的效劳。

皇帝总是在寻找新宠，他注意到普希金新娶了一位妻子，于是设计了一个聪明的办法来监视他并与她调情。[33]

1831年2月，三十一岁的诗人普希金娶了十八岁的娜塔莉亚·冈察洛娃，一个家道中落的富户的女儿。就连他向娜塔莉亚求婚，也必须得到皇帝许可。“皇帝陛下纡尊降贵地表示，他很高兴地相信……你在自己身上找到了那些心灵与性格的品质，能够让一个女人幸福，尤其是像冈察洛娃小姐一样温柔可亲而有趣的女人。”本肯多夫用夸夸其谈的浮华文字写道。他们结婚前，新娘想确认沙皇仍然恩宠她的未婚夫。“至于你个人的地位，”本肯多夫教训普希金道，“皇帝陛下出于对你的父亲一般的爱，纡尊降贵地指示我，本肯多夫将军，并非以宪兵司令的身份，

而是以他能够信赖的人的身份，来观察你，并给你提供建议和指导。”

1833年12月30日，“我接受了‘内廷近侍’的头衔，尽管这对我这个年龄已经不合适了”，普希金抱怨道，“但宫廷（指沙皇）想让娜塔莉亚去阿尼奇科夫宫跳舞”。

普希金很快感受到了沙皇的冰冷钳制。1月23日，他和娜塔莉亚在阿尼奇科夫宫参加了他们的第一次皇家舞会。“我穿着（宫廷）制服来了。他们告诉我，客人应当穿燕尾服。我走了。君主不悦。”尼古拉一世很快就注意到了，告诉娜塔莉亚：“他应当去换上燕尾服再来。你要训斥他！”

尼古拉一世抓住一切机会与娜塔莉亚打情骂俏，“就像一个年轻军官一样紧紧追着她”，普希金写道。沙皇与她跳法国夸德里尔舞，然后整个晚宴期间都坐在她旁边。“一天早上，沙皇故意乘车在她窗前来来回回走了好几次。晚上，在舞会上，他问她为什么总是关着百叶窗。”起初普希金喜欢宫廷的娱乐活动，并且对皇后颇有好感。皇后笑着欢迎他：“哦，是你！”尼古拉一世在宫廷遇见普希金的时候，总要和他说话。娜塔莉亚因为买衣服太多，把普希金逼得要破产的时候，尼古拉一世借钱给他。但监控令普希金窒息，并且更糟糕的是，他发现不仅尼古拉一世和本肯多夫紧抓他不放，教育大臣谢尔盖·乌瓦罗夫也开始审查他了。

乌瓦罗夫的父亲是个会演奏班杜拉琴的近卫军军官，曾与叶卡捷琳娜大帝调情。乌瓦罗夫是古典学家、中东问题专家、地质学的先驱和富有真知灼见的大臣。他嫉妒普希金，安排了一场运动来打击他的名望（和收入），主要方式是攻击他写的普加乔夫起义历史和他的杰作《叶甫盖尼·奥涅金》。这部诗体小说写的是心碎和决斗，在很多方面可以说是现代俄国文学的滥觞。尼古拉一世努力保护普希金，[34]但乌瓦罗夫是沙皇的主要意识形态专家，比一个穷诗人重要得多。

普希金憎恶乌瓦罗夫，用诗歌讽刺乌瓦罗夫的溜须拍马、攀龙附凤和秘密的同性恋取向，但普希金很快会发现，本肯多夫的密探更恶劣。在给自己妻子的一封信中，普希金写到皇储亚历山大的成年，并表示：“我不打算去拜见皇储并向他祝贺……我已经见过三个沙皇。第一个（保罗）命令摘掉我的帽子，还训斥我的保姆；第二个（亚历山大一世）对我不礼貌；第三个让我当内廷侍从。”本肯多夫的密探拆阅了这封信，尼古拉一世怒不可遏。诗人感到厌恶：“我们政府的行事手段，是多么深刻地不道德！警察拆看丈夫写给妻子的信，然后把信送给沙皇（一个教养极好、正派体面的人），而沙皇也不知羞耻地承认此事，还推动了一起维多克（法国罪犯，后成为秘密警察总长）才能做得出来的阴谋。”

普希金要从宫廷辞职，尼古拉一世觉得他忘恩负义。“我从来不会挽留任何人，”沙皇告诉茹科夫斯基，“但在这件事情上，我和普希金之间必须有个了断。”这个威胁迫使普希金收回辞呈。“我原谅他，”尼古拉一世告诉本肯多夫，“但把他唤来，向他解释，他的行为是多么没意义。”

普希金不得不忍着观察他的妻子作为宫廷美人受到关注，而这种关注将导致悲剧。在一次舞会上，有客人看到娜塔莉亚被打情骂俏的近卫军军官包围，而“旁边站着郁郁寡欢的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他完全没有参加到谈话当中”。[35]

一名年轻的近卫军军官迷上了娜塔莉亚，对她爱得神魂颠倒。这个军官是乔治·丹特士男爵，他是个法国流亡者，和年长的恩主雅各布·范·赫克伦男爵（荷兰大使）一起来到圣彼得堡。赫克伦是同性恋者，显然爱着丹特士，并收养他为义子。大使让丹特士加入了衣着光鲜的骑士近卫团（负责在皇宫巡逻）。不管丹特士“住在赫克伦那里，还是赫克伦住在他那里”，他在骑士近卫团的同僚亚历山大·特鲁别茨科伊公爵（也

是丹特士的室友）写道，“在当时的上流社会，鸡奸很普遍。丹特士一直在追求女性，所以我们可以推测他与赫克伦的关系是被动的”。

“我爱得疯疯癫癫”，丹特士在1836年1月告诉赫克伦，“我爱上了圣彼得堡最香甜可口的女人……她也爱我”，但“她的丈夫吃醋很厉害，令人作呕”。娜塔莉亚一时间很喜欢这个法国人，也向他卖弄风骚，但丹特士痴迷她到了变态跟踪狂的地步，并且产生了错觉，以为自己已经和她有了私情，所以他不能接受自己被拒绝。秋季，他又开始了。他玩世不恭地追求娜塔莉亚相貌平平的未婚妹妹叶卡捷琳娜，以此接近娜塔莉亚。与此同时，沙皇在拉祖莫夫斯基家见娜塔莉亚，警告她要保护自己洁白无瑕的名誉。

11月4日，普希金收到一封匿名信，信里提名他为“绿帽骑士团副大团长”。虽然诗人不是唯一收到这样的信的人，他还是非常烦恼。娜塔莉亚向普希金承认自己与丹特士打情骂俏。普希金从来没有怀疑她的贞洁，但错误地相信发匿名信的人是赫克伦。[36]普希金向大使发出决斗的挑战。赫克伦敦促丹特士娶娜塔莉亚的妹妹叶卡捷琳娜（因为丹特士已经勾引了叶卡捷琳娜），希望借此迫使普希金放弃决斗。最后普希金同意了。皇帝传唤普希金，让他承诺不决斗。丹特士与娜塔莉亚的妹妹结婚后，就连皇后对此事也感兴趣：“这是真挚的爱，还是调虎离山？”但丹特士现在是娜塔莉亚的妹夫，可以公开与她打情骂俏了。

1837年1月21日，皇帝、普希金夫妇和新婚的丹特士在一次舞会上相遇。尼古拉一世向诗人保证，他的妻子是贞洁的。普希金气得要爆炸，但不得不感谢他。

“但你能想象我会说别的话吗？”尼古拉一世自鸣得意地答道。

“不仅能，陛下，而且坦率地说，我怀疑您也在追求我妻子。”普希金愤怒地注视着舞厅另一端的丹特士。丹特士用令人发指的双关语赞美

娜塔莉亚，后来她把这些话都转述给了丈夫。

次日早上，普希金刻意写信辱骂范·赫克伦大使——“你儿子的皮条客”。丹特士向普希金发出决斗挑战。1月27日下午，普希金和丹特士在圣彼得堡郊外相会，各自都有助手陪伴。他们站立间隔二十步，助手给他们奉上手枪。普希金正在瞄准，丹特士抢先开枪。普希金身侧中弹倒下，但他站了起来，开了枪，子弹打穿了丹特士胳膊上肉多的部分，打落一个纽扣，只给他造成了轻伤。但丹特士的子弹击穿了普希金的胃部，打碎了骶骨。御医尼古拉·阿伦特被紧急传到普希金的套房，后来向沙皇报告称，普希金已经濒死。“如果上帝决定我们不能在这个世界再见面，”刚从剧院回来的沙皇给普希金写信道，“那么请接受我的原谅和我的建议，以基督徒的身份死去，不要为妻儿担心。我会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好好照顾他们。”尼古拉一世命令医生把这封信送去，然后补充道：“我先不睡觉，等你的消息。”

普希金亲吻了这封信。他接受圣餐。坏疽导致他肠部发炎，令他的痛苦加剧。阿伦特医生用鸦片给他减轻痛苦，而娜塔莉亚的歇斯底里发作。沙皇传来茹科夫斯基。“告诉他，我祝贺他履行了基督徒的义务。”尼古拉一世假惺惺地说。1月29日下午，普希金去世了。尼古拉一世命令茹科夫斯基检查他的文件，看有没有谋逆内容。但茹科夫斯基看到普希金受到这样的骚扰，非常愤怒，训斥本肯多夫道：“这些对你来说是鸡毛蒜皮的斥责，影响了他的一生。你把对他的保护变成了警察监控。”

普希金的遗体停放在他的套房内，1万名哀悼者前来吊唁。乌瓦罗夫和本肯多夫管制着人们的哀思，禁止报纸报道葬礼。但圣以撒大教堂还是人山人海，挤满了参加葬礼的人。随后，棺材被运到普希金的米哈伊洛夫斯科耶庄园下葬。尼古拉一世会感到震惊，因为在历史的记忆中，他自己的军事胜利居然被这个小小诗人遮蔽了光辉，普希金会被尊

为俄国真正的帝王。[37][38]

但尼古拉一世并非事事顺利。在东高加索的车臣和达吉斯坦，伊玛目沙米勒发动伊斯兰圣战，打败了俄军。但俄国的运气好转，尼古拉一世得知胜利终于就要降临时，决定亲自去受降。

10月8日，在阿德勒贝格的陪同下，皇帝乘马车沿陡峭的道路南下，前往他的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马受惊了，”他后来告诉帕斯科维奇，“若不是上帝之手加以干预，我们的马冲过路边矮墙时，我们一定会坠入万丈深渊。马的脖子都已经伸到了悬崖上空，但挽缰断了，马匹倒地，把我们掀翻。我们只受了轻伤。我以为自己要死了。”此后，在二十四位格鲁吉亚公爵的护卫下，魂飞魄散的尼古拉一世进入第比利斯城，受到热烈欢迎。在东北方，他的将军们设圈套围困了沙米勒，尼古拉一世希望此人会到第比利斯向他投降。

高加索山区部族自从18世纪80年代基督徒进入高加索就开始抵抗他们，但俄国笨拙的残暴蛮力引发了一场全面的伊斯兰圣战起义。1834年，沙米勒谋杀了自己的前任，自立为黑旗“穆勒德”[39]的伊玛目[40]。穆勒德是伊斯兰教苏菲派的一种运动。他的要塞被攻破之后，沙米勒尽管已经负伤，还是跳过城墙，坠入深渊，成功逃脱，他是唯一幸存的伊斯兰战士。

现在到了1837年，他被迫同意停火，而俄国人自己破坏了停火协定。沙米勒拒绝投降，巩固了一座新要塞阿胡尔戈，重新作战。俄国的胜利来得非常坎坷，一方面是因为尼古拉一世的瞎指挥和不同委员会与大臣之间的官场内斗，另一方面是因为沙米勒是非对称作战[41]的天才。

在第比利斯，尼古拉一世的副官们努力用各种方式，从庆祝活动到美女，来招待他，但皇帝答道：“我的眼睛只盯着我的军队。”离开之

前，他任命了一些新的将军去镇压沙米勒。他爬上马车的时候，用荒唐的夸夸其谈的言辞宣布："现在，我明白了《创世记》里那句话的意思：要有光，就有了光。"[42][43]

10月21日，在新切尔卡斯克，尼古拉一世与儿子亚历山大会合。父子俩都穿着哥萨克军服，骑马从顿河哥萨克的队列中穿过。哥萨克在大教堂外围成一个圆圈。在那里，盖特曼将权杖交给尼古拉一世，他又将权杖交给兴奋不已的亚历山大。"愿它能够证明，你与我的心是多么近。"尼古拉一世吼道，然后转向哥萨克，喊道："等他接替我的时候，你们要忠诚地侍奉他，就像侍奉我一样！"

事实上，尼古拉一世对儿子的不服管教和风流韵事感到担忧。亚历山大现在十九岁，之前在诗人和教师茹科夫斯基的陪伴下巡视了帝国各地。亚历山大受到群众的热烈围观，他们描述他是"帅小伙"。但父亲的训诫书信不断发来。"我想在你身上找到我们亲爱的俄罗斯母亲未来能够幸福的证明，"尼古拉一世写道，"我就是为了祖国才活着，而你还没有出生就已经被奉献给了祖国！"

亚历山大努力达到父亲"朱庇特"的高标准，他觉得父亲"是我们祖国的化身，不仅仅是一位父亲"。亚历山大应对的办法是发展出了"极深的城府"，这是皇位继承人必需的护甲。他还遗传了父亲的强烈性欲，但没有父亲冰山般的自制力。十四岁时，亚历山大爱上了母亲的侍女娜塔莉亚·波尔兹蒂娜。尼古拉一世在皇村举办了一次中世纪服装的化装舞会，之后，亚历山大在园林内与波尔兹蒂娜幽会，就是在这一次告别了处男生涯。尼古拉一世处理此事的方式就像是真正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一家之主和严父，他带儿子去参观了一家梅毒医院。但亚历山大并没有因此灰心丧气，而是爱上了穆菲的另一个侍女，一个波兰姑娘，奥尔加·卡利诺夫斯卡娅。亚历山大告诉所有人，甚至包括他母亲，他多么爱奥尔加。尼古拉一世读了儿子的日记，感到有些好笑。但他读到儿子想

和奥尔加结婚，就感到警惕，让那姑娘离开宫廷，并给了亚历山大一些指导："我向他解释，喜欢某个女人是很正常的。但如果她们没有合适的地位和身份，你没必要屈从于幻想。我觉得他的品位很体面。"不过，亚历山大特别偏好波兰姑娘。

穆菲告诉侍女弗雷德里克斯男爵夫人，亚历山大"需要更坚强的个性"，"否则他会害死自己。他容易坠入爱河。必须让他离开圣彼得堡"。于是他被送去周游俄国。但他回来之后，仍然想念卡利诺夫斯卡娅，情绪低落。看到他"耽于幻想"，皇帝命令他找一位妻子，派他去周游欧洲。

去了柏林、维也纳和米兰之后，他经过了黑森-达姆施塔特，在那里喜欢上了谦逊、漂亮而苗条的玛丽亚公爵小姐。"我对她一见钟情。"他写信告诉尼古拉一世。而尼古拉一世和欧洲其他所有人一样，都听说玛丽亚可能有问题，她可能不是黑森-达姆施塔特公爵的女儿，而是一个法国马厩总管的私生女。亚历山大来到伦敦，又爱上了单身的二十岁的维多利亚女王。"我真的很爱这位大公，他是个可爱的讨人喜欢的青年，"维多利亚在1839年5月27日的日记中热情洋溢地写道，"大公非常健壮，他在我周围敏捷地转来转去，就像在跳华尔兹，非常让人开心……我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我凌晨3点差一刻上床，但直到5点才睡着！"尼古拉一世警告亚历山大，他不可能与英国女王结婚，但允许他回达姆施塔特。

在与维多利亚度过最后一晚时，亚历山大"拉着我的手，温暖地按着它；他面色苍白，他说话的时候声音也有些颤抖：'我现在的感觉，语言无法表达。'"他吻了维多利亚的手和脸颊。"与这个亲爱的、和蔼可亲的青年道别，让我非常难过。他多么坦诚，多么年轻和快活"，"有着如此美妙的坦诚的面容、甜蜜的微笑"，维多利亚写道，"还有如此雄壮的体格"。

回到达姆施塔特，亚历山大和悲伤的玛丽亚交换了长长的情书。亚历山大派自己最喜爱的副官亚历山大·巴里亚京斯基公爵去请求父皇许可。“我们的喜悦，全家的喜悦无法描摹，这个甜美的玛丽亚让我们的希望成真了，”沙皇热情地写道，“我多么羡慕那些比我早认识她的人。”

回家之后，亚历山大重返卡利诺夫斯卡娅的怀抱。尼古拉一世大怒，威胁要像彼得大帝废黜儿子那样废掉他，改立科斯佳为皇储。但亚历山大改过自新。他那十六岁的黑森公爵小姐被带到圣彼得堡，皈依东正教，更名为玛丽亚·亚历山德罗芙娜，不过总是被称为玛丽亚。她婚姻生活的早期被公婆主宰。1841年4月举行婚礼之后，年轻的夫妇住在冬宫，就在亚历山大父母的套房隔壁。而周末，他们被允许在彼得宫城的农场休闲，这是“小屋”旁的另一座仿哥特式建筑。两年内，玛丽亚生了一个女儿，这是他们很多个孩子中的第一个。但她在宫廷的日子过得并不舒服。由于焦虑，她患上皮疹，不得不用面纱遮挡。“我的日子过得就像个志愿消防队员，听到警钟就要跳起来”，但不知道“要奔向何方，或者要做什么”。她的任务很简单：取悦皇帝，生孩子，并对亚历山大的风流事视而不见。她这三样任务都圆满完成了，还得到了廷臣的爱戴。亚历山大对她和善而殷勤，但她可不是能够般配他这个朝气蓬勃的浪子的风流女子。他可能还爱着卡利诺夫斯卡娅（如今是奥金斯基公爵夫人）。卡利诺夫斯卡娅的儿子博格丹出生于1848年，被普遍相信是亚历山大的儿子。

与此同时，亚历山大在接受执掌大权的训练。他出席国务会议，指挥近卫军，参加高加索委员会，但与其他所有时髦的军官一样，他渴望去前线参加讨伐沙米勒的战争。最后尼古拉一世让他去了。在森林里，皇储指挥了一次对车臣人的冲锋。俄军对沙米勒步步紧逼。[44]

1839年6月，尼古拉一世的将军们将沙米勒围困在他的要塞阿胡尔

戈，围攻了八十天，迫使他交出自己的长子贾迈勒丁为人质，以保障他的恭顺。8月29日，俄军攻克阿胡尔戈，但沙米勒不见了踪影。“很好，”尼古拉一世在快件中写道，“目前为止一切顺利，但可惜放跑了沙米勒。”他命令将贾迈勒丁带到圣彼得堡，欢迎这个男孩，希望将他培养成自己在北高加索的傀儡。沙皇把他安顿在城里的一座府邸中，专门安排俄国保姆照料他。贾迈勒丁·沙米勒王子被送到了皇宫侍从队伍。皇后带他散步。他逐渐俄国化了，但时常回忆起自己那坚不可摧的父亲，受到这种记忆的折磨。

沙米勒对失去儿子愤恨不已，重建了自己的军队。到1844年，尼古拉一世意识到自己的军事行动失败了。于是他去找权贵当中最精明能干的一位，新俄罗斯和克里米亚总督米哈伊尔·沃龙佐夫伯爵。尽管沃龙佐夫已经六十二岁，并且患有眼疾，但尼古拉一世还是任命他为高加索副王，权势之大，在波将金之后是闻所未闻的。[45]

沃龙佐夫搬到第比利斯，一丝不苟地筹备战争，但皇帝命令他尽快开战，尽管他还没有准备就绪。1845年6月，沃龙佐夫率军攻入达吉斯坦。沙米勒撤退。“上帝赐予你胜利，”尼古拉一世告诉沃龙佐夫，“只要沙皇命令，东正教俄国人想去哪里，任何人都阻挡不了。”但当俄军抵达沙米勒的都城达尔戈的时候，发现那里已经是一座空城，他们自己则被包围了。沃龙佐夫险些没能逃脱，损失了4000人。受到打击的沙皇赞扬“英国勋爵”，提升他为公爵，允许他执行自己那缺乏戏剧性的战略，即切断沙米勒的补给线。

沙米勒现在得到了英国的支持。他写信给维多利亚女王。英国人歌颂这些勇敢的伊斯兰武士，为他们募捐和提供步枪。英国人越来越觉得，尼古拉一世是个独裁者，[46]企图吞并奥斯曼帝国，然后威胁英属印度。尼古拉一世得出结论，只有他的魅力才能征服英国人。[47]

1844年6月21日，一个名叫“奥尔洛夫伯爵”的旅行者乘坐一艘荷兰

轮船，在伍利奇[48]上岸。他来到伦敦的俄国大使馆（他谢绝了在白金汉宫下榻的邀请）时已经过了午夜，但这个神秘的伯爵立刻写信给阿尔伯特亲王（前不久与维多利亚女王结婚的那位科堡家族成员），请求立刻面见女王。阿尔伯特亲王对这种专制君主的随心所欲印象不佳。他告诉维多利亚，尼古拉一世“是个过于冲动和心血来潮的人，所以他经常做出错误的举动”。

身怀六甲的维多利亚于次日上午接见了尼古拉一世，并邀请他到温莎。6月23日，他乘火车抵达温莎，拒绝了民主制的软床，觉得它的舒适过于颓废，而要求睡在自己带来的一张钢架床上，而且床板上只铺着一块塞满稻草的垫子。

“我非常珍视英格兰，”他告诉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亲王，“但法国人说我什么坏话，我完全不在乎！我唾弃他们的话！”英国人对这个巨人般的、武断专横的“朱庇特”感到不安。他告诉首相罗伯特·皮尔爵士：“有人认为我是个演员，但我不是。我完全直言不讳。”或许是过于直言不讳了。皮尔请他说话小声些，因为所有人都听得见他打雷般的宣言。“土耳其是个垂死挣扎的病夫，”他雷鸣般吼道，“它会死的，它必须死！现在是关键时刻。我必须调动军队。奥地利也必须这样……还有英国及其海军力量。就这样，一支俄国陆军、一支奥地利陆军和一支强大的英国舰队，将会集结起来。”现在他讲到了他此行的要点：与英国达成谅解；计划不通过战争就让奥斯曼帝国瓦解，但要有足够的灵活性；表达俄国的弥赛亚使命；去影响君士坦丁堡，并获得通往两道海峡[49]的安全通行权，这是战略的必需。“这么多火药桶距离火源这么近，如何防止起火爆炸？我不要土耳其领土的一寸，但我也决不允许其他人得到它的一寸。”于是他提议维持现状，并取得“直截了当的谅解”，以防止奥斯曼帝国垮掉。

他的嗓门越响，英国人就越是不信任他，对他的侵略意图也就越是

焦虑。九天之后，阿尔伯特亲王来到伍利奇，为沙皇饯行。维多利亚对沙皇的印象不好。“他很少笑，而他笑的时候，表情也不开心。”维多利亚对他做出了精明的评价。她的这位客人“苛刻而严峻……他的头脑不是文明的头脑……他只对政治和军事感兴趣”。她觉得，他的独裁统治甚至更糟糕，因为“他很真诚，即便对他最专横教条的举措”。他坚信“这是唯一一种统治方式。我不觉得他很聪明”。[50]

她说得对。在夸夸其谈的背后，他其实紧张不安，而且在他统治期间，欧洲爆发革命的风险越来越大。俄国亟须改革，但欧洲正在发生剧变；俄国越是需要现代化，它在这个革命年代遇到的风险就越大。尼古拉一世从他的军队那里寻求慰藉，他认为军队是他对秩序的热爱的完美表达。在军队里，“任何人要想发号施令，必须自己先学会服从……一切都要服从一个目标，一切都有自己的目的”。他始终是1815年的军官：1815年的荣耀是俄国历史的一个巅峰，对他而言，这种荣耀通过他一丝不苟地设计的军服表现出来，一直到每一个纽扣和胡须的颜色（他坚持要求，不管军官的发色是什么，都必须将胡须染成黑色），以及他的无穷无尽的阅兵式的芭蕾舞一般的完美。这能让他相信，俄国仍然处于自己荣耀的巅峰。他把这支军队保存为一家拿破仑时代辉煌的博物馆，他这么做其实是诅咒了他最热爱的那个机构。但正如18世纪的开明专制君主（他们是伟大的系统化专家，避免任何可能危及他们自己权力的改革），他尊重俄国的法律，并命令斯佩兰斯基将其编纂成法典。在19世纪30年代，一共出版了45卷法典。他推行公务员的教育，建立了一家司法学校。他鄙视农奴制——曾说“农奴制是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的罪恶”——且多次计划要改革或废除农奴制。他任命手下最有才华的改革家保罗·基谢廖夫伯爵到他的御前办公厅，去澄清数百万皇室农奴的地位，宣布他们是“自由居民”，但他们还是没有得到解放。尼古拉一世最终得出结论，改革农奴制是一件危险的事情：“现在碰它，毁灭性甚至更强。”

与此同时，他也在寻找一种意识形态，来对付蓬勃发展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热情，这种热情威胁了他的世界。民族是一种政治与文化表达，这种思想得到法国大革命的宣扬，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反对拿破仑的民族解放战争，真正将民族主义合法化，使其成为一个民族的真正精神。在俄国，政治活动被禁止，文学就成了一种新的、常常是加密的语言，可以表达那些被禁止的抱负。莫斯科的文学沙龙成为论战的战场，论题是俄国本身的特性，论辩的双方是所谓的“西方派”和“斯拉夫派”。西方派细分为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的人数始终不多，他们希望俄国变成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制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则刚刚开始在俄国生根发芽，他们相信将有一场阶级革命来解放农民，达成普遍的平等。

斯拉夫派主张一种对俄国独特身份认同的民族主义的崇拜，将其作为一种指南，来指导俄国在世界上的角色以及俄国内政。他们相信，这种前景被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破坏了。他们将由农民、村庄、仪式和东正教组成的“俄国世界”理想化，同时鄙视软弱无力而腐化颓废的西方。但尼古拉一世并不认为这些乱涂乱写的放肆之徒有权去讨论国家大事，因为那些国家大事最好还是留给沙皇处置。

一方面，他厌恶和畏惧欧洲许多地方流行的情绪化的民粹主义，并且对作为一个帝国和一个民族的俄国充满信心；另一方面，即便是他，也受到时代精神的影响。民族主义，在他的皇权保护之下，若被置于正确的环境，就能够巩固沙皇统治的基础。长期任职、聪明绝顶的教育大臣乌瓦罗夫是一个保守浪漫主义者，提供了保卫神圣沙皇统治和俄国国情特殊论的知识框架。乌瓦罗夫在1833年宣称：“我们的职责是，确保根据我们尊贵君主的至高无上意愿，按照东正教、沙皇统治和民族这三方面结合的精神来教育人民。”在尼古拉一世的脑子里，只有他才能决定俄国的民族性意味着什么。这与他对多民族帝国的理念并行不悖。不过，这种思想有缺陷。毕竟，这位沙皇的血统几乎全部是德意志的，并

且自安娜女皇之后，就数他提拔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到高位的人数最多。他手下的官员尤里·萨马林建议将波罗的海地区俄罗斯化，尼古拉一世将他囚禁了一个短时期，并训斥他："你的真实意思是，自从保罗沙皇以来，我们就被德意志人包围，并且我自己已经德意志化了。"然而，他的政策推崇东正教俄国人为帝国的首要民族，并不声不响地排挤天主教波兰人、新教波罗的海人、穆斯林鞑靼人，当然还有犹太人。犹太人第一个遭到迫害。[51]

尼古拉一世从他的苏格兰保姆简·莱昂那里学到了对犹太人的仇恨。他年轻时游历俄国全境时，曾描述犹太人为"绝对的蚂蟥，到处吸附，榨干了这些可怜的省份"。他向英国大使承认道："我对犹太人没什么好感。"现在他推行自己的新意识形态，将他的数百万犹太臣民视为对东正教的侮辱，并设计了诸多限制和赋税来打垮他们。1827年，他命令将十二至二十五岁的犹太男孩招募进军队，以便"最有效地促使他们改宗"。自1804年以来，从技术上讲，犹太人就只能居住在隔离区（在波兰和乌克兰的部分地区），但此项政策的执行并不均衡，在有的地方很松懈。1835年，尼古拉一世加强并严格执行相关规定，禁止犹太人进入所有主要城市，在许多方面限制他们的自由，包括他们占有土地的权利。他计划废除犹太人社区，禁止犹太人的传统服饰，并运用教育和骚扰双管齐下的手段促使他们皈依。

沃龙佐夫认为，尼古拉一世的反犹主义是"自法老时代以来最荒唐可笑的政策"。"我们在迫害和骚扰100万公民……一个安宁、顺从、勤奋的民族，在波兰各省唯一积极生产劳动的民族"，不过他补充说，他个人认为"犹太人的习俗很讨厌"。

英国人原本就对俄国存有戒心，如今对俄国越演越烈的反犹主义感到憎恶。此时，反犹主义首次成为一个全欧洲范围的问题。1846年4月，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52]抵达圣彼得堡。他时年六十一岁，是一位

富有的从男爵，也是银行家N.M.罗斯柴尔德的内弟。他的使命得到了首相皮尔的支持。[53]5月28日下午1点，沙皇亲自接见了蒙蒂菲奥里，告诉他，当天在宫外站岗的卫兵是犹太人："他们始终勇敢——马加比人[54]！"但当蒙蒂菲奥里坚持说所有的俄国犹太人都忠诚而勤劳时，尼古拉一世纡尊降贵地答道："要是他们都像你就好了。"蒙蒂菲奥里后来承认，沙皇"的反犹言论让我毛骨悚然"。至于尼古拉一世，他觉得蒙蒂菲奥里"善良正直，却是个犹太人和律师。所以他有很多幻想，是情有可原的"。回国途中，蒙蒂菲奥里受到维尔纽斯（北方的耶路撒冷[55]）犹太人的热情欢迎和围观。第三处的秘密警察报告了"贪婪的犹太人"兴奋地蜂拥冲向"英国的弥赛亚"。蒙蒂菲奥里在俄国没有取得什么成绩，但终生保留着他那天戴的白手套。[56]然而，俄国受到的真正威胁并非来自国内，而是国外。

"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尼古拉一世从英国返回不久之后告诉他的"父亲指挥官"帕斯科维奇，"对这些人（革命党）不能心慈手软。"沙皇在焦虑地观察俄国国内即将爆发革命的迹象的同时，他的私人生活也遭受了一连串打击。他的孩子们在长大，他的女儿们一个个出嫁，他庆祝她们的婚姻，但也思念她们。[57]他允许自己最小也最受宠的女儿阿迪妮（"小宝宝"）嫁给黑森方伯，但她已经出现了肺结核的症状。1844年7月30日，阿迪妮去世，年仅十九岁，而且怀有身孕。"我会悲痛一辈子，"他告诉安娜，"这个伤口，我会带到坟墓里去。"他安慰自己道："这个可爱的天使如此优秀，如此纯洁，她的结局如此辉煌和富有教育意义，她更属于天堂，而不是人间。"

随后，本肯多夫去世了。他在晚年因为与被皇帝抛弃的一位老情人发生恋情而处境尴尬。[58]"我失去了我最信赖的本肯多夫，"沙皇告诉帕斯科维奇，"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十九年来的效劳和友谊，我也找不到一个人来接替他。今年是沉重的一年。"所以他写给女儿奥尔加的信里有一种新的脆弱感。奥尔加拿不准自己是否应当嫁给符腾堡王储卡尔。沙

皇回信道："你如何在上帝帮助下决定自己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你……你的心，你的情感能够保证，你的决定一定是最好的……所以我冷静地等候你的决定。上帝保佑你，我的天使。爱你的爸爸，他也爱你。你的老朋友，爸爸。"奥尔加接受了王储的求婚，[59]沙皇承认："这让我陷入一种十分痛苦的空虚。"皇帝在阿迪妮去世后思忖着人生无常、终有一死，于是计划去耶路撒冷朝圣。

但亚历山大和玛丽亚有了喜讯。她生了个继承人尼古拉，他在家里一直被称为"尼克沙"。"对我来说真是神奇的幸福。"沙皇写道。玛丽亚后来一共生了两个女儿和六个儿子。继承人足够多了。[60]

1848年2月20日，尼古拉一世得知了惊人的消息，巴黎发生起义，路易·菲利普国王退位并逃亡。"我们全都如同五雷轰顶！"二十岁的科斯佳在日记中写道，"天际线上只能看得见鲜血。妈妈非常害怕。"动乱从巴勒莫开始，但很快蔓延到全欧洲。

一天之后，科斯佳得知，法国成了"一个共和国，由一个记者和工人的委员会统治。我们竟到了这步田地！"他惊呼道。几天后他补充道："年轻的军官们兴高采烈，因为有可能发生战争！"

"巴黎打喷嚏的时候，"梅特涅写道，"全欧洲就伤风感冒。"在奥地利，梅特涅首相自己也被推翻了，逃之夭夭。皇帝斐迪南一世退位，让位给他年轻的侄子弗朗茨·约瑟夫。柏林、法兰克福、布达佩斯，还有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名义上是奥斯曼领土，但信奉东正教），都掀起了革命。

"这种疯狂的傲慢，甚至威胁到了我们俄国、上帝托付给我的俄国，"尼古拉一世宣称，"但它不会得逞。"在恐惧、愤怒和惊惶之下，他镇压了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革命，迫使苏丹让步，让俄国对这些地区拥有更大的控制权。在巴黎和维也纳，革命也遭到镇压，但在毗邻

波兰的匈牙利，革命者宣布独立。5月29日，弗朗茨·约瑟夫请求俄国干预。八天后，帕斯科维奇率领35万俄军攻入匈牙利。但在另一支俄军迅速打败匈牙利人的同时，帕斯科维奇却把自己的攻势搞得一塌糊涂，令尼古拉一世心烦意乱："我非常遗憾地看到，（起义军将领）格尔盖伊[61]和他的全军都从你的手掌心里溜走了！只有你亲自向我解释，我才能明白为什么。"7月18日，匈牙利起义军投降。"匈牙利拜倒在陛下的脚下。"帕斯科维奇写道。沙皇赞扬他："你是我二十五年统治的荣耀。"

尼古拉一世的权势达到了巅峰，[62]不过他的霸权很脆弱。他的盟友奥地利和普鲁士几乎同他的敌人英国和法国一样怨恨他。更糟糕的是，俄国本身也病势沉重。皇帝的疲惫和僵化变成了潜在的灾难性问题。尼古拉一世不能理解，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他如奥林匹斯大神般高高在上且孤立，看不到自己的国家需要什么东西才能与西方竞争。[63]

他那臃肿不堪的官僚机构，雇用着成千上万职员（个个都在等待按照程序自动晋升），遭到果戈理的戏剧《钦差大臣》的辛辣讽刺。这个官僚机构炮制出数百万份公文，君主和大臣很难真正吸收这些公文。并且，这个官僚机构使沙皇和圣彼得堡与全国其他地方更加割裂。他的军队过于陈旧，装备的步枪已经过时，然而切尔内绍夫（自1827年起担任陆军大臣，此时是公爵和国务会议主席）报告称，军队"不需要任何改变"。他的大臣都是些老朽之人，涅谢尔罗迭从1814年起就一直担任外交大臣。他的弟弟米哈伊尔已经去世。穆菲患病。尼古拉一世本人患有痛风。"戏剧是我唯一的消遣，"他告诉安娜，"我现在过着非常安宁的生活。"[64]

尼古拉一世加强了新闻书报审查，很快就有十二个委员会负责此事。审查变得令人窒息。古希腊罗马书籍里的"共和国"字样被删除，而

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被禁。接替本肯多夫成为秘密警察总长的阿列克谢·奥尔洛夫开始监控古怪的公务员米哈伊尔·布塔舍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他的小圈子在讨论社会主义和无神论。尼古拉一世命令立刻解散他的社团。1849年4月23日凌晨4点，二十七岁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医生的儿子，学过工程学，他的第一部小说《穷人》得到了一些赞誉）被闯进他卧室的两名宪兵唤醒。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另外50个人被带到丰坦卡街16号，遭到奥尔洛夫的审讯，然后被押到彼得保罗要塞，被审问了几个月。最后，尼古拉一世判处陀思妥耶夫斯基、彼得拉舍夫斯基和另外14人枪决。

1849年12月22日，作为近卫军指挥官的亚历山大皇子亲自监督行刑。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同志被押到谢苗诺夫斯基广场的绞刑架前，在那里“有人向我们宣读了死刑判决书，我们都被强迫亲吻十字架，一支剑被拿到我们头顶折断，然后我们被命令换上死囚的白衬衫”。前三名犯人被捆在柱子上，行刑队举起步枪。“瞄准！”指挥官喊道。

“对我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生命只剩下了一分钟……这时响起了‘撤退’的鼓点……皇帝陛下的谕旨饶恕了我们的性命。”尼古拉一世本人设计了这种虐待狂的把戏，使得至少一名青年精神失常。“回到人世间，我并没有喜悦，”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我周围的人大吼大叫，但我不关心。我已经经历了最糟糕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做了四年苦役。尼古拉一世对革命党的反应过激，但使他蒙羞的那场危机不是从圣彼得堡，而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65]

1846年3月26日，耶稣受难节，在耶路撒冷（自1517年以来被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圣墓教堂，东正教徒和天主教徒发生武装冲突，导致40名神职人员死亡。圣墓长期以来由东正教会管理，耶路撒冷也被俄国人主宰，他们认为到耶路撒冷朝圣是准备辞世的一个必备步骤。尼古拉一世自己也打算在这一年去耶路撒冷，不过由于发生革命，他取消了自己

的朝圣之旅。现在，天主教徒威胁了东正教在耶路撒冷的权益，而这种权益得到叶卡捷琳娜大帝与奥斯曼帝国的条约的保障。

一年后，法国国王捐赠给伯利恒的圣诞教堂的银星（镶嵌在这座教堂的大理石地板上）失窃。天主教徒怪罪东正教徒。两个教会的神职人员又一次发生斗殴。在君士坦丁堡，法国人坚持自己更换银星的权利。尼古拉一世不同意。

1851年12月，法国总统路易-拿破仑（在政治上非常灵敏），拿破仑大帝的侄子，推翻了第二共和国，然后自立为拿破仑三世皇帝。[66]他那金碧辉煌然而脆弱无力的帝国需要天主教的威望和在海外取得军事荣耀，并为1815年复仇。圣地是一个有用的借口。但对尼古拉一世来说，主宰君士坦丁堡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两位皇帝都决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苏丹阿卜杜勒-迈基德一世。1852年2月，尼古拉一世遂愿了，但拿破仑三世威胁苏丹。苏丹向法国屈服，把圣墓的主宰权交给了天主教徒。尼古拉一世不能容忍这种局面。

“我不能在一项神圣职责上退缩。”尼古拉一世如此告诉英国大使。他宣布自己可能会放弃叶卡捷琳娜大帝提出的对君士坦丁堡的主张，但随后他又提出了一些“鲁莽”的计划，要把奥斯曼帝国变为一个缩水的保护国，或者让俄国暂时占领君士坦丁堡。

沙皇始终一意孤行，大部分决定都由他自己做出。但如今他恰恰变成了马可·奥勒留警告过的那种样子：不可救药地“过于恺撒化，身披紫袍”。“这位君主，”法国大使卡斯泰尔巴雅克侯爵写道，“被歌颂、成功和俄罗斯民族的宗教偏见宠坏了。”尼古拉一世恺撒式的夸夸其谈如今不仅仅荒谬和不祥，[67]而且令人警惕地变得越来越有弥赛亚的腔调。他自视为东正教的圣战者，毕竟他的父亲曾是耶路撒冷医院骑士团的大团长。如果说他有“彼得大帝、保罗沙皇和中世纪骑士的特质”，卡斯泰尔巴雅克写道，“现在保罗的特质变得最突出”。侍女安娜·丘切娃进宫

后第一次观察到沙皇，注意到了他“傲慢和残酷的表情”。

尼古拉一世决定威吓苏丹，迫使他恢复东正教在耶路撒冷的主宰地位，并强迫苏丹与俄国“结盟”，从而将奥斯曼帝国变成俄国的保护国，否则俄国就要对苏丹开战。他的算计不仅仅是宗教方面的：他在冒险进行一场豪赌，目的是以有利于俄国的条件朝解决东方问题的目标更进一步，同时避免英国出兵援助奥斯曼人。他的自信是一种错觉。为了执行自己的计划，他任命亚历山大·缅什科夫为南方军队的总司令和在君士坦丁堡的谈判代表。

缅什科夫于1828年被一发土耳其炮弹打得失去了生育能力。他此时六十五岁，是彼得大帝的宠臣亚历山大·缅什科夫的曾孙，是尼古拉一世理想的多用途鹰犬，曾任芬兰总督、俄国驻波斯大使，领导海军部数十年，前不久负责新闻书报审查。他傲慢、笨拙而喜欢讥讽人，但此时已经精疲力竭，希望“这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官方行动，因为我需要休息”。就在这时，他被任命为“和平与战争的特命全权大使”。

1853年2月16日，缅什科夫公爵抵达君士坦丁堡，强迫苏丹罢免他的大维齐尔，然后要求建立俄国的保护国。但这个阉人鹰犬没有带地图来，于是咄咄逼人的英国大使得到时间去破坏他的谈判。缅什科夫本人建议克制，但尼古拉一世答道，“若没有一场危机，会很难”主宰君士坦丁堡。

5月，缅什科夫发出了他的最后通牒，但苏丹知道英法正派兵来营救他，于是拒绝接受俄国的最后通牒。14日，缅什科夫断绝了俄国与奥斯曼帝国的外交关系，返回塞瓦斯托波尔，去指挥军队。“战争一触即发，”尼古拉一世告诉安娜，“我还是不知道英国为我们准备了什么。”一个月后，尼古拉一世的军队入侵了多瑙河流域的两个小国——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我必须走自己的路，”他告诉帕斯科维奇，“你想象不到这多么让我悲伤。我老了……”尼古拉一世希望能够一

举占领君士坦丁堡，但帕斯科维奇建议采取更谨慎的办法。

这年夏天，奥地利提出了一个和平方案——“维也纳方案”。它对尼古拉一世极其有利，因此他同意接受；但对苏丹太屈辱，他提出了一些修改，不过被沙皇拒绝。拿破仑三世提议西方列强从奥斯曼帝国境内撤军，以换取俄国撤军，但也被尼古拉一世拒绝。他的顽固不化毁掉了和平的最后机会，他却自吹自擂“打仗既不是为了世俗的利益，也不是为了开疆拓土，而纯粹是为了基督教的目标”，正如他向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解释，他“是在神圣十字架之下作战”。俄国将领导巴尔干的东正教斯拉夫人，发起反对苏丹的圣战。

“我唯有战斗，去胜利，或者光荣地死亡。”关于死亡的想法困扰着他。“我满腹忧愁，”他告诉安娜，“我已经付出了代价，因为我的痛风第一次发作了。我已经活了五十八岁，实在是太久了，痛风就是我的年龄的悲哀特权。我要把自己托付给上帝的意志。”[68]

1853年10月4日，苏丹向俄国宣战。1854年3月28日，英国和法国也向俄国宣战。奥地利皇帝（前不久尼古拉一世挽救了他的皇位）不仅拒绝支持俄国，还威胁要对俄国开战，这让尼古拉一世目瞪口呆。他把墙上挂的弗朗茨·约瑟夫肖像翻了过去，在背面写了“忘恩负义”的字样。“现在不仅要准备对付土耳其人，还要对抗奸诈的奥地利，”他告诉帕斯科维奇，“我们要狠狠地惩罚奥地利可耻的忘恩负义。”

俄国拥有100万军队，但这场所谓的克里米亚战争在多条战线同时展开。在远东，英法战舰炮击了堪察加。在黑海，[69]俄国舰队歼灭了奥斯曼舰队。在波罗的海，英国皇家海军炮轰喀琅施塔得。“我们安宁的彼得宫城非常平静，”亚历山大快乐地告诉安娜姑姑，“现在敌人兵临城下。一连几天，从小屋都能看得见敌军舰队。”但俄国陆军主力必须在西部边疆准备迎战奥军，而帕斯科维奇在锡利斯特拉毫无进展，并辞职了。因为英法联军威胁要援救奥斯曼人，尼古拉一世从两个多瑙河小

国（它们是战争的起因）撤退，但已经为时太晚。“战争的主要和真正目标”，反俄的英国内政大臣帕默斯顿子爵宣布，“是遏制俄国的侵略野心”和消灭俄国在黑海的力量。俄军兵力分散、指挥蹩脚、给养匮乏，却要孤军奋战，面对欧洲最富裕、最现代化的两个强国。

尼古拉一世和穆菲搬到“黑暗和沉默”的加特契纳。侍女安娜·丘切娃在那里观察皇帝。7月，他的脸上“因备受折磨而皱纹累累，他脸色极其苍白，看上去像古代的大理石雕像”。

1854年9月1日，一支400艘船的舰队将6万法军和英军运送到克里米亚的叶夫帕托里亚。海上入侵最脆弱的时刻就是登陆期间，但从来没有指挥过多于一个团的缅什科夫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因为他以为要到春天之后敌人才会进攻。即便如此，他还是无所作为，带着他的3.5万军队和100门炮在阿尔马高地静坐等待，封锁通往塞瓦斯托波尔的道路。9月7日，英法联军逼近他们的目标。缅什科夫过于自信，甚至邀请塞瓦斯托波尔的贵妇们来观战，但俄军防线崩溃，士兵四处逃窜。他们过时的燧发滑膛枪非常拖后腿，被英法联军的米尼线膛枪打得落花流水。俄军士气低落，缅什科夫的指挥也很糟糕。俄军有5000人死亡，法军还缴获了缅什科夫的马车，发现里面有一个厨房、尼古拉一世的书信、缅什科夫的靴子、女人内衣，还有法国色情图书。缺乏军事才干的缅什科夫企图向尼古拉一世隐瞒他的失败。

此次战役的开端便揭示了1815年以来欧洲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不管法国和英国将领多么无能，多么有局限性，法军和英军是在运用工业革命的技术与财富来实施战斗、通信和机动，水平远远超过俄国，因为俄国还滞留在拿破仑一世皇帝的时代。这将决定战争的结局，但沙皇对缅什科夫的失败大感惊诧不解，他这样鼓励动摇的公爵：“不要放弃，我重复，我们要向所有人证明，我们还是1812年保卫俄国的那群俄国人！”但他很快就对自己的将领十分恼怒：“报纸上满是关于战役的报

道，我却得不到任何报告。我需要详细的、真实的报告……这必须结束了！”

对俄国人来说幸运的是，联军（其中出兵最多的是法国）的组织工作几乎同样糟糕。如果他们现在强攻塞瓦斯托波尔，就可能将其一举拿下，然而到了10月，俄军将塞瓦斯托波尔变成了一座固若金汤的要塞。

“我希望你能找到机会，狠狠打击敌人一下，以维护我军的荣誉。”尼古拉一世如此敦促缅什科夫。10月13日，缅什科夫得到加强了的部队——6万步兵和34个骑兵连，在巴拉克拉瓦战役中差一点打垮了英军，此后拉格兰[70]发出了荒谬的命令，让轻骑兵旅的661人冲击俄军炮兵阵地，闯入“死亡之谷”。

正在加特契纳的尼古拉一世匆匆把巴拉克拉瓦战役的消息与穆菲分享。“他热情洋溢，以至于在我们所有人面前，”丘切娃写道，“跪倒在地，敬拜圣像，涕泗横流。”患病的皇后误以为塞瓦斯托波尔失陷了，也跪倒在圣像前，直到尼古拉一世宣布巴拉克拉瓦战役是一场胜利。但“朱庇特”的一些旧印迹还在：他现在命令缅什科夫再度进攻，并派遣自己较年轻的儿子尼古拉和米哈伊尔去鼓舞他。俄军占据兵力优势，但缅什科夫对英军（在因克尔曼）的攻势过于复杂。缅什科夫和两位大公目睹了1.2万俄军惨遭屠戮。“士兵们秩序混乱，因为指挥很差，”尼古拉一世告诉亚历山大，“混乱来源于缅什科夫。”缅什科夫公爵的精气神垮掉了。“振作起来，亲爱的缅什科夫！”皇帝写道。不过，他得出了结论：“此次战败令缅什科夫公爵极为抑郁，我担心不妙。他觉得没有希望去攻击联军，并预言塞瓦斯托波尔守不住。这样的想法让我大为惊恐。”

失败也打垮了“朱庇特”的精气神。到11月24日，廷臣“郁郁寡欢，没有人敢说话”，而尼古拉一世“不吃不睡，整夜待在皇后的房间，只穿着短袜”，以免吵醒她。“朱庇特”只穿着短袜！“君主一天天抑郁下

去……他美丽的威严的身形”就像“不懂得弯曲的橡树，因此遇到风暴只能死掉”。

英法联军围攻塞瓦斯托波尔。尼古拉一世派亚历山大南下去鼓舞士气，但亚历山大返回后告诉父亲，塞瓦斯托波尔必然会失陷。“这位巨人，平素不肯容忍男人流泪，如今却经常哭泣。”安娜·丘切娃观察道。每天晚上，他都给孙女喂汤：“我来给这个小天使喂饭——这是一天里唯一的美好时刻，只有这时我才能忘记自己的焦虑。”沙皇看到，从某些方面讲，他的独裁统治徒劳无益：“登上皇位时，我满怀激情地希望了解真相，但在连续三十年每天听许多谎言和谄媚之后，我已经失去了辨别真相与谎言的能力。”

严冬对三支军队都施加了摧残，[71]缅什科夫提议放弃塞瓦斯托波尔。“如果我们接受失败，那么部队的英勇奋战、如此沉重的损失，还有什么意义？”尼古拉一世答道，“我不能同意你的意见。我说，不要屈服，不要鼓励别人屈服……上帝在我们这边。”[72]

“看到君主那副模样，真让人心碎，”丘切娃写道，“他越来越抑郁了。”尼古拉一世命令缅什科夫夺回叶夫帕托里亚，以防联军更多部队登陆，但这一次俄军又遭遇惨败。[73]

1855年1月31日，尼古拉一世在克莱因米赫尔伯爵的女儿亚历山德拉的婚礼上伤风感冒。“你得的流感和我染上的是同一种病，”他告诉安娜，“我已经感冒几天了，我妻子也被传染了，病得很重。今年冬天对她来说很凄惨。”他也很凄惨。“没有什么能让我高兴的事情。”“我的两个小儿子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时候，他透露，如果奥地利继续威胁他，“我会很快到前线去。其他的事情，都要看上帝的意思”。然而，上帝另有计划。

2月13日，他在零下23摄氏度的天气里检阅了部队。他躺在书房的

行军床上，感冒更重了。15日，他把一些职责交给亚历山大，然后罢免了缅什科夫，代之以较为能干的将领米哈伊尔·戈尔恰科夫公爵。

“皇帝陛下的身体并无大碍。”马丁·曼特医生在次日坚持说，但皇帝突然患上了肺炎。17日晚间，曼特唤来一名神父。

“我们在17日受到传唤，”科斯佳大公的妻子（她被称为“桑妮”）写道，“一整夜待在他的房间外，他在里面领了圣餐。”

“我要死了吗？”尼古拉一世问曼特医生。

“陛下，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

“感谢你这么勇敢地告诉我。”

尼古拉一世安排了自己的后事，命令让近卫军进宫并准备向亚历山大宣誓效忠。家人坐在他床边。“他祝福了我们，”桑妮回忆道，“并亲吻我们，告诉我们：‘就像我活着的时候一样，你们要团结。’”

他单独见了每一个亲人，并让“家里的知识分子”叶连娜承诺帮助亚历山大废除农奴制。

然后，家人和亲信都退下了。只有穆菲、亚历山大和玛丽亚留了下来。尼古拉一世祝福穆菲，然后祝福玛丽亚：“记住，你们要始终友好！”他让穆菲“向他美丽的、亲爱的彼得宫城道别”。一名副官从塞瓦斯托波尔送来了他的儿子尼古拉和米哈伊尔的信，他拒绝读信：“这些事情不再是我要关心的了。它们一辈子缠着我。把信给我儿子。”

包括日记作者安娜·丘切娃在内的廷臣安静地抽泣着，聚集在临终皇帝的身边，听着他肺部的喘息。“走廊里、楼梯上到处都是面孔，有害怕的、焦虑的、烦恼的。人们到处跑来跑去，不知道去哪里，也不知

道为什么跑。”他们“观看着死亡痛苦之夜的戏剧”，丘切娃“突然看到不幸的涅利多娃出现在大厅，她那糊涂的眼睛和美丽的面容上浮现出恐惧的表情和深深的绝望，她面部僵硬而雪白，就像大理石。走过来的时候，她紧抓我的胳膊，把我弄疼了。‘多么可爱的夜晚，丘切娃小姐，美丽的夜晚。’她用嘶哑的嗓音说。直到这时我才明白，皇帝和这个美女之间的那些含糊传言是什么意思”。

就在这时，穆菲，“天使般善良”的皇后，记起了正在走廊里游荡的皇帝情妇。她告诉丈夫，“她们想和你道别”，随后列举了她的侍从女官，最后一个名字是“瓦莲卡·涅利多娃”。

“不，亲爱的，我不能再见她了，”他说，“告诉她，我恳求她的原谅，并请她为我祈祷。”涅利多娃继续在宫里游荡，披头散发，喃喃低语“可爱的夜晚，美丽的夜晚”。[74]

皇帝因为觉得辜负了亲人而感到无比羞愧。“我一直尽力为亲人做事，”他告诉亚历山大，“我失败的时候，不是因为我缺乏善意，而是因为缺乏知识、不够聪明。我请求他们原谅我。”据说他还补充道：“我过于喜爱战争了。”随着夜晚的流逝，尼古拉一世感谢了“所有的仆人，唤来诸大臣，给出了关于自己葬礼的细致命令，并通知莫斯科总督和华沙总督，他即将去世”。曼特医生觉得，他的死亡里有一种“超人的东西”。但病人开始窒息。“如果这就是终结的开端，它很痛苦，”他告诉皇储道，“我想自己承担所有困难而严峻的事情，给你留下一个和平的、秩序井然的、幸福的国家。”他抬头看家人，补充道：“我爱你们胜过一切。”他对亚历山大说：“拯救俄国！”然后，他给亚历山大上了独裁统治的最终极课程，举起手，攥紧拳头——“像这样，抓紧一切！”他的三个继任者都努力在生活中遵循这条格言。

垂死的喘息声很响，尼古拉一世问曼特：“这恶心的音乐还要多久？”他告诉穆菲：“你是我的守护天使。”然后说：“我冷。”

“要我们给壁炉点火吗？”

“没意义了。”神父在祈祷。穆菲在咳嗽。皇帝的呼吸变慢了，临终喉鸣越来越深沉。家人跪下。皇储站起身之后，就成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俄国打不赢这场战争，但俄国能够体面地结束战争吗？[75]

第二场 解放者

出场人物

亚历山大二世，皇帝，1855～1881年在位，尼古拉一世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的儿子

玛丽亚·亚历山德洛芙娜（原名黑森-达姆施塔特的玛丽亚大公小姐），亚历山大二世的皇后

亚历山德拉，亚历山大二世与玛丽亚的长女，“莉娜”

尼古拉，皇储，亚历山大二世与玛丽亚的长子，“尼克沙”

亚历山大三世，皇帝，1881～1894年在位，皇储，亚历山大二世与玛丽亚的次子，“萨沙”

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原名丹麦公主达玛尔），萨沙的妻子，“明妮”

尼古拉二世，皇帝，1894～1917年在位，亚历山大三世与明妮的儿子，“尼基”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二世与玛丽亚的第三子

阿列克谢，亚历山大二世与玛丽亚的第四子

玛丽亚，亚历山大二世与玛丽亚的次女，嫁给爱丁堡公爵阿尔弗雷德

谢尔盖，亚历山大二世与玛丽亚的第五子

保罗，亚历山大二世与玛丽亚的第六子

叶卡捷琳娜·多尔戈鲁卡娅公爵小姐，亚历山大二世的情妇和第二任妻子，后成为尤里耶夫斯卡娅皇妃，“卡佳”“姬妾”

格奥尔基·尤里耶夫斯基公爵，亚历山大二世与叶卡捷琳娜的儿子，“格格”

奥尔加·尤里耶夫斯卡娅公爵夫人，亚历山大二世与叶卡捷琳娜的长女

叶卡捷琳娜·尤里耶夫斯卡娅公爵夫人，亚历山大二世与叶卡捷琳娜的幼女

康斯坦丁，亚历山大二世的弟弟，海军上将，“科斯佳”，妻子为亚历山德拉（原名萨克森-阿尔滕堡的亚历山德拉公爵小姐），“桑妮”

尼古拉，科斯佳与桑妮的儿子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亚历山大二世的弟弟，陆军总司令，“尼齐”，妻子为亚历山德拉（原名奥尔登堡的亚历山德拉公爵小姐）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二世的弟弟，高加索副王，妻子为奥尔加（原名巴登的采齐莉大公小姐）

亚历山大，米哈伊尔与奥尔加的儿子，“桑德罗”

叶连娜·帕夫洛芙娜（原名符腾堡的夏洛特公主），亚历山大二世的婶婶，“家里的知识分子”

廷臣：各部大臣等

弗拉基米尔·阿德勒贝格伯爵，宫廷事务大臣

萨沙·阿德勒贝格伯爵，弗拉基米尔·阿德勒贝格的儿子，皇帝的朋友，宫廷事务大臣

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公爵，外交大臣，后成为首相，“老花花公子”

米哈伊尔·戈尔恰科夫公爵，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的亲戚，克里米亚军队指挥官

亚历山大·巴里亚京斯基公爵，高加索副王

阿列克谢·奥尔洛夫公爵，秘密警察总长和驻巴黎使臣

瓦西里·多尔戈鲁基公爵，陆军大臣，秘密警察总长

彼得·舒瓦洛夫伯爵，秘密警察总长，大臣，后成为俄国驻伦敦大使

雅科夫·罗斯托夫采夫，将军，农奴制改革编纂委员会主席

尼古拉·米柳廷，副内政大臣与农奴制改革的主创者

德米特里·米柳廷，尼古拉·米柳廷的兄弟，陆军大臣，伯爵，后成为陆军元帅

米哈伊尔·洛里斯-梅利科夫，将军，紧急状态大臣，伯爵

康斯坦丁·波别多诺斯采夫，尼克沙和萨沙的教师，神圣宗教会议主席，“托尔克马达”

亚历山德拉·多尔戈鲁卡娅公爵夫人，亚历山大二世的情妇，“母

老虎”

范妮·李尔，美国交际花，尼古拉大公（科斯佳与桑妮的儿子）的情妇

“世界已经土崩瓦解。”安娜·丘切娃写道。她的父亲也深受震动：“仿佛神死去了。”在罗曼诺夫皇朝的历史上，除了第一位沙皇米哈伊尔，没有一位沙皇继位时国家的状况比亚历山大二世登基时更糟糕，但也没有一位专制君主受过比他更好的教育。父亲去世的第二天，亚历山大二世赞扬了他“令人难忘的父亲”，在国务会议上哭泣。他见到外国使节时宣称：“我想要和平。”但他补充道：“我宁愿战斗到死，也不会割让国土。”

他父亲的遗体被停放展示了两周。葬礼过后，亚历山大二世与妻子和弟弟科斯佳（海军上将）坐在一起，衡量情势。兄弟俩都明白，克里米亚战争的惨败证明了必须废除农奴制，因为主要由农民组成的俄军永远没有办法和工业化的西方的军队竞争。但只有科斯佳要求立刻改革。亚历山大二世在玛丽亚的支持下，提议“暂且安静”。

严峻的局势即将恶化。拿破仑三世计划亲自驾临克里米亚来指挥战事。皮埃蒙特-撒丁王国加入了反俄联军，奥地利威胁要进攻俄国。6月，联军企图强攻塞瓦斯托波尔，但失败了，伤亡惨重。“我坚信不疑，我们必须转入进攻，”亚历山大二世在1855年7月30日告诉米哈伊尔·戈尔恰科夫将军，并承认，“我想打一仗。”这是他抢在奥地利人参战之前挽救塞瓦斯托波尔的最后一个机会。8月中旬，5.7万俄军攻击乔尔纳亚河畔的法军和撒丁军队，但遭到惨败。8月27日，法军占领了俄军的若干多面堡。俄军撤退之时，塞瓦斯托波尔燃起了熊熊大火。9月7日，沙皇亲临前线。“不要灰心！记住1812年，”他写信给戈尔恰科夫将军道，“塞瓦斯托波尔不是莫斯科。克里米亚不是俄国。莫斯科大火的两年之后，我们的军队胜利进入了巴黎。我们还是那样的俄国人！”但

事实并非如此。世界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世界了。

11月中旬，亚历山大二世试探了奥地利和法国的意图，但没有接触英国。英国的新首相帕默斯顿主张肢解俄罗斯帝国。亚历山大二世宣布："我们已经到达了符合俄国荣誉的极限。我绝不会接受丧权辱国的妥协。"但此时他收到了奥地利的最后通牒，以及瑞典即将加入反俄联军的消息。

1856年1月3日，亚历山大二世的诸大臣和他的智者涅谢尔罗迭与沃龙佐夫都建议他接受条件。只有科斯佳主张继续作战。[76]

亚历山大二世派遣七十岁的阿列克谢·奥尔洛夫伯爵（他曾在1814年一路杀到巴黎）去法国首都参加和谈。这个神气活现的老亡命徒懂得如何用魅力征服法国人。他的头发做成蓬松的发型，浓密的眉毛下眼睛炯炯有神，灰色胡须非常茂盛，身穿绿色短上衣，衣服上装饰着三位沙皇的镶嵌钻石的肖像。"所以你带来了和平吗？"拿破仑三世问。

"陛下，"奥尔洛夫答道，"我是来找和平的，因为在巴黎什么都找得到。"即便如此，1856年3月18日签订的和约也是罗曼诺夫皇朝历史上自从混乱时期以来最严重的挫折。俄国失去了比萨拉比亚，更糟糕的是，它还丧失了黑海沿岸的若干要塞，被禁止在黑海维持海军，黑海沿海地区和庞大的经济利益都被交给英国人来操纵。奥尔洛夫被晋升为公爵，代表亚历山大二世在巴黎签约。"这是一场持久的噩梦。"亚历山大二世思忖道。"我签字了，"他后来猛拍桌子吼道，"这是怯懦的行为。"

他别无选择，但他在新任外交大臣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公爵[77]的帮助下，开始努力扭转《巴黎条约》的不利影响。戈尔恰科夫试探了反俄联盟各国的决心。"沙皇希望与各国政府和谐相处，"戈尔恰科夫宣称，"俄国不会干生闷气。俄国在重整旗鼓。"他们政策的基础是与普鲁士的传统盟约，同时他们也在努力引诱法国背离英国。

亚历山大二世派弟弟科斯佳去见拿破仑三世。此次旅途中，科斯佳大公在滨海自由城[78]为俄国争取到一个海军基地，还开启了俄国与尼斯的关系。而拿破仑三世派遣自己温文尔雅的同母异父兄弟莫尔尼伯爵[79]奥古斯特去访问圣彼得堡。莫尔尼伯爵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就开启了与俄国的秘密和谈。“我很高兴在这里见到你。”亚历山大二世迎接他的时候说道。

莫尔尼伯爵告诉拿破仑三世：“要想不和他（亚历山大二世）友好，根本办不到。”

亚历山大二世在国内外展开了一场魅力攻势。这位皇帝不仅是罗曼诺夫沙皇当中最英俊和最细腻的一位，同时也最讨人喜欢。现在他周游欧洲，拜访他在欧洲各国王室中的科堡、符腾堡和黑森亲戚。在斯图加特，他会见了拿破仑三世。两人相处融洽，但“我们等着看事实吧”，沙皇说，“看我们在未来能不能仰仗他”。

在国内，他巡视各地，放松了宫廷的规矩和对大学的种种限制，放松了新闻书报审查，开启了一种新的开放气氛。这位笑容可掬的沙皇与他那怒目而视的父亲差别极大。但在微笑的背后，他知道俄国必须发生变革。他秘密地筹划他的举措。首先，他求助于自己最好的朋友，在针对沙米勒的战争中为俄国恢复军事荣誉。[80]

亚历山大二世让亚历山大·巴里亚京斯基选择当哪一个部的大臣，他选择了高加索副王的职位，并承担起消灭沙米勒的使命。巴里亚京斯基是与罗曼诺夫家族有关联的大贵族，是足智多谋的军人、想象力丰富的政治家和令女性无法抵御的风流浪子。他曾与尼古拉一世的女儿奥莉亚（她爱上了他）打情骂俏，令“朱庇特”勃然大怒。但巴里亚京斯基在与沙米勒的战争中挽回了自己的名誉。他的勇敢和浮夸风格非常有名。有一次，他俘虏了一群车臣人，允许他们保留武器，并让他们守卫自己睡觉。他的作战计划威力强大，勾引部下军官的太太们也非常厉

害。“只要一想到巴里亚京斯基，”他麾下的一名将军告诉列夫·托尔斯泰，“就毁掉了我对于婚姻幸福的所有憧憬。这个人太厉害了，我无法想象我的妻子有一天会更偏爱我，而不是他。”

城府极深的亚历山大二世信赖巴里亚京斯基，在给他的信里这样签名：“亲爱的朋友，请确信不疑，我从内心深处拥抱你。”副王[81]在所有事务上辅佐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陷入危机的时候，“唯一能让我高兴的事情，就是想到很快就能见到你，能够与你商谈我遇到的所有麻烦”。

巴里亚京斯基扼紧了沙米勒，缩短封锁线，将沙米勒逐出车臣高地。同时，皇帝在准备自己的加冕礼。[82]

1856年8月17日，沙皇骑马进入古都莫斯科。他身穿绿色短上衣和斗篷，引领着“黄金河流”般的一大群骑手，包括他的弟弟们、儿子们和权贵们。加冕礼总是一场对忍耐力的挑战。他走进气氛压抑、令人窒息的大教堂，他父亲的亲信捧着皇室宝器。缅什科夫捧着圣球，米哈伊尔·戈尔恰科夫将军手捧宝剑，但戈尔恰科夫累得晕倒，把剑丢在了地上。“在这里倒下没关系，”亚历山大二世安慰他道，“重要的是你在战场上岿然不动。”

亚历山大二世为自己加冕后，将一顶较小的皇冠戴在跪在他面前的皇后头上。但她起身时，皇冠叮当作响地从她头上滑落了。沙皇镇定地重新帮她戴好，但这个错误反映了宫廷的松懈：安娜·丘切娃注意到“没有人祈祷，他们在大笑、聊天”，“甚至有人带进来食物，在漫长的典礼期间吃了起来”。加冕礼之后举行了宴会，根据传统，人们应邀到霍登场享用烤肉和喷葡萄酒的喷泉，但人群乱哄哄的，发生了踩踏。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故。莫尔尼伯爵举办了最后一场，也是最为奢华的舞会。亚历山大二世身穿骑士近卫团的白色军服、佩戴拿破仑三世赠给他的法国荣誉团勋章参加舞会。“‘亲善法国’这样的字眼重复了许多次，让我都紧张了。”老于世故的莫尔尼伯爵吹嘘道。他的任务完成了。[83]现在，

亚历山大二世将注意力转向改革，它至少有一部分是他的家事。[84]

科斯佳简单粗暴地主张改革，痛斥那些僵死的保守派为“顽固守旧派”。对沙皇来说，科斯佳既是帮手，也是阻碍。科斯佳暴躁易怒，喜欢大吵大嚷。作为知识分子、大提琴演奏家和音乐鉴赏家，他给皇朝带来了一股清风。在他父亲在位的时候，科斯佳就利用自己俄国地理协会主席和海军上将的身份来提携年轻的改革家、倡导新技术和开放精神。他劝说亚历山大二世道：“没有弱点，就不会有反动。”但亚历山大二世深知科斯佳的缺点，告诫他去巴黎的时候要“倾听，不要让自己陷入不利境地，要推动你自己的理念”。他也认识到了弟弟的充沛活力：“即便别人不懂得如何欣赏你，我也欣赏你的勤奋和忠诚。”

皇帝讨人喜欢的婶婶叶连娜也支持改革派。“家里的知识分子”是叶卡捷琳娜大帝以来罗曼诺夫皇室最优秀的一位女性，她在从护理到音乐的方方面面都是创新者。她创办了俄国音乐协会，建立了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彼得·柴可夫斯基就是那里的学生）。[85]很自然地，她在农奴制问题上持自由主义立场。亚历山大二世不确定自己如何能达到目标，但他于1856年3月30日开始行动。这一天，令莫斯科贵族大吃一惊的是，他宣布，农奴制是邪恶的，废除农奴制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如果解放“来自上层而不是下层”会更好。他设立了农民改革秘密委员会，但总是前进两步又后退一步，争取廷臣的支持，并且任命反动的奥尔洛夫公爵来领导这个委员会。奥尔洛夫却刻意阻挠改革。

1857年夏季，亚历山大二世在德意志度假，与叶连娜婶婶会面。她揭示了尼古拉一世的临终遗言，即她应当帮助亚历山大二世解放农奴。她让内政部的年轻官员尼古拉·米柳廷[86]来拟定解放她自己庞大庄园的农奴的计划。根据她的建议，亚历山大二世让科斯佳取代奥尔洛夫，成为农民改革秘密委员会的主席。亚历山大二世告诉巴里亚京斯基：“在这里，所有人都专注于解放农奴。但不幸的是，我们喋喋不休、发明创

造的做法引发了一种狂热的焦虑。”

亚历山大二世敦促他的维尔纽斯总督纳济莫夫说服当地贵族，让他们提出改革的要求，然后由朝廷允许他们组建省级委员会来商讨改革的条件。但贵族只愿意给农民自由，而不愿给他们土地。沙皇施加干预：农民需要有自己的土地。

“大业刚刚走出了第一步。”亚历山大二世告诉巴里亚京斯基。1858年夏季，皇帝巡视全国，鼓励和责备那些“顽固的贵族”。亚历山大二世和玛丽亚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君主告诉科斯佳：“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人们都带着难以言喻的热情来迎接我们，有时到了癫狂的地步。”

“感谢上帝，”科斯佳答道，“我们的人民对他们的白沙皇[87]的感情还是没有变。而你，亲爱的萨沙，仍然被他们视为设计了改革农奴制的伟业的人。”

亚历山大二世绕过顽固守旧派，推动农民改革秘密委员会提出方案，同时提拔叶连娜的门客尼古拉·米柳廷为副内政大臣。但科斯佳和顽固守旧派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斗争。改革背后的思想家米柳廷担心“已经出现了反动”。亚历山大二世在皇村的园林散步的时候，委员会的一名职员将抱怨改革太慢的请愿书塞到沙皇手里。几天后，这个职员被传唤到奥尔洛夫公爵那里。公爵幸灾乐祸地威胁他道：“如果是尼古拉一世在位，他会把你放逐到鸟不拉屎的地方，让别人永远找不到你的尸骨。”不过奥尔洛夫又补充道：“但我们今天的君主非常善良，他命令我亲吻你。过来！拥抱我！”亚历山大二世下定决心把改革推行到底。“我们一起开始了农奴制改革，”他告诉一名助手，“我们要携手把它干到底……”[88]

车臣传来的消息“棒极了！”亚历山大二世在1858年5月19日喊道：“小车臣人民的臣服让我高兴。”巴里亚京斯基的军队包围了沙米

勒。沙米勒于8月发动了最后一次反攻。亚历山大二世敬佩他的敌人。“沙米勒已经差不多要投降的时候，还敢于发动这样的攻击，值得佩服。”[89]随后，突然有一名穆勒德骑兵奉沙米勒的命令来到了俄军大本营，请求派遣一位医生。沙米勒失而复得的长子贾迈勒丁病了。巴里亚京斯基允许派一位医生去。年轻的贾迈勒丁正因为忧伤而奄奄一息。父子两人无法取得和解，父亲还是个伊斯兰圣战者，儿子却是一个抑郁而孤独的前俄国军官。7月，贾迈勒丁病逝。亚历山大二世“不耐烦”地等待战争的结局。[90]

亚历山大二世不信任年轻的改革派，于是转向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捍卫者。雅科夫·罗斯托夫采夫是1825年12月12日向尼古拉一世发出即将爆发兵变的警报的那个年轻近卫军军官。如今已经三十年过去了，罗斯托夫采夫将军受到沙皇的恩宠，是委员会里反对改革的人之一。米柳廷把罗斯托夫采夫视为主要的顽固守旧派，招募了曾被流放的社会主义者和记者亚历山大·赫尔岑[91]去抹黑罗斯托夫采夫，谴责他在1825年的所作所为。亚历山大二世大怒，说米柳廷是“赤色分子”，叶连娜不得不加以干预。事实上，罗斯托夫采夫刚刚开始相信应当解放农奴，同时给他们赎买自己土地的权利。叶连娜又一次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她意识到，亚历山大二世“死攥着自己的权力，害怕被人夺去”，但他也许能接受女人的建议，并且他需要罗斯托夫采夫。她在自己的星期四沙龙上，促成了老罗斯托夫采夫与“赤色分子”米柳廷的和解。

1859年2月17日，亚历山大二世任命罗斯托夫采夫为农奴制改革编纂委员会的主席，而罗斯托夫采夫命令米柳廷起草改革法令。叶连娜的工作做得极好。亚历山大二世告诉巴里亚京斯基，随着胜利一步步接近，贵族的“无知和自私自利”会破坏改革，但“只要坚定不移，我希望能够成功。在我的位置上，需要相当程度的镇静和哲学思维，才能忍受每天的压力与争吵”。

与此同时，在国外，他与拿破仑三世的关系受到了考验。法国和皮埃蒙特挑战奥地利，要帮助意大利统一。亚历山大二世有机会威胁弗朗茨·约瑟夫，十分高兴：“我们现在对待他们（奥地利人）的做法，就是他们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对我们做的。”克里米亚战争的一个关键结果就是，俄国与奥地利疏远了，这就让普鲁士的崛起变得比较容易。在索尔费里诺[92]战役中，法军打败了奥军。意大利的绝大部分土地在皮埃蒙特国王的领导下统一了。

亚历山大二世每天都在等待巴里亚京斯基的消息。副王和伊玛目正在做投降谈判。亚历山大二世指示：“承诺赦免他（沙米勒）过去的一切罪行，并给他一个独立的宫廷，不过要远离高加索。”

1859年8月16日，在达吉斯坦云雾笼罩的高耸山区，穆勒德起义军最后一个要塞古尼布（已被俄军包围）附近，巴里亚京斯基端坐在一块岩石上，他的幕僚人员簇拥着他。黎明时分，沙米勒本人骑马走出古尼布，带着50名衣衫褴褛的穆勒德战士。俄军士兵欢呼雀跃，沙米勒下马走向巴里亚京斯基。他不肯把剑交给其他任何人，只向巴里亚京斯基一人投降。

“荣耀属于你，哦，上帝，”亚历山大二世在9月11日给巴里亚京斯基的信中写道，“我的心里充溢着这样的情感。如此彻底的胜利，出乎我的预料，也超出我的期望。”他补充说，胜利“属于你，亲爱的朋友”。亚历山大二世打算南下去检阅部队，但“我希望见到沙米勒”。

在哈尔科夫的一次阅兵式上，伟大的伊玛目沙米勒骑马去见伟大的“白苏丹”。“我很高兴你来到了俄国，”亚历山大二世说，“我希望你能早一些来。你不会后悔的。”然后拥抱了他。[93]然而就在解放农奴的法令第一稿起草完毕之时，罗斯托夫采夫因坏疽而病倒了。[94]

沙皇看望了临终的将军，泪流满面。他不知道自己如何继续改革。

叶连娜婶婶始终致力于帮助他扫清改革的道路，把“赤色分子”米柳廷介绍给沙皇。两人相处融洽。然后，令自由主义者惊恐、令守旧派喜悦的是，亚历山大二世任命了保守分子弗拉基米尔·帕宁伯爵为改革委员会主席。但帕宁是一个老派的大臣，他向科斯佳保证：“如果皇帝的观点与我不同，那么我的职责就是立刻放弃自己的信念。”他果然这么做了。

“解放农奴的大业差不多要完成了，”亚历山大二世告诉巴里亚京斯基，“只需要经过国务会议的批准。”1861年1月27日，亚历山大二世向国务会议讲话称：“你们可以修改细节，但根本的东西绝不能动……沙皇建立了农奴制，现在沙皇要废除它。”法令通过了。

2月18日夜，冬宫外二十四门礼炮做好了发射准备，骑兵在大街上巡逻。亚历山大二世这一夜在妹妹的宫殿度过，备好了马车，以防革命爆发。次日清晨，沙皇在两个年纪较长的儿子尼古拉（“尼克沙”）和亚历山大（“萨沙”）、科斯佳和桑妮及他们淘气的长子尼古拉的陪同下，引领着游行队伍走向冬宫的大教堂。在科斯佳所说的“精彩祷告”之后，沙皇主持了全家人的一顿快乐的早餐。随后亚历山大二世邀请皇储尼克沙和科斯佳进入他的书房。“他先是高声朗读，”科斯佳在日记中写道，“然后画了十字，叹了口气。我给文件的墨迹撒上细沙。他把笔交给尼克沙。一个新时代开始了。他们预言了一场革命。”2200万农奴得到了解放。沙皇写信给巴里亚京斯基称，“尽管危言耸听的人心怀各种恐惧”，他的“大业”“极其安宁”地实现了。亚历山大二世的解放农奴运动是一场很大程度的妥协，[95]但这也可能是俄国沙皇统治的最伟大成就。“若不是沙皇的权威足够强大，只有上帝才知道我们在地主和农民的问题上要落到什么田地。”亚历山大二世在不久之后如此告诉普鲁士大使奥托·冯·俾斯麦。

这是亚历山大二世的第一次改革。1864年，他给俄国建立了独立的

司法机关，设立陪审团制度，以及一个新的地方机构，即省级和区级议会，称为地方自治会。它的部分成员由选举产生，包括贵族、商人和农民。沙皇缓和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对犹太人的人身自由限制被放松，现在犹太富商和工匠可以居住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约瑟夫·金茨堡男爵（他的爵位是黑森-达姆施塔特公爵封授的，但沙皇也承认）这样的犹太金融家开始努力要求废除尼古拉一世残暴的征兵制度。

然而，改革是有局限的。莫斯科的地方自治会提议制定一部宪法，亚历山大二世就解散了地方自治会。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发动的“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复苏共产主义，和他类似，亚历山大二世的目标不是消灭沙皇统治，而是加强它。解放农奴不久之后，俾斯麦问他是否会允许颁布宪法。“民众把君主视为父亲式的、全能的主宰，上帝的使者，”亚历山大二世答道，“这有一种宗教情感的力量……与对我个人的依赖分不开。如果人民对我的皇冠赋予我的力量不再有这种感情，那么国家拥有的圣光就很快会消失……如果我让政府包含贵族或民众的代表，那么我就削弱了政府的权威，而没有给它任何补偿。”亚历山大二世是改革的专制君主，但毕竟还是专制君主。

“沙皇对改革大业的信念不可撼动，所以能够无视反对革新派的喃喃低语，”德米特里·米柳廷将军（解放农奴的尼古拉·米柳廷的兄弟）说，“从这个角度看，温和、仁慈的亚历山大二世比他父亲表现出了更强的坚定意志和对自己力量的更真实把握，尽管他父亲以钢铁的意志闻名。”[96]然而，农奴制的废除打破了统治者与贵族之间的契约，而正是这种契约缔造了俄国。于是，沙皇不得不把他的力量建立在军队武力和不受爱戴的官僚机构的基础上。丧失了一大支柱之后，罗曼诺夫皇朝和社会开始渐行渐远。

改革的努力让沙皇疲倦，他现在可能希望享受生活——狩猎、在德意志与家人共度假日，以及与情妇厮守。[97]

1861年11月22日，科斯佳骑马来到皇村，遇见皇帝“骑着马，后面跟着亚历山德拉·多尔戈鲁卡娅，她也骑着马。没有别人在场”。科斯佳在日记里写道：“要得出结论不难。”

亚历山德拉·多尔戈鲁卡娅公爵小姐是玛丽亚皇后的侍女，绰号“母老虎”，是亚历山大二世在位期间的第一个情妇。科斯佳感到“痛苦”，倒不是出于道德原因（他自己也有多个情妇），而是因为亚历山德拉是个有名的狐狸精。

丘切娃说，“乍看上去，这个身材高挑、肢体细长、平胸、肩膀瘦骨嶙峋、面色苍白的姑娘”并不漂亮。（丘切娃和亚历山德拉在宫里住一个房间。）但只要亚历山德拉感到“一个有意思的男人的凝视，她就立刻拥有了年轻母老虎那种壮丽的、纯粹的猫一般的优雅，面色红润，眼睛和微笑变得狡黠而温柔，充满了神秘的魅力，不仅能让男人倾倒，也能让女人臣服……她身上有一种掠食者的特质，不像要小聪明的猫，而像母老虎，她的堕落带着骄傲和君临天下的气场”。

“母老虎”确保所有人都知道她与皇帝的关系。1855年11月20日，玛丽亚皇后在认真阅读《历史与地理辞典》，这本书让她觉得无聊。她身边簇拥着侍女，包括亚历山德拉·多尔戈鲁卡娅。这时皇帝走了进来。突然间“母老虎”晕倒在地。皇帝迅速冲上前去摸她的脉搏。“皇后继续翻阅杂志，宁神静气，注意到了君主表现出的过分殷勤。”专制君主的宫廷内，爱情的游戏就是这样微妙。亚历山大二世的情妇不止“母老虎”一个。后来有一次在冬宫的舞会上，他扫视了一圈，说：“我的好几个曾经的女学生都在这里。”俾斯麦与皇室很亲近，几乎成了皇室成员，他很喜爱亚历山大二世的风流宫廷，“与皇帝陛下一起用膳，晚上看戏，欣赏精彩的芭蕾舞，包厢里挤满了漂亮女人”，但他也注意到，亚历山大二世“在持续地恋爱”。侍从女官亚历山德拉·托尔斯泰娅称：“他的每一段新的激情都写在他脸上。”

但皇帝和皇后的关系一直很融洽。玛丽亚怀过七次孕，而且几年前他们的女儿亚历山德拉（被称为莉娜，六岁时死于脑脊髓膜炎）的死让夫妇的感情更深。他们甚至想借助一个享誉世界的“笔仙”通灵者[98]与莉娜交流。在解放农奴前不久，玛丽亚生下了第六个儿子保罗。三十七岁的玛丽亚皇后已经早衰，是个苍白、瘦弱、焦虑的维多利亚时代圣人，戴着头巾，频频咳嗽。“她非常瘦，非常虚弱”，丘切娃写道，“但她优雅脱俗”，“笃信宗教，她的虔诚灵魂和她的身躯一样，似乎都是直接来自一幅中世纪的画儿”。她极其羞怯，以至于沙皇的御医谢尔盖·博特金来给她体检的时候，她也拒绝脱衣服，解释道：“我是个非常私密的人。”博特金答道：“但是陛下，我不能透过您的长袍给您检查。”博特金的诊断是肺结核，建议她到气候温暖的地方疗养，于是亚历山大二世买下了克里米亚的利瓦季亚庄园。[99]但她也有幽默感。亚历山大二世总是告诉她，她看上去棒极了，直到有一天，她答道：“我唯一棒极了的，就是当解剖课的骷髅，覆盖着厚厚一层胭脂水粉。”

每天早餐之后，亚历山大二世都会回到位于冬宫二层的书房，接见各部大臣。[100]他疼爱自己的亲人，尤其是皇储尼克沙。任何一位皇帝都不能期望拥有比尼克沙更完美的皇储。至少未来有了保障。[101]

亚历山大二世在登基时曾警告波兰人不要抵抗：“先生们，不要抱什么幻想。”但波兰人和立陶宛人在改革与民族主义时代的鼓舞下，对俄国的主宰愤恨不平，所以他们决定，光有幻想还不够。波兰群情激奋，不满情绪高涨。波兰“很可能发生革命”，亚历山大二世通知巴里亚京斯基，“不过我希望通过积极有力的措施，将革命扼杀在萌芽状态”。然而波兰的革命并没有被扼杀在萌芽状态，反而发展壮大了。华沙总督、半是老年痴呆的米哈伊尔·戈尔恰科夫将军的反应“令人遗憾地非常软弱”。

亚历山大二世尝试妥协，让科斯佳当总督。科斯佳抵达华沙的次

日，出现在剧院的王室包厢，一名裁缝学徒开枪打伤了他。这名学徒后来被绞死。科斯佳没有丧失勇气，继续奉行和解政策。然而在1863年1月，当他试图将激进的青年征募到军队以便消除这些不安定因素时，波兰人发动大规模起义，投入了3万非正规军、贵族、农民，甚至还有犹太人（包括1名犹太将军）。波兰起义军在1000多次小规模战斗中抵抗30万俄军。

这场起义破坏了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守旧派认为政府给人民赋予了过多的自由，自由派认为太少。亚历山大二世理解，正如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前不久所说的："对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亚历山大二世放松了对大学和书报审查的控制，使很多人激动得忘乎所以，并导致学生暴动，政府必须镇压这些暴动。"感谢上帝，这里一切安宁，"沙皇告知巴里亚京斯基，"但现在比以往更需要警惕，因为所谓的进步造成了轻率的倾向。"

19世纪60年代是一个激动人心但也令人惴惴不安的时代。报纸如雨后春笋般激增。"我从来没有对一般的作家有过很大好感，"亚历山大二世向巴里亚京斯基透露道，"我现在悲伤地得出了结论，他们是一群包藏祸心、有着危险偏见的人。"但如果说科斯佳这一代人对改革满意，他们的儿子们，即19世纪60年代的孩子，很快就会受到挫折、感到幻想破灭，就像伊凡·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出版于1862年）中的人物巴扎罗夫一样。这些无政府主义者（这个词是屠格涅夫发明的）不耐烦地把沙皇的改革抛在一边，去追求无神论、现代性和革命。

沙皇迅速开倒车，罢免了尼古拉·米柳廷这样的自由主义者（贵族视自由派为妖魔鬼怪），而提拔将军们去教训学生。许多学生被捕。1862年5月16日，圣彼得堡发生多起火灾。"火灾规模很大，"新任陆军大臣德米特里·米柳廷写道，"无疑是有人蓄意纵火。"28日，亚历山大二世匆匆从皇村赶回，指挥救火。纵火者始终没有被抓住，但亚历山大

二世命令秘密警察查禁报刊、逮捕激进分子。[102]即便在此时，他还在考虑扩大人民参政的范围，把国务会议改组为部分由选举产生的顾问机构，但学生暴动和波兰革命让他推迟了改革。

亚历山大二世命令维尔纽斯总督米哈伊尔·穆拉维约夫将军（他的脸盘像斗牛犬，身材矮胖如大炮）镇压波兰人。穆拉维约夫要求让科斯佳回到波兰。他喜欢吹嘘：“只有死的波兰人，才是好的波兰人。”他绞死了数百名波兰人，枪决了数千人，将1.8万人流放西伯利亚。

沙皇厌恶这个“绞刑刽子手”，晋升他为伯爵，但让他退休。普鲁士支持亚历山大二世，但欧洲其他国家，尤其是法国，大为震惊。不过，在英国抗议俄国血腥镇压波兰人的时候，俄国指出，穆拉维约夫的行为远远没有英国人镇压印度起义那么野蛮。与此同时，在家庭内部，亚历山大二世和玛丽亚庆祝了他们儿子尼克沙的订婚。[103]

十九岁的尼克沙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他比粗壮魁梧的弟弟们更文雅。他身材细弱，长着褐色鬈发，懂得审美，非常聪慧，喜欢绘画，但他也很勇敢：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告诉自己那令人生畏的祖父尼古拉一世，他不想学法语。

“那么你如何与外国使臣说话，殿下？”他父亲问道。

“我会用一个译员。”男孩答道。

“太好了，”他父亲说，“全欧洲都会嘲笑你！”

“那我就向全欧洲开战！”男孩喊道，让祖父忍俊不禁。他父亲继承皇位之后，尼克沙真诚地告诉丘切娃：“爸爸这么忙，他累得生病了。而我还太小，不能帮他。”

“不是因为你太小，”他的弟弟萨沙答道，“是你太笨。”

“我不笨，”皇储答道，“只不过个子小而已。”

“太笨啦。”萨沙和弟弟们唱起来，于是尼克沙向他们扔了一个枕头。

在尼克沙成长的过程中，亚历山大二世致力于确保他拥有足够的男子气概，将来能够当皇帝，所以鼓励他参加军事活动。尼克沙是历代皇储当中受教育最好的。科斯佳说他是“完美的冠冕”。他的历史教师说：“如果我每十年能培养出一个像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一样的学生，我就觉得自己尽到了职责。”亚历山大二世为尼克沙选择的法律教师是他的法律改革的得力助手之一，康斯坦丁·波别多诺斯采夫。波别多诺斯采夫陪着自己的学生巡视了俄国各地。“亲爱的妈妈，”男孩在旅途中写道，“非常感谢您可爱的信。读着您的信，我觉得自己仿佛就在您身边。我仿佛听得见您说话。在利巴瓦，我非常高兴地发现，人民非常爱戴我们的家族以及我们所代表的原则。我的学习很好。没有浪费一分钟……再见，妈妈。”

早在多年前，他就看到过丹麦公主的一张淘气可爱的照片。“您知道，妈妈，”他在1863年8月3日写信给玛丽亚道，“我很久没有爱上过任何人了……您可以笑我，但主要原因是，我很久以前就爱上了达玛尔，尽管我从来没有真正见过她的面。我只想着她。”达玛尔被称为“明妮”，是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的女儿。她的姐姐亚历山德拉刚刚嫁给了威尔士亲王伯蒂[104]。1864年中期，亚历山大二世派尼克沙周游欧洲，去了意大利、德意志和最重要的丹麦。但丹麦正在打仗。[105]

沙皇的舅舅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任命曾经的普鲁士驻圣彼得堡大使俾斯麦为首相，以打败自由主义者、保卫君主制。俾斯麦身材魁梧，蓄着海象式胡子，看上去像是个死硬派的容克（来自勃兰登堡的保守乡绅），而且他是个嗜酒如命、经历过多次决斗的勇夫。但事实证明，他其实还是个聪明绝顶、冷酷无情并且思维现代化的政治家，在列强之间

越来越激烈的斗争中奉行新的“现实政治”。他这样解释自己的策略：“大国的唯一坚实基础是利己主义，不是浪漫主义。”俾斯麦极其敏感，阴险到了诡异的程度，常常臆想自己生病，爱面子但同时又脸皮厚如犀牛，本能地喜欢冒险，富有奇思妙想，擅长随机应变，狡黠，精通阴谋诡计。他认为，解决普鲁士国内问题的一个办法就是采取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运用普鲁士的精锐军队来统一德意志、挑战拿破仑三世的法国，并将民族主义服务于君主制。作为普鲁士派驻亚历山大二世朝廷的大使，他已经认识到，上述目标都是可能实现的，因为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之后憎恨奥地利。[106]俾斯麦政策的第一步是煽动针对丹麦的战争，去争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这个问题极其复杂，帕默斯顿曾开玩笑说：“只有三个人真正搞得清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女王的夫君[107]，他已经去世了；一位德意志教授，他已经发疯了；还有我，不过我已经忘光了。”但俾斯麦没有忘。1864年夏季，普鲁士与奥地利结盟，打败了丹麦，时间就在尼克沙抵达哥本哈根的几天前。[108]

“要是您知道我多么幸福就好了：我爱上了达玛尔，”皇储告诉母亲，“我的心告诉我，我爱她，非常非常爱她。我怎么会不幸福呢？……我该怎么样描述她？漂亮、直率、聪慧、活泼，却又害羞。”

随后尼克沙在达姆施塔特见到了父母，又匆匆赶回哥本哈根。在全家散步的时候，“我俩落在后面”，他向母亲报告，“我希望大地把我吞下去。我努力鼓起勇气说我爱她，但她非常清楚：最后她终于衷心说出了‘好’，我们接吻了”。尼克沙继续到意大利旅行，但出现了一些不祥之兆。

他骑马时觉得疼痛。抵达佛罗伦萨的时候，他已经痛苦不堪。医生发现他的脊柱有肿块，但仅仅建议他休息、做日光浴和接受各种治疗，让他卧床六周。他的病情没有好转。他和明妮每天互通情书。12月底，

他乘坐一艘俄国军舰来到尼斯，与母亲会合。他与明妮的鸿雁传书放慢了，明妮问他是不是爱上了一个黑眼睛的意大利女人。尼克沙说，他爱明妮爱得死去活来，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无助地躺在海滨的迪斯巴赫别墅，病情恶化，直到1865年4月，一名奥地利医生诊断他患有脑脊髓膜炎。他对海浪的声音过于敏感，于是搬到内陆的贝尔蒙别墅，[109]在那里中了一次风，一侧身体瘫痪。

沙皇得到报告。明妮接到电报："尼古拉接受了临终涂油礼。为我们祈祷。若能来最好。"

尼克沙问玛丽亚："可怜的妈妈，没了您的尼基，您该怎么办？"弟弟萨沙来了，他很崇拜哥哥。尼克沙向萨沙伸出手："萨沙，萨沙，你在这里做什么！快过来亲我！"

皇帝在儿子弗拉基米尔和阿列克谢的陪同下匆匆横穿欧洲，"脑海只有一个思绪：上帝会允许我见他最后一面吗？"在柏林，威廉一世在火车站拥抱沙皇。运载明妮公主及其母亲的一节丹麦车厢也被挂到沙皇专列上。在巴黎，拿破仑三世拥抱了亚历山大二世。4月10日，亚历山大二世抵达尼斯，哭泣的廷臣在火车站迎接他。

在儿子的病床前，亚历山大二世跪倒在地，亲吻儿子的手。然后尼克沙转向明妮。她母亲回忆道："沙皇牵着她的手，把她领到他床前。他的表情是最纯粹的幸福。"尼克沙对明妮微笑道："她是不是特别可爱，父亲？"

明妮感谢上帝"让我及时赶到了他身边，我亲爱的宝贝。我永远不会忘记我走到他面前时他的表情。绝不会！"她在给父亲的信中这样写道。不久之后，他开始神志模糊，喋喋不休地讲着被压迫的斯拉夫人。就连发烧说胡话，他讲的也是一些有意义的话题。明妮和其他人经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不得不逃离病房。"可怜的皇帝和皇后！"明妮写

道，“他们对我无微不至。他们悲伤，我也悲伤。”她守候在病床前，“日日夜夜跪在他面前”。尼克沙现在求死心切。4月12日黎明，他的教师跑过大街，来到维尔蒂别墅，唤醒皇帝一家。皇储把服的药都吐了出来。他的父母和弟弟们围着他，明妮跪在他身旁，擦掉他下巴上的呕吐物。“他在最后一分钟里认出了我。”她回忆道。尼克沙握着明妮的手，但随后看着萨沙：“爸爸，照顾好萨沙，他是多么正直、多么善良的人。”他“举起右手，拉住萨沙的头”，他的教师记载道，“似乎在用左手去触碰达玛尔公主的头”，这一刻很快会变得意义重大。“他的舌头变得虚弱，他说出了最后的话。他捏着皇后的手，向医生点点头说：‘照顾好她！’明妮亲吻了他，随后他就去世了。”

在遗体被送往圣彼得堡的途中，明妮注意到了沙皇在世的长子的痛苦。“萨沙多么高尚地爱他，不仅作为弟弟，也作为他唯一的、最好的朋友。这对萨沙来说非常艰难，可怜人，因为他现在必须取代挚爱的哥哥的位置。”

架空历史没有意义，但这位皇储的死，使皇位继承权从一个凭借敏锐的智识受到所有人赞颂的男孩，转移到了两位以思想狭隘而闻名的沙皇那里。

不久之后，皇帝见到明妮。一位亲戚建议，她或许还可以加入俄国皇室。“我们会非常欢迎她。”亚历山大二世答道。[110]

“没有人比我亲爱的哥哥和朋友尼克沙对我人生的影响更大了。”二十年后，已经成为沙皇的萨沙写道。他的一生都在完美兄长的阴影里度过：“在那些时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多么可怕的职责落在我的肩膀上。”

二十岁的萨沙已经是个胡须浓密的巨人、近卫军军官、嗜酒如命之徒，不擅长语言，拼写经常出错，对文化不感兴趣，身强力壮，能够徒

手把马蹄铁掰弯。尼克沙曾给他取了个绰号“哈巴狗”，但家人都把他视为傻瓜：“体格像赫拉克勒斯，或者不如说像个农民，他总是打翻东西、碰倒东西，经常碰翻椅子。”他的愚蠢已经到了臭名昭著的地步，以至于他的婶祖母叶连娜据说曾建议亚历山大二世把皇位传给下一个儿子弗拉基米尔，他只比萨沙聪明一点点。萨沙到华沙拜访暴躁易怒的叔叔科斯佳，在宴会上打翻了葡萄酒。“看看他们从圣彼得堡送来的猪崽！”科斯佳喊道。一次舞会上，萨沙笨手笨脚地和一位德意志公主跳了舞。公主感谢他，萨沙答道：“你就不能诚实吗？我踩坏了你的拖鞋，而你的气味简直让我作呕。”

现在他是皇储了。“所有廷臣对我的态度都发生了可怕的变化，”萨沙写道，“都开始溜须拍马。”他感到糊涂。“我知道有善良诚实的人，但也有坏人，”他写信给一位朋友称，“我如何区分他们？我如何统治？”

亚历山大二世和玛丽亚都喜爱明妮，几乎马上就开始考虑让她嫁给萨沙。丹麦王后也温和地向沙皇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明妮之前在学习俄语和东正教，目前还在哀悼。萨沙觉得她很漂亮，他理解这门婚事的意义。但有一个问题。

萨沙正爱着玛丽亚·叶菲莫芙娜·梅谢尔斯卡娅（M.E.）公爵小姐，他母亲的侍女之一。她是“一个大美人”，“整个人有一种东方韵味，尤其是她黑色的丝绒般的眼睛，让所有人着迷”。明妮已经在以“你的妹妹和朋友”的身份给萨沙写信，但在尼克沙去世一个月后，她得知了哥本哈根和圣彼得堡在酝酿什么新计划。她写信给皇帝“爸爸”，说萨沙必须明确自己的感情。

萨沙饱受折磨。他不再见梅谢尔斯卡娅。“我还在想念M.E.小姐，”他在6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但我对达玛尔思考了更多，且每天向上帝祈祷，希望这件事能让我一辈子幸福。”随后几个月里，他决

定："我要向M.E.道别，我从来没有像爱她一样爱过任何人。"皇室安排他去丹麦拜访明妮。

但他和M.E.难舍难分。M.E.与一位德意志王子订婚了，但萨沙又回到她身边："我想拒绝娶达玛尔，因为我不能爱她，也不想要她。我只想要M.E.成为我的妻子。"皇帝很生气。萨沙必须服从。萨沙答道，他从来都没有尼克沙那样才华横溢。他要放弃皇位。在皇储拒绝继位的同时，皇室的社会主义敌人在计划加速他的继位——通过暗杀。暗杀很容易安排，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亚历山大二世每天都在夏园[111]散步，尽管密谋者并不知道他经常去那里的美丽理由。[112]

1866年4月4日，也就是密谋者计划刺杀皇帝的那天，皇帝在夏园和一个十八岁少女交谈。"皇帝像往常一样问我话，"她回忆道，"他问我，会不会去斯莫尔尼学校[113]看望我的妹妹。我告诉他，今晚我就去。他说，他会在那里见我。他说话时带着那种有时让我恼火的孩子气。"然后他们分别了，他走向自己的马车。

他们第一次相遇是在七年前。1859年，当时四十岁的沙皇住在他父亲的庄园，正在准备纪念波尔塔瓦战役一百五十周年的演习。他邂逅了一个十岁的洋娃娃似的小姑娘，她穿着粉红色的斗篷，金红色头发梳成辫子。她母亲让她去那里向皇帝问安。

"你是谁，我的孩子？"他问。

"我是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芙娜。"叶卡捷琳娜·"卡佳"·多尔戈鲁卡娅公爵小姐答道。

"你在这儿做什么？"

"找皇帝。"多年之后，他回忆道："我认识你的时候，你还不到十一岁，但这以后你越来越美丽。"这位少女则说："我永远不会忘记，看

见这张充满善意的辉煌面孔时，我是多么喜悦。”

皇帝在第一次见到她之后，就一直没有听闻过她的音讯，直到她那窝囊废的父亲挥霍光了家产，然后死去，让家人一贫如洗。她母亲向宫廷事务大臣阿德勒贝格求助，他则请沙皇出钱送孩子们上学。卡佳去了斯莫尔尼学校，圣彼得堡的一家寄宿学校。1864年，在皇帝和皇后视察斯莫尔尼学校的时候，女孩们轮流向贵客行屈膝礼，并用法语问候他们。

卡佳还是个孩子，他对她的兴趣“是父亲式的”。但“随着我越来越大”，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对他的爱越来越深”。但她从学校毕业后，就不大可能有机会再见到他了。

然后“偶然地，1865年12月24日，我在夏园散步的时候遇到了皇帝”。亚历山大二世每天都带着一名副官或几个子侄，以及他的英国长毛猎犬“勋爵”在夏园散步。人群围观他，一名宪兵拦住人群。当时的一名外国访客注意到，魁梧健壮的皇帝四十多岁，仍然“非常英俊”，“他的微笑让人着迷；面部皮肤被晒黑，显得眼睛更蓝了，他的嘴巴让我想起一尊希腊雕塑”。他看到一个漂亮姑娘，她则注意到他“美丽的、大大的浅蓝色眼睛给了我一个敏锐的眼神”。

卡佳现在十六岁半了，已经是个年轻女人，有着浓密的灰金色头发、雪白肌肤和窈窕身姿。“起初他没有认出我。然后他走过来，问我是不是卡佳！”

亚历山大二世真正有了一见倾心的感觉。一名受信赖的廷臣将此事告诉卡佳曾经的女校长，她则让自己圆滑世故的表妹薇拉·舍别科去找卡佳的母亲。舍别科是一个公务员家庭的女儿，曾是沙皇的情妇。尽管她仍然爱着沙皇，但现在变成了卡佳的伙伴，或者可以说是沙皇的皮条客。

一连四个月，沙皇和卡佳每天都在夏园见面。沙皇越来越迷恋这个严肃的姑娘，她觉得年轻男人沉闷乏味，害怕婚姻，对舞会感到无聊，而喜欢独自读书。她是改革时代的孩子，喜欢与她的柏拉图式散步伙伴真挚地讨论繁盛的文学。

1866年4月4日下午3点，亚历山大二世离开卡佳，准备登上停在夏园门口的马车，这时有一个闷闷不乐的外省贵族德米特里·卡拉科佐夫站在通常聚集于此的人群中。他被莫斯科大学开除，加入了一个叫作“地狱”的革命组织。该组织受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小说的启发，希望推翻沙皇统治，建立工人公社。“地狱”选择了卡拉科佐夫来刺杀亚历山大二世。

沙皇走过他身旁的时候，年轻的恐怖分子掏出一把左轮手枪，举起枪，但他扣扳机的时候，他旁边的人，来自科斯特罗马的奥西普·科米萨罗夫推了他一下。这一枪打得太高。沙皇在日记里简洁地写道：“手枪打偏。凶手被捕。”“人民普遍同情我，”皇帝补充道，“我回了家，然后去喀山大教堂。万岁！整个近卫军都在白厅。”萨沙记载道：“人群在歌唱上帝保佑沙皇。人民普遍喜悦，发出雷鸣般欢呼！”

回到冬宫，亚历山大二世接见了衣着寒酸的科米萨罗夫，正是科米萨罗夫的推搡救了沙皇的命。很自然地，科米萨罗夫被赞颂为新的伊凡·苏萨宁。苏萨宁就是曾保护第一位罗曼诺夫沙皇米哈伊尔的那个农民。苏萨宁和科米萨罗夫都是科斯特罗马人！剧院安排上演格林卡[114]的歌剧《为沙皇献身》。在白厅，茫然的科米萨罗夫被领着走过一排排近卫军，亚历山大二世慷慨地赏赐他金钱，并封他为贵族，赐姓科米萨罗夫-科斯特罗马斯基。他是个偶然成为英雄的普通人。[115]但私下里，皇帝认为自己躲过暗杀要感谢一个比科米萨罗夫好看得多的人对沙皇的爱。

卡佳与亚历山大二世分别之后听到了枪声，“我惊呆了，感到非常

不舒服，我哭了……想向他表达我的喜悦。我确信不疑，他也有同样的需求，想要见我”。她说得对。当夜，尽管皇帝刚刚躲过刺杀，还是如约驾临斯莫尔尼学校。“这次会面是最好的证据，证明我们相爱，”她后来写道，“我决定了，我的心属于他。”

次日，即4月5日，“我向父母宣布，我宁愿死也不结婚”。然后她去了夏园，发现廷臣在那里搭建了一座室外礼拜堂，准备唱《感恩赞》来感谢上帝帮助亚历山大二世逃脱。皇帝很快就带着他的全部随从来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她写道，“他带着怎样的爱看着我。”他看到她在那里，“我坚信，你就是我的守护天使”。随着每多一次恐怖袭击，他们的爱只会越来越浓。[116]

亚历山大二世得到了他的“守护天使”的慰藉，但也怪罪自由主义者派遣刺客来袭击他，于是罢免了所有他能够怪罪的官员，甚至包括他的亲信。[117]他罢免了自由派的教育大臣，因为“你让年轻人失控”，并任命有才华的极端保守派人士德米特里·托尔斯泰伯爵去镇压各所大学。不过，他真正需要的是一条攻击性强的恶狗。他找到了彼得·舒瓦洛夫伯爵，此人成为第三处的首脑和非正式的首席大臣。

舒瓦洛夫是普拉东·祖博夫公爵的波兰遗孀的儿子，因此是祖博夫公爵庞大遗产的继承人。他此时只有三十四岁，曾与亚历山大二世寡居的妹妹玛丽亚（洛伊希滕贝格公爵夫人）调情，直到皇帝训斥他。但如今亚历山大二世需要舒瓦洛夫那种无所顾忌的狡猾。科斯佳说舒瓦洛夫是“拴着链子的狗”，他的权势炙手可热，以至于被戏称为“彼得四世”。[118]

舒瓦洛夫为沙皇组建了第一支四十人的保镖队伍，并改组了宪兵部队。私下里，他也知道改革势在必行，并制订了激进的计划来扩大人民参政的范围。但这个贵族的捍卫者曾坚决反对解放农奴，现在他破坏自由主义改革，粉碎了19世纪60年代的改革。“大小一应事务都在舒瓦洛

夫伯爵大权独揽之下操办，他每天向君主报告各种可怕的危险，以此来吓唬君主。”唯一仍然在职的自由主义者——陆军大臣德米特里·米柳廷写道，“现在所有人都在畏缩。如今皇帝对他自己创建的一切都失去了信心，甚至对自己也不相信了。”[119]

萨沙屈从于父亲的命令，准备娶明妮。萨沙两次心碎，一次是为了M.E.，一次是为了尼克沙。他绝望地写道：“哦，上帝啊，经历了这一切，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为什么要出生，为什么我还没死？”[120]

1866年6月2日，萨沙在快活的弟弟阿列克谢的陪同下抵达哥本哈根。他花了两个星期去接近明妮。俾斯麦的最新一场战争刚刚打响：奥地利在普奥共同管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问题上挑战普鲁士，俾斯麦争取到亚历山大二世的中立（沙皇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与奥地利疏远）。普鲁士打败了奥地利，吞并了奥地利北部大片土地，成为德意志的霸主。

当两个德意志国家厮杀的时候，两个年轻人在无休无止地谈论尼克沙，直到6月11日，萨沙看着已故尼克沙的照片，鼓起勇气问明妮，她有没有可能爱另外一个人。她几乎跳到了惊诧不已的皇储怀里，亲吻他。他们告诉亲人，两人都为尼克沙流下了病态的眼泪，直到阿列克谢为他们欢呼。

1866年10月28日，明妮（更名为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嫁给了萨沙，搬进阿尼奇科夫宫。玛丽亚皇后还不能原谅明妮已经对尼克沙释怀。年轻的夫妇占据了克里米亚的小宫殿，皇后写道：“想想原本可能是什么样，真让人伤心。我的心为可怜的明妮流血，她一定是这样的感觉，跨过门槛走进她曾欣喜地憧憬的新家，却是和另一个男人。”萨沙努力适应新生活。他有时喝醉酒，会变得凶暴。但笨拙的萨沙渐渐爱上了明妮，他在参加军事演习的时候写道，自己幻想和她“像亚当夏娃一样”裸身躺在一起。她很快有了身孕。

1868年5月6日夜，在皇村的亚历山大宫，明妮分娩了。这是一个尴尬地既私密又公开的场合，大公夫人们都要忍耐这种场合。皇帝、皇后和萨沙都在分娩现场，“让我非常烦恼”，明妮这样告诉自己的母亲。“皇帝握着我的一只手，我的萨沙拉着我另一只手，同时皇后经常亲吻我。”萨沙泪流满面道：“明妮受了很大罪。爸爸……帮我抱着我的亲爱的……2点30分，上帝赐给我们一个儿子……我跳起来拥抱我亲爱的妻子。”这个儿子就是后来的尼古拉二世。[121]

舒瓦洛夫的残酷镇压激怒了激进派，促使他们更加好斗和推崇暴力。一个叫谢尔盖·涅恰耶夫的学生和无政府主义者，也是颇有领袖魅力的反社会心理变态者，受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特殊的人”的启发，相信只有刺杀整个罗曼诺夫家族，才能解放俄国。涅恰耶夫周游欧洲，与挤满日内瓦和伦敦咖啡店的许多俄国流亡者会面，后于1869年8月返回俄国，帮助组织学生暴动。

他逃到日内瓦，写下了《革命者教义问答》，其中说：“革命者是注定要殉身的人……被一种兴趣、一种思想和一种激情所吞没：革命。所有关于家庭、友谊、爱情、感恩，甚至幽默的温柔情感，都必须被粉碎……不分昼夜，他只能有一种思想、一个目标——无情的毁灭。”最终“我们必须加入惊险刺激的强盗世界，成为俄国真正的、唯一的革命者”。这是列宁之前的“列宁主义”。

但与此同时，斯拉夫派右翼也在攻击沙皇政权。《莫斯科新闻》有才华的编辑兼业主米哈伊尔·卡特科夫是个激进的保守派，正在开始他的职业生涯。他将变得和守旧派权贵一样有影响力。现在他主张，沙皇应当绕过贵族，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即由俄罗斯民族主义支撑的君主制。与此同时，卡特科夫在他的报纸上连载了两部定义了这个时代的长篇小说：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这肯定是传媒史上最成功的抢占文学选题资源的例子。

托尔斯泰集中力量于写实地描绘1812年（俄国历史的开创性时刻）的俄国人物与家庭，暂时还没有参与政治。陀思妥耶夫斯基结束流亡归来后，坚信俄罗斯民族拥有非同一般的东正教命运。他出人意料地成为罗曼诺夫皇朝的支持者。他曾经是个死刑犯，对无政府主义者既恐惧又着迷，而只有他能够理解这些无政府主义者：《罪与罚》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梦想“通过谋杀，让人类幸福，并拯救穷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预言开始成真了。

到1869年11月，涅恰耶夫已经培养了一个由易受影响的门徒组成的小集团，将其变成半神秘主义的组织“人民裁判团”。为了考验无政府主义者的忠诚，他命令弟子去杀害一个无辜的学生。涅恰耶夫被捕并受审时，举国震惊。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到启发，写了《群魔》。涅恰耶夫死在狱中。

青年人的暴力运动似乎过去了。亚历山大二世借助舒瓦洛夫来统治，舒瓦洛夫以对宫廷和激进派无所不知而骄傲。他更擅长宫廷阴谋而不是秘密警察工作，但他确切地知道，亚历山大二世正在恋爱，而且爱得疯疯癫癫。[122]

亚历山大二世写信给卡佳·多尔戈鲁卡娅道：“我总是觉得，有某种东西让我们互相吸引，一种不可抗拒的引力。”但这个年轻的处女很矜持。她没有臣服于皇帝。窃窃私语的观察者看着他俩每天在夏园散步，于是他俩把散步地点改到彼得宫城的河岸和皇村的园林。她母亲在皇村的一座房子度夏。

后来，他和她一起追溯，1866年7月1日，“我遇见你，你骑着马在吾乐宫附近。你建议我们稍后再见，借口是把你的肖像送给我”。他们在美景宫约会，这是一座精美雅致的别墅，在巴比贡山上，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曾在这里与情妇约会。“我们坐在一条长椅上，等待美景宫开门。”沙皇在十年后写道。他总是很享受自己的美好回忆。

“那是我们第一次亲密无间地独处。”她在回忆录里简单地写道。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有镜子的房间的沙发上，我们第一次接吻，”他后来告诉她，“你让我出去，你要脱掉裙撑，嫌它碍事。我惊讶地发现，你已经脱掉了裤子。哦，哦，多么可怕！我看到这梦幻的景象，简直要发疯，但这是真的，我觉得它硬得要炸了。我觉得很疯狂。我就是在这时遇到了我的宝贝……要是能再进去一次，我愿意付出一切……我浑身像过电一样，你那淘气的裙撑让我看见了你的双腿，只有我看见过你的腿。”并且出乎意料的是，她非常懂得鱼水之欢，所以在性爱方面，她能够和他匹敌：“我们就像野猫一样扑向对方。”

她感激他的善意：“我当时涉世不深，灵魂纯净。我并不了解，另一个男人或许会利用我的纯真。而他对我诚实和高尚，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男人，他爱女人，尊重女人，把女人当作神圣之物。”他俩都笃信宗教，相信这是，用她的话说，“上帝促发的激情”。

随后，她告诉他，她“把她的生命全部用于爱他……我再也无法抵抗这种要吞噬我的感情”。皇帝庄严地宣誓道：“现在你是我的秘密妻子。我发誓，如果我有一天自由了，一定会娶你。”他后来写道，这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一天”，是“一段永远不会终结的蜜月的开端！”

皇帝坚持任命她为皇后的侍女，但卡佳对在宫廷精心打扮不感兴趣。即便如此，廷臣还是窃窃私语。卡佳讨厌流言蜚语，但她也不愿意再与皇帝分开。她到冬宫的书房见他，与他做爱。他们每天见面，按照她的说法，他们“因为相爱的幸福而疯癫”。但在他要处理政务而与她分开的时候，她觉得“离开他，是噩梦，是酷刑”。

为了放松神经，她和一名伙伴去欧洲旅行。廷臣猜测这是皇帝又一段逢场作戏的结束，皇帝忘记了斯莫尔尼的那个女学生。或许这就是一个结束。舍别科夫人把卡佳的漂亮妹妹玛丽亚介绍给皇帝，她也爱皇

帝。[123]

普鲁士人战胜了奥地利人，迫使奥地利永远脱离德意志。自拿破仑一世以来，罗曼诺夫皇朝就把霍亨索伦家族当作最忠诚的盟友，但把他们视为穷亲戚。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非常目光短浅（这令人震惊）地说霍亨索伦家族是“弱者中的弱者”。但他们再也不是弱者了。现在普鲁士开始挑战法国，因为法国是普鲁士主宰德意志的最后一个障碍。亚历山大二世尊崇自己的舅舅威廉一世国王，而鄙视拿破仑三世，但他同意参加由拿破仑三世推动的巴黎世博会。

他相信拿破仑三世“造成了我父亲的英年早逝”。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承认，我去巴黎绝不是为了拿破仑三世！”他去巴黎，完全是为了另一个人。

1867年5月20日，在巴黎北站，拿破仑三世与亚历山大二世（陪同的有他的儿子萨沙和弗拉基米尔）相见，并送他们到爱丽舍宫。不友好的法国群众呼喊：“波兰万岁！”午夜前后，沙皇唤醒了老宫廷事务大臣阿德勒贝格。“我要出去散个步。”亚历山大二世说。

阿德勒贝格目瞪口呆：必须有人陪沙皇。

“不必陪我。我自己能行，但是亲爱的，给我点钱。”

“陛下需要多少钱？”

“不知道。10万法郎行吗？”

沙皇消失在巴黎的夜色中，阿德勒贝格唤醒了舒瓦洛夫，他解释说，会有俄国和法国侦探跟踪亚历山大二世。两位伯爵焦急地熬夜，等待亚历山大二世归来。

沙皇上了街，叫了一辆出租车，去往和平大街，在那里下车。他借着煤气路灯查看一张纸条，走进一座房子，但门关着，他走不出庭院。他尝试开门，直到一名俄国特工走过来，指了指拉门铃的绳子。皇帝走进了隔壁房子，卡佳·多尔戈鲁卡娅等在那里。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在巴黎和平大街的第一次见面！”他后来写道，“我们互相爱得发疯。”他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对我们俩来说，一切都不存在！”行事保密的沙皇没有把卡佳的事情告诉自己的随从。

舒瓦洛夫后来回忆道，当夜在爱丽舍宫，“我们脑子里盘旋着各种可怕的可能性”，“沙皇深更半夜独自一人在巴黎街头，口袋里装着10万法郎，这种景象让我们做噩梦。我们从没有想到，他会走进别人家！”

最后，凌晨3点时，他回来了。舒瓦洛夫长舒了一口气，不禁落泪，急切地听取他的特工关于沙皇历险的报告。舒瓦洛夫后来才推测出，沙皇的整个旅途都围绕着卡佳。卡佳自己回忆道，巴黎“有魅力的唯一原因是，我俩在一起。他不得不去看博览会和履行其他职责，这些让他觉得无聊，因为他唯一的目标是见我。他就是为了这个目标才来的！”

在朗香的军事展会之后，亚历山大二世和拿破仑三世一起乘坐敞篷马车回去，萨沙和弗拉基米尔坐在他们背后。

他们乘车驶过布洛涅森林[124]的时候，一个年轻人向亚历山大二世开了两枪。子弹没有打中，刺客被擒获。沙皇和他的儿子们考虑提前结束访问法国的旅行，但欧仁妮皇后恳求亚历山大二世留下。拿破仑三世告诉他，刺客是个波兰流亡者。支持波兰的法国报纸为刺杀沙皇的行动喝彩；沙皇和皇储等不及要回家。

沙皇把自己第二次化险为夷归功于卡佳：“每一次，都要感谢你，

我的守护天使。”[125]

亚历山大二世认为，拿破仑三世的暴发户帝国注定要灭亡。拿破仑三世不会允许出现一个统一的德意志，于是和普鲁士发生了冲突。亚历山大二世经常会见他的舅舅威廉一世和俾斯麦，后者提议，普鲁士可以帮助俄国摆脱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签订的条约，条件是俄国保护普鲁士的东翼，提防奥地利。亚历山大二世很乐意帮忙。

1870年7月，俾斯麦得到了机会。西班牙人想推举威廉一世的一个亲戚为西班牙国王。法国反对，威廉一世的亲戚谢绝了王位，但法国外交大臣要求威廉一世承诺，普鲁士人永远不会接受西班牙王位。俾斯麦利用威廉一世受挫的荣誉感，说服他向法国宣战。普法战争改变了欧洲的形态。出人意料的是，普鲁士人在一场现代化、快速而高效的军事行动中决定性打败了经常自吹自擂的法国陆军。在色当战役中，拿破仑三世本人被俘。巴黎人民发动起义，拿破仑三世退位，流亡到英国。普军攻打巴黎，强迫法国接受了丧权辱国的和约，吞并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两个省。

在凡尔赛宫镜厅，俾斯麦宣布建立德意志帝国，这是一个由多个王国组成的联邦，由威廉一世担任皇帝。俾斯麦创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混合政体，将专制君主制和议会民主制结合起来。他设想实施普选，保障工人权益，以解除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武装；他还运用光荣的民族主义为他的皇帝赢得民众支持。这个体制的平衡非常微妙，只有帝国首相一个人，也就是俾斯麦自己，能够成功驾驭它。

亚历山大二世很自然地站在了舅舅威廉一世那边。起初，他为自己“最好的朋友”的胜利激动不已，向德意志将领颁发勋章。他还写道：“我刚刚试穿了自己的新普鲁士军服，非常合身。”

“普鲁士永远不会忘记，战争没有发生令人遗憾的转折，都要感谢

您，”德国皇帝写信给沙皇道，“我永远是您的朋友，至死方休。威廉。”俾斯麦兑现了承诺，使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在1870年11月得以撕毁禁止俄国在黑海修建军事要塞的条令。“压迫我的心达十五年之久的石头，终于被搬走了”，亚历山大二世写道，但“未来在于和我们强大的邻国结盟”。俄国人没有料到德国会如此迅速、如此压倒性地战胜法国。戈尔恰科夫明智地建议，不要激怒法国。德意志帝国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并且与俄国直接接壤。德国的工业财富、先进技术和现代化军队让俄国的虚弱暴露出来，而且无论罗曼诺夫家族与霍亨索伦家族多么友好，在德国的新野心和俄国的传统愿景之间必然会产生摩擦。

萨沙在自己的丹麦妻子明妮影响下，批评“目光短浅的政府”（指的是他父亲）帮助那些“普鲁士猪”。亚历山大二世或许错失了一个与普鲁士联合、消灭奥地利势力的机会。消灭奥地利不是俾斯麦的计划，因为他现在需要奥地利来遏制俄国。他把亚历山大二世和弗朗茨·约瑟夫拉进他的“三帝同盟”，这至少暂时能给俄国带来安全，并且结束俄国与奥地利在巴尔干的争斗。在柏林和圣彼得堡，沙皇与德国皇帝和“铁血首相”一起庆祝。在圣彼得堡的剧院，老霍亨索伦对芭蕾舞女的长腿垂涎欲滴。“威廉一世肯定喜欢穿裙子的，”亚历山大二世在日记中写道，“他死死盯着，长柄眼镜一直贴在眼前。我怎么会有这样的舅舅！”[126]

亚历山大二世在英国码头[127]为“我淘气的小姑娘”卡佳租了一座宅邸，称其为“我们的窝”，每天都到那里与她相会。他们即便刚刚分别，也每天要写好几封信。这或许是历史上由国家元首写下的最色情露骨的信，用他们的昵称来描述他们的性爱[128]：班热勒（bingerle）[129]指的是性爱或性器官。他俩都是情欲旺盛、生机勃勃的人，而且他们的独特处境意味着他们始终不曾失去新恋人的那种狂热激情。“我承认，这些回忆再度唤醒了我的激情，我要再一次冲进你狂热的‘扇贝’，”他会这样写，“哦，哦，哦，我想到这个就笑了，我不害羞，这很自然！”

她主动的时候，他会很高兴。“我享受到精神错乱的状态，”皇帝写道，“躺在沙发上，而你在我身上耸动……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我眼前能看到你，有时在床上，有时没有穿短裤。”他赞扬她享受欲望的胃口。他写道：“我兴高采烈地感觉到，你的‘泉水’好几次浇灌我，让我的愉悦翻倍。”另一天，他赞扬她的“扇贝”，它“发疯了，就像水蛭，死死地吸着我”，并且经常“让我全副武装的班热勒向你致意”。

她和他一样享受性爱，写道：“你知道我要你。我感到莫大的快感，被快感淹没，这种愉悦超过任何事情。”她承认道：“在我们可爱的毯子之下，我像发疯了一样享乐。这种快乐没有名字，因为只有我们两个人能感受得到。”她数着还要多长时间才能再见到他：“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我兴奋不已，两小时一刻钟也等不了。不要迟到，我吻你，我的天使，我的布谷鸟，我的一切！”

沙皇觉得“你的身体让我胃口大开”，于是为她画了一幅裸体素描。这幅画表现了她丰满性感的身姿，她浓密的头发通常被梳成一个发髻，现在则垂到腰间。

在宫廷招待会上，他们贪婪地互相凝视：“我们的眼睛忍不住搜寻对方……我觉得你的衣服太美了，你是漂亮姑娘当中最美丽的。但你有点苍白。”他和她跳华尔兹，“但我想你会理解，我决定和其他人跳舞，只是为了能够和你跳。我能感觉到，我俩都想要班热勒”。

他们每天谋划着，以便“明天我们散步的时候再见”。“我们在花园大街的相会，是一缕阳光，”她热情地写道，“你戴着骠骑兵头盔，多么英俊！我对自己梦中的夫君非常骄傲。”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在“我们的仪式”中结婚了。“我承认，”她写道，“我们狂热地感到，唯有在上帝面前，我们属于对方。我们的纽带是永久的。任何事情都比不上这种喜悦。”

御医试图对他们的性爱加以限制。亚历山大二世说他们“做了四次”，“在每一件家具上”“在每一个房间”都做过。她提议：“如果你觉得我们太过疲劳了，我们就休息几天。”这是上午11点。到午夜，她补充道：“今晚我想要你。”到次日上午11点，“我睡得很不安稳，我体内的一切都在震颤，我等不到4点45分”。

“他身边没有一个人真正关心他，”她写道，“我始终为他担心。”看到他睡在“硬得像石头的床上”，即他父亲的行军床，“我给他换上了柔软的床座弹簧”。注意到他在冬天检阅部队的时候还穿着夏季上衣，“我给他穿不透水材质的军服”。在独裁统治下，真相永远是罕见的东西。但诸大臣向他撒谎的时候，“我就像一头母狮子，阻止他们欺骗他。他的荣耀就是我的生命”。

不过，这种生活对她来说很艰难。情妇的命运就是永远要等待。“我谁都不见。我到处跟着他，住在棚户和阁楼里，忍受可怕的匮乏，但很幸福（最关键的就是见到他）。”廷臣恶毒地嚼舌根。沙皇同情地写道：“你要面对这样不愉快的事情，是多让人悲伤。”他觉得性爱是灵丹妙药：“多遗憾，我不能飞到你那里，让你快乐起来，用班热勒帮你忘记世界。”

但有时她也会坚强、固执和牙尖嘴利，自称“可爱的、特别的暴君，希望她爱的丈夫也爱她”。她缺乏安全感。“我来的时候满心都是爱，”他在1871年2月5日抱怨道，“你却像迎接狗一样招呼我，一直到发现我生气了才变得温柔起来！”她相信流言蜚语，但他向她保证道：“我恳求你不要相信你听见的所有事情，那些东西绝大部分只存在于想象之中。”[130]

她因为压力过大而生病。亚历山大二世送她去看“名医”，他们“向他宣布，唯一能够挽救我的，就是生孩子”。她很快怀孕了，并请他保持忠贞：“我知道你能做得出来这种事情：你有需求的时候，就忘记了

自己只想要我一个，于是去和别的女人鬼混。”但怀孕果然挽救了她。

“上帝造出我们，就是为了让这个孩子出世。与之相比，一切都黯然失色……我希望我分娩的时候，上帝不会抛弃我，”她在1871年11月12日写道，“我非常害怕。”1872年4月30日，卡佳在冬宫内亚历山大二世书房的沙发上生下了儿子格奥尔基。随后她和婴儿被送回她的宅邸。后来，他们又生了两个女儿。

可怜的皇后意识到，亚历山大二世爱上了这个情妇。侍女说穆菲曾对尼古拉一世的情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皇后警告道，如果任何人向她提起这样的事情，就永远不要出现在她面前。尼克沙的死让她的婚姻变成了一种病态的缅怀尼克沙的仪式，夫妇俩一起纪念他的生日和忌日。“我请你尊重作为一个女人的我，”她告诉亚历山大二世，“即便你不能尊重作为皇后的我。”但因为身患肺结核，她经常不在宫里，被医生送到利瓦季亚或尼斯。亚历山大二世和情妇都渴望皇后死去。在一次婚礼上，亚历山大二世与卡佳对视。“我们的目光反映了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情感，”亚历山大二世写道，“因为我们希望，我们自己能占据这对新婚夫妇的位置。”[131]

婚姻出轨的不止亚历山大二世一个人。每天晚上，罗西街帝国芭蕾舞剧院外，诸大公的马车都排着队。罗曼诺夫皇族把帝国芭蕾舞剧院当作妓院。沙皇的弟弟科斯佳和尼齐（尼古拉）都和芭蕾舞女生了孩子。只有小弟米哈伊尔的婚姻很幸福。[132]但引发亚历山大二世下一场危机的，是年轻一代。

“我散完步回来，阿列克谢[133]让我吃了一惊，并且很不愉快，”沙皇在1871年8月18日写道，“他告诉我，他和一个姑娘有私情，现在她怀孕了。他请求我同意娶她。于是我少了一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阿列克谢是个讨人喜欢但厚颜无耻的流氓，二十一岁，曾加入海军

（他七岁时成为海军候补少尉），在海上长期服役过。他的女友是侍女亚历山德拉·茹科夫斯卡娅，诗人茹科夫斯基的女儿。阿列克谢和茹科夫斯卡娅生了一个儿子。“这个茹科夫斯卡娅小姐的阴谋诡计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亚历山大二世抱怨道。他让自己的浪荡儿子去环球旅行，包括访问美国，以巩固美俄联盟。

十年前，威尔士亲王伯蒂曾受到美国人的盛情接待。美国人喜欢王室成员，如果他们活泼风趣、淘气并且热情洋溢的话。阿列克谢就是这样的人。他在白宫见到了美国总统尤利西斯·S.格兰特，在圣路易斯与一个脱衣舞娘打得火热，在新奥尔良与一个女演员嬉戏，然后在内布拉斯加参加报界所谓的“盛大的皇室野牛狩猎”。阿列克谢大公的伙伴都是美国老西部的精英：乔治·卡斯特[134]、水牛比尔·科迪[135]和美洲原住民酋长斑尾[136]。“报纸上写了很多我在美国女士们那里的成功，关于这一点，”阿列克谢向拘谨保守的母亲宣称，“我可以诚实地说，那都是无稽之谈。”和此后的许多淘气王子一样，他把自己的胡作非为归罪于媒体的骚扰：“他们盯着我看，仿佛我是头野兽，是鳄鱼！”[137]但沙皇在国内很快就有了家庭难题：一个被称为“美国女人”的交际花刚刚抵达圣彼得堡。

哈丽雅特·布莱克福德写道：“任何闪闪发光的东西都能让我着迷。”她来自费城，是个轻佻俏皮、胆大放肆的金发女郎，用“范妮·李尔”的化名与法国百万富翁和英国王室成员经历一番冒险之后，来到圣彼得堡，追寻更多闪闪发光的东西。“很快，我就结识了许多伯爵、男爵和公爵。”范妮的客户群很大，从上了年纪的公爵（“白银的老人”）到“黄金的青年”。在马林斯基剧院的一次化装舞会上，她注意到“一个年轻男子，二十二岁，六英尺高，极其魁梧，高大而苗条”，脸上有酒窝，“嘴唇红润、饱满、肉感而富有激情”，带着“讥讽和怀疑的表情……我确信他是一位大公”。

“你知道我是谁吗，小姑娘？”他问她。她把他带回自己在法国旅馆的房间。

他是尼古拉，科斯佳的儿子、沙皇的侄子。他神魂颠倒地爱上了她，让她签署了一份完全占有的协议：“我以有教养的美国人的身份发誓，除非得到我尊贵的主人的允许，否则我不和任何人说话，也不见任何人。我宣布，自己的灵魂和肉体都是一位俄国大公的奴隶。”作为回报，他承诺给她10万卢布。

尼古拉雇人制作了范妮的裸体雕塑，展现了她的诱人魅力。（这座雕塑至今仍然保存在他的塔什干宫。）他爱吃醋（与交际花在一起，吃醋是难免的），会大发脾气。她缺乏安全感，就向他索要珠宝。起初他父亲对儿子的情妇也兴趣盎然。“尼古拉，和你在一起的就是那个美国女人吧，”尼古拉把咯咯媚笑的交际花藏在大理石宫[138]时，科斯佳笑道，“我想见见她，因为我听说她很漂亮。”很快科斯佳和亚历山大二世就开始担心，因为这个美国女人对尼古拉的控制力极强。1873年2月，科斯佳训斥了儿子。然后皇帝做出了一个决定，很类似英国父亲为处罚腐化堕落的儿子就将其送往殖民地的做法：他派尼古拉去中亚参战。[139]

“我们在亚洲！”尼古拉在前去讨伐希瓦可汗的途中写信给范妮道，“再会了，欧洲！再见了，范妮·李尔，我的爱！”

尼古拉来到中亚草原，投身于新的“大博弈”，即俄国与英国争夺中亚和印度边疆地带的斗争。“在这里，我是驻中亚的俄国陆军的参谋军官，这支军队将在一个美丽的日子跨越阿富汗，占领英属印度！”尼古拉在1873年3月8日告诉范妮。

在克里米亚战争的灾难之后，俄国没有足够的实力与欧洲的现代化工业强国争霸，但亚历山大二世和巴里亚京斯基相信，中亚的三个主要

王国（浩罕、希瓦和布哈拉）是复兴俄国军事力量、促进贸易和威胁英属印度的途径。巴里亚京斯基告诉亚历山大二世，可以在这里将一支英国军队引诱到“世界的边缘”，将其消灭。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为这种帝国主义辩护，声称“所有文明民族”都不得不扩张自己的帝国，以保卫自己的边疆，抵御“半野蛮的游牧民族”。蜂拥奔向高加索的俄国军官成了中亚的征服者。

1864年，米哈伊尔·切尔尼亚耶夫将军僭越了自己得到的指示，吞并了浩罕汗国的塔什干，它成了俄国的一个附庸国。“切尔尼亚耶夫将军占领了塔什干，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内政大臣彼得·瓦卢耶夫评论道，“在遥远边疆发生的一切，都有一种情色的诱惑。”

1868年，突厥斯坦的新任总督康斯坦丁·冯·考夫曼打败了布哈拉的埃米尔[140]，吞并了帖木儿的古都撒马尔罕。邻近的希瓦可汗穆罕默德·拉赫曼二世试图向英国人求助，以保住自己的独立，而英国人在努力保障附近的阿富汗。

“我们必须结束在中亚与英国人的对抗，”亚历山大二世在1873年2月11日决定，“我会扔一根骨头给他们。”他提议，俄国可以允许英国随意处置阿富汗，条件是英国允许俄国随意处置希瓦。“若上帝许可，”亚历山大二世思忖道，“我们就能吃掉希瓦。尽管英国人秘密援助他们，但我们必须给这些亚洲人一点儿颜色看看。”

现在沙皇的浪荡侄子指挥着考夫曼军队的前锋。“一连十天，”尼古拉在3月18日写道，“我们眼前能看得到的只有草原和黄沙。”随后希瓦人“凶悍地呐喊着，向我们的步枪兵冲来。我看到敌人纷纷中弹倒下”。“我命令：冲锋！子弹在我们周围呼啸，我的心跳得更快了。”

5月29日，俄军占领了希瓦。[141]没有比胜利更具神效的催情药了。“我像个傻瓜，像个西班牙人一样亲吻你。我想要你。我一定要见

你。我心急如焚。”尼古拉告诉范妮。

尼古拉得到了皇帝的授勋，然后他和范妮去欧洲一掷千金地享乐，很快就连大公也囊中羞涩了。回到圣彼得堡，他们在他父母的床上疯狂做爱，他送钻石给范妮，说“这是妈妈给我的”或者“这是我在宫里找到的旧货”。他感到自己的行为会让自己陷入严重的麻烦，于是建议范妮不要把她的贵重财物存放到美国大使馆。

亚历山大二世正在打算庆祝他宠爱的独生女玛丽亚嫁到英国。尼古拉给了范妮·李尔一张参加冬宫的婚礼仪式的门票。丑闻即将爆发。[142]

范妮坐在冬宫大教堂的廊台上，俯视着帝王和王子们，发现亚历山大二世“表情严峻而悲哀，非常情绪化，脸上挂着泪痕”。

亚历山大二世对自己女儿的婚姻不高兴。此前不曾有一位俄国公主嫁给英国人，亚历山大二世由于克里米亚战争还没有原谅维多利亚女王，而且两个帝国此刻是激烈的竞争对手。玛丽亚留着短头发，黝黑而丰满，不是个美人，但她聪慧而有文化，是她父亲的助手，帮助他读信件，而且她也因为亚历山大二世与她母亲的不睦而同情他。玛丽亚曾与萨沙、明妮和明妮的姐姐亚历山德拉（嫁给了威尔士亲王伯蒂）一起去丹麦度假。在那里，她遇见了伯蒂的弟弟阿尔弗雷德王子（爱丁堡公爵）。他的母亲，即维多利亚女王，曾抱怨道，阿尔弗雷德极其暴躁易怒，“不是家里讨人喜欢的人”。玛丽亚不同意这个评价，与阿尔弗雷德相爱了。

女王和沙皇企图阻止他们的婚姻，但“我女儿的命运已经决定了”，亚历山大二世在1873年6月29日用德语写道，“愿上帝给她幸福。与阿尔弗雷德王子密谈之后，她来找我，请求我祝福他们。我祝福了他们，但我承认，我的心情非常沉重”。维多利亚女王很恼火。“丑事总会见光的！”她喊道。玛丽亚和阿尔弗雷德王子举行了东正教和英国国教的婚

礼。“在我们亲爱的玛丽亚的婚礼上，”沙皇写信给卡佳道，“我的全部思绪都在为他们祈祷，也为我们祈祷。”

范妮当然对钻石最感兴趣：“新娘穿着一件银色礼服，拖着深红色天鹅绒裙摆，白貂皮镶边，戴着我见过的最美丽的钻石冠冕。”[143]范妮注意到了威尔士亲王伯蒂，或许还确保他也注意到了她。他俩是老熟人。此后尼古拉大吃其醋，打了她，然后承诺给她更多钻石。

4月10日，他的母亲桑妮注意到，家里有一件无价之宝失窃了。“桑妮叫我过去，”科斯佳写道，“让我看，我们的婚礼圣像之一被打碎了，上面的钻石被偷走……太糟糕了！”他们报了警。12日，圣彼得堡总督费奥多尔·特列波夫将军“告诉我，桑妮的圣像上的钻石出现在当铺里。好消息！”

科斯佳在歌剧院的时候，特列波夫将军来到他的包厢，告诉他，拿着钻石去典当的人是尼古拉的副官。“我的心怦怦跳，我简直熬不过歌剧的剩余部分。”

上午9点，特列波夫当着科斯佳和尼古拉的面审讯了这个副官。真相大白。“这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一天，”科斯佳写道，“在这一天，我得知自己的儿子是个小偷和骗子。”11点30分，科斯佳向沙皇做了汇报。沙皇和秘密警察总长舒瓦洛夫与萨沙·阿德勒贝格（他继承了父亲弗拉基米尔·阿德勒贝格的宫廷事务大臣职位）谈了话。科斯佳看芭蕾舞时收到了舒瓦洛夫的消息：“我嗅到了邪恶的气味！”秘密警察发现，是尼古拉偷窃了钻石，“以便给美国女人钱”。

午夜过后，舒瓦洛夫和科斯佳审讯了败家子尼古拉，长达三个钟头。“看到尼古拉的精神堕落和腐化，我如堕地狱，”科斯佳写道，“他不知悔恨。可怜虫。我拿走了他的剑，命人看守他，以防他自杀。凌晨4点我上床睡觉，我的精神和身体都垮了。”

次日早晨，亚历山大二世“流着泪，以温柔的爱”接见了弟弟科斯佳，但“这种温情让我惊恐”。科斯佳想宣布尼古拉是精神病人。

范妮联系不到情人，于是拿着自己的秘密钥匙进了大理石宫。但一名仆人告诉她，尼古拉被捕了。回到住处，她收到一封短信：“别害怕，他们会搜查你的房子。冷静。你不幸的N。”

片刻之后，十五名宪兵冲进范妮的家，逮捕了她，将她押到特列波夫府邸的一间牢房。她的仆人匆匆去找美国大使马歇尔·朱厄尔。他要求知道她的下落。舒瓦洛夫派了一名官员与她谈判。此人是列瓦绍夫伯爵，“白银老年人的卓越代表”。在这场闹剧中，不足为奇的是，他早在此前就已经认识范妮。范妮说，“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没有喝醉”，说不定也是第一次看见他穿着衣服。范妮索要10万卢布。列瓦绍夫开价5万，条件是范妮必须归还珠宝和文件、保持缄默并立刻离开俄国。她接受了这笔交易。“此次处置失当，”美国外交官尤金·斯凯勒向国务卿汉密尔顿·菲什报告称，“是因为舒瓦洛夫想要报复偏向自由主义的科斯佳。”这条“拴着链子的狗”拿罗曼诺夫皇朝的名誉来搞政治。

亚历山大二世羞愧难当。“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多么烦恼，”米柳廷在4月18日写道，“他一说到（尼古拉的）恶劣行径给家族带来的耻辱，就要落泪。”他免去了尼古拉的军职，宣布他是疯子，但给了他一笔津贴。

“感谢上帝，”科斯佳写道，“当一个疯子的父亲固然艰难，但要是当一个罪犯的父亲就让我无法忍受了，那样的话我的位置（海军上将和国务会议主席）就全完了。”医生报告说，尼古拉的心理不正常，但他并没有发疯。他的父亲“不得不感激地接受这个诊断！我经常哭”。但尼古拉的旅程才刚刚开始。在很多方面，这个文化素养很高的色情狂其实是罗曼诺夫家族晚期最有才华的成员。[144][145]

亚历山大二世在埃姆斯[146]做温泉疗养，并拜访他的德国亲戚。但现在卡佳和孩子们也随他一起旅行。“我们的班热勒很甜美可口，”他写道，“我们疯狂地体验以各种想象得到的体位享受对方的那种狂热。我如何能忘记，我躺着，你像骑马一样骑我。”亚历山大二世在克里米亚度假的时候，沙皇和皇后下榻在宏伟的利瓦季亚宫，而萨沙和明妮以及尼古拉和其他孩子住在较小的宫殿。情妇则住在附近她自己的别墅比尤克萨莱。“4点时，我会骑马飞奔到你那里。”他写道，“我要去和格格（他们的儿子格奥尔基的昵称）玩……他真是个天使！”

舒瓦洛夫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普鲁士打败法国之后，亚历山大二世认识到军队必须现代化。陆军大臣米柳廷提出了明智的改革：德国的胜利证明，只有服役期短、得到大量训练有素的预备役部队支持的军队，才有希望在欧洲战争中竞争。他建议的措施包括赋予犹太人平等的服役条件。在国务会议上，舒瓦洛夫和守旧派抵制对犹太人（帝国的所有问题，都被越来越多地归罪于犹太人）做任何让步，但米柳廷提议的措施通过了。[147]后来，在1874年3月，成千上万名学生在乌托邦平均主义和对农民灵魂的感伤信仰的激发下，去乡下领导俄国人民闹革命。[148]但舒瓦洛夫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些民粹派。亚历山大二世再也忍受不了他了。“你更喜欢待在伦敦，对不对？”沙皇懒洋洋地说着，任命舒瓦洛夫为驻英大使。米柳廷胜利了。“敌对派被驯服了，”他写道，“我现在可以从容地走进冬宫了。”

农民自己对这些热忱的民粹派大惑不解。亚历山大二世命令舒瓦洛夫在第三处的继任者亚历山大·波塔波夫逮捕4000名民粹派分子。这些犯人遭到残酷的待遇，常常被单独囚禁，导致38人发疯，48人死于狱中，其中12人自杀。民粹派“走向人民”策略的失败加上警察的镇压，将一些多愁善感的革命者激化成了恐怖分子。[149]

就在激进分子转向暴力的同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东正教斯

拉夫人发动了反对奥斯曼苏丹的起义，引发了巴尔干的多场起义。俄国的斯拉夫派奔走呼号，要求战争。

塞尔维亚和黑山（都是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自治的东正教小国）的君主们在他们的波斯尼亚兄弟的支持下，向苏丹宣战。约3500名俄国军官奔去为塞尔维亚人作战，而塔什干的征服者、斯拉夫派的英雄切尔尼亚耶夫将军，接过了塞尔维亚军队的指挥权。不过，他必须先从沙皇军队里辞职。

沙皇要求西方支持巴尔干起义者以迫使奥斯曼人保护东正教。他向维多利亚女王承诺道："我不能，也不想和英国争吵。对我们来说，觊觎君士坦丁堡和印度，等于发疯。"但英国人更畏惧俄国的力量，而不是奥斯曼帝国的暴行。本杰明·迪斯雷利首相坚信，俄国人在趁机攫取地盘。而维多利亚女王怀疑圣彼得堡"煽动了巴尔干的起义"。沙皇请求他的英国女婿阿尔弗雷德约束他母亲。这当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国内，亚历山大二世被热情的浪潮淹没了，这种浪潮把从斯拉夫派到民粹派的所有派别都团结起来，大家都狂热地要求战争，要求得到君士坦丁堡。[150]"真恶心，"萨沙向明妮喊叫道，"这些混蛋官员只想着自己的肚皮，不想自己作为俄罗斯帝国大臣的职责。爸爸手下一个像样的官员都没有！"

在自己曾经的老师波别多诺斯采夫（他相信"政府要么接管这场民众运动并领导它，要么它会淹没政府当局"）的鼓励下，萨沙责怪父亲"缺乏智慧、力量和决心"。就连玛丽亚皇后也批评"我们屈膝道歉的、过分谨慎的政策"。米柳廷报告称，俄国有能力打败奥斯曼人，但打不过英国人。亚历山大二世在两种外交政策之间努力求得平衡：半是老糊涂的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很谨慎；而疯狗一样狂热的斯拉夫派、俄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则热切主张战争，不断恫吓并刺激奥斯曼人。

“塞尔维亚的处境不妙，”米柳廷记载道，“俄国舆论对我们消极的外交政策不满。”关于战争的议论让沙皇把注意力投向未来。[151]他和家人待在利瓦季亚，有点害怕战争，也有点受到胜利的诱惑。每天下午，他骑马去卡佳那里。“尽管我尽最大努力防止战争，但战争还是有可能会爆发。”他希望“和1856年不一样，土耳其这次没有盟友；而奥地利和普鲁士也不是不可能加入我们”。亚历山大二世与奥地利达成一致，俄国的领土征服将仅限于一个小小的保加利亚，并用波斯尼亚来补偿维也纳。但伊格纳季耶夫主张，泛斯拉夫的沙皇不应当受到任何约束。

保加利亚人发动起义，但遭到奥斯曼非正规军的屠杀。“天哪！”沙皇向卡佳袒露心迹说，“战争对我的神经造成了多么可怕的折磨！愿上帝佑助正义的事业得胜！”给他带来慰藉的是“与我的娇妻（指卡佳）和孩子们待在一起的快乐，他们每天让我非常开心”，“我在内心深处感受到性爱的甜美”。

“塞尔维亚身陷绝境，”米柳廷在11月16日记载道，“若是得不到俄国的强有力支持，塞尔维亚坚持不下去。”迪斯雷利支持残酷的奥斯曼人，而他的竞争对手威廉·格莱斯顿出版小册子《保加利亚惨剧》，使英国舆论转向反对英国参战，对迪斯雷利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而俾斯麦在德国的帝国议会称，整个奥斯曼帝国“还比不上一个波美拉尼亚掷弹兵的骨骸的价值”。

得到这个喘息之机之后，亚历山大二世向苏丹发出最后通牒，并要求列强开会。各国外交官在君士坦丁堡开会，而一场革命迫使新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接受宪法。迪斯雷利（刚刚被提升为比肯斯菲尔德伯爵）鼓励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抵制俄国的要求。

“新的一年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亚历山大二世在1877年1月1日问道，“除了战争，我看不到别的前景。”但“如果我们阻止各国建立反德同盟，俾斯麦就能保证我们在东方可以自由行事”，而且奥地利承诺中

立。米柳廷观察到“沙皇急于开战”。“4月11～12日午夜刚过，”亚历山大二世写道，“我签署了宣战书。”[152]

俄军在比萨拉比亚集结，亚历山大二世受到群众热烈欢迎：“我承认，我深受震动。”他渴望亲自指挥，于是率领一群显赫光鲜的随从奔向前线。但最后，他把弟弟尼古拉提升为陆军总司令。这远远超出了尼古拉的能耐。尼古拉被称为“尼齐”，是个蹩脚的将军，身高六英尺五英寸（约合1.96米），是个疯狂的性瘾者。[153]

6月14日，沙皇检阅了20万大军，并写道：“这景象无比雄壮，我觉得自己仿佛在参加演习，而不是真的战争。我弟弟甚至让他们搭起一座小营帐，并提供了可口的早餐。”米柳廷知道亚历山大二世“并不像他的外表那样镇定”。他在6月15日写道：“皇帝承认，在重大事件的前夜，他会梦见自己的父亲。他昨晚就梦见了父亲。他哭了，我们离开房间，给他时间去恢复精气神。”

亚历山大二世在6月22日告诉卡佳：“如果让我远离战区，我会无法忍受。那种折磨会让我想起夺走我父亲生命的那种可悲状态。”被动员起来的不止俄国。“我的班热勒向你致意！”他在6月17日晚上11点写信给卡佳道，“它突然间武装起来了！”

俄军的作战计划很大胆：先顶着奥斯曼内河舰队的压力，渡过多瑙河，借道盟国罗马尼亚[154]进入奥斯曼领土；然后一支较小的部队会封锁奥斯曼人的几座主要要塞，同时11.2万人的主力部队将强攻希普卡山口，快速冲过保加利亚，奔向君士坦丁堡。6月27日，俄军娴熟地渡过了多瑙河，在河两岸布雷，以阻碍奥斯曼舰队。尼齐并不理解自己作战计划的真正含义，分兵三路，派遣一路去攻打东方的鲁斯丘克[155]，一路去占领西方的普列文[156]。他低估了这两座要塞的实力。最致命的错误是，他把进攻希普卡山口的兵力缩减到只有1.2万人。即便如此，约瑟夫·古尔科将军还是建立奇功，攻克了希普卡山口并坚守住，不过奥

斯曼人发动反攻，包围了那里的俄军。与此同时，比肯斯菲尔德伯爵监视着俄军的进展，命令英国皇家海军的地中海舰队到达达尼尔海峡等候。

俄军起初一帆风顺。但苏丹最优秀的将领奥斯曼帕夏率领3.6万人驻守着普列文要塞。7月9日，“普列文”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亚历山大二世的日记里。“我听到了坏消息，我军第一次进攻普列文失败了，”他在7月18日写道，“我认识到，关键不是兵力，而是艺术。”但强攻由拥有现代化武器的步兵驻守的要塞和战壕，必然要付出沉重代价。

他理应罢免尼齐。“你好，我灵魂的天使，”他写信给卡佳道（她在等待普列文战役的消息），“对你，我会说实话！唉，我弟弟不肯相信那里的敌人拥有兵力优势。”整整一天，他都在视察医院，伤员的惨状让他惴惴不安：“在他们面前，我很难不哭。”

夜里，他放松神经的办法是向卡佳追溯他们一年前在户外做爱的经历：“我承认，这些回忆让我发疯，渴望进入你疯狂的‘扇贝’！”他借住的小土耳其房子的旧后宫让他渴望“冲进你体内，但我只能悲哀地独自上床睡觉”。[157]

他在7月19日写道，俄军的第二次进攻“又被敌人的优势兵力打败了”，并补充道，“唉，我弟弟还是不肯相信”。俄军需要他们最精锐的部队，亚历山大二世召来了近卫军。记者蜂拥奔向普列文，去记载那里的戏剧。皇帝承受的压力很大，他“在军营教堂做弥撒时昏倒了”。

尼齐命令部队在罗马尼亚盟军的支持下再度进攻。米哈伊尔·斯科别列夫（一位凶悍的中亚征服者，因为穿白色军服而被称为“白将军”）领导了多次进攻，但奥斯曼人发动反击，导致俄军伤亡7000人。

8月26日，[158]沙皇骑马“去一座山顶，从那里看得见我们的炮兵阵

地，也看得见土耳其人的炮兵阵地，而不必担心任何危险”。亚历山大二世在华盖的荫凉处观看俄军大炮“松动”土耳其阵地。“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他在8月29日写道，“多么恐怖的齐射，多么血腥，多么无辜的牺牲者！”3000名俄国将士阵亡。31日，俄军8.4万人发动总攻。斯科别列夫攻克了好几座堡垒。土耳其人夺回那些堡垒，斯科别列夫又发动猛攻。

“在这整个期间，皇帝坐在总司令身旁。看到他这个样子，真让人扼腕叹息。”米柳廷写道。陆军大臣自己病倒了，攻势失败的时候，“我不得不躺在草地上”。“皇帝愤愤不平，我从没见过他这个模样。”在华盖之下临时决定举行的作战会议上，俄国人陷入恐慌。“我们必须放弃普列文。”亚历山大二世低声说。尼齐主张撤退。米柳廷不同意，于是尼齐喊道：“如果你觉得行，你就指挥，把我免职吧！”皇帝决定留下来，并“加强我们的阵地”。尼齐没了主意。萨沙说，尼齐“一直很笨。我们需要天才，才能把蠢人变聪明”，并要求罢免尼齐。亚历山大二世对“愚蠢的尼古拉”的“傻气和无能”失去了耐心，并且“被他那让人无法原谅的失败主义激怒”，差一点当场将他免职。“我弟弟再也不能让我信任了。”皇朝建立在它的军事能力之上，而期望罗曼诺夫家族成员个个都是优秀将领的思想，却是该家族的一个缺陷。自从波尔塔瓦战役以来，罗曼诺夫家族产生了一代代酷爱检阅部队的狂人，但没有出过伟大的军事家。[159]

英国人对俄国的失败幸灾乐祸。亚历山大二世在9月15日气急败坏地说，英国人受到了“那个老疯婆子，女王，那个臭婊子”的煽动。最后，在9月23日，亚历山大二世指派爱德华·托特列边将军对普列文“实施全面封锁”。他给卡佳写信道：

> 我听到了普列文的炮声……按照托特列边的建议，我们放弃了强攻，而希望用饥饿迫使守军投降……但我的所有思绪都在你那里，比以往更甚，我亲爱的天使……愿上帝保佑你，给你幸福，不要拒绝我们缺少的那一样东西……我希望我回去的时候，你不是正好在经期，因为我渴望拥有你。过了五个月的禁欲生活，我这样是可以原谅

的吧。

他们会“像野猫一样扑向对方”。

11月6日，高加索传来捷报：俄军占领了卡尔斯[160]要塞，然后是巴统城。[161]28日，一名副官冲进营帐，给亚历山大二世送来新的消息。“奥斯曼帕夏投降了。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兴高采烈的沙皇告诉卡佳，“我听见无穷无尽的欢呼声。”亚历山大二世立刻骑马去普列文。“沙皇看上去变年轻了，”米柳廷写道，“皇帝向我伸出手，问：‘我们没有撤退，拿下了普列文，要感谢谁？我们的成功要感谢你！’”沙皇授予米柳廷圣乔治十字勋章，开玩笑说：“陆军大臣是否觉得，我也有资格得一枚这个？”

但凛冬已至。古尔科还在希普卡山口死守，那里如今被皑皑白雪笼罩了。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俄军不大可能取得突破。米柳廷那经过改革的军队没有坐等，而是前去援救古尔科。古尔科又建立奇功，猛冲过希普卡山口返回，协助主力部队俘虏3万敌军。12月8日，俄军冲进了保加利亚。沙皇返回圣彼得堡，去唱《感恩赞》，并与卡佳享受鱼水之欢。亚历山大二世最终能占领君士坦丁堡吗？它被俄国人称为“沙皇格勒”，即“恺撒的城市”，是罗曼诺夫皇朝长久以来渴望的战利品。[162]

圣诞节前一天，俄军攻克了索非亚[163]。亚历山大二世的新年大部分时间都和卡佳一起度过，她很快又有了身孕。至于六岁的格格和五岁的奥尔加，沙皇记载道：“他们想念爸爸，对我比以往更加温柔可亲。”

尼齐在快速向君士坦丁堡推进。“我们军队的消息让我非常开心，”亚历山大二世在1878年1月9日写信给卡佳道，“愿上帝赐予我们配得上俄国的和平。”比肯斯菲尔德伯爵警觉起来，担心俄国人占领君士坦丁堡，于是出动了皇家海军。好战的维多利亚女王和高唱侵略主义爱国歌曲的英国公众都支持他。[164]沙皇记载道，“（尼齐）刚刚告诉我，

他可以轻松占领君士坦丁堡”，不过“英国舰队在驶向博斯普鲁斯海峡”。亚历山大二世把所有细节都与卡佳分享，把性爱和战争混合在一起。“哦，我多么享受我们的班热勒，”他在1月14日写道，“如果土耳其人接受我们的条件，就可以早一点宣布停战。我希望我们的骑兵正在开向君士坦丁堡。”

欧洲处于战争的边缘。罗曼诺夫皇朝的梦想已经非常接近实现，但“聪明的、有先见之明的俾斯麦经常告诉我”，胜利可能适得其反。沙皇兄弟俩在吵架。亚历山大二世在1月11日抱怨道，尼齐的行动“毫无章法”。“拿下君士坦丁堡很容易；如何守住，就是个挑战了。”他告诉弟弟，如果奥斯曼人不在四十八小时内接受他的条件，“我们就只能在沙皇格勒城墙下再谈了”。尼齐答道：“我们必然会占领君士坦丁堡。”如果俄国人进了君士坦丁堡，英国人就会对俄开战。

1月12日，亚历山大二世命令伊格纳季耶夫（刚刚晋升为伯爵）议和。尼齐经历了之前的忧郁，现在急于拿下君士坦丁堡。“胜利冲昏了尼古拉的头脑，”亚历山大二世在次日写道，“君士坦丁堡，沙皇格勒。但现在有风险和危险，都是我的职责。”皇帝踌躇不决。“愿上帝启迪我、指导我！”他在1月15日写道。次日，“我们距离沙皇格勒还有4俄里（约合4.3公里）”，但“苏丹接受了全部条件！”亚历山大二世命令停止进军。“我能想象俾斯麦会笑成什么样……我这样犹豫不决，历史会谴责我。”

“我的头号敌人比肯斯菲尔德安排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但“如果他们不肯讲道理……我会强迫他尊重我、尊重俄国”。沙皇难以入眠，但还是享受了许多床笫之欢。他在1月27日写道：“饭前享用了多么甜美的班热勒。”但他继续写道：“英国的行为太可恶，我们的荣誉不会允许。我很高兴你理解发生的所有事情。”他这样告诉卡佳。英国皇家海军驶入了博斯普鲁斯海峡。

1月28日，亚历山大二世“兴高采烈地”命令尼齐占领君士坦丁堡，但这一次大公犹豫了，因为他看得见英国战舰。亚历山大二世警告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如果有一个英国人登陆，尼古拉就将占领沙皇格勒”。现在沙皇向弟弟发出连珠炮般的命令，要求他征服君士坦丁堡：“如果君士坦丁堡到了我们手里，我会更镇静。”苏丹向伦敦求救。尼齐前进到君士坦丁堡城外的圣斯特凡诺[165]。“奥斯曼都城在我们手中。”亚历山大二世在2月12日兴奋地写道。

这话说得为时过早。亚历山大二世允许伊格纳季耶夫签署一项对斯拉夫人有利的和约。2月19日，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签署了《圣斯特凡诺条约》，它建立了一个很大的依附于俄国的新国家保加利亚（它主宰巴尔干，领土几乎相当于中世纪的保加尔帝国），承认塞尔维亚、黑山和罗马尼亚完全独立，割让比萨拉比亚、从卡尔斯到巴统的被俄国占领的土地以及安纳托利亚的部分土地，并赋予俄国船只通行两道海峡的权利。2月21日，皇帝与卡佳一起庆祝：“你看到，我的班热勒很高兴受到你的邀请，它多么想要，它要喊出声来，‘要！要！’——多么厉害！”

亚历山大二世写道：“英国人怒火中烧。”“普天同庆！”米柳廷则如此写道。[166]

然而俄国的胜利很短命。伊格纳季耶夫推翻了与奥地利的非正式协定。英国和奥地利要求召开一次欧洲会议，否则就向俄国开战。俾斯麦提议调停，在柏林开会。亚历山大二世和米柳廷筹划了一次（痴心妄想的）针对英属印度的攻势。[167]但沙皇不能冒与英国和奥地利打仗的风险。他信赖自己与舅舅威廉一世的亲戚关系，希望俾斯麦帮助自己。“如果我有一个俾斯麦，”他在3月5日写道，“我一定会在关键时刻告诉尼古拉：‘先拿下再说；以后再谈判！’”

“柏林没有什么好的承诺，”他在3月11日告诉卡佳，“我百爪挠心。我害怕又一个可怕的夜晚。”

尼齐被免去总司令职务（但被晋升为元帅），由托特列边取而代之。6月，“全欧洲聚集在柏林，伟大的天才俾斯麦是会议主持人”，亚历山大二世愤恨地告诉卡佳。比肯斯菲尔德在给维多利亚女王的滑稽信里春风得意地记述了俄国的每一个错误。会议开幕时，“（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公爵，一个干瘪老头，倚靠着他那巨人般的对手俾斯麦的胳膊”，而后者的“风湿病突然发作，两人都跌倒在地。不幸的是，俾斯麦侯爵的狗看到主人似乎在和敌人搏斗，于是扑上去助战”。

戈尔恰科夫惨遭狗咬的事情为此次会议定下了基调。老糊涂戈尔恰科夫犯了错误，误将俄国让步最大的谈判底线的地图亮给了比肯斯菲尔德看，他立刻接受了。英国人坚持要求保护罗马尼亚犹太人的权益，戈尔恰科夫大谈特谈俄国犹太人的落后。比肯斯菲尔德虽然自己也气喘吁吁，但在谈判中如鱼得水。“那个老犹太人”，俾斯麦说，“他掌握全局”，而戈尔恰科夫只不过是个“老花花公子”。精明强干的舒瓦洛夫接管了实际的谈判，挽救俄国于一场灾难性的欧洲战争。亚历山大二世被迫接受了一个严重缩水的保加利亚，它的南半部分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北半部分是一个自治公国。他决定让自己的侄子巴滕贝格的亚历山大[168]来统治这个自治公国。塞尔维亚和黑山获得了完全的独立。俄国重新获得了多瑙河口的比萨拉比亚和黑海之滨的巴统。这些新获得的领土相当广袤，但在好战的斯拉夫派看来，它们与圣斯特凡诺的战利品相比微不足道。更令人失望的是，奥地利赢得了波斯尼亚的管理权，英国吞并了塞浦路斯，而波斯尼亚和塞浦路斯都是用俄国人的鲜血从奥斯曼帝国夺来的。

俾斯麦希望一劳永逸地解决巴尔干问题，他担忧地预言：“有一天，巴尔干发生的什么蠢事可能导致全欧大战。”亚历山大二世意识到俾斯麦“在勾结奥地利，反对我们”。这是德国和奥地利反对俄国的秘密盟约的开始。“三帝同盟不复存在了。”他写道。不过因为没有别的选择，三帝同盟还会延续一段时间。

“皇帝的情绪很差，”米柳廷观察道，“他觉得受了侮辱。”亚历山大二世很疲惫，他的哮喘病恶化，视力也下降了。卡佳为他朗读各种报告。新条约“让我的心流血”，但“我们饭前的班热勒非常美妙。你真的好可口，穆希卡！”

赢得胜利然而错失良机，这损害了对任何政权来说都至关重要的无形权威，令斯拉夫派怒不可遏，让恐怖分子势力大增。很快，沙皇将在大街上遭到猎杀。[169]

一个新的恐怖主义团体——被称为“土地与自由”——计划刺杀沙皇，对受伤的政府发动了凶残攻击。与此同时，193名民粹派在圣彼得堡受到陪审团的审理，但大多数被告被无罪开释。亚历山大二世命令将这些人重新逮捕。1878年1月28日，圣彼得堡总督特列波夫将军在自己的办公室被二十八岁的薇拉·查苏利奇开枪打伤。此前，特列波夫曾命令鞭笞在押的激进分子。特列波夫只受了伤，查苏利奇被捕。但这个失败的刺客赢得了普遍同情。3月31日，查苏利奇受到陪审团审理，给出了精彩的辩护，攻击特列波夫鞭笞犯人的恶行。她被无罪开释。“不可理喻！”亚历山大二世抗议道，“这是不是说，特列波夫应当被判死刑？我命令逮捕查苏利奇。”但她被救出了俄国。愚人节，恐怖分子四处出击。基辅有一名官员被刺杀。敖德萨有一名激进分子向警察开枪，后被处决。

第三处的领导人尼古拉·梅津措夫将军在大街上被用刀戳死。“这场恐怖的暗杀让我非常烦恼，”亚历山大二世在8月4日告诉卡佳，“我想念他，还不知道用什么人接替他……”他担心卡佳会流产。“我们生活在多么‘有魅力’的世纪！”他的新任秘密警察总长亚历山大·德伦腾将军在自己的马车上差点被枪杀。1878年9月3日，“在他返回九个月之后”，卡佳写道，“上帝赐给我们一个女儿”，即叶卡捷琳娜，出生在克里米亚。在圣彼得堡，亚历山大二世和卡佳一起散步并做爱。“喊出声来很好，”他

说，“但我担心出血了。我希望不是我们昨天的班热勒造成的！”他决心不再让她怀孕。“否则我原谅不了自己。”六十岁的皇帝已经很疲惫，[170]与卡佳共度新年。“我还沉浸在我们昨夜甜美的班热勒里。”他在1879年1月1日写道。即便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亚历山大二世也能维持米柳廷所说的“快活的天性”，米柳廷对此表示敬佩。皇帝认识到自己的“宁静性格，我希望能保住这种性格，尽管我这个既没有天分也不完美的人必须按照自己的良心来兢兢业业地工作”。

“今天，哈尔科夫总督德米特里·克鲁泡特金公爵遇刺身亡，”亚历山大二世在1879年2月22日写道，“蒙面杀手销声匿迹。”事实上，杀手来到了圣彼得堡，准备刺杀沙皇。[171]

1879年4月2日早晨8点刚过，沙皇穿过冬宫广场，慢悠悠地散步回家。一段距离之后跟着他的保镖科赫上尉。这时有一个年轻人向沙皇敬礼。亚历山大二世从他身旁走过，回头看到对方举起的手枪。沙皇跑过广场，左躲右闪地避开了两发子弹。一发子弹擦过他的大衣，另一发在他的腿附近弹跳开。科赫拔出军刀对付刺客。舒瓦洛夫正在他的冬宫套房内，听见枪声后立刻跑出来帮亚历山大二世上了一辆马车。

“这是上帝第三次奇迹般救了我的性命。”亚历山大二世写道。他匆匆去找卡佳。“为了你，上帝拯救了我！”但“他在我怀里哭了很长时间”，她回忆道。他告诉玛丽亚皇后遇刺的事情，她感到一个时代死亡了。“活着真没意思，”她告诉侍从女官亚历山德拉·托尔斯泰娅，“我要被折磨死了。今天，杀手追杀他，就像打兔子一样！”玛丽亚“颓唐、绝望，眼睛闪着发烧的光”，身体越来越衰弱。[172]侍女试图鼓舞她，她只是说：“何必为了一具棺材而惊慌失措？”

亚历山大二世授予各地总督紧急状态下的权力。[173]“今天处决了三个人，”他告诉玛丽亚，“这很惨，但我能怎么办呢？”“所有人都心怀不满。”如今担任各部大臣委员会主席的瓦卢耶夫写道。瓦卢耶夫在一次

拜访皇村之后写道，亚历山大二世“看上去很疲惫，讲起话来带着紧张的恼怒，努力掩饰自己的情绪”。瓦卢耶夫震惊地发现，“精神垮了一半的君主”被警察和哥萨克簇拥着。“大地在震颤，大厦将倾，主人有着一种含糊的对危险的预感，但掩饰着自己的焦虑。”

这次遇刺之后，沙皇“收到一封匿名信”，非常烦恼，以至于直到午夜时“我一点都睡不着……”匿名信可能是恐怖分子对卡佳·多尔戈鲁卡娅及其孩子们的威胁，他们住在英国码头的宅邸中。战争结束不久后，1878年4月24日，皇帝秘密将他与卡佳的孩子们合法化，授予其尤里耶夫斯基的公爵头衔，这是罗曼诺夫家族最初用过的姓氏之一。并且，卡佳强调说，尤里耶夫斯基用的还是莫斯科城的建立者尤里·多尔戈鲁基的名字。

卡佳住在城里，不利于安保。在愁了好几个星期之后，他静悄悄地将她和孩子们搬到冬宫的三楼，靠近廷臣的住处，远离二楼奄奄一息的皇后。沙皇因为“团聚”而欣喜。“我很高兴能和你一起醒来，”他告诉卡佳，“你躺在床上，在我身旁，闭着眼睛。在我们洒满阳光的房间里，你比以往更漂亮。”

但宫廷事务大臣阿德勒贝格不赞成这么做。“出于某种维持体面的观念和巧妙的策略，”阿德勒贝格回忆道，“沙皇没有对我提起过这个尴尬的话题，我也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1879年5月10日，在克里米亚，亚历山大二世在海边思考自己的困境，觉得自己就像是小说里的恋爱者：

> 如果我是真正的作家，我就会这样开始自己的日记：多么美丽的五月天，在这大自然的天堂！但我的灵魂犹如地狱。我的上帝，我的上帝，违背自己的心且婚姻只是为了政治，这是多么可怜的生活。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激情，全都远离我的皇室囚笼。所有人都闭上眼睛，但等到……的时候，他们会骤然醒来……

几天后，“土地与自由”的十一名领导人在利佩茨克[174]附近的一处

森林中秘密开会，组建了恐怖主义组织“人民意志”，选举产生了二十五人的执行委员会，其中有一个灰褐色头发的姑娘，索菲亚·佩罗夫斯卡娅。她是拉祖莫夫斯基家族的后裔，尼古拉一世的内政大臣的侄女，她的父亲曾任圣彼得堡总督。她是恐怖组织的幕后指使者安德烈·热利亚博夫的情人。“皇帝在他统治的第二段时间里毁掉了他在第一段时间中做过的差不多所有好事。”他们达成一致意见：“执行委员会对亚历山大二世宣判死刑。”

亚历山大二世很快得知了此事。他在8月30日写道：“我觉得自己就是一头被猎人追赶的狼。”[175]

1879年11月17日，亚历山大二世乘火车离开克里米亚。安排了两列火车和两条可能的路线。第一列火车总是运载随行人员和行李，而沙皇通常坐在第二列火车的第四节车厢，比第一列火车晚半个小时出发。第二列火车经过罗格西斯卡扎斯塔瓦的时候，巨大的爆炸将火车掀翻。索菲亚·佩罗夫斯卡娅领导的恐怖分子已经知道了他的行踪。但这次不同寻常的是，他乘坐了第一列火车，因为第二列火车之前发生过故障。做事外行的第三处努力对付精明能干的自杀式袭击组织，逮捕了两个携带炸药的恐怖分子。其中一人招供了恐怖组织领导人的身份，而另一人，根据亚历山大二世在1879年12月4日的记录，“企图炸毁冬宫；图纸上，餐厅被标了一个十字架，这肯定不是没有含义的。餐厅下一层就是我的卫兵。我的上帝，难道我的卫兵也参与了？”

然而，按照冬宫的仆人、木匠斯捷潘·哈尔图林的观察，冬宫的安保措施惊人地松懈：“大多数达官贵人都不能通过宫殿的主门，后门却日夜都敞开着，连最低级的仆人在酒馆认识的熟人都进得来。”

哈尔图林感到吃惊，因为他是“人民意志”的刺客。他每天都把硝化甘油偷偷带进宫，藏在自己枕头下。“经常有搜查，但非常马虎，没有人想到掀起我的枕头，那样我就完蛋了。我真是幸运！”有一次，木匠

被叫去修理亚历山大二世书房内的东西。沙皇就在书房里，但哈尔图林不忍心从背后杀他。哈尔图林积攒了大量炸药，以至于他中了毒。他不得不把炸药藏在地下室的一个箱子里，这个地下室就在标注十字架的餐厅下方。他们计划不仅要炸死沙皇，还要杀死他全家。

1880年1月1日，“沙皇告诉我”，科斯佳解释道，“他想在自己登基二十五周年的纪念日向俄国展现一种信任的证明。[176]他想让社会能够更广泛地参政议政”。他命令瓦卢耶夫起草方案。

当晚，亚历山大二世收到了“戛纳传来的消息。她的时间不多了”。“她”当然指的是皇后。1月9日，他派阿德勒贝格去接垂死的皇后。“没人问我的意见，”玛丽亚说，“他们对待生病的女仆都比对我好。”

1月23日，科斯佳在大理石宫主持了一次会议，萨沙“咄咄逼人地批评，我好几次不得不约束他……”萨沙破坏了新的改革计划，“这是宪政的开始，那对我们可没有好处！”选举只会赋权给“废话连篇的律师”！沙皇没有放弃，但“我越来越明白，（萨沙）和我不是一路人”。

在宫里，“一直在发生奇怪的事情”，亚历山德拉·托尔斯泰娅回忆道，“马虎大意到了令人难以理解的地步”。冬宫卫戍司令德尔萨尔将军接到了恐怖分子绘制冬宫图纸的警报，但“视之为无稽之谈”。不过，有一个人察觉到了危险。“我始终觉得，要发生新的袭击，”卡佳回忆道，“我们抵达冬宫后，我命令仆人去请卫戍司令检查工人的房间。”他承诺“已经采取了一切措施，但我的心还是惴惴不安……一天天过去，快得可怕，我特别担心。我花好几个小时去考虑安保措施。唉，我看得到，当局昏昏欲睡，没有精气神”。有一次她闻到了硝化甘油的辛辣气味，但所有人都坚持说那只不过是煤气泄漏。

在地下室深处，木匠哈尔图林收集了250磅硝化甘油。每天，他都

在冬宫广场经过热利亚博夫身边，并说：“不。”

2月5日下午6点刚过，暴风雪中，哈尔图林冷静地向热利亚博夫打招呼，说：“准备好了。”他现在拥有300磅硝化甘油。起爆电线已经连接就绪，有十五分钟时间供撤离。两个恐怖分子望着灯火辉煌的皇宫。皇室在准备用膳。

因为大雪，皇帝的客人、黑森的亚历山大公子迟到了。他是皇后的兄长，也是新的保加利亚大公的父亲。沙皇派儿子萨沙和弗拉基米尔去迎接亚历山大公子的火车。6点15分，一名仆人报告称，公子刚刚抵达。于是，卡佳照例陪着沙皇走下走廊，返回他们的套房。亚历山大公子在元帅大厅见到了妹夫，与他拥抱。他们正要走向黄色餐厅，6点20分，突然间“地板升了起来，仿佛发生地震。走廊内的煤气灯灭了，一片黑暗”，黑森公子写道，“空气里弥漫着令人恶心的火药味”。两位大公跑向“黄色餐厅”，萨沙回忆道，“噪音就是从那里传出的，我们发现所有窗户都炸开了，墙上有裂缝，几乎所有吊灯和所有东西都被灰尘和灰泥覆盖着”。

两名脸上和鲜红色衣服上都覆盖了白色灰泥的黑人“努比亚”卫兵，看上去像木乃伊，他们立正敬礼。火警钟敲响了。广场上的两个恐怖分子以为沙皇已死，很满意，奔向他们的藏身之地。“大院子里伸手不见五指，人们发出恐怖的呼喊，”萨沙写道，“弗拉基米尔和我立刻跑向警卫室。这不容易，因为所有灯都灭了，烟尘极厚，呼吸困难。”

皇帝跑向情妇的套房，喊着“卡佳！”，遇到了一个手捧枝状大烛台的仆人，便夺下烛台。“我感觉不到自己的双腿，我的心停止了跳动，我几乎发疯。”卡佳说。她开始按通往亚历山大二世书房的铃，但没有人回应。然后她听见“可爱的嗓音在呼喊：‘我来了，我亲爱的天使’”。他们拥抱起来，然后跪倒在她卧室的圣像前。他微笑着说：“他们说的‘煤气’爆炸原来就是这样子。哦，上帝，我为那些受害者伤心。我要

去爆炸现场。”

萨沙先到了那里。“我们看到的景象很可怕：整个警卫室被炸翻了天，所有东西都下陷了6英尺深。在那堆砖块、灰泥、碎石和墙壁的废墟当中，躺着50多名浑身灰尘和血污的士兵。”12人死亡，69人受伤。“令人心碎的情景！”皇储回忆道，“只要我活着一天，就永远不会忘记那种恐怖！”沙皇来了：“我哭了……哨兵全被埋在他们的岗位上！”

“楼梯上、走廊里，人们奔走忙碌，一片混乱，漫天烟尘，煤气味刺鼻，”米柳廷记载道，“在走廊里，我找到了皇帝一家。皇帝叫我进他的书房。和往常一样，他镇定自若，看到上帝之手第五次挽救了他。”但他对警察很不满意：“我开始怀疑安保人员。尽管我们发现了恐怖分子绘制的皇宫地图，大家还是什么都不懂。他们和过去一样，搜查的时候漫不经心，然后报告一切正常！”

米柳廷震惊不已：“所有人都在想：如果坏人可以在皇宫里安炸药，那么到哪里还可以找到宁静和安全？”

萨沙歇斯底里，说：“君主必须离开邪恶的冬宫。”所有人“神经都绷得紧紧的，大家觉得自己随时都可能被炸飞”，科斯佳写道，他感到自己被恐怖分子包围了，但“我们看不见他们，或者认不出他们；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罗曼诺夫家族“居住在一座被围攻的要塞里”，沙皇的年轻侄子桑德罗（米哈伊尔的儿子）思忖道，“倒咖啡的男仆说不定就在为无政府主义者做事；每一个扫烟囱的工人都可能携带爆炸装置”。

只有垂死的皇后对这场动乱一无所知。她昏睡不醒，没有察觉到爆炸。失眠的皇帝明白，现在需要一种新秩序：“夜晚会给我良策。”[177]

“恐慌在继续，”科斯佳写道，“流言纷起。”但人民同情安放炸药的恐怖分子。“现在没有人支持政府。”米柳廷意识到。每一天，亚历山大二世都征求德伦腾将军和古尔科将军的意见，但“两人都仿佛隔岸观火。然而他们一个是宪兵司令，一个是城市总督。都是白痴！”这是瓦卢耶夫的评价。2月8日，萨沙提议实施战时独裁，并带着威胁的意味补充道：“如果你还珍惜自己的生命，就接受我的计划。”

“我断然拒绝。”亚历山大二世说。但次日他召集大臣和圣彼得堡总督古尔科与哈尔科夫总督洛里斯-梅利科夫开会。“所有人都同意我儿子的意见。于是会提名一个最高委员会。所有人都热情赞同。”但谁来当战时独裁者呢？然后皇帝“做出了令所有人吃惊的选择”。

“我授予洛里斯-梅利科夫绝对权力，这权力范围极广，或许他会被认为是独裁者。”沙皇的选择很明智。

米哈伊尔·洛里斯-梅利科夫时年五十四岁，不是俄国人，家也不在圣彼得堡，但他有着灵活的政治头脑和极高的情商。他是历史悠久的亚美尼亚贵族的后代，魅力十足，蓄着茂密的黑色胡须，褐色眼睛炯炯有神，身材瘦削，与奥斯曼人和穆勒德起义军打过180场战役，威名显赫。在哈尔科夫，他通过镇压与和解双管齐下的手段（这是他的标志），驯服了恐怖主义。他的士兵们给他取了个绰号叫“狐尾狮牙”。因为他是亚美尼亚人，廷臣对他的评价是“东方式、灵活、狡诈”。他用这种形象来逗弄他们：“他们说，亚美尼亚人洛里斯不适合当独裁者。”皇储的谋臣波别多诺斯采夫认为洛里斯是个“玩杂耍的，擅长操纵他人，能干，聪明且狡猾”。现在，洛里斯的权势如日中天，他的竞争对手瓦卢耶夫戏称他为“米哈伊尔二世”。

萨沙“对他的洛里斯-梅利科夫总督很着迷”，亚历山大二世写道，但他还知道，萨沙的阿尼奇科夫宫是反对派的大本营。洛里斯奉承萨沙：“从我得到任命的第一天起，我就发誓只遵循殿下的意思办事，因

为朝廷托付于我的工作若要成功，我就需要顺着殿下您。”起初，洛里斯和萨沙很亲密。“他多么神速地给自己拉了两座靠山，冬宫（沙皇）和阿尼奇科夫宫（萨沙），”波别多诺斯采夫愤恨地评论道，“对皇帝陛下，他变得不可或缺，是抵御危险的屏障。他帮助皇子接近皇帝，还给皇子提供现成的答案，就像助人走出迷宫的阿里阿德涅[178]的线团。”

“愿上帝帮助洛里斯成功揭露革命者的巢穴，好让我能有点安全感，”亚历山大二世写道，“如果不行，我干脆退位……以避免灾难。让他们试试我那不屈不挠的儿子！”

洛里斯开始精神百倍地工作，“不仅要粉碎煽动叛乱的行为，还要消灭煽动的起因及其支持者”。他澄清了司法程序，废除了盐税，赋予报界和大学一定程度的自由，快活地抚慰学生。“我终于成功罢免了（教育大臣德米特里·）托尔斯泰，俄国土地上的邪恶天才。”洛里斯得意扬扬地说。

他废除了第三处，改革了秘密警察，因为他对秘密警察的无能感到震惊。他是军人，但他的奇思妙想很了不起。不过，作为一个机构，秘密警察仍然不适合他的目的。为了追踪恐怖分子和安抚皇储，洛里斯提拔了萨沙的鹰犬、警察彼得·切列文到最高委员会。但令人震惊的是，切列文将军没有去渗透恐怖分子，却追踪了一个神秘主义犹太人的阴谋，并于1880年4月6日报告道：“所有犹太资本家都加入了普遍的犹太人阴谋集团，目标是敌对所有基督徒。”4月20日，洛里斯下马车的时候，一个年轻人向他开枪。洛里斯伯爵低头躲过子弹，但随后向刺客猛扑过去，并将他制服（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并将他移交给哥萨克。“可怜的、可怜的自由，以你的名义，人们犯下多少罪行！”沙皇写道。他对洛里斯危急关头的冷静大为赞赏。5万群众，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目睹了这个恐怖分子在谢苗诺夫斯基广场被绞死。但大众对此的态度很暧昧。绞刑结束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去见出版商阿列克谢·苏沃

林。两人同意，他们都憎恨恐怖分子，但他们绝不会向警察告发反政府的阴谋。

在宫里，亚历山大二世和卡佳讨论了上述死刑，小格格对此兴致盎然。[179]

卡佳越来越多地讨论政治。“她敦促我对无政府主义者采取更极端的措施，”亚历山大二世在3月16日写道，“她还说，必须无休止地绞死恐怖分子，以扑灭这场可耻的叛乱。”但“我讨厌她参与政治”。她还不断唠叨，要求亚历山大二世为他们的儿女做更多安排。皇后已经时日无多。亚历山大二世受到内疚的折磨。5月21日，他去看望皇后。博特金医生说，她这一夜能熬得过去，于是沙皇去了皇村，卡佳和孩子们正在那里。

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玛丽亚皇后去世了。“我的上帝，请欢迎她的灵魂，宽恕我的罪孽，”亚历山大二世在5月22日写道，“我的双重生活今天结束了。我很遗憾，但她（卡佳）没有掩饰自己的喜悦。她立刻说要把我们的处境合法化；这种不信任把我折磨死了。为了她，我什么都愿意，但不可以违背国家利益。”

23日，皇帝决定在短暂的四十天服丧期满之后，与卡佳结婚。她解释道：“如果不是因为担心更多的恐怖袭击，我们绝不会想到这么快结婚。”24日，他与她分享了一个更大的秘密：“我会给人民一部完整的宪法。”但卡佳“兴奋得像个孩子”，已经在梦想他们的婚礼。“卡佳从来没有像这样让我恼火过。”他承诺会在1881年8月1日为她加冕。决定加冕新皇后并在俄国启动宪政之后，他在7月4日决定，“我要退隐”到法国南部。5月28日，在玛丽亚的葬礼上，“炫目的叉状闪电划过了阴暗的天空”。沙皇战栗起来。

廷臣听说他打算迎娶那个“荡妇”。他们现在称她为“姬妾”，这是奥

斯曼帝国的说法。5月30日，萨沙去找沙皇谈论此事，但沙皇谨慎地选择措辞，说“传闻是没有根据的”，于是皇储理解为沙皇不会再婚。亚历山大二世尝试澄清：“我会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我与多尔戈鲁卡娅公爵小姐的结合已经确定。”但是，“你的权益会得到保障”。父子分别的时候都流了泪，并且陷入了尴尬的误会。

曾主持沙皇与玛丽亚的婚礼的巴热诺夫神父拒绝主持他和卡佳的婚礼。7月5日，他的幼时好友阿德勒贝格最后一次尝试劝说他“等皇后去世满了一年之后再结婚，否则会给人不好的印象”。但此时亚历山大二世充耳不闻，因为他担心随时都会遭到谋杀。“阿德勒贝格说的不是全错，”沙皇承认道，“但我已经给出了承诺。”阿德勒贝格注意到，他“沉默、苍白、糊涂、双手颤抖。他突然站起身，离开了房间。门开了，进来一个女人”。阿德勒贝格伯爵和“姬妾”争吵起来。她指责他不忠诚。亚历山大二世从门边窥视，她怒道：“不，让我们说完。”随后，卡佳怒气冲冲地走了出去。

“我看错了这个人，”沙皇思忖道，“他无关紧要，而且是个让人无法忍受的敲诈者。”但弟弟米哈伊尔支持亚历山大二世再婚：“我们没有资格批评他的决定。”

7月6日下午3点，在皇村的亚历山大一世原野教堂，沙皇身穿浅蓝色骠骑兵军服，卡佳身穿婚纱，由克谢诺丰特·尼科利斯基神父主持仪式，宣布他们结合。[180]阿德勒贝格签署了结婚证，尽管“他在这里让我恼火”。在简单的晚餐之后，新婚夫妇乘坐马车在园林里兜风。然后，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一道法令：“我已经与叶卡捷琳娜·多尔戈鲁卡娅公爵小姐结成合法夫妻，我命令她更名为尤里耶夫斯卡娅皇妃殿下”，“她的孩子们将获得同样的姓氏”。他担心“俄国和历史永远不会原谅我”。但“压迫他的心的石头被搬走了”，卡佳写道，“他非常幸福”。

次日早晨，他告诉洛里斯伯爵：“我知道你对我多么忠诚。现在你

必须对我的妻子和儿女也忠诚。”洛里斯开始征询卡佳的意见，她后来回忆道：“这位卓越的大臣明白，对他来说，沙皇的妻子是多么宝贵的盟友。”

家人开始知道他的秘密婚姻，他向妹妹奥莉（符腾堡王后）自我辩护：卡佳“宁愿放弃年轻女士想要的所有社交娱乐和快乐，只为了把她的一生奉献给我”，但“她没有干预任何朝政，只为了我活着，全身心抚养孩子”。萨沙认为沙皇的再婚“永远毁掉了我对家庭生活的所有美好回忆”。他后来写信给明妮说，这是“那些困难时光的开始，一场活生生的噩梦”。萨沙满腹恶意，怒气冲冲。[181]

沙皇是个“可怜而不幸的人”，“上帝把他送到俄国的不幸当中；唯一幸存的本能就是沉闷的权欲和肉欲”。如此描述亚历山大二世的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他儿子萨沙最亲密的谋臣康斯坦丁·波别多诺斯采夫。他曾是皇储萨沙的教师，如今天天到阿尼奇科夫宫拜访皇储。

波别多诺斯采夫瘦高难看，陈腐守旧，薄嘴唇，鹰钩鼻，戴着厚厚的眼镜，看上去仿佛从来没有年轻过，从来没有笑过，从来没有见过阳光。的确，他喜欢参加葬礼。他曾为亚历山大二世起草司法改革的方案，还教导过尼克沙，但他现在对改革是一场灾难坚信不疑。他向密友叶卡捷琳娜·丘切娃（曾经的宫廷侍从女官）发泄自己的恨意，宣称沙皇是“毁灭的丑恶种子”，“只想着毫无头脑地满足肉欲”。但在他的恶毒背后，也有原则性。他的绰号是“托尔克马达”[182]，他厌恶满是报纸、证券交易所、民主制和犹太人的现代世界，希望俄国僵化在尼古拉一世的时代。“在这里，”他说，“我付钱给马车夫，让他走得慢一些。”他是独裁统治与俄国的斯拉夫文明使命的狂热信徒。对他来讲，不应当有犹太人（“我们的大溃疡”）或波兰人的位置。[183]就连他的恩主谢尔盖·斯特罗加诺夫伯爵也说：“他非常清楚不应当做什么，但从来不知道应当做什么。”沙皇说波别多诺斯采夫是“绝望的狂热分子”和“法利赛

人”[184]，但为了让萨沙高兴，他和洛里斯把“托尔克马达”任命到最高委员会。

在宫中，侍从女官们窃窃私语地说“姬妾”的坏话。达里娅·丘切娃（又一个姓丘切娃的廷臣，这一家有很多人在宫廷服务）竟敢写信给皇帝称：“您能不能，您愿不愿意承诺，永远不会强迫我冒犯我对我们挚爱的皇后的感情？”亚历山大二世大怒，但通过阿德勒贝格答复她：“如果这种境况不适合你，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于是她辞职了，她向亚历山德拉·托尔斯泰娅透露道，因为“我不能保证我一定不会当众大闹、一看见尤里耶夫斯卡娅皇妃就吐唾沫到她脸上”。但她离开宫廷时留下了一个可怕的预言：“我相信，一切都会变。三四个月之后，所有的污秽都会被从冬宫扫出去！”[185]

8月6日，洛里斯报告称已经恢复了秩序。亚历山大二世任命他为内政大臣，负责警察；为了安慰萨沙，他们提拔了他的两个鹰犬，任命切列文为副内政大臣，波别多诺斯采夫为神圣宗教会议主席。

洛里斯建议沙皇不要乘火车去克里米亚，因为“担心炸弹”。沙皇坚持要乘火车，让卡佳和孩子们坐另一列火车。“女人不会错过机会去表达爱意。”米柳廷写道。果然，“我和他一起去了，死也要死在一起”，卡佳回忆道。沙皇把她介绍给诸大臣，她和洛里斯越走越近，像他一样倾向于自由主义。

在利瓦季亚，亚历山大二世和洛里斯同意实施一次激进的改革：从地方议事会选举代表去参加国务会议，这些代表有建议权，但没有立法权。

皇帝想把萨沙和明妮介绍给妻子。洛里斯设法把萨沙和明妮诱骗到克里米亚，直到他们已经乘船接近雅尔塔（带着小尼基和其他孩子）的时候，才告诉他们，尤里耶夫斯卡娅皇妃也会来。“想想看，”明妮抱怨

道，“他等到我们上船了才说实话。我们就这样落入了陷阱！”皇帝在码头等他们，他们发现卡佳住在已故皇后的房间里。萨沙对卡佳很礼貌，明妮则冷若冰霜。

萨沙的敌对加速了皇帝签署一道秘密法令。“这3302910卢布是我的妻子尤里耶夫斯卡娅皇妃殿下（原名多尔戈鲁卡娅公爵小姐）和我们的儿女的绝对财产。”他在9月11日写道，将这笔钱从宫廷事务部转移到国家银行。他派廷臣去研究彼得大帝为出身农民的妻子（叶卡捷琳娜一世，她加冕为皇后时已经为彼得大帝生了好几个孩子）加冕的典礼，并签署了自己遗嘱的一个附件：

> 亲爱的萨沙，我死后，将我的妻子和儿女托付给你照顾。你从一开始就对他们表现出友好，这让我非常高兴。你的这种友好让我相信，你不会背弃他们。不要忘记我，请为你的爸爸祈祷。我非常爱你。

返回都城那天，沙皇举行了“家宴……我恳求允许我不出席”，卡佳回忆道。但亚历山大二世很坚持：“你是我为之骄傲的妻子，你让我幸福。我的儿女应当向你鞠躬。”卡佳并不寻求他们的认可：“我从来不会摆出盛气凌人的架势，但我知道如何和皇帝的儿媳打交道……我把荣誉让给他们，但他们不应当忘记，我是他们的君主的妻子。”

亚历山大二世“感到惊恐，因为人们对卡佳抱着莫大敌意”。他赞扬卡佳的“魅力和你的美，这让其他女人生气，因为男人们全都盯着你”。另外，“你的家族比罗曼诺夫家族和俄国更古老”，“这让他的家人恼火，尤其是所有那些德意志人”。她正处于盛年。“这位美人，”一位廷臣写道，“芳华依旧，事实上在变得愈发倾国倾城。”

明妮怂恿萨沙为了他母亲的缘故而发火。他与父亲正面对抗，说自己要去丹麦。亚历山大二世回答，如果萨沙不服从他，“你就不是皇储了”。萨沙让步了。但尤里耶夫斯卡娅在冬宫的一次招待会上与明妮相见时，“为了遵照宫廷礼节，大公夫人伸出手，但没有按照沙皇的期望

亲吻皇妃”，一位廷臣记述道，“皇帝滔滔不绝起来，非常情绪化”，声称“萨沙是个好儿子，但是你，你没心没肺”。卡佳愤怒地说，他那“黄金的心”竟然容忍“他家里的这些怪物”，他们“既没有心，也没有文化”。[186]

他在与时间赛跑，与恐怖分子和他的儿子赛跑。他告诉卡佳，“如果我有一个能干的、可以仰仗的继任者”，他早就退位了。皇帝亲吻（他与卡佳的）孩子们，给他们道晚安时抑制住泪水：“我不在的时候，你们要想着爸爸，为爸爸祈祷，不要忘了他多么爱你们。”[187]

1881年1月4日，在冬宫的书房里，亚历山大二世和洛里斯批准了改革方案，“它会很特别，强有力，但和……欧洲……没什么共同点”。他那怯生生的改革措施并没有立刻建立自由民主制，但肯定标志着俄国开始踏上不一样的道路。罗曼诺夫皇朝再也不能“依赖于一千把刺刀和一大群官员”，信奉自由主义的财政大臣亚历山大·阿巴扎如此说道。沙皇统治必须演化，并扩大人民的参政权。亚历山大二世记载了米柳廷的建议：“只有这些改革，能够帮助我脱离严重的政治局势，并巩固罗曼诺夫皇朝。”但这些改革也完全有可能加速皇朝的崩溃，正如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毁掉了苏联。再加上为卡佳加冕的糟糕想法，改革有可能引发一场反动派政变，就像1991年8月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一样。[188]更有可能的情况是，改革会使独裁统治得到更多支持，但改革的真实性质取决于沙皇的立场。而他的日记证明，他认为改革是走向宪政的一步。

洛里斯在搜捕恐怖分子。1881年1月25日，在小花园街的一家奶酪店内，有人告发了一个恐怖组织。亚历山大二世每个星期天去米哈伊洛夫斯基骑术学校检阅部队时都要经过这家店。但他去米哈伊洛夫斯基骑术学校有两条路可选，没有人知道他会选哪一条。警察搜查了奶酪店，但什么也没找到。

改革和卡佳让皇帝感到青春焕发，[189]他活泼开朗，“虽然已经六十四岁，行为举止却像十八岁”。他甚至向波别多诺斯采夫介绍她，但性冷淡的“托尔克马达”厌恶她放荡的魅力。“只不过是个荡妇！”他啐道。

在一次家宴上，司礼官用象牙头的手杖三次敲击地板，宣布：“皇帝陛下和尤里耶夫斯卡娅皇妃驾临。”桑德罗大公，即沙皇的十五岁侄子，着迷地看着“皇帝胳膊上挽着一个令人瞩目的美女，步伐轻快地走进来”，“向我父亲（米哈伊尔）使了个快活的眼色”，然后看了看“身材雄壮的皇储”。桑德罗记载道：“我的眼睛紧紧盯着她，不肯转移目光。我喜欢她美丽面庞上的哀伤表情，以及她浓密金发的光辉”。但“她知道大家憎恨她”，“常常转向皇帝”，他“对着她小小的耳朵低声说鼓励的话”。宴会结束时，一名女教师把孩子们带了进来。“啊，我的格格来了。”亚历山大二世喊道。七岁的格格开始“摆弄他的胡须”。

“告诉我，格格，你的全名是什么？”

“格奥尔基·亚历山德罗维奇·尤里耶夫斯基公爵。”

“很高兴认识你，尤里耶夫斯基公爵，”皇帝说，“顺便说一下，公爵，你想当大公吗？”

萨沙的幼子，即未来的尼古拉二世，“似乎非常高兴，十三岁的他有了一个七岁的叔叔”。明妮看到她的孩子们在和“姬妾”的孩子玩耍，非常惊恐。桑德罗觉得卡佳“能够成功地赢得男人们的好感，如果没有女人们监视他们的话”。后来他母亲奥尔加宣称：“我永远不会承认那个搞阴谋诡计的女冒险家。我恨她！”

“不管她是好是坏，还是不好不坏，”米哈伊尔答道，“她都是沙皇的妻子。”

沙皇的最高委员会（主席是瓦卢耶夫）先在冬宫，然后在阿尼奇科

夫宫开会，批准了改革方案。萨沙默许了。2月17日，“我非常开心地签了字”，亚历山大二世写道，“打算在3月4日的会议之前重新读一遍方案”。洛里斯打算在卡佳加冕礼的同一天公布改革法令。亚历山大二世对这个“亚美尼亚人的诡计感到好笑，不过我承认这很有策略，也很聪明”。

萨沙转而反对比较自由主义的洛里斯。萨沙“很生气，因为洛里斯在讨好尤里耶夫斯卡娅皇妃”。波别多诺斯采夫观察认为，“这个操纵人、诱惑人的大师（洛里斯）变得更加强大，因为他解开了悲伤皇室的一个更乱的结”，把“某个女人”变成了他的新恩主。然后，波别多诺斯采夫在给密友的一封信里无所顾忌地批评皇帝：“宽恕这个人吧，哦，上帝，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看着他，真让我恶心！”皇帝察觉到萨沙的不忠诚：“我期望能够安静地生活，而不会感觉我身边亲近的人在算计我还能活多久。”[190]

“皇宫的卫兵绝对可靠吗？”洛里斯在2月22日如此问亚历山大二世。

“我自己家里也有叛徒吗？如果有的话，”皇帝答道，“那么一个贫穷的农民都比我，俄国沙皇更幸福。”洛里斯向他保证说没事。警察还没有抓到佩罗夫斯卡娅，沙皇在2月20日写道，她“是个真正的恐怖分子，会杀掉任何阻挡她的人”。警察在小花园街的奶酪店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但在2月23日，一个不知名的人通过卡佳的兄弟给她发警报，称“我（卡佳）处于极大的危险中，应当谨小慎微”。但四天后，洛里斯逮捕了“著名的热利亚博夫”。或许“极大的危险”就这样解除了？

28日，警方在一位将军的领导下，再次搜查了小花园街上的奶酪店，因为他们得到警报，恐怖分子在马路下挖了一条地道并安放了炸药。他们这次又一无所获。说得轻一些，警察至少是疏忽大意和稀里糊涂；说得严重些，他们是叛徒。警察的领导人是萨沙的朋友、副内政大

臣切列文，他后来承认道：“我的地位要感谢亚历山大二世，但他们除掉了他也是好事，否则他会把俄国带向灾难。”

洛里斯警示卡佳称，刺客依然逍遥法外。“每个星期天，”她写道，“我都恳求（亚历山大二世）不要去检阅军队，因为这很折磨我，但他如果不去看他心爱的部队，就会很难受。”

阿德勒贝格恳求沙皇次日不要去阅兵。

“亲爱的阿德勒贝格，”亚历山大二世喊道，“我以前告诉过你，我现在则命令你：不要跟我说有人要暗杀我。你和（城市总督）德沃尔日茨基觉得怎样合适，你们就怎么办，但不要烦我！”当晚，亚历山大二世说：“我觉得紧张。”博特金医生给了他一些缬草滴剂。[191]

次日是3月1日，星期天。沙皇喜欢每周日去米哈伊洛夫斯基骑术学校检阅近卫军。“洛里斯尽管是悲观主义者，但今天早上情绪很好。”亚历山大二世批准了改革诏书的公布，他将于4日在国务会议上签署改革法令。卡佳恳求他不要去检阅部队，但亚历山大二世不想让科斯佳的儿子德米特里失望，那是他作为副官第一次参加检阅。

沙皇做了两件始终能让他放松的事情：他写了日记，然后掀起卡佳的裙子，“把她推倒在桌子上，占有了她”，然后在12点45分乘着他的防弹马车（拿破仑三世的礼物）出发了，六名哥萨克骑马护送他，还有一个哥萨克在马车夫身旁。马车后跟着两辆雪橇，一辆载着德沃尔日茨基上校，另一辆是科赫上尉指挥的几名保镖。“去骑术学校。”他命令车夫走经过叶卡捷琳娜运河的那条路。

“检阅很顺利，”当时与沙皇在一起的米柳廷后来回忆道，“沙皇对一切都满意，情绪极佳，开着玩笑。”随后萨沙返回阿尼奇科夫宫用午餐，沙皇则命令车夫：“原路回冬宫。”他还要经过叶卡捷琳娜运河。

关于小花园街上奶酪店的情报完全正确。几个月来，热利亚博夫的恐怖分子在大街底下挖地道，准备在沙皇结束星期天检阅后把他炸得粉身碎骨。如果他选了另一条路，他们会放弃地道，跑到叶卡捷琳娜运河去杀他。热利亚博夫的被捕原本意味着计划被放弃，但索菲亚·佩罗夫斯卡娅冷酷无情地坚持继续干下去。

在奶酪店外，佩罗夫斯卡娅看到宪兵消失了，这意味着沙皇选择了另一条路。她挥动手绢，命令四名恐怖分子去运河。

沙皇在米哈伊洛夫宫逗留，与弟弟米哈伊尔和他们的堂妹（叶连娜[192]的女儿玛丽亚）喝茶，花了三十分钟。

2点15分，沙皇登上拿破仑三世赠送的马车，沿着叶卡捷琳娜运河行进。车队接近马厩桥的时候，一个叫尼古拉·雷萨科夫的年轻人向马车投掷了一枚炸弹。硝烟散尽后，马车仍然大体完好，仅仅尾部受损，但护送皇帝的一名哥萨克骑兵和一个过路的年轻人躺在街上奄奄一息，而一名警察和另一个过路人负了伤。卫兵抓住了投掷炸弹的刺客，发现他大衣里有一支手枪和一把刀。皇帝走下车，画了十字。这是他第六次奇迹般逃过刺杀，但“他脚步不稳，情绪不安，这可以理解”，德沃尔日茨基回忆道。他问沙皇是否安康。

“感谢上帝，我没有受伤。”亚历山大二世答道。德沃尔日茨基提议让沙皇坐他的雪橇，这时听见被捕的恐怖分子对人群中的某人讲话，他立刻明白，还有别的刺客。他请沙皇立刻离开。车夫请他回到车里。“但皇帝陛下没有理睬车夫的请求，转过身，走向靠近运河的人行道”，独自一人走着，上校和四名牵着马的哥萨克跟在后面。“他们围着沙皇”，他险些跌倒，被德沃尔日茨基扶住。亚历山大二世想和恐怖分子雷萨科夫（被四名士兵押着）谈话。“沙皇怎么样？”一名军官没有认出他，这样问道。

“感谢上帝，我很好。”亚历山大二世答道。他指了指死伤者，“但是看……”

“先不着急感谢上帝！”恐怖分子喊道。

亚历山大二世问他是什么阶层，听到他不是贵族，松了一口气。“你真是个好小子！”他训斥他，然后走回马车。德沃尔日茨基再次恳求沙皇上雪橇。他犹豫不决。

“好的，但先让我看看爆炸现场。”阅兵场的一些士兵赶来了，和哥萨克及保镖一起左右簇拥着沙皇。他查看了地上的坑，决定下一步怎么办。这时一个名叫伊格纳齐·赫雷涅维茨基的年轻人，此前倚靠着运河栏杆，突然转过身，向亚历山大二世脚边投掷了一枚炸弹。爆炸的冲击波将所有人——沙皇、德沃尔日茨基、哥萨克们都掀翻在地。二十人躺在街上，有的在爬行，有的死了，有的在挪动。在积雪和瓦砾当中，“可以看得见肩章、军刀和血淋淋的一块块人肉”。自杀式炸弹袭击者自己也奄奄一息。

爆炸声响彻全城。在阿尼奇科夫宫，萨沙和明妮正在帮助她的儿子尼古拉准备滑雪，他的侄子桑德罗也在那里。他们都听到了爆炸。他们用不祥的目光互相看着。

在叶卡捷琳娜运河，沙皇躺在“被震聋、烧伤、炸伤”的德沃尔日茨基旁边。当硝烟散去时，“我听见皇帝陛下的虚弱声音：‘救命！’”“我积攒力气，”德沃尔日茨基写道，“奔向沙皇，他半躺半坐，倚着自己的右臂。我以为他只是伤得比较重，尝试扶他起来，但沙皇的双腿都碎了，血如泉涌。”

亚历山大二世的帽子掉了，大衣被炸碎，满脸血污，一只眼睛半闭，另一只茫然地凝视着。“冷，我冷。”他喃喃道。这时，还穿着阅兵

礼服的米哈伊尔乘马车赶到了，跪在沙皇身旁。“带我回宫……去……死！”皇帝气喘吁吁地说。附近的第三名刺客伊凡·叶梅利亚诺夫看到自己不需要再投炸弹了。沙皇的身体血流不止。[193]

亚历山大二世失去了知觉。人们（包括恐怖分子叶梅利亚诺夫）没有用止血带给他包扎腿伤，也没有送他去医院，而是把他抬到雪橇上。在雪橇奔向冬宫的途中，他持续失血。他被抬上大理石楼梯，进了他的书房，一路留下血迹。他们从壁凹里拉出他的行军床，把他抬到床上，“他已经完全昏迷不醒”，半坐着，面朝窗户，衬衫纽扣解开，脖子上挂着一枚普鲁士勋章，还戴着一只染血的手套。米哈伊尔派一名副官去阿尼奇科夫宫报信。明妮正在扶着尼古拉的溜冰鞋，并焦急地谈论那两声爆炸，这时他们看见一辆雪橇从涅瓦大街疾驰而来，上面站着一名军官。他们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萨沙跑下阶梯。几秒钟后，他和明妮在小尼古拉（还带着溜冰鞋）的陪同下，乘雪橇奔向冬宫。医生也刚刚抵达那里。

“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情，”马尔库斯医生回忆道，“是下肢的可怕伤势，尤其是左腿，它在膝盖以下的部分已经是粉碎的血肉模糊的一团；右腿也受损了。两条伤腿都是冰凉的。”医生尝试按压动脉以止血。博特金医生和其他医生也赶到了。米哈伊尔站在床边哭泣，而在他自己的宫殿里，一名仆人告诉他的妻子奥尔加和儿子桑德罗，沙皇和米哈伊尔都死了。他们也奔向冬宫。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的一些士兵也迅速开往冬宫，去保卫皇室。

桑德罗抵达后，循着“大理石阶梯上的大滴血迹，然后沿着走廊，来到沙皇的书房，看到自己的父亲安然无恙。跟在他后面的母亲看到了，长舒一口气，以至于晕倒”。但皇帝看上去“很可怕，一只眼睛闭着，另一只圆睁”。萨沙喊道：“我们竟到了这步田地！”他的妻子明妮手里还攥着尼古拉的溜冰鞋。桑德罗“紧紧抓着尼基的胳膊，尼基穿着

蓝色的水手服，面色惨白”，开始哭泣。

“稳住，孩子，稳住。”魁梧的萨沙说着，捏着他的肩膀。

廷臣亚历山德拉·托尔斯泰娅在自己的房间里，这时瓦莲卡·涅利多娃（尼古拉一世的情妇，此时已经六十多岁）冲了进来：“皇帝受伤了，被雪橇送进来……”托尔斯泰娅跑过整个宫殿，来到书房，看到弗拉基米尔大公[194]命令士兵控制冬宫广场。整个皇室，以及首相洛里斯和米柳廷都到了。房间里挤满了人。托尔斯泰娅震惊地看到，皇帝“只穿着衬衫，躺在行军床上，床被搬到了房间中央。他身上盖着一条毯子，露出血肉模糊的双腿。这景象太恐怖了。我把目光转向一侧”。

突然间喧闹起来。可能有一位过于殷勤的大公试图阻止卡佳进来，但她“衣衫不整地跑了进来，扑倒在沙皇身上，亲吻他的双手”，并哭喊他的名字。她命令医生们“拿枕头来，拿氧气来，努力让皇帝复苏”。

大公夫人们开始抽泣。医生给亚历山大二世吸氧，但他呼吸很困难。托尔斯泰娅注意到，他除了小手指，一动不动。“我的眼睛一直盯着他。”巴热诺夫神父给了沙皇圣餐，做了临终涂油礼，沙皇吞下了圣酒。

卡佳和萨沙捧着他的头。萨沙问博特金医生，他父亲还有多长时间。“十五分钟，”医生答道，“接着一个嘶哑的声音喊道：‘请安静；时间不多了！’”沉寂统治着拥挤的房间。托尔斯泰娅回忆道：“所有人屏住呼吸。”

“皇帝驾崩了。”博特金医生在3点30分说，放下了沙皇血染的手腕，沙皇留下的寡妇哭了起来。“所有人的胸腔迸发出可怕的抽噎”，而“尤里耶夫斯卡娅皇妃尖叫起来，跌倒在地，仿佛一颗被伐倒的树”，桑德罗写道，“她粉白两色的晨衣浸透了血”。萨沙“现在是我们的年轻

君主，躺在他父亲的遗体旁，泪如泉涌”。然后，“站起身来，他注意到尤里耶夫斯卡娅皇妃，走到她面前，拥抱她”。然后，他拥抱了托尔斯泰娅。

皇室成员全都跪倒在遗体周围。“我向右边看”，桑德罗写道，“我看到了俄国的新统治者”亚历山大三世。“一瞬间，他身上就发生了一种奇怪的变化”，他再也不是那个迟钝的、爱开玩笑的人了。

“我看到皇帝的私生子们走了进来，由舍别科夫人领着，”托尔斯泰娅写道，“可怜的宝宝们看上去吓坏了，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然后，“两名近卫军把尤里耶夫斯卡娅皇妃抬到她的套房，医生们处理了已故皇帝的遗体，格格饱受折磨而大惑不解地哭喊”。小尼古拉目睹了这一切，包括死亡和哭喊。

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坚信，这场悲剧是从他母亲去世和父亲再婚开始的。“所有的渣滓都跳出来，吞噬了一切神圣的东西，”他后来写信给明妮道，“守护天使飞走了，一切化为灰烬，最终发生了不可理喻的3月1日的可怕事件。”现在，他要恢复俄国的神圣性。

“他宁静的眼睛里燃着烈火，”桑德罗注意到，“他冷酷而敏锐的眼睛里突然出现了一种神圣的决心。他站了起来。亲人们都毕恭毕敬地站着。”

“陛下，您有什么命令？”城市的警察总长问道。

“当然有，”亚历山大三世答道，“警察都昏了头。现在由军队接管。我会立刻在阿尼奇科夫宫与诸大臣商议。”萨沙带着明妮走了，“她娇小的身材被新皇帝的雄伟身躯衬托出来”。宫外聚集了人群，他们向“这个蓄着胡须的、有着赫拉克勒斯肩膀的巨人”欢呼。在100名顿河哥萨克（组成进攻队形）的簇拥下，“红色的长枪在3月深红色晚霞的最

后一缕光辉里闪闪发光”，他们就这样骑马返回阿尼奇科夫宫。

弗拉基米尔大公走出来，按照沙皇驾崩时的惯例向人群讲话，并且仔细地注意没有用“死”这个词：“皇帝祝你们长命百岁！”[195]

预计还会发生更多暗杀。“你准备睡觉的时候，要锁上门，不仅锁你卧室的门，还要锁邻近所有房间的门，”波别多诺斯采夫写信给年轻的沙皇道，“睡觉前检查警铃，因为铅制导线可能被剪断。检查沙皇的套房，防止有人白天潜进去。”

洛里斯建议继续推动宪政改革，但波别多诺斯采夫警示沙皇：“如果他们对陛下唱塞壬女妖的老歌，说您应当继续走自由主义路线，请陛下看在上帝分上，千万不要相信他们！那对您和俄国都是灾难！那些杀害了您父亲的没心肝的歹徒，不会因为您做出更多让步就满意，他们会变得更残酷。”至于洛里斯，“原谅我的坦率。请不要留着他。我不信任他。他是个骗子。不是俄国的爱国者”。萨沙“踌躇不决”。

波别多诺斯采夫在寻找一个铁石心肠的人去镇压恐怖分子。“我提醒您一下巴拉诺夫这个人，”他写信给皇帝道，“他对您忠心耿耿，并且知道在需要的时候如何行动。”亚历山大三世任命海军上校尼古拉·巴拉诺夫为圣彼得堡总督，他是个好斗的狂热分子，曾因为在战时捏造自己的海战英雄事迹而被科斯佳降职。但是，巴拉诺夫只是增加了恐慌。他醉醺醺地转来转去，命人在冬宫前方挖战壕（还抽出时间来勾引了波别多诺斯采夫的年轻妻子）。他的新“公共秩序委员会”包括一个称为“神圣卫队”的贵族保镖队伍。瓦卢耶夫说：“戏剧正在变成喜剧。”

3月8日，亚历山大三世召集了各部大臣会议，波别多诺斯采夫在会上捶胸顿足地哀叹，警示“俄国的末日。我觉得自己不仅糊涂，而且绝望……他们在何时提议组建模仿外国的新议会？仅仅在恶行的几天之后，我们仁慈的沙皇尸骨未寒的时候”。他谴责亚历山大二世的所有自

由主义改革，警告道：“宪政是所有谎言的武器、所有阴谋的源泉！”

几天后，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伯爵（曾任俄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是个无所顾忌的人，后被贬为行省总督）写信给沙皇，告发“波兰-犹太人的犬吠”，“庞大的波兰-犹太人集团操控证券市场、大部分报纸”，并淹没了俄国人的声音。沙皇宣布，伊格纳季耶夫是“真正的俄国人”，并任命他为大臣。

巴拉诺夫发现了又一起阴谋，建议皇帝离开首都。3月29日，亚历山大三世和皇室匆匆赶往加特契纳，那里变成了他们的主要住地。“想想看，我曾经面对土耳其人的大炮，如今却要在这些流氓面前撤退。”沙皇如此向家人抱怨道。但波别多诺斯采夫现在后悔提拔了疯狂的江湖骗子巴拉诺夫。“巴拉诺夫被迷雾笼罩着。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但我内心深处不信任他。我担心这里要出事。”他怀疑巴拉诺夫的图谋是“吓坏年轻的沙皇，自己攫取沙皇的权力”。至少洛里斯曾经抓获过恐怖分子。4月3日，热利亚博夫、佩罗夫斯卡娅和另外三人被绞死。

与此同时，沙皇命令洛里斯处置他父亲的寡妇，她目前还和孩子们一起住在冬宫。4月10日，洛里斯说服她放弃自己在冬宫的套房。萨沙给她在圣彼得堡安排了一个新家，粉红宫。[196]她恨他。

自由派与“托尔克马达”斗争起来。“我和疯子生活在一起，”波别多诺斯采夫说，“他们觉得我是来自16世纪的白痴！”他大吵大嚷地斥责洛里斯：“我是个有信仰的人……你的偶像崇拜者膜拜的是自由的伪神，全都是伪神，伪神！”

4月21日，沙皇在加特契纳再次与他们会谈。这一次，波别多诺斯采夫愿意和解，亚历山大三世态度积极，洛里斯和米柳廷胜利地离去了。但事情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他们想让我们变成代议制政府，”沙皇写信给波别多诺斯采夫道，“我不会允许。”神圣宗教会议主席看到了

自己的机会，给沙皇送去一份宣言草案：“您必须公开发表声明。”

“我全心全意赞成，”沙皇在4月26日写道，“明天2点见面再谈。”波别多诺斯采夫匆匆赶到加特契纳。次日上午，在洛里斯府的一次会议上，突然间大家得知即将发布一道皇帝宣言。“这样出人意料的消息犹如闪电，”米柳廷回忆道，“什么宣言？谁起草的？”波别多诺斯采夫承认是他起草的。诸大臣对他大喊大叫。波别多诺斯采夫坚信“真理在我这边”，然后逃跑了，免得“疯狂的亚洲人洛里斯耍出什么亚美尼亚人的奸计”。

自由派诸大臣辞职了。[197]“他们想把我控制在他们的爪子里，把我变成他们的奴隶，”亚历山大三世告诉弟弟谢尔盖，“但他们失败了，我很高兴能摆脱洛里斯伯爵，他再玩弄一点自由主义的阴谋，就能把我们带到革命前夜。”亚历山大三世任命伊格纳季耶夫为内政大臣（已经罢免了狂热分子巴拉诺夫）。

改革的年代结束了。“在我万分悲痛的时刻，”亚历山大三世宣布，“上帝的声音命令我坚定不移地站立，因为上帝授权的政府依赖于上帝的意志，依赖于对专制君主权力之真理的信仰。”[198]沙皇将会像一个暴躁乖戾的地主一样统治国家。

第三场 巨人

出场人物

亚历山大三世，皇帝，1881～1894年在位，亚历山大二世与玛丽亚的儿子，“萨沙”“巨人”

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原名丹麦公主达玛尔），皇后，“明妮”

尼古拉二世，皇帝，1894～1917年在位，亚历山大三世与明妮的长子，“尼基”

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原名黑森的亚历山德拉公爵小姐），尼基的未婚妻，“阿丽克丝”“阳光”

格奥尔基，亚历山大三世与明妮的次子

谢妮娅，亚历山大三世与明妮的长女，嫁给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昵称“桑德罗”）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三世与明妮的第三子，“米沙”

奥尔加，亚历山大三世与明妮的幼女

亚历山大三世皇帝的兄弟姐妹

弗拉基米尔，近卫军指挥官，妻子为玛丽亚·帕夫洛芙娜（原名梅克伦堡-什未林的玛丽亚大公小姐），“米欣”

阿列克谢，海军上将，“美男子”

谢尔盖，“盖加”，莫斯科总督，妻子为埃拉（原名黑森的伊丽莎

白大公小姐）

保罗，妻子为希腊公主亚历山德拉，“皮茨”

玛丽亚，嫁给爱丁堡公爵和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阿尔弗雷德

玛丽亚，爱丁堡公爵夫妇的女儿，后成为罗马尼亚王后，“米茜”

梅丽塔，“小鸭子”，爱丁堡公爵夫妇的女儿，后成为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夫人，嫁给恩斯特

廷臣：各部大臣等

彼得·切列文将军，侍从长和安保主管

伊拉里昂·沃龙佐夫-达什科夫伯爵，宫廷事务大臣

弗拉基米尔·梅谢尔斯基公爵，报纸编辑和谋臣，“所多玛公爵”

康斯坦丁·波别多诺斯采夫，神圣宗教会议主席，“托尔克马达”

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伯爵，内政大臣，“撒谎大人”

德米特里·托尔斯泰伯爵，内政大臣

谢尔盖·维特，财政大臣

玛蒂尔德·克舍辛斯卡娅，芭蕾舞女，尼基的情妇，“小K”

亚历山大三世时年三十六岁，身高六英尺三英寸（约合1.9米），仍然身强力壮。他在聚会上喜欢玩的把戏是徒手掰弯铁制拨火棒，或者把好几副牌同时撕碎。他绰号“巨人”，作为沙皇始终清楚自己的身份，也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对领袖来说，这是相当重要的品质。

巨人隐居到庞大的、如兵营一般的加特契纳宫，并不为此感到遗憾，因为他是个非常害羞的人，厌恶社交界的浮华和宫廷舞会。他强壮魁梧如熊，粗壮结实，用一位大臣的话说，他看上去“是绝对的蠢人，就像个俄国大个子农民”。他喜爱狩猎、恶作剧、打打闹闹和饮酒。他把自己的粗俗奉为一种民族美德，对自己粗鲁生硬而朴素的俄国特质感到自豪，穿着长靴和俄式衬衣，蓄着大胡子。他是自阿列克谢以来第一位蓄大胡子的沙皇。

皇后明妮与他截然相反。她“喜爱主持肃穆的仪式”，“对所有人笑容可掬”；她酷爱服装、钻石[199]和舞会。他们参加他弟弟阿列克谢的舞会时，海军将领舍斯塔科夫注意到，“皇帝总是一露面就藏起来”，而“皇后总是不知疲倦地跳舞”。

如果她不在身边，他会非常想念她：“我甜蜜的、亲爱的明妮，我们在五年里从来没有分开过。没有你，加特契纳空荡荡的，非常悲伤。”她回信道：“看到你这么想我，我很高兴。我原以为你不关心我，根本不会注意到我走了……我非常想你。想到你孤零零一个人在加特契纳非常悲哀，我就心碎！”

萨沙不是风流浪子，但有一次，在会见奥地利皇帝和德国皇帝时，他被奥地利女演员卡塔琳娜·施拉特（她很快成为弗朗茨·约瑟夫的情妇）迷得神魂颠倒，去追求她并给她送花，这让大家都很尴尬。明妮和至少一名廷臣打情骂俏，此人在自己短信中的落款是：“我亲吻你精致的牙齿。”但亚历山大三世和明妮的婚姻非常罕见：幸福而忠贞的帝王婚姻。皇帝最愿意做的事情是和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一起嬉戏胡闹。他最小的女儿奥尔加在他登基不久之后出生。萨沙自己伐木，烤苹果，在湖上划船，与孩子们用面包捏成团来互相投掷。他对读书不感兴趣。但“他希望我们去读大自然这本书，像他一样读得轻松”，奥尔加回忆道。沙皇工作的时候，允许奥尔加坐在他的办公桌脚下。“爸爸打开了

喷水管，然后我们从喷射的水珠当中跑过，全都成了落汤鸡。”十六岁的尼基在1884年6月7日记载道。“当然了，孩子们是我们极大的慰藉，”沙皇告诉明妮，“只有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头脑才能放松，才能享受天伦之乐，欣喜地看着他们。”但巨人占据主宰地位，他的儿子们受到了很大压迫。次子格奥尔基是“最聪明的一个”，并且据切列文将军说，“是父母最宠爱的孩子”。但年纪最小的米哈伊尔（“米沙”）享有特殊的权利：只有米沙敢于报复沙皇用水管喷他的做法，把一桶水倒在了沙皇头上。

夏季，全家住在彼得宫城的小屋，也常去哥本哈根与明妮的家人一起度夏。按照沙皇的说法，去了丹麦，他就“脱离了囚笼”，可以减少安保措施，比较轻松地生活。明妮喜欢和她姐姐威尔士王妃待在一起。亚历山大三世在哥本哈根买了一栋房子，在那里可以“像个小孩子一样”，用水管喷射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或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这是他最喜欢的社交表达方式。根据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讲的一个家族故事，亚历山大三世喜欢在园林里和内兄威尔士亲王及其他亲戚一起散步，有一次在那里遇见一个迷路的游客；游客不知道这些人是谁，问他们如何去城市中心，然后问他们的名字，以便感谢他们。“我们是俄国皇帝、丹麦国王、希腊国王和威尔士亲王。”这是回答。“那我就是示巴女王[200]。”游客如此答道。[201]

明妮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她试图除掉皇帝那粗暴的侍从长切列文，但徒劳无功。切列文是“原始野人、无知的皇帝勤务兵和温文尔雅的廷臣”的混合体，他“膜拜亚历山大三世”，并解释说，“他（切列文）把世界分成两半”：顶端是亚历山大三世，他切列文守卫皇帝；然后是一大群闹哄哄的暴民般的大臣和罗曼诺夫家族的其他成员。“除了沙皇的意志，什么都不重要，”他向一位朋友解释道，“我不是恶人，我也喜欢你，但如果皇帝命令‘绞死他’，我不会质疑他的命令！”切列文是“皇宫的恐怖阴影”，坐在沙皇书房外的办公桌前，不准任何人，尤其是胡

搅蛮缠的罗曼诺夫家族成员，去打扰沙皇。“你怎么敢打搅我。我在保护君主，也就是在为国效力。”他醉醺醺地喊道。切列文喜欢侮辱沙皇那傲慢的弟弟弗拉基米尔，后者抱怨切列文粗鲁无礼。“如果你生气，”亚历山大三世答道，“你就找他决斗。”

沙皇和切列文都很贪杯，“但皇帝只在正确的时间喝酒”，将军回忆道，“上午和下午不喝，以便保持头脑清醒。星期三的晚间招待会上也不喝，直到只剩他的好伙计留下。然后他就开始狂欢戏耍”，喝得烂醉如泥，以至于沙皇“躺着，四处挥舞四肢，像个孩子，努力站起来，但还是躺倒，抓着所有经过的人的腿”。

“19世纪80年代末，医生们禁止他喝酒，于是忧心忡忡的皇后开始跟踪我们，检查招待会上有没有酒。但晚会结束的时候，皇帝陛下还是躺着乱蹬腿，皇后不明白是为什么！”他们这样挑战明妮的禁酒令：“皇帝和我想办法喝酒！我们订购了特殊的长筒靴，里面有夹层，可以藏一个足以容纳一瓶科尼亚克白兰地酒的瓶子。皇后走到我们身旁时，我们就像乖孩子一样玩耍，但她离开后，我们就对视一下。然后，一、二、三！我们取出酒瓶，痛饮一大口，再藏起来，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沙皇“对这种娱乐非常满意。我们称之为‘需要是发明之母’”。

“一、二、三，需要，切列文？”沙皇说。

“发明，陛下。”切列文答道。

“一、二、三，然后我们猛灌一口！”[202]

亚历山大三世觉得他那些自我放纵、骄奢淫逸并且数量太多的亲人很烦人。[203]亲戚们不知天高地厚的时候，皇帝就训斥他们。“你不要再扮演沙皇了。”他有一次发电报给排行倒数第二的弟弟谢尔盖。[204]他强调“大公不可以担任各部大臣……”但“突然间心血来潮”，他又把海军托

付给自己的弟弟、曾猎杀野牛的航海家阿列克谢。他曾在海上度过1722天，现在则沉溺于享乐。

“我们的美男子布鲁梅尔[205]”，这是桑德罗给阿列克谢取的绰号，“是家里相貌最帅的一个”。阿列克谢的外甥女米茜（阿列克谢的妹妹，爱丁堡公爵夫人的女儿）[206]觉得他是“维京人，是扮演罗恩格林[207]的绝佳人选……金胡须，蓝眼睛，极其雄壮，非常了不起的汉子”，“作为水手，他喜爱一切好东西，尤其是美女”。他去新奥尔良旅行过之后，就对佐特套服[208]有了爱好。“他的英武身材用他自己挑选和发明的一件奇怪衣服打扮起来，让他看上去像个真正的表演艺术家。”他的侄子基里尔回忆道。阿列克谢最喜爱的衣服是“一件红色条纹的法兰绒西服，活像靡菲斯特[209]。在地球上的所有男人当中，只有他一个人拥有这种衣服，并且为之骄傲。他会说：‘我穿得比你们都好。’”他也极其善良和快活。

至于无畏舰军备竞赛时代的海军的严肃问题，“我的大公似乎不仅对海军，而且对一切事情都无动于衷”，海军将领舍斯塔科夫在日记中写道，“他的懒惰和冷淡让我发疯”。阿列克谢的侄子桑德罗写道，阿列克谢活着是为了“做爱、享受美食和喝酒”，“放荡的女人和缓慢的船”。

阿列克谢和他的兄弟如今在巴黎待很长时间，他们经常去的地方被称为“大公的圈子”，他们的时尚被称为“大公风”。阿列克谢曾经在宴会上让人用小车推进来一个银餐盘，上面躺着一个裸体的法国女演员，身上只盖着玫瑰花瓣。这个浪子在国务会议上做白日梦，“只想着如何逃避政事、到济娜的床上去”，国务秘书亚历山大·波洛夫佐夫观察道。济娜是斯科别列夫将军的妹妹、阿列克谢的表兄洛伊希滕贝格公爵欧仁的妻子，使用了一个趾高气扬的拿破仑-罗曼诺夫头衔：博阿尔内公爵夫人。“我说济娜很‘美丽’，”桑德罗解释道，“我在自己所有的旅行中从没见过她这样的女人。这对我来说很幸运，因为她那种令人发疯的异教的

魅力真的不应当用来四处勾人。”米茜回忆道，济娜“淘气”，“在电影中扮演浪荡妖女一定可以名声大噪”。

洛伊希滕贝格公爵发现自己的卧室门锁着，还听见了济娜性高潮的喊叫，于是猛敲门。阿列克谢把他扔下了楼梯。洛伊希滕贝格公爵向亚历山大三世求助。沙皇答道，如果洛伊希滕贝格公爵连自己的生活都管不好，别人如何能帮他？不过，任命“美男子布鲁梅尔”为海军司令，是亚历山大三世最糟糕的决策。[210]

4月，沙皇在调整自己政府的时候，国内爆发了凶残的虐犹运动，从赫尔松开始，蔓延到敖德萨和华沙。四十名犹太人被谋杀。一些犹太女人遭到轮奸。尽管杀害亚历山大二世的刺客当中几乎没有犹太人，还是有传闻在流行，说犹太人杀害了上帝的沙皇。刺激传闻的还有一场经济萧条，犹太商人也因此受到怪罪。亚历山大三世命令内政大臣伊格纳季耶夫去恢复秩序，但同时责怪犹太人自作自受。

“在我灵魂深处，”他告诉华沙总督约瑟夫·古尔科将军，“他们殴打犹太人，让我很高兴。不过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沙皇相信“犹太人的灵魂里，有一种罪孽在燃烧”。据他的国务秘书波洛夫佐夫说，沙皇“激烈地憎恨犹太人”，总是反对改善犹太人生活条件的建议。“他们的处境很可怜，”他写道，“但《福音书》里就预言了。”他解释说，犹太人活该受到折磨，因为他们自己想要基督之血“留在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当中”。

有人问他为什么拒绝提升某个军官，他答道：“他是个腐败的、恶心的犹太人。”差不多任何事情都可以怪罪到犹太人头上。沙皇的火车开得太慢的时候，他就责怪“犹太人”。在家里，他称米哈伊尔的妻子奥尔加为“哈贝尔婶婶”，因为据说她的父亲是美国犹太人哈贝尔。他还鼓励自己的随从奉行一种几乎是拜物教的反犹主义。“你写的关于犹太人的文字完全正当，”波别多诺斯采夫写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道，“他们让

一切变得粗俗，但本世纪的精神支持他们。他们是革命社会主义运动和弑君罪行的根源，他们拥有报刊，他们拥有金融市场。”他相信“只有一种信仰是真正的信仰”，其他的都应当受到“不承认或者镇压”。

切列文在一次宴会上吹嘘，他逮捕并毁掉了一个无辜的犹太律师，解释说，“那个肮脏的犹太人”或许今天还没有罪，但“昨天和明天有罪”。虐犹运动不是圣彼得堡指使的，但在当时的环境下特别猖獗。

为了恢复秩序，政府出动了军队。9月，亚历山大三世签署了《紧急法令》，以“保障国家安全”。1882年5月，又颁布了对犹太人的《临时规定》，禁止虐犹运动，但更主要的是保护“各地居民的利益”，所以禁止犹太人居住在乡下或者犹太人隔离区之外。

不过，并非所有的皇帝亲信都同意镇压犹太人。宫廷事务大臣沃龙佐夫-达什科夫伯爵[211]警示亚历山大三世：“伊格纳季耶夫伯爵的撒谎政策会影响您的声誉，陛下！伊格纳季耶夫伯爵的疏忽大意让我震惊……他掀起针对德意志人的敌意，镇压犹太人，迫害波兰人。这些就是他的内政种族政策的根本。这样的结局就是血流成河。”他说得对。镇压犹太人毁掉了俄国在欧洲的形象。绝大多数犹太人是忠诚的，但沙皇政府的镇压使得很多犹太人变成了革命者，或者移民海外。1881年之后，每年都有超过6万犹太人移民美国。[212]

皇帝和波别多诺斯采夫已经对伊格纳季耶夫不满。这个聪明的阴谋家因为满嘴谎话而闻名，有一个绰号是“撒谎大人”。他可能患有撒谎综合征。秩序恢复之后，亚历山大三世就着手准备自己的加冕礼。伊格纳季耶夫提议召开全俄缙绅会议，就像选举产生了第一位罗曼诺夫沙皇的会议一样。“我既震惊又恐惧，”波别多诺斯采夫写信给亚历山大三世道，“担心如果伊格纳季耶夫伯爵的计划成真，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会发生革命，会毁掉俄国！”

伊格纳季耶夫辞职了，取而代之的是镇压人民的反动派的代表人物德米特里·托尔斯泰伯爵。他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富有，一度是自由派，担任教育大臣期间遭到自由派人士的憎恶。托尔斯泰是亚历山大三世心目中理想的大臣。沙皇很快就厌倦了诡异的波别多诺斯采夫。对沙皇来说，托尔斯泰是“最后的莫西干人”。托尔斯泰扶助衰败的士绅，破坏地方自治会和陪审团制度，设立了新的“地方长官”职位（政府任命的官员，取代之前的地方司法官），并加强新闻书报审查。[213]随后托尔斯泰创立了一个新的秘密警察机构，终于有能力对付恐怖分子了。[214]

亚历山大二世遇刺之后，萨沙的好友切列文和沃龙佐夫领导的一群贵族组建了一个秘密的反革命刺杀和间谍组织“神圣卫队”，以保卫新沙皇和“用恐怖回应恐怖”。“神圣卫队”试图刺杀革命者，但非常不专业。德米特里·托尔斯泰解散了“神圣卫队”，但雇用了它最优秀的特工。他把拆阅信件变成了一门科学，组织了高效的“黑室”，很快就只有沙皇和内政大臣本人能够确定自己的书信没有被人拆阅。他组建了一个新机构，公共安全与秩序保卫部，简称“暗探局”，办公地点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不仅致力于阻止恐怖袭击，还要渗透到革命党内部。圣彼得堡暗探局的首脑格里戈里·苏杰伊金（头衔是秘密警察总监）追踪恐怖分子，“不仅是出于职责，也是出于信念。对工作充满热情，就像在打猎，这是一门艺术，狡猾且风险极大，其成功能够带来极大的快感”。

他收买了“人民意志”的一个领导人谢尔盖·杰加耶夫，得以逮捕了一大批恐怖分子，直到他们生疑，判处杰加耶夫死刑，除非他能证明自己对组织的忠诚。1883年12月16日，杰加耶夫安排与自己在暗探局的联系人见面，然后将苏杰伊金击毙。[215]尽管遇到这次挫折，暗探局的效率还是越来越高。但亚历山大三世对秘密警察的看法仅仅是“虽然不体面但是必需的”，有点像清扫堵塞粪坑的水管工。他对群臣的评价比这也好不了多少。[216]

皇帝“鄙视官僚机构，喝香槟祝它消失”。他相信君权神授，所以大臣必须认清自己的位置。一名大臣鲁莽地威胁要辞职，沙皇揪住他的衣领喊道：“闭嘴！我想把你踢出去的时候，我会明明白白告诉你！”在沙皇看来，政客都是“流氓”，他在他们的报告上会写这样的评论：“真是野兽！”他经常喊道：“那些大臣，让魔鬼把他们都抓走好了！”在他眼里，外交大臣尼古拉·吉尔斯是“人偶”，是沙皇的“文员”。他试图找到办法来绕过诸大臣；他在努力去理解复杂问题的时候，让他的三个主要爪牙切列文、沃龙佐夫和宫廷秘书处总管奥托·里希特将军，组成了一个全权的三人委员会，负责把大臣的报告提炼成简短的摘要。但他们逃避这项职责。

说到底，诸大臣尊敬亚历山大三世，因为他是个坦率诚实的管理者。“他从来没有言行不一过。”他的怒火延续时间很短，但来得突然，而他愿意的时候，也可以做到很有魅力。在镇压报界的一个早期案件中，一名记者刊登文章说亚历山大三世在波兰猎苑斯帕瓦度假时对自己的家人大呼小叫。沙皇读到这篇文章，大发雷霆，狠狠训斥批准这篇文章刊出的宫廷事务大臣沃龙佐夫：“我在报纸上还从来没有读到过这么愚蠢、伤人而且错误的东西，多么愚蠢的细节！”

“我对此负责，”沃龙佐夫答道，想要辞去他的大臣职位，“如果能换回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我愿意付出一切。”但粗鲁的皇帝用一封短信抚慰他：“亲爱的伊拉里昂·伊凡诺维奇，我们真的要为这样鸡毛蒜皮的小事分道扬镳吗？如果这件不幸的事情让你想辞职，那么你知道，要找到一个接替你的人是多么难，如果说还有可能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会放弃辞职的念头，留在你的高位，继续当我的助手和朋友。”

亚历山大三世粗鲁而没文化，但据一位大臣回忆，他拥有“伟大的行政管理者的”清晰头脑，“宽宏大量，本性善良，坚定不移”，并且“有一种了不起的本能，一种比理智更重要的聪明”。此外再加上他“直率、

孩子般天真且头脑简单”。

他也可以很残暴。一名女性政治犯辱骂一名宪兵，亚历山大三世下令：“用鞭子抽她。”他的大臣请求从最多的100下鞭笞减刑，因为她身体虚弱，但沙皇坚持道：“抽她100鞭子。”她被活活打死了。“他并不坏，”外交官弗拉基米尔·兰姆斯多夫写道，“但权力让他醉了！”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将军开玩笑说，他就像“拿着棍棒的彼得大帝”，只不过“这里只有棍棒，没有彼得大帝”。

亚历山大三世对群臣的鄙夷，在现代世界是一种无用的态度。他崇拜独裁统治，却看不到自己的专横跋扈是一种缺陷。里希特解释道：“陛下，我们有一种可怕的邪恶。没有法治。”

“但我始终遵守法律。”

“我说的不是您，而是您的政府。它滥用自己的权力。今天的俄国就像一个巨大的锅炉，压力在增加；锅炉上有窟窿的时候，人们用锤子和铆钉修补它；但有一天水蒸气会炸出一个大洞来，再也修不好，我们全都会窒息而死。”[217]

沙皇即将加冕——如果恐怖分子没有抢在这之前杀掉他的话。

1883年5月12日上午10点，在近卫骑兵的护送下，皇帝骑马进入莫斯科，后面跟着诸位大公的队伍，再往后是一长串金色马车，第一辆马车载着皇后和她的小女儿奥尔加。三天后，沙皇在圣母升天大教堂为自己和明妮加冕。随后，他们参加了在霍登场举办的公共宴会，萨沙“亲自监督了宴会的每一个细节”。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他把这个仪式视为独裁统治的信条。他后来向明妮解释道，这件“大事”“让道德败坏的欧洲震惊，并向它展示，俄国就像莫斯科沙皇时代一样，是最神圣的东正教俄国，将来也永远是这样”。[218]亚历山大三世相信俄国的

斯拉夫使命，但在1877年之后他决心避免战争。

“我们在世界上只有两个盟友，”亚历山大三世喜欢这样说，“那就是我们的陆军和海军。”但俄国的陆海军都不够强，不足以支撑俄国的雄心壮志，不足以与工业化的西方列强竞争。沙皇面对着无法解决的困境：一方面需要维持帝国权力的辉煌表面，那是罗曼诺夫独裁统治的必备条件；另一方面又需要面对事实，即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军队组织紊乱，海军在波罗的海敌不过英国海军，在黑海比不上奥斯曼舰队的规模。对皇朝来说，斯拉夫派（受教育阶层的一部分）提出的情感要求，和在国外战败一样危险。“如果我们丧失了舆论对我们外交政策的信任，”亚历山大三世一针见血地说，“就全完了。”

亚历山大三世的自我认识或许是一种原始的返祖现象，但他必须在有着舆论、证券市场和报纸的现代世界活动。在这些领域，他找到了一些最出人意料的谋臣，[219]其中最让人意外的是弗拉基米尔·梅谢尔斯基公爵。他在宫廷的政敌称他为“所多玛公爵”[220]，知识分子称他为“句号公爵”，因为他要求所有改革必须画上句号。梅谢尔斯基曾是萨沙与他的第一个爱人ME之间的中间人，ME是梅谢尔斯基的亲戚。萨沙结婚后，皇后曾试图不准丈夫再见朋友梅谢尔斯基，但萨沙与他秘密保持联系。19世纪70年代，梅谢尔斯基创办了一家保守的报纸，叫《公民》，萨沙为其出资。成为沙皇之后，他给这家报纸支付了多达10万卢布。“我们想要一份保守的报纸，”他解释道，“你们看看俾斯麦在这上面花了多少钱！”

梅谢尔斯基极其反动，但有创新思维并且才华横溢。尽管他不赞成女性受教育，并且相信“人民唯一害怕的就是白桦枝条的抽打”，但令人意外的是，他反对政府目光短浅的迫害少数民族的政策，甚至反对迫害犹太人。亚历山大三世只读他的报纸，而梅谢尔斯基有时会秘密觐见沙皇，还开始给他送去自己刻薄严厉的“日记”。但他一直公开过着同性恋

生活，[221]不过他的皇帝对自己严峻保守的东正教道德观引以为豪。梅谢尔斯基试图给他的情人，一个号手，在宫里找一份工作。他的政敌把正在亲热的他俩抓了个正着。波别多诺斯采夫低语道，梅谢尔斯基是“与近卫军号手一起被抓现行的男人”。如果是其他人，肯定就完蛋了。然而，沙皇有自己的规矩。

沙皇的所有民族主义谋臣都对德国高度猜忌，但目前的唯一办法是维持三帝同盟，并奉行一种自夸为超级大国的政策，假装自己很强大，寄希望于不会受到真正的挑战。亚历山大三世坚信，俄国和德国必有一战。至于奥地利人，他有一次当着奥地利大使的面把一个银叉子掰弯成抛物线形，警告道：“我会这样对付你们的两三个军。”[222]

六个月后，三帝同盟遭到了挑战。亚历山大三世的表弟巴滕贝格的亚历山大，即保加利亚大公，把他的独立保加利亚国家与奥斯曼帝国的保加利亚行省统一了起来。尽管这就是俄国在1878年想要达成的目标，沙皇还是很生气。巴滕贝格此举暴露出俄国控制不了自己的附庸国，他被迫退位。沙皇希望用格鲁吉亚廷臣明戈莱斯基公爵取代他。但在维也纳歌剧院包厢的一次充满戏剧性的会谈中，保加利亚人将王位奉送给有一半法国和一半德国血统的萨克森-科堡-哥达公子斐迪南，他此时是奥地利军官，是个珠光宝气、浑身香水味、蜂腰的花花公子，嗓子音调很高，长着波旁家族的鼻子，对女交际花和男童妓同样痴迷。“这个人本身就滑稽可笑，让他当国王更是可笑。”亚历山大三世吼道。但在随后二十五年里，“狐狸”斐迪南成功建立了保加利亚王国，[223]并随心所欲地向俄国挑衅。

沙皇考虑向奥地利开战，以除掉这个淘气鬼，但在1879年，俾斯麦与奥地利签署了一项防御条约，在中欧组成了一个德意志集团，很快意大利也加入进来，形成了三国同盟。亚历山大三世拒绝给三帝同盟续约。德国和俄国报界大谈特谈即将到来的条顿-斯拉夫斗争，给两国关

系施压，而俾斯麦提议一项《保障条约》，以确保两国中的任何一方与第三国发生战争时，另一方都应当保持中立；还有一个秘密条款，赋予俄国对君士坦丁堡的权利，但没有明确具体是什么权利。亚历山大三世接受了俾斯麦的聪明计划，但它与德奥盟约相抵触。亚历山大三世私下里坚信："我们一有机会，就要把德国拆散。"

舆论要求俄国扮演斯拉夫民族捍卫者的角色。但保加利亚对俄国忘恩负义，塞尔维亚紧抱奥地利的大腿，于是亚历山大三世去寻找更可靠的斯拉夫人。袖珍小国黑山由彼得罗维奇主教家族统治。黑山大公尼古拉喜欢穿带金色穗子的军服，整天坐在自己小小"宫殿"前的一条凳子上抽烟。为了攫取一个大塞尔维亚，他愿意冒任何风险。他的九个女儿当中有四个在斯莫尔尼学校上学。1889年，在他访问圣彼得堡期间，沙皇提议让黑山大公的女儿米莉察嫁给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大公（1877年俄土战争的总司令尼齐的幼子），另一个女儿斯塔娜则嫁给洛伊希滕贝格公爵格奥尔基。[224]就是这对姐妹后来把拉斯普京介绍给罗曼诺夫家族。在订婚宴上，萨沙向黑山大公尼古拉大公祝酒，说他是"俄国唯一真诚和忠实的朋友"。巴尔干国家虽不可靠，却绕不开它们。亚历山大三世判断，终有一日，唯一的核心利益将在于赢得两道海峡。他意识到自己需要一项新盟约，以及新的经济发展。在这个危险的关头，为了达成这两个目标，他向出人意料的方向求助。[225]

1888年10月17日，沙皇和家人在从克里米亚返回都城的火车上，他接见了西南铁路公司的总经理谢尔盖·维特。沙皇向维特抱怨，火车速度太慢。"这条铁路是犹太人经营的吗？"沙皇问。维特是个急躁的工程师，他反对沙皇的意见，解释说火车其实开得太快。[226]但亚历山大三世命令火车加速。

正午时分，到了博尔基附近，"我们刚刚吃完早餐"，年轻的尼古拉向谢尔盖叔叔报告称：

> 这时我们突然感到一阵猛烈的震动，接着是又一次更猛烈的震动，然后所有东西都开始崩塌。我们被从椅子上甩了出去。餐桌从我头顶上飞了出去，消失了。我永远忘不了那种冲撞……我闭上眼睛，躺在那里等死……我看到一盏灯，爬了出去，拉出了（妹妹）谢妮娅……我恐惧地想着爸爸妈妈。我看到他们站在曾经的餐车的顶上，不禁喜出望外……

二十三人死亡。赫拉克勒斯一般的沙皇抬起了车厢顶棚，帮助救援。一个小孩在喊："他们会杀掉我们所有人！"[227]那是他最小的女儿奥尔加，她被爆炸气浪掀翻到了火车之外。此后皇帝开玩笑道："想想吧，（他年纪最长的弟弟）弗拉基米尔听说我们都活着，会多失望。"[228]

博尔基事件不是炸弹袭击，但沙皇记住了那个说话直率的铁路经理维特。他先是被提拔为铁路方面的总管。后来，他被传唤到圣彼得堡。亚历山大三世对犹太人铁路大亨们一直很警惕，便问他："你是犹太人的朋友吗？"维特答道，如果没有办法把犹太人全部淹死在黑海，那么就至少要把他们当作人。沙皇感到满意，任命他为交通大臣。维特惊人的平步青云，就这样开始了。

维特时年三十九岁，说话浮夸，身材粗壮。他是一种新类型的大臣：来自外省的技术官僚。他有路德教的斯堪的纳维亚血统，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多尔戈鲁基家族的公爵小姐。他在第比利斯长大，在敖德萨获得工程师资质。这位狡黠的工程师态度粗暴、自信满怀，但又脸皮薄、撒谎成性、喜欢操纵人，并且极度自负和自恋。他把"缺乏节制、讲话粗野无耻"当作一种美德，"这就是我性格的一部分"。沙皇欣赏他的这些品质。为了保住维特这样的独特人才，萨沙改变了自己的规矩。抵达都城不久之后，维特就提出辞职，因为他爱上了一个离婚的犹太女人。沙皇欣赏维特坚持要娶这个女人的骑士风度，后来明妮告诉维特："你是我丈夫最喜爱的大臣。"

俄国仍然深陷于经济萧条。1891年，数千人死于饥荒。使饥馑更加严重的是，政府的政策是举债来发展工业，为了还债，不得不将粮食出

口。但萨沙否认发生了饥荒，声称那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宣传。幸亏沃龙佐夫施加干预，向沙皇发出了警告。

在俄国刚刚摆脱这场危机之际的1892年，亚历山大三世提升维特为财政大臣。维特是君主主义者和爱国者，相信只有快速工业化（从国外贷款，为其提供资金）才能克服“两百年的经济酣睡”，使俄国有能力在地缘政治的竞技场上与欧洲列强竞争，或者按照他后来的说法，才能“完成君主制伟大的政治任务”。乌克兰如今是欧洲的粮仓，它的大部分粮食通过敖德萨的交易所售出，然后用船运过两道海峡。随着俄国成为欧洲第一号产粮国，维特为俄国经济注入外资和政府投资，以促发经济繁荣。1890～1900年，俄国的生铁、钢和煤产量为原来的三倍，铁路总里程翻了一番，而纺织业使得俄国成为全世界头五大工业国之一。在巴库发现了石油，它很快就占到了全世界石油供应量的一半。

最能代表维特蓬勃干劲的是西伯利亚铁路。尽管下令建造这条铁路的是亚历山大三世，维特将其变成自己的成绩展示。随着铁路横亘西伯利亚，维特对无限的可能性陶醉不已。“从太平洋海岸到喜马拉雅的高峰，”他告诉亚历山大三世，“俄国不仅会主宰亚洲事务，还会主宰欧洲事务。”

俄国欣欣向荣地奔向工业化和现代化之时，皇帝努力通过动员俄罗斯民族主义和镇压帝国的少数民族，来维持国家的安定。根据1897年的人口普查，这个多民族国家有104个民族，说146种语言，纯血统俄罗斯人（不包括乌克兰人）仅占44%。现在皇帝命令，除了现有的反犹政策之外，在波兰、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学校只准教俄语。这适得其反，毫无必要地把数百万少数民族人变成了帝国的敌人。[229]

1889年，德米特里·托尔斯泰去世了，亚历山大三世哀悼他。没有人能取代“最后的莫西干人”，但新任内政大臣伊凡·杜尔诺沃是个反犹狂徒，蓄着怪诞的叉子形的胡须，亚历山大三世怪异的弟弟谢尔盖是他

的盟友。1891年3月，亚历山大三世任命谢尔盖为莫斯科总督。但“我弟弟不想去莫斯科”，亚历山大三世解释道，“除非那里消灭干净犹太人”。随着对犹太人人身自由限制的放松，犹太人搬出了隔离区。沙皇命令警察“驱逐莫斯科犹太人”。4月28日，亚历山大三世签署了一系列法律中的第一部，允许谢尔盖将全部人群——“犹太手工艺人、蒸馏酒工人、酿酒工人、一般工匠和工人”，甚至“犹太退伍军人”驱逐出莫斯科。在莫斯科，谢尔盖关闭了大犹太会堂，派遣哥萨克去袭击犹太人住宅，不允许犹太女人留下，除非她们登记自己为妓女。2万犹太人遭到驱逐。这次镇压促使移民美国的犹太人数量达到每年13.7万。谢尔盖对自己的职位喜忧参半，告诉侄子尼基：“我在这里当莫斯科总督，既开心又悲伤，我想念我的步兵团……我的老战友的圈子……我承认，离开圣彼得堡的时候，我哭得像个婴儿。”但谢尔盖野心勃勃：“我不怕这工作，对它很感兴趣。”

谢尔盖“固执、傲慢、不讨人喜欢，而且经常炫耀自己的许多怪癖”，桑德罗认为，“我在他身上找不到一个优点”。谢尔盖“是舅舅们当中最吓人的一个”，米茜写道，“他粗暴而严酷……他的嘴唇很薄，线条坚实，几乎残忍……他的眼睛是铁灰色，瞳孔狭窄，就像猫……他身上有种吓人的东西，他的脸暴露出他内心是个狂人”。

“他内向，精神被囚禁在他体内，他隐藏自己极其敏感的私密冲动”，他的侄女玛丽亚·帕夫洛芙娜评论道，他的冲动“几乎是女性的”。他当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团长的时候最开心。维特回忆道，谢尔盖“总是被相对年轻的男人们簇拥着，他们对他极其爱戴”，揭示了谢尔盖自己“对年轻男子的喜爱”。

八岁时，长兄尼克沙的死对谢尔盖震动很大，母亲受的苦（她常常在自己的故乡黑森-达姆施塔特一待就是几个月）对他也产生了影响。谢尔盖在黑森-达姆施塔特邂逅了自己的亲戚，黑森的伊丽莎白大公小

姐，她在自己命运悲惨的母亲（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儿爱丽丝）身边长大，想当修女。伊丽莎白大公小姐是“天生丽质的美人”，“罕见地聪慧，有着讨人喜欢的幽默感，无比耐心并且慷慨大方”，满头金发，灰色眼睛，肌肤白皙，她是德国皇储威利的“初恋”。不过，谢尔盖下定决心要娶她，并且，尽管她拒绝皈依东正教，他还是于1884年与她结为连理。（威利，就是后来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始终不能原谅他，散播谣言说谢尔盖“鸡奸他年轻帅气的家中神父”。）谢尔盖与伊丽莎白没有儿女，他们可能从来没有圆房过，但“谢尔盖膜拜她，尽管他经常训斥她”，米茜写道。而“埃拉”（伊丽莎白的昵称）理解他：“他热爱秩序。”他可能很适合埃拉，因为他冷酷而虚荣，正如她美丽而高尚。“她绝对纯洁”，米茜说，她也膜拜“这个幻象，这个悦目的美人”。

谢尔盖与埃拉的婚姻使尼基第一次见到了埃拉的妹妹黑森的亚历山德拉（“阿丽克丝”），他俩的关系也发展起来。但与此同时，俄国与新德国的关系在恶化。[230]

二十九岁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登基了，他的新政策朝令夕改、冲动鲁莽且摇摆不定，于是亚历山大三世对他有了确定的看法。威利在1888年登基之后，立刻去拜访亚历山大三世。沙皇厌恶“这个流氓气的年轻纨绔子弟，他到处瞎掺和，自视甚高，并且幻想其他人都崇拜他”。切列文记得，沙皇“对威廉二世感到恶心，真的要呕吐”。亚历山大三世把威廉二世看作幼稚的猴子。沙皇回访的时候，威利突然提议德国和俄国瓜分欧洲，于是亚历山大三世咆哮道：“不要像个德尔维希[231]似的乱转，威利，你自己照照镜子吧！”

亚历山大三世觉得俄国很孤立。他比大多数大臣都更早意识到，俾斯麦在“无视罗曼诺夫家族与霍亨索伦家族的亲戚关系”。这是一个新时代。“我希望建立一个原则，要保护各民族的权益，以及各王室家族的权益，”他告诉吉尔斯，“我建议你与法国保持友好关系……在恰当的时

候……与法国缔结正式盟约。”但法国人是没有道德的革命者！“这不可能。”吉尔斯震惊地说。并非如此，亚历山大三世答道，这就是他的命令。但他的行动像冰山移动一样缓慢。1890年，德国皇帝突然罢免了老俾斯麦，新首相冯·卡普里维将军敦促德皇不要给德俄盟约续约。这是为了避免与三国同盟抵触，而他还希望引诱英国加入三国同盟。于是，俄国必然与法国结盟。1891年7月，亚历山大三世邀请法国舰队到喀琅施塔得。沙皇为（此前在俄国被禁的）共和派的《马赛曲》脱帽致敬。在参观莫斯科举行的法国展览时，一名廷臣用毯子遮盖了一尊裸体雕塑，皇帝吼道：“不要遮！我知道法国人最喜欢的衣服就是这样子！”俄国和法国都受到了德国和英国的威胁。1894年，沙皇签署了与法国的盟约。

德国皇帝热切希望把沙皇拉回去。亚历山大三世在尼基的陪同下终于在基尔会见了威廉二世，一同检阅舰队。德国皇帝注意到，在那里，亚历山大三世“情绪极佳”，而尼基“出落得不错，是个魅力十足、很有教养的孩子，很懂礼貌”。[232]

粗鲁活泼的沙皇只有四十六岁，所以尼基应当还要很长时间才会继位。他身高五英尺七英寸（约合1.7米），害羞，幼稚，不可思议地消极，身材健壮，热爱体育和狩猎，蓄着剪短的红褐色胡须，有着天鹅绒一般的、炯炯有神的蓝眼睛，这是他最美丽的特点，遗传自母亲。

“皇储现在二十四岁”，副外交大臣兰姆斯多夫写道，“他给我的印象很奇怪，半是孩子，半是成年人，个子不高，瘦削，相貌平平”，但也“固执”和“缺乏思考”。他母亲非常宠溺儿子们。“他穿小水手服的时间比大多数男孩都要久”，“济济”·纳雷什金娜伯爵夫人写道，“他眼界狭窄，目光短浅，很多年里几乎没有出过”阿尼奇科夫宫的围墙，后来也很少离开加特契纳的宫殿花园。即便尼基已经是近卫军上校，他母亲还是称他为“我亲爱的小灵魂，我的孩子”。直到二十多岁，他的日记里还

写着捉迷藏、饮酒游戏以及玩七叶树果和杉果的游戏。

尼基在家接受教育，这既是出于安全考虑，也是由于父母的意愿。因此，他拥有帝王家很罕见的一样宝贝——幸福的童年，但这也使他与世隔绝，十分幼稚。他的教育被刻意安排得很轻松，他的教师丹尼洛维奇将军相信“加冕礼的神圣仪式放射出的神秘力量就足以提供统治者所需要的全部实践知识”。他的其他教师水平也很高，但尼基太幼稚，无法从中获益。他的法律和历史教师老波别多诺斯采夫抱怨道：“我只能观察到，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于挖鼻孔。”他最喜爱的老师是英语教师查尔斯·希思。尽管讨厌英国人的傲慢和自由主义，尼基却成了盎格鲁-撒克逊式自制力的象征，这在俄国人当中是非常罕见的品质。或许他的冷静克制是对他那有人格缺陷的祖父那种无拘无束的多愁善感的反拨。他曾和亚历山大二世一起待过很长时间，并效仿祖父面对危险时的镇定自若：“我给自己的任务，就是始终遵循祖父镇定的榜样。”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冷静也有些过度了。发生灾难的时候他的廷臣不禁想问，他是不是麻木不仁。“他从来不笑，极少大喊。”他的堂叔桑德罗记述道。这是他控制周围无法控制的世界并扮演自己觉得无法胜任的角色的一种办法。但这也与他深奥的关于命运的神秘主义信念有关。“他经常搂着我，”他的妹妹奥尔加回应道，“并且说：‘我是在约伯的瞻礼日出生的，我做好了接受自己命运的准备。’”在他那彬彬有礼和害羞的背后，潜伏着一种狡黠和决心，这两种品质在政治中都很有用。他受到密切的观察，因此不可捉摸的城府和喜怒不形于色很有价值，然而镇定和瘫痪之间的界线很微妙。他的表妹米茜喜爱他的魅力：“他的眼神和善，他的声音有一种温柔的感觉，音调低，柔和。”但他也缺少某些东西：“人们从来不会觉得被他疏远，但也从来没有人能够亲近他。”

尼基聪明，但不出众。他学得很快，记忆力令人印象深刻，酷爱读历史，喜爱托尔斯泰。后来，机智风趣的女作家苔菲[233]成为他最喜爱的作家之一，不过他也喜欢英国浪漫主义小说，主要是用来消遣的通俗

小说；他酷爱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并且擅长语言，德语和法语都很流利。他的英语极好，沙皇让他用英语写信给维多利亚女王。但他受过的教育和他的视野都很狭隘，这限制了他的能力。

他的母亲用传统的教育年轻继承人的母亲式建议，比如“不要听奉承”，来培养他无懈可击的礼节，但真正塑造了他的政治观点的人是他父亲。尼基受到波别多诺斯采夫的教育和梅谢尔斯基的谆谆教导，也信仰他父亲那种莫斯科公国式的对皇位的看法：沙皇与农民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与圣彼得堡的腐化污秽、欧洲的自由主义和犹太人的现代性相比，俄国农民的忠诚是虔敬、纯洁而神圣的。和他父亲一样，或者说和世纪之交的绝大多数王室与贵族成员一样，他也回避智识追求，他会认为那种追求是资产阶级的、非俄国的。他和亚历山大三世一样不信任政治家和上流社会。他原本应当像他祖父一样，被教导去自视为政治人物，然而他觉得自己置身于政治之外、超脱于政治之上。

尼基对自己的巨人父亲极为敬畏，父亲“不容忍任何软弱”。有一次尼基犯了错误，让一名玩伴代他受过，亚历山大三世咆哮道：“你是个娘娘腔！”沙皇宠爱格奥尔基，切列文因此暗示沙皇不喜欢尼基。但即便如此，尼基仍然宣称：“爸爸对我始终很好，很和善。”

可尼基无法逃避自己的命运。他十三岁时，祖父血肉模糊地躺在他面前死去，这景象一定对他造成了很大伤害。而他父亲第一次以沙皇身份进入莫斯科时群众的欢呼也一定让他感到刺激：“多么威严、多么感人的情景。爸爸妈妈走过大门，爸爸向人民鞠躬的时候，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欢呼，让我战栗。”

他父亲希望保护他，但也对尼基的性格担忧。维特建议让尼基更多参与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的工作，他父亲吼道：“你有没有试过和大公殿下谈一下重要的事情？不要告诉我，你从来没有注意到，大公是……个纯粹的孩子。他的想法完全幼稚。他怎么能主持这样一个委员

会？”不过，他还是让尼基参加委员会，并且还让他参加国务会议。尼基试图逃避所有职责，但他父亲坚持要他工作。

他成年之后，被任命为哥萨克盖特曼，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和骠骑兵部队中服役，很快被晋升为上校。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他尽情享受墨守成规的生活、军旅战友情谊和恶作剧。

即便作为近卫军军官，他最亲密的朋友还是出身罗曼诺夫家族的指挥官们。他的世界就是他的家族，其中他的叔叔谢尔盖（被称为“盖加”）的影响力特别大。他俩持续通信。谢尔盖与黑森的埃拉结婚之后，尼基遇到了埃拉的妹妹，在这之后，谢尔盖和尼基的关系更加亲近。

“我坐在十二岁的阿丽克丝旁边，我真的很喜欢她。”尼基在1884年5月27日写道。不过，他更喜欢谢尔盖的新娘埃拉。5月31日，在彼得宫城，“阿丽克丝和我在意大利房子（他当了沙皇之后将其改为他们的住处，即‘下别墅’）的后窗上写了我们的名字（我们相爱）”。但到11月时，他的激情就烟消云散了。“结婚的念头一直维持到早晨，”他在19日写道，“然后就消失了……”[234]

阿丽克丝的生活受到了悲剧性死亡、英国式冷漠、强迫症般的虔诚、假正经的拘谨守旧、男性软弱与女性意志的混合体的深刻影响。她是黑森公爵路德维希和英国公主爱丽丝的诸多女儿之一，在达姆施塔特长大成人。

阿丽克丝的世界充满灾祸，受到一系列悲剧的震撼。她的母亲爱丽丝患有抑郁症，身体孱弱多病。她的哥哥“弗里蒂”患有“英国病”，即血友病，从窗户摔落之后失血过多而死。六岁时，她的母亲和她最喜欢的姐姐死于白喉。她在成长的过程中担任父亲家里的女主人，直到他也去世。此后她为自己虚弱的哥哥恩斯特（“厄尼”）管理家务。“高挑，苗

条，优雅，长着浓密金发”，蓝眼睛，高颧骨，她有着一种水晶般的美，近似脆弱和神经官能紊乱，赢得了外祖母维多利亚女王的特别宠爱。女王“极其焦虑和仔细地”守护着“我甜蜜的阿丽基”，注意到她的歇斯底里性格和令人震惊的糟糕健康。“她没了父母，我是唯一可以真正对她负责的人。”维多利亚女王后来解释道。紧张的压力“对阿丽克丝的神经是很大折磨”。作为孤儿，“可怜的、亲爱的阿丽基除了我一个亲人都没有”。维多利亚教她护理和收拾床铺而不至于打扰病人，以及其他“有用的东西”。悲痛（阿尔伯特亲王于1861年去世）而隐遁的维多利亚女王是对这个姑娘影响最大的人，也是女性权力的象征。

在维多利亚的羽翼下由英国女教师抚养长大，阿丽克丝对路德教信仰和国际政治着迷，成长为一位严肃、拘谨而高度紧张的英国女士，和其他人在一起就会脸红，容易出疹子，常受到坐骨神经痛和胃痉挛的痛苦折磨。在严重的羞怯和王室的冰冷之下，她隐藏着出人意料的教条主义、固执、容易完全误会他人和误解局势的倾向。她不聪明，也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却拥有“钢铁般意志”。如她哥哥厄尼所说，“她很了不起”，但“她需要的是一个意志力比她更强的人来左右她、约束她”。

她非常敏感，是激情洋溢的信徒，喜欢谈“她的善良的心”。正如她儿子的教师所说：“她的确十分诚挚。”她紧紧抿着的薄嘴唇很少露出笑容。

在尼基与阿丽克丝第一次相见的五年之后，他们在她拜访谢尔盖和埃拉的时候再度聚首。尼基和阿丽克丝聊天并跳舞。在通信里，他们给对方取的代号是“佩利一号”和“佩利二号”。埃拉和谢尔盖陪她，鼓励他俩的爱情。1890年1月29日，阿丽克丝第一次参加冬宫的舞会，走出来时“戴着白色钻石、白花，系着腰带”。她和尼基一起跳法国花式舞。她住在谢尔盖的庄园伊林斯科耶。

“哦，上帝，我想去伊林斯科耶，”尼基在8月20日写道，“如果我现

在见不着她，就得等一整年。”

她走了之后，尼基告诉沙皇：“我的梦就是有一天要娶黑森的阿丽克丝。”但有一个问题。她的外祖母维多利亚女王希望她嫁给大英帝国的继承人克拉伦斯公爵艾迪王子[235]。明妮则希望尼古拉娶法国波旁王族的巴黎伯爵的女儿埃莱娜。沙皇和皇后都不喜欢阿丽克丝，觉得这个太严肃的女孩不适合当皇后。维多利亚女王爱阿丽克丝，也同意沙皇夫妇的看法：“出于宗教原因，这行不通，而且我知道明妮不希望这样。”尼基与近卫军军官一起狂欢时，切列文已经向沙皇建议给尼基找一个芭蕾舞女。

1890年3月23日，沙皇和皇后把二十一岁的尼基带到帝国戏剧舞蹈学校的毕业典礼。在那里，尼基注意到了波兰少女芭蕾舞者玛蒂尔德·克舍辛斯卡娅，沙皇已经选中了她。在典礼之后的非正式晚宴上，亚历山大三世命令玛蒂尔德坐在他旁边，然后让尼基坐在她的另一侧。“小心！”他低吼道，“调情不要过分。”玛蒂尔德在日记里写道：“他会属于我。”

这年夏季，沙皇和尼基参观了在红村[236]的军事演习，几位大公住在木屋里，白天演习，夜间看戏。“我很喜欢克舍辛斯卡娅。”尼基在7月17日写道。有一次在后台，她撞上了沙皇，他吼道：“啊，你一定在调情！”但尼基不是风流客，他和克舍辛斯卡娅没来得及再见面，他就被送去旅行了。他没有按照惯例去西方旅行，而是去了东方。[237]

尼基和弟弟格奥尔基、亲戚希腊王子乔治[238]，以及矮小的佛教专家叶斯佩尔·乌赫托姆斯基公爵一起旅行。乌赫托姆斯基相信俄国的命运在远东。欧洲各国宫廷，尤其是那些拥有肚皮舞舞女和艺妓的宫廷，已经在热切关注尼基的冒险。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说，这样的经历“对他是好事，因为到目前为止，他都拒绝接近任何女人”。

“又一次被英国人和他们的鲜红色军服包围，让我无法容忍。”尼基在印度时写道。他看到英国衰落的迹象就很高兴，注意到英国皇家海军在新加坡的舰船锈迹斑斑：“这让我更高兴，亲爱的爸爸，因为我们在太平洋必须比英国人更强大。”他的鲁莽招致了母亲的温和批评：“我希望你对所有英国人都很礼貌……你必须忘记自己个人的舒适；要加倍地礼貌，绝不要表现出自己觉得无聊。”

但有两件事情留下了阴影。他喜爱的弟弟患上了一种神秘的肺病，不得不回国，后来发现是得了肺结核。明妮写道：“你想象不出，这几天我多么痛苦。”

随后在日本的大津，一个发疯的警察用剑攻击他，被希腊王子乔治机敏地用手杖挡住。[239]消息传到俄国，明妮和萨沙“非常痛苦，身体衰弱”，但“这是上帝第二次救了你”。第一次指的是博尔基的火车事故。沙皇让他回国。返回的途中，他在海参崴的西伯利亚铁路东端出席开工典礼，然后穿过小镇托木斯克。在那里的欢迎人群中有个小男孩名叫雅科夫·尤罗夫斯基。二十八年后，在一个已经翻天覆地的世界，尼基在自己生命的终点会再次见到这个尤罗夫斯基。[240]

皇储回到首都之后，与玛蒂尔德·克舍辛斯卡娅相会。“我们见面之后，有如腾云驾雾！我会努力尽快回来。”但他没有忘记阿丽克丝。他在1891年12月21日写道：“我爱了她很长时间。”他在阿列克谢叔叔骄奢淫逸的宫殿过夜。在那里，1892年1月4日，阿列克谢的情妇“济娜唱歌给我们找乐子”。

“我从没想过，两份爱情可以共存。”他在1892年4月1日如此写道，并分析自己的思绪。“我爱阿丽克丝已经爱了三年，希望娶她……但自从1890年的营地聚会，我就疯狂地爱着（柏拉图式的爱）小K[241]”，但“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想念阿丽克丝。从这里能不能得出结论，说我很好色？”

尼基和他的堂叔桑德罗经常去拜访芭蕾舞女们，以至于皇帝向明妮抱怨儿子消失了：“尼基还在圣彼得堡。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他不发电报，也不写信。”

1893年1月25日，他告别了处男生涯：“今晚我飞奔到我的MK那里，与她度过了目前为止最美妙的夜晚。我还处在她的魔咒之下，我手里的笔还在颤抖。”他把她安顿在英国大道18号的一座豪宅（那里曾是他的叔祖父科斯佳的爱巢），与小K一起“度过美好的夜晚”。

尼基没有忘记阿丽克丝。他到欧洲各地参加王室亲戚们的婚礼时，希望能见到她。他试探阿丽克丝是否愿意皈依东正教，但她仍然坚守路德教信仰。不过，沙皇改变了看法，被尼基的宣言动摇了。尼基说，他非阿丽克丝不娶。并且，沙皇自己的母亲也是一位黑森大公小姐。他允许尼基去试探阿丽克丝本人的情感。埃拉和谢尔盖是中间人。在折磨人的谈判中，他们使用暗语，“他”指的是她，而“她”指的是他。尼基的动摇和阿丽克丝的固执让中间人十分恼火。尼基第一次让埃拉邀请阿丽克丝到俄国，随后又冷淡下来，谢尔盖为此发了脾气。“我妻子（埃拉）对你的信大失所望，她让我告诉你，她认为此事绝对是完了……你必须去找她……如果你没有坚强的性格和意志，或者你的感情已经变了，”谢尔盖叔叔在1893年10月14日写信给未来的沙皇道，“很遗憾，你还没告诉我，也没有告诉我妻子……你授权她去问这个问题，一切就绪的时候，你又给出了奇怪的回答。我重复一遍，一切都结束了，我妻子请你不要再提起此事。我需要这样写信给你，让我很悲伤！”

这事当然还没有结束。但阿丽克丝坚决不肯改宗。“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她在1893年11月8日写道，“你，尼基，也有这样强烈的信仰，你一定能理解我。”[242]现在尼基宣称，“我们之间一切都结束了”——“你几乎完全不了解我们宗教的深度”。但他不气馁：“你觉得没有你，我在世界上会幸福吗？”

1894年1月12日，尼基的堂叔桑德罗（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大公）与尼基的妹妹谢妮娅订婚，这让尼基对自己的命运更加失望。“我很激动，”尼基写道，“弗拉基米尔叔叔把我拖到一家新俱乐部吃晚饭，我在那里有点喝醉了。”他还在和小K约会，享受“四天的狂欢”、一连九个钟头的跳舞，与阿列克谢叔叔打牌，与吉卜赛人和他的上级长官康斯坦丁堂叔（KR[243]）一起享用“骑兵盛会的晚餐”。

1月24日，在奥博连斯基家的聚会上，尼基和他的堂兄弟“像小孩子一样玩捉迷藏”。国务秘书波洛夫佐夫说，捉迷藏是“二十四岁的皇储的特别消遣”。这个月晚些时候，小K在等尼基的时候，收到一封短信，称皇储“因为父亲生病，来不了”。沙皇居然会病重，这让人无法想象。“我父亲，”尼基的妹妹奥尔加说，“一直拥有运动员般的健康体魄。”

明妮恳求沙皇少喝点酒，但正如切列文回忆所说的，“他不理睬医生”。两个伙伴继续狂饮，用他们藏着科尼亚克酒的靴子玩“一、二、三，猛灌一口！”的游戏。但之后皇帝的身体恢复了。

4月2日，尼基乘火车去科堡，拜访他在欧洲的几乎所有王室亲戚，维多利亚女王称这些亲戚为“王室暴民”。“俱乐部”，即尼基的王室朋友们，也在那里，参加厄尼（阿丽克丝和埃拉的兄弟）与爱丁堡的“小鸭子”梅丽塔的婚礼。她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女、亚历山大二世的外孙女。阿丽克丝在那里等他。

“我的天哪，怎样的一天！”尼基于4月5日在科堡写道，“阿丽克丝来到埃拉婶婶的房间。她比以前漂亮多了，但非常悲伤。他们让我们独处，但她仍然不同意改变自己的宗教。”他告诉她，她必须同意。“不，我不能。”她低声说。

“维多利亚女王驾到，排场隆重，前面是一个连的近卫军龙骑兵，

马车后面则是整整一个营。”次日，在与阿丽克丝做了又一次痛苦的谈话之后，“我们换上普鲁士军服，去火车站接威廉二世”。英国女王和德国皇帝，再加上其他亲戚，一起劝说阿丽克丝。有人向维多利亚报告每一个新动向，而在加特契纳，沙皇和皇后“几乎是心急如焚地在等待”（这是明妮的话）。“你想象不到，在这样一个时刻与你分开，是多么痛苦。”或许厄尼的婚姻发挥了决定性作用：黑森有了一位公爵夫人，于是阿丽克丝在达姆施塔特的职责结束了。

4月7日，婚礼过后，德国皇帝“甚至和阿丽克丝谈了话”，次日早晨“把她带到我们的住处”，尼基记载道，“她随后去了米欣婶婶那里，不久之后走进了我和叔叔们、埃拉婶婶以及威廉二世坐着的房间。他们让我们独处”。德国皇帝威利“和叔叔婶婶们坐在隔壁房间，一直等到我们谈完”，“她说的第一句话是……她同意！”尼基喜出望外，“我开始像个孩子一样哭泣，她也哭了！”阿丽克丝立刻变得“快活、健谈、温柔”。忍受了威利的拥抱之后，尼基和阿丽克丝奔去找维多利亚女王，“我必须叫她‘外婆’了”。随后皇储写信给母亲明妮。她在4月10日回信道：“我亲爱的宝贝尼基！我高兴坏了，跑去告诉你爸爸。”她送来了一个法贝热蛋和一批首饰：“她喜欢蓝宝石还是祖母绿？”沙皇也很高兴，不过感到意外：“我原以为你的努力会一败涂地”，不过“发生的一切肯定有价值，能够告诉我们，任何事情都不是轻松的”。在他眼里，尼基还是个孩子：“我无法想象你是个未婚夫，这多么奇怪和不寻常！”

尼基回家，小K听到他订婚的消息不禁心碎。他离开之前与她谈到要结束他们的关系，从桑德罗和他的弟弟们那里借了40万卢布，给她在英国大道买了一栋房子。“不管我的生活如何，”他写道，“和你一起度过的日子永远是我青春时代最幸福的时光。”但是，小K做了最后一次努力，要破坏他的婚约。

阿丽克丝和维多利亚女王一起住在温莎，并开始学俄语，但她因为

神经紧张而几乎崩溃。“是的，亲爱的外婆，新的地位会充满考验和困难。”她这样告诉维多利亚女王。女王则向尼基解释道：“她需要很多休息和安宁，她必须经常卧床休息。她挚爱的父亲的死，她对自己哥哥的焦虑，以及为了她未来的斗争，都对她的神经造成了很大损伤。”阿丽克丝受到坐骨神经痛的折磨，旅行到哈罗盖特[244]去接受硫黄温泉疗养，那里“粗鲁的人们站在角落盯着我。我将来再对他们吐舌头吧”。她这样告诉尼基。[245]他乘坐皇家游艇“北极星”号来到英国。

他们在英国待了一个月，和女王一起住在温莎，和伯蒂一起住在桑德林汉姆府[246]。“他（伯蒂）家中的聚会相当怪异，”尼基告诉母亲，“大多数人是马贩子，其中有一位希尔施男爵。”换句话说，就是个犹太人。莫里斯·希尔施据说是欧洲首富，是抵制俄国反犹主义的活动家。所以伯蒂可能是在刻意表达立场。“亲戚们（约克公爵乔治及其姐妹）很享受这种局面，一直就此逗弄我。”但尼基急于避免犹太病菌的感染，虔诚地向母亲吹嘘：“我努力尽可能躲开，不和他（希尔施）说话。”

在温莎，“我成了英国王室的一分子”，他告诉格奥尔基，“对我未来的外婆来说，我就像她的两个印度人和她的苏格兰人一样不可或缺”。不过有时他也称她“老女王”。他们住在怀特岛的奥斯本庄园时，阿丽克丝收到了一些匿名信（显然是小K写的），揭露了小K与尼基的爱情。他对阿丽克丝承认了这些情史。她被感动了。“信任你的姑娘吧，”她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她爱你那么深、那么投入，超过了她的语言所能表达。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们可以冷静地看待它。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会受到诱惑，但只要我们悔悟，上帝会原谅我们。”[247]

尼基乘船回家，维多利亚女王思忖道：“我越想可爱的阿丽基的婚姻，我就越不高兴。不是因为他的性格，因为我很喜欢他，而是因为那

个国家，以及可怜的阿丽基会面对的糟糕的安全状况。”[248]

7月25日，尼基返回圣彼得堡，见证皇帝主持谢妮娅和桑德罗的婚礼，[249]但皇储注意到，巨人到婚宴结束时已经疲惫不堪。到8月10日时，“一辈子只生过两次病的”亚历山大三世病倒了，体重降低，头痛；他的双脚肿胀，皮肤蜡黄。在观摩军事演习时，他晕倒了。尼基在8月11日写道，扎哈林医生为他做检查，但“找不到任何严重的问题”，“他需要休息”。于是全家前往他在波兰的猎苑，先去了比亚沃维耶扎（那里有一群罕见的欧洲野牛），然后去了斯帕瓦。尼基和格奥尔基都陪着他。但沙皇基本上没有去猎野牛，格奥尔基在潮湿的波兰森林里也病了，于是皇帝不得不整夜守在格奥尔基床前，直到他被送往温暖的南方。

尼基写信给“我亲爱的阳光”（这是他给阿丽克丝取的新绰号），说渴望“用贪婪的、炽热的、充满爱的吻盖满你可爱的脸”。阿丽克丝写道，她的激情“熊熊燃烧，要把我烧掉”。

“一切都是你的，你的！我要高声喊出来！”尼基答道。

“当我能够揽你入怀、凝视你珍贵的面庞和美丽而温柔的眼睛，是多么快乐，”她写道，并逗弄他，“我穿上这样好看的内衣和睡衣，觉得真好笑。你不要震惊呀。我想我在你面前应当更羞怯、更拘谨，但我做不到。”

皇帝身体越来越差。最后，德国专家恩斯特·莱登教授诊断他患有肾炎。这在当时是绝症。

9月21日，亚历山大三世在皇后和尼基的陪同下，抵达利瓦季亚的小宫殿，格奥尔基已经在那里等候。当夜，“我们和爸爸妈妈在楼上他们的房间中用餐”，尼基写道，“我非常悲伤”。明妮对皇帝的照料无微

不至，皇帝说，“在我死前，我还认识了一个天使”，并吻了她的手。“可怜的明妮。”10月5日，全家人被唤到皇帝面前。“我们去见亲爱的爸爸妈妈时，我无比悲伤，”尼基回忆道，“爸爸更虚弱了。”威尔士亲王夫妇，即明妮的姐夫姐姐，从维也纳赶来了。沙皇记得明妮曾经多么温柔地照料他的哥哥尼克沙。沙皇曾告诉伯蒂：“欧洲最好的护士就是丹麦国王的女儿们。”

“跟我说实话，”亚历山大三世问他的医生，“我还能活多久？”莱登答道：“那是由上帝决定的，不过我看到过神奇痊愈的例子。”

“我还有两周时间吗？”

医生点点头，于是萨沙让尼古拉立刻找阿丽克丝来。沙皇坚持要求尼基在圣彼得堡，而不是利瓦季亚，正式结婚，但“爸爸妈妈允许我让阿丽克丝过来”，尼基写道，“埃拉和谢尔盖叔叔会带她来”。

阿丽克丝抵达后，沙皇花费了很大精力换上全套军服，佩戴勋章，以便能够正式地接见她，但他几乎没有力气站起身来亲吻她。她跪在他脚下，而起身的努力“严重刺激了病人，尽管他十分喜悦”。“每一刻都是痛苦的，”他十二岁的女儿奥尔加回忆道，“他甚至没办法躺在床上。”

巨人做了告解。亚尼舍夫神父问，沙皇是否已经向尼基做了嘱咐，但亚历山大三世答道：“没有。他自己都清楚。”但即便在这个时候，廷臣也很少征询尼基的意见。阿丽克丝怨恨他的母亲明妮。“你要坚定，”阿丽克丝敦促尼基，“让医生们每天只向你报告他们觉得皇帝的病情如何。这样你总是第一个知道。”至少她感觉到了，皇冠的神圣负担在他那自贬自嘲的脑袋上空盘旋。“自己拿主意，”她在10月15日告诫他，“不要让别人忘了你是谁。”

19日晚，沙皇咯血，并呻吟说他无法呼吸，他必须下床。他穿着一件灰色上衣，被扶到他的扶手椅那里，他就坐着等待黎明。明妮走进屋，他叹了口气。“我感觉时间不多了，”他说，“冷静吧。我很冷静。”医生给他吸氧。神父拉着他的手，明妮坐在他旁边，周围簇拥着“一群亲戚、医生、廷臣和仆人”。尼基和桑德罗在阳台上踱来踱去，“见证巨人的逝去”。下午3点30分，来自喀琅施塔得的约安神父给沙皇做了临终涂油礼，听了他的告解，“然后他开始出现轻微抽搐”。亲人跪下，约安神父祈祷。一名医生给了他一杯水，亚历山大三世“低声做了简短的祷告，亲吻妻子”，然后叹了口气，脑袋耷拉到明妮胸前。“他最后走得很快，”尼古拉写道，“这是一位圣人的死。”巨人的“死法就像他活着的时候一样”，桑德罗写道，“他是浮夸辞藻的死敌，他憎恨戏剧性”。[250]

“没有人抽泣，”他的女儿奥尔加回忆道，“我母亲还紧紧搂着他。”

亲人们亲吻已故沙皇的前额，然后亲吻新沙皇的手。“我头晕目眩，我不愿意相信这一切。”尼古拉二世写道。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尼基的蓝眼睛里有泪水，这也是我一辈子唯一一次看到他流泪。”桑德罗回忆道，“他拉着我的胳膊，带我下楼到他的房间。我们拥抱，一起哭泣。”然后他说：“桑德罗，我该怎么办？我、你、谢妮娅、阿丽克丝、母亲和整个俄国会怎么样？我还没有做好当沙皇的准备。我从来就没想过要当沙皇。我连怎么和大臣说话都不知道。你愿意帮助我吗，桑德罗？”不过，这话并不能证明他缺乏政治头脑。自从保罗以来的所有皇储都会有这样缺乏自信的时刻，这完全可以理解。[251]

下午4点，在花园的室外祭坛处，已故沙皇的忏悔神父亚尼舍夫主持向尼古拉二世宣誓效忠，塞瓦斯托波尔的战舰鸣炮致敬。次日上午10点，阿丽克丝皈依东正教，改名为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我喜上

眉梢。”尼基写道。随后在已故沙皇遗体周围做了更多祷告：“爸爸脸上的表情很美妙，在微笑。”但遗体已经在腐烂。它首先被抬到一张椅子上，然后被放到行军床上。晚上9点的祷告之后，“我们不得不把遗体抬到楼下”，尼基写道，“因为它已经开始快速腐烂”。

10月22日，威尔士亲王来了。他发现尼基无力做任何决定，于是接管了葬礼的安排。“我想知道，他那令人厌倦的老母亲（维多利亚女王）若是看到大家都接受伯蒂舅舅的权威，会怎么想！尤其是，这发生在俄国！”

医生给遗体做了防腐处理，但做得不好。沙皇的遗体很快就发臭了。亲人们争论新沙皇应当在何时结婚。明妮和尼基本人希望就在此时此地举行与阿丽克丝的婚礼，“趁着爸爸还在这房子里”，但叔叔们和伯蒂坚持要求在圣彼得堡举行婚礼。27日，年轻的沙皇、格奥尔基和他们的叔叔们抬着棺材走出小宫殿，将其交给一队哥萨克礼兵，他们将棺材抬到雅尔塔的码头。成千上万名农民夹道守候，在棺材经过时跪下。棺材被抬到一艘战舰上，停放在华盖之下。11月1日上午10点，尼古拉二世带着父亲的棺材乘火车抵达圣彼得堡。[252]

第四场 国家的主人

出场人物

尼古拉二世，皇帝，1894～1917年在位，亚历山大三世与明妮的长子，“尼基”

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原名黑森的亚历山德拉公爵小姐），皇后，“阿丽克丝”“阳光”

奥尔加，他们的长女

塔季扬娜，他们的次女

玛丽亚，他们的第三个女儿

阿纳斯塔西娅，他们的幼女

阿列克谢，他们的儿子，皇储，“小娃娃”

罗曼诺夫家族

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皇太后，亚历山大三世的遗孀，“明妮”

弗拉基米尔叔叔，近卫军指挥官，圣彼得堡军事总督，妻子为米欣

阿列克谢叔叔，俄罗斯帝国舰队总司令，“美男子”

谢尔盖叔叔，莫斯科总督，“盖加”，妻子为埃拉（原名黑森的伊丽莎白大公小姐，亚历山德拉皇后的姐姐）

保罗叔叔，“皮茨”，第一任妻子为希腊公主亚历山德拉，第二任妻子为奥尔加·皮斯托克尔斯

格奥尔基，皇子，尼古拉二世的二弟

米哈伊尔二世，皇帝，尼古拉二世的三弟，“米沙”“懒虫”

谢妮娅，尼古拉二世的妹妹，嫁给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昵称“桑德罗”）

奥尔加，沙皇的另一个妹妹，嫁给奥尔登堡公爵彼得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陆军总司令，“恐怖的尼古拉沙”，妻子为黑山国王尼古拉一世之女斯塔娜（“黑女人”或“乌鸦”之一）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尼古拉沙的兄弟，妻子为黑山国王尼古拉一世之女米莉察（“黑女人”或“乌鸦”之一）

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科斯佳的儿子，尼古拉二世的朋友，剧作家、诗人，笔名KR，妻子是“马芙拉”（原名萨克森-阿尔滕堡的伊丽莎白）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米哈伊尔（高加索副王）的长子，桑德罗的兄弟，“宾波”“白乌鸦”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米哈伊尔（高加索副王）的儿子，宾波的兄弟，商船队事务大臣，妻子为谢妮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桑德罗”

玛丽亚，“米茜”，罗马尼亚太子妃，嫁给斐迪南王子，爱丁堡公爵夫妇的女儿，尼基的表妹

梅丽塔，米茜的妹妹，“小鸭子”，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夫人，嫁给阿丽克丝的兄弟恩斯特，后来嫁给基里尔大公

廷臣：各部大臣等

伊拉里昂·沃龙佐夫-达什科夫伯爵，宫廷事务大臣，后成为高加索副王

弗拉基米尔·弗雷德里克斯男爵，宫廷事务大臣

保罗·本肯多夫伯爵，宫廷大总管

谢尔盖·维特，财政大臣，后成为首相和伯爵

阿列克谢·库罗帕特金将军，陆军大臣，远东总司令

弗拉基米尔·兰姆斯多夫伯爵，外交大臣，“夫人”

亚历山大·别佐布拉佐夫，国务秘书，侍从长和秘密谋臣

叶夫根尼·阿列克谢耶夫，海军将领，远东副王

德米特里·西皮亚金，内政大臣

维亚切斯拉夫·普勒韦，内政大臣

彼得·杜尔诺沃，内政大臣

德米特里·特列波夫将军，圣彼得堡总督，副内政大臣，后成为宫廷卫戍司令

弗拉基米尔·奥尔洛夫公爵，沙皇的军事官衔总长，“胖子奥尔洛夫”

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公爵，将军，沙皇的朋友，“瘦子奥尔洛夫”

季诺维·罗热斯特文斯基，海军将领，第二太平洋舰队司令

伊凡·戈列梅金，首相，“旧的皮毛大衣”

彼得·斯托雷平，内政大臣，首相

亚历山大·伊兹沃利斯基，外交大臣

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首相，伯爵，“留声机”

弗拉基米尔·苏霍姆利诺夫将军，陆军大臣

谢尔盖·萨宗诺夫，外交大臣，“摇摆不定的人”

阿列克谢·赫沃斯托夫，内政大臣，“尾巴”

尼古拉·马克拉科夫，内政大臣

亚历山大·斯皮罗多维奇将军，沙皇卫队的指挥官

亚历山大·古契科夫，杜马主席

米哈伊尔·罗江科，杜马主席，“肥猪”

安娜·维鲁博娃（娘家姓塔涅耶芙娜），亚历山德拉的朋友，“单相思的家伙”“母牛”

伊丽莎白·纳雷什金娜-库拉金伯爵夫人，御橱总管，“济济”

圣人

尼季耶·安泰尔姆·菲利普先生，法国圣人，“我们的朋友”

格里戈里·拉斯普京，西伯利亚的圣人，“我们的朋友”

亚历山大三世遗体的面部已经腐烂发黑，它停放在彼得保罗大教堂，供人瞻仰。与此同时，在阿尼奇科夫宫，新沙皇（“我头晕目眩”）正在接见外国君主们。“塞尔维亚国王拜访我，然后是罗马尼亚的斐迪南一世，他们剥夺了我原本可以见阿丽克丝的一点点时间。”在1894年11月7日的下葬仪式上，明妮精神崩溃，尖叫“够了！够了！”，并倒在她姐姐威尔士王妃怀里。尼基在迷惑和茫然中主持了一次又一次觐见仪式。他想念自己的弟弟和最亲密的朋友格奥尔基。此时格奥尔基是尼古拉二世的继承人，即皇储，但不得不居住在高加索。然后他的未婚妻来了。“很少有机会见到阿丽克丝，对我真是折磨，”尼基写道，“我等不及和她结婚。”[253]

11月14日上午11点30分，尼基在弟弟、十六岁的米沙陪同下，乘坐一辆敞篷马车离开阿尼奇科夫宫，前往冬宫。他母亲也乘马车离开阿尼奇科夫宫，去谢尔盖和埃拉的谢尔盖耶夫斯基宫接亚历山德拉。新娘婚前的最后一晚在谢尔盖耶夫斯基宫度过。亚历山德拉还没有换上婚礼服，但披着毛皮大衣，陪着皇太后赶往冬宫。在那里，沙皇在阿拉伯大厅踱步抽烟，而他的新娘在姐姐埃拉和他母亲明妮的帮助下，在孔雀石大厅更衣，由一名法国发型师给她做发型。这名发型师随后准备好罗曼诺夫家族的结婚冠冕和一顶白金镶钻石的冠冕。她带着叶卡捷琳娜大帝的钻石项链，上面有475克拉的钻石，以及与之匹配的耳坠——它非常重，必须用绕过她耳朵的金属丝来支撑。她身穿银色锦缎的裙子，衬裙也是银色的，白鼬皮镶边，饰有金线，胸衣上镶满钻石，还有长达15英尺的裙裾，需要8名侍从和1名总管托着。KR看见她的时候，“她看上去

比以往更苍白、更娇弱了，就像一个即将被献祭的牺牲品”。她和明妮走过宫殿，“亲爱的阿丽基看上去非常可爱。尼基是个非常幸运的男人”，约克公爵（未来的乔治五世国王）如此向维多利亚女王报告称。

皇帝身穿鲜红色的骠骑兵制服上衣，手里捧着一顶带鸵鸟羽毛的海狸皮帽子。他身后跟着丹麦国王、希腊国王、威尔士亲王夫妇，直到他们抵达举行婚礼的皇宫大教堂。在那里，他弟弟米沙和堂弟基里尔（弗拉基米尔叔叔的长子）捧着两顶皇冠。“我无法抛却这个念头：亲爱的、让人难忘的爸爸已经不在我们身边了，”皇帝写信给格奥尔基，“而你在遥远的地方，孤零零的。我必须积攒自己的全部力量，才没有在教堂里当着所有人的面垮掉。”[254]因为他们还在服丧，所以没有举行招待会。君王们簇拥在皇帝周围恭喜他的时候，黑森公爵厄尼注意到他妹妹消失了。他发现阿丽克丝独自一人在流泪，说裙子太重了，让她动弹不得。

此后，皇帝和皇后乘车返回阿尼奇科夫宫。“我们8点时用膳，”尼基写道，“然后早早就寝，因为阿丽克丝头痛得厉害。”对阿丽克丝来说，这“似乎仅仅是一系列为死者所做的弥撒的延续，唯一的区别是，我现在穿着白裙子，而不是黑裙子”。但他们的新婚之夜很成功。“我和阿丽克丝幸福得难以置信，”尼基写道，“遗憾的是，我的工作耗时太多，否则我真想和她多待在一起。”[255]

“对我来说，一种崭新的生活开始了，”沙皇向格奥尔基袒露心迹，“我非常感谢上帝，是他给我送来了我妻子这样的珍宝……但上帝也给了我一个沉重的十字架来扛。”俄国官僚机构的笨重机器一下子落到了尼基脆弱的肩膀上。

沙皇和皇后立刻采纳了他们会一直沿用到1905年的生活规律。每一年的开始，他们在冬宫度过，举行大游行、河水祝圣和社交季活动，直到复活节他们搬到皇村，然后在彼得宫城度夏，随后乘坐新的皇家游

艇“旗帜”号（在丹麦建造，1895年下水），接着前往利瓦季亚度过初秋，最后在波兰猎苑狩猎。

尼基每天8点起床，工作起来一丝不苟。他的“书房是井井有条的完美典范”，他的办公桌极其整洁，他吹嘘他可以“在黑暗中走进书房，立刻能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他用蓝铅笔批注“无法忍受的公文”，常常只留下一个蓝点。他没有私人秘书。他“紧紧攥着自己的特权，生怕被人篡夺，甚至亲自给装着他的决定的信封加封”，一名受信赖的廷臣写道。尼古拉一世时期权力很大的御前办公厅已经变得极其臃肿，在亚历山大二世在位末期被解散了，其职能分散到各部，所以最后几位沙皇从请愿秘书处（原先的第一处的残余部分）那里得不到多少支持。尼基拒绝将权力下放，执意亲自处理诸多鸡毛蒜皮的事，如帝国境内所有的改名和离婚案件、将收到复活节彩蛋礼物的职员名单，以及流放和死刑的判决。

他告诉堂兄弟，“他现在希望调查一切事务，缓慢但坚持地促成改变”，不过他目前面对的挑战来自他的叔叔们和他母亲。他宣称：“与其威胁国家的利益，不如牺牲一个人，哪怕是一个皇叔。”但并没有人被牺牲，所以“尼基在统治的最初十年里坐在巨大的办公桌后”，桑德罗写道，“带着近似敬畏的感情听着雄伟耸立的叔叔们吼叫”，尤其是“体重250磅的阿列克谢叔叔，穿着他那光辉灿烂的军服……他害怕单独和叔叔们待在一起”。桑德罗是海军军官，不断努力促成罢免阿列克谢的海军司令职务，但尼基只是答道：“开除我父亲最喜爱的弟弟？他们说得对，你在美国真的变成社会主义者了！”明妮拒绝把自己的首饰给阿丽克丝。尼古拉二世的母亲与妻子之间充满愤恨的分裂，就从这样的小事开始。他和诸大臣的关系也不愉快。“仿佛我的大臣先生们决心要把我累死，他们那么坚持不懈，那么烦人，”他在1896年4月27日告诉母亲，“他们拼命往我脑子里塞垃圾，它居然没有爆炸，我真吃惊。”[256]

德国皇帝威利立刻开始用甜得发腻但烦人的书信来轰炸尼基，希望能吓唬他撕毁俄法盟约。为了防止尼古拉二世重拾他祖父的改革，威利告诉他："我们基督教国王和皇帝只有一个天赐的职责，即捍卫这样的原则：君权神授。"

特维尔的地方自治会现在要求允许它们讨论改革。这些地方自治会于1864年设立，由当地的保皇派自由主义贵族经营，但尼基在谢尔盖叔叔（莫斯科总督）的建议下解散了特维尔的地方自治会。1895年1月17日，"我心惊胆战，因为马上要去尼古拉耶夫斯基大厅，向贵族代表、地方自治会和城镇委员会讲话"。他把讲话稿放在帽子里，宣布："我将像我令人难忘的已故父亲那样，坚定不移地维护独裁统治的原则"，绝不"抱有参与政府事务的毫无意义的幻想"。"毫无意义的幻想"是引自尼古拉一世的话。此后，他"和谢尔盖叔叔一起在花园散步"。

尼古拉二世向他的朋友KR[257]透露："他父亲从来没有向他提起过等待他的那些职责。"不过，如果说他不是准备最充分的皇储，他也远远不是最差的。任何准备工作都不足以帮助一个人成为专制君主。唯一的办法就是真正当上专制君主。[258]

他的慰藉是与阿丽克丝的幸福生活，她开始装饰他们的主要住所：他们在冬宫的套房（自从亚历山大二世以来就没有人住在那里，床上还有他的血迹，他的最后一根香烟还在烟灰缸里）和皇村的亚历山大宫（尼基就出生在那里）。她用带有强烈英国风情的新艺术风格来装饰两座宫殿，到处是小摆设、棕榈树、从托特纳姆宫路的梅普尔家具店[259]邮购的朴素家具，并尽可能多地运用她最喜爱的淡紫色，尤其在她的闺房。他们的品位是完全非俄国的：客厅和尼基的书房有很多皮革与木制镶板，很像是一座谦逊朴实的英国乡间别墅或一个绅士俱乐部。区别是，那里摆放着尼基的哑铃和单杠，他喜欢在上面倒挂身体；还有他的特殊水池，他在里面接受时髦的水疗；当然还有衣着华丽的努比亚卫兵

在他书房外沉默地守卫。沙皇对室内设计颇感兴趣。他告诉宫廷大总管保罗·冯·本肯多夫伯爵："请提醒戈诺夫，不要订购我昨天选的布，那只是用来做窗帘的。"他们搬进阿尼奇科夫宫之外的新家时，他和阿丽克丝在一起非常开心。"我的幸福没有边际，"他在11月26日写道，"自婚礼以来，我们第一次能够单独待在一起，真正心心相印地生活。"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世上竟可以有这样纯粹的幸福。我爱你！"她在他的日记里补充道，"再也不分开。"然后她写道："亲爱的，要想比我们现在更幸福，实在太难。"但也有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我们都在上帝的手里。生活是个谜，未来隐藏在帘子背后……终于一辈子结合起来。"她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此生结束之后，我们在另一个世界再会，永远相伴。"他们一方面带有维多利亚时代的拘谨，另一方面私下里又激情满怀。"我心急如焚，等不及见你，"她写道，"等不及被你抱在怀里。我想你想得发疯。"他外出的时候，"没有人吻你、爱抚你"，她告诉他，"在思绪里，我一直在亲你、爱抚你，我的天使"。和所有充满激情的夫妇一样，他们创造了一种秘密的性爱语言，给他们的私处取了绰号。他的是"男孩子"，她的是"女士"。他们在这个时期的信件没有保存至今，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书信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他们是多么亲密无间。她写道："告诉男孩子，女士给他送去最温柔的爱和吻，在孤枕难眠的夜晚经常想着他。"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她的经期被称为"贝克尔夫人"或"工兵"。

即便多年后，尼基想要阿丽克丝时还是会"发出鸟鸣一般清亮悦耳的口哨声"，她就会像个年轻新娘一样跳起来，满脸红晕，说："是他在叫我。"他经常思忖道："若不是上帝把你给我，当我的妻子和朋友，我会承受不住沉重的负担。"但他也用生硬的英国腔调告诉她："这样的实话我很难启齿，但写在纸上就比较容易，就因为我那愚蠢的害羞。"她笑道："你这个害羞的傻孩子，但你在黑暗里就不害羞了。"

然而，亚历山德拉作为皇后并不很幸福。她写信给一位德国朋友称："我觉得自己完全是孤家寡人。"君主制有一种内在的莫大的孤独感，在沙皇统治下尤甚。如果有值得信赖的朋友在身边，可以消解一些孤独。但亚历山德拉没有可以信赖的朋友，也没有结交到新朋友，她没有机会以太子妃的身份做准备，而是一下子降落到圣彼得堡和宫廷的凶残世界，这让她原本就脆弱的天性更加脆弱。宫廷的僵硬规矩压垮了她，即便当了多年皇后之后，她还是不敢换掉饮茶时的饼干，更不要说开除脾气臭的御橱女总管了。"我很绝望，我丈夫身边的人显然都很虚伪……我哭泣，终日担惊受怕，因为我觉得我丈夫太年轻，太缺乏经验。大多数时间我都是孤零零的。我丈夫成天忙碌，大多数晚上和他母亲一起度过。"她很清楚自己对皇朝的责任是什么。

"年轻的皇后在教堂晕倒了，"KR写道，"如果原因是整个俄国在期盼的那件事情，那么感谢上帝。"[260]

1895年11月2日，她在亚历山大宫开始分娩。皇太后和埃拉为她按摩后背和腿。分娩过程长达二十小时，最后不得不动用产钳："传出了一个婴儿的哭声，我们全都长舒了一口气。"是个女孩！这"令人欣喜"，沙皇的妹妹谢妮娅写道，"不过，遗憾，不是儿子"。他们给婴儿取名为奥尔加。尼基自我安慰地说："我很高兴是个女孩。若是个男孩，他就会属于人民。既然是女孩，那她就属于我们。"

加冕礼的准备工作差不多就绪了。"全城为了准备加冕礼而手忙脚乱，"埃拉在1896年4月20日从莫斯科写信给尼基道，"灰尘、噪音，谢尔盖每天忙得不可开交。"谢尔盖向自己的兄弟保罗吹嘘道："各种各样的事情，当然主要是加冕礼，把我累坏了。太多无聊的事情……整天所有人都来烦我，我都没有时间给自己。"[261]

5月9日，皇帝身穿朴素的军服，骑着白马进入莫斯科。"只有在莫斯科，才能这样充满喜悦和胜利气氛。"尼古拉二世写道。14日，尼古

拉二世和亚历山德拉在黎明起床，更衣准备加冕。他穿着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的上校军服和白马裤，而她穿着一件银色锦缎长袍。准备的时候，尼基踱来踱去地抽烟，而亚历山德拉和她的女士们在练习她接受他加冕的动作。

10点30分，礼炮雷鸣，钟声敲响，奏起柴可夫斯基的《小号曲》。在人们的欢呼中，沙皇和皇后出现在红色楼梯的顶端，然后走下来到广场上，走进圣母升天大教堂。大摇大摆的皇叔们护送他们，他祖父的老臣米柳廷捧着皇冠。所有人都由金线华盖遮挡着。弗拉基米尔叔叔和米沙帮助他穿上白鼬皮镶边的皇袍，这时他脖子上戴的圣安德烈勋章（镶嵌钻石）的链子断了，这是整个加冕礼上的唯一事故。一名宫廷总管捡起了碎链子，沃龙佐夫把它塞进口袋。亚历山德拉被加冕的时候，“她似乎没有喜悦之情”，米茜写道，“甚至没有自豪；她超然、冷漠、神秘，充满尊严但没有温情”。随后，皇帝和皇后脱下皇袍与皇冠，准备受膏。接着，尼古拉二世以神父的身份主持圣餐礼，这是为了表达沙皇与上帝和人民之间的神圣联系。“在我的造物主眼中，”他后来告诉母亲，“我必须承担一种可怕的责任，准备好为了自己的行为向上帝交代清楚。”现在他没有任何疑问，他是上帝选来统治国家的。

5月17日，沙皇观看他的前情人小K为他的新皇后跳舞。数万名农民聚集在霍登场。“所有来到霍登场的人都将得到一块手绢，里面包着糖果、香肠、一个搪瓷杯子和一个面包卷，”莫斯科各地张贴的告示承诺道，“霍登场周边还搭建了特别摊点，发放啤酒和蜂蜜酒。”朝廷准备了约40万份礼物，但到霍登场的人差不多有70万。新的铁路帮助更多人更方便地抵达。

“你确定谢尔盖叔叔明白任务的艰巨吗？”桑德罗问尼基，“我记得你父亲在这个时候多么担心。”

谢尔盖正在与宫廷事务大臣沃龙佐夫为了加冕礼的组织工作而激烈

竞争，只部署了少量警察去管理在霍登场的约70万农民。而辽阔的霍登场遍布堑壕和坑洼，那是军事训练留下来的。

群众在炎热的夏夜抵达，排队领取包裹，但人群的压力极大，把前方排队的人挤进了坑洼，推倒在地，已经倒地的人被后面的人压在下面。到黎明时，已经有约3000具尸体躺在草地上，他们的面部“青紫、黑红，干血塞满鼻孔”。警察把一些尸体堆在大车上，“运载着震颤的死尸，缓缓前进，可怜的被踩踏致死的农民还穿着他们那鲜艳的节日服装，被从城里运走”。其他尸体被推到帐篷底下。

上午晚些时候，约10点时，谢尔盖来向尼古拉二世报告。沙皇说：“今天发生了极大的罪孽。”他原本应当取消计划，不再搞盛大仪式，而是公开哀悼，但谢尔盖企图封锁消息。沃龙佐夫建议沙皇发布一条声明。尼古拉二世被谢尔盖说服了，这场悲剧“不应当给喜庆时刻投下阴影”。在皇室前往霍登场的时候，尼基的妹妹奥尔加看见一些大车，上面有农民在拼命挥手。“起初我以为人们在向我们挥手致意，然后我的血一下子冷了。我感到恶心。那些大车装的是死人，残缺不全，无法辨认。”

下午2点，沙皇和皇后“安静而非常苍白”地抵达了霍登场的帐篷，受到谢尔盖的欢迎。他们检阅了农民们。沙皇的另一个妹妹谢妮娅（桑德罗的妻子）震惊了：“管弦乐队和军乐队演奏国歌，演奏了无数次！真是痛苦而悲哀。我们在那里的时候，他们还在往外抬死人。”当夜，皇帝原定要出席法国大使蒙泰贝洛侯爵的舞会。沙皇觉得可以取消，但谢尔盖坚持说，任何退让都意味着向“流血的心”投降。阿丽克丝哭了，尼基妥协了：他们会去舞会待半个小时。

晚上10点30分，在舍列梅捷夫宫，沙皇夫妇和蒙泰贝洛侯爵夫妇一起为舞会开幕。他们打算按计划离开的时候，谢尔盖叔叔和弗拉基米尔叔叔强留他们，批评“这样无用的感情用事”会“给人留下坏印象”。他们

的亲戚宾波[262]在桑德罗及其兄弟的支持下，强行干预，要求罢免谢尔盖，取消庆祝活动。阿列克谢叔叔插嘴进来，指责米哈伊洛维奇兄弟[263]“哗众取宠地讨好激进分子，站在革命党那边，企图攫取莫斯科总督职位”。听到这“幼稚的言论”，宾波援引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历史，“记住，尼基”，他说，“那5000人的血将永远是你的统治的污点”。尼基和阿丽克丝悲痛烦恼地回到舞厅，而宾波及其兄弟怒气冲冲地离去了。

“罗伯斯庇尔的四个皇室追随者走啦”，阿列克谢对谢尔盖说，后者的“咧嘴大笑让外国人相信罗曼诺夫家族都发疯了”。尼基和阿丽克丝在舞会待到凌晨2点。次日，他们去医院看望伤员。谢尔盖没有取消自己的舞会。谢妮娅写道，他“洗手不干，说这和他没关系，全怪沃龙佐夫”。谢尔盖的妻子埃拉甚至更加否认事实，坚持说：“感谢上帝，谢尔盖和这件事没有一点关系。”

桑德罗和宾波继续要求惩治谢尔盖，并展开正式调查。“在三天之内，”KR写道，“皇帝的主意变了三次。”谢尔盖赢了。沃龙佐夫辞职，被弗拉基米尔·弗雷德里克斯男爵接替。[264]

“我们亲爱的叔叔们的行为非常不妥，”格奥尔基告诉沙皇，“我对他们的厚颜无耻感到震惊，对你的耐心更是震惊。”

“我不想谈莫斯科的事，”尼基答道，“想起来就让我恶心。想到加冕礼的悲伤一面，真让人不舒服。这一年似乎是做苦工的一年，阿丽克丝和我是烈士。”数千名惨死的男女和儿童或许不会同意这话。[265]

尼基向格奥尔基抱怨，此后，两个“烈士”“要去奥地利、德国、丹麦、英国、法国，最后去达姆施塔特”，“而且还要把我们可怜的小女儿也拖着一起去”。尼古拉二世和当时的大多数其他君主一样，把外交政策视为自己个人的职责，但他又向他的第一任外交大臣尼古拉·吉尔斯

承认道：“我什么都不懂。”

欧洲如今被德国主宰，俄国在欧洲的机遇有限。尼古拉二世认为，在争夺帝国霸业的竞赛中，对俄国来说东方就是成熟待摘的果实。中国正在崩解，不过，在亚洲，欣欣向荣的日本急于赢得自己的帝国霸业。尼基继位不久之后，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中国。尼基做出的最早期的决策之一，就是在阿列克谢·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一位上了年纪的大贵族，在吉尔斯去世后成为外交大臣）的建议下，帮助强迫日本放弃它的一些战争收益。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鼓励尼基“在亚洲大陆发展，保卫欧洲，抵御黄皮肤种族的侵犯”，而德国和俄国都在中国抢夺港口。不久之后，威利就给尼基送去他画的素描，表现基督教战士与“黄祸”的斗争。

财政大臣维特已经是西伯利亚铁路的经营大师，现在计划通过他的和平渗透政策向中国东北部的满洲地区扩张。他说服和贿赂中国官员，允许俄国建造一条通往满洲地区的东清铁路[266]。几乎在同时，洛巴诺夫与日本达成协议，分享在朝鲜的势力范围。这些成功给了尼古拉二世一些自信。他、阿丽克丝和小奥尔加开始了他们的旅行。

在布雷斯劳，德国皇帝热切希望拉拢沙皇参与他的一大批欠考虑的疯狂计划，但最重要的是，他急于诱使俄国脱离法国的怀抱。威廉二世宣称：“他（尼古拉二世）的婚姻是我安排的，我在他那里享有优先权。”不过，他这样描述尼古拉二世：“矮小、软弱、害羞，几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威利语无伦次地对沙皇高谈阔论，“涉及一切话题，非常想要讨好我、拉拢我”。但威利动手动脚的过于亲热让尼基恼火，他抱怨道：“他（威廉二世）会戳他（尼古拉二世）的肋骨，拍他的后背，就像对待小学生一样。”[267]1896年9月，尼基和阿丽克丝乘坐“旗帜”号抵达利斯[268]，到巴尔莫勒尔城堡去拜访外祖母。维多利亚女王宣称：“婴儿长得太好了。”但在亲热抱娃的背后，尼基和外祖母各自的帝

国正在欧亚大陆的一场冷战中僵持不下。英国仍然是俄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不过两国都对德国抱有猜忌。尼基向索尔兹伯里勋爵（如今是英国首相）透露，威利“非常紧张”，而他自己“是个非常安静并无法忍受紧张的人。他不能忍受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长时间谈话，因为他始终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说什么”。

随后，沙皇在巴黎很高兴地得到了俄国新盟友的欢迎。“我们的女儿不管到哪儿都会引起轰动，”尼基告诉母亲，“早上，（法国总统费利克斯·）福尔问阿丽克丝的第一件事就是‘小小的女大公’的健康。大街上所有人都欢呼‘女大公万岁！’来欢迎她。”但皇帝一行回国的途中，就在尼古拉二世需要他的智慧的时候，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在皇家列车上突然去世了。

奥斯曼帝国屠杀了1.3万～3万亚美尼亚人，险些引发战争。俄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敦促立刻发动进攻，夺取两道海峡，并保障通过海峡的俄国货物（占到通过海峡的全部货物的50%）。尼基批准了这次远征，准备出动5艘战舰和3万人的军队，直到维特在弗拉基米尔叔叔的支持下发出警告，说这会“导致全欧洲的战争”。在这样一个转瞬即逝的时刻，俄国或许可以和奥地利做笔交易，用两道海峡来换取在巴尔干西部的利益，那样或许就能防止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尼古拉二世缺乏这样的意志，而且战利品的诱惑力也太大。

1897年5月29日，阿丽克丝在彼得宫城的农庄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女儿塔季扬娜。皇储格奥尔基对尼基开玩笑道：“我原本已经准备要退休了，看样子还是不行。”

“上帝呀，人民会怎么说？”亚历山德拉如此喊道。她隐遁到自己挂满圣像的闺房。她的孤立是一个恶性循环。她已经感到自己在圣彼得堡上流社会不受欢迎，但这个冷淡傲慢的英国女人非常清楚地表现出，她对此无所谓。尼基的表妹米茜感觉到，“什么都不能让她（亚历山德

拉）高兴；她很少笑；就算笑的时候，也很勉强……所以大家也就不愿意对她友好了”。

正如尼基的礼貌掩饰了他的狡黠，她的害羞也隐藏着出人意料的傲慢。“没有比我的统治更难的了，”维多利亚女王写信给阿丽基道，“我已经统治了五十多年……然而，我每天都要想，需要做什么才能维持和加强臣民对我的爱戴……你的第一职责是赢得他们的爱戴和尊重。”亚历山德拉的回信能够解释后来发生的很多事情：“亲爱的外婆，你错了。俄国不是英国。在这里，我们不需要赢得人民的爱戴。俄国人民崇拜沙皇，就像崇拜神一样……至于圣彼得堡的上流社会，根本不值一提。”

的确，“圣彼得堡上流社会”并没有它自己喜欢想的那样重要。这是诗歌与艺术的白银时代（在19世纪前些年的黄金时代之后）的开始。在这个时代，先锋派对东正教、维多利亚时代道德观和科学理性主义不满，而受到现代性潮涌的鼓舞，开始通过实验意象、语言和舞蹈，以及性冒险、巫术和毒品，来检验艺术、信仰和愉悦的含义。城市里涌现了一个强大的纺织工业和铁路大亨的商人阶层；而贵族在抵押他们的庄园，在精力充沛的商人面前撤退，正如安东·契诃夫在《樱桃园》里的描述。沙皇可以让这些充满活力的资产阶级成为君主制的栋梁，德国和英国就是这样。然而新的大亨被排除在一切政府事务之外，不得不靠收藏印象派和立体主义艺术作品来安慰自己。与此同时，上流社会是沙皇与现代世界的唯一联系，而亚历山德拉却无可救药地拘谨守旧。KR堂叔为皇帝夫妇上演他翻译的《哈姆雷特》，阿丽克丝却对莎士比亚语言的下流感到震惊。对圣彼得堡上流社会而言，这意味着她拒绝接见任何有哪怕是一点点伤风败俗意味的人。她在宫廷宾客的名单上划掉了太多名字，以至于那里空无一人。于是，皇帝夫妇只和罗曼诺夫家族成员有交往，主要是桑德罗和谢妮娅。而在政治上，皇帝夫妇沉迷于沙皇和千百万农民之间传统的神秘纽带。事实上，除了在公共场合之外，他们和

农民没有任何接触。阿丽克丝希望得到一个儿子，尼古拉二世则在为东方的帝国霸业而赌博。[269]

1898年8月，德国皇帝威利抵达圣彼得堡。“我遗憾地告诉你，”尼基告诉母亲，“我们不得不授予威廉二世俄国海军的上将军衔。阿列克谢叔叔提醒了我。不管多么不愉快，我们必须忍着。这令我作呕！”威利和尼基乘一辆马车在彼得宫城兜风。威利突然问尼基，德国是否可以吞并中国的港口胶州，它之前原定是要给俄国的。沙皇不置可否。不久之后，两个德国传教士在中国被杀，这给了威利借口。他写信给尼基，请他许可。尼基回信道：“我不能同意，也不能反对。”这让他的新任外交大臣米哈伊尔·穆拉维约夫伯爵（亚历山大二世的刽子手米哈伊尔·穆拉维约夫将军的孙子）相信，“现在或许是尽早夺取另一个港口的时机”，即旅顺港。至于中国人，“历史告诉我们，东方人最尊重的就是力量和强权”。

“完全正确。”沙皇同意道。

11月14日，他邀请各部大臣到皇村。海军反对占领旅顺港的计划，因为他们想得到在朝鲜的一个更好的港口。而维特警告称，这样的吞并会威胁他与中国的盟约和他的铁路，并且会扰乱俄国与日本的关系。维特写道：“皇帝拒绝批准占领旅顺港。”但穆拉维约夫劝说尼基，骗他说英国人即将攫取旅顺港。“我已经决定占领旅顺港，”尼基告诉维特，“我们的运兵船已经在去的路上了。”他很少向人显露自己的兴奋。“你已经知道了，亲爱的妈妈，我们占领了旅顺港，它将是西伯利亚铁路的终端，”他写信给明妮道，“我们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不冻港。我很高兴，占领行动很和平。这让我真的很高兴！现在我们可以在那里安全很长时间了。”维特则说：“这致命的一步，将造成灾难性后果！”[270]

在维特眼里，东方就是铁路和市场；尼古拉二世则把东方看作一个

神秘的佛教的香格里拉，以及在满洲地区、朝鲜半岛和西藏的新帝国。他周游东方时的旅伴叶斯佩尔·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告诉他，西藏会欢迎他，视他为神话中的伟大白沙皇，他将从英国人手里拯救他们。维特思忖道："尼古拉二世柔弱的神秘主义迷雾，反映了他看见的一切，并让他自我膨胀。"

如今这两种思路在尼古拉二世的想象中融为一体。"皇帝焦躁不安，"新任陆军大臣阿列克谢·库罗帕特金将军注意到，"他的一个比较危险的特点是热爱神秘国度和神秘人，如布里亚特人巴德马耶夫和乌赫托姆斯基公爵"，这些人"诱使他幻想俄国沙皇将成为全亚洲的伟大统治者"。[271]库罗帕特金坚信，俄国应当集中力量在欧洲，所有的远东冒险都有一个巨大的实际的缺陷：即便有铁路，向东方调动军队也太慢了，也几乎不可能把俄国海军的主力波罗的海舰队部署到东方。但沙皇并非唯一一个对东方抱有野心的人。英国、法国和德国在非洲和东方争先恐后地攫取新殖民地，尼古拉二世知道俄国永远无法与欧洲列强的先进武器装备竞争。在库罗帕特金的建议下，他提出在海牙召开一次会议，推动裁军。这招致了德国皇帝的鄙夷。但随后，中国发生的事件给尼基带来了一个新的机遇。[272]

1899年6月14日，在彼得宫城，阿丽克丝分娩了。他们已经搬进了新的"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下别墅"，这是他们最喜爱的住所之一。"幸福的一天，"尼基写道，"上帝赐给我们第三个女儿玛丽亚。"明妮和家人唱了《感恩赞》来庆祝。KR写道："还是没有继承人。整个俄国都会失望！"但尼基安慰阿丽克丝道："我在地球上已经拥有这样的幸福，拥有你这样的宝贝，我亲爱的阿丽克丝，还有三个小天使，我怎么敢抱怨呢。"格奥尔基发来了令人心碎的"道喜"："不幸的是，我已经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了。我已经走不动路了。"

几天后，格奥尔基独自一人骑自行车，发生了肺部大出血，人们发

现他躺在灰尘里，奄奄一息。他只有二十八岁。7月14日，格奥尔基在一场“噩梦般”的仪式中被下葬。“妈妈突然跌跌撞撞起来，倒在我身上（眼睛圆睁，但什么都看不见）并高声说：‘家，我们回家，我受不了了！’”她从棺材上夺走格奥尔基的帽子，摇摇晃晃地走了出去。[273]

1900年，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围攻北京的外国使馆，并很快得到清廷军队的支持，随后义和团运动沿着俄国在满洲地区的铁路蔓延。尼基与德国、英国、美国和日本合作，派遣了一支远征军去救援使馆，但他很快就撤军了。“我一辈子最幸福的日子将会是我们离开北京、脱离乱局的时候。”但这才刚刚开始。他必须保护“维特的王国”和满洲地区的铁路。现在义和团攻击了位于哈尔滨的俄国大本营。6月，尼古拉二世派遣17万军队进入满洲地区。维特的和平渗透宣告破产。“我很高兴，”库罗帕特金写道，“这会给我们一个占领满洲地区的借口。”

这一系列机会主义的成功——1895年干涉日本、占领旅顺港，现在又向满洲地区扩张——鼓舞了尼古拉二世的帝国主义野心，他强迫中国人签约将满洲地区租借给俄国许多年，并计划再吞并朝鲜。“我自己并不想要朝鲜，”他解释道，“但我也不能容忍日本人涉足那里。如果他们敢尝试，那就是开战的理由。”

维特粗鲁地告诉沙皇，这些冒险是“儿戏，必将以灾难告终”。尼古拉二世怨恨他，自己制订计划。他告诉自己的秘密谋士、他父亲的朋友梅谢尔斯基公爵：“我渐渐开始自信起来。”[274]

1900年10月26日，在克里米亚度假期间，皇帝发了高烧，头痛欲裂，双腿也疼。身怀六甲的皇后就像“仁慈的修女”一样照料他，像“天使”一样守护他。医生的诊断是伤寒。随之流言纷起。尽管尼基可能有生命危险，亚历山德拉禁止发布公报。他的弟弟米沙是皇位继承人，但皇后有身孕，且相信自己肚子里是个皇子。她坚持主张，如果沙皇驾

崩，她将摄政，直到分娩；如果是个男孩，再一直摄政到皇子成年。

诸位大公在克里米亚都有自己的宫殿，他们与大臣商议。大臣都住在雅尔塔的旅馆。维特讨论了“如果发生灾难，皇帝驾崩，该怎么办。皇位继承人该怎么办？”米沙会自动继位，但皇后不肯接受。“不，”亚历山德拉答道，“米沙会把一切都搞砸，他耳根子太软。”这是亚历山德拉的第一个政治举措。“皇后开始对国家大事发号施令，”廷臣莫索洛夫写道，“我们开始认识到，皇后并没有这方面的才干。”后来沙皇恢复了健康，但亚历山德拉坚信，全靠了她的意志力才挽救了尼基和他们未出生的继承人。[275]

“阿丽克丝虽然身怀六甲，但还是很美丽，”KR写道，“所有人都在焦急地期盼她生个男孩。”6月5日，在彼得宫城，亚历山德拉生下了她的第四个女儿阿纳斯塔西娅。“宽恕我们，上帝，”KR告解道，“如果我们没有喜悦，而是感到失望的话。”

阿纳斯塔西娅出生的一个多月之后，7月10日，两位嫁入罗曼诺夫家族的黑山公主邀请尼古拉二世和亚历山德拉去咨询一位法国医者，他成了“我们的朋友”。

沙皇夫妇已经开始喜不自胜。1900年复活节，他们和谢尔盖与埃拉一起住在克里姆林宫。“那些古老教堂的仪式给人一种着魔的感觉，”尼基写信给母亲道，“我从来不知道，自己竟然能达到这样宗教狂喜的巅峰……阿丽克丝的感觉和我完全一样，这让我非常高兴。”他们的旅程反映了尼古拉二世的神圣君主制观念。一位密友写道，沙皇夫妇“相信，在教会之外，不需要拥有正规神职的主教和神父，也能与上帝沟通”，“他们相信，通过某些极有天赋和精神性的人，《圣经》里的那种预言仍能实现”。

黑山姐妹米莉察和斯塔娜——后来被称为“黑女人”或“乌鸦”[276]

——是更为玄妙的道路的热情探索者。斯塔娜遭到丈夫的虐待，亚历山德拉安慰她；皇后生病，黑山姐妹俩照料她，但“这些女人之间最强有力的纽带是她们的宗教狂喜体验”。

首先，乌鸦们向尼基和阿丽克丝介绍患癫痫的圣愚[277]米季卡·科利亚巴。但米莉察的儿子生病时，她咨询了一个法国人，名叫尼季耶·安泰尔姆·菲利普。他是农民家的孩子，在他叔叔位于里昂的肉铺里干活，经历了一次神启，成为昭圣者，专门用“精神流体和星辰力量”来治疗疾病和治愈女性不孕症。KR写道，菲利普“大约五十岁，小个子，黑头发，蓄着黑胡须”，“相貌非常不好看，一口难听的法国南方口音”。当尼基和阿丽克丝努力怀上一个男孩时，菲利普来到了圣彼得堡。尼基写道，在米莉察和她丈夫彼得大公的宫殿，“今晚我们见到了这个神奇的法国人”。阿纳斯塔西娅出生后，尼基和阿丽克丝开始每晚去米莉察在附近的庄园兹纳缅卡，去见那个昭圣者。

“我们整晚待在里奈拉[278]，”尼基写道，“菲利普先生与我们谈话，教导我们。多么神奇的时光。”次日，菲利普到彼得宫城见阿丽克丝：“我们把女儿们给他看，和他一起在卧室祈祷。”他们已经把菲利普称为“我们的朋友”。1901年7月13日，他们对他十分着迷，去了兹纳缅卡两次。他们在圣彼得堡检阅部队时，“‘我们的朋友’也在。饭后我们在兹纳缅卡度过了整个晚上”。

“‘我们的朋友’”，阿丽克丝写信给尼基道，是“对我的极大慰藉……自从我们认识他之后，生活是多么丰富，一切似乎都比较容易忍受了”。菲利普告诉他们，他在里昂为他们祷告，她写道：“别忘了星期六晚上将近10点30分。”皇帝不仅授予菲利普（他高中都险些没毕业，更不要说上医学院了）行医执照，还任命他为宫廷御医。很快菲利普就给皇帝提政治建议。阿丽克丝告诉丈夫，尼基会见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时候，“我们亲爱的朋友会在你旁边，帮助你回答威廉二世的问题”，还让

尼基坚强起来，“你要对威廉二世友好而严峻，让他意识到，他不应当和你开玩笑。让他学会害怕你”。至于改革，菲利普告诉尼基，宪政“将毁掉俄国”。

1902年春，阿丽克丝怀孕了。“我们的朋友”预言，“俄国注定将主宰远东”。[279]

桑德罗和沃龙佐夫向尼基介绍了一个人脉很广、曾是骑士近卫团军官的商人冒险家，即亚历山大·别佐布拉佐夫上尉。他在“一周两次，一次好几个小时”的私人会谈中让沙皇眼花缭乱。别佐布拉佐夫告诉尼古拉二世，沙皇的“历史使命”就是征服满洲地区和朝鲜。别佐布拉佐夫自己则想当俄国的塞西尔·罗兹[280]。“这个说话前后不一致、无比浮夸的吹牛大王”告诉尼基，“迟早我们要和日本人竞争。最好现在就摊牌”。如果俄国非打不可，“只有刺刀能保障我们在满洲地区活动的成功”。之前的承诺并不重要：“至于条约和协定，我们永远不能让它们妨碍我们。”

“我受到了他的启发，”皇帝后来承认道，“我也喜欢听别佐布拉佐夫解释，我们在远东的政策是错误的。我认识到他说得对。”沙皇和他的秘密谋士背着维特和群臣搞惊险刺激的阴谋，这让沙皇很是陶醉。[281]他和别佐布拉佐夫通过他们的勤务兵来交流。1903年初，皇帝给别佐布拉佐夫拨款200万卢布，用于“仅有皇帝陛下一人知晓的目的”，并提升他为国务秘书和侍从长。别佐布拉佐夫秘密游历满洲地区，建立了一个秘密的准军事组织。维特和其他大臣意识到“有两个远东政策，一个是帝国的，一个是别佐布拉佐夫的”。一个“半疯癫的荒唐的冒险家”在经营俄国的远东政策。[282]

东方冒险与尼古拉二世在国内的梦想——回到莫斯科公国那种君主制——紧密结合。他的这种梦想受到一个怪诞的守旧分子的鼓励，此人就是他那极不寻常的内政大臣。德米特里·西皮亚金根本不像个大臣。

他蓄着极长的莫斯科公国风格的胡子，把自己宅邸的餐厅装潢得像多棱宫，并穿着波雅尔的长袍来主持宴会。西皮亚金称尼古拉二世为“最宁静的沙皇”，这迎合尼古拉二世的父权思想，即他是一位莫斯科公国的沙皇，而不是欧洲的皇帝。“在我眼里，俄国是一个大庄园，地主就是沙皇，”尼基解释道，“管理者是贵族，工人就是农民。”填写1897年人口普查的表格时，他描述自己的职业为“俄国国家的主人”，而亚历山德拉是“俄国国家的女主人”。

沙皇称西皮亚金为“我亲爱的朋友”。在他们享受波雅尔幻想的同时，西皮亚金的暗探局在追踪新的令人胆寒的恐怖主义威胁的形成。

经济繁荣和随后的萧条产生了令人不安的动荡。经济繁荣时期，100万农民离开农村，到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巴库的纺织厂和炼油厂工作。他们的生活条件令人震惊，但政府必须找到办法来管理新的无产阶级。在莫斯科，谢尔盖大公在力挺精明强干的秘密警察谢尔盖·祖巴托夫，他是莫斯科暗探局的主管。祖巴托夫在新的劳工运动中赞助和引导他自己的工会，这就是所谓的“警察社会主义”。[283]

但俄国的问题不仅是阶级斗争，还有各民族的觉醒。在这个民族主义的时代，多民族帝国似乎注定要灭亡。沙皇选择把他的皇位与俄罗斯民族联系起来，而俄罗斯民族的人口不到总人口的一半。他在从高加索到芬兰的广大地区咄咄逼人地执行他父亲的俄罗斯化政策，疏远了他的非俄罗斯族公民。年轻的芬兰人、格鲁吉亚人、犹太人、波兰人和亚美尼亚人蜂拥加入民族主义政党。不过有两个党派超越了民族疆界，这是不祥之兆。

社会革命党是过去的民粹派和“人民意志”的后继者，主张发动在恐怖主义支持下的农民革命。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在俄国很流行。马克思提出，通过阶级斗争的手段，历史不可阻挡地经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最后到达共产主义的天堂，即全民享有财富。

现在由于维特的工业革命，俄国有了自己的无产阶级。

1898年3月，九名代表聚集在明斯克附近的一座木屋，组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284]，他们是未来苏联的领导人。暗探局逮捕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但弗拉基米尔·列宁（此时正在西伯利亚被流放，后来去了欧洲）和尤里·马尔托夫（原名采德包姆）很快成为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人。俄国全境许多年轻人坚信马克思的理念，即必须消灭沙皇、神父、地主和工厂主组成的旧秩序。“这不仅是个理论，”约瑟夫·朱加什维利（即未来的斯大林，当时是个年轻的神学院学生）写道，“还是整个世界观，一个哲学体系。”

目前，社会革命党的战斗小组是对俄国政府的更大威胁。西皮亚金粉碎学生示威运动，他的哥萨克杀死了十三名示威者。社会革命党走出他们的第一步，刺杀了教育大臣。西皮亚金担心自己不适合领导镇压运动，遂发出警告：“我们站在火山的边缘。”

1902年4月2日，在马林斯基宫政府办公室的门厅，一个人拿着包裹接近西皮亚金。他接过包裹的时候，社会革命党恐怖分子开枪将他打死。他在朋友维特怀里因失血过多而死。皇帝向梅谢尔斯基透露：“我的精神还强健，但内心受了深深的伤害，因为我失去了我的朋友西皮亚金。”梅谢尔斯基建议狠狠镇压。尼古拉二世相信，“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强硬，还要残酷”。“所多玛公爵”则提议了一个可以做到残酷无情的人。[285]

“现在是镇压的时候了。”沙皇告诉他的新任内政大臣维亚切斯拉夫·普勒韦。此人冷酷无情，曾是律师，后改行为警察，是亚历山大三世反犹法律的起草者，并且在大多数事务上观点与亚历山大三世相同。“还有一件事”，尼古拉二世用友好的笔调写道，“你觐见的时候我忘了说了”，然后鄙夷地说某官员“是个狡猾的骗子……我不是很喜欢他……”还谴责另一个官员“是洋洋得意、傲慢自负的恶棍”。沙皇对自

己信赖的大臣讲话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腔调。普勒韦把暗探局变成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秘密警察机构，启动了集中有力的政策，诱骗高级革命者变成超级线人。[286]他们的明星双面间谍是社会革命党战斗小组的主要恐怖分子叶夫诺·阿泽夫。这就像美国中央情报局招募了奥萨马·本·拉登一样，风险极大。阿泽夫得到极高的薪水，为暗探局提供有用的情报，但他仍然是个坚定不移的恐怖分子。

阿泽夫是个来自罗斯托夫的犹太人，在普勒韦看来是典型的革命者。普勒韦说："犹太人比其他民族的人危险得多。"他相信，得到良好控制的反犹主义是排解人民不满情绪的避雷针，也是拉拢群众的旗帜。

在比萨拉比亚首府基希纳乌，1903年复活节时，一名俄罗斯男子被谋杀，当地一家犹太医院还有一个俄罗斯女孩死去。这两个事件引发了一场暴乱，暴民杀死了46名犹太人，打伤600人，烧毁了700座民宅，而当地总督几乎什么也没做。这场虐犹运动震惊了世界。普勒韦开除了当地总督，但他的反犹主义态度众所周知，他在自由派圈子里受到憎恨。他支持尼古拉二世的东方政策。"刺刀，而不是外交官，"普勒韦说，"缔造了俄国。远东问题必须用刺刀，而不是笔来解决。"[287]

在此期间，阿丽克丝又怀孕了。沙皇从军事演习场地写信告诉她："一些女士，其中有相当好看的，长着勾人魂魄的眼睛……一直盯着米沙和我。"但他只想"要我甜蜜的老婆。我吻你。我爱你，想要你。哦！多么淘气！"

"我最甜蜜的宝贝"，她回信道，赞扬"偷偷浮现在你脸上的可爱的羞怯表情，那让你甜蜜的眼睛愈发危险了……你这老罪人！"

当"我们的朋友"菲利普返回后，"我们在晚餐时听他讲话，一直听了整个晚上，直到凌晨1点"，尼古拉二世写道，"我们可以一直听下去"。但亲人们开始对沙皇夫妇对菲利普的迷恋感到紧张，决心施加干

预。皇帝外出参加军事演习的时候，埃拉质问亚历山德拉，“攻击‘我们的朋友’……我（亚历山德拉）解释说，这全是由于她（埃拉）的嫉妒和过于好奇”。至于他们真正要做什么，阿丽克丝庆贺自己骗过了姐姐。“我坚持称，是为了治疗”，而隐藏了“精神追求……那可能很难向她解释”。皇太后请秘密特工拉奇科夫斯基（暗探局在巴黎的代表，亚历山大三世出访时拉奇科夫斯基曾护卫他）去调查菲利普。拉奇科夫斯基揭露，“我们的朋友”菲利普是个江湖骗子，曾因无照行医被起诉。沙皇看到这份无礼的报告，开除了拉奇科夫斯基。

菲利普让亚历山德拉不要接受医生的诊疗。尽管她体重增加，但到夏末时，胎儿似乎没有发育。胎儿在哪里？8月初，她搬回彼得宫城准备分娩。

医生来接生时，亚历山德拉终于允许医生检查她的身体。她其实并没有怀孕，而且一直都没有。她的怀孕症状要么是菲利普暗示的结果，要么是“葡萄胎”，即一个无用卵子的增长使得子宫膨胀，就像怀孕了一样。KR写道：“可怜人。”亚历山德拉歇斯底里发作，这也可以理解。她写信给廷臣“济济”·纳雷什金娜：“亲爱的朋友，不要来！不会有洗礼命名，没有孩子，什么都没有！这是一场灾难。”

明妮和尼基的妹妹们劝说尼基，必须把菲利普赶走。[288]他走时，皇帝赐给他许多礼物，包括一辆塞波莱牌汽车。他送给皇后一个小铃铛，据说如果周围有黑暗力量潜伏，铃铛就会响。菲利普不久之后就死了，但此前他警示说，他会仅仅消失一下，然后重新降临：“你们会有一个像我的朋友，他会向你们讲起上帝。”[289]

1903年2月7日，尼基举行了他统治时期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社交盛会。客人们穿着阿列克谢沙皇时代的服装。这场“光辉璀璨的盛会”是尼基的心愿的表达。用桑德罗的话说，尼基的愿望就是“回到我们家族的光荣过去”，这受到已故西皮亚金的想法（在宫廷恢复莫斯科公国的

服饰，取消彼得大帝创设的德意志风格的衔级体系）的启发。尼基穿着阿列克谢沙皇的金线锦缎长袍，戴着他的皮毛镶边的皇冠。亚历山德拉打扮成皇后玛丽亚·米洛斯拉夫斯卡娅，穿着银线的锦缎萨拉凡，戴着镶嵌祖母绿和钻石的冠冕，主持着埃尔米塔什剧院一个“挤满了古代俄国人”的大厅。桑德罗写道，“我们跳舞的时候”，“工人们在罢工，远东已经乌云压城，形势非常危急”。[290]

早在1902年1月时，日本与英国签署了防卫条约，这就孤立了俄国，迫使尼古拉二世同意分阶段从满洲地区撤军，但皇帝比以往更自信了。“我们的君主脑子里有着宏伟的计划，”库罗帕特金在1903年2月16日写道，“要吞并满洲地区，并开始占领朝鲜。他还梦想把西藏纳入他的势力范围。他想统治波斯，夺取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沙皇认为，如果他的行动激怒英国，他可以仰仗德国皇帝。8月，在烈韦里，德国皇帝提出可以支持俄国。按照威利的说法，尼基曾这样表示：“1904年，我将向日本宣战。”威利喊道：“从现在开始，尼古拉二世皇帝就叫太平洋海军司令，我要自称大西洋海军司令。”沙皇低声说：“他发疯了。”

“维特、兰姆斯多夫和我焦急地观察着别佐布拉佐夫，”库罗帕特金将军写道，“我们尤其对皇帝与这个梦想家和冒险家的秘密通信感到担忧。”[291]

沙皇信任他的宠儿别佐布拉佐夫，胜过信任他的群臣。这场风波很符合专制君主的悠久传统，也颇能解释尼古拉二世性格的很多方面。“从亚历山大一世开始，所有君主都普遍地不信任大臣，”比任何人都更理解沙皇统治的普勒韦解释道，“专制君主聆听大臣的意见，表面上同意他们，但总是去找外来者。这些外来者打动沙皇的心，怂恿沙皇不信任大臣，指控大臣侵犯专制君主的法律。”库罗帕特金认识到，尼古拉二世觉得“我们大臣阻碍了君主实现他自己的梦想，他仍然觉得他

是对的，他能更好地理解俄国的光荣”。库罗帕特金温和地取笑皇帝，说自己如果不是大臣的话，反而能得到沙皇更多的信任。尼古拉二世答道：“这很奇怪。不过在心理上，你说的可能是对的。”他继续咨询梅谢尔斯基公爵，称他为“我的秘密的、可靠的朋友”。

别佐布拉佐夫说几位大臣是“癞皮三巨头”，在电报里用暗语指代他们：维特是“鼻孔”，库罗帕特金是“松鸡”，兰姆斯多夫是“蝌蚪”。但这个冒险家做得太过分了。“关键是必须避免与日本发生争吵，”尼古拉二世多次说，“我绝不希望发生战争。”5月7日，他会见仍然被别佐布拉佐夫主导的东方事务委员会，现在认识到别佐布拉佐夫的计划是赢得朝鲜的帝国主义宏图的一部分。三大臣试图辞职，沙皇牺牲了别佐布拉佐夫。他承认，别佐布拉佐夫就像“芥子膏”，“我现在必须把它揭掉”。但他更加决心要赢得“对满洲地区的垄断性影响力”。日本人提出了唯一明智的解决方案：俄国占领满洲地区，日本占领朝鲜。但尼古拉二世不同意，他要把满洲地区和朝鲜都吃掉。

8月1日，尼古拉二世向群臣展示，他才是主子。他任命海军将领叶夫根尼·阿列克谢耶夫（更多是廷臣，而不是军人，而且据说是亚历山大二世的私生子，凭借与航海无关的成就得到阿列克谢叔叔的宠信）为东方副王，“所有军事力量的总司令和警察总长”。阿列克谢耶夫积极鼓吹在东方建立新的帝国，但尼古拉二世的踌躇不决已经破坏了日本人对他谈判诚意的信任。阿列克谢耶夫的任命更加延缓了外交沟通。随后皇帝传唤维特。“他握了我的手，拥抱我……我回家时兴高采烈，却发现我的办公桌上有一份罢免我的书面命令。”维特被调任名义上更高但没有实权的闲职，大臣会议主席。他开始仇恨尼古拉二世，说他是“百分之百的拜占庭人”。

俄国食言，没有从满洲地区撤军，这让日本人大怒。别佐布拉佐夫已经教导过皇帝，条约就是用来撕毁的。尼古拉二世则坚信，俄国有能

力打败那些“猕猴”，因为日本是“野蛮国家”，并且库罗帕特金告诉尼古拉二世，“日本军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但他还是不想打仗。皇帝愉快地命令副王道：“我不希望俄国和日本发生战争，也不允许这样的战争。你要采取一切措施，确保不发生战争。”日本向俄国做了更多提议，建议双方妥协，但吃不准朝三暮四的沙皇是否有能力谈成条约并遵守它。

尼古拉二世漫不经心的傲慢令人震惊，但他知道俄国正处于动荡中。1903年7月，普勒韦镇压了敖德萨的一次罢工，导致他手下最有才干的秘密警察祖巴托夫倒台。[292]“如果二十年前有人告诉我，俄国可能发生革命，”普勒韦说，“我会大笑。而如今我们就到了革命的前夜。”战争将是一场赌博，但普勒韦向维特和库罗帕特金解释说，“为了避免革命，我们需要一场小型的、胜利的战争”来“转移群众的注意力”。[293]

尼古拉二世把与日本的谈判搞得一团糟，而亚历山德拉在遵循菲利普的最后建议：如果沙皇把一个不知名的长老“萨罗夫的塞拉芬”（死于1833年）封为圣人，并且让皇后在他的泉水中洗澡，她就会生一个男孩。尼古拉二世命令波别多诺斯采夫（此时已经年老体衰，担任神圣宗教会议主席）立刻封塞拉芬为圣人，但他表示反对：沙皇没有权力封任何人为圣人。亚历山德拉怒道：“皇帝想做什么都可以。”尼古拉二世推翻了教会的意见。1903年7月17日，沙皇和皇后在全家人的陪同下，在萨罗夫加入了15万朝圣者的队伍。普勒韦在那里安排了一场壮观的盛会，来鼓舞农民拥护神圣的沙皇统治。

次日，在炎炎暑热中，尼古拉二世帮助将圣人的遗物运往萨罗夫大教堂。“这景象令人难以置信，”尼基认为，“看到人群，尤其是病人、残疾人和不幸的人对神圣游行做出反应。”礼拜之后，他的“精神得到极大提振”。饭后，尼基、阿丽克丝和埃拉“下到泉源，带着特殊的感情在

冰冷的泉水中洗浴。黑暗中无人认出我们”，尼基写道，“上帝通过他的圣人，施行神迹”。不久之后亚历山德拉就怀孕了。这是一个男性继承人吗？

1903年9月，在这个与日本关系紧张的时期，尼古拉二世和亚历山德拉去德国参加希腊王子安德鲁和巴滕贝格的爱丽丝公主（未来的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的父母）的婚礼，然后去打猎。日本等待了八个星期，等俄国对日本的最后提议给出回复，与此同时也制订了其他计划。

“尼基，人民说战争就在眼前。”在圣彼得堡，桑德罗告诉尼基。

“不可能打仗的，”尼基答道，“日本人不会向俄国宣战。”

“谁会阻止他们？”

“他们没那个胆量。”[294]

1904年新年，在穿过冬宫的年度大游行结束之后，皇帝给普勒韦发送了一封短信：“是时候发动突然的、狠狠的镇压了。我祝你今年拥有力量和健康。”在冬宫的招待会上，他告诉日本大使：“俄国不只是一个国家，还是世界的一部分。为了避免战争，你们最好不要测试俄国的耐心，否则结果不会好看。”现在谈判可能已经太晚了，但他还是不屑地驳回“俄国占有满洲地区，日本占有朝鲜”的最后建议，并发电报给副王阿列克谢耶夫，如果日本人在朝鲜南部登陆，“不会因此而开战”。随着局势愈发紧张，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发电报给尼基，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希望太平洋海军司令不要对大西洋海军司令生气。拜拜！”尼基回电向威廉二世的生日道喜，签名是“太平洋海军司令尼基”。

1月24日，日本断绝了与俄国的外交关系。“战争也好，和平也好，但目前的不确定性特别烦人。”尼古拉二世如此写道。他与大臣会见之后觉得，“我一整天都情绪激动”。圣彼得堡屏住呼吸，一支日本舰队在

东乡平八郎将军的指挥下逼近旅顺港。

次日，皇帝在马林斯基剧院观看《鲁萨尔卡》[295]。尼古拉二世已经统治了差不多十年，比大多数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都久。他的名声，即他是一个软弱但高尚的人，还有他家庭的悲剧，都还是后来的事情。的确，他从来没有追寻过权力和强权，并且可能更愿意选择一名近卫军军官的生活。但如今他相信自己的神圣使命，自视为正义的化身，因此他要出任何阴谋诡计都是正当的。

“我很少见过比他更懂礼貌的年轻人，”他的敌人维特写道，“他的有教养，掩盖了他所有的缺点。”尼古拉二世城府极深，让人捉摸不透。他的表妹米茜写道：“他似乎生活在帝国的迷雾中。”但行事隐秘和狡诈欺骗是所有领导人必需的核心技能，而皇帝选择自己谋臣的能力，按照普勒韦的理解，“与独裁统治的基本原则紧密联系”，且皇帝以此为豪。“你想象不到，我能做到多么狡猾。”他向阿丽克丝如此吹嘘道。但尼古拉二世的拜占庭式狡猾太过分了，任何人都无法信任他。他“做不到公平行事”，或者如另一位大臣所说的，“做不到在任何事情上支持任何人”。面对互相争吵的谋士，他的态度——“你们为什么总是吵架？在所有事情上，我总是同意所有人的观点，然后还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变得具有腐蚀性。在私人笔记里，维特记录了沙皇“卑鄙的狡诈、愚蠢幼稚的奸猾、怯懦的不诚实”。这是被尼古拉二世开除的大臣对他的评价，但即便是伊凡·杜尔诺沃那样忠心耿耿的大臣也警告道：“记住我的话吧，尼古拉二世会被证明是一个现代版的保罗沙皇。”然而，如果尼古拉二世在这一晚突然死去，那么今天的历史学家或许会说，尼古拉二世的统治维护了沙皇政体，为新的征服奠定了基础，所以他很成功，甚至可以算幸运。[296]

沙皇和马林斯基剧院的观众不知道，战争已经开始了：10艘日本战舰伏击了旅顺港的俄国舰队。这是俄国的“珍珠港事件”。3艘俄军主力

战舰被击伤。旅顺港陷入混乱；无能的副王阿列克谢耶夫不相信真的遭到了进攻，然后告诉自己，这是俄国的胜利。他过了许多个小时才报告给尼古拉二世。

沙皇觉得《鲁萨尔卡》“很妙”，看完之后收到了一条电报：“午夜前后……日本鱼雷艇向旅顺港的我军舰队发动突然袭击。侍从长阿列克谢耶夫。”

“不宣而战吗？”他问自己。他把电文发给母亲：“这是刚刚送到的。那么，战争开始了。愿上帝保佑我们。尼基。”次日，沙皇在冬宫礼拜堂为胜利祈祷；群众高呼“上帝保佑沙皇”。尼基和阿丽克丝从窗口向群众鞠躬。

副王阿列克谢耶夫只有6万人的军队，却要防守极广袤的领地，所以一切都取决于俄国能够多么快速地向远东输送军队，但经过西伯利亚是唯一途径，往远东部署一个团至少需要十五天，一般需要一个月。奇袭旅顺港的第二天，日军在朝鲜半岛登陆，几乎没有遇到俄军的任何抵抗，于是开始大举进军。尼古拉二世想亲自指挥作战，任命库罗帕特金指挥在满洲地区的俄军，受副王节制。与此同时在海上，4月1日，俄军远东舰队的旗舰“彼得罗帕夫洛夫斯克”号触雷沉没，635人丧生，包括舰长。在冬宫，“可怜的阿丽克丝卧病在床”，谢妮娅写道，“我在那里找到了母亲，她和尼基都很烦恼和抑郁”。

4月17日，库罗帕特金试图在鸭绿江战役中阻挡日军推进，但在近代史上，西方人第一次被东方人打败了。日军迅速在辽东半岛北部的南山登陆，阿列克谢耶夫不敢去袭击他们的桥头阵地。当日军南下准备攻打旅顺港时，俄军指挥官们开始争吵，并向沙皇求援。在俄军司令部里，将领们的争吵是家常便饭。有一次，两名将领甚至公开斗殴起来。目前，旅顺港享有盛名，不能放弃；但位置太暴露，守不住。俄军救援旅顺港的一次尝试失败之后，这座城市的命运就注定了。[297]

俄军在东方作战的同时，最受尊敬的罗曼诺夫家族成员“在与我的良心斗争”。“我一直偏爱朴实的男人，”KR在1904年4月19日的日记中承认道，“我梦想去莫伊卡的浴室……我能想到那里熟悉的服务员阿列克谢、弗罗洛夫，尤其是谢尔盖。”沙皇挚爱的堂叔KR时年四十五岁，[298]婚姻幸福，有九个孩子，被誉为“俄国最善良的人”。他发现自己的公共道德与秘密的同性恋取向之间发生了冲突。

“委员会开会时，我满脑子是有罪的思想，”他在5月21日写道，“我在莫尔斯卡雅让车夫回去。我踱来踱去，两次经过浴室大门；第三次，我走了进去。又一次，我犯罪了。我的心里很龌龊。”

KR的第一次同性恋关系发生在近卫军里，但他结婚之后克服了自己的性取向，直到新世纪，他突然开始沉溺于圣彼得堡的浴室。“所有这些爱我、尊敬我的人，如果知道了我多么堕落，会多么震惊，”他写道，“人们爱我、赞扬我、提拔我，超过了我应得的份额。我的生活很幸福，我有娇妻，有可爱的孩子。皇帝也特别恩宠我。我为什么会对付不了呢？”

“糟糕的思绪一直在我脑子里……尤其是在教堂的时候。”他在1903年12月15日写道。次年6月23日，俄军与日军交战之际，KR的仆人谢尔盖带来了他的二十岁弟弟孔德拉季，“我带他入了歧途。或许我促使他第一次犯罪”。他放纵自己：“上午在浴室。又一次，我就像踩着轮子的松鼠一样……”[299]

日军正在围攻旅顺港，同时向满洲地区的俄军主力开火。俄军将领内斗不休，而日军打赢了每一次战斗。俄国国内的士气甚至更加低落。

6月3日，备受憎恨的芬兰总督博布里科夫遇刺身亡。普勒韦在八名卫兵保护下，乘坐一辆带铁窗的马车，搬进丰坦卡街16号的秘密警察总部。但他的超级线人阿泽夫向他保证，刺杀行动暂时中止了。事实上，

阿泽夫把基希纳乌虐犹运动怪罪到了普勒韦头上。7月15日，普勒韦乘马车去火车站，准备去皇村向沙皇汇报。一名社会革命党恐怖分子投掷了一颗“石榴”（恐怖分子这样称呼他们的炸弹），普勒韦当场死亡。

尼古拉二世为“我的朋友”普勒韦哀悼的同时，亚历山德拉在7月30日生下了一个儿子：“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令人难以忘怀的日子……没有足够的语言来感谢上帝，他在这样严峻考验的时刻给我们送了这样的慰藉。”KR注意到米沙“兴高采烈，因为他不再是皇储了”。

301门礼炮齐鸣，庆祝皇太子的诞生。尼古拉二世和阿丽克丝把这归功于菲利普。“请设法向他转达我们的感激和喜悦。”沙皇如此告诉米莉察。尼基觉得俄国已经有了“足够多的亚历山大和尼古拉”，于是给儿子取名为阿列克谢，以纪念他最喜爱的一位沙皇。但剪断脐带之后，医生们注意到阿列克谢的襁褓上有血。他的肚脐流了两天血。

阿列克谢出生的那天，米莉察和丈夫乘车去彼得宫城恭贺。她立刻意识到，这孩子可能患有血友病。她后来打电话给沙皇，建议他问医生们“是否有血友病的迹象”。沙皇“在电话里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开始问她问题，“最后安静地重复了那个让他摇摇欲坠的词：血友病”。家里人非常了解谢妮娅所谓的“英国王室的可怕疾病”，它由女性携带，在男性身上发作，由基因变异造成。血友病在英国王室第一次出现，是在维多利亚女王身上，然后通过她九个儿女的婚姻，传播到了欧洲更大范围的亲戚当中。她的儿子奥尔巴尼公爵利奥波德就是死于血友病，亚历山德拉的哥哥也是。亚历山德拉的姐姐伊蕾妮嫁给了德国皇帝的弟弟海因里希，也因为血友病失去了一个孩子。血友病患者的预期寿命大约是十三岁，但很多患者要受更久的折磨。亚历山德拉泪流满面地告诉护士：“你们如何能知道，我多么热切地向上帝祈祷，不要让我的儿子得我们的遗传病。”尼基在8月1日写信给米莉察说，医生们的解释是，“48小时内失血量大约是全身血液总量的1/9～1/8”。

尼古拉二世和亚历山德拉决定隐瞒儿子的病情。孩子逐渐成长，给听天由命的沙皇和歇斯底里的皇后（还只有三十二岁）带来了超乎寻常的压力。极少有人（除了谢尔盖、埃拉和乌鸦们）知道真相。在病怏怏的格奥尔基之后，第二个患病的皇储会让人觉得罗曼诺夫皇朝虚弱而倒霉。但其他的选择——传位给窝囊废米沙，然后是弗拉基米尔叔叔的儿子们——也没有吸引力，除非尼古拉二世修改保罗沙皇的法律，传位给长女奥尔加。他考虑过这个选择。但沙皇夫妇最后决定，“小不点”（或者“宝宝”，这是他们给阿列克谢的绰号）一定要继承皇位。这只会增加他们的压力。他们承受的苦难塑造了现代人眼中他们令人同情的形象，但我们必须记住，维多利亚女王同样也成天为利奥波德的流血担惊受怕，她也隐瞒了他的病情，尽管他不是王储，而且英国君主需要承担的职责比俄国沙皇少得多。

出生六周之后，“小阿列克谢的肚脐开始出血”，尼基写道。医生们匆匆赶来包扎伤口，但“经历这样的焦虑时刻，是多么痛苦”。阿丽克丝写信给尼基说，菲利普，“我们的朋友，在佑助你，正如他在这周佑助着小不点。哦，多么痛苦。感谢上帝，他现在好了……”

沙皇为内政大臣的人选煎熬不已。据说，他母亲泪流满面地跪下恳求他，为了让反对派与政府和解，请他任命一位富有的自由派人士，彼得·斯威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公爵。他上任后立刻放松了普勒韦的镇压，并向社会发出和解的讯号。尼基知道，“半途而废总是危险的”，政府的这次转向缓和更是增强了人民的期望。阿列克谢接受洗礼时，他的教父包括德国皇帝、阿列克谢叔叔和在满洲地区的全军。[300]

阿列克谢的教父们的士气在下降。日军炮击绝望的旅顺港，击溃了俄军的太平洋舰队。8月10日，15.8万俄军面对12.5万日军，为争夺满洲地区而激战两周，最后俄军再次撤退，然后又遭遇失败。最后，皇帝召回了无能的副王，重新安排将领的职位，尽管他渴望亲自指挥。“我问

了阿列克谢叔叔，他觉得在这场战争里我不需要亲临前线。”

8月，尼古拉二世考虑是否派遣他的波罗的海舰队绕过半个世界去与日军作战。他的海军大臣阿列克谢叔叔“无话可说，也没有勇气承认”，桑德罗回忆道，但他期待“我们的雄鹰狠揍那些黄脸猴子一顿”。桑德罗现在是负责商船队的大臣，他敦促尼古拉不要派遣波罗的海舰队；而波罗的海舰队的司令官，五十五岁的季诺维·罗热斯特文斯基——一个从基层擢升起来的粗鲁生硬、严酷执行纪律的人——恳求更多的现代化战列舰。但没有新的战舰可供调用。会议决定了所谓第二太平洋舰队的42艘舰船和1.2万名水兵的命运。会后，色情狂阿列克谢叔叔在与桑德罗谈话时喜气洋洋地对女人评头论足，问“我（桑德罗）有没有见过X夫人？我觉得Y夫人怎么样？”

9月27日，舰队出发了。“上帝，保佑它的路途，让它安然无恙地抵达目的地，”尼基在日记里写道，“为了俄国，完成它的艰巨使命。”在这篇日记旁边，他画了个十字架。

进入北海之后，罗热斯特文斯基就害怕遭到日本人或其英国盟友的攻击。10月8～9日的午夜刚过，他发现多格浅滩[301]周围有船只的身影，觉得那肯定是日本人。“开火！”他喊道。慌乱中，他的旗舰“苏沃洛夫”号向一艘英国拖网渔船开炮，打死了两名渔民。“这一切都很尴尬，”尼基告诉母亲，“英国人非常愤怒，快要爆发了……他们的舰队在备战。”他写信给爱德华七世表示遗憾，“但我没有道歉”。后来俄国人向受害者家属赔偿了6.5万英镑。现在的挑战是在绕过半个世界的途中，顶着英国人的敌意，为整个庞大的舰队提供燃煤。德国皇帝看到这是个拉拢俄国脱离法国的机会，安抚了沙皇——“对北海的不幸事件感到遗憾”——并愿意帮助给俄国舰队提供给养。如果这场堂吉诃德式的冒险能够成功，尼古拉二世将因转败为胜而声名大振。[302]

“朝廷的威信摇摇欲坠，我们所有的不幸都源于皇帝缺乏意志

力。”KR在11月18日写道。旅顺港攻防战接近了尾声，俄国国内的学生和工人举行游行示威；自由主义者组织活动，要求实施宪政改革。新任内政大臣米尔斯基建议沙皇让步，接受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如果您不接受，那么变化就会以革命的形式发生。”

“你知道我当专制君主不是为了自己好玩，”皇帝教训米尔斯基道，“我这样做，仅仅是出于俄国的需要。”在谢尔盖叔叔的支持下，尼基宣称：“我永远不会同意代议制政府，因为我认为它对上帝托付给我的人民有害。”他反对自己的内政大臣，后者绝望了：“一切都失败了。我们盖牢房吧。”米尔斯基的妻子说尼古拉二世是“世界上最虚伪的男人”。

12月22日，旅顺港投降。“俄国人会投降吗？”KR在日记里自问道。“革命，”他感觉到，“已经在敲门了。多么恐怖。”但“我整天被糟糕的思绪困扰”。他渴望去浴室见自己的年轻情人，但革命让KR恢复了自制力。“新的一年会带来什么？”

前线僵持不下，但库罗帕特金终于拥有了兵力优势：27.5万步兵和1.6万骑兵，而日军总兵力为20.7万。1905年1月6日，库罗帕特金命令发动大规模攻势。但时间不多了。[303]

这一天，沙皇在冰封的涅瓦河上参加河水祝圣仪式，这时彼得保罗要塞发出的一轮炮火打碎了冬宫的窗户。这不是礼炮，而是实弹。尼古拉二世安然无恙，但这个事件增加了人民的不安。此时有16万工人在圣彼得堡的工厂罢工。1月8日，尼古拉二世听说“工会由一个神父领头”，即社会主义者加蓬。他是警察的线人，但他要了自己的暗探局联系人，组织了一场游行示威向沙皇呈送请愿书，其中列出了革命社会主义者计划中的大多数要求，包括改善工人生活条件、选举产生制宪会议以及要求和平。米尔斯基和警察手足无措。政府没有动用哥萨克去镇压示威群众。哥萨克的冲锋看上去很恐怖，他们的皮鞭打人也很疼，但很少出人

命。结果驻军的步兵（没有受过群体管控的训练）在弗拉基米尔叔叔的指挥下，守卫冬宫和桥梁。当夜，沙皇被秘密转移到皇村。[304]

次日（1月9日，星期天）早晨，俄军在满洲地区发动攻势的同时，加蓬[305]率领成千上万的工人走向皇宫。在检查站，士兵们命令示威者停下并调头。他们不服从，士兵开了枪，骑兵冲向人群。1000多人死亡，2000人重伤。“可怕的一天！上帝，多么痛苦和悲伤！”尼古拉二世写道，“妈妈从城里来了。和大家一起用午餐。和米沙散步。妈妈在这里过夜。”面对革命和战败，“我可怜的尼基的负担太重”，阿丽克丝写信给自己的姐姐、巴滕贝格的维多利亚，“尤其是他没有可以完全仰仗的人。他经历了那么多惨痛的失望，但始终勇敢、对上帝的仁慈充满信心……”这个“流血星期日”激发了各方的不满情绪。“我多么希望自己是个聪明人，能够帮得上忙，”皇后继续写道，“但我们非常缺少我所说的‘真正的’人才……如果他父亲发现了更多人才，把他们吸引到他身边，我们今天就会有很多人可以填充必需的岗位；可如今只有老头子和毛头小伙，没有堪用之才。皇叔们也没用；米沙还是个可爱的孩子。”[306]

皇帝请谢尔盖叔叔的警察总长德米特里·特列波夫将军来治理圣彼得堡。[307]谢尔盖嘟哝了一下，但他已经不赞成改革。他辞去了总督职位，还留在莫斯科。与此同时，一个社会革命党暗杀小组假扮出租车司机，追踪着他们的猎物。

1905年2月2日，谢尔盖大公的马车抵达莫斯科大剧院的时候，暗杀小组已经准备就绪。恐怖分子正准备发信号给投弹手，发现埃拉和孩子们与大公在一起，就罢手了。4日，恐怖分子观察着谢尔盖的马车夫在他宫殿外等候。马车穿过克里姆林宫建筑群的时候，一名刺客从四英尺之外投掷了炸弹。马车被炸得粉碎，只剩下后轮。谢尔盖的头部、肩膀、一条腿和一只胳膊在爆炸中粉碎消失，再也找不到。手指、一条腿

和一只脚散布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屋顶上。赤身露体、独臂独腿的半截躯干躺在黑烟滚滚的马车残骸中。马车夫还活着，但只剩一口气。埃拉跑出宫殿。她跪倒在被血染红的雪地上，开始收集“残缺不全的尸块，将其摆放在一张普通的军用担架上”，在雪地里搜寻谢尔盖的碎片，因为按照她的解释：“他喜欢秩序。”两天后，埃拉去见被捕的凶手，送给他一幅圣像：“大公宽恕你，我会为你祈祷。”

在皇村，皇室成员聚集在四面受敌的皇帝周围，他禁止任何人去教堂做礼拜（以防遇刺），并警示阿列克谢叔叔，他“正在被追踪，就像一头野兽被猎杀一样”。阿列克谢“像个孩子似的抽泣，喊道：‘多么可耻！’”埃拉当了修女，建立了自己的神圣修会，而曾住在他们家的侄子和侄女，德米特里和玛丽亚，现在搬到皇村，和皇帝一起生活。

政府逐渐丧失权威，农业又歉收，农民掀起了起义。革命党派，从社会民主党到格鲁吉亚联邦党[308]和亚美尼亚革命联盟[309]，在一年中刺杀了1000多名政府官员。在巴库，穆斯林阿塞拜疆暴民屠杀了2000个亚美尼亚人。在圣彼得堡，沙皇一会儿镇压群众，一会儿让步，摇摆不定。他的新任内政大臣建议实施激进的改革，他训斥大臣：“别人会以为你害怕革命爆发呢。”

“陛下，”大臣答道，“革命已经爆发了。”[310]

专制君主亟须东方传来捷报。但在2月24日，库罗帕特金输掉了沈阳战役。“这令人痛苦而抑郁。”尼古拉二世写道。他罢免了库罗帕特金。与此同时，第二太平洋舰队进入了印度洋，做好战斗准备。东乡平八郎将军的日本舰队奔去拦截俄军舰队。5月14日，两国舰队在对马海峡交战，这是自特拉法尔加海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海战，也是无畏舰时代仅有的一次大规模冲突。俄军舰队遭到全歼，4380人死亡，5971人被俘（包括负伤的罗热斯特文斯基），21艘舰船，包括6艘战列舰被击沉；而日军仅有117人战死，3艘鱼雷艇沉没。“我们在加特契纳的野餐被一

名信使打断：我们的舰队全军覆灭。”桑德罗回忆道。皇帝“一言不发。像往常一样。面色惨白，点燃一支香烟”。尼古拉二世保持了“令人敬佩的镇静”，但在日记里写到“可怕的消息”，并告诉母亲：“我担心，我们这杯苦酒要饮尽才算。”

灾难的主要原因是，把俄国海军力量部署到太平洋，这本身就是一个根本性的挑战。但如果要怪罪到个人，那就是阿列克谢叔叔。他的宫殿的窗户被暴乱群众用石块砸碎。他的芭蕾舞女情妇伊莉莎·巴莱塔（帝国剧院的主管说她是“没有价值的荡妇，毁了我们的剧目”）观看芭蕾舞时，观众指着她的珠宝首饰喊道：“你戴的是我们的战列舰！”

阿列克谢辞职了，他向侄子承认自己“不信任人类”。尼基为他感到遗憾：“可怜人。”阿列克谢退隐到巴黎，三年后在那里去世。“我最喜爱的叔叔，”尼基写道，“高尚、正派、勇敢。”

现在出现了脱离战争的机会。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主动提出与日本调停，邀请俄国特使到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在敖德萨，战列舰“波将金”号的水兵发生哗变。[311]

6月29日，尼基传唤维特，请他代表俄国去谈判，并补充道，“他不会付一个戈比，也不会割让一寸领土”。维特决定“以符合一个伟大帝国代表身份的方式行事”。他做的比这要多，他在美期间表现出“民主的朴实”，接受报纸采访，会见犹太人领袖。维特很幸运：日本快破产了，他赢得了一份条件宽大到令人吃惊的条约，并于8月23日签约。根据条约，俄国把半个萨哈林岛[312]交给日本，但没有赔款。“我开始接受这样的想法，即这或许是好事。”皇帝想道。他在芬兰湾（这里是皇室唯一可以安全度假的地方）的“旗帜”号上接见了维特。他提升维特为伯爵。

“陛下，您现在可以停止怀疑我的忠诚，而相信我不是革命党了吗？”维特问。

“我完全信任你，”沙皇撒谎道，其实他还在怨恨维特，“你不要听那些毁谤。”

尼基因为战败而灰头土脸，对英国人的敌意和法国人的冷淡也满腹怨恨，于是他接受了他忠实的朋友德国皇帝威利的邀请。[313]

他们的游艇“霍亨索伦”号和“旗帜”号在比约克岛[314]外海相会。德国皇帝宣称：“我这次是个普通的游客，不要搞排场。”沙皇看到了德国皇帝，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两位皇帝都非常兴奋地行使君权神授的古老特权。“沙皇拥抱了我，把我紧紧搂着，仿佛我是他的亲兄弟，”威利告诉首相，“他不时用感激和喜悦的目光看着我。”次日，即1905年7月11日，他们在“旗帜”号上用早膳，尼基谴责英法的阴谋，尤其是他的邪恶舅舅伯蒂，“大阴谋家”的那些伎俩。这时威利拿出一份俄德条约的文本，“它碰巧在我口袋里”。“他那梦幻的眼睛闪闪发光，”威利写道，“我拉出信封，在亚历山大三世[315]的办公桌上摊开纸。”

“好极了！我非常同意。”沙皇说。

德国皇帝，“我的心跳得那么厉害，我听得见心跳声；我的前额和后背都汗湿了”，然后问道：“你会签字吗？”

“是的，我签。”

随后，他们热情洋溢地拥抱。德国皇帝欢庆这个“欧洲历史的转折点”，它打破了德国遭到的包围，也拆散了法俄联盟。人们一般认为此事证明了尼基的无能，但从某些方面看，他在推动一项政策，通过拆散和分割欧洲的两大阵营来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幸的是，政策上这样的大逆转需要精心准备才行。

沙皇享受自己的外交举措，享受了一个多月，才屈尊（或者说，才鼓起勇气）告诉他的外交大臣“夫人”兰姆斯多夫。不料兰姆斯多夫坚持

说《比约克条约》是对法国的背叛，而俄国的经济依赖于法国。尼古拉二世不得不痛苦地向德国皇帝解释，条约“无法执行”，它完全无效。沙皇结束了战争，但革命在滚滚向前。[316]

8月3日，尼古拉二世的诸大臣宣布了一项妥协：一个有限的议政会议。尼古拉二世对此感到痛苦，并征询诸大臣的意见，但已经太迟了，而且他做的也太少。工人罢工，农民攻击地主，学生暴动，波罗的海和高加索的很多地区变成革命者的独立地盘。

刚刚被提升为副内政大臣的特列波夫敦促尼古拉二世组建独裁政府。10月8日，维特伯爵来到彼得宫城，带来了与之相反的建议。次日，维特受邀再次与尼基和皇后会谈。“社会运动的基本箴言是自由！”他告诉他们。他表示愿意帮忙，用深沉的嗓音说，“消极被动地跟着局势走，而不是引领局势的政府，会把国家带向灾难。这是历史的公理……要么站在席卷全国的运动的领头位置，要么就坚定地走相反方向”，即独裁。尼基和阿丽克丝几乎一言不发地听着。

随后，一连三天，维特没有听到任何消息。“我向你保证，”尼基告诉母亲，“在这几天里，我们度日如年。这样的折磨、疑虑和犹豫不决。”但皇太后[317]与亚历山德拉正在争夺对尼基的影响力，所以力挺维特，“现在唯一能帮你的人，一个天才，精力充沛、头脑清晰”。

“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完全与内陆隔绝了，”尼古拉二世告诉母亲，“去城里的唯一办法是走海路。偏偏在这个时候，是多么‘方便’……电报的报告令我作呕。尽是学校罢课，工厂罢工，警察、哥萨克和士兵被杀，暴乱，混乱，哗变。但是诸大臣不当机立断，反而像吓破胆的母鸡一样聚在一起咯咯叫。”

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革命党计划发动武装起义。“我立刻把圣彼得堡所有军队的指挥权交给特列波夫”，尼古拉二世写道，他“明确表

示，会无情地镇压一切秩序紊乱”。特列波夫命令他的士兵“不要用空包弹，不要节约子弹”。在彼得宫城，皇帝在等待：“大家都知道要发生某种事情……就像在夏季的暴风雨之前。”皇帝的选择是，要么执行独裁和“血流成河”，要么组建议会。

尼古拉二世在动摇和犹豫。10月14日，维特来到彼得宫城；他和沙皇谈了一整天。与此同时，沙皇的廷臣弗雷德里克斯和胖子奥尔洛夫建议实施独裁。皇帝给设想的独裁者人选，他的堂叔尼古拉沙发了一封简洁的电报：“来。尼古拉。”

尼古拉沙，即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是尼齐[318]的儿子，在家里被称为“可怕的人”，因为他的脾气极其暴躁，令人胆寒。他匆匆赶到彼得宫城。尼古拉沙是一个严酷的骑兵总监，幻想自己是中世纪骑士，他的宫廷还豢养着一群侏儒。他曾当着瞠目结舌的宾客的面，用剑把自己的一条俄国牧羊犬砍成两截，以展示自己的剑是多么锋利。他尊崇“沙皇权力的神圣来源”，相信专制君主拥有“某种特殊的秘密力量，这力量来自他的受膏”。如果沙皇命令他跳出一扇窗户，“我会毫不犹豫地立刻跳”。明妮觉得他“内心是个好军人”，但据说明妮曾表示：“他患有一种不治之症：愚蠢。”尼古拉沙不算聪明，但肯定很有常识，而且他是罗曼诺夫家族中唯一有本领当独裁者的人。但他其实并非表面上的那种强悍角色。这个容易激动的巨人身高六英尺五英寸（约合1.96米），收藏瓷器，现在还爱上了有夫之妇斯塔娜。他和斯塔娜一样头脑简单地相信神秘主义、通灵占卜和菲利普。前不久，尼古拉沙发现了一个新的医者，是个来自西伯利亚的农民，名叫拉斯普京。

在彼得宫城，维特把他的宪法草案呈送给沙皇和尼古拉沙审阅，但离开时还没有得到回复。尼古拉二世与尼古拉沙讨论如何是好，直到夜深。沙皇劝说尼古拉沙当独裁者。尼古拉沙离开了房间，跑去“弗雷德里克斯那里，疯子似的在他房间里跑来跑去，眼睛噙着泪水”，喊

道：“我们必须拯救君主。”然后他“拔出左轮手枪”，用枪口抵着自己的脑袋，喊道：“如果君主不接受维特的建议，而要我当独裁者，我就用这把枪在他面前自尽。我们必须去君主那里……为了我们自己，为了俄国，我们必须做这件事！”亚历山德拉永远不会原谅尼古拉沙歇斯底里的勒索，说宪政是“尼古拉沙的错误”。但出人意料的是，极端反动的特列波夫建议接受宪法，而沙皇只信任特列波夫一个人：“在我的仆人当中，我能完全信赖的只有你。”但尼古拉二世现在别无选择：“是的，俄国会得到一部宪法。”

沙皇还在试图逃避维特，派弗雷德里克斯和胖子奥尔洛夫去维特家商讨条件，同时试探其他人。但他们凌晨2点离开维特家的时候，五十九岁的维特在“这么多逃避、卑鄙的把戏和秘密会谈之后”几乎要崩溃了。维特诅咒“这互相纠缠不清的怯懦、盲目的狡猾和愚蠢”。这是对沙皇本人的描述。次日，维特的医生给他开了可卡因，让他振奋精神。他去了彼得宫城。

10月17日下午5点，当着维特和尼古拉沙的面，尼古拉二世签署了一份文件，它向人民让步（或者，用皇帝的术语，是“向人民施加”），授予全民以公民权利，组建两院制的议会。其中下议院，即杜马，由选举产生，几乎全民享有杜马议员的选举权。上议院，即国务会议（与亚历山大二世在1881年的计划类似），议员一半由皇帝指定，一半由选举产生。政府则由首相，即维特，来协调工作。皇帝和尼古拉沙注意到，这一天是博尔基铁路事故的周年日。“皇室在这一天已经两次得到拯救。”尼古拉沙表示认同。[319]

俄国第一位现代意义上的首相返回都城，公布了《十月诏书》。沙皇想到了他母亲（已经去往丹麦）：“我亲爱的妈妈，你想象不到我受了多少苦”，但“我们处于一场革命的中央。我知道你在为可怜的尼基祈祷”。沙皇始终没有忘记这些“邪恶的日子”。他向“济济”·纳雷什金娜透

露，在这些日子，“这个人”（维特，他忍受不了说出这个人的名字）“企图带我走入歧途，但我没有力量反抗他”。

维特把他的新内阁强加于皇帝。“我不会忘记他的放肆。”尼古拉二世怒道。10月23日，他们任命彼得·杜尔诺沃为内政大臣，后来他成为1905年不可或缺的强悍人物。杜尔诺沃“个子不高，肌肉结实，胆大包天”，曾是海军军官和风流浪子，在亚历山大三世时期担任过警察总长。他命令属下特工拆阅他的情妇（一个圣彼得堡交际花）写给一位巴西外交官的信。发现她对自己不忠后，他命令警察搜查她的爱巢，偷走了她其余的信。情妇向外交官抱怨，后者告诉了皇帝。“二十四小时之内把这头猪（杜尔诺沃）弄走。”亚历山大三世吼道。但亚历山大一年之后就驾崩了，于是杜尔诺沃得以东山再起。

这个声名狼藉的警察头脑敏捷、残酷无情而精明强干，决策能力很强。他上任三天之后，驻扎在圣彼得堡附近的波罗的海水兵发动叛乱。五天之内，杜尔诺沃就把他们镇压了。

“我们离开岸边，自然会开始风浪颠簸。”维特这样警示尼古拉二世。果然，《十月诏书》没有带来秩序，反而加剧了革命。革命的势头似乎无法阻挡。在圣彼得堡指挥革命动乱的，是苏维埃，即一个工人、农民的代表会议，领头的是洋洋得意的革命组织者列夫·托洛茨基。列宁此时是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系的领导人，他秘密从日内瓦回国了。[320]政府丧失了对西伯利亚、高加索和波罗的海地区的控制力。在巴库，亚美尼亚人屠杀阿塞拜疆人以报仇，油田则熊熊燃烧。

尼古拉二世怪罪维特。“这样聪明的人居然预言能够轻松平定革命，真是错得离谱。”他告诉母亲。他任命坚定不移的特列波夫为皇宫卫戍司令，后者成为“不可或缺的秘书，经验丰富、聪明而谨慎。我把维特长篇累牍的备忘录拿给特列波夫读，他从其中提炼干货，向我报告”。

11月1日，在皇帝目前为止生活的最低点，乌鸦们邀请尼基和阿丽克丝从彼得宫城去附近的谢尔盖耶夫卡庄园访问。“我们和米莉察与斯塔娜喝茶，”沙皇写道，“我们认识了一个圣人，来自托博尔斯克地区的格里戈里。”他们几个月之后才第二次见格里戈里，但已经和他建立了一种联系。恰恰在他们害怕失去群众的时候，这个货真价实的农民的虔诚证实了他们对群众的信念。

沙皇主张实施严酷的反革命。维特和诸大臣“高谈阔论，但实干极少”，尼基告诉妈妈，“我对维特失望了”。12月3日，杜尔诺沃命令逮捕托洛茨基和圣彼得堡的苏维埃人员。“大家都很开心，因为逮捕了工人委员会的260名重要领导人，”尼古拉二世告诉母亲，“这给了维特勇气，让他继续正确的行动路线。”但在7日，逮捕行动在莫斯科激发了一场由列宁筹划的起义。杜尔诺沃来到皇村，敦促尼古拉二世实行全面镇压。

杜尔诺沃和尼古拉沙（被提升为近卫军司令和圣彼得堡卫戍司令）筹划镇压行动，皇帝的顶级廷臣指挥行动。新任莫斯科总督是海军将领费奥多尔·杜巴索夫，他曾陪伴尼基进行世界旅行。杜巴索夫让谢苗诺夫斯科耶近卫团用大炮和机枪强攻工人居住区的街垒。他自称“烧谷仓的人”，并且不抓俘虏，对工人格杀勿论。3000名工人因此死亡。“莫斯科的武装叛乱已经被镇压下去了，”皇帝兴高采烈地写道，“脓肿之前在增长……现在爆裂了。”随后，沙皇任命了另一个“烧谷仓的人”，他最好的朋友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将军，枪骑兵团的指挥官，让他去收复波罗的海地区。奥尔洛夫还不够残酷的时候，尼古拉沙让他的军需总长去向奥尔洛夫解释：“高层（即沙皇）不会因为你过度严酷而惩罚你，反而会因为你不够严酷而惩罚你。”奥尔洛夫枪决了1000多人，有一次报告处决了70多人时，尼古拉二世赞赏他“表现突出”。

沙皇向明妮宣称：“必须以恐怖来对付恐怖。”维特向他汇报称，从

远东来了一些煽动者。“他们真的要让这162个无政府主义者腐蚀军队吗？”尼基答道，“应当把他们全部绞死。”他得知一个惩戒分队接受了一群立窝尼亚起义者的投降，坚持要求：“应当摧毁那个城镇。”他用“力量！”这个词来庆祝逮捕革命党；而26名起义铁路工人被草草处决，他则以帝王的威严欢呼：“精彩！”弗拉基米尔·别佐布拉佐夫，尼基的远东顾问亚历山大·别佐布拉佐夫的兄弟，也是沙皇最喜爱的近卫军军官之一，安排了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公开表演，把死尸挂在绞刑架上示众。亚历山大三世的好友奥托·里希特的儿子率领一支部队去波罗的海镇压起义，他不仅枪决俘虏，还把尸体挂起来示众，尼古拉二世又写了一个“精彩”。特列波夫告诉他，哥萨克的皮鞭用得太多。“干得好。”尼古拉二世鼓掌道。他听说更多革命党被处死，评论道：“真让我愉快。”

杜尔诺沃的举动仿佛他在征服异国。“我认真地要求你，”他命令一名在基辅的下属，“你要命令消灭叛贼，烧掉他们的房子。”尼古拉二世对他肃然起敬：“杜尔诺沃表现极佳。”官方的数字是1200人被处决，约7万人被捕，但真实的受害者数量无法计算，死者肯定超过1.5万人，还有4.5万人被驱逐。[321]

随后，将军们收复了高加索地区，在第比利斯和巴库展开逐屋争夺的巷战。尼古拉沙建议让两名指挥官各自从西伯利亚铁路的两端出发，在中间会合，沿途“严刑峻法，以儆效尤”地剿灭叛匪。“绝妙的主意。”沙皇写道。更让他高兴的是让指挥官们消灭犹太人和波兰人，因为这些人组织了“整个罢工和后来的革命”。[322]

敖德萨掀起了虐犹运动，800人遇害。随后帝国全境掀起了攻击犹太人的狂潮。尼古拉二世向母亲为反犹主义辩解：“制造麻烦的人当中十分之九是犹太人，所以人民向他们发出怒火。在俄国和西伯利亚的所有城镇同时发生这样的事情，令人称奇。”

从维尔纽斯到基希纳乌，虐犹分子杀害了3000名犹太人。与此同时，两名下级官吏，亚历山大·杜布罗温和来自基希纳乌、擅长煽动暴民的虐犹分子弗拉基米尔·普利希克维奇（未来杀害拉斯普京的凶手），组建了“俄罗斯人民联盟”。这是一个由贵族、知识分子、商店主和暴徒组成的运动，围绕着极端民族主义和反犹暴行，为“沙皇、信仰和祖国”笼络人心。“俄罗斯人民联盟”是右翼准军事组织“黑色百人团”的政治派别。“黑色百人团”与革命者做斗争，并屠杀犹太人。“黑色百人团”是法西斯党（尽管十四年后，这个词才在意大利被发明出来），他们以沙皇的名义前进，但鄙视沙皇与议会民主派的妥协。1905年12月，尼古拉二世欢迎杜布罗温到皇村，告诉他：“有了你的帮助，我和俄国人民会打败俄国的敌人。”沙皇还接受了“俄罗斯人民联盟”的名誉成员身份，佩戴它的徽章，赞助它的报纸。到1906年时，“俄罗斯人民联盟”已经有30万成员。“黑色百人团”对犹太人的很多看法与他相同。

尼古拉二世在餐桌上的谈话充满了反犹笑话，这对当时的欧洲贵族来说很典型。他告诉母亲，一名廷臣“讲了好玩的犹太人故事，让我们都开怀大笑。他特别擅长模仿犹太人，就连他的脸都突然间看上去很像犹太人了！”亚历山德拉自己也曾讲到“腐朽的恶毒的犹太人”，常在听到一个犹太人的名字之后说：“肯定是犹太人。”但还不止这些。对尼古拉二世而言，犹太人代表着现代世界一切坏的方面。“英国人就是犹太人。”他喜欢这样说。在他眼里，报纸就是“某些犹太人坐着……煽动人们的激情，让他们互相敌对”。他向卫队长亚历山大·斯皮罗多维奇解释说，“作为俄国人和男人，他（尼古拉二世）懂得历史，他不可能喜欢犹太人，但他也不恨他们”。但事实上，他对犹太人恨之入骨。他读了堂叔KR的剧作《犹太之王》后，在一封像平素一样直率的信里写道：“我对犹太人充满仇恨，因为他们将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

1905年12月，可能是在尼古拉沙的领导下，圣彼得堡军区出版社出

版了反犹伪作《锡安长老会纪要》，指控犹太人是秘密策划世界大战的恶魔。[323]随着虐犹运动蔓延，维特发现内政部在印刷反犹宣传册。他将此事汇报给尼古拉二世时，“皇帝陛下沉默了，似乎已经了解此事的全部细节”。[324]

尼古拉二世急于摆脱维特，后者“受到所有人的厌恶，除了国外的犹太人”。但首先，首相必须在新宪法（《俄罗斯帝国基本法》）的规则上与沙皇达成一致，而沙皇坚持要求保留他自己的独裁统治[325]；首相还必须去谈判，贷款22.5亿卢布来支撑财政破产的政府。维特做完这两件事情之后，立刻辞职，宣称：“俄国是个巨大的疯人院。”尼古拉二世对维特辞职感到很高兴。沙皇说：“他恨我的程度与我恨他一样。”他认为维特是亲犹太人的叛徒。尼基告诉明妮，辞职后的维特重新露面时，“犹太人阴谋集团又一次煽动叛乱”。现在他以自己原先看中的人来取代维特，即懒惰、平庸的官僚伊凡·戈列梅金。他时年六十七岁，“对一切都漠不关心”。尼古拉二世就喜欢这种样子的首相。

“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尼古拉二世说，“戈列梅金永远不会背着我乱来；他不会做出让我吃惊的事。”但内政部很重要。维特的内阁辞职时，沙皇给了杜尔诺沃20万卢布。戈列梅金提议让彼得·斯托雷平（一个外省总督）接替杜尔诺沃当内政大臣。斯托雷平觐见沙皇，拒绝了这个职位，除非沙皇命令他。

“我命令你，”尼古拉二世站在一幅圣像前说，“我理解你的自我牺牲。我祝福你。这是为了俄国的福祉。”

“我服从”，斯托雷平说，并亲吻沙皇的手。尼古拉二世“双手抱住我，热情地摇晃我”，斯托雷平写道，“骰子掷出了”。[326]

斯托雷平是一位将军的儿子，是个富裕、有文化且婚姻美满的贵族，高大、威严、英俊，右臂略微萎缩，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

他担任萨拉托夫总督时，曾亲自解除恐怖分子的武装。“女士的紧张可以原谅；但在政治当中，绝不可以神经紧张。”他宣称。不寻常的是，他亲近犹太人，认为俄国的600万犹太人“不仅是必需的，而且非常实用和讨人喜欢”。颇具才干的斯托雷平是一个务实的君主主义者，他决心重塑政治体制。他懂得“在俄国，最危险的事情就是显露出自己的弱点”。他很快将成为俄国的主宰者，并让它的皇帝黯然失色。[327]

按照沙皇妹妹的说法，杜马召开的前夜，沙皇“夜不能寐”。“他一直躺在那里，感到悲哀和忧郁。”火车从皇村抵达彼得宫城时，沙皇“唯一的朋友”奥尔洛夫将军舒缓了紧张气氛，送给亚历山德拉一束玫瑰。次日上午，他们登上了游艇“亚历山大里亚”号。

1906年4月27日下午1点45分，在冬宫，手捧皇冠和宝器的廷臣引领着尼古拉二世缓缓走进乔治大厅，后面跟着皇后、皇太后、长公主，都穿着长袍，头戴冠冕。廷臣穿着全套制服。大厅右侧聚集着国务会议的议员，都是身穿制服、佩戴勋章的贵族；大厅的另一侧，穿着西装、戴着帽子的是选举产生的杜马议员。谢妮娅盯着“好几个面目可憎、带着放肆的鄙夷表情的男人！他们既不画十字，也不鞠躬”。沙皇的新任安保主管斯皮罗多维奇说：“其中一群人似乎在说，‘我们终于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而另一群人在说，‘不要高兴得太早’。”

尼古拉二世登上御座的阶梯，从弗雷德里克斯手中拿过一份演讲稿，神气活现地欢迎“这历史性的时刻”。谢妮娅回忆道，他讲完之后，“人们欢呼起来，唱诗班唱起了国歌”。“妈妈和阿丽克丝在哭，可怜的尼基站在那里泪流满面，他的自制力终于崩溃了。”回到彼得宫城，尼古拉二世“很高兴自己终于能好好睡一觉了”。

然而，在波将金的塔夫利宫开会的杜马被一个自由主义、左倾的君主立宪民主派所主宰，他们被称为立宪民主党。他们立刻开始挑战沙皇的权威，攻击新的政府，并讨论没收土地。特列波夫明智地、秘密地研

究让立宪民主党组成政府，可能也得到了尼基的许可，但消息公布之后，沙皇就收回了对他的恩宠。这种行径，在沙皇身上也很典型。特列波夫不久之后就去世了。尼古拉二世和斯托雷平同意，必须解散杜马。7月5日，尼古拉二世让奴颜婢膝的戈列梅金辞职，任命四十四岁的斯托雷平为首相兼内政大臣。8日，斯托雷平在圣彼得堡出动大批军队，监督解散杜马。

在斯托雷平镇压反叛者的同时，所有革命党派，包括布尔什维克党、社会革命党、格鲁吉亚联邦党和亚美尼亚革命联盟，都通过为非作歹来获取资金，并通过暗杀来显示自己的存在。从1905年10月到1906年9月，有3600名官员被刺杀。

在彼得宫城，沙皇在瘦子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和胖子弗拉基米尔·奥尔洛夫的陪伴下，感到自己被“这些恐怖的罪行”包围。8月12日，斯托雷平在他位于阿普特卡尔斯基岛[328]的别墅接待客人，这时社会革命党极端派的3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闯进房间，引爆炸弹，炸死27人，炸伤70人。斯托雷平面部流血，抱着受伤的女儿逃出废墟，后面跟着他那三岁的儿子。他的儿女都逐渐恢复了健康，但在尼古拉二世的邀请下，他将全家搬到更安全的冬宫。

革命分子大肆猎杀镇压革命的官员。次日，镇压莫斯科革命的官员之一敏恩遇刺身亡。“我们不得不枯坐在这里，形同囚犯，”尼基告诉母亲，“这些无政府主义流氓杀了敏恩之后，还要到彼得宫城来杀我、尼古拉沙、特列波夫、奥尔洛夫和胖子奥尔洛夫。”[329]

遇刺之后，斯托雷平照常主持内阁，“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沙皇发来一封私人信件，祝贺“神圣的奇迹，我的心和你在一起”。

“我的生命属于您，陛下。”斯托雷平回信道。沙皇要求不经审判就处决犯人，这违反了正当的司法程序。“皇帝屈尊发布命令，”陆军大臣

亚历山大·勒迪格写信给斯托雷平道，“要求犯有死罪的人今后无须漫长的等待，必须在犯罪四十八小时之内将其定罪和处决。”沙皇的这道间接命令被人们怪罪到斯托雷平身上。此后，一直到斯大林时代，绞索都被称为“斯托雷平的领带”，运送犯人的火车被称为“斯托雷平大车”。首相的严酷和暗探局对革命党精彩的渗透和破坏相得益彰。

但与苏联的镇压行动相比，沙皇政府的镇压算是非常温和了。如果算上级别低的警察，从1905年到1910年有1.6万名公务人员被谋杀；而只有3000名革命分子被绞死。而最常见的刑罚，流放西伯利亚，意味着无聊、寒冷和孤独的生活，不过这更像是艰苦朴素的读书度假，而不是坐牢。斯大林曾八次成功越狱，有时徒步逃亡，有时浪漫地乘坐驯鹿雪橇，有时则干脆坐火车。不过苦役（往往在矿里）非常残酷。

“你们可以说我在反对革命，”斯托雷平吹嘘道，“但我支持改革。”他以俾斯麦为榜样，信仰得到议会支持的、强大的、民族主义的君主制，但不相信议会制政府。“我们要的，”他说，“是一个伟大的俄国。”[330]在斯托雷平积极地追求自己理想的同时，尼基和阿丽克丝渐渐与一个人熟识起来。这个人将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能代表尼基和阿丽克丝的统治。

这年10月，尼基和阿丽克丝收到了格里戈里·拉斯普京（“圣人”）的一封电报。“小父亲沙皇，”电文写道，“我从西伯利亚来到了城里，想给您送上一幅维尔霍图尔斯基的行神迹者圣西蒙的圣像。”

他们已经见过拉斯普京两次，第一次是一年前和乌鸦们在一起的时候，第二次是7月18日的一次短暂茶会。不过，这封简单的电报，是拉斯普京第一次不通过两位黑山公主的中介，直接与皇帝夫妇联系。它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乌鸦们曾告诉拉斯普京，他永远不要不通过她们就直接联系沙皇夫妇。对人性和权力游戏有着本能把握的拉斯普京很自然地无视了她们的命令。

10月12日，他来到亚历山大宫，送上他手中的圣像。“他给皇后和我都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沙皇如此告诉斯托雷平。此时两岁的阿列克谢正在少量流血。父母很焦急。“我们原打算和拉斯普京只谈五分钟，但最后谈了一个多小时。”沙皇解释道。最后，拉斯普京被带进育儿室，去见沙皇的女儿们，但最主要的是为阿列克谢祈祷。拉斯普京一定是让孩子和母亲平静了下来。然后，他提议去帮助斯托雷平和他的女儿（在爆炸中负伤）。拉斯普京离开皇宫之后，沙皇问一名廷臣，对这个农民怎么看。廷臣说拉斯普京不真诚、性格反复无常，沙皇一言不发。但不管阿列克谢身上发生了什么，拉斯普京给沙皇留下的印象比任何人能够想象的都要深。尼基和阿丽克丝相信，他就是菲利普曾预言的新“圣人”。沙皇夫妇对老于世故的人抱有病态的猜忌，却敞开胸怀、盲目信任地去欢迎拉斯普京。

格里戈里·拉斯普京时年三十七岁，出生于乌拉尔山区以东250英里的波克罗夫斯科耶村。此时，他正处于个人魅力的巅峰。他的外貌非常引人注目：长长的黑发中分，胡须蓬乱，皮肤黝黑，饱经风霜，满脸麻子，鼻梁断过，眼窝深陷。他目光炯炯，令有些人为之着迷；他厚颜无耻的戏剧性则让另一些人厌恶。他粗犷不羁，散发着臭气，举止也十分粗俗。他喜欢女人，也懂女人，他的大多数追随者都是女人。他显然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

他长大成人之后是个狂野的马贼，风流成性、嗜酒如命，一次他去了本地一家修道院朝圣，于是开始浪子回头、信仰上帝。他娶了当地的农家姑娘普拉斯科维娅，她对他始终忠贞不贰。他们生了好几个孩子，包括两个女儿。他没有文化，但识文断字，并且熟记《圣经》的很大一部分内容。他变成了一个神圣的长老和流浪的朝圣者，自称拥有与上帝直接沟通和治病疗伤的神秘力量。女大公奥尔加说，他的信仰，对他的宗教、神秘力量和命运的信仰，是“完全真挚的”。这种信仰是“心诚则灵”的。

不管我们认为他的力量是神奇的、催眠的或是戏剧表演，他的魅力粗犷而纯朴。西伯利亚农民从来没有当过农奴，拉斯普京身上散发出东方广阔天地的那种自由。他绝对自信，以娴熟的直率和无畏的勇气与他的贵族和皇室客户打交道，没有一丝一毫的卑躬屈膝，这些都让沙皇夫妇觉得，他们能和他待在一起，是一种莫大的荣誉。他坚持让米莉察大公夫人按照农民的风俗亲吻他三次，亚历山德拉可能也吻过他的双手。他称尼基和阿丽克丝为“爸爸”和“小妈妈”，用亲密的“你”来称呼他们；他把阿列克谢当作一个正常的孩子；并且，按照女大公奥尔加的观察，他“散发出柔情与温暖”，与廷臣的冷漠相去甚远。他纵情享受自己野性的磁力，从不掩饰自己在性方面的老于世故。恰恰相反，他的风流罪孽是他的神圣性的一个核心部分，因为他相信只有用纵情女色的狂欢来考验自己对性诱惑的抵抗力，他才能体验到那种得到宽恕的狂喜和与上帝的亲密关系。他可能受到了非法的“鞭笞派”的影响，该教派试图通过疯狂的舞蹈、唱歌和性交来达成与上帝的联系。但假设他受过鞭笞派的影响，他也不是其成员，并且否认与其有任何关联。他鼓吹祈祷与慈悲的力量，常常警示大家提防“敌人”（即魔鬼），但他最核心的教条是：“爱是一切；爱能保护你，让子弹伤不了你。”这是他告诉亚历山德拉的话。她把他的这些格言收集到一个心爱的笔记本里。他坦然承认：“我也受到过敌人的诱惑。”

他是“神圣漫游者”这个传统的一个链条，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也是很典型的神圣漫游者。他在白银时代的崛起不仅反映了当时神秘主义和通灵神会的时髦，也体现了社会上的一种狂热的腐朽颓废和对东正教会的深深的幻灭感。此时的东正教会只不过是政府的一个部门，和官僚机构的其他部门一样，尽是些腐败的随波逐流之辈。拉斯普京是一大群时髦的医者当中最新的一位，他这样的人受到乌鸦那样的人的资助提携。漫游了许多年、在自己村里结过婚并生了好几个孩子之后，拉斯普京去了希腊的阿索斯山朝圣，1903年第一次来到了圣彼得堡。教会高层人士欢迎他，就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在如此玩世不恭的社会里，在这个西伯

利亚土地的儿子的身上，寻找坚忍不拔的圣洁。

在上流社会的贵妇（她们的丈夫是佩戴金肩章的沉闷无聊的军官，要么在操练士兵，要么在打牌）眼里，这个胡须油腻、喜欢动手动脚的西伯利亚农民是一个刺激的、真实的存在。更关键的是，他的放肆利用了她们的内疚，因为她们生活在豪华宫殿里，而农民们却在饿死。他不装腔作势，幽默风趣，给所有人取绰号，用通奸的马的粗鄙故事逗弄她们，同时询问她们的性生活。他的旺盛性欲，加上农民的粗犷吸引力和神秘的威望，让某些女人无法抵御。有个女人吹嘘说，他给她的性高潮爽到让她晕倒。据说他的阳具大得像马的，而（未来杀死他的人）菲利克斯·尤苏波夫声称，拉斯普京的性功能如此强大，是因为他身上有个肉瘤的位置长得恰到好处。他的情妇都是他的女性信徒，其中很多是心力交瘁的女人，到他这里寻求治疗各式各样的“歇斯底里症”。他有时勾引她们，然后出于不耐烦和兽欲，殴打和折磨她们。很多女人主动向他投怀送抱。他也玩弄女仆们，可能强奸了其中几个。但后来他变得有钱有势之后，享用了许多娼妓，另外也有不少女人主动献身以换取政治上的好处。他的妻子普拉斯科维娅最了解他，也最爱他，有一次逮到他和一个姑娘嬉戏，评论道：“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肩负的重担，这是他的重担。”她非常理解他的性欲，对其描述得非常巧妙。她有一次说：“他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他的东西够所有人用。”

有的时候，令人冲动的罪孽的环境就足以刺激他：后来他每天都召妓的时候，妓女们作证说，他往往只是想看着她们，跟她们说话。毕竟，诱惑和抵制诱惑是他的信仰的本质，正如贪色是他的个性的一个关键因素。到此时，他酗酒成性，酒精有时也让他阳痿。或许，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性野兽（甚至流行歌曲里都称颂他的能耐）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男子气概那么强的人。

他来到圣彼得堡之后，他的第一个恩主大修道院长费奥凡介绍他认

识了第一个罗曼诺夫家族成员，尼古拉沙。这个严峻的骑兵军官相信了拉斯普京的圣洁，将他介绍给黑山公主姐妹。对尼基和阿丽克丝来说，拉斯普京的农民式质朴是他最关键的品质，因为沙皇夫妇与圣彼得堡上流社会疏远，与农村也没有接触，所以非常喜欢他的“真实”。尼基描述他是“一个真正的俄国农民”。他就是沙皇和皇后的自我观感和他们与农民的神圣关系的证明、实现和象征。他的淫荡和腐化证明了他是一个类似基督的外来者；上流社会的“法利赛人”对他的憎恶证明了他非同一般的神圣性。对尼基和阿丽克丝来说，他从一个良性循环中受益。他们越是敬拜他，“法利赛人”就越恨他，这就越是证明他的神圣。“他们恨他，”皇后常说，“因为我们爱他。”

若不是阿列克谢患有血友病，拉斯普京永远不会获得那么大的影响力。只有他能让孩子止血，要么是通过神圣的治愈力，要么是他能够安抚病人。或许同样重要的是，他能够安抚皇储歇斯底里的母亲。他为什么能帮助阿列克谢止血，科学无法解释。渐渐地，他对心急如焚的沙皇夫妇来说越来越不可或缺。宫廷和公众无法理解皇帝夫妇对拉斯普京的信任，因为他们不知道阿列克谢的秘密。但我们现代人对家庭共情的渴望让我们忽略了他的吸引力中的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沙皇夫妇都明确表示，拉斯普京对他们变得不可或缺，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需求。亚历山德拉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而尼古拉二世挣扎着努力扮演沙皇的角色。即便阿列克谢健康的时候，他们也需要他。他们夫妻俩都有一种傲慢，而往往只有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才会如此傲慢。拉斯普京无耻地对沙皇夫妇（尤其是亚历山德拉）溜须拍马，迎合他们的虚荣，让她相信自己扮演着神圣的角色。“没有人像我们的母亲-皇后一样理解荣耀。”他在给她的信中写道。

如果尼古拉二世仅让拉斯普京当秘密的皇室医者，并且拉斯普京满足于当一个医者，那么他也仍然会造成丑闻。即便在君主立宪制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苏格兰和印度仆人兼密友约翰·布朗与“孟希”[331]仍

然会引起公愤。在独裁统治下，任何与王室亲近的人都会拥有政治权力，但尼古拉二世没有引导拉斯普京回避政治。拉斯普京的飞黄腾达（主要是阿丽克丝提拔他），尤其在1914年之后他被提升为所有事务的谋臣，是真正毁掉他的原因。同时，这也毁掉了他的恩主们。

拉斯普京遇到怀疑者，比如斯托雷平的时候，他的凝视和翻白眼，他喃喃低语的胡说八道和莫名其妙的姿态会暴露出他表演的业余性。而在他的把戏没有骗倒对方的时候，他会发出任性暴躁、睚眦必报的怒火，这就揭示了他天性中与真诚共存的鄙陋。

和任何一个传福音的宣讲者一样，他是个天生的表演家。他没文化，但野心勃勃，对权力的盛衰沉浮有着一种狡猾的把握，对宫廷的心理有一种本能的感觉。这些都是老于世故的天赋，绝不会影响我们对他是真正的医者还是江湖骗子的判断。不过事实仍然是，在许多年里，他自荐成为沙皇夫妇在私事、宗教和政治等方面的全功能顾问，与此同时通过恫吓与鬼鬼祟祟的手段扩张自己的权力，吹嘘自己的人脉，炫耀皇后写给他的信；作为权力和影响力的掮客，他收取贿赂；他勾引，甚至强奸女性。这些结果的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沙皇和皇后的软弱，以及他们对拉斯普京的支持与认可的需求，或者说是饥渴。在拉斯普京方面，这些结果是由于他傲慢自负的虚荣，但也是因为他需要通过控制警察来保障自己的安全。他是神秘力量、世俗野心、常识、善意与无拘无束的利己主义的混合体。他的建议往往是务实而人道的，他始终反对战争，并为犹太人等少数群体发声。但他在人事方面的选择自私自利、昏聩无能，最终给沙皇政权造成了灾难。

在拉斯普京为阿列克谢祈祷之后，皇帝写信给首相，说拉斯普京“非常想见你，用一幅圣像为你受伤的女儿祈福。我非常希望你这周抽出时间见他一面”。拉斯普京拜访了斯托雷平，为他的女儿祈祷。他在大人物面前一点都不羞怯。[332]

乌鸦们沐浴在拉斯普京反射的光辉里。“斯塔娜和米莉察来吃饭，一晚上都在和我们讲格里戈里的事。”尼古拉二世写道。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乌鸦们想从沙皇那里得到些什么。斯塔娜·洛伊希滕贝格想和丈夫离婚，然后与尼古拉沙结婚。尼古拉沙慷慨地把自己的整座宫殿送给他那被丈夫抛弃的情妇，并向KR吹嘘道：“若没有菲利普从另一个世界加以干预，我和斯塔娜是结不成婚的。”尼基同意他和斯塔娜结婚。“批准只能被理解为共谋，”KR写道，“因为尼古拉沙与皇帝亲近，斯塔娜与年轻的皇后关系极好。”尼基在其他方面严格执行家法，却对尼古拉沙和斯塔娜网开一面。沙皇这样向母亲解释：“我非常需要他。”尼古拉沙和斯塔娜在克里米亚低调地结婚了。“可怕的人”非常开心，如同换了个人，称斯塔娜为“我的神圣救赎、上帝的赠礼”。

正如沙皇向首相推荐拉斯普京，亚历山德拉最新的朋友也需要农民拉斯普京的帮助。二十一岁的安娜·塔涅耶芙娜比亚历山德拉小十二岁，她的父亲和祖父都曾担任沙皇的私人秘书处主管。安娜被任命为侍女，照料亚历山德拉的朋友和侍从女官索尼娅·奥尔别利阿尼公爵夫人，后者正在宫中因为瘫痪而奄奄一息。但安娜后来开始照料皇后本人。这个迟钝、圆脸的姑娘“多愁善感而神秘”，“头脑如孩童”，“高挑健壮，面庞肿胀而油亮，没有一丝一毫魅力”，不聪明，但“极其狡猾”。她爱上了亚历山德拉，像怀春少女一样对皇后忠心耿耿，无法抵御皇后的魅力，而皇后“只会和比自己弱、能够被自己主宰的人缔结友谊”。

1905年，亚历山德拉邀请安娜一起去波罗的海巡航：“亲爱的安娜，你是上帝送给我的朋友。”亚历山德拉热切希望留住这个笨拙的女门客，于是为她做媒，把她介绍给在对马海战中负过伤的水手亚历山大·维鲁博夫。安娜是容易轻信的神秘主义者、笨拙的浪漫主义者、呆头呆脑的自恋狂和暴露癖。宫廷医生叶甫盖尼·博特金在给她检查发炎的喉咙时，她坚持要脱光衣服接受检查。卫兵也抱怨她在窗前脱衣服。

安娜对婚姻没有把握，于是亚历山德拉请米莉察把她介绍给拉斯普京。安娜被迷得眼花缭乱。“我看见一个上了年纪的农民”，“眼睛特别不寻常……能够看透人的思想和灵魂”。他建议，虽然她的婚姻可能不幸福，但她应当结婚。

安娜嫁给了维鲁博夫，但谴责他是个性变态，自己保持了处子之身。她与他离婚，成了拉斯普京的忠实追随者，赞扬他是“在上天启发下讲话的圣人”。安娜成了罗曼诺夫家族和拉斯普京之间的纽带。“她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谢妮娅写道，“在所有事情上都是这样。”

彼得宫城的另一个常客，并且也参加了那次巡航的人，是“皇帝的特殊朋友”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将军[333]（与胖子奥尔洛夫和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情人奥尔洛夫的家族没有亲戚关系），“一个英俊的军官，也是著名的花花公子，风度翩翩，魅力十足”，按照御橱总管“济济”·纳雷什金娜的说法，他“让两位陛下都很满意”。

奥尔洛夫在亚历山德拉面前就像个大献殷勤的骑士，给她送花，对她恭维奉承。他是她唯一的男性朋友。“我承认，皇后和他有一点打情骂俏，”纳雷什金娜写道，“像她那样冷淡且骄傲的女人做出这样不谨慎的行为，势必引起很多人的注意……”[334]

尼古拉二世和亚历山德拉开始经常邀请拉斯普京进宫。[335]“2点30分，格里戈里来看我们，我们带着所有孩子接见他。”就连罗曼诺夫家族成员要见沙皇都要预约，但拉斯普京想来就来。“在楼上育儿室喝茶之后，”皇帝在1909年3月29日写道，“我和格里戈里坐了一会儿。他出人意料地来了。”

皇后在1907年2月7日写信给拉斯普京道：

> 我们的亲爱的，你来到我们身边，我们真是说不出的开心。为了你做的一切，我们要怎样感谢你？……我只想要一件事：倚着你的肩膀入睡……你是我们的一切。我的老师，原谅我，我知道我犯了罪孽……我努力做得更好，但就是不行……我爱你，

我相信你……愿上帝让我很快再见到你。我热情地吻你。祝福我，原谅我——我是你的孩子。

当年晚些时候，尼古拉二世问他的妹妹奥尔加（与同性恋者奥尔登堡的彼得结婚，婚姻不幸），是否“愿意见一个真正的俄国农民”。在育儿室，“拉斯普京把阿列克谢领进房间，我们三个（奥尔加、沙皇和皇后）跟着他，仿佛在教堂里。他在祈祷，孩子和他一起祷告……认识到他绝对的诚挚……所有孩子似乎都喜欢他，在他面前完全轻松自如”。

在奥尔加另一次到访时，他“一只胳膊搂着我的肩膀”，“开始爱抚我的手”。有一次，在尼基和阿丽克丝的淡紫色卧室里，拉斯普京公开询问奥尔加的性生活：“他问我，我爱不爱自己的丈夫？我为什么没有孩子？”

皇后的注意力集中在“甜蜜的宝贝”阿列克谢身上。始终有两名哥萨克保镖全天候守护阿列克谢。而她把女儿们——奥尔加、塔季扬娜、玛丽亚和阿纳斯塔西娅，以名字首字母为序，被集体称为OTMA，——当作一个整体，给她们穿一模一样的衣服；或者，在两个年纪最大的女儿不再穿小孩子的衣服时，就让她们两个一组，“大的两个”和“小的两个”每组穿同样的衣服。四个女孩分两组，住在两个房间，睡在硬板床上，每天早上忍受冷水澡，所以她们长大之后“没有一丝一毫的傲慢”。她们唯一的奢侈是生日时会得到一颗珍珠和一块钻石，每个姑娘都有自己最喜爱的科蒂香水[336]。全家人，尤其是姑娘们，都喜欢拍照，用他们的布朗尼盒式相机拍了数千张家庭合影。阿纳斯塔西娅甚至是自拍的先驱，她坐在椅子上，面前摆着镜子，照相机摆在腰部。

安娜回忆道，亚历山德拉和姑娘们做女红的时候，“她的椅子背后站着一个极其魁梧雄壮的黑仆人，身穿华丽的鲜红色裤子、金线夹克，戴着白色头巾，把她亮金色的头发映衬得非常美”。现在皇宫里只有四个努比亚卫兵，其中两个是美国人。她们最喜爱的一个叫吉姆·赫拉克

勒斯，一个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前拳击手。他是奴隶的儿子，每年回家度假并带回几位女大公喜爱的番石榴果酱和一顶印第安人的圆锥帐篷，它被摆在阿列克谢的娱乐室。

与此同时，亚历山德拉傲然地专注于自我，记录她始终在演变的神经疾病和生理疾病：坐骨神经痛、头痛、背痛、腿痛、心绞痛，把她膨胀的心脏的痛苦程度划分为从1（微痛）到3（极痛）三级。[337]尼古拉二世也很受折磨，告诉安娜："如果她能好起来，我什么都愿意，哪怕是去坐牢。"亚历山德拉大部分时间都躺在沙发上，或者坐在轮椅上让人推着走。"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谁也不见，连孩子们也不见。"安娜回忆道。孩子们想念她。"我亲爱的妈妈，"塔季扬娜用不流畅的英语写道，"我希望您今天不会太累，能起来吃饭。您太累不能起床的时候，我总是非常难过。也许我犯了很多错误，但请原谅我。"

她的"姑娘们"尊崇拉斯普京，把他当作忏悔神父和密友。"我亲爱的黄金宝宝们……我甜蜜的小阿列克谢和孩子们，我和你们生活在一起，我经常回忆起那个育儿室，我们就那样躺在那里……我很快会到你们身边。"他教导他们"最重要的不是权力，而是信仰和爱"，但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他对皇储格外奉承，称他为"奥利亚"："奥利亚会胜利的……因为他不是普通的凡人；从没有过这样的沙皇……他的眼神很像彼得大帝。"奥尔加把自己的初恋（对象是一名年轻军官）恋情告诉拉斯普京："没有你很难。我的担心不知道跟谁说……这就是我的折磨。尼古拉让我发疯……我爱他……我想扑到他怀里。"但拉斯普京建议："要谨慎。"塔季扬娜渴望再见到拉斯普京："你什么时候再来？你不在，真的好无聊！"

"我的小珍珠……我思念你的纯朴灵魂，"拉斯普京写信给玛丽亚，"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大大的吻。"亚历山德拉教训长女奥尔加道："记住，最重要的是给小姑娘们树立榜样，只有那样，'我们的朋

友’才会对你满意。”

尼古拉二世感激拉斯普京，因为他能安抚亚历山德拉。“一个拉斯普京，”他说，“好过每天十次歇斯底里发作。”但不止这么多。尼基启程去旅行的时候，“格里戈里保佑这次旅行”，阿丽克丝写信给他，“一切都会好的”。尼古拉二世很快发现拉斯普京是个不可或缺的神父兼心理医生，尽管尼古拉二世对此很低调、不张扬。“我能够活下来，完全是由于他的祈祷。”他后来说。

拉斯普京的到访会被安保人员记录下来，安娜会安排皇帝和皇后到她的平房去见他，并写信给皇宫卫戍司令：“长老2点来了。两位陛下今天想见他。他们觉得最好是在我的房子里。”安娜的小屋至今仍然耸立在皇村大门外，它成了一位大臣后来所说的“权力的门廊”。尼基在日记里写道：“我们去安娜那里，见到了格里戈里，和他长谈一番。”

在这个时期，拉斯普京还没有臭名远扬，尼基在对自己高雅生活的记载中常常出现拉斯普京的名字。沙皇散步、打网球、同孩子们玩多米诺骨牌和台球；与拉斯普京喝茶，以及接见首相：“接见了斯托雷平。我们一起在阳台上吃饭。”[338]

尼基在1906年10月11日告诉母亲：“我无法告诉你，我现在是多么喜爱和尊敬斯托雷平。”1907年2月20日，第二届杜马开幕，它比第一届更加激进，其中包括118名社会主义者。这是因为列宁和马尔托夫决定允许他们各自的党派也参加杜马。斯托雷平和尼古拉二世立刻开始考虑解散杜马。“但现在为时尚早，”沙皇告诉母亲，“我们必须让他们做出一些明显愚蠢的事情……然后狠狠镇压！他们就完了！”激进分子要求没收地主的土地，这是沙皇和首相都不可能考虑的。3月6日，斯托雷平在一场精彩的表演中挑战激进分子。“这种企图让政府瘫痪的攻击，相当于对政府说出两个字‘Hands Up！’（举手投降！）”他宣称，“对这两个字，先生们，政府只会用两个字回答：‘Not Afraid！’（不怕！）”就

连尼古拉二世都对他肃然起敬。

他们决定解散杜马之后，斯托雷平计划发动政治变革来修改选举法。“我一整天都在焦急地等待你的通知，”尼古拉二世写信给斯托雷平道，“事情拖得太久了。明天必须解散杜马。不要耽搁。一刻都不要犹豫。”

6月1日，斯托雷平要求杜马驱逐其内部的“极端分子”。杜马拒绝了，于是他开始行动。3日，警察包围了塔夫利宫，逮捕了许多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子。斯托雷平举行新的选举，缩小了选举权范围（排除非俄罗斯族），产生了由贵族和商人主宰的第三届杜马。支持半宪政沙皇统治的“十月十七日联盟”（“十月党”）在杜马中占多数。但罗曼诺夫皇朝与贵族之间曾经的紧密纽带早已经断裂了：第三届杜马延续了五年，其中的反对派主要来自士绅阶层。就连这个“君主的议会”也在挑战斯托雷平的权威。[339]

“有时斯托雷平太专横跋扈，我会觉得恼火，”尼基承认道，“但这没关系，他是我有过的最好的首相。”

各个革命党派被打散了。1907年社会民主工党有15万党员，很快就只剩下不到1万。许多布尔什维克分子静悄悄地回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去，找工作，或者流亡海外去谴责沙皇政权和做长期斗争，就像列宁逃到瑞士和奥地利一样。[340]右翼工会也萎缩了。沙皇敬慕他的首相，但这个莫斯科公国式的专制君主和这个保守的现代化政治家之间还是有很大差距。斯托雷平一边培养民族主义右翼，一边秘密赞助工会的报纸。他在准备开展更为自由化的改革，将挑战尼古拉二世最深切的信念。他从尼古拉二世的一个执念开始：犹太人。

“刺激和激怒一个拥有500万人的民族，这正常吗？”斯托雷平问，“这显然是错误的。”他甚至提出，“犹太人扔炸弹”，但“如果我生

活在那样的条件下，我恐怕也会扔炸弹”。他希望取消对犹太人的所有限制。1906年10月，他提议搞一次“温和”的改革，以改善犹太人权益。沙皇震惊不已，两个月没有回复他，但“日日夜夜”思考着犹太人问题。最后，在12月10日，他告诉斯托雷平：“我内心的一个声音越来越坚持要求我不做这样的决策。迄今我的良心还从来没有欺骗过我。我打算遵照它的指示。”然后，他明确宣示了他对沙皇与上帝的神秘联系的看法：“沙皇的心在上帝手里。就这样吧。”

尼古拉二世本能地希望俄国再次成为世界强国，这种角色与罗曼诺夫皇朝的合法性紧密联系。他和斯托雷平都同意，德国和奥地利是俄国的主要威胁，俄国必须对斯拉夫人表示同情，并努力赢得对两道海峡的控制权。但斯托雷平坚持说：“我们需要和平。今后几年内若发生战争，对俄国和皇朝来说将是致命的打击。”除了“严格防御性的政策”，一切政策都是“发疯”。但皇帝如今在追寻罗曼诺夫皇朝的传统野心，他的第一步棋几乎导致了一场欧洲战争。

在与日本议和之后，尼基的新任外交大臣、自由主义者亚历山大·伊兹沃利斯基提议转向西方以对付德国。英国驻俄大使的儿子哈罗德·尼科尔森写道，伊兹沃利斯基是明妮提议的人选，他“显然是个虚荣的人，穿着亮闪闪的鞋子，趾高气扬。他的衣服从萨佛街[341]订制，他身材肥胖，衣服却很紧身。他别着一支珍珠胸针，戴眼镜，穿着白色鞋罩，马甲配一根白色缎带，面色苍白而肥胖，长着松垮垮的暴躁的嘴唇……他会留下一股轻微的紫罗兰香水味”。英国人越来越畏惧德国。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不断试探俄国，但沙皇对英国还是很冷淡。爱德华七世写了热情洋溢的信给外甥，并兴致勃勃地招待俄国大使。伊兹沃利斯基主张与英国交好。尼基克服了英俄两国五十年的敌意带来的愤恨，因为与英国结盟对俄国有利。1907年8月，伊兹沃利斯基同意了结束两个帝国的冲突（波斯、阿富汗、西藏的问题）的条约。[342]因为俄国是法国的盟友，而法国与英国之间有盟约，所以伊兹

沃利斯基加入了一个强大的阵营，能够与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的同盟匹敌。[343]

1908年9月16日，伊兹沃利斯基在摩拉维亚的一座城堡会见了奥地利外交大臣阿洛伊斯·冯·埃伦塔尔男爵，以商讨一项能够让两个忧患缠身的帝国都满意的巴尔干条约，并修订1878年的《柏林条约》。俄国希望两道海峡向俄国军舰开放，并对君士坦丁堡施加特别影响。自1878年以来，奥地利就在“管理”奥斯曼帝国的波斯尼亚省，那里的居民主要是塞尔维亚人。埃伦塔尔希望通过吞并波斯尼亚来震慑塞尔维亚，从而恢复奥地利帝国的国威。塞尔维亚不仅希望统治波斯尼亚，还要统治所有南斯拉夫人。

尼古拉二世允许做这样的安排，当埃伦塔尔同意的时候，沙皇“喜出望外”。这项在巴尔干划定势力范围的协定原本可以防止1914年的战争，但这项协定后来出了差错，所以在弗朗茨·斐迪南遇刺之前，这项协定是加速世界大战到来的最重要因素。伊兹沃利斯基还在外国都城寻求支持的时候，埃伦塔尔背叛了俄国，简单地宣布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反对；奥地利陆军参谋长主张战争；德国准备支持维也纳。

这个消息传到俄国之后，杜马、报界和斯拉夫派舆论攻击伊兹沃利斯基玩世不恭地出卖了俄国的斯拉夫兄弟，并威胁要对奥地利开战。怒不可遏的斯托雷平斥责伊兹沃利斯基在冒发生欧洲战争的风险。批准了伊兹沃利斯基协定的沙皇以“冰冷的缄默”聆听，并很典型地假装自己知情不详。但他同意，伊兹沃利斯基协定已经死了。伊兹沃利斯基说埃伦塔尔（据说他有犹太人血统）是“肮脏的犹太人”。埃伦塔尔说伊兹沃利斯基是“黑心的猿猴”。塞尔维亚求战心切，[344]但沙皇警告道：“巴尔干不值得全世界为之打仗。”

但奥地利和俄国在磨刀霍霍。1909年3月1日，德国向俄国发出最后

通牒：接受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否则德国将支持奥地利。欧洲处于冲突的边缘。3月6日下午6点，在皇村，皇帝征询了诸大臣的意见，陆军大臣勒迪格直截了当地警告称，“俄国缺少兵员、火炮和要塞！因此根本不可能与奥地利打仗”，更不要说和德国打了。何况俄国的盟友法国还不准备涉足巴尔干的争端。沙皇愤恨地让步了。“德国在此次危机中扮演的角色十分丑恶和令人作呕，”他告诉母亲，[345]“德国的行动的形式与手段，我指的是针对我们的行动，简直就是野蛮。我们不会忘记。”下一次，俄国将准备作战。经历了这次惨败之后，下一次俄国不能再忍了。[346]

至少在一个问题上，皇帝和杜马内批评皇帝的人意见一致：他们都决心为俄国重整军备。1905年之后，陆军受损，海军枯竭。尼古拉二世指定了一个国防议事会，由尼古拉沙领导，负责制定军事战略，但巨人堂兄不同意这样的政策。沙皇起初命令组建一支崭新的舰队。杜马的国防委员会主席、肆无忌惮的亚历山大·古契科夫（酷爱决斗的实业家，曾站在布尔人那边与英国人作战）提议，军队应当由议会（也就是古契科夫自己）来监督管理，而不是由沙皇管辖。斯托雷平支持古契科夫的议案，但这影响到了沙皇对军队的控制权。尼古拉二世否决了古契科夫的议案。斯托雷平辞职。沙皇不准。

尼古拉二世用恢复了精气神的专制君主的真实腔调写信给斯托雷平道：

> 这是我的意志，记住，我们生活在俄国，而不是外国，我不会允许你辞职。当然，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会有流言蜚语，但歇斯底里的尖叫很快就会消退。我命令你与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合作，对军事航海法律做必要的修订……我警告你，我坚决拒绝你或其他任何人的辞呈。

尼古拉二世称心遂愿了。他提拔斯托雷平为宫廷总管和国务秘书，但任命自己的爪牙、陆军总参谋长弗拉基米尔·苏霍姆利诺夫为陆军大臣，担当军事协调人。苏霍姆利诺夫身材矮小、衣冠楚楚、奸诈而轻

浮，是个圆滑精明的廷臣，但他的致命弱点是他那性感而自命不凡的妻子叶卡捷琳娜·布托维奇。她是名歌手且比他年轻三十四岁，酷爱金钱和珠宝。没过多久，苏霍姆利诺夫就一方面被杜马憎恶，另一方面又被尼古拉沙排斥。他傲慢而腐败，但比表面看上去要精明强干。在沙皇的支持下，他发动了庞大的重整军备行动，从波斯尼亚危机之后的“小方案”开始，随后是1910年的“重组”，再往后扩展到1913年的“大方案”。这些重整军备行动得到了当时良好经济条件的助力，因为农业收成不错，再加上连年得到外资注入以及铁路建设，所以经济相当繁荣：从1900年到1913～1914年，政府收入几乎翻了一番。[347]

尼古拉沙和乌鸦们现在开始敌视拉斯普京，觉得他碍事绊脚、忘恩负义，并且更糟糕的是，他不再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乌鸦们与“圣人”对质，拉斯普京傲慢地大谈特谈“他的使命的重要性”，于是米莉察指控他是异端分子。亚历山德拉鄙视尼古拉沙，因为他“反对一位圣人”。尼古拉沙则后悔与那个农民见过面：“想想看我是多么惊恐，拉斯普京通过我们家接近了沙皇。”

在军队方面是沙皇说了算，但斯托雷平如今主宰了外交政策，任命他的内兄谢尔盖·萨宗诺夫为新任外交大臣。“俄国革命要成功，”斯托雷平说，“就绝对需要战争。没有战争，革命党什么都做不了。”

1910年末，[348]斯托雷平建议在波兰各省也实施选举产生的地方自治会制度，但国务会议的保守派挫败了他的提案。斯托雷平向尼古拉二世谴责这些保守派是“声名狼藉、油嘴滑舌、撒谎成性的反动派”。

艰苦斗争了六年，并且察觉到沙皇的两面三刀，斯托雷平于1911年3月5日再次辞职。“想想别的办法，告诉我。”尼古拉二世命令道，但他俩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别以及个性的差异。尼古拉二世相信，斯托雷平与议会妥协的尝试削弱了保护俄国、防止革命的堡垒。斯托雷平希望在下层阶级当中为君主制建立新的基础，用土地改革来提高农民和工人的福

祉，以争取无产阶级；并向波兰人和其他民族让步，以笼络他们。但沙皇和他的谋士们想尽办法破坏斯托雷平的努力。沙皇不能原谅斯托雷平的聪明，也不能容忍他的自负。“你以为我会喜欢老是读到报纸里写‘大臣会议主席做了这个，主席做了那个’吗？”他后来这样爆发道。他那温文尔雅的英国式冷淡背后的愤恨很少这样表露出来。“我不重要吗？我是个无名小卒吗？”

斯托雷平提出，如果要他留下，必须满足他的这些条件：沙皇把他的政敌送离圣彼得堡，让杜马休会，并用皇帝敕令让他的提案强行通过。皇太后施加干预。她召来了尼基。斯托雷平在皇太后客厅外的走廊经过的时候，沙皇正在里面倍感挫折地流泪。“我已经告诉我儿子，只有你拥有挽救俄国的力量和才干。”皇太后如此告诉斯托雷平。斯托雷平收到了沙皇长达十六页的信：“我不希望允许你辞职……”沙皇怨恨斯托雷平发出的最后通牒，但急于“不惜一切代价挽留你”，于是在斯托雷平面前屈服了。但斯托雷平想通过皇帝敕令来进行统治是个错误。

拉斯普京已经不是个秘密。斯托雷平从廷臣那里得知，拉斯普京经常与沙皇夫妇会见，而亚历山德拉允许这个农民提名神圣宗教会议的新任主席。此时担任杜马主席的古契科夫攻击宫里“不负责任的影响”，招致阿丽克丝的刻骨仇恨。[349]

首相和沙皇还有更严重的政治分歧，而拉斯普京仅仅是内廷的问题。但身为热忱的君主主义者的斯托雷平认为自己有责任警示沙皇，那个西伯利亚人腐化堕落且结党营私。斯托雷平让暗探局跟踪拉斯普京。他向沙皇报告拉斯普京在浴室里与多名娼妓狂欢，尼古拉二世答道：“我知道。他是去那里宣讲《圣经》的。”最后沙皇还告诉首相：“你说的关于拉斯普京的事情可能都是真的。但不管怎么说，我不能就此做任何事情。”斯托雷平告诉他的女儿：“我每次一有机会就警告沙皇。他最近告诉我：‘我同意你，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但是我宁愿

要十个拉斯普京，也不要皇后的一次歇斯底里大发作。’”沙皇建议斯托雷平和拉斯普京见一面。

“拉斯普京用他那苍白的眼睛瞅着我，”斯托雷平回忆道，“他嘟嘟囔囔地讲着《圣经》里神秘而莫名其妙的话，双手做着怪诞的手势。”首相感到“催眠的强大力量，它对人的影响极大”，但他镇静下来，威胁“这个害虫”说要以分裂教会的罪名起诉他，除非拉斯普京离开都城。拉斯普京怒气冲冲地拂袖而去。斯托雷平将拉斯普京逐出圣彼得堡，为期五年。斯托雷平挑战沙皇，而沙皇也承诺不再见拉斯普京。他很快就食言了。拉斯普京撤到他位于波克罗夫斯科耶的新房子。

皇后也为“我们的朋友”辩护。“渐渐地，”“济济”·纳雷什金娜写道，“沙皇夫妇评价所有人的标准就是他们如何对待拉斯普京。凡是赞扬他的人，沙皇夫妇就认为他‘好’；凡是反对他的人，哪怕是首相，就都是‘坏人’。亚历山德拉现在把首相当作敌人。”亚历山德拉后来阴森森地说：“斯托雷平已经演完了自己的角色”，将会“退回后台，因为他再没有什么可做的了”。

围绕拉斯普京的斗争，在亚历山大宫的闺房和育儿室开展起来。拉斯普京强奸了他的一名早期追随者。亚历山德拉派遣她那愚蠢的朋友安娜·维鲁博娃和两名女官去西伯利亚调查。她们当然没有发现什么不体面的事情。但在火车上，拉斯普京抵制不住诱惑，而观众们想走也走不了，只能观看他。他爬上女仆的铺位，对她动手动脚，直到她尖叫起来。

乌鸦们报告了这一切，亚历山德拉告诉她们永远不要再提拉斯普京。她们意识到，皇后已经对她们没有好感了，而改为恩宠安娜。乌鸦们成了安娜的不共戴天之敌。这是一个越来越深的分裂。“皇室原本浑然一体，以皇帝为轴心”，米茜写道，但“让皇室分崩离析，是个天大的错误……尼基和阿丽克丝过于以自我为中心，只关心自己的孩子，冷落

了宗亲，削弱了他们的忠诚”。

“你说过，你想去圣地朝圣，”尼古拉二世告诉拉斯普京，“现在时间就合适。”沙皇会给他出旅费，“你对皇室的许多贡献已经为你赢得了这样的恩宠”。拉斯普京在耶路撒冷过了复活节，但回国之后重新得到恩宠。

“饭后，”尼基写道，“我们很高兴见到了从耶路撒冷和雅典归来的格里戈里。”亚历山德拉已经让人写了一本叫《作为圣愚的俄国圣人》的书，来解释他的传统角色。但在他远离都城期间，他的敌人并没有安宁下来。他在教会的昔日支持者，赫莫杰尼斯主教和患有癫痫的圣愚米季卡·科利亚巴，诱骗他见面，然后尖叫着攥住他的阳具，狠狠地捏，直到他承认自己的罪孽。拉斯普京次日匆匆去见尼古拉二世，让沙皇将赫莫杰尼斯罢免并流放。[350]

斯托雷平休假结束回来，带回了激进的（但几乎是狂想的）计划，要设立民族事务部，以恢复少数民族的忠诚，撤销“对犹太人的一切限制”，并建立一种社会保障体系，为工人提供医疗保险。他还要访问华盛顿，与美国结盟。

不消说，他筹划的这些措施，对皇帝、宫廷和警方来说都是罪大恶极的。为了削弱斯托雷平，尼古拉二世计划把内政部（在这个奇怪的体制里，如今内政部比首相的权力更大，因为内政部控制安全事务）从首相手里拿走。令人惊讶的是，沙皇请拉斯普京去下诺夫哥罗德，去“凝视”当地总督、年轻而“胖得让人恶心”的阿列克谢·赫沃斯托夫的“灵魂”，看他会不会成为一个好的内政大臣。赫沃斯托夫不知道这个农民是尼古拉二世的密使，所以让他走开，但拉斯普京觉得赫沃斯托夫是他可以利用的人。

1911年8月末，沙皇和全家前往基辅，为亚历山大二世的雕像揭

幕。斯托雷平已经先期抵达，沙皇还邀请了拉斯普京。在揭幕典礼上，拉斯普京从一侧观看沙皇和首相，指着斯托雷平的马车说："死神和他在一起！"

斯托雷平看上去病怏怏而抑郁。他要么是害怕暗杀（这种害怕不无道理，因为据说有十七次暗杀他的企图），要么是害怕死于心脏病。

他的担心是正确的。当地的暗探局主管N.N.库里亚博科上校在检查是否有威胁时，他手下的一名双面间谍，一个名叫德米特里·博格罗夫的年轻革命者，警告说恐怖分子即将在基辅市立剧院上演歌剧期间刺杀斯托雷平。库里亚博科和沙皇的首席保镖斯皮罗多维奇讯问了博格罗夫，后者提议，如果他们给他弄一张当天的歌剧票，他就可以指认"刺客"；刺客此时就住在博格罗夫家里。负责此事的副内政大臣帕维尔·库尔洛夫将军批准了这个白痴计划。

9月1日，沙皇和两位年纪较大的女大公奥尔加与塔季扬娜，在"狐狸"斐迪南一世的儿子保加利亚王储鲍里斯（几位女大公的潜在追求者）的陪同下，抵达基辅市立剧院的皇室包厢，观看里姆斯基-科萨科夫[351]的《萨坦王的故事》。包厢里坐满了衣着光鲜的波兰贵族，而斯托雷平身穿一件带金色肩章的白色夏季宫廷制服，和其他大臣一起坐在几码之外的前排。警察库尔洛夫、库里亚博科和斯皮罗多维奇在寻找他们那穿礼服大衣的双面间谍博格罗夫，他们已经给了他门票。库里亚博科在第一次幕间休息时找到了他。博格罗夫保证说，"刺客"还没有离开他的公寓。第二次幕间休息时，紧张的库里亚博科命令博格罗夫回家去监视他那危险的客人。但博格罗夫径直走向乐池，斯托雷平正在那里和弗雷德里克斯聊天。

尼古拉二世、奥尔加和塔季扬娜离开包厢去休息厅喝茶。与此同时，在乐池，年轻的博格罗夫接近了首相。斯托雷平"好奇地看着他，仿佛在问他要什么"，然而博格罗夫拔出手枪，连开两枪，第一枪打中

了斯托雷平举起的手，第二枪打中了他胸前佩戴的弗拉基米尔勋章，子弹随后击穿他的身体，射入他的肝脏。“管弦乐队在演奏幕间插曲，”当时坐在皇室包厢内沙皇身旁的“济济”·纳雷什金娜回忆道，“突然间响起金属的声音。”尼古拉二世听到两声枪响，以为“一定是有一副望远镜从上方掉落到某人头上”，不顾两个女儿的劝阻，匆匆赶回包厢，“在那里，斯托雷平就站在我对面”，他如此写道。女人们尖叫起来，“我看到一群军官把某人拖走”。斯托雷平“缓缓转过身面对我，用左手画了十字。直到这时我才发现他脸色煞白，上衣右臂上都是血”。在他的白色衣服上，血迹非常鲜亮。斯托雷平摸了摸自己的前胸，意识到自己中弹了。然后他看着沙皇，对弗雷德里克斯说：“告诉陛下，我很高兴为沙皇而死。”弗雷德里克斯跑到包厢边缘，告诉尼古拉二世。他答道：“我希望没理由说到死。”

弗雷德里克斯说：“恐怕有理由。”“皇帝面色惨白，”纳雷什金娜记载道，“塔季扬娜在哭泣。”一些观众在殴打刺客，而斯托雷平在博特金医生的照料下瘫倒在座位上，医生解开他上衣的纽扣。斯托雷平还是能够走出剧院到救护车上，然后救护车迅速将他送往医院。刺客也被送往医院，警察勉强保护住他，阻止群众私刑殴打他。在两个惊慌失措的女儿（“她们目睹了一切”）的陪同下，沙皇留在了自己的包厢里，“显然非常难过，但没有显露出恐惧”。演员们来到舞台，跪下，哭泣着唱起国歌。“我11点时离开，”尼基告诉母亲，“你能想象我是什么感觉。”回宫后，尼基把经过告诉阿丽克丝。在女教师索菲亚·丘切娃（她一夜没睡）的陪同下，奥尔加“做出勇敢的姿态”，而塔季扬娜“泪流满面”。拉斯普京来了，和他们一起祈祷。

“可怜的斯托雷平在那一夜受了大罪，”尼古拉二世写道，“医生不得不给他用吗啡。”9月3日，在马雅可夫斯基医院，斯托雷平的妻子发现他很健谈，但子弹还留在他的肝脏附近，尚未取出。沙皇来探视，她不准沙皇与她丈夫谈话，因为担心让丈夫激动。之后伤口出现脓毒。5

日，斯托雷平说："关灯。"然后就死了。次日上午，尼古拉二世在他的床前祈祷，反复说："原谅我！"

沙皇立刻任命谨小慎微、衣冠楚楚的矮个子财政大臣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为首相，接替斯托雷平。科科夫佐夫说话啰唆冗长，因此有"留声机"的绰号。人们发现博格罗夫是犹太人，于是基辅的"黑色百人团"号召发起虐犹运动。尼古拉二世宣布，他"不会允许以任何借口虐犹"。新首相匆匆派兵到基辅。皇帝知道，基辅城已经出于另一个原因而掀起了反犹狂潮。[352]

尼古拉二世还在基辅的时候，该市的检察官向他报告了一起新的"血祭诽谤"案件。1911年3月20日，有人在基辅城外一个洞穴内发现了男童安德烈·尤先斯基的尸体。"黑色百人团"声称男童的尸体被举行宗教仪式的犹太人吸干了血。几乎可以肯定这个男童是被一名恶毒的女性匪徒下令杀死的，但当局为了推动反革命的民族主义，也为了防止反犹骚乱，逮捕并陷害了无辜的犹太制砖匠孟德尔·别伊利斯。尽管没有证据，血祭仪式也只是神话，司法大臣伊凡·谢格洛维托夫还是向沙皇做了汇报，并指示基辅的顶级检察官起诉别伊利斯。

现在，检察官格里戈里·查普林斯基向皇帝报告称："陛下，我很高兴向您报告，尤先斯基谋杀案的真凶已经被缉拿归案。凶手就是犹太人别伊利斯。"尼古拉二世原本应当阻止案件继续发展，然而他画了十字，批准起诉别伊利斯。

沙皇失去俄国最卓越政治家的原因，是警方的粗心和疏忽（如果警方没有参与阴谋的话）。博格罗夫是警方的密探，两天内，各大报纸就知道了。莫非是暗探局在宫廷阴谋集团的指使下，安排了刺杀斯托雷平吗？沙皇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警方的渎职，委员会很快就发现库尔洛夫和库里亚博科"极其昏庸无能"。博格罗夫被绞死，但尼基拒绝审查警方。他冷落了斯皮罗多维奇一段时间，但很快又原谅了他。

斯托雷平尝试了一切可能的办法，去解决下面这个难题：如何一边为独裁统治建立保守的群众基础，一边推动俄国的现代化。他的尝试都失败了。俄国政治缺乏条理到了滑稽可笑的程度。他一方面要对付蓄着长胡须的极端反动派，另一方面又要对付坚忍不拔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所有阵营里都树了敌，而他的每一次勇敢行动都让他失去了更多朋友。斯托雷平是属于他那个时代、他那个阶层的人，他还处于任命他的君主的完全主宰之下。是什么阻碍人们挽救独裁统治？就是独裁统治本身。

尼古拉二世的听天由命思想使他能够在无法忍受的压力之下工作，但他在此时漫不经心的麻木不仁非常令人震惊。四天后，他向“亲爱的、甜蜜的妈妈讲述了形形色色、悲喜交加的印象”。讲了“可怜的斯托雷平”的故事之后，他又讲到“威武雄壮”的军队检阅、“温暖和煦的天气”、再次登上游艇时感到的“莫大喜悦”和海军的“真正光辉灿烂”，并补充说，“我在这里休息得很好，睡得很久”，而“阿丽克丝也累了，她在基辅要做很多事情”。

在阿丽克丝看来，斯托雷平是自己放弃了生存的权利。“那些冒犯了我们的朋友，从而也冒犯了上帝的人，”她告诉德米特里大公，“就再也得不到上帝的保护。”一名侍从女官提出，斯托雷平刚刚遇害不久，他们就在塞瓦斯托波尔大张旗鼓地受到仪仗乐队的迎接，是否不妥。亚历山德拉怒道：“他只不过是个大臣。这可是俄国皇帝。”

皇室住进了他们位于利瓦季亚的新的白宫[353]，沙皇和皇后在这里欢迎了新任首相。午饭后，亚历山德拉坐在轮椅上接见了科科夫佐夫，对他做了怪诞的宣讲。他赞扬斯托雷平的时候，她答道：“你对他未免太尊崇了……相信我，不必对那些已经不在的人感到悲哀……人死了，就意味着他的角色演完了。他主动要死，因为他的命运已经完结了。”她警告他“不要在各政党那里寻求支持；它们在俄国没有什么意

义”，最后又说，“斯托雷平死了，给你腾出了位子。这都是为了俄国好”。[354]

11月3日，皇帝为奥尔加的十六岁生日举办了一场舞会。这位初次进入社交界的少女将头发梳成髻，穿着丝网眼纱的白色长裙、蕾丝紧身胸衣，系着缎子腰带，快乐地跳舞，周围簇拥着“旗帜”号的军官。皇后看着她。亚历山德拉还不知道，她给拉斯普京的密信正在圣彼得堡流传。[355]

斯托雷平的遇刺对拉斯普京来说是天赐良机，这挽救了他，但他也知道，这场丑闻完全可能毁掉他。享有一定程度自由的报纸上满是关于他的报道。“我永远不会给报界自由，”沙皇曾吹嘘道，“报纸只能写我想要它们写的东西。”但1905年的革命改变了这一切。不过，因为审查官不准报纸上出现拉斯普京的名字，报界就用了一个委婉语：“黑暗力量。”沙皇鼓励大臣审查报纸，皇太后则求助于政治家，去反对她的亲生儿子。1912年2月12日，明妮传来科科夫佐夫，以令人惊骇的不忠诚、泪流满面地谴责亚历山德拉：“我可怜的儿媳看不见，她正在毁掉皇朝和她自己。她竟对一个冒险家的神圣信以为真。我们都束手无策。”同一天，亚历山德拉命令“我们的朋友”去测试科科夫佐夫的忠诚。

“我打算永久性离开，”拉斯普京写信给他道，“想见见你，交换一下想法。你定个时间。”拉斯普京走进科科夫佐夫的办公室，坐下来，用他那眼窝深陷的灰眼睛沉默地盯着科科夫佐夫：“就这么死盯了我很长时间，仿佛他幻想自己在对我施什么催眠魔咒。”

“那么，我应当离开吗？他们在说我的坏话。”

“是的。你不应当来这里。而且你威胁了君主。”

“那都是谎言。我并没有坚持要求进宫。是他们召见我……好吧，我会走的！”科科夫佐夫在这场测试中失败了。他对沙皇说，拉斯普京是“典型的西伯利亚流浪汉”，这时尼古拉二世撒谎说，他跟“那个人”（拉斯普京）几乎不认识，“只见过他两三次”。尼古拉二世和科科夫佐夫此后再也没有讨论过拉斯普京的问题。

新当选的第四届杜马开会的时候，肥胖的杜马主席米哈伊尔·罗江科，一个忠心不二的君主主义者，决心要与沙皇对质，谈谈拉斯普京。明妮传唤了他。“不要那样，”她说，“皇帝不会信你。他内心纯洁，不会相信邪恶。”

“陛下，”罗江科答道，“这是关系到皇朝的问题。”

“上帝保佑你，”尼基的母亲匆匆追上来对他说，“但不要对他伤害太深。”

觐见一根接一根地吸烟的沙皇时，罗江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圣人拉斯普京出现在陛下的宫廷，这是不应当被容许的。”

“你说吧。”沙皇“低着头、顾盼左右”地说。

“整个政府，从各部大臣到秘密警察的下级官员，都动员起来，就是为了庇护这个冒险家。”沙皇允许他调查所有针对拉斯普京的指控，甚至带他去见了皇子阿列克谢。“我自我介绍说，我是俄国第一胖子”。罗江科回忆道。阿列克谢笑了。罗江科带着对拉斯普京十分不利的报告回来时，尼古拉二世仍然拒绝将拉斯普京逐出圣彼得堡。他给罗江科取了个绰号——“肥猪”。

亚历山德拉的朋友塞奈达·尤苏波娃公爵夫人——俄国最大一笔家产的唯一继承人——努力劝亚历山德拉相信，议员罗江科是爱国者。但皇后对她大发脾气道：“像罗江科这样的人，绞死都太便宜他了。”于是

明妮最后决定公开发表她的意见。“我们谈了格里戈里的事情。”尼基在1912年2月15日写道。阿丽克丝为拉斯普京辩护，说他是“了不起的人”，并谴责上流社会是“满脑子龌龊的长舌妇”，大臣“都是懦夫”。

拉斯普京的胡闹，以及反对他的阴谋，如今不仅蔓延整个皇宫，甚至闹到了育儿室。女教师索菲亚·丘切娃认为，拉斯普京现在还去拜访四位公主，已经不妥，奥尔加和塔季扬娜已经是大姑娘了。她的这个观点上了报纸。“育儿室里怎么啦？”皇帝问她，“所以，你不相信格里戈里的圣洁？如果我告诉你，那些艰难的岁月，我全靠他的祈祷才活下来呢？”尼古拉二世很少这么坦率，他揭示了自己与拉斯普京的关系的真相，并补充说：“他（尼古拉二世）不相信这种故事，因为纯洁的东西总是会招灰。”丘切娃争辩道：“您，陛下，内心太纯洁了。”他答道：“那么我是我的孩子们的敌人吗？”丘切娃被命令再也不要谈论拉斯普京的问题，但是这位女教师继续搬弄口舌，并图谋反对亚历山德拉。不过，她在教师的岗位上又干了两年。

亚历山德拉告诉安娜，大家恨拉斯普京，“是因为我们爱他”。亚历山德拉还告诉博特金医生：“圣人总是遭到诽谤。”

早在1909年时，拉斯普京曾把皇后的书信——她在其中宣示自己对拉斯普京的忠心——给疯癫的神父伊利奥多尔看。伊利奥多尔偷走了这些信，现在将其交给一名杜马议员，后者将其公之于众。新任内政大臣亚历山大·马卡罗夫没收了这些信，将其归还给沙皇。沙皇“面色煞白，紧张地从信封里取出信”，并将其放进了自己办公桌的抽屉里。沙皇本想用拉斯普京来缓解自己治国的压力，如今他却增加了沙皇的压力；尼古拉二世原本希望家庭成为他逃避公共职责的港湾，如今家庭却成了他的折磨。这一次，连亚历山德拉都转而反对拉斯普京了。他出局了。[356]

1912年9月，尼古拉二世和家人前往斯帕瓦，即他在波兰的猎苑。

八岁的阿列克谢跳上一艘小船，撞到了自己的腹股沟，那里肿了起来。10月2日，阿列克谢乘马车在斯帕瓦森林的颠簸小径上行驶，发了高烧，大腿根部和腹部大出血，身体垮了。一连十一天，他的惨叫都在猎苑周围回荡，他祈祷着："哦上帝，怜悯我！"他还哀求亚历山德拉："妈妈，救救我！"有时他觉得自己要死了："我死了之后，在树林里为我建造一座小小的石头纪念碑。"有一次，看到儿子的痛楚，可怜的尼基"痛哭流涕地跑到他的书房"。皇帝"和阿丽克丝轮流守护阿列克谢"，他们隐秘的痛苦令他们心碎。"可怜的小家伙，"尼基告诉明妮，"受了大罪，痛得抽搐，他昏迷不醒。"10月6日，他发烧的热度升高，胃部大出血。医生们劝说皇帝发布医疗公报，但不提血友病。"我死了之后，"阿列克谢问亚历山德拉，"就不会疼了，对吗？"8日，在尼基和阿丽克丝的注视下，阿列克谢接受了临终涂油礼。这孩子要死了。

亚历山德拉向正在西伯利亚家中的拉斯普京求救。次日，10月9日，她笑眯眯地说："我自己一点也不着急了。夜间我收到了格里戈里长老的电报。"

"上帝把你的泪水和祈祷送到我这里，"拉斯普京写道，"小宝宝不会死。"阿列克谢的热度退了。两天内，血止住了，肿也消了。不管这是奇迹，或者是母亲心情放松下来所致，还是病情已经到了最高点然后就自行消退，拉斯普京对沙皇夫妇来说不可或缺。[357]

与此同时，欧洲处于战争边缘。皇帝和杜马急于做好战争准备，以免真的发生战争，所以他们在为军队筹款，即所谓的"大方案"。苏霍姆利诺夫也在迅速地推动现代化，修建新的战略铁路。这意味着，到1917年时，俄国能够在区区18天之内动员100个师，比德国只慢3天。到1914年时，俄国的陆军军费投入超过德国，海军军费投入比德国只差一点。德国将军们目睹俄国超级大军的建立，现在他们相信最好尽快打仗，而不是等着俄国人做好准备。但是，俄军虽然享受慷慨的预算，但要克服

在训练、思维和技术上的落后，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实际上，军费如此之多，苏霍姆利诺夫想花都花不完。在利瓦季亚，首相警示君主，“您的军队状态极差”，并怪罪苏霍姆利诺夫。

“你说的很对，”沙皇答道，“钱不花，我们的军备就不能改善。”

亚历山德拉冷落科科夫佐夫。宫廷事务大臣去找他。弗雷德里克斯解释道：“沙皇让我向你表达他的不悦，因为你说陆军大臣的坏话。”随着列强在巴尔干的竞争激化、奥斯曼帝国衰败，欧洲各国互相之间的武力威胁越来越频繁。皇帝抵御不住重整军备的诱惑。“你说的总是对的，”他告诉首相，“但我不能拒绝给军队拨款。如果我们扑不灭巴尔干的火，后果不堪设想。”[358]

新建立的几个巴尔干国家注定会向俄国和奥地利求助，但1908年之后俄国和奥地利的分裂使这些国家更容易利用这两个焦虑的、衰弱的帝国之间的关系。俄国和奥地利都正好害怕战争，并希望维持现状，但双方都相信，在适者生存的斗争中，战争最终是必需的。俄国仍然非常猜忌奥地利的野心，所以栽培了多个斯拉夫国家，以阻止奥地利的扩张。这一次，战争的火花来自意大利，这是一个新建的王国，在帝国主义竞赛中落后，急于迎头赶上。1909年10月，尼古拉二世和伊兹沃利斯基访问了意大利，并与意大利人达成一致：将来意大利会支持俄国夺取两道海峡，意大利人则可以占据在今天北非利比亚的省份。1911年，意大利人进攻利比亚，威胁了欧洲的稳定，并且把巴尔干问题带到了着火点。苏丹暂时封闭了两道海峡，俄国的出口被阻塞，尼古拉二世的群臣惊慌失措，建议在一切太迟之前夺取两道海峡。

意大利征服利比亚，是战争的发令枪，使瓜分奥斯曼帝国治下欧洲部分的行动升级。好战的巴尔干斯拉夫人装备了新式武器，并且为了民族主义而癫狂，计划进攻脆弱的奥斯曼帝国，收复很久以前丧失的土地。沙皇和外交大臣萨宗诺夫鼓励他们的胃口，并协调他们组建一个巴

尔干同盟（围绕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和黑山），希望能控制这个阵营，利用它作为抵挡奥地利和德国向南扩张的屏障。[359]

萨宗诺夫身材矮小，长着丹凤眼，是个正派的莫斯科贵族。他的一名下属说他是“那种阴柔的斯拉夫人，随和而慷慨，但软弱且暧昧，反复无常，始终不肯努力做逻辑思维”。他是个温和的斯拉夫派分子，致力于和英法结盟以及夺取两道海峡的最终目标。他既有天真的理想主义，也有情绪化的不稳定，这使他不适合去对付巴尔干那些充满火药味的领土收复主义者。他希望运用俄国的否决来引导巴尔干同盟，如果发生战争，就由俄国去调停。比他更理智的人或许会努力约束斯拉夫人，与不稳定的奥地利做一笔交易，但萨宗诺夫是个情绪容易激动、反复无常的人。很快，外国人就称他为“摇摆不定的人”。亚历山德拉后来给他取的绰号是“湿漉漉的小鸡”或“薄饼”。

1912年10月8日，黑山国王尼古拉一世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在这场所谓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双方共投入120万军队。斯拉夫军队在所有的战线中都大获全胜，击败奥斯曼人。萨宗诺夫已经控制不了他自己豢养的怪兽。保加利亚人猛冲过色雷斯，进军君士坦丁堡。如果保加利亚占领了沙皇格勒，俄国会怎么办？“好吧，就由他们去吧。”尼基告诉德国皇帝的弟弟海因里希：可以允许保加利亚人占领君士坦丁堡，但只能是短期占领。“如果君士坦丁堡被占领，”萨宗诺夫解释道，“我们的整个舰队就必须出现在土耳其首都城下。”

在爱琴海海岸，塞尔维亚和黑山在吞并新建立的阿尔巴尼亚。奥地利将军们害怕塞尔维亚的港口会成为俄国的基地，威胁要对塞尔维亚开战。这刺激了圣彼得堡的好战情绪。萨宗诺夫主张保全阿尔巴尼亚，而仍然在斯帕瓦和生病的阿列克谢待在一起的尼古拉二世与尼古拉沙会合了。尼古拉沙是黑山公主的丈夫，也是巴尔干斯拉夫人的捍卫者。他鼓励尼古拉二世支持塞尔维亚人。奥地利大军云集在塞尔维亚边境。欧洲

在悬崖边缘摇摇欲坠。

苏霍姆利诺夫和沙皇达成一致，保留35万新兵，以备不时之需。随后，陆军大臣建议把他的军队调动到俄奥边境，而不是俄德边境，尽管奥地利和德国一定会互相援助。漫不经心的苏霍姆利诺夫计划启动他的部分动员，然后就带妻子去法国蔚蓝海岸度假。沙皇同意了。

与此同时，在距离君士坦丁堡20英里的地方，“狐狸”斐迪南一世正在期待加冕为皇帝，订购了豪华马车和自己设计的拜占庭皇袍。

1912年10月初，海军大臣伊凡·格里戈罗维奇将军建议，要么保卫君士坦丁堡，要么夺取两道海峡。萨宗诺夫说，如果俄国控制了君士坦丁堡，俄国就将得到“在两个多世纪中奋斗和牺牲的天然报偿”，沙皇将赢得莫大威望，于是“我们的国内生活将获得健康”，“政府和社会将团结起来”。俄国计划派遣5000名士兵去保护君士坦丁堡的基督徒，然后出动整支舰队。但俄国海军有没有能力执行这样一次行动，值得怀疑。

11月10日，苏霍姆利诺夫传唤科科夫佐夫到沙皇在皇村的书房。“沙皇在桌上摊开一张地图，开始镇定地、清晰地解释……决定动员”在基辅和俄奥边境的军队，并补充说：“我想强调，我绝没有对德国采取任何措施的意愿。”俄国已经濒临战争，首相却刚刚知情。

首相警告说，俄国的军事动员将会引发一场欧洲战争。

沙皇答道：“我不允许考虑即将爆发的战争。”他仍然相信自己的意志一定会成真。“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整个事情就是“摇摆不定的人”最早搞出来的，他如今又摇摆不定了，说他“被正在逼近的灾难惊呆了”。沙皇撤销了动员令，大度地告诉科科夫佐夫：“我甚至比你更感到满意。”但沙皇还是和苏霍姆利诺夫继续讨论军事动员计划，又讨论了一个月。最后，沙皇允许苏霍姆利诺夫调动骑兵部队到俄奥边境，但不

准他发起部分动员。

现在传来了好消息：奥斯曼人打退了保加利亚人。但俄国另外两个桀骜不驯的小兄弟塞尔维亚和黑山占领了阿尔巴尼亚北部及其亚得里亚海港口。这一次，奥地利发布了最后通牒，威胁对这两个国家开战，除非它们撤军。

“我会打到只剩最后一头山羊、最后一发子弹。”黑山国王威胁道。他有很多山羊，但没有多少子弹。萨宗诺夫拒绝支持黑山人，于是他们最后撤退了。战争的真正胜利者是“狐狸”斐迪南一世。他的保加利亚领土几乎扩大了一倍，令他曾经的盟友以及俄国大怒。沙皇转向更为可靠的小兄弟塞尔维亚，相信它不会把俄国拖进一场欧洲战争。[360]

阿列克谢的身体在恢复，但他的疾病引发了又一场危机。尼古拉二世的弟弟米沙的绰号是“懒虫”，这是因为他开车时常常睡着。他与娜塔莎·武尔费特相爱，后者是米沙的同僚军官的妻子，离过两次婚，“苗条、尊贵、柔美而具有温柔的优雅”。米沙和娜塔莎生了个儿子。但他向沙皇保证，永远不会娶她。现在，假如阿列克谢病死，米沙将再次成为皇储，沙皇绝不会允许他与娜塔莎结婚。他和娜塔莎逃避监视他的暗探局特工，私奔并横穿欧洲，在维也纳结了婚。弟弟在“所有人都在讨论战争”的时候利用阿列克谢的病为借口，让沙皇怒火中烧。“在他和我之间，”沙皇说，“呜呼哀哉，一切都结束了。”而此时他正在准备庆祝皇朝的三百周年纪念日。[361]

1913年2月21日，二十一响礼炮开启了三百周年大庆。尼古拉二世和亚历山德拉率领游行队伍从冬宫前往喀山大教堂听《感恩赞》的同时，杜马主席罗江科发现拉斯普京坐在为罗江科预留的位置上。拉斯普京说：“是地位比你高的人邀请我来的。”他跪下祈祷。

“别傻乎乎地胡闹了，”罗江科答道，“如果你不出去，我就揪着你

的胡子把你拖出去。”[362]

首先，沙皇及其家人乘船沿伏尔加河而下，抵达科斯特罗马。当初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就是在这里被推举为沙皇。拉斯普京也到了那里，坐在大教堂的前排。

科科夫佐夫写道：“无论走到哪里，我都察觉到群众缺乏热情，围观的人也不多。”最后他们抵达了莫斯科。在那里，5月24日，大庆活动终于开始。人山人海的群众（当然也包括拉斯普京）迎接沙皇夫妇。

“现在你能看到，诸大臣多么胆小，”亚历山德拉告诉“济济”·纳雷什金娜，“他们经常用威胁和预言革命来吓唬皇帝，但你看到了，你亲眼看到了，我们只需要露面，人民的心立刻就属于我们了。”列宁回忆道，在外界看来，“沙皇统治正如日中天”，“所有革命党派都被打垮了。沮丧、涣散、分裂、争吵、逃避和情色取代了政治的地位”。他的布尔什维克党内混入了很多警察特务。经济欣欣向荣。尼古拉二世和他的亲戚德国皇帝威利一样，收复了一些皇帝特权，但还在努力填补政权中央的真空。他的老资格秘密谋士梅谢尔斯基公爵建议他罢免科科夫佐夫。沙皇手下最有影响力的大臣亚历山大·克里沃舍因，一个狡猾的政客，曾是斯托雷平的盟友。他作为农业大臣，负责农民政策，所以是一个关键的谋臣。尼古拉二世的第一步是挑选一位年轻有为的总督和咄咄逼人的反动派尼古拉·马克拉科夫为新任内政大臣。但俄国君主制是一个覆盖了雕工精美的糖衣的结婚蛋糕，蛋糕里头没有真材实料。这是没有专制君主的专制统治。

一年前，在西伯利亚东北部的勒拿金矿，军队枪杀了150名罢工工人。这点燃了革命的希望。30万工人举行罢工。“勒拿的枪声打破了沉默之冰，”前不久第一次当选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斯大林兴高采烈地写道，“冰碎了。开始了。”但革命并没有开始。马克拉科夫出动了暗探局。白银时代的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后来调查过暗探局的档

案，他说暗探局是沙皇俄国“唯一正常运作的机构”。布尔什维克党遭到沉重打击。斯大林写道：“完全是逮捕、搜查和突袭的狂欢。”正在奥地利统治下的克拉科夫的列宁感到绝望。他觉得，革命“或许不会在我们有生之年发生”。

如今在莫斯科，群众似乎证实了尼古拉二世的成就，但这成就很脆弱。电影摄像机捕捉到了这样的画面：尼古拉二世和亚历山德拉走过红场，周围簇拥着大公和廷臣，全都穿着正式礼服，配着肩章和缎带。沙皇夫妇身后跟着穿着军服的阿列克谢，他病后还不能走路，由宫廷的一名哥萨克抱着。“我清楚地听见了悲哀的呼喊，”首相回忆道，“人们看到那可怜的无助的孩子，都哀叹起来。”群众为皇子画十字。一种狂野的不祥预感给现场气氛投下了阴影。白银时代的诗人、花花公子、文艺业余爱好者和审美家——勃洛克称他们为“俄国恐怖年代的孩子”——预感到即将降临的世界末日。他们做出的反应，是满怀末日感的、鲁莽轻率而病态的纵情享乐，在鸦片、撒旦崇拜和性高潮中寻求救赎、艺术和自由的真谛。象征派诗人和小说家安德烈·别雷警告道，“斗争会很艰难。世界上从未有过的艰难斗争。兽群般的黄种亚洲人……会用血海把欧洲的原野染得鲜红”，而圣彼得堡“将沉没”。随着罢工蔓延、战争阴云越来越浓，勃洛克感受到了一座火山的隆隆作响：

在俄国上空，我看到一团宁静地

向远方蔓延的火吞噬了一切。[363]

第五场 灾难

出场人物

尼古拉二世，皇帝，1894～1917年在位，“尼基”

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原名黑森的亚历山德拉公爵小姐），

皇后，“阿丽克丝”“阳光”

奥尔加，他们的长女

塔季扬娜，他们的次女

玛丽亚，他们的第三个女儿

阿纳斯塔西娅，他们的幼女

阿列克谢，他们的儿子，皇储，“小娃娃”

罗曼诺夫家族

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皇太后，亚历山大三世的遗孀，“明妮”

保罗叔叔，“皮茨”，妻子为帕莱公爵夫人奥尔加·皮斯托克尔斯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陆军总司令，高加索副王，“恐怖的尼古拉沙”，妻子为黑山国王尼古拉一世之女斯塔娜（“黑女人”或“乌鸦”之一）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尼古拉沙的兄弟，妻子为黑山国王尼古拉一世之女米莉察（“黑女人”或“乌鸦”之一）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宾波”“白乌鸦”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宾波的兄弟，“桑德罗”，妻子为尼古拉二世的妹妹谢妮娅

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保罗叔叔的儿子，杀害拉斯普京的凶手，尤苏波夫的朋友

玛丽亚，罗马尼亚王后，嫁给斐迪南国王，尼基的表妹，“米茜”

菲利克斯·尤苏波夫公爵，妻子为伊琳娜（桑德罗和谢妮娅的女儿），杀害拉斯普京的凶手

廷臣：各部大臣等

弗拉基米尔·弗雷德里克斯男爵，宫廷事务大臣，后成为伯爵

弗拉基米尔·奥尔洛夫公爵，沙皇的军事官衔总长，“胖子奥尔洛夫”

亚历山大·斯皮罗多维奇将军，沙皇卫队的指挥官

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首相，伯爵，“留声机”

尼古拉·马克拉科夫，内政大臣

弗拉基米尔·苏霍姆利诺夫将军，陆军大臣

伊凡·戈列梅金，首相，“旧的皮毛大衣”

亚历山大·克里沃舍因，农业大臣

尼古拉·亚努什科维奇将军，总参谋长

谢尔盖·萨宗诺夫，外交大臣，“摇摆不定的人”

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总参谋长

米哈伊尔·安德罗尼柯夫公爵，权力掮客，“上帝的副官”

阿列克谢·赫沃斯托夫，内政大臣，“尾巴”

鲍里斯·施蒂默尔，内政大臣，外交大臣，首相

亚历山大·特列波夫，交通大臣，后成为首相

亚历山大·普罗托波波夫，最后一任内政大臣

亚历山大·古契科夫，第三届杜马主席

米哈伊尔·罗江科，第四届杜马主席，“肥猪”

安娜·维鲁博娃（娘家姓塔涅耶芙娜），亚历山德拉的朋友，“单相思的家伙”“母牛”

伊丽莎白·纳雷什金娜-库拉金伯爵夫人，御橱总管，“济济”

圣人

格里戈里·拉斯普京，西伯利亚的圣人，“我们的朋友”

“皇子的病和皇后的宗教狂热并没有影响正常生活。”斯皮罗多维奇写道。对沙皇和他的女儿们而言尤其如此。1913年8月9日，皇室离开莫斯科，前往克里米亚。几位女大公此时已经如鲜花般绽放。奥尔加“非常俊俏，有着亮闪闪的蓝眼睛和可爱的面色”，很像尼古拉二世，而且是“最聪明的一个”，“意志坚强”。塔季扬娜高挑苗条，有着“英国式风度”，和她母亲一样是尽职尽责的组织者，但与母亲不同的是，“她喜爱社交，可怜兮兮地盼望朋友”。玛丽亚是最美的一个，开朗而俏皮，嘴唇丰润，金发，“眼睛极美，两颊红如玫瑰”。而阿纳斯塔西娅是个鲁莽的淘气鬼、假小子，“特别喜爱开玩笑”，是家里的开心果。

亚历山德拉“害怕女儿们和‘颓废社会’的过于老于世故或‘早熟’的姑娘待在一起”，所以几位女大公只能和“旗帜”号与哥萨克卫队的军官交往。奥尔加爱上了“旗帜”号上的帕维尔·沃罗诺夫中尉。“我爱他爱得不行”，她写道，并称他为“甜馅饼”。

阿列克谢仍然受到两名水兵保镖的保护，被禁止参加任何运动剧烈

的游戏。“我就不能有辆自行车吗？”他哀求父母。

“阿列克谢，你知道不行的。”

“其他的男孩什么都可以有，我为什么不行？”按照罗曼诺夫家族的传统，阿列克谢酷爱操练他在军事学校的朋友们。和每一位皇储一样，他对自己特殊的重要性有着强烈的认识。他那隐秘的疾病更是加深了这种感觉。他的父母没办法用纪律惩戒他。KR抱怨阿列克谢的餐桌礼仪粗野到了惊人的地步：“他不肯坐直身子，不肯好好吃饭，舔盘子，嘲弄其他人；看到这景象，皇帝常常转过身不看，而皇后则责骂自己的长女奥尔加没有管好他。”阿列克谢对自己的地位特别敏感。一名廷臣没有用他的全副头衔介绍他，他就高声训斥廷臣。在留存至今的影像里，一个女人用背对着他大约有一秒钟时间，就被他推推搡搡。沙皇称他为“可怕的阿列克谢”。“上帝呀，他真是喜欢恶作剧。”尼基用他那老派的英语对一名英国军官说。

9月28日，皇帝在利瓦季亚，密切关注无辜的别伊利斯的“血祭诽谤”审判。别伊利斯已经在狱中煎熬了两年，与此同时，政府在炮制针对这个犹太制砖匠的无法令人信服的仪式谋杀指控。司法大臣谢格洛维托夫认识到别伊利斯可能是无辜的，却没有撤销旨在加强沙皇与人民联系的审判。他为自己做了预防措施，将指控分为两部分：第一，别伊利斯是否犯有谋杀罪；第二，受害者是不是死于仪式谋杀。

一群科学“专家”，其中不少是有声望的教授，在基辅法庭做证称，放干基督徒儿童的血是犹太人的一项传统，并且受害者身上有十三处伤（这些伤口让全身的血流干），十三恰恰是犹太人的魔法数字。但精明强干的辩方团队推翻了这个案子。10月28日，别伊利斯被判无罪，不过陪审团“断定”受害者的确死于仪式谋杀。“我很高兴别伊利斯被无罪释放”，尼古拉二世在利瓦季亚得知消息后告诉斯皮罗多维奇，“因为他是无辜的”，但“这显然是一起仪式谋杀案件”。然而，就是他批准冤枉一

个无辜者的错案，还推动一个中世纪谎言的流传。[364]

回到圣彼得堡，尼古拉二世焦虑地密切关注狂热的巴尔干。保加利亚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取得了极大胜利，于是它的竞争对手塞尔维亚、希腊和罗马尼亚联合起来去抢夺保加利亚的战利品。这年夏季，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爆发了，保加利亚人在各条战线都吃了败仗，之前获得的战利品被其他几个国家瓜分。就连奥斯曼人也加入了战争。尼古拉二世说巴尔干各国是“品行端正的年轻人，却变成了顽固的流氓”，但他现在支持的是巴尔干最危险的一个流氓。塞尔维亚首相尼古拉·帕希奇来到圣彼得堡，确认了塞俄两国的联盟，这是为了防备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开战。[365]

11月，沙皇得知，德国将军奥托·利曼·冯·桑德斯被任命为防御两道海峡的奥斯曼军队的指挥官。前不久，年轻军官伊斯梅尔·恩维尔领导的“三位帕夏”军政府刚刚在君士坦丁堡夺权。恩维尔相信，只有振奋人心的战争和土耳其民族主义，才能挽救奥斯曼帝国。曾经是英国保护奥斯曼帝国去抵御俄国，但即便在俾斯麦时代，德国人就开始表示愿意成为奥斯曼帝国的新保护者。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曾两次拜访苏丹。在英俄结盟之后，恩维尔投奔德国，并开始重整军备，订购了新的战列舰，它们将主宰黑海。俄国不能承担这样的风险，因为它出口产品的50%要通过两道海峡。俄国曾希望拖延时间到自己完全做好战争准备，但时间已经不多了。恩维尔的两艘战列舰即将就位。至于利曼，德国人做了让步，同意了一项挽回颜面的妥协。

这些危机吸引了所有方面的注意力。如果德国威胁法国，那么巴尔干的火花就可能是拖俄国去对抗德国的唯一办法。从1912年秋季开始，法国总理雷蒙·普恩加莱（后来是总统）就确认，如果巴尔干出现危机，法国会支持俄国。与此同时，俄国的重整军备“大方案”的规模和成功也令柏林和维也纳大为警觉。如果德奥两国要阻挡俄国这台貌似势不

可当的推土机，时间也不多了。

1914年1月30日，沙皇罢免了谨慎而理智的科科夫佐夫。显而易见的接替人选是克里沃舍因，他曾推动沙皇罢免科科夫佐夫。但克里沃舍因狡猾地建议任命老戈列梅金——“直立的死尸”——为首相。[366]“我能期望什么样的成功？”“死尸”问道，“我就像一件旧的皮毛大衣。用樟脑丸收拾起来，保管几个月，仅仅为了一个场合才拿出来。然后我就被再次收起来，直到下次用得上的时候。”有戈列梅金主管政府，尼古拉二世重新行使自己的权力，但这只是增加了公共生活的不安。人们倍感挫折，因为1905年的承诺没有得到尊重。政府和杜马之间的僵局也越来越严重。内政大臣马克拉科夫提议发动一场政变来铲除宪政。“我对你的信的内容感到惊喜……它会让罗江科先生及其同伙受到我们的节制。”尼基如此写道。他更愿意把杜马变成一个顾问机构。他和其他大臣讨论这个计划，不过所有人都反对。[367]

2月，在阿尼奇科夫宫，皇太后为奥尔加和塔季扬娜初次进入社交界举办了舞会。“在1914年访问圣彼得堡的外地人，”桑德罗写道，“会感受到一种无法抑制的欲望，要在这座美丽的都城定居下来。它结合了古典美和生活的激情暗流，但它的鲁莽轻率完全是俄国式的。”在明妮的舞会上，沙皇发现自己在上流社会是个陌生人，与大家格格不入。“这里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他喃喃道。他的女儿们只能和哥萨克卫队的军官跳舞，因为她们不认识其他人。但现在奥尔加已经差不多十八岁了，到了嫁人的年纪。沙皇的首选是大公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368]。[369]

“德米特里非常帅气、高大、优雅，教养极好，有着深邃的深思熟虑的眼睛”，他的朋友菲利克斯·尤苏波夫回忆道，“他非常冲动、浪漫和神秘”，并且他“随时可以做出最疯狂出格的行为”。德米特里是尼基的堂弟，但几乎可以算得上是他儿子。他俩一起打台球、网球，一起狂

欢作乐。德米特里参加了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的马术比赛。他继承了自己的两个伯伯阿列克谢和谢尔盖的家产，[370]在谢尔盖的粉红色贝洛萨尔斯基-贝洛泽尔斯基宫过着奢靡的生活。他在皇帝面前没大没小、亲热而毫无距离感：除了他，还有谁能在皇帝面前开玩笑说自己一边想着皇后一边自慰？“皇后陛下身体安康否？告诉她，我经常思念她，我淹没在让自己丧失力气的、充满无用激情的泪水里，我抱着枕头思念她。”他在信的结尾也经常这样写：“我用热吻覆盖堂嫂的胳膊。”

德米特里和沙皇一起为了他在利瓦季亚勾引年迈的女廷臣而窃笑：“我希望我和你在一起。你晚上跳舞吗？那将是一个良机……让我顽皮地把弗雷德里克斯男爵夫人紧紧压到墙上……哈哈哈！”他最后的落款是：“我拥抱我那不合法的母亲（很遗憾，我是她的不合法儿子）。含泪地拥抱孩子们……我的心、灵魂和身体（屁眼除外）都属于你。德米特里。”他还为自己的信太长而道歉，提议：“你拉屎的时候拿着这封信吧。那样你就会度过一段愉快的、理想的时光，极端情况下还可以用它擦屁股（工作同娱乐结合起来）。”[371]

“几乎每个夜晚”，德米特里都和菲利克斯·尤苏波夫乘车去圣彼得堡，“到餐厅、夜总会以及和吉普赛人玩乐”。亚历山德拉听说了德米特里的冒险，觉得他不是奥尔加的合适对象。德米特里大公自己则爱上了罗曼诺夫家族的另一个适婚成员：沙皇的外甥女伊琳娜。[372]

尤苏波夫公爵是个双性恋和异装癖，是一个富可敌国的豪门望族的继承人。[373]他曾穿上自己母亲塞奈达的裙子，假扮女人在时髦的“熊”餐厅与军官们打情骂俏。他在牛津大学读书，在那里加入了布灵顿俱乐部，后来常到利瓦季亚打网球。1913年11月11日，在利瓦季亚，沙皇说他是“俄国第一网球手。他真能教别人两手”。尤苏波夫和他的朋友德米特里都爱上了女大公伊琳娜（桑德罗和谢妮娅的女儿），而她选择了尤苏波夫。“她芳龄十八，美艳动人，非常纯真，”她的侄女奥尔加

·罗曼诺夫大公小姐说，“她甚至不知道同性恋是怎么回事。但她和尤苏波夫的婚姻非常幸福。她个性很坚强。在罗曼诺夫家族，女人往往比男人坚强。”伊琳娜和尤苏波夫于1914年2月9日结婚，沙皇把皇帝马车借给新婚夫妇，并引领伊琳娜走进教堂。

现在，尼基和阿丽克丝必须直面奥尔加的婚姻问题。他们与外交大臣萨宗诺夫讨论了此事。“我一想到很快就要与我的女儿们分别，心里就害怕，”皇后告诉他，“我当然最希望她们能留在俄国……但这显然不可能。”

3月15日，奥尔加的追求者、罗马尼亚的卡罗尔同他的父母——魅力十足的米茜和笨拙的斐迪南（罗马尼亚王储）来了。米茜觉得，亚历山德拉“在她的世界与你们的世界之间拉开了不可逾越的距离……她那勉强憋出来的屈尊俯就的微笑是最让人丧气的印象之一”。“亚历山德拉讲话的时候，仿佛在窃窃私语，嘴唇几乎不动，就好像动嘴唇是莫大的麻烦。”两位母亲同意，孩子们“应当自己决定”。米茜“更喜欢和姑娘们待在一起，而不是和她们的母亲……姑娘们觉得我是好伙伴，带我去散步”。卡罗尔没能用他的魅力征服奥尔加。“我是俄国人，并且想一直当俄国人，”她告诉自己弟弟的教师吉利亚尔，“我不想离开俄国，爸爸也答应不会强迫我。”这是非常孝顺的情感，但是，如果她远嫁国外，可能就会保住自己的性命。罗马尼亚人走了之后，沙皇一家前往利瓦季亚。[374]

“我们过了非常幸福的两个月。”沙皇在一次克里米亚远足之后回忆道。但美中不足的是，有一个肥胖的害单相思的人在场。

因为皇后经常生病，她那圆脸庞的朋友安娜和沙皇待在一起的时间比皇后还多。她后来吹嘘，沙皇“对我的陪伴产生了一种超过一般的欲望，或许仅仅因为我是个完全健康、正常的女人”。

如果说安娜误会沙皇爱上了她，那么亚历山德拉准确地判断出安娜爱上了沙皇。安娜摆出为了爱而晕厥的姿态，在桌下用脚对沙皇献媚。“济济”·纳雷什金娜回忆道：“我们都注意到了她尝试与皇帝调情的那种令人震惊的方式。”尼基感到窘迫。安娜写道，“皇后越来越吃醋，对她丈夫和我的一举一动都很猜疑”，“还说了我一些非常不和善、非常残酷的坏话”。

“我的心很沉重、很烦恼。善良和爱总是得到这样的恩将仇报吗？之前是黑山姐妹，现在是她？”亚历山德拉问尼基，“我们把我们的心、我们的家给了她，甚至还有我们的私生活，结果就得到这样的报偿。不生气太难了。”让她高兴的是，尼基避开了“爱情场景和胡闹”以及“脚碰脚的游戏”。她现在把安娜称为“单相思的家伙”，或者干脆叫她“母牛”，并宣称：“我觉得她的肚子和腿都大得不得了（非常让人倒胃口）。”

沙皇一家在返回都城不久前，回访了罗马尼亚，部分是为了去谈婚论嫁，部分是为了争取罗马尼亚在可能发生的战争中的支持。他们乘船到康斯坦察，会见了年迈的国王卡罗尔一世、王储斐迪南和米茜。姑娘们“兴高采烈，在克里米亚晒得黝黑”，阿列克谢“很帅气，但有点被宠坏了”。至于尼基，米茜注意到他“多么可爱”，但罗曼诺夫家族离去之后，“我绝没有想到，我和他们再也不会见面了”。

在利瓦季亚度过的欢乐时光的末尾，尼古拉二世对一名廷臣说：“我们约定每年10月都在这里相见吧。”然后他停顿下来，接着说：“毕竟，在人生中，我们都不知道前面等着我们的是什么。”[375]

6月15日（新历的6月28日），也就是罗曼诺夫家族返回皇村的十天之后，奥地利大公弗朗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

刺客加夫里洛·普林西普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组织“统一或死

亡”（也叫黑手社）的年轻成员。他曾在塞尔维亚军事情报局的德拉古廷·迪米特里耶维奇上校（代号“阿匹斯”）那里接受训练。尽管塞尔维亚首相帕希奇对这起刺杀阴谋只有非常模糊的了解，奥地利人还是很快发现了刺客与塞尔维亚官方的联系。

奥地利军队的总参谋长（仅在1913年这一年，他就二十五次主张对塞尔维亚开战）提出，这起暴行是消灭敌人、挽救奥匈帝国的最好的，也许是最后的机会。这一次，老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和诸大臣同意了。但这会激怒俄国，所以奥地利需要德国的支持。在柏林，6月22日，德国皇帝表示无条件支持奥地利（这是导致战争的关键决定），却不知道法国已经承诺俄国，如果奥地利入侵塞尔维亚，法国将支持俄国；德国皇帝还不知道的是，英国已经秘密承诺支持法国。德国人建议奥地利人在俄国干预之前快速打赢战争。但这很成问题。7月7日，法国总统普恩加莱在访问圣彼得堡，所以德国人只有等他上路回国之后，才能给他发最后通牒。

沙皇和萨宗诺夫如今是关键的决策者。他们都觉得不大可能发生战争，但都同意，俄国不能容忍奥地利摧毁塞尔维亚。6月29日，亚历山德拉咨询了拉斯普京（他正在西伯利亚家中），给他发了一封电报：“这是严重的时刻。他们威胁开战。”读了电文之后，他走出自己家，被一个畸形的女人（警方报告描述她“没有鼻子，只有不规则形状的洞”）一刀刺中腹部。这女人可能是僧人伊利奥多尔[376]的爪牙。拉斯普京在为自己的生命挣扎的同时，尼基和阿丽克丝从圣彼得堡派去了一名医生。“我们大为震惊，”皇后写信给他，“我们的伤心无法用笔墨形容。”同时命令警方加强对拉斯普京的安保。随后沙皇夫妇乘坐“旗帜”号，进行了一次短暂的家庭游玩。虽然普遍传说亚历山德拉和拉斯普京对沙皇有极大影响力，但事实上在整个塞尔维亚危机期间，尼古拉二世都没有把自己的困境告诉妻子，更不要说拉斯普京了。他俩并没有那么重要。

7月3日，尼古拉二世得知，奥地利打算向塞尔维亚发最后通牒。“在我看来，”他说，“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资格向另一个国家提要求，除非前者已经决定开战。”

“可怕的时刻，”阿丽克丝发电报给拉斯普京，“请为我们祈祷！”

四天后，沙皇一家前往彼得宫城，去欢迎普恩加莱。“我们两国政府的全面盟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尼古拉二世如此告诉法国总统。普恩加莱下榻在大宫殿。当晚举办了隆重的宴会，据温文尔雅的法国大使帕莱奥洛戈观察，席间尽是“制服、绝妙的梳妆打扮、华丽的仆人号衣、全副辉煌与权势”，“贵妇小姐们的肩膀上佩戴的钻石让人眼花缭乱”。但所有人都和普恩加莱一起问：“奥地利会做什么？”

7月9日，沙皇和法国总统在红村检阅了6万军队。在尼古拉沙的宴会上，黑山的两个乌鸦警告萨宗诺夫不要摇摆不定，并告诉法国人，她们的父亲，即黑山国王，告诉她们“将会发生战争……奥地利会片瓦不留……你们会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德国会被消灭”。皇帝瞪了她一眼。“我必须控制自己，”斯塔娜结束时说，“皇帝在瞪我。”

在法国总统访问的最后一晚，即7月10日，乐队在“法兰西”号甲板上演奏的时候，普恩加莱告诉尼古拉二世：“这一次我们必须坚定。”普恩加莱乘船离去了。在塞尔维亚首都，奥地利人递交了最后通牒，刻意把条件规定得极其严苛，料定对方一定不会接受。尼古拉二世返回了彼得宫城。他“厌恶电话”，他的几个书房里都没有安装电话，“但他现在让人安装了电话线和电话机，和大臣长时间通话”。他的外交大臣第一次用这新鲜玩意儿打来电话，报告称奥地利的最后通牒十分严酷，“塞尔维亚不可能接受”，这是“德国人的阴谋”。萨宗诺夫说：“这意味着欧洲战争不可避免了。”

萨宗诺夫在圣彼得堡与英国大使和法国大使一同用餐，尼古拉二世

则在彼得宫城放下电话，唤来财政大臣彼得·巴克，让他做每周的觐见。沙皇出乎意料地向巴克透露，他不信任萨宗诺夫，因为他喜欢夸大其词。皇帝不肯相信德国皇帝会给好战的奥地利人无条件的全面支持。毕竟1905年俄国彻底瘫痪时德国皇帝并没有乘人之危，而且过去每一次危机德国和俄国都达成了妥协。巴克表示同意。但是，很多人的意见与萨宗诺夫相同。与此同时，塞尔维亚拒绝接受最后通牒。

次日，萨宗诺夫警告奥地利大使："你们在给欧洲点火。"他还告诉英国与法国使节："俄国将不得不开始军事动员。"上午11点，他会见了总参谋长尼古拉·亚努什科维奇。下午3点，他参加了大臣会议。萨宗诺夫第一个发言，说如果俄国"未能完成其历史使命"，它将变成"一个颓废的国家"。任何人都不应当怀疑，德国就是奥地利背后的力量。关键的大臣克里沃舍因试探性地支持萨宗诺夫，警示说"妥协不能保障和平"，不过"没有人想打仗"。他们的一致意见是建议开始针对奥地利的"部分动员"。

次日，即7月12日上午11点，沙皇召集各部大臣和亚努什科维奇到红村开会。这是夏季军事操练的地点，沙皇每天都从附近的彼得宫城赶来观摩。在红村，在尼古拉沙的宫殿，世界离战争更近了一步。尼古拉二世和尼古拉沙一起走进房间，然后坐在尼古拉沙大公和首相戈列梅金中间。沙皇"微笑着，但没有流露出感情"，转向萨宗诺夫，后者提议仅针对奥地利开始秘密的"部分动员"，并宣布一个准备性的阶段，称其为"战争准备时期"。沙皇很安静。尼古拉沙一言不发。尼古拉二世批准了部分动员，以防备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随后，沙皇和尼古拉沙去看了芭蕾舞，然后返回彼得宫城。

尼古拉二世决定留在与世隔绝的彼得宫城，这很奇怪。即便有了新电话机，那里还是太偏僻了。他辛辛苦苦赢得了独裁统治的权力，如今他的统治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专制君主却几乎不在现场，而把主动权交

给了萨宗诺夫和将军们。实际负责掌管军事的将军们发现外行的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和亚努什科维奇建议的是部分动员，便解释说，这完全是管理上的胡扯。如果他们针对奥地利做部分动员，那么如果有需求的话，如何全面动员去对付德国？只有一个合适的计划：19A计划。不过，那是用来实施全面动员的。

这些庸才中的很多人后来互相指责对方煽动战争。但俄国将军们知道，他们的动员会比德国的动员慢，并且启动得比奥地利晚，所以他们非常害怕，如果不抓紧动员，法国（和塞尔维亚）会被迅速打败，战争就这么输掉。他们这么害怕很有道理，因为德国的施里芬计划就是要猛冲过比利时，首先打垮法国，然后转身去消灭俄国。

尼古拉二世在想办法阻止战争。7月14日，沙皇写信给萨宗诺夫道：

> 我6点要接见你。我有一个很好的主意。不要错失良机。我会告诉你。我们是否可以通过与英法的协定，然后通过与德意的协定，建议奥地利将其与塞尔维亚的争吵呈交海牙国际法庭？在已经不可避免的事件之前，不能再浪费一分一秒。试试今天就办这事……我对世界的希望还没有泯灭。

尼古拉二世“每天在书房里和尼古拉沙大公与萨宗诺夫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他“半是茫然”地对待这一切。在彼得宫城，乡村生活懒洋洋地一天天过去：玩多米诺骨牌、打网球、游泳。

7月15日（新历7月28日），苏霍姆利诺夫在彼得宫城觐见沙皇的时候，沙皇看上去“心如止水，如果不是对时事漠不关心的话。仿佛没有任何东西在威胁和平的生活”。就在这一天，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了。尼古拉二世发电报给德国皇帝，请他去调停并约束他的盟友，“让他们不要太过分……俄国人民的愤慨极大，我也非常愤慨”。但下午6点时，他接见了萨宗诺夫。萨宗诺夫请沙皇批准两份法令，一份是命令部分动员，一份是全面动员。沙皇批准了面向奥地利的四个军区的动员。

次日，德国大使警告萨宗诺夫，如果俄国不停止其措施，德国也将动员。施里芬计划的时间安排极其紧张。在彼得宫城，亚历山德拉打电话给拉斯普京：“可怕的时代。为他祈祷。”拉斯普京的建议很清晰但与话题不相干。“我们的朋友始终反对战争，”阿丽克丝后来写信给尼基道，“他说巴尔干不值得全世界为之打仗。”

在“下别墅”，尼基接见了戈列梅金，后者仍然反对全面动员。他记载道，皇帝“打了网球”。“天气极其晴朗。”尼基和威利之间的皇家热线十分忙碌，这是一大串电报组成的让人糊涂的鸡同鸭讲，往往与大臣和将军们的意见相左。“你忠实的威利”同意尽自己最大努力去阻止奥地利人。晚上8点30分，尼基对德国皇帝与德国大使的立场差异感到糊涂，于是发电报给威利：“感谢你友好而致力于和解的电文。你的大使传达的官方消息的语调与之完全不同。恳求你解释何以有这样的差别。爱你的尼基。”

在城里，当晚7点，萨宗诺夫在外交部与将军们会面。亚努什科维奇意识到，部分动员远远不够。萨宗诺夫终于被说服，俄国必须全面动员。奥地利人在炮击贝尔格莱德。萨宗诺夫打电话给沙皇，解释道，全面动员是应对德国威胁的正确办法。沙皇同意了。沙皇和诸大臣签署了一道命令，将于半个小时之后，也就是晚上9点30分发出。但几分钟后，彼得宫城收到了德国皇帝的电文，声称“俄国的军事措施……将引发灾难”，而他（德国皇帝）将努力在维也纳和圣彼得堡之间斡旋。他要求尼古拉二世取消军事动员。

沙皇用他的新电话机呼叫苏霍姆利诺夫。

“我不会为一场恐怖的大屠杀负责，”沙皇说，“我们能暂时停止动员吗？”

“动员不是一个机械运作的过程，不能说停就停。”苏霍姆利诺夫如

此解释道。但尼古拉二世的意见压倒了他。尼古拉二世打电话给亚努什科维奇，后者则打电话给动员的总指挥。总指挥派一名传令兵到电报局，去命令停止动员。沙皇命令亚努什科维奇重新回到“部分”动员。这道命令在午夜前后发了出去。

凌晨1点20分，还是在彼得宫城，尼基努力挽救和平，在给德国皇帝的电文中泄露了秘密：“目前已经实施的军事措施是五天前决定的。”

“那比我们早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威利说，“沙皇在背着我们动员。”沙皇发电报请求德皇斡旋，而“事实上他一直在欺骗我……我认为我的斡旋是个错误。这意味着我也必须动员起来！”

在圣彼得堡，很多人在熬夜工作。萨宗诺夫告诉德国大使，“已经不可能停止动员”，尽管沙皇刚刚下令停止。

次日，即7月17日上午，尼基在日记里写道，“天气很热”，“在海里洗了个澡，很舒服”。将军们抱怨沙皇的犹豫不决，他们在总参谋部会见萨宗诺夫和克里沃舍因。他们拉拢杜马主席罗江科来支持自己。随后苏霍姆利诺夫和亚努什科维奇都打电话给沙皇，称“继续全面动员是必需的……以应对一场真正的战争”。

皇帝说：“（与德皇的）对话已经结束。”他们说服萨宗诺夫打电话给沙皇。沙皇“因为不习惯用电话，声音很踌躇，他想知道电话另一端是谁。我告诉沙皇，我是从总参谋长办公室打来电话”。

“你想怎么样？”尼古拉二世问。

“我恳求他下午见我。”外交大臣记载道。

电话另一端是更长时间的沉默。

“我下午3点见你。”

此刻，尼古拉二世承受的压力极其严酷。他儿子的瑞士教师皮埃尔·吉利亚尔此时见到了他，说“我被他那精疲力竭的样子惊呆了”。但尼古拉二世是在单枪匹马与他的整个军队高层、政府、议会和舆论对抗。沙皇需要这些方面的力量支持自己。我们带着先入为主的西方观念，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是专制君主和贵族，但我们有必要记得，俄国议员，从古契科夫到罗江科，素来是最猖獗的战争煽动和鼓吹者，他们号召援助塞尔维亚人、施加军事干预。

尼古拉二世能够拒绝开展军事动员吗？几乎完全不可能。因为那样的话，就完全逆转了不仅是自1905年以来，还有自1892年以来的一整套外交政策；并且就结束了俄国与英法的盟约，而突然投入德国怀抱。（斯大林的权力比尼古拉二世大得多，也不像他那样需要担心舆论，而斯大林在1939年与希特勒结盟，这个决定与尼古拉二世类似。当然，那同样也没有阻止战争。）如果尼古拉二世拒绝动员，就会激怒社会的所有方面，会导致他被废黜，甚至更糟糕的结局——彼得三世和保罗沙皇那样的命运（他俩就曾经逆转外交政策）。若要逆转外交政策，尼古拉二世就需要提前多年，乃至提前几十年来开始给俄国重新定位和转向。而此时已经太晚了。眼下，要阻止战争，唯一的办法是德国向奥地利施压，迫使奥地利接受英国的调停。

萨宗诺夫换上宫廷制服，乘火车出发了。与此同时，德国皇帝最新一批电文重复了前一天的威胁，这暴露了他之前的所谓斡旋只是个计谋。

下午3点，“疲惫而焦虑”的皇帝在书房接见了萨宗诺夫。作陪的有伊利亚·塔提谢夫伯爵，沙皇在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那里的军事联络官。沙皇打算派塔提谢夫去柏林，做最后的绝望尝试。

“已经太晚了吗？”

萨宗诺夫说太晚了。尼古拉二世把威利的电文给他看：“他提的条件是我们不可能接受的……如果我同意他的条件，我们就要手无寸铁地面对奥地利。那就太疯狂了。”

萨宗诺夫同意。沙皇沉默了，然后说：“这意味着数十万俄国人民会丢掉性命。我怎么可能不犹豫呢？”

“的确很难决定。”塔提谢夫说。

“我会决定的。”尼古拉二世的表情“流露出可怕的内心冲突”。最后，他“口齿模糊地”宣称：“你说得对。我们只能准备迎战，别无他法。传我的命令，动员军队。”萨宗诺夫打电话给总参谋长：“将军，发布命令。”亚努什科维奇为了防止沙皇再次改主意，此后就让人说“他的电话坏了”。

“把你的电话机砸碎。”萨宗诺夫说。

中央电报局发出了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第一道总动员令，让人难以置信的庞大军队就这样开始运动起来。俄国已经部署了最庞大的一支军队：120万人。在1914年余下几个月里，俄国将征召另外500万人；在即将开始的战争期间，还将招募1500万人。俄国将会有200万人死亡。

与此同时，拉斯普京在阿丽克丝的鼓励下，发电报给尼基：“可怕的风暴笼罩俄国。灾难、悲痛、黑暗、无光……您是人民的父亲沙皇，请不要允许疯子得胜、摧毁他们自己和人民。是的，他们会征服德国，但俄国怎么办？从没有过一个国家像俄国这样遭罪，被它自己的鲜血淹死。毁灭会非常严重，悲苦会无穷无尽。”这封颇具预言性的信是臣民在战争前夜写给君主的最让人震惊的一封信。拉斯普京后来宣称，如果

他当时在圣彼得堡，他将能阻止大战。这种说法真是夸大其词，但不管怎么说，尼古拉二世珍惜这封非同小可的信，流亡期间还带着它，并安排将它偷偷交给同情他的人，以确保这封信能保存下去。拉斯普京回城之后，尼古拉二世非常期待见到他。出人意料的是，沙皇没有把军事动员的事情告诉亚历山德拉。安娜在得知军事准备工作之后，跑回去告诉皇后，她“无比震惊，她无法理解，她无法想象皇帝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受了什么样的影响”。

7月18日（新历7月31日），德国皇帝动员了军队，开始实施施里芬计划，即通过中立国比利时，迅速打垮法国。同时，少量德军将在东普鲁士阻挡俄军。

苏霍姆利诺夫是俄军总司令的显然人选，但他估计这场战争会很短暂，因此更愿意待在陆军部，而建议尼古拉二世亲自指挥军队。沙皇渴望当总司令，但次日唤来了尼古拉沙，“我告诉他，在我能到军中之前，由他担任总司令”。尼古拉沙感受到“一种无法描述、无法磨灭、极其兴奋的感觉”，接受了沙皇的“神圣意志”，但补充说，他对作战计划一无所知。然后，他请堂弟承诺：“不管发生什么，哪怕丢掉了圣彼得堡、莫斯科，甚至西伯利亚，都绝不议和”。尼古拉二世同意了，然后去做晚祷。在圣彼得堡，下午6点，尼基祈祷的同时，德国大使泪流满面地三次请求萨宗诺夫停止军事动员，然后递给他宣战书。两人拥抱起来。随后，萨宗诺夫打电话给正在彼得宫城的宫廷事务大臣弗雷德里克斯伯爵。

尼古拉二世面露疲惫之色，脸上挂着眼袋，和家人一起做完晚祷回来。他们刚坐下吃晚饭，弗雷德里克斯就来找沙皇。沙皇和他一起去了书房。“我良心坦荡，”尼古拉二世告诉萨宗诺夫，“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去避免战争。”

亲人们紧张地等待着。皇帝从书房回来之后，面色苍白。先是亚历

山德拉，然后是四个姑娘，都流泪了。“战争！我之前还一无所知，”亚历山德拉告诉安娜，“一切都完了。”

“你们想象不到，我是多么高兴，因为不确定性终于结束了，”尼古拉二世次日上午告诉吉利亚尔，“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可怕的时期。”

沙皇原本应当遵照斯托雷平的“二十年和平”格言，但如果抛弃塞尔维亚不管，朝廷就会丧失威信、招致民愤，这是他的政权所无法承受的。在这个信奉荣誉的时代，这个同时浸淫于罗曼诺夫独裁统治、俄罗斯民族主义和亲斯拉夫团结精神的爱国者，做出了这样的体面的决定。当然还有一个考虑：这或许是俄国夺取两道海峡的最后一个机会。

只有一位成功的超级沙皇，比如彼得大帝再世，才有能力置身于战争之外而保住自己的权威——而那样的沙皇一定会求战心切。尼古拉二世之前收回了自己的权力，这使他在1914年的地位很脆弱。他憎恶战争的屠戮，但他和他那个时代大多数贵族议员一样，认为战争是一种能够振奋民族的仪式。他的立场和萨宗诺夫没什么差别。在1908年和1912年的耻辱之后，现在如果退缩，就意味着俄国彻底丧失超级大国的地位。而在尼古拉二世心目中，俄国是一个超级大国，俄国与罗曼诺夫皇朝是同义词。对他来讲，不捍卫俄国的地位，就像不当沙皇一样，是不可想象的。他是在为塞尔维亚而战，但在更深层，他是在为了挽救俄国而战。这是罗曼诺夫版本的俄国。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责平摊给欧洲许多国家，是一种时髦的做法。如果要分配罪责，那么主要的罪人应该是奥地利和德国，随后是塞尔维亚、俄国和英国。

这天下午，身穿陆军元帅制服的皇帝带着皇后乘船来到圣彼得堡（他将圣彼得堡更名为彼得格勒，这个新名字的德国味比较少）。在冬宫的尼古拉耶夫斯基厅，他们和5000名官员一起聆听了《感恩赞》。沙皇夫妇来到阳台上。2.5万群众双膝跪下。不到48小时之后，尼古拉二世写道，“好消息”，“英国对德宣战”。次日，“奥地利对俄国宣战。现

在局势很明朗了”。为了全国团结，杜马暂时自行解散。尼古拉二世沐浴在“民族激情的浪潮”中。[377]

俄国的动员取得了惊人的成功。400万官兵乘火车赶往俄德与俄奥边境上的各部队，尼古拉沙命令2个集团军攻入东普鲁士。德军将绝大部分力量用于在西欧进攻法国，所以东普鲁士的防御非常薄弱。

俄军最初的计划是从波兰的大部分地区撤军，以集中力量于中路，以便打击德国或奥地利。但出于政治原因，以及为了盟友法国的缘故，苏霍姆利诺夫制订了19A计划。这是一个妥协方案，用4个集团军进攻奥地利，2个集团军进攻东普鲁士。

法国恳求支援。亲法的尼古拉沙毫不犹豫，命令针对奥地利和东普鲁士的两个攻势同时发起，尽管这两路俄军都还没有做好战斗准备，并且在东普鲁士的行动需要多得多的兵力才行。然而，他进一步减少了进攻东普鲁士的兵力。“上帝和圣女贞德在我们这边。”尼古拉沙告诉法国大使。7月29日，伦嫩坎普夫和萨姆索诺夫指挥的俄军攻入东普鲁士，旨在包围马祖尔湖区[378]周边的德军。同时，南路俄军入侵了奥地利的加利西亚。

8月7日，俄军打赢了第一场战役，但伦嫩坎普夫随后失去了与德军的接触。一个新建的德军指挥部，在保罗·冯·兴登堡将军和参谋长埃里希·鲁登道夫的领导下，察觉了俄军协同能力的缺乏。俄军内部的通信联络很差，尼古拉沙的总司令部与各个集团军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络。总司令部只能向华沙的电报局发电报，然后用汽车将电文送到前线。8月16日，兴登堡留下一小支部队牵制伦嫩坎普夫，然后包围了萨姆索诺夫的第二集团军。这就是坦能堡战役，德军俘敌10万。萨姆索诺夫自杀。德军在马祖尔湖区周边的第二次攻势将俄军逐出了东普鲁士。但在南路，俄军攻入了加利西亚，发回捷报。[379]

在皇村等待消息的沙皇夜不能寐。访问总司令部之前，他在安娜的别墅接受了拉斯普京的祝福。亚历山德拉写道：“我们的朋友昨天见到您，非常高兴。”但她已经在怨恨尼古拉沙的突出地位。拉斯普京向沙皇警示：“乌鸦们想让尼古拉沙得到彼得格勒的宝座或者（新建的）加利西亚大公国。格里戈里非常爱你，不能容忍尼古拉沙如此嚣张。”皇后开始干预政治：“我如今拿与我无关的事情来烦您了。”

9月19日，皇帝乘火车抵达尼古拉沙的总司令部，即最高统帅部，它位于巴拉诺维奇，这是一处由白桦林中间的若干火车车厢组成的绿洲。参谋军官、盟军代表和一大群大公在那里用午餐、闲聊和听报告会。这个风平浪静到诡异程度的地方被尼古拉沙称为“我的隐居地”。他赞扬他的副官，即他的弟弟彼得，说彼得是“我的安眠药”。沙皇思忖道，的确，“很难想象距离这个地方不远正在打一场大仗”。

尼古拉沙的外表和语调都非常像一个罗曼诺夫军事领袖，但这个现年五十七岁的骑兵从来没有指挥过一场战役，并且出人意料地消极。“他逃避谈正事，把找他的人都送去见亚努什科维奇。”近卫军指挥官弗拉基米尔·别佐布拉佐夫抱怨道。尼古拉沙任凭将军们争论战略，“自己不碍他们的事”。名义上的总参谋长亚努什科维奇比他好不了多少，他只不过是个军队文员，被苏霍姆利诺夫提升到这么高的位置，完全是因为苏霍姆利诺夫不希望出现一个有能耐的竞争对手。亚努什科维奇是个无能的傀儡，经常试图辞职。事实上，最高统帅部几乎是个幽灵指挥部。区区1台休斯设备[380]和60个人，要管理600万大军。各条战线的表现也很差，互相之间几乎没有协调，并且常常延误或无视最高统帅部的命令。沙皇在马车上为流泪的尼古拉沙授勋，并传达了亚历山德拉的请求，即让拉斯普京访问最高统帅部。随后，尼古拉沙告诉他的幕僚，如果拉斯普京敢露面，他就把拉斯普京绞死。这句话很快传到了浅紫色的皇后闺房。

尼古拉沙自信满怀。几周后，当他的朋友胖子奥尔洛夫访问最高统帅部时，尼古拉沙说：“一切顺利，士气极好，士兵们打得非常英勇。”尼古拉沙计划从波兰东部猛攻进入德国腹地。[381]

在国内，沙皇的女儿们感受到了现代战争的可怕力量。沙皇乘火车到各地检阅部队的时候，皇后和女儿们在叶卡捷琳娜宫建立的军医院当护士。创办这家医院的大部分资金是富有的犹太银行家和慈善家德米特里·“米季卡”·鲁宾斯坦提供的，他成了拉斯普京的朋友。在那里，亚历山德拉、奥尔加和塔季扬娜，后来还有安娜，护理着伤员残缺的身体，目睹了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恐怖景象。

阿丽克丝照料了一个可怜的身体残缺的年轻人，“他几乎已经不像个人，被打得遍体鳞伤，恐怕只能截肢，伤情极重，但希望能保住肢体，情况惨不忍睹。我清洗伤口，涂碘酒”，并帮忙插导尿管。她的女儿们也目睹了一名伤员死去，但“姑娘们表现都很好，没有一个人惊慌失措，她们非常勇敢”。11月26日，亚历山德拉对这种全新的、残暴的战争做了思考：“唉，我们之前都知道，这场战争将是史上最血腥、最可怕的一场。果不其然。”

她们都与自己照顾的年轻伤员产生了感情。阿丽克丝是天生的护士，看到自己最喜爱的男孩死去，十分伤心。“你太太觉得特别悲伤，”她告诉尼基，“我那可怜的伤员朋友死了。”但病房里也有乐趣、枕头大战和爱情。奥尔加爱上了一个年轻的格鲁吉亚士兵。至于安娜，亚历山德拉抱怨她自私。“你回来之后要和善但坚定，”亚历山德拉告诉沙皇，“不能允许她那样打情骂俏。”

但亚历山德拉在战争中如鱼得水。安娜回忆道：“皇后忘记了自己的疾病和虚弱，这个时期的她状态最佳。”[382]

9月，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向波兰南部发动攻势，然后转向北方，威

胁华沙。双方打了个平手。但在南线，俄军风卷残云般大败奥军。尼古拉沙准备入侵德国，德军却于10月29日先发制人，向罗兹[383]发动进攻，俘虏10万俄军。尼古拉沙十分惊恐。他罢免了一些将军，下令开始有限的撤退。

11月19日，沙皇访问最高统帅部，看到了颇受打击的尼古拉沙，“他经历了可怕的时光”。炮弹、步枪、靴子和马匹已经很匮乏。苏霍姆利诺夫之前没有为一场漫长的战争做好准备。没有人预想到战争会如此激烈，储备的炮弹会消耗得这么快。杜马主席罗江科拜访尼古拉沙，讨论了这场危机。双方同意绕过无能的陆军部，而通过公共组织和私营实业家来获取补给。罗江科问尼古拉沙是否真的曾威胁要绞死拉斯普京。“大公笑了，说：‘嗯，不完全是这样。’”然后透露了他对“亚历山德拉皇后的恶劣影响的厌恶。她阻碍一切。大公认识到，皇后恨他，希望将他撤职”。

现在他必须对付第三条战线。恩维尔帕夏领导奥斯曼帝国参战，站在德国那边。10月16日，奥斯曼战舰（刚从德国海军转入奥斯曼海军）炮击敖德萨。12月，奥斯曼帝国的这位副大元帅发动了一场越过高加索山脉的声势浩大但鲁莽轻率的攻势。俄军在当地的指挥官惊慌失措，下令撤退并逃回第比利斯；恐惧在俄国人当中蔓延，当地指挥部癫狂地向尼古拉沙报告称，他们已经开始撤出第比利斯，如果不是撤出“整个外高加索”的话。

在最高统帅部，尼古拉沙请英国使节转达，希望英国人把奥斯曼军队从高加索吸引到别处。这个请求被送到了陆军大臣基钦纳伯爵和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那里。他们决定进攻达达尼尔海峡。不过，高加索俄军的恐慌没有持续多长时间。恩维尔的攻势以灾难告终，损失了约4万人，俄军继续向奥地利的加利西亚腹地进军。在伦敦，达达尼尔海峡攻势的筹划工作在继续。[384]

1914年底，在主战线上，双方的位置都和战争爆发时差不多，但俄军在这五个月里已经损失了180万人。俄军的失败暴露了高层的严重无能和腐败。苏霍姆利诺夫和他那花里胡哨的妻子遭到抨击。“她是个庸俗的女人，灵魂粗俗。”阿丽克丝这样告诉尼基。苏霍姆利诺夫“陷入绝望”。

1915年1月25日，尼古拉沙和亚努什科维奇命令“清洗”整个战区，手段则是驱逐“所有犹太人和可疑人员”。尼古拉沙和沙皇一样反犹，曾告诉国防委员会，犹太人是“讨厌的元素……他们的思维模式令人厌恶，他们软弱、怯懦、缺乏责任感”。说类似德语的意第绪语的犹太人被怀疑是叛国者。尼古拉沙扣押了一些犹太人作为人质，并处决了嫌疑犯。约50万犹太人遭驱逐，哀鸿遍野，甚至内政大臣马克拉科夫都抱怨道：“我不是亲犹太分子，但我也不赞成这样的做法。”[385]

沙皇佩服尼古拉沙承受重压时的表现。“我必须说，他独自一个人并且情绪平静的时候，就很可靠，我的意思是他的判断很准。”他在1月26日如此告诉亚历山德拉。但尼古拉沙对拉斯普京的敌意让她很愤慨。这个月早些时候，安娜遭遇火车事故，头部负伤，险些丧命。大家估计她会死，直到“我（安娜）睁开眼睛，看到高瘦的拉斯普京站在我床边。他紧紧盯着我，用平静的声音说：‘她能活下去，但会永远残废。’”这次事故让阿丽克丝恢复了与安娜的亲密，并加强了她们对拉斯普京的信仰。

军事挫折、补给匮乏和政府无能，使尼古拉沙在前线后方的庞大区域极大地扩张了最高统帅部的近似独裁的权力，并疯狂地搜捕奸细。尼古拉沙警告称，在东北战线，“我预测再过几天就会连一发炮弹都没有了”。为了解释自己的战败，他鼓励对所谓德国间谍的搜捕。不过，他这么做也是为了打倒自己的政敌苏霍姆利诺夫。2月18日，他逮捕了苏霍姆利诺夫腐败的好友谢尔盖·米亚索多夫上校。尼古拉沙确保米亚索

多夫被判有罪，下达判决五个小时之后就将他绞死了。米亚索多夫的三名同僚，都是犹太人，也被绞死。另外四名犹太人被判无罪，尼古拉沙命令重新审理，将他们绞死。苏霍姆利诺夫地位受损。尼古拉沙无疑相信他绞死的那些人有罪，但事实上他们几乎完全无辜。他这么做也损害了政府的威信。他绝不会想到，人民会猜测罗曼诺夫家族成员自己也是德国特务。[386]

皇帝赶回最高统帅部，心里充满希望："前线情况很好。"2月6日，英法军队进攻达达尼尔海峡，试图打破西线的僵局，迫使土耳其退出战争并改善通往俄国的补给线。而萨宗诺夫与英法谈判，希望战后由俄国控制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德拉为了这前景激动不已，还做了一番研究："我在重读'我们的朋友'在君士坦丁堡时写的信。哦，若能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做弥撒，将是多么伟大的日子。"[387]

"就在这时，"尼基在3月9日告诉阿丽克丝，"尼古拉沙匆匆上了我的马车，气喘吁吁，眼含泪水，宣布我军占领了普热梅希尔[388]（在奥地利统治下的加利西亚）。感谢上帝，突然有了一线光明。哦，我的爱，我多么开心！"尼古拉沙和尼基一起喝香槟，庆祝俄军俘虏了13万奥军。沙皇立刻计划去视察新征服的土地，但拉斯普京明智地提出质疑，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我们的朋友'觉得这样更好：你等到战争结束之后再去新占领的地区。"亚历山德拉比以往更加猜忌尼古拉沙，补充道："不要让N陪你去。你必须是主角。你一定觉得我是个爱唠叨的老母鸡，但如果其他人不考虑这些，我必须考虑。"亚历山德拉现在执迷地敌视颇受欢迎且威风凛凛的尼古拉沙。无论是从外貌还是从威望看，沙皇在尼古拉沙面前都黯然失色。尼古拉沙不是一位优秀的军事家，但和英国的基钦纳勋爵一样，是绝妙的海报形象。

"展现出你才是主人，"亚历山德拉告诉尼古拉二世，"亲爱的，原谅我，但你知道，你太善良、太温和了。有时高嗓门和严厉的目光能够

创造奇迹。”至于尼古拉沙，“你在他之上”。她感到自己必须威吓尼古拉沙。“你（尼古拉二世）觉得我是个烦人的讨厌鬼，但女人有感觉、有见解。”但尼基并不总是同意她的意见。

“亲爱的，我和你意见不一样……恰恰相反，总司令（尼古拉沙）必须陪我去。”她害怕丈夫被“腐朽恶毒的犹太人”暗杀，但和他一样因为新的征服而喜悦：“尼古拉一世若在世，一定会高兴吧？”

4月9日，皇帝骑马胜利进入利沃夫[389]，周围簇拥着一排排哥萨克近卫军。随后，他写道：“我睡在老弗朗茨·约瑟夫曾睡过的床上！”[390]

但俄国的光荣很短暂。柏林不会眼睁睁看着奥地利垮台。1915年4月19日，德军在戈尔利采-塔尔努夫[391]附近发动进攻。尼古拉沙撤退了。俄军有10万人死亡，75万人被俘。[392]6月9日，利沃夫被德军占领。更糟的还在后面，德军横扫波兰。沙皇努力让最高统帅部的将军们镇定下来。他补充道，尼古拉沙“在我的小屋里哭泣，问我是不是在考虑找一个更能干的人取代他”。俄军一个月就损失了30万人，但尼基承认，“唯一让我焦虑的”“是弹药匮乏”，还缺30万支步枪。大多数国家在战前的炮弹储备都仅仅是为了应付一场短暂的战争，而俄国订制新弹药和转入战时经济的过程极其缓慢而笨拙，而且不肯花费必需的金钱。开始还仅仅是补给出现问题，后来则发展为公开的丑闻。一切都被归咎于缺少炮弹，这加剧了军中的信任危机，削弱了国家的权威。莫斯科爆发了反德暴乱，但尼古拉二世看不到其严重性。“你总是写什么舆论，”他告诉一名记者，“但我们俄国没有舆论。”

承担主要罪责的是苏霍姆利诺夫和炮兵总监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就是芭蕾舞女小K的情夫。小K发了大财，刚刚在彼得格勒建了一座装饰派艺术的豪宅。尼古拉沙和他的将军们与杜马政客和报界联手，一起要搞垮苏霍姆利诺夫。他随即被捕，看样子要被处决了。最高统帅部发动了一场针对间谍和发国难财者的大搜捕。搜捕的很多受害者

是犹太人，被怀疑对俄国不忠。拉斯普京的盟友、银行家“米季卡”·鲁宾斯坦，曾为亚历山德拉的慈善活动出资，包括在皇村建军医院，还出钱给新建的俄国空军，他期望得到奖章和宫廷职位，然而他却被逮捕了。拉斯普京向亚历山德拉求助，她则向四面遭到攻击的尼古拉二世求情。尼基去最高统帅部的时候，阿丽克丝写道：“这一次我让你走时，我的心情很沉重。你独自承担了一切，这么勇敢。让我帮助你，我的宝贝。一个女人肯定有办法能帮助你。我多么渴望减轻你的重担。而群臣互相争吵……这让我大怒。”诸大臣“必须学会在你面前颤抖……你记得，菲（利普）先生和格（拉斯普京）说过同样的话”。

亚历山德拉怪罪尼古拉沙战败是因为他摒弃了拉斯普京：“真希望尼古拉沙不是这样子，希望他没有反对圣人。”沙皇加强了拉斯普京身边的安保。拉斯普京回到了彼得格勒。在遇刺几乎丧命之后，他虚弱而惶恐，热切地支持沙皇夫妇、反对自由派社会和尼古拉沙。1915年3月，急于提升拉斯普京宗教声誉的亚历山德拉出版了他对耶路撒冷的回忆录（他口述，由她编辑），并命令他在克里姆林宫教堂祈祷。这次访问克里姆林宫，拉斯普京没有做圣洁之事，却纵情狂欢了一场。他始终感到压力很大，于是纵酒狂饮，与娼妓幽会。其中几个妓女于3月到莫斯科与他会合，狂欢了几天，引发了他最骇人听闻的一桩丑闻。很快就有风言风语在传播，称拉斯普京在雅尔餐厅[393]与吉卜赛歌手嬉戏，用警方的话说他成了“性变态”，醉醺醺地吹嘘自己与皇后的床事，“那老太太……我让她怎么样，她就怎么样”。餐厅的客人问他，他是否就是著名的拉斯普京。为了证明，他脱下裤子，甩弄自己的阳具，周围“女人尖叫、男人咒骂、玻璃杯摔碎、有人猛敲门”。6月，也就是上述所谓丑闻发生仅仅两个月之后，弗拉基米尔·久尼科夫斯基将军，一个交际甚广的贵族和前近卫军军官，兴高采烈地将拉斯普京的黑材料（这是今天俄国人的说法）交给沙皇，里面详细记述了拉斯普京的丑行。尼古拉二世冷漠地将材料放进抽屉，要求严格保密。亚历山德拉怒不可遏地谴责久尼科夫斯基的文件完全是无中生有。这一次，她是正确的。久尼科

夫斯基说的许多所谓“目击证人”根本就不在现场。新的研究表明，久尼科夫斯基下令捏造了整件事情，以搞垮拉斯普京、挽救君主制。沙皇夫妇拒绝相信黑材料，于是久尼科夫斯基将文件拿给尼古拉沙和亚历山德拉的其他敌人看。很久之后，就连历史学家也相信这些材料是真的。最终，久尼科夫斯基的文件推动了他希望挽救的君主制的灭亡。亚历山德拉说他是“叛徒”，要求将他撤职。从此以后，任何对拉斯普京的谴责，她一概不信。亚历山德拉意识到，就连警察也要搞垮“我们的朋友”，于是她和拉斯普京一起努力寻找一位能够保护他的内政大臣和警察总长。

在最高统帅部，随着前线部队的撤退，尼古拉沙向自己的神父发泄对亚历山德拉的憎恨：“把她关进修道院，一切就不同了，皇帝也会不同。她会毁掉所有人。”胖子奥尔洛夫忠于沙皇，但也是尼古拉沙的朋友，在疯狂地搞阴谋。“我们在经历危险的时期，”他于6月2日写信给亚努什科维奇道，“革命的恐怖乌云在逼近。”沙皇必须罢免苏霍姆利诺夫，“让他们尝点甜头”，但“如果我们不成功，那么我们还有大公（尼古拉沙）作预备队”。这话传到了亚历山德拉那里，她告诉丈夫，胖子奥尔洛夫在图谋政变。

“一切都很严重，现在尤其难受。”阿丽克丝在6月10日写道。尼基妥协了。三天后，在最高统帅部，沙皇遵照尼古拉沙的建议，罢免了苏霍姆利诺夫和马克拉科夫，任命一些温和派来接替他们。在附近的车厢里，尼古拉沙兴高采烈，“快速跳起来，跑到圣像前，亲吻它。然后同样迅速地躺倒在地，双腿踢向空中”，哈哈大笑，“我高兴得想翻跟头”。矛盾的是，前线的灾难越严重，尼古拉沙就越是受欢迎。沙皇连自己倒台的大臣都保护不了。苏霍姆利诺夫的确无能而腐败，但如今他被以叛国罪逮捕，将受到一个高级调查委员会的审判，可能面临死刑。

俄国需要动员现代化的战时经济，同时人民在呼吁自由主义改革，社会上又掀起了恐惧和搜寻间谍的狂潮。6月14日，在最高统帅部，沙

皇与尼古拉沙达成一致，重新召开杜马，并组建一个特别国防委员会，负责在各部大臣、志愿者组织和战争工业之间协调。终于，通过在军械生产合同上一掷千金，政府开始生产出前线所需数量的炮弹。[394]在庞大开支的刺激下，经济开始迅速增长，但如此一来，供应方面的一系列瓶颈又引发了新的危机。

杜马要求建立国民政府，尼基拒绝了，于是议员们组建了一个进步的反对派。尼古拉二世曾经向社会和尼古拉沙屈服，但如今他对此十分怨恨。“我的亲爱的，你应当更专制。”阿丽克丝建议道。她憎恨新的大臣。“我不喜欢尼古拉沙和这些大臣会议扯上关系，”她在6月17日写道，“他用大嗓门和手舞足蹈来强迫诸大臣。”尼古拉二世需要她。“格里戈里说，大家很害怕我（阿丽克丝）的影响，因为他们知道，我有顽强的意志，能够看透他们，帮助你坚定起来。”她提醒他道：“我们的第一个朋友（菲利普先生）给了我那个铃铛，能够发警报，让我提防心术不正的人……上帝希望你可怜的妻子当你的帮手，格里戈里始终这么说，菲利普先生也这么说。”沙皇常常在前线，所以他和皇后现在每天都要写好几封信，一共交换了约1600封信，其中阿丽克丝的信用她那别具一格的英语揭示了她越来越疯狂的声音。

“永远不要忘记你的身份，你一定要当专制的皇帝！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去接受宪政。”然后，她讲到了问题的核心：“现在谁都不知道究竟谁是皇帝。你必须管管这里的司令部，把大臣召集到那里！”仿佛为了缓和这轮炮轰，她补充道：“可怜的小宝贝，我冗长的、抱怨的信是不是让你生气了！”

7月22日，德军占领华沙。俄军还在撤退。“不能这样下去。”尼古拉二世告诉安娜。8月4日，考那斯[395]向德军投降，有人发现尼古拉沙在最高统帅部的车厢内哭泣：“我还能怎么办？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但皇帝知道该怎么办。“你不知道，我克制自己不去接过我心爱军

队的指挥权，是多么困难。”他向单相思的安娜透露道。他必须接管军队，但这样就会让君主身处险境。诸大臣得知他的这个想法后，都恳求他不要这么做。

亚历山德拉将拉斯普京从他的西伯利亚老家唤到都城，让他鼓励沙皇。拉斯普京于7月31日抵达彼得格勒，见了尼古拉二世两次，然后回家，并发来神秘莫测的电报：“坚定是磐石，动摇害死所有人。”

尼古拉二世找到了上帝的指导。“我在宏伟的教堂里，站在我们救主的巨幅圣像对面，”他后来回忆道，“这时我内心有个声音似乎在告诉我，让我下定决心，除了‘我们的朋友’告诉我的话，还把我的决定写给尼古拉沙。”

诸大臣得知皇帝即将接管军队，都十分愤慨。8月6日，皇帝正式写信给尼古拉沙道：“我已决定执掌最高指挥权……我任命你为高加索副王。”他继续写道：“如果你犯了任何错误，我都原谅你。”次日，诸大臣恳求沙皇不要亲自指挥军队。沙皇情绪紧张，紧攥着安娜给他的一幅经过拉斯普京祝圣的圣像。“你们要说的我已经听了，”他答道，“但我固守自己的决定。”诸大臣对他的军事才干没有一丝一毫信心，尽管他选择了能干的将军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夫为总参谋长，并且新的最高统帅部的水平比尼古拉沙的象征性总司令部提高了不少。但是，沙皇的职责应当是治理国家。

沙皇亲自指挥军队的想法并不一定荒唐。所有参战国，包括英国，都面临着类似的信任危机。全面战争需要极大的牺牲，而这样的牺牲需要有魅力强大、合法的领导人。皇帝可以在最高统帅部接管指挥权，要么任命一名全权大臣，如克里沃舍因，来解决补给危机；要么指定一个议会政府，让罗江科来领导；要么任命一个军事独裁者，比如尼古拉沙。带着后见之明去批评沙皇的决定是很轻松的事情，但在当时并没有显而易见的答案。[396]而沙皇仅仅亲自裁定了一半关键问题，剩下的一

半他留给亚历山德拉处置。

尼古拉二世在会议结束时说："先生们，两天后我将前往最高统帅部。"他走出会议室时"汗流浃背"。

此后，诸大臣秘密开会。8月22日，十三位大臣中的十位签署了一份以辞职相威胁的信。这是罗曼诺夫皇朝历史上第一次有大臣哗变。亚历山德拉"惊恐万状"。[397]

同一天，尼古拉二世在莫吉廖夫接管了最高统帅部。亚历山德拉写来一封鼓舞人心的信，主动提出她可以接管俄国内政：

> 上帝比以往更亲近你。他们此前从未见过你如此坚定……亲爱的，我在这里。不要嘲笑你的傻老婆，但她有着别人看不见的男人的本事……告诉我怎么办，运用我。在这样的时期，上帝将给我力量，让我帮助你，因为我们的灵魂在为正义而战，去抵抗邪恶……你的统治的荣耀开始了，他（拉斯普京）是这么说的，我绝对相信这话。你会战胜所有那些犯愚蠢错误的人，懦夫，盲目的、思想狭隘和不诚实的家伙……但要快点确定尼古拉沙的提名，不要耽搁……好好睡吧，我的阳光、俄国的救主。

他把拉斯普京的梳子带在自己身边。"记住，在遇到难事的时候和需要做困难决定之前，梳梳头。这把小梳子会帮你。"可能就是由于这把神圣的梳子，次日，即8月23日，尼古拉沙平静地接受了自己被免职，然后在胖子奥尔洛夫（亚历山德拉认为他是叛徒）的陪伴下离开了。

"感谢上帝，终于结束了，"皇帝告诉皇后，"我的肩上就这样承担起新的沉重职责。但上帝的意愿一定会实现，我感到很镇定。有点像领了圣餐之后的那种感觉。"

作为最高统帅，在最高统帅部那与世隔绝的日常生活中，尼古拉二世似乎达到了某种巅峰。至于他的总参谋长，沙皇评论道："我无法告诉你，我对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多么满意。"他给阿列克谢耶夫取了个绰号——"我的斜眼朋友"。"他做得很好。"亚历山德拉的新角色也让沙皇

高兴："想想我的老婆在老公不在家的时候帮助他！多么遗憾，你没有很久以前就开始承担这样的职责！至少如今在战时，你开始这么做了！"

"那么亲爱的，如果在最近几个折磨人的星期里我让你伤心了、伤害了你或者让你厌倦，请原谅你的小太太，"她写道，"你想要我的帮助，这让我很感动。"几天后，她和她的朋友安娜以及拉斯普京（历代沙皇的谋士当中最声名狼藉的流氓）面试了新的大臣。皇后拥有"钢铁般的意志，与之相连的是不聪明的脑子和完全缺乏知识"，本肯多夫写道。而米茜觉得阿丽克丝"野心勃勃，坚信自己的判断永无谬误"。本肯多夫和米茜都是非常熟悉皇后的人。果然，她吹嘘自己是自叶卡捷琳娜大帝以来第一个接见大臣的皇后。[398]

亚历山德拉花了二十年时间去逃避彼得格勒的"瘴气"，所以在她需要挑选大臣的时候，除了拉斯普京，她谁都不认识，而拉斯普京则受到体面的上流社会的鄙视。到目前为止，拉斯普京作为有影响力的谋士的真实权力被夸大了。他一直是个娴熟圆滑的廷臣，他的建议往往是阿谀奉承、精心算计以得到皇室的更多恩宠。随着尼古拉二世和亚历山德拉的心血来潮，他的立场也是朝三暮四。起初他反对沙皇亲自担任总司令，但后来看到沙皇决心已下，就大力支持沙皇的想法。其他时候，比如战争开始时，他反对沙皇的观点，并直言不讳地捍卫人民。他早期曾经支持反犹的"黑色百人团"，但现在成熟了的拉斯普京对边缘人群，尤其是犹太人，变得宽容，他还努力保护犹太人，甚至承诺要劝说沙皇废除对犹太人定居的限制。

拉斯普京的女儿玛丽亚回忆道："皇帝对我父亲说，如果他按照我父亲希望的那样生活，人民会杀了他。父亲告诉皇帝，人民绝不会杀害沙皇，但知识分子会杀害他。"沙皇和亚历山德拉一样需要拉斯普京。"在心中存疑、思绪混乱的时候，"尼古拉二世告诉一位亲密的廷

臣，“我喜欢和他交谈。在这样的谈话之后，我的灵魂总是轻松而镇定。”拉斯普京非常理解他的两位皇室客户：尼古拉二世“反复无常，随时会变；他是个不幸福的人。他缺乏内在的力量”；而虚荣的亚历山德拉对自己能力的错觉使拉斯普京成为她的宠臣，就像安娜女皇的情人比龙或保罗沙皇的理发师库泰索夫。但拉斯普京这个稀里糊涂的18世纪返祖者，眼下却成为俄国20世纪危机巅峰时期的一个具有惊人影响力的权贵。

1915年8月，皇后和拉斯普京求助于米哈伊尔·安德罗尼柯夫公爵。他时年四十一岁，是个权力掮客，擅长用他那庸俗的喋喋不休来逢迎权贵，并且在倒台的大臣苏霍姆利诺夫的帮助下大发国难财。安德罗尼柯夫有一半格鲁吉亚血统、一半波罗的海德意志血统。维特曾说他是“狂热的奸细和有贵族头衔的拍马食客的混合体”。安德罗尼柯夫诙谐地自称“上帝的副官”，所以“我必须知道彼得格勒发生的一切，这是我表现自己爱国心的唯一途径”。

他在一个诙谐歌剧风格的套房里主持自己的内廷，套房内有一张床，安放在仿基督教的神龛里，神龛顶端是一顶荆棘冠冕。据他的仆人说，这位公爵“在我为他当差的两年里征服了1000多个男人”。他最喜欢的是骑自行车的传令兵和官方信使。他把自己的猎物灌醉，然后在荆棘冠冕下的大床上引诱他们。他会拆读他们携带的信件，如果其中是宣布提拔某人的公文，他就赶忙跑去，抢在官方消息到达之前向这人道喜，声称他们的好运气都要感谢“上帝的副官”。

假正经而自命不凡的皇后在寻找大臣来统治神圣俄国的时候，就找到了这样一个阴险的恶棍。这种矛盾已经超越了讽刺的意义。安德罗尼柯夫知道内政大臣和警察总长将被免职，于是去找肥胖的阿列克谢·赫沃斯托夫。拉斯普京在1911年曾见过赫沃斯托夫，考察他能否当内政大臣。赫沃斯托夫此时是杜马议员，如果尼古拉二世要罢免现在的大臣，

那么赫沃斯托夫似乎是个可以考虑的人选。安德罗尼柯夫提议建立一个三人执政委员会：他自己居中干预操纵，赫沃斯托夫当内政大臣，斯捷潘·别列茨基当警察总长，他之前担任过这个职务。安德罗尼柯夫将几个候选人介绍给拉斯普京，后者鄙夷地（农民对自轻自贱的贵族，就是这样鄙夷）接受了他们的恭维。随后，在皇村的安娜·维鲁博娃小别墅，拉斯普京将安德罗尼柯夫介绍给安娜。她同意在那里会见赫沃斯托夫。安娜现在是亚历山德拉的守门人。

赫沃斯托夫的魅力让害单相思病的安娜为之倾倒。她和拉斯普京向皇后推荐赫沃斯托夫为下一任内政大臣。8月29日，阿丽克丝向尼基报告称，安娜已经见过了安德罗尼柯夫和赫沃斯托夫，后者“给她留下的印象极佳。他对你忠心耿耿，说话温和，对‘我们的朋友’评价很高”。随后，安娜把赫沃斯托夫介绍给皇后，赫沃斯托夫对皇后溜须拍马。皇后告诉沙皇，赫沃斯托夫“认为我是能够挽救局势的人”，“你在外的时候，他向我倾诉了他的主意”。她给他取的代号是“尾巴”（俄语是“赫沃斯特”），敦促尼古拉二世任命他为内政大臣：“发电报给我说‘尾巴可以’，我就明白了。”

亚历山德拉每天都见首相“皮毛大衣”。杜马已经失控，戈列梅金每次出现在杜马都会被喝倒彩。她说，“我渴望鞭笞”大多数大臣，并任命新人。这些新人应当明白，任何敌对拉斯普京的人都是在“直接反对我”，“这是不能宽宥的，在这样的时期甚至可以算刑事犯罪”。9月2日，尼古拉二世让杜马休会。一名自由派杜马议员将俄国比作一辆汽车，被一个疯狂的司机开得太快，而乘客不敢阻挠司机，因为害怕司机把他们都害死。

不久之后的9月7日，亚历山德拉要求罢免各部大臣。至于接替他们的新人，“好的，亲爱的，这里有一份名单……是安娜从安德罗尼柯夫那里得来的……”她写道，“请任命赫沃斯托夫”。她也流露出了自己的

幼稚："如果他不适合，可以把他换掉。在这种时候，换人没什么要紧。"她说自己愿意当尼古拉二世的"守护天使，一切事务的帮手。有些人（大臣）害怕我干预朝政，其他人（安德罗尼柯夫、赫沃斯托夫）则认为我应当帮助你"。"尾巴"是"一个男子汉，不是妇道人家，他不会让我们受到任何伤害，也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阻止坏人攻击'我们的朋友'"。

9月26日，皇帝任命"尾巴"赫沃斯托夫为俄国负责一切安全事务的大臣。两天后，三个恶棍（安德罗尼柯夫、别列茨基和赫沃斯托夫）在安德罗尼柯夫家弹冠相庆，给拉斯普京奉上塞满钞票的信封。"尾巴"计划当上首相，并下令杀掉一个人。[399]

尼基成为总司令的时候，阿丽克丝向他承诺道："我会让宝宝到你身边。"沙皇和皇子都在最高统帅部的景象，是非常能够笼络人心的宣传。十一岁的阿列克谢长期卧病在床且被禁止剧烈活动，他早就渴望穿上军服去打仗。这样的经历也是很好的历练。"沙皇天生羞怯，而且长时间被放在幕后，所以他觉得自己的准备很差，"亚历山德拉向教师吉利亚尔解释道，"所以沙皇发誓不让自己的儿子犯同样的错误。"

皇子开始时是列兵军衔，很快被晋升为下士，随后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最高统帅部，在当地总督的小宅子里和沙皇住一个房间。尼基向阿丽克丝报告"小娃娃"的情况，讲述父子俩如何一起玩耍、一起祈祷。阿列克谢抱怨皇帝在父子俩的宿舍里放屁。"小娃娃今天写信来，"阿丽克丝在10月7日告诉丈夫，"说爸爸今天早上的气味又臭又长。太淘气了！"

俄军的撤退放慢了，但德军占领了维尔纽斯，并攻入乌克兰。阿列克谢耶夫计划对较弱的奥军发动反攻。尼基在12月18日写信给皇后道："你不可以告诉任何人，拜托了。"他的意思是不能告诉拉斯普京。

在此期间，沙皇花了很多时间读亚历山德拉和安娜的来信，还读了英国小说《百万富婆》。[400]这一年快结束了，沙皇夫妇还身处异地，互相很是思念。1915年12月30日，她写信给他道："我把你紧紧搂在胸前，亲吻每一个甜蜜的地方。我温柔地把嘴唇贴在你的嘴唇上，努力忘记一切，凝视你可爱的眼睛。"1916年1月4日，他回信道："亲爱的，我思念你、你的亲吻和你的爱抚……在这里，远离大臣和访客，我们可以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舒舒服服地一起度过几个钟头。但我们能怎么办？我们的分离，就是我们自己做出的牺牲。"

她敦促他撤换首相戈列梅金："你现在已经自由了，为什么还不准备换掉那老头。"但用谁取代此人呢？[401]

只有最阿谀逢迎、尸位素餐的人，才会在这场悲喜剧里谋求首相的官职。拉斯普京找到了新的首相人选：声名狼藉的退休行省总督鲍里斯·施蒂默尔，时年六十七岁。

1916年1月20日，尼古拉二世任命施蒂默尔为首相。施蒂默尔随后见了拉斯普京，接受他的祝福。就连拉斯普京也觉得"他太老了。不过没关系，他行"。但是，施蒂默尔私下里鄙视拉斯普京这个农民。他无视拉斯普京的意愿，拉斯普京就训斥他，还吹嘘道："施蒂默尔最好服服帖帖。否则，他的脖子会断。只消我打个招呼，他们就会把他扔出去。"不过，拉斯普京确实给出了一些明智的建议：让皇帝去拜访议会。"必须召集杜马，哪怕只是很短的时间，"阿丽克丝对尼基说，"尤其是如果你事先不通知就出现在杜马，会非常棒……现在所有人都愿意尝试，我们必须给他们展现一些自信。"2月9日，尼古拉二世出人意料地来到杜马，但他任命姓氏为德语词、才干平庸的施蒂默尔为首相的举措，看起来要么是轻蔑，要么是疏忽。施蒂默尔遭到嘲笑，灾难性的传言开始腐蚀政权的威望。

名为《罗曼诺夫家族秘闻》和《拉斯普京生平与历险》之类的小册

子描述朝廷为卖国的、亲德的荒淫统治集团，亚历山德拉和安娜是一丝不挂的邪恶的女同性恋者，臣服于拉斯普京搏动的阳具。[402]在俄国体制里，一切都是被秘密地、笨拙地决定的。而在这样的体制里，类似的谣言迅速在国民当中传播。[403]

施蒂默尔当上首相之事令自己也想当首相的赫沃斯托夫大怒。三个恶棍之间发生了争吵。赫沃斯托夫攻击安德罗尼柯夫，向安娜检举他。安德罗尼柯夫报复的办法是把一张安娜和拉斯普京的合影送到皇太后那里。“尾巴”企图贿赂拉斯普京，让他离开彼得格勒。但在1916年1月末，内政大臣赫沃斯托夫向拉斯普京的暗探局保镖科米萨罗夫行贿20万卢布，让他勒死这个圣人、给他下毒并把他丢进冰封的河流中。科米萨罗夫用拉斯普京的猫试验了毒药。拉斯普京认为安德罗尼柯夫企图威吓他，于是让皇后将“上帝的副官”逮捕并流放。“尾巴”雇了另一个刺客，不料后者被第三个恶棍、警察总长别列茨基逮捕。别列茨基公布了这个纯粹的“大木偶剧场”[404]风格的故事。

起初亚历山德拉认为这是反对拉斯普京的阴谋，“把赫沃斯托夫和犹太人扯进来，仅仅是为了在杜马大闹一场”。2月13日，皇帝透露，他在读一本名为《充满秘密的房间》的英国小说，并嗅着阿丽克丝书信上洒的英国香水“阿特金森的白玫瑰”，“这种香气让我心猿意马，非常想你”。而她正在直面现实。“我们之前通过格里戈里（拉斯普京）向你推荐赫沃斯托夫，这让现在的我非常难过，”她于1916年3月2日向尼古拉二世承认道，“这事让我心神不宁。你当时反对，而我被人说服了。”说到她的大臣赫沃斯托夫，她认为“魔鬼控制了他”。如今必须撤掉“尾巴”，因为“坦率地说，只要赫沃斯托夫还掌权，还控制着金钱和警察，我就担心格里戈里和安娜的安全”。尼古拉二世非常害怕与人当面冲突，并且自制力极强，因此对赫沃斯托夫那样的恶棍也只是礼貌地接见，后来才用书信宣布罢免他。[405]

“整件事情都非常讨厌。”皇帝在3月5日如此告诉阿丽克丝。但她仍然希望罢免一些大臣，尽管她找不到人来填补空缺。至于杜马议员古契科夫：“能不能把他绞死？”她的使命就是保护拉斯普京，并为阿列克谢登基做准备。“为了宝宝，”她在3月17日写道，“我们必须坚定，否则他继承的家业会很麻烦。俄国人民素质如此之低，皇帝绝不能向其他人屈服，必须做自己的主人。菲利普先生和格里戈里都这么说过。”但有人要杀拉斯普京的计划，只是坚定了她的信念。“晚上读《圣经》时我想了很多关于‘我们的朋友’的事情，”她在4月5日复活节期间告诉尼基，“书呆子们和法利赛人如何迫害基督……的确，先知在自己的家乡不受尊崇。”[406]

在国内战线蜕化为黑色喜剧的同时，军队得到了炮弹的补给，焕发了新活力。俄国人的信心在增长。尼古拉沙的高加索军队杀入奥斯曼帝国腹地，于1916年2月占领埃尔祖鲁姆，4月占领特拉布宗。同时，一支俄军骑兵将亲德势力逐出波斯，然后奔向伊拉克的巴格达，去支援那里的英军。[407]

然而，尽管俄国有庞大的人力资源，军队在征募新兵时却遇到了困难。俄军指挥官们即便获得了兵力优势和新补给，却仍然没有改变他们原始的战术，仍然不懂得步兵和炮兵协同作战以在主战线取得突破。

1916年3月，俄军最高统帅部计划在维尔纽斯附近的纳拉奇湖周边向德军发动一场攻势，此时德国人的主要精力被牵制在西线的凡尔登战役。“我们的攻势一切就绪。”尼基在3月3日如此告诉阿丽克丝。5日，35万俄军和1000门大炮向5万严阵以待的德军发起进攻。多雨泥泞的季节注定引发灾难。俄军的炮火弹幕准备不佳、徒劳无功。并且和往常一样，各部队间几乎没有协同配合。俄军又损失了10万人。尼基写道：“我们的优秀将领很少。”但在此次战败之后，一支新的俄军逐渐成形。这年春季，沙皇和阿列克谢耶夫罢免了西南战线的总司令，以阿列

克谢·布鲁西洛夫将军取而代之。布鲁西洛夫精神抖擞、富有想象力且三思而后行，设计了战前准备、预备队和集中兵力的新制度，以发动一场现代化的攻势。其他所有将军都可怜兮兮地说自己再也无力进攻时，布鲁西洛夫却相信自己能打赢。

与此同时，尼基和阿丽克丝之间温情款款、情深意浓。他俩都在读伤感的英国小说《小蓝男孩》（*Little Boy Blue*），这让她不禁思忖道：“每个女人对自己爱的男人，都有一种母性的关怀。当男女之间有深爱时，这是一种天性。”皇帝也受到触动。他在1916年3月31日写道：“我喜欢这本书……我好几次不得不拿起手绢擦眼泪。”沙皇回想自己为了娶她而必须奋斗，“就像小蓝男孩，但更顽强”。从此以后，她就叫他“甜蜜的蓝男孩”。他俩的床上激情也未减。“我甜蜜的爱，我多么想要你！”他在4月8日写道，“但愿我回家时贝克尔夫人（月经）不在。”她在4月11日用电报回复道：“多么遗憾，工兵来了。”但他回家的时候，她已经做好迎接他的准备。“你温柔的爱抚和亲吻是多么美好的慰藉和享受，我始终渴望它们，”她在4月24日他返回最高统帅部时写道，“我们女人渴望温柔（尽管我不会主动要，也不会经常表现出来）。”

5月22日，布鲁西洛夫将军运用新的突击战术，突破了奥军防线，冲向喀尔巴阡山。到6月12日时，他已经俘敌19万人。皇帝经常把军事计划透露给亚历山德拉，并补充道：“我恳求你不要告诉别人。”和往常一样，他指的是多嘴多舌的拉斯普京。但她几乎总是把秘密告诉他。“我们的朋友”“恳求我们暂时不要在北方强力进攻，因为如果我们在南方继续取得成功，北方的敌人就会撤退”，她在6月4日如此写道。她竟然向皇帝转达拉斯普京提出的军事建议，这令人难以置信。皇帝于6月5日透露，俄军并不会真的在北方进攻，并强调：“请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我们的朋友’。谁都不能知道这些。”

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忧心忡忡。“我告诉了阿列克谢耶夫，”沙皇在7日写道，“你对军事问题多么感兴趣，问了我那么多细节。他微笑着静悄悄地听我说。”这的确是个怪诞的局面：总参谋长不信任君主及其妻子。布鲁西洛夫不断进军，皇帝则渴望见到她：“我多么思念你甜蜜的吻！是啊，爱人，你懂得如何亲吻！啊，多么淘气！我回味起来，禁不住要蹦跳……”沙皇的心愿可能得到了满足。7月28日，亚历山德拉和姑娘们访问最高统帅部，参加了阿列克谢的生日聚会。在布鲁西洛夫攻势推进期间，皇后对阿列克谢耶夫宣讲拉斯普京的好处：“这样圣洁和神奇的人，遭到不公的诽谤……相信我，将军，如果他来拜访最高统帅部，他会给所有人带来极大的幸福。”

“陛下，”将军答道，“只要他出现在最高统帅部，我就立刻辞职。”

“这是你的最终决定吗，将军？”

“毫无疑问。”亚历山德拉离开后，仍请求尼基劝说阿列克谢耶夫。不久之后阿列克谢耶夫心脏病发作，亚历山德拉认为这是上帝对他的惩罚。

布鲁西洛夫俘虏了42.5万奥军，几乎迫使奥地利退出战争。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成功的军事行动之一。德军虽然在西线面临索姆河攻势，但还是出手援助自己的盟军。而怯懦或悲观的俄国将军们没有去支持布鲁西洛夫。他的最后希望是近卫军，即沙皇那6万人的精锐军队，由弗拉基米尔·别佐布拉佐夫将军指挥。按照亚历山德拉的说法，别佐布拉佐夫是沙皇在近卫军时期的“老战友”。别佐布拉佐夫宣称，近卫军从来没有撤退过。（沙皇的叔叔皮茨[408]于1914年结束流亡归来，获得一个军长职位。他说近卫军“应当由有身份的人指挥”。）7月底，阿丽克丝告诉尼基，别佐布拉佐夫“命令部队穿越众所周知无法通行的沼泽地前进”，“他的鲁莽……导致近卫军惨遭屠戮”。近卫军损失了3万人。彼得大帝创建的近卫军差不多已经不复存在，而皇帝在最需要他们

的时候，失去了自己最忠实的近卫军。拉斯普京恳求沙皇“停止无用的牺牲、无用的屠杀”。9月27日，尼古拉二世暂停了军事行动，但针对土耳其人的战争进展十分顺利，他计划攻占君士坦丁堡，并组建一个沙皇格勒斯基近卫团。[409]

在布鲁西洛夫胜利的巅峰时刻，皇帝却奇怪地表现得很超然：“布鲁西洛夫坚定而镇静。昨天我发现花园里有两棵金合欢树。”战争对领导人的腐蚀作用特别强。“我昨天在火车上累坏了，”尼基在1916年3月3日告诉阿丽克丝，“我一直躺在车厢里。”阿列克谢远在都城，君主感到孤独。在最高统帅部，诸大臣“差不多每天都要来，占用了我的全部时间。我一般要凌晨1点30分才能上床睡觉。我的所有时间都在疲于奔命……让人绝望”。他的侍从们注意到，他已经接近“神经崩溃”。本肯多夫告诉博特金医生：“他这样撑不了多久……他对任何事情都没有真正的兴趣了。他变得非常冷淡。他就像个机器人，每天熬过日常流程，注意力更多放在吃饭或在花园散步的时间上。”[410]尼古拉二世的顶级将领阿列克谢耶夫私下里非常震惊：“对这个孩子（沙皇）该怎么办！他在悬崖边上跳舞……还完全镇定。一个疯婆子在治理国家，而她周围尽是些蛆虫。”

苦战两年之后，俄国人完成了协约国最成功的一次军事行动，战时经济也在复苏：到1917年底，炮弹盈余达到1800万发。但国内战线的士气在瓦解，通货膨胀严重，食品匮乏现象在蔓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实并不缺少粮食。农业收成很好，但农民较少卖出自己的粮食，而此时城市里却挤进了100万工人。铁路系统管理不善，粮食没有得到妥善的收集，也没有很好地分配到城市和军队。拉斯普京看到彼得格勒大街上排队买粮的队伍，提出了一些尽管简单但比较明智的建议，阿丽克丝将其传达到皇帝耳边。

尼基考虑任命一个独裁者来“掌控整个局势”，但“始终存在的补给

问题最让我烦恼”。沙皇意识到，“老施蒂默尔克服不了这些困难……这是我遇到的最可恶的问题。我从来没有做过生意，搞不懂物资供应的问题”。

但当一名大臣“试图详细向皇帝陛下解释粮食供应问题时……皇帝不断用日常鸡毛蒜皮的小事来打断我（这名大臣）……说什么天气……孩子和花儿……”本肯多夫观察沙皇，并发出警示：“不能用这种方法来统治一个帝国，也不能这样指挥军队。如果他不能及时认识到这一点，注定会发生灾难。”[411]

在亚历山大宫，皇后忙着“洗牌”。她找不到人来当内政大臣，于是拉斯普京提议让施蒂默尔上，他就这样被任命为内政大臣。她罢免了办事高效的陆军大臣，因为他与杜马有联系并且敌视拉斯普京。这些人事任免很少是拉斯普京最先提起的，但他鼓励亚历山德拉罢免那些已经受到尼古拉二世猜忌的大臣，然后努力去寻找新人来填补空缺。沙皇再也不信任萨宗诺夫，因为他参与了之前大臣的哗变，还提议让波兰自治。亚历山德拉于7月6日抵达最高统帅部，次日就罢免了“薄饼”。但她和拉斯普京都找不到合适的外交大臣，于是再次任命了施蒂默尔。现在这个无足轻重的家伙掌握了三个主要的部门（内政部、外交部、首相）。

皇后兴奋异常，春风得意，但处在歇斯底里的状态。“夜间肚子疼得厉害，感觉很糟糕。”她在1916年1月写道，她不得不按铃叫女仆“灌满我的热水瓶，并给我鸦片”。她思考了生与死的问题。“人生过得太快，”她在3月5日一封比较清醒的信里写道，“一个又一个印象快速地接踵而至。机器和金钱统治世界，压垮了所有艺术。我不禁想，这场大战结束了之后会怎么样。”她害怕未来。“哦，亲爱的，很难比我们现在更幸福了……愿我们的孩子们同样有福……人生是个谜，未来被隐藏在幕后。我看着我们的大奥尔加时，我的心里洋溢着情感，想知道她的未来会怎样。”阿丽克丝在1915年11月12日如此写道。这一天是他们结婚二

十一周年纪念日。

奥尔加很抑郁。“她走来走去，面色苍白”，但“必须多卧床休息，那样砒霜注射[412]会起效更快”，阿丽克丝在1915年10月如此告诉尼基。现在OTMA对母亲那些怪诞的观点不是那么宽容了。“孩子们虽然很爱我，但很少能理解我看事情的方式，”她在1916年3月时写道，“就连最小的孩子也是。我讲到自己成长的经历时，她们都觉得无聊。只有我在和塔季扬娜静悄悄地谈论的时候，她才能懂。奥尔加总是不友好。我严厉的时候，她就对我生闷气。”[413]

但奥尔加的阴郁与罗曼诺夫宗室的狂怒相比还不算什么，现在只有皮茨叔叔和亚历山德拉关系比较亲密了。皇太后知道阿丽克丝发疯了，于是把尼基的统治与保罗沙皇的最后日子相提并论。皇太后又一次与儿子当面对质，据说曾威胁“要么拉斯普京走，要么我走”，但她在5月时搬去了基辅。在彼得格勒，宾波，即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帝国游艇俱乐部风趣地嘲讽亚历山德拉是“可恶的黑森人”，说她是“教训耶稣的女人”。亚历山德拉说宾波是“白乌鸦”，并告诉尼古拉二世：“我们对家人太软弱、太和善了。”

与此同时，德米特里和尤苏波夫在考虑拉斯普京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而亚历山德拉也找到了保护拉斯普京的绝佳人选。她让一个患有梅毒的疯子负责皇室的安保事务。[414]

拉斯普京举荐亚历山大·普罗托波波夫为内政大臣。他看上去像是一位完美的大臣。这位杜马副主席风度翩翩、懂多种语言、擅长弹钢琴，是个温文尔雅的自由主义保守派。最初是罗江科本人向沙皇推荐他的。普罗托波波夫访问伦敦的时候，就连英王乔治五世也对他印象不错。

尼基记得，是拉斯普京第一个提起普罗托波波夫。“我非常满

意，”尼古拉二世在1916年7月20日第一次会见普罗托波波夫之后写道，“他曾是乘骑掷弹兵部队的军官。”普罗托波波夫还是纺织业大亨，因此是解决补给问题的理想人选。9月，拉斯普京向亚历山德拉赞扬普罗托波波夫，皇后就开始疯狂地为此纠缠皇帝：“我不认识他，但我相信‘我们的朋友’的智慧与指导。格里戈里诚挚地恳求你任命他。你认识他，对他印象很好。他碰巧是杜马议员，懂得如何对付杜马。”

“我必须好好考虑一下，”尼基在9月8日回信道，“你知道，‘我们的朋友’看人的眼光有时很奇怪。我必须审慎，尤其在任命高官的时候……这些变更让我头脑疲惫。我觉得人事变更太频繁了。”这话算是轻描淡写了：在亚历山德拉执掌内政的时期，共有四个首相和五个内政大臣。皇帝的怀疑很有道理。

普罗托波波夫的确“奇怪”。他那滴溜溜转的眼睛、颤抖的流汗、突然爆发的咒骂和前言不搭后语，显得颇有些怪异。他半是疯癫，可能是因梅毒而精神失常。彼得格勒那总是开安慰剂的医生巴德马耶夫曾治愈他的某种疾病。用阿丽克丝的话说，巴德马耶夫是拉斯普京的“挚友”。据说普罗托波波夫现在对巴德马耶夫“振奋人心的药粉”（可能是可卡因）成瘾。于是又出现了三个恶棍的组合。巴德马耶夫建议让他的客户普罗托波波夫当内政大臣，他的生意伙伴库尔洛夫将军当警察总长。就是这个库尔洛夫，当初造成斯托雷平遇刺身亡。普罗托波波夫受到权力的诱惑，变成了拉斯普京的门徒和亚历山德拉神神叨叨的独裁统治的追随者。他见到皇后时，她觉得他“非常聪明、有魅力、礼节非常优雅”。

“请任命普罗托波波夫为内政大臣。”她写信给尼古拉二世道。

“就这么办。”尼古拉二世回信道。

“上帝保佑你选择了普罗托波波夫，”她庆贺道，“‘我们的朋友’说你的这个决定非常睿智。”

这是拉斯普京的巅峰时刻，现在他参与一切事务，从新空军的引擎到英法条约，再到他安排亚历山德拉亲自到彼得格勒大街上分发面包的计划。“拉斯普京造成的损害极大，”一位高级将领写道，“但他是努力为了俄国和皇朝的利益而工作，不是为了损害它们。”拉斯普京现在得到三层保镖的保护，但他察觉到了危险：他的生活在渐渐失控，他想要逃跑，但他抵御不了留下来的诱惑。

亚历山德拉在安娜的小屋见了拉斯普京及其妻女之后，给了尼古拉二世一个清单，列出了六点她希望他与普罗托波波夫商谈的问题，这六点全都是拉斯普京提出的。最后一点是，普罗托波波夫“应当听从于‘我们的朋友’，信任他的建议”。其他几点包括释放银行家鲁宾斯坦和苏霍姆利诺夫将军（倒台的陆军大臣，他的美艳妻子是剧院明星，曾为其丈夫而向拉斯普京求救）。拉斯普京疯狂地爱上了苏霍姆利诺夫的夫人，这年夏季拜访她多达六十九次。（不管她有没有用肉体来报答拉斯普京，她肯定赢得了他对她丈夫的支持。）亚历山德拉告诉沙皇：“把我的清单摆在你面前。‘我们的朋友’恳求你谈谈这些事情。”尼古拉二世遵命了。鲁宾斯坦和苏霍姆利诺夫都重获自由，这引起了公众的普遍愤恨。

阿丽克丝对自己新近获得的自信很自豪：“我在大臣面前再也没有一点羞怯，也不怕他们。我用俄语讲起话来就像瀑布。他们看到，我精力充沛并且把所有事情都报告给你，我就是你后方的壁垒，非常坚强的壁垒。我对你也许有一点小小的用处。”

沙皇赞扬这种安排。“是的，我困在这里，而你在首都，你确实应当成为我的耳目，”他在1916年9月23日告诉她，“你的任务就是确保诸大臣携手前进。你对我、对我们的国家贡献很大。哦！你，珍贵的阳光，我非常高兴，因为你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

施蒂默尔和普罗托波波夫毁掉了皇室所剩不多的威望。有人怀疑施

蒂默尔试探与德国单独媾和。这种传言可能是正确的，不过没有证据表明尼古拉二世批准了这种试探。现在亚历山德拉被称为“德国女人”，被普遍怀疑在秘密与德国议和。她的德国友人肯定联系了她，但她忠于俄国。胡言乱语的普罗托波波夫吹嘘自己是在耶稣基督的帮助下实施统治。“我感到我应当拯救俄国，”他说，“只有我能拯救它。”

在杜马，自由主义的君主立宪民主派的领袖帕维尔·米留科夫谴责施蒂默尔昏庸无能、亚历山德拉败坏朝政。他发出了致命一问：“这是蠢，还是叛国？”

“都是！”很多人喊道。

11月9日，尼古拉二世罢免了施蒂默尔，任命了一个能干的组织者，前任交通大臣亚历山大·特列波夫为首相。但亚历山德拉和拉斯普京大怒。“‘我们的朋友’得知特列波夫的任命后，非常悲伤，因为他知道特列波夫非常敌视他，”亚历山德拉向沙皇抗议道，“他还因为你没有征询他的意见而难过。”果然，特列波夫建议尼古拉二世罢免普罗托波波夫、流放拉斯普京。

这对沙皇来说是个机会，于是他紧抓不放，在11月10日告诉亚历山德拉，他要罢免普罗托波波夫，他或许是“诚实的好人”，但他“不正常”，由于“某种疾病”而“从一个想法跳到另一个”。沙皇请求道：“请不要让‘我们的朋友’掺和进来！负责任的人是我。”

“你不要撤掉普罗托波波夫，他没问题的，”她回信道，“给他个机会处理好粮食供应问题，一切都会好起来。”说到普罗托波波夫所谓的疯癫，她说“他没有疯！”她还建议绞死特列波夫。

> 我只不过是个为了自己主人和孩子而奋战的女人……亲爱的，记住，关键不是普罗托波波夫这个人，也不是其他什么人，关键在于君主制和你的威望……我在为你的统治、为宝宝的未来而战……不要听那些不信上帝的人，他们只是懦夫。在你妻子眼里，你就是一切，一切！对你至死不渝！

亚历山德拉把尼基的计划告诉了拉斯普京。圣人给他发去了连珠炮般的电报。拉斯普京这么做不是因为狂妄自大，而是在为自己的生命而斗争。他嗜酒如命，“没有任何疑问，他们一定会杀我。他们还会杀掉爸爸和妈妈”。[415]

亚历山德拉匆匆赶到最高统帅部。在一场史无前例的争吵中，她要求丈夫保住普罗托波波夫和拉斯普京。尼古拉二世爆发了。“这些日子真是艰难，”尼基道歉说，“如果我发了火或者不耐心，请原谅我。有的时候脾气就是要发出来。”他投降了。

特列波夫企图贿赂拉斯普京，让他不要干政。沙皇夫妇都对这种侮辱拉斯普京圣洁的行为感到不齿。但沙皇没有撤掉普罗托波波夫，这就决定了拉斯普京的命运。[416]

第六场 米哈伊尔二世皇帝

出场人物

尼古拉二世，皇帝，1894～1917年在位，“尼基”

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原名黑森的亚历山德拉公爵小姐），皇后，“阿丽克丝”“阳光”

奥尔加，他们的长女

塔季扬娜，他们的次女

玛丽亚，他们的第三个女儿

阿纳斯塔西娅，他们的幼女

阿列克谢，他们的儿子，皇储，“小娃娃”

罗曼诺夫家族

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皇太后，亚历山大三世的遗孀，“明妮”

米哈伊尔二世，皇帝，1917年（在位一天），骑兵总监，“米沙”“懒虫”，妻子为布拉索娃伯爵夫人娜塔莎

米欣，弗拉基米尔叔叔的遗孀

埃拉，谢尔盖叔叔的遗孀，皇后的姐姐，女修院院长

保罗叔叔，“皮茨”，妻子为帕莱公爵夫人奥尔加·皮斯托克尔斯

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保罗叔叔的儿子，杀害拉斯普京的凶手，尤苏波夫的朋友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高加索副王，“恐怖的尼古拉沙”，妻子为黑山国王尼古拉一世之女斯塔娜（“黑女人”或“乌鸦”之一）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宾波”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宾波的兄弟，“桑德罗”，妻子为沙皇的妹妹谢妮娅

菲利克斯·尤苏波夫公爵，妻子为伊琳娜（桑德罗和谢妮娅的女儿），杀害拉斯普京的凶手

玛丽亚，罗马尼亚王后，嫁给斐迪南国王，尼基的表妹，“米茜”

廷臣：各部大臣等

弗拉基米尔·弗雷德里克斯伯爵，宫廷事务大臣

安纳托利·莫尔德维诺夫，尼古拉二世的副官

安娜·维鲁博娃（娘家姓塔涅耶芙娜），亚历山德拉的朋友，“单相思的家伙”“母牛”

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总参谋长

亚历山大·特列波夫，首相

亚历山大·普罗托波波夫，最后一任内政大臣

尼古拉·戈利岑公爵，沙俄的最后一任首相

米哈伊尔·罗江科，杜马主席，“肥猪”

谢尔盖·哈巴洛夫将军，彼得格勒军事总督

尼古拉·鲁兹斯基将军，北线总司令

弗拉基米尔·普利希克维奇，杜马议员，杀害拉斯普京的凶手

格奥尔基·李沃夫公爵，临时政府总理

亚历山大·克伦斯基，苏维埃杜马成员，临时政府司法部长，后成为总理

亚历山大·古契科夫，杜马议员，临时政府陆军部长

圣人

格里戈里·拉斯普京，西伯利亚的圣人，“我们的朋友”

罗曼诺夫家族的成员、将领和议员们都在酝酿反对沙皇的阴

谋。[417]1916年11月7日，尼古拉沙身穿高加索“切尔卡斯卡”袍子[418]，抵达最高统帅部，告诉沙皇：“如果你骂我、把我赶出去，反倒比一言不发更让我高兴。你看不到吗？你这样下去会丢掉皇冠。设立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吧。”随后他说：“你竟然相信我想要推翻你，你难道不羞耻吗？”他指着阿列克谢说：“可怜可怜他吧。”沙皇亲吻了尼古拉沙。

随后宾波来了，给沙皇送来两封直接攻击亚历山德拉、拉斯普京及其政府的信。尼古拉二世把这两封信转给皇后。她气得说话颠三倒四，在11月4日写信说自己“无比愤慨。如果你阻止他……并告诉他，如果他敢谈这个话题，敢谈我，你就把他流放西伯利亚，因为他的行为和谋逆差不多。这二十二年来，他一直恨我。他是一切邪恶的化身……犹太人的外孙！”[419]人们很难不同意米茜的评价，她说亚历山德拉“让仇恨在自己的心里生根发芽……行为举止就像古时的暴君”。但尼古拉沙和宾波都无法撼动亚历山德拉的地位，必须有更严酷的解决方案。塞奈达·尤苏波娃公爵夫人（“高挑苗条的身材、蓝眼睛、橄榄的面色和乌黑的头发使她成为宫廷第一美女”）向亚历山德拉批评拉斯普京，被亚历山德拉赶出门。皇后说：“我希望永远不要再见到你。”[420]尤苏波娃和她的儿子菲利克斯一致认为，拉斯普京必须死。

1909年，菲利克斯·尤苏波夫公爵二十二岁刚从牛津大学回国的时候曾去找拉斯普京，就自己模糊的性取向问题咨询他。拉斯普京对这个女人气的贵族颇有好感，试图勾引他。尤苏波夫感到极其反感。他觉得，这个圣人拥有“一种百年一遇的力量”，并得出结论，只有死亡才能阻止拉斯普京。

到1916年冬季时，彼得格勒大大小小的沙龙和俱乐部几乎全都在搞这样的阴谋诡计。英国驻彼得格勒情报机构的主管塞缪尔·霍尔中校报告称，“所有阶层都议论纷纷”，仿佛杀掉拉斯普京将“比俄国在战场上的最伟大胜利还要美妙”。

尤苏波夫公爵决定从宗室、杜马和俄国的盟友当中招募帮手。11月19日，他参加了杜马的一次辩论，目睹弗拉基米尔·普利希克维奇，一个来自比萨拉比亚的暴徒般的煽动家呼吁对“黑暗力量”采取行动。普利希克维奇和他的搭档，斯坦尼斯瓦夫·拉佐弗特医生，都加入了谋杀拉斯普京的密谋集团。

密谋集团的另一个领导人是温文尔雅的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大公，他“毫不掩饰，杀拉斯普京的念头已经在他脑子里盘旋了几个月”。他们自命为“为了救赎君主制而杀人的真正的君主主义者”。德米特里的参与很有价值，因为他是大公，凌驾于法律之上，只有沙皇才能惩罚他。“若不是有我在，”德米特里后来告诉尤苏波夫，“你们可能都被绞死了。”[421]

尤苏波夫征询了英国人的意见，后者决心让俄国继续作战到底。拉斯普京总是反对战争，而他的影响力可能会加快革命、导致俄国单独媾和。霍尔从普利希克维奇那里得知了密谋。但他可能早就知道了，因为他幕僚中的三个年轻人，斯蒂芬·艾利、约翰·斯凯尔和奥斯瓦尔德·雷纳，都和尤苏波夫很熟。雷纳在牛津大学时就认识尤苏波夫。10月底到11月中旬，英国大使馆的司机开车送雷纳去尤苏波夫宫殿六次之多，斯凯尔一般会陪着去。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知道英国人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密谋，但艾利上尉在拉斯普京被杀九天后写给斯凯尔的一封信表明，英国人可能参与了“计划”：“我们的目标”是“黑暗力量的毁灭”。

11月20日，尤苏波夫见了拉斯普京，请拉斯普京帮忙改善他的健康。尤苏波夫抵达拉斯普京的套房时，自己却被“他那无比强大的催眠力量控制了。我浑身麻痹，我的躯体似乎瘫痪了。拉斯普京的眼睛闪着磷光”。

尤苏波夫动摇了。

皇帝回到了皇村。1916年12月2日，“我们晚上待在安娜家，与格里戈里谈话”。沙皇请求拉斯普京祝福他，圣人答道：“这一次，应当是你祝福我，而不是我祝福你。”

次日，埃拉拜访了妹妹和尼基，并“指出拉斯普京在把皇朝引向灾难。他们回答说，拉斯普京是个伟大的圣人，叫我不要再谈这个话题”。

“或许我没来反倒更好。”埃拉说。

“正是。”亚历山德拉说。

“她把我赶走，就像赶一条狗”，埃拉如此告诉自己的朋友塞奈达·尤苏波娃，后者“因为憎恨而呼吸困难，再也忍受不了了”。这两个女人，其中一个还是修女和未来的圣徒，都赞成杀掉拉斯普京。塞奈达告诉儿子：“和平的手段什么都改变不了。”

尤苏波夫选择第二天晚上（那时德米特里会在彼得格勒）邀请拉斯普京于12月16日午夜见他的妻子伊琳娜（沙皇的外甥女）。[422]

12月4日，皇帝和阿列克谢返回最高统帅部，亚历山德拉喜悦地说：“我坚信不疑，伟大的、美好的日子要来了。”她自豪地问：“人民为什么恨我？因为他们知道我有坚强的意志；只要我坚信某件事是正确的（何况还得到了格里戈里的祝福），我就不会改变心意。这是他们无法容忍的。”

“你多么坚定不移、经得起考验，我非常敬佩你，超出我的语言所能形容。”尼古拉二世在火车上写信道。他也坚信不疑地称：“最难的阶段已经过去了。”

在尤苏波夫准备谋杀拉斯普京的同时，圣人在会见皇后，建议她不

要采纳特列波夫首相关于设立负责任的政府的计划。“我的天使，我们在安娜家和‘我们的朋友’一起吃饭，”她在12月13日写道，“他恳求你坚定、好好地当主子，不要总向特列波夫屈服……坚定……俄国人喜欢被鞭笞，这是俄国人的天性。给他们温柔的爱，然后是铁的手腕。”次日，她发表了麦克白夫人式的夸夸其谈：“你要像彼得大帝、伊凡雷帝和保罗沙皇一样，把他们全都碾碎踏平。不要笑，淘气鬼。”

“我爱你，感谢你那言辞激烈的批评我的信，”尼基在12月14日回信道，“我读信的时候一直在微笑，因为你就像在对小孩子讲话一样。”至于他的首相，“我不喜欢，也不信任特列波夫，让他这样的人当首相真是件糟糕的事情”。但是，皇帝有一个狡猾的计划：“首先，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新的接任者，在他干完脏活，也就是让杜马闭嘴之后，就把他踢出去。让他承担所有责任。”他最后的落款是：“你的没有意志的小丈夫。”

12月16日，也就是密谋者预定杀死拉斯普京的日子，沙皇在最高统帅部与“许多外国人”一起用午餐，晚上主持每日报告会。亚历山德拉写道，在彼得格勒，她的女儿奥尔加在冬宫参加了一次慈善委员会的会议。但现在即便对她最友好的委员也“不敢与她对视，从来不笑”，“你知道，我们的姑娘们已经学会了察言观色。经历这些吃苦受罪，她们的内心成熟了很多……她们有的时候可以高兴地扮演贵妇人的角色，但拥有睿智得多的洞察力。如‘我们的朋友’所说，她们经历了艰难的课程”。姑娘们和拉斯普京“对彼得格勒的人义愤填膺，因为没有人捍卫我”。

在浅紫色闺房中，皇后渴望在战后报复自己的敌人：“将来的宫廷名单里要划掉很多人的名字，他们将学到……在战时不支持自己的君主是什么下场。”她对老糊涂弗雷德里克斯伯爵十分恼火：“我们的宫廷事务大臣为什么是个软弱的傻瓜？我的尼基真的应当多替我撑腰……”

下午，尤苏波夫和两个仆人在尤苏波夫宫收拾了一个地下储藏室。

皇后派安娜·维鲁博娃去“我们的朋友”的套房里见他。他吹嘘自己午夜要去见伊琳娜·尤苏波娃；之所以选择午夜，是为了防止菲利克斯的父母从仆人那里得知他去过。安娜临走时，他问：“你还要什么？你不是什么都有了吗？”

晚上8点时，内政大臣普罗托波波夫来到拉斯普京家，警告他：“他们要杀你。你的敌人一心要干坏事。”拉斯普京后来告诉尤苏波夫，患梅毒的大臣“让我答应接下来几天不外出”。

安娜匆匆赶去把这一切告诉亚历山德拉。“但是伊琳娜在克里米亚，老尤苏波夫夫妇都不在城里，”阿丽克丝说，“一定是搞错了。”

在尤苏波夫宫，密谋者们在拉佐弗特医生的监督下将氰化物撒到奶油蛋糕和葡萄酒里。尤苏波夫身穿制服，登上一辆豪华汽车，去了拉斯普京家。拉佐弗特假扮司机，开着车。

夜里11点时，拉斯普京认真洗漱，仔细程度非比寻常。他的女儿玛丽亚和瓦尔瓦拉焦虑地看着他穿上一件浅蓝色丝绸袍子（带矢车菊图案的刺绣），系上腰带，穿上深蓝色天鹅绒长裤和皮靴，佩戴一根挂十字架的金链和刻有罗曼诺夫皇朝双头鹰的手镯。两个女儿焦虑不安，藏起他的胶套鞋，以阻止他出门。但午夜刚过，警察岗哨下班之后，尤苏波夫按响了拉斯普京家的门铃。拉斯普京开玩笑说他的女儿们“不想让我出门”，并且普罗托波波夫向他发过警报，但他仍然说：“走吧，我们走。”尤苏波夫帮他穿上皮毛大衣，俩人就消失在了夜色中。尤苏波夫后来记载道：“我心里涌起了对这个人的莫大同情。”

德米特里、普利希克维奇和其他人在楼上紧张地等待着，尤苏波夫把拉斯普京带进一个有穹顶的地下室，室内摆着一张餐桌，安排得像是刚刚开过聚会。留声机演奏着“扬基歌”。拉斯普京等待伊琳娜露面，并吃了有毒的蛋糕。但他没有倒下，还请尤苏波夫弹吉他唱歌。又过了两

个小时，尤苏波夫去征询其他密谋者的意见。他们一致同意，必须用枪打死拉斯普京。尤苏波夫拿着德米特里的勃朗宁手枪回来了。

“我头晕目眩，肚子里要烧起来了，”拉斯普京抱怨道，“再给我一杯酒。”拉斯普京建议去找吉普赛人玩，并欣赏起精致乌木橱柜上的水晶十字架。

“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尤苏波夫说，“你最好看着那十字架，做个祈祷。”他从背后抽出勃朗宁手枪，打中了拉斯普京前胸。拉斯普京尖叫起来。子弹打穿了他的腹部和肝脏，从后背射出。按照病理学家的分析，这发子弹不会让他当场丧命，但他应当活不过二十分钟。他“就像个破碎的玩偶”一样倒下，密谋者们冲了进来，看着拉斯普京的身体，血迹在上衣蔓延。尤苏波夫派两个密谋者一个假扮司机，一个假扮拉斯普京，假装把圣人送回家。在沉寂的宫殿里，尤苏波夫紧张地检查受害者。据他自己说，他摇晃尸体的时候，它突然动弹起来。一只“浅绿色的、蛇一样的”眼睛睁开了，然后另一只眼睛也睁开了。拉斯普京口吐白沫，愤怒地咆哮，口中流血，跳起来抓住尤苏波夫，“在激烈搏斗中撕掉了他的一个肩章……这个魔鬼正在因中毒而奄奄一息，心脏里有一颗子弹，一定是被邪恶力量复活了。他如魔鬼般拒绝死去，这令人毛骨悚然”。拉斯普京又一次倒下，然后挣扎着站起来。公爵尖叫着跑上楼道：“普利希克维奇，开枪，开枪，他还活着！他要逃走了！”拉斯普京跌跌撞撞地走进飘雪的庭院，喊道：“菲利克斯！菲利克斯！我会把一切都告诉皇后！”

醉醺醺的普利希克维奇拔出自己的萨瓦奇手枪，跑下楼，跟着拉斯普京进了院子。他瞄准，开了两枪，但都没打中，第三枪打中了。子弹击穿了拉斯普京的背部右下方，穿透他的右肾，不过并不是即刻致命的伤，但他可能会在二十分钟内伤重而亡。

拉斯普京倒在雪地里，已经被外行的尤苏波夫和普利希克维奇各打

中一枪，但还活着。某人，可能是普利希克维奇，也可能是德米特里，或者某个比较专业、比较沉着的人，或许是个英国特工，比如雷纳，往拉斯普京的前额中央开了一枪，这是致命一击。射击距离极近，皮肤都烧焦了。拉斯普京当场死亡。普利希克维奇踢了踢尸体的头部，但枪声引起了街上一些士兵的注意。“我杀死了格里什卡·拉斯普京，”他喊道，“俄国和沙皇的敌人！”

“荣誉属于上帝！”士兵们喊道，亲吻他，然后帮他把尸体抬进宫殿。

枪声还惊动了一名警察。普利希克维奇让他发誓保密，并吹嘘自己的爱国壮举。不过，这名警察马上跑去向上级报告了。尤苏波夫歇斯底里地用一只哑铃猛捶尸体，然后晕倒了。有人开枪打死了一条狗，以掩盖血迹。普利希克维奇、德米特里和拉佐弗特将拉斯普京的尸体裹在一张窗帘里，将其塞进大公的汽车。普利希克维奇回忆道：“德米特里几乎处于一种轻松愉快的情绪中。”大公开车前往彼得罗夫斯基大桥。在那里，清晨6点时分，德米特里望风，其他人将尸体扔进冰冻的小涅瓦河上一个冰窟窿里，然后把他的胶套鞋也扔了进去。[423]

在自己的宫殿中，精神恍惚的尤苏波夫得到了英国特工奥斯瓦尔德·雷纳的照料。雷纳可能一直在尤苏波夫宫里。尤苏波夫与犯罪现场拉开距离，在雷纳陪伴下住进了他岳父母桑德罗和谢妮娅的家里。“他（雷纳）理解发生的一切，为了我而非常焦急。”

拉斯普京的女儿们打电话给安娜·维鲁博娃，然后报了警。安娜匆匆去找皇后。普罗托波波夫打来电话。拉斯普京仍然下落不明。警察报告称，有醉酒的流氓吹嘘杀死了拉斯普京。皇室则在等候消息。

德米特里和尤苏波夫都打电话给亚历山德拉，请求觐见，但负责接电话的安娜拒绝了：“如果菲利克斯有话要说，就写信给我。”她记载

道：“皇后非常烦恼，命令普罗托波波夫调查此事。”警察在桑德罗的宫殿找到了尤苏波夫（雷纳陪在他身边），尤苏波夫解释说，他家院子里的血迹是一条被打死的狗留下的。他补充说，“我妻子是皇帝的外甥女”，只有皇帝才能下令调查他。警察找到了死狗。

当夜，普罗托波波夫打电话给亚历山德拉，报告称尤苏波夫和雷纳要登上去克里米亚的火车。皇后下令将尤苏波夫软禁。

“我们坐在一起。你能想象我们的感受吗？”她写信给皇帝道，“我们的朋友”失踪了，那是在“尤苏波夫家的一桩大丑闻之后。德米特里和普利希克维奇大醉，警察听见枪声，普利希克维奇跑出去高喊‘我们的朋友’已死。警察在搜查”。尤苏波夫安排了“相当厉害的陷阱”。“我不能相信，也不愿意相信他被杀了。上帝怜悯他。非常难过（我很冷静，不能相信）。吻你，阳光。”

“多么可怕的事情！”尼基在夜间打来电话说。

“我刚在家里的礼拜堂领完圣餐。”她在次日，即12月18日上午11点42分发电报称。“搜查在继续”，但她现在害怕政变。“存在这种危险，即两个小伙子（德米特里和尤苏波夫）在谋划更糟糕的事情……我非常需要你在我身边。”

“4点30分出发。”尼基写道。

“以你的名义禁止德米特里离家。他是主要的参与者，”她在下午3点报告道，“没有发现尸体。”

在莫吉廖夫的最高统帅部，“我们继续在下午散步，谈事情”，皇帝的副官安纳托利·莫尔德维诺夫回忆道。他当时和皇帝在一起。尼古拉二世看上去无忧无虑，但他还没有读到关键的一份电文。“刚刚读过你的信，”尼基写给阿丽克丝，“悲伤而惊恐。明天4点来。”心慌意乱的皇

帝在消化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参加一次气氛压抑的筹划1917年战争的会议。他突然站起来道："先生们，每个人的人生里都有一些时刻，他必须优先考虑自己的私人生活……我必须离开你们，准备出发吧。"

警察发现了冰河上的胶套鞋，但因为天气酷寒，暂时不能派潜水员下河。12月19日上午，"他们在河里发现了尸体"，她发电报给最高统帅部道，"一起思念、祈祷"。孩子们非常震惊，但年纪最大的奥尔加明白了。她问："我知道他做了很多坏事。但他们为什么这样残酷地对待他？"

拉斯普京被冻得硬邦邦的。尸体首先被送去医院解冻。随后，德米特里·科索罗托夫医生发现了三处枪伤，但没有证据表明拉斯普京在河里还活着、还在呼吸。前额那一枪导致他当场死亡。当天下午，沙皇在皮茨叔叔的陪同下返回皇村。他说："我的亲人手上沾着一个淳朴农民的血，这让我无比羞耻。"而皇族、公众和社会都在欢庆拉斯普京之死。

"不！不！"皇太后喊道。她的观点是，"感谢上帝带走了拉斯普京，但我们现在处于更大的麻烦当中"。埃拉发电报给塞奈达·尤苏波娃称："上帝保佑你亲爱的儿子，他做出了这样的爱国壮举。"秘密警察拆阅了埃拉的电文，将其抄送尼基和阿丽克丝。秘密警察也一定报告说英国人参与了，因为皇帝做的最早几件事情之一，就是传唤英国大使乔治·布坎南爵士，要求知道"英国军官"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布坎南答道，除了尤苏波夫和雷纳是朋友关系，关于英国人参与其中的说法都是"一派胡言"。但一周后，艾利上尉向斯凯尔报告道："亲爱的斯凯尔……尽管这里的事情并没有完全依照计划发展，但我们的目标显然已经达成。我们观察到了人们对'黑暗力量'之死的反应，不过已经有人提出了关于我们参与的尴尬问题。雷纳在处理一些麻烦事。"

谋杀拉斯普京的人干得很外行。托洛茨基说，此案是“用迎合品味低劣的观众的情节来实施的”。但上文引用的尤苏波夫和普利希克维奇的记述不完整且充满戏剧性。尸检并未发现氰化物中毒的证据，或许是氰化物变质了，或许是被葡萄酒中和了。但所有人的回忆录里都没有提及拉斯普京在近距离前额被打的那一枪。这是因为凶手为了自己冷酷地处死一个已经昏迷的农民而羞耻，因而不愿意提这最后一枪吗？或者还是另有他人发出了致命一击？没有证据表明英国特工在谋杀现场，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参与了谋杀。而艾利的信如果是真的（看上去像是真的），那也很暧昧，顶多能证明英国人在事后得知了此事。但雷纳，不管是以官方的身份，还是以朋友的身份，都与此案的距离很近；看样子英国人确实卷入了此案。

1916年12月21日早上8点，一辆警车将拉斯普京的锌制棺材运往皇村中已经接近竣工的“萨罗夫的圣塞拉芬”教堂。皇帝和皇后，以及他们的女儿们（阿列克谢身体不适，没有到场）乘豪华轿车抵达。残疾的安娜乘雪橇抵达。但亚历山德拉没有邀请拉斯普京的女儿们，她们因为自己被粗鲁无情地排除在外而心怀怨恨。皇后攥着一束白花，看到棺材时抽泣起来。“我和家人目睹了悲哀的场面，”尼古拉二世写道，“令人难忘的格里戈里的葬礼。他在尤苏波夫家被一群怪物暗杀了。”此后，亚历山德拉邀请安娜搬进亚历山大宫，以保障她的安全，而拉斯普京的女儿们被带到皇村。在那里，尼古拉二世“感情洋溢，对我们非常温柔”，承诺“我会努力填补你们父亲留下的位置”。亚历山德拉赠给拉斯普京家4万卢布，并经常去瞻仰拉斯普京的墓。不足为奇的是，沙皇的孩子们感到阴郁而畏惧，请他们父亲的副官莫尔德维诺夫到他们房间陪着，孩子们坐在沙发上互相拥抱。“爸爸妈妈接受了这一切。哦上帝，他们是多么努力克服，这又是多么难！”长女奥尔加在日记中如此写道。但两个月后她思忖道：“也许他非死不可……但不要这么残忍……凶手是我们的亲戚，这真可耻。”亚历山德拉写了一首六节的诗缅怀她的“目光宁静的英雄……他有着正直的孩子般纯真的灵魂……遭到疯狂而粗鄙的人

群追击，在皇座周围爬来爬去的贪婪恶狗们追击他”。罗曼诺夫家族的“恶狗们”还在猎杀。宾波大公和德米特里大公等人在考虑发动宫廷政变，杀死亚历山德拉。

拉斯普京的死并没有带来什么变化，因为尼古拉二世和亚历山德拉的政治困境是他们自己，而不是拉斯普京造成的。拉斯普京一般仅仅是附和并祝福他们夫妇自己的偏见。谋杀拉斯普京并没有挽救君主制，反而严重削弱了它的力量。12月21日，罗曼诺夫家族的一个集团，包括皮茨叔叔（德米特里的父亲）、桑德罗（尤苏波夫的岳父）和米欣，聚集起来保护凶手。他们派桑德罗去请沙皇不予追究。

“你的演讲很精彩，桑德罗，”尼基这样回答桑德罗的恳求，“你知不知道，任何人，不管是大公还是农民，都没有权力杀人？”桑德罗变得不是那么通情达理了。安娜写道：“他（桑德罗）用在走廊里也听得见的大嗓门喊道，如果皇帝拒绝，那么皇座自己也会垮掉。”

尼古拉二世的母亲请他对德米特里结案，不予追究。沙皇答道：“起诉立即撤销。拥抱您。尼基。”沙皇把尤苏波夫放逐到库尔斯克的一座庄园，而德米特里被送去参军，去了波斯。这起谋杀案让凶手们发生了永久性的分裂。“这将永远是我良心的污点……谋杀就是谋杀，我永远不会谈论”，德米特里后来写信给尤苏波夫道，“而你经常谈论。你简直是在吹嘘你亲手做了”，不过“这件事里没有一丝一毫的高尚”。阿列克谢也感到震惊，因为他的父亲并没有真正处罚谋杀犯：“爸爸，你真的不会惩罚他们吗？杀害斯托雷平的凶手被绞死了。”

12月29日，罗曼诺夫家族的十六名成员，在米欣和宾波的带领下，在百万大街的弗拉基米尔宫开会，联名写了一封信，请求不要将德米特里送往疫病流行的波斯，那样“等于是死刑”。沙皇对亲人的这次造反大发雷霆。

“任何人都无权杀人，”沙皇在信上写道，“我知道很多人受到良心折磨，而德米特里不是唯一卷入此案的人。你们的请求让我吃惊。”他把宾波和米欣的儿子们放逐到他们的庄园。

沙皇夫妇一定回忆起了拉斯普京的警告：“如果我死了，或者你们背弃我，你们会在六个月内失去儿子和皇位。”[424]

罗曼诺夫宗亲“反叛”的那天，沙皇罢免了特列波夫（他只当了四十七天首相），以尼古拉·戈利岑公爵取而代之。戈利岑是个老迈平庸之辈，曾在亚历山德拉的慈善委员会任职。桑德罗说他“软弱”，“什么都不懂”。曾举办通灵会来咨询拉斯普京的普罗托波波夫仍然是政治强人。桑德罗警告尼基道：“虽然这么说很奇怪，但今天的政府就是在准备革命的团体。”但罗曼诺夫家族的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克制了。

米欣传唤罗江科到弗拉基米尔宫：“必须改变一些事情，除掉一些东西，毁掉一些人……”

“除掉？”罗江科问。

“必须把她消灭掉。”

“谁？”

“皇后。”

“殿下，请允许我把这次谈话当作从来没有发生过。”就连沙皇的母亲也想把亚历山德拉“放逐。否则她可能彻底发疯。让她进修道院，或者干脆让她消失”。

乔治·布坎南爵士告诉沙皇，军队现在已经不可靠了，皇帝必须重新赢得人民的信任。

“你告诉我，我必须重新赢得人民的信任。难道不是我的人民应当重新赢得我的信任？”尼古拉二世答道。布坎南开始在报告里主张让尼古拉二世退位。罗江科给了尼古拉二世同样的建议。“我二十二年来一直在为了人民的福祉而努力，难道这二十二年来我都错了？”沙皇问。

“是的，陛下，二十二年来，您走的道路都是错的。”

拉斯普京的死给了尼古拉二世一个政治掩护，让他有机会阻止亚历山德拉干政，并挑选一位能够团结各方面的首相。过去的一切罪孽都可以推到拉斯普京身上。不过，沙皇没有这么做。他的廷臣莫索洛夫企图警示他。“你，莫索洛夫，怎么可以跟我讲皇朝遇到了什么危险？如今所有人都在对我大喊大叫这个。你曾跟我一起检阅部队，你难道也会害怕起来吗？”

桑德罗在亚历山大宫最后一次向沙皇夫妇呼吁。亚历山德拉躺在床上，尼基穿着一件切尔卡斯卡袍子，在抽烟。“拜托了，阿丽克丝，请把朝政留给你丈夫。”桑德罗说。

阿丽克丝“脸红了。她看了看尼基。他一言不发，继续抽烟”。桑德罗转向她。

“我从来没有向你谈起过我们政府里的那些可耻勾当。更准确地说，是你的政府。我认识到，你求死心切，你丈夫也是这样。但我们怎么办？我们都要因为你盲目的顽固而遭罪吗？”

“我拒绝继续这样争执，”她冷淡地说，“你在夸大危险。等哪天你不是这么激动了，你就会承认，我比你懂得多。”

次日，桑德罗带着米沙来见沙皇。米沙恳求沙皇在一切太晚之前实施改革，沙皇又一次做梦似地不停抽烟。米沙和他的妻子娜塔莎都希望建立宪政。米沙此时是骑兵总监，在战争中救赎了自己，指挥高加索

的“野人”师[425]，作战英勇，还曾在布鲁西洛夫将军麾下服役。布鲁西洛夫赞赏他是“绝对正直和体面的人，从不选边站队，不参与任何阴谋；作为军人，他是一位杰出的领袖”。米沙动身前往彼得格勒之前，布鲁西洛夫请他“向沙皇解释，亟须即刻开展激进的改革”。

“我无足轻重。”米沙答道。但他很快会发现，他很重要。

尼古拉二世唤来首相戈利岑，宣布将组建一个新政府。但次日，他又改了主意。不过，他允许杜马重新召开。

1917年2月21日，安娜观察道：“他的全部本能都警告他不要在此时离开皇村。”次日，亚历山德拉“在祈祷，‘我们亲爱的朋友’在另一个世界祈祷”，她敦促他“让他们始终感受到你的拳头”。皇帝在老弗雷德里克斯和他信赖的美国黑人吉姆·赫拉克勒斯的陪伴下，返回了最高统帅部那种虚假的安宁中。[426]

“在这里，我的大脑得到休息，这里没有大臣，没有烦人的问题。”他如此写道。但“这屋子里太安静了，没有喧闹，没有兴奋的喊叫！如果有空的话，我想我会玩多米诺骨牌”，他厌倦了妻子的唠叨，这样回答她。“你写的关于要坚定、要当主人，完全正确……但我不必对周围的人大呼小叫。往往只需要静悄悄地讲一句严厉的话，就能让人规规矩矩。”由于暴风雪，部队的补给中断了。“非常可怕，令人悲痛。”

2月23日（新历是3月8日），即国际妇女节那天，纺织厂女工举行游行示威，高呼：“给我们面包！”彼得格勒军事总督谢尔盖·哈巴洛夫肯定能对付得了几个女工吧？次日，即2月24日，奥尔加和阿列克谢，随后还有安娜，染上了麻疹。街上发生动乱，穷人冲击彼得格勒的面包店。亚历山德拉向尼古拉二世做了汇报。“出动了哥萨克去镇压他们……但哥萨克在哈巴洛夫手里。”沙皇的冷静并不完全是发疯的表

现：普罗托波波夫逮捕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所有领导人。彼得格勒只有6000名警察，但有16万人的驻军，还调来了“可靠的”海军卫队。政府制订了镇压起义的计划。在莫吉廖夫，“我知道局势非常紧张”，尼古拉二世告诉莫吉廖夫总督，但军事上“我们比以往强大得多。很快开春之后就会发动攻势，我相信上帝会给我们胜利，然后民意就会改变”。

2月25日，米沙（现在很多阴谋都预定他为摄政王）注意到“今天涅瓦大街发生了骚乱。工人举着红旗到处走，向警察投掷手榴弹和瓶子。于是部队不得不开枪”。在兹纳缅斯卡雅广场（旗帜广场）[427]，一名哥萨克（罗曼诺夫皇朝的传统捍卫者）杀死了一名宪兵。普罗托波波夫向亚历山德拉报告称，骚乱在蔓延，因为几乎所有工厂的工人都罢工了。“这是流氓运动，小男孩和小女孩跑来跑去，喊叫他们没有面包，只是为了煽动他人。然后工人们阻止其他人去上班。”她如此告诉尼古拉二世。气温升到零摄氏度以上了，如果天气再转冷，群众就会待在家里。“这都会过去的，会安静下来的……不需要开枪，只要命令不准他们过桥。粮食问题真让人发疯。”

当晚9点，尼古拉二世发电报给哈巴洛夫道：“我命令你明天平息首都的骚乱。”

尽管家里好几个孩子生了病，亚历山德拉还是在25日接见了一群外宾，但次日就保持了低调。此时彼得格勒大街上聚集了多达20万人，出租车和电车司机罢工了。夜间，普罗托波波夫和诸大臣、将军们以及杜马议员在马林斯基宫开会，“准备采取激烈措施”。“我希望哈巴洛夫懂得如何快速平息那些街头骚乱，”尼基在2月26日写信给阿丽克丝道，“普罗托波波夫应当发布明确的指示。但愿那个老戈利岑（首相）不要昏头！”但他感受到了沉重压力，他祈祷的时候，“我感到胸膛中部疼痛难忍……我前额满是汗水”。

哈巴洛夫的部队向游行示威者开枪。抗议者动摇了，但随后又振作

起来。米沙观察大街，注意到“骚乱越来越严重。有200人死亡”。

皇村，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亚历山德拉穿着她的红十字会护士制服，玛丽亚在拉斯普京墓前祈祷，“他死了，是为了救我们”。但亚历山德拉向尼基保证道：“这不像是1905年。所有人都爱戴你，他们只是想要面包。”

但是在彼得格勒，大街上已经失控，杜马主席罗江科在起草一份爆炸性的电文，通知皇帝：“民众起义已经发展到无法控制、威胁极大的地步……陛下，请拯救俄国……请紧急找到一个全国人民都能信任的人，并委托他组建新政府……任何拖延都等于死亡。”

“肥猪罗江科又给我写了一大堆屁话，我根本不打算回复他。”尼古拉二世如此告诉弗雷德里克斯伯爵。他下令解散杜马，但决定返回彼得格勒。

夜间，先是巴甫洛夫斯科耶近卫团，然后是其他很多部队，都发动了兵变。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士兵杀死了自己的团长。2月27日，大街上又挤满罢工的工人。群众冲击了军火库，现在他们有了武装。“军队和反叛者联欢。”法国大使帕莱奥洛戈写道。有警察被杀。警察局被纵火焚烧。商店遭抢劫。起义群众征用了卡车和豪华轿车，疯狂地开车穿过大街小巷。除了戒备森严的冬宫之外，全城已经被革命淹没。“这是无政府状态的开端。”米沙写道。哈巴洛夫向最高统帅部求助：“尽快从前线调可靠的部队来。”副官给沙皇送上彼得格勒发来的最新电报，沙皇大怒：“怎么了，莫尔德维诺夫？”尼古拉二世读了那“可怕的”消息很长时间。这停顿“令人痛苦万分”。

“想到两天后就能见到你，我多么开心，”尼古拉二世写信给阿丽克丝道，“昨天城里传来消息之后，我看到这里很多人都面带惧色。阿列克谢耶夫很冷静，但认为必须指派一个精力充沛的人，让大臣好好干

活。这当然是对的。”当晚，沙皇在阿列克谢耶夫的建议下，终于做好了任命新政府的准备。但首先他必须镇压革命。他任命尼古拉·伊万诺夫将军为彼得格勒的紧急状态总司令，并命令他迅速率领忠诚的部队乘火车赶往首都。

在彼得格勒的塔夫利宫，戈利岑公爵试图解散杜马，但议员们拒绝离开，还组建了一个“临时委员会”，由罗江科领导。哈巴洛夫抵达马林斯基宫时承认，城市已被革命党控制。戈利岑迫使普罗托波波夫辞职，然后发电报给沙皇，自己也辞职，被沙皇拒绝。

“我该怎么办？”罗江科在塔夫利宫问，“我不想造反……但另一方面，现在已经没有政府了。”他向沙皇和将军们求助：“陛下，不要耽搁……明天可能就太晚了。”然后他将米沙从加特契纳唤来。

下午5点，米沙乘他的私人列车抵达，匆匆赶去马林斯基宫见首相和罗江科。“到晚上9点时，街上开始枪声大作，”他回忆道，“旧秩序不复存在。”罗江科敦促米沙“在城里担当独裁者”，并集合驻军当中最后一批忠诚的部队。米沙拒绝了。但晚上10点30分，他穿过广场，来到陆军大臣官邸，使用阿列克谢耶夫的休斯设备与沙皇沟通。他建议让受尊重的李沃夫公爵担任首相。“陛下或许希望授权我宣布这个任命。”

“我会立刻将殿下的电文报告给皇帝陛下。”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答道。

“皇帝陛下去皇村的旅行最好暂缓几天……每个钟头都很珍贵。”

尼古拉二世拒绝了米沙的建议。他“在亲自抵达皇村之前，不会做任何人事变动”。晚上11点25分，皇帝发电报给戈利岑道：“我亲自授予你民政治理的一切必需权力。”但政府的所有权力都已经瓦解、消散了，戈利岑和诸大臣干脆各自回家。

凌晨3点，米沙乘车在武装护送下前往冬宫。路上他不得不让司机加速，才躲过了革命党。在冬宫，他找到了哈巴洛夫将军和1000名忠实的士兵，但命令他们不要保卫皇宫。哈巴洛夫撤往海军部，米沙和他的秘书走过埃尔米塔什，来到百万大街。米沙敲14号的门，那是他的朋友帕维尔·普提雅廷公爵的公寓。公爵正在前线，他的妻子奥尔加·普提雅廷娜回忆道："我被自己卧室门上猛烈的敲门声惊醒了。我想象武装士兵冲进了我的房子。"但到访的是"非常疲惫、非常不安"的米沙。

"你有这样危险的客人，难道不害怕吗，公爵夫人？"他开玩笑说。

与此同时，在最高统帅部，皇帝感到自己被孤立了。"距离事发现场那么远，而只能收到只言片语的噩耗，这感觉太让人难受，"他写道，"我决定尽快返回皇村。"

清晨5点，差不多就在米沙喝普提雅廷娜公爵夫人的咖啡的同时，沙皇乘火车离开了莫吉廖夫。为了把主要铁路线让给伊万诺夫的保皇派部队，他东进走的是途经维亚济马的间接路线。但这样他就绕道200英里，要多走9个小时。当天下午3点，尼古拉二世抵达维亚济马，发电报给亚历山德拉道："思绪永远和你在一起。天气晴朗。从前线调来很多部队。"

皇后从护理自己孩子的工作中暂时休息，在自己的护士制服上套了一件皮毛大衣，和十七岁的玛丽亚一起在园林里散步，向官兵致意。"他们全都是我们的朋友，"她说，"忠于我们。"[428]

在莫斯科至彼得格勒的铁路线上，尼古拉二世的火车距离首都只有60英里了。但在3月1日凌晨4点，沙皇专列在小维舍拉被拦住。革命党阻断了铁路。或者这是个借口，但至少阻止了沙皇的行程。"可耻可悲，"尼古拉二世写道，"到不了皇村。可怜的阿丽克丝处境一定很难。"在焦急的商讨之后，沙皇命令调头，然后向西开往普斯科夫。

在3月1日随后的十五个小时里，沙皇与外界断了联络，彼得格勒则被革命吞噬。在枪战之后，海军部的保皇军向革命党投降。塔夫利宫出现了一个混乱不堪的新世界。两派人马在争夺统治俄国的权力，一派是工人与士兵苏维埃的1000名衣着邋遢、奔走呼号的革命者、地痞流氓和逃兵；另一派是杜马临时委员会的身穿礼服的绅士们。这两派之间唯一的联系就是社会主义者和律师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他时年三十五岁，既是革命党，也是杜马议员。弗拉基米尔和米欣那性格古怪的儿子基里尔命令保卫皇村的部队撤退，然后自己挥舞红旗，来到塔夫利宫。在那里，罗江科起草了一份宣言，要建立君主立宪制，立米沙为摄政王。

晚上7点时，在普斯科夫，皇帝终于离开了白雪皑皑的荒原，对自己不在首都期间崛起的新世界一无所知。[429]

他发现自己被尼古拉·鲁兹斯基将军粗鲁地控制了。鲁兹斯基六十三岁，是北部战线的总司令。尼古拉二世身边只有几名忠实的廷臣，[430]鲁兹斯基对他们咆哮道：“看看你们都做了什么……你们都是拉斯普京的党羽。你们把俄国搞成了什么样？”

皇帝和鲁兹斯基将军一起，窘迫地坐在皇帝专列的沙龙里。

“对于发生的一切，我会在上帝和俄国面前负责，”尼古拉二世宣称，他仍然受到自己加冕誓言的约束，“不管诸大臣是对杜马还是国务会议负责。”

“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准则，即‘君主统治，但政府理政’。”鲁兹斯基解释道。

皇帝说，他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如果要他理解，他就需要重活一遍、经受完全不同的教育。他不能昧着自己的良心做事。鲁兹斯基唐突地与皇帝争执到半夜。尼古拉二世后来抱怨道，鲁兹斯基“不给他一刻

思考的时间”。随后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发来电报，称革命正在扩大，并建议组建以罗江科为首的新政府。尼古拉二世在无法忍受的沉重压力之下，发电报给伊万诺夫将军，命令他“在我抵达之前，在彼得格勒不采取任何措施”。3月2日凌晨2点，尼古拉二世同意任命罗江科为首相，自己则保留专制君主的权力。随后他去睡觉了。鲁兹斯基通知了罗江科，后者于凌晨3点30分回复道：“很显然，皇帝陛下和你都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没有办法回到过去了……威胁性的要求，即要求皇帝退位、皇子继位、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摄政，已经变得非常明确。”这一夜，蓄着胡须的杜马绅士们（他们希望保留君主制）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戴皮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他们希望建立共和国），达成了妥协，决定建立一个临时政府，并要求尼古拉二世让位给阿列克谢。新首相是李沃夫公爵，克伦斯基是司法大臣。现在他们得知尼古拉二世在普斯科夫，于是杜马派遣两名议员，古契科夫和瓦西里·舒利金去迫使皇帝退位。他俩立即出发了。

罗曼诺夫皇朝的权力依赖于军队。将军们是君主主义者，但他们希望避免内乱，一致去对付德国人。阿列克谢耶夫在上午9点给皇帝发电报称：“我坚信，别无选择，必须退位。”尼古拉二世读这份电文的时候，“有一个可怕的沉默时刻”。他抽着烟，在车站踱来踱去。

上午10点15分，阿列克谢耶夫通过电报征求尼古拉沙、布鲁西洛夫和其他高级将领的意见。在普斯科夫的皇帝专列上，午餐是一个令人万分痛苦的时间段。下午2点15分，总参谋长报告称，高级将领们意见一致，就连尼古拉沙也要求沙皇让位给阿列克谢。“没有别的办法。”尼古拉沙的信里写道。

尼古拉二世穿着他最喜爱的灰色切尔卡西亚大衣，站着凝视窗外。他后来在日记里写道，他觉得“我必须退位”。然后，他转向鲁兹斯基：“我决定了。我会放弃皇位。”他画了个十字。鲁兹斯基也画了十

字。

“我同意。”尼古拉二世写道，然后在发给罗江科和阿列克谢耶夫的电文上签了名，宣布自己退位，让位给阿列克谢，由米沙摄政。鲁兹斯基将军拿走电文，而弗雷德里克斯伯爵跌跌撞撞地走出去，用法语告诉邻近车厢里的副官们：“你们知道吗，皇帝退位了。”副官们悲痛地喊叫，伯爵绝望地耸肩，然后把自己锁在自己的车厢里，隐藏自己的眼泪。

尼古拉二世唤来御医谢尔盖·费奥多罗夫教授，他经常为阿列克谢治疗。

“陛下，”御医问，“您觉得阿列克谢会和您待在一起吗？”

“为什么不呢？”尼基答道，“他还是个孩子，必须和亲人在一起……在那之前，米哈伊尔是摄政王。”

“不，陛下，这不大可能成真。”

“实话告诉我，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沙皇说，“阿列克谢的病是不是无法治愈？”

“陛下，科学告诉我们，那是一种不治之症。但患那种病的人有时能活到老年。”

“皇后也是这么告诉我的，”尼古拉二世垂下脑袋道，“如果是这样，阿列克谢永远不能像我希望的那样为国效力，那么我们有权把他留在我们身边。”他命令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修改退位的条件。[431]

晚上9点45分，弗雷德里克斯护送两名议员古契科夫和舒利金走进沙龙。随后沙皇也来了，他“镇定自若，令人无法揣测”。但他一直憎恶

古契科夫。“我们鞠躬，皇帝欢迎我们，与我们握手，”舒利金写道，“姿态相当友好。”他们在桌前坐下。古契科夫开始解释他们的使命，这时鲁兹斯基将军进来了，鞠躬，听他们讲话，然后打断他们道：“事情已经定下来了。”

“我已经决定退位”，尼古拉二世说，但他不会传位给阿列克谢。“我已经得出结论，考虑到他的疾病，我应当同时以自己和他的名义退位，因为我和他不能分离。”

“但我们指望小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能缓和权力交接的冲击。”古契科夫争论道。皇帝犹豫了，然后辛酸地补充道：“我希望你能理解一位父亲的心情。”他的继承者将是米沙。古契科夫和鲁兹斯基商量起来。这违背了保罗沙皇的皇位继承根本大法。米沙的妻子是布拉索娃伯爵夫人。皇帝可以有一个出身较低的妻子吗？是的，亚历山大二世不就娶了多尔戈鲁卡娅吗？他们接受了尼古拉二世的计划。夜里11点40分，前任皇帝签署了宣言（上面的时间写成当天下午3点），由弗雷德里克斯见证（这位老人“陷入绝望”，双手颤抖），然后回到自己的私人车厢休息。宣言写道：

> 我不希望与亲爱的儿子分离，因此将皇位移交给我的弟弟，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并为他的继位祝福。[432]

弗雷德里克斯返回沙龙，将退位宣言交给古契科夫和鲁兹斯基。尼古拉二世很镇定。“我甚至怀疑，跟我们打交道的还是不是一个正常人，”古契科夫回忆道，“我们想他一定会流露感情，但完全没有。”事实上，尼基内心在沸腾：“愿上帝给我力量，让我原谅我的所有敌人……我不会原谅鲁兹斯基将军。”前任沙皇始终彬彬有礼，送古契科夫和舒利金上路。他的哥萨克卫兵向他敬礼。

“你们现在应当把肩章上我的名字首字母撕掉。”他告诉他们。

“求您了，陛下，”一名哥萨克请求道，“请允许我们杀掉他们！”

尼古拉二世笑了。“太晚了。”他懊恼地说。

据一名助手观察，尼古拉二世“放弃皇位”，“仿佛移交一个骑兵连的指挥权那样轻松”。他的副官莫尔德维诺夫写道，随后，身穿号衣的仆人端来茶水，“沙皇安宁而平静地坐着”。“他一直和我们说话，只有他的眼神很悲伤，在深思，凝视远方。他拿香烟时紧张的动作流露出他内心的烦恼。”廷臣感到无比痛苦。“这何时能结束？”莫尔德维诺夫不禁问道。前任沙皇的内心在沸腾：“我周围尽是背叛、怯懦和欺骗！”在此刻，米沙成了米哈伊尔二世皇帝。[433]

当前线将士向米哈伊尔二世宣誓效忠之时，新沙皇正在百万大街的一座公寓酣睡。清晨5点55分，克伦斯基打来电话，宣布稍后将有一个代表团来访。米沙此时仍然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沙皇。9点，门铃响了，他的堂叔宾波拥抱他。

“我很高兴接受您成为君主，”宾波说，“因为您已经是沙皇了。要勇敢，要坚强。”

9点30分，宾波刚走，首相李沃夫公爵和他的群臣，包括克伦斯基、罗江科和古契科夫（刚从普斯科夫回来，现在是陆军大臣）就到了。他们已经很多个夜晚没有好好睡觉了，有时是因为畏惧随时发生的屠杀，有时是因为见证了风云激荡的历史而兴奋。除了克伦斯基，所有人都非常害怕苏维埃。大多数人都坚信，米沙的登基将导致“血流成河”。米哈伊尔二世进屋时，他们都起立了。[434]

尼古拉二世退位的消息在凌晨3点传到皇村。廷臣不敢告诉皇后，于是去告诉皮茨叔叔，他这天上午来看皇后了。亚历山德拉知道尼基被迫任命了杜马议员组成的新政府。“你孤零零一个人，背后没有军队，

就像老鼠进了陷阱，你能怎么办？那是最低贱、最卑鄙的伎俩，史上闻所未闻。”

皮茨叔叔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站着亲吻她的手，亲了很长时间。“他的心碎了。皇后穿着简朴的护士制服，她的平静让他震惊。”皮茨的妻子记载道。

“亲爱的阿丽克丝，我想和你待在一起……”他说。

“尼基出事了吗？”

“尼基没事，但你必须勇敢：今天凌晨1点，他签署了自己和阿列克谢的退位诏书。”

前任皇后战栗起来：“如果尼基这么做，一定是因为非这样不可。”眼泪从她脸颊滚下来。“或许我不再是皇后了，”她说，“但我仍然是护士。米沙现在是皇帝，我会照顾孩子们，会去医院工作，我们会去克里米亚……”

阿丽克丝蹒跚地走向她的朋友莉莉·迪恩。“退位了！”她抽泣道，“可怜的宝贝，孤零零一个人在那里受罪。我的上帝，他受了多大的罪啊。”她想发电报给尼基，但电文被送回了：“收件人地址不详。”她写道：“我完全理解你的行动，我的英雄……我知道你不能违背自己加冕时的誓言。我们互相之间完全了解。无须言辞。”到此时，五个孩子还一无所知。在安娜的帮助下，亚历山德拉烧毁了一些信件。她的女儿奥尔加后来写道：“她（亚历山德拉）不得不烧毁自己年轻时的情书，这些信对她来讲比最昂贵的珠宝还要珍贵。她为此悲痛万分，始终没有从中恢复元气。”

列宁和他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在苏黎世得知沙皇退位的消息，她说：“或许这又是个骗局。”

“真让人吃惊，”列宁表示同意，“完全出人意料。”

前任沙皇乘火车返回最高统帅部，孤零零地坐在阴暗中，房间里只有角落的圣像处有一盏灯。“在这个悲伤日子的全部经历之后，素来以自制力强著称的皇帝再也没有力量控制自己，”弗艾柯夫回忆道，“他拥抱我，哭了。”随后“我睡得很久、很深”，尼古拉二世写道，“和我的人谈昨天的事情。读了很多关于尤利乌斯·恺撒的东西”。然后他记起了米沙：“致米哈伊尔皇帝陛下：近期事件促使我不可逆转地决定采取这样极端的措施。如果这让你伤心，请原谅我。也原谅我没有事先通知你，因为没有时间。”[435]

在百万大街的公寓里，诸大臣企图恫吓米哈伊尔，要他退位。他问他们能否保证他的安全。罗江科说：“我只能给你否定的回答。”但外交大臣帕维尔·米留科夫说，如果没有君主制来支撑，“这艘脆弱的破船”（即临时政府）会在“全国混乱的海洋中”沉没。唯一能够代表苏维埃讲话的克伦斯基不同意，以天下大乱相威胁：“我无法保证殿下的人身安全。”

普提雅廷娜公爵夫人请他们所有人吃饭。她坐在皇帝和首相之间。谈判了一天之后，米哈伊尔签署了退位诏书：“我已经做出坚决的决定：除非我们的伟大人民通过普选，选出制宪会议的代表来要求我继位，否则我不会接受最高权力。”次日，他给妻子娜塔莎发去一封短信：“忙得要命，精疲力竭。会告诉你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其中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他当了一天的俄国皇帝。在经历304年风雨之后，罗曼诺夫皇朝灭亡了。[436]

第七场 后来的岁月

出场人物

尼古拉二世，前皇帝，“尼基”

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原名黑森的亚历山德拉公爵小姐），前皇后，“阿丽克丝”，“阳光”

奥尔加，他们的长女

塔季扬娜，他们的次女

玛丽亚，他们的三女儿

阿纳斯塔西娅，他们的幼女

阿列克谢，他们的儿子，“小娃娃”

罗曼诺夫家族

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皇太后，亚历山大三世的遗孀，“明妮”

米哈伊尔二世，前皇帝，“米沙”，妻子为布拉索娃伯爵夫人

米欣，弗拉基米尔叔叔的遗孀

埃拉，谢尔盖叔叔的遗孀，皇后的姐姐，女修院院长

保罗叔叔，“皮茨”，妻子为帕莱公爵夫人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恐怖的尼古拉沙”，妻子为黑山的斯塔娜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尼古拉沙的兄弟，妻子为黑山的米莉察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宾波”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宾波的兄弟，“桑德罗”，妻子为沙皇的妹妹谢妮娅

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宾波和桑德罗的兄弟，小K的情夫，曾任炮兵总监

廷臣，各部大臣等

瓦西里·卢基奇·多尔戈鲁基公爵，“瓦利亚”

伊利亚·塔提谢夫伯爵，沙皇的侍从长

安娜·维鲁博娃（娘家姓塔涅耶夫），亚历山德拉的朋友，“单相思的家伙”“母牛”

伊丽莎白·纳雷什金娜-库拉金伯爵夫人，御橱总管，“济济”

安纳托利·莫尔德维诺夫，尼古拉二世的副官

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总参谋长

格奥尔基·李沃夫公爵，总理

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司法部长，后成为总理

革命者

菲利普·戈洛谢金，乌拉尔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

瓦西里 · 雅科夫列夫，奉命押解沙皇一家的专员

雅科夫 · 尤罗夫斯基，乌拉尔苏维埃成员，杀死沙皇一家的凶手

格里戈里 · 尼库林，尤罗夫斯基的副手，杀死沙皇一家的凶手

彼得 · 叶尔马科夫，契卡人员，杀死沙皇一家的凶手

彼得 · 沃伊科夫，乌拉尔苏维埃成员，物资供应委员，“知识分子”

1917年3月3日，在莫吉廖夫火车站，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告诉尼古拉二世，皇朝终结了。前任沙皇表示震惊，因为米沙的宣言里包含“关于选举的话。天知道是谁建议他签署了这么丑恶的东西”。他让母亲到他身边，但她是和桑德罗一起来的，尼古拉二世觉得“无法忍受”桑德罗。

“可怜的尼基，”明妮写道，“在这样可怕的、羞辱人的处境里，他还镇静自若、从容不迫。我感觉自己仿佛头上被打中了！”饭后，“可怜的尼基向我袒露了他那可怜的、流血的心，我们相拥而泣”。

桑德罗来时，发现明妮“高声抽噎”，而尼基“站着一动不动，盯着自己的双脚，当然还在吸烟”。

副官莫尔德维诺夫在尴尬的沉默中走进来，努力安慰他，说这是“人民的意志”，所以就让人民看看自己是不是能干得更好吧。

“人民的意志，真是好东西！”尼古拉二世“突然痛苦地喊道，然后走到前头，掩饰自己的痛苦”。接着他告诉莫尔德维诺夫，他想以“普通公民的身份”退隐到克里米亚或甚至“科斯特罗马，我们先前的采邑”——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就是在那里建立了整个皇朝。

“陛下，”莫尔德维诺夫答道，“请尽快出国吧。”

“不，绝不，”他说，“我永远不会离开俄国。我爱它爱得太深。”

3月7日，临时政府命令武装监视尼古拉二世，并将他押送到皇村。于是，次日上午10点30分，他在最高统帅部的大厅向幕僚人员讲了话。桑德罗写道：“他用的都是简练、军人风格的句子，他的谦逊给大家留下了极深印象。”面对他“真挚的情感，有两三人晕倒，许多人哭泣”，惊愕的莫尔德维诺夫回忆道，“我不记得他说了什么，我只听到他的嗓音。皇帝没有说完，而是难过地离开了房间，我陪他出去了”。在总督宅邸，在“乱七八糟的箱笼和卷起的地毯当中，我机械地、没有思考地走到楼梯顶端，透过书房敞开的门，看见……沙皇孤零零地站在办公桌旁，缓慢地、安静地收拾自己的东西……”

在火车站，他向母亲道别，亲吻她的脸好多次，然后登上火车。“这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日子之一，”明妮写道，“与我亲爱的尼基分离了！”下午5点，火车驶走。尼基站在窗前，微笑着，“脸上带着无限悲哀的表情”，明妮画了十字，并祈祷：“愿上帝伸手佑助他。”这是她见他的最后一面。[437]

“我的心都快碎了。”尼基写道。[438]

尼基前往皇村的同时，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米留科夫向英国大使布坎南提议，“英王和英国政府应当表示愿意接纳皇帝陛下到英国避难”。这是乔治五世的私人秘书斯坦福德姆勋爵在白金汉宫得知并记载下来的。临时政府同意“有必要……将前皇室成员送往……俄国境外”。

英国是俄国皇室避难的显然目的地。乔治五世对沙皇的退位无比震惊。“恐怕阿丽基是这一切的原因，而尼基太软弱。我很绝望。”他在3月2日的日记里如此写道，并给前任沙皇发去电报：“我的思绪一直在你身上，我永远是你真正的、忠实的朋友。”斯坦福德姆勋爵将这个计划报告给首相大卫·劳合·乔治及其副手安德鲁·博纳·劳，“大家普遍同

意……不能拒绝俄国人的避难请求”。次日，一名将军来到皇村，带来了逮捕尼基和阿丽克丝的命令，但他补充说，沙皇夫妇会被送往摩尔曼斯克，一艘英国战列舰在那里等待，将送他们流亡英国。两天后，即3月11日，乔治五世告诉前任沙皇早已流亡的堂叔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439]：“可怜的尼基会来英国。”英国王室已经决定，让罗曼诺夫家族在斯卡帕湾登陆之后，直接去巴尔莫勒尔城堡，那是英国王室在苏格兰的王宫，冬季正好闲置。

在皇村，孩子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阿丽克丝唤来阿列克谢的瑞士教师皮埃尔·吉利亚尔。“沙皇明天回来，”她说，“必须把所有事情告诉阿列克谢。你告诉他行吗？我去告诉姑娘们。”姑娘们抽泣着。“妈妈大哭一场，”塔季扬娜说，“我也哭了，但为了妈妈，我尽量克制自己。”

吉利亚尔告诉阿列克谢：“你父亲不想当总司令了。”

阿列克谢沉默了。

“你知道，你父亲不想当沙皇了。”

“什么！”男孩震惊道，“为什么？”

“他很累，遇到很多麻烦。”

“但爸爸以后还会当沙皇吗？”

吉利亚尔解释，米沙也退位了。

“那么谁会当沙皇？”

“也许没有人会。”

吉利亚尔对阿列克谢的谦逊印象很深，“他只字不提自己”，但他“面红耳赤，非常激动”。

“但如果没有沙皇，”他问，“谁统治俄国？”没有人知道答案。

3月9日，前任沙皇到家了。[440]“我的上帝，天翻地覆的变化，”尼古拉·罗曼诺夫上校（卫兵们现在这样称呼前任沙皇）写道，“我上楼，见到了亲爱的阿丽克丝和宝贝孩子们。”尼基去散步，但有六名士兵骚扰他。“饮茶之后，”他写道，“我打开行李箱，取出东西。”[441]

次日，在皇村园林，士兵们挖出拉斯普京的尸体，对其施虐。“脸完全黑了，”一名目击者写道，“长长的黑色胡须和头发里夹杂着一块块冻土。”士兵们用一块砖头测量拉斯普京的阳具尺寸，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他们还割掉了拉斯普京的阳具作为战利品。尸体被放到皇村的市政厅展示。[442]

尼基在花园里散步和干活。孩子们继续读书，现在他们的父母亲自给他们上课。亚历山德拉教宗教和德语，尼基教历史。尼基和阿列克谢还穿着军服，在宫殿前方敲碎冰块。成群士兵来到这里，要求看一眼阿列克谢。魁梧粗壮的水兵和保镖杰列文科曾在阿列克谢生病期间背他，侍奉他很长时间，如今“放肆地对孩子大呼小叫”，让他干体力活。但另一个水兵保镖纳戈尔尼仍然对阿列克谢忠心耿耿，令人动容。尼基在晚上大声朗读夏洛克·福尔摩斯故事。他们与世隔绝的生活对前任沙皇来说很是熟悉。他问本肯多夫：“我这一辈子难道不都是囚徒吗？”

他们期望很快能离开，去英国或克里米亚。但在3月9日，苏维埃否决了将皇室送往海外的计划。根据斯坦福德姆勋爵给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的信，几天后，乔治五世“对政府的提议想了很多”。“英王与沙皇有很紧密的私人友情，愿意做任何事情去帮助他……但英王陛下不禁要怀疑，不仅因为旅程艰险，还因为方便起见，让皇室在英国定居是否为

良策。”乔治五世的推托之辞给劳合·乔治和贝尔福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他们答复称，他们认为“除非形势发生变化，现在已经不能撤销对沙皇的邀请，因此他们相信国王会同意按原计划行事”。但“国王越来越担忧”，收到许多信，其中就有反对迎接沙皇到英国的工人群众的来信。“你知道”，斯坦福德姆告诉贝尔福，“国王从一开始就觉得，沙皇一家（尤其是皇后）在英国……对英国王室会很尴尬的”，因此国王请求政府“另寻他策”。当天晚些时候，国王请贝尔福告诉俄国人，“我们必须允许撤销邀请”。四天后，“首相承认，事情显然比他想象的要严重”。

人们有理由为此指责乔治五世，但他的怯懦并没有造成很大影响。沙皇的儿女因为患麻疹而无法很快动身；沙皇一家去英国的机会本来就很渺茫。克伦斯基是临时政府里唯一的社会主义者，吹嘘前任沙皇“在我手心里”，但他成了他们的保护者。3月21日，他抵达皇村，拜会了沙皇，逮捕了安娜·维鲁博娃[443]，报界诽谤她是拉斯普京的情妇。夏天到了，沙皇一家种蔬菜、晒太阳。姑娘们的麻疹痊愈后，头发脱落很严重。7月，她们剃了光头，阿列克谢为了表示与姐姐们团结，也剃了光头。他们去园林散步的时候头上裹着花绸巾，然后突然摘掉绸巾，哈哈大笑地拍照留念。[444]

7月10日，已经当上临时政府总理的克伦斯基告诉尼基，他们一家很快会被送离“不安定的首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是为了保护他们。“布尔什维克党在跟我对着干，”克伦斯基解释道，“然后他们会来对付你们。”尼基意识到，“这个人扮演的是正面角色。他的权力越大，局势就越好”。克伦斯基决定把沙皇一家送到西伯利亚的托博尔斯克。他们收拾行装，把珠宝首饰藏在装满书信和日记的箱子里。为了保护他们自己，他们还带上了罗曼诺夫家族的护身符，即费奥多罗夫斯卡娅圣母像。

8月1日，克伦斯基监督他们从亚历山大宫出发，把尼基的弟弟米沙带来与他们道别。克伦斯基坐在角落里，两手捂着自己耳朵，说："你们有话就说吧！"但兄弟俩相视无言。"很高兴见到他，"尼基写道，"但在陌生人面前谈话很尴尬。"本肯多夫写道，沙皇兄弟俩"深受触动，十分窘迫，几乎无话可说。大公泪流满面地出去了"。与此同时，敌视皇室的群众阻碍他们离开。姑娘们流泪哭泣；十三岁的阿列克谢坐在一个箱子上，里面装着他的小猎犬"喜悦"。尼基踱来踱去，抽烟。"他们坐在自己的手提箱上等待，被迫等到早上6点，""济济"·纳雷什金娜写道，"多么折磨人，多么大的羞辱。而他们以圣人的坚毅和谦卑来承受这一切。"

克伦斯基看到亚历山德拉在房间角落里抽泣。他第一次把她当作"一位焦虑和哭泣的母亲"来看待。但她写信给安娜（刚刚获释）说，通往托博尔斯克的道路因为"我们的朋友"而变得平坦，他"召唤我们去那里"。前任皇后"很高兴去他们的朋友的影响范围"，纳雷什金娜写道，"她的心态一点都没变"。

早上5点15分，他们动身了。[445]他们安全上车（火车上饰有"红十字会"的标志）后，克伦斯基喊道："他们可以走了！"[446]

火车穿越乌拉尔山区，行驶五天之后，沙皇一家和三十九名随从在秋明[447]换乘轮船，经过了波克罗夫斯科耶的拉斯普京家。"沙皇一家聚到甲板上，去观看圣人的房子。"姑娘们还戴着装有拉斯普京肖像的小盒。次日晚上，他们抵达托博尔斯克，留在车上，等当地总督的两层小楼准备好。他们搬进更名为"自由之家"的小楼，沙皇一家住在一楼。姑娘们住在角落的卧室；沙皇夫妇有一个卧室、一个书房、一个客厅和卫生间；阿列克谢和纳戈尔尼则住在一个小房间里。

在那里，时间慢如龟爬，令人痛苦。尼基在院子里踱步。（他在8月22日写道："被禁止在这样的天气里去树林散步，非常愤慨。"之后又

补充道："在花园的散步越来越无聊。"）"他们难道害怕我会跑掉？"渴望锻炼的尼基这样问负责护送他的专员，"我永远不会离开家人。"他们没完没了地玩比齐克牌戏和多米诺骨牌。教师吉利亚尔和吉布斯继续给孩子们上课。

在彼得格勒，克伦斯基在冬宫的亚历山大二世套房治理国家，但军事失败和政治瘫痪削弱了他的地位，他的权力在不断流失。

尼基与在克里米亚的母亲和妹妹通信。"我劈了很多柴，"他告诉母亲，"这里的饭菜极佳，量也大，所以我们在托博尔斯克安顿得很好，我长胖了8～10磅。"亚历山德拉和安娜开始交换包裹。安娜寄来衣服，亚历山德拉送去食物，因为彼得格勒发生了半饥荒，而西伯利亚的口粮很充足。

1917年10月25日，在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党夺取了权力。"发生了第二次革命，"亚历山德拉三天后写道。德军攻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袖列宁立刻决定退出战争，这令尼基愤慨："这些布尔什维克流氓怎么敢把自己隐藏的梦想——向敌人求和——付诸实施？"这让他越来越相信存在一个国际犹太人的阴谋。"我开始朗读尼卢斯[448]关于敌基督的书，还有犹太人与共济会的纪要（《锡安长老会纪要》）——都是非常应景的书。"尼古拉二世依然把他自己和俄国的垮台归咎于险恶的犹太人。他向家人朗读这本恶毒的反犹伪作。11月5日，他写信给妹妹谢妮娅，其中编纂了一份革命党名单及其真实的犹太姓名，说列宁的真实姓氏是采德布利乌姆，托洛茨基的真实姓氏是勃朗施坦。关于托洛茨基，他说的是对的，但列宁的真实姓氏是乌里扬诺夫。尼古拉二世思忖道："如今比混乱时期更糟糕、更可耻。"[449]

"我们的生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大的变化，"阿纳斯塔西娅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的信这么傻、这么无聊，我很抱歉，但这里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姑娘们感到沉闷无聊。"我们经常坐在窗前看经过的

行人，”阿纳斯塔西娅写信给安娜称，“这对我们而言是一种消遣。”吉布斯建议她们演戏。“绝妙的消遣，”亚历山德拉告诉安娜，“上帝离我们很近。我们经常感到惊异，我们竟能忍受这样的事情和分离。要是在过去，我们可能就活不下去了。”她赞扬尼古拉二世：“他太了不起了。始终为了祖国在备受煎熬，但还是这样谦卑。真是奇迹。”

安娜寄来一些裙子和香水，这些香水让皇室追溯起幸福的时光。“你寄来的香水让我们太感动了，”阿丽克丝写道，“我们在桌前分享，我们全都清晰地看到你的身形在我们面前。”

“我的亲爱的……你寄来的香水让我们多么思念你，”阿列克谢如此告诉安娜。而亚历山德拉则说：“往昔如梦。只留下眼泪和感恩的记忆。尘世的东西一个接一个消逝。”

姑娘们开始和她们的卫兵亲近起来。圣诞节，她们为家人装饰了一棵圣诞树，为士兵们装饰了另一棵。“几位女大公的魅力就在于纯真无邪，她们喜欢和这些人聊天，”吉利亚尔写道，“她们询问他们的家人、村庄，他们参加过的战役。”

塔季扬娜主持家务，奥尔加安静地读书，而“善良、快活且友善的”玛丽亚是卫兵们的宠儿。阿纳斯塔西娅“欢乐而闹腾的性格……能够驱散任何人的阴郁心情”。她扮演哈里·格拉顿[450]的英国笑剧《收拾行装》的男一号楚格沃特先生。吉布斯写道，当她的衬裙飘起来，露出她穿着尼基的耶格牌[451]长衬裤的双腿，“所有人都捧腹大笑”，就连亚历山德拉也笑了。“这是皇后最后一次发自内心的、无拘无束的笑。”[452]

1918年2月，布尔什维克党的冰冷触及了沙皇一家。友好的卫兵被“一群看上去就像流氓恶棍的年轻人”取代。列宁的脆弱政权为了生存而挣扎。在外交人民委员列夫·托洛茨基与德国人和谈的同时，德国皇帝的军队深入俄国腹地。“社会主义祖国在危险中”，列宁发出警示，必

须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到最后一滴血”。对敌人“必须就地枪决”。政权的危机越是严重，罗曼诺夫家族面临的危险就越大。

在尼基和阿丽克丝与彼得格勒的朋友（如安娜）和克里米亚的亲人通信的同时，布尔什维克分子企图冲击“自由之家”去杀害他们。而保皇派军官在密谋营救他们。这引起了列宁的警觉。

2月20日，由列宁担任主席的苏俄人民委员会下令审判尼古拉二世，地点待定。但菲利普·戈洛谢金（曾是牙医，此时是乌拉尔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军事委员）提议将罗曼诺夫家族送往乌拉尔山区的叶卡捷琳堡。罗曼诺夫家族察觉到了新的危险。

“凡间的生活什么都不是，永恒的来世才是一切，”阿丽克丝在3月2日告诉安娜，“我们在做的，就是让我们的灵魂为进天国做准备。因此没什么可怕的。他们能夺走我们的一切，但夺不走我们的灵魂。”维鲁博娃最新寄来的衣服让全家人开心。“孩子们穿上了你可爱的衬衣。粉红色夹克对我这样的老女人来说太漂亮了，但帽子很适合我的灰头发。”亚历山德拉此时其实只有四十五岁。

4月1日，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党中央书记和列宁的主要追随者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瘦削、黝黑、蓄着蓬松的黑头发、戴圆片眼镜，嗓音低沉，被称为“小号”），命令加强托博尔斯克的警卫，并决定将皇室带到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党刚刚将政府迁回克里姆林宫。列宁打算公审尼古拉二世，托洛茨基自告奋勇当检察官。几天后，斯维尔德洛夫派瓦西里·雅科夫列夫（一个农民的儿子，老练的革命者）在150名赤卫队员组成的所谓特遣队护送下，将“尼古拉送往乌拉尔山区。我们的意见是，你目前将他安顿在叶卡捷琳堡”。乌拉尔的布尔什维克党和莫斯科的高层一样，对如何处置前任沙皇意见不一。但斯维尔德洛夫知道有人希望立刻杀死前任沙皇，于是特别命令：“雅科夫列夫的任务是把尼古拉活着带到叶卡捷琳堡”，然后交给戈洛谢金。戈

洛谢金四十二岁，是一个备受信任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派他去管理乌拉尔山区，他被称为“克里姆林宫的眼睛”。他们最深层的意图很含糊。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他们想把尼古拉二世带到莫斯科。但考虑到当时的危机，他们打算把罗曼诺夫家族“暂且”关押到布尔什维克党的堡垒叶卡捷琳堡，如果有问题，就把他们杀掉。无政府主义者涅恰耶夫曾问：“统治皇朝的哪个成员应当被消灭？整个统治皇朝。”列宁很喜欢这句话：“这简单到了天才的程度。”他相信“没有行刑队的革命是无意义的”，并在1911年的一篇文章里辩称：“如果在英国这样文化程度高的国家，都有必要将犯罪的君主斩首……那么在俄国，就有必要将一百名罗曼诺夫家族成员斩首”。

“我们周围的气氛很紧张。”阿丽克丝在3月21日给安娜的信中写道。阿列克谢用小雪橇从楼梯上滑下来，撞到了自己的腹股沟部，引发了严重的大出血。“我想死，妈妈。”他痛苦地喊道。亚历山德拉写信给安娜：“尽管暴风雨越来越近，我们的灵魂很宁静。不管发生什么，都是上帝的意志。”

这是她的最后一封信。“我来这里的时候就很清楚，我不可能活着逃出去的，”塔提谢夫伯爵告诉博特金医生，“我只希望能和我的皇帝一起死。”

4月23日，雅科夫列夫视察了“自由之家”。

“你对警卫满意吗？”雅科夫列夫问。

根据雅科夫列夫的报告，尼古拉二世“搓着手，傻笑着说”：“非常满意。”

雅科夫列夫查看了前皇子。“阿列克谢看上去的确病得很重，”他报告称，“这个面色蜡黄、憔悴的男孩看上去要死了。”雅科夫列夫决定，

必须让前任沙皇立刻离开。其他人可以随后跟进。

“罗曼诺夫公民，”他告诉尼古拉二世，“人民委员会委派我带你离开托博尔斯克。”

“去哪里？”尼古拉二世问，“我不去。”

“你要对他怎么样？”阿丽克丝尖叫道，“他的儿子病了。他不能走。这太残忍了！我不相信你能这么做！”

列宁和托洛茨基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将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地区割让给德国扶持的傀儡政权，由胜利的德国皇帝控制。“我想他们是要强迫我签署《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尼古拉二世说，“但我宁愿砍掉自己的手。”[453]亚历山德拉害怕“如果他独自一人被带走，他会像以前那样做出傻事来。没有我在，他们可以强迫他做任何事情”。

这困境令人心碎。“这对我而言是一个极其艰难的时刻，”阿丽克丝说，“你知道我的儿子对我意味着什么。现在我必须在儿子和丈夫之间选择。但我已经做了决定，我必须坚强。我必须离开儿子，和丈夫同生共死。”但他们决定分工：奥尔加、塔季扬娜和阿纳斯塔西娅留在托博尔斯克照料阿列克谢、管理家务，并“鼓舞大家”；玛丽亚将和父母一起行动。尼古拉二世写道：“我们这一晚在哀痛中度过。”“恐怖的折磨。”阿丽克丝则在日记中如此写道。

就寝前饮茶时，所有人“竭尽全力隐藏自己的情感”，吉利亚尔回忆道，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一个人坚持不住，所有人都会泪崩”。亚历山德拉平静地向阿列克谢道别，但眼泪从她两颊滚下。尼基自己承认：“离开其他孩子和病得那么重的阿列克谢，更为困难……那一夜我们都睡不着。”

4月26日黎明，尼基、阿丽克丝和玛丽亚披着羊羔皮大衣，登上马车。多尔戈鲁基公爵和博特金医生也上了车。他们出发了。在秋明，“行李”（布尔什维克党给沙皇一家的绰号，带着一股瘆人的寒意）登上了8号特别专列。“旅途舒适，”亚历山德拉发电报给“自由之家”，“男孩子怎么样？上帝保佑你。”

囚徒们不知道的是，特遣队刚刚挫败了叶卡捷琳堡布尔什维克组织谋杀“行李”的一次企图。雅科夫列夫将此事汇报莫斯科，拒绝将“行李”移交给乌拉尔山区的领导人戈洛谢金：“你的人的唯一企图就是消灭‘行李’……你能保证‘行李’的安全吗？”

雅科夫列夫怀疑乌拉尔山区的党组织在搞阴谋，因此他抵达秋明之后，就恳求斯维尔德洛夫允许他带着沙皇一家去鄂木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批准了，并与乌拉尔党组织谈判。乌拉尔党组织给出了必需的保证之后，斯维尔德洛夫命令雅科夫列夫掉头返回。“我和乌拉尔党组织达成了谅解，”斯维尔德洛夫在4月29日解释道，“在秋明将全部‘行李’交给乌拉尔地区委员会主席；这是最重要的。”尼古拉二世看着车站一个个飞驰而过；他意识到他们在掉头返回。“已经确定了我们会待在叶卡捷琳堡吗？除了乌拉尔山区，我哪里都愿意去。报纸上说，那里的工人对我非常敌视。”

4月30日上午8点40分，他们抵达了叶卡捷琳堡车站。在那里，一群嚎叫“绞死他们！”的暴民等着要私刑处死沙皇。雅科夫列夫命令架起机枪，拒绝交出沙皇一家。[454]僵持了三个小时之后，戈洛谢金带领一个车队将“行李”送往他们的新家。那栋房子是从当地工程师尼古拉·伊帕季耶夫手里征用的，现在被划定为“特殊用途房屋”。房子周围已经建起了高高的篱笆。4月30日抵达之后，沙皇一家的所有箱笼都遭到仔细搜查。“这让我大怒。”尼古拉二世写道。亚历山德拉意识到他们进入了一个危险的新阶段，在窗沿画了万字以求好运，那是她的护身符。她需要

好运。在车站，瓦利亚·多尔戈鲁基公爵被带走，后来被捕。他身上带着地图和现金，显然是在策划皇室的出逃。

阿列克谢和三个姑娘在托博尔斯克焦急地等待。直到5月3日，她们才得知，她们的亲人没有被送到莫斯科，而是到了托博尔斯克西南354英里处的叶卡捷琳堡。

玛丽亚告诉三个姐妹：“这里每天都有令人不快的意外。”尼古拉二世给阿纳斯塔西娅专门写了一句话：“亲爱的，没有你在身边，我很孤独。我想念你在餐桌上的滑稽鬼脸。”第一个意外是“小题大做”。当局严禁守卫与罗曼诺夫家族友好相处，同时派一群成分混杂的新人，其中很多是当地工厂里的拉脱维亚工人或匈牙利战俘，接管了警戒任务。尼古拉二世的散步也被限制为每天一小时。他提出质疑，警卫解释道，这是为了“模仿监狱的管理”。次日，来了一名粉刷匠，将所有窗户刷成了白色。

“我们的灵魂都为了你们，亲人们，而受罪，”塔季扬娜在给父母的信中如此写道。三姐妹认识到叶卡捷琳堡的囚禁会很严酷，于是心急火燎地将她们藏匿的珠宝缝进她们的胸衣、衬衫、腰带和帽子。家里人把这种活动称为“安排药品”。她们夏季裙装的纽扣被换成钻石。不仅阿列克谢的内衣，就连他的军帽也缝上了珠宝。三姐妹穿上她们镶满钻石的内衣，它们重达4.5磅。

“很难写让人愉快的事情，”玛丽亚从叶卡捷琳堡回信称，“很少有开心的事情。但另一方面，上帝没有抛弃我们，阳光明媚，鸟儿歌唱……一切重要的人，很快会团圆。”[455]

5月20日，三个姑娘和阿列克谢启程去叶卡捷琳堡，先乘轮船，再换火车。在这趟恐怖的旅程中，警卫们喝醉了酒，企图骚扰姑娘们，令她们“恐惧地尖叫起来”。奥尔加胆战心惊，日渐消瘦和悲哀。终于到了

叶卡捷琳堡，吉利亚尔和吉布斯以及所有侍从女官和其他人都被留在月台上，被告知他们不可以继续陪伴沙皇一家。这个决定救了两位教师的命，他们后来被释放。吉利亚尔和吉布斯勇敢地留在镇上，常常步行经过沙皇一家被囚禁的房子。

沙皇一家很高兴在伊帕季耶夫宅邸团圆。天气炎热，室内没有一丝风。经过复杂的谈判，当局才允许开了一扇极小的窗户，不过还要在窗外安装金属栅栏。夜晚沉闷无聊，大家只能打牌；阿列克谢又病了；尼基现在患有痔疮，非常痛苦，只能卧床，不过他向全家朗读《战争与和平》和一部保罗沙皇的传记。奥尔加很沮丧，但挽着父亲的胳膊走来走去；塔季扬娜照料大家，给生病的博特金医生注射吗啡。食品和散步时间都是配给供应的。他们的财物经常被偷走。

但警卫的指挥官对沙皇一家越来越友善，也不会阻止警卫与姑娘们玩耍。有些警卫开始同情这位谦卑恭顺的前任沙皇，为他偷偷从外界带来信件、书籍和食品。警卫大多也是十几岁的少年。“她们就像所有姑娘一样，”其中一名警卫后来回忆道，“非常活泼，对我们非常友好。”阿纳斯塔西娅“非常友善，非常好玩”，另一名警卫回忆道。而第三名警卫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小妖精……淘气……活泼，喜欢和狗一起表演滑稽哑剧”。最漂亮的玛丽亚眼睛很大（“玛丽亚的茶碟”）是他们最喜爱的一个：“她是个喜欢玩的姑娘，”警卫亚历山大·斯特列克金如此说道。随着时光流逝，“大家越来越放松，开始聊天和欢笑……我们特别喜欢和姑娘们聊天，除了奥尔加”。聊天总是从姑娘们抱怨“我们好无聊……我知道！试试猜一猜这条狗的名字！”这样的话开始。很快她们就“打情骂俏地与我们窃窃私语，笑嘻嘻地走开”。

“她们的个性对我们来说非常有意思，我们两三个人会整夜不睡地谈论她们，”一名警卫回忆道，“她们有种特别可爱的地方。在我眼里，她们总是很好看。”另一名警卫伊凡·克列晓夫，当时二十一岁，宣称他

要娶其中一个姑娘，如果她父母反对，他们就私奔。“总的来讲，”斯特列克金说，“我们觉得，如果他们得到允许开溜，我们不会介意。”

一个叫伊凡·斯科罗霍多夫的警卫开始和玛丽亚亲近起来。阿丽克丝和奥尔加不赞同。阿丽克丝用“严厉的耳语”训斥她卖弄风情，而斯特列克金注意到，奥尔加“拒绝与她的妹妹们打交道”。6月14日，尼古拉二世写道：“我们的玛丽亚十九岁了。”午餐时，全家人在闷热中为她庆祝。餐后，斯科罗霍多夫带来一个生日蛋糕，这是他为了玛丽亚偷带进来的。他俩打情骂俏，一起消失了。

戈洛谢金已经在为安保担忧。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岌岌可危。捷克军团（由先前的奥匈帝国战俘组成，接受俄国的训练）背叛了布尔什维克党，沿着西伯利亚铁路进军。到6月时，太平洋和伏尔加河之间的主要城市中，只有彼尔姆和叶卡捷琳堡还在布尔什维克手中。很多人在围绕伊帕季耶夫宅邸筹划各种阴谋。沙皇一家开始收到秘密的法语信息，是一个“俄国陆军军官”写来的，他提议帮助他们逃跑。这些信息其实是乌拉尔苏维埃的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员彼得·沃伊科夫写的，目的是刺激他们。沃伊科夫是个虚荣的好色之徒，喜欢用眼影，曾在巴黎学习，因此能写法语。他的同志们给他的绰号是“知识分子”。如果沙皇一家在逃跑时被击毙，对布尔什维克党就很方便了，但罗曼诺夫家族没有中计。“我们不想，也没办法逃跑。只能用武力把我们带走。”一名皇室成员，可能是奥尔加，用法语回信道。

5月13日，尼古拉二世注意到“一个面色黧黑的先生，我们以为他是医生”，和杰列文科医生（留在镇上，被允许偶尔来看望皇室）一起为阿列克谢做检查。事实上，此人是雅科夫·尤罗夫斯基，当地契卡[456]的头目，也是乌拉尔苏维埃的成员。他确认了安保松懈的原因。他注意到，阿纳斯塔西娅“非常漂亮，两颊玫瑰红，面貌非常可爱”，而玛丽亚“行为举止和她的姐姐们一点都不一样。她那真诚的、淳朴的性格对

男人非常有吸引力，她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和狱卒们调情”。尤罗夫斯基警示，这些警卫很快就会帮助姑娘们逃跑了。

玛丽亚生日那天，她和年轻的斯科罗霍多夫在房子某处嬉戏庆祝的时候，戈洛谢金来了，做了一次突击检查，很可能发现了玛丽亚和斯科罗霍多夫单独待在一起。这个年轻人被捕了。亚历山德拉和奥尔加对玛丽亚大发脾气，后者“似乎和大部分家人都隔绝了”。在玛丽亚的卖弄风情之后，阿丽克丝和奥尔加“把她当作弃儿对待”。[457]

尼基一家不是附近唯一一群罗曼诺夫家族成员。乌拉尔苏维埃在收拢罗曼诺夫家族成员。这不大可能是出于偶然。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在3月开始搜捕罗曼诺夫家族成员。到5月，另外六名罗曼诺夫家族成员被关押在叶卡捷琳堡的王宫旅馆：埃拉（阿丽克丝的姐姐，和另一名修女瓦尔瓦拉·雅科夫列娃在一起），桑德罗的弟弟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KR的三个儿子以及保罗的一个儿子。5月20日，他们被转移到叶卡捷琳堡西北阿拉帕耶夫斯克的一所学校。

与此同时，末代皇帝米沙也在乌拉尔山区。1918年3月7日，他和他的英俄混血秘书尼古拉·约翰逊一起被捕，被带到位于斯莫尔尼学院的布尔什维克总部。令人惊异的是，他的妻子娜塔莎想方设法闯进斯莫尔尼学院，见到了列宁本人。列宁说“这不取决于他一个人”，随后就离开了房间。当晚，政府开会的时候，同意将“前大公M.A.罗曼诺夫”流放到乌拉尔山区。

米沙被软禁在彼尔姆的科罗廖夫旅馆，娜塔莎被允许去那里吃饭。但如今他处于乌拉尔苏维埃的管辖下，他们已经决定要集合并消灭罗曼诺夫家族。捷克军团威胁到彼尔姆，当地的契卡特工加夫里尔·米亚斯尼科夫（时年二十九岁）与戈洛谢金和叶卡捷琳堡的同志合谋，招募了四个暴徒。用他的话说，这四人“准备好了要用牙齿咬断某人的喉管”。6月12日午夜，米沙和他的秘书约翰逊被契卡人员从旅馆劫持，用马车

拉到城外一个树林，在那里被子弹击中头部处决。米沙的银表被偷走，尸体被浇上煤油烧毁。米亚斯尼科夫宣布米沙逃跑并失踪了；但是，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在事后得到报告，也都批准了。米沙是罗曼诺夫家族第一个被布尔什维克党处死的人。[458]

在叶卡捷琳堡，契卡人员逐个消灭了前任沙皇的伙伴们。伊利亚·塔提谢夫伯爵和多尔戈鲁基一起，被关押在叶卡捷琳堡监狱。经常抱着阿列克谢的水兵纳戈尔尼被赶走。吉利亚尔[459]和吉布斯[460]看到纳戈尔尼被驱逐，随后他们自己也被命令离开这座城镇。这一次他们服从了。纳戈尔尼后来被枪决。

捷克军团在逼近叶卡捷琳堡。戈洛谢金突击检查“特殊用途房屋”的两天后，他、亚历山大·别洛博罗多夫（乌拉尔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知识分子”彼得·沃伊科夫在铺着大理石地板的“美国旅馆”的3号房间开会，与刚刚谋杀了米沙的尤罗夫斯基和米亚斯尼科夫商谈。这个委员会做出了如下决议：

> 乌拉尔地区苏维埃坚决拒绝承担将尼古拉·罗曼诺夫转往莫斯科方向的责任，认为有必要将他清除。罗曼诺夫公民落入捷克斯洛伐克人和其他反革命武装手里的风险极大……我们不能逃避我们对革命负有的责任。罗曼诺夫一家……必须被清除。

埃拉和她的亲戚们也必须被消灭。戈洛谢金匆匆赶回莫斯科去请列宁批准。与此同时，英国、法国和美国军队在摩尔曼斯克登陆，西方国家开始干预这场野蛮的内战。内战的一方是红军，即布尔什维克党；另一方是他们的敌人，即白军。7月5～6日，曾在列宁政府内担当小兄弟角色的社会革命党发动反叛。列宁镇压了社会革命党，但苏维埃共和国处于绝境，因此他们认为残酷无情的恐怖统治完全正当。

在克里姆林宫，列宁担心杀死罗曼诺夫家族的孩子们可能会造成极坏的国际影响：布尔什维克党的榜样法国大革命，曾处死了国王和王后，但饶恕了他们的孩子。戈洛谢金抵达后，斯维尔德洛夫命令任命一

名指挥官，以在必要之时消灭沙皇一家。7月4日，乌拉尔布尔什维克党的书记“代表戈洛谢金向斯维尔德洛夫主席报告”，“事情”已经“按照中央的指示安排好了”。中央委员会将罗曼诺夫皇朝的财产没收充公。他们的共识是，如果沙皇一家有落入敌人手中的危险，就必须抢先将其消灭。“我们在这里决定，”斯维尔德洛夫后来告诉托洛茨基，“伊里奇（列宁）认为，我们不能给敌人留下一面活生生的旗帜，尤其在当前的艰难形势下。”戈洛谢金选择的指挥官就是观察玛丽亚与阿纳斯塔西娅调情的那个人：雅科夫·尤罗夫斯基。[461]

“我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就知道，我必须要在消灭罗曼诺夫家族的问题上摆明立场。”时年四十岁的尤罗夫斯基如此说道。他是个禁欲苦行的布尔什维克，大胡子，漆黑的头发很浓密。[462]他开始给警卫“消毒”：根据中央的特别命令，安排了新的警卫队；房屋外围由一队布尔什维克工人把守，屋内的警卫则是当地的契卡人员，成分很杂，包括拉脱维亚人、匈牙利人、德意志人、奥地利人和俄国人。

“今天换了指挥官，”尼古拉二世写道，“我们以为是医生的那个人，尤罗夫斯基，被任命为指挥官。”尤罗夫斯基是个受过训练的护理员，如今却奉命来杀掉他们全家，而不是给他们治病。尼基希望他能阻止警卫的小偷小摸。为了恢复无产阶级道德，这个自命不凡的政委将罗曼诺夫家族的财物登记在册。尤罗夫斯基肯定对自己的任务十分自豪：“轮到我，一个工人的儿子，为了几个世纪的苦难与皇室算一算革命的总账。”

皇室注意到尤罗夫斯基克制的敌意。亚历山德拉称他为“公牛指挥官”，而尼基注意到了那些满怀敌意的拉脱维亚警卫。“我们越来越不喜欢他们。”他写道。两天后，即6月30日，他补充道：“阿列克谢自从离开托博尔斯克以来第一次洗澡。他的膝盖在好转，但他还不能把膝盖完全伸直。天气温暖宜人。外界没有新闻。”这是他日记的最后一条。

皇室的成年人感到死亡如影随形。多尔戈鲁基、塔提谢夫和纳戈尔尼的销声匿迹非常不祥。“我自愿在这里被囚禁，但要囚禁多久，不取决于时间，而是由我的生命来决定，”博特金医生在一封始终没有发出的信里写道，“实质上，我已经死了，但还没有被埋葬，或者还没有被活埋。”7月10日，多尔戈鲁基和塔提谢夫被带进森林，被格里戈里·尼库林（尤罗夫斯基的副手，二十三岁）枪决。

次日，心理变态、蓄着长头发的契卡工作人员彼得·叶尔马科夫（曾在一次抢银行时把一个人的脑袋锯掉），来到附近的科普佳基森林，选择了已废弃的“四兄弟”铁矿来处理尸体。

7月12日，在“美国旅馆”3号房间，戈洛谢金告诉乌拉尔苏维埃主席团，莫斯科已经批准处决沙皇一家，但还有一些保留。列宁还在斟酌审判沙皇的可能性，但也认识到此时审判是不切实际的。戈洛谢金在莫斯科的时候，尤罗夫斯基收到了上级的命令，从中可以看出，列宁在克里姆林宫与斯维尔德洛夫开会时批准了杀死沙皇全家。具体执行时间则由乌拉尔山区的政委们决定，因为这取决于叶卡捷琳堡的安全状况。如果该城即将被敌人占领，无法安全地转移罗曼诺夫家族，乌拉尔苏维埃就被允许执行戈洛谢金带回叶卡捷琳堡的上级命令。大家同意乌拉尔苏维埃将采用一些代号：“审判”指的是屠杀沙皇全家，尤罗夫斯基的实际行动则被冠以凡俗的代号“烟囱清扫工”。[463]叶卡捷琳堡即将被敌人占领，所以“我们自己做出了决定”，沃伊科夫回忆道。

“我于15日开始做准备，”尤罗夫斯基回忆道，“因为所有事情都必须尽快做好。我决定死刑执行者的数量必须与犯人相同，把执行者聚在一起……向他们解释任务。我必须说，安排处绝不是轻松的事情，这与某些人的想法相反。”由拉脱维亚人和匈牙利人组成的工人营已经被选中，他们知道自己将帮忙杀死沙皇。现在他必须决定在房子内的具体地点。他选了地下室的一个房间，面积是21英尺×25英尺，只有一个电灯

泡，房间部分与山坡融为一体。

沙皇一家能感到前线在逼近："不时听到重炮声……还有部队伴随音乐行军，"亚历山德拉写道。榴弹炮在轰鸣。7月14日，当地的神父伊凡·斯托罗热夫被允许来拜访，做弥撒。他注意到，沙皇全家都跪下祈祷，姑娘们穿着黑裙子和白上衣，她们的头发已经足够长，到了肩膀。斯托罗热夫被他们激情洋溢的景象感动了。他们是信徒，他们热忱的信仰帮助他们活到了此刻。不管大家对前任沙皇及其家人的看法如何，都只会敬慕他们面对羞辱、压力和恐惧时（天空越来越黑暗，绞索在勒紧）表现出的优雅、耐心、幽默和尊严。弥撒过后，姑娘们表现出真诚的虔诚和无懈可击的礼节，低声说："谢谢您。"[464]

7月16日，亚历山德拉记载道，"一个灰蒙蒙的早晨，后来是明媚的阳光"，阿列克谢"患了轻感冒"，但"所有人都出去了半个小时"。随后"奥尔加和我安排药品"，也就是珠宝。这说明他们在为突然转移做准备。"公牛指挥官（尤罗夫斯基）来到我们的房间，终于给宝宝带来一些鸡蛋。"

此后，尤罗夫斯基命令从军用车库调来一辆菲亚特卡车，以搬运尸体。下午5点50分，菲利普·戈洛谢金通过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领导人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465]发电报（之所以要请人转发，是因为电报通信越来越不可靠）给在莫斯科的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让莫斯科知道，出于军事原因，之前与菲利普（·戈洛谢金）议定的审判不能耽搁了；我们等不及了。如果你们不同意，请立即通知。戈洛谢金。""审判"就是处决的暗号。电文的收件人是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表明最高层讨论过处决沙皇一家的计划。而电文的语调表明，莫斯科给了叶卡捷琳堡做最后决定的回旋余地。尤罗夫斯基回忆说，中央发来一条电报，表示同意。不过后来始终没有找到过这条电文。戈洛谢金和别洛博罗多夫唤来令人胆寒的叶尔马科夫，告诉他："你很幸运。上级选你来处决并埋葬他

们，要让将来任何人都找不到他们的尸体。”

沙皇一家晚上8点用晚餐时，指挥官告诉高级警卫：“今夜，我们要把他们全部射杀。”在办公室里，他们聚集了全部武器：十四支枪，包括六支普通手枪、八支左轮手枪，其中有两支是毛瑟手枪。一共有十一个受害者，尤罗夫斯基招来了他的杀手小队，但“最后时刻有两个拉脱维亚人退出了”，他们拒绝杀小女孩。“他们没种”。于是他只有十个杀手，或甚至只有八个：他自己、他的副手尼库林、醉醺醺地赶来的叶尔马科夫、两个警卫，以及另外四五个人，其中一个人只有十七岁。[466]戈洛谢金也来了。

晚饭后，尤罗夫斯基离开办公室，把在厨房帮佣的男孩兰卡·谢德涅夫打发走，告诉他必须去找他叔叔。谢德涅夫和沙皇一家很友好。“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亚历山德拉写道，“我们会看到这孩子回来的。”她在上床睡觉之前写日记道：“与N打牌到10点30分。15摄氏度。”

尤罗夫斯基等待卡车抵达。罗曼诺夫家房间里的灯熄了。7月17日凌晨1点30分，卡车开到门外。尤罗夫斯基敲开博特金医生的门，解释说：“必须叫醒所有人，尽快穿衣服。城里出乱子了，我们必须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痛苦，他们有足够的时间穿衣服”。博特金唤醒了沙皇全家。孩子们小心地穿上他们塞满珠宝的笨重内衣。

尤罗夫斯基匆匆赶回办公室，给每个杀手分配了目标，然后分发武器，自己拿了一支毛瑟枪和一支柯尔特手枪。而叶尔马科夫“醉醺醺地转来转去”，拿了三支纳甘手枪、一支毛瑟枪和一把刺刀。只有他一个人被安排了两个目标：亚历山德拉和博特金。尤罗夫斯基命令小队“瞄准心脏射击，以避免流血过多。动作越快越好”。

约凌晨2点15分时，尼古拉二世抱着阿列克谢出来了，两人都穿着军服，戴着大檐帽，帽子里藏着珠宝。然后是亚历山德拉和姑娘们，穿着白衬衫和黑裙子。然后是博特金医生（穿着西装，配领带，非常潇洒利索）和三个仆人。三条狗还在楼上。沙皇一家下楼时，经过楼梯平台的大熊标本，都画了十字，以示对死者的尊重。尼基说：“嗯，我们要离开这里了。”尤罗夫斯基把他们带过院子，走进地下室，经过了杀手们在等候的房间，然后通过两道门，走进地窖。

“这里为什么没有椅子？”如今已经消瘦、头发斑白而衣着凌乱的亚历山德拉问，“不准坐吗？”

尤罗夫斯基命令搬两把椅子进来。亚历山德拉坐在一把椅子上，尼古拉二世“轻轻地把儿子放到房间中央的第二把椅子上”，“然后站在儿子前方，保护他”。博特金站在男孩背后，而性格沉稳的塔季扬娜就站在母亲椅子背后，阿纳斯塔西娅在塔季扬娜后面。奥尔加和玛丽亚倚靠在后面的墙上。尤罗夫斯基觉得，房间“一下子变得很小”。他宣布自己要去带卡车过来，就出去了。“罗曼诺夫一家非常镇静，毫无疑心。”

屋外，叶尔马科夫命令司机把卡车开回到院子里，并启动发动机，以掩盖枪声。卡车轰鸣起来，尤罗夫斯基带领刽子手们进了屋。

尤罗夫斯基命令囚徒们起立。“有鉴于你们的亲戚仍然在攻击苏俄，乌拉尔苏维埃主席团已经决定，判处你们死刑。”他拿着一张纸读道。

“我主上帝啊！”尼古拉二世说道，“上帝啊，这是怎么回事？”

“上帝啊，不要！”好几个声音喊道。

“所以我们不会被带到其他地方？”博特金问。

“我没听懂，”尼古拉二世告诉尤罗夫斯基，“请再读一遍。”尤罗夫斯基又一次宣读了死刑判决书。尼古拉二世张口结舌：“什么？什么？”

“这个！”尤罗夫斯基拔出手枪，径直向尼古拉二世前胸开枪。全部十名杀手都瞄准前任沙皇，对他的胸膛开了许多枪，顿时鲜血四溅。“我向尼古拉二世开枪，其他所有人都开枪打他。”尼古拉二世每次中弹都颤抖一下，目光茫然，“向前跌倒，倒在地上”。弹幕还击中了博特金和仆人们，他们都倒了下去，但几乎还没有人向其他受害者开枪。他们惊恐万状、呆若木鸡，尖声喊叫。现场一片混乱。尤罗夫斯基呼喊命令，但射击“越来越混乱”，枪声震耳欲聋，满屋尽是硝烟，大家什么都看不到，什么也都听不见。“子弹满屋乱飞。”其中一名枪手的一只手中弹。“我背后一名队员的一发子弹从我脑袋旁掠过。”尤罗夫斯基如此回忆道，而前方的几名队员则被枪火烧伤。

亚历山德拉在画十字。她一直相信，她和尼基会像她很久以前与他结婚时写的那样，“紧密结合，终生不分离。生命终结之后，我们将在另一个世界团圆，永远在一起”。她举起手，叶尔马科夫用毛瑟枪在抵近距离对着她的头部开枪，脑浆和鲜血四溅。玛丽亚跑向屋后的两道门，叶尔马科夫从腰带上拔出一支纳甘手枪，向她开枪，打中了她的大腿。但硝烟和灰泥的浓烟太厚，尤罗夫斯基命令暂停射击，打开门，让咳嗽和喘粗气的枪手出去休息。他们听着屋内的“呻吟声、尖叫声和低声抽泣”。只有尼古拉二世、亚历山德拉和两名仆人已死。尤罗夫斯基带领杀手再次进屋，发现博特金坐起身来，于是把毛瑟枪抵着医生的脑袋，扣动扳机。看到阿列克谢仍然目瞪口呆地坐在椅子上，苍白的脸上溅满他父亲的血，尤罗夫斯基和他的副手尼库林对这个十三岁男孩连开数枪。他倒了下去，但还在呻吟。指挥官叫叶尔马科夫过来，后者抽出了他的刺刀。

叶尔马科夫用刺刀疯狂地戳阿列克谢，血如泉涌，血液在空中划出

了弧线。可怜的阿列克谢还活着，因为他缀满钻石的衬衫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最后尤罗夫斯基抽出柯尔特手枪，把叶尔马科夫推到一边，对着男孩的头部开了一枪。奥尔加、塔季扬娜和阿纳斯塔西娅还毫发未伤，蜷缩成一团尖叫。“我们开始结果她们。”尤罗夫斯基和叶尔马科夫踏过尸体逼近她们，她们趴着、蹲下，抱着自己的脑袋。尤罗夫斯基向塔季扬娜后脑开枪，“阵雨般的脑浆和血”洒了奥尔加一身。随后浑身血污的叶尔马科夫把奥尔加踢倒在地，开枪打中她的下颚。但腿部受伤的玛丽亚和阿纳斯塔西娅还活着，在哭喊救命。叶尔马科夫转过身去用刺刀戳玛丽亚的前胸，但“刺刀无法穿透她的胸衣”。于是他向她开枪。阿纳斯塔西娅是全家最后一个还活着的人。叶尔马科夫挥舞刺刀，把她堵在一角，疯狂地对准她那穿着缀满钻石的胸衣的胸部猛戳，没戳中，而扎到了墙上。她“尖叫并反抗”，直到他拔出另一支手枪，打中了她的头部。叶尔马科夫此时因为杀人而癫狂嗜血，转过身去找尼古拉二世和亚历山德拉，疯狂地拿刺刀戳他们，用力过猛，刺刀打碎了骨头，把他们钉在地板上。仆人之一安娜·杰米多娃突然动弹起来：“感谢上帝！上帝救了我！”叶尔马科夫拿刀戳她，直到她不再吭声。

在这十分钟的疯狂之后，尤罗夫斯基检查确认目标均已死亡，然后“命令部下来搬运尸体”。他们把尸体堆到菲亚特卡车上，这时塔季扬娜的斗牛犬奥尔迪诺从楼梯上冲下来，被一名士兵用刺刀捅死。[467]尤罗夫斯基跌跌撞撞地走进自己办公室，躺在沙发上，用冷毛巾覆盖前额。这时沃伊科夫前来视察地下室：“尸体横七竖八地躺着，死不瞑目的眼睛流露出恐惧，衣服上全是血。地板滑溜溜的，仿佛是由污血和脑浆铺满的溜冰场。”在他们搬走两个姑娘（可能是玛丽亚和阿纳斯塔西娅）的时候，她们开始说话和哭喊，还活着。叶尔马科夫抓起一支带刺刀的步枪去戳她们，几名杀手呕吐起来，逃离现场。其他人则抢走手表、戒指和尼古拉二世那带钻石的香烟盒。尤罗夫斯基再度出现，将杀手们喊进他的办公室，要求他们交出掳掠的财物，否则会将他们枪决。

凌晨3点，卡车开上公路，走走停停地开往“四兄弟”铁矿。在森林里，尤罗夫斯基遇见了叶尔马科夫安排的人，他们个个烂醉如泥，为了鼓足勇气杀死沙皇一家都拼命喝酒。他们抱怨道：“他们都死了，你们把他们运来干什么？”但菲亚特卡车抛锚了，他们不得不将尸体用大车运走，搬运的时候人们发现了珠宝：“可以看到钻石。大家的眼睛都一下子亮了。”死者都戴着有拉斯普京小肖像的护身符。尤罗夫斯基又一次不得不掏出手枪才恢复了秩序，打发走了不需要的人。这时已经差不多是早上7点了。尸体被剥去衣服，衣服被烧掉。一共收集到17磅珠宝，这些珠宝将上交莫斯科。他们把尸体扔进铁矿的一个竖井，但发现它太浅了。尤罗夫斯基开始慌张。他留下一名警卫，自己赶回城里，向正在“美国旅馆”的苏维埃主席团汇报，但承认他和叶尔马科夫还没有处理好尸体。戈洛谢金对叶尔马科夫的行为大发脾气，但命令尤罗夫斯基想别的办法毁尸灭迹。尤罗夫斯基在夜间来回跑了两趟，最后决定烧掉部分尸体，并用强酸销毁其他尸体，“以便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他请物资委员沃伊科夫帮忙搞来15加仑硫酸和大量汽油。

别洛博罗多夫发电报给克里姆林宫：“向斯维尔德洛夫汇报，沙皇全家都是同样下场。”次日，中央执行委员会“认定乌拉尔地区苏维埃的决定是正确的”。[468]

在“美国旅馆”举行的同一次会议上，苏维埃还命令杀死罗曼诺夫家族的其他人。[469]

7月17日晚上11点，在阿拉帕耶夫斯克的纳波尔纳亚学校，一群契卡工作人员唤醒了大公夫人埃拉和那里的其他人，告诉他们，由于白军逼近，他们必须尽快转移。埃拉（穿着修女服装）、她的伙伴瓦尔瓦拉修女、KR的三个儿子、弗拉基米尔·帕莱公爵（皮茨叔叔的儿子），被五花大绑并蒙上眼睛。杀手之一瓦西里·里亚波夫回忆说，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470]“是唯一反抗我们的人”，“他比其他人强壮。我们不得不和

他搏斗一番。他告诉我们，他哪里都不去，因为他知道，他们全都会被杀掉。他躲在一个壁橱后"，直到"我失去耐心，开枪打中他的胳膊"。"他就不再反抗了。"

随后他和其他人一起，被带到等候着的马拉大车上，大车驶向树林。与尼基和阿丽克丝不同的是，他们知道自己要死了。"告诉我为什么，"谢尔盖说，"我从来不参与政治。我爱体育，打台球，对钱币学感兴趣。"

"我尽可能安慰他，"里亚波夫说，"但我自己也因为这一夜的经历而十分烦躁。"

凌晨1点时，他们被强迫走向一个被水淹没的铁矿。谢尔盖又一次反抗，头部被打了一枪。随后埃拉被枪托殴打，失去知觉，被扔进竖井。然后是瓦尔瓦拉修女。杀手们希望把她们淹死。但随后"我们听见了溅水声和两个女人的声音"，里亚波夫回忆道，他慌了神，不知道如何是好。"别无选择"，他们决定"把男人们也扔进去"，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淹死，我们能听得见他们的声音。然后我扔进一枚手榴弹。它爆炸了，里面安静下来"。但随后"我们听见说话声。我又扔了一枚手榴弹。你猜怎么着？我们听见地下传来歌声。我害怕极了。他们在唱祈祷词《主啊，拯救你的人民》"。凶手们往竖井里塞了很多木头，并将其点燃。"他们的圣歌从浓烟中升起"，直到最后沉寂下来。[471]

在叶卡捷琳堡，连续两个整夜没有睡觉的尤罗夫斯基往一辆卡车上装满煤油和硫酸，然后返回"四兄弟"铁矿，去回收冻得硬邦邦的尸体。有人傻盯着赤裸的死尸，并动手动脚。7月19日凌晨4点30分，他烧掉了阿列克谢和玛丽亚的尸体，将遗骨埋葬，然后来到70码之外的一处林中空地。在那里，他先挖了一个坑，将其他尸体放入，浇上硫酸，然后埋起来。将坟墓弄平整之后，尤罗夫斯基集合了他的部下，命令他们"永远不要谈起发生的事情"。他们必须"忘记自己看到的一切"。

次日在沃洛格达监狱，宾波和另外两名大公得知，人民委员会已经宣布了沙皇被处决，声称他的家人被“疏散”了。三位大公被押往彼得格勒的彼得保罗要塞，在那里见到了亚历山大二世最后一个在世的儿子，五十八岁的皮茨。

1919年1月27日夜，[472]宾波、他的弟弟格奥尔基和堂侄德米特里（KR的儿子）在深更半夜被叫醒，被命令脱去上衣，走到大教堂前的院子里。保罗[473]病得太重，不能站立，所以是被用担架抬出来的。在大教堂前的一条壕沟里躺着十三具死尸。宾波和其他人被命令站到壕沟前，然后被枪决了。保罗躺在担架上被杀死，所有尸体都被扔进这个集体墓穴。罗曼诺夫家族十八人被处死。[474]但皇太后（一位皇帝的妻子，两位皇帝的母亲）还在俄国。[475]

明妮及其亲属住在克里米亚的家族庄园，得到德国皇帝的保护。但1918年11月，德国崩溃，威廉二世退位。德军撤离克里米亚，俄国内战愈演愈烈。12月，桑德罗乘坐一艘英国战舰离开，但明妮和其他人为了下一步的抉择而煎熬。最后，1919年4月，英国人表示愿意营救他们所有人。皇太后在女儿谢妮娅、尼古拉沙、彼得、乌鸦们和尤苏波夫一家陪同下，共五十人，乘坐英国战舰“马尔伯勒”号流亡。他们全都在西方去世，[476]他们的许多后代分布在美国和欧洲各地。

幸存的几位大公为了遗产而争吵，[477]在各国王室的亲戚那里寻求避难，以及出售回忆录和珠宝以维持生计。同时，罗曼诺夫家族幸存者中最年长的一位，精神不太正常的基里尔（弗拉基米尔和米欣的儿子）宣布自己是沙皇。[478]

被处决的罗曼诺夫家族成员的遗体，有着自己的旅程。处决发生不到一周之后，白军就占领了叶卡捷琳堡，并立刻展开调查。后来他们任命了一名法官，尼古拉·索科洛夫，此人得出的结论是，罗曼诺夫家族被处决了，尽管他找不到尸体。

1918年9月，阿拉帕耶夫斯克也被白军占领，他们在矿井里发现了埃拉和其他人的尸体。这些受害者的棺材被停放在阿拉帕耶夫斯克大教堂，直到1919年7月，布尔什维克党再次进军。一名神父将这些棺材运往伊尔库茨克；随后，红军又一次大举进攻，埃拉的棺材被先运往中国东北地区的哈尔滨，然后送到北京。米尔福德黑文侯爵夫人维多利亚·蒙巴顿，即埃拉和亚历山德拉的姐姐，得知埃拉修女的遗体在中国，于是安排将她和瓦尔瓦拉修女的遗骸运往耶路撒冷。在塞得港，米尔福德黑文侯爵夫妇[479]迎接棺木，然后护送其前往巴勒斯坦。1921年1月，“列车上卸下了两具朴素的棺材，”帮助抬棺的米尔福德黑文侯爵写道，“小小的队列忧伤地蜿蜒前行，默默无闻地走向橄榄山[480]。前来朝圣而被困在此地的俄国农妇们抽泣呻吟着，为了能摸到棺材，几乎争斗起来。”埃拉和瓦尔瓦拉修女被安葬在斯拉夫风情浓郁、金色洋葱形穹顶的“抹大拉的马利亚”教堂，长眠在顶端配玻璃的白色石棺内。谢尔盖和埃拉于1888年为这座教堂奠基。1992年，埃拉被封为东正教圣徒。[481]

1977年，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提议将伊帕季耶夫宅邸拆除，因为它可能成为“西方反苏势力”的“注意对象”。根据政治局的命令，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党委第一书记鲍里斯·叶利钦派人用推土机拆除了伊帕季耶夫宅邸。

1979年5月，两名业余历史学家分析了尤罗夫斯基在沙皇隐秘墓地拍摄的照片，根据其中线索开始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城外的科普佳基树林挖掘。他们发现了一些头骨和骨骸，但此时政治环境不太合适，于是他们重新安葬了骨骸。克格勃一直知道这个地点，因为他们的档案里有尤罗夫斯基的原始报告。1991年，苏联解体。这年7月11日，俄罗斯联邦的官方考察队发掘了尸骨，将其分成九个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提供了自己的DNA信息。他的母亲爱丽丝是亚历山德拉的姐姐维多利亚的女儿。菲利普亲王的DNA帮助确认了

死者中确有皇后，而另外三位亲属的DNA确认了沙皇的骨骸。但经过大量的尸检之后，阿列克谢和玛丽亚的尸体依然下落不明。

1998年7月17日，也就是沙皇一家遇害的八十周年纪念日，在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大教堂，鲍里斯·叶利钦总统和三十名罗曼诺夫家族后人参加了皇帝及其家人和医生以及三名仆人的葬礼。“这是一个感情洋溢的场面，”肯特的迈克尔王子回忆道，他是弗拉基米尔大公的一个女儿的后代，“非常感人。一场充满尊严的仪式，带有一种终结的感觉。”

“今天对俄罗斯来说是个历史性的日子，”叶利钦宣称，“……俄国历史的许多光荣篇章与罗曼诺夫皇朝联系在一起。但这个名字也和最惨痛的教训之一联系在一起。”然后，他总结道：“任何通过暴力来改变生活的企图，都注定失败。现在是我们的历史机遇。”仪式之后，棺材被下葬到罗曼诺夫家族的墓地。在伊帕季耶夫宅邸原址建造了滴血救世主教堂，在安葬地则建造了较小的礼拜堂。2000年，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被封为圣徒。“这是一个章节的终结，”迈克尔王子思忖道，“但故事还没有结束。”

故事远远没有结束。东正教牧首拒绝参加葬礼，部分原因是叶利钦的决定具有政治性，但也是因为沙皇一家有的成员还下落不明，对确定某几位公主遗骸的身份还存在一些担忧。

2007年，人们在尤罗夫斯基回忆录提及的纵火地点发掘出了两具尸骸，它们都受到了火和强酸的破坏。大多数专家相信这就是阿列克谢和玛丽亚的遗骨，但一心要在现代俄罗斯重新确立自己权力的东正教会仍然不相信。一连八年，这些骸骨都被装在盒子里，存放在国家档案馆。2015年，俄联邦内务部调查委员会重启调查，允许教会对沙皇一家所有人的身份加以最终确认，其利用了尼古拉二世和亚历山德拉（他们的遗骨被短暂地挖出）、埃拉（长眠在耶路撒冷）、亚历山大二世（用存放在埃尔米塔什博物馆的他的染血衣服）和亚历山大三世的DNA。罗曼诺

夫一家终于可以团聚了。

[1] 亚历山大一世传位给尼古拉的诏书的多个副本被保存在圣母升天大教堂、帝国议事会、神圣宗教会议和元老院，其内容仅仅被透露给皇太后和皇后（而皇后远在塔甘罗格）、戈利岑和阿拉克切耶夫。而阿拉克切耶夫正在格鲁济诺，精神崩溃。

[2] 从此刻开始，我们称他为尼古拉一世。——译者注

[3] 这就是著名的“十二月党人”起义。——译者注

[4] 尼古拉一世朝廷的许多权贵，包括本肯多夫和阿列克谢·奥尔洛夫，都在这一天飞黄腾达。叛乱开始之后，尼古拉一世问副官瓦西里·多尔戈鲁基，他是否忠诚。“陛下，我可是多尔戈鲁基家的人。”他答道，并敬礼。多尔戈鲁基后来成为陆军大臣。

[5] “我非常怀疑，”他向康斯坦丁透露，“这些阴谋一直蔓延到国务会议本身。”他怀疑斯佩兰斯基（他后来成为沙皇信任的谋臣）和阿列克谢·叶尔莫洛夫将军（1812年的英雄、高加索的指挥官）。但他的“猎巫”因为许多名门世家卷入其中而变得复杂：谢尔盖·沃尔孔斯基曾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副官，还是玛丽亚皇太后的侍从女官之一的儿子。“密谋者的家庭当中有一些非常正派的女人。”玛丽亚写道。最沉重的打击是，米哈伊尔·奥尔洛夫也是密谋者。他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巴黎时的副官，也是尼古拉一世最忠诚的鹰犬的兄弟。米哈伊尔·奥尔洛夫受审时，沙皇欢迎他，说自己是他的“老朋友”，但米哈伊尔·奥尔洛夫自称对密谋一无所知。“在此之前，我还是你的老朋友，”尼古拉一世吼道，“现在是你的君主在命令你！”奥尔洛夫拒绝招供。“我们之间的友谊到此为止。”尼古拉一世说。

[6] GARF 728.1.13944-31，Notes of Nicholas Ⅰ.Nicholas’s impulse to take throne：S.V.Mironenko，*Stranitsy tainoi istorii samoderzhaviia* 89-90. S.W.Jackman（ed.），*Chère Annette*：*Letters from Russia 1820-1828*：*The Correspondence of the Empress Maria Feodorovna of Russia to her daughter the Grand Duchess Anna Pavlovna*，*the Princess of Orange*（henceforth Annette）100-1；Maria Fyodorovna on Emperor Constantine，dreadful position，hears cannonfire：Maria to Annette，1，2，5 and 15 December 1825. Lincoln，*Nicholas* 18-47，70-85. Jackman 115-16，Anna of Orange to Constantine，27 December 1825. Wortman 131-3.

[7] 亚历山大一世的遗孀伊丽莎白皇后没有比丈夫多活很久，于1826年5月去世，也就是沙皇驾崩的六个多月之后。

[8] Wortman 130-1. Elizabeth Longford，*Wellington*：*Pillar of State*（henceforth Longford）162-3. Muir 233-7. Annette 112-13，Maria to Annette，18，19 February and 19 March 1826. Eastern Question and Nicholas as his own foreign minister：Lincoln，*Nicholas* 110-12，117-19.

[9] 特鲁别茨科伊被判处终身苦役。谢尔盖·沃尔孔斯基被判苦役然后流放，他的年轻妻子也陪他流放，她被称为“西伯利亚的公爵夫人”。两位作家幸运地逃脱了。普希金与11名密谋者是朋友关系，也同情他们的革命计划。但在12月14日，他逃到了自己的庄园。尽管他的名字常

常在审讯中被提及，密谋者并没有与他分享他们的秘密，因为他少不更事、不谨慎，也因为他是文学天才。前不久他的诗《巴赫齐萨莱的泪泉》和杰作《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早期诗篇让他更加闻名遐迩。《聪明误》（《智慧的痛苦》）的作者亚历山大·格里鲍耶陀夫与密谋者很接近，但在12月14日，他担任叶尔莫洛夫将军的秘书，参加了对车臣人的讨伐。格里鲍耶陀夫遭到逮捕和审讯，后被释放。

[10] 御前办公厅下设五个处，19世纪40年代扩充为六个处。第一处负责起草皇帝自己的法令。第二处由斯佩兰斯基主管，负责拟定法律文本。第三处是秘密警察。第四处主管皇室的慈善活动。第五处管理国家农奴。第六处负责高加索事务。

[11] 他任命了第一位宫廷事务大臣去管理宫廷。宫廷包括数千名廷臣和仆役、罗曼诺夫家族、庄园地产与宫殿，还有几个骑士团。在罗曼诺夫皇朝余下的时间里，宫廷事务大臣是最接近沙皇的职位之一。首任宫廷事务大臣是与亚历山大一世形影不离的伙伴彼得·沃尔孔斯基公爵。

[12] 1811年，本肯多夫被调派到俄国驻巴黎使馆，在那里，他勾引了一个法国女演员。有一段时间，他和拿破仑分享这个女演员。他不如意地离开了使馆，把这个女演员偷偷带回俄国。后来丑闻爆发，他不得不把她送回国。幸亏他在战争期间表现出色，才救赎了自己。

[13] OR RNB 380.479.1，Nicholas to A.N.Golitsyn，13 July 1826. Nicholas’s instructions on executions：OR RNB 738.37.15，Nicholas to Count P.V.Golenischev-Kutuzov，1826.‘No less reason to complain’：RAS 198.13.2.18，Nicholas to Paul’s mistress Nelidova，4 April 1826. Nicholas‘system’：Lincoln，*Nicholas* Ministers，308-23；army，all is order，Nicholas to Mouffy quoted 312. Chernyshev：Menning 190-219. Jonathan W.Daly，*Autocracy under Siege*：*Security Police and Opposition in Russia 1866-1905*（Daly 1）12-17. Perlustration and surveillance：Binyon 449-5. Empress Alexandra on Benckendorff：Pope 46. Benckendorff and actress：Lieven 248-9. Lincoln，*Nicholas* 89-90. Ruud 18-21. Inspections with Benckendorff‘to astound Moscow’，Benckendorff diaries quoted in Lincoln，*Nicholas* 171；reform commissions 99；new ministers 99. Yermolov tainted，interrogation of Griboyedov：Laurence Kelly，*Diplomacy and Murder in Tehran*：*Alexander Griboyedov and Imperial Russia’s Mission to the Shah of Persia*（‘Kelly’）131-40.

[14] 亚历山大一世将在外交部工作的普希金流放到新俄罗斯。普希金不管走到哪里，都制造桃色丑闻。他被调到新俄罗斯总督米哈伊尔·沃龙佐夫伯爵的宫廷，与沃龙佐夫的妻子埃莉泽（波将金的外甥女萨申卡的女儿）发生了私情。普希金写的《护身符》可能就是为了纪念她。他还吹嘘，沃龙佐夫夫妇的女儿索菲亚实际上是他的孩子。这就太张扬了。沃龙佐夫派他去视察蝗灾。普希金用后面这首诗报复沃龙佐夫：“一半是英国贵族，一半是商人/一半是智者，一半是白痴/一半是流氓，但还有希望/他最后也许能完整。”

[15] Wortman 135-9. Annette 116，Maria to Annette，13，25 July 1826. Binyon 240-5；Benckendorff 244-51. Young Tsarevich Alexander：E.Radzinsky，*Alexander* Ⅱ：*The Last Great*

Tsar（Radzinsky）53.

[16] 阿列克谢·叶尔莫洛夫将军拥有值得骄傲的血统，是成吉思汗的后代。他是1812年战争的英雄之一。普希金描述他“身躯如赫拉克勒斯，头颅如猛虎”。1816年，叶尔莫洛夫被亚历山大一世任命为高加索地区的指挥官。他残酷地镇压桀骜不驯的车臣和达吉斯坦部落，引发了一场全面的反俄的伊斯兰圣战起义。亚历山大一世质疑他的手段，他吹嘘道：“我希望，我的名字就能吓破敌人的胆子，我的名字将比铁链或要塞群更好地护卫我们的边疆。”但本肯多夫仇恨他，告诉尼古拉一世，叶尔莫洛夫统治高加索“十年期间，就像个土耳其帕夏”，他养着三名穆斯林小妾。更严重的是，他们怀疑他是十二月党人。一些审讯显示，叶尔莫洛夫对十二月党人很同情。他也曾拖延搪塞，不肯立刻向尼古拉一世宣誓效忠。尼古拉一世派迪比奇将军去罢免颇得军心的叶尔莫洛夫，但同时不能引发“任何大惊小怪或者麻烦”，并且命令迪比奇调查“叶尔莫洛夫的歹毒企图，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在那阴谋诡计的巢穴里，邪恶的幕后指使究竟是谁？”叶尔莫洛夫被静悄悄地、可耻地解职了。

[17] 埃里温是今天亚美尼亚的首都。——译者注

[18] 在今天伊朗的西北部，中国古称桃里寺。——译者注

[19] Persia：Lincoln，*Nicholas* 110，113-15. Nicholas suspects Yermolov：*RS*（1880）29. 619-25，Nicholas to Dibich，10 and 27 March 1827. Rayfield 277-80. Kelly 128-43；rise of Paskevich 143；ar 143-62；embassy 179-94.

[20] 尼古拉一世命令强攻瓦尔纳，但攻打瓦尔纳的俄军指挥官、沙皇的朋友亚历山大·缅什科夫险些为自己的错误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下马时，一发炮弹从他胯下飞过，导致他丧失了生育能力。尼古拉一世亲自抵达瓦尔纳，唤来更为精明强干的新俄罗斯总督米哈伊尔·沃龙佐夫，后者成功迫使瓦尔纳投降。

[21] 布勒伊拉在今天罗马尼亚的东部，是多瑙河上的港口城市。——译者注

[22] 就在他于1828年10月回国之后不久，他的母亲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去世了。“尼古拉爱她，仰慕她，”穆菲写信给安娜道，“他伤心透顶。”尼古拉一世向弟弟讲述了玛丽亚的死：“全完了，我的米哈伊尔，我们是孤儿了……她又笑了一次，拥抱了莉莉、阿迪妮、基蒂（尼古拉一世的三个女儿）。我几乎没有力气写下去了！”

[23] 埃尔祖鲁姆在今天的土耳其东部。——译者注

[24] Ottomans：Lincoln，*Nicholas* 115-30. Nicholas to Grand Duke Michael on siege of Brailov，8 June 1828 quoted in A.S.Tsamutali，*Nikolai* Ⅰ 346；Nicholas to Michael on death of Maria，‘we have orphans’，24 October 1828. Varna/Menshikov wound：Lyubov Ruseva，Oklevetannyi molvoi，*Smena*（2007）2.96-107. Death of Maria：*Annette* 162，Alexandra to Annette，24 October 1828. Death of Griboyedov：Kelly 195-204.

[25] 可能是指多罗特娅·利芬。——译者注

[26] 诗人、戏剧家格里鲍耶陀夫被任命为俄国驻德黑兰公使，他在那里执行和约，遭到当地人憎恶。他遭到私刑，被撕成碎片。无头尸体四分五裂，只有从手上的一块疤痕才能辨认出是他。普希金旅行到高加索，声称曾目睹格里鲍耶陀夫的棺材被用一辆马车运回第比利斯。但是时间对不上，所以普希金这个故事可能是虚构的。格里鲍耶陀夫被安葬在第比利斯，今天还能看到他的墓地。他的年轻寡妇让人在墓碑上铭刻：“你的精神与作品在俄国人的记忆中永存。为什么我对你的爱超越了你的生命？”

[27] Lincoln，*Nicholas* 130-48. RGIA 706.1.71，Nicholas to Michael on‘scoundrel’Metternich，24 April 1843. Fear of assassination，：*RA*（1897）1.16，Nicholas to Paskevich，30 June 1835.

[28] 尼古拉一世喜爱和妻子一起在彼得宫城（“我们的天堂”）休闲。“在小屋，我真正能开心”，穆菲写道，因为她能逃脱深宫大院的“金碧辉煌”。穆菲在彼得宫城的亚历山大庄园是亚历山大一世赠给她的。尼古拉一世为了庆祝自己战胜奥斯曼帝国的胜利，建造了他们的哥特式“小屋”，这其实是一座矮墩墩的豪宅，门口雕刻着“为了信仰、沙皇和祖国”的字样。他开玩笑地自称“小屋领主”，视其为“地球上我们最喜爱的一角”。在那里，他们过着“非正式”的资产阶级的健康生活，后来又建了另一座丑陋的、仿哥特式房子，供他们的孩子们使用。（在最后几位沙皇时期，这些扩建后的别墅成了他们夏季最爱的住所。）即便在那里，尼古拉一世的家庭也需要展示他们的罗曼诺夫道德观。宫廷和外国使节应邀前来观看皇室饮茶。

[29] Wortman 145. Lincoln，*Nicholas* 275.‘smile of a condescending Jupiter’，Anna Tyutcheva，*Vospominaniia* 44. Home life，schedule and advisers：Lincoln，*Nicholas* 154-66. Mouffy‘in a golden cage’：Anna Tyutcheva，*Vospominaniia*，Moscow，2004，51，55. Mouffy：Lincoln，*Nicholas* 60，115 and 364. Wholesome image：Wortman 126-7. Mouffy：Binyon 443. Dancing and learning of political plots：Pope 41-3；Nicholas on family happiness 31，Nicholas to Annette，28 February 1846；our peaceful cottage，Peterhof，28 July 1837 222；‘our favourite corner’190.

[30] 从彼得大帝到叶卡捷琳娜大帝时期，黑人卫兵都是来自君士坦丁堡市场的奴隶。1810年，美国大使的黑人男仆被俄国宫廷招募。消息传到美国，美国黑奴们开始从美国船只“叛逃”，以“努比亚人”的身份到俄国宫廷找工作。俄国宫廷寻找皮肤较黑的人，以突显制服的华丽。这些美国黑人被允许把家眷带到俄国，并在节日期间回美国。在尼古拉一世时期，最有名的美国黑人是亚历山大·加布里埃尔，他原是美国海军的一名厨师，在一个俄国港口叛逃。但在1851年，尼古拉一世为了节约经费，把“努比亚卫兵”的人数从20人减到8人。

[31] Children：Jackman 185，children‘dearer than any conquest’，Nicholas to Annette，19 September 1829；145 my boys，‘angelic’soul of young Alexander，16 February 1828；83‘little fellow a soldier’，Nicholas to Annette，16 July 1820；98 absent-minded boy. Nicholas drills family，Grand Dukes NN and MN：Beéche 1.79-80.‘Play regiments：’Wortman 148. Young

Alexander：tearful，emotional，military instincts：Zapiski K.K.Merder，*Novyi zhurnal*（1995）3. Zapiski K.K.Merder，*RS*（1885）45.347-8，538-29；46.488-90；47.227-8（henceforth Zapiski K.K.Merder）.‘Keen to ensure son feels like me’：*RA*（1897）1.6，Nicholas to Paskevich，22 May 1832. Lack of enthusiasm for military/soldier in soul：Alfred Rieber（ed.），*The Politics of Autocracy*：*Letters of Alexander* Ⅱ *to Prince A.I.Bariatinskii 1857-1864*（henceforth Rieber）22，Nicholas to Merdera；secretive nature，Merdera reports 32；wish never to be tsarevich 19.Court life：Wortman 148，151.‘I like people having fun’：Jackman 190. Nubians 1810，first Americans，costumes，darkness of skin and regular position，reduction in cost of Nubians in 1851，just eight Negroes：Zimin，*Negroes* 410-18.

[32] 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后来描述了皇帝的寻花问柳。托尔斯泰写的故事可能是基于他的亲戚亚历山德拉·托尔斯泰娅伯爵夫人的记述，她是宫廷的侍从女官。尼古拉一世在剧院的一次化装舞会上邂逅了一个年轻姑娘，注意到“她的白皙、婀娜身姿、温柔的嗓音”，于是把她带到一个私人包厢：“她是一个二十岁的漂亮处女，是一个瑞典家庭教师的女儿。”她告诉尼古拉一世：“她还很小的时候，就看到他的肖像，爱上了他，并且决心要吸引他的注意力……现在她成功了，除此之外她什么都不要。她是这么说的。这姑娘被带到尼古拉一世通常和女人们幽会的场所，他在那里和她待了一个小时……”这个情节被托尔斯泰写进了中篇小说《哈吉穆拉特》，这是他最晚期的作品之一。尽管这个故事是在很久之后的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写的，但在罗曼诺夫皇朝的统治下肯定无法发表。至于穆菲，她喜欢在舞会上得到她自己的追求者（即她最宠爱的骑士近卫团军官亚历山大·特鲁别茨科伊公爵）纯洁而殷勤的照料。不过没有人怀疑她的贞洁。

[33] Nicholas’s sex life：Annette 24 on Nicholas’s libido and abstinence，Maria Fyodorovna to Annette，7 July 1820. Leo Tolstoy，*Hadji Murat*，*in Great Short Works of Leo Tolstoy*，616. Varenka Nelidova，secrecy：M.P.Frederiks，*Iz Vospominanii. Portret na fone imperii*（henceforth M.P.Frederiks）54-5. On Nicholas’s friendship of seventeen years with Nelidova：Grand Duchess Olga Nikolaevna，*Son Iunosti. Vospominaniia velikoi knyazhny Olgi Nikolaevny 1825-1846*，in N.Azarova（ed.），*Nikolai I.Muzh. Otets. Imperator*（henceforth Grand Duchess Olga Nikolaevna，*Son Iunosti*）248-9；on Amalia Krüdener，235-6. Krüdener and Buturlina on Nicholas Ⅰ as strange man：S.V.Zhitomirskaia（ed.），S.A.Smirnova-Rosset，*Dnevnik. Vospominaniia* 8-9，10 March 1845；on timing of visits to Nelidova 7，5 March 1845. Binyon 381；on flirting with Pushkina and harem of actresses 529；Krüdener and Buturlina 567；on‘dangling’after Natalya Pushkina，driving past window 566.

[34] 沙皇本人干预了这些文人相轻的游戏，力挺普希金。“我亲爱的朋友，”尼古拉一世写信给本肯多夫道，“我忘了告诉你了，今天的《蜜蜂》（文学杂志）上有一篇极其不公正的、粗俗的文章，攻击了普希金。”他建议本肯多夫唤来那个批评者，“禁止他再发表任何批评文章”。所有作品遭到恶评的作家肯定都希望拥有尼古拉一世这样的保护者，但此案中的批评者不仅是乌瓦罗夫的鹰犬，还是本肯多夫的密探，所以尼古拉一世没有坚持。普希金的经历代表了第三处（秘密警察）对知识生活的令人窒息的扼杀。知识分子对此的反应各不相同。1836年，彼得·

恰达耶夫发表了他的《哲学书简》，攻击俄国“完全生活在现今的最狭隘局限内，没有过去，没有未来，一潭死水”，他认为这是东正教的落后导致的。尼古拉一世让相关机构宣布恰达耶夫精神失常。

[35] Binyon 244-62；437-9；442；449-52. Uvarov and nationalism：Lincoln 237-52. Binyon 480-5 on Uvarov against Pushkin，Nicholas on reviews 316-17. Pushkin and Elise Vorontsova：Rhinelander 75-7.

[36] 匿名信的发送人身份始终不明，但不大可能是大使，因为卷入公开丑闻对他没有好处。发信的人可能是一个歹毒的恶作剧者、残废的公务员和社交界的讨厌鬼彼得·多尔戈鲁基公爵，他此时二十岁，我们确定地知道他喜欢寄匿名信。

[37] 尼古拉一世对丹特士实行军法审判，将他押解到边境。沙皇在给弟弟米哈伊尔的信中写道：“赫克伦就是个恶毒的无耻之徒。普希金不在的时候，赫克伦替丹特士拉皮条。”赫克伦被召回国，但后来成为荷兰驻维也纳大使。丹特士和叶卡捷琳娜·冈察洛娃生了三个女儿，在法国春风得意，一直活到1895年。尼古拉一世对普希金信守诺言，赏赐娜塔莉亚和孩子们厚礼。她返回圣彼得堡后，皇后让她担任侍女，而尼古拉一世的廷臣科尔夫男爵写道，她“属于那群享有特权的年轻女子，皇帝有时拜访她们”。他赏给她2.5万卢布，帮助她再嫁，与一名将军结婚。这看上去好像皇帝曾经与她有过私情，在帮她安身立命。但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之间有过关系。娜塔莉亚于1863年去世。

[38] Binyon 524-99；d’Anthes marriage to Ekaterina 609-10；duel and death 611-27；639-50；November 1836，Nicholas advises Natalya to pay attention to virtue；Nesselrode 149；funeral 296；Zhukovsky complains of harassment to Benckendorff 311.

[39] 穆勒德（Murid）是伊斯兰教苏菲派的说法，为阿拉伯语，意为“寻道者”，是苏菲派神秘主义的初级修士。高加索山区的苏菲派将伊斯兰教义和抵抗俄国侵略结合起来，建立神权国家，号召圣战，抵抗俄国三十年左右。俄国人将沙米勒的追随者统称为“穆勒德”，而不管这个词原始的宗教意义。——译者注

[40] 伊玛目是伊斯兰教社会的重要人物。在逊尼派中，伊玛目等同于哈里发，是穆罕默德的指定政治继承人。逊尼派认为伊玛目也可能犯错误，但假如他坚持伊斯兰教的仪式，仍要服从他。在什叶派中，伊玛目是拥有绝对宗教权力的人物，只有伊玛目才能明晓和解释《古兰经》的奥秘含义，他是真主选定的，不会犯错。这里指的是主持礼拜的德高望重的穆斯林，是一种荣誉称号。——译者注

[41] 非对称作战指双方军事实力差别很大，或战略战术差别很大的作战。——译者注

[42] This is based on Moshe Gammer，*Muslim Resistance to the Tsar*：*Shamil and the Conquest of the Chechnia and Dagestan*；John F.Baddeley，*The Russian Conquest of the Caucasus*；Rayfield，*Edge of Empires*；Lesley Blanch，*The Sabres of Paradise. RA*（1897）1.22，Nicholas to

Paskevich，21 October 1837.

[43] 在圣彼得堡，有一种不同的、毁灭性的光。1837年12月17日，尼古拉一世在剧院看戏，这时宫廷事务大臣沃尔孔斯基报告冬宫失火了，“在圣彼得堡中心烧得就像座火山”。30名近卫军士兵被烧死。尼古拉一世指挥救火，派遣亚历山大去扑灭码头的另一场火灾。埃尔米塔什的大部分珍宝都得到挽救，被堆在雪地里。就是这个时候，尼古拉一世令人感动地命令优先抢救他与穆菲的情书。皇后在侍从女官的帮助下收拾东西，直到热度令人无法忍受，他命令她出去。皇室搬到阿尼奇科夫宫。冬宫烧了三天，群众在死寂中观看大火。尼古拉一世命令在一年内重建冬宫，这个计划似乎不可能完成，但他手下最严酷的鹰犬克莱因米赫尔驱使6000名工人，完成了任务，尽管付出了可怕的生命代价。尼古拉一世真正富丽堂皇的冬宫，即今天的埃尔米塔什博物馆，是为了震撼人心而建造的。它有1050个房间和177座楼梯，极其庞大，据说有个农民仆人不仅把全家，还把一头奶牛带进冬宫，给他的孩子们喝牛奶。结果居然没有人发现，直到牛粪的气味变得让人无法忍受。

[44] Zapiski K.K.Merder；‘I wish I’d never been born a tsarevich’*RS* 45.528；Nicholas to Alexander Ⅱ，I can forgive anything except except lack of a sense of duty，*RS* 47.41；Nicholas notices little zeal for military science *RS* 48.514；secretive nature *RS* 47.430. Alexander education and youth：Sobstvennoruchnoe chernovoe pismo V.A.Zhukovskogo ee Imperatorskomu Vel. Gos. Imp. Marii Fyordorovne 1828，*SIRIO*（1881）30.39.Wortman 169-80；marriage 180-5. Rieber 32；secretive nature，Merder reports 32；Nicholas as more than father 19-22. Cossacks：Menning 190-219. Alexander reverie，Kalinovskaya，a trip：GARF 672.1.340.10，Nicholas to Gen. Toll，8 August 1838. Alexander parades，October 1839：I.A.Bychkov（ed.），V.A.Zhukovsky，*Dnevniki V.A.Zhukovskogo* 509. Tsamutali，Nicholas questions Marie relationship and then delighted with Marie：Nicholas to Toll，12 October 1839 and 21 April 1840. Syphilis visit：Korff，Materialy 98-100. Tour：Lincoln 215. Dutch visit to Annette：Jackman 281，Annette to Nicholas，1 March 1839. London：A.C.Benson and Viscount Esher（eds.），*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A Selection from Her Majesty’s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Years 1837 and 1861*（henceforth *Queen Victoria’s Letters*），diary entries May 1839. Bariatinsky takes message to Marie：Rieber 60-1. Nicholas correspondence with young Alexander on life and marriage with Marie：L.G.Zakharova and L.I.Tyutyunnik（eds.），*Venchanie s Rossiei*：*Perepiska velikogo knyazya Alexandra Nikolaevicha s imperatotom Nikolaem I.* 1837-143 Nicholas to Alexander，24 June 1837；81 Alexander to Nicholas，3 July 1837. Jackman 300，Alexander to Darmstadt to propose，Nicholas to Annette，7 January 1840. Birth of children，Nikolai Alexandrovich：Jackman 313，Nicholas to Annette，3 October 1843.

[45] 沃龙佐夫绰号“英国勋爵”，在伦敦和威尔顿长大。他的父亲谢苗是俄国驻英国大使。他的姐姐嫁给了彭布罗克伯爵，威尔顿是彭布罗克伯爵的家宅。沃龙佐夫是拿破仑战争的英雄，曾指挥俄国在法国的占领军，随后参与建设敖德萨，使之成为一座繁华的大都市，吸引了犹太人和意大利移民。他的妻子是波兰人，男仆是意大利人，厨师是法国人，情妇是匈牙利人，马夫是英国人。他是个真正的欧洲人，热爱亲英的自由主义和现代科技。他的镇定自若简

直是神话。他发现自己的情妇伊尔玛·切森伊（他的葡萄酒商的年轻匈牙利妻子）与一名副官在床上的时候，不动声色。“少尉，”他说，“你没有穿制服。”然后走到阳台上抽雪茄。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是波将金的外甥女萨申卡·布拉尼茨卡的女儿。她在冬宫长大，叶卡捷琳娜大帝曾抱过她。“她是那个时代最有魅力的女性之一，”一名访客观察道，“我从没见过能与她嘴唇上的微笑相提并论的美妙东西，她似乎总在要求得到一个吻。”在克里米亚，沃龙佐夫夫妇建造了阿卢普卡宫，这座宫殿融合了苏格兰贵族庄园和摩尔式幻想的风格。这座宫殿最早让克里米亚海滨变得时髦起来。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期间，丘吉尔和英国代表团就下榻在阿卢普卡宫。

[46] 尼古拉一世的形象被一本充满八卦的畅销书《俄国在1839年》搞臭了，该书的作者是法国游记作家屈斯蒂纳侯爵（同性恋者）。本肯多夫是秘密警察，也是宣传专家，他建议尼古拉一世接见屈斯蒂纳侯爵，但侯爵把尼古拉一世描绘成粗暴、自大狂和喜好通奸的暴君，他统治的野蛮、侵略成性的帝国“本身就是个监狱，它的庞大规模只让它更加恐怖”。

[47] Rhinelander 123-59；Nicholas initial distrust of Vorontsov 101-6；love life and lifestyle 160-7；Nicholas pomposity on thanks 142-3；Caucasus in 1830s and appointment of Vorontsov 280-92. Winter Palace burned down：RA（1897）1.22，Nicholas to Paskevich，3 January 1838.

[48] 伦敦东南部城镇。——译者注

[49] 指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和欧洲部分之间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译者注

[50] S.Tatishchev，Imperator Nikolai I v Londone v 1844 godu，*Istoricheskii vestnik*（February 1886）23.3.602-4. *Queen Victoria's Letters* 2.16-17. Orlando Figes，*Crimea*（henceforth Figes）61-70. Lincoln 221-4；J.H.Gleason，*The Genesis of Russophobia in Great Britain*（henceforth Gleason）35-45. They want to kill me：*RA*（1897）1.16，Nicholas to Paskevich，30 June 1835.

[51] Lincoln 180-95. Geoffrey Hosking，*Russia*：*People and Empire* 144-9，inc. quote on evil of serfdom，and 367-97；Samarin and Nicholas 382. Uvarov：Binyon 480-5. Lincoln 237-52. On contradictions of nationalism and empire：Dominic Lieven，*Towards the Flame*（henceforth Lieven，Flame）46-57.

[52] 他是本书作者的叔祖。——译者注

[53] 蒙蒂菲奥里因为干预1840年大马士革的“血祭诽谤”案件而闻名。此案中，无辜的犹太人，包括许多儿童，遭到酷刑折磨。蒙蒂菲奥里匆匆赶到亚历山大港，从穆罕默德·阿里那里获得了释放犯人的诏书。然后他去了君士坦丁堡，劝说苏丹阿卜杜勒-迈基德一世在奥斯曼帝国全境禁止这种诽谤。血祭诽谤于1144年从英格兰的诺里奇开始，随后蔓延至全欧洲和中东。很多清白的犹太人遭到陷害，被指控谋杀了基督徒（往往是儿童），以便用他们的血烘焙逾越节糕饼。包括尼古拉一世在内的反犹主义者普遍相信这种说法。得知一个类似案件时，他知道这可能是“骇人听闻的谎言”，但还是觉得“这罪行是犹太人干的。不计其数的例子证明，犹太人当中有恶魔或狂热教徒，他们相信基督徒的血是他们仪式的必需品”。我们将看到，尼古拉一世不是

罗曼诺夫家族最后一个相信这种传说的人。

[54] 犹太人的马加比家族在公元前2世纪发动起义，驱逐当时统治犹太地区的希腊化塞琉古帝国，建立了哈斯蒙王朝。——译者注

[55] 1812年拿破仑经过维尔纽斯时，称其为“北方的耶路撒冷”。从18世纪起，维尔纽斯是犹太教学术的重要中心，也有大量犹太人口。——译者注

[56] Velizh‘blood libel’case：Klier 192-5. Vorontsov on ludicrous persecutions：Rhinelander 87-8，108. L.Loewe（ed.），Moses Montefiore，*Diaries of Sir Moses and Lady Montefiore* 329-35. Abigail Green，*Moses Montefiore*：*Jewish Liberator*，*Imperial Hero* 181-94；on status of in Russia 174-80. Edmund Levin，*A Child of Christian Blood*：*Murder and Conspiracy in Tsarist Russia*：*The Beilis Blood Libel*（henceforth Levin）39. Hatred of Poles and Jews：Dubrovin 10-14. Also：Polievktov 3. See：N.Riasanovsky，*Nicholas I and Official Nationality in Russia*，*1825-1855.*

[57] 先是在1839年，他允许玛丽亚嫁给了波拿巴家族的一名成员，条件是他必须搬到圣彼得堡。她挚爱的丈夫是洛伊希滕贝格公爵马克西米利安·德·博阿尔内，他是拿破仑第一任妻子约瑟芬皇后的后代。这对夫妇同意了沙皇的条件。尼古拉一世经常拜访洛伊希滕贝格夫妇。

[58] 这里指的是阿玛莉亚·克吕德纳男爵夫人。尼古拉一世赠给克吕德纳一座庄园，但据沙皇的女儿奥尔加说，克吕德纳太厚颜无耻。皇后“看穿了她的伪装”。阿玛莉亚把注意力转向本肯多夫，他对她神魂颠倒，以致她“冷酷地对待他，操纵他的人身、金钱和人际关系”。阿玛莉亚似乎要让本肯多夫皈依天主教，于是尼古拉一世决定把她弄走，任命她的丈夫为俄国驻瑞典大使。但她已经怀孕了。她（与本肯多夫）的儿子被尼古拉·阿德勒贝格伯爵（沙皇的挚友弗拉基米尔·阿德勒贝格的儿子，此时是芬兰总督）收养，阿德勒贝格也爱着她。他表示愿意让她的儿子随他姓，条件是她在丈夫去世后嫁给他。她就这么做了，在赫尔辛基主持宫廷许多年。

[59] 科斯佳护送她到符腾堡。在德意志的时候，他爱上了萨克森-阿尔滕堡的亚历山德拉公爵小姐，她的绰号是“桑妮”。科斯佳写信给她道：“只有一种思绪触动我，只有一种景象充满我的眼帘：永远只有她，我的天使，我的宇宙。”

[60] Lincoln 156-9. Death of Alexandra（Adini）in July 1844：Jackman 312，Nicholas to Annette，2 September 1844. Nicholas and his daughters’marriages，‘Your old friend，papa，on Ollie，Tarasov，1.178，Nicholas to Olga，26 December 1845. Marriage of Olga：Jackman 314，Nicholas to Annette，26 September 1846. Benckendorff and Amalia Krüdener，Nicholas’s reaction and adoption of baby/marriage to N.Adlerberg：Grand Duchess Olga Nikolaevna，*Son Iunosti*，235-6. Death of Benckendorff：*RA*（1897）1.32，Nicholas to Paskevich，18 September 1844.

[61] 格尔盖伊·阿图尔（1818～1916年）是匈牙利的一位军事领袖，出身贵族，1848年匈牙利革命（反抗奥地利帝国统治）后加入起义军，在对抗奥地利军队的战斗中表现出色，一度成为匈牙利的军事独裁者。但俄国出兵干预之后，格尔盖伊无力抵抗，向俄军投降。他被奥地利

政府监禁，1867年被赦免，作为铁路工程师生活。当初他的起义同志大多被处死，而他安然无恙，所以有人怀疑他是叛徒。不过到他晚年，他在1848年起义中的作用得到了普遍认可。——译者注

[62] 他自己版本的俄国霸权思想，在克里姆林宫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聘请建筑师康斯坦丁·托恩建造了他的大克里姆林宫，它囊括了九座老的莫斯科礼拜堂和特雷姆宫，还增添了新的套房与五座恢宏的招待厅，全都是他最喜爱的俄国-拜占庭复兴风格。尼古拉一世庞大的、单体巨石般的审美观非常适合现代领导人的更宏伟的俄罗斯民族主义。1945年，斯大林在白色的乔治厅举行庆祝胜利的宴会。普京翻新了御座厅，即安德烈厅，为其添加了拜占庭风格的镀金辉煌。

[63] 他对铁路（尤其是其军事潜力）的怀疑使俄国落后于西方。俄国的第一条铁路线于1837年才开通，从圣彼得堡到皇村。直到1851年，才开通了第二条铁路线，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

[64] No mercy：*RA*（1897）1.32，Nicholas to Paskevich，18 September 1844. Lincoln 269-90；speech to nobles on danger of household servants，21 March 1848；on anniversary of Decembrists in 1850 speech to Preobrazhensky Guards；family belongs to you as you belong to me 251；fear of rumours of German rule among the masses 91. Death of Michael：Jackman 331，Annette to Nicholas I，15 September 1849. Messianic tone on visit to Moscow：Wortman 162，Nicholas I，14 March 1848，manifesto on visit to dedicate Thon’s new Great Kremlin Palace.

[65] Lincoln 303-11. Joseph Frank，*Dostoevsky*：*A Writer in his Time* 163-83. Radzinsky 89-94.

[66] 怪诞的是，拿破仑三世派去通知尼古拉一世（正在访问柏林）自己政变的使者不是别人，正是杀害了普希金的近卫军军官丹特士。拿破仑三世提升丹特士为元老。

[67] 他在1849年的宣言中写道：“我们应当齐心协力地喊：上帝与我们同在！各民族，请听上帝的话，臣服吧，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但他在私人场合同样荒唐可笑。一个委员会举办宴会以感谢沃龙佐夫的效力，尼古拉一世评论道：“太不合适了。只有我才能感谢别人。其他人都没有资格表达感谢。”

[68] Lincoln，*Nicholas I* Ministers 321-3. No changes necessary whatsoever advises Chernyshev：W.Bruce Lincoln，*The Great Reforms*：*Autocracy*，*Bureaucracy*，*and the Politics of Change in Imperial Russia*（henceforth Lincoln，*Reforms*）149. Rhinelander 115-18：Vorontsov urges railways and coal-driven steamers for Black Sea. Kostia urges steamers for navy：Radzinsky 73；average age of ministers 65. Withdrawal from court life：Jackman 334，Nicholas I to Annette，23 December 1851. Build-up to the Crimean War：this is based on Figes 90-164. V.Vinogradov，The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of Emperor Nicholas I in the Coming of the Crimean War：An Episode in the Diplomatic Struggle in the Eastern Question，in H.Ragsdale（ed.），*Imperial Russian Foreign Policy* 159-70. Varna/Menshikov wound：Ruseva 96-107. Rise of Napoleon Ⅲ：Serena Vitale，

Pushkin’s Button 324，Nicholas receives Baron George d’Anthes/Heekeren as Napoleon envoy，10 May 1852. Decline of Nicholas：L.Thouvenel，*Nicolas* Ⅰ *et Napoléon* Ⅲ，*préliminaires de la guerre de Crimée*，*1852-1854*，*d’après les papiers inédits de M.Thouvenel*，217-19，250-1，331-3，marquis de Castelbajac to M.Thouvenal. Pomposity：Rhinelander 143. Anna Tyutcheva，*Vospominaniia*（henceforth Tyutcheva）174，arrogant，cruel expression，22 July 1854. Pressure on Nicholas：war is imminent 337，Nicholas I to Annette，20 May 1853；340‘war，I don’t look for it but I don’t flee from it’，Nicholas to Annette，7 October 1853. Rhinelander on Vorontsov opposed war 191-2；his nephew British secretary for war 191-2.

[69] 高加索副王、亲英的沃龙佐夫（他的外甥西德尼·赫伯特是英国陆军大臣）不赞成战争，但他已经处于半退休状态。沙米勒长期为自己当初放弃的儿子贾迈勒丁（现在是俄国军官，在华沙）闷闷不乐。1854年7月，沙米勒进攻了格鲁吉亚。他的另一个较年轻的儿子加齐·穆罕默德袭击了一座乡间别墅，俘虏了一对年轻的格鲁吉亚姐妹，她们是安娜·恰夫恰瓦泽公主和瓦尔瓦拉·奥尔别利阿尼公主，末代国王乔治十二世的孙女，也是俄国皇后的侍从女官。她们被掳走，送到山区。沙米勒花了一年多时间绝望地谈判，要求俄国人送回贾迈勒丁。

[70] 第一代拉格兰男爵菲茨罗伊·萨默赛特（1788～1855年），此役中的英军指挥官。文中说的就是他造成的“轻骑兵冲锋”的惨剧，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勋爵的名诗《轻骑兵冲锋》（*The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说的就是这场战役。——译者注

[71] 尼古拉·皮罗戈夫医生首创在战场救护中使用麻醉剂，并设计了分为五种状态的现代野战手术检伤分类制度，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所有参战国都采用了这种制度。他的赞助人是叶连娜·帕夫洛芙娜大公夫人，沙皇的弟媳，米哈伊尔大公的遗孀。沙皇给她的绰号是“家里的知识分子”。她在英国采购奎宁，并大量进口，然后说服沙皇支持皮罗戈夫、检伤分类制度和女性护理人员，并设立了她自己的护士组织。

[72] 两位格鲁吉亚公主已经被沙米勒囚禁一年多了。现在尼古拉一世同意用贾迈勒丁王子交换她们，于是把贾迈勒丁从华沙唤来。“陛下，”王子说，“我立刻回去。”人质交换成功了。

[73] This is based on N.F.Dubrovin，*Istoriia Krymskoi voiny i oborony Sevastopolya*（henceforth Dubrovin，*Istoriia*），Figes；Lincoln，*Nicholas*；A.Zaionchkovsky，*Vostochnaia voina 1853-1856*；E.V.Tarle，*Krymskaia voina*；Jackman. Rhinelander 191-2. Holy vocation，overcome with cares：Jackman 341，Nicholas I to Annette，3 February 1854；341 God and 1812，Nicholas I to Annette，3 February 1854；342 Nicholas，no inclination for entertainments，Grand Duchess Elena Pavlovna to Annette，16 February 1854；344 Tsarevich Alexander ready to welcome Royal Navy and visible from the Cottage，Alexander to Annette，29 April 1854 and 2 July 1854；346 the ingratitude of Emperor of Austria，will attack us，Nicholas to Annette，13 July 1854. Nicholas correspondence with Menshikov and Gorchakov：Dubrovin，*Istoriia* 2.31，Nicholas I to Menshikov，30 September 1854，‘Don’t give up’，1812；4 truthful reports，Nicholas I to Menshikov，3 October 1854；5 not decent，Nicholas to Menshikov，10 October 1854；114 maintain honour，Nicholas to Menshikov，

16 October 1854；256‘Cheer up’，Nicholas to Menshikov，31 October 1854；31 are we still not the same Russians，Nicholas to Prince M.Gorchakov，30 September 1854；253-6 Menshikov depressed，Nicholas to Gorchakov，1 November 1854. Nicholas declines at court：Tyutcheva 182，heartbreaking，weeping，19 October 1854；188 Gatchina dark unbending oak，tsar in socks 24 November 1854；192 feeding child，7 December 1854. Shamyl and kidnap of Georgian princesses，June 1854，Jemal interview with Nicholas，and swap with Jemal-Eddin，March 1855，swap on day of Nicholas funeral：Blanch 316-21，359-88.

[74] 尼古拉一世给涅利多娃留下了20万卢布，她把这笔钱捐给了慈善机构。她离开了宫廷，直到穆菲坚持要求她回来并留在宫中。涅利多娃经常在皇宫教堂虔诚地祷告，有时为孀居的穆菲皇后朗读。涅利多娃一直活到1897年。

[75] This is based on the unpublished letter of Grand Duchess Alexandra Iosifovna，wife of Constantine Nikolaievich，to the duchesse de Berry，7/19 April 1855（from private collection of Countess Stefania Calice）. Death：Tyutcheva 194-203，10-19 February 1855. Nicholas attended wedding of Alexandra Kleinmikhel：M.P.Frederiks 87.RGVIA 846.16.5450；RGVIA 846.16.5452；Dr Mandt o poslednikh nedelyakh imperatora Nikolaia Pavlovicha，*RA*（1905）2.480；Nekotorye pobrobnosti o konchine imperatora Nikolaia Pavlovicha，*RA*（1906）3.9.143-5；Noch c 17-18 fevralia 1855：rasskaz doktora Mandta，RA（1884）1.194.D.N.Bludov，*Poslednie minuty i konchina v boze pochivshego imperatora*，*nezabvennogo i vechnoi slavy dostoinogo Nikolaia I* 4-6；Figes 321-3；Lincoln 348-50；Radzinsky 97-9. Alexander takes command，‘sovereign not feeling well，he asks me to give you the following orders’，orders to General M.Gorchakov：*RS*（1881）32.9-12，Alexander Ⅱ to Gorchakov，14 February 1855.

[76] *RS*（1883）37.1-3，Alexander Ⅱ to M.Gorchakov，on fears of Austrian intervention，Vienna negotiations，Sebastopol bombardment；4 June 1855，not all is lost；11 August 1855，loss of glorious troops；3 September 1855，‘don’t lose heart. Sebastopol is not Moscow’. Rieber 18-19. François Charles Roux，*Alexandre* Ⅱ，*Gortchakoff et Napoleon* Ⅲ（henceforth Roux）1-40. W.E.Mosse，*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rimean System*（henceforth Mosse）12-25. Figes 324-410.

[77] 他是克里米亚的俄军总司令米哈伊尔·戈尔恰科夫的亲戚，是普希金的朋友，19世纪20年代维也纳会议期间是涅谢尔罗迭的助手。戈尔恰科夫是知识分子，戴圆框眼镜，穿旧式的天鹅绒马甲和长夹克，普希金说他是“时尚的门徒、上流社会的朋友、令人眼花缭乱的习俗的观察者”。戈尔恰科夫能随口引用席勒和拜伦作品的整个诗节。沙皇提拔戈尔恰科夫，让首相涅谢尔罗迭退休，调陆军大臣多尔戈鲁基去领导秘密警察，还任命奥尔洛夫为国务会议主席。

[78] 滨海自由城为今天法国东南部的港口城市。该城在历史上多个时期曾属于撒丁王国。1860年，随着意大利统一，滨海自由城在经过公民投票后交给法国统治。——译者注

[79] 莫尔尼伯爵是制糖大亨、赛马拥有者、股票投机商、艺术收藏家、政治操纵者和交际花的品鉴者，他自己也是拿破仑传奇的一部分。他是塔列朗的孙子、约瑟芬皇后的外孙。他组

织了那场让自己的同母异父兄弟成为皇帝的政变。莫尔尼伯爵的父亲是塔列朗的儿子弗拉奥伯爵，母亲是约瑟芬的女儿、荷兰王后奥尔唐斯·德·博阿尔内（也是拿破仑三世的母亲）。弗拉奥伯爵与奥尔唐斯的婚外恋情造就了莫尔尼伯爵。

[80] Roux 41-108；on Morny mission 109-207. Mosse 12-52. Figes 411-65. On Morny：Rosalyn Pflaum，*The Emperor's Talisman*：*The Life of the Duc de Morny*（henceforth Pflaum，*Morny*）. W.Bruce Lincoln，The Ministers of Alexander Ⅱ：A Survey of their Backgrounds and Service Careers，*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1976）17.467-83（henceforth Lincoln，Alexander Ⅱ Ministers）. Alexandr Bazarov，*Svetleishii knyaz* Alexandr Gorchakov. Iz vospomin o nem ego dukhovnika，*RA*（1896）1.328-31. G.L.Kesselbrenner，*Svetleishii knyaz.* On Gorchakov diplomacy：Rieber 73. Gorchakov mission and French alliance，Russia'collecting herself'：Mosse 55-104. French diplomacy of Kostia：L.G.Zakharova and L.I.Tyutyunnik（eds.），*Perepiska imperatora Alexandra Ⅱ s velikim knyazem Konstantinom Nikolaevichem. Dnevnik velikogo knyazya Konstantina Nikolaevicha. 1857-1861*（henceforth Zakharova），17，Alexander to Kostia，20 January 1857，letter from Napoleon suggesting friendship；22-29 March 1857，warns Kostia meeting with Napoleon-take care in your conversations，esp. with Napoleon himself，'Listen，don't compromise yourself pushing your own ideas；46 Kostia to Alexander，4 May 1857，Napoleon never lies but never tells whole truth；63 Alexander to Kostia，15 September 1857，I met Napoleon，wonderful，frank，but see what happens in practice.

[81] 巴里亚京斯基的成就之一是，他逐渐吞并了格鲁吉亚剩余的几个小国。首先是阿布哈兹，它被前穆斯林哈姆德贝伊统治了四十年，此后他的称号改为米哈伊尔·舍尔瓦希泽公爵；随后俄国从达蒂亚尼王朝手中夺走了明格里利亚。

[82] Rieber 73；103 Gorchakov on restraint in Asia，Alexander Ⅱ to Bariatinsky（henceforth A to B），2 May 1857；on Caucasus war，Rieber 60-70；103'embrace you'，A to B，2 May 1857；142-4 A to B，7 May 1861，wishes he could talk to Bariatinsky，and 25 April 1861 needs Bariatinsky here. Rieber 72-82，Indian Mutiny chance to profit，A to B，28 September 1857，on Gorchakov memo，28 April 1858，probes into Central Asia；79-82 role of Bariatinsky and Nikolai Ignatiev-opportunity for trade and threat to Britain；73 Bariatinsky sees chance to destroy British army in Central Asia. Bariatinsky love life and courage：Blanch，*Sabres of Paradise* 392-5.

[83] 莫尔尼伯爵回家了，还带回去一位妻子。这个浪子在快五十岁的时候爱上了斯莫尔尼女子学校的女学生索菲·特鲁别茨科伊，她可能是尼古拉一世的私生女。莫尔尼伯爵与索菲结婚之后，亚历山大二世和玛丽亚在莫尔尼夫妇返回巴黎之前拜访他们，请莫尔尼伯爵当立法院主席。莫尔尼被晋升为公爵，后于1865年去世。拿破仑三世就这样失去了一个可能会挽救他的人。

[84] Coronation：*Vozhidanii koronatsii. Venchanie russkikh samoderzhtsev. Tserkovnyi obryad koronovaniia i podrobnoe opisanie tryokh koronatsii nyneshnego stoletiia* 129. Roux on Morny，150.

Pflaum，*Morny*，172-5. Wortman 196-209.

[85] 叶连娜是安东·鲁宾斯坦及其兄弟尼古拉（两位都是犹太钢琴家和作曲家）的赞助人。安东·鲁宾斯坦在圣彼得堡为她的晚会演奏，在尼斯为罗曼诺夫皇室表演。叶连娜和鲁宾斯坦一起在1859年建立了俄国音乐协会，在1862年创办了圣彼得堡音乐学院。他们提携年轻的柴可夫斯基，后者十九岁时就在叶连娜的米哈伊洛夫宫听音乐理论课。

[86] 米柳廷和他的兄弟德米特里（一名军人）是帕维尔·基谢廖夫伯爵的外甥。基谢廖夫就是尼古拉一世处理农奴问题的幕僚长，在解放国家农奴的问题上实施了一些有限的改革。尼古拉·米柳廷在计划解放农奴的同时，他的兄弟德米特里在高加索担任巴里亚京斯基的参谋长，并很快会成为陆军大臣。

[87] 俄国沙皇常被称为“白沙皇”。有一种说法是，第三罗马的沙皇穿白袍，以区别第二罗马（拜占庭）皇帝的红袍和第一罗马（罗马帝国）皇帝的紫袍。——译者注

[88] This is based on the correspondences of Alexander Ⅱ with Kostia and Bariatinsky；on W.Bruce Lincoln，*The Great Reforms*：*Autocracy*，*Bureaucracy and the Politics of Change in Imperial Russia*（Lincoln，*Reforms*）：Kostia 44-6；character of Rostovtsev 76-8；working of Editing Commission 80-5. W.Bruce Lincoln，*Nikolai Miliutin*：*An Enlightened Russian Bureaucrat of the 19th Century*（henceforth Lincoln，*Miliutin*）；on bureaucratic infighting，support by Elena，feud with Rostovtsev and Editing Commission 48-62. Ben Eklof，John Bushnell and Larissa Zakharova（eds.），*Russia’s Great Reforms 1855-1881*（henceforth Eklof）：Larissa Zakharova，Autocracy and the Reforms of 1861-74 in Russia 19-38；on Alexander 21-22；on Rostovtsev 27. Kostia character，the brothers correspond on serf issue，Zakharova 65，Alexander touched by crowds（and beauties），Alexander to Kostia，16 August 1858；Kostia encourages Alexander 66，Kostia to Alexander，19 August 1858；88 great excitement，Alexander to Kostia，1 February 1859；98 Kostia to Alexander，11 March 1859，solution is land plus government guarantees；122 Kostia to Alexander，committee meeting for final review and I as chairman，heated debate，10 October 1860. GARF 722.1.684，Alexander to Kostia，19 October 1863，I appreciate you. Zakharova 270-309：diary of Kostia on battle against the Retrogrades，on appointment to chair main committee and heated discussions，29 September 1860 to 5 March 1861. Roles of Elena Pavlovna and Bariatinsky：Rieber 48-9；on connection between military reform and serf reform，the road to emancipation 28-54；letters to Bariatinsky on serfdom-108 A to B，2 November 1857，great excitement on liberation of peasants；110 A to B，22 November 1857，Nazimov rescript. Elena，fun Thursdays：R.Fillip-Miller（ed.），Elizabeth Narishkin-Kurakin，*Under Three Tsars*（henceforth *Naryshkin*）34.

[89] 帝国边陲传来的喜讯还不止这一条。“在亚洲，我们刚刚取得了两项了不起的成功。”亚历山大二世告诉巴里亚京斯基。斗志昂扬的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穆拉维约夫与中国达成了关于两国新边界（在黑龙江沿线，俄国人称之为阿穆尔河）的条约（即《瑷珲条

约》），使俄国人得以进入中国开展商贸。“我们在亚洲的地位更强大了！”亚历山大二世提升穆拉维约夫为伯爵，将他的姓氏改为阿穆尔斯基。在欧洲严重受挫的俄国在逐渐衰败的中华帝国找到了新的扩张机遇。

[90] 1858，success vs Shamyl：Rieber 106-26，A to B，14 January 1858，veritable joy；19 May，new and brilliant result；30 August 1858，Shamyl，what a famous fellow，and two great results in Far East on Amur by N.N.Muraviev-Amursky；18 September 1858，brilliant success. Rieber 126-33，20 April 1859，the most beautiful present；28 July 1859，taking Dargo；10 August 1859，heart filled with joy；11 September 1859，Shamyl captured；7 December 1859，Bariatinsky marshal.

[91] 亚历山大·赫尔岑（1812～1870年），俄国作家、思想家与革命活动家，被誉为“俄国社会主义之父”，是农业民粹主义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也是“人民意志”（又叫民意党）和社会革命党等组织在意识形态上的始祖。他的主要作品有《谁之罪》《往事与随想》等，这些书影响了俄罗斯几代人的思想和生活。——译者注

[92] 索尔费里诺在意大利北部。瑞士人让-亨利·杜南在此役之后参观战场，目睹战争之恐怖，大受震动，后来建立了红十字会。——译者注

[93] 沙米勒被流放到卡卢加，他和自己的多位妻子、儿子和亲信生活在那里，后来被允许去麦加朝觐。他于1871年去世。亚历山大二世赐给巴里亚京斯基圣乔治十字勋章和陆军元帅权杖。高加索东北部的沙米勒起义失败之后，高加索西北部的切尔卡西亚人，或称切尔克斯人，继续抵抗俄国，不过他们的组织没有沙米勒那么好。最后巴里亚京斯基击败切尔卡西亚人，清洗他们的村庄，迫使他们流亡到奥斯曼帝国境内。这是一场悲剧，40万切尔卡西亚人背井离乡，成千上万人死亡。切尔卡西亚人长期以来是个尚武的民族，13世纪埃及苏丹的马穆鲁克奴隶军人的一部分就来自切尔卡西亚人。在现代，叙利亚统治者阿萨德家族和约旦哈希姆王朝的国王都用切尔卡西亚人做保镖。在二十年高加索战争之后，巴里亚京斯基的健康受到很大损害。沙皇的弟弟米哈伊尔大公接替他成为高加索副王，并继续清洗切尔卡西亚人。巴里亚京斯基仍然是亚历山大二世的密友，并提议让他的参谋长米柳廷当陆军大臣。

[94] Shamyl captured：Rieber 126-33，A to B，20 April 1859，the most beautiful present；28 July 1859，taking Dargo；10 August 1859，heart filled with joy；11 September 1859，Shamyl captured；7 December 1859，Bariatinsky marshal；49 on Bariatinsky later career-resign or not from viceroy，appoint Mikhail as successor and delicate private question，26 November 1862. On tragedy of Circassians see Oliver Bullough，*Let Our Fame Be Great.* Meets Katya Dolgorukaya：GARF 678.2.389.1-2，memoirs of Princess Yurievskaya.

[95] 地主再也不能把农民当作动产来买卖，也不能鞭笞农民了，但农民依然要面对专横恣意的司法制度。农民有权买土地、结婚和经商，但解放并不彻底：古老的徭役制度仍然存在，农民仍然要为先前的主人无偿劳动。花了七年时间来确定解放的细节之后，政府将出钱帮助农民从地主那里赎买其土地价值的约80%，剩余部分要农民自己出钱。农民可以组成公社来集体

占有土地。

[96] 1863年9月10日，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签署《解放黑人奴隶宣言》，解放了600万黑奴。沙皇告诉美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卡西乌斯·克雷，俄国和美国“共同关心解放的事业，因此联系紧密”。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美国支持俄国，因为美国也敌视英国。美国内战期间，英国和法国倾向于南方邦联，而亚历山大二世支持北方联邦，派遣他的波罗的海舰队去纽约、太平洋舰队去旧金山七个月之久。沙皇的独裁专制政权和民主制长期是盟友。

[97] Zakharova 98，Kostia to Alexander，11 March 1859，solution；122 Kostia to Alexander，final review. GARF 722.1.684，Alexander to Kostia，19 October 1863，270-309，Kostia vs Retrogrades，29 September 1860 to 5 March 1861；1 January 1861，most important era in millennial existence of Russia；tsar’s speech to State Council，28 January 1861；day of signing，19 February 1861；announcement，5 March 1861. Rieber 7 March 1861，signed. Lincoln *Reforms*：signing of decree 86；legal and local government reforms 99-143. Eklof 19-38：see essay Zakharova，Autocracy and the Reforms of 1861-74 in Russia；on Alexander 21-2；autocracy from Alexander to Bismarck 35.

[98] 丹尼尔·邓格拉斯·霍姆是一个苏格兰通灵者，是霍姆伯爵的私生子。19世纪50年代初，他凭借悬浮和与死者交流（死者会附身于霍姆，使其发出喊叫，或者捏掐、敲打）的本领在美国成名。他赢得了许多追随者，但也招致许多怀疑，尤其是因为他的通灵活动总是在黑暗房间里进行。有人通过观察发现他会使用假肢，并用自己的裸脚脱鞋。他回到欧洲，为贵族、作家和皇室（包括拿破仑三世及其皇后欧仁妮，她被他的裸脚接触，觉得那是一个死去的孩子的手）举行通灵会。霍姆于1858年（此时他只有二十四五岁）来到圣彼得堡，结识了科斯佳信奉神秘主义的妻子桑妮，她在那年7月安排了三场通灵会中的第一场。到场的有亚历山大二世和玛丽亚、皇太后穆菲、科斯佳（“家里的知识分子”叶连娜拒绝参加），还有沙皇的情妇“母老虎”亚历山德拉·多尔戈鲁卡娅与廷臣安娜·丘切娃。丘切娃在日记里记载了整个经过。他们坐在黑暗中一张桌子周围，“似乎有一种内在的火焰从霍姆的身体放射出来”。桌子悬浮起来，穆菲的戒指从她手指上脱落，所有人都聚精会神：“这令人发出恐惧和震惊的呼喊……君主得到了一个启示……是尼古拉一世皇帝和年轻的女大公（莉娜）的灵魂。他们都敲打字母表上的字母，借此回答君主的提问，但大家都被‘不恰当和空洞’的回答惊呆了。”霍姆在俄国春风得意，娶了一个俄国贵族少女，小说家小仲马是他的伴郎。他后来两次回到俄国。妻子去世后，他又娶了一个俄国女人。他于1886年去世。

[99] 1860年，沙皇问他的建筑师，能否在利瓦季亚庄园也用沃龙佐夫夫妇的阿卢普卡庄园那样的大理石。建筑师告诉他，他负担不起。于是，沙皇让建筑师在利瓦季亚建造了一座两层、拥挤而阴暗的大宫殿，还建了一座较小的木制宫殿给皇储。克里米亚成了罗曼诺夫皇族和达官贵人最钟爱的度假胜地。

[100] 他后来向情妇解释道：“我的治国理政，仅仅是和诸大臣谈论他们各自负责的事情。但我从来不会阻挠任何人，包括我的弟弟们或其他人，对我开诚布公，只要他们需要和我分享

一些事情。至于那些我一个人不能负责的重大问题，我让他们在议事会上当着我的面讨论，这样我在给出自己决定的时候，所有人都能分享。如果他们不同意，要么服从，要么辞职。”亚历山大二世警示巴里亚京斯基：“大臣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对我负责，你在你的职权范围内对我负责。我的职责是确保你们都不会僭越自己的职权范围。”

[101] Tyutcheva 26-7；40-2 Alexandra Dolgorukaya‘Tigress’；170 fun，27 June 1854；304 faint，20 November 1855. Marie refuses to undress：C.Melnik（ed.），Tatiana Botkine，*Au Temps des Tsars* 31-2. News of Nixa：GARF 641.1.16，Alexander Ⅱ to Marie，19 August 1863. Secret code between AⅡ and Marie：GARF 677.1.4.5-6，A.Adlerberg to Alexander Alexandrovich，15 August 1880. Alexander mistresses Dolgorukaya，Labunskaya，Makova，Makarova，Korazzi：L.Lyashchenko，*Alexandr* Ⅱ，131-2. Bismarck favoured by Romanovs and boxes full of pretty women：Jonathan Steinberg，*Bismarck*：*a life*（henceforth‘Steinberg’）150-7-at ballet 156. Daniel Home séances 10 July 1858；5 November 1858；5 January 1859 in Tyutcheva 396-97；433-5；and 443-5. See also John Casey，*Afterlives*：*A Guide to Heaven*，*Hell and Purgatory* 373-74. The daily walk，intense look：Fanny Lear，*Romance of an American in Russia*，58.‘Managerial tsar’：Eklof 75-8-see essay Alfred J.Rieber，Interest Group Politics in the Era of the Great Reforms 58-84. Alexander character：K.K.Merder-secretive *RS* 47.430.Rieber 126，in my position a good dose of calm and philosophy，A to B，14 December 1858；104，20 May 1857，each minister responsible to me for their own duty；so-called progress and suspicion of journalists/writers 117，A to B，6 March 1858；120，A to B，7 July 1858，autocratic link between Sovereign and God gives us our strength. GARF 678.2.283.15，obligations of my position imposed duties that I cannot neglect，17 May 1872. GARF 678.2.283.20，Alexander explains how he rules as collegiate autocrat to Katya Dolgorukaya，23 February 1874. Robert R.Franklin，Tsar Alexander Ⅱ and President Abraham Lincoln：Unlikely Bedfellows？*University of Hawaii at Hilo*，*HOHONU History*（2012）10.74-84.

[102] 其实政府的镇压还是很温和的，例如被捕的社会主义者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仅能在狱中写作，还出版了革命的第一部著作《怎么办？》。这是一部意识形态小说，主人公拉赫美托夫是一种新类型的人，“特殊的人”，他全身心地投身革命，显得冷酷无情。对他来说，为了革命，人受怎样的罪都值得：“越差，就越好。”（意思是穷人的生存环境越差，就越容易走向革命。——译者注）俄国最早的一批激进分子是富裕的贵族，而新一代革命者是出身较低、受过教育的新阶层（知识分子）的成员。其中很多人开始组建最早的革命组织，梦想着暗杀和起义。（此时尚未出世的列宁后来读了《怎么办？》五遍，认为它具有“极其强大的影响力”。）

[103] Rieber 117，A to B，6 May 1858，severe vigilance，never a fan of *littérateurs.* Polish/Italian revolts：Rieber 84-6，and A to B on Italian revolutions，23 July 1860；Napoleon’s intrigues in Italy，12 September 1860；feebleness of Gorchakov and need to talk to Bariatinsky，7 March 1861；Polish revolt and need for your ideas，25 April 1861；search for new viceroy，5 July 1861；imagine coming to terms with such a government，Napoleon，A to B，12 September 1860. Diplomacy，Italian crisis and Polish revolt：Mosse 116-30. France，Italy，Poland：Roux 266-325.

[104] 即后来的英王爱德华七世。——译者注

[105] GARF 641.1.15，letters on Nixa’s tours：Alexander to Marie，19 August-6 September 1863，and Nixa to Empress Marie，June 1862. Pobedonostsev：Robert F.Byrnes，*Pobedonostsev*：*His Life and Thought*（henceforth Byrnes）33. Too stupid/pillow-fight：Tyutcheva 223，7 March 1856.

[106] “我直到抵达这里（圣彼得堡）之后才相信战争。”俾斯麦解释道。在奥地利背叛俄国之后，俄国将始终帮助普鲁士“想办法报复奥地利”。事实上，“平素温文尔雅的沙皇一讲到奥地利，就怒气冲冲”。俾斯麦和罗曼诺夫皇族的关系极其亲密，以至于享受着“派驻俄国皇室的使者的地位”。不过，他在罗曼诺夫宫廷中最要好的朋友是皇太后穆菲（威廉一世最喜爱的妹妹），并且对她有一种柏拉图式的爱情：“她对我有一种母亲式的善意，我可以对她无所不谈，仿佛从小就熟识她……我可以一连几个小时聆听她深沉的嗓音和诚实的笑声，甚至她的责备……”有一次她去度假，俾斯麦给她送行，“多么迷人……我有一种冲动……想跳上船，和她一起去旅行”。

[107] 指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1819～1861年）。——译者注

[108] Portrait of Bismarck is based on Steinberg 4-6 and his time as ambassador in Petersburg 147-153；on intimate friendship with Mouffy 151-2；lays out full plan to Disraeli 174；Schleswig-Holstein crisis 210-227.

[109] 俄国皇储病情恶化期间，4月2日，也就是南方邦联投降不久之后，亚伯拉罕·林肯在华盛顿特区的一家剧院遇刺身亡。这是清洗北方联邦领导层的阴谋的一部分。消息传到俄国，非常情绪化的沙皇流下眼泪，命令在喀山大教堂为林肯祷告，并写信给玛丽·林肯，说林肯总统“是我们这一代人当中最高尚、最伟大的基督徒，是全世界的灯塔。他的心里只有勇气、坚定和行善的意愿”。

[110] Minny to her father and letter of Queen Louise to Queen Victoria quoted in Coryne Hall，*Little Mother of Russia*：*A Biography of the Empress Marie Feodorovna*，*1847-1928*（henceforth Hall）17-26. GARF 641.1.16，Alexander Ⅱ to Marie，19 August 1863.

[111] 夏园是圣彼得堡的一座花园，建于1704年，坐落在一个独立的小岛上，四周河水环绕，北临涅瓦河，东接喷泉河，西接天鹅运河，南面是莫伊卡河。夏园起初为一座修剪整齐的法式规整庭园，由彼得大帝亲自规划花园的设计蓝图。——译者注

[112] Alexander Alexandrovich and marriage to Princess Dagmar，Grand Duchess Maria Fyodorovna（henceforth called Alexander Ⅲ or Sasha and Minny in Notes）：Empress Marie letter，17 September 1867，quoted in Greg King，*Livadia in the Reign of Alexander* Ⅱ. Alexander Ⅲ：Wortman 250-7，on Alexander Ⅲ to tutor，change of courtiers. Importance of Nixa in Alexander Ⅲ’s life and new responsibilities：AⅢ to Maria Fyodorovna，22 May 1884 and 11 April

1892. Alexander Ⅱ and Meshcherskaya：Hall 27-9.

[113] 斯莫尔尼学校位于圣彼得堡，根据1764年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命令而建造，为贵族女子学校。它是俄国正式的女子教育的开端。“斯莫尔尼”一词在俄语中意为“沥青”，初建时此地被一家沥青厂包括在内。斯莫尔尼学校所在的宫殿整体色彩和叶卡捷琳娜宫一致，也是蓝白相间，是巴洛克风格和俄罗斯风格的融合，相当具有代表性。在十月革命中，斯莫尔尼宫成为革命的指挥中枢和列宁的住所。——译者注

[114] 米哈伊尔·格林卡（1804～1857年），第一个在本土获得普遍声誉的俄国作曲家，被认为是俄国古典音乐的源泉，对后续的俄国作曲家，如巴拉基列夫、穆索尔斯基、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鲍罗丁和居伊（这五人被称为俄国古典音乐的“强力集团”）等影响很大。——译者注

[115] 不久之后，美国总统安德鲁·约翰逊派遣一个代表团祝贺亚历山大二世躲过了暗杀：“我们感谢上帝，俄国人民避开了一场悲伤的灾祸。上天让陛下化险为夷，这必然让我们想起自己的深刻哀恸，因为我们的首脑、领袖和父亲被杀害了。”美俄的友好关系带出了俄属美洲的问题。1812年，俄国美洲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建立了港口城市罗斯堡（原名俄罗斯堡），但后来在1841年将它卖给了私人。保罗沙皇授予俄国美洲公司在阿拉斯加的垄断贸易权，基地设在新阿尔汉格尔斯克（今天的锡特卡），但美国和英国的商贸活动影响了俄国人的利润，而海参崴作为港口的重要性变得更大。科斯佳相信阿拉斯加在经济上是个累赘，在军事上无险可守，并且也是与美国摩擦的潜在来源。1866年12月16日，亚历山大二世、科斯佳和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同意指示俄国驻华盛顿大使冯·施特克尔男爵与美国国务卿威廉·苏厄德谈判，目标是以不低于500万美金的价格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1867年3月18日，阿拉斯加被卖给美国，成交价为720万美金。美国人嘲讽此次交易为“苏厄德的愚行”。

[116] Assassination：Ruud 31. Guardian angel，4 April 1866：GARF 678.2.129，Alexander Ⅱ（A）to Dolgorukaya（D or Katya in Notes），4 April 1880. Katya first meetings with Alexander and conversation on day of assassination. GARF 678.2.289.1-5，Princess Yurievskaya（Katya Dolgorukaya）unpublished memoirs（henceforth Katya memoirs）. Alexander looks in 1865：Théophile Gautier quoted in E.M.Almedingen，*The Emperor Alexander* Ⅱ 205.

[117] 他罢免了两位负责安保的朋友，即笃信自由主义的圣彼得堡总督亚历山大·苏沃洛夫-意大利斯基公爵（苏沃洛夫大元帅的孙子，曾在索邦大学学习）和秘密警察总长瓦西里·多尔戈鲁基（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最后一任陆军大臣）。波兰的刽子手穆拉维约夫奉命调查阴谋。与此同时，对波兰的镇压加强了。就连最开明的俄国人，面对波兰人的反叛，也变成了压迫成性的民族主义者。亚历山大二世企图禁止使用波兰语、乌克兰语和立陶宛语，但同时他不仅提倡芬兰语，还要在赫尔辛基建立议会。至今赫尔辛基仍然矗立着“好亚历山大”的雕像。多民族帝国就是这样自相矛盾。

[118] 彼得·舒瓦洛夫还被称为“阿拉克切耶夫二世”。——译者注

[119] Assassination attempt，1865：Ruud 31. Dominance of Shuvalov，GARF 678.2.277.20，Alexander Ⅱ，Dnevnik，24 August 1871. Ruud 31-9. L.G.Zakharova（ed.），Dmitrii Miliutin，*Dnevnik*，*1873-1875*（henceforth‘Miliutin’），75，31 December 1873，and downfall 1 January 1875. Lincoln，*Reforms* 76-8. Rieber 50-1 Shuvalov resistance to serfdom reform. Shuvalov in power，ambition to be Bismarck，Tolstoy classic education，administrative control，Pahlen fights independent judiciary：Eklof 75-8-see essay Rieber，Interest Group Politics in the Era of the Great Reforms. Shuvalov Third Section and Gendarmes：Ruud 29-31. Trepov created tsar's forty-man bodyguard；and first security bureaux Okrannoe otdelenie，dismissal of Shuvalov，you prefer it in London don't you？：Daly 1.17-23.Meshchersky on character of Shuvalov：Knyaz'Vladimir Petrovich Meshchersky，*Moi vospominaniia*（henceforth Meshchersky）119-336.

[120] M.E.嫁给了富有的保罗·杰米多夫，他的家族从拿破仑三世那里获得了圣多纳托亲王的头衔。但结婚不到两年，她就死于难产。

[121] Marriage，problems with Minny，drinking，birth of Nicholas Ⅱ：Hall 41-53-7. Wortman 250-7：Beéche 1.101.Marriage，problems with Minny，drinking，birth of Nicholas Ⅱ：Hall 53-7.

[122] Joseph Frank，Dostoevsky 244-82；372-405；601-616. Rosamund Bartlett，*Tolstoy*：*A Russian Life*，118-79. Geoffrey Hocking，*Russia and Russians*，306-352. Orlando Figes，*Natasha's Dance* on Dostoevsky on peasantry 221；on soul 331；on Slavic nation 335，338，view of corrupt Europe 65. Policing：Daly 1.20-22. Ruud 27-31.

[123] Katya Dolgorukaya，memory of 1 July 1866：GARF 6782.283.30，A to D，1，2 and 3 July 1877. Alexander and Marie，sad anniversaries：GARF 641.1.32，Alexander Ⅱ to Marie，20 October 1879.'*Bingerles*'，happiest day：GARF 678.2.283，A to D，1 January 1871. Private collection，pleasure like a mad thing：D to A，13 November 1871；immense pleasure，11 November 1871.'First tête-à-tête'：GARF 678.2.289.3-5，Katya memoirs.

[124] 布洛涅森林是巴黎城西边的一片森林，面积8.46平方公里，在拿破仑三世时期建成公园。——译者注

[125] Paris：GARF 678.2.283.32，A to D，7 July 1879. Mad for each other，nothing else existed：GARF 678.2.120，A to D，23 February 1878. Assassination，guardian：GARF 678.2.129，A to D，4 April 1880. Tsarevich Alexander to Meshchersky，7 June 1867 and 10 September 1868. Napoleon Ⅲ caused Nicholas I's death：GARF 678.2.289.23，Alexander diary on death of Napoleon Ⅲ，28 December 1872. Shuvalov's account of the Paris escapade，told to Tolstoya：N.I.Azarova（ed.），Alexandra Tolstoya，*Zapiski freiliny*：*Pechalnyi epizod iz moei zhizni pri dvore*（henceforth Tolstaya）97-100. Paris bliss and prayer：private collection，A to D，29 January 1868. Paris arranged to meet/into each other's arms/running away to America：GARF 678.2.289.8-10，Katya memoirs.

[126] GARF 678.2.289.23，Alexander diary on death of Napoleon Ⅲ，28 December 1872. Prussia 1870s，Prussia will never forget/new Prussian uniform/stone oppressing me：GARF 678.2.277.4，Alexander diary，26 February，27 February，2 March 1871. Powerful neighbour：GARF 678.2.278.18，Alexander diary，2 September 1872. Uncle Wilhelm and the ballerinas，best friend of Prussia：GARF 678.2.279.5，Alexander diary，15-25 April 1873. Franco-Prussian War and renouncing of Paris Treaty：Steinberg 286-311. Russia rolls back Treaty of Paris：Mosse 158-83. Roux 465-98. Prussian pigs：Igor Vinogradoff（ed.），Some Russian Imperial Letters to Prince V.P.Meshchersky（1839-1914），*Oxford Slavonic Papers*（1862）10.110-18（henceforth Meshchersky Letters），Alexander Ⅲ to Meshchersky，9 August 1870. Military reform：Lincoln *Reforms* 143-58. Military reforms and rivalry of Miliutin and Bariatinsky：Eklof 139-58-John S.Buchnell，Miliutin and the Balkan War-Military Reform vs Military Performance. GARF 722.1.104.55，Kostia diary on military reform，21 April 1873，battles‘gave me a headache’；17 December 1873，Pobedonostsev tirade against Jewish equality，21 April. Miliutin，*Dnevnik* 21-9，8 April 1873 to 2 May 1873 and 58-80 process of reform，3 December 1873 to 1 January 1874. Scott P.Anderson，*The Administrative and Social Reforms of Russia’s Military*，*1861-74*：*Dmitri Miliutin against the Esconced Power Elite*，PhD thesis，2010.

[127] 英国码头是圣彼得堡市中心的一条街，在大涅瓦河左岸，历史上是圣彼得堡最时髦繁华的街道之一。——译者注

[128] 历史学家很少使用他们的书信和日记，这些资料的绝大部分也从来没有发表过，因为它们在前不久才被放到俄罗斯的档案馆里。亚历山大二世驾崩后，卡佳把绝大部分书信偷偷带到巴黎。有一些信被卖给了私人收藏者，但绝大部分都被遗忘了，直到被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收集起来，他们用这些材料交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苏联扣押的银行档案。于是这些书信到了俄罗斯，但没有得到整理和编目。在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亚历山大二世的部分日记和给卡佳的信被收集到档案里，但人们认为其内容太震惊，不能出版。本书还采用了卡佳的回忆录，它是在亚历山大二世驾崩之后写的，也没有出版过。

[129] 这个法语词是沙皇和卡佳造的。——译者注

[130] 在她的小圈子里，她不得不忍受妹妹玛丽亚和受信赖的伙伴薇拉·“瓦娃”·舍别科的喋喋不休。这两人都是沙皇的前任情妇，多多少少还爱着他，这就让几个人的关系更加复杂。舍别科常常是中间人，对沙皇打情骂俏。至少有一次，他赤身露体的时候，她走进了房间，令他感到好笑：“她什么都看见了！”在书信里，亚历山大二世有时称卡佳的私处为“瓦娃”。舍别科在卡佳之前是他的情妇，所以很难确定他说瓦娃的时候究竟指的是什么：“我的班热勒突然间雄赳赳气昂昂了，它向瓦娃致意！”卡佳爱吃醋，所以他们三人不大可能是“三人行”的关系，所以他们可能仅仅是喜欢逗弄舍别科。

[131] Letters from Alexander Ⅱ（A）to Princess Ekaterina Dolgorukaya（D or Katya）and unless stated all GARF 678/citing dates：GARF 678.2.283.8，‘we did it four times，you’re very

passionate and totally unreasonable，I need a rest'，9 February 1871. Hate to interrupt our *bingerle*：Private Collection（PC），A to D，6 January 1868. Love you passionately want *bingerle*，PC，1 February 1868 11 a.m.Want you my minx，angel，30 January 1868 9.30 a.m.Trembling with anticipation thinking of tonight and *bingerle*，29 January 1868 10.30 a.m.What pleasure our *bingerle*/you shared by frenzied joy，1 February 1868 4 p.m.D to A，dream husband，I take pleasure in frenzy，overwhelmed my immense pleasure I received，can't wait for more，11 November 1871. D to A，immersed，bewitched，filled with one feeling... *Bingerle* was magical...I pressed against you and took my pleasure like a mad thing...Drenched by you，dined with great appetite，want to be in your arms，I can't wait till two，13 November 1871. D to A，we tire ourselves out，all in me trembles，I can't wait till 4.45 to see you，14 November 1871. D to A，that good hour was intoxicating and I took pleasure like mad thing，this darling special despot，14 November 1871. A to D：I want to admire the treasure and long to be inside your coquille，oh I'm not ashamed，it's natural，1 January 1870. Naughty minx，we throw ourselves on each other like cats and come to delirium，2 January 1870. Delight to dip into you again，darling bobinka，5 January 1870. I'm impregnated with *bingerles* on the bed where you move on me and glue yourself to me and then on the sofa where it's my turn，I love to see you without knickers，1 December 1870. We grip each other like cats without even having time to undress and then put on our favourite costume [naked] until delirium，12 January 1870. You glued yourself to me and sat on me and I entered your coquille，we become one，rejuvenated. Sex four times，very passionate and very unreasonable，9 February 1871. What fever your husband entered your coquille in all the positions possible，I drove into the darling little thing when she held her legs in the air，9 April 1871. Sex on sofa，table and bed，5 May 1871. I can't think without laughing of costume I wore when Vava came in oh what horror，16 September 1872. Sex to madness，17 May 1871. Sex three times how mad we are，8 May 1873. Can't resist your adorable coquille，7 November 1871. I enjoy the *bingerles* until delirium and I felt with happiness your fountain water me several times which redoubled my pleasure，9 May 1874. All the positions possible，11 August 1875. Livadia，Crimea，sex was delicious，15 September 1875. Your body so appetizing，Vava sucks on *hingerle* like a leech，14 May 1876. My *bingerle* makes compliments to Vava and has become fully armed，17 June 1877. Memories of first love-making and taking off knickers，1 July 1877. Katya's memoirs on their life together：GARF 678.2.289.11，his mean family and his grace；GARF 678.2.289.12，I followed him everywhere，saw no one；GARF 678.2.289.13，illness，doctors suggest children，I trembled for him，no one else thought of him，baby George born；GARF 678.2.289.14，soft bed，new uniforms，tricking him. Alexander Ⅱ's drawing of naked Katya：B.M.Nosik，*Russkie tainy Parizha*，58.Kostia：Beéche 1.51-63；Nikolai 1：69-73；Mikhail 2.171.Mossolov 74. On Mikhail Nikolaievich：Grand Duke Alexander Mikhailovich（Sandro），*Once a Grand Duke*（henceforth'Sandro'）37.

[132] 科斯佳厌倦了"政府给我安排的妻子"桑妮。"我父亲只有两种爱好，"他的儿子尼古拉说，"雄心和他的舞女。"科斯佳住在大理石宫，但大部分时间是和他的芭蕾舞女安娜·库兹涅佐娃以及他们的孩子一起生活在英国大街的一座宅子里。米哈伊尔是男性气概的楷模。他见到法

国皇后欧仁妮的时候，她惊呼：“这不是个男人，是一匹马！”高加索副王米哈伊尔娶了奥尔加（巴登的采齐莉），据说她是她母亲与一个姓哈贝尔的犹太银行家的私生女。米哈伊尔和奥尔加有七个孩子，都在充满异国情调的第比利斯长大。他们住在博尔若米的一座10万英亩的庄园，米哈伊尔在那里建造了仿哥特风格的利卡尼宫（斯大林后来和他的妻子娜杰日达在那里“度蜜月”，有时在那里度假；它至今尚存，是格鲁吉亚总统的一座别墅。）

[133] 亚历山大二世的第四个儿子。——译者注

[134] 乔治·卡斯特（1839～1876年），美国军官，参加了南北战争和美国针对印第安人的战争。在1876年1月25日的小大角战役中，他率领美军第7骑兵团讨伐印第安人部落联盟，全军覆灭。——译者注

[135] 即人称“水牛比尔”的威廉·弗雷德里克·科迪（1846～1917年），美国军人、野牛猎人、边疆拓荒者和马戏表演者。美国西部开拓时期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有“白人西部经验的万花筒”之称，他组织的牛仔主题的表演也非常有名。据说他曾在18个月内猎杀4280头野牛（民间称为水牛），因此得到“水牛比尔”的绰号。——译者注

[136] 斑尾（约1823～1881年），是印第安人拉科塔族的酋长，年轻时是著名的武士，抵抗白人入侵。但后来他坚信抵抗白人是徒劳的，成为政治家，宣扬和平与保卫他的部族的权益。——译者注

[137] Alexis：letters from Alexis’s travels in GARF 641.1.18.Beéche 1.123-5.

[138] 大理石宫是圣彼得堡的一座新古典主义建筑，位于冬宫以东，宫廷滨河路与战神广场之间，18世纪60年代由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宠臣格里戈里·奥尔洛夫建造，得名于宫殿所用的各种各样华丽的大理石。地面的粗颗粒芬兰花岗岩与壁柱的抛光粉红色卡累利阿大理石以及柱子的白色乌拉尔大理石形成微妙的对比，还使用了蓝灰色乌拉尔大理石和塔林白云石。用来装饰这座宫殿的共有32种色泽深浅不同的大理石。1843年，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科斯佳）决定重新装修这座宫殿，更名为康斯坦丁宫。今天它是俄罗斯博物馆的一个展馆。——译者注

[139] This is based on Fanny’s memoirs in Eva and Daniel McDonald，*Fanny Lear*：*Love and Scandal in Tsarist Russia*（henceforth McDonald，*Fanny*）34-127.

[140] 埃米尔是阿拉伯国家的贵族头衔。其本意有军事统帅的意思，最早用于哈里发派驻在外的军事统帅及各地总督，亦有作为最高级贵族称号。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内乱，各地总督与哈里发之关系越发疏离，最后不少地方的埃米尔与哈里发之间的从属关系仅仅是象征性的，埃米尔遂在此权力交替中取得一地之军政大权，并成为当地的君主。今天以埃米尔头衔为国家元首的国家有科威特和卡塔尔。——译者注

[141] 英国人此前同意希瓦在俄国势力范围之内，而俄国人占领希瓦城、希瓦汗成为俄国附庸（他的王朝比罗曼诺夫皇朝更长寿，一直延续到1920年）之时，英国人又觉得自己遭到了背叛。随后，1875年，陷入内战的浩罕也被俄国吞并。这让英国人大感警醒：首相本杰明·迪斯雷

利和他的印度事务秘书索尔兹伯里侯爵决定把阿富汗变成他们自己的附庸国，以阻止俄国人。这个决定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142] This account of the Khiva and Central Asian wars is based on：Seymour Becker，*Russia's Protectorates in Central Asia*；Dietrich Geyer，*Russian Imperialism*：*The Interaction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1860-1914*（henceforth Geyer）86-9；and Peter Morris，The Russians in Central Asia，1870-1887，*SEER*（1975）53.521-38. Khiva：GARF 678.2.278.24，Alexander diary，11 February 1873. Letters to Nikola（Nikolai Konstantinovich）Fanny 127-59. Rieber 72-82；Indian Mutiny opportunity A to B，28 September 1857. Gorchakov memo，28 April 1858，probes into Central Asia；79-82 Bariatinsky and Nikolai Ignatiev opportunity；73 destroy British army？Miliutin，*Dnevnik* 36-8，inc. conquest of Khiva report by Kaufman，16 June 1873. Eroticism of imperial adventures：Petr Valuev，*Dnevnik P.A.Valueva*，*ministra vnutrennikh del*（*1861-1876*）（henceforth Valuev，*Dnevnik*）2.60，20 July 1865.

[143] 后来，亚历山大二世到温莎拜访了他的女儿和亲家母。三十五年前，亚历山大二世和维多利亚女王差一点坠入爱河。而如今，维多利亚女王觉得他"非常和善，但变化极大，非常消瘦、衰老、悲哀，满腹忧愁"；而他觉得她是个"老傻瓜"。亚历山大二世含泪感谢维多利亚欢迎他的女儿，女王也被感动了，"我伸手与皇帝握手，然后拉住玛丽亚的手，她自己也很烦恼"。玛丽亚住在伦敦的克拉伦斯宅，她的文化品位和傲气（主张自己的地位优先于除女王之外的所有人）冒犯了英国宫廷。女王还不喜欢玛丽亚的珠宝（曾属于叶卡捷琳娜大帝），认为一个二十岁的姑娘"配不上"这样奢华的珠宝。离开圣彼得堡之后，玛丽亚"觉得伦敦太丑陋，英国饮食太可怕，去温莎和奥斯本庄园（也就是说去拜见女王）的旅途太无聊"。后来，阿尔弗雷德继承了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的位置。阿尔弗雷德去世后，她留在德国。罗曼诺夫家族只有她一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

[144] 范妮写了一部回忆录——《一个美国女人在俄国的浪漫史》。舒瓦洛夫禁止该书出版。后来，她被从法国驱逐，游历了摩纳哥、奥地利和意大利，一路风流韵事不断且获利颇丰，后来勾引到了米拉菲奥里伯爵，即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国王的私生子。1886年4月，她默默无闻地在尼斯去世。至于尼古拉，他在第一次流亡克里米亚期间与年轻的贵族女子亚历山德拉·阿巴扎生了两个孩子。亚历山德拉后来嫁给一位贵族，此人把这两个孩子视作己出，抚养成人。尼古拉搬到奥伦堡，娶了当地警察局长的女儿娜杰日达·冯·德赖尔。皇帝取消了他们的婚姻，把他派去萨马拉。他从那里开始组织科学探险，为一条横穿突厥斯坦的铁路开展勘探，并研究草原的灌溉。

[145] GARF 772.1.106.53-60，Kostia diary，10-19 April 1874；Miliutin diary，17 and 18 April 1874. Fanny 188-269；US diplomats quoted in McDonald，*Fanny Lear* 271-99. Maria and Alfred，old fool Victoria：GARF 678.2.279.9，Alexander diary，5 July 1873. Heavy heart：GARF 678.2.279.8，Alexander diary，29 June 1873. *Queen Victoria's Letters* 2.328-39. Fanny 181-4. Unpleasant inmate/murder is out：Wilson 358-61. Maria as tsar's helper and duchess of Edinburgh：Hannak Pakula，*The Last Romantic*：*A Biography of Queen Marie of Roumania*，

（henceforth‘Pakula’）25-34. Life at Clarence House：Marie queen of Roumania，*Story of My Life*（Marie Roumania’）3-88.

[146] 埃姆斯在今天德国的西部，是有名的温泉疗养城镇。——译者注

[147] 米柳廷推出了普遍兵役制（贵族没有任何特权），缩短了服兵役时间，并取消了尼古拉一世的反犹的征兵办法，至少在理论上赋予了犹太人平等权利。米柳廷的老恩主巴里亚京斯基公爵曾希望成为普鲁士的冯·毛奇那种风格的强有力的参谋长，还想当首相。失望之后，他抵制军事改革，直到最后遭到亚历山大二世本人的训斥。但亚历山大二世和巴里亚京斯基一起用膳的时候，两人回忆旧时光，哈哈大笑。亚历山大二世后来其实完全可以运用巴里亚京斯基的聪明才智。巴里亚京斯基于1879年2月26日去世，亚历山大二世说："我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朋友。"

[148] 1873～1874年，民粹派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到民间去"运动。他们穿着农民服装，深入伏尔加河、顿河和第聂伯河流域的广大农村，号召农民起来革命。但由于当时俄国不具备革命条件，民粹派的宣传鼓动，除了在部分农民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外，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大多数农民没有跟他们一起革命。不久，由于沙皇政府的镇压，"到民间去"运动以失败告终。——译者注

[149] Shuvalov vs Miliutin，‘fly to you on horseback’for sex：GARF 678.2.283.17，A to D，27 October 1873. Darling Gogo：GARF 678.2.283.18，A to D，14 December 1873. Narodniki：Ruud 38-40. Daly 1.22-25. Frank，*Dostoevsky*，687-693. Figes，*Natasha’s Dance* 220-236. Fall of Shuvalov：Miliutin，*Dnevnik*，75，31 December 1873 and downfall 1 January 1875. You prefer it in London，don’t you？：Daly 1.23.Eklof 75-8：see essay Rieber，Interest Group Politics in the Era of the Great Reforms；fall of Shuvalov 78.

[150] 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的岁月里，亚历山大二世把俄国对耶路撒冷的胃口转换成一种文化征服。他赞助巴勒斯坦协会，每年支持数以万计的俄国人去耶路撒冷朝圣，在耶路撒冷建造了一个纯粹俄国人的建筑群，用巨大的宿舍来安置俄国朝圣者。他让自己虔诚的儿子谢尔盖负责此事，也派他去耶路撒冷朝圣。

[151] 1876年7月30日，亚历山大二世对米柳廷回忆了五十年前，他八岁的时候如何骑马参加他父亲的加冕礼。"所以，他（亚历山大二世）要提携自己八岁的孙子"，即未来的尼古拉二世。"是时候把这孩子从女人手中带走了"，亚历山大二世说，并指定一位军人教师来指导孙子。沙皇总是把孙子尼基称为"阳光"。在彼得宫城度夏的时候，尼基和弟弟格奥尔基喜欢每天到亚历山大二世的农场宫殿拜访他。沙皇在书房工作的时候，他的两个孙子就在旁边玩耍。尼基回忆说，在危机期间，或者猛烈的暴风雨期间，他的祖父"面如止水，镇定自若"。

[152] Wortman 229；Sasha to Minny quoted 257. Geyer 68-776. Miliutin，*Dnevnik* 19 January 1876 and 8 February 1876；things go badly for Serbs，31 March 1876；14 June，Alexander counts on League of Three Emperors；15 July，Alexander on reproaches for our passive stances，he seems

calm，inside turmoil；27 July，allows officers to Serbia；30 July，tsar remembers thirty years earlier/plan for education of Nicholas；1 October meetings with Alexander，Miliutin and Ignatiev，how to get out of trap；11 October，Alexander considers commander-in-chief Nikolai or Totleben；16 November，Serbia in dire straits；8 February 1877，need to rely on military. Sasha and Pobedonestsev criticize Alexander：Byrnes 142-4. Fear and stress to Katya：GARF 678.2.105，A to D，14，20，23 August 1876（to Livadia，rides to see her，Turkey no allies，Prussia，Austria could join us），GARF 678.2.106/107，A to D，23 September；GARF 678.2.107，A to D，6，11 October 1876. Nicky on Alexander Ⅱ's calm：Charlotte Zeepvat，*Romanov Autumn* 16.

[153] "家里的军人"尼齐"喜欢所有女人，除了他的妻子"。他爱上了十几岁的芭蕾舞女叶卡捷琳娜·奇斯洛娃，此女贪婪、腐化而淫荡，但给他生了四个私生子。为了方便起见，他把奇斯洛娃安顿在一座豪宅，与他自己的宫殿只隔一座广场。奇斯洛娃想要做爱的时候，就在窗户上放一支蜡烛，尼齐看到蜡烛，会停下正在做的任何事情。如果他正在与家人用餐，就会有一名副官来报告："殿下，城里起火了。"后来他的妻子，一位邋遢且装神弄鬼的奥尔登堡公主怒道："你就不要烦了，只不过是一支蜡烛着火而已！"大公夫人抱怨他养情妇，皇帝答道："你丈夫正值青春盛年，需要女人。看看你自己！看看你的裙子！"她离开了尼齐，到基辅和一个可疑的神父住在一起。与此同时，奇斯洛娃的贪得无厌让傻瓜尼齐几乎破产。亚历山大二世大怒，让特列波夫将军以腐化的罪名逮捕她。这对特列波夫来说是个尴尬的任务，因为他也和她有过一腿。尼齐后来想办法把她释放了。

[154] 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组成了新国家罗马尼亚。罗马尼亚人指定普鲁士国王的天主教徒亲戚卡尔·冯·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为罗马尼亚的统治者，他后来成为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一世。

[155] 鲁斯丘克即今天保加利亚东北部城市鲁塞。——译者注

[156] 普列文在今天保加利亚北部。——译者注

[157] This account of war is based on Eklof 139-58，John S.Buchnell，Miliutin and the Balkan War-Military Reform vs Military Performance；B.H.Sumner，*Russia and the Balkans*；and Alexander diary/letters. GARF 678.2.279.17，Alexander diary，1 January 1877，God help me. *Bingerle* armed：GARF 678.2.283.29，A to D，17 June 1877. GARF 678.2.279.8，Alexander diary，Bismarck to prevent anti-Russian coalition，20January 1877. GARF 678.2.280.2，Alexander diary，infamous England，16 March 1877. GARF 678.2.280.7，Alexander diary，our ally Carol of Romania 20 May 1877. GARF 678.2.280.11，Alexander diary，14 and 15 June 1877，magnificent panorama. GARF 678.2.280.12，Alexander diary，17 June 1877，Disraeli. GARF 678.2.280.15.16，Alexander diary，25 June 1877，thinks of father. GARF 678.2.280.16，Alexander diary，28 June 1877，Mikhail retreats. Katya memoirs：GARF 678.2.289.17-19，stupidity of Nikolai furious at unpardonable defeatism，tired. Miliutin，4 July 1877；Adlerberg advises return home，8 July；10 July，Nikolai sobered；12 July，bad news at Plevna；14 July，Nikolai doesn't realize problem.

GARF 678.2.280.21，Alexander diary，9 July 1877，first Plevna. GARF 678.2.280.25，Alexander diary，19 July 1877，more Plevna.

[158] 皇帝搬到了戈尔尼亚斯徒德纳，住在距离尼齐住处很近的一座房子里。现在政府的大本营设在多瑙河畔的一座农舍，在那里陪在沙皇身边的有陆军大臣米柳廷、宫廷事务大臣萨沙·阿德勒贝格、谢尔盖·博特金医生和前任圣彼得堡总督苏沃洛夫-意大利斯基公爵。在这里，亚历山大二世每夜给卡佳写信，每天招待他的儿子和亲戚饮茶，与自己的忘年交炮兵军官伊曼纽尔·梅谢尔斯基（卡佳的妹夫）聊天，然后与苏沃洛夫一起散步或骑马。在这里，他见到了骄横跋扈的盟友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一世，“他觉得自己是个大国君主”。他还常常谴责“肥猪比肯斯菲尔德的阴谋诡计，他按照自己的脑瓜子来决定一切事情！”

[159] 俄军再次尝试强攻希普卡山口，卡佳的妹夫伊曼纽尔·梅谢尔斯基在此期间阵亡。皇帝写道：“我从内心深处感到悲伤，我失去了一个多么高尚的人，失去了一个真正的朋友。”不久之后的10月12日，他的外甥谢尔盖·洛伊希滕贝格头部被一发炮弹击中，丢了性命。“一次辉煌的死亡，证明了皇室成员和其他人一样要为国尽忠。”亚历山大二世看到阵亡名单上有一些他认识的近卫军士兵，不禁哭泣起来。“我度过了一个辗转反侧的夜晚，”他在9月5日写道，“为了伊曼纽尔伤心欲绝。”同时，他的小宝宝格格生病了。亚历山大二世也遭到哮喘的折磨，并且发了高烧。

[160] 卡尔斯在今天土耳其东北部，距离亚美尼亚边境不远。——译者注

[161] 战争还有另一条战线，在高加索。亚历山大二世在高加索的总司令是他最小的弟弟米哈伊尔。他是个正派人，充满男性气概，但不是军事家。他向幕僚承认：“在战时，当马车夫比当总司令更好。”他最优秀的将领、亚美尼亚人米哈伊尔·洛里斯-梅利科夫（也叫洛里斯）对他不以为然。洛里斯-梅利科夫写道，米哈伊尔大公“在战场上就像兔子一样胆战心惊”，“他的英俊相貌和彬彬有礼的风度掩盖了他是个无知的笨蛋”。但洛里斯拥有米哈伊尔缺乏的所有才干，打了一连串胜仗。

[162] GARF 678.2.280.30，Alexander diary，29 July 1877，heart hurts. Miliutin，*Dnevnik* 6 August 1877，faints/unimpressed with commanders. GARF 678.2.280.32，Alexander diary，2 August 1877，life with courtiers，bad news from Plevna. GARF 678.2.280.35，7 August 1877，Nikolai more attacks on Plevna. GARF 678.2.280.46，Alexander diary，26，29，31 August 1877，tsar watches Plevna attack/casualties. Miliutin intervenes 29-31 August 1877；happy nature of tsar，3 September 1877. Deaths GARF 678.2.280.50，Alexander diary，5 September 1877. GARF 678.2.280.54，Alexander diary，15 September 1877，Victoria‘tramp’，mad. GARF 678.2.280.63，Alexander diary，27 September 1877，Sasha letter. GARF 678.2.280.67，Alexander diary，6 October 1877，Nikolai and ballerina lose trust. Sasha’s view of‘stupid’commander Nikolai：RGIA 919.2454.61，Alexander Alexandrovich 21 December 1877. Tsar confides re Plevna to Katya：*bingerle* sends compliments：GARF 678.2.283.29，A to Katya，17 June 1877. GARF 678.2.114115，A to D，13，18，20，21 July 1877，sad，Nikolai ignores superiority，summons

Guards. GARF 678.2.114-15，A to D，13，14，18，24，30 July 1877. Waiting for fall of Plevna：GARF 678.2.117，A to D，4，27 October 1877，sex dreams，Totleben tactics，mobilize Guards，Nikolai lost confidence，marriage one thing we lack. GARF 678.2.117-18，A to D，16，18，20，24，28，29 November 1877. Alexander undermines Nikolai：Miliutin 8 October 1877；capture of Kars，6 November；15 November depression；tsar'younger'，thanks Miliutin. GARF 678.2.280.99，Alexander diary，28 November 1877，fall of Plevna. Grand dukes-Nikolai commander：Miliutin，*Dnevnik* 11 October 1877，Totleben or Nikolai？Alexis to war：GARF 678.2.280，Alexander diary，9 June 1877. Mikhail at war：Loris in Peter Zaionchkovsky，*Russian Autocracy under Alexander* Ⅲ（henceforth Zaionchkovsky 2）22. Sandro 27-47. Radzinsky 258-73. Nikolai：Beéche 1.74-5. Alexander weeps at list of Guards'deaths：Lincoln，*Reforms* 155.

[163] 即今天保加利亚的首都。——译者注

[164] 当时的一首流行歌曲创造了一个新词“jingoism”，后来这个词就指鼓吹侵略的“爱国主义”。这首歌唱道：“我们不想打仗，但Jingo啊，如果我们真的打起仗/我们有战舰，我们有人，我们也有钱/我们以前就打过熊，只要我们还是忠诚的英国人/俄国人就得不到君士坦丁堡。”但停泊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英国皇家海军“苏丹”号上有一名水兵感到不安。他就是沙皇的女婿、维多利亚女王的儿子阿尔弗雷德王子。在危机的早期，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提出，阿尔弗雷德王子是理想的能让英俄双方都接受的拜占庭皇帝人选。“我宁愿在中国度过余生，也不愿接受这样可怕的前景。”他如此答复道。现在他害怕得到命令向他岳父的士兵开火。维多利亚女王给他发去了连珠炮似的反俄书信。他把这些信给妻子看，她又给她父母看。“女王在给阿尔弗雷德的信中所写的那些骂人话，”玛丽亚皇后写道，“那些辱骂沙皇和俄国人民的话，就像一个卖鱼妇在撒泼。”

[165] 圣斯特凡诺即今天伊斯坦布尔市的一个地区，今称耶西勒廓伊。——译者注

[166] GARF 678.2.119，A to D，11 December 1877，sweet sex；children happy to see Papasha，A to D，29 December 1977，share victory，children tender. GARF 678.2.119，A to D，7 and 9 January 1878，joy of victories，peace worth，Adrianople news，when we are together，arrival of British fleet. GARF 678.2.119，A to D，13 and 14 January 1878，await news from Berlin，cavalry to Constantinople，oh how I enjoyed *bingerle*. GARF 678.2.119，A to D，21 January 1878，armistice pleasure，bad news from Vienna and London. GARF 678.2.119，A to D，27 January 1878，wonderful *bingerle* before dinner，English fleet to Constantinople. GARF 678.2.119，A to D，1 February 1878，love to wake up with you. GARF 678.2.119，A to D，3 February 1878，nothing from my brother yet；news agitates me，old fool of queen. GARF 678.2.119，A to D，6 February 1878，more calm if I know we occupy Constantinople. GARF 678.2.119，A to D，21 February 1878，*bingerle* wanted it and cried'Yes yes.'GARF 678.2.119，A to D，11 March 1878，anguish，bad night. GARF 678.2.120，A to D，18 March 1878，children make me happy amid tribulations. GARF 678.2.120，A to D，20 March 1878，Turks more afraid of British than us；I'll join you at 3.30.Dilemma of Prince Alfred，duke of Edinburgh on HMS *Sultan*，

Byzantine throne，shows letters to Maria and Empress Marie’s letter to Prince Alexander of Hesse on fishwife Victoria：Wilson 376-85. Alexander diaries：GARF 678.2.7.93，return to Petersburg，8 December 1877；Ignatiev count，12 December 1877；24 December，Sofia taken. GARF 678.2.7.2，Nikolai no confidence，11 January 1878；GARF 678.2.7.3，Nikolai occupation inevitable/Ignatiev negotiates/near city，12 January 1878. GARF 678.2.7.4，Nikolai close to city，success turns head，13 January 1878. GARF 678.2.7.7，war，five days an eternity，19 January 1878. GARF 678.2.7.7，Bismarck will mock us/history condemn me，20 January 1878. GARF 678.2.7.9，war against Britain/enemy Beaconsfield，26 January 1878. GARF 678.2.7.11，threat to occupy city，29 and 30January 1878. GARF 678.2.7.11，orders to take city，30 January and 1 February 1878. GARF 678.2.7.23，we forgot Bismarck advice/Constantinople gone for ever，29 March 1878. GARF 678.2.7.25，Nikolai sacked，15 April 1878. GARF 678.2.8.5，if I had a Bismarck，5 March 1879. GARF 678.2.8.4，Three Emperors doesn’t exist，6 February 1879. Advance so fast surpassed our wildest assumptions：Miliutin，12 January 1878；28 January 1878，excited tsar orders occupation of city；11 February 1878，now Nikolai hesitates reasonably saving us from catastrophe；19 February 1878，peace，jubilation.

[167] 陆军大臣设想发动三路并进的进攻，然后考虑在阿富汗边境行动。但这也被取消了。比肯斯菲尔德的回应是在阿富汗建立一个附庸国，由一名依附于英国的国王统治。俄国人操纵一名王位觊觎者来争夺阿富汗王位。英国人没有从他们1842年阿富汗远征的灾难里吸取教训，又一次入侵阿富汗，企图控制这个国家。但他们的使臣和幕僚人员被阿富汗人屠杀了。“这是他们活该。”亚历山大二世在1878年8月26日告诉玛丽亚皇后。伦敦方面逃脱阿富汗泥潭之后，英国愿意撤军，条件是阿富汗不能成为俄国的保护国。

[168] 巴滕贝格的亚历山大（1857～1893年）是现代保加利亚的第一任统治者（1879年登基，1886年退位），头衔为大公。他的父亲是黑森-达姆施塔特公子亚历山大（1823～1888年，黑森与莱茵大公的儿子，其妹就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之妻），母亲是平民。他们是贵贱通婚，所以其后代不能继承黑森与莱茵大公的位置，于是专门为他们的后代建立了巴滕贝格家族。该家族后来与英国王室联姻。巴滕贝格的亚历山大自幼与自己的姑父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关系亲密。1878年，保加利亚独立，沙皇扶植他成为保加利亚统治者。俄国希望把他当成俄国的傀儡，但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他与自由主义者矛盾加剧。与此同时，他也谋求英国的支持，并欢迎德奥势力进入本国，于是俄国和保加利亚关系冷淡，最后被亲俄的保加利亚军官推翻。退位后他在奥地利过隐居生活。——译者注

[169] Account of Congress based on Sumner，*Russia and the Balkans*；Geyer 78-80；Steinberg 368-373；Steinberg quotes Disraeli on Gorchakov and the dog 367. Gorchakov vs Disraeli：Salo Baron，*The Jews under Tsars and Soviets* 48. GARF 678.2.120，A to D，30 April 1878，happy with marshalate；16 March 1878，sex；26 May，she reads despatches to him. Berlin：GARF 678.2.122，A to D，3 June 1878，I fear Congress will end in war；12 June，slept well after *bingerles*；17 June，a veritable coalition against us at Berlin；20 June，*bingerles*，Batumi essential；22 June，we would fight for Batumi；27 June，all Europe under genius Bismarck. GARF

641.1.32 Alexander to Marie 10 August 1878：Bismarck plots v Russia with Austria. Miliutin 2 June to 22 July 1878，negotiations at Berlin and public opinion hostile to government，emperor humiliated；Gorchakov situation beyond powers，3 April 1876；totally senile，6 November 1877；tsar loses temper with Gorchakov，11 October 1877. Bulgaria：medieval size at San Stefano；smaller version at Berlin；new prince Battenberg：Stephen Constant，*Foxy Ferdinand*，*Tsar of Bulgaria*（henceforth *Ferdinand*）18-25.

[170] 从他们的书信里，可以很好地揣测当沙皇是怎样的体验。她因他工作太忙而抱怨，他在1872年5月13日解释道，他必须“履行我的地位带来的职责，这是我不能忽视的”。国务会议“让我今天下午忙了两个半小时”；一场舞会延续到午夜之后，“我无聊得要死”；到访的波斯沙阿是“白痴”，“我夜里11点30分才回家，发现还有一大堆文件要看”。在电报、火车和榴弹炮的时代，独裁统治的要求对单独一个人来说越来越沉重。“哦，我喜爱安宁。”

[171] Zaionchkovsky 32-91. Daly 1.24-5. Mezentsov assassination attempt：GARF 678.2.122，A to D，22 May 1878，God bless your pregnancy. GARF 678.2.122，A to D，4 July 1878，shame of partition of Bulgaria. GARF 678.2.122，A to D，13 July 1878，delicious Moushka. GARF 678.2.122，A to D，4 August 1878，Mezentsov killed，‘charming century’. Crimea：GARF 678.2.122，A to D，27 August 1878，nervous on police；4 September 1878，what it costs to leave you；3 September 1878，birth of baby Ekaterina. To Petersburg：GARF 678.2.122，A to D，25 September 1878，*bingerles*；26 September 1878，bleeding from sex？；8 October 1878，must not get pregnant；28 October 1878，need to be inside you. Alexander diary：GARF 678.2.7.8，trial of 193 *narodniki* and shooting of Trepov，24 and 25 January 1878. GARF 678.2.7.34，Mezentsov killed，4 August 1878；invisible hand，26 September 1878. GARF 678.2.741，gives 10，000 roubles to D，25 October 1878. GARF 678.2.7.47，my serenity of character not lost，22 December 1878. GARF 678.2.8.5，Kropotkin killed，22 February 1879. GARF 678.126，A to D，1 January 1878，happy new year. Kabul 1878：GARF 641.1.32，Alexander to Marie，26 August 1878. Ruud 39-42. Daly 1.24-26

[172] 亚历山大二世还会给遭到肺结核折磨的皇后写去温情脉脉（尽管很短）的信，“我亲爱的朋友”，“我听说你身体不适，我很遗憾”。他们一起度过尼克沙的忌日，渴望再次相见。（“我温柔地吻你。我很高兴，我们很快就会团聚。”）他向她讲述“与儿子们一起演习”，并写道，“愿你享受纯粹的宁静，身体恢复健康”，尽管他私下里渴望与卡佳结婚。

[173] 总督们大多是战争中成功的将领。古尔科统治着圣彼得堡，托特列边是敖德萨总督，洛里斯-梅利科夫是哈尔科夫总督。

[174] 利佩茨克位于沃罗涅日河畔，在莫斯科东南方约438公里处。——译者注

[175] GARF 678.2.8.6-8，Alexander diary，miraculously saved/governor-generals，2-5 April 1879. GARF 678.2.289.22，Katya informed of April 1879 attempt，he weeps，saved me for you. Assassination；Valuev suggests governor-generals：Zaionchkovsky 52-60，inc. Loris-Melikov plan

against sedition 56-7；Valuev‘half-ruined sovereign’；78-91 Alexander discusses reform with Valuev，Kostia；89 Sasha opposes 23 January 1880. Tsar hunted like hare：Tolstaya 26. Marie health：GARF 641.1.31，Serge to Marie，29 April 1879. GARF 641.1.31，Alexander to Marie，sorry you’re unwell，6 May 1879. GARF 641.1.29，Alexander to Marie，wedding anniversary and reunited soon. GARF 641.1.32，Alexander to Marie，1，2 and 4 August 1879，new resources of health，at manoeuvres，glad your health better. GARF 641.1.32，Alexander to Marie，8 September 1879，memories of Nixa. GARF 641.1.32，Alexander to Marie，10 August 1878，three executions，Bismarck plots against us with Austria. GARF 641.1.32，Alexander to Marie，18 August 1879，Marshal Manteuffel arrives with letter from Kaiser Wilhelm dictated by Bismarck listing what Germany has done for us and paid its debts. Move into Winter Palace：Miliutin，13 May 1881，recounts Adlerberg’s version. Alexander and Dolgorukaya：GARF 678.2.129，A to D，11 March 1880，doubly enjoyed *bingerles*；19 March 1880，you shared crazy pleasure，the sacred cult of us. GARF 678.2.130，A to D，10 and 23 April 1880，good to cry out，our good rooms，my real life concentrated in the good moments together. Awkwardness of Katya hidden from children，esp. Sergei and Paul，and Grand Duchess Maria：Beéche 1.120.GARF 678.2.7.26，creates title Yurievsky for son，24 April 1878. Alexander diary：GARF 678.2.8.10，10 May 1879，like a novel. GARF 678.2.8.22，30 August 1879，like a hunted wolf.

[176] 即将到来的周年纪念日产生了深远影响。尼古拉·鲁宾斯坦聘请他的朋友柴可夫斯基创作一部交响曲，将在莫斯科的新基督救世主主教座堂开放典礼上演奏。柴可夫斯基的这部作品就是《1812序曲》，它绚丽雄壮，带有隆隆炮声，几乎像电影一样，为柴可夫斯基赢得了国际声誉，但也让他终生为此感到尴尬。

[177] GARF 678.2.8.26，train bomb 20 November 1879. Miliutin，*Dnevnik* 20 November 1879. GARF 678.2.8.27-8，Alexander diary，threatening letter on desk，3 December 1879，and news of plan of Winter Palace by terrorists，4 December 1879. Palace bombing，Khalturin：Tolstaya 34-5. Katya’s fears and suspicions of explosives plot：GARF 678.2.289.25-9. Negligence and in Winter Palace tsar very pale，Sasha in panic，Empress Marie hears nothing，she wept：Tolstoya 29-41. Reform：Zaionchkovsky 80-91. Alexander diary：GARF 678.2.8.29，reform and Valuev/Marie won’t live long，1 January 1880；exiles Hendrikova，14 January 1880. Valuev，*Dnevnik* 47，9 January 1880，Alexander discussed his 1863 plan. Show Russia a sign of his trust-Alexander sees Kostia，13 January 1880，quote from diary of E.A.Peretts quoted in Zaionchkevsky 84. Winter Palace bomb：GARF 678.2.9.6，Alexander diary，palace bomb，5 February 1880. Miliutin，*Dnevnik* 5 February 1880. Sasha diary，5 February 1880，GARF 677.1.307.319-20. Prince Alexander of Hesse diary/notes quoted in Lyashchenko，*Alexandr* Ⅱ，288. Naryshkin 62-3. Katya’s account：GARF 678.2.289.30-3.

[178] 根据希腊神话，阿里阿德涅是克里特岛国王米诺斯的女儿，她的母亲帕西法厄生了一个牛头人身的怪物。米诺斯把这个怪物幽禁在一座迷宫里，并命令雅典人民每年进贡七对童男童女喂养它。雅典王子忒修斯发誓为民除害，他领着童男童女上了克里特岛。阿里阿德涅爱上

了他。借助阿里阿德涅给他的线团和魔刀，忒修斯杀死了这个怪物并沿着线顺来路走出了迷宫。——译者注

[179] Zaionchkovsky 92-3，quotes Kostia. Sandro 57-60. GARF 678.2.9.7，Alexander diary，Sasha proposes commission，refused，then tsar appoints Loris，8，9，10 February 1880；menace to children，what a nightmare，16 February 1880. GARF 678.2.9.9，Loris attempt，20 February 1880. GARF 678.2.9.10，Gogo and execution，21 February 1880. GARF 678.2.9.10，‘poor liberty’，23 February 1880. GARF 678.2.9.13，Katya worries about Gogo’s future，9 March 1880. GARF 678.2.9.13，Katya：‘hang terrorists’，16 March 1880. GARF 678.2.9. 14，Loris unites police，sacks Drenteln，Loris same powers as me，22 March and 24 March 1880. Cherevin Jewish memo：Zaionchevsky 338. Sasha and Loris relations：GARF 677.1.307/308.Rieber 104. Zaionchkovsky 92-116，Kostia on Petersburg panic，Valuev aplomb and arrogance of‘Michael I’，Saltykov-Schedrin charisma；330 Loris works with Sasha；7-14 Loris takes control，‘united command’；Loris and Sasha，340 Pobedonostsev to E.F.Tyutcheva on Loris’s two patrons and third supporter in a certain woman；11 April memo，129-44；appointment of Pobedonostsev 146. Meshchersky on Loris as agile，clever 420-37；sacking of Tolstoy and Drenteln 439-44. Loris eastern mind，sly eyes，‘the Juggler’：Naryshkin 63. The Great Dictator：Sandro 65-6. Miliutin on dictator Loris：Miliutin，*Dnevnik* 10 February 1880. Police organization：Ruud 48-55. Daly 1.26-31. GARF 678.2.9.18，Alexander diary，Marie dies，double life ends，Katya demands marriage，Adlerberg warns，22，23，24 May 1880. GARF 678.2.9.19，Alexander diary，coronation，constitution，then retirement，25，26，27 May 1880. GARF 678.2.9.19，Sasha and Alexander talk，30 May 1880. GARF 678.2.9.22-3，Bazhenov archpriest refuses，Katya advises confide in Sasha，marriage，28 June，3，4 and 6 July 1880. Sasha’s view of his mother’s death，Alexander’s remarriage，the scum sacred influence of his mother/Nixa：GARF 642.1.709.13-16，Alexander Ⅲ（Sasha）to Minny，22 May 1884. Katya memoirs：GARF 678.2.289.34，if not threat of assassination，we wouldn’t have married during mourning；the wedding，GARF 678.2.289.35-6. Adlerberg warns against marriage：Miliutin，*Dnevnik* 4.78-9，18 August 1879. Adlerberg says tsar in hands of Dolgorukaya，influence increases，Dolgorukaya sassy，stupid and immature：Miliutin，*Dnevnik* 4.337，13 May 1881.

[180] 这是贵贱通婚，意味着这门婚姻的孩子不能继承君主的头衔。

[181] Byrnes 140-5，Alexander on Pobedonostsev，Pharisee，fanatic；147-9 Pobedonostsev says I’m a believer against idols；view of Alexander Ⅱ in 143 letters to Sasha criticising decisions in 1877-8；in letters to E.Tyutcheva 143-4；and Dostoevsky 93-109. Pobedonostsev on Loris：Byrnes 140. Frank，*Dostoevsky*，works with Meshchersky 617-19，671，679（Meshchersky，Prince Full-stop）；friendship with Pobedonostsev，reveres tsardom 678-9 and 801-7；despises Yids 745；hatred of Jews 836；meets Romanovs Sergei，Paul，Konstantin Konstantinovich 767，dinner with Sergei 781；received by Sasha 914.

[182] 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1420～1498年），西班牙异端裁判所的第一任领导人，支持

西班牙天主教双王斐迪南与伊莎贝拉驱逐犹太人。——译者注

[183] 波别多诺斯采夫通过民族主义报业大亨米哈伊尔·卡特科夫以及弗拉基米尔·梅谢尔斯基公爵，结交了一个由反动派盟友组成的网络。梅谢尔斯基公爵曾聘请陀思妥耶夫斯基当他的报纸《公民》的编辑，而皇储秘密给《公民》出资。梅谢尔斯基公爵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介绍给波别多诺斯采夫，他们成为挚友，每周六晚见面，一谈就是几个钟头。“我会跑到你那里去，就像我在之前的日子跑到你那里求教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时候给波别多诺斯采夫写信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们的斯拉夫本能表达得最妙：“俄罗斯民族在人类天才的历史书里是一个超乎寻常的现象。”他是个狂热的君主主义者，将沙皇视为“一种奥妙、一种圣餐、一种圣油……我们历史的主要事实”。波别多诺斯采夫看到俄国文学的一位巨匠有着正统观念，非常高兴，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介绍给萨沙。萨沙读过《罪与罚》，对其颇为仰慕。这次会见很尴尬，陀思妥耶夫斯基扮演不了廷臣的角色，不过没关系。亚历山大二世邀请他给年纪较小的大公谢尔盖和保罗以及他们的亲戚KR讲课。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被一位沙皇判处死刑，如今却成了罗曼诺夫皇朝的密友。他于1881年初去世。

[184] 法利赛人（Pharisees）是犹太人历史上第二圣殿时期（前536～公元70年）的一个政党、社会运动和思想流派。法利赛人是当时犹太教的四大派别之一，另外三大派别为撒都该人（Sadducess）、艾赛尼人（Essenes）和奋锐党（Zealots）。法利赛人为保持纯洁而与俗世保持距离，与撒都该人追求俗世的权力及物欲相对。“法利赛”成为英语常用词汇，用于形容伪善自大并将律法教条凌驾于精神纲领之上的人。——译者注

[185] Loris and Katya：Zaionchkovsky 145-7；Katya thinks Loris outstanding；340 Pobedonostsev to E.F.Tyutcheva on Loris’s two patrons and after death of empress，third supporter in Yurievskaya. Alexander diary，Loris interior minister：GARF 678.2.9.24，Loris-order restored，6 August 1880. Livadia：GARF 678.2.9.25，Katya，16 August 1880. GARF 678.2.9.26，letter to Sasha，money for Katya，11 September 1880. GARF 678.2.9.29，Yurievsky name close to Romanov，4 December 1880. Miliutin 22 August 1880；introduced to Katya in Livadia，26 August 1880；Katya appearance，4 October 1880；tension with Sasha，11 October 1880. Alexander Ⅱ on Sasha：diary 24 January 1881.

[186] 沙皇最小的两个儿子谢尔盖和保罗正在佛罗伦萨旅行。“即将到来的冬天对我来说简直是一场可怕的噩梦。”谢尔盖写信给萨沙道。萨沙告诉弟弟：“发生了很多令人震惊的事情。感谢上帝，你不是在圣彼得堡过冬……我们见面之前，没办法告诉你细节……我补充一句：我们不能违抗既成事实。还有一点，你要服从爸爸，满足他的意愿和意志……”但谢尔盖和保罗还不知道父亲再婚的事情。“我们刚刚收到了爸爸的一封信，说到他的婚礼，”谢尔盖写信给明妮道，“我仿佛被五雷轰顶。”保罗“经常哭，未来是一团乌云”，但“请告诉萨沙，我们懂得自己的职责，我们会哀伤地服从爸爸的所有命令”。他们的姐姐爱丁堡公爵夫人玛丽亚到访时，她也被一个新继母的出现惊呆了。只有淘气的阿列克谢表示理解。

[187] GARF 678.2.8.5 discusses our States-General/Sasha aggressive/we’re very different men，

24 January 1880. Tolstoya 119-21 on Daria Tyutcheva resignation，Alexander Ⅱ reaction，and Katya curse/criminal affair. Crimea，Katya shares life and death，spite of daughters-in-law，gracious and Loris/Katya alliance：Katya memoirs，GARF 678.2.28.36-42. Zaionchkovsky 174-89，inc. 176 Pobedonostsev to E.F.Tyutcheva on wild insipid illiterate education plan，monstrous absurdity of plan，disgusting meeting；Polovstev diary on heir angry with Loris；and 340 Pobedonostsev to E.F.Tyutcheva on Loris's two patrons and third supporter in a certain woman/it sickens me to look at him. Confrontations with Minny and Sasha，Minny tricked：Naryshkin 64-71. Katya memoirs on family monsters，Sasha incapable of ruling，if only I had someone to succeed me，family dinner on return，how I conducted myself，he acclaims her beauty and female jealousy，Dolgorukys older than Romanovs，Sanny（Grand Duchess Constantine）asks if Katya empress，no wish to be empress，he tells Gogo he loves him，GARF 678.2.289.43-8.I.V.Plotnikova（ed.），*Velikii knyaz Sergei Alexandrovich Romanov*：*biograficheskie materialy*（henceforth Plotnikova）3.189，245-6，Sergei to Alexander Alexandrovich，19 July 1880，and Alexander Alexandrovich to Sergei，6 December 1880；Sergei/Paul discover the news about Alexander Ⅱ's marriage：201 Sergei to Maria Fyodorovna，5 January 1881. Conflict with family over Katya，Alexander at sixty-four like eighteen-year-old，Romanovs meet Katya：Sandro 60-6. Resentment of Loris and Katya；You have no heart，tsar to Minny：Naryshkin 69-71. Ministers meet Katya：Byrnes，Pobedonostsev disgusted'wench'Katya 144.

[188] 这些改革的实现，也许会是向宪政前进的一步，但也可能不是。一切都取决于哪一种力量更强大：革命派和自由派，还是独裁统治的追随者，后者对改革的抵制会非常强大、始终如一并且毫无顾忌。俄国最精明的权力分析家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后来就是这么判断的。他当时只有十一岁。他就是后来声震寰宇的列宁。

[189] 让亚历山大二世心情更加愉快的是，斯科别列夫将军征服了里海东岸的土地，即今天的土库曼斯坦。不过他在强攻蓝山要塞的过程中屠杀了2.5万平民。屠杀无助的土著居民逐渐变得不时髦，斯科别列夫被召回国。

[190] Alexander diary：GARF 678.2.9.31，discusses constitution unlike Europe with Loris and plans Editing Commission，4 January 1881；Skobolev takes Denguil Tepe，13 January 1881. GARF 678.2.8.2，second letter warns of Malaya Sadova Street shop，25 January 1881. GARF 678.2.8.4，special commission to debate reform；Sasha opposes the reform but thanks to Loris，Nabokov and Kostia accepted；I signed；to be read at Council of Ministers on 2 March，17 February 1881. GARF 678.2.8.4，happiest day of my life，anniversary of serf liberation，19 February 1881. GARF 678.2.8.4，arrests and search for revolutionaries inc. Perovskaya，20 February 1881；Loris asks if guards are loyal，22 February 1881. GARF 678.2.8.5，warning given to Katya's brother Prince A. Dolgoruky，23 February 1881. GARF 678.2.8.5，Miliutin backs reforms to save dynasty，25 February 1881. GARF 678.2.8.6，Loris to publish *ukaz* on coronation and constitution on same day，26 February 1881；Zhelyabov arrested；27 February 1881；Valuev advises avoid Malaya Sadova，28 February 1881. Daly 1.31.Abaza，throne can't rest on a million bayonets，quoted in Orlando

Figes，*People’s Tragedy*（henceforth Figes，*PT*）41. Retire to America：GARF 678.289.10，Katya. Zaionchkovsky 174-89；28 January 1881 Loris memo 179-81；Lenin’s view 182. Meetings on constitution，Loris excludes Pobedonostsev：Byrnes 147-150. GARF 678.2.8.2，Alexander diary，someone near me who counts left to live（e.g. Sasha），24 January 1881.

[191] 镇静和抗焦虑的药剂。——译者注

[192] 即叶连娜·帕夫洛芙娜（原名符腾堡的夏洛特公主），“家里的知识分子”，保罗沙皇的幼子米哈伊尔的妻子。——译者注

[193] 萨沙后来在亚历山大二世遇刺的地点建造了滴血救世主教堂。

[194] 亚历山大二世的儿子，亚历山大三世的弟弟。——译者注

[195] GARF 678.2.8.8，tsar writes diary at 8 a.m.on Loris optimism，reforms，coronation then retirement，decision to ignore all warnings，inc. that of Katya. Last *bingerles* with Katya：Dr Botkin to A.S.Suvorin，*Dnevnik A.S.Suvorina*，66，diary entry 14 September，1893. Sandro 70-4. Adrian Dvorzhitsky，1 Marta 1881，*Istorichesskii vestnik*（1913）1. Details of conspiracy：*1 Marta 1881 goda. Po neizdannym materialam*；*Delo 1 Marta*：*protsess Zheliabova*，*Perovskoi I dr pravitelsvennyi otchet.* Tsar very good mood，at Manège，at deathbed，Sasha and Katya hold head：Miliutin，*Dnevnik* 1/2/March 1881，272-5. Andrei Maylunas and Sergei Mironenko（eds.），*A Lifelong Passion*：*Nicholas and Alexandra*：*Their Own Story*（henceforth LP），Bill of Indictment，1 March 1881，1-4. Sasha’s view of his mother’s death，Alexander’s remarriage，‘the scum burst out’leading to 1 March：GARF 642.1.709.13-16，Alexander Ⅲ（Sasha）to Minny 22 May 1884. Fear of bombers en route to Sunday parades，Loris warns of attacks：Katya memoirs，GARF 678.2.289.54. Tolstoya 191-7：Nelidova runs in to tell Tolstoya，the scene at deathbed，Sasha sobbing on chest of father then embraces Yurievskaya，bloodstained tunic，children enter with Shebeko.

[196] 但他忘记了克里米亚。他和明妮第一次去利瓦季亚的时候，烦恼地发现尤里耶夫斯卡娅和她的孩子们住在他母亲的套房。他们一起度过了一个尴尬的假日。为了父亲的缘故，谢尔盖和保罗两位大公去拜访她：“你想象不到，这对我们是多么困难。在彼得宫城，她比以往更不懂事、更恶心。”此后，她去了法国，把她与亚历山大二世的大部分书信都带走了。她在法国过着奢华的生活，在巴黎和法国蔚蓝海岸都有住宅，还有一节私人火车车厢。她在国外把孩子们抚养长大，很少回圣彼得堡的粉红宫。她只是为了对亚历山大二世的记忆才活着，保存着他沾血的军服，并仿造了他的书房，同时撰写回忆录来谴责亚历山大三世的“无能”。阿列克谢和弗拉基米尔到巴黎的时候，尽职尽责地去拜访她。她和阿列克谢关系不错，他帮助她那被宠坏的儿子格格加入俄国海军，但格格的表现极差，被开除了。尼古拉二世让格格加入了近卫军。卡佳的三个孩子的婚姻都很好。卡佳在下一位沙皇统治时期返回俄国，尼古拉二世不肯见她，也不肯参加她女儿奥尔加与梅伦贝格伯爵（普希金的外孙）的婚礼。卡佳于1922年去世。格格则于1913年去世。卡佳最小的女儿叶卡捷琳娜在英国成为夜总会经理，住在海灵岛，依靠乔治五

世的寡妇玛丽王后赠予的退休金生活，1959年去世。

[197] 科斯佳被免去海军司令和国务会议主席的职位，取而代之的是沙皇较年轻的叔叔米哈伊尔，他抱怨道："他们只不过想让我毫无权力地枯坐在这儿，活像只火鸡。"科斯佳写道："他们把我扔掉，就像扔掉一只旧手套。"他的妻子留在圣彼得堡，科斯佳则带着他的芭蕾舞女和孩子们搬到了克里米亚。沙皇的第三个叔叔尼齐被免去所有职务时，他泪流满面地恳求沙皇授予他的私生子贵族地位，沙皇同意了。尼齐的情妇奇斯洛娃死了，这让他发疯。他以前风流成性，现在则变成了疯狂的性瘾者。"满脑子幻想"，他"骚扰遇到的每一个女人"，在一次芭蕾舞表演之后，"他欲火中烧，跑到后台去勾引看得见的所有人"，甚至包括男舞者。这种疯癫可能是第三期梅毒的症状。尼乔被软禁在他于克里米亚的宫殿中。他的兄弟米哈伊尔机智地表达了自己的"震惊，这样愚蠢透顶的人居然还能发疯"。

[198] Zaionchkovsky 203-38；on Baranov 349；on Gatchina security 197；8 March Council 206-7；211-15 Ignatiev memo，12 March；；217 tsar lost in indecision，Pobedonostsev；222‘living with madmen and they think I am an idiot not from nineteenth century but from sixteenth’，Pobedonostsev to Tyutcheva，10 April 1881；227-39 the 21 April Council and Alexander’s Manifesto，inc. 235 AIII to Pobedonostsev approving Manifesto，27 April 1881. Pobedonostsev letters to Alexander III and Tyutcheva in Byrnes 150-64. Escape to Gatchina，skunks and first days in power：Sandro 75-9. Gatchina fortress and Baranov：Miliutin，*Dnevnik* 4.45-51. The correspondence of Pobedonostsev and Alexander III is published in *Pisma Pobedonostseva k Alexandru* III，vol.1. Comedy：Valuev，*Dnevnik 1877-1884*，23 March 1881. 8 March Council：diaries of Miliutin，Valuev and Perretts. 27 April Council meeting and 28-29 April meeting at Loris house and shock of Manifesto：Miliutin diary. Vorontsov-Dashkov（VD）warns of attacks：GARF 677.1.741.96，VD to AIII，3 March 1881. Alexander III exhilarated by sacking Loris：Plotnikova 3.248，AIII to Sergei Alexandrovich. On atmosphere on accession：I.A.Shestakov，*Polveka obyknovennoi zhizni*（henceforth Shestakov，Polveka）738-40，accession of Alexander III，sacking of Kostia，appointment of Alexis after emperor constantly‘repeated that grand dukes should not head departments...sudden impulse’，a saturnalia of autocracy，honest people sacked，my soul aches. Incapacity of Alexander III in Katya memoirs：GARF 678.2.289.43. Tsar makes settlement with Katya Yurievskaya via Loris and Adlerberg：GARF 677.1.4.43，Adlerberg to AIII，10 April 1881. GARF 677.1.519，Loris to AIII，10 April 1881. Grand Duke Sergei visits Katya Yurievskaya，disgusting：Plotnikova 3.214，Sergei to Konstantin Konstantinovich（KR），17 September 1881. Sacking of Kostia：Beéche 1.62-4. Sacking of Nikolai Nikolaievich and sex mania：Paul Robinson，*Grand Duke Nikolai Nikolaevich*：*Supreme Commander of the Russian Army*（henceforth Robinson）36. Beéche 1.77.Nikolai begs Alexander III for nobility and titles for illegitimate children：RGIA 919.2.2454.88，AIII to 22 November 1882. Zaionchkovsky 2.21-23.

[199] 沙皇为已经拥有一切的妻子找到了理想的礼物。1885年，他聘请居住在圣彼得堡的波罗的海的德意志首饰匠彼得·卡尔·法贝热制作母鸡彩蛋。这是一个镶嵌珠宝的蛋，可以打开，露出蛋黄，再打开之后会露出一只母鸡，再打开之后会出现一些钻石。在亚历山大三世和他的

儿子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罗曼诺夫家族一共命人制作了五十个法贝热蛋，通常只有一个规矩，就是蛋里必须有惊喜。

[200] 示巴是《圣经·旧约》和《古兰经》中提到的一个南方王国，具体位置可能在现今的厄立特里亚沿岸或也门南部，也可能是一个跨亚非大陆的王国。示巴在古代亚述人、希腊人及罗马人的作品中都有提及，约在前1200年立国，于3世纪时因气候变化和内战等因素而灭亡。在《圣经·旧约》中，示巴女王访问了以色列国王所罗门。——译者注

[201] 在家庭的亲切友好背后，拘谨守旧的萨沙对他的英国内兄威尔士亲王的生活腐化感到震惊。伯蒂卷入了一桩不名誉的赌博丑闻，沙皇表示厌恶："傻瓜伯蒂卷入了这样的丑事！可怜的阿丽克丝（威尔士王妃亚历山德拉）及孩子们看到父亲掺和进这样丑恶的事情，多么骇人！感谢上帝，只有在英国，王储才会有这样的丑闻！可怜的阿丽克丝，丈夫这样窝囊废、这样堕落，她要经历些什么！"

[202] Sacred influence on AⅢ of his mother and Nixa：GARF 642.1.709.13-16，Alexander Ⅲ（Sasha）to Minny，22 May 1884. Sweet Minny，missing you：GARF 642.1.709.19-22，AⅢ to Maria Fyodorovna（Minny），9 May and 12 May 1884. Dinner with Nicky and Georgy，GARF 642.1.608.11-17，AⅢ to Minny，13 May 1884. GARF 642.1.709，Minny to AⅢ，21 May 1884，pleased you missed me. How not to behave，Bertie prince of Wales's baccarat scandal，：GARF 642.1.709.117，AⅢ to Minny，2 June 1891. Zaionchkovsky 2.14-19. Russian brutality necessary in a Russian tsar：A.A.Mossolov，*At the Court of the Last Tsar*（Mossolov）3-5. Witte 28-30：Alexander Ⅲ straight-talking，not unintelligent，worry about fatness；37-41 limited education，gifted with broad 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 which in ruler more important than rational brilliancy；doused Misha with hose and Misha soaked him back. Edward W.Wcislo，*Tales of Imperial Russia*：*The Life and Times of Sergei Witte*（'Wcislo'）on Alexander Ⅲ：imposing，bear-like，husky and fat，in appearance'an absolute lout like a big Russian peasant'but enormous character，words never differed from his actions 130-33. AⅢ anti-social，at ball he hides，empress dances：Shestakov diary，2 February 1887，quoted in Zoia Belyakova，*Velikii Knyaz Alexei Alexandrovich. Za i protiv*（henceforth Belyakova）153. Hall 117-31：Minny's style and sociability. Children at Gatchina：John Van der Kiste and Coryne Hall，*Once a Grand Duchess*：*Xenia*，*Sister of Nicholas* Ⅱ（henceforth *Xenia*）10-12，inc. Minny dislike of Gatchina and Sasha happy. Paul Kulikovsky，Karen Roth-Nicholls and Sue Woolmans（eds.），25 *Chapters of my Life*：*The Memoirs of Grand Duchess Olga Alexandrovna*（henceforth *Olga*）31-44. Family games：Edward J.Bing（ed.），*Letters of Tsar Nicholas and the Empress Marie*（henceforth Bing）28，Nicky to Minny，15 May 1884. Sasha's humorous eyes：Sandro 139. Papa turned on the hose：Nicholas Ⅱ diary is at GARF 601.1.217-266（henceforth ND with date）-ND 7 June 1884. Papa so dear and kind to me：*LP*，Nicky to Alexandra of Hesse-Darmstadt，8 May 1894. Sandro 161 on Nicky and two brothers：Georgy the cleverest of the three，Misha simplicity of manner，favourite. Hall 117-31 Cherevin best friend，Cherevin character refined courtier mixed with primeval savage，sees world in two halves，despise Vladimir，Romanovs accuse Cherevin of drunkenness，AⅢ when cross'like a

gloomy bear’，AⅢ backed Cherevin，AⅢ lying on back drinking，1880s doctors ban drink，watched by Minny，Cherevin and AⅢ hide drink in boots，Mother of Invention：P.N.Lebedev，Cherevin i Alexandr Ⅲ，*Golos minuvshego*（1917）5/6.96-101. Zaionchkovsky 2.338 quoting Mossolov；ego big，drunk，Witte quoted 225.

[203] 罗曼诺夫家族的基本法则在这样庞大的家庭里变得无以为继。维持家庭的代价也太高昂：每位大公的岁入是25万卢布，每位女大公的嫁妆是100万卢布。萨沙修改了规矩，把“大公殿下”的头衔仅授予皇帝的儿女和孙辈；其他宗室成员则是“殿下”，可以在获得许可的情况下与平民结婚。但他也禁止贵贱通婚和与非东正教徒结婚。

[204] 1881年6月，亚历山大三世将范妮·李尔的情夫尼古拉大公永久性放逐到塔什干。尼古拉在那里自得其乐：他建造了一座阿拉伯风格的宫殿，在那里存放他收藏的艺术品（包括真人尺寸的范妮裸体雕塑）；发表科学著作，灌溉沙漠，建造了60英里运河、给工人居住的城镇、棉花厂、面包房和一家动物园。他甚至给塔什干修了马路。皇帝对家族的其他成员同样严酷。米哈伊尔叔叔的长子尼古拉，绰号“宾波”，敞开大衣、嘴里叼着雪茄在圣彼得堡浪荡，沙皇命令将他逮捕。宾波的弟弟米哈伊尔（绰号“米希-米希”）娶了一个平民女子索菲·冯·梅伦贝格（普希金的外孙女），亚历山大三世将他放逐到伦敦，他就在那里度过余生。通过他的孩子们的婚姻，阿福康公爵夫人和威斯敏斯特公爵夫人同时拥有尼古拉一世和普希金的血统。

[205] 美男子布鲁梅尔，即乔治·布莱恩·布鲁梅尔（1780～1840年），英国摄政时期（1795～1837年）标志性的时髦人物、纨绔子弟、男人时尚潮流的引领者、摄政王（未来的英王乔治四世）的好友。——译者注

[206] 米茜就是罗马尼亚末代国王斐迪南一世的妻子玛丽亚。米茜的母亲玛丽亚是亚历山大二世的女儿。米茜的父亲是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阿尔弗雷德（维多利亚女王的次子，在英国享有爱丁堡公爵头衔）。——译者注

[207] 罗恩格林是德意志的亚瑟王传说中的骑士，乘坐天鹅拉的小船去拯救落难的少女。——译者注

[208] 佐特套服是一种裤子高腰、阔腿、裤口窄，上衣宽而长的男子服装，20世纪40年代在非洲裔美国人、意大利裔美国人等族群中很流行。——译者注

[209] 靡菲斯特是欧洲传说中的恶魔，歌德的长诗《浮士德》中，靡菲斯特与上帝打赌，与主人公浮士德博士订立出卖灵魂的契约。——译者注

[210] Alexis as admiral：Shestakov，*Polveka* 738-40，accession of Alexander Ⅲ，sacking of Kostia；appointment of Alexis. I.A.Shestakov，diary：RGA VMF 26.1.1-7，Alexis indifferent to everything，24 April 1882；how lazy my Grand Duke，2 May 1882；does not think about right things，26 December 1883；infuriates me，27 June 1884. Alexis and Zina：Marie queen of Romania，*Story of My Life*（henceforth‘Marie of Romania’），1.92.Laziness of Alexis：Belyakova

161-7，Sandro on Alexis‘Beau’Brummel best looking，only interested in‘love-making，food and liquor’，fast women，slow ships 188-9 and pagan Zina 171-2. On grand dukes in politics：Zaionchkovsky 2.21-3. Family Law changed：Hall 119，stop playing the tsar 116.

[211] 伊拉里昂·沃龙佐夫-达什科夫曾是“神圣卫队”的指挥官。“神圣卫队”就是亚历山大二世遇害后组建的秘密的、反恐的沙皇骑士团。现在他负责宫廷和皇室事务。他的妻子是伊丽莎白·舒瓦洛娃，安德烈·舒瓦洛夫和索菲亚·沃龙佐娃（普希金与伊丽莎白·沃龙佐娃的私生女）的女儿。沃龙佐夫-达什科夫家族将沙皇俄国的三个最大家族以及波将金家族联系了起来，因此非常富裕，继承的宝贝当中包括阿卢普卡宫。

[212] Zaionchkovsky 263-6；Alexander comment on Gospel 364. Alexander hatred of Jews and on Tolstoy，Sergei and Durnovo policies：Zaionchkovsky 2.72-7. Antisemitism of Alexander and Sergei 328 and 377 Alexander’s special hatred of Jews：Polovtsov diary，18 April 1890.‘Rotten Jew’：Bruce Lincoln，*In War’s Dark Shadow*，30. Baron 45-50 and 356. Pobedonostsev-third of Jews must disappear：Hall 142. Anti-semitism of AⅢ and entourage：Cherevin Jewish memo：Zaionchkovsky 338. Marie Kleinmichel，*Memories of a Shipwrecked World* 129. Pobedonostsev antisemitism：Byrnes 205 letter to Dostoevsky on Jews as ulcer. Frank，*Dostoevsky*，novelist shares views on Jews with Pobedonostsev，reveres tsardom 678-9 and 801-7；despises Yids 745；hatred of Jews 836. GARF 677.1.741.104-9，Vorontsov-Dashkov to AⅢ，2 May 1882，warns against anti-semitic policies. New security：Daly 1.32-41. Emigration of Jews to America：figures from Shmuel Ettinger，Jewish Emigration in the 19th Century：Migration-Within and from Europe-as a Decisive Factor in Jewish Life（at www.myjewishlearning.com/article/jewish-emigration-in-the-19th-century/2/）.

[213] 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是这位内政大臣的亲戚。皇帝认为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杰作，但视他为“不信上帝的无政府主义者”，查禁了他晚期的社会主义著作，如《我的信仰是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81年去世之后，托尔斯泰是俄国最著名的人，享有极高的道德权威，但他越来越敌视政府，信仰一种清教般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带有以虔敬自居的教条主义）。托尔斯泰为杀害亚历山大二世的刺客求情（援引基督的慈悲），使沙皇和波别多诺斯采夫确信他是个危险的疯子。“你的基督不是我们的基督。”波别多诺斯采夫答道。亚历山大三世禁止托尔斯泰的《克莱采奏鸣曲》出版，“因为它的主题完全错误，并且非常玩世不恭”。托尔斯泰的妻子索菲亚伯爵夫人向沙皇求情，他接见了她，并说，“他将亲自审查她丈夫的作品”。亚历山大三世在音乐方面比较懂行，力挺俄罗斯帝国剧院史上最优秀的院长伊凡·弗谢沃洛日斯基公爵。弗谢沃洛日斯基是一位高雅的外交官，他在热爱芭蕾舞的沙皇的支持下，成为柴可夫斯基的朋友和恩主。柴可夫斯基在《天鹅湖》起初的失败之后十分抑郁，后来在弗谢沃洛日斯基鼓励下创作了《睡美人》《胡桃夹子》等作品。弗谢沃洛日斯基是繁荣的俄国芭蕾舞艺术的大师。沙皇接见了柴可夫斯基，并给他授勋。

[214] Zaionchkovsky 241-303；Zemsky Sobor 287-98. Anti Semitic policies：Zaionchkovsky 2.72-7. On schemes to sell Jews by Ignatiev：Baron 356. Naryshkin 86：Ignatiev Mentir Pasha.

GARF 677.1.741.104-9，Vorontsov-Dashskov to AⅢ，2 May 1882，Ignatiev's lies. Ignatiev had mentioned the Zemsky Sobor idea when he talked to Alexander Alexandrovich at Livadia in 1870；Ignatiev memoirs，GARF 730.1.161.5. Alexander Ⅲ on literature：Byrnes，Pobedonostsev view of Leo Tolstoy as dangerous lunatic 256-7. Rosamund Bartlett，*Tolstoy*，tsar sees him as'godless nihilist'252；Tolstoy asks for mercy for Alexander Ⅱ assassins-'Our Christ not your Christ'，replied Pobedonostsev；AⅢ receives Sonia Tolstoy and permits *Kreutzer Sonata* publication 331. Zaionchkovsky 2：176：Alexander Ⅲ censors Tolstoy.

[215] 令人震惊的是，杰加耶夫逃离了俄国，销声匿迹，更名为亚历山大·佩尔，后成为南达科他大学的数学教授，1921年在宾夕法尼亚去世。

[216] Zaionchkovsky 252-5；Cherevin bid to take control of Police Department and Gendarmes defeated by Ignatiev 253. Daly 1：32-48：Sacred Retinue，emergency laws，new security forces under Ignatiev and Tolstoy，Sudeikin，Rachkovsky，Degaev. P.N.Durnovo：Abraham Ascher，*P.A.Stolypin*：*The Search for Stability in Late Imperial Russia*（henceforth *Stolypin*），48. Founding of Sacred Retinue：Sergei Witte，*The Memoirs of Count Witte*（henceforth Witte）22-5.

[217] Zaionchkovsky 2.276：AⅢ drunk with power-Lamsdorf；Peter without the cudgel-Vannovsky. AⅢ bureaucrat obliteration：Figes，PT 7.AⅢ，long relationship with VD：GARF 677.741.1，VD to Tsarevich Alexander Alexandrovich，28 July 1866；advice on military appointments during 1877 war，GARF 677.1.741.6，VD to Alexander Alexandrovich，9 December 1877；advises move to Winter Palace for security，GARF 677.1.741.96，VD to AⅢ，3 March 1881；on famine，cut the balls and banquets as contribution to committee for food，it would make decent impression，GARF 677.1.741.138，VD to AⅢ，27 August 1891. Spała article and resignation of Vorontsov-Dashkov and AⅢ reply：AⅢ to VD（end of September/beginning of October 1890）：RGIA 919.2.1166.2；VD to AⅢ about his resignation（4 October 1890）：GARF 677.1.741.117；AⅢ to VD，in which tsar refuses resignation，calls VD friend and assistant（5 October 1890）：RGIA 919.2.1214.253-4；the article on AⅡ in *Spala*：*Pravitelstvenny vestnik* in 1890，nos. 212，214 and 215. On digest of memoranda，on triumvirate of Vorontsov，Richter and Cherevin：N.A.Yepanchin，*Na sluzhbe tyrokh imperatorov* 165-7. Relations with ministers：Sandro 75-86. AⅢ and Pobedonostsev：Zaionchkovsky 2.23-29；AⅢ and Dmitri Tolstoy 29-31.

[218] Coronation：GARF 642.1.608.25，AⅢ to Minny，16 May 1884. Sandro 86-91. Wortman 270-9. Hall 101-6. Alexander Ⅲ personally supervises Khodynka Field：Sandro 192.

[219] 《莫斯科新闻》的老板米哈伊尔·卡特科夫出身贫家，不仅帮助德米特里·托尔斯泰成为内政大臣，还为他的许多政策出谋划策。卡特科夫几乎是一个"影子政府"。沙皇接见过他，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沙皇："我的报纸不仅仅是一份报纸。很多决策是在我的报纸里敲定的。"

[220] 根据《圣经·旧约·创世记》，因为所多玛城里的居民不遵守上帝戒律，充斥着罪恶（男同性恋），被上帝毁灭，后来这座城市成为罪恶之城的代名词。梅谢尔斯基是同性恋者。

——译者注

[221] 梅谢尔斯基是柴可夫斯基的朋友。柴可夫斯基在灾难性的婚姻和多年为自己的性取向苦恼之后，低调地过着同性恋生活，直到1893年死于霍乱。而梅谢尔斯基则一点儿都不低调。

[222] 英国仍然是俄国的真正敌人。在中亚的偏僻山区，英国和俄国冒险家在“大博弈”中争夺势力范围，这造成了亚历山大三世的第一场危机。1884年，一个雄心勃勃的俄国军官占领了梅尔夫，使得罗曼诺夫皇朝的势力抵达了阿富汗边境，但这让英国人颇为警觉。1885年3月，一支阿富汗军队作为英国人的代理，在潘基德与一支俄国军队僵持不下。“把他们赶回去，狠揍他们一顿。”亚历山大三世命令。四十名阿富汗人死亡。英国人以战争相威胁，但首相格莱斯顿和沙皇遏制住了危机，设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划定边界。

[223] 他就是保加利亚大公斐迪南一世，后来改称保加利亚国王/沙皇。——译者注

[224] 这门婚事不成功。沙皇得知洛伊希滕贝格公爵抛弃了斯塔娜、在比亚里茨迷上一个法国情妇，怒吼道：“公爵想要自己肮脏的尸体出现在大洋的波涛里！”

[225] Foreign policy. Three Emperors League：Steinberg 384-7；423-4. Afghanistan and near war with Britain：Geyer 113-15；Bulgaria and Three Emperors，Montenegro：115-21. Tensions with Austria over Bulgaria，AⅢ view of Ferdinand of Coburg：*Ferdinand* 52-5，103-14. Toast to Montenegro：Sandro 80. Montenegrin marriages and King Nikola：Elizabeth Roberts，*Realm of the Black Mountain*：*A History of Montenegro*（Montenegro）261-7. Christopher Clark，*The Sleepwalkers*：*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2924（henceforth Clark）91-2. AⅢ on public opinion to Giers：Dominic Lieven，*Nicholas* Ⅱ（henceforth Lieven，*N*Ⅱ）92. Arbiters of public opinion Katkov and Meshchersky，Dmitri Tolstoy：Zaionchkovsky 2.29-31；on Katkov 31-7；on Meshchersky 37-41. Meshchersky 420-45. Frank，*Dostoevsky*，works with Meshchersky 617-9，671，679（Meshchersky，Prince Full-stop）. Katkov on foreign policy：Geyer 111.

[226] 当时俄国铁路客运列车的安全长度标准是42对车轴，但沙皇专列一共有15节车厢、64对车轴，远远超出了客车的标准，倒是在货车的安全范围之内。不过按照当时俄国的铁路法规，货车的速度应当低于客车速度。然而，沙皇的侍从下令用两台大功率的货运机车牵引皇家专列，以提升速度，达到特快列车的标准。在出事之前，维特曾面见沙皇，争论说这种做法很危险，并同沙皇的侍从发生争吵。——译者注

[227] 她的反应代表了皇室的恐惧（这种恐惧也是情有可原的）。恐怖分子还在猎杀沙皇。1887年3月1日，亚历山大三世自从隐居到加特契纳之后第一次和家人一起骑马走过圣彼得堡街道，以纪念他父亲遇害五周年。他接近的时候，警察逮捕了三个年轻的“人民意志”恐怖分子，他们携带炸弹，准备重演3月1日的暴行。五名恐怖分子被绞死，包括炸弹制作者、十九岁的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他的死对他的弟弟弗拉基米尔，也就是未来的列宁，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228] 弗拉基米尔有文化而浮夸华丽，坚信自己会是一个更好的沙皇。但他的真正成绩是收

藏他最喜爱的巴黎美食菜谱、与他的傲慢妻子米欣（原名梅克伦堡的玛丽亚）举办盛大聚会，以及赞助歌唱家沙利亚平、钢琴家拉赫玛尼诺夫、画家列宾和佳吉列夫的新俄派芭蕾。但米欣愚蠢地与俾斯麦通信，被告发到皇帝那里。皇帝严厉地训斥了她。弗拉基米尔夫妇在库巴特餐厅与一个法国演员及其情妇一起嬉戏，弗拉基米尔亲吻法国演员的情妇，演员则亲吻大公夫人。大公威胁要杀了他。这令皇帝更为恼怒，命令将这两个法国人和弗拉基米尔夫妇（暂时地）逐出俄国。

[229] Noise followed by a jolt，*Olga* 22. Nicky’s account：Plotnikova 3.211，Nicholas Alexandrovich to Sergei，17 December 1889. Awful event：Bing 40，Nicky to Minny，20 October 1889. Hall 137. Witte 28-36：meets Alexander Ⅲ，Jewish railway，that blunt fellow，appointment to government. Wcislo 133-4：AⅢ，‘my travel is forbidden because it’s a Yid line’；Witte character 135，a certain‘lack of restraint and brazenness of speech part of my character’. Rise of Witte：Geyer 130-45. On Vladimir：Beéche 1.113，Vladimir，CO the Guards，arts and Diaghilev；Sandro 156-7. Nationalities：1897 census quoted in Stephen Kotkin，*Stalin*，vol.1：*Paradoxes of Power*，*1878-1928*（henceforth Kotkin）56. Statistics on nationalities：Figes，*PT* 79-81；Lenin worse the better quoted 129；SRs founded 163. David Shimmelpenninck van der Oye，*Toward the Rising Sun*：*Russian Ideologies of Empire and the Path to War with Japan*（henceforth Oye）61-81：Witte，character，vision economic growth and Far Eastern railway. Witte on possibilities of Asia to Alexander Ⅲ，quoted in Geoffrey Hosking，*Russia and the Russians* 329. On Stalin and seminary，see Simon Sebag Montefiore，*Young Stalin.* Kotkin 11-12. Famine：GARF 677.1.741.138，VD to AⅢ，27 August 1891.

[230] Sandro 158-60：‘flaunted his many peculiarities’；Ella‘ravishing beauty，rare intelligence，delightful sense of humour.’Marie of Romania on Serge，Ella 1.93-97. Grand dukes in politics：Zaionchkovsky 2.21-3. Sergei Moscow governorship：Zaionchkovsky 2.22-3，38，72-6，97.Wortman 311-12. Witte 380：Sergei and Durnovo antisemitism to please，‘Jew-baiting at court very predominant’. Sergei buggering chaplain：John Röhl，*Wilhelm* Ⅱ：*the Kaiser’s Personal Monarchy*（‘Rohl 1’）123. Sergei sad to leave regiment and cries，funny sad，the job doesn’t scare me，it interests me very much：Plotnikova 3.356，Sergei to Nicky，30 May 1891. Jewish emigration-111，000 in 1892，137，000 in 1892：figures from Ettinger，Jewish Emigration in the 19th Century. On marriage and character：Beéche 1.136-44. Sergei and Ella marriage：Christopher Warwick，*Ella*：*Princess*，*Saint and Martyr*（henceforth *Ella*）82-4；Sergei character 85-93；Jerusalem 93-7；Guards 98；arrival of Ella 101-4；sex 130-3；Ella Jerusalem revelation 144-6；marriage of Grand Duke Paul and Princess Alexandra of Greece（Grand Duchess Alexandra Georgievna）151；Moscow pogrom 165. Sergei and Ella：*LP* 256-7 quoting from Marie Pavlovna’s memoirs；265 Ella to Nicky，26 February 1904，‘He loved order’.

[231] 德尔维希是伊斯兰教苏菲派教团的成员。这些神秘主义者强调通过狂喜、舞蹈和旋转表达献身的情感。德尔维希可以过集体生活，也可以在俗；云游四方的德尔维希叫作托钵僧，常被视为具有神奇力量的圣人。多数穆斯林将他们视为非正统和极端分子，但该运动持续至

今。——译者注

[232] Germany and France：Alexander to Giers，August 1885：*American Historical Journal*，25.3（Apr 1920），394；391-40，L.B.Packard，‘Russia and the Dual Alliance’. Geyer 157-60，172-7. Steinberg 436-7；on decision to discontinue Reinsurance 450，460. Röhl 1.31-7：Willy‘visit to Petersburg 1888 and tsar’view of Willy；visit to Germany 1889 218-25；on Willy’s health and sanity 298-9 and 334；Reinsurance Treaty 335-47；French at Kronstadt 364-5；relations with Willy 473-8. AⅢ literally nauseated by boy monkey Wilhelm：Lebedev 96-101.

[233] 苔菲，原名娜杰日达·洛赫维茨卡娅（1872～1952年），是俄国白银时代的幽默短篇小说作家，也有诗歌和戏剧作品。十月革命后她流亡法国。——译者注

[234] Nicky never laughed，rarely cried，loved army：Sandro 186-7. Witte 179：inexperienced but rather intelligent，well mannered，good breeding concealed shortcomings；views Englishman as a Jew 189. Wcislo 139，Alexander Ⅲ to Witte-Nicky a boy and uninterested in state affairs. Cherevin，AⅢ’s favourite child Georgy/unimpressed by NⅡ：Lebedev 96-101. Nicky distance，imperial mist-Marie Romania 2.65 and 2.326.Zaionchkovsky 2.19-21，inc. Lambsdorf half-boy half-man quote；wild parties in Guards；influence of Pobedonostsev and Meshchersky；29 funny Jewish stories，Nicky to Minny，5 September 1884. Polovtsov，*Dnevnik* 26 January 1892. *LP* 67：‘You don’t know how sly I can be，’Nicky to Alix，2 June 1894. Sandro 186-thin education but with excellent English. Lieven，*N*Ⅱ 106，tells Pobedonostsev‘I always agree with everyone and then do things in my way.’Lieven，*N*Ⅱ 28-43，inc. quotes from Olga，on being childish，quotes from Vladimir Ollongren on Alexander calling Nicky‘girly’；influence of Heath，reading habits，self-control，intelligence，preparation to rule. On Nicky’s view of newspapers as a Jew sitting there：Röhl 1.758，Nicholas to Helmuth von Moltke 1895. Limited horizons，sailor suits：Hirsch 161. Jews horsedealers，Hirsh at Sandringham：Bing 84，Nicky to Minny，June 1894. Alexander Orlov，Nicky’s only unique friend：Spiridovich 1.285-6. Patrimonial views of tsardom Census of 1897：‘Khozyain Zemli Russkoy/Khozyayka Zemli Rus skoy’：GARF，F.601.Inv.1.File 2.Fol.2，28 January 1897. Figes，*PT* 6-7. Robinson on Nicky’s fear of Nikolasha 35. Correspondence between Nicky and Sergei：Plotnikova 3.First meeting with Kshessinskaya：Coryne Hall，*Imperial Dancer*：*Mathilde Kschessinska and the Romanovs*（henceforth *Dancer*）13-15；recommendations for Nicky from Cherevin and Pobedonostsev 18；first meetings 20-1. Nicky in town all the time，Alexander alone at Gatchina：GARF 642.1.710.54-7，Alexander Ⅲ（Sasha）to Minny，16 April 1892. Training for tsar：childishness：ND 24 January 1894，hide and seek like little children. Preparations for rule：Nicky helping with English in letters to Queen Victoria：GARF 642.1.709.19-22，AⅢ to Minny，12 May 1884. ND 17 December 1893：went to Council of State，wormed out of Committee of Ministers；17 January 1894，visited regiment and Council of State；at Papa’s request read report from defence minister；24 January 1894 read papers of Siberian Committee. Nicky’s fun upbringing with his father，games with donkeys：Bing 28，Nicky to Minny，15 May 1884. Alexander Ⅱ’s calm：Zeepvat，*Romanov Autumn*，16.Meeting with Alix：ND 27 May 1884；19 November 1884.

[235] 即阿尔伯特·维克多，克拉伦斯和阿文代尔公爵（1864～1892年），当时的威尔士亲王阿尔伯特·爱德华（后来的爱德华七世）的长子，英国的第二顺序继承人，但他死得比自己父亲和祖母都早，始终没有成为国王。——译者注

[236] 红村是圣彼得堡下属的一个城镇，在圣彼得堡市中心东南方。——译者注

[237] Alix. Golden hair/look：Anna Vyrubova，*Memories of the Russian Court*，（henceforth Vyrubova）3.Queen Victoria，your very loving，grateful and dutiful child：*LP* 28，Alix to Victoria，26 December 1893；52 my sweet Alicky，watch over her，Alix’s nerves，22 April 1894；64 Alix’s nerves，treatment，her father’s death，anxiety over brother，Victoria to Nicky，25 May 1894.Benckendorff on Alexandra，‘a will of iron linked to not much brain and no knowledge’，Lieven，*N*Ⅱ 227.Pierre Gilliard，*Thirteen Years at the Russian Court*（henceforth Gilliard）16.Alexandra-Ernest of Hesse on her strength，need for superior will to bridle，tsar an angel but doesn’t know how to treat her：Naryshkin 204.Meets Nicky，mentions in ND：27 May 1884；19 November 1884；31 January 1889 to 27 February 1889 on Alix’s visit 1889.

[238] 希腊王子乔治的母亲是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次子康斯坦丁的女儿。——译者注

[239] 即所谓的“大津事件”。1891年5月11日，俄国皇太子尼古拉在日本访问，大津市警察津田三藏突然冒出，刺杀皇太子未遂。此事件令日本政府陷入空前的难题，尤其考验了不久前（1890年）定案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威信，以及日本对世界强权外交关系的取舍。津田于同年9月29日在狱中病死，死因为急性肺炎，有人认为是由于政府的谋杀。他的犯罪动机不明，可能是因为精神疾病或仇视外国人。1993年，为了以DNA方式鉴定尼古拉二世遗骨，曾从现存于大津市博物馆中尼古拉二世当时擦血的手帕中取样，后从当时尼古拉二世所穿衬衣上的血迹成功分离出了末代沙皇的DNA。——译者注

[240] World tour：Oye 15-23.Minny’s advice and anxiety about Georgy illness，Nicky behaviour，assassination attempt：Bing 43，Minny to Nicky on Georgy illness；46 Minny to Nicky，16 January 1891，59，‘Papa and I at the end of our strength；second time God’s saved you，like Borki’，Minny to Nicky，6 May 1891.Hall 144-7.NⅡ. Sandro 189.World tour：Oye 219.Willy’s views of sex on tour，and hidden jewels：Röhl 1.125.

[241] 此处的小K，以及下文的MK，皆指玛蒂尔德·克舍辛斯卡娅。——译者注

[242] 阿丽克丝的姐姐就是榜样。1888年，皇帝派谢尔盖（巴勒斯坦协会主席）去耶路撒冷，为橄榄山上的金色穹顶的圣马利亚教堂奠基，以纪念他们的母亲。埃拉也陪着谢尔盖去了，她之前不肯皈依东正教，但在耶路撒冷经历了一次神秘启示后，热情洋溢地信仰了东正教。

[243] KR是康斯坦丁·罗曼诺夫的笔名，即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科斯佳的次子，狂野的尼古拉（范妮的情夫）年纪最长的弟弟。KR的精彩日记是本书最好的史料来源之一，里面也包含了KR的秘密生活的细节。

[244] 哈罗盖特是英国约克郡北部的温泉城镇。——译者注

[245] 但家族的喜悦被掺上了悲伤：医生建议尼基的弟弟格奥尔基（患有肺结核）生活在气候温暖的高加索，远离亲人。他定居在阿巴斯图马尼，得到富有异国情调的高加索保镖的保护，但他的生活很寂寞。“看到自己的孩子受罪，真是可怕。”伤心的母亲写道。格奥尔基和尼基关系亲密，尼基定期向他报告自己爱情的进展。

[246] 桑德林汉姆府是英国诺福克郡的一座庄园，属于王室。——译者注

[247] 小K并没有消失。这个活泼的舞女同时成为两位大公的情妇：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宾波和桑德罗的兄弟）和安德烈·弗拉基米尔洛维奇（弗拉基米尔和米欣的儿子）。小K利用他们的权势，以及她能够向尼古拉二世求助的能耐，逐渐主宰了马林斯基芭蕾舞剧院，并积攒了一笔财富。她生了个孩子，但说不准哪一位大公是孩子的父亲。有人问她，两位大公拜倒在她脚下是什么感觉，她答道：“为什么不行？我有两只脚。”

[248] ND：talked about marriage with Papa，‘my dream to marry Alix’；only obstacle religion；Eddy withdrawn，21 December 1891；Minny hints about Hélène，daughter of comte de Paris，29 January 1892；two loves coexist，Alix and K，29 January 1892；once loved Princess Olga Dolgorukaya，ND 1 April 1892；permission to start finding out about Alix，10 January 1893.Ella to Nicky on prayers in Jerusalem：*LP*，Ella to Nicky，19 June 1889.Ella role in romance：Ella 150-3，174-6.Minny on Nicky-Alix romance：Hall 150-3.Nicky and Little K：*Dancer* 23-44.Little K：ND，dashed to see my MK，29 January 1893；London wedding no attractive women，18 June 1893；round ball on legs，Queen Victoria，19 June；everyone finds great resemblance between me and Georgy，20 June. Alix cannot be untrue to faith：*LP* 24，Alix to Xenia，8 November 1893；25 Alix to Nicky，can’t do it against conscience. Sergei and Ella as intermediaries：Sergei’s diary，GARF 648.1.29：286，9 October 1893；290，13 October 1893；total reprimand from Sergei，to Nicky，GARF 601.1.1340.81-2，14 October 1893；Alix invites Nicky-Grand Duchess Ella to Nicky-GARF 601.1.1253.42，18 October 1893.Everything is over：ND 18 November 1893. *LP* 26，Nicky to Alix，17 December 1893，the depth of our religion. Looks：

Vyrubova，3.Nicky social life in Guards，four-day binge：ND 26 November 1893；parties at Vorontsovs'，Trubetskois'，card games，macao with Uncle Alexei；12 January 1894，Uncle Vladimir to club，tipsy；24 January，hide and seek like little children；26 January，best ladies at Montebello party；27 February，dancing for nine hours with Sandro；8 March，soirée at Aunt Miechen's，seventy gypsies，fun and chatted to Pototsky；25 March，to gypsies with Sandro and Konstantin Konstantinovich（KR）. Hide-and-seek：Polovstov，*Dnevnik* 26 January 1894. Nicky's life in the Guards：Zaionchkovsky 2.20.Nicky delight in Guards life：*LP* 13，Nicky to Alix，23 May 1889.Childishness：ND 24 January 1894.Attends ministers：ND 17 December 1893，；17 January 1894，v regiment and Council of State；24 January 1894，Siberian Committee. Alexander's first illness：ND 17 January 1894.Departure for Coburg：ND 2 April 1894.LP 36，KR diary，3 April 1894-Minny advises ask Queen Victoria. Coburg：ND 5 April 1894，Alix sad，arrival of Victoria in pomp，talked for hours；6 April，Willy arrives；7 April，wedding；8 April，wonderful day，my betrothal；9-15 April，reactions，excitement，tea with Victoria. LP 40，Nicky to Minny，10 April 1894；42 Minny to Nicky，10 April；Minny to Nicky，14 April；AⅢ to Nicky，14 April；50 all my life belonged to you，Nicky to Alix，20 April；52 my sweet Alicky，watch over her most anxiously，Alix's nerves，'I am the only person answerable for her'，an orphan，no one but me，your devoted Grandmama，22 April；61 Victoria as old belly woman，Nicky to Georgy，9 May；61 Alix in Harrogate/public/bathchair，Alix to Nicky and Nicky to Alix，10，13，16 May；64 Alix's nerves，treatment，her father's death，anxiety over brother etc.，Queen Victoria to Nicky，25 May；65 Alix on'new position'，Alix to Victoria，28 May. Bing 73：Minny's delight，10 April 1894；Nicky's account of engagement，Nicky to Minny，10 April. Nicky in England，locked in lavatory：ND 14 June 1894；Sandringham ND 17，26 June，with Bertie，Franz Ferdinand，Empress Eugénie. Part of English family，too hot，in tailcoat：LP 72，Nicky to Georgie，29 June 1894. Jewish horsedealers，Hirsch at Sandringham：Bing 84，Nicky to Minny，June 1894. *LP* 75，Alix to Nicky，10 July 1894，passion burning；81 Nicky to Alix，22 July，you've got me entirely. Little K anon letters to Alix：*Dancer* 44-5；and K's new protectors Sergei Mikhailovich and Andrei Vladimirovich 66-83. Nicky confession and Alix forgiveness：ND 8 July 1894. Wedding of Xenia and Sandro：*Olga* 45-6. LP 61，Nicky to Georgy，9 May 1894 improper kissing；Georgy to Nicky，9 June，sexy gymnastics of Xenia and Sandro. Sandro wedding：Sandro 150-4. Hall 150-3.

[249] 沙皇和皇后曾反对这门婚事，觉得谢妮娅年纪太小了。桑德罗是急躁鲁莽的米哈伊洛维奇家族成员，带着他们高加索的异国情调并且有犹太血统的嫌疑。人们觉得桑德罗傲慢而苛刻。最后他的父亲米哈伊尔大公施加了干预。沙皇同意他们结婚。尼基告诉格奥尔基：“他们一整天都在接吻、拥抱，用最不恰当的方式在家具上躺着。”“我对他们体操一样的活动也感到震惊，”格奥尔基答道，“他们几乎打碎了褥榻，举止非常不体面，比如他们一个趴在另一个的身上，做那种动作，你可以说他们在试图当爸爸妈妈。”桑德罗记载说，罗曼诺夫家族的婚礼规矩甚至规定了夫妇在新婚之夜应当穿什么衣服。比如他需要穿一件笨重的银色晨衣和银色拖鞋。桑德罗聪明、雄心勃勃而有创新精神，是尼基的密友，直到1905年。在1905年革命之后，他那文笔优美（尽管自私自利）的回忆录无情地揭露了尼古拉二世的缺陷。

[250] 革命者列夫·托洛茨基借用“克利奥帕特拉的鼻子”的理论，说如果亚历山大三世没有喝那么多酒，历史就会不一样。如果他活下去，那么到1914年的时候就六十九岁。但他的作为会和他的儿子有所不同吗？

[251] Bing 86，Papa tired and insomnia on cruise on yacht *Tsarevna*，Minny to Nicky，27 June 1894；after illness starts，Cherevin drinking：Zaionchkovsky 2.19. Illness：ND Ⅱ August and 15 September 1894. *LP* 84-9，Nicky to Alix，11 August 1894；11 September，enchantress，I’m gelatine；15 September，to Livadia. Alix comment and Alexander death：ND 10-20 October 1894. *Olga* 47-8，inc. Nicky unhappy at burden；wedding to Alix 48. Sandro 190. Charlotte Zeepvat，*Romanov Autumn*，146-7. Ella on the death scene to Queen Victoria：*Ella* 178. Minny’s breakdown：Hall 155-64. Accession Nicholas Ⅱ：ND 20-30 October 1894. *Olga* 47-8. Death of Colossus and Nicky’s crisis：Sandro 190-1. Arrangements of funeral，role of prince of Wales：Hall 164-7.

[252] ND 20 October-1 November. On Yanishev asking AⅢ re preparation of heir：KR，7 December 1894. Greg King，*The Court of the Last Tsar*：*Pomp*，*Power and Pageantry in the Reign of Nicholas* Ⅱ（henceforth King）325-42；Olga Alexandrovna quotes.

[253] ND 1，2，3 November 1894. Black face of AⅢ：KR 3 November 1894. This account of the funeral is based on King 325-42. Too little of Alix：ND 1，2，36，7 November 1894. KR on funeral：7 November.

[254] “我没能参加你的婚礼，非常伤心，”格奥尔基写道，“我一直远离你们，这对我来说很不好过。我茕茕孑立，这就更难受了……去利瓦季亚的整个旅行仿佛一场梦，开始的时候很愉快，最后以可怕的噩梦告终。”

[255] ND，8，9，14，15，17 November 1894. *LP* 104，Duke of York to Queen Victoria，16 November 1894；100 Georgy to Nicky，9 November，missing wedding；108 Nicky to Georgy，19 November，strength not to break down. KR 15 November 1894. King 343-57.

[256] New life starts：Nicky to Georgie 19 November-LP 114. KR 10 November 1894，on better to sacrifice one uncle；14 November 1894 on uncles try to influence；Minny aggrieved；15 November 1894，wedding and sacrifice；N overloaded with work；in his study 18 November. Nicky‘gentle，dwarfed by giant’uncles：Marie of Romania 2.65. Uncles：Sandro 155-160 and 194-5. No real secretariat/chancellery：Lieven NⅡ 11-121. Sealing envelopes/distrust of secretaries：Mossolov，10-12.

[257] KR的长兄尼古拉（曾爱上美国交际花范妮·李尔）如今生活得像是塔什干的沙皇，住在塞满艺术品的宫殿里，并开始了一门新生意：他自己的电影院。这是中亚的第一家电影院。但他还没有失去不知节制的性欲。1895年，他的妻子娜杰日达·冯·德赖尔不在身边的时候，他用100卢布买了一个十六岁的哥萨克少女。她成了他的情妇，给他生了三个孩子。娜杰日达永远

会原谅他。1900年，他写道：“我被一个美丽的女学生瓦莱里娅·赫莱姆尼茨斯卡娅吸引了。”他娶了赫莱姆尼茨斯卡娅，但尼古拉二世撤销了他的婚姻。皇族中只有KR被允许拜访尼古拉。

[258] ND 17 January 1895，senseless dreams.‘Father never once mentioned responsibilities that awaited him’and AⅢ’s comment to Yanishev：KR 7 December 1894. Sergei vs Vorontsov on coronation and threat to resign：Naryshkin 146.

[259] 托特纳姆宫路在伦敦市中心，梅普尔家具店是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七世时代非常有名的家具店。——译者注

[260] Nicky’s daily life，micro-managing，horse and carriage for Alix：GARF 553.1.6.5，NⅡ to Benckendorff，1896；Easter eggs GARF 553.1.6.47，NⅡ to Benckendorff，20 March 1915. Love life，whistle：Vyrubova 4；Alexandra to Countess Rantzau quoted 12；unable to order cakes 27；Court，black Nubian Guards：this is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Penny Wilson-see http：//forum.alexanderpalace.org/index.php？topic=348.0；wap2. Joseph T.Fuhrman（ed.），*The Complete Wartime Correspondence of Tsar Nicholas* Ⅱ *and the Empress Alexandra*（henceforth F）：we make one，F 41，Alexandra（A）to Nicholas（N），17 November 1914；thanks for happiness/life as riddle，F 300，A to N，12 November 1915；nicknames Lovebird etc.，F 55，A to N，26 November 1914；I want you so，Madame B，F 447，N to A，8 April 1916；Oh Pussy，F 450，A to N，10 April 1916；F 424，I kiss with tenderness/your shyness，A to N，26 March 1916；‘tell boysy that lady’，F 374，A to N，1 February 1916；your sweet lips，F 373，A to N，13 January 1916；F 380，girly kisses，A to N，4 February 1916；F 366，‘burn with impatience to see’，A to N，13 January 1916；couldn’t have endured burden without you，my shyness，F 339，N to A，31 December 1915；always doing it，F 324，A to N，12 December 1915；F 506，Boysy hops，16 June 1916. Interior decoration：GARF 553.1.6.4，NⅡ to Benckendorf，1895. Alix pregnant？KR 11 December 1894.

[261] ND 25，26，27 November 1894；28 September 1895，on mauve room sofa；1 January 1896，ceremonials；28 March 1896，Easter kissing 1600. KR 14 November 1896，on Vladimir vs Minny. Coronation preparations：GARF 644.1.204.97-8，Sergei to Pavel，15 April 1894. Sergei vs Vorontsov on coronation and threat to resign：Naryshkin 146. Immersed in preparations，discussion with Nicholas over details of coronation ceremonies：GARF 601.1.1340.114，Nicholas to Sergei，undated. *LP* 108，Nicky to Georgy，19 November 1894；120 Willy to Nicky，14 September and 13 October 1894；124 Nicky to Georgy，18 December 1895；130 Ella to Nicky，20 April 1896. Sandro 195 on uncles.

[262] 宾波就是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是一位言辞讽刺而直言不讳的历史学家。他爱上了一位亲戚，但不能与之结婚，后来决定终身不婚。他和其他米哈伊洛维奇兄弟一样，都憎恶弗拉基米尔和他的孩子们。宾波自幼热爱历史，开始在档案馆做研究，写了亚历山大一世及其妻子伊丽莎白的传记。由于他的努力，罗曼诺夫家族的大量书信得以发表，本书作者在写作本书

的过程中借用了宾波的大量研究成果。

[263] 指桑德罗、宾波等兄弟几个，他们是米哈伊尔（尼古拉一世的幼子）的儿子。——译者注

[264] 弗雷德里克斯是个和蔼可亲、蓄着大胡子的近卫军军官，芬兰血统。他把尼基和阿丽克丝称为“孩子们”，称沙皇为“我的孩子”。他非常心不在焉，有一次把沙皇当成一个正在等候觐见的人。弗雷德里克斯领导着宫廷的巨大机器，属下有500名廷臣、皇帝侍从人员，还有15000名仆人。宫廷事务部有1300名官僚，管理属于皇室的剧院、宫殿、猎苑和庄园。管理沙皇生活的团队就是他领导的。他的副手是机要处和请愿秘书处主管、亚历山大三世的朋友奥托·里希特，1900年之后是弗雷德里克斯的女婿亚历山大·莫索洛夫；亚历山大·塔涅耶夫管理沙皇的办公室；亚历山大·多尔戈鲁基公爵，然后是保罗·本肯多夫伯爵，以宫廷总管的身份管理皇室的日常生活。弗拉基米尔·奥尔洛夫公爵，人称“胖子奥尔洛夫”，管理沙皇的军事秘书处。顾名思义，他非常肥胖，不能骑马，而他的妻子非常时髦而苗条，他俩被称为“肉和骨”。亚历山德拉有自己的秘书处。她手下最有权势的女官是御橱女总管，即盛气凌人的玛丽亚·戈利岑娜公爵夫人，此女于1909年去世后，皇后终于有机会任命自己的朋友“济济”·纳雷什金娜为御橱女总管。

[265] *Koronatsionnye torzhestva*，89. KR 8，9 14 necklace broke，May 1895；18 May，bodies seen by KR’s brother Dmitri；29 May，blames Sergei，photograph；29 May，Pahlen appointment and Sergei threat. *LP* 138-9，Xenia diary，18，19 May；Olga memoirs；144-5 Nicky to Georgy，29 July 1896；Georgy to Nicky，5 August 1896. ND 9，17，18 May 1896. Sandro 191-4：coronation，warning about Khodynka，the Montebello ball. Jewels dropped in ceremony，3，000 dead，findings of Pahlen：S.L.Seeger（ed.），Alexander Izvolsky，*Recollections of a Foreign Minister*：*The Memoirs of Alexander Izvolsky*（henceforth Izvolsky）69-70. Joyless Alix：Marie Roumania 2.65-79. Coronation，Zizi becomes lady-in-waiting，Khodynka，Sergei vs Vorontsov on coronation and threat to resign，wagons of corpses：Naryshkin 146-50.Hall 181-2.King 357-88.Nicky’s view of tsar and God，dangerous to stop halfway/my terrible responsibility before my Maker：Bing 166，Nicky to Minny，20 October 1902.Court officials/statistics：King 97-109.

[266] 这是李鸿章定的名字，即大清东省铁路，又称中国东省铁路，简称东清铁路。从1920年起，东清铁路始称中国东省铁路，简称中东铁路或中东路。——译者注

[267] 至少，他对沙皇仅仅是戳一戳而已。他曾拍了弗拉基米尔大公和保加利亚国王斐迪南一世的屁股，引起了外交争端。

[268] 利斯在爱丁堡以北。——译者注

[269] Nicky on family vs national diplomacy：*LP* 145，Nicky to Victoria，10 October 1896.Ottoman crisis：Geyer 192.Byrnes 131.Witte 186-7.Sean McMeekin，*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henceforth McMeekin）144.Far Eastern policy 1894-1900：Geyer 187-

205.Oye 5-15；world tour 15-23；Nicky’s vision 49-53；Witte’s *pénétration pacifique* 61-81.Germany：Röhl 1.749-60，929-31；Kiaochow 954-61.Kaiser visit：Bing 128-9，Nicky to Minny，23 July and 1 August 1897.Railway，Chinese Eastern Railway and annexation of Port Arthur：Witte 82-104.Eastern policy：Lobanov-Rostovsky，French mistress，Jewish books：Dominic Lieven，*Russia’s Rulers under the Old Regime*（henceforth Lieven，*RR*） 198-9.Alexandra’s personality：correspondence with Queen Victoria quoted in Figes，*PT* 26-8.Marie of Romania 2.67.Death of Lobanov on train：Naryshkin 152.Priggish Alix and Hamlet：Beéche 2.119.Silver Age：Bruce Lincoln，*In War’s Dark Shadow*，349-88.

[270] Oye on Kuropatkin 86-91；Kaiser and Far East 146-58. Izvolsky 70 on Muraviev sycophancy. Bing 137，Nicky to Minny，18 March 1898. Witte to Alexander Ⅲ on Russian domination of Asia：Geoffrey Hosking，*Russia and the Russians* 329.

[271] “小乌赫托姆斯基是个快活的家伙。”尼基在他们的东方之旅期间如此写道。对于一位俄国贵族来说，乌赫托姆斯基宽容得不寻常，他倡导佛教，也为穆斯林、波兰人和犹太人奔走疾呼。他是个温和的怪人，虽然始终是基督徒，但尊崇佛教。他首先向尼古拉二世介绍了一个布里亚特族草药药剂师彼得·巴德马耶夫，他的药剂很快就把圣彼得堡上流社会的一半人麻醉在紫色烟雾中。巴德马耶夫见过维特，曾被介绍给亚历山大三世。巴德马耶夫喜欢说，他皈依东正教的时候，亚历山大三世是他的教父。巴德马耶夫是贩卖权力的掮客和间谍，帮助俄国向远东扩张。现在他又见到了尼古拉二世。随后乌赫托姆斯基向尼古拉二世介绍了阿格旺多杰。他是佛教僧人，是达赖喇嘛的密使，曾多次访问俄国，并请求尼古拉二世保护西藏、抵御英国的侵犯。

[272] Oye on Ukhtomsky 42-59；on Kuropatkin and warning to Nicholas 86-97.Alexei Kuropatkin，*Dnevnik generala A.N.Kuropatkina*（henceforth Kuropatkin），7 April 1898 and 22 September 1899.

[273] *LP* 172，Georgy to Nicky，15 June 1899；Georgy funeral 176-Xenia diary，14 July 1899. ND 14 June 1899.KR 14 June 1899.

[274] Oye on Boxers 159-71；Manchuria 172-86；Lamsdorf 167；Manchuria，Korea，comments to Prince Heinrich of Prussia 182-5.Bing 137-4，Nicky to Minny on Port Arthur，18 March 1898；Beijing，11 August 1900；Boer War，9 November 1900；taking Mukden，23 September 1900.Witte 107-14 on Nicholas’s thirst for conquest，Kuropatkin seizing Manchuria，Kuropatkin flightiness，courtier charms empress. Believe in myself：Meshchersky Letters，Nicky to Meshchersky，28 February 1903. Geyer 206-12.100 per cent Byzantine，Witte quoted in Figes，*PT* 21.

[275] 几周后，阿丽克丝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式长辈。1901年1月9日（按照新历是1月22日），维多利亚女王驾崩。尼基给伯蒂舅舅（现在是爱德华七世）写了热情的信，但尼基对英国在布尔战争中受辱幸灾乐祸。“我希望，在这场力量悬殊的不义战争中，这些可怜人（布尔

人）能够成功。”他如此告诉母亲。他以“爱你的外甥”的身份写信给伯蒂，谴责英国的“灭绝战”。这表明尼基越来越自信了。

[276] 姐姐米莉察嫁给了病怏怏的彼得，即尼齐（1877年俄土战争的总司令）的儿子。妹妹斯塔娜嫁给了洛伊希滕贝格公爵格奥尔基，但他和自己的法国情妇私奔了，留下斯塔娜追求自己的精神冒险。

[277] 圣愚是俄国东正教的一个特色。他们往往是浑身污垢、半疯、半裸体的游民，套着脚镣。他们有些人几乎不能言语，他们的声音却被解释成神谕。——译者注

[278] 里奈拉是彼得宫城的一座亭子。——译者注

[279] Illness in Livadia：Witte 194-5.LP，Xenia diary，26 October to 13 November 1900. Alix inadequacy in politics：Mosolov 1.32-4.Birth of Anastasia：ND 5 June 1900.KR 6 June 1900. *LP* 189，；death of Queen Victoria and Nicky to Edward Ⅶ，22 May 1901.Moscow enchantment：*LP* 181，Nicky to Xenia，5 April 1900. Meetings with Philippe’Our Friend’：ND 10，11，13，17，19，20，21 July. *LP* 193，Alix on Mr P，‘one comfort to me’，27 August 1900；194 interor ministry police report on Philippe. Bing 144：such ecstasy，Nicky to Minny，5 April 1900.Vyrubova：definition of communion with God and prophets but dislike of table-tipping and spiritualism 67-9.Witte 195-204：craze of occultism，Montenegrins nurse Alix，rise of Philippe. Supernatural faith of Nikolai Nikolaevich（Nikolasha）quote by his chaplain Father Georgi Shavelskii in Robinson 14 and known as Terrible Uncle（Diadia Groznyi）3.Bond of religious ecstasy and links between Montenegrins and Alexandra：Naryshkina 163；Dr Philippe’s prophecy of Far East 174.

[280] 塞西尔·罗兹（1853～1902年），主要在南非活动的英国巨商和政治家，是大英帝国的信仰者。他建立的罗得西亚殖民地（今天的津巴布韦和赞比亚），即以他的名字命名。罗兹奖学金也是他设立的。——译者注

[281] 尼古拉二世在外交大臣的任用方面很不走运。吉尔斯和洛巴诺夫已经去世。现在的穆拉维约夫，积极进取的对华政策的设计者，也在与维特争吵之后突然死亡，年仅五十五岁。新任外交大臣弗拉基米尔·兰姆斯多夫是一个“相貌奇特”的隐遁者，“非常苍白”，“喜欢用精细的香水”，并且是秘密的同性恋者。皇帝给他的绰号是“夫人”。兰姆斯多夫不赞成皇帝的东方政策，但他是来自一个已经消逝的时代的消极被动的廷臣。“我什么都不要，”他在日记里写道，“你们决定一切好了，我会服从命令。”

[282] B.A.Romanov，*Ocherki diplomaticheskoi istorii Russko-Iaponskoi voiny i895-1907* 111-12.Oye on Bezobrazov 187-95 and quotes on bayonets and treaties 199.Braggart，half-mad adventurer，Nicky liked fantastic schemes：Izvolsky 71. On Nicholas’s ambitions in East：Kuropatkin，16 February 1903；on Bezobrazov，24 July 1903；Nicholas on Bezobrazov as inspiration and policy correction，19 August 1903.Geyer 206-19.Dr Philippe’s Far East policy：Naryshkin 174.

[283] 祖巴托夫是个忠诚的君主主义者，但他也相信仅靠暴力镇压不足以消灭革命党，所以他组织了支持政府的工会组织，引导群众的不满情绪。但他无法说服政府真正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而企业家也讨厌他的工会组织。——译者注

[284] 注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社会革命党的对手。——译者注

[285] Nicholas on Russia as landed estate-Master of the Land in census 1897：‘Khozyain Zemli Russkoy/Khozyayka Zemli Russkoy’：GARF 601.1.2.2，28 January 1897.Sipiagin：Wortman 350-4；the balls 353-4. Sipiagin and Tsar Alexei，banquets，frivolity：Izvolsky 70.Sipiagin‘deep wound in my heart’，Nicky feeling strong：Meshchersky Letters，2 and 5 April 1902，Nicky to Meshchersky. *LP* 200 on Sipiagin killing，Ella to Nicky，3 April 1902. Police limitations and Zubatov proposals，Daly 1.124-7.KR 20，22，25 August 1902.Baku working class/Stalin and Trotsky quotes in Montefiore，*Young Stalin* 66，196.Working class，highest death rates in Petersburg，excrement，cholera：Figes，*PT* 108-13.Zubatov’s new police methods：Daly 1.72-123.

[286] 普勒韦提拔祖巴托夫为圣彼得堡暗探局的主管。他把暗探局从三个局扩张为十八个。和新一代秘密警察中的很多人一样，祖巴托夫年轻时是民粹派恐怖分子，后来改信君主主义。他是阴谋诡计的大师，相信需要收买、培养、从文化上吸引双面间谍，几乎要像勾引“自己与之有秘密奸情的心爱女人一样。照顾好她，仿佛她是你的掌上明珠。只要一个马虎，你就会让她丧失名誉”。祖巴托夫恰恰是沙皇讨厌的那种类型的秘密警察。普勒韦每周给尼古拉二世发去卷帙浩繁的“沙皇报告”，将所有事务分门别类，从矿难到关于敌对分子的情报。不过，皇帝很少接见暗探局领导人，因为他和他父亲一样高傲地认为暗探局组织是必需的，但令人憎恶，并且它干扰了他与人民的真正交流。然而，任何一位俄国领导人都需要学会掌控自己的安全机构。

[287] GARF 586.1.950.2，NⅡ to Plehve，7 April 1902；I’m not a fan...smug，arrogant scoundrel，GARF 586.1.950.9，NⅡ to Plehve，8 July 1902；crack down suddenly and hard，GARF 586.1.950.11，NⅡ to Plehve，1 January 1904.Sandro 199：Pobedonostsev recommends scoundrel Plehve. Plehve and pogroms：Ruud 235-6；Azev and Plehve 125-51；too clever 152-8.Witte 380-1：Plehve，leading spirit of anti Jewish policy. Plehve on danger of Jews to Kireev quoted in Lieven，*RR* 343.Plehve changing beliefs：Alexander Ⅲ quoted in Zaionchkovsky 85-6.Plehve promotes Zubatov to Petersburg：Daly 1.124-38；138-9 pogrom. Lenin and Chernyshevsky，quoted in Figes，*PT* 131.

[288] 亲人们的多管闲事和放纵已经让尼基恼火。现在他把保罗叔叔放逐到巴黎，因为他违反了家规。保罗曾与希腊的亚历山德拉结婚，与她生了个女儿。后来她死于难产，但留下了儿子德米特里。很久之后，保罗爱上了奥尔加·皮斯托克尔斯，他未经沙皇许可就在巴黎与她结婚。“违反家规的亲戚与我血缘关系越近，对他的惩罚就越重，”尼基告诉母亲，“我担心会有一大群俄国皇族在巴黎安顿下来，带着他们半合法或非法的妻子。上帝知道，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毫不掩饰的自私窒息了所有良心、责任感和体面。”保罗的孩子德米特里和玛丽亚被谢尔盖和埃拉抚养长大。

[289] *LP* 202-10：removal of Philippe，Alix to Nicky，23 July 1902，on Ella warning and lie about remedy；Xenia letter，19 August 1902 on Minny warns Nicky and 20 August 1902 on pregnancy and 31 August 1902 on power of suggestion；209 Nicky to Alix，1 September 1902，naughty；Alix to Nicky，3 September 1902，sweet eyes；211 Nicky to Minny，20 October 1902；Minny to Nicky，23 October 1902，on Grand Duke Paul marriage. Naryshkin 170-1. Bing 168-70，Nicky to Minny，20 October 1902（LP 211）. On Misha：LP 227.

[290] Sandro‘last spectacular ball in the empire’235-6.King 405-18.

[291] 我们应当对尼古拉二世公平一些，我们要记住，不仅俄国，自由主义的英国也在东方推动鲁莽的冒险。1903年4月，印度副王乔治·寇松派遣弗朗西斯·扬哈斯本（荣赫鹏）中校和一小队英国士兵入侵了西藏，部分是为了阻止俄国人先到那里。扬哈斯本屠杀了数百（如果不是数千）名西藏人，并短暂地占领了拉萨，强迫西藏地方政府接受一项条约，试图建立英国对西藏的保护关系。但清政府保护着西藏。英国十分尴尬，西藏人也拒绝接受条约。

[292] 祖巴托夫被普勒韦免职后，他组建的工会组织也被解散。在普勒韦遇刺身亡后，祖巴托夫拒绝重新任职，部分原因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免遭革命党伤害。于是他退隐了。沙皇退位后，祖巴托夫自尽。——译者注

[293] Daly 1.140-8.John Röhl，*Wilhelm* Ⅱ：*Into the Abyss of War and Exile*，*1900-1941*（henceforth Röhl 2）176-85：Reval meeting. Useful war，Kuropatkin 206：war to avoid revolution，11 December 1903；85 Nicholas distrusts ministers，28 November 1903；115 tsar is right，better understands glory than ministers，16 February 1903；141 tsar would trust me better if not a minister，that’s true，4 August 1903.

[294] St Seraphim：*LP* 203，Alexandra to Nicholas，23 July 1902，on Alexandra ordering Pobedonostsev to canonize Seraphim. ND 17，18，19 July 1903.Japan：Oye 172-95：Geyer 187-205.KR 5 September 1903.Sandro 201：Nicholas dismisses Witte who tells Sandro：‘Oriental full blooded Byzantine’；Kuropatkin Japanese army‘joke’237-8.Helen Rappaport，*Four Sisters*：*The Lost Lives of the Romanov Grand Duchesses*（henceforth Rappaport）：attitude of imperial children to Japanese 72.Plehve’s Odessa strikes，multiplying opposition，fall of Zubatov：Daly 1.140-8. Kuropatkin on Plehve’s methods and coming bloodshed and dissatisfaction，24 July 1903.War：Sandro，warning to N 239-40.Kaiser encourages war against Japan：Röhl 2.188-9；meeting Wiesbaden 264-70.

[295]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达尔戈梅日斯基（1813～1869年）创作的歌剧。鲁萨尔卡是斯拉夫神话中的水泽仙女。——译者注

[296] Crackdown GARF 586.1.950.11，NⅡ to Plehve，1 January 1904.Revolution gathering，war coming：Sandro 237.NⅡ as ruler：Lieven，*N*Ⅱ 106，‘agree with everyone’，Pobedonostsev；109 Plehve on nature of autocracy to Kuropatkin；136 Princess Svyatopolk-Mirsky on NⅡ：most

false man in the world. Witte：fullblooded Byzantine-Sandro 201.Witte 179，189.Zaionchkovsky 2.19-21，half-boy half-man. Polovstov，*Dnevnik* 26 January 1892. *LP* 67：‘You don’t know how sly I can be，’Nicky to Alix，2 June 1894.Lieven，*N* II 28-43 Marie Romania-imperial mist 2.327.

[297] GARF 568.1.661.16，Nicholas to Alexeev，3 January 1904，possibility of rupture. *Sbornik dogovorov i diplomaticheskikh dokumentov po delam Dalnego Vostoka 1895-1905* 40-50，Nicholas to Alexeev，14，16，28 January on allowing Japanese to land in South Korea. LP 230，Xenia diary，31 March 1904.Constantine Pleshakov，*The Tsar’s Last Armada*（henceforth Pleshakov）3-6，32-3.Richard Connaughton，*Rising Sun and Tumbling Bear*（henceforth Connaughton）. Kaiser：Röhl 2.264-83.Alexei and mistress booed at theatre：L.A.Tikhomirov quoted in Zaionchkovsky 271. Beéche 1.129.

[298] KR是个充满矛盾的人。一方面，他是个魁梧英俊的近卫军军官，健康极佳，富可敌国，因为他继承了大理石宫和巴甫洛夫斯克等产业，并且他是尼基的密友。他的妻子是马芙拉，曾经的萨克森-阿尔滕堡的伊丽莎白公主。他儿女众多，是个慈父。另一方面，他是个业余诗人、剧作家和演员。他曾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柴可夫斯基结交，后者对KR的诗作颇有好评，给他的诗谱曲。KR定期为皇室上演他创作的剧本。但他的杰作要数他的日记。KR规定，等他死了九十九年之后，才可以公开他的日记。他的妻子马芙拉经常对日记可能包含什么内容开玩笑。他的日记在革命之后被保存在档案馆里，被遗忘了几十年。直到苏联解体后，这些日记才出人意料地浮现。

[299] KR sins，19 September 1903；‘best man in Russia’，19 November；constant war with my conscience，15 December；bad thoughts in church，21 December；secret vice，28 December；depraved，9 January 1904；back to bathhouse on Moika，20 January；beautiful wife，14 January；predilection for simple men，19 April；overwhelmed by sin 21 May；Sergei and brother，23 June；waiting for birth of Nicholas and Alexandra’s child，24 July；back to bathhouse like a squirrel on a wheel，26 July. KR birth of Alexei，30 July；visit baby Peterhof，2 August 1904.

[300] Appointment of liberal Mirsky：Daly 1.148-51.Minny begs in tears：Paul Benckendorff quoted in Lieven，*N* II 134.On political policy，dangers of U-turns：dangerous to stop halfway/my terrible responsibility before my Maker：Bing 166，Nicky to Minny，20 October 1902.Nicky letters to Militsa quoted in Zimin，*Negroes* 28-31.Alexei：LP 243-46. ND 30 July 1904.KR birth of Alexei，30 July；visit baby Peterhof，2 August 1904.Haemophilia：account of Roman，son of Peter and Militsa，is quoted in Rappaport 77-81.English disease：*LP* 228，Grand Duchess Xenia，13 February 1904；239 Alix to Nicky，15 September 1904. ND 30 July 1904，8 September 1904.KR 2 August 1904：Misha delighted. On Olga’s prospects：Carolyn Harris，Succession Prospects of Grand Duchess Olga Nikolaevna，*Canadian Slavonic Papers*（2012）54：61-84.Haemophilia origins；Queen Victoria suffering as parent of Leopold：Wilson，30-1，272，320.

[301] 多格浅滩是北海的一个大型浅滩，距离英国东海岸约100公里。——译者注

[302] Figes，*People's Tragedy* 168-173. Lieven NⅡ 104-40. Andrew Verner，*The Crisis of Russian Autocracy* 100-37. Sandro 243-8.Lack of will：KR 18 November 1903 Pleshakov 60-89.German help to fleet：Röhl 2.285-93.

[303] December 1904 unrest spreads：KR 18 November，4，21，28，30 December 1904.Verner 100-37.

[304] Daly 1.150-2.Verner，*Crisis of Russian Autocracy* 137-67.Lieven NⅡ 139-40. ND 8 January 1905.

[305] 格里戈里·加蓬（1870～1906年）出身农家，自幼成绩优秀，后来上了神学院，受到托尔斯泰思想的影响。他的工会组织得到日本军官明石元二郎（当时的日本驻俄公使馆武官，他还赞助了列宁、社会革命党和许多反沙皇的组织。他的工作可能与后来布尔什维克党革命成功有关系，据说列宁曾表示感谢他）和暗探局的资助。流血星期日之后，加蓬宣布将沙皇罚出教门，号召工人起义反抗沙皇政权。他逃往欧洲，受到列宁、克鲁泡特金、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欢迎。他的暗探局线人身份暴露后被社会革命党杀死。——译者注

[306] Ruud 158-9. Daly 1.154-6. Lieven NⅡ 140-1.Figes PT 173-181. ND 8 January 1905.KR 9 January and 11 January 1905.Alexandra to Princess Victoria of Battenberg 11 January 1905：Sophie Buxhoeveden，*The Life and Tragedy of Alexandra Feodorovna*，*Empress of Russia*（henceforth Buxhoeveden）108-10..Robert Massie，*Nicholas and Alexandra* 97-100.

[307] 德米特里·特列波夫曾在近卫骑兵部队服役，是个极端反动分子，对皇帝忠心耿耿。他是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的圣彼得堡总督费奥多尔·特列波夫的四个儿子之一。费奥多尔·特列波夫调查过范妮·李尔，曾鞭笞持不同政见者，后来被一个女性无政府主义者用枪打伤。他的四个儿子在尼古拉二世时期都身居高位，其中一个成为首相。现在，德米特里·特列波夫成了皇帝最骨干的鹰犬。

[308] 即格鲁吉亚社会主义联邦革命党，是1904年在格鲁吉亚成立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要求在俄国框架内实现格鲁吉亚自治。党员主要来自小士绅和农民。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反对布尔什维克党。——译者注

[309] 亚美尼亚革命联盟是1890年成立的亚美尼亚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反对布尔什维克党。——译者注

[310] Daly 1.156-7. *LP* 245-64.Boris Savinkov，*Memoirs of a Terrorist*；Marie Pavlovna，*Education of a Princess*：*A Memoir*；Ivan Kalyaev testimony（including Ella's claim that Sergei retired out of fear of murder）；Grand Duchess Xenia，4 February 1905：all quoted in LR 250-64. KR 4，5，6，9 February 1905. ND 4 February 1905.Peasant revolt：Figes，*PT* 188-91.Caucasus revolution，Stalin in Chiatura：Montefiore，*Young Stalin* 132-8.

[311] 1905年6月（当年的革命期间），俄国黑海舰队的战列舰"波将金"号水兵起义，直接

原因是许多士兵拒绝吃以腐败且生蛆的肉做成的罗宋汤，长官以枪决相威胁，于是爆发矛盾。更广泛的原因是1905年5月日俄战争期间对马海战中俄军惨败，导致后方士气低落，进而激发了更广泛社会的动乱。起义被镇压下去，但也可能影响了尼古拉二世，使他决定结束日俄战争并接受《十月诏书》，因为他已经不再享有军队的无条件服从。“波将金”号被更名为“潘特莱蒙”号，参加了一战，1925年被苏联海军除籍。“波将金”号水兵起义后来被布尔什维克党广泛宣传为革命的神话（尽管起义者排斥布尔什维克主义），列宁说这次起义是十月革命的彩排。1925年，谢尔盖·爱森斯坦拍摄了著名的黑白无声电影《战舰波将金号》，记载这次起义。——译者注

[312] 中国称之为库页岛。——译者注

[313] Tsushima：Pleshakov 261-279；fall of Alexis 311-315. ND 1 November 1908.Revolution spreads；assembly concession 184-88.Lieven NⅡ 144-6.Sandro：Russia on fire 249；14 May 1905 picnic at Gatchina，news of Tsushima arrives，N‘said nothing as usual’248.KR 20 June 1905. ND 17 August，14 September 1905.Witte to America：Witte 135-61；meeting on *Shtandart*，14 September 1905.Views and appointment of Nikolasha：Robinson 62-3. ND 17 August，14 September 1905. Björkö：Röhl 2.368-71，379-80.

[314] 在芬兰湾。——译者注

[315] 原文如此，疑为“尼古拉二世”。——译者注

[316] Björkö：Röhl 2.368-71，379-80.

[317] 即便在这样的极端危机时期，罗曼诺夫家族的亲人们还是在给尼古拉二世制造麻烦。1894年，尼基和阿丽克丝是在“小鸭子”（梅丽塔，爱丁堡公爵的女儿，米茜的妹妹）和阿丽克丝的哥哥黑森公爵恩斯特的婚礼上订婚的。但梅丽塔和恩斯特的婚姻失败了。“小鸭子”爱上了弗拉基米尔叔叔的儿子基里尔（“彼得罗帕夫洛夫斯克”号被日军击沉时，基里尔险些丧命）。1905年9月25日，基里尔和他的表妹“小鸭子”结婚了，但没有征求沙皇的许可。尼基和阿丽克丝怒不可遏。尼基褫夺了基里尔的头衔和收入。基里尔的父亲，弗拉基米尔叔叔便辞去了所有职务，把他的勋章扔到尼基的办公桌上。“在这样的时期，人们普遍对皇族不满，我对在此时公开处罚一个人抱有疑虑。”尼基告诉母亲。于是他恢复了基里尔的头衔和权利。“哎呀！多么讨厌的日子。”弗拉基米尔于1908年去世，但他的遗孀米欣成了亚历山德拉的主要敌人。“她一定非常恨我们。”尼基思忖道。

[318] 尼齐就是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亚历山大二世的弟弟，1877年俄土战争的俄军总司令。——译者注

[319] ND 12，17 October 1905.GARF 543.1.232.1-4，Trepov to Nicholas，16 October 1905；GARF 595.45.6-7，Nicholas to Trepov，16 October. On Nikolasha as Terrible Uncle，stupidity（Minny），temper and hysteria，killing borzoi dog，mysticism，view of tsar as divine：

Robinson 4，14-16；mistresses，mysticism and Stana 51-5；Nikolasha summoned；Kireev and Mosolov stories of Nikolasha's threats，Nikolasha's fault 67-70；Nikolasha happy to jump out of window（1916 account of General V.M.Bezobrazov）290.Kyril impudence：*LP* 277-8，Nicky to Minny，5 October 1905.Bing 185-8，Nicholas to Minny，19 October 1905；192 Minny to Nicky，1 November，on supporting Witte，Trepov admirable conduct and Nikolasha soldier at heart. This account is based also on Verner 225-45.Abraham Ascher，*The Revolution of 1905*：*Authority Restored*（henceforth Ascher，1905）10-15.Witte 237-50.Caucasus：Montefiore，*Young Stalin* 138-53.Nicky attitude to Witte，evil days，wrong path：Naryshkin 189.

[320] 社会民主工党分成两个派系，互相之间有一些重叠，但风格差别越来越大。1902年，在文章《怎么办？》中，列宁主张由“少数和帝国安全警察一样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来组织革命。1903年8月，在伦敦和布鲁塞尔举行的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大会上，马尔托夫和大多数社会民主工党人投票反对列宁。列宁就组建了自己的多数派（布尔什维克），而称他的对手为孟什维克（少数派），因为马尔托夫赢得了一些不重要的票数。孟什维克在全国的人数极多，在圣彼得堡苏维埃的影响力更强。在莫斯科和格鲁吉亚，这两个互相联系紧密的派系并肩战斗，但他们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凶残，分裂也永久化了。

[321] 尼古拉二世对自己的历史声誉很关注，命令维特和诸大臣上交任何记载他残酷行为的文件，所以很少有这样的文件留存至今。他多次拒绝免去恐怖分子的死刑，但如果有冤假错案，他认为沙皇的职责就是主持公道。1908年，在一名犯人被处决的前夜，他的未婚妻说服了一名副官，让他相信犯人是无辜的。这个副官勇敢地跑到彼得宫城唤醒了皇帝，向穿着睡衣的皇帝解释了此案。“我表扬你的这种行为，”尼古拉二世说，“感谢上帝，我们俩都不需要良心不安。”他走进书房，回来时给出一份电文：“暂缓处决。等待命令。尼古拉。”他把电文交给副官，简洁地说：“快去！”

[322] Witte under pressure；crackdown by Durnovo：Verner 260-80；examples of Nicholas's brutality 272；Witte crackdown 274-80. Crackdown in Moscow，arrest of Soviet：Witte 273-84；brutality of weak men 286-92；undermined by Trepov 315；warns Nicholas like ship in storm 317；Durnovo liberal，energetic，competent，love affairs and love letters to Spanish ambassador 321-3；Trepov character 326-31；pogroms Trepov 327；and anti-semitic campaign by Kommisarov and Rachkovsky 331；reports conspiracy to tsar who didn't intend to punish the captain 332. Nicholas on Cossack whips：*Stolypin* 71. Durnovo crackdown，15，000 killed and wounded：Figes，*PT* 200-2. Alex Marshall，*Russian General Staff 1860-1917*，on Alikhanov-Avarsky/Griazanov 64.Bezobrazov，Orlov and Richter brutalities：Ascher，1905，333-4.Approval of brutalities by Orlov etc. in letters to Minny：Bing 194，Nicky to Minny，10 November 1905，council of ministers talk a lot，disappointed in Witte；195 Nicky to Minny，17 November，peasant disturbances，not enough troops；196 Nicky to Minny，1 December，Witte deals with revolutionary movement energetically；200-2 Nicky to Minny，8 December，old heedless Liberals now clamouring for decisive action，army likes Nikolasha and has confidence in him；202 Nicky to Minny，15 December，Semyonovsky Regiment to Moscow yesterday，Dubasov in Moscow，Orlov to

Livland；205 Nicky to Minny，22 December，armed rebellion in Moscow crushed，Vorontsov ill；207 Nicky to Minny，29 December，Dubasov in Moscow；Baltics Orlov，Richter good work，terror must be met by terror；210 Nicky to Minny，12 January 1906，Orlov splendid work，Nikolasha excellent idea，Meller-Zakomelsky Siberia；Durnovo splendid，Trepov indispensable. Nikolasha plans the crackdown and orders quartermaster to insist on Orlov severity（1，170 killed）：Robinson 70-5.‘Tickles me’：Lincoln，*In War’s Dark Shadow* 310. Nicholas delays execution on recommendation of ADC：Spiridovich 1.72-3.Rasputin：Nikolasha meets Rasputin first，account of Prince Roman Petrovich（Militsa’s son）quoted in Robinson 70.First Nicky/Alix meeting：ND 1 November 1905.

[323] 这本小册子实际上是从19世纪60年代出版的两本书改编而来的，并且针对的是拿破仑三世，但我们至今仍然不知道究竟是谁制作了这本小册子。它在世纪之交问世。是俄国秘密警察，也许是在巴黎的拉奇科夫斯基，策划了这本荒谬但影响很大的伪作。不过我们没有证据。如果真的是俄国秘密警察炮制了这本书，那么沙皇也相信它是真的，因为他在退位之后还在读这本书。

[324] Jewish jokes and Nicholas’s attitude to Jews（and later to Beilis case）Spiridovich 1.393-4，2.142，446-7. Alexandra on Jews：F 115，A to N，13 April 1915；F 242，A to N，17 September 1915.Röhl 1.758，Nicholas to Helmuth von Moltke 1895.Elders of Zion：Ruud 204-18.Daly 2.123-30.On Black Hundreds and Dubrovin meeting：Witte 192；Mosolov 143.Jewish imitations：Bing 30，N to Minny，5 September 1884.Jewish attitudes，‘English man is Yid’：Witte 190.Fired by hatred of Jews：Nicholas to KR-Beéche 2.120.On Black Hundreds：Kotkin，*Stalin* 99-101.Figes，*PT* 197.Reconquest of Caucasus：Montefiore，*Young Stalin* 152-4.

[325] 选举权很普遍，特别是被认为忠于朝廷的农民享有普遍选举权。君主完全主宰外交政策和军队，有权任命大臣，有权召集和解散杜马，有权否决杜马制定的法律，若有需要可以通过皇帝敕令来统治。这就产生了一个君主专制与议会制混合的体制。与欧洲的另一个混合体制，即德国的体制一样，俄国体制仍然由皇帝主宰，他如果愿意，可以夺回几乎是绝对的权力。但这个体制的问题在于，君主、大臣和议会的权力的分野不明晰，比以往甚至更加混乱。

[326] “骰子已掷出”（iacta alea est）是恺撒渡过卢比孔河、向共和国元老院开战时的名言，意思是这是一场赌博。——译者注

[327] Witte，Nicholas hates him：Naryshkin 197.Stolypin，background：*Stolypin* 1-33；disarms revolutionaries 60；nerves 60；MVD 88-9；law and Duma 100-5.Goremykin：H.H.Fisher（ed.），V.N.Kokovtsov，*Out of my Past*：*The Memoirs of Count Kokovtsov*（henceforth Kokovtsov）123-9.On Goremykin：Gerasimov quoted in Ascher，*Revolution of* 1905 63-70.Witte and Jewish clique：Bing 221，Nicky to Minny November 1906.

[328] 阿普特卡尔斯基岛在圣彼得堡范围内、涅瓦河上。——译者注

[329] 杜巴索夫将军遇刺受伤。1906年2月，在格鲁吉亚首府，曾通过血腥巷战收复第比利斯的费奥多尔·戈利亚扎诺夫将军被布尔什维克党刺杀。这次刺杀的部分工作由年轻的斯大林组织。而阿里汗诺夫-阿瓦尔斯基将军，一个来自达吉斯坦的穆斯林，曾因残酷地收复格鲁吉亚西部和巴库而获得“野兽”的绰号，被亚美尼亚革命联盟谋杀。遭到革命分子的猎杀，沙皇及其家人在随后六年里几乎都没有公开露面过。他们再也不住在冬宫，而是龟缩于皇村和彼得宫城，由同心圆状的多层安保圈保护。他们的安保人员包括近卫军、哥萨克卫队（由皇宫卫戍司令指挥）、250名便衣特工（沙皇开玩笑地说他们是“自然主义者”，因为他们执勤时假装在欣赏大自然）、250名穿制服的“帝国警察”，最后还有一支300人的保镖队伍（由亚历山大·斯皮罗多维奇指挥，他在担任基辅的暗探局主管时被一名革命分子打伤。他是皇室的宠儿）。胖子奥尔洛夫负责协调所有这些安保人员。

[330] Opening of Duma *LP* 286，Xenia diary，27 April 1906.KR 27 April 1906.Spiridovich 1.59-64.Nikolasha proposes Stolypin as premier：Robinson 89.Stolypin，MVD and premier；bombing，and first dismissal of Duma：*Stolypin* 97-182.Bing 215-17，Nicky to Minny，16 and 30 August 1905.Child blowing up nanny，16，000 officials killed-quoted in Kotkin，*Stalin* 104；decline of parties 118.Figes，*PT* 233-4.Tsar demands immediate executions，martial law，his view passed on by War Minister A.F.Rediger to Interior Minister Stolypin，1 July 1906：RGIA 1276.1.92.11，Rediger to Stolypin. Alex Marshall，*Russian General Staff 1860-1917*，on Alikhanov-Avarsky/Griazanov 64.Tsarist oppression：Ascher，1905，333-4.Imperial security：King 110-1；Spiridovich 1.271/284-7.

[331] “孟希”是波斯语，在莫卧儿帝国和英属印度指的是欧洲人雇用的本土语言教师或秘书。这里指阿卜杜勒·卡里姆（1863～1909年），维多利亚女王的仆人和好友。——译者注

[332] Rasputin：Douglas Smith，*Rasputin*：*Faith*，*Power and the Twilight of the Romanovs*（henceforth‘Smith’）on Rasputin’s views and quotations from sayings 207-15；on women and sex and quotes from Praskovia，Smith 381-92.James T.Fuhrman，*Rasputin*：*The Untold Story*（henceforth *Rasputin*）：background and character 15-30；arrival 40-8.A Russian peasant：Olga Alexandrova quoted in Massie，*Nicholas* 189.Penile wart，female orgasm：Figes，*PT* 32.Rasputin meets Nikolasha first then the Crows：Prince Roman Petrovich quoted in Robinson 71；Vyrubova 67-70.

[333] 尼古拉二世和桑德罗已经不是朋友了。桑德罗在日俄战争期间指责他。沙皇让步、同意颁布宪法的时候，桑德罗辞去了大臣职位。1905年革命期间，桑德罗乱了手脚，准备乘游艇逃亡。1905年之后，沙皇夫妇与皇家游艇“旗帜”号的艇长N.P.萨布林关系越来越近。这艘长420英尺的游艇得名自彼得大帝的第一艘船，自带桃花心木长厅和47毫米口径火炮。对沙皇夫妇来说，它成为皇宫之外的一个绝对安全的家，船员们则被视为大家庭的一部分。（1917年之后，这艘船被改装为扫雷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了列宁格勒保卫战，最终于1963年报废。）

[334] King 107；Rasputin 46-8；Vyrubova 1-67.Orlov：Naryshkin 188.

[335] 与此同时，尼古拉二世知道“拉斯普京”这个姓很像俄语的“放荡者”，比较粗俗，于是命令宫廷总管保罗·本肯多夫伯爵安排把他的姓改为“诺维”，指的是他获得了新生，并且意味着在菲利普离去之后他成为新的精神导师。

[336] 法国香水商弗朗索瓦·科蒂（1874～1934年）于1904年建立了科蒂公司。目前科蒂集团是世界最大的香水企业。此人还是极右翼组织“法兰西团结联盟”的创始人之一。——译者注

[337] 叶甫盖尼·博特金医生，亚历山大二世的御医谢尔盖·博特金医生的儿子，给她开了佛罗那（一种巴比妥酸盐）。她还服用鸦片、可卡因和吗啡。博特金受到批评，因为他屈服于阿丽克丝的要求，给她开了越来越多的鸦片制剂。

[338] Alix lying in bed all day：Vyrubova 20；anything if she was well 24；driving fast 21；one friend 33；OTMA upbringing，younger two etc. 36-7；Tsar orders cinema：GARF 553.16.32，NⅡ to Benckendorff，13 February 1913.Gilliard 28 on Vyrubova，sentimental mystical，Alix only dominant friendship. Vyrubova’s friendship for Alex，mania and mystic superstition：Naryshkin 186.Nicholas only survived due to his prayers：Sophia Tyutcheva quoted in Rappaport 162. *Rasputin* 39-48；Alix and daughters’letters to Rasputin 94-5.Rasputin letters to kiddies and Olya/Alexei：Smith 159-60. ND 18 July，12 October，9 December 1906；Stolypin，27 May 1907；6 November，27 December 1908，on visits to Anna to see Rasputin；4，29 February，29 March，26 April，15 August 1909.KR 6 and 10 November 1906，on Nikolasha and Stana. Nikolasha’s divorce：Robinson 97-101.Vyrubova 69. *LP* 290，Nicky to Stolypin，16 October 1906；297，Alix to Nicky，17 July 1907；304，Xenia diary，7 September 1908；306 Olga memoirs；308-10 Alix to Olga，1 and 11 January 1909 on‘girlies’and Our Friend；Tatiana to Alix，17 January 1909.Olga Alexandrovna，*25 Chapters of My Life*，98-101.Bing 227，Nicky to Minny，22 March 1907，on Nikolasha’s marrage. Hercules：Zimin，*Negroes* 409-10 and 415-18，quoting Vyrubova and Maurice Paléologue. Hercules and Nubian Guards：this is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Penny Wilson-see http：//fomm.alexanderpalace.org/index.php？topic=348.0；wap2.Veronal and other opiates：Rappaport，*Ekaterinburg*，55，60；girls’luxuries 74-75.

[339] *Stolypin* 115-49；Jewish reform 169-2；second Duma，174-6；coup and third Duma，202-15；Vorontsov，Caucasus 237-9.Jewish reform：*Krasnyi arkhiv*（1925）5.13，Nicholas Ⅱ to Stolypin，10 December 1906.Hatred of Jews：*LP* 340，Nicky to KR，14 September 1912.Bing 220，Nicky to Minny，11 October 1906，like and respect Stolypin；228，29 March 1907，on Duma，‘slap！ and they are gone’.Figes，*PT* 225-8.

[340] 布尔什维克派的活动越来越激进，如今它已经非常不得人心。社会民主工党于这年5月初在伦敦开会时，孟什维克派要求禁止“征收活动”（其实就是抢银行）。但在同一场会议上，鄙视孟什维克派道德顾虑的列宁命令斯大林继续抢银行，为党的事业筹资。“征收活动”揭示了两派无法弥合的鸿沟，现在它们演变成了不同的党。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于1907年6月26日

在第比利斯达到高潮，布尔什维克分子在斯大林的组织下，拦截了国家银行的马车，抢走25万卢布，相当于今天的数百万卢布，并投掷炸弹，炸死了50名行人。此后，在家乡格鲁吉亚遭到唾弃的斯大林去了巴库。但他在那里很快被双面间谍出卖，遭逮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17年之前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西伯利亚。

[341] 萨佛街在伦敦市中心，以订制高档男子服装的商店闻名。——译者注

[342] 1908年5月，爱德华七世和亚历山德拉王后来到烈韦里，在“旗帜”号上会见尼古拉二世及其一家和斯托雷平。伯蒂说尼基“令人悲哀地头脑简单、不成熟和反动”；尼基认为伯蒂是“最危险的阴谋家”。但现在伯蒂用魅力吸引尼基，用俄语向俄国水手们致意——“早上好，孩子们”——让水手们很开心。即便如此，在他的犹太人朋友罗斯柴尔德家族敦促下，伯蒂还是请求斯托雷平改善俄国犹太人权益，并逗弄阿丽克丝，说她的孩子们说英语时带着苏格兰口音。在沙皇的宴会上，一名英国廷臣发现阿丽克丝在甲板上歇斯底里地哭泣。一年后，尼基一家和斯托雷平乘船去怀特岛参观赛艇会，奥尔加和塔季扬娜被允许在武装护卫下去考斯（怀特岛上的海港城镇）购物。这是自1905年革命以来她们第一次外出。

[343] Military reforms：Lieven，*Flame* 146-8. Norman Stone，*Eastern Front*（henceforth Stone）24-6.Robinson：88-104.Stolypin reforms；on Jewish and other reforms 1906-7：*Stolypin* 150-206.SD memberships：Kotkin，*Stalin* 118.Izvolsky：Lieven，*Flame* 192-7.

[344] “狐狸”斐迪南一世利用此次危机，自封为“保加利亚沙皇”。明妮觉得他太放肆，尼古拉二世说这是“自大妄想狂的行为”，但他不得不承认“狐狸”的头衔。黑山大公尼古拉要求沙皇批准他进攻奥地利。他的女儿斯塔娜以及尼古拉沙也支持他。

[345] 这年10月，沙皇失去了“他独特的朋友”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后者在开罗死于肺结核。尼古拉二世为他建造了一座很大的陵墓，阿丽克丝常去献花。

[346] *Stolypin* 251-60；279 meeting with Edward Ⅶ at Reval. Lieven，*Flame*，148-50，197-203；208-24.Geyer 277-80.Clark 185-90.Geyer 276-8.Margaret MacMillan，*The War that Ended Peace*：*The Road to 1914*（henceforth MacMillan）391-422. Stone 24-6.11 August 1907，calm at home，Izvolsky，British triumph，*Stolypin* 253；1908 crisis 257-9；war fatal for dynasty 259.Figes，*PT* 225-9.Robinson 88-129.Edward Ⅶ at Reval：*Stolypin* 279.Reval/Cowes：Mossolov 210-12；Spiridovich 1：170-5.Miranda Carter，*The Three Emperors* 352-4；Cowes 374-6.Jane Ridley，*Bertie*：*The Life of Edward* Ⅶ 398-422.Rappaport 124-8.King 426-32.1908 crisis，key ministerial meeting：AVPRI 340.787.7.162-6.Izvolsky portrait：Harold Nicolson，*Lord Carnock* 216.Bulgaria，Ferdinand as tsar，Izvolsky calls Aehrenthal‘ce sale juif’，NⅡ says act of megalomaniac but accepts Ferdinand as king on Petersburg visit：*Ferdinand* 214-34.Minny outraged at Ferdinand：Bing，Minny to Nicky 12 March 1909.Montenegro demands wars：*Montenegro* 264.Friendship and death of General A.A.Orlov，4 October 1908，in Cairo：Spiridovich 1.271，285-6.Alexander Orlov unique role：Naryshkin 188.

[347] 他努力拆除许多过时的要塞，将炮兵现代化，组建预备役部队以备战，并更新兵力动员计划。他被提升为陆军大臣，标志着陆军总参谋长这个职位重要性的下降。所以现在他有必要确保总参谋长都是些无法与他挑战的庸才，这样才符合他的利益。但没有人信任他。“苏霍姆利诺夫身上有种让我不安的东西，”法国大使莫里斯·帕莱奥洛戈后来说，“很少有人像他这样，让人看了第一眼就不信任他。”苏霍姆利诺夫肯定不是个高瞻远瞩的人。桑德罗提议建立空军，苏霍姆利诺夫笑得浑身颤抖：“难道要把布莱里奥（法国航空先驱者之一）的玩具放到我们军队里吗？”

[348] 这年10月31日，托尔斯泰（被普遍视为俄国的另一位沙皇）突然离开了自己的庄园，以逃避妻子索尼娅，但在火车上病倒，不得不在一个偏僻的火车站下车。全世界注视着这位垂死的智者随后的戏剧性故事。托尔斯泰早就成了沙皇统治的危险敌人。1901年，波别多诺斯采夫安排将托尔斯泰逐出教会，而沙皇收到了托尔斯泰的粗鲁的信（是沙皇的堂叔宾波送来的，宾波与托尔斯泰是朋友，这很符合宾波的个性）：“不要相信”任何民众热情“是对你的忠诚的表达……他们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会跟着任何稀罕的景观起哄”。11月7日托尔斯泰去世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对这件事情讲得太多”，尼基告诉明妮，“不过好在他被静悄悄地葬在”他位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庄园。斯托雷平精明地提议，为了全民族，政府应买下这座庄园。尼古拉二世否决了这个建议。

[349] *Stolypin* 327-62.Kokovtsov 263-70；don’t I count for something 282.Rappaport 149-52：Sophia Tyutcheva on girls at assassination and visit of Rasputin. Stolypin on war and revolution：Serge Sazonov，*Fateful Years*，*1909-1916*（henceforth Sazonov）232.Stolypin in decline：Figes，*PT* 226-31.War and military policy，fortress razing and creation of reserve Sukhomlinov reforms，Little and Great Programmes，economic data：Stone 19-33.Lieven，*Flame* 225-6.Sukhomlinov：V.A.Sukhomlinov，*Vospominaniia*（henceforth Sukhomlinov）goal to clear out grand dukes 191；and to create army equal to Germany 210；to tsar I was primarily a servant 214 or technician 233；25 July，tsar completely calm with Nikolasha，megalomania of Nikolasha，all powerful 243；Nikolasha looked like Ivan the Terrible with his fits of rage 244.Sukhomlinov visits Livadia 1909，pretty wife loved beautiful toilettes，loathed by society：Spiridovich 1.1385.Incredible friovolity：Kokovtsov 310-35.Laughed at aeroplanes：Sandro 264.Geyer 288-92.MacMillan 353-5.William C.Fuller Jr，*Strategy and Power in Russia* 425-33.William C. Fuller Jr，*The Foe Within* 45-8.Maurice Paléologue，*An Ambassador’s Memoirs* 1.83. Fall of Nikolasha，failure of his reforms：Robinson 104-8；the Crows row with Rasputin（memoirs of Prince Roman Petrovich：Roman Petrovich Romanov，*Am Hof des Letzten Zaren*）108；Alexandra on Nikolasha vs man of God and Nikolasha’s regret（memoirs of his First World War chaplin G. Shavelskii）108-9.Death of Tolstoy：Bing 260 N to Minny 11 November 1910；Bartlett，*Tolstoy* 386-7；412-9.

[350] Rasputin vs Stolypin and church leaders：*Rasputin* 49-85.Stolypin to daughter Maria Bole in Smith 151.Whoever praised him was good：Naryshkin 196-7.Sukhomlinov 191-3，manoeuvres，evil one，weak one.Stolypin，late crises，military naval laws，crisis of reforms：*Stolypin* 250-326.Tsar rejects Stolypin’s resignation，vetoes naval bill：GARF 601.1.1125.4-5，Nicholas Ⅱ to

Stolypin，24 April 1909.

[351] 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里姆斯基-科萨科夫（1844～1908年），俄国作曲家，擅长配器，与巴拉基列夫、穆索尔斯基、鲍罗丁和居伊五人并列俄国古典音乐的“强力集团”。他受到瓦格纳《尼伯龙根的指环》影响，大力创作歌剧。代表作有《舍赫拉查达》、第二交响曲“安塔尔”、《西班牙随想曲》、歌剧《萨特阔》《金鸡》等。——译者注

[352] Stolypin assassination：*Stolypin* 363-88.End of Stolypin，no party：Figes，*PT* 230-1.Stolypin gloomy，tsar schedule，shooting，appointment as PM：Kokovtsov 271-8；*Rasputin* 87-91.Bing 264-7，Nicky to Minny，1 September 1911.Rappaport 149-51，quoting Sophia Tyutcheva.Ruud 173-200. *LP* 331，M.P.Bok，Stolypin’s daughter. Naryshkin 199.Mistake of family feuds：Marie Romania 2.223

[353] 这座白宫取代了亚历山大二世的木制宫殿。此后每年充满异国情调的布哈拉埃米尔和希瓦汗们就来这里觐见沙皇，给沙皇的孩子们带来丰厚礼物。1945年初，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克里米亚会议就在这里举行。罗斯福住在白宫内，睡在皇后的闺房。丘吉尔住在沃龙佐夫宫。斯大林住在尤苏波夫宫。

[354] Beilis，Kokovtsov，loss of Stolypin：*Stolypin* 363-88.Kokovtsov 271-8；not Khvostov 276 and 292；new PM conversation with Alexandra on Stolypin and fate 283. *Rasputin* 87-91.Bing 264-7，Nicky to Minny，1 September 1911.Rappaport 149-51，quoting Sophia Tyutcheva. Ruud 173-200. *LP* 331，M.P.Bok，Stolypin’s daughter. Naryshkin 199.Mendel Beilis case，Chaplinsky reports in Kiev，anti-Jewish law on trade in Siberia：Levin 116-24.

[355] Olga’s ball：Rappaport 156-7.Vyrubova 22.

[356] Kokovtsov 291-300.Rasputin crisis：M.V.Rodzianko，*The Reign of Rasputin*（henceforth Rodzianko）36-9，audience with Minny；40-57 audience with tsar and Yusupova report on Alexandra’s wish to hang. *LP* 337，Rodzianko memoirs；Xenia diary，25 January，16 February，16 March 1912，on Minny，Xenia，Yusopova talks. ND 15 February 1912.Vyrubova 30：Tyutcheva rebuked severely. Better one Rasputin than ten hysterics：Nicholas quoted in Figes，*PT* 33. Borodino：*LP* 340，Nicky to KR，14 September 1912.King 316-17.Wortman 379-82.

[357] Illness of Alexei in Nicholas’s words：Bing 276，Nicky to Minny，20 October 1912.Alexei’s illness：Vyrubova 42-3，build me a monument，Nicky rushes out，Rasputin message. *LP* 342，343-8，Nicky to Minny，20 October 1912. ND 5-13 October 1912.Gilliard 8-12.

[358] Kokovtsov 313-429.Sukhomlinov 191-3，manoeuvres，evil one，weak one. Robinson 108-29：rise of Sukhomlinov，rivalry with Nikolasha，Nikolasha’s return to favour，cancels war minister’s manoeuvres. Sukhomlinov in Livadia：Spiridovich 1.1385.Attempt to sack Sukhomlinov：Kokovtsov 310-35.Sazanov：MacMillan 458-61；Sazonov womanly 461.‘Sad wobbler’quote in

Ferdinand 257.Pancake：F 226，11 September 1915；421，17 March 1916；537，17 July 1916. Sazonov 90-7.Clark 340-2 on 1912 crisis and plans. Geyer 288-92.MacMillan 353-5. *Ferdinand* 242-7，inc. 2 million francs for Ferdinand from NⅡ. Montenegro coronation：*Montenegro* 276-28.Military policy：Fuller，*Strategy and Power in Russia* 425-33.Fuller，*The Foe Within* 45-8. Paléologue，*Ambassador's Memoirs* 1.83.

[359] 尼古拉二世和萨宗诺夫尝试把他们那些忘恩负义、猖狂好斗的斯拉夫兄弟变成顺从、负责任的盟友，但他们全都想要同一片土地。塞尔维亚在强悍的俄国大使和俄国军事援助的指导下，希望建立一个囊括现代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马其顿的大塞尔维亚国家。黑山的尼古拉一世自立为国王，渴望得到同样版图的大塞尔维亚国家，不过是由他统治。沙皇派尼古拉沙和乌鸦们去参加黑山的尼古拉一世的加冕礼，每年给他60万卢布，换取俄国对他的军队的指挥权。"狐狸"斐迪南一世希望恢复中世纪的包括马其顿和色雷斯的保加尔帝国。为了获取对他的影响力，尼古拉二世帮"狐狸"还了200万法郎的债。

[360] Balkan wars：Lieven，*Flame*，portrait of Sazonov 232-4；the First Balkan War 241-72，inc. tsar leans towards Serbs 258，against autonomous Albania；revision of Kokovtsov version 267-9.MacMillan 448-80.Sazonov 90-7.Clark 281-90，340-2.McMeekin 20-7.German and Austrian roles：Röhl 2.880-6，917-32.Bulgaria in First Balkan War，advance towards Byzantium，attitude of Sazonov and Nicholas Ⅱ towards Balkan League and Bulgarian success，Sazanov wobbling，*Ferdinand* 245-74. *Montenegro* 279-301.Sazonov 68-78.Hunting calms nerves：*LP* 346，Nicky to Minny，20 October 1912.Military doctrine what I order：D.A.Rich，*The Tsar's Colonels*：*Professionalism*，*Strategy*，*and Subversion in Late Imperial Russia* 221.Sukhomlinov 152：blames Sazonov for Slavophile war policies；Nicholas 1911 wanted command army 191.Stana and Militsa as Montenegro supporters，Nikolasha neutral：Robinson 128.Kokovtsov on Sukhomlinov，Alix：301-19；extra military budget 342-4；partial mobilization crisis 344-51；Militsa canvasses Kokovtsov 357.Sazonov to Kokovtsov，12 November 1912，quoted in Ronald P.Bobroff，*Roads to Glory* 55.V.I.Bovykin，*Iz istorii vozniknoveniia pervoi mirovoi voiny* 125-7；Nicholas，23 November 1912.Naval plan：KA 6.51-2，Grigorevich to Nicholas，25-26 October 1912.Sazonov memorandum to Kokovtsov quoted in McMeekin 25.

[361] Rosemary and Donald Crawford，*Michael and Natasha*：*The Life and Love of the Last Tsar of Russia*（henceforth *Michael*）. Beéche 1.194-5. *LP* 349-51，Minny to Nicky，4 November 1912；Nicky to Minny，7 November；Okhrana agent report 17 December.

[362] 5月9日，在主要的庆祝活动开始之前，沙皇在胖子奥尔洛夫和本肯多夫的陪同下，参加了德国皇帝的女儿维多利亚·路易丝与汉诺威的恩斯特·奥古斯特的婚礼。在柏林，他的两位亲戚，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和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特别热情"地接待了他。在他们的马车上，德国皇帝提到打算派一名德国将军去君士坦丁堡。沙皇没有反对。这是三位皇帝的最后一次会面。（乔治五世享有印度皇帝的称号。）

[363] Tercentenary：Kokovtsov 360-2.Spiridovich 2.337-45；Berlin wedding 321.Rodzianko 74-7.On ministers：Naryshkin 206.Wortman 383-94.King 389-401.Sex，Blok，Belyi and Silver Age：Lincoln *In War's Dark Shadow* 349-88.Alexander Blok quoted in Figes，*PT* 14.Lena and Stalin：see Montefiore，*Young Stalin* 256-7.Kotkin，*Stalin* on Blok quote on Okhrana 130；on Marxism and Nationalities 133；on Lenin quote'tsarism victorious'135.Worse better：Figes，*PT* 129.Meshchersky，Maklakov，Krivoshein：Lieven，*Flame* 293-5.

[364] Spiridovich 2.360-402；on Beilis verdict 2.447.Beilis trial：Levin 205-91.Figes，*PT* 240-3.On Alexei：KR 18 March 1912.On Alexei and character of girls：Vyrubova 37-9.Gilliard 24-5.Rappaport 165-170.Rappaport，*Ekaterinburg* 90（Alexei）and 73-85（girls）.

[365] Balkan League fallout，Bulgaria falls out with Russia in *Ferdinand* 270-9；Second Balkan War 279-87. *Montenegro* 279-301. MacMillan 458-61.Clark 340-2.Sazonov 90-7.McMeekin 25.Montenegro，end of Russian closeness：*Montenegro* 279-301.

[366] 沙皇考虑过任命精明的杜尔诺沃为首相，但后来改了主意，很可能是因为他不赞成杜尔诺沃的外交政策。一个月后，杜尔诺沃向尼古拉二世发去了警示，反对与德国打仗，因为俄国和英法的协议不知怎么的变成了一项军事义务，而俄国利益其实并没有受到威胁："如果我们战败，最极端形式的社会革命将不可避免。"持这种观点的不止杜尔诺沃一个人。与法国和塞尔维亚结盟，不是俄国的唯一选择。很多人相信德奥是俄国的天然盟友。年迈的梅谢尔斯基公爵也反对为了法国和塞尔维亚去打仗。

[367] Second Balkan War：Lieven，*Flame* 272-90；Poincaré gives blank cheque on support to Russia 240；Liman crisis 284-7.Sazonov 97-103.Nicholas quoted by Sazonov in Clark 275.Kokovtsov 313-429；on Turks and Liman 389-93.Goremykin：Sandro 252，corpse.Liman：Sazonov 117-25；117 Nicky tells Sazonov of Kaiser conversation in Berlin；February 1914 conference，126 offensive against Constantinople inevitable in European war. Kokovtsov decline in power then dismissal，Goremykin as'old fur coat'：Kokovtsov 439.Fall of Kokovtsov，appointment of Maklakov，discussion of dismissal of Duma or conversion into merely consultative chambers，influence of Krivoshein and Meshchersky：Lieven，*Flame* 294-7.Durnovo possible premiership：Dominic Lieven，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 in Late Imperial Russia：The Personality，Career，and Opinions of P.N.Durnovo，*Historical Journal*（1983）26.2.391-402.Lieven，*N*Ⅱ 17；Durnovo memorandum 195-7.Geyer 285-7，310-21.MacMillan 29-37.Nicholas plans abolition or reduction of Duma powers with Maklakov：GARF 601.1.1119.1-2，NⅡ to N.Maklakov，18 October 1913.Malinovsky，Lenin quote and Stalin：Montefiore，*Young Stalin* 280-325.On Poincaré，French generals'visits and French commitment to include possibility of Balkan crisis：Clark 294-308；Liman von Sanders crisis 335；meeting at Prussian wedding 339；January-February conferences 341-8；machismo 360.Liman crisis and special conference：McMeekin 30-5.Hall 248-9.

[368] 大公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的父亲保罗是亚历山大二世最小的儿子。——译者注

[369] Daughters OTMA in love：this is based on Rappaport 191-206.

[370] 阿列克谢大公（亚历山大二世的第四子，曾任海军司令）只有一个与平民女子生的私生子。谢尔盖大公（亚历山大二世的第五子，埃拉的丈夫，可能是同性恋者）没有子女。他们都把家产传给了侄子德米特里。——译者注

[371] V.I.Nevsky，*Nikolai* Ⅱ *i velikie knyaza*，Leningrad，1925：45 how do you live，embrace‘aunt’s arm with voluptuous kisses’. Dmitri Pavlovich（DP）to Nicholas Ⅱ，29 September 1911；46‘heart，soul and body except（for arsehole），DP to NⅡ，16 October 1911；48 chance to dance with Zizi or Baroness Frederiks，DP to NⅡ，17 November 1911；50‘wipe your arse’，‘hug my pillow thinking about empress’，DP to NⅡ，19 March 1914.

[372] 伊琳娜的母亲谢妮娅是尼古拉二世的妹妹，所以说她是沙皇的外甥女。不过，她的父亲桑德罗是沙皇的堂叔，所以，也可以说伊琳娜是沙皇的堂妹。——译者注

[373] 尤苏波夫家族自从其祖先，一个叫优素福的诺盖族王公皈依东正教以来，就与历代沙皇关系亲近。他们家族如今在圣彼得堡拥有四座宫殿，在莫斯科有三座，还有三十七座庄园和巴库的一些油田。菲利克斯的父亲曾任莫斯科总督。菲利克斯的哥哥尼古拉与其情妇的吃醋丈夫决斗，不幸丧生，于是菲利克斯成为继承人。

[374] Last season and girls in love：Rappaport 207-222；Olga’s suitors 212. Romanian marriage possible for Olga，description of OTMA girls and visit：Marie Roumania 2.327-331.Olga marriage-Gilliard 32 Olga says papa promises not to make me leave Russia，I’m Russian.On Anichkov ball：Helene Iswolsky，*No Time to Grieve*，83-5.Yusupov：ND 8 October，11 November 1913. *LP* 372，Xenia diary，8 October 1913；380，Xenia diary，9 February 1914. ND 9 February 1914.Author interview with niece of Grand Duchess Irina，Princess Olga Romanoff.

[375] Pašić in Petersburg quoted in Clark 280. Crimea，Anna’s betrayal：F 73-6，Alix to Nicky，28 April 1914，26 January 1914，26-27 October，19 November 1914，27 January 1915；3 November 1915.Crimea：Spiridovich 2.450-60；Anna in love with Nicholas 450-2.Vyrubova 158. *Naryshkina* 206.Romanian visit，sunburnt girls，loveable Nicky：Marie Romania 2.336-338. Last Crimean trip，Romanian visits，Olga to stay in Russia：Rappaport 214-21，quoting 217，Nicholas to Agnes de Stoeckl. Olga on staying in Russia：Gilliard 32.Romania possible marriage，Sazonov 103-15；conversation with Alexandra about fear of parting with daughters 110.

[376] 伊利奥多尔（原名谢尔盖·特鲁法诺夫，1880～1952年）是东正教僧人兼祭司和泛斯拉夫主义者。他出生于顿河地区一户农家，受到顿河哥萨克思想的影响，曾是加蓬神父在神学院的同学。他主张实施土地改革，改善农民生活条件，因此遭到贵族的忌恨，但沙皇和拉斯普京保护他。他反对革命党和犹太人，曾因攻击斯托雷平和其他一些实业家与政治家而获得臭名。伊利奥多尔起初与拉斯普京关系不错，尽管内心对他有所保留，还是为拉斯普京辩护。但后来他与拉斯普京发生冲突，开始大肆宣传和诽谤攻击拉斯普京。他暗示亚历山德拉皇后和拉

斯普京有奸情。1912年，伊利奥多尔背弃东正教，向犹太人道歉。在本书中提到的拉斯普京遇刺事件之后，伊利奥多尔在尼古拉沙大公和高尔基的帮助下逃往挪威。1916年，他逃往纽约。在现已佚失的无声电影《罗曼诺夫皇朝的灭亡》中，伊利奥多尔扮演自己。随后他出版了一本关于拉斯普京的书。1918年，他返回苏俄，投奔列宁。1922年，他携全家去了纽约，成为浸礼宗教徒，在大都会人寿保险集团大楼当物业管理员，在纽约度过余生。——译者注

[377] The July-August crisis，Poincaré visit and road to war：Sazonov 150-60，177-216；mobilization cancellation crisis 193-205；declaration of war 212；Stolypin irreplaceable 232. Sukhomlinov on 20-30 July 1914：blames Nikolasha 221-8；blames Sazonov for war policies 152；Nicholas always said he would command army 191；Russia never so prepared as in 1914，mobilization like clockwork 245. Rodzianko 106-8.Hague mediation：OPI GIM 180.82280，Nicholas Ⅱ to Sazonov，14 July 1914. Rasputin against this war：F 283，A to N，1 November 1915.Nikolasha moved by offer of supreme command and Te Deum at Winter Palace：Robinson 134.Sukhomlinov refuses command：Stone 51-2.Te Deum at Winter Palace，Nicholas in tears：Rodzianko 110-11.Lieven，*Flame* 313-42.Nicholas’s version of the Sazonov call and likelihood of war，24 July 1914，and ministers meeting that afternoon：Peter Bark，*Memoirs* 7.1-4，7-26.Gilliard 36-40：declaration of war. Dazed Nicky，meetings，new telephones，Alix uninformed：Vyrubova 479.Geyer 312-20. Nicky-Willy telegrams：Rohl 2.1065-70.McMeekin 53-75.MacMillan 551-602.Sean McMeekin，*July 1914*，260-305.Lieven，*N*Ⅱ 197-204.Kotkin，*Stalin* 156：mobilization，conscription statistics. Rasputin’s interventions：Smith 359-64 including the fate of the letter.

[378] 在今天波兰的北部，有2000多个湖泊，当时属于德国。——译者注

[379] August-September，the first battles：Stone 45-69. Robinson 157-69.

[380] 休斯设备是一种早期的电传打字机，得名自英/美发明家和音乐教授大卫·爱德华·休斯（1831～1900年）。——译者注

[381] Stavka and Nikolasha：Robinson 142-90；Nikolasha‘my hermitage’202. Stone 51-3.

[382] Wounded soldier dies：F 86，A to N，2 March 1915；F 83，28 February 1915.Alexandra needs to be bridled：Ernest of Hesse quoted in Naryshkin 204.Nursing Alexandra best：Vyrubova 9；invigorated 49；train crash 55.Rappaport 227-54.

[383] 罗兹在今天波兰的中部。——译者注

[384] Stone 70-91.Robinson 170-206.13 September 1916，Rodzianko，visit to Stavka，conversation with Nikolasha on Rasputin hanging 118-19.Enver offensive and defeat：Sean McMeekin，*Ottoman Endgame* 146-53.

[385] 1月29日，皇后向沙皇抱怨，尼古拉沙的不明智命令“只会激化矛盾”，并补充道：“要

注意处理好犹太人问题，不要发生不必要的争吵。”就连沙皇看到“成群结队的犹太人乘火车从库尔兰抵达，背着包袱，拖家带口，非常凄惨”，也被触动了。亚历山德拉请尼基允许一个犹太伤兵住在彼得格勒。“犹太人总是受到法律限制的羁绊，生活困难，”她在1916年4月7日写道，“尽管他是犹太人，我还是希望公正地对待他。”尼基同意了。

[386] Nikolasha dominates ministers：F 153，A to N，17 June 1915.Spy mania，Jewish repression F 125，A to N，4 May 1915；F 128，N to A，8 May 1915.Robinson 100 and 207-9.Jewish deportations：Eric Lohr，The Russian Army and the Jews：Mass Deportation，Hostages，and Violence during World War Ⅰ，*Russian Review*（2001）60.404-19.Miasoedov case innocence：Fuller，*The Foe Within* 132.Nikolasha spy mania：Robinson 216-18；217‘I predict no shells at all’，Nikolasha to N，24 February 1915.

[387] F 89，N to A，2 March 1915；F 102，A to N，5 April 1915.Robinson 221 on Nikolasha and Dardanelles. McMeekin，*Ottoman Endgame* 163-221.

[388] 在今天的波兰东南部。——译者注

[389] 在今天的乌克兰西部。——译者注

[390] F 99，N to A，9 March 1915；F 100，A to N，4 April；F 104，A to N，6 April；F 107，N to A，7 April；Jew，F 115，A to N，13 April.

[391] 这两个地点都在今天的波兰东南部。——译者注

[392] 原文如此。一般说法是，俄军有25万人被俘。——译者注

[393] 雅尔餐厅是19世纪莫斯科的一家著名餐厅和剧院，有一个著名的吉普赛人合唱团，是普希金、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等名人和精英常去的地方。——译者注

[394] 战争工业委员会早就在呼吁政府更广泛地分配军械生产合同。选举产生的省级和地方议事会也加入组成了一个志愿地方自治会联盟，由自由派贵族格奥尔基·李沃夫公爵领导，旨在改善医护服务，并让私营企业参与战争工业。很多人相信，这些组织挽救了俄国的战争努力。但这只是个神话，提高军械产量的功臣其实是政府。

[395] 立陶宛第二大城市。——译者注

[396] 任命一个得民心的军事独裁者也不是灵丹妙药。德国的例子（1916年，德国皇帝及其文官首相将全权移交给军事独裁者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证明，这并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兴登堡和鲁登道夫领导德国走向了战败和革命。杜马也不会比军事独裁者更能干：1917年，议员们在李沃夫公爵领导下组建了一个政府，它却是个管理不善的灾难。但在英国和法国，1916年和1917年，劳合·乔治和克列孟梭却是令人精神一振的卓越领袖。我们还应当记住，在1941年6月纳粹入侵苏联、苏联惨败的早期（当然这是与1915年完全不同的情况），斯大林在经历了个人

危机之后，同样担任起最高统帅。这个决定有可能导致灾难，但最终使他有资格索取胜利的功绩。

[397] Stone 122-43；shell shortage 144-64；retreat 165-93；the sections on the war materials and economic crisis are based on Stone 194-211.Robinson 231-44：Nikolasha complains to NⅡ of lack of ammunition 240；Orlov letter to Yanushkevich，2 June 1915 245；sacking of Sukhomlinov，Maklkov，Nikolasha's apogee，kicks legs up（Shavelsky），Nikolasha weeps，plans to constrain Alexandra（Shavelsky），nerves shot（Polivanov），Alexander and Nicholas sack Nikolasha 245-59.Rodzianko 128-47.Trial of Sukhomlinov：F 397，A to N，4 March 1916.Soukhomlinov/Rubenstein arrested：Smith 539-45.Rasputin Yar/restaurant scandal：this is based on Smith 370-80-the new research by Douglas Smith reveals how Djunkovsky fabricated the event；the much-quoted British diplomat Robert Bruce Lockhart was not even in Moscow that day.

[398] Stone 187-93.Robinson 240-60.Rasputin and Bark：F 131，A to N，11 May 1915.Panic，N weeps：F 131，N to A，11 May 1915.Rasputin from God：F 135-7，A to N，10，11 June 1915.Nikolasha vs Man of God：F 138，A to N，12 June 1915.More autocratic/spy at HQ：F 145，14 June 1915.No faith in Nikolasha/the bell/a woman's instinct：F 147，A to N，16 June 1915.Goremykin/period/Khvostov：F 156，A to N，18 June 1915；F 160，A to N，22 June，Djunkovsky report on Rasputin. Sergei Mikhailovich and Kshessinskaya mixed up：F 169，A to N，25 June 1915.Dismissal of Nikolasha，wify's trousers unseen，no dawdling：F 171，A to N，22 August 1915.Orlov out：F 174，A to N，23 August 1915.Ministers'letter，Sazonov called them together：F 177，A to N，24 August 1915.Robinson 191：Nikolasha-put Alix in monastery，quoted from Shavelsky his chaplain. Vyrubova 57-9：row with dowager empress，Nicholas shocked by Warsaw，hard not to command，given icon，tells ministers，sweating. Lieven，*N*Ⅱ 227. Minny on Nicholas's mistake：diary quoted in Hall 264-5.No public opinion：Stanley Washburn，On *the Russian Front in World War* Ⅰ：*Memoirs of an American War Correspondent*，quoted in Joshua A.Sanborn，*Imperial Apocalypse*：*The Great War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Russian Empire*（henceforth Sanborn）101.Alexei education at headquarters：Gilliard 62.Alix ambitious and infallible：Marie Romania 3.351-2.

[399] Smith 436-43 including quotations from Maria Rasputin and palace commandant General Dedulin-'my soul light and calm'；on Jews and Pale of Settlement Smith 535-46. *Rasputin* 155-66.Rasputin advises on church appointments：F 160-2，A to N，22 June 1915.Have signed military nominations：F 179，N to A，24 August 1915.Trousers needed at HQ：F 180，A to N，25 August 1915.Thank God it's over/Fancy Wify helping Huzy：F 181-2，N to A，25 August 1915；keep autocracy/Khvostov，F 171-3，A to N，22 August；denounces Sazonov and Polivanov/smell the letter，F 177，A to N，24 August；Andronnikov consulted，F 191，A to N，29 August 1915；get rid of Guchkov，F 193，A to N，30 August；hang Guchkov？，F 200，A to N，2 September；sack Sazonov and Khrivoshein，don't see Rodzianko，names to replace Samarin，Andronnikov praises Khvostov with Rasputin etc.，F 212，A to N，7 September；Sazonov Pancake，appoint

Khvostov，Andronnikov recommends，Goremykin struggling，all for Baby，F 225-8，A to N，11 September；Khvostov plans，F 242，A to N，17 September；Khvostov/Tail，a man，no petticoats，F 247，A to N，17 September；sees Rasputin to discuss Tail，F 261，A to N，4 October. Benckendorff on Alexandra，Lieven，*N*Ⅱ 227.

[400] 安娜给沙皇写了一些浪漫情书。“我把母牛的一封很长的信给你寄来，”阿丽克丝在1915年10月6日写道，“这个单相思鬼再也等不及了，她一定要倾诉出她的爱，否则她就会爆炸。”安娜称皇帝为她的“爱情鸟”，这让亚历山德拉很恼火。皇后对自己的敌人睚眦必报。黑山王国面临毁灭时，她在1916年1月5日写信给尼基道：“好啊，国王、王子们和这里的乌鸦女儿们，曾经那么疯狂地渴望战争，现在总要为自己对你和上帝犯下的罪过而付出代价了，因为他们反对‘我们的朋友’。上帝会为自己复仇，我只是对那些人民感到惋惜。”

[401] Stone 208-14. Railway crisis：F 197，N to A，31 August 1915.Alexei at Mogilev：F 265-8，N to A，6，7 October 1915；F 281，N to A，31 October，and A to N，1 November. Andronnikov and Rasputin urge changes：F 284-9，A to N，2-3 November 1915.

[402] 1916年1月，莫斯科暗探局发现一些报纸编辑在传播一首色情诗。这是早期版本的“地下出版物”。这首打油诗展现出了拉斯普京的影响对君主权威的损害：“一个水手告诉一个士兵/兄弟，不管你说啥/俄国今天被屌统治了/屌任命大臣/屌制定政策/它授予大主教职位/授予勋章/屌指挥军队/……把祖国出卖给犹太佬/随后屌提高物价/显然这不是一般的屌/据说它长十四英寸……圣人的屌得到这么多权力/它可能被封为陆军元帅/它很快伸到沙皇的宫殿/在那儿肏侍从女官/和沙皇的黄花闺女/但它肏的最多的是皇后。”

[403] Goremykin，hissed in Duma：F 292，A to N，6 November 1915；Rasputin dream of Constantinople，F 295，A to N，8 November；Rasputin with Goremykin，F 316-17，A to N，29 November；receives Khvostov/reads *Millionaire Girl*，F 339，N to A，31 December；new PM candidates，consults Khvostov on Stürmer，F 349，N to A，5 January 1916；appoint Stürmer PM，Khvostov hoped to be PM himself，F 352，A to N，7 January；advance to Erzurum，F 354，N to A，7 January；sack Dzunkovsky and Drenteln and Orlov who planned‘monastery for me’，F 356，A to N，8 January. Doggerel poem about Rasputin’s cock quoted by Smith 491-2.

[404] 大木偶剧场为1897～1962年巴黎的一家剧场，以上演恐怖剧闻名。——译者注

[405] 拉斯普京带着风趣的宿命论评论内政大臣职位的候选人：“谢格洛维托夫想上，但他是流氓。克雷沙诺夫斯基催我和他一起吃饭，但他是个骗子。还有别列茨基想上。如果还没有人杀我，他一定是杀我的凶手。”

[406] *Rasputin* 164-6.F 384-402：384，A to N，10 February 1916-6 March 1916；F 388，A to N，13 February 1916，A rejects Boris and Dmitri plans to marry Olga；sacks War Minister Polivanov and successor，F 409，N to A，10 March；apples from Rasputin to N，F 413，A to N，13 March.

[407] 这使萨宗诺夫能够于这年5月在彼得格勒重新商谈《赛克斯-皮科-萨宗诺夫协定》。根据这项协议，协约国将瓜分近东，巴勒斯坦和伊拉克归英国，叙利亚和黎巴嫩归法国。承诺给俄国的不仅有安纳托利亚东部、亚美尼亚和库尔德斯坦的大片土地，并且俄国还能分享国际共管的耶路撒冷和君士坦丁堡的一部分。这真是对圣城的亵渎。

[408] 即亚历山大二世最小的儿子保罗。前文讲到，他未经尼古拉二世允许擅自结婚，被放逐到巴黎。——译者注

[409] Naroch，Brusilov offensives. Stone 232-63；description of V.Bezobrazov 225，especially 261 Stone’s phrase‘pantomime machismo’. N appoints Brusilov，F 415，N to A，14 March 1916；kiss every sweet place，F 419，A to N，15 March；Philippe and Rasputin advise be masterful，F 421，A to N，17 March；Boy Blue，F 429，N to A，13 March；Pharisees’wickedness against Rasputin，F 437，A to N，5 April；Fleet occupied Trebizond，F 439，N to A，5 April，and landings there，F 473，N to A，23 May；my Boy Blue，F 447，A to N，8 April，and F 463，1 May；troubles with minister of interior，F 459，A to N，28 April；don’t mention offensive plans to anyone/Brusilov offensive，F 491，N to A，5 June；remembers Walton on Thames，F 495，N to A，8 June；Stürmer honest and supply crisis，F 500，N to A，11 June.（N’s earlier request to keep military secrets：F 196，N to A，31 August 1915.）Many POWs captured：F 537，A to N，17 July 1916；Alix at Stavka，F 547，A to N，3 August，and N misses her calm，3 August；despair about Bezobrazov‘ordered advance where bogs known to be impregnable，let Guards be slaughtered，’F 548，A to N，4 August；N sacks Bezobrazov，F 564，N to A，16 August. Rasputin advises against losses，F 553，A to N，8 August 1916；A’s period spoils everything-nuisance，F 568，A to N，20 August；faith in Rasputin’s wisdom for country，F 569，A to N，4 September；A sees Stürmer then Rasputin，F 573，A to N，7 September. Sanborn 108-29；Kazakh rebellion 177-8；F495 and F593 Rasputin：food supply advice，9 June and 20 September 1916. Brusilov and surplus of shells：Kotkin，*Stalin* 162-4.Russian advance into Anatolia and expeditions into Persia and Iraq：Robinson 263-87.Tsargrad expedition：F 582，N to A，13 September 1916.Russian advance to Erzurum，Trebizond and expeditions to Persia and Iraq：McMeekin，*Ottoman Endgame* 270-84；April 1916，Sazanov negotiates huge territorial gains for Russia with Sykes-Picot in Petrograd 284-6；February-April 1916，Baratov expedition Persia and towards Baghdad in Iraq，289-90；Tsargradsky Regiment 312-21.Alexandra at Stavka，conversation with General Alexeev on Rasputin：Smith 550.

[410] 为了抗感冒，他服用可卡因。这在当时是常见的疗法。但据说他还服用了一种莨菪和大麻麻醉剂制成的灵丹妙药来镇静自己的神经。这种药是布里亚特族医者巴德马耶夫开给他的，但这些药可能只是加重了他的冷漠。尤苏波夫说，巴德马耶夫“手里有那种草药，它能逐渐生效，最后让人变成彻底的白痴”。至于亚历山德拉，她如今“大量服用”博特金医生开的佛罗那和其他鸦片制品。博特金医生太软弱，无法拒绝她的要求。她可能已经成瘾，她长期服用巴比妥类药物、鸦片、可卡因和吗啡，这只会加剧她的歇斯底里。

[411] Nicholas a child，Alexandra a mad woman-General Alexeev to Father Shavelsky quoted in Smith 550-1. Nicky’s exhaustion：Alexander Naumov agriculture minister，Benckendorff，Fabritsky quoted in Lieven，*N* Ⅱ 220-27. Benckendorff quoted in Gleb Botkin，*The Real Romanovs* 125. Paléologue on Badmaiev elixir：*Ambassador’s Memoirs*，6 November 1916.N lonely：F 205，N to A，4 September 1915.Alexandra takes opium：F 366，A to N，14 January 1916；N takes cocaine，F 303，N to A，12 November 1915. *LP* 541，Yusupov to Bimbo，14 February 1917.Grain and railway crisis：this is based on Stone 283-301.Supply crisis：F 505，N to A，15 June 1916；Rasputin advice on prices，F 505，A to N，16 June；Sazonov long nose，F 537，A to N，17 July. Idea of military dictator suggested by Krivoshein/problems with Stürmer：F 560，N to A，14 August 1916；Alexeev calls for military authorities to replace Stürmer，A to N，14 August. Stürmer cannot overcome this difficulty/supply/most damned question ever come across：F 593，N to A，20 September 1916.N and A’s drugs：Rappaport *Ekaterinburg* 55 and 60.

[412] 砒霜有多种药用用途。——译者注

[413] 鲍里斯，弗拉基米尔叔叔和米欣的颓废儿子，向比他小十八岁的奥尔加求婚。阿丽克丝对这个“精疲力竭、没精打采、麻木不仁的年轻人”感到惊恐。但还有一个候选人：布鲁西洛夫的攻势使罗马尼亚加入协约国并投入战争，于是大家又一次开始认真考虑奥尔加与罗马尼亚王子卡罗尔的婚姻。米茜现在是罗马尼亚王后，她写信给尼基去商谈罗马尼亚希望获得大片新领土的事情。沙皇用英语答复道：“我必须坦率地说，贵国庞大的胃口让我们无比震惊。”但罗马尼亚如果加入战争，俄国可以立刻与其签订一项条约。不过，罗马尼亚人在军事上是俄国的累赘。德军占领了布加勒斯特。米茜写信给尼基求助。与此同时，沙皇的妹妹奥尔加与奥尔登堡的彼得婚姻不幸，她早就爱上了近卫军军官尼古拉·库利科夫斯基。现在奥尔加请求允许离婚并嫁给库利科夫斯基，这让亚历山德拉发起飙来：“你父亲若在世，会怎么说？”后来沙皇同意了奥尔加与库利科夫斯基的婚事。

[414] Romanov conspiracies：Dmitri and Boris：F 387，A to N，13 February and 10 March 1916；F 429，A to N，26 March，on family and Olga/Kulikovsky；the Club and Nikolai Mikhailovich，F 655，A to N，4 December. Nikolai Mikhailovich bad person，grandson of Jew，my greatest enemies in family：F 641，A to N，4 November 1916；F 300，A to N，12 November 1915.Ruin of Dmitri going to that lady，Brasova：F 556，A to N，11 August 1916.Plots of Guchkov and Aleexev：F 591，A to N，19 September 1916.On Dmitri and Brassova：Beéche 2.52.Sandro at Kiev：297-302.Dmitri tells gossip：Vyrubova 66.

[415]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拉斯普京做饭的厨师之一，是彼得格勒的豪华饭店阿斯托里亚酒店的大厨。革命之后，他继续给列宁和斯大林掌勺。他就是斯皮里东·普京，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的祖父。

[416] N mentions Protopopov，recommended by Rasputin：F 520，N to A，25 June 1916.Alexandra urges Protopopov：F 574-80，7，22，23，27 September 1916；N praises A

political role，23 September. Appoints Protopopov：F 596，A to N，21 September 1916.Protopopov urges freeing of Sukhomlinov，appointment of Kurlov：F 606，A to N，26 September 1916；list for N to discuss with Protopopov suggested by Rasputin，Badmaev treats Protopopov，Rasputin is Badmaev‘bosom friend’and Protopopov cured by him，F 609，A to N，27 September 1916；F 623，A to N，16 October. A tells Rasputin about Protopopov crisis/urges Stürmer to give food supply to Protopopov and N agrees：F 631，A to N，30 October 1916，and N to A，30 October. Protopopov not normal，‘peculiar’and eye-rolling：Rodzianko 218-19.Stürmer and Protopopov，inc. ruling with Christ and Gendarme uniform：Figes，*PT* 285-7.Stürmer dictator；Protopopov I shall save Russia：Rodzianko 219.Secret talks with Germans：Kotkin，*Stalin* 199.Anatolii Ignatiev，*Russko-angliiskie otnosheniia nakanune Oktyabrskoi revolutsii*（*Fevral-oktyabr 1917 g.*） 41-52.Rasputin and relationship with Madame Sukhomlinov and demands general’s release and Rubenstein’s release/height of Rasputin’s power，involvement in all issues and plans：Smith 539-46 and 553-60 including quotation from General Gurko of Rasputin’s disastrous good intentions.

[417] 古契科夫与将军们一起谋划，要扣押沙皇专列，给阿列克谢加冕，由米沙摄政，让一个真正能负责的政府来领导国家。就连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和李沃夫公爵也讨论了囚禁亚历山德拉、推翻尼古拉二世，以尼古拉沙取而代之。11月，阿列克谢耶夫和李沃夫请第比利斯市市长亚历山大·哈提索夫将此事提议给尼古拉沙，被他拒绝。政变难产，但在基辅，皇太后明妮（在她的格鲁吉亚廷臣乔治·舍尔瓦希泽公爵的陪同下；亚历山大三世驾崩后，舍尔瓦希泽成了她的情夫）鼓励宗室成员反抗尼古拉二世。桑德罗要求沙皇结束他在政治上的孤立，沙皇冷漠地答道：“我只信任我妻子。”这话很能说明问题。

[418] “切尔卡斯卡”袍子是高加索的一种传统男子服装，无领，前胸有V字形开口，胸前有两排装饰性的子弹带。这也是哥萨克的传统服装。——译者注

[419] 亚历山德拉骂宾波是“犹太人的外孙”，因为宾波的母亲巴登的采齐莉被怀疑是一个犹太人的私生女。宾波的父亲是尼古拉一世最小的儿子、曾任高加索副王的米哈伊尔。——译者注

[420] Romanovs confront tsar：Nikolai Mikhailovich（Bimbo）letters and my enemies in the family，bad person，Jew：F 642，A to N，4 November 1916，and letters F 642-5，N to A，4 November 1916；N apologies for not reading them，5 November. Sandro confronts Nicky：Sandro 305；I believe no one but wife 305.Robinson 288-90 quoting Grand Duke Andrei Vladimirovich and Shavelsky’s accounts of Nikolasha’s conversations with tsar；the Lvov-Khatisov coup 288-9. *Armenian Review* 3（1950）112-13.Sandro on Zinaida Yusupova 236.Trepov PM and crisis of almost sacking Protopopov：F 648-57，A to N，10 November 1916；don’t change Protopopov，A to N，10，13 November，4，5 December；sacked Trepov not Protopopov，F 664，A to N，9 December；Rasputin lives for Russia and you/entreats you to be firm/only not a responsible cabinet/horrible Trepov/give strong country for Baby，F 671，A to N，13 December；‘Be Peter the Great，John the Terrible，Emperor Paul-crush them all under you-now don’t laugh，don’t be

naughty’，F 674，A to N，14 December.Hatred of Alexandra：Marie Romania 3.152.

[421] 密谋者们仍然和皇室保持亲密关系。德米特里与沙皇和皇后接触密切。沙皇和皇后向米沙的妻子娜塔莎抱怨德米特里的来访，而年轻的德米特里大公正爱着娜塔莎。迟至这年8月，尤苏波夫和他的妻子伊琳娜还去和亚历山德拉一起喝茶，她评论他俩多么“亲切和般配”，她“肤色黝黑，而他非常瘦削”。

[422] Yusupov conspiracy：Irina and Felix Yusupov to tea with Alexander，F 560，14 August 1916：‘both nice and natural，she very brown and he very thin’. Zinaida and Ella confront Alix. *Rasputin* 197-205.Smith 569-85.

[423] Killing of Rasputin：*Rasputin* 197-213，225-31.Smith 586-601.The accounts of Felix Yusupov including Felix Yusupov，*Rasputin* 155-63 and V.M.Purishkevich，*Murder of Rasputin* especially 69-95.Possibility of English conspiracy：see Andrew Cook，*To Kill Rasputin*，esp. Stephen Alley letter 217.Vyrubova 80-2.

[424] Smith 602-14；Nicholas’s comments at Stavka 605；Olga’s comments 612-13；Alexandra’s poem 613；on the British role 624-34. The fall-out-sequence of letters between A and N：see F 680，A to N，16 December 1916，N to A，16 December；finding Rasputin’s body，F 686，A to N，19 December. Nicky on day of Rasputin’s vanishing：A. A.Mordvinov，*Iz perezhitogo*：*Vospominaniia fligel-adyutanta imperatora Nikolaia* Ⅱ（henceforth Mordvinov）2.530-1；reaction of the children 532.Reaction to Rasputin’s death：*Rasputin* 215-24，233-8.Ella to Zinaida on Rasputin’s death：*Ella* 286；Dmitri to Yusupov，dark stain 287. Minny‘no！’，Sandro 308-9. Alexei，papa won’t you punish them：Vyrubova 39. F686-7 19 December 1916-22 February 1917.

[425] “野人”师，即高加索土著骑兵师，是俄军于1914年组建的一个骑兵师，人员主要是来自车臣、阿塞拜疆、达吉斯坦、亚美尼亚、阿布哈兹等地的志愿者。1917年革命期间，该师忠于临时政府。1918年，该师被解散。——译者注

[426] Sacking of Trepov *Rasputin* 182；family conspiracy 221-3.Empress to be annihilated，conversation with Maria Pavlovna（Miechen）：Rodzianko 246；reception with tsar，wants to thrash Protopopov 252-4.Sandro interview with Nicky and Alix‘nobody has right to kill’309-310；new premier Golitsyn ‘soft...understood nothing，knew nothing’311；back to Alexander Palace with Misha and without Misha：312-316. Nicky to Mossolov-no danger to dynasty，Lieven NⅡ 230-1. Vyrubova on Sandro’s visit：88；Misha visit 90；Nicholas knows centre of intrigue is British embassay 91；Nupset and A feels return to Stavka dangerous 91. Nicholas to Stavka and A encourages strength：great firmness needed，you look weary，feel my lips tenderly on yours F 686 A to N 22 Feb 1917；measles F 688 A to N 23 February 1917；‘my solitude，What you write about being firm，the master，is true’F 687 N to A 23 February 1917.Jim Hercules：Zimin，*Negroes* 409-11，415-18.Penny Wilson，at http：//forum.alexanderpalace.org/index.php？topic=348.0；wap2.

[427] 今称“起义广场”。——译者注

[428] Revolution：F 686-95，A to N，22 February 1917；disorders in town，A to N，26 February，and N to A，23 and 24 February. Mark D. Steinberg and Vladimir M. Khrustalëv，*The Fall of the Romanovs*（henceforth *Fall*）46-56；76 text of Rodzianko telegram，26 February 1917；81‘totally calm’，War Minister Mikhail Beliaev to Alexeev，27 February；81 civil rule，NⅡ to Nikolai Golitsyn，27 February. Garrison figures：Kotkin，*Stalin* 168；Michael（Misha）diary quotes and role in Petrograd 256-78.Vyrubova 91-3. Figes，*PT* 307-16. Presence of Jim Hercules at Stavka and last sight of Moscow/Paléologue sees weeping court Negro，quoted in Zimin，*Negroes* 417-18. Penny Wilson，at http：//forum.alexanderpalace.org/index，php？topic=348.0；wap2. ND 27 February-3 March 1917. *Michael* 255-265.

[429] *Fall* 57-9；88 grand ducal manifesto. Mordvinov on telegrams：27 February 1917，Mordvinov 1.53-6. *Michael* 265-75.F 696-701，N and A letters and telegrams，28 February-2 March 1917. ND 27 February-3 March 1917.

[430] 陪在他身边的有年老体弱但忠心耿耿的宫廷事务大臣弗雷德里克斯伯爵（已经七十九岁高龄），伯爵的女婿、油滑的皇宫卫戍司令弗拉基米尔·弗艾柯夫将军、宫廷总管瓦西里·“瓦利亚”·多尔戈鲁基公爵（宫廷大总管本肯多夫伯爵的女婿、前任宫廷大总管的儿子），当然还有美国黑人吉姆·赫拉克勒斯。

[431] Showdown with Ruzsky：F 696-701，N and A letters and telegrams，28 February-2 March 1917. *Fall* 58-63，88-93：on Rodzianko ministry，Alexeev to NⅡ，1 March 1917，and telegrams from Nikolasha and Brusilov and other commanders. Mordvinov 1.56-95，inc. Fredericks announces abdication conversation with Professor Fedorov. ND 1-3 March 1917.Figes，*PT* 316-18.Lieven NⅡ 232-3-N‘responsible before God and Russia for everything’.

[432] 宣言中有两个微小的欺骗性花招：尼古拉二世签署了任命李沃夫为首相、尼古拉沙为军队总司令的文书，并将落款时间写成下午2点。

[433] *LP 573*，Benckendorff，9 March 1917. Guchkov mission：*Fall* 96-100，protocol of talks between Guchkov，Shulgin and NⅡ，2 March 1917. Figes，*PT* 339-43. *Michael* 288-91. Tsar peaceful but secretly agonized/can’t forgive Ruzsky：A.A.Mordvinov，Otryvki iz vospominanii，*Russkaia letopis*（1923）5.112-13；see also Mordvinov 1.95-139. ND 1-8 March 1917.Kill them，ask Cossacks；too late says N：Vyrubova 96.

[434] *Michael* 295-301.

[435] ND 3-7 March 1917. *LP* 561，Olga Paley on Grand Duke Paul informs Alexandra，3 March 1917. *Michael* 295-301，308，NⅡ to Misha. Tears，reaction of daughters，Alix burns love letters，Vyrubova 93-95.Letter of Olga to Anna.

[436] *Michael* 302-15.

[437] 罗曼诺夫家族有一个人仍然身居高位：尼古拉沙再次成为军队总司令。他在军中备受尊重，于是阿列克谢耶夫将军请求临时政府总理让尼古拉沙继续当官。但彼得格勒人民憎恨罗曼诺夫家族。3月6日，李沃夫罢免了尼古拉沙。皇太后返回基辅，然后在两个女儿奥尔加与谢妮娅、桑德罗，以及尤苏波夫一家的陪同下去了克里米亚。尼古拉沙和他的弟弟彼得以及乌鸦们随后也去了克里米亚。罗曼诺夫家族的这些成员待在他们于克里米亚的庄园中。

[438] Walking with Nicholas-go to Kostroma or abroad：Mordvinov 1.145-6；last speech and collects things not hastily on 8 March 1917，192-3.Hall 282-5，inc. Minny’s diary. ND 3，4 March 1917；8 March，last day in Mogilev，heartbreaking. Sandro 319-24.Sight of Sandro unendurable to Nicky-Vyrubova 96-7.

[439]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1861～1929年），绰号“米希-米希”，是尼古拉一世最小的儿子米哈伊尔的儿子，是宾波和桑德罗的兄弟。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未经许可娶了平民女子索菲·冯·梅伦贝格（普希金的外孙女），被亚历山大三世放逐到伦敦，他就在那里度过余生。通过他的孩子们的婚姻，阿福康公爵夫人和威斯敏斯特公爵夫人同时拥有尼古拉一世和普希金的血统。他的三个兄弟都被布尔什维克党杀死，而他因为生活在英国而幸存。——译者注

[440] 后来，美国人赫拉克勒斯和其他的努比亚卫兵几乎完全从历史中销声匿迹，被困在革命的圣彼得堡。法国大使帕莱奥洛戈回忆说，1917年春季，“我在夏园散步时遇见其中一个埃塞俄比亚人，他之前曾多次引领我走进皇帝的书房。他看上去很悲伤。我们一起走了二十步：他眼睛里有泪水。我说了一些安慰的话，握了他的手……”多年后，在20世纪20年代，一个到访莫斯科的美国人看见一个高个子黑人在大街上游荡，仍然穿着已经破烂的宫廷制服。

[441] Gilliard 80-2.Vyrubova 94-7. *LP* 568，George Ⅴ to NⅡ，6 March 1917；569-72 Benckendorff memoirs，8 March，Kornilov visit. ND 7 March 1917.Balmoral plan：author interview with Prince Michael of Kent.

[442] 几十年来，一直有人说，拉斯普京的尸体被浇上汽油烧毁了，但新的研究表明，事实上，是李沃夫公爵命令一位火葬专家在彼得格勒技术大学的一座试验性火葬场销毁了尸体。拉斯普京的所谓阳具存世更久。很多所谓的拉斯普京阳具被交易转手，但没有一个是真的。最近有一个所谓的拉斯普京阳具出现在伦敦一家很有地位的拍卖行，不过事实证明它也只是一只海参。

[443] 安娜·维鲁博娃（1884～1964年）的结局：她于1917年3月被布尔什维克党逮捕。有人指控她淫乱、败坏宫廷，于是她要求医生检查，结果证明她是处女。审讯者认定，她太天真或者蠢笨，不可能对皇后有任何影响。她后来与革命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成为朋友，在他的敦促下写了回忆录。没有人比她更熟悉亚历山德拉或拉斯普京。她的回忆录很精彩，但未必全部是真相。她后来逃往芬兰，在赫尔辛基去世。——译者注

[444] Tsarskoe：Vyrubova 95-9.Rappaport 306-21：313 Anastasia letter，20 May 1917；313 Anastasia，4 July 1917；315 Olga Nikolaevna to Olga Alexandrovna，21 June 1917.Real story of Rasputin cremation revealed by Douglas Smith in Smith 652-4. *Rasputin* 238-40.Rasputin-cucumber：Lars Tharp，*Antiques Roadshow-How to Spot*，*a Fake*，12.Nicholas as prisoner for life：Rappaport，*Ekaterinburg*，27.

[445] 他们那逐渐缩小的随员队伍中有很多人选择陪他们一起走，包括宫廷总管瓦西里·多尔戈鲁基公爵、侍从长伊利亚·塔提谢夫伯爵、博特金医生、杰列文科医生、瑞士教师吉利亚尔、阿列克谢的忠实水兵纳戈尔尼、阿丽克丝的侍从女官阿纳斯塔西娅·亨德里科娃伯爵夫人与伊莎·布克斯赫夫登男爵夫人。英国教师查尔斯·西德尼·吉布斯承诺会到他们身边。弗雷德里克斯、本肯多夫和纳雷什金娜（“再会了，我亲爱的母亲般的朋友，”阿丽克丝写信给她，“我心里五味杂陈，再也写不下去了。”）年纪太大，或者患病太重，无法成行。当然，沙皇一家还带走了他们的几条狗。

[446] ND 9 March 1917，first walk with Dolgoruky；21 March，Kerensky visit；23 March，walks with Olga and Tatiana；2-3 April，break ice/gapers；8 April，guards from Soviet；18 April，reading；23 April，family in gardens；14 May，gardening；3 June，Kerensky/crisis with Alexei’s gun；9 June，sitting here like prisoners；26 June，Montecristo；5 July，July days，root of all evil in Petrograd and not in Russia itself；8 July，Kerensky PM-‘the more power he has，the better’28 July，Conan Doyle/Livadia or where？；31 July，the last day at Tsarskoe/meeting with Misha. *Fall* 153，Olga to P.Petrov，19 June 1917；154 Olga to Olga Alexandrovna，21 June；166 Alix to Anna，1 August；168 Elizaveta Naryshkina，1 August. Departure for east：Rappaport 318-25；Alix to Naryshkina 320；Anastasia to Gibbes 321.Vyrubova 96-100.Gilliard 210-30. ND 9，21 March 1917，on arrest by Kerensky of Anna. *LP* 575，Lord Stamfordham note，9 March 1917；578 George V diary，11 March；578 Stamfordham to A.J.Balfour，17 March；580 Balfour to Stamfordham，20 March；853-7 Stamfordham to Balfour，21，24 March（two letters）；588 Stamfordham note，28 March（Lloyd George more serious than he was aware）. The departure and Misha：*LP* 600-4，Benckendorff. Jewellery：Greg King and Penny Wilson，*The Fate of the Romanovs*（henceforth *Fate*）70.

[447] 秋明是俄国在西伯利亚的第一个定居点。——译者注

[448] 谢尔盖·尼卢斯（1862～1929年），俄国宗教作家与神秘主义者，反犹著作《锡安长老会纪要》的出版者。——译者注

[449] ND 29 September，6，20 October（AⅢ anniversary），more disgraceful than Troubles，17 November 1917；on *Elders of Zion*，27 March 1917. *LP* 611，Olga to P.Petrov，10 October 1917.Vyrubova 133-5，letters from Alexandra. *Fall* 201-2，Nicky to Xenia，5 November 1917.

[450] 哈里·格拉顿（约1867～1951年），英国演员、歌手、舞蹈演员和作家，1900年前后

凭借滑稽音乐剧而广为人知。——译者注

[451] 耶格为1884年问世的英国服装品牌。——译者注

[452] Tobolsk：the girls Rappaport 339-55.Correspondence：Vyrubova 130-145 including A to Ⅴ 14 and 21 October 1917；Alexei to Ⅴ 24 November 1917；8 December 1917 A to Ⅴ I know the past is all done；Tatiana to Ⅴ 9 December 1917；Alexei to Ⅴ 10 December 1917；Anastasia to Ⅴ we sit at the windows looking at people；A to V your perfume overcame us，it went the round...Nicholas a real marvel；all the past is a dream；A to Ⅴ 2 March 1918 eternity is everything. Gilliard 235-262

[453] 皇太后和许多宗室成员留在了克里米亚。布尔什维克党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之后，德军占领了克里米亚。德国皇帝命令部队营救在克里米亚的明妮和其他罗曼诺夫家族成员。在混乱中，雅尔塔的苏维埃命令处死所有在克里米亚的罗曼诺夫家族成员，以免他们落入德国人手中。但一个友善的政委救了他们的性命，将他们共四十五人，包括仆人，都转移到彼得大公（尼古拉沙的弟弟）的久利别尔宫。这是一座有穹顶、雉堞，位于悬崖边的阿拉伯风格建筑，现在它变成了一座舒适的罗曼诺夫监狱。苏联军队匆匆奔来要杀掉罗曼诺夫家族成员，他们则准备防御久利别尔宫。之后爆发了一场枪战，但德军救了他们。他们自由了。明妮搬到哈拉克斯宫，即格奥尔基·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宾波的弟弟）的宫殿。大公本人在沃洛格达被捕了。明妮在那里住了十一个月，拒绝了德国皇帝让她去德国避难的建议，坚持留在俄国。桑德罗回到了他位于埃托多尔的庄园。尼古拉沙和他的弟弟留在久利别尔宫。

[454] 瓦西里·雅科夫列夫（1885～1938年）的结局：交出沙皇一家之后，他被任命为红军乌拉尔方面军司令，1918年11月被白军俘虏，后被释放，1921年逃往中国哈尔滨，为“中华民国”担任军事顾问。1928年他返回莫斯科，当即被判处叛国罪，1938年在大清洗期间被处决。按照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K.迈锡的说法，雅科夫列夫曾加入白军，他押送沙皇一家的过程，可能是保皇派（可能还有德国政府参与）营救沙皇一家的努力的一部分。——译者注

[455] ND 12 April 1918，Yakovlev to take me away/more than difficult；no one slept. Vyrubova 154-6 A to Ⅴ a new commissar has arrived，Yakovlev...Sunbeam is ill；21 March we feel a storm approaching；late March A to Ⅴ storm coming nearer，souls at peace. ND 17/30 April-30 June/13 July 1918，arrival in Ekaterinburg，tension between locals and our commissars，drive to Ipatiev，Dolgoruky not allowed in，Ukraintsev，prison regime，whitewashing. *Fate* 79-102，112-13：policy of Centre，transfer to Ekaterinburg，crisis at Tiumen station，arrival at Ipatiev；diamonds hidden in corsets quoting Alexandra Teglev 136. *Fall* 239，Alexandra’s diary，23-25 April 1918，on visit of Yakovlev，Alexei illness，her‘horrible suffering’of choice；245 Yakovlev to Goloshchekin，27 April；Sverdlov to Yakovlev，27 April；251 Sverdlov to Yakovlev，29 April，hand over to Ekaterinburg；255 interview with Yakovlev in *Izvestia*，16 May；278 arrest of Dolgoruky. Rappaport 364-6：letters of Olga，Anastasia and Tatiana to parents，May 1917.Tatishchev’s fatalism：Botkin 192.Gilliard not wanted and free，walk past Ipatiev 269-72.Lenin on Romanovs：

V.I.Lenin，*Sochineniia* 20.166-7，21.16-17.Goloshchekin，Sverdlov characters：*Fate*，253-95.For Goloshchekin and Sverdlov relations with Stalin in exile，see Montefiore，*Young Stalin* 259-60.Rappaport，*Ekaterinburg*，128-34；new regime/jewels/codename/Alexei 171-83，191.

[456] 契卡是国家安全保卫机构，该词为缩写词，全称是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

[457] GARF 601.2.27 Yakov Yurovsky’s notes 1920 and 1 February 1934 plus unpublished notes（five in total）including most detailed，note of 1922 in APRF 3.58.280，cited in *Fate of the Romanovs*；Pavel Medvedev’s note 21-22 February 1919，Sokolov Archive，Houghton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Kilgour Collection 35.2.86；and Peter Voikov interview in Gregory Bessedowsky，*Im Dienste Der Sowjets*（Leipzig 1930）. Alexandra diary，June-July 1918 GARF 640.1；*Last Diary of Tsaritsa Alexander*（eds. V.Kozlov and V.Khrustalev）. ND April-June 1918：GARF 601.1.217-266 *Fall* 277-85；Yurovsky 285；the decisions to kill，review of evidence leaning towards a decision by the Urals Soviet 287-94；Lenin and Sovnarkom approve transfer of family to Ekaterinburg，2 May 1918；310 army officer escape plan，19 June，and reply，21-23 June 1918；life in Ekaterinburg，testimony of Medvedev 346-8 ND 17/30 April-30 June/13 July 1918，Ekaterinburg，tension between locals and our commissars，drive to Ipatiev，Dolgoruky not allowed in，pop-eyed enemy，prison regime. *Fate* 140-2，146-7：the molestation of girls on journey to Ekaterinburg and betrayal by Buxhoeveden，arrival and separation of Gilliard and Gibbes；the sympathies of guards for prisoners and flirtation with girls especially Alexander Strekotin. Appointment and inspections of Yuri Yurovsky，Peter Ermakov 233-45；Goloshchekin 245-7.

[458] *LP* 665-6，testimony of killer A.V.Markov. *Fate* 200-11. *Michael* 349-63.

[459] 末代沙皇孩子们的法文教师、瑞士人皮埃尔·吉利亚尔（1879～1962年）的结局：1921年，他写了一本书《在俄国宫廷十三年》，捍卫沙皇一家的名誉。沙皇一家被杀后，吉利亚尔留在西伯利亚，协助白军的调查。他娶了阿纳斯塔西娅女大公的保姆。1919年，他揭穿了一个冒充阿列克谢皇子的人。1920年，他返回瑞士，后成为洛桑大学的法国文学教授，荣获法国荣誉团勋章。后来一个叫安娜·安德森的女人冒充阿纳斯塔西娅女大公，吉利亚尔也予以否认。——译者注

[460] 末代沙皇孩子们的英文教师、英国人查尔斯·西德尼·吉布斯（1876～1963年）的结局：他和吉利亚尔是沙皇一家被杀后最早到伊帕季耶夫宅邸查看的人，后来参加了白军法官尼古拉·索科洛夫的调查。随着红军卷土重来，吉布斯随英国驻西伯利亚高级专员向东撤退，后短暂地在英国驻华大使馆任职，随后在满洲地区的中国海关工作。哈尔滨有大量白俄难民，吉布斯收养了一个俄国孤儿。1928年，吉布斯返回英国。1934年，他在哈尔滨接受了东正教的洗礼，后成为东正教神父，更名为尼古拉，以纪念尼古拉二世。他可能是将近一千年里，第一个成为东正教修道院院长的英国人。——译者注

[461] Lenin and Goloshchekin in Moscow：*Fall* 290-345. *Fate* 282-295.Peter Voikov，

Bessedowsky 203-205.Rappaport，*Ekaterinburg*，129-43.

[462] 1891年，还是个孩子的尤罗夫斯基目睹皇储尼古拉结束世界旅行返途中经过托木斯克。尤罗夫斯基是个犹太玻璃安装工人的儿子，兄弟姐妹十个。他父亲曾被流放，所以他“在监狱里出生”。他当过钟表匠的学徒，学过摄影，在战争期间当医务兵。他曾崇拜沙皇。他聪明而能干，如今憎恶罗曼诺夫“吸血鬼”。他曾因杀人而坐牢，此时已经结婚，有三个孩子，和孀居的母亲一起住在一套小公寓里。

[463] 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都小心地避免留下命令杀人的书面证据。列宁本人则完全没有参与具体的通信，因此得到保护。列宁负责制定政策，斯维尔德洛夫是个绝妙的经理人，负责落实。两人一起决定大小事务。即便在内战期间，列宁也是尽量不把任何决定权留给地方上的同志。我们很难想象他会让外省工作人员做出屠杀沙皇全家这样重大的决定。掩饰和隐瞒这些命令的决定是很刻意的。

[464] Yurovsky preparations. *Fate*：297-302. *Fall* 346-64.Rappaport，*Ekaterinburg*，28-43；decision 129-443.Character of Goloshchekin/Ermakov and others：*Fate* 268-80；Goloshchekin in Moscow 113-15. *LP* 674-7，A.G.Belodorodov to N.P.Gorbunov，Sovnarkom，4 July 1918；Protocol of Presidium of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5 July；Sovnarkom protocol，5 July.

[465] 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1883～1936年）是苏联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在十月革命时是列宁的助手。列宁去世后，季诺维也夫先联合斯大林打击托洛茨基，后联合托洛茨基打击斯大林，最终于大清洗期间被斯大林下令处死。——译者注

[466] 反犹主义者，尤其是某种类型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造谣说凶手是犹太人。事实上，杀手小队当中除了犹太人尤罗夫斯基，几乎全是俄罗斯人，不过可能有两三个是拉脱维亚人或奥地利-匈牙利人。斯维尔德洛夫、戈洛谢金和尤罗夫斯基的确是犹太人出身，但都是狂热的无神论者，这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在布尔什维克党里，犹太人、格鲁吉亚人、波兰人、拉脱维亚人的数量多得不成比例。乌拉尔苏维埃的成员绝大部分是俄罗斯人。

[467] 巴儿狗杰米也被用刺刀戳死，但阿列克谢酷爱的查理王小猎犬“喜悦”在谋杀过程中逃走了。它后来回来等待主人，被一名警卫收养，此后又到了协约国干涉军的一名成员手里，后被带回英国，在温莎城堡附近终老。

[468] ND 12/26 May-30 June/13 July 1918. ND 27 November 1894 written by Alexandra. This is based on the various published memoirs of Yurovsky，Medvedev and unpublished full account of Yurovsky in AVPRI and also that Strekotin，both cited in *Fate*. *Fall* 346-64. *Fall* 333：Goloshchekin to Sverdlov and Lenin，16 July 1918. *Fate*，268-80 Letts and killing squad；297-331 the killing and burial. Alexandra diary，11-16 July 1918.Arrival of Voikov and girls still alive：Bessedowsky 208-211.Rappaport，*Ekaterinburg*，184-202；burial 203-6；dog 207，214.After the murders，lives of Goloshchekin，Yurovsky etc：*Fate* 509-14.

[469] 处决沙皇一家的凶手中有很多人自己后来也被革命吞噬了。1927年，戈洛谢金代表尤罗夫斯基去找斯大林，请求允许尤罗夫斯基写回忆录。斯大林答道："对罗曼诺夫家族的事情，一个字也不准写。"戈洛谢金后来崛起为哈萨克斯坦第一书记，领导了强制农业集体化，导致数百万哈萨克人饿死。但斯大林自从在西伯利亚流亡期间见过戈洛谢金之后，就很讨厌他，后来在1941年命令将戈洛谢金枪决。别洛博罗多夫因为支持托洛茨基，于1938年被枪决。尤罗夫斯基担任经济官员，接受采访，并偶尔发表讲话，谈到杀死沙皇一家的事情，于1938年自然死亡。叶尔马科夫在学校和工厂演讲，死于1952年。杀害米沙的凶手米亚斯尼科夫成为反对派，流亡海外，但在1945年，苏联秘密警察将他带回俄国并枪决。斯维尔德洛夫于1919年3月死于流感。叶卡捷琳堡被更名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列宁荣耀地躺在他的陵墓中；斯维尔德洛夫被埋葬在克里姆林宫墙角下。沃伊科夫成为苏联驻华沙大使，1927年遇刺身亡。

[470] 尼古拉一世最小的儿子米哈伊尔的儿子，宾波和桑德罗的兄弟。——译者注

[471] Death of Ella and Grand Duke Sergei Mikhailovich：*Ella* 299-307.Beéche 2.218-19.

[472] 在莫斯科，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向列宁求情，恳求留宾波——"历史学家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大公"——一命。列宁答道："革命不需要历史学家。"但高尔基声称，列宁同意饶恕宾波等人的性命。高尔基匆匆赶到车站去赶火车，但看到报纸的大标题："罗曼诺夫家族成员被枪决。"不过，高尔基的这个故事有疑点。列宁完全可以发个电报，就能挽救宾波的生命。他在答应高尔基的时候一定知道，宾波等人已经死了。

[473] 指保罗·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1860～1919年），昵称皮茨，亚历山大二世最小的儿子。——译者注

[474] 只有一个罗曼诺夫家族成员得到了新政权的容忍。1917年2月，尼古拉大公（交际花范妮的情人）还在他位于塔什干的小王国过得优哉游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是唯一被革命解放的罗曼诺夫家族成员。尼古拉向克伦斯基表示祝贺。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党没收了他的所有企业，只留下了电影院，然后命令他离开俄国——但他病得太重。他请求布尔什维克党允许他的妻子成为他的宫殿博物馆的馆长，她就在那里一直工作到20世纪30年代。1918年，当尼古拉的亲戚们被处决的时候，这个堂吉诃德式的激进分子、科学工作者、成绩斐然的建设者、艺术收藏家、电影院经理人和充满男性气概的浪漫主义者，死于肺炎，享年六十七岁。政府为他安排了葬礼，塔什干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参加了他的葬礼。

[475] Burial：*Fate* 316-331，Rappaport，*Ekaterinburg*，203-6.James Cockfield，*The White Crow*：*The Life and Times of the Grand Duke Nicholas Mikhailovich Romanov*，*1859-1919* 242. Beéche 1.165，2.200-2，181-3.

[476] 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皇太后，昵称明妮，原为丹麦公主达玛尔，后返回哥本哈根，1928年在那里去世，享年八十岁。尼古拉沙定居在法国南部，1929年去世。他的弟弟彼得于1931年去世。尼古拉沙的妻子斯塔娜于1935年去世。米莉察活到了另一个时代。她来到自己的妹妹意大利王后叶连娜那里，定居在托斯卡纳，直到1943年纳粹入侵。她随后在梵蒂冈避难。

美军抵达后，她又与叶连娜王后团聚，直到1946年意大利废除君主制，她就和妹妹与外甥翁贝托二世国王一起去了埃及。她于1951年去世。最后，芭蕾舞女玛蒂尔德·克舍辛斯卡娅，一位沙皇和两位大公的情妇，与情人安德烈·弗拉基米尔洛维奇大公结婚。安德烈的哥哥基里尔给了她罗曼诺夫斯基-克拉辛斯基大公夫人的头衔。她创办了一家芭蕾舞学校，1971年去世。

[477] 谋杀拉斯普京的凶手们享有一种耸人听闻的臭名。德米特里大公逃往伦敦和巴黎，成为可可·香奈尔的情人，后来娶了一个美国豪门的女继承人奥德蕾·埃默里·基里尔。德米特里于1932年去世。后来他的儿子保罗·罗曼诺夫斯基-伊林斯基成为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市的市长。菲利克斯·尤苏波夫及其妻子伊琳娜（沙皇的外甥女）带走了两幅伦勃朗名画和一批珠宝。他们定居在巴黎，建立了一家时装公司。菲利克斯的回忆录成为国际畅销书，但他在1929年华尔街股灾中亏了很多钱。他于1967年去世。伊琳娜继续住在巴黎。“她总是用一个长长的烟嘴抽烟，”她的侄女奥尔加·罗曼诺夫公主回忆道，“总是带着香奈儿五号的可爱香气，幽默感极强，嗓音低沉，非常优雅，耳朵和脖子上总是戴着她那美丽的珍珠！”

[478] Crimea and after：Hall 288-352.For their escape：Frances Welch，*The Russian Court at Sea*：*The Last Days of A Great Dynasty*：*The Romanov’s Voyage into Exile*（London 2010）On later lives of Romanovs：see Arturo Beéche，*Grand Dukes* and *The Other Grand Dukes.*

[479] 米尔福德黑文侯爵就是巴滕贝格的路易斯公子（1854～1921年），前文讲到的保加利亚第一任统治者巴滕贝格的亚历山大的兄长。路易斯十四岁就加入英国海军，成为英国公民，最终军衔为海军元帅，一战前曾担任英国第一海务大臣。但因为战争爆发后英国国内反德情绪高涨，出身德意志的他不得不辞职，放弃在德意志的公子头衔，把德语名字“巴滕贝格”（Battenberg）改为英语“蒙巴顿”（Mountbatten）。这两个名字是一个意思，即“Batten山”。他获得了英国的侯爵头衔。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菲利普亲王是路易斯的外孙。——译者注

[480] 橄榄山是耶路撒冷东部的一座山，得名于满山的油橄榄树。在山脚有客西马尼园，根据传说，那里是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住处。圣经上许多重要事件发生在橄榄山。《撒迦利亚书》说，橄榄山将是末日耶和华降临的地点。因此，犹太人总是希望埋葬在橄榄山，从圣经时代直到今天，橄榄山一直是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墓地。山上估计有15万个墓穴，其中包括撒迦利亚、押沙龙和从15世纪到20世纪的许多犹太教拉比的墓地。——译者注

[481] Ella burial：*Ella* 306-12.Simon Sebag Montefiore，*Jerusalem*：*The Biography* 444.

尾声 红色沙皇/白色沙皇

皇子阿列克谢得知他父亲退位之后问道："那么谁会统治俄国？"马克思写道，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这句话很机智风趣，但距离真相很远。历史永远不会重复，但它会借用、偷窃、回响和强占过去，以便从过去和现今的原材料中炮制出一种独特的混合体。1917年之后不再有沙皇统治俄国，但尼古拉二世的每一位继任者（他们统治着同一个帝国，在迥然不同的环境中遇到许多相同的挑战）都借用、改造罗曼诺夫皇朝的威望，并将其与自己所处时代的精神相融合。

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中，列宁割让了乌克兰、高加索和其他很多地区。没了乌克兰，俄国就不再是一个超级大国。但列宁最终精明地收复失地，重新组合起了罗曼诺夫帝国，仅仅丢失了芬兰、波兰和波罗的海地区。[1]

斯大林战胜了他的诸多竞争对手，继承了列宁的位置，而他私下里相信俄国需要一位"沙皇"。1926年4月，他思忖道，尽管如今是党统治国家，但"人民对此理解程度很低。几百年来，俄国人民被沙皇统治。俄国人民信奉沙皇……习惯于有单独一个人统治国家。现在也应当有这样一个人"。他特别研究了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人民需要一位沙皇，"他在20世纪30年代说，"人民需要膜拜沙皇，为了他而生活和工作。"他仔细地塑造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一种新模式的沙皇，既有父亲式的威严，也神秘莫测；既是工业的，也是城市的；是一个具有国际使命的领袖，但同时也是俄国人的君主。1941年德军入侵之时，他研究了1812年的历史。1942～1943年，他给军队恢复了军衔、金穗带和肩章，并推崇沙皇时代的英雄库图佐夫和苏沃洛夫。斯大林的恐怖统治使他可以彻底逆转政策，比如他与希特勒结盟；在自己酿成弥天大祸之后，斯

大林仍然能够生存下来，并迫使俄国人做出令人震惊的巨大牺牲。他的个人权威、杀人如麻的残暴、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的宣传、快速工业化和计划经济意味着，他能够调动尼古拉二世无法想象的庞大资源。斯大林虽是一个暴君，但他的成就也超过了历代沙皇。他打败了德国，让俄国成为东欧的主宰和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他总是把罗曼诺夫皇朝当作标尺来衡量自己。1945年，美国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祝贺他占领了柏林，斯大林机敏地回答："是啊，但亚历山大一世打到了巴黎。"

1991年，苏联解体，于是列宁和斯大林曾经努力保住的那个罗曼诺夫帝国也分崩离析。十五个共和国组成联邦这种体制很狡猾，对苏联那些帝国主义者造成了反弹，因为那些共和国原本不应当独立。但俄罗斯联邦的新领导人鲍里斯·叶利钦利用那些共和国的野心去智胜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从而拆散了苏联。数百万俄国人发现他们处于一些新国家中，而神圣的斯拉夫土地（乌克兰或克里米亚）脱离了祖国。颓废的自由主义西方竟敢将其势力范围推进到新的共和国乌克兰、格鲁吉亚和爱沙尼亚，一直逼近俄罗斯边境。

叶利钦创造了第一个真正的俄国式民主政体（1918年选举产生的制宪会议除外），它拥有自由的新闻媒体和自由市场。和保罗沙皇之前的历代沙皇一样，他也"钦定"了自己的继承人弗拉基米尔·普京来保护自己的家庭和遗产。普京曾是克格勃上校，后成为政治家。

普京的首要任务是恢复俄罗斯在国内外的力量。2000年，他发动车臣战争，确保俄罗斯联邦的完整。2008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中较西化的一个）发生战争，重新确立了俄罗斯在高加索的霸权。2014年，西方企图将乌克兰纳入自己的经济体系，促使普京发动了一场机会主义的战争，支持东乌克兰的分离主义势力，还将克里米亚纳入联邦版图。他将克里米亚视为"我们的圣殿山"。2015年，他出兵干预叙利亚，恢复了从叶卡捷琳娜大帝到冷战的漫长时期里俄罗斯在中东

的雄心壮志。

他称自己的意识形态称为“主权民主”，重点显然在“主权”上。如果存在一种意识形态的话，那就是对美国的愤恨和鄙夷，对苏联和罗曼诺夫帝国的怀旧，但它的精神，是对权威的崇拜和“为国效力者有资格发大财”的潜规则。东正教民族比西方优越，而且独一无二；东正教民族的斯拉夫使命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东正教牧首基里尔说普京对俄罗斯来说是“上帝的奇迹”，而普京总统本人认为“俄罗斯人民是一个独特文明的核心”。彼得大帝和斯大林都被普京赞颂为胜利的俄罗斯统治者。[2]今天的俄罗斯是他们两人的后继者。回顾本书覆盖的近四个世纪的俄罗斯历史，非常奇怪的是，俄国的每个“混乱时期”——1610～1613、1917～1918和1991～1999——结束之后，都会出现旧的专制统治的一个新版本。而每个新版本都因其垮台的前任的习惯与传统而更容易脱壳而出。建立新版本的专制统治有其理由：亟须恢复秩序、激进地现代化并恢复俄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地位。普京借用了罗曼诺夫皇朝与人民之间的契约。亚历山大二世的大臣瓦卢耶夫伯爵开玩笑说，在充满异国情调的边疆开展的冒险“都有一种情色的诱惑”。俄国在中东辉煌的军事功业的确是这样。但晚期几位沙皇发现，这种赌博取决于经济成功。但与他们不同的是，普京拥有核武器这种终极手段。

从普京的俄罗斯国情特殊论、帝国主义的傲慢、国内的保守主义、个人统治和成功的对外扩张来看，他最像沙皇尼古拉一世。在二十五年的统治中，尼古拉一世同样主宰和智胜了西方国家，只有战争（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才阻挡住了他。但普京自己最认同的是尼古拉二世的父亲亚历山大三世（他结束了自由主义改革）。21世纪的克里姆林宫内，权力围绕着一个人运作，这肯定很像罗曼诺夫沙皇时期。毫无疑问，普京是一个技艺娴熟、笃信机会主义的统治者，他又一次把俄罗斯推到世界政治的风口浪尖，然而同时忽略了改革。但他的集权统治使他可以快速做出决断，这在四分五裂、如履薄冰的西方民主国家是不可能的。他

这种昂首阔步的自信使一些对民主制的弱点失望的西方人也仰慕他：赢得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唐纳德·特朗普把自己包装成某种美国的沙皇，表达自己对普京作为世界领袖和冷酷无情统治者取得成功的尊重。这两位都以务实主义者自居，但权力的现实可能会对他们的惺惺相惜构成挑战。

普京身边的人称他为“沙皇”，但让普京夜不能寐的不是最伟大的几位罗曼诺夫沙皇，而是尼古拉二世的悲剧。一天晚上，在他的新奥加廖沃宫（他在莫斯科附近的主要官邸），普京问他的廷臣，谁是俄国“最大的叛徒”。他们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自己答道：“我们历史上最大的罪人，是那些自己放弃权力的软蛋，尼古拉二世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他们竟允许权力被歇斯底里的狂人和疯子夺走。”普京承诺道：“我永远不会退位。”罗曼诺夫皇朝一去不复返了，但俄国集权统治的困境仍然在延续。[3]

---

[1] 1922年，列宁设计了一种联邦体制，由互相平等的半独立的民族共和国组成，而不是强迫它们加入一个由俄罗斯族主导的联邦。这种新体制的天才之处，就是在多个独立的社会主义民族自愿联合的表面之后，保住了中央集权而专制的罗曼诺夫帝国。斯大林设计了新体制的细节，创立了十五个共和国，组成了苏联。

[2] 在普京领导下编纂的新版本官方历史教科书中，沙皇和布尔什维克党被融合为一：尼古拉一世“将经济现代化与专制手段结合起来”；亚历山大二世增进了俄国的力量，扩大了俄国的版图；亚历山大三世取得了“政治保守的稳定”；而斯大林，“最伟大的苏联领导人之一”（教科书对他的恐怖统治几乎只字不提），实现的现代化，与“彼得大帝的改革”类似。

[3] Embalming Lenin：Dzerzhinsky quoted in Kotkin，*Stalin* 543；‘Russian people are tsarist’Leningrad，April 1926，quoted 586；creation of the USSR，475-81，485-6.Stalin to Maria Svanidze on tsar，Ivan the Terrible teacher quoted in Simon Sebag Montefiore，*Stalin*：*The Court of the Red Tsar* 182-3；new empire 524；Putin，the story of his grandfather 118 and 300.See Vladimir Putin，*First Person*（NY 2000）. On history and Putin：Vladimir Shapentokh，Anna Arutunyan，*Freedom*，*Repress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in Russia* 51-5，inc. quotes from Patriarch Kyril on miracle of God. Textbooks：Alexander Filippov（ed.），*Noveishaia istoriia Rossii 1945-2006* 87-8. When Putin presented new official history textbooks，tsars and Bolsheviks blended into one another：Nicholas I combined‘economic modernization with authoritarian methods’；Alexander Ⅱ increased

Russian power and territory；Alexander Ⅲ achieved ‘politically conservative stabilization’，while the modernization undertaken by Stalin，‘one of the greatest Soviet leaders’，whose Terror is scarcely mentioned，resembled‘the reforms of Peter the Great.’Russian core civilization：*Nezavisimaia gazeta*，23 January 2012，interview with V.Putin；Stefan Hedlund，*Russian Path Dependence*：*A People with a Troubled History*；Stephen Kotkin，The Resistible Rise of Vladimir Putin：Russia’s Nightmare Dressed Like a Daydream，*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2015）. This account of personal style of Putin，inc. story of traitors/weaklings like Nicholas Ⅱ，is based on：*Newsweek*，1 August 2014，The President by Ben Judah，inc. Putin’s assertion：‘Never abdicate.’Thanks to Ben Judah for sharing unpublished details of this story. The best analysis of Putin’s imperial ambitions：Stephen Kotkin，Russia’s Perpetual Geopolitics，*Foreign Affairs*（May/June 2016）. On Putin’s tsarist management style：Gleb Pavlovsky，Russian Politics Under Putin：The System Will Outlast the Master，*Foreign Affairs*（May/June 2016）.

参考文献

档案

APRF　Archive of President of Russian Federation

CUBA　Columbia University Bakhmeteff Archive，New York

GARF　State Archives of Russian Federation

OPI GIM　Department of Manuscripts in State Historical Museum

OR RNB　Department of Manuscripts in Russian National Library

RAS　Archive of the St. Petersburg Institute of History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

RGADA　Russian State Archives of Ancient Documents

RGIA　Russian State Historical Archives

RGVIA　Russian State War History Archives

期刊

Ab Imperio

AKV（*Arkhiv knyazya Vorontsov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Arkhiv russkoi istorii

Armenian Review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 before 1994]

Canadian Slavic Studies

Canadian Slavonic Papers

ChOIDR（*Chteniia v Imperatorskom obshchestve istorii i drevnostei rossiiskikh*）

European Royal History Journal

Foreign Affairs

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

Historical Journal

History Today

Istoricheskii vestnik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KFZ（*Kamer-furyerskie zhurnaly*）

Moskovskii zhurnal

New York Times

Newsweek

PSZ（*Polnoe sobranie zakonov*）

RA（*Russkii arkhiv*）

RS（*Russkaia starina*）

Russian Review

SEER（*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SIRIO（*Sbornik imperatorskogo russkogo obshchestva istorii*）

Slovo i Delo

Smena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Hilo，*HOHONU History*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

Vremya

ZORI（*Zapiski otdeleniia Russkoi i Slavyanskoi Arkheologii*）

文章

Alexander，J.T.，Ivan Shuvalov and Russian Court Politics 1749-63，in A.G.Cross and G.S.Smith（eds.），*Literature*，*Lives and Legality in Catherine's Russia*，Nottingham，1994

Bazarov，Alexandr，Svetleishii knyaz Alexandr Gorchakov.Iz

vospominanii o nem ego dukhovnika，*RA*（1896）1.328-50

Biron，Obstoiatelstva，prigotovivshie opalu Ernsta-Ioanna Birona，gertsoga Kurlyandskogo，*Vremya*（1861）10.522-622

Bogatyrev，S.，Ivan Ⅳ 1533-84，in M.Petrie（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vol. 1：*From Early Rus to 1689*，Cambridge，2006

Buchnell，J.S.，Miliutin and the Balkan War—Military Reform vs Military Performance，in B.Eklof，J.Bushnell and L.Zakharova（eds.），*Russia's Great Reforms*，*1855-1881*，Bloomington，Ind.，1994，139-60

Bushkovitch，P.，Shvedskie istochniki o Rossii，1624-1626，*Arkhiv russkoy istorii*（2007）8.359-81

Bushkovitch，P.，Princes Cherkasskii or Circassian Murzas：The Kabardians in the Russian Boyar Elite 1560-1700，*Cahiers du Monde Russe*（2004）45.1-2.9-30

Christie，I.R.，Samuel Bentham and the Russian Dnieper Flotilla，*SEER*（1972）50.119

Christie，I.R.，Samuel Bentham and the Western Colony at Krichev 1784-7，*SEER*（1970）48.111

Conlin，J.，The Strange Case of the Chevalier d'Eon，*History Today*（2010）60.4.45

Dubrovin，N.F.（ed.），Materialy i cherty k biografii imperatora Nikolaia I i k istorii ego tsarstvovaniia，*SIRIO*（1896）98.10-14

Dvorzhitsky，A.，1 Marta 1881，*Istoricheskii vestnik*（1913）1

Esipov，G.V.，Zhizneopisanie A.D.Menshikova，*RA*（1875）7，9，10，12

Ettinger，Shmuel，Jewish Emigration in the 19th Century：Migration—Within and from Europe—as a Decisive Factor in Jewish Life，» at www.myjewishlearning.com/article/jewish-emigration-in-the-19th-century/2/

Fedosov，D.，Cock of the East：A Gordon Blade Abroad，in M.Erickson and L.Erickson（eds.），*Russia*：*War*，*Peace and Diplomacy*：*Essays in Honour of John Erickson*，London，2005，1-10

Franklin，R.R.，Tsar Alexander Ⅱ and President Abraham Lincoln：Unlikely Bedfellows？，*University of Hawaii at Hilo*，*HOHONU History*（2012）10.74-84

Gribbe，A.K.，Graf Alexei Andreevich Arakcheev，1822-1826，*RS*（1875）12.84-124

Griffiths，D.M.，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orthern System：Court Politics in the First Half of Catherine’s Reign，*Canadian Slavic Studies*（1970）4.3.547-69

Harris，C.，Succession Prospects of Grand Duchess Olga Nikolaevna，*Canadian Slavonic Papers*（2012）54.61-84

Interview with HRH Prince Michael of Kent，*New York Times*，18 July 1998

Ivanov O.A.，Zagadka pisem Alexeia Orlova iz Ropshi，*Moskovskii*

zhumal（1995）9

Judah，B.，The President，*Newsweek*，1 August 2014

Keep，J.L.H.，The Regime of Filaret，1619-1633，*SEER*（1959-60）38.334-43

Klier，J.，Krovavyi navet v Russkoi Pravoslavnoi traditsii，in M.V.Dmitriev（ed.），*Evrei I khristiane v pravoslavnykh obshchestvakh Vostochnoi Evropy*，Moscow，20

Kotkin，Stephen，The Resistible Rise of Vladimir Putin：Russia’s Nightmare Dressed like a Daydream，*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2015）

Kotkin，Stephen，Russia’s Perpetual Geopolitics：Putin Returns to the Historical Patterr，*Foreign Affairs*（May/June 2016）

Lamansky，V.（ed.），Zapiski otdeleniia Russkoi i Slavyanskoi Arkheologii，2，St.Petersburg，1861

LeDonne，John P.，Ruling Families in the Russian Political Order 1689-1825，*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1987）28.233-322

Librovich，S.，Zhenskii krug Petra Velikogo，*Smena*（1993）6.80-97

Lieven，D.C.B.，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 in Late Imperial Russia：The Personality，Career，and Opinions of P.N.Durnovo，*Historical Journal*（1983）26.2.391-402

Lincoln，W.B.，The Ministers of Alexander Ⅱ：A Survey of their Backgrounds and Service Careers，*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

（1976）17.467-83

Lincoln，W.B.，The Ministers of Nicholas Ⅰ：A Brief Inquiry into their Backgrounds and their Service Careers，*Russian Review*（1975）34.308-23

Lohr，E.，The Russian Army and the Jews：Mass Deportation，Hostages，and Violence during World War Ⅰ，*Russian Review*（2001）60.404-19

Lowenson，L.，The Death of Paul Ⅰ and the Memoirs of Count Bennigsen，*SEER*（1950）29.212-32

Markova，O.P.，O proiskhozhdenii tak nazyvayemogo Grecheskogo Proekta，in H.Ragsdale（ed.），*Imperial Russian Foreign Policy*，Cambridge，1993，75-103

Menning，B.，A.I.Chernyshev：A Russian Lycurgus，*Canadian Slavonic Papers*（1988）30.2.190-219

Morozova，L.E.，Dveredaktsii china venchaniia na tsarstvo Alexeia Mikhailovicha，in Morozova，L.E.，Knyazevskaia，T.B.，Kultura slavyan i Rus，457-471，Moscow，1998

Morris，P.，The Russians in Central Asia，1870-1887，*SEER*（1975）53.521-38

Packard，L.B.，Russia and the Dual Alliance，*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Apr 1920）25.3.391-410

Pavlovsky，Gleb，Russian Politics Under Putin：The System Will

Outlast the Master，*Foreign Affairs*（May/June 2016）

Persen，William，The Russian Occupations of Beirut 1772-4，*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55）42：3-4.275-286

Podbolotov，S.，Tsar i narod：populistskii natsionalizm imperatora Nikolaia Ⅱ，*Ab Imperio*（2003）3.199-223

Rieber，A.F.，Interest Group Politics in the Era of the Great Reforms，in B.Eklof，J.Bushnell and L.Zakharova（eds.），*Russia’s Great Reforms*，*1885-1881*，Bloomington，Ind.，1994，58-84

Ruseva，L.，Oklevetannyi molvoi，*Smena*（2007）2.96-107

Semevsky，M.I.，Grigory Alexandrovich Potemkin-Tavrichesky，*RS*（1875）3.481-523

Semevsky，M.I.，Kamer-freilina Maria D.Hamilton，*Slovo i Delo*（1884）185-1，268

Subtelny O.，Mazepa，Peter Ⅰ and the Question of Treason，*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1978）2.158-84

Tatishchev，S.S.，Imperator Nikolai Ⅰ v Londone v 1844 godu，*Istoricheskii vestnik*（1886）23.602-21

Truvorov，Askalon，Koronatsiia imperatritsy Ekateriny Vtoroi，*RS*（1893）80.12

Ustinov，V.I.，Moguchiy velikoross，*Voenno-istoricheskii zhumal*（1991）12.158-79

Vinogradov，V.N.，The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of Emperor Nicholas Ⅰ for the Coming of the Crimean War：An Episode in the Diplomatic Struggle in the Eastern Question，in H.Ragsdale（ed.），*Imperial Russian Foreign Policy*，Cambridge，1993，159-72

Wilson，Penny，Nubian Guards，at http：//forum.alexanderpalace.org/index.php？topic=348.0；wap2

Zakharova，L.G.，Autocracy and the Reforms of 1861-1874 in Russia，in B.Eklof，J.Bushnell and L.Zakharova（eds.），*Russia's Great Reforms*，*1855-1881*，Bloomington，Ind.，1994，19-38

未出版文献

Anderson，Scott P.，The Administrative and Social Reforms of Russia's Military，1861-74：Dmitri Miliutin against the Ensconced Power Elite，PhD thesis，2010.

Klebnikov，Paul G.，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Russia 1906-17：Land Reform，Social Agronomy and Cooperation，January 1991，LSE，PhD thesis

一手资料

Collections of documents，memoirs，Western collections of letters and diaries：where possible，these appear under the name of the author not the editor.

1 Marta 1881.Po neizdannym materialam，Petrograd，1918

Alexander Ⅰ and Grand Duchess Catherine，*Scenes of Russian Court*

Life，Being the Correspondence of Alexander Ⅰ and His Sister Catherine（ed.Nicolai Mikhailovich），London，1917

Alexander Ⅰ，Nicholas Ⅰ et al.，*Romanov Relations：The Private Correspondence of Tsars Alexander Ⅰ，Nicholas Ⅰ and the Grand Dukes Constantine and Michael with Their Sister Queen Anna Pavlovna*，1817-1855，S.W.Jackman（ed.），London，1969

Alexander Ⅱ，*Venchanie s Rossiei：Perepiska velikogo knyazya Alexandra Nikolaevicha s imperatorom Nikolaem Ⅰ.1837*，Zakharova，L.G. and Tyutyunnik，L.I.（eds.），Moscow，1999

Alexander Ⅱ/A.I.Bariatinsky，*The Politics of Autocracy：Letters of Alexander Ⅱ to Prince A.I.Bariatinskii，1857-1864*，A.I.Rieber（ed.），Paris，1966

Alexander Mikhailovich，*Once a Grand Duke*，New York，1932

Alexandra Fyodorovna，A *Czarina's Story：Being an Account of the Early Married Life of the Emperor Nicholas Ⅰ of Russia Written by His Wife*，U.Pope-Hennessy（ed.），London，1948

Alexandra Fyodorovna，*The Last Diary of Tsaritsa Alexandra*，Ⅴ.Kozlov and Ⅴ.Khrustalev（eds.），New Haven，1997

Anna，Elizaveta，*Kniga zapisnaia imennym pismam i ukazam imperatrits Anny loannovny i Elizavety Petrovny Semyonu Andreevichu Saltykovu*，1732-1742，Moscow，1878

Anonymous，*The Memoirs of the Life of Prince Potemkin，comprehending original anecdotes of Catherine Ⅱ and of the Russian*

court，*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London，1812 and 1813

Arkhiv knyazya Vorontsova，vols. 1-40，St.Petersburg，1870-95

Asseburg，A.F.von der，*Denkwürdigkeiten*，Berlin，1842

Buxhoeveden，Baroness Sophie，*The Life and Tragedy of Alexandra Feodorovna*，*Empress of Russia*，London，1928

Bark，Peter，*Memoirs*，CUBA，New York

Bartenev，P.（ed.），*Osmnadtsatyi vek*，vols. 2-3，Moscow，1869

Bassewitz，H-F.，*Zapiski grafa Bassevicha*，*sluzhashchie k poiasneniiu nekotorykh sobytii iz vremi tsarstvovaniia Petra Velikogo*，RA 3（1865）93-274

Bergholz，F.W.，*Dnevnik*，Moscow，1902

Beskrovnyi，L.G.（ed.），*M.I.Kutuzov.Sbornik dokumentov*，vol. 4，Moscow，1954

Bludov，D.N.，*Poslednie minuty* Ⅰ *konchina v boze pochivshego imperatora*，*nezabvennogo i vechnoi slavy dostoinogo Nikolaia* Ⅰ，St.Petersburg，1855

Botkin，G.，*The Real Romanovs*，New York，1931

Botkine，Tatiana，*Au Temps des Tsars*，C.Melnik（ed.），Paris，1980

Catherine the Great，*Correspondence of Catherine the Great when*

Grand Duchess with Sir Charles Hanbury-Williams and Letters from Count Poniatowski，The Earl of Ilchester and Mrs.Langford Brooke（eds.），London，1928

Catherine Ⅱ，*The Memoirs of Catherine the Great*，Cruse，M. and Hoogenboom，H.（eds.），New York，2006

Catherine Ⅱ，*The Memoirs of Catherine the Great*，ed.D.Maroger，London，1955

Catherine Ⅱ and G.A.Potemkin，*Ekaterina* Ⅱ *i G.A.Potemkin*，*lichnaya perepiska* 1769-1791，V.S.Lopatin（ed.），Moscow，1997

Catherine Ⅱ and G.A.Potemkin，*Perepiska Ekaterina* Ⅱ *i G.A.Potemkina v period vtoroy russko-turetskoy voiny*（*1787-1791*）：*istochnkovedcheskiye issledovaniya*，O.I.Yeliseeva（ed.），Moscow，1997

Catherine Ⅱ，*Sochineniya imperatritsy Ekaterina* Ⅱ *na osnovanii podlinnykh rukopsye cobyasnitelnmi primechaniyamai*，A.N.Pypin（ed.），St.Petersburg，1901-7

Catherine Ⅱ/P.V.Zavadovsky，Pisma imp.Ekateriny Ⅱ k gr.P.V.Zavadovskomu 1775-1777，I.A.Barskov（ed.），*Russkiy istoricheskiy zhurnal*（1918）

Chin postavleniia na tsarstvo tsarya i velikogo knyazya Alexeia Mikhailovicha，St Petersburg，1882

Collins，S.，*The Present State of Russia*，London，1671

Corberon，M.-D.B.，Chevalier de，*Un Diplomate français à la cour de Catherine* Ⅱ *1775-1780*，*journal intime*，Paris，1904

Crokatt，J.，*The Tryal of the Czarewitz*，*Alexis Petrowitz*，*who was Condemn'd at Petersbourg*，*on the 25th of June*，*1718*，*for a Design of Rebellion and Treason*，London，1725

Czartoryski，Adam，*Memoirs of Prince Adam Czartoryski and His Correspondence with Alexander* Ⅰ，A.Gielgud（ed.），London，1888

Dashkova，E.R.，*Memoirs of Princess Dashkov*，London，1958

Delo 1 marta：*protsess Zheliabova*，*Perovskoi i drugikh.Pravitelstvennyi otchet*，St.Petersburg，1906

Derzhavin，G.R.，*Sobranie sochinenii*，St Petersburg，1864-72

Dubrovin，N.F（ed）.，*Materialy i cherty k biografii imperatora Nikolaia I i k istorii tsarstvovaniia*，St.Petersburg，1896

Elizaveta，*Pisma i zapiski imperatritsy Elizavety Petrovny*，1742-1761，St.Petersburg，1867

Elizaveta/Mavra Shepeleva，Pisma k gosudaryne tsesarevne Elizavete Petrovne Mavry Shepelevoi，*ChOIDR*（1864）2.66-72

Epanchin，N.A.，*Na sluzhbe tryokh imperatorov*：*Vospominaniia*，Moscow，1996

Evelyn，J.，*The Diary of John Evelyn*，London，1906

Favier，Jean-Louis，Zapiski Favie，Vychkov，F.A.

（ed.），*Istoricheskii vestnik*（1887）29

Frederiks，M.P.，*Iz vospominanii*，in S.Shokarev（ed.），*Nikolai Ⅰ.Portret na fone imperii*，Moscow，2001

Gilliard，P.，*Thirteen Years at the Russian Court*，New York，1921

Golovkine，Fyodor，*La Cour et le règne de Paul Ier*，S.Bonnet（ed.），Paris，1905

Golovina，Varvara，*Memoirs of Countess Golovine*，London，1910

Gordon，P.，*Passages from the Diary of General Patrick Gordon of Auchleuchries*，Aberdeen，1659

Harris，James，*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 of James Harris*，*1st Earl of Malmesbury*，London，1844

Iswolsky，Helene，*No Time to Grieve*：*An Autobiographical Journey*，New York，1986

Izvolsky，A.P.，*Recollections of Foreign Minister*：*The Memoirs of Alexander Izvolsky*，S.L.Seeger（ed.），London，1920

Junot，L.（ed.），*Memoirs of the Duchess d'Abrantes*，London，1833-5

Kamer-furyerskie zhurnaly，*1696-1816*，St.Petersburg，1853-1917

Khrapovitsky，A.V.，*Dnevnik*，1782-1793，Moscow，1874

Kleinmichel，Countess Marie，*Memoirs of a Shipwrecked World*，

London，1923

Kokovtsov，V.N.，*Out of my Past*：*The Memoirs of Count Kokovtsov*（ed.H.H.Fisher），Stanford，1935

Korb，J.，*Diary of an Austrian Secretary of Legation at the Court of Czar Peter the Great*，（ed.Count MacDonnell），London，1963

Korf，M.A.，Materialy i cherty k biografii Imperatora Niklaia I in N.F.Dubrovin，*Materialy i cherty k biografii imperatora Nikolaia I I k istorii* tsarstvovaniia，St.Petersburg，1896

Koronatsionnye torzhestva. Albom svyashchennogo koronovaniia ikh imperatorskikh velichestv gosudarya imperatora Nikolaia Alexandrovicha i gosudaryni imperatritsy Alexandry Fedorovny，Moscow，1896

Kuropatkin，A.，*Dnevnik generala A.N.Kuropatkina*，Moscow，2010

Langeron，Alexandre，comte de，*Mémoire sur la mort de Paul* Ⅰ，*par le comte de Langeron*，Richelieu Collection，Mémoires de documents，MS 99，Bibliotheque de la Sorbonne，Paris，unpublished

Langeron，Alexandre，Comte de，*Journal de campagnes faites au service de Russie par le comte de Langeron*：*résumé de campagnes de 1787*，*1788*，*1789 des russes contre les turcs en Bessarabie*，*en Moldavie and dans le Kouban*，Archives des Affaires etrangeres，Quai d’Orsay，Paris

Lear，F.，*The Romance of an American in Russia*，Brussels，1875

Lenin，V.I.，*Sochineniia*，vols. 20-1，Moscow，1968-73

Ligne，C.J.E.，Prince de，*Letters and Reflections of the Austrian Field Marshal*，Philadelphia，1809

Ligne，C.J.E.，Prince de，*Les Lettres de Catherine* Ⅱ *au prince de Ligne*，*1780-96*，Brussels/Paris，1924

Ligne，C.J.E.，Prince de，*Lettres du prince de Ligne à la marquise de Coigny pendant l'année 1787*，Paris，1886

Ligne，C.J.E.，Prince de，*Lettres et pensées*，London，1808

Ligne，C.J.E.，Prince de，*Mélanges militaires*，*littéraires et sentimentaires*，Dresden，1795-1811

Ligne，C.J.E.，Prince de，*Mémoires et mélanges historiques et littéraires*，Paris，1827-9

Liria，duke of，Pisma o Rossii v Ispaniiu，in *Osmnadtsatyi vek*，P.Bartenev（ed.），Moscow，1869

Manstein，C.H.von，*Contemporary Memoirs of Russia from 1727 to 1744*，London，1856

Maria Fyodorovna and Anna Pavlovna，*Chère Annette*：*Letters from Russia 1820-1828*：*The Correspondence of the Empress Maria Feodorovna of Russia to Her Daughter the Grand Duchess Anna Pavlovna*，*the Princess of Orange*，S.W.Jackman（ed.），Dover，1994

Marie Pavlovna，*Education of a Princess*：*A Memoir*，R.Lord（ed.），New York，1931

Marie，Queen of Roumania，*Story of My Life*，London，1934

Massa，I.，*A Short History of the Beginnings and Origins of These Present Wars in Moscow*：*Under the Reign of Various Sovereigns Down to the Year 1610*，trans. and ed.G.E.Orchard，Toronto，1982

Masson，C.F.P.，*Secret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tersburg*，London，1800

Matveev，A.A.，*Zapiski Grafa Andreya Matveeva*，in N.Sakharov，*Zapiski Russkikh Lyudei. Sobytiia vremen Petra Velikogo*，St.Petersburg，1841

Meshchersky，V.P.，*Moi vospominaniia*，Moscow，2001

Meshchersky，V.P.，Some Russian Imperial Letters to Prince V.P.Meshchersky（1839-1914），Vinogradoff，I.（ed.），*Oxford Slavonic Papers*（1862）10.105-58

Miranda，Francisco de，*Archivo del General Miranda*，*1785-7*，Caracas，1929

Miliutin，Dmitri，*Dnevnik*，*1879-1881*，L.G.Zakharova（ed.），Moscow，2010

Miliutin，Dmitri，*Dnevnik*，*1873-1875*，L.G.Zakharova（ed.），Moscow，2008

Montefiore，Moses，*Diaries of Sir Moses and Lady Montefiore*，Loewe，L.（ed.），London，1890

Mordvinov，A.A.，Otryvki iz vospominanii，*Russkaia letopis*（1923）5

Mordvinov，A.A.，*Iz perezhitogo*：*Vospominaniia fligel-adyutanta imperatora Nikolaia* Ⅱ，ed.O.I.Barkovets，Moscow，2014

Mossolov，A.A.，*At the Court of the Last Tsar*，London，1935

Münnich，E.，*Mémoires sur la Russie de Pierre le Grand a Elisabeth* Ⅰ，1720-2742，Paris，1997

Narishkin-Kurakin，Elizabeth，*Under Three Tsars*：*The Memoirs of the Lady-in-Waiting Elizabeth Narishkin-Kurakin*，Fillip-Miller（ed.），New York，1931

Nicholas Ⅰ，*Letters of Tsar Nicholas and the Empress Marie*，E.J.Bing（ed.），London，1937

Nikolai Ⅱ *i velikie knyazia*，Nevskii，V.I.（ed.），Leningrad，1925

Nicholas Ⅱ and Alexandra，A *Lifelong Passion*：*Nicholas and Alexandra*：*Their Own Story*，A.Maylunas and S.Mironenko（eds.），New York，1997

Nicholas Ⅱ and Alexandra，*The Complete Wartime Correspondence of Tsar Nicholas* Ⅱ *and the Empress Alexandra*：*April 1914-March 1917*，J.T.Fuhrman（ed.），Westport，Conn.，1999

Oberkirch，Baroness d’，*Memoirs of the Baroness d’Oberkirch*，Count de Montbrison（ed.），London，1852

Olearius，Adam，*Travels of Olearius*，Stanford，Calif.，1967

Olga Nikolaevna，*Son Iunosti. Vospominaniia velikoi knyazhny Olgi Nikolaevny*，*1825-1846*，in N.Azarova（ed.），*Nikolai* Ⅰ*.Muzh. Otets.*

Imperator，Moscow，2000

Olga Alexandrovna，*25 Chapters of My Life*：*Memoirs of Grand Duchess Olga Alexandrovna*，Paul Kulikovsky（ed.），New Haven，2010

Opisanie koronatsii ee velichestva i samoderzhitsy vserossiiskoi Anny Ioannovny，Moscow，1730

Paléologue，Maurice，*An Ambassador's Memoirs*，London，1923-5

Pavlenko，N.I.（ed.），*Catherine* Ⅰ，Moscow，2004

Peter the Great，*Pisma i Bumagi Imperatora Petra Velikogo*，vols. 1-13，St. Petersburg，1887-2003

Pisma russkikh gosudarei，vols. 1，4，5，Moscow，1848，1862，1896

Pobedonostsev，K.P.，*Pisma Pobedonostseva k Alexandru* Ⅲ，vol. 1，Moscow，1925

Pole-Carew，R.，Russian Anecdotes in the Antony Archive，CO/R/3/42，unpublished

Polnoe sobranie zakonov Rossiiskoi Imperii，St. Petersburg，1830-1916

Polnoe sobranie zakonov，vols. 1-46，St.Petersburg，1830

Polovtsov，A.A.，*Dnevnik gosudarstvennogo sekretarya*，Moscow，2005

Poniatowski，S.A.，*Memoires secrets et inedits*，Leipzig，1862

Prokopovich，F.，*Kratkaia povest o smerti Petra Velikogo*，St Petersburg，1831

Purishkevich，V.M.，*The Murder of Rasputin*，Ann Arbor，1985

Richelieu，Armand du Plessis，duc de，Journal de mon voyage en Allemagne，*SIRIO*（1886）54.111-98

Rodzianko，M.V.，*The Reign of Rasputin*，London，1927

Rostopchin，F.，*Le Dernier Jour de la vie de l'impératrice Catherine* Ⅱ *et le premier jour du regne de l'empereur Paul*，in *Oeuvres inédites du comte Rostoptchine*，Paris，1894

Sablukov，N.A.，Reminiscences of the Court and Times of the Emperor，Paul Ⅰ，up to the Period of his Death，*Fraser's Magazine for Town and Country*（1865）72.222-241，302-27

Samoilov，A.N.，Zhizn i deiania Generala Feldmarshala Knyazya Grigoriia Alexandrovicha Potemkina-Tavricheskogo，*RA*（1867）4，5，6，7

Savinkov，B.，*Memoirs of a Terrorist*，New York，1931

Sazonov，S.，*Fateful Years*，*1909-1916*，London，1928

Sbornik dogovorov i diplomaticheskikh dokumentov po delam Dalnego Vostoka 1895-1905，St.Petersburg，1906

Scherer，J.B.，*Anecdotes Interessantes et Secrets de la Cour de*

Russia，London，1792

Sergei Alexandrovich，*Velikii knyaz Sergei Alexandrovich Romanov*：*biograficheskie materialy* I.V.Plotnikova（ed.），Moscow，2006-11

Shavelskii，G.I.，*Memoirs of the Last Protopresbyter of the Russian Army and Navy*，New York，1954

Shestakov，I.V.，*Polveka obyknovennoi zhizni*，St.Petersburg，2006

Spiridovich，A.，*Les Dernières Années de la cour de Tzarskoïé-Sélo*，Paris，1928

Stäehlin，Jacob von，Zapiski o Petre Tretiem，*ChOIDR*（1866）4

Sukhomlinov，V.A.，*Vospominaniia*，Moscow，1926

Suvorin，A.S.，*Dnevnik A.S.Suvorina*，M.Krichevsy（ed.），Moscow/Petrograd，1923

Suvorov，A.V. *Pisma*，V.S.Lopatin（ed.），Moscow，1986

Suvorov，A.V. *Pisma i bumagi A.V.Suvorova*，*G.A.Potemkina*，*i P.A.Rumiantseva 1787-1789*，*kinburn ochakovskaya operatsiya*，*SBVIM*，D.F.Maslovsky（ed.），St.Petersburg，1893

Tokmakov，I.（ed.），*Istoricheskoe opicanie vsekh koronatsii rossiiskikh tsarei*，*imperatorov i imperatrits*，Moscow，1896

Tolstoy，L.N.，*Hadji Murat*，in *Great Short Works of Leo Tolstoy*，London，2004

Tolstoya，Alexandra，*Zapiski freiliny*：*Pechalnyi epizod iz moei zhizni pri dvore*，N.I.Azarova（ed.），Moscow，1996

Tyutcheva，Anna，*Vospominaniia*（ed.L.V.Gladkova），Moscow，2004

Vozhidanii koronatsii. Venchanie russkikh samoderzhtsev.Tserkovnyi obryad koronovaniia i podrobnoe opisanie tryokh koronatsii nyneshnego stoletiia，St.Petersburg，1883

Valuev，P.，*Dnevnik*（*1877-1884*），Petrograd，1919

Valuev，P.，*Dnevnik P.A.Valueva*，*ministra vnutrennikh del*（*1861-1876*），Moscow，1961

Venchanie russkikh gosudarei na tsarstvo，*nachinaia s tsarya Mikhaila Fedorovicha do imperatora Alexandra* Ⅲ，St.Petersburg，1883

Victoria，Queen，*The Letters of Quern Victoria*：*A Selection from Her Majesty's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Years 1837 and 1861*，A.C.Benson and Viscount Esher（eds.），London，1907

Vigor，Mrs.William（Mrs.Rondeau），*Letters from a Lady who Resided Some Years in Russia*，*to her Friend in England*，London，1777

Volkonskaya，Zinaida，*Lives in Letters*：*Princess Zinaida Volkonskaya and her Correspondence*（ed.B.Arutunova），Columbus，Ohio，1994

Voltaire，*Oeuvres complètes de Voltaire*：*correspondance avec l'impératrice de Russie*，vol. 58，Paris，1821

Vyrubova，A.，*Memories of the Russian Court*，New York，1923

Washburn，S.，*On the Russian Front in World War* Ⅰ：*Memoirs of an American War Correspondent*，New York，1982

Weber，F.C.，*The Present State of Russia*，London，1968

Wiegel（Vigel），F.F.，*Zapiski Filipa Filipovich Vigela*，*Moscow 1873*，*1891 and 1928*；*Vospominaniya F.F.Vigela*，Moscow，1864-6 and 1891

Witte，S.，*The Memoirs of Count Witte*，New York，1990

Yusupov，Felix，*Lost Splendour*，London，1953

Yusupov，Felix，*Rasputin*，New York，1927

Zhukovsky，V.A.，*Dnevniki V.A.Zhukovskogo*（ed.I.A.Bychkov），St Petersburg，1901

Zhukovsky，V.A.，Sobstvennoruchnoe chernovoe pismo V.A.Zhukovskogo ee Imperatorskomu Vel. Gos. Imp. Marii Fyodorovne，*SIRIO*（1881）30.39

Zakharova，L.G. and Tyutyunnik，L.I.（eds.），*Perepiska imperatora Alexandra* Ⅱ *s uelikim knyazem Konstantinom Nikolaevichem.Dnevnik velikogo knyazya Konstantina Nikolaevicha.1857-1861*，Moscow，1994

Zhitomirskaia，S.V.（ed.），S.A.Smirnova-Rosset，*Dnevnik. Vospomimamiia*，Moscow，1989

二手资料

Alexander，J.T.，*Autocratic Politics in a National Crisis*：*The Imperial Russian Government and Pugachev’s Revolt 1773-1775*，Bloomington，Ind.，1969

Alexander，J.T.，*Catherine the Great*：*Life and Legend*，London/New York，1989

Alexander，J.T.，*Emperor of the Cossacks*：*Pugachev and the Frontier Jacquerie of 1773-75*，Lawrence，Kan.，1973

Almedingen，E.M.，*The Emperor Alexander* Ⅱ：*A Study*，London，1962

Anisimov，E.V.，*Empress Elizabeth*：*Her Reign and her Russia*，1742-1761，Gulf Breeze，Fla.，1995

Anisimov，E.V.，*Five Empresses*：*Court Life in Eighteenth-Century Russia*，New York，2004

Anisimov，E.V.，*The Reforms of Peter the Great*：*Progress through Coercion in Russia*，New York，1993

Aragon，L.A.C.，marquis d’，*Un Paladin au* ⅩⅧ *siècle. Le Prince Charles de Nassau-Siegen*，Paris，1893

Ascher，A.，P.A. *Stolypin*：*The Search for Stability in Late Imperial Russia*，Stanford，Calif.，2001

Ascher，A.，*The Revolution of 1905*：*Authority Restored*，Stanford，Calif.，1994

Ascher，A.，*The Revolution of 1905*：*Russia in Disarray*，Stanford，Calif.，1994

Asprey，R.B.，*Frederick the Great*：*The Magnificent Enigma*，New York，1986

Baddeley，J.F.，*The Russian Conquest of the Caucasus*，London，1999

Baron，Salo，*The Jews under Tsars and Soviets*，New York，1988

Bartlett，Rosamund，*Tolstoy*：*A Russian Life*，London，2010

Batalden，S.K.，*Catherine* Ⅱ*'s Greek Prelate*：*Eugenios Voulgaris in Russia 1771-1806*，New York，1982

Beales，D.，*Joseph* Ⅱ：*In the Shadow of Maria Theresa 1741-80*，Cambridge，1987

Becker，S.，*Russia's Protectorates in Central Asia*：*Bukhara and Khiva*，*1865-1924*，London/New York，2004

Beéche，Arturo，*The Grand Dukes*，East Richmond Heights，Calif.，2013

Beéche，Arturo，*The Other Grand Dukes*，East Richmond Heights，Calif.，2013

Beer，Daniel，*The House of the Dead*：*Siberian Exile Under the Tsars*，London，2016

Belyakova，Z.，*The Romanov Legacy*：*The Palaces of St*

Petersburg，London，1994

Belyakova，Z.，*Velikii Knyaz Alexei Alexandrovich.Za I protiv*，St.Petersburg，2004

Bew，John，*Castlereagh*：*Enlightenment*，*War and Tyranny*，London 2011

Bibikov，A.A.，*Zapiski o zhizni i sluzhbe Alexandra Ilyicha Bibikova*，St.Petersburg，1817

Binyon，T.J.，*Pushkin*：*A Biography*，London，2002

Blanch，L.，*The Sabres of Paradise*：*Conquest and Vengeance in the Caucasus*，London，2004

Blanning，Tim，*Joseph* Ⅱ *and Enlightened Despotism*，London，1970

Blanning，Tim，*Joseph* Ⅱ：*Profiles in Power*，London，1994

Blanning，Tim，*Frederick the Great*，*King of Prussia*，London，2015

Bobroff，R.P.，*Roads to Glory*：*Late Imperial Russia and the Turkish Straits*，London，2006

Bogatyrev，Sergei.，Ivan Ⅳ（1533-1584），in M.Perrie（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vol. 1：*From Early Rus'to 1689*，Cambridge，2006，240-63

Bogatyrev，Sergei，*The Sovereign and His Counsellors*：*Ritualised*

Consultations in Muscovite Political Culture，*1350s-1570s*，Helsinki，2000

Bolotina，N.Y.，*Tie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nce G.A.Potemkin and the Family of the Princes Golitsyn*，Conference of Golitsyn Studies，Bolshiye vyazemy，Moscow，1997

Bovykin，V.I.，*Iz istorii vozniknoveniia pervoi mirovoi voiny*，Moscow，1961

Brickner，A.G.，*Imperator Ioann Antonovich i ego rodstvenniki*，Moscow，1874

Bullough，Oliver，*Let Our Fame Be Great*：*Journeys among the Defiant People of the Caucasus*，London，2010

Bushkovitch，P.，A *Concise History of Russia*，Cambridge，2012

Bushkovitch，P.，*Peter the Great*，Cambridge，2002，2007

Byrnes，R.F.，*Pobedonostsev*：*His Life and Thought*，Bloomington，Ind.，1968

Carter，Miranda，*The Three Emperors*，London，2009

Casey，John，*Afterlives*：*A Guide to Heaven*，*Hell and Purgatory*，Oxford，2010

Castéra，J.-H.，*The Life of Catherine* Ⅱ，*Empress of Russia*，London，1799

Charles-Roux，F.，*Alexandre* Ⅱ，*Gortchakoff*，*et Napoleon* Ⅲ，

Paris，1913

Charmley，J.，*The Princess and the Politicians*：*Sex*，*Intrigue and Diplomacy*，*1812-40*，New York，2005

Christie，I.R.，*The Benthams in Russia*，Oxford/Providence，R.I.，1993

Clark，C.，*The Sleepwalkers*：*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New York，2013

Cockfield，J.H.，*White Crow*：*The Life and Times of the Grand Duke Nicholas Mikhailovich Romanov*，1859-1919，Westport，Conn.，2002

Connaughton，R.，*Rising Sun and Tumbling Bear*：*Russia's War with Japan*，London，2007

Cook，A.，*To Kill Rasputin*，London，2005

Crankshaw，E.，*Maria Theresa*，London，1969

Crawford，R. and Crawford，D.，*Michael and Natasha*：*The Life and Love of the Last Tsar of Russia*，London/New York，1997

Cross，A.C.，*By the Banks of the Neva*：*Chapters from the Lives and Careers of the British in Eighteenth-Century Russia*，Cambridge，1997

Crummey，R.O.，*Aristocrats and Servitors*：*The Boyar Elite*，1633-89，Princeton，1983

Curtiss，M.，*A Forgotten Empress*：*Anna Ivanovna and Her Era*，New York，1974

Daly，Jonathan W.，*Autocracy under Siege*：*Security Police and Opposition in Russia 1866-1905*，DeKalb，Ill.，1998

Daly，Jonathan.W.，*The Watchful State 1906-17*：*Security Police and Opposition in Russia*，DeKalb，Ill.，2004

Dixon，S.，*Catherine the Great*，London，2010

Dmitriev，M.V.（ed.），*Evrei i khristiane vpravoslavnykh obshchestvakh Vostochnoi Evropy*，Moscow，2011

Dubrovin，N.F.，*Istoriia Krymskoi voiny i oborony Sevastopolya*，St.Petersburg，1900

Dubrovin，N.F.，*Istoriia voyny i vladychestva russkih na Kavkaze*，St.Petersburg，1886

Dubrovin，N.F.，*Pugachev i ego soobshchniki*，St.Petersburg，1884

Duffy，C.，*Frederick the Great*：*A Military Life*，London，1985

Duffy，C.，*Russia's Military Way to the West*：*Origins and Nature of Russian Military Power 1700-1800*，London，1981

Dunning，C.S.L.，*Russia's First Civil War*，University Park，Pa.，2001

Dyachenko，L.I.，*Tavricheski Dvorets*，St.Petersburg，1997

Ehrman，J.，*The Younger Pitt*，vol. 2：*The Reluctant Transition*，London，1983

Eklof，B.，Bushnell，J. and Zakharova，L.（eds.），*Russia’s Great Reforms*，*1855-1881*，Bloomington，Ind.，1994

Englund，P.，*The Battle That Shook Europe*：*Poltava and the Birth of the Russian Empire*，London，2012

Erickson，M. and Erickson L.（eds.），*Russia*：*War*，*Peace and Diplomacy*：*Essays in Honour of John Erickson*，London，2005

Fairweather，M.，*Pilgrim Princess*：*A Life of Princess Zinaida Volkonsky*，London，1999

Figes，O.，*Crimea*，London，2010

Figes，O.，*Natasha’s Dance*：*A Cultural History of Russia*，London，2002

Figes，O.，*A People’s Tragedy*：*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New York，1996

Florinsky，M.T.，*Russia*：*A History and an Interpretation*，New York，1967

Fothergill，B.，*Sir William Hamilton*，*Envoy Extraordinary*，London，1969

Frank，J.，*Dostoevsky*：*A Writer in his Time*，Princeton，2009

Fuhrman，J.T.，*Rasputin*：*The Untold Story*，Hoboken，N.J.，2012

Fuhrman，J.T.，*Tsar Alexis*：*His Reign and His Russia*，DeKalb，Ill.，1981

Fuller，Jr.，W.C.，*The Foe Within*：*Fantasies of Treason and the End of Imperial Russia*，Ithaca，N.Y.，2006

Fuller，Jr.，W.C.，*Strategy and Power in Russia*，*1600-1914*，New York，1992

Gammer，M.，*Muslim Resistance to the Tsar*：*Shamil and the Conquest of Chechnia and Daghestan*，London，1994

Geyer，D.，*Russian Imperialism*：*The Interaction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1860-1914*，New York，1987

Gleason，J.H.，*The Genesis of Russophobia in Great Britain*：*A Study in the Interaction of Policy and Opinion*，Cambridge，Mass.，1950

Golombievsky，A.A.，*Sotrudniki Petra Velikogo*，Moscow，1903

Grebelsky，P. and Mirvis，A.，*Dom Romanovykh*，St.Petersburg，1992

Green，A.，*Moses Montefiore*：*Jewish Liberator*，*Imperial Hero*，Cambridge，Mass.，2010

Grey，I.，*Boris Godunov*：*The Tragic Tsar*，London，1973

Hall，C.，*Imperial Dancer*：*Mathilde Kschessinska and the Romanovs*，Stroud，2005

Hall，C.，*Little Mother of Russia*：A *Biography of the Empress Marie Feodorovna*，*1847-1928*，London，2006

Hastings，M.，*Catastrophe 1914*：*Europe Goes to War*，New

York，2013

Hatton，R.M.，*Charles Ⅻ of Sweden*，London，1968

Hedlund，S.，*Russian Path Dependence*：*A People with a Troubled History*，London，2012

Hosking，G.，*Russia and the Russians*：*A History*，London，2001

Hosking，G.，*Russia*：*People and Empire*，1552-1927，Cambridge，1997

Hosking，G.，*The Russian Constitutional Experiment*：*Government and Duma 1907-14*，Cambridge，1973

Hughes，L.，*The Romanovs*，New York/London，2008

Hughes，L.，*Russia in the Age of Peter the Great*，New Haven，1998

Hughes，L.，*Sophia*，*Regent of Russia 1654-1704*，New Haven，1990

Ignatiev，A.V.，*Russko-angliiskie otnosheniia nakanune Oktyabrskoi revolutsii*（*Fevraloktyabr 1917 g.*），Moscow，1966

Jenkins，M.，*Arakcheev*：*Grand Vizier of the Russian Empire*，New York，1969

Josselson，M. and Josselson，D.，*The Commander*：*A Life of Barclay de Tolly*，Oxford，1980

Kates，G.，*Monsieur d’Eon is a Woman*：*A Tale of Political Intrigue*

and Sexual Masquerade，New York，1995，2001

Kelly，L.，*Diplomacy and Murder in Tehran*：*Alexander Griboyedov and Imperial Russia’s Mission to the Shah of Persia*，New York，2006

Kesselbrenner，G.L.，*Svetleishii knyaz*，Moscow，1998

King，G.，*The Court of the Last Tsar*：*Pomp*，*Power and Pageantry in the Reign of Nicholas* Ⅱ，Hoboken，N.J.，2006

King，G.，*Livadia in the Reign of Alexander* Ⅱ， at http：//www.kingandwilson.com/Atlantis Articles/LivadiaAII.htm

King，G. and Wilson，P.，*The Fate of the Romanovs*，New York，2005

Korf，M.A.，*Braunshveigskoe semeistvo*，Moscow，1993

Korsakov，D.A.，*Votsarenie Imperatritsy Anny Ioannovny*，Kazan，1880

Kotkin，S.，*Stalin*，vol. 1：*Paradoxes of Power*，*1878-1928*，New York，2014

Krylov-Tolstikevich，A.N.，*Imperator Alexandr I i imperatritsa Elizaveta*，Moscow，2005

LeDonne，John P.，*Absolutism and Ruling Class*：*The Formation of the Russian Political Order*，*1700-1825*，Oxford，1991

LeDonne，John P.，*Ruling Russia*：*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in the Age of Absolutism 1762-96*，Princeton，1984

LeDonne，John P.，*The Russian Empire and the World 1700-1917*：*The Geopolitics of Expansion and Containment*，Oxford，1997

Levin，E.，*A Child of Christian Blood*：*Murder and Conspiracy in Tsarist Russia*：*The Beilis Blood Libel*，New York，2014

Lieven，D.，*Nicholas* Ⅱ：*Emperor of All the Russias*，London，1993

Lieven，D.，*Russia against Napoleon*：*The True Story of the Campaigns of War and Peace*，New York，2010

Lieven，D.，*Russia's Rulers under the Old Regime*，New Haven，1989

Lieven，D.，*Towards the Flame*：*Empire*，*War and the End of Tsarist Russia*，London，2015

Lincoln，W.B.，*Between Heaven and Hell*：*The Story of a Thousand Years of Artistic Life in Russia*，New York，1998

Lincoln，W.B.，*The Great Reforms*：*Autocracy*，*Bureaucracy*，*and the Politics of Change in Imperial Russia*，DeKalb，Ill.，1990

Lincoln，W.B.，*In the Vanguard of Reform*：*Russia's Enlightened Bureaucrats*，DeKalb，Ill.，1982

Lincoln，W.B.，*In War's Dark Shadow*：*The Russians before the Great War*，New York，1983

Lincoln，W.B.，*Nicholas* Ⅰ：*Emperor and Autocrat of All the Russias*，London，1978

Lincoln，W.B.，*Nikolai Miliutin*：*An Enlightened Russian Bureaucrat of the 19th Century*，Newtonville，Mass.，1977

Lincoln，W.B.，*Passage through Armageddon*：*The Russians in War and Revolution*，New York，1986

Lincoln，W.B.，*Red Victory*：*A History of the Russian Civil War*，London，1989

Lincoln，W.B.，*The Romanovs*：*Autocrats of All the Russias*，New York，1981

Lincoln，W.B.，*Sunlight at Midnight*：*St Petersburg and the Rise of Modern Russia*，Oxford，2001

Longford，E.，*Wellington*：*Pillar of State*，London，1975

Longworth，P.，*Alexis*，*Tsar of All the Russias*，London，1984

Longworth，P.，*The Art of Victory*：*The Life and Achievements of Field Marshal Suvorov*，*1729-1800*，New York，1965

Longworth，P.，*The Three Empresses*：*Catherine* Ⅰ，*Anne*，*and Elizabeth of Russia*，London，1972

Lopatin，V.S.，*Potemkin i Suvorov*，Moscow，1992

Lyashchenko，L.M.，*Alexandr* Ⅱ，Moscow，2002

McDonald，E. and McDonald，D.，*Fanny Lear*：*Love and Scandal in Tsarist Russia*，Bloomington，Ind.，2011

McGrew，R.E.，*Paul Ⅰ of Russia，1754-1801*，Oxford，1992

McMeekin，S.，*July 1914*：*Countdown to War*，London，2014

McMeekin，S.，*The Ottoman Endgame*：*War*，*Revolu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London，2015

McMeekin，S.，*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Cambridge，Mass.，2011

MacMillan，M.，*The War that Ended Peace*：*The Road to 1914*，New York，2013

Madariaga，I.de，*Ivan the Terrible*，New Haven，2006

Madariaga，I.de，*Russia in the Age of Catherine the Great*，New Haven，1981

Martin，R.E.，*A Bride for the Tsar*：*Brideshows and Marriage Politics in Early Modern Russia*，DeKalb，Ill.，2012

Marshall，Alex，*Russian General Staff 1860-1917*，London，2006

Menning，B.，*Bayonets before Bullets*：*The Imperial Russian Army*，*1861-1914*，Bloomington，Ind.，1992

Merridale，C.，*Red Fortress*：*The Secret Heart of Russia's History*，London，2013

Mikaberidze，Alexander，*The Battle of Borodino*：*Napoleon vs Kutuzov*，London，2010

Mikaberidze，Alexander，*The Burning of Moscow*：*Napoleon's Trial by Fire 1812*，London 2014

Mironenko，S.，*Stranitsy tainoi istorii samoderzhaviia*，Moscow，1990

Montefiore，Simon Sebag，*Prince of Princes*：*The Life of Potemkin*（now published as *Catherine the Great and Potemkin*），London，2000

Montefiore，Simon Sebag，*Stalin*：*The Court of the Red Tsar*，London，2004

Montefiore，Simon Sebag，*Young Stalin*，London/New York，2008

Mosse，W.E.，*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rimean System 1855-71*：*The Story of a Peace Settlement*，London，1963

Muir，R.，*Wellington*：*Waterloo and the Fortunes of Peace 1814-1852*，London，2015

Nikolai Mikhailovich，*L'Impératrice Elisabeth*，*épouse d'Alexandre Ier*，vol. 1，St.Petersburg，1909

Nikolai Mikhailovich，*L'Empereur Alexandre Ier*，vol. 1，St.Petersburg，1912

Nosik，B.M.，*Russkie tainy Parizha*，St Petersburg，1998

Pakula，Hannah，*Last Romantic*：*A Biography of Queen Marie of Romania*，London，1984

Perrie，Maureen，*Pretenders and Popular Monarchism in Early Modern Russia*：*The False Tsars of the Time of Troubles*，Cambridge，2002

Petrushevsky，A.，*Generalissimus Knyazi Suvorov*，St.Petersburg，1884

Pflaum，R.，*By Influence and Desire*：*The True Story of Three Extraordinary Women—The Grand Duchess of Courland and her Daughters*，New York，1984

Pflaum，R.，*The Emperor's Talisman*：*The Life of the Due de Morny*，New York，1968

Pleshakov，C.，*The Tsar's Last Armada*：*The Epic Journey to the Battle of Tsushima*，New York，2008

Plokhy，Sergii，*The Gates of Europe*：*A History of Ukraine*，New York，2015

Polievktov，M.，*Nikolai* Ⅰ*.Biografiia i obzor tsarstvovaniia*，Moscow，1918

Poznansky，Alexander，*Tchaikovsky*：*The Quest for the Inner Man*，London，1994

Price，M.，*Napoleon*：*The End of Glory*，New York，2014

Pushkin，A.S.，The Captain's Daughter，in *The Queen of Spades and Other Stories*，London，1958

Pushkin，A.S.，*Complete Prose Fiction*，Stanford，Calif.，1983

Pushkin，A.S.，*Istoriia Pugacheva*，in *Polnoe sobraniye sochinenii*，vol. 12，Moscow/Leningrad，1937-49

Pushkin，A.S.，*Notes on Russian Histor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Istoricheskiye Zametki，Leningrad，1984

Radzinsky，E.，*Alexander* Ⅱ：*The Last Great Tsar*，New York，2005

Radzinsky，E.，*The Last Tsar*：*The Life and Death of Nicholas* Ⅱ，New York，1993

Raeff，M.，*Michael Speransky*，*Statesman of Imperial Russia 1772-1839*，Englewood Hills，N.J.，1957

Raeff，M.（ed.），*Plans for Political Reform in Imperial Russia 1730-1905*，Englewood Cliffs，N.J.，1966

Ransel，D.L.，*The Politics of Catherinian Russia*：*The Panin Party*，New Haven，1975

Rappaport，H.，*Ekaterinburg*：*The Last Days of the Romanovs*，London，2008

Rappaport，H.，*Four Sisters*：*The Lost Lives of the Romanov Grand Duchesses*，London，2015

Rayfield，D.，*Edge of Empires*：*A History of Georgia*，London，2012

Rey，M.-P.，*Alexander* Ⅰ：*The Tsar Who Defeated Napoleon*，DeKalb，Ill.，2012

Rhinelander，A.L.H.，*Prince Michael Vorontsov*：*Viceroy to the Tsar*，Montreal，1990

Riasanovsky，N.V.，*Nicholas* Ⅰ *and Official Nationality in Russia*，1825-1855，Berkeley/Los Angeles，1959

Rich，D.A.，*The Tsar's Colonels*：*Professionalism*，*Strategy*，*and Subversion in Late Imperial Russia*，Cambridge，Mass.，1998

Ridley，Jane，*Bertie*：*A Life of Edward* Ⅶ，London，2012

Roberts，A.，*Napoleon the Great*，New York，2014

Roberts，Elizabeth，*Realm of the Black Mountain*：*A History of Montenegro*，London，2007

Robinson，P.，*Grand Duke Nikolai Nikolaevich*：*Supreme Commander of the Russian Army*，DeKalb，Ill.，2014

Röhl，J.C.G.，*Wilhelm* Ⅱ：*Into the Abyss of War and Exile*，*1900-1941*，Cambridge，2014

Röhl，J.C.G.，*Wilhelm* Ⅱ：*The Kaiser's Personal Monarchy*，*1888-1900*，Cambridge，2004

Romanov，B.A.，*Ocherki diplomaticheskoi istorii Russko-Iaponskoi voiny 1895-1907*，Moscow/Leningrad，1955

Rounding，Virginia，*Catherine the Great*：*Love*，*Sex and Power*，London，2007

Rounding，Virginia，*Nicky and Alix*，London，2012

Russkiy biographicheskiy slovar（including biographies of Varvara Golitsyna，vol. 5，1916；Ekaterina Skavronskaya，vol. 18，1904；I.A.Hannibal，vol. 4，1914；P.S. and M.S.Potemkin，vol. 14，1904），vols. 1-25，St.Petersburg，1896-1916

Ruud，C.A. and Stepanov，S.A.，*Fontanka 16*，London，1999

Sanborn，J.A.，*Imperial Apocalypse*：*The Great War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Russian Empire*，Oxford，2014

Service，R.，*A History of Modern Russia*，*from Nicholas* Ⅱ *to Putin*，London，1998

Service，R.，A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Russia*，London，1997

Service，R.，*The 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Russia*：*From Tsarism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London，2009

Service，R.，*The Russian Revolution*，*1900-27*，London，1999

Shchutskaya，G.K.，*Palaty boyar Romanovykh*，Moscow，2000

Shilder，N.K.，*Imperator Alexandr* Ⅰ*.Ego zhizn i tsarstvovanie*，St.Petersburg，1897

Shilder，N.K.，*Imperator Pavel* Ⅰ，St.Petersburg，1901

Smith，Douglas，*Rasputin*：*Faith*，*Power and the Twilight of the Romanovs*，London 2016

Soloviev，S.V.，*History of Russia*，vols. 4-15，DeKalb，Ill.，1989，1991

Steinberg，M.D. and Khrustalëv，V.M.，*The Fall of the Romanovs*，New Haven，1997

Stone，N.，*Eastern Front*，1914-17，London，1975

Sumner，B.H.，*Russia and the Balkans 1870-1880*，Hamden，Conn.，1962

Tarasov，B.N.（ed.），*Nikolai* Ⅰ *i ego vremya*，Moscow，2001

Tarle，E.V.，*Krymskaia voina*，Moscow，2005

Thouvenel，L.，*Nicolas* Ⅰ *et Napoléon* Ⅲ，*préliminaires de la guerre de Crimée*，*1852-1854*，*d'après les papiers inédits de M.Thouvenel*，Paris，1891

Troyat，H.，*Catherine the Great*，London，1977

Tsamutali，A.S.，*Nikolai* Ⅰ，Moscow，2007

Ustryalov，Nikolai，*Istoriia Tsarstvovaniia Petra Velikogo*，St.Petersburg，1858

Van der Kiste，J. and Hall，C.，*Once a Grand Duchess*：*Xenia*，*Sister of Nicholas* Ⅱ，London，2013

van der Oye，D.S.，*Toward the Rising Sun*：*Russian Ideologies of Empire and the Path to War with Japan*，DeKalb，Ill.，2001

Vasilchikov，A.A.，*Semeistvo Razumovskikh*，vol. 1，St.Petersburg，1880

Vernadsky，G.，*History of Russia*，New Haven，1973

Verner，A.M.，*The Crisis of Russian Autocracy*：*Nicholas* Ⅱ *and the 1905 Revolution*，Princeton，1990

Vitale，S.，*Pushkin's Button*，New York，1999

Waliszewski，K.，*Autour d'un trône*，Paris，1894

Warwick，C.，*Ella*：*Princess*，*Saint and Martyr*，Chichester，2006

Wcislo，F.，*Tales of Imperial Russia*：*The Life and Times of Sergei Witte*，*1849-1915*，Oxford，2011

Welch，Frances，*The Russian Court at Sea*，London，2010

Wheatcroft，A.，*The Habsburgs*，London，1995

Wilson，A.N.，*Tolstoy*，London，1988

Wilson，A.N.，*Victoria*：*A Life*，London，2015

Wortman，R.S.，*Scenarios of Power*：*Myth and Ceremony in Russian Monarchy*，Princeton，2006，2013

Yeliseeva，O.I.，*G.A.Potemkin's Geopolitical Projects*，*Associates of Catherine the Great*，lecture at conference Moscow，22/23 September 1997，published Moscow，1997

Zaionchkovsky，A.M.，*Vostochnaia voina*，*1853-1856*，St.Petersburg，2002

Zaionchkovsky，P.A.，*The Russian Autocracy in Crisis 1878-1882*，

Gulf Breeze，Fla.，1979

Zaionchkovsky，P.A.，*The Russian Autocracy under Alexander* Ⅲ，Gulf Breeze，Fla.，1976

Zamoyski，A.，*1812*：*Napoleon’s Fatal March on Moscow*，London，2012

Zamoyski，A.，*The Last King of Poland*，London，1992

Zamoyski，Adam，*Phantom Terror*：*Political Paranoia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State 1789-1848*，London，2015

Zamoyski，A.，*Rites of Peace*：*The Fall of Napoleon and the Congress of Vienna*，London，2007

Zeepvat，C.，*Romanov Autumn*：*Stories from the Last Century of Imperial Russia*，Stroud，2000

Zimin，I.V.，*Povsednevnaia zhizn rossiiskogo imperatorskogo dvora*：*Detskii mir imperatorskikh rezidentsii. Byt monarkhov i ikh okruzhenie*，St.Petersburg，2010

Zitser，E.A.，*The Transfigured Kingdom*：*Sacred Parody and Charismatic Authority at the Court of Peter the Great*，Ithaca，2004

译名对照表

Abaza，Alexander亚历山大·阿巴扎

Abaza，Alexandra亚历山德拉·阿巴扎

Abbas Mirza阿巴斯·米尔扎

Abdul Hamid I，Ottoman sultan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奥斯曼苏丹

Abdul Hamid II，Ottoman sultan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奥斯曼苏丹

Abdul Mecid I，Ottoman sultan阿卜杜勒-迈基德一世

Aberdeen，George Hamilton-Gordon，4th earl of乔治·汉密尔顿-戈登，第四代阿伯丁伯爵

Abkhazia阿布哈兹

Adlerberg，Count Nikolai尼古拉·阿德勒贝格伯爵

Adlerberg，Count Sasha萨沙·阿德勒贝格伯爵

Adlerberg，Count Vladimir弗拉基米尔·阿德勒贝格伯爵

Adrianople，Treaty of《阿德里安堡条约》

Aehrenthal，Baron Alois von阿洛伊斯·冯·埃伦塔尔男爵

Afghanistan阿富汗

Ahmet III，Ottoman sultan艾哈迈德三世，奥斯曼苏丹

Akharov，General Nikita尼基塔·阿哈洛夫

Alaska阿拉斯加

Albania阿尔巴尼亚

Albert，prince of Saxe-Coburg，prince consort阿尔伯特亲王，萨克森-科堡公子，女王夫君

Alexander I（Alexander Pavlovich）亚历山大一世（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

Alexander Mikhailovich，Grand Duke（Sandro）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桑德罗）

Alexander，prince of Hesse亚历山大，黑森公子

Alexandra Alexandrovna，Grand Duchess（Lina）亚历山德拉·亚历山德罗芙娜女大公（莉娜）

Alexandra Fyodorovna（née

Alexandra of Hesse and by Rhine，Alix，Sunny）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原名黑森与莱茵的亚历山德拉，昵称阿丽克丝、阳光）

Alexandra Fyodorovna（née Charlotte of Prussia，Mouffy）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原名普鲁士的夏洛特，昵称穆菲）

Alexandra Nikolaevna，Grand Duchess（Adini）亚历山德拉·尼古拉耶芙娜女大公（阿迪妮）

Alexandra Petrovna，Grand Duchess，princess of Oldenburg亚历山德

拉·彼得罗芙娜大公夫人，奥尔登堡公爵小姐

Alexandra Iosifovna，Grand Duchess，princess of Saxe-Altenburg（Sanny）亚历山德拉·约瑟芙娜，大公夫人，萨克森-阿尔滕堡的公爵小姐（桑妮）

Alexandra Pavlovna，Grand Duchess亚历山德拉·帕夫洛芙娜，大公夫人

Alexeev，General Mikhail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夫将军

Alexeev，Admiral Yevgeny叶夫根尼·阿列克谢耶夫，海军将领

Alexei Alexeievich，Tsarevich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皇储

Alexei I，Tsar（Young Monk）阿列克谢一世，沙皇（年轻的僧人）

Alexei Nikolaevich，Tsarevich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皇储

Alexis Alexandrovich，Grand Duke（Beau）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美男子）

Alikhanov-Avarsky，General Maksud马克苏德·阿里汗诺夫-阿瓦尔斯基将军

All-Mad All-Jesting All-Drunken Synod全疯全乐全醉会议

Alley，Stephen斯蒂芬·艾利

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美国内战

Anastasia Nikolaevna，Grand Duchess阿纳斯塔西娅·尼古拉耶芙

娜，女大公

Anastasia，Grand Duchess，princess of Montenegro，Stana（wife of Georgi，duke of Leutchenberg，then Grand Duke Nikolai Nikolaievich）阿纳斯塔西娅，大公夫人，黑山公主，昵称斯塔娜（第一任丈夫洛伊希滕贝格公爵格奥尔基，第二任丈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

Andrei Vladimirovich，Grand Duke安德烈·弗拉基米尔洛维奇大公

Andronnikov，Prince Mikhail米哈伊尔·安德罗尼柯夫公爵

Andropov，Yuri尤里·安德罗波夫

Anna Fyodorovna，Grand Duchess，（née Juliane of Saxe-Coburg-Saalfeld）安娜·费奥多罗芙娜（原名萨克森-科堡-萨尔费尔德的尤利亚妮）

Anna Ivanovna，Empress安娜·伊凡诺芙娜，女皇

Anna Leopoldovna，Regent，（née Elisabeth of Mecklenburg）安娜·利奥波德芙娜，摄政王（原名梅克伦堡的伊丽莎白）

Anna Pavlovna，Grand Duchess安娜·帕夫洛芙娜，女大公

Anna Petrovna，Grand Duchess（Annushka）安娜·彼得罗芙娜，女大公（安努什卡）

Anthes，Baron Georges d’乔治·丹特士男爵

Anton Ulrich of Brunswick，Prince安东·乌尔里希，不伦瑞克公子

Apraxin，Count Alexei阿列克谢·阿普拉克辛伯爵

Apraxin，Count Fyodor费奥多尔·阿普拉克辛伯爵

Apraxin，Count Stepan斯捷潘·阿普拉克辛伯爵

Apraxina，Martha，Tsarina玛尔法·阿普拉克辛娜，皇后

Arakcheev，Count Alexei阿列克谢·阿拉克切耶夫伯爵

Arendt，Nikolai尼古拉·阿伦特

Argamakov，General P. V. P.V.阿尔加马科夫将军

Artois，comte d’（later King Charles X）阿图瓦伯爵（后来的法国国王查理十世）

Arzamas Society阿尔扎马斯协会

Augustus II（the Strong），king of Poland，elector of Saxony奥古斯特二世（“强壮的”），波兰国王，萨克森选帝侯

Augustus III，king of Poland，elector of Saxony奥古斯特三世，波兰国王，萨克森选帝侯

Austerlitz，Battle of奥斯特里茨战役

Avvakum，leader of Old Believers阿瓦库姆，旧礼仪派的领袖

Azev，Evno Fishelevich叶夫诺·菲舍尔洛维奇·阿泽夫

Azov，siege of亚速攻防战

Badmaev，Peter彼得·巴德马耶夫

Bagration，Princess Ekaterina（Katya，nee Scavronskaya）叶卡捷琳娜·巴格拉季翁公爵夫人（卡佳，娘家姓斯卡乌龙斯卡娅）

Bagration，General Prince Peter彼得·巴格拉季翁将军/公爵

Balaclava，Battle of巴拉克拉瓦战役

Balashov，General Alexander亚历山大·巴拉绍夫将军

Baletta，Eliza伊莉莎·巴莱塔

Balfour，Arthur阿瑟·贝尔福

Balk，Matrena马特廖娜·巴尔克

Balkan League巴尔干同盟

Balkan Wars巴尔干战争

Baltacı，Mehmet Pasha，grand vizier巴尔塔哲·穆罕默德帕夏，大维齐尔

Balzac，Honoré de奥诺雷·巴尔扎克

Baranov，Nikolai尼古拉·巴拉诺夫

Barclay de Tolly，Marshal Prince Mikhail米哈伊尔·巴克莱·德·托利元帅/公爵

Bariatinsky，Marshal Prince Alexander亚历山大·巴里亚京斯基元帅/公爵

Bariatinsky，Prince Fyodor费奥多尔·巴里亚京斯基公爵

Bark，Peter彼得·巴克

Battenberg，Alexander of，prince of Bulgaria巴滕贝格的亚历山大，保加利亚大公

Bazhenov，Father Iosif约瑟夫·巴热诺夫神父

Beaconsfield，earl of，*see* Disraeli，Benjamin 比肯斯菲尔德伯爵，见本杰明·迪斯雷利

Beethoven，Ludwig van路德维希·范·贝多芬

Beilis，Mendel孟德尔·别伊利斯

Beketov，Nikita尼基塔·别克托夫

Bekovich-Cherkassky，Prince

Alexander亚历山大·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基公爵

Beletsky，General Stepan斯捷潘·别列茨基将军

Beliaeva，Ovdotia奥夫多季娅·贝利亚娃

Beloborodov，Alexander亚历山大·别洛博罗多夫

Belyi，Andrei安德烈·别雷

Benckendorff，Count Alexander亚历山大·本肯多夫伯爵

Benckendorff，Count Paul保罗·本肯多夫伯爵

Bennigsen，General Count Levin列文·本尼格森将军/伯爵

Bering，Vitus维图斯·白令

Bernadotte，Marshal Jean-Baptiste（later Charles XIV of Sweden）让-巴蒂斯特·贝尔纳多特元帅（后来的瑞典国王查理十四世）

Berry，Charles Ferdinand，duc de查理·斐迪南，贝里公爵

Bestuzhev-Riumin，Peter彼得·别斯图热夫-留明

Bestuzhev-Riumin，Count Alexei阿列克谢·别斯图热夫-留明

Bestuzheva，Anna安娜·别斯图热娃

Bethmann，Madame贝特曼夫人

Bezborodko，Prince Alexander亚历山大·别兹博罗德科公爵

Bezobrazov，Alexander亚历山大·别佐布拉佐夫

Bezobrazov，General Vladimir弗拉基米尔·别佐布拉佐夫

Biron，Ernst，duke of Courland恩斯特·比龙，库尔兰公爵

Biron，Peter，duke of Courland彼得·比龙，库尔兰公爵

Bismarck，Prince Otto von奥托·冯·俾斯麦侯爵

Black Hand黑手社

Black Hundreds黑色百人团

Blok，Alexander亚历山大·勃洛克

Bloody Sunday流血星期日

爵，

Blücher，Prince Gebhard Leberecht von格布哈德·莱贝雷希特·冯·布吕歇尔元帅/侯爵

Bobrinsky，Count Alexei阿列克谢·博布林斯基伯爵

Boer War布尔战争

Bogrov，Dmitri德米特里·博格罗夫

Bolsheviks布尔什维克党

Boris Vladimirovich，Grand Duke鲍里斯·弗拉基米尔洛维奇大公

Borodino，Battle of博罗季诺战役

Borzdina，Natalya娜塔莉亚·波尔兹蒂娜

Bosnian Crisis波斯尼亚危机

Botkin，Dr Eugene叶甫盖尼·博特金医生

Botkin，Dr Sergei谢尔盖·博特金医生

Botta，marquis de，Austrian ambassador德·博塔侯爵，奥地利大使

Boucher，François，弗朗索瓦·布歇

Bove，Joseph约瑟夫·博韦

Boxer Rebellion义和团起义

Branicki，Count Ksawery，grand hetman克萨韦里·布拉尼茨基伯爵，大盖特曼

Branitska，Countess Alexandra（née Engelhardt，Sashenka）亚历山德拉·布拉尼茨卡伯爵夫人（娘家姓恩格尔哈特，昵称萨申卡）

Brasova，Countess Natasha（Wulfert）娜塔莎·布拉索娃伯爵夫人（武尔费特）

Braunstein，Johann Friedrich约翰·弗里德里希·布劳恩施泰因

Brest-Litovsk，Treaty of《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

Breteuil，Louis，baron de路易·德·布勒特伊男爵

Brideshows选秀

Bruce，Count James（Yakov）詹姆斯·布鲁斯伯爵（雅科夫）

Bruce，Countess Praskovia（née Rumiantseva）普拉斯科维娅·布鲁斯伯爵夫人（娘家姓鲁缅采夫）

Brühl，Count Heinrich von海因里希·冯·布吕尔伯爵

Brusilov，General Alexei阿列克谢·布鲁西洛夫将军

Buchanan，Sir George乔治·布坎南爵士

Bucharest，Peace of《布加勒斯特和约》

Bulgaria保加利亚

Butashevich-Petrashevsky，Mikhail米哈伊尔·布塔舍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

Butovich，Ekaterina叶卡捷琳娜·布托维奇

Buturlin，Marshal Count Alexander亚历山大·布图尔林元帅/伯爵

Buturlin，Peter，prince-pope（Peter-Prick）彼得·布图尔林，“教皇公爵”“彼得大屌”

Buturlin，General Ivan伊凡·布图尔林将军

Buturlina，Countess Elizaveta伊丽莎白·布图尔林娜伯爵夫人

Buxhoeveden，Baroness Sophie von（Isa）索菲·布克斯赫夫登男爵夫人（伊莎）

Cameron，Charles查尔斯·卡梅隆

Campredon，Jean-Jacques让-雅克·康普勒东

Cap of Monomakh莫诺马赫冠冕

Capo d’Istria，Count Ioannis约安尼斯·卡波季斯第亚斯伯爵

Caprivi，General Count Georg Leo von格奥尔格·利奥·冯·卡普里维将军

Carol I of Romania（Karl von Hohenzollern-Sigmaringen）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一世（卡尔·冯·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

Carol，prince of Romania，（later King Carol II）罗马尼亚王子卡罗尔（后来的卡罗尔二世）

Caroline，princess of Brunswick，princess of Wales卡罗琳，不伦瑞克公爵小姐，威尔士王妃

Cassius Dio卡西乌斯·狄奥

Castelbajac，marquis de，Barthelemy巴泰勒米·卡斯泰尔巴雅克侯爵

Castlereagh，Robert Stewart，Viscount，（later marquess of Londonderry）罗伯特·斯图尔特，卡斯尔雷子爵（后来的伦敦德里侯爵）

Catherine Antonovna，princess of Brunswick叶卡捷琳娜·安东诺娃，不伦瑞克公爵小姐

Catherine I，Empress（née Martha Scavronskaya）叶卡捷琳娜一世，女皇（原名玛尔法·斯卡乌龙斯卡娅）

Catherine II，Empress（the Great，née Sophie of Anhalt-Zerbst）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大帝，原名安哈尔特-采尔布斯特的索菲）

Catherine Pavlovna，Grand Duchess（Catiche）叶卡捷琳娜·帕夫洛芙娜，女大公（卡提什）

Caulaincourt，Armand de，marquis de，duca di Vicenza阿尔芒·德·科兰古侯爵，维琴察公爵

Chadaev，Peter彼得·恰达耶夫

Chaplinsky，Grigory格里戈里·查普林斯基

Charles XII，king of Sweden（Last of the Vikings，Ironhead）查理十二世，瑞典国王（最后的维京人，铁头）

Charlotte，princess of Brunswick-Wolfenbüttel夏洛特，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公爵小姐

Charlotte，princess of Wales夏洛特，威尔士王妃

Chavchavadze，Princess Anna安娜·恰夫恰瓦泽公主

Chechen War车臣战争

Chechnya车臣

Cheka（Extraordinary Commission for Combating Counter-Revolution and Sabotage）契卡（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

Chekhov，Anton安东·契诃夫

Cherevin，General Peter彼得·切列文将军

Cherkassky，Prince Alexei阿列克谢·切尔卡斯基公爵

Cherkassky，Prince Dmitri德米特里·切尔卡斯基公爵

Cherkassky，Prince Ivan伊凡·切尔卡斯基公爵

Cherkassky，Prince Mikhail米哈伊尔·切尔卡斯基公爵

Cherkassky，Prince Yakov雅科夫·切尔卡斯基公爵

Chernyaev，General Mikhail米哈伊尔·切尔尼亚耶夫将军

Chernyshev，Prince Alexander亚历山大·切尔内绍夫公爵

Chernyshev，General Grigory格里戈里·切尔内绍夫将军

Chernyshev，Marshal Count Zakhar扎哈尔·切尔内绍夫元帅/伯爵

Chernyshevsky，Nikolai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

Chétardie，Jacques-Joachim de Trotti，marquis de la雅克-若阿基姆·

德·特罗迪·德·拉·谢塔尔迪侯爵

Chevalier，Madame舍瓦利耶夫人

Chichagov，Admiral Pavel帕维尔·奇恰戈夫，海军将领

Chislova，Ekaterina叶卡捷琳娜·奇斯洛娃

Choglokova，Maria玛丽亚·乔格洛科娃

Churchill，Winston温斯顿·丘吉尔

Clam-Martinitz，Count Karl卡尔·克拉姆-马蒂尼茨伯爵

Clemenceau，Georges乔治·克列孟梭

Codrington，Admiral Sir Edward爱德华·科德林顿爵士，海军将领

Collins，Samuel塞缪尔·科林斯

Comedy of Artaxerxes，*The*《阿尔塔薛西斯的喜剧》

Comité Central，Paris中央委员会，巴黎

Congress of Vienna维也纳会议

Constantine I（Constantine Pavlovich）康斯坦丁一世（康斯坦丁·帕夫洛维奇）

Copper Riot铜币暴动

Cossacks哥萨克

Costa，Jan da，Jewish jester扬·拉·科斯塔，犹太弄臣

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s，*see* Sovnarkom苏联人民委员会

Courland库尔兰

Courland，Friedrich Wilhelm，duke of弗里德里希·威廉，库尔兰公爵

Crimean War克里米亚战争

Cross，Laetitia利蒂希娅·克罗斯

Croy，Charles-Eugene，duc de夏尔·欧仁·克罗伊公爵

Cruys，Admiral Cornelius科尔内利乌斯·克鲁伊斯，海军将领

Curzon，George，marquess乔治·寇松侯爵

Custine，Astolphe，marquis de阿道夫·屈斯蒂纳侯爵

Czartoryski，Prince Adam亚当·恰尔托雷斯基亲王

Czech Legion捷克军团

Czetvertinsky，Prince Boris鲍里斯·切特维津斯基亲王

Dadiani family，princes of Mingrelia明格里利亚的达蒂亚尼王朝

Dadiani，Niko，Prince Mingrelsky尼科·明戈莱斯基公爵

Danilovich，General Grigory格里戈里·丹尼洛维奇将军

Dashkova，Princess Ekaterina叶卡捷琳娜·达什科娃公爵夫人

Decembrist revolt十二月党人起义

Degaev，Sergei（alias Alexander Pell）谢尔盖·杰加耶夫（化名亚历山大·佩尔）

Delsal，General Peter彼得·德尔萨尔将军

Demidova，Anna安娜·杰米多娃

Denmark丹麦

Derevenko，Dr Vladimir弗拉基米尔·杰列文科医生

Derevenko，Andrei，sailor安德烈·杰列文科，水手

Deulino，Truce of《杰乌利诺停战协定》

Devier，Anton（Antonio de Vieira）安东·德维耶（安东尼奥·德·维埃拉）

Dibich-Zabalkansky，Marshal Count Hans-Karl汉斯-卡尔·迪比奇·扎巴尔干斯基元帅/伯爵

Diderot，Denis德尼·狄德罗

Dimitrijević，Colonel Dragutin德拉古廷·迪米特里耶维奇上校

Dino，Dorothea von Biron，duchesse de多罗特娅·冯·比龙，迪诺公爵夫人

Disraeli，Benjamin（later earl of Beaconsfield）本杰明·迪斯雷利（后来的比肯斯菲尔德伯爵）

Djugashvili，Josef，*see* Stalin，Joseph约瑟夫·朱加什维利，见：约瑟夫·斯大林

Djunkovsky，General Vladimir弗拉基米尔·久尼科夫斯基将军

Dmitri Ivanovich（Dmitri of Uglich），Tsarevich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乌格里奇的德米特里），皇子

Dmitri Pavlovich，Grand Duke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大公

Dmitriev-Mamonov，Count Alexander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夫-马莫诺夫

Dogger Bank incident多格浅滩事件

Dolgorukaya，Princess Alexandra亚历山德拉·多尔戈鲁卡娅公爵夫人

Dolgorukaya，Princess Ekaterina Mikhailovna（Katya，Odalisque，later Princess Yurievskaya）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芙娜·多尔戈鲁卡娅公爵小姐（昵称卡佳，绰号“姬妾”，后来的尤里耶夫斯卡娅皇妃）

Dolgorukaya，Princess Ekaterina Alexeievna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芙娜·多尔戈鲁卡娅公爵夫人

Dolgorukaya，Princess Maria玛丽亚·多尔戈鲁卡娅公爵夫人

Dolgoruky，Prince Alexei Lukich阿列克谢·卢基奇·多尔戈鲁基公爵

Dolgoruky，Prince Ivan Alexeievich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多尔戈鲁基公爵

Dolgoruky，Prince Mikhail米哈伊尔·多尔戈鲁基公爵

Dolgoruky，Prince Peter彼得·多尔戈鲁基公爵

Dolgoruky，Prince Vasily（Valya），marshal of court of Nicholas II瓦西里·卢基奇·多尔戈鲁基（“瓦利亚”）公爵，尼古拉二世的宫廷总管

Dolgoruky，Prince Vasily Andreevich，minister of Nicholas I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多尔戈鲁基公爵，尼古拉一世的大臣

Dolgoruky，Marshal Prince Vasily Vladimirovich瓦西里·弗拉基米尔洛维奇·多尔戈鲁基元帅/公爵

Dolgoruky，Prince Vasily Lukich瓦西里·卢基奇·多尔戈鲁基公爵

Dolgoruky，Prince Yakov雅科夫·多尔戈鲁基公爵

Dolgoruky，Prince Yuri尤里·多尔戈鲁基公爵

Dorzhiev，Agvan阿格旺多杰

Dosifei，bishop of Rostov多西费，罗斯托夫主教

Dostoevsky，Fyodor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Drenteln，General Alexander亚历山大·德伦腾将军

Dreyer，Nadezhda von娜杰日达·冯·德赖尔

Drunken Synod全醉会议

Drunken Female Synod女性全醉会议

Dubasov，Admiral Fyodor费奥多尔·杜巴索夫，海军将领

Dubrovin，Dr Alexander亚历山大·杜布罗温博士

Dumas杜马

Durand de Distroff，François-Michel弗朗索瓦-米歇尔·迪朗·德·迪斯特洛夫

Durnovo，Ivan伊凡·杜尔诺沃

Durnovo，Peter彼得·杜尔诺沃

Dvorzhitsky，Colonel Adrian阿德里安·德沃尔日茨基上校

Dzerzhinsky，Felix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

Eastern Chinese Railway东清铁路

Eastern Question东方问题

Edinburgh，Prince Alfred，duke of，（later duke of Saxe-Coburg and Gotha）阿尔弗雷德王子，爱丁堡公爵（后来的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

Edinburgh，Prince Philip，duke of菲利普亲王，爱丁堡公爵

Edward VII，king of England（Bertie，Prince of Wales）爱德华七世，英国国王（伯蒂，威尔士亲王）

Efrem，metropolitan都主教叶夫列姆

Ekaterina Ivanovna，Tsarevna （duchess of Mecklenburg，Wild Duchess）叶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公主（梅克伦堡公爵夫人，狂野的公爵夫人）

Elena Pavlovna（née Princess Charlotte of Württemberg，Family Intellectual）叶连娜·帕夫洛芙娜（原名符腾堡的夏洛特公主，家里的知

识分子）

Elizabeth Alexeievna，Empress（née Princess Louise of Baden）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芙娜，皇后（原名巴登的路易丝大公小姐）

Elizabeth Fyodorovna，Grand Duchess（née Princess Elizabeth of Hesse，Ella）伊丽莎白·费奥多罗芙娜，大公夫人（原名黑森的伊丽莎白大公小姐，昵称埃拉）

Elizabeth Tarakanova，ersatz princess蟑螂公主伊丽莎白，假公主

Elizaveta Petrovna，Empress，（Russian Venus）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女皇（俄国的维纳斯）

Engelhardt，Dr恩格尔哈特医生

Enghien，Louis de Bourbon-Condé，duc d’路易·德·波旁-孔代，昂吉安公爵

Enver Pasha，Ismail伊斯梅尔·恩维尔帕夏

Erakle，king of Kartli-Kakhetia希拉克略二世，卡特利-卡赫季国王

Ermakov，Peter彼得·叶尔马科夫

Estonia爱沙尼亚

Eugénie，empress of France欧仁妮，法国皇后

Fabergé，Peter-Carl彼得·卡尔·法贝热

False Dmitris伪德米特里

False Simon假谢苗

Faure，Felix费利克斯·福尔

Favier，Jean-Louis让-路易·法维耶

Federov，Professor Sergei Petrovich谢尔盖·彼得罗维奇·费奥多罗夫教授

Ferdinand I，emperor of Austria斐迪南一世，奥地利皇帝

Ferdinand I，prince of Saxe-Coburg-Gotha，tsar of Bulgaria（Foxy）斐迪南一世，萨克森-科堡-哥达公子，保加利亚沙皇

Filaret，patriarch and sovererign（Fyodor Romanov）菲拉列特，牧首与君主（费奥多尔·罗曼诺夫）

Finch，Edward爱德华·芬奇

First Balkan War第一次巴尔干战争

First World War第一次世界大战

Fock，General Maxim von马克西姆·冯·福克

Fontana，Giovanni乔万尼·丰塔纳

Fox，Charles James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

Francis II，emperor of Austria弗朗茨二世，奥地利皇帝

Franco-Prussian Wa普法战争

Franz Ferdinand，Archduke of Austria弗朗茨·斐迪南，奥地利大公

Franz Josef I，emperor of Austria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奥地利皇帝

Frederick II（the Great），king of Prussia弗里德里希二世（大王），普鲁士国王

Frederiks，Baroness Maria玛丽亚·弗雷德里克斯男爵夫人

Frederiks，Count Vladimir弗拉基米尔·弗雷德里克斯伯爵

French Revolution法国大革命

Fyodor I Ivanovich，Tsar费奥多尔一世·伊凡诺维奇，沙皇

Fyodor II Borisovich，Tsar费奥多尔二世·鲍里索维奇，沙皇

Fyodor III Alexeievich，Tsar费奥多尔三世·阿列克谢耶维奇，沙皇

Fyodorit，metropolitan of Riazan梁赞都主教费奥多里特

Fyodorova，Afrosina阿夫罗西尼娅·费奥多罗芙娜

Gabriel，Alexander亚历山大·加布里埃尔

Gabriel，archbishop of Novgorod（Peter Petrovich Petrov-Shaposhnikov）诺夫哥罗德大主教加布里埃尔（彼得·彼得罗维奇·彼得罗夫-沙玻什尼科夫）

Gagarin，Prince Matvei马特维·加加林公爵

Gagarin，Prince Pavel帕维尔·加加林公爵

Gagarina，Princess Anna，（née Lopukhina）安娜·加加林娜公爵夫人（娘家姓洛普金娜）

Galloway，Christopher克里斯托弗·加洛韦

Gapon，Georgiy Apollonovich格奥尔基·阿波罗诺维奇·加蓬

Gedymin，Grand Duke of Lithuania格迪米纳斯，立陶宛大公

Gentz，Friedrich弗里德里希·根茨

George I，king of England乔治一世，英国国王

George IV，king of England乔治四世，英国国王

George V，king of England乔治五世，英国国王

Georgi Alexandrovich，Grand Duke（Georgy）格奥尔基·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

George of Greece，prince希腊王子乔治

George of Oldenburg，prince奥尔登堡的格奥尔格公子

Gibbes，Charles Sydney查尔斯·西德尼·吉布斯

Giers，Nikolai尼古拉·吉尔斯

Gilliard，Pierre皮埃尔·吉利亚尔

Ginzburg，Baron Joseph约瑟夫·金茨堡男爵

Giorgi XII，king of Kartli-Kakhetia乔治十二世，卡特利-卡赫季国王

Giray，Khan Devlet德夫莱特三世·格来汗

Gladstone，William Ewart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

Glebov，Alexander亚历山大·格列博夫

Glebov，Stepan斯捷潘·格列博夫

Glinka，Mikhail米哈伊尔·格林卡

Godunov，Tsar Boris鲍里斯·戈都诺夫，沙皇

Gogol，Nikolai Vasilievich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里

Golitsyn，Marshal Prince Alexander亚历山大·戈利岑元帅/公爵

Golitsyn，Prince Alexander，minister of Alexander I亚历山大·戈利岑公爵，亚历山大一世的大臣

Golitsyn，Prince Boris鲍里斯·戈利岑公爵

Golitsyn，Prince Dmitri德米特里·戈利岑公爵

Golitsyn，Mikhail米哈伊尔·戈利岑公爵

Golitsyn，Prince Nikolai，last prime minister of Nicholas II尼古拉·戈利岑公爵，尼古拉二世的最后一任首相

Golitsyn，Prince Sergei谢尔盖·戈利岑公爵

Golitsyn，Marshal Prince Vasily瓦西里·戈利岑公爵元帅/公爵

Golitsyn，Prince Vasily瓦西里·戈利岑公爵

Golitsyna，Princess Anastasia阿纳斯塔西娅·戈利岑娜公爵夫人

Goloshchekin，Filipp菲利普·戈洛谢金

Golovin，General-Admiral Count Fyodor费奥多尔·戈洛温海军上将

Golovina，Countess Varvara瓦尔瓦拉·戈洛温娜伯爵夫人

Golovkin，Count Fyodor费奥多尔·戈洛夫金伯爵

Golovkin，Count Gavrili加夫里尔·戈洛夫金伯爵

Goltz，Count Wilhelm von der威廉·冯·德·戈尔茨伯爵

Goncharova，Ekaterina叶卡捷琳娜·冈察洛娃

Gorbachev，Mikhail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Gorchakov，Prince Alexander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公爵

Gorchakov，Prince Mikhail米哈伊尔·戈尔恰科夫公爵

Gordon，Alexander亚历山大·戈登

Gordon，General Patrick（Cock of the East）帕特里克·戈登（东方雄鸡）

Goremykin，Ivan伊凡·戈列梅金

Gorki，Maxim，马克西姆·高尔基

Greek Project希腊计划

Griazanov，General Fyodor费奥多尔·戈利亚扎诺夫将军

Griboyedov，Alexander亚历山大·格里鲍耶陀夫

Grieg，Admiral Samuel塞缪尔·格雷格，海军将领

Grigorovich，Admiral Ivan伊凡·格里戈罗维奇，海军将领

Grushetskaya，Agafia，Tsarina阿加菲娅·格鲁舍茨卡娅，皇后

Guchkov，Alexander亚历山大·古契科夫

Gudovich，General Andrei安德烈·古多维奇将军

Gurko，General Josef约瑟夫·古尔科将军

Gustavus II Adolphus，king of Sweden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瑞典国王

Gustavus IV Adolphus，king of Sweden古斯塔夫四世·阿道夫，瑞典国王

Hager，Baron Franz von弗朗茨·冯·哈格尔男爵

Hamilton，Mary玛丽·汉密尔顿

Hanbury-Williams，Sir Charles查尔斯·汉伯里-威廉姆斯爵士

Hannibal，General Abram Petrovich阿布拉姆·彼得罗维奇·汉尼拔

Harriman，Averell埃夫里尔·哈里曼

Heath，Charles查尔斯·希思

Heeckeren，Baron Jakob van雅各布·范·赫克伦男爵

Hell revolutionary faction“地狱”革命组织

Hendrikova，Countess Anastasia阿纳斯塔西娅·亨德里科娃伯爵夫人

Herbert，Sidney西德尼·赫伯特

Hercules，Jim吉姆·赫拉克勒斯

Hercules，king of Kartli-Kakhetia希拉克略二世，卡特利-卡赫季国王

Hermogen，Patriarch赫莫杰尼斯主教

Herzen，Alexander亚历山大·赫尔岑

Hindenburg，Field Marshal Paul von保罗·冯·兴登堡将，陆军元帅

Hirsch，Baron Maurice von莫里斯·冯·希尔施男爵

Hitler，Adolf 阿道夫·希特勒

Hoare，Sir Samuel塞缪尔·霍尔爵士

Holstein-Gottorp，duke of，Karl Friedrich卡尔·弗里德里希，荷尔斯泰因-戈托尔夫公爵

Holstein-Beck，Prince August Friedrich of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公子，荷尔斯泰因-贝克

Holstein，Prince Georg of荷尔斯泰因的格奥尔格公子

Home，Daniel Dunglas丹尼尔·邓格拉斯·霍姆

Howden，1st baron（John Cradock）第一代豪顿男爵（约翰·克拉多克）

Hryniewiecki，Ignacy伊格纳齐·赫雷涅维茨基

Iaguzhinsky，Count Pavel帕维尔·伊阿古任斯基伯爵

Iashvili，Prince Vladimir Mikhaikovich 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亚什维利公爵

Iazykov，Ivan伊凡·伊阿西科夫

Ibrahim the Mad，Ottoman sultan“疯子”易卜拉欣一世，奥斯曼苏丹

Ignatiev，Count Nikolai Pavlovich尼古拉·帕夫洛维奇·伊格纳季耶夫伯爵

Iliodor，priest伊利奥多尔，神父

Imeretia伊梅列季

Ioann of Kronstadt，Father喀琅施塔得的约安神父

Ipatiev，Nikolai尼古拉·伊帕季耶夫

Irina Alexandrovna，Grand Duchess伊琳娜·亚历山德洛芙娜，女大公

Irina Mikhailovna，Tsarevna伊琳娜·米哈伊洛芙娜，公主

Ivan III，Tsar（Ivan Vasilievich the Great）伊凡三世，沙皇（伊凡·瓦西里耶维奇，伊凡大帝）

Ivan IV，Tsar（Ivan Vasilievich，Ivan the Terrible）伊凡四世，沙皇（伊凡·瓦西里耶维奇，伊凡雷帝）

Ivan V，Tsar（Ivan Alexeievich）伊凡五世，沙皇（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

Ivan VI，Emperor（Ivan Antonovich）伊凡六世，沙皇（伊凡·安东诺维奇）

Ivan Dmitrievich（Baby Brigand）伊凡·迪米特里耶维奇（婴儿土匪）

Ivan Ivanovich，Tsarevich伊凡·伊凡诺维奇，皇子

Ivanov，General Nikolai尼古拉·伊万诺夫将军

Ivashka the Jew犹太人伊瓦什卡

Izmailov，Artemii阿尔捷米·伊斯梅洛夫

Izmailov，Peter彼得·伊斯梅洛夫

Izvolsky，Count Alexander亚历山大·伊兹沃利斯基伯爵

Jewell，Marshall马歇尔·朱厄尔

Joanna，princess of Anhalt-Zerbst约翰娜·安哈尔特-采尔布斯特侯爵夫人

Johnson，Andrew，US president安德鲁·约翰逊，美国总统

Johnson，Nicholas尼古拉·约翰逊

Jolly Company *see* Drunken Synod快活伙伴，见：全醉会议

Jones，Admiral John Paul约翰·保罗·琼斯，海军将领

Joseph II，Holy Roman Emperor约瑟夫二世，神圣罗马皇帝

Junot，Laure，duchesse d’Abrantès洛尔·朱诺，阿布兰特什公爵夫人

Kalinovskaya，Countess Olga奥尔加·卡利诺夫斯卡娅伯爵夫人

Karakazov，Dmitri德米特里·卡拉科佐夫

Karamzin，Nikolai尼古拉·卡拉姆津

Karl VI，Holy Roman Emperor查理六世，神圣罗马皇帝

Karl August of Holstein，prince-bishop of Lübeck荷尔斯泰因的卡尔·奥古斯特，吕贝克主教

Karl-Filip of Sweden，Prince瑞典的卡尔·腓力王子

Kartli-Kakhetia卡特利-卡赫季

Katkov，Mikhail米哈伊尔·卡特科夫

Kaufman，General Konstantin von康斯坦丁·冯·考夫曼将军

Kerensky，Alexander亚历山大·克伦斯基

Khabalov，General Sergei谢尔盖·哈巴洛夫将军

Khalturin，Stepan斯捷潘·哈尔图林

Khatisov，Alexander亚历山大·哈提索夫

Khitrovo，Bogdan（Whispering Favourite）博格丹·希特罗沃（喃喃低语的宠臣）

Khlemnitskaya，Valeria瓦莱里娅·赫莱姆尼茨斯卡娅

Khlopov，Gavril加夫里尔·赫洛波夫

Khlopova，Maria玛丽亚·赫洛波娃

Khmelnitsky，Hetman Bogdan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盖特曼

Khovansky，Prince Ivan（Windbag）伊凡·霍万斯基公爵（吹牛大王）

Khrushchev，Nikita尼基塔·赫鲁晓夫

Khvostov，Alexei（Tail）阿列克谢·赫沃斯托夫（尾巴）

Kikin，Alexander亚历山大·基金

Kiselev，Count Paul保罗·基谢廖夫伯爵

Kitchener，Horatio Herbert，1st earl of霍拉肖·赫伯特，第一代基钦纳伯爵

Kleinmikhel，General Peter彼得·克莱因米赫尔将军

Kleshchev，Ivan伊凡·克列晓夫

Kobyla，Andrei安德烈·科贝拉

Kochubey，Prince Victor维克多·科丘别伊公爵

Kokh，Captain科赫上尉

Kokovtsov，Count Vladimir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伯爵

Kolyaba，Mitka米季卡·科利亚巴

Komissarov，Colonel Mikhail 米哈伊尔·科米萨罗夫上校

Komissarov，Osip奥西普·科米萨罗夫

Konstantin Konstantinovich，Grand Duke（KR）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KR）

Konstantin Nikolaievich，Grand Duke（Kostia）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科斯佳）

Korb，Johann-Georg约翰-格奥尔格·科布

Korea朝鲜

Korff，Baron Mikhail米哈伊尔·科尔夫男爵

Kosorotov，Dr Dmitri德米特里·科索罗托夫医生

Krivoshein，Alexander亚历山大·克里沃舍因

Kropotkin，Prince Dmitri德米特里·克鲁泡特金公爵

Krüdener，Baroness Amalia阿玛莉亚·克吕德纳男爵夫人

Krüdener，Baroness Juliana尤利亚妮·克吕德纳男爵夫人

Krupskaya，Nadezhda Konstantinovna 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娃·克鲁

普斯卡娅

Kshessinskaya，Mathilde玛蒂尔德·克舍辛斯卡娅

Kuchuk-Kainardzhi，Peace of《库楚克开纳吉和约》

Kuliabko，Colonel N. N. N. N.库里亚博科上校

Kulikovsky，Nikolai尼古拉·库利科夫斯基

Kurakin，Prince Alexander亚历山大·库拉金公爵

Kurakin，Prince Alexei阿列克谢·库拉金公爵

Kurakina，Princess Elena叶连娜·库拉金娜公爵夫人

Kurlov，General Pavel帕维尔·库尔洛夫将军

Kuropatkin，General Alexei阿列克谢·库罗帕特金将军

Kutaisov，Count Ivan伊凡·库泰索夫伯爵

Kutuzov-Smolensky，Marshal Prince Mikhail米哈伊尔·库图佐夫-斯摩棱斯基元帅/公爵

Kuzmich，Fyodor费奥多尔·库兹米奇

Kuznetsova，Anna安娜·库兹涅佐娃

Kyril，Patriarch基里尔，牧首

Kyril Vladimirovich，Grand Duke基里尔·弗拉基米尔洛维奇，大公

Lacey，Marshal Count Peter彼得·莱西元帅/伯爵

Laharpe，Frédéric-César弗雷德里克-塞萨尔·拉阿尔普

Lamsdorf，General Count M.M·兰姆斯多夫将军/伯爵

Lamsdorf，Count Vladimir弗拉基米尔·兰姆斯多夫伯爵

Land and Freedom terrorist group“土地与自由”恐怖组织

Langeron，Alexandre，comte de亚历山大·德·朗热隆伯爵

Lanskoy，General Alexander亚历山大·兰斯科伊将军

Law，Andrew Bonar安德鲁·博纳·劳

Lazarev，General Ivan伊凡·拉扎列夫将军

Lazovert，Dr Stanislas斯坦尼斯瓦夫·拉佐弗特医生

League of Three Emperors三帝同盟

Lear，Fanny（Harriet Blackford）范妮·李尔（哈丽雅特·布莱克福德）

LeBlond，Alexandre亚历山大·勒布隆

Lefort，General-Admiral Franz弗朗茨·列福尔特，海军上将

Lena goldfields勒拿金矿

Lenin，Vladimir Ilyich（né Ulyanov）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原姓乌里扬诺夫）

Leopold II，Holy Roman Emperor利奥波德二世，神圣罗马皇帝

Leopold，prince of Saxe-Coburg（later king of the Belgians）利奥波德，萨克森-科堡公子（后来的比利时国王）

Leslie，Colonel莱斯利上校

Lestocq，Count Jean Armand de让·阿尔芒·德·莱斯托克伯爵

Leuchtenberg，Eugene Romanovsky，duke of欧仁·罗曼诺夫斯基，洛伊希滕贝格公爵

Leuchtenberg，Georgi Romanovsky，duke of格奥尔基·罗曼诺夫斯基，洛伊希滕贝格公爵

Leuchtenberg，Sergei Romanovsky，duke of谢尔盖·罗曼诺夫斯基，洛伊希滕贝格公爵

Levashov，Count Nikolai尼古拉·列瓦绍夫伯爵

Leyden，Professor Ernst恩斯特·莱登教授

Libman，Isaac伊萨克·利布曼

Lieven，Princess Charlotte夏洛特·利芬公爵夫人

Lieven，Prince Christoph克里斯托弗·利芬公爵

Lieven，Princess Dorothea多罗特娅·利芬公爵夫人

Ligne，Charles-Joseph，prince de夏尔·约瑟夫，利尼亲王

Likhachev，Mikhail米哈伊尔·利哈乔夫

Liliefeld，Sophie索菲·李利菲尔德

Lincoln，Abraham，US president亚伯拉罕·林肯，美国总统

Liria，James FitzJames Stuart，duke of詹姆斯·菲茨詹姆斯·斯图亚特，利里亚公爵

Litta，Count Giulio朱利奥·利塔伯爵

Livonia立窝尼亚

Lloyd George，David大卫·劳合·乔治

Lobanov-Rostovsky，Prince Alexei阿列克谢·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

Lobanov-Rostovsky，Prince Dmitri德米特里·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

Londonderry，Frances，marchioness of弗朗西丝，伦敦德里侯爵夫人

Lopukhin，Avraam阿夫拉姆·洛普金

Lopukhin，Colonel Ivan伊凡·洛普金上校

Lopukhin，Prince Peter彼得·洛普金公爵

Lopukhina，Eudoxia，Tsarina叶夫多基娅·洛普金娜，皇后

Lopukhina，Countess Natalya娜塔莉亚·洛普金娜，伯爵夫人

Loris-Melikov，Count Mikhail米哈伊尔·洛里斯-梅利科夫伯爵

Louis XV，king of France路易十五，法国国王

Louis XVI，king of France路易十六，法国国王

Louis XVIII，king of France路易十八，法国国王

Louis-Philippe I，king of the French路易-菲利普一世，法国国王

Louise，queen of Prussia路易丝，普鲁士王后

Löwenhaupt，General Adam亚当·莱文豪普特将军

Löwenwolde，Count Karl Gustav von卡尔·古斯塔夫·冯·勒文沃尔德将军/伯爵

Löwenwolde，Count Reinhold von赖因霍尔德·冯·勒文沃尔德伯爵伯爵

Lowicza，Princess（née Countess Joanna Grudzińska）沃维奇公爵夫人（原名约翰娜·格鲁津斯卡）

Ludendorff，General Erich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

Lvov，Prince Georgi格奥尔基·李沃夫公爵

Lykov-Obolensky，Prince Boris鲍里斯·雷科夫-奥博连斯基公爵

Lynar，Count Maurice莫里茨·利纳尔伯爵

Lyon，Jane简·莱昂

Macartney，Sir George乔治·麦卡特尼爵士

Macdonald，Jacques雅克·麦克唐纳

Mahmud II，Ottoman sultan马哈茂德二世，奥斯曼苏丹

Makarov，Alexander亚历山大·马卡罗夫

Maklakov，Nikolai尼古拉·马克拉科夫

Maloyaroslavetz，Battle of小雅罗斯拉维茨战役

Manchuria满洲地区

Mandt，Dr Martin马丁·曼特医生

Manstein，Hermann von赫尔曼·冯·曼施泰因

Marcus Aurelius，Roman emperor马可·奥勒留，罗马皇帝

Maria Alexandrovna，Empress（née Princess Marie of Hesse and by Rhine）玛丽亚·亚历山德洛芙娜（原名黑森与莱茵的玛丽亚大公小姐）

Maria Alexandrovna，Grand Duchess（daughter of Alexander II，later duchess of Edinburgh then Saxe-Coburg-Gotha）玛丽亚·亚历山德洛芙娜，女大公，（亚历山大二世的女儿，后来是爱丁堡公爵夫人和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夫人）

Maria Fyodorovna，Empress（née Princess Dagmar of Denmark，Minny）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皇后（原名丹麦公主达玛尔，明妮）

Maria Fyodorovna，Empress（née Sophia Dorothea of Württemberg）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皇后（原名符腾堡的索菲亚·多罗特娅公爵小姐）

Maria Nikolaevna，Grand Duchess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女大公

Maria Pavlovna，Grand Duchess（née Princess Marie of Mecklenburg-Schwerin，Miechen）玛丽亚·帕夫洛芙娜，大公夫人（原名梅克伦堡-什未林的玛丽亚大公小姐，昵称米欣）

Maria Theresa，Holy Roman Empress，queen of Hungary玛丽亚·特蕾西亚，奥地利皇后、匈牙利女王

Mariam，Dowager Queen of Georgia马里亚姆，格鲁吉亚皇太后

Marie，crown princess，later queen of Romania（née Marie of Edinburgh，Missy）玛丽亚，太子妃，后来的罗马尼亚王后（原名爱丁堡的玛丽，昵称米茜）

Marie-Louise，Empress of France玛丽-路易丝，法国皇后

Markus，Dr马尔库斯医生

Marmont，duc de Ragusa，Marshal Auguste de奥古斯特·德·马尔蒙元帅，拉古萨公爵

Martha，Nun（wife of Filaret，née Ksenia Shestova）玛尔法修女（菲拉列特之妻，原名谢妮娅·谢斯托娃）

Martov，Julius（né Tsederbaum）尤里·马尔托夫（原名采德包姆）

Marx，Karl卡尔·马克思

Masséna，Marshal Prince d’Essling，André，安德烈·马塞纳元帅，艾斯林亲王

Mateeva，Maria玛丽亚·马特维耶娃

Mattarnovi，Georg Johann格奥尔格·约翰·马特尔诺维

Matveev，Arteem阿尔塔蒙·马特维耶夫

Mazeppa，Hetman Ivan伊凡·马泽帕，盖特曼

Mecklenburg-Schwerin，Karl Leopold，duke of梅克伦堡-什未林公爵卡尔·利奥波德

Mehmet Ali，khedive of Egypt穆罕默德·阿里，埃及的赫迪夫

Melissimo，Count梅利西莫伯爵

Melita of Edinburgh（grand duchess of Hesse and by Rhine，later Grand Duchess Kyril，Ducky）爱丁堡的梅丽塔（黑森与莱茵大公夫人，后来是基里尔大公夫人，昵称小鸭子）

Mengden，Baroness Julie von（Julka）尤利娅·冯·门登男爵小姐（尤尔卡）

Mensheviks孟什维克党

Menshikov，Prince Alexander Danilovich（Aleshka）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缅什科夫公爵（昵称阿廖什卡）

Menshikov，Prince Alexander Sergeievich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缅什科夫公爵

Menshikova，Princess Daria（née Arseneva）达里娅·缅什科娃公爵夫人（原姓阿尔塞涅娃）

Menshikova，Princess Maria玛丽亚·缅什科娃公爵夫人

Merder，General Karl卡尔·梅尔德将军

Merenburg，Sophie von索菲·冯·梅伦贝格

Meshcherskaya，Princess Maria Efimovna玛丽亚·叶菲莫芙娜·梅谢尔斯卡娅公爵小姐

Meshchersky，Prince Emmanuel伊曼纽尔·梅谢尔斯基公爵

Meshchersky，Prince Dmitri德米特里·梅谢尔斯基公爵

Meshchersky，Prince Vladimir（Prince of Sodom）弗拉基米尔·梅谢尔斯基公爵（所多玛公爵）

Metternich，Prince Clemens von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

Mezentsov，General Nikolai尼古拉·梅津措夫将军

Miasoedov，Colonel Sergei谢尔盖·米亚索多夫上校

Michael I，Tsar（Michael Fyodorovich Romanov，Misha）米哈伊尔一世，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罗曼诺夫，昵称米沙）

Michael II，Emperor（Michael Alexandrovich，Misha，Floppy）米哈伊尔二世，沙皇（米哈伊尔·亚历德罗维奇·罗曼诺夫，昵称米沙、懒虫）

Michael Mikhailovich，Grand Duke（Miche-Miche）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昵称米希-米希）

Michael of Kent，Prince肯特的迈克尔王子

Michael Pavlovich，Grand Duke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大公

Michaud，Alexandre亚历山大·米肖上校

Mikhail Nikolaievich，Grand Duke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大公

Milford Haven，Louis Alexander Mountbatten，1st Marquess of 路易·亚历山大·蒙巴顿，第一代米尔福德黑文侯爵

Milford Haven，Victoria，marchioness of，（née Princess Victoria of Hesse and by Rhine）米尔福德黑文侯爵夫人维多利亚（原名黑森与莱茵的维多利亚大公小姐）

Militsa，Grand Duchess，princess of Montenegro米莉察，大公夫人，黑山公主

Miliutin，Marshal Count Dmitri德米特里·米柳廷元帅/伯爵

Miliutin，Nikolai尼古拉·米柳廷

Miliutin the fool小丑米柳廷

Miloradovich，General Count Mikhail米哈伊尔·米洛拉多维奇将军

Miloslavskaya，Anna，wife of Boris Morozov安娜·米洛斯拉夫斯卡娅，鲍里斯·莫罗佐夫之妻

Miloslavskaya，Maria，Tsarina玛丽亚·米洛斯拉夫斯卡娅，皇后

Miloslavsky，Ilya伊利亚·米洛斯拉夫斯基

Miloslavsky，Ivan（Scorpion）伊凡·米洛斯拉夫斯基（蝎子）

Milyukov，Pavel帕维尔·米留科夫

Minin，Kuzma库兹马·米宁

Mingrelia明格里利亚

Mingrelsky，princes *see* Dadiani family 明戈莱斯基公爵，见：达蒂亚尼家族

Minkina，Anastasia阿纳斯塔西娅·明金娜

Mirovich，Vasily瓦西里·米罗维奇

Mniszech，Marina（Marinka the Witch）玛丽娜·姆尼舍克（巫婆马琳卡）

Mohammed Rahmin II，khan of Khiva穆罕默德·拉赫曼二世，希瓦可汗

Moldavia摩尔达维亚

Moltke，Field Marshal Helmuth von赫尔穆特·冯·毛奇，陆军元帅

Mons，Anna安娜·蒙斯

Mons，Willem威廉·蒙斯

Montefiore，Sir Moses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

Montenegro黑山

Mordvinov，Anatoly安纳托利·莫尔德维诺夫

Morny，Auguste，duc de奥古斯特，莫尔尼公爵

Morozov，Boris鲍里斯·莫罗佐夫

Morozov，Ivan伊凡·莫罗佐夫

Morozova，Feodosia费奥多西娅·莫罗佐娃

Moscow University莫斯科大学

Mossolov，General Alexander亚历山大·莫索洛夫将军

Mstislavsky，Prince Dmitri德米特里·姆斯季斯拉夫斯基公爵

Mukden，Battle of沈阳战役

Münnich，Count Ernst恩斯特·明尼希伯爵

Münnich，Marshal Count Burkhard Christoph von布克哈德·克里斯托弗·冯·明尼希元帅/伯爵

Murad IV，Ottoman sultan穆拉德四世，奥斯曼苏丹

Muraviev，Count Mikhail米哈伊尔·穆拉维约夫伯爵

Muraviev-Amursky，Count Nikolai尼古拉·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

Muraviev-Vilensky，General Mikhail（The Hangman）米哈伊尔·穆拉维约夫-维兰斯基将军（绞刑刽子手）

Musin-Pushkin，Ivan伊凡·穆辛-普希金

Musketeers射击军

Mustafa III，Ottoman sultan穆斯塔法三世，奥斯曼苏丹

Myasnikov，Gavril加夫里尔·米亚斯尼科夫

Nadir Shah，shah of Persia纳迪尔，波斯的沙阿

Nagaia，Maria玛丽亚·纳加娅

Nagorny，Klementi 克列缅季·纳戈尔尼

Napoleon I，emperor of the French（Napoleon Bonaparte）拿破仑一世，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

Napoleon III，emperor of the French（Louis-Napoleon Bonaparte）拿破仑三世，法国皇帝（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Naryshkin，Dmitri德米特里·纳雷什金

Naryshkin，Emmanuel伊曼纽尔·纳雷什金

Naryshkin，Ivan伊凡·纳雷什金

Naryshkin，Lev列夫·纳雷什金

Naryshkina，Maria玛丽亚·纳雷什金娜

Naryshkina，Natalya，Tsarina娜塔莉亚·纳雷什金娜，皇后

Naryshkina，Sophia索菲亚·纳雷什金娜

Naryshkina-Kurakin，Countess Elizabeth（Zizi）伊丽莎白·纳雷什金娜-库拉金伯爵夫人（昵称济济）

Nassau-Siegen，Prince Karl de卡尔·德·拿骚-西根公子

Natalya Alexeievna，Grand Duchess（née Princess Wilhelmina of Hesse and by Rhine）娜塔莉亚·阿列克谢耶芙娜，大公夫人（原名黑森和莱茵的威廉明娜方伯小姐）

Nazimov，General V. I. V.I.纳济莫夫将军

Nechaev，Sergei谢尔盖·涅恰耶夫

Nelidova，Ekaterina叶卡捷琳娜·涅利多娃

Nelidova，Varvara瓦尔瓦拉·涅利多娃

Nesselrode，Count Karl von卡尔·冯·涅谢尔罗迭

New Russia新俄罗斯

Ney，Michael，Marshal Prince de la Moskowa米歇尔·奈伊，莫斯科亲王

Nicholas I，Emperor（Nicholas Pavlovich）尼古拉一世，沙皇（尼古拉·帕夫洛维奇）

Nicholas II，Emperor（Nikolai Alexandrovich，Nicky）尼古拉二世，沙皇（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昵称尼基）

Nicolson，Sir Harold哈罗德·尼科尔森爵士

Nihilists无政府主义者

Nikola，king of Montenegro尼古拉一世，黑山国王

Nikolai Alexandrovich，Grand Duke（Nixa）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昵称尼克沙）

Nikolai Konstantinovich，Grand Duke（Nikola）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

Nikolai Mikhailovich，Grand Duke（Bimbo）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昵称宾波）

Nikolai Nikolaievich，Grand Duke（Nizi）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昵称尼齐）

Nikolai Nikolaievich，Grand Duke（Nikolasha）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昵称尼古拉沙）

Nikolsky，Father Ksenophont克谢诺丰特·尼科利斯基神父

Nikon，patriarch（Nikita Minin）尼康，牧首（尼基塔·米宁）

Nikulin，Grigory格里戈里·尼库林

Novikov，Nikolai尼古拉·诺维科夫

Novosiltsev，Nikolai尼古拉·诺沃西利采夫

Nystadt，Treaty of《尼斯塔德条约》

Obolensky（Long-Arm）Prince Ivan伊凡·奥博连斯基公爵（长臂）

Obolyaninov，Peter彼得·奥博利亚尼诺夫

Octobrists（Party of 17 October）十月党（十月十七日联盟）

Odoevsky，Prince Nikita尼基塔·奥多耶夫斯基公爵

Okhotnikov，Alexis阿列克谢·奥霍特尼科夫

Okhrannye Otdeleniia（Okhrana）公共安全与秩序保卫部（暗探局）

Old Believers旧礼仪派

Olearius，Adam亚当·奥雷阿利乌斯

Olga Fyodorovna，Grand Duchess，（née Princess Cecilie of Baden）奥尔加·费奥多罗芙娜，大公夫人（原名巴登的采齐莉大公小姐）

Olga Alexandrovna，Grand Duchess奥尔加·亚历山德洛芙娜，女大公

Olga Nikolaievna，Grand Duchess奥尔加·尼古拉耶芙娜，女大公

Olga Nikolaievna，Grand Duchess，later queen of Württemberg（Ollie）奥尔加·尼古拉耶芙娜，女大公，后成为符腾堡王后（昵称奥莉）

Oprichniki特辖军

Orbeliani，Princess Sonia索尼娅·奥尔别利阿尼公爵夫人

Orbeliani，Princess Varvara瓦尔瓦拉·奥尔别利阿尼公主

Order of St Andrei圣安德烈勋章

Ordyn-Nashchokin，Afanasy阿法纳西·奥尔金-纳晓金

Orléans，Philippe，duc d’奥尔良公爵菲利普

Orlov，General Alexander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将军

Orlov，Prince Alexei阿列克谢·奥尔洛夫公爵

Orlov，Count Fyodor费奥多尔·奥尔洛夫伯爵

Orlov，Prince Grigory格里戈里·奥尔洛夫公爵

Orlov，Ivan，（adjutant of Peter the Great）伊凡·奥尔洛夫（彼得大帝的副官）

Orlov，Mikhail米哈伊尔·奥尔洛夫

Orlov，Prince Vladimir（Fat Orlov）弗拉基米尔·奥尔洛夫公爵（胖子奥尔洛夫）

Orlov，Hetman Vasily瓦西里·奥尔洛夫，盖特曼

Orlov-Chesmensky，Count Alexei（Scarface）阿列克谢·奥尔洛夫-切什梅斯基（疤脸）

Osman Pasha奥斯曼帕夏

Osterman，Count Andrei（Oracle）安德烈·奥斯捷尔曼伯爵（神谕）

Pahlen，Count Peter von der彼得·冯·德·帕伦伯爵

Paisos，patriarch派索斯，牧首

Paléologue，Maurice莫里斯·帕莱奥洛戈

Paleologue，Sophia索菲亚·帕里奥洛格斯

Paley，Prince Vladimir弗拉基米尔·帕莱公爵

Palmerston，3rd Viscount（John Henry Temple）第三代帕默斯顿子爵（约翰·亨利·邓波尔）

Panin，Count Nikita尼基塔·帕宁伯爵

Panin，General Peter彼得·帕宁将军

Panin，Count Vladimir弗拉基米尔·帕宁伯爵

Pašić，Nikola尼古拉·帕希奇

Paskevich，Ivan，Marshal prince of Warsaw伊凡·帕斯科维奇元帅，华沙公爵

Passek，Peter彼得·帕塞克上尉

Paul Alexandrovich，Grand Duke（Pitz）保罗·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皮茨）

Paul，Emperor保罗，沙皇

Peel，Sir Robert罗伯特·皮尔爵士

People’s Reprisal organization人民裁判团

People’s Will terrorist group“人民意志”恐怖组织

Perovskaya，Sofia索菲亚·佩罗夫斯卡娅

Perpetual Peace《永久和约》

Peter II，Emperor（Peter Alexeievich）彼得二世，沙皇（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

Peter III（Peter Fyodorovich，duke of Holstein，Little Holstein Devil）彼得三世（彼得·费奥多罗维奇，荷尔斯泰因公爵，荷尔斯泰因小魔鬼）

Peter Nikolaievich，Grand Duke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大公

Peter Petrovich，Tsarevich（Petrushka）彼得·彼得罗维奇，皇子（彼得鲁什卡）

Peter I，Emperor（the Great）彼得一世，沙皇（大帝）

Philippe，Nizier Anthelme尼季耶·安泰尔姆·菲利普

Photius，Archimandrite大修道院长佛提乌斯

Piper，Count Carl卡尔·皮佩伯爵

Pirogov，Dr Nikolai尼古拉·皮罗戈夫医生

Pistolkors，Olga（later Princess Paley）奥尔加·皮斯托克尔斯（后来的帕莱公爵大人）

Pitt，William威廉·皮特

Plehve，Vyacheslav维亚切斯拉夫·普勒韦

Pleshcheev，Leonid列昂尼德·普列谢耶夫

Pobedonostsev，Konstantin （Torquemada）康斯坦丁·波别多诺斯采夫（托尔克马达）

Poincaré，Raymond雷蒙·普恩加莱

Polovtsov，Alexander亚历山大·波洛夫佐夫

Poniatowski，Stanisław，later Stanislaw-Augustus，king of Poland 斯坦尼斯瓦夫·波尼亚托夫斯基，后来的波兰国王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

Populists（Narodniki）民粹派

Potapov，General Alexander亚历山大·波塔波夫

Potemkin-Tavrichesky，Prince Grigory格里戈里·波将金-塔夫利切斯基公爵

Pozharsky，Prince Dmitri德米特里·波扎尔斯基公爵

Pozzo di Borgo，Count Carlo卡洛·波佐·迪·博尔戈伯爵

Pragmatic Sanction《国事诏书》

Princip，Gavrilo加夫里洛·普林西普

Prokopovich，Archbishop Feofan费奥凡·普罗科维奇，大主教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锡安长老会纪要》

Protopopov，Alexander亚历山大·普罗托波波夫

Provisional Government临时政府

Pruth，Treaty of《普鲁特河条约》

Pugachev，Emelian叶梅利扬·普加乔夫

Purishkevich，Vladimir弗拉基米尔·普利希克维奇

Pushkin，Alexander Sergeievich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

Pushkina，Natalya（née Goncharova）娜塔莉亚·普希金（娘家姓冈察洛娃）

Putiatin，Prince Pavel帕维尔·普提雅廷公爵

Putiatina，Princess Olga奥尔加·普提雅廷娜公爵夫人

Putin，Spiridon斯皮里东·普京

Putin，Vladimir弗拉基米尔·普京

Rachkovsky，Peter彼得·拉奇科夫斯基

Radishchev，Alexander亚历山大·拉季舍夫

Rasputin，Grigory Yefimovich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拉斯普京

Rasputina，Maria Grigorievna玛丽亚·格里戈里耶芙娜·拉斯普京娜

Rasputina，Varvara Grigorievna瓦尔瓦拉·格里戈里耶芙娜·拉斯普京娜

Rastrelli，Bartolomeo巴尔托洛梅奥·拉斯特雷利

Rastrelli，Carlo卡洛·拉斯特雷利

Rayner，Oswald奥斯瓦尔德·雷纳

Razin，Stenka斯捷潘·拉辛

Razumovsky，Count Alexei阿列克谢·拉祖莫夫斯基伯爵

Razumovsky，Prince Andrei Kyrilovich安德烈·基里尔洛维奇·拉祖莫夫斯基公爵

Razumovsky，Hetman，Marshal Count Kyril基里尔·拉祖莫夫斯基伯爵元帅/伯爵，盖特曼

Rediger，General Alexander亚历山大·勒迪格将军

Rehnskiöld，Field Marshal Carl Gustav卡尔·古斯塔夫·兰斯基尔德，陆军元帅

Reinsurance Treaty《保障条约》

Rennenkampf，General Pavel Karlovich帕维尔·卡尔洛维奇·伦嫩坎普夫将军

Repnin，Marshal Prince Nikita尼基塔·列普宁公爵/元帅

Retrogrades顽固守旧派

Ribas，Admiral José何塞·里瓦斯，海军将领

Richelieu，duc de（Armand du Plessis）阿尔芒·迪普莱西，黎塞留公爵

Richter，General Otto奥托·里希特将军

Richter，Commander Otto Ottavich奥托·奥托维奇·里希特，指挥官

Rimsky-Korsakov，Ivan（King of Epirus）伊凡·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绰号伊庇鲁斯国王）

Rjevskaya，Eudoxia阿夫多季娅·勒热夫斯卡娅

Rodzianko，Mikhail米哈伊尔·罗江科

Rogerson，Dr John约翰·罗杰逊医生

Romanoff，Princess Olga奥尔加·罗曼诺夫大公小姐

Romanov，Fyodor *see* Filaret费奥多尔·罗曼诺夫（菲拉列特）

Romanov，Fyodor（Koshka，Cat）费奥多尔·罗曼诺夫（科什卡、猫儿）

Romanov，Ivan Nikitich伊凡·尼基季奇·罗曼诺夫

Romanov，Nikita Ivanovich尼基塔·伊凡诺维奇·罗曼诺夫

Romanovsky-Ilyinsky，Prince Paul保罗·罗曼诺夫斯基-伊林斯基

Romodanovsky，Prince Fyodor费奥多尔·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

Romodanovsky，Prince Grigory格里戈里·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

Romodanovsky，Prince Ivan 伊凡·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

Romodanovsky，Prince Yuri尤里·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

Rondeau，Jane简·龙多

Roosevelt，Theodore，US president西奥多·罗斯福，美国总统

Rostopchin，Count Fyodor费奥多尔·罗斯托普钦伯爵

Rostovtsev，General Yakov雅科夫·罗斯托夫采夫将军

Rozhdestvensky，Admiral Zinovy季诺维·罗热斯特文斯基，海军将领

Rubinstein，Anton安东·鲁宾斯坦

Rubinstein，Dmitri（Mitka）德米特里·鲁宾斯坦（米季卡）

Rubinstein，Nikolai尼古拉·鲁宾斯坦

Rumiantsev，General Count Alexander亚历山大·鲁缅采夫伯爵/将军

Rumiantsev，Count Nikolai尼古拉·鲁缅采夫伯爵

Rumiantsev-Zadunaisky Marshal Count Peter彼得·鲁缅采夫-扎杜奈斯基伯爵/元帅

Rurik，prince of Kiev基辅大公留里克

Russian-American Company俄国美洲公司

Russian Federation俄罗斯联邦

Russian Social-Democratic Workers’ Party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Russo-Japanese War日俄战争

Russo-Turkish War俄土战争

Ruzsky，General Nikolai尼古拉·鲁兹斯基将军

Ryabov，Vasily瓦西里·里亚波夫

Rysakov，Nikolai尼古拉·雷萨科夫

Rzhevskaya，Princess Avdotia（later Chernysheva）阿夫多季娅·勒热夫斯卡娅（后来的切尔内绍娃）

Rzhevskaya，Princess Daria，arch-abbess达里娅·勒热夫斯卡娅公爵夫人，绰号女修院院长

Sablin，Captain N. P. N.P.萨布林船长

Sablukov，Colonel Nikolai尼古拉·萨布卢科夫上校

Sacred Retinue神圣卫队

Sagan，Wilhelmina，duchesse de（née Biron）威廉明娜·萨根公爵夫人（娘家姓比龙）

Saldern，Baron Caspar von卡斯珀尔·冯·萨尔登

Salisbury，3rd marquess of（Robert Gascoyne-Cecil）第三代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加斯科因-塞西尔）

salt tax盐税

Saltykov，Mikhail米哈伊尔·萨尔蒂科夫

Saltykov，Marshal Prince Nikolai尼古拉·萨尔蒂科夫元帅/公爵

Saltykov，General Peter彼得·萨尔蒂科夫将军

Saltykov，General Semyon谢苗·萨尔蒂科夫将军

Saltykov，Sergei谢尔盖·萨尔蒂科夫

Saltykova，Daria达里娅·萨尔蒂科娃

Saltykova，Praskovia，Tsarina普拉斯科维娅·萨尔蒂科娃，皇后

Samarin，Yuri尤里·萨马林

Samsonov，General Alexander Vasileyevich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萨姆索诺夫将军

San Stefano，Treaty of《圣斯特凡诺条约》

Sanchez，Dr Antonio安东尼奥·桑切斯医生

Sanderson，Colonel桑德森上校

Sapieha，Prince Peter彼得·萨皮哈公爵

Savary，duc de Rovigo，General René勒内·萨瓦里将军，罗维戈公爵

Savinov，chaplain萨维诺夫神父

Sazonov，Sergei谢尔盖·萨宗诺夫

Scale，John约翰·斯凯尔

Scavronskaya，Countess Ekaterina（née Engelhardt，Katinka the Kitten，Angel，Venus）叶卡捷琳娜·斯卡乌龙斯卡娅伯爵夫人（娘家姓恩格尔哈特，绰号猫咪卡金卡、天使、维纳斯）

Scavronsky，Count Paul保罗·斯卡乌龙斯基伯爵

Schlieffen Plan施里芬计划

Schratt，Katharina卡塔琳娜·施拉特

Schulenberg，Count Karl卡尔·舒伦贝格伯爵

Schuyler，Eugene尤金·斯凯勒

Schwartz，Madame施瓦茨夫人

Schwarzenberg，Field Marshal Prince Karl von卡尔·冯·施瓦岑贝格侯爵/陆军元帅

Schwerin，Count Kurt von库尔特·冯·什未林伯爵

Second Balkan War第二次巴尔干战争

Sedan，Battle of色当战役

Sednev，Lenka兰卡·谢德涅夫

Sefer Bey，*see* Shervashidze，Giorgi塞费尔贝伊，见：乔治·舍尔瓦希泽

Ségur，Louis Philippe，comte de路易·菲利普·德·塞居尔伯爵

Selim III，Ottoman sultan塞利姆三世，奥斯曼苏丹

Seneca塞内卡

Septinsular Republic七岛共和国

Seraphim of Sarov萨罗夫的塞拉芬

Serbia塞尔维亚

Sergei Alexandrovich，Grand Duke（Gega）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盖加）

Sergei Mikhailovich，Grand Duke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大公

Seven Years War七年战争

Seward，William威廉·苏厄德

Shafirov，Baron Peter彼得·莎菲罗夫男爵

Shakespeare，William威廉·莎士比亚

Shaklovity，Fyodor费奥多尔·沙克洛维特

Shamyl，Gazi Muhammed加齐·穆罕默德·沙米勒

Shamyl，Imam沙米勒一世，伊玛目

Shamyl，Jemal-Eddin贾迈勒丁·沙米勒

Shcheglovitov，Ivan伊凡·谢格洛维托夫

Shcherbatova，Princess Daria达里娅·谢尔巴托娃公爵小姐

Shebeko，Vera薇拉·舍别科

Shein，Mikhail米哈伊尔·沙因

Shepeleva，Mavra（later Shuvalova）马芙拉·舍佩廖娃（后来的舒

瓦洛娃）

Sheremetev，Marshal Count Boris 鲍里斯·舍列梅捷夫元帅/伯爵

Sheremetev，Fyodor费奥多尔·舍列梅捷夫

Shervashidze，Prince George乔治·舍尔瓦希泽公爵

Shervashidze，Giorgi，prince of Abkhazia乔治·舍尔瓦希泽，阿布哈兹公爵

Shervashidze，Prince Mikheil米哈伊尔·舍尔瓦希泽公爵

Sherwood，John约翰·舍伍德

Shestakov，Admiral Ivan伊凡·舍斯塔科夫，海军将领

Shestakova，Nastasia娜斯塔西娅·舍斯塔科娃

Shishkov，Admiral Alexander亚历山大·希什科夫将军

Shubin，Alexei阿列克谢·舒宾

Shuisky，Vasily，Tsar，*see* Vasily IV瓦西里四世·舒伊斯基，沙皇

Shulgin，Vasily瓦西里·舒利金

Shuvalov，Count Alexander（Terror）亚历山大·舒瓦洛夫伯爵（恶鬼）

Shuvalov，Ivan伊凡·舒瓦洛夫

Shuvalov，Count Pavel帕维尔·舒瓦洛夫伯爵

Shuvalov，Count Peter（Mughal）彼得·舒瓦洛夫伯爵（莫卧儿人）

Shuvalov，Count Peter彼得·舒瓦洛夫伯爵

Shuvalova，Countess Elizaveta伊丽莎白·舒瓦洛娃伯爵夫人

Sigismund III，king of Poland西吉斯蒙德三世，波兰国王

Simon Alexeievich，Tsarevich谢苗·阿列克谢耶维奇，皇子

Sipiagin，Dmitri德米特里·西皮亚金

Skariatin，Captain Yakov雅科夫·斯卡利亚金上尉

Skobelev，General Mikhail Dmitrievich米哈伊尔·迪米特里耶维奇·斯科别列夫将军

Skobeleva，Zina，duchesse de Beauharnais，wife of Eugene，duke of Leuchtenberg济娜·斯科别列娃，博阿尔内公爵夫人，洛伊希滕贝格的欧仁之妻

Skorokhodov，Ivan伊凡·斯科罗霍多夫

Sobieski，John，king of Poland扬·索别斯基，波兰国王

Social-Democrats社会民主党

Socialist Revolutionary Party（SR）社会革命党

Sokolov，Nikolai尼古拉·索科洛夫

Solomon II，king of Imeretia所罗门二世，伊梅列季国王

Sophia，electress of Hanover汉诺威选帝侯夫人索菲亚

Sophia Alexeievna，Sovereign Lady索菲亚·阿列克谢耶芙娜，女君主

Soviet Union苏联

Sovnarkom（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s）苏联人民委员会

Speransky，Count Mikhail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伯爵

Spirodovich，General Alexander亚历山大·斯皮罗多维奇将军

Staël，Madame de斯塔埃尔夫人

Stalin，Joseph（né Djugashvili）约瑟夫·斯大林（原姓朱加什维利）

Stamfordham，Arthur Bigge，Baron阿瑟·比格·斯坦福德姆男爵

Stana，Grand Duchess，*see* Anastasia斯塔娜，大公夫人

Stendhal司汤达

Stephen the Small，king of Montenegro矮子斯蒂芬，黑山国王

Steuben，Captain施托伊本上尉

Stoeckl，Baron von冯·施特克尔男爵

Stolbovo，Peace of《斯托尔博沃和约》

Stolypin，Peter彼得·斯托雷平

Storozhev，Father Ivan伊凡·斯托罗热夫神父

Strekotin，Alexander亚历山大·斯特列克金

Streshnev，Simon谢苗·斯特列什涅夫

Streshnev，Tikhon吉洪·斯特列什涅夫

Streshneva，Eudoxia，Tsarina叶夫多基娅·斯特列什涅娃，皇后

Streshneva，Martha玛尔法·斯特列什涅娃

Stroganov，Count Pavel帕维尔·斯特罗加诺夫伯爵

Stroganov，Count Sergei谢尔盖·斯特罗加诺夫伯爵

Stürmer，Boris鲍里斯·施蒂默尔

Sudeikin，Grigory格里戈里·苏杰伊金

Sukhomlinov，General Vladimir弗拉基米尔·苏霍姆利诺夫将军

Suleshov，Prince Yuri尤里·苏雷绍夫公爵

Susanin，Ivan伊凡·苏萨宁

Suvorin，Alexei阿列克谢·苏沃林

Suvorov-Italiisky，Prince Alexander亚历山大·苏沃洛夫-意大利斯基公爵

Suvorov-Italiisky，Marshal Prince Alexander Vasileyevich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苏沃洛夫-意大利斯基，陆军元帅，公爵

Sverdlov，Yakov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

Sviatopolk-Mirsky，Prince Peter彼得·斯威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公爵

Sykes-Picot-Sazonov treaty《赛克斯-皮科-萨宗诺夫协定》

Szechenyi，Countess塞切尼伯爵夫人

Table of Ranks职级表

Talleyrand，Prince Charles Maurice de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亲王

Talyzin，Colonel塔雷津上校

Taneev，Alexander亚历山大·塔涅耶夫

Tannenberg，Battle of坦能堡战役

Tatarinov，Lieutenant Ivan伊凡·塔塔里诺夫中尉

Tatiana Nikolaevna，Grand Duchess塔季扬娜·尼古拉耶芙娜，女大公

Tatishchev，Count Ilya伊利亚·塔提谢夫伯爵

Tchaikovsky，Peter Ilyich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

Teffi（Nadezhda Lokhvitskaya）苔菲（娜杰日达·洛赫维茨卡娅）

Temporary Regulations on Jews对犹太人的《临时规定》

Terem闺房

Theophanes，patriarch of Jerusalem狄奥法内斯，耶路撒冷牧首

Thon，Konstantin康斯坦丁·托恩

Tibet西藏

Tilsit，Treaty of《蒂尔西特条约》

Timmerman，Franz弗朗茨·蒂默曼

Tisenhaus，Sophie de（later duchesse de Choiseul-Gouffier）索菲·德·蒂森豪斯（后来的舒瓦瑟尔-古菲耶公爵夫人）

Tocqueville，Alexis de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

Togo，Admiral东乡平八郎，海军将领

Tolstoy，Count Dmitri德米特里·托尔斯泰伯爵

Tolstoy，Count Ivan Matveievich伊凡·马特维耶维奇·托尔斯泰伯爵

Tolstoy，Count Leo列夫·托尔斯泰伯爵

Tolstoy，Count Peter彼得·托尔斯泰伯爵

Tolstoya，Countess Alexandra亚历山德拉·托尔斯泰娅伯爵夫人

Totleben，General Count Eduard爱德华·托特列边将军/伯爵

Trakhaniotov，Peter彼得·特拉哈尼奥托夫

Trans-Siberian Railway西伯利亚铁路

Trepov，Alexander亚历山大·特列波夫

Trepov，General Dmitri德米特里·特列波夫将军

Trepov，General Fyodor费奥多尔·特列波夫将军

Trezzini，Domenico多梅尼科·特雷齐尼

Triple Alliance三国同盟

Trotsky，Leon列夫·托洛茨基

Trubetskoi，Prince Alexander亚历山大·特鲁别茨科伊

Trubetskoi，Prince Dmitri德米特里·特鲁别茨科伊公爵

Trubetskoi，Prince Nikita尼基塔·特鲁别茨科伊公爵

Trubetskoi，Prince Sergei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伊公爵

Trubetskoi，Princess Sophie索菲亚·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夫人

Turgenev，Ivan伊凡·屠格涅夫

Turgenev，Jacob雅科夫·屠格涅夫

Tyutcheva，Anna安娜·丘切娃

Tyutcheva，Daria达里娅·丘切娃

Tyutcheva，Sophia索菲亚·丘切娃

Ukhtomsky，Prince Esper叶斯佩尔·乌赫托姆斯基公爵

Ulyanov，Alexander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

Ungern-Sternberg，Baron Karl von卡尔·冯·温格恩-施特恩贝格男爵

Union of Russian People俄罗斯人民联盟

Union of Salvation救国协会

Ural Regional Soviet乌拉尔地区苏维埃

Urusova，Princess Eudoxia叶夫多基娅·乌鲁索娃公爵夫人

Ushakov，Count Andrei安德烈·乌沙科夫伯爵

Uvarov，Count Sergei Semyonovich谢尔盖·谢苗诺维奇·乌瓦罗夫伯爵

Valuev，Count Peter彼得·瓦卢耶夫伯爵

Vannovsky，General Peter彼得·万诺夫斯基将军

Vasily III Ivanovich瓦西里三世·伊凡诺维奇

Vasily IV Shuisky，Tsar瓦西里四世·舒伊斯基，沙皇

Vasilchikov，Alexander（Iced Soup）亚历山大·瓦西里奇科夫（冰汤）

Vasilchikov，Prince Ilarion伊拉里昂·瓦西里奇科夫公爵

Versailles，Treaty of《凡尔赛条约》

Viazemsky，Prince Alexander亚历山大·维亚泽姆斯基公爵

Victoria，queen of England维多利亚，英国女王

Vienna Note维也纳方案

Vigel，Filipp菲利普·维格尔

Vladimir Alexandrovich，Grand Duke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

Vladimir of Staritsa，Prince斯塔里察的弗拉基米尔公爵

Voeikov，General Vladimir弗拉基米尔·弗艾柯夫将军

Voikov，Peter彼得·沃伊科夫

Volkonskaya，Princess Zinaida塞奈达·沃尔孔斯卡娅公爵夫人

Volkonsky，Prince Nikita尼基塔·沃尔孔斯基公爵

Volkonsky，Prince Peter彼得·沃尔孔斯基公爵

Volkonsky，Sergei谢尔盖·沃尔孔斯基

Volkov，Dmitri德米特里·沃尔科夫

Volkov，Iakim亚基姆·沃尔科夫

Volynsky，Artemii阿尔捷米·沃伦斯基

Vorontsov，Count Alexander亚历山大·沃龙佐夫伯爵

Vorontsov，Prince Michael米哈伊尔·沃龙佐夫公爵

Vorontsov，Count Mikhail米哈伊尔·沃龙佐夫伯爵

Vorontsov-Dashkov，Count Ilarion Ivanovich伊拉里昂·伊凡诺维奇·

沃龙佐夫-达什科夫伯爵

Vorontsova，Princess Elise（née Branitska）伊丽莎白·沃龙佐娃公爵夫人（娘家姓布拉尼茨卡）

Vorontsova，Elizabeth伊丽莎白·沃龙佐娃

Vsevolozhskaya，Efemia叶费米雅·弗谢沃洛日斯卡娅

Vsevolozhsky，Prince Ivan伊凡·弗谢沃洛日斯基

Vyrubov，Alexander亚历山大·维鲁博夫

Vyrubova，Anna（née Taneeva）安娜·维鲁博娃（娘家姓塔涅耶芙娜）

Wallachia瓦拉几亚

Walpole，Sir Robert罗伯特·沃波尔爵士

War of the Polish Succession波兰王位继承战争

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Waterloo，Battle of滑铁卢战役

Weber，Max马克斯·韦伯

Wellington，Arthur Wellesley，1st duke of阿瑟·韦尔斯利，第一代威灵顿公爵

Whitworth，Charles查尔斯·惠特沃思

Wilhelm I，king of Prussia，German Kaiser威廉一世，普鲁士国王，德国皇帝

Wilhelm II，king of Prussia，German Kaiser威廉二世，普鲁士国王，德国皇帝

Wilhelm I，king of Württemberg威廉一世，符腾堡国王

William III，king of England威廉三世，英格兰国王

William，prince of Orange威廉，奥兰治亲王

Windischgrätz，Prince Alfred阿尔弗雷德·温迪施格雷茨侯爵

Witte，Count Sergei谢尔盖·维特伯爵

Wittgenstein，Marshal Prince Peter彼得·维特根施泰因侯爵/元帅

Władysław IV，king of Poland瓦迪斯瓦夫四世，波兰国王

World Fair，Paris巴黎世博会

Wylie，Sir James詹姆斯·怀利爵士

Xenia Alexandrovna，Grand Duchess谢妮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大公夫人

Yakovlev，Vasily瓦西里·雅科夫列夫

Yakovleva，Sister Varvara瓦尔瓦拉·雅科夫列娃修女

Yanishev，Father John约翰·亚尼舍夫神父

Yanushkevich，General Nikolai尼古拉·亚努什科维奇将军

Yelagin，Ivan伊凡·叶拉金

Yeltsin，Boris，Russian president鲍里斯·叶利钦，俄罗斯总统

Yemelyanov，Ivan伊凡·叶梅利亚诺夫

Yermolov，Alexander亚历山大·叶尔莫洛夫

Yermolov，General Alexei阿列克谢·叶尔莫洛夫将军

Younghusband，Colonel Sir Francis弗朗西斯·扬哈斯本爵士/中校（荣赫鹏）

Ypsilantis，Prince Alexander亚历山大·伊普西兰蒂斯公爵

Yurievsky，Prince Georgi（Gogo）格奥尔基·尤里耶夫斯基公爵（格格）

Yurievskaya，Princess Catherine叶卡捷琳娜·尤里耶夫斯卡娅公爵夫人

Yurievskaya，Princess Ekaterina *see* Dolgorukaya，Princess Ekaterina Mikhailovna叶卡捷琳娜·尤里耶夫斯卡娅皇妃，见：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芙娜·多尔戈鲁卡娅公爵小姐

Yurievskaya，Princes Olga奥尔加·尤里耶夫斯卡娅公爵夫人

Yurovsky，Yakov雅科夫·尤罗夫斯基

Yushchinsky，Andrei安德烈·尤先斯基

Yushkov，Vasily瓦西里·尤什科夫

Yusupov，Prince Felix菲利克斯·尤苏波夫公爵

Yusupov，Prince Nikolai尼古拉·尤苏波夫

Yusupova，Princess Zinaida塞奈达·尤苏波娃公爵夫人

Yusupova，Princess Tatiana塔季扬娜·尤苏波娃公爵夫人

Zakharin，Dr扎哈林医生

Zakharin-Yuriev，Nikita Romanovich尼基塔·罗曼诺维奇·扎哈林-尤里耶夫

Zakharina-Yurieva，Anastasia Romanovna阿纳斯塔西娅·罗曼诺芙娜·扎哈林娜-尤里耶娃

Zasulich，Vera薇拉·查苏利奇

Zavadovsky，Count Peter彼得·扎瓦多夫斯基伯爵

Zealots of Piety虔诚的宗教狂热分子

Zeitlin，Joshua约书亚·蔡特林

Zemstvo Union地方自治会联盟

*Zemstvos*地方自治会

Zhelyabov，Andrei安德烈·热利亚博夫

Zherebtsova，Olga奥尔加·热列布佐娃

Zhigant，Nikolai尼古拉·日甘特

Zhukovskaya，Alexandra亚历山德拉·茹科夫斯卡娅

Zhukovsky，Vasily瓦西里·茹科夫斯基

Zorich，Semyon（Savage）谢苗·佐里奇（真正的野蛮人）

Zotov，Count Nikita尼基塔·佐托夫伯爵

Zubatov，Sergei谢尔盖·祖巴托夫

Zubov，Count Nikolai尼古拉·祖博夫伯爵

Zubov，Prince Platon普拉东·祖博夫公爵

Zubov，Count Valerian瓦列瑞安·祖博夫伯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曼诺夫皇朝：1613—1918（全2册）/（英）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著；陆大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2019.12重印）

书名原文：The Romanovs：1613-1918

ISBN 978-7-5201-1322-9

Ⅰ.①罗… Ⅱ.①西…②陆… Ⅲ.①罗曼诺夫王朝（1613-1917）-史料 Ⅳ.①K512.3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0586号

罗曼诺夫皇朝：1613～1918（上、下）

著者/〔英〕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

译者/陆大鹏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编辑/张金勇 甘欢欢 杨慧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分社）（010）59366527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36.375 插页：1 字数：807千字

版次/2018年1月第1版 2019年12月第4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1322-9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6-1138号

定价/168.00元（上、下）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科文献设计中心
010-59367109
装帧设计／宋　涛

ROMANOVS

一个关于二十位沙皇与女皇的扣人心弦的故事，其中有的是天才，有的是疯子，但他们全都受到神圣独裁统治和帝国野心的激励。
一部关于胜利与悲剧、爱情与死亡的引人入胜之书，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对权力的研究，也是对那个至今仍影响着俄罗斯的帝国的生动描绘。

引人入胜……罗曼诺夫家族的故事，已经被讲过很多次了，但此前从来没有一部作品能把文学性、精彩的叙述、严肃的研究和心理学洞见结合起来。《罗曼诺夫皇朝》结合了所有这些方面，从战争和外交到体制建设和宫廷阴谋，但这主要是一部传记，让二十位俄国君主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蒙蒂菲奥里精妙而高明地描写了宫廷生活的性质、权力的运作和不同角色间风云变幻的关系。
——道格拉斯·史密斯（Douglas Smith），《文学评论》

本书精彩纷呈，最后三分之一的内容，从20世纪初到革命的大动荡，特别令人眼花缭乱。……正如小说家将对话熔炼在一起，蒙蒂菲奥里用回忆录中的精妙引言来描写末代沙皇每一个女儿的诞生。在皇朝灭亡的宏伟诗篇中，蒙蒂菲奥里入木三分地讲述了拉斯普京的阴谋诡计和他的遇害，以及1918年罗曼诺夫家族十八位成员被杀害的经过，震撼人心。……感谢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的才华，今后罗曼诺夫皇朝的统治将会显得更加令人难以置信和更加让人魂牵梦萦。
——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华尔街日报》

甲骨文官方微信

ISBN 978-7-5201-1322-9
9 787520 113229 >
定价：168.00元（上、下）